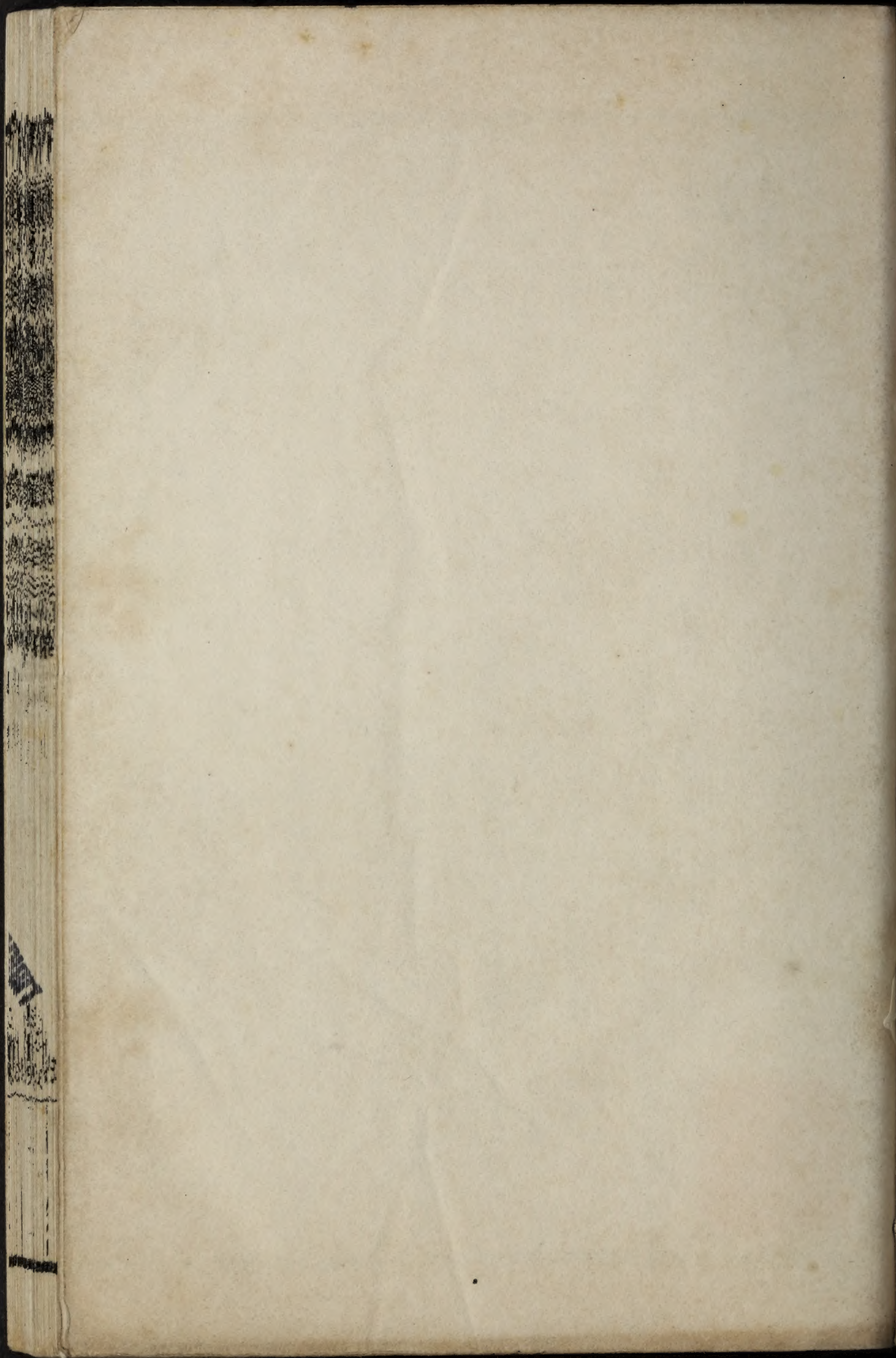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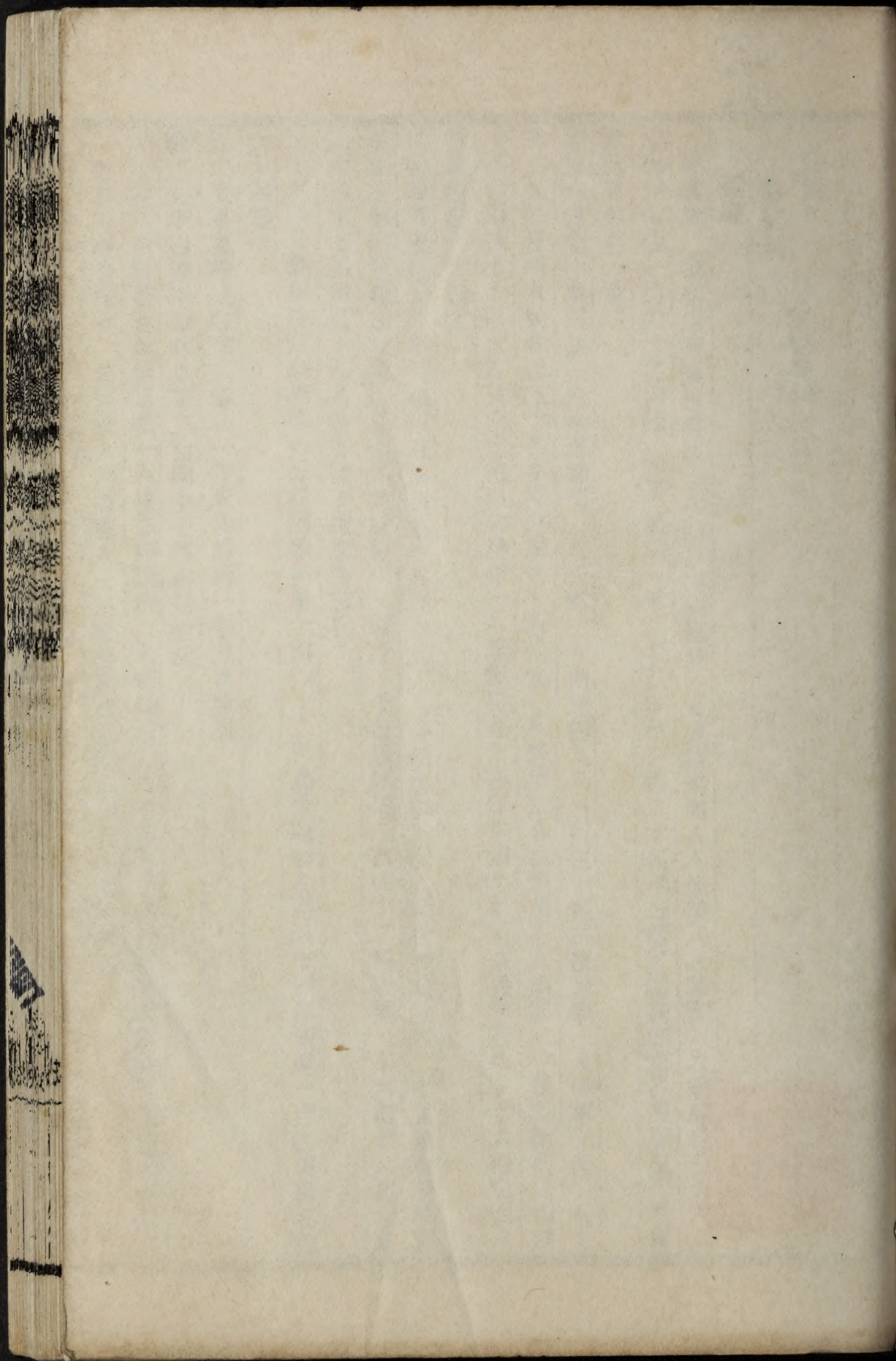
九通分類總纂

卷一百二十四
之一百二十五





兵類六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直省兵

福建

八旗駐防〔皇朝通典〕福州將軍一人駐劄福州府副都統一人統轄協領八人佐領八人防禦八人驍騎校十六人八旗滿洲領催一百六十名前鋒二百名驍騎一千二百名步軍三百二十名弓匠箭匠鐵匠四十名兼轄左右營綠旗兵及水師一營

綠旗左營兼中軍副將一人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三十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三十名水師營協領一人佐領二人防禦二人驍騎校六人領催三十名鳥槍兵二百四十名弓箭兵七十名大刀兵四十名挑刀兵四十名藤牌兵九十名礮手四十名捕盜兵十名水手十六名船匠八名教習兵二十四名

〔皇朝通考〕康熙十九年設福州駐防將軍一人副都統二人協領參領各四人防禦驍騎校各二十人撥杭州駐防漢軍左翼四旗驍騎步軍一千七名改駐福州又增兵一千名設領催二百四十二名驍騎一千四百十八名步軍三百四十七名鐵匠十九名兼管標下綠旗營官兵

二十九年於福州駐防驍騎額內分設鳥槍領催一百四十二名鳥槍驍騎九百五十四名領催一百名驍騎四百六十四名

五十七年定福州駐防兵額內一半充爲馬兵一半充爲步兵

雍正元年以福州駐防步軍三百四十七名爲鳥槍兵

六年設福州駐防水師營協領一人佐領防禦各二人驍騎校六人水師五百名於駐防漢軍餘丁內選補教習兵一百名由海壇閩安二營綠旗兵內選撥入水師營遇缺開除即以本營水師兵充額



乾隆十九年定福州駐防改用八旗滿洲設滿洲協領一人防禦一人佐領驍騎校各二人其驍騎步軍各兵均由在京八旗滿洲發往充額原設之四旗漢軍各官兵悉令出旗送部分別去留改補綠旗營

二十八年令福州駐防水師營漢軍兵悉陸續出旗分別改補綠旗營由京撥議裁之鄭家莊兵一千六百十二名充額如不敷數再於八旗滿洲兵內發往

三十二年撥天津水師營議裁兵二百二十九名充福州兵額

三十四年裁福州駐防步兵八十名

三十五年裁福州駐防佐領八人

四十四年裁福州駐防副都統一人

綠旗營　皇朝通典　閩浙總督一人駐劄福州府統轄本標官兵及水師營兼節制撫標二提標三鎭標十三

皇朝通考　按順治二年設浙江總督駐杭州府五年改爲閩浙總督駐衢州府兼轄福建十五年分設兩省總督以福建總督駐福州府浙江總督駐杭州府康熙八年併歸福建爲閩浙總督九年又分設兩省總督移福建總督駐漳州府十一年仍駐福州府二十三年裁浙江總督仍併爲閩浙總督駐福州府兼轄浙江雍正五年又分設兩省總督十二年復併爲閩浙總督

皇朝通典　督標中營中軍副將一人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一百六名左營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一百七名右營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一百七名

南臺水師營參將一人駐劄南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名

福建巡撫一人駐劄福州府統轄本標官兵

撫標左營兼中軍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六百四十五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六百四十五名

福建水師提督一人駐劄廈門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兼節制鎮標四

提標中營中軍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海澄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六十名左營遊擊一人駐劄龍溪縣石碼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廈門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六十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六十名前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六十名後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六十名

閩安協副將一人駐劄閩縣兼轄烽火門營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駐劄連江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十六名右營都司一人駐劄大西洋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十六名兼轄烽火門參將一人駐劄霞浦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十二名

銅山營參將一人駐劄漳浦縣銅山城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二百名

金門鎮總兵官一人駐劄同安縣統轄本標官兵

鎮標左營兼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一百五十二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二百五十二名

海壇鎮總兵官一人駐劄福清海壇汛統轄本標官兵

鎮標左營兼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一百五十二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一百五十二名

南澳鎮總兵官一人駐劄廣東之南澳兼屬兩廣總督及廣東提督節制統轄本標官兵

鎮標左營兼中軍遊擊一人駐劄詔安縣右營隸廣東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一百五十九名

臺灣鎮總兵官一人駐劄臺灣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駐劄中路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十名左營遊擊一人駐劄北路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三十名右營遊擊一人駐劄南路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三

十名

臺灣城守營參將一人駐劄臺灣府左營兼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名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二人兵五百名

臺灣協副將一人駐劄安平鎮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五十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笨港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五十名

澎湖協副將一人駐劄媽宮汛左營兼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名

北路協副將一人駐劄彰化縣中營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九十名左營守備一人駐劄諸羅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十名右營守備一人駐劄竹塹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名

南路營參將一人駐劄鳳山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名

北路淡水營都司一人駐劄八里坌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五百名

南路淡水營都司一人駐劄山猪毛口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五百名

福建陸路提督一人駐劄泉州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兼節制鎮標四

提標中營中軍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安溪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五十四名左營遊擊一人駐劄永春州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府城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五十四名右營遊擊一人駐劄永甯衛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府城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五十四名前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惠安營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五十四名後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五十四名

泉州城守營參將一人駐劄泉州府兼轄安海營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六百八十三名兼轄安海營都司一人駐劄安海汛把總一人兵一百五十名福州城守協副將一人駐劄福州府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五人兵一

千一百十名右營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五十一名興化城守協副將一人駐劄興化府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六十一名右營都司一人駐劄仙遊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府城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六十二名

長福營參將一人駐劄福清縣左營守備一人駐劄鎮東衛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六百二十三名右營都司一人駐劄長樂縣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五百三十二名

福寧鎮總兵官一人駐劄福寧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四十六名左營遊擊一人駐劄福安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四十八名右營遊擊一人駐劄寧德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四十八名

銅山營遊擊一人駐劄福鼎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五十六名

連江營遊擊一人駐劄連江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五十名

羅源營遊擊一人駐劄羅源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五十名

汀州鎮總兵官一人駐劄汀州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三十七名左營遊擊一人駐劄清流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府城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三十七名右營遊擊一人駐劄上杭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府城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三十七名邵武城守營參將一人駐劄邵武府左營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三十名右營都司一人駐劄建寧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三十名

建寧鎮總兵官一人駐劄建寧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駐劄建寧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浦城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五十九名左營遊擊一人駐劄崇安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府城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六十名右營遊擊一人駐劄松溪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府城千總二

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六十名

延平城守協副將一人（駐劄延平府）左營都司一人（駐劄將樂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二名右營都司一人（駐劄永安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府城）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二名

楓嶺營守備一人（駐劄楓嶺兼屬浙江楓嶺營遊擊統轄）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二十六名

漳州鎮總兵官一人（駐劄漳州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六十二名左營遊擊一人（駐劄漳浦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府城）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六十二名右營遊擊一人（駐劄海澄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府城）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六十二名漳州城守營都司一人（駐劄漳州府）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九十五名

同安營參將一人（駐劄同安縣兼轄灌口營）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四人兵六百六十一名兼轄灌口營都司一人（駐劄灌口）汛千總一人兵二百名

詔安營遊擊一人（駐劄詔安縣兼轄紅花嶺營）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三十二名兼轄紅花嶺營守備一人（駐劄紅花嶺營）把總一人兵二百五十一名

平和營遊擊一人（駐劄平和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名

龍巖營遊擊一人（駐劄龍巖州）中軍守備一人（駐劄漳平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名

雲霄營遊擊一人（駐劄雲霄城）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六十九名

皇朝通考順治七年定福建官兵經制設福建巡撫標旗鼓守備一人（尋裁旗鼓守備後提標鎮標旗鼓都司旗鼓守備並同）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名設福建水陸提督標旗鼓都司一人分中左右三營中營設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三千名設汀州鎮泉州鎮銅山鎮總兵官及援勦總兵官中路總兵官鎮標各旗鼓守備一人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名設福州城守協漳州協建寧協等處副將協標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三千名設福州水師協汀州城守協興化協邵武協延平協閩安協

同安協等處副將協標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名設福寧協副將標左右二營各都司以下將領七人兵共一千八百名設泉州城守營泉州水師營漳州水師營雲霄營浦城營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名設長樂營福清營連江營烽火門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名

十一年設楓嶺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名駐劄浦城縣之廿八都後廿八都地方改隸浙江江山縣移守備以下將領四人分駐浦城縣之楓嶺營遊擊歸衢州協統轄守備歸建寧協統轄

十四年裁福寧協副將改設福寧鎮總兵官鎮標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名

十五年設總督標中左右三營中營設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三千名

十八年裁福建巡撫標左右二營遊擊以下官兵

康熙元年設羅源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七百六十名

二年設詔安營遊擊以下將領七人兵七百七十三名

六年裁興化協副將改設興化鎮總兵官裁駐劄漳州之中路總兵官

七年移汀州鎮總兵官駐漳浦改為漳浦鎮別設汀州協副將以下官兵　是年裁福建水陸提督及提標官兵

八年設福建水師總兵官及鎮標官兵

十三年復設福建巡撫標左右二營各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一千三百二名

十七年裁水師總兵官改設福建水師提督提標分中左右前後五營中營設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左右前後四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四千八百名又設福建陸路提督及提標五營參將以下將領如水師之數兵共四千三百三十三名十九年裁援勦總兵官改設金門鎮海壇鎮總兵官鎮標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三千名

二十三年設臺灣鎮總兵官鎮標分中左右三營中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左營設遊擊以下將領六人兵共二千七百七十名又設臺灣協副將分中左右三營中營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左營設遊擊以下將領六人

文瀾書局石印

右營設遊擊以下將領七人兵共二千五百名又設澎湖協副將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名又設北路營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一千一百二十名設南路營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一千名又設淡水營都司以下將領四人兵五百名

是年裁銅山鎮總兵官改設銅山協副將左右二營仍設遊擊以下官兵裁銅安協副將改設遊擊以下將領九人兵八百六十八名又裁泉州鎮標官兵

二十四年設南澳鎮總兵官以鎮標右營駐廣東隸廣東提督統轄左營駐福建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一百八十名

是年撥同安營千總一人兵二百名又增都司一人設爲灌口營

二十六年設南臺水師營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九百名撥督標兵七百五十名水師提標兵七十五名閩安協兵七十五名充額其督標存兵三千四百二十五名

二十七年裁海壇鎮金門鎮標中營官兵止設左右二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三百四名移漳浦總兵官駐漳州改爲漳州鎮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八百五十名別設漳浦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八百十七名駐漳浦縣又設海澄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八百七十九名駐海澄縣裁福州城守協標中營止設左右二營各都司以下將領七人兵共一千九百十五名裁泉州城守營參將改設遊擊即撥長樂營遊擊一人漳州協標守備一人增入泉州營合原設將領共九人兵共七百六十名其長樂營復裁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九十七名仍裁福清營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四百八名合爲長福營設遊擊並左右二營各守備以下將領四人兵共一千一百九十五名其漳州協並裁副將改設城守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八百十七名

是年撥福寧鎮守備一人兵一百五十三名邵武協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及提標等各營兵共七百二十名又增遊擊一人設爲銅山營復裁邵武協副將改設參將以下左右二營官兵

二十一年裁德化城守協右營守備一人仍設副將以下左右二營將領共十六人兵共一千六百三十四名

三十二年裁銅山協副將改設遊擊以下官兵

三十六年移興化鎮總兵官駐汀州改為汀州鎮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八百五十名

即移汀州協副將駐興化改為興化城守協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一千九百五十八名

六十年移臺灣鎮總兵官駐澎湖即移澎湖協副將駐臺灣

六十一年以移駐澎湖之臺灣鎮總兵官仍駐臺灣其澎湖仍設水師協副將

雍正二年裁銅山營遊擊改設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二百名

八年改泉州城守營遊擊為參將改守備一人為都司即撥都司一人把總一人兵一百五十名分設為安海營又改長福營遊擊為參將

十年撥福建內地陸營兵九十名入長福左營合原設參將以下將領九人兵共一千一百三名

十一年裁建寧協副將改設建寧鎮總兵官增設左營千總右營把總各一人合原設中左右三營遊擊以下將領共二十四人兵共二千七百九名增設福寧鎮標左營把總右營千總各一人合原設中左右三營遊擊以下將領共二十四人兵共二千五百六十五名增設臺灣鎮標左營千總把總各一人右營把總一人又設臺灣城守營參將以下將領九人左右二營守備以下將領四人兵共一千名裁北路營參將改設北路協副將又增設守備二人千總四人把總八人兵一千二百八十名合原設將領共二十二人分中左右三營中營設都司以下將領七人左右二營各設守備以下將領七人兵共二千四百名又增設南路營都司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五百名合原設參將以下將領共十二人兵共一千五百名增設淡水營把總一人合原設都司以下將領共四人兵共五百名增設臺灣水師協左營千總把總各一人右營把總一人合原設副將以下將領共二十五人兵共二千五百名增設閩安協左營千總右營把總各一人合原設副將以下將領共十七人兵共一千六百三十二名增設連江營把總一人合原設遊擊以下將領共八人兵共七百六十名增設詔安營雲霄營把總各一人合原設遊擊以下將領

文瀾書局石印

共八人兵共七百七十九名增設邵武城守營把總一人合原設參將以下將領共十五人兵共一千六百八十二名增設烽火門把總一人合原設參將以下將領共八人兵共九百十二名

乾隆八年設紅花嶺營守備一人把總一人兵一百十名又撥詔安營兵一百四十一名來駐仍歸詔安營兼轄

二十年改漳州鎮標左營爲平和營以漳浦營改爲鎮標左營改鎮標右營爲龍巖營以海澄營改爲鎮標右營其二營遊擊仍分駐漳浦海澄二營守備移駐漳州府城

三十七年裁水師提標步戰兵一千五百名改募守兵一千五百名

浙江

八旗駐防（皇朝通典） 杭州將軍一人（駐劄杭州府）副都統一人統轄滿洲協領兼佐領八人佐領十六人防禦十六人驍騎校二十四人蒙古協領兼佐領一人佐領七人防禦四人驍騎校八人八旗滿洲蒙古委前鋒校十六人前鋒一百八十四名烏槍領催六十四名烏槍驍騎七百三十六名礮領催三十名礮驍騎一百六十名箭營領催八十二名箭營驍騎三百二十八名步軍三百二十二名養育兵一百二十八名弓匠箭匠鐵匠各三十二名兼轄乍浦副都統營乍浦副都統一人（駐劄嘉興府乍浦統於杭州將軍）統轄滿洲協領兼佐領四人蒙古協領兼佐領一人佐領十六人防禦八人驍騎校十六人八旗滿洲領催七十二名驍騎一千一百二十八名蒙古領催二十四名驍騎三百七十六名內委前鋒校十六人前鋒一百八十四名礮領催八名礮驍騎六十四名水手二十三名弓匠箭匠鐵匠共九十六名

順治十五年設杭州駐防撥保定府德州等四城駐防兵一千名改駐杭州設滿洲佐領蒙古佐領驍騎校各員以總管一人統之又設漢軍都統一人副都統二人管轄漢軍兵仍聽總管節制

康熙十三年裁杭州駐防總管及漢軍都統改設滿洲將軍一人滿洲副都統二人漢軍副都統二人八旗滿洲每旗設協領防禦各一人佐領驍騎校各二人四旗漢軍每旗設協領參領各一人防禦三人驍騎校二人八旗滿洲蒙古設驍騎九百六十九名步軍七百名弓匠二十四名鐵匠四十八名四旗漢軍設驍騎一千三百三十一名步軍三

百四十七名鐵匠三十七名滿洲漢軍共棉甲兵七百六十四名

是年撥太原駐防兵三百名充杭州額

十七年增設杭州駐防八旗滿洲每旗佐領驍騎校各一人四旗漢軍每旗防禦二人驍騎校三人滿洲蒙古增驍騎五百六十七名漢軍增驍騎四百三十三名裁原設之棉甲兵

十八年增設杭州駐防八旗滿洲每旗佐領驍騎校各一人又增匠役二十四名

十九年裁杭州駐防漢軍步軍九十七名增設滿洲蒙古步軍五十名

二十二年於杭州駐防額兵內分設委前鋒校十六人前鋒一百八十四名

二十三年裁杭州駐防滿洲蒙古步軍三百名

三十年增設杭州駐防八旗滿洲每旗防禦一人滿洲蒙古增驍騎六十四名合新舊共一千六百名內滿洲一千二百名蒙古四百名分設委前鋒校十六人前鋒一百八十四名鳥槍領催十六名鳥槍驍騎一百八十四名領催一百六十名驍騎一千四十名漢軍增驍騎一百三十六名合新舊共一千六百名分設鳥槍領催一百名鳥槍驍騎七百名領催一百名驍騎七百名

三十一年增設杭州駐防四旗漢軍礮驍騎十二名

五十八年調杭州駐防滿洲蒙古驍騎一千名往赴雲南仍於駐防餘丁內選補原額

六十年以調赴雲南兵還歸駐防其增設兵一千名遇缺開除五百五十九名外實存八旗滿洲驍騎一千六百十一名步軍三百六十五名弓匠二十四名鐵匠四十八名蒙古驍騎四百三十名步軍八十五名弓匠八名鐵匠十六名四旗漢軍驍騎一千六百名步軍二百五十名礮驍騎十六名鐵匠三十七名

雍正元年增設杭州駐防協領一人

七年移杭州駐防右翼副都統一人往駐乍浦設乍浦水師營副都統一人協領四人佐領十二人防禦八人驍騎校十六人於杭州駐防滿洲蒙古餘丁及康熙六十年議裁驍騎千名內開除未盡之兵共選八百名充水師額又

文瀾書局石印

設敎習兵四百名由浙江沿海綠旗營內選撥入水師營補缺開除卽以本營水師兵充額

八年撥江寗駐防兵八百名移駐乍浦爲水師右營以先移乍浦之杭州駐防兵八百名爲水師左營每營滿洲六旗蒙古二旗設滿洲領催七十二名水師一千一百二十八名蒙古領催二十四名水師三百七十六名弓匠鐵匠四十八名

九年增設乍浦駐防水師營協領一人

十年增設杭州駐防防禦四人

十一年於杭州駐防額兵內以滿洲蒙古兵一百三十五名漢軍兵一百三十五名分設礮領催三十名礮驍騎二百四十名又於乍浦駐防額兵內分設委前鋒校十六人前鋒一百八十四名增弓匠十六名鐵匠三十二名

十二年以乍浦駐防額內鐵匠之半改爲箭匠

乾隆十六年裁漢軍副都統一人

二十八年合杭州駐防四旗漢軍兵悉陸續出旗分別改補綠旗營並裁漢軍副都統一人

三十二年裁杭州駐防滿洲協領八人

三十九年改杭州駐防步軍一百二十八名作爲養育兵

綠旗營〔皇朝通典〕浙江巡撫一人（駐劄杭州府）統轄本標官兵

撫標中軍參將一人（兼轄左右二營）左營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一名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四人兵三百八十五名

浙江水陸提督一人（駐劄寗波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兼節制鎭標五

提標中營中軍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四十二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四十二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四十二名前營遊擊一人（駐劄鄞縣大嵩所）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五十六名後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

（應家衖）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五十三名

寗波城守營都司一人（駐劄寗波府）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二十九名

杭州城守協副將一人（駐劄杭州府兼轄錢塘營）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五十七名兼轄錢塘營都司一人（駐劄杭州府）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六百五十六名

海塘營守備一人（駐劄海寗州）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名

湖州協副將一人（駐劄湖州府兼轄安吉營）中軍都司一人左營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四百六十二名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四百六十二名兼轄安吉營守備一人（駐劄安吉營）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九十名

嘉興協副將一人（駐劄嘉興府）中軍都司一人左營守備一人（駐劄海鹽縣）千總一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二十五名右營守備一人（駐劄乍浦）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二十五名

紹興協副將一人（駐劄紹興府）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五十五名右營都司一人（駐劄餘姚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臨山）千總二人把總五人兵一千十七名

乍浦營參將一人（駐劄乍浦）左營兼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三百名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三百名

太湖營遊擊一人（駐劄江南吳縣之用頭汛屬江南太湖協副將統轄）中軍守備一人（駐劄烏程縣大錢口）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六百五十八名

黃巖鎮總兵官一人（駐劄黃巖縣）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海門汛）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五十八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五十八名右營遊擊一人（駐劄海門汛）中軍守備一人（駐劄黃龍巖）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五十九名

台州協副將一人（駐劄台州府）中營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十三名左營守備一人（駐劄桃渚寨）千總一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七十七名右營都司一人（駐劄前所寨）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六百八十三名

寧海營參將一人（駐劄寧海縣）左營兼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八十九名右營守 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八十四名

太平營參將一人（駐劄太平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松門衛）千總一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七十五名

定海鎮總兵官一人（駐劄定海縣舟山）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八十二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七十五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八十四名

象山協副將一人（駐劄象山縣兼轄昌石營）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六百三十一名右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六百三十一名兼轄昌石水師營都司一人（駐劄昌國衛）千總一人把總三人兵五百六十五人

鎮海水師營參將一人（駐劄鎮海縣）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一百五十五名

溫州鎮總兵官一人（駐劄溫州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駐劄長沙汎）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二十三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二十四名右營遊擊一人（駐劄寧村寨）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八十一名

溫州城守營都司一人（駐劄溫州府）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五十五名

樂清協副將一人（駐劄樂清縣兼轄磐石營）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九十名兼轄磐石營都司一人（駐劄磐石寨）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九十七名

瑞安協副將一人（駐劄瑞安縣）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四百六十七名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三人兵四百六十五名

平陽協副將一人（駐劄平陽縣）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蒲莊所）千總一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八十九名右

營都司一人駐劄金鄉寨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平陽縣千總一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八十八名玉環營參將一人駐劄楊嶴寨左營兼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四十八名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四十八名

大荆營都司一人駐劄大荆寨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大芙蓉汛千總二人把總五人兵六百六十名

處州鎮總兵官一人駐劄處州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二十八名左營遊擊一人駐劄龍泉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雲和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二十七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遂昌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二十八名

金華協副將一人駐劄金華府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五名右營都司一人駐劄永康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府城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五名

麗水營都司一人駐劄麗水縣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四百三十一名

衢州鎮總兵官一人駐劄衢州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龍游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七十二名左營遊擊一人駐劄常山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華埠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五十名右營都司一人駐劄江山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府城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六十名

衢州城守營都司一人駐劄衢州府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三百二十八名

嚴州協副將一人駐劄嚴州府中軍都司一人左營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九十八名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九十八名

楓嶺營遊擊一人駐劄江山縣廿八都兼轄福建守備千總各一人把總二人屬福建建寧鎮統轄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七十七名

皇朝通考順治五年定浙江官兵經制設總督標旗鼓都司一人尋裁旗鼓都司後撫標提標鎮標旗鼓都司旗鼓守備並同分中左右三營中營設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三千名設浙江巡撫標旗鼓守備一人左右二

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名設浙江提督標旗鼓都司一人分中左右三營中營設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三千名又提標錢塘水師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名設定海鎮總兵官鎮標旗鼓守備一人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三千名又鎮標台州水師中左右三營中營隨鎮駐定海左右二營分駐要口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三千名設衢州鎮總兵官鎮標旗鼓守備一人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三千名又設衢州協副將標中左右三營各都司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六百名設水師左路總兵官右路總兵官鎮標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分統鎮標兵設湖州協嘉興協副將協標中左右三營各設都司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五百名設寗波協紹興協台州協溫州協副將協標中左右三營各設都司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六百名設金華協嚴州協處州協副將協標左右二營各設都司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一千六百名設安吉營守備以下將領四人兵五百名又以次設寗海營太平營定海營瑞安營大荆營等處參將以下官兵

是年移衢州鎮總兵官駐金華改為金華鎮止設衢州協副將以下官兵設杭州城守協副將左右二營各設都司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名

七年裁杭州城守協標都司千總各一人把總二人止設一營又裁湖州協嘉興協標中營

是年裁浙江通省各標營都司守備千總把總共二十四人兵共五千名

八年以提標水師左營及定海鎮標水師左營移駐舟山改設舟山協副將一人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名其提標水師右營改為錢塘水師營

十年裁杭州城守協標守備一人止設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兵八百四十二名裁錢塘水師營遊擊改設守備以下將領七人兵六百三十九名

十一年裁嘉興協副將改設遊擊移駐海鹽並裁左右營都司各一人千總各一人以左營守備駐嘉興右營守備駐乍浦共存兵一千三百七十九名

十三年設溫州鎮總兵官鎮標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九百五十名裁原設溫州協副將標官兵又裁金華鎮總兵官改設金華協副將以下將領十七人兵一千一百七十七名

十五年增設浙江提督標爲五營中營仍設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左右前後四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四千三百三十六名

十七年移定海鎮總兵官駐台州改爲台州鎮

十八年復設溫州城守協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兵八百九十九名　是年裁浙江巡撫標左右二營遊擊以下官兵

康熙元年設樂淸協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二百名

三年設太湖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九百名兼轄浙江江南二省湖面

七年移浙江提督標自杭州府改駐寧波府

八年移寧波協副將駐象山改爲象山協左右二營各設都司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一千四百十六名改設寧波城守營遊擊以下將領九人兵七百三十名又移水師右路總兵官駐平陽改爲平陽鎮移水師左路總兵官駐定海改爲定海鎮又設太平營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八百九十四名

九年移台州鎮總兵官駐黃巖改爲黃巖鎮止設台州協副將標中左右三營官兵

十年裁瑞安營參將改設瑞安協副將左右二營各設守備以下將領五人兵共九百三十二名

十三年復設浙江巡撫標左右二營各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一千五百名

十五年裁黃巖鎮標官兵

十八年復設黃巖總兵官鎮標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五百七十五名

二十二年裁溫州鎮標中左右三營兵共二百六十五名嘉興協兵五十名又撥衢州協兵十名入楓嶺營

二十三年以浙江總督併歸福建裁總督標中左右三營副將以下各員兵三千名裁台州協標中左二營都司各一人兵九十名止設副將以下將領二十三人兵二千六百八十一名又撥紹興協兵十三名入楓嶺營

是年移定海鎮總兵官駐舟山改爲舟山鎮

二十四年撥台州協兵二百三十三名樂清營兵五十名入定海鎮撥溫州城守協兵二十名入舟山鎮

二十五年改定海營爲鎮海營設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二百五十七名

二十七年於舟山改設定海縣仍以舟山鎮爲定海鎮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八百四十一名

三十四年裁浙江巡撫標兵一百名湖州城守協兵六十名金華協兵七十七名

三十五年裁浙江提督標兵五十一名溫州鎮標兵一百五十一名衢州協兵二百四十名杭州城守協兵二十五名錢塘水師營兵十五名嘉興協兵四十名寗波營兵四十九名鎮海營兵九十名紹興協兵一百五十名浙閩楓嶺營兵二十名溫州城守營兵八十名樂清營兵六十二名大荆營兵七十名

三十六年裁昌國營兵三十名

四十五年裁湖州協標右營都司一人改左營都司爲中軍都司兼轄二營事各設守備以下將領七人兵共一千一百四十四名

四十七年增紹興協兵三百四十名

四十九年移平陽鎮總兵官駐處州改爲處州鎮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六百三十一名即以處州協駐平陽改爲平陽協左右二營各設都司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一千一百八十五名

五十年裁嘉興營遊擊復設嘉興協副將左右二營各設守備以下將領六人兵共一千三百七十九名以副將駐嘉興以左營守備駐海鹽又裁溫州城守協副將改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七百九十九名

五十二年設麗水營都司以下將領三人兵四百三十五名

雍正二年設乍浦水師營遊擊以下將領九人兵五百名又撥太湖營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入江南太湖營以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四百二十五名專爲浙江太湖營

是年裁大荆營參將改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七百九十九名

五年復分設浙江總督標官兵增設太湖營守備一人兵二百三十五名合原設兵共六百名

六年設玉環營參將左右二營各設守備以下將領四人兵共九百名撥磐石營參將一人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五十名太平營千總一人兵一百十九名樂清營兵一百名大荆營兵一百名温州城守營兵三十一名入玉環營又移衢州協右營都司一人把總一人兵九十三名台州協標把總一人補磐石營額

七年增設湖州協兵八十名合原設兵共一千二百二十四名增設錢塘水師營兵三十六名合原設兵共六百五十六名裁温州鎮標兵七名存兵二千五百二十八名裁處州鎮標兵八名存兵二千四百八十三名裁平陽協兵八名存兵一千一百七十七名裁衢州協兵十七名存兵二千四十名裁太湖營兵二名存兵六百五十八名裁寗波營兵七名存兵六百三十四名裁象山協兵十四名存兵一千三百二十二名裁昌石營兵五名存兵四百六十五名裁鎮海營兵十二名存兵一千五百五十五名裁紹興協兵十一名存兵一千八百七十二名裁台州協兵二十三名存兵二千七十三名裁金華協兵八名存兵一千九十二名裁浙閩楓嶺營兵三名存兵四百七十七名裁嚴州協兵七名存兵九百九十六名裁温州城守營兵八名存兵七百六十名裁樂清營兵十名存兵八百九十名裁大荆營兵八名存兵六百七十一名裁磐石營兵三名存兵二百九十七名裁麗水營兵四名存兵四百三十一名又改寗海營左營守備把總各一人兵二百五十名為水師分防健跳汛合原設參將以下將領共十五人兵一千一百七十三名

是年改昌石營為水師改守備為都司歸象山協兼轄

八年增昌石營兵一百名合原設兵共五百六十五名撥象山協兵六十名充額

十二年復以浙江總督併歸福建裁督標官兵裁衢州協副將改設衢州鎮總兵官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名又設衢州城守營都司以下將領八人兵三百四十名

乾隆九年裁衢州鎮標中營把總一人衢州城守營守備一人把總一人

十六年裁象山協標把總二人增設昌石營水師把總二人

十八年以太湖營遊擊以下官兵照江南太湖營制改為內河水師

二十一年裁大嵩營遊擊以下官兵即以提標前營遊擊分駐

二十六年撥杭州城守協標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名復增設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名分駐海塘其守備駐海寧城

四十九年添設海防營把總一人駐李家埠汛

湖廣

八旗駐防（皇朝通典）荊州將軍一人（駐劄荊州府）左右翼副都統二人統轄滿洲協領兼佐領八人佐領四十八防禦四十八驍騎校四十八蒙古協領兼佐領二人佐領十六人防禦十六人驍騎校十六人八旗滿洲蒙古委前鋒校十六人前鋒一百八十四名鳥槍領催一百七十六名鳥槍驍騎一千八百二十四名領催一百六十名驍騎一千六百四十二名礮驍騎八十四名步軍七百名養育兵四百名弓匠箭匠鐵匠各五十六名

（皇朝通考）康熙二十二年設荊州駐防將軍一人副都統二人滿洲協領八人蒙古協領兼佐領二人佐領四十六人防禦驍騎校各五十六人八旗滿洲蒙古領催三百六十六名驍騎二千二百七名弓匠五十六名鐵匠一百十二名撥西安駐防佐領驍騎校各十二人右翼四旗滿洲蒙古兵一千名江甯駐防左翼四旗滿洲蒙古兵一千名又自京城發往兵一千五百四十三名充荊州額於駐防額兵內分設委前鋒校十六人前鋒一百八十四名

是年又撥西安駐防步軍三百名改駐荊州

二十三年增設荊州駐防步軍四百名

二十九年增設荊州駐防滿洲蒙古兵四百五十七名合新舊共四千名

三十年於荊州駐防額兵內分設鳥槍領催五十六名鳥槍驍騎七百四十四名領催二百八十名驍騎二千七百二十名

五十七年調荊州駐防驍騎三千名往赴四川於駐防餘丁內補設驍騎一千名

六十年以調赴四川兵三千名內留一千六百名於成都餘還歸駐防復增設驍騎六百名

雍正十二年以荊州駐防額內鐵匠之半改爲箭匠

乾隆元年於荊州駐防兵內設鳥槍兵二千名

七年增設荊州駐防養育兵四百名

綠旗營　皇朝通典　湖廣總督一人駐劄武昌府統轄本標官兵兼節制撫標二提標一鎮標四

皇朝通考按順治三年設湖廣總督駐武昌府康熙七年併爲川湖總督駐荊州府九年移駐四川重慶府十九年四川總督停轄湖廣二十七年復專設湖廣總督仍駐武昌

皇朝通典督標中營中軍副將一人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六十一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六十二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六十二名

湖北巡撫一人駐劄武昌府統轄本標官兵

皇朝通考按順治三年設湖北巡撫駐武昌府又設鄖陽巡撫駐鄖陽康熙六年裁鄖陽巡撫併歸湖北巡撫統轄

皇朝通典撫標左營兼中軍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七十一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七十二名

湖南巡撫一人駐劄長沙府統轄本標官兵

皇朝通考按順治三年設偏沅巡撫駐沅州偏橋鎮康熙三年移駐長沙府雍正二年改爲湖南巡撫撫標左營

兼中軍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七十三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六十八名

皇朝通典湖廣水陸提督一人（駐劄常德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兼節制鎮標四

提標中營中軍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九十九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名前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名

黃州協副將一人（駐劄黃州府兼轄蘄州營道士洑營）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三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四十四名兼轄蘄州營都司一人（駐劄蘄州）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七十九名道士洑營都司一人（駐劄大冶縣道士洑）把總一人兵二百六十一名

荊州城守營參將一人（駐劄荊州府兼轄水師營）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五十八名兼轄水師營守備一人（駐劄荊州府）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十三名

武昌城守營參將一人（駐劄武昌府）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三十名

德安營參將一人（駐劄德安府）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八十二名

興國營參將一人（駐劄興國州）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四十三名

漢陽城守營遊擊一人（駐劄漢陽府）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三人兵五百八十八名

荊門營遊擊一人（駐劄荊門州）中營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九十九名

安陸營都司一人（駐劄安陸府）把總一人兵三百六名長沙協副將一人（駐劄長沙府）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二十四名右營守備一人（駐劄湘潭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二十八名

辰州協副將一人（駐劄辰州府）中軍都司一人（兼轄左右二營）左營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五十五名右營守備一人（駐劄辰溪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八十八名

靖州協副將一人（駐劄靖州兼轄綏寗營長安營）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二十五名兼轄綏寗營遊擊一人

駐劄黃桑坪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四十二名長安營遊擊一人駐劄長安坪左營守備一人千總二
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五十名右營守備一人駐劄鎮筸哨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名
衡州協副將一人駐劄衡州府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十三名
寶慶協副將一人駐劄寶慶府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九十三名
洞庭協水師副將一人駐劄龍陽縣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九十九名
永順協副將一人駐劄永順府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名
澧州營參將一人駐劄澧州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二十九名
岳州營參將一人駐劄岳州府兼轄水師營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五百五十九名兼轄水師營守備一人駐劄
岳州府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八十一名
武岡營遊擊一人駐劄武岡州兼轄城步營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三人兵六百五十名兼轄城步營守備一人駐劄城步
縣把總一人兵四十八名
常德營遊擊一人駐劄常德府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四十九名
九谿營遊擊一人駐劄九谿衛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四十四名
永定營都司一人駐劄永定縣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三十六名
襄陽鎮總兵官一人駐劄襄陽府穀城縣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九十六名左營遊擊一人駐劄南漳縣中軍守
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九十六名右營遊擊一人駐劄襄陽府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
百九十六名前營都司一人駐劄襄陽府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九十六名
襄陽城守營遊擊一人駐劄襄陽府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六十九名
鄖陽協副將一人駐劄鄖陽府兼轄竹山營竹谿營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二十九名右營守備一

人（駐劄保康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三十名兼轄竹山營遊擊一人（駐劄竹山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八十一名

均房營參將一人（駐劄均州）中軍守備一人（駐劄房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三十六名

宜昌鎮總兵官一人（駐劄宜昌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五百六名左營遊擊一人（駐劄興山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五百六名前營遊擊一人（駐劄東湖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九十名後營遊擊一人（駐劄歸州）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名

施南協副將一人（駐劄施南府）中營中軍都司一人兼轄左右二營兵三百九十六名左營守備一人（駐劄咸豐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三十八名右營守備一人（駐劄利川縣）千總一人把總五人兵五百三十八名遠安營遊擊一人（駐劄遠安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七十二名

衞昌營遊擊一人（駐劄鶴峯州）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九十六名

宜昌營都司一人（駐劄宜都縣）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三百八十四名

鎮筸鎮總兵官一人（駐劄辰州府鎮筸五寨司城）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敎場坪）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九十七名左營遊擊一人（駐劄乾州）中軍守備一人（駐劄鎮谿所）千總二人把總五人兵六百九十七名右營遊擊一人（駐劄得勝營）中軍守備一人（駐劄曬金塘）千總二人把總五人兵六百九十八名前營都司一人（駐劄長坪）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岩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九十八名

沅州協副將一人（駐劄沅州府兼轄晃州營）中軍都司一人千總四人把總六人兵八百十名兼轄晃州營守備一人（駐劄晃州城）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二十名

永綏協副將一人（駐劄吉多城）中軍都司一人左營守備一人（駐劄排補美汛）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九十七名右營守

備一人（駐劄花園汛）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三名
保靖營遊擊一人（駐劄保靖縣舊司治）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名
永州鎮總兵官一人（駐劄永州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三十一名左營遊擊一人（駐劄江華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錦田所）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九十二名右營遊擊一人（駐劄道州）中軍守備一人（駐劄道州衛）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一十三名
宜章營參將一人（駐劄宜章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四十九名
臨武營參將一人（駐劄臨武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四十九名
桂陽營參將一人（駐劄桂陽州）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四十六名
皇朝通考順治三年定湖廣官兵經制設湖廣總督標旗鼓都司一人（尋裁旗鼓都司後撫標提標鎮標旗鼓都司旗鼓守備並同）分中左右三營中營設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三千名設湖北巡撫及鄖陽巡撫偏沅巡撫標各旗鼓守備一人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五人兵共一千五百名設湖廣提督標旗鼓都司一人分中左右前後五營中營設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左右前後四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五千名設荊州鎮鄖襄鎮長沙鎮總兵官鎮標各旗鼓守備一人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三千名設辰州協副將協標中左右三營各設都司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三千名設黃州協承天協（後改為安陸營）常德協副將協標各設中軍守備以下將領七人兵一千二百名設漢陽營德安營興國營蘄州營房縣營岳州營寶慶營靖州營永州營鎮筸營臨藍營等處參將各設中軍守備以下將領四人兵六百名設彝陵營衡州營洞庭湖營鎮偏營等處遊擊各設中軍守備以下將領三人兵四百名設三江口營道士洑營澧州營九溪營武岡營永道營郴桂營等處守備把總各一人兵各二百名設王家堡大圍山綏甯操守各一人兵各一百名
七年改九溪營守備為永定營守備增兵一百名增設九谿衛守備一人兵三百名

是年裁湖廣通省各標營兵共五千名

八年增設偏沅巡撫標兵三千名合原設兵共四千五百名分爲中左右三營仍駐沅州

是年裁鎭筸營參將改設鎭筸協副將左右二營各設都司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一千六百名

九年裁龍陽營遊擊改設龍陽協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七百七名

十年改設澧州營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卽以原設守備爲中軍守備設兵六百五名

十一年設湖廣中路總兵官分中左右前後五營統兵四千名駐寶慶復設右路總兵官統兵三千名同駐寶慶設左路總兵官統兵四千名駐永州尋俱撤裁　是年設兩桂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名

十二年增設彝陵協副將一人遊擊守備各一人兵四千名分水陸二營又增設武昌城守營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兵九百十六名

是年裁寶慶等營兵共三千六百名設東安營參將一人兵一千二百名

十三年裁彝陵協副將改設彝陵鎭總兵官中左右前後五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九百九十八名

十六年裁鄖陽水師協副將改設鄖襄鎭總兵官分四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三十二名撥武昌長沙澧州洞庭各營兵四百名增駐九谿永定二衛合原設兵共一千名設遊擊守備統之遊擊駐九谿守備駐永定

十八年裁長沙鎭總兵標中左右三營遊擊以下官兵裁九谿營遊擊改設九谿協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七百四十四名　是年裁湖北巡撫及鄖陽巡撫標各左右二營遊擊以下官兵

康熙六年裁荆州鎭總兵標中左右三營遊擊以下官兵改設荆州城守營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五百六十三名裁長沙協標中軍都司守備各一人止設副將以下將領十五人兵一千十二名裁衡州協標中軍都司守備各一人止設副將以下將領九人兵六百八十三名裁靖州協標中軍都司守備各一人止設副將以下將領十

四人兵七百八十名
七年裁湖廣總督標中左右三營參將以下官兵八年裁辰常鎮總兵官仍設辰州協副將以下將領十六人兵一千四百名
九年裁永州協副將改設永州鎮總兵官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五百五十六名裁桂陽營遊擊改設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五百四十六名
十三年復設湖北巡撫標左右二營各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九百五十五名偏沅巡撫標左右二營各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一百四十一名裁蘄州營參將改設守備以下將領四人兵二百八十一名
十八年復設岳州營參將以下將領五人兵五百六十名
十九年裁均房鎮總兵官復設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九百六十名裁武岡鎮總兵官復設遊擊以下將領五人兵四百六十八名
二十一年裁黃州協標左營守備止設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七百二名裁鄖陽提督仍設鄖陽協副將左右二營各設都司以下將領七人兵八百七十八名裁漢陽營參將改設守備把總各一人兵二百八十一名裁安陸營遊擊止設守備把總各一人兵二百八十一名裁永定協副將改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五百二十一名
二十四年裁常德協副將仍設遊擊以下將領五人兵四百六十八名
二十七年復設湖廣總督標中左右三營中營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左右二營各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四百三名
二十八年設武昌水師營守備以下將領四人兵二百八十一名設荆州常德岳州水師營官兵數俱同
三十八年移鎮筸協副將駐沅州改爲沅州協設副將以下將領十四人兵九百二十七名卽移沅州鎮總兵官駐鎮筸改爲鎮筸鎮總兵官分中左右前四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三千名雍正五年改原隸湖廣之天柱營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六百八十三名屬貴州黎平協

是年裁宜都營遊擊止設守備以下將領三人兵三百名

六年撥湖廣督標撫標並武昌水師營兵六十名駐八吉堡設守備千總各一人又撥宜都營遊擊一人沅州協守備把總各一人兵二百三十七名靖州協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二百九十五名往綏甯營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五百四十二名其沅州協標存將領十二人兵六百九十名靖州協標存將領八人兵四百八十五名

七年設永順協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兵八百名保靖營遊擊以下將領五人兵四百名撥提標兵一百二十五名彝陵鎮標守備一人把總二人兵一百五十名辰州協兵一百九十五名均房營兵二百十名宜都營守備千總名一人把總二人兵一百名九谿協兵五十名永定營遊擊一人兵二百七十名以充其額其提標存兵二千八百一名彝陵鎮標存兵二千八百四十八名辰州協存兵八百九名均房營存兵七百五十名宜都營存兵二百名九谿協存兵六百九十四名永定營存兵二百五十名

八年增設彝陵鎮標兵七十名合原設兵共二千九百十八名增設永山鎮標兵二百名合原設兵共一千八百五十六名增設辰州協兵一百二十名合原設兵共九百二十九名增設均房營兵二百名合原設兵共八百五十名增設宜都營兵七十五名合原設兵共二百七十五名增設九谿協兵一百五十名合原設兵共八百四十四名增設永定營兵一百三十名合原設兵共三百八十名設永綏協副將以下將領十六人兵一千二百名九年撥湖廣總督標兵二百十名巡撫標兵一百二十名彝陵鎮標兵二百三十名襄陽鎮標兵二百五十三名鄖陽協兵一百二名黃州協兵七十一名武昌城守營興國營遠安營竹山營兵各六十名德安營兵五十五名荆州城守營兵六十三名均房營兵一百二十三名荆門營兵六十四名襄陽城守營兵七十三名漢陽城守營宜都營兵各四十名蘄州營安陸營道士洑營兵各四十八名武昌荆州水師營兵各二十名赴陝西涼州存督標兵一千一百六十二名撫標兵八百十五名彝陵鎮標兵二千六百八十八名襄陽鎮標兵一千七百七十九名鄖陽協兵七百七十六名黃州協兵六百三十一名武昌城守營兵五百七十七名興國營兵四百八名遠安營兵四百三十七名竹山營兵四百六十二名德安營兵三百九十五名荆州城守營兵五百名均房

營兵七百二十七名荆門營兵六百十一名襄陽城守營兵六百二名漢陽城守營兵二百四十一名宜都營兵二百三十五名蘄州營安陸營兵各二百三十三名道士洑營兵二百十五名武昌荆州水師營兵各二百六十一名

十三年改彝陵鎮爲宜昌鎮又增沅州協兵一百名

乾隆元年改施州營爲協設副將一人中軍都司一人左右二營守備各一人千總各二人把總各二人

三年撥鎮筸中營所屬黔陽把總一人兵六十四名歸沅州協兼轄

是年撥武昌水師營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八十一名入漢陽營改漢陽營都司爲遊擊合原設把總一人兵二百八十一名卽以水師守備駐漢口爲漢陽水師營中軍又增設晃州營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一百五十名六年改武岡營遊擊爲都司

七年裁鎮筸鎮兵三百四十名存兵三千名又裁施南協兵二百三十七名均房營兵一百名　是年裁湖廣提督標後營以所存兵分入中左右前四營

八年設長安營遊擊分左右二營左營設守備以下將領五人右營設守備以下將領四人兵共九百名卽分撥提標鎮筸鎮標永州鎮標永綏協綏甯營兵充額又以把總一人兵一百名屬於理猺廳亦附入長安營

十年裁常德水師營守備撥千總把總及兵一百四十六名入常德城守營以岳州水師營歸岳州城守營兼轄

十一年改永順協辰州協並隸提標統轄

十六年裁常德漢陽荆州岳州水師四營兵五十六名

十九年以鄖陽協及所屬之竹山竹谿二營隸襄陽鎮

二十一年裁常德水師營千總一人兵五十二名

四十四年裁長安營守備一人千總一人兵三百名撥入永州營一百四十名長沙營四十名衡州營三十名澧州營三十名辰州營三十名沅州營三十名

四十八年將襄陽鎮標前營都司以下官兵移駐穀城防察

四川

八旗駐防〈皇朝通典〉成都將軍一人（駐劄成都府）副都統一人統轄協領五人佐領二十四人防禦二十四人驍騎校二十四人八旗滿洲蒙古委前鋒校八人前鋒一百五十二名領催一百四十四名驍騎一千二百九十六名礮驍騎四十八名步軍四百名養育兵一百四十四名弓匠箭匠鐵匠各三十二名兼轄本標左右營綠旗並松潘建昌二鎮官兵

綠旗中軍副將一人左營都司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五百名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五百名

〈皇朝通考〉康熙六十年設成都駐防副都統一人協領四佐領防禦驍騎校各二十四人八旗滿洲蒙古委前鋒校八人前鋒一百五十二名烏槍領催八十名烏槍驍騎七百二十名領催六十四名驍騎五百七十六名步軍四百名弓匠箭匠鐵匠共九十六名

雍正元年增設成都駐防協領一人裁佐領六人三年增設成都駐防礮驍騎四十八名

乾隆三十二年增設成都駐防養育兵一百四十四名

四十一年設成都駐防將軍一人

是年設成都將軍標綠旗營副將以下將領九人兵一千名

綠旗營〈皇朝通典〉四川總督一人（駐劄成都府）統轄本標官兵兼節制提標一鎮標四

〈皇朝通考〉按順治三年設四川巡撫駐成都府設川陝總督駐陝西兼轄四川十四年專設四川總督駐重慶府

康熙七年改四川總督為川湖總督駐湖廣荊州府九年以川湖總督移駐重慶府十九年停轄湖廣改設川陝甘總督駐陝西兼轄四川

雍正九年復專設四川總督駐成都府十三年仍併歸陝西為川陝甘總督乾隆十四年復專設四川總督裁四

川巡撫以總督兼管巡撫事二十四年令四川總督兼轄陝西為川陝總督尋復專為四川總督

皇朝通典督標中營中軍副將一人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名

四川提督一人駐劄雅州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兼節制鎮標四

提標中營中軍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名前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名

成都城守營參將一人駐劄成都府兼轄青雲坨營 左營兼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八百二十名右營守備一人駐劄邛州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七百六十二名兼轄青雲營守備一人駐劄灌縣青雲坨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一百八十八名

阜和協副將一人駐劄打箭爐兼轄黎雅峩邊泰甯三營 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三人把總五人兵六百十一名右營都司一人駐劄清溪縣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三百六十一名兼轄黎雅營遊擊一人駐劄雅州府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十三名峩邊營遊擊一人駐劄峩眉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太平墩千總二人把總二人兵四百六十二名

泰甯營都司一人駐劄泰甯城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四百一十六名

永甯營參將一人駐劄敘永廳兼轄瀘州敘馬建武大壩赤水五營 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四十二名兼轄瀘州營都司一人駐劄瀘州千總一人把總四人兵三百十四名敘馬營都司一人駐劄宜賓縣千總二人把總二人兵三百九十八名建武營都司一人駐劄建武城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十四名大壩營都司一人駐劄大壩城把總一人兵一百六十六名赤水營守備一人駐劄赤水城把總一人兵二百九名普安營參將一人駐劄雷波衞兼轄馬邊營安阜營中軍守備一人駐劄烏角汛千總一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九十八名兼轄馬邊營都司一人駐劄屏山縣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三百四十

五名姿阜營都司一人駐劄黄瑯所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二百八十六名

川北鎮總兵官一人駐劄保寧府城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二十三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五百五十名右營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五百六十三名

順慶營遊擊一人駐劄順慶府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二人兵三百三十四名

達州營遊擊一人駐劄達州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三百九十三名

潼綿營遊擊一人駐劄潼川府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三百三十二名

太平營都司一人駐劄太平縣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七十名

通巴營守備一人駐劄毛浴鎮把總二人兵二百十名

重慶鎮總兵官一人駐劄重慶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四人兵四百六十八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三人兵四百五十六名右營都司一人駐劄大庵汛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五百九十八名

夔州協副將一人駐劄夔州府兼轄巫山營梁萬營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三人兵四百六十八名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四百六十一名兼轄巫山營都司一人駐劄巫山縣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二百八十一名

梁萬營都司一人駐劄萬縣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二百五十名

綏寗營參將一人駐劄秀山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酉陽州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十一名

黔彭營都司一人駐劄黔江縣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三百二名

忠州營都司一人駐劄忠州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三十四名

建昌鎮總兵官一人駐劄寗遠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木托汛千總一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九十八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南[illegible]汛千總一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三名右營都司一人駐劄熱水汛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二十一名

會川營參將一人(駐劄會理州兼轄永定營)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四十四名兼轄永定營守備一人(駐劄永定城)千總一人兵二百四十一名

越嶲營參將一人(駐劄越嶲衛兼轄寧越營)中軍守備一人(駐劄柏香汛)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四十五名兼轄

寧越營都司一人(駐劄寧越城)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三百十九名

靖遠營遊擊一人(駐劄靖遠城兼轄瀘寧營)中軍守備一人(駐劄靖遠城)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三百八十一名兼轄

瀘寧營守備一人(駐劄瀘寧城)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二十二名

會鹽營遊擊一人(駐劄鹽源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鹽中所河西汛)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三百八十一名

冕山營都司一人(駐劄冕寧縣)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四十名

懷遠營都司一人(駐劄懷遠城)千總二人把總二人兵三百四十一名

松潘鎮總兵官一人(駐劄松潘衛)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兼轄懋功綏靖崇化撫邊慶寧五營官兵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四十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三人兵五百三十四名右營都司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三人兵五百三十四名

維州協副將一人(駐劄舊保縣兼轄茂州營)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四百三十九名右營守備一人(駐劄維谷)把總二人兵二百六十四名兼轄茂州營都司一人(駐劄茂州)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三百三十一名

漳臘營參將一人(駐劄漳臘城)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六十九名

疊溪營遊擊一人(駐劄疊溪營)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四百七名

龍安營都司一人(駐劄龍安府)千總一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四十七名

南坪營都司一人(駐劄南坪營)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三百四十六名

平番營都司一人(駐劄平番營)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二十二名

小河營守備一人(駐劄小河城)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一百八十八名

皇朝通考順治四年定四川官兵經制設四川巡撫標旗鼓守備一人尋裁旗鼓守備後鎮標旗鼓守備同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三百名設建昌鎮保甯鎮永甯鎮夔州鎮等處總兵官鎮標各旗鼓守備一人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名設松潘協成都城守協重慶城守協等處副將協標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官兵設威茂營梁萬營等處參將設達州營黔彭營巫山營建武營黎雅營峩邊營漳臘營疊溪營小河營等處遊擊設忠州營馬邊營大壩營龍場營化林營太平營潼綿營通巴營南坪營平番營等處守備分領各營兵

十年改保甯鎮總兵官爲川北鎮總兵官鎮標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名

十二年設龍安營參將以下將領九人兵六百五十名

十四年設四川總督標中左右前後五營官兵

十七年設左翼鎮右翼鎮總兵官鎮標中左右前後五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五人兵共三千五百名尋俱撤裁

十八年裁四川巡撫標左右二營遊擊以下官兵

康熙元年設寧川營遊擊以下官兵設越嶲營甯越營會鹽營冕山營守備以下官兵

四年設敘馬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五百名

八年裁重慶城守協副將並左右二營遊擊以下官兵移永甯鎮總兵官駐重慶改爲重慶鎮總兵官鎮標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名統轄黔彭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五百名忠州營守備把總各一人兵共二百五十名別設永甯協副將分左右二營各設都司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一千二百名兼轄敘馬營遊擊以下將領五人兵四百名建武營遊擊以下將領五人兵四百名大壩營守備把總各一人兵共二百名龍場營守備以下將領三人兵一百九十名馬邊營守備以下將領四人兵二百四十名

十年裁夔州鎮總兵官改設夔州協副將分左右二營左營設都司以下將領七人右營設守備以下將領七人兵共一千二百名兼轄巫山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四百名梁萬營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五百名裁松潘協

副將改設松潘鎮總兵官鎮標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名統轄龍安營參將以下將領九人兵六百五十名威茂營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六百名漳臘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六百四十名疊溪營遊擊以下將領五人兵五百名小河營遊擊以下將領五人兵四百五十名南坪營守備以下將領四人兵二百五十名

十三年復設四川巡撫標左右二營各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一千三百名

十九年改設川陝總督標中左右前後五營中營設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左右前後四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三千九百八十八名又設督標火器營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名

二十年設四川提督標中左右三營中營設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三千名

二十七年移昌甯營遊擊以下將領七人兵四百名駐順慶府改爲順慶營

三十七年移梁萬營參將以下將領六人駐化林合化林營原設守備把總共將領八人兵五百名其梁萬營止設都司把總各一人兵二百名仍歸夔州協兼轄

三十九年增設四川提督標前後二營各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合原設中左右爲五營共兵三千三百二十五名

四十六年裁成都城守協副將改設城守營參將左右二營各設守備以下將領六人兵共一千四百五十名兼轄潼綿營守備以下將領四人兵三百名裁化林營參將改設化林協副將以原屬建昌鎮之黎雅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五百名峩邊營遊擊以下將領六人兵五百名俱改歸化林協兼轄其建昌鎮止轄本標中左右三營遊擊以下將領各八人兵共二千名並會川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五百名越巂營甯越營會鹽營冕山營各守備把總二人兵各二百五十名

雍正元年增設越巂營遊擊千總把總各一人兵二百五十名合原設守備把總共將領五人兵共五百名

二年於會川營地方分設永定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五百名於越巂營地方分設柏香營都司千總把總各

一人兵二百名又改甯越營守備為都司增設千總一人兵一百五十名合原設把總二人兵共四百名增設會鹽營遊擊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一人兵二百五十名合原設守備把總共將領六人兵共五百名增設冕山營遊擊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二百五十名合原設守備把總共將領八人兵共八百名又撥建昌鎮標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兵一百五十名分駐木托汛右營遊擊一人千總一人兵二百五十名分駐熱水汛

六年增設建昌鎮屬靖遠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五百名

七年設阜和營都司把總各一人兵二百名增設馬邊營兵一百六十名合原設兵共四百名又移化林協副將駐雅州府泰甯城改為泰甯協其化林營止設都司以下將領四人兵三百名

八年設普安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八百名又設安阜營守備以下將領四人兵四百名

九年復專設四川總督及督標官兵

十一年設瀘甯營參將以下守備二人千總二人把總六人兵一千二百名又設嘉順營懷遠營都司以下將領各四人兵各四百名又減存冕山營兵為六百名

十三年改永定營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名留千總把總三人兵三百名改遊擊為都司裁冕山營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三百名留千總把總三人兵三百名改遊擊為都司裁柏香營都司千總把總各一人兵三百名其原轄地方併歸越巂營統轄又增設越巂營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一百名改遊擊為參將以甯越營歸參將兼轄又增黎雅營兵四十四名合原設兵共五百名又移泰甯協副將駐化林改為化林協分左右二營各設都司以下將領四人兵共一千名又增設阜和營千總一人兵一百名合原設將領共三人兵三百名與黎雅峩邊二營俱歸化林協兼轄尋復改化林協為泰甯協又設酉陽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八百名以遊擊千總各一人把總三人兵五百名駐三合場以守備千總把總各一人兵三百名駐酉陽司治隸重慶鎮統轄卽撥黔彭營遊擊守備千總各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名又撥重慶鎮標兵二百名充入酉陽營外又增設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名其黔彭營改設都司以下將領四人兵三百名重慶鎮標存兵一千八百名

尋改酉陽營爲綏甯營
是年復以四川總督併歸陜西裁督標官兵
乾隆二年裁松潘鎮屬威茂營參將改設威茂協副將增兵六百名合原設兵共一千二百名分左右二營改原設守備爲都司及原設之千總把總爲左營增設都司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爲右營又撥小河營遊擊一人兵一百五十名增入南坪營其小河營止設守備以下將領四人兵三百名
六年撥瀘甯營守備千總把總各一人兵二百名改設靑雲營合原設成都營分駐靑雲圪汛兵二十三名共二百二十三名仍歸成都城守營兼轄又撥瀘甯營把總二人兵三百名增入會川營並改會川營遊擊爲參將又撥瀘甯營把總一人增入會鹽營再增會鹽營把總一人又撥瀘甯營兵一百名增入越嶲營其瀘甯營止設參將以下將領五人兵七百名
是年以馬邊營安阜營改歸普安營兼轄
八年以巫山營遊擊守備各一人移駐阜和營卽移阜和營都司一人駐巫山營又撥嘉順懷遠二營兵各一百名增入阜和營合原設兵共五百名
九年撥晃山營兵三十五名入越嶲營又撥夔州協兵三十名巫山營兵二十名入梁萬營
十四年裁四川巡撫設四川總督兼管巡撫事卽改撫標左右營爲督標左右營增設中營副將以下將領兵共二千四百名
十七年裁南坪營遊擊以通巴營都司一人移駐南坪營卽移南坪營守備一人駐通巴營
十八年移原駐茂州之威茂協副將並左營都司駐舊保縣移右營都司駐雜谷改爲維州協增設茂州營都司以下將領四人兵四百名
四十三年裁提標後營都司一人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七十九名
是年改阜和營爲阜和協裁遊擊一人守備一人改設副將一人都司一人改泰甯協爲泰甯營裁副將一人都

司一人改設遊擊一人守備一人改永寧協為永寧營裁副將一人都司一人改設參將一人守備一人改永寧協右營為瀘州營裁建武營遊擊一人守備一人改設都司一人

四十四年設懋功營遊擊一人守備一人千總三人把總五人兵六百九十九名綏靖營遊擊一人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十一名崇化營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二人兵五百三十九名撫邊營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五百四十六名慶寧營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六十一名

皇朝通考是年裁松潘鎮左營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一人維州協左營把總一人右營都司一人千總一人疊溪營把總一人又龍安營參將一人守備一人改設都司一人裁建昌鎮中營千總一人左營千總一人又改嘉順營為嘉順汛裁都司一人把總二人留駐千總一人撥歸懷遠營轄裁永定營都司一人把總二人改設守備一人裁川北鎮左營把總一人右營守備一人把總一人裁潼綿營都司一人改設遊擊一人守備一人裁重慶鎮中營千總一人左營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右營守備一人把總一人夔州協左營千總一人右營把總一人裁泰寧營遊擊一人守備一人改設都司一人裁敘馬營遊擊一人守備一人改設都司一人

是年裁督標兵三百七十七名提標兵三百六十九名成都城守營兵一百三名松潘鎮兵二百四十五名維州協兵七十四名茂州營兵三十二名漳臘營兵五十名疊溪營兵四十五名龍安營兵五十二名南坪營兵三十二名平番營兵十八名小河營兵六十二名建昌鎮兵三百二十五名越嶲營兵一百十名會川營兵一百十名會鹽營兵七十七名靖遠營兵七十七名懷遠營兵四十七名增嘉順汛兵一百十名又裁冕州營兵四十七名寧越營兵六十四名永寧營兵六十一名瀘寧營兵四十七名川北鎮兵三百十一名順慶營兵六十名潼綿營兵四十七名太平營兵四十七名夔州協兵一百九十五名梁萬營兵四十名平山營兵五十二名阜和協兵七十四名泰寧營兵七十六名黎雅營兵四十五名峩邊營兵四十名永寧營兵六十六名瀘州營兵六十八名建武營兵五十九名赤水營兵三十名

四十五年裁建州營兵六十三名通巴營兵四十八名重慶鎮兵三百五名綏甯營兵一百六名黔彭營兵四十五名忠州營兵三十九名增永甯營兵六十名裁敘馬營兵七十七名增赤水營兵二十名又裁普安營兵一百名安阜營兵五十六名安邊營兵六十三名

四十七年改懋功營爲懋功協裁遊擊一人守備一人改設副將一人都司一人又裁崇化營都司一人改設遊擊一人守備一人

五十年將松潘鎮兼轄之懋功協專管新設各營俱歸提督統轄

陝西

八旗駐防（皇朝通典）西安將軍一人（駐劄西安府）副都統一人統轄滿洲蒙古協領兼佐領四人佐領三十二人防禦三十二人驍騎校三十二人委前鋒校八人前鋒一百二十名領催一百六十名驍騎二千四百十二名礮驍騎三十二名步軍三百名養育兵七千四百名弓匠箭匠鐵匠共九十六名

甯夏將軍一人（駐劄甯夏府）副都統一人統轄協領五人佐領二十四人防禦二十四人步軍防禦二人驍騎校二十四人八旗滿洲蒙古委前鋒校十六人前鋒一百十四名烏鎗領催四十八名烏鎗驍騎九百五十二名礮領催八名礮驍騎九十二名領催七十二名驍騎七百二十八名烏鎗步軍四百名步軍二百名養育兵六百名弓匠箭匠鐵匠各二十四名兼轄涼州副都統一

涼州副都統一人（駐劄涼州府統於甯夏將軍）統轄協領兼佐領二人佐領六人防禦八人驍騎校八人前鋒四十名領催四十名驍騎共七百六十名步軍八十名礮驍騎十六名養育兵一百二十名弓匠箭匠鐵匠共二十四名兼轄莊浪駐防一

莊浪城守尉一人（駐劄莊浪縣統於涼州副都統）佐領四人防禦四人驍騎校四人前鋒二十名領催二十名驍騎三百四十名步軍四十名礮驍騎八名養育兵六十名弓匠箭匠鐵匠共十二名

皇朝通考順治二年設西安駐防協領四人正黃正紅鑲紅鑲藍右翼四旗滿洲蒙古兵二千名弓匠二十八名

鐵匠五十六名
十五年增設西安駐防佐領驍騎校各二十八人又增驍騎一千名
十八年增設西安駐防副都統二人又增步軍一千名
康熙十年增設西安駐防防禦十二人
十三年增設西安駐防佐領驍騎校各十二人又增驍騎一千名
十五年設寧夏駐防將軍一人左右翼副都統二人協領六人防禦二十八人佐領驍騎校各二十四人八旗滿洲蒙古領催一百四十四名驍騎二千五十六名步軍六百名弓匠二十四名鐵匠四十八名
二十二年撥西安駐防佐領驍騎校各十二人右翼四旗兵一千名及步軍三百名往駐荊州府增設左翼四旗滿洲蒙古兵二千名弓匠二十八名鐵匠五十六名八旗漢軍兵二千名弓匠八名
是年設西安駐防將軍一人增定滿洲左右翼設副都統各一人漢軍左右翼設副都統各一人八旗滿洲協領八人佐領防禦驍騎校各四十八人八旗蒙古協領八人佐領防禦驍騎校各十六人八旗漢軍協領八人參領八人防禦驍騎校各四十八人八旗滿洲兵三千五百八十六名蒙古兵一千四百十四名漢軍兵二千名滿洲蒙古步軍共七百名弓匠鐵匠共一百五十六名於滿洲蒙古額兵內分設委前鋒校十六人前鋒一百八十四名又於寧夏駐防額兵內分設委前鋒校十六人前鋒一百八十四名
三十年於寧夏駐防驍騎額內分設烏鎗領催四十八名烏鎗驍騎九百五十二名礮領催四名礮驍騎一百九十六名領催七十六名驍騎七百二十四名步軍額內分設烏鎗步軍四百名步軍二百名
三十一年增設西安駐防漢軍礮驍騎八十名
四十二年於西安駐防額兵內分設滿洲領催二百四十名驍騎三千三百四十六名蒙古領催九十六名驍騎一千三百十八名漢軍領催二百名驍騎一千八百名
五十六年調西安駐防驍騎出征增設駐防步軍滿洲蒙古七百名漢軍三百名又於滿洲蒙古額兵內分設前

鋒一百名
五十八年於西安駐防滿洲蒙古額兵內分設前鋒一百名
雍正三年增設西安駐防礮驍騎一百六十名
五年西安出征兵還歸駐防其增設步軍一千名遇缺開除並裁礮驍騎八十名又增設寧夏駐防步軍六百名
七年裁西安駐防前鋒二百名入驍騎額內存委
前鋒校三十二人前鋒三百六十八名
九年調西安駐防驍騎出征增設滿洲蒙古驍騎一千名合新舊兵共八千六百六十名匠役一百五十六名
十二年以西安寧夏駐防額內鐵匠之半改為箭匠
十三年西安出征兵還歸駐防其增設驍騎一千名遇缺開除
乾隆元年定西安駐防額兵內分設鳥鎗兵四千名又增設步軍三百名合新舊步軍共一千名內滿洲五百六名蒙古一百九十四名漢軍三百名
二年設涼州駐防將軍一人副都統一人滿洲協領四人蒙古漢軍協領各一人滿洲佐領防禦驍騎校各十六人蒙古漢軍佐領各四人防禦各四人驍騎校各四人滿洲步軍尉二人蒙古漢軍步軍尉各一人八旗驍騎二千名內滿洲一千三百二十八名蒙古三百三十六名漢軍三百三十六名分設委前鋒校十六人前鋒一百八十四名鳥鎗領催五十二名鳥鎗驍騎八百四十八名領催五十二名驍騎八百四十八名礮驍騎五十二名步軍六百名內滿洲三百二十名蒙古一百名漢軍一百八十名弓匠箭匠鐵匠各二十四名又設莊浪駐防副都統一人滿洲蒙古漢軍協領各一人佐領各四人防禦各四人驍騎校各四人滿洲步軍尉一人蒙古漢軍步軍尉一人八旗驍騎一千名內滿洲三百三十六名蒙古三百三十二名漢軍三百三十二名分設委前鋒校八人前鋒九十二名鳥鎗領催二十六名鳥鎗驍騎四百二十四名領催二十六名驍騎四百二十四名礮驍騎二十八名步軍四百名內滿洲一百八十名蒙古一百名漢軍一百二十名弓匠箭匠鐵匠各十二名

是年裁西安駐防驍騎一千名改爲養育兵內滿洲七百二十名蒙古二百八十名

四年裁寧夏駐防步軍六百名改爲養育兵

二十六年裁西安駐防副都統二人

二十八年撥涼州莊浪駐防滿洲蒙古兵三千餘名往駐伊犁定分爲三年前往又令漢軍一千餘名悉陸續出旗分別改補綠旗營裁涼州將軍一人止留副都統管轄裁莊浪副都統一人改設城守尉管轄並各裁定駐防官兵額數

三十二年撥天津水師營議裁兵一千名充涼州兵額又以餘兵八十一名統撥涼州陸續充補

三十四年裁西安駐防滿洲協領四人佐領二十四人防禦二十四人驍騎校二十四人蒙古協領二人漢軍防禦十六人驍騎校十六人撥驍騎一千八百名步軍二百名移駐伊犁裁寧夏鎮副都統一人

三十五年裁寧夏鎮左翼蒙古協領一人佐領五人

三十七年移西安駐防佐領四人防禦四人驍騎校四人撥驍騎校八百八十名步軍八十名往駐巴里坤

三十八年設莊浪滿營城守尉一人佐領四人防禦四人驍騎校四人馬兵五百名

是年裁西安駐防副都統一人移駐涼州兼轄莊浪

四十一年裁莊浪滿營馬兵二十名改增養育兵六十名

四十三年裁西安駐防漢軍協領四人參領八人防禦二十四人驍騎校二十四人改補綠營

四十六年補設西安駐防驍騎校一千二百名步軍一百名

四十九年添設西安副都統一人

綠旗營〈皇朝通典〉陝甘總督兼管甘肅巡撫事一人（駐劄蘭州府）統轄本標官兵兼節制撫標一提標三鎮標八

〈皇朝通考〉按順治二年設川陝總督駐陝西固康熙兼轄四川十四年停轄四川改爲陝甘總督原州四年令總督兼轄山西爲山陝甘總督駐西安府

六年停轄山西改爲陝甘總督二十二年復令總督兼轄四川爲川陝甘總督雍正九年復爲陝甘總督十三年又爲川陝甘總督乾隆十四年仍停轄四川爲陝甘總督二十四年分設甘肅總督以四川總督兼轄陝西爲川陝總督後裁甘肅總督仍爲陝甘總督二十九年以總督移駐甘肅蘭州府兼轄陝西又順治二年設甘肅巡撫駐甘州衞又設寧夏巡撫駐寧夏衞康熙四年裁寧夏巡撫并歸甘肅巡撫統轄五年移巡撫駐蘭州後移駐臨洮府乾隆三年移駐蘭州府二十九年裁甘肅巡撫即以陝甘總督駐蘭州兼管巡撫事

皇朝通典督標中營中軍副將一人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七十四名左營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七十四名右營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七十四名前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七十三名後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七十三名

陝西巡撫一人駐劄西安府 統轄本標官兵

皇朝通考 按順治二年設陝西巡撫駐西安府又設延綏巡撫駐榆林衞康熙元年裁延綏巡撫併歸陝西巡撫統轄

皇朝通典撫標左營兼中軍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九十八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九十七名

西安提督一人駐劄西安府 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兼節制鎮標三

皇朝通考 按順治二年設陝西提督駐西安府康熙四年移駐固原州改爲固原提督乾隆二十九年仍移駐西安改爲西安提督

皇朝通典 提標中營中軍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七十四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七十三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七十三名前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七十三名後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

人把總四人兵一千七十三名

西安城守營參將一人(駐劄西安府)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四百九名

西鳳營參將一人(駐劄鳳翔府兼轄盩厔富平二營)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三人兵一千三十四名兼轄盩厔營守備一人(駐劄盩厔縣)把總一人兵二百九十名富平營都司一人(駐劄富平縣)把總二人兵三百二十八名

潼關協副將一人(駐劄華陰縣兼轄神道嶺商州城守金鎖關長武邠州關山六營)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七十一名兼轄神道嶺營遊擊一人(駐劄韓城縣)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二百五名商州城守營遊擊一人(駐劄商州)把總三人兵三百七十一名金鎖關營都司一人(駐劄金鎖關)把總一人兵二百二十七名長武營都司一人(駐劄長武縣)把總一人兵二百四名邠州營都司一人(駐劄邠州)把總一人兵一百八十八名關山營都司一人(駐劄關山鎮)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一百九十八名

慶陽營參將一人(駐劄慶陽府兼轄紅德城營)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三百十名兼轄紅德城營遊擊一人(駐劄環縣)兵二百二十三名宜君營參將一人(駐劄宜君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五百九名

河州鎮總兵官一人(駐劄河州)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左營兼中軍遊擊一人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五十五名右營遊擊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三十三名

河州城守營都司一人(駐劄河州)千總三人把總四人兵四百名

靜寧協副將一人(駐劄靜寧州)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四百七十二名左營守備一人(駐劄隆德縣)把總二人兵一百九名右營守備一人(駐劄會寧縣)把總二人兵一百十九名

馬營監營遊擊一人(駐劄馬營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三人兵六百十名

涇州營都司一人(駐劄涇州)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二百名

六盤山營千總一人(駐劄六盤山)兵一百二名　底店營千總一人(駐劄底店營)兵一百二名　莊浪堡把總一人(駐劄莊浪堡)

兵一百二名　黑城堡千總一人駐劄黑城堡兵一百二名　鹽茶營千總一人駐劄鹽茶廳兵一百五十一名

馬家堡千總一人駐劄馬家堡把總一人兵一百五十名　李旺堡千總一人駐劄李旺堡兵一百二名　孟家墩營千總一人駐劄孟家墩兵一百二名

循化營遊擊一人駐劄蘭州府兼轄起臺營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六百五十一名

起臺堡守備一人駐劄起臺所屬于循化營兵一百五十名　保安堡都司一人駐劄保安堡把總一人兵二百五十名

臨洮營都司一人駐劄臨洮營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二百六名

固原鎮總兵官一人駐劄固原州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四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四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四名

固原城守營遊擊一人駐劄固原州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一人兵五百二十六名

靖遠協副將一人駐劄靖遠縣兼轄下馬關西安州蘆塘蘆溝永安堡八營等六營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七十五名兼轄下馬關營遊擊一人駐劄下馬關中軍守備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四十五名兼轄西安州營都司一人駐劄西安州千總一人兵一百三十三名蘆塘營遊擊一人駐劄靖遠縣千總一人兵二百名蘆溝堡守備一人駐防靖遠縣兵六十名永安堡守備一人駐劄固原州兵一百十一名八營守備一人駐劄固原州兵八十六名

平涼城守營遊擊一人駐劄平涼府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六百五十名

洮岷協副將一人駐劄洮州衛兼轄階州鞏昌秦州岷州舊洮文縣西固七營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三人兵九百六名兼轄階州營遊擊一人駐劄階州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五百五十九名鞏昌營遊擊一人駐劄鞏昌府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八十八名秦州營都司一人駐劄秦州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名岷州營都司一人駐劄岷州把總一人兵四百名舊洮營都司一人駐劄舊洮堡兵二百十名文縣營都司一人駐劄文縣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三百五十三名西固營都司一人駐劄西固所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三百名

文瀾書局石印

延綏鎮總兵官一人（駐劄榆林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九十八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九十八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九十八名延綏城守營都司一人（駐劄榆林府）兵三百四十三名

波羅協副將一人（駐劄榆林府兼轄綏德城守懷遠雙山響水保寧魚河清平常樂八營）中軍都司一人把總二人兵五百五名兼轄綏德城守營都司一人（駐劄綏德州）兵一百五十六名懷遠營都司一人（駐劄懷遠縣）兵八十一名雙山堡都司一人（駐劄雙山堡）兵七十二名響水堡都司一人（駐劄響水堡）兵七十二名保寧堡把總一人（駐劄保寧堡）兵四十四名魚河堡守備一人（駐劄魚河堡）兵八十六名清平堡守備一人（駐劄清平堡）兵八十名常樂堡把總一人（駐劄常樂堡）兵六十九名

神木協副將一人（駐劄神木縣兼轄黃甫高家孤山建安鎮羌木瓜園柏林永興大柏油九營）中軍都司一人把總一人兵四百六十四名兼轄黃甫營遊擊一人（駐劄府谷縣）把總一人兵一百五十九名高家堡都司一人（駐劄葭州）兵一百二十五名孤山堡都司一人（駐劄孤山堡）兵八十七名建安堡都司一人（駐劄建安堡）兵八十六名鎮羌堡都司一人（駐劄鎮羌堡）兵七十八名木瓜園堡守備一人（駐劄木瓜園堡）兵八十六名柏林堡守備一人（駐劄柏林堡）兵七十八名永興堡守備一人（駐劄永興堡）兵七十八名大柏油堡把總一人（駐劄大柏油堡）兵六十一名

定邊協副將一人（駐劄延安府兼轄靖邊鎮靖安邊寧塞柳樹澗甎井六營）中軍都司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二十三名兼轄靖邊營都司一人（駐劄靖邊縣）把總一人兵二百四十一名鎮靖堡都司一人（駐劄鎮靖堡）兵一百四十八名安邊堡都司一人（駐劄定邊縣）兵一百八名寧塞堡守備一人（駐劄寧塞堡）把總一人兵九十七名柳樹澗堡守備一人（駐劄柳樹澗堡）兵九十八名甎井營守備一人（駐劄甎井堡）兵九十八名

延安營參將一人（駐劄延安府）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九十名

鄜州城守營都司一人（駐劄鄜州）兵一百七十九名

興漢鎮總兵官一人（駐劄興安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二十五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二十四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二十四名興安城守營都司一人駐劄興安府把總二人兵二百五十五名

漢中城守協副將一人駐劄漢中府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六百十一名

漢鳳營遊擊一人駐劄鳳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四百八十五名

陽平關營參將一人駐劄寧羌州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三百十八名

寧羌營遊擊一人駐劄寧羌州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三百四十八名

白土路營都司一人駐劄平利縣把總二人兵四百四十四名

漁渡路營都司一人駐劄西鄉縣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四百三十九名

舊縣關營遊擊一人駐劄鎮安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兵二百八十二名

略陽營遊擊一人駐劄略陽縣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三百五十名

紫陽營都司一人駐劄紫陽縣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三百五十七名

七里關營守備一人駐劄洵陽縣把總一人兵一百七十九名

駐劄甘州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兼節制鎮標四

皇朝通考 案順治二年設甘肅鎮總兵官駐甘州康熙三十年改設甘肅提督乾隆二十四年移駐涼州二十九年又移駐張掖縣

皇朝通典 提標中營中軍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二百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五人兵一千二百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五人兵一千二百名前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五人兵一千二百名後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五人兵一千二百名

蘭州城守營參將一人（駐劄蘭州府）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四百六十六名

金縣營把總一人（駐劄金縣）兵一百名　紅城堡把總一人（駐劄紅城堡）兵四十名

苦水堡把總一人（駐劄苦水堡）兵三十名　鎮羅堡把總一人（駐劄鎮羅堡）兵三十名

龍州堡把總一人（駐劄龍州堡）兵四十名　清水堡把總一人（駐劄清水堡）兵六十名

麻池溝千總一人（駐劄麻池溝）兵八十名　威武堡把總一人（駐劄威武堡）兵四十名

歸德堡把總一人（駐劄歸德堡）兵三十名　鹽場堡把總一人（駐劄鹽場堡）兵三十名

涼州鎮總兵官一人（駐劄涼州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三十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三十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三十一名前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二十五名後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二十四名

涼州城守營都司一人（即以鎮標後營都司兼任仍兼轄高溝西把截堡二營）兵一百四十五名兼轄高溝堡千總一人（駐劄武威縣）兵五十七名

西把截堡守備一人（駐劄西把截堡）兵一百二十五名

永昌協副將一人（駐劄永昌縣兼轄大靖高古城鎮番新城張義安遠寧遠蔡旗八營）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三人兵六百九中十六名兼轄大靖營遊擊一人（駐劄古浪縣兼轄土門堡營）中軍守備一人把總二人兵五百八十六名土門營守備一人（駐劄土門堡屬於大靖營）兵八十八名高古城營千總一人（駐劄永昌縣兼轄水泉堡營）兵二百五十二名水泉營守備一人（駐劄水泉堡屬於高古城營）兵一百五十二名鎮番營遊擊一人（駐劄鎮番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四百七十五名新城營都司一人（駐劄新城堡）把總一人兵一百四十六名張義營都司一人（駐劄張義堡）兵九十一名安遠營都司一人（駐劄安遠堡）兵一百七十九名寧遠營守備一人（駐劄寧遠堡）兵一百二十三名蔡旗營千總一人（駐劄鎮番縣）兵一百七名莊浪營參將一人（駐劄平番縣兼轄阿壩鎮羌岔口三眼井紅水堡五營）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五百二名兼轄阿壩營遊擊一人（駐劄阿壩堡兼轄松山營）千總一人兵三百二十六

名松山營守備一人駐劄松山營屬於阿覇營兵一百七名鎮羌營遊擊一人駐劄鎮羌營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五百八十五名岔口營都司一人駐劄岔口營兵一百四十七名三眼井營都司一人駐劄三眼井堡兵一百四十六名紅水營守備一人駐劄紅水堡兵一百十九名

古浪堡把總一人駐劄古浪堡兵一百十八名　炭山堡把總一人駐劄炭山堡兵五十六名

黑松堡把總一人駐劄黑松堡兵七十名　上古城堡把總一人駐劄上古城堡兵四十名

南把截堡把總一人駐劄南把截堡兵六十五名　永寧堡把總一人駐劄永寧堡兵四十八名

武勝堡把總一人駐劄武勝堡兵五十七名　裴家營把總一人駐劄裴家營兵四十九名

永泰營千總一人駐劄永泰營兵七十名

寧夏鎮總兵官一人駐劄寧夏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左營兼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四十五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四十三名前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四十五名後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四十一名

寧夏城守營都司一人駐劄寧夏府把總二人兵二百九十八名

中衞協副將一人駐劄中衞縣兼轄石空寺古水井二營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九百五十九名兼轄石空寺堡守備一人駐劄石空寺堡兵一百五十一名古水井堡守備一人駐劄古水井堡兵一百五十一名

花馬池營參將一人駐劄靈州兼轄安定營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五百三十三名兼轄安定堡守備一人駐劄安定堡兵八十名

靈州營參將一人駐劄靈州城兼轄同心城營中軍守備一人把總二人兵五百二十七名兼轄同心城營守備一人駐劄同心城驛把總一人兵一百五十名

平羅營參將一人駐劄平羅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六百五十一名

洪廣營遊擊一人駐劄洪廣營中軍守備一人把總二人兵七百八名

玉泉營遊擊一人駐劄寧朔縣中軍守備一人把總二人兵六百四十四名

廣武營遊擊一人駐劄中衛縣中軍守備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十八名

興武營都司一人駐劄興武營中軍守備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五名

橫城營都司一人駐劄橫城兵一百五十九名

李綱堡把總一人駐劄李綱堡兵七十七名

威鎮堡把總一人駐劄威鎮堡兵八十八名

鎮朔堡把總一人駐劄鎮朔堡兵一百二十二名

鎮北堡把總一人駐劄鎮北堡兵一百十九名

平羌堡把總一人駐劄平羌堡兵一百四十四名

棗園堡把總一人駐劄棗園堡兵五十名

鎮羅堡把總一人駐劄鎮羅堡兵四十四名

香山堡把總一人駐劄香山堡兵四十一名

紅寺堡把總一人駐劄紅寺堡兵四十三名

紅山堡把總一人駐劄紅山堡兵三十八名

毛卜喇堡把總一人駐劄毛卜喇堡兵四十三名

韋州堡把總一人駐劄韋州堡兵六十五名

臨河堡把總一人駐劄臨河堡兵一百名

清水營把總一人駐劄清水營兵三十八名

惠安堡把總一人駐劄惠安堡兵六十五名

大壩堡把總一人駐劄大壩堡兵一百五十一名

西寧鎮總兵官一人駐劄西寧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名前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名後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名

西寧城守營都司一人駐劄西寧府把總二人兵二百五十四名

大通協副將一人駐劄大通縣兼轄永安白塔二營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名兼轄永安營遊擊一人駐劄大通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六百名白塔營都司一人駐劄白塔川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名

鎮海營參將一人(駐劄鎮海城兼轄哈拉庫圖爾營)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八十一名兼轄哈拉庫圖爾營守備一人(駐劄哈拉庫圖爾營)把總一人兵二百名

巴顏戎格營遊擊一人(駐劄碾伯縣兼轄巴暖三川亦雜石莊二營)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四百名兼轄巴暖三川營守備一人(駐劄古鄯城)把總一人兵二百名亦雜石莊營千總一人(駐劄石城)兵一百名

北川營都司一人(駐劄新城堡)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一百九十一名

南川營都司一人(駐劄黑石城)把總一人兵一百九十八名

歸德營遊擊一人(駐劄歸德堡)千總一人兵二百二十二名

威遠營都司一人(駐劄西寧縣)把總一人兵二百七十八名

碾伯營都司一人(駐劄碾伯縣)兵一百五十九名

冰溝堡千總一人(駐劄冰溝堡)兵六十名

喇課營千總一人(駐劄喇課營)兵一百九十名

康家寨千總一人(駐劄康家寨)兵六十名

千戶莊堡把總一人(駐劄千戶莊堡)兵四十名

老鴉堡把總一人(駐劄老鴉堡)兵五十名

西大通堡千總一人(駐劄西大通堡)兵六十名

札什把堡千總一人(駐劄札什把堡)兵一百名

甘都堂堡千總一人(駐劄甘都堂堡)兵一百五十名

癿思觀堡把總一人(駐劄癿思觀堡)兵四十名

肅州鎮總兵官一人(駐劄肅州)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二十二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二十二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二十四名

肅州城守營都司一人(駐劄肅州)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二十七名

金塔寺協副將一人(駐劄金塔寺兼轄鎮夷高臺清水威魯四營)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一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五十名兼轄鎮夷營遊擊一人(駐劄高臺縣)千總一人兵三百九十四名高臺營遊擊一人(駐劄高臺縣兼轄平川紅崖二營)千總一人兵三百四十七名平川堡守備一人(駐劄平川堡屬於高臺營)兵一百二名紅崖堡守備一人(駐劄紅崖堡屬於高臺營)兵一百十四名清水堡都司一人(駐劄肅州)

兵一百二十六名威魯堡千總一人駐劄肅州兵六十五名

永固協副將一人駐劄永固城兼轄甘州城守洪水山丹大馬黑城梨園馬營墩硤口八營 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一千七名兼轄甘州城守營參將一人駐劄甘州府 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七百八十二名洪水營遊擊一人駐劄張掖縣兼轄南古城堡營 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二十五名南古城堡守備一人駐劄南古城堡屬於洪水營 兵一百十六名山丹營遊擊一人駐劄山丹縣 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八十七名大馬營遊擊一人駐劄大馬營 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九十名黑城營都司一人駐劄黑城堡 把總一人兵三百六十八名梨園營都司一人駐劄張掖縣 把總一人兵一百四十四名馬營墩堡都司一人駐劄馬營墩堡 兵一百四十六名硤口營都司一人駐劄硤口堡 兵一百八十八名

安西協副將一人駐劄安西營 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六人兵八百八十二名

布隆吉營都司一人駐劄淵泉縣舊柳溝衛 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九十二名

橋灣營都司一人駐劄淵泉縣橋灣堡 把總一人兵二百九十六名

踏實營千總一人駐劄淵泉縣柳溝堡 兵一百九十二名 雙塔堡千總一人駐劄淵泉縣雙塔堡 兵九十九名 瓜州營千總一人駐劄淵泉縣舊瓜州 兵九十六名

沙州營參將一人駐劄敦煌縣舊沙州衛 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五十六名

黃墩營千總一人駐劄敦煌縣黃墩堡 兵八十二名

靖逆營參將一人駐劄玉門縣舊靖逆衛 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五百六十九名

赤金營都司一人駐劄玉門縣舊赤金衛 把總一人兵一百七十三名

惠回堡千總一人駐劄玉門縣惠回堡 兵八十七名

嘉峪關營遊擊一人駐劄嘉峪關 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四百一名

野麻灣堡把總一人駐劄野麻灣堡 兵四十六名 新城堡把總一人駐劄新城堡 兵四十六名

金佛寺堡把總一人駐劄金佛寺堡 兵四十四名 兩山口堡把總一人駐劄兩山口堡 兵四十三名

卯來泉堡把總一人駐劄卯來泉堡兵五十六名　臨水堡把總一人駐劄臨水堡兵四十九名
鹽池堡把總一人駐劄鹽池堡兵四十九名　深溝堡把總一人駐劄深溝堡兵四十九名
雙井堡把總一人駐劄雙井堡兵四十二名　定羌廟把總一人駐劄定羌廟兵三十名
毛目城堡把總一人駐劄毛目城堡兵三十八名
安西提督一人駐劄烏嚕木齊迪化城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兼節制鎮標二
提標中營中軍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四十九名左營遊擊一人駐劄寧邊城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四十九名右營都司一人駐劄景化城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四十九名
烏嚕木齊城守營都司一人駐劄烏嚕木齊城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名
瑪納斯協副將一人駐劄瑪納斯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二十五名右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二十五名
犂盌城城守營都司一人駐劄犂盌城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三百六名
濟木薩營參將一人駐劄保惠城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六名
巴里坤鎮總兵官一人駐劄巴里坤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八十一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八十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八十名
巴里坤城守營都司一人駐劄巴里坤城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四名
哈密協副將一人駐劄哈密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六人兵八百三十名
塔爾納沁屯田都司一人駐劄哈密所屬塔爾納沁把總一人兵二百名
蔡把什湖屯田把總一人駐劄巴里坤所屬蔡把什湖兵一百名

穆壘營屯田守備一人駐劄巴里坤所屬穆壘把總二人兵三百名
古城營遊擊一人駐劄古城營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名
伊犁鎮總兵官一人駐劄綏寧城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名右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
六百名
和爾果斯參將一人駐劄拱宸城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名
巴燕岱營都司一人駐劄熙春城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三百名
塔爾奇營守備一人駐劄塔爾奇營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二百名

按西域設立兵防制同內地幅員之廣極於二萬餘里其烏嚕木齊巴里坤設有提督總兵官節制於陝甘總督者謹編載入甘肅省內至天山南北各城官兵則屬總統將軍管轄另見西域兵制

皇朝通考

順治二年定陝西官兵經制設川陝總督標旗鼓都司一人尋裁旗鼓都司後撫標鎮標旗鼓守備提標旗鼓都司並同分中左右前後五營中營設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左右前後四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分統督標兵設西安巡撫及延綏巡撫標設甘肅巡撫及寧夏巡撫標各旗鼓守備一人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分統撫標兵設延綏鎮固原鎮臨鞏鎮鳳翔鎮漢羌鎮甘肅鎮等處總兵官鎮標各旗鼓守備一人分中左右前後五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分統鎮標兵其延綏鎮復分設東西二協官兵設西安城守協潼關協慶陽協靖遠協洮岷協涼州協永昌協西寧協花馬池協平羅協等處副將及協標官兵設宜君營階州營延安營漢鳳營大靖營鎮番營莊浪營中衛營靈州營肅州營等處參將設郿縣營紅德城營西安州營蘆塘營黃甫營高家路營靖邊營漢陰營蘭州營阿壩營永泰營鎮羌營洪廣營玉泉營廣武營興武營鎮夷營高臺營山丹營等處遊擊設綏懷城守營涼州城守營寧夏城守營西寧城守營歸德堡清水堡等處都司設鳳翔城守營商州城守營富平營金鎖關營邠州營靖虜營永安營岷州營舊洮營文縣營西固營懷遠營雙山營響水營保寧營魚河營清平營常樂營孤山營

建安營鎮羌營木瓜園營柏林營永興營大柏油營鎮靖營安邊營寧塞營柳樹澗營甎井營鄜州營漁渡路營涇州營高溝營土門營水泉營新城營安遠營寧遠營松山營岔口營三眼井營紅水營石空寺營古水井營安定營同心城營橫城營大壩營北川營南川營歸德營威遠營礮伯營起臺營保安營金塔寺營平川營紅崖營清水營威魯營南古城營黑城營硤口營嘉峪關營等處守備分領各營兵

三年設陝西漢兵提督及寧夏提督標各旗鼓都司一人分中左右前後五營中營設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左右前後四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四千名

四年增設興安鎮總兵官鎮標旗鼓守備一人中左右前後五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四千名裁肅州營參將改設肅州協副將以下官兵又分設嘉峪關各堡防守官兵又設古浪守備一人兵一百名設炭山堡黑松堡上古城堡高古城堡張義堡西把截堡諸路防守官各一人兵各一百名

是年設寧羌營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四百名

五年設洪水營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四百名設延綏鎮中協副將駐波羅堡統兵一千名

六年以延綏鎮東協副將駐神木城以延綏鎮西協副將駐定邊堡裁原設神木營遊擊一人把總二人裁高家路遊擊一人把總二人止設高家堡守備一人又改設孤山堡守備一人魚河堡守備一人又裁金塔寺守備一人兵一百四十名

是年設略陽營遊擊以下官兵

七年裁延綏鎮標前後二營止設中左右三營遊擊以下將領各八人兵共三千名統轄中協波羅營副將以下將領五人兵六百五十二名協標兼轄懷遠堡常樂堡守備各一人兵各九十名雙山堡響水堡清平堡守備各一人兵各八十名保寧堡守備一人兵六十名魚河堡守備一人兵一百名歸德堡把總一人兵五十名威武堡把總一人兵四十名東協神木營副將以下將領四人兵五百七名協標兼轄黃甫營遊擊把總各一人兵一百九十一名高家堡守備一人兵一百四十五名孤山堡建安堡木瓜園堡守備各一人兵各一百名鎮羌堡柏林

堡永興堡守備各一人兵各九十名大柏油堡清水堡守備各一人兵各八十名西協定邊營副將以下將領四人兵五百三十一名協標兼轄靖邊營遊擊把總各一人兵二百一名鎮靖堡柳樹澗堡守備各一人兵各一百九名安邊堡守備一人兵一百二十五名寧塞堡磚井堡守備各一人兵各一百名龍州堡鎮羅堡把總各一人兵各四十名鹽場堡把總一人兵五十名又鎮標統轄延安營參將以下將領五人兵五百名宜君營參將以下將領五人兵六百三十名綏懷城守營都司一人兵一百八十名鄜州城守營都司一人兵二百十五名

又設固原城守營參將以下將領七人兵五百三十名又增設秦州協副將以下官兵

是年裁陝甘全省各營遊擊守備千總把總共四十八人兵共一萬六百四十四名

八年設延安營參將以下將領五人兵五百名設長武營遊擊把總各一人兵二百名

九年設下馬關參將以下將領四人兵二百名設平凉城守營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二百十名改漢陰營爲紫陽營設遊擊以下將領三人兵四百三十五名又增設興安城守協副將以下官兵又設舊縣關營守備以下官兵

十一年裁固原鎮總兵官及鎮標官兵

十二年設神道嶺營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二百七十名設鎮海營遊擊以下將領六人兵六百三十名

十三年增設瀕渡路營遊擊合原設守備以下將領共四人兵五百三十名又裁平羅協副將改設參將以下將領六人兵六百名

十五年移臨鞏鎮總兵官駐西寧改設西寧鎮總兵官鎮標中左右前後五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四千名即移西寧協副將駐鞏昌改爲鞏昌協又裁河州營遊擊改設河州協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九百五十九名兼轄西寧城守營都司以下將領三人兵二百五十四名歸德堡守備一人兵一百五十四名保安堡守備一人兵二百名起臺堡守備一人兵一百名臨洮城守營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二百六十八名蘭州營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三百四十八名又裁中衞營參將改設中衞協副將以下將領十人兵九百五十九名又裁洮岷協

副將改設參將以下官兵
十七年增設黑城堡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八百名增高古城守備一人兵一百二十名合原設兵共二百名增西把截堡守備一人兵四十名合原設兵共一百二十名
十八年裁陝西巡撫標甘肅巡撫標各左右二營遊擊以下官兵裁延綏巡撫標寧夏巡撫標官兵數同
康熙元年增設七里關營都司以下將領三人兵二百十五名
四年移西安提督駐固原州改為固原提督裁督標前後二營止設中左右三營
五年設甘州城守營參將以下將領五人兵七百八十二名
九年復設甘肅巡撫標左右二營各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一千三百名又裁鳳翔鎮總兵官改設西鳳協副將以下官兵又設臨洮營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二百六十八名
十年設永固協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九百六十二名
十二年裁涇州營守備改設千總一人兵八十名
十三年復設陝西巡撫標左右二營各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一千二百九十五名增設固原提督標前後二營合中左右為五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三千九百九十名統轄西鳳協副將以下將領六人兵九百二十九名潼關協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七百六十名慶陽協副將以下將領六人兵四百八十三名靖遠協副將以下將領六人兵五百九十三名後改潼關協副將為參將
是年裁舊縣關營守備復設遊擊以下將領三人兵三百四十名裁山丹營守備復設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三百八十七名又設嘉峪關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四百二十六名又設關山營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二百六十五名
十四年裁洮岷營參將復設洮岷協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九百五十二名兼轄鎮海營參將以下將領六人兵一百八十一名階州營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五百五十九名岷州營守備一人兵一百五十名舊洮營守備一

人兵二百名文縣營守備以下將領四人兵三百八十五名西固營守備一人兵二百十七名

是年復設金塔寺營遊擊以下官兵又改略陽營為水師增設略陽協副將

十六年裁巴暖三川營守備改設遊擊千總各一人兵二百九十四名兼轄碾伯營守備一人兵一百五十九名老鴉堡把總一人兵五十名氷溝堡把總一人兵六十名

二十年裁寧夏提督改設寧夏鎮總兵官鎮標中左右前四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二千九百八十九名統轄寧夏城守營都司以下將領三人兵三百名中衛協副將以下將領十人兵九百五十九名花馬池協副將以下將領六人兵五百九十八名平羅營參將以下將領六人兵七百六名靈州營參將以下將領六人兵五百七十七名洪廣營遊擊以下將領六人兵七百八名玉泉營遊擊以下將領五人兵六百四十四名廣武營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五百七十三名興武營遊擊以下將領五人兵四百四十八名石空寺堡古水井堡大壩堡守備各一人兵各一百五十一名橫城堡守備一人兵二百十一名同心城守備一人兵八十一名安定堡守備一人兵八十名臨河堡把總一人兵一百名清水營把總一人兵五十名惠安堡把總一人兵六十九名

二十一年裁漢羌鎮總兵官復設漢中城守協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七百二十名裁鞏昌協副將改設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四百十四名裁秦州協副將改設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三百四十名裁略陽協副將復設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三百三十六名

二十二年改興安鎮總兵官為興漢鎮總兵官鎮標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四百名

二十三年移鄠縣營遊擊駐盩厔改設盩厔營遊擊以下將領三人兵三百四十一名

三十年以原駐甘州之甘肅鎮總兵官移駐涼州改為涼州鎮總兵官中左右前後五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三千五百名統轄永昌協副將以下將領七人兵七百八十五名並大靖營參將以下將領五人兵六百八十二名鎮番營參將以下將領五人兵六百八十三名莊浪營參將以下將領五人兵五百二十八名高古城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三百七十九名阿壩營遊擊千總各一人兵三百五十九名鎮羌營遊擊以下將領三人

兵五百九十二名涼州城守營都司以下將領三人兵二百八十八名新城堡都司千總各一人兵一百五十八名張義堡都司一人兵九十七名安遠營都司一人兵一百八十九名蔡旗堡都司千總各一人兵一百二十八名三眼井營都司一人兵一百四十七名高溝堡守備一人兵六十五名西把截堡守備一人兵九十九名土門堡守備一人兵九十三名水泉堡守備一人兵一百三十七名寧遠堡守備一人兵一百三十一名松山營守備一人兵一百八名紅水營守備一人兵一百二十名古浪堡把總一人兵一百十九名岔山堡把總一人兵六十名黑松堡把總一人兵七十一名上古城堡把總一人兵四十名南把截堡把總一人兵六十名永寧堡把總一人兵四十八名武勝堡把總一人兵五十八名裴家營把總一人兵五十名永泰營千總一人兵七十五名又裁肅州協副將改設肅州鎮總兵官鎮標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一千九百三十六名統轄嘉峪關營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四百二十六名並永固城協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九百六十二名甘州城守營參將以下將領五人兵七百八十二名金塔寺營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四百七十三名鎮夷營遊擊千總各一人兵四百二十七名高臺營遊擊千總各一人兵三百七十六名洪水營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四百二十五名山丹營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三百八十七名大馬營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四百九十名黑城營遊擊千總各一人兵三百七十三名清水堡都司一人兵一百四十五名梨園堡都司把總各一人兵一百四十四名馬營墩堡都司把總各一人兵一百四十六名硤石堡都司一人兵一百八十八名南古城堡守備一人兵一百十六名平川堡守備一人兵一百八名紅崖堡守備一人兵一百二十五名野麻灣堡新城堡金佛寺堡兩山口堡名把總一人兵各四十九名卯來泉堡把總一人兵五十九名臨水堡鹽池堡深溝堡各把總一人兵各三十九名雙井堡把總一人兵三十八名定羌廟把總一人兵三十名

是年設甘肅提督駐甘州提標中左右前後五營中營設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左右前後四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五千名

三十一年改原屬莊浪營之紅城堡把總一人兵四十名苦水堡把總一人兵三十名歸蘭州營兼轄

文瀾書局石印

三十三年復設白土路營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五百四十名裁北川營守備改設遊擊以下將領三人兵三百五十六名以原屬鎮海營之威遠堡守備一人兵二百七十八名改歸北川營兼轄其鎮海營止兼轄南川營守備一人兵一百九十八名

三十四年裁漢鳳營千總把總各一人仍設參將以下將領四人兵五百七十八名復設陽平關營參將以下將領四人兵三百七十名

四十年裁興安城守協副將改設都司以下將領三人兵二百九十五名

四十四年改甘肅提標中營副將爲參將

四十七年裁潼關營參將復設潼關協副將改原屬西鳳協之神道嶺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二百七十名商州城守營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四百二十三名原屬慶陽協之長武營遊擊把總各一人兵二百四名邠州營守備把總各一人兵二百一名原屬靖遠協之關山營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二百六十五名西安城守營參將以下將領四人兵四百八十九名俱歸潼關協兼轄又改原屬神道嶺之金鎖關營都司把總各一人兵二百五十二名歸商州城守營兼轄改原屬靖遠協之平涼城守營遊擊以下將領三人兵二百十四名歸慶陽協兼轄改原屬提標之固原城守營參將以下將領七人兵五百三十名歸靖遠協兼轄

是年裁盩厔營遊擊改設守備以下官兵

五十七年設靖逆衛赤金衛柳溝所官兵

雍正三年設安西鎮總兵官駐安西衛鎮標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三千名統轄布隆吉營遊擊以下將領四人兵五百名柳溝營都司把總各一人兵二百名雙塔堡營千總一人兵一百名靖逆營遊擊以下將領三人兵三百名赤金營都司把總各一人兵二百名惠回堡千總一人兵一百名沙州協副將一人左右二營各都司以下將領七人兵共一千五百名黃墩堡營都司以下將領三人兵三百名百齊堡把總一人兵一百名踏實堡營都司把總各一人兵二百名

五年設西大通鎮總兵官鎮標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名統轄白塔營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八百名永安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八百名又設安西城守營都司以下將領六人兵五百名

六年增設陝西總督標車騎營兵一千五百名

七年增設固原提標中左右前後五營兵共八百七十六名並增提標所屬慶陽協標兵四十七名紅德城營兵十四名平涼城守營兵十五名涇州營兵五名靖遠協標兵六十七名固原城守營兵六十五名下馬關營兵十五名西安州營兵七名蘆塘營兵十四名永安營兵六名

又增設甘肅提標中左右前後五營兵共一千四百七十九名涼州鎮標中左右前後五營兵共五百五十七名又增永昌協兵七十九名合原設兵共八百六十四名大靖營兵四十五名合原設兵共七百二十八名鎮番營兵一百一名合原設兵共六百四十八名高古城營兵三十七名合原設兵共四百十六名新城堡兵三名合原設兵共二百六十一名張義堡兵八名合原設兵共一百五名安遠堡兵四十七名合原設兵共二百三十六名土門堡兵一名合原設兵共九十四名水泉堡兵三名合原設兵共一百四十名鹽遠堡兵二名合原設兵共五十名蔡旗堡兵十七名合原設兵共一百四十五名涼州城守營兵二十名合原設兵共二百八名高溝堡兵一名合原設兵共六十六名西把截堡兵三名合原設兵共一百二名古浪堡兵三名合原設兵共一百二十二名炭山堡兵一名合原設兵共六十一名黑松堡兵六名合原設兵共七十七名上古城堡兵一名合原設兵共四十一名南把截堡兵二名合原設兵共六十一名莊浪營兵二十七名合原設兵共五百五十五名阿壩營兵十六名合原設兵共三百七十五名鎮羌營兵二十八名合原設兵共六百二十名又增設西寧鎮標中左右前後五營兵共一千二百九十六名又增鎮海營兵一百十八名合原設兵共三百九十名威遠營兵十三名合原設兵共二百九十一名碾伯營兵九名合原設兵共一百六十八名巴暖三川營兵十七名合原設兵共三百十一名洮岷協兵一百六十二名合原設兵共一千一百十八名階州營兵五十六名合原設兵共六百五十五名鞏昌營兵四十二名合原設兵共四百五十六名秦州營兵十七名合原設兵共三百五十七名文縣營兵二十三名合原設兵共四百八名河

州營兵一百四十九名合原設兵共一千一百八名臨洮營兵九名合原設兵共二百七十七名蘭州營兵二十一名合原設兵共三百六十九名又增設肅州鎭標中左右三營兵七百名合原設兵共二千六百三十六名又設肅州城守營都司以下將領四人兵五百名

九年增設督標兵一千五百名撫標兵五百名固原提標兵一千八十三名又增設慶陽協兵一百二十三名合原設兵共六百五十三名紅德城守營兵四十名合原設遊擊以下將領二人兵共三百十四名平涼城守營兵二十二名合原設遊擊以下將領三人兵共二百五十名涇州營兵十四名合原設千總一人兵共一百四名靖遠協兵一百四十六名合原設兵共八百六名固原城守營兵一百四十六名合原設參將以下將領七人兵共六百四十一名下馬關營兵五十九名合原設參將以下將領四人兵共三百六十七名西安城守營兵二十二名合原設遊擊以下將領二人兵共一百四十名蘆塘營兵四十八名合原設遊擊以下將領二人兵共二百八十八名蘆溝堡營兵三名合原設守備一人兵共六十三名永安堡兵三名合原設守備一人兵共六十九名八營兵三名合原設守備一人兵共八十八名又增設甘肅提標五營千總把總十八人兵三千名合原設將領共五十八人兵共九千四百七十九名又增設涼州鎭標五營千總把總十二人兵二千名合原設將領共五十二人兵共六千五十七名寧夏鎭標四營兵七百三十六名合原設兵共三千七百二十五名又增設中衛協兵一百六十二名合原設兵共一千一百二十二名花馬池協兵八十七名合原設兵共六百八十五名平羅營兵一百六名合原設兵共八百十二名靈州營兵九十八名合原設兵共六百七十五名洪廣營兵七十二名合原設兵共七百八十名玉泉營兵七十二名合原設兵共七百十六名興武營兵六十六名合原設兵共五百十四名橫城堡兵六名合原設兵共二百十七名同心城營兵三名合原設兵共八十四名安定堡兵二名合原設兵共六十二名古水井堡兵四名合原設兵共一百五十五名大壩營兵四名合原設兵共一百五十五名惠安堡兵四名合原設兵共七十三名

又增設西寧鎭標五營千總把總十二人兵二千名合原設將領共五十二人兵共七千二百九十六名

又增設西大通鎮標二營兵六百三十名合原設兵共二千六百三十名白塔營兵三百七十名合原設兵共一千一百七十名

十年增設固原提標兵一千名合原設兵共六千九百四十九名

乾隆元年增設黃甫營之麻池溝汛千總一人兵六十名即撥宜君營兵二十名延綏城守營鄜州城守營兵各十名波羅協兵二十名充額

五年改設平羅營都司一人千總一人兵二百五十名移駐大地臺

六年以柳溝營都司把總各一人兵二百名移駐橋灣堡又增設千總一人兵一百名改為橋灣營即移踏實營都司把總各一人兵二百名駐柳溝營復增兵九十四名

十二年改安西鎮總兵官為安西提督改提標中營中軍遊擊為參將又增設前後二營各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增兵五百名合原設共分五營兵三千五百名即撥西寧鎮標大通協標兵三百名及甘肅撫標提標兵二百名充額

十八年移潼關協千總一人駐同州府移同州府把總駐華州撥潼關協兵十三名增入同州府合原設兵共四十名再撥羌白鎮等四汛兵八名亦歸同州府

是年改河州鎮屬之保安營都司仍歸循化營兼轄

二十四年以甘肅總督駐甘州移原駐甘州之甘肅提督駐涼州裁涼州鎮總兵官即以原設甘州提標中左右前後五營官兵為督標惟改設督標中營中軍副將都司其甘州提標之中軍參將守備隨提督駐涼州即改原設涼州鎮標五營官兵為提標仍裁涼州鎮標原設中軍遊擊守備各一人移涼州城守營都司為督標中軍都司移莊浪營參將改為涼州城守營參將又以涼州鎮標兵一百五十名撥入涼州城守營仍改設莊浪協副將合原屬涼州鎮之永昌協及協標兼轄之大靖等營俱隸甘肅提標統轄

是年移安西提督及提標中左右三營官兵駐巴里坤改為巴里坤提督設哈密協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兵八百

名裁原設安西城守營都司一人移瓜州營參將及兵二百名入安西營改爲安西城守營參將合原設兵共七百名又移瓜州營兵三百名入哈密協其瓜州營止設千總一人兵一百名又裁靖逆協副將改設靖逆營遊擊移兵二百名入哈密協其靖逆營存兵六百名又裁布隆吉營遊擊即移所裁之安西城守營都司入布隆吉營轄原設兵五百名又以黃墩營都司一人把總一人兵二百名移駐塔爾納沁經理屯田其黃墩營止設千總一人兵一百名

二十七年設烏嚕木齊協副將即移安西提標前後二營改爲協標左右二營裁固原城守營參將一人止設守備以下將領七人又裁百齊堡把總一人移入安西營

二十八年裁烏嚕木齊協副將改設總兵官分中左右三營及城守營聽巴里坤提督節制以原設協標左右營遊擊各一人中軍守備各一人千總各二人把總各四人爲鎮標中營左營將領移常樂堡都司改爲烏嚕木齊鎮標右營都司撥延綏城守營把總一人駐常樂堡移大柏油堡守備改爲烏嚕木齊鎮標右營守備撥神木協把總一人駐大柏油堡移波羅協千總一人盩厔營千總一人俱改爲烏嚕木齊鎮標右營千總移神道嶺營把總一人甘肅提標中營把總一人河州鎮標左營把總一人馬營墩把總一人俱改爲烏嚕木齊右營把總移蔡旗營都司改爲烏嚕木齊城守營都司止留原設千總一人駐蔡旗營移威魯堡守備改爲烏嚕木齊城守營守備撥金塔寺協分防下古城堡千總一人駐威魯堡移黑城營千總一人改爲烏嚕木齊城守營千總撥永固城把總一人同原設都司駐黑城營移高古城營把總一人巴顏戎格營把總一人俱改爲烏嚕木齊城守營把總

是年移河州左營把總一人改爲烏嚕木齊鎮標右營把總又撥安西提標右營把總一人爲蔡把什湖屯田把總

二十九年裁甘肅巡撫移原駐西安府陝甘總督駐蘭州兼管甘肅巡撫事其督標中營中軍副將以下將領八人隨駐蘭州即以甘肅撫標參將一人遊擊一人守備二人千總四人把總八人改爲陝甘督標左營前營將領又撥固原提標參將一人守備一人千總四人把總八人河州鎮標遊擊一人守備一人改爲陝甘督標右營

將領移固原提督駐西安改爲西安提督即以西安同城建威營叅將以下將領八人改爲西安提標中營原設督標左右前後四營各遊擊以下將領八人改爲西安提標左右前後四營將領移河州鎮總兵官州改爲固原鎮總兵官即以固原提標將領改爲鎮標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又改固原提標後營遊擊一人爲固原城守營遊擊其向屬固原提標之靖遠協及協標兼轄之下馬關西安州蘆塘營蘆溝堡永安營八營等營隸固原鎮統轄向屬慶陽協之平涼城守營與向屬河州鎮之洮岷協及協標兼轄之階州鞏昌秦州岷州舊洮文縣西固蘭州城守等營俱改隸固原鎮統轄移花馬池協副將駐河州改爲河州協副將以涼州城守營都司一人把總一人改入河州協合原設河州左營千總一人把總三人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分爲二營與向屬河州兼轄之循化起臺保安臨洮等營俱隸西寧鎮統轄移鎮番營叅將爲花馬池營叅將移高溝堡守備爲花馬池營守備合原設千總一人把總二人駐靈州移秦州營遊擊爲鎮番營遊擊合原設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駐鎮番城以裁存花馬池營都司爲秦州營都司合原設千總一人把總二人駐秦州撥永昌協千總一人駐高溝堡移蘭州城守營遊擊爲下馬關遊擊合原設守備一人把總二人駐下馬關即移下馬關叅將爲蘭州城守營叅將以亦雜石莊守備一人及裁存之涼州城守營把總一人俱改入蘭州營合原設千總一人把總二人駐蘭州以原設河州左營千總一人駐亦雜石莊

是年復設涼州鎮總兵官移甘肅提督駐張掖縣以蘭州城守營叅將以下將領六人兵四百十六名涇州營千總一人兵八十五名金縣營把總一人兵四十九名及原隸蘭州營之紅城堡把總一人兵四十名苦水堡把總一人兵三十名原隸波羅協之歸德堡把總一人兵三十名威武堡把總一人兵四十名原隸神木協黃甫營之麻池溝千總一人兵八十名神木協之清水堡把總一人兵三十名原隸定邊協之龍州堡把總一人兵四十名鎮羅堡鹽場堡各把總一人兵各三十名俱隸提標統轄

又是年移原駐巴里坤之安西提督及提標中營叅將隨提督駐烏嚕木齊即改烏嚕木齊鎮標三營爲提標三營又移原駐烏嚕木齊總兵官及鎮標中營遊擊隨總兵官駐巴里坤即改巴里坤提標三營爲鎮標三營以原

屬安西提標之安西城守營哈密沙州二協靖逆布隆吉塔爾灣橋灣赤金踏實黃墩瓜州雙塔惠回塔爾納沁等營隸巴里坤總兵統轄聽安西提督節制

三十年移洪水營把總改駐毛目城又改安西城守營參將爲遊擊改靖逆營遊擊爲參將又撥安西城守營把總一人入巴里坤鎮標右營又改向屬延綏鎮之宜君營隸西安提標統轄

是年以巴里坤迤西之穆壘地方招集戶民開設屯田裁塔爾灣營即移守備把總各一人兵一百二十名改駐穆壘屯田處其塔爾灣營餘存兵七十七名即歸入靖逆營額數內

三十三年裁陝西撫標兵十四名

三十六年裁高古城營遊擊一人又裁大靖營參將一人改設遊擊一人

是年裁保寧堡守備一人撥延綏城守營把總一人駐保寧堡又設古城營遊擊以下將領三人兵二百名裁高古城營遊擊一人又裁大靖營參將一人改設遊擊一人增設穆壘營把總一人馬步兵一百八十三名

是年移甘涼西肅各鎮營參將以下官兵四百六名改駐濟木薩營時和靑昌二堡

三十七年撥甘涼西肅各鎮營馬步兵二百五十名駐保惠城

是年裁七里關營都司一人改設遊擊一人裁白土路營遊擊一人守備一人改設都司一人又裁撫標兵九名

三十九年裁北川營遊擊一人千總一人改設都司一人裁歸德堡都司一人增設遊擊一人千總一人

四十年增哈密協馬步兵二百名

四十一年裁盩厔營都司一人改設守備一人

是年改西鳳協爲西鳳營裁副將一人都司一人改設參將一人守備一人裁漢鳳營參將一人改設遊擊一人裁漁渡路營遊擊一人守備一人改設都司一人

四十二年裁略陽營守備一人

是年改設鞏寧城城守營都司以下將領二人兵二百名增設古城營把總一人兵二百名

是年設瑪納斯協副將以下將領四十五人兵二千名內撥駐肇寧城守營一百五十名撥甘涼西肅各鎮營千總以下官兵三百五十三名駐惠徠堡內以把總一人兵一百五十名分駐保惠城

四十三年改沙州協為沙州營裁副將一人都司一人改設參將一人守備一人改安西營為安西協裁參將一人守備一人改設副將一人都司一人撥沙州營兵二百六十名入安西協裁烏嚕木齊官兵一百五十三名撥駐肇寧城守營

四十四年裁踏實營都司一人改設千總一人設巴里坤城守營都司以下將領四人兵二百四名

是年移濟木薩營時和堡參將以下官兵駐劄保惠城

四十八年將固原提屬之鞏昌營遊擊等官及秦州營都司等員改歸洮岷協副將專轄河州鎮總兵統轄

四十九年增設靜寧協副將以下中左右三營將領九人兵七百名馬營監營遊擊以下將領六人兵六百一十名河州城守營都司以下將領七人兵四百名涇州營都司一人把總一人石峰堡守備一人把總一人六盤山營底店營秦安營伏羌營鹽茶營黑城堡李旺堡孟家墩各千總一人兵一百二名馬家堡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二百五十名通渭營莊浪堡各把總一人又將慶陽營副將一人都司一人改為參將一人守備一人

廣東

八旗駐防〈皇朝通典〉廣州將軍一人駐劄廣州府滿洲副都統一人漢軍副都統一人統轄滿洲協領四人佐領四人防禦十六人驍騎校十六人漢軍協領四人佐領四人防禦十六人驍騎校十六人八旗領催二百四十名驍騎二千一百一十名礮驍騎二十四名步軍四百名養育兵四百名弓匠鐵匠二十六名兼轄水師營

水師營滿洲協領一人佐領一人防禦一人驍騎校三人漢軍佐領一人防禦一人驍騎校三人八旗領催三十名水師四百七十名船匠十二名教習兵一百名

〈皇朝通考〉康熙二十年設廣州駐防鑲黃正黃正白三旗漢軍官兵每旗設領催十五名驍騎三百六十名共一千一百二十五名

二十三年續設廣州駐防鑲白正紅鑲紅正藍鑲藍五旗漢軍兵設將軍一人副都統二人協領參領各八人防禦驍騎校各四十八人八旗烏槍領催一百六十名烏槍驍騎一千三百四十名領催一百六十名驍騎一千三百四十名礮驍騎二十四名弓匠十四名鐵匠十六名兼管標下綠旗左右前後四營各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三千四百六十七名

雍正七年設廣州駐防水師營協領一人佐領防禦各二人驍騎校六人八旗漢軍水師領催三十名水師四百七十名於駐防漢軍餘丁內選補教習兵一百名由廣東沿海綠旗營內選撥入水師營內正工五十名遇缺仍於各營綠旗水師內選補副工五十名遇缺即於本營水師內選補

乾隆二十一年裁廣州駐防八旗漢軍兵一千五百名改補綠旗營增設八旗滿洲領催一百六十名驍騎一千三百四十名由在京滿洲內發往合裁存之漢軍兵共三千名設滿洲協領佐領防禦驍騎校各員分轄滿洲兵

二十八年令廣州駐防開檔漢軍兵悉陸續出旗由在京滿洲派往補額

三十二年撥天津水師營議裁兵四百九十八名充廣州兵額

三十二年裁廣州駐防驍騎三百名設養育兵四百名又裁將軍標左右營綠旗官兵

三十五年裁廣州駐防佐領八人驍騎二百名增設步軍四百名

綠旗營 皇朝通典兩廣總督一人駐劄肇慶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兼節制撫標二提標二鎮標九

皇朝通考 按順治十年設兩廣總督駐廣州府康熙二年令總督專轄廣東四年仍兼轄兩廣雍正元年復令專轄廣東十三年復兼轄兩廣並移駐肇慶府

皇朝通典督標中營中軍副將一人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二名左營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一名右營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一名前營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一名後營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名

肇慶水師營參將一人駐劄肇慶海 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八十一名

理猺營把總一人駐劄三江口 兵一百名　海防營把總二人駐劄廣州府 兵二百名

廣東巡撫一人駐劄廣州府 統轄本標官兵

撫標左營兼中軍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名

廣東提督一人駐劄惠州府 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兼節制鎮標七

提標中營中軍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六十八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六十三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六十一名前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六十二名後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六十二名

惠州協副將一人駐劄惠州府兼轄和平營 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長寧縣 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八十六名右營都司一人駐劄永安縣 中軍守備一人駐劄歸善縣 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六十七名兼轄和平營都司一人駐劄和平縣 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三百四十五名

肇慶協副將一人駐劄肇慶府兼轄四會營 中軍都司一人兼轄左右二營 左營守備一人駐劄開建縣 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九十六名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九十六名兼轄四會營都司一人駐劄四會縣 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二百四十九名

廣州城守協副將一人駐劄廣州府兼轄三水營 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駐劄佛山汛 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名右營都司一人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名兼轄三水營都司一人駐劄三水縣 把總二人兵二百名

增城營參將一人駐劄增城縣 左營兼中軍守備一人駐劄龍門縣 千總三人把總一人兵六百二十二名右營守備一人駐劄從化 千總二人把總二人兵五百三十七名

平海營參將一人駐劄歸善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稔山汛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二十一名
大鵬營參將一人駐劄東莞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新安縣海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九十名
東莞水師營都司一人駐劄東莞縣千總二人把總二人兵五百三十二名
左翼鎮總兵官一人駐劄東莞縣虎門寨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六十七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番禺縣南村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
駐劄新安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六十五名右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
八百六十五名
順德協副將一人駐劄順德縣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十四名右營都司
一人駐劄蘆包汛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八百九十名
香山協副將一人駐劄香山縣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前山寨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八百八十四名
右營都司一人駐劄黃梁都土城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八十五名
春江協副將一人駐劄陽江縣兼轄那扶營中軍都司一人兼轄左右二營左營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十八名右營
守備一人駐劄雙魚所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十八名兼轄那扶營都司一人駐劄恩州府那扶鎮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
二百七十六名
新會營參將一人駐劄新會縣左營兼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名右營守備一人駐劄新寧縣千總二
人把總四人兵九百名
新塘水師營遊擊一人駐劄新塘鄉中軍守備一人駐劄麻涌汛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八名
廣海營遊擊一人駐劄廣海寨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二十七名
右翼鎮總兵官一人駐劄韶州府英德縣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青塘汛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

府城駐劄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名右營都司一人駐劄清遠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乳源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九十五名

三江口協副將一人駐劄惠州府三江口兼轄連陽營中軍都司一人兼轄左右二營左營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名右營守備一人駐劄虎义塘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名兼轄連陽營遊擊一人駐劄連州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八十二名南雄協副將一人駐劄南雄府中軍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始興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六十八名

英清江防城守營守備一人駐劄清遠縣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二百三十六名

碣石鎮總兵官一人駐劄惠州府碣石衛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八十六名左營遊擊一人駐劄甲子所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八十五名右營都司一人駐劄捷勝所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八十五名

惠來營遊擊一人駐劄惠來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龍江堡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三十八名

潮州鎮總兵官一人駐劄潮州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八十七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八十七名右營遊擊一人駐劄揭陽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八十七名

潮州城守營都司一人駐劄潮州府中軍守備一人駐劄豐順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三十三名

黃岡協副將一人駐劄饒平縣中軍都司一人兼轄左右二營左營守備一人駐劄柘林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七十八名右營守備一人駐劄大城所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七十八名

平鎮營遊擊一人駐劄平遠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鎮平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八十九名

饒平營遊擊一人（駐劄饒平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大埔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三十七名

潮陽營遊擊一人（駐劄潮陽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十九名

興寧營都司一人（駐劄興寧縣）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三百名

高廉鎮總兵官一人（駐劄高州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左營兼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十四名右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八名

羅定協副將一人（駐劄羅定州）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東安縣）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五百二十八名

右營都司一人（駐劄河頭汛）中軍守備一人（駐劄西寧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二十七名龍門水師協副將一人（駐劄龍門所）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防城汛）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八十四名右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永安寨）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八十四名

電白營都司一人（駐劄電白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六十四名

吳川營都司一人（駐劄吳川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七十二名

欽州營參將一人（駐劄欽州）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二十九名

廉州營遊擊一人（駐劄廉州府）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八百二十八名

化石營都司一人（駐劄石城縣）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五百二十七名

硇州營都司一人（駐劄硇州汛）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五百名

瓊雷鎮總兵官一人（駐劄瓊州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左營兼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四十三名右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五十名

海口營參將一人（駐劄瓊山縣海口所）左營兼中軍守備一人（駐劄浦前港）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五百九十名右營守備一人

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五百九十名雷州營參將一人駐劄雷州府兼轄海安營徐聞營 左營兼中軍守備一人駐劄錦囊所 千總二人把總六人兵七百三十四名右營守備一人駐劄樂城 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三十四名兼轄海安 營遊擊一人駐劄海安所 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三名徐聞 營守備一人駐劄徐聞縣 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一百六十六名

崖州營參將一人駐劄崖州 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三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八十一名

儋州營遊擊一人駐劄儋州 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八十七名

萬州營遊擊一人駐劄萬州 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八十七名

南澳鎮總兵官一人駐劄南澳兼屬閩浙總督及福建水師提督節制 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右營遊擊一人左營隸福建 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一百名

澄海協副將一人駐劄澄海縣 中軍都司一人兼轄左右二營 左營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九十三名右營守備一人駐劄樟林寨 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九十二名

海門營參將一人駐劄海門所 中軍守備一人駐劄靖海所 千總二人把總六人兵一千九名

達濠營守備一人駐劄達濠汛 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十七名

皇朝通考順治八年定廣東官兵經制設廣東巡撫標旗鼓守備一人尋裁旗鼓守備後提標鎮標旗鼓都司旗鼓守備並同 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名設廣東提督標旗鼓都司一人中左右前後五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五千名設廣州府水師鎮總兵官鎮標旗鼓守備一人兵六千名分二協三營水師左右二協各設副將每協仍分二營各設都司以下將領八人兵各一千五百名其中左右三營水師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各一千名設肇慶鎮潮州鎮瓊州鎮總兵官鎮標各旗鼓守備一人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名設韶州協惠州協高州協副將協標左右二營各設都司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名設南雄協副將標左右二營各都司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六百名設肇慶水師營高州水師營吳川營虎頭門香山澳南澳等處參將並中軍守備以下

將領七人兵一千名設柘林鎮營海豐縣營及惠來電白二縣營陽江高明二縣營東安西寧二縣營各遊擊以下將領七人兵一千名設東莞縣新安縣新會縣新寧縣龍門縣博羅縣和平縣長寧縣連平州興寧縣程鄉縣四會縣廣寧縣封川縣開建縣信宜縣等處各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五百名設始興縣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名設淸遠縣三水縣英德縣各守備一人兵三百名設樂昌縣仁化縣乳源縣翁源縣各千總一人兵二百名

十年設兩廣總督標中左右前後五營中營設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左右前後四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五千名

十二年增設肇慶城守協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

十四年改英德淸遠二營爲英淸營設守備以下將領三人兵二百三十六名

十五年定瓊州鎮標兵爲一千六百九十八名以儋州營萬州營崖州營遊擊以下將領各八人兵各七百八十七名瓊州水師協副將以下將領九人兵一千一百八十二名並隸瓊州鎮統轄

十七年設左翼鎮總兵官駐順德縣鎮標五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五人兵共四千名設右翼鎮總兵官駐英德縣鎮標五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五人兵共三千五百名

十八年裁廣東巡撫標左右二營遊擊以下官兵

康熙三年裁虎頭門遊擊改設虎頭門協副將左右二營各設都司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九百六十八名裁香山營參將改設香山協副將左右二營各設都司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八百六十九名

六年裁潮州鎮標水師營止設中左右三營遊擊以下將領各八人兵二千三百六十一名

七年撥虎頭門協兵八十名入新安營合原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七百三十九名

九年增設廣州協副將合原設將領共九人兵一千二十九名

十三年復設廣東巡撫標左右二營各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一千四百三十名又復設羅定協副將以下將

領十八兵一千五十五名
二十年改廣東提標中營遊擊爲參將合左右前後四營共將領四十八兵四千三百九十七名裁潮州城守協副將改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八百八十五名
二十一年改右翼鎮所屬之連陽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六百八十二名隸提督統轄
二十二年裁廣東左翼鎮標前後二營止設中左右三營遊擊以下將領各八人兵共二千六百六十八名又裁右翼鎮標前後二營亦設中左右三營遊擊以下將領各八人兵共二千六百五十五名
兵官爲高雷廉鎮總兵官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七百七名以電白營吳川營遊擊以下將領各八人兵各六百七十六名化石營守備以下將領三人兵二百八十七名廉州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九百五十八名欽州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七百二十四名雷州協副將以下將領十六人兵一千二百十八名徐聞營守備以下將領三人兵二百六十六名海安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九百三名白鴿營守備以下將領四人兵二百五十名並隸高雷廉鎮統轄
二十四年裁南雄協標都司守備各一人止設副將以下將領九人兵八百六十八名裁黃岡協標都司一人止設副將以下將領十六人兵一千二百名裁澄海協標都司一人止設副將以下將領十六人兵一千四百二十二名裁南澳營參將以厦門鎮總兵官及鎮標中左右三營移駐南澳尋又裁中營遊擊以下官兵止設左右二營其左營駐福建隸福建提督統轄右營駐廣東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一百八十名改東莞營爲東莞水師營仍設守備以下將領五人兵五百三十三名
四十一年增設三江協副將以下將領十六人兵二千名又設理猺營把總一人兵一百名
四十二年裁達濠營遊擊止設守備以下將領三人兵四百十七名移白鴿寨守備一人駐硇州設硇州營守備以下將領四人兵五百名隸高雷廉鎮統轄又以新會營遊擊以下將領九人兵一千一百二十三名隸左翼鎮統轄

是年以左翼鎮總兵官移駐虎門寨即以虎門協副將移駐改爲順德協

五十七年以龍門水師協副將以下將領十六人兵一千九百六十八名隸高雷廉鎮統轄

五十八年裁總督標右營把總一人增入達濠營合原設守備千總把總共四人兵四百十七名其督標仍設中左右前後五營並肇慶水師協副將以下將領共四十七人兵共五千三百八十四名

雍正二年改廣東左翼鎮中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八百八十一名爲增城營隸提標統轄即改左營爲中營又改新安營爲左營

四年裁平海營大鵬營遊擊各改設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各九百三十六名裁海門營遊擊改設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五十九名

八年增設廣東左翼鎮右翼鎮標兵各三百四十五名合原設兵共三千名又增設化石營把總一人兵一百二十名合原設守備以下將領共四人兵共四百七名撥廉州營把總一人兵九十名充額其廉州營存將領七人兵八百六十八名改崖州營遊擊爲參將增設千總一人兵一百十八名合原設將領共九人兵共九百五名增設羅定協都司千總各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名合原設副將以下將領共十四人兵共一千四百五十五名增設三水營兵二十八名合原設兵共二百名增設增城營兵三十六名合原設兵共九百十七名增設新會營兵六百七十七名合原設兵共一千八百名

九年增設惠州協左營兵一百四十名

乾隆三年增設連陽營把總一人兵一百名

二十七年以雷州協及徐聞海安二營隸瓊州鎮統轄改爲瓊雷鎮其高雷廉鎮改爲高廉鎮

三十年改雷州協副將爲參將裁中軍都司

是年裁電白營遊擊一人改設都司一人裁吳川營遊擊一人改設都司一人裁欽州營遊擊一人改設參將一人裁龍門協副將一人都司一人改設參將一人守備一人裁瓊州營副將一人都司一人改設參將一人守備

一人
是年裁左翼鎮標右營遊擊一人改設都司一人碣石鎮標右營遊擊一人改設都司一人
三十三年增設撫標左右二營兵五百六十名廣州協標都司以下將領七人兵八百二十五名以所裁廣州將軍標左右營綠旗官兵充額
三十五年裁大鵬營兵四十一名廣海營兵十名平海營兵一百九名碣石鎮標三營兵一百三十八名海門營兵五十名南澳鎮右營兵八十名澄海協兵三十五名春江協兵十一名龍門水師營兵二百十六名崖州營兵二十五名
四十七年撥提標遊擊一人把總一人督標千總一人撫標把總一人高州鎮守備一人往駐新設之永靖營防守
五十年又續撥督標把總一人提標千總一人撫標把總一人添入永靖營駐劄廣州府歸提督管轄

廣西

綠旗營（皇朝通典）廣西巡撫一人（駐劄桂林府）統轄本標官兵
撫標左營兼中軍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五十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五十名
廣西提督一人（駐劄柳州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兼節制鎮標二
提標中營中軍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六十七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四人兵八百六十六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八百六十六名前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八百六十六名後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二人兵八百六十六名
柳州城守營都司一人（駐劄柳州府）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一百五十名

義寧協副將一人（駐劄桂林府龍勝）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十五名右營守備一人（駐劄廣南汛）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八十五名

永寧營守備一人（駐劄永寧州）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三百七十八名

平樂協副將一人（駐劄平樂府兼轄富賀營麥嶺營）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三百九十九名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三百七十一名兼轄富賀營都司一人（駐劄賀縣）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三百九名麥嶺營都司一人（駐劄平樂府麥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三百十名

慶遠協副將一人（駐劄慶遠府兼轄三里營東蘭營）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六十八名右營守備一人（駐劄河池州）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六十九名兼轄三里營都司一人（駐劄上林縣）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六十五名東蘭營守備一人（駐劄東蘭州）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二百名

全州營參將一人（駐劄全州）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二十六名

融懷營參將一人（駐劄懷遠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融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二十四名

賓州營參將一人（駐劄賓州）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五十八名

桂林城守營遊擊一人（駐劄桂林府）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八十九名

左江鎮總兵官一人（駐劄南寧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五十五名左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五十五名右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五十五名前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五十五名

南寧城守營都司一人（駐劄南寧府）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五十五名

梧州協副將一人（駐劄梧州府）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八名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三百八十八名

潯州協副將一人駐劄潯州府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八十一名右營守備一人駐劄五山汛

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八十二名

新太協副將一人駐劄太平府兼轄馗纛營龍憑營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七十九名右營守備一

人駐劄明江汛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七十九名兼轄馗纛營都司一人駐劄思明土州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一百五

十五名龍憑營都司一人駐劄太平府龍州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一百五十五名

鬱林營參將一人駐劄鬱林州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七名

上思營都司一人駐劄上思州千總一人兵一百五十四名

懷集營守備一人駐劄懷集縣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二百九十八名

右江鎮總兵官一人駐劄百色城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二百六十七名左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

千總二人把總三人兵二百二十五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二百六十八名

鎮安協副將一人駐劄歸順州兼轄思恩隆林上林三營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三百七十八名右營守備

一人駐劄小鎮安州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三十名兼轄思恩營遊擊一人駐劄武緣縣中軍守備一人駐劄思恩州千總一

人把總二人兵八百十一名隆林營遊擊一人駐劄西隆州八達鎮中軍守備一人駐劄舊州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七百名上

林營都司一人駐劄西林縣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一百五十五名

皇朝通考順治八年定廣西官兵經制設廣西巡撫標旗鼓守備一人尋裁旗鼓守備後提標鎮標旗鼓都司旗鼓守備並同左右二營各

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一千五百名設廣西提督標旗鼓都司一人中左右前後五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

八人兵共四千七十二名又設左翼總兵官右翼總兵官鎮標官兵並以次設桂林城守營南寧城守營各官兵

九年增定廣西兵制設潯梧協柳慶協思南協副將以下將領兵各一千二百名設鬱林營新太營河池營參將

以下將領兵各六百名設永寧營昭平營參將以下將領兵各四百名設上思州營三里營守備以下將領兵各

二百名設賀縣營守備一人兵一百名
十二年裁昭平營參將改設平樂協副將以下將領九人兵七百八十名
十八年裁廣西巡撫標左右二營遊擊以下官兵
康熙元年裁廣西右翼總兵官改左翼總兵爲左江鎮總兵官中左右前後五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三千六百名設全州營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七百二十六名
十二年復設廣西巡撫標中左右三營各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五百名改思南協爲思恩協設副將以下將領九人兵七百五名
二十年撥左江鎮標左右二營兵四十四名入上思營合原設都司以下將員二人兵一百五十三名
二十一年裁左江鎮標後營遊擊以下官兵止設中左右前四營存兵三千一百二十名改潯梧協爲梧州潯州二協各設副將以下官兵又改賀縣營爲富賀營設守備以下將領四人兵三百九名
二十二年設泗城協副將以下官兵
二十三年裁廣西巡撫標中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以所存兵分入左右二營
二十七年設鎮安營守備一人把總二人兵五百名
雍正五年裁泗城協副將改設右江鎮總兵官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一千六百名撥撫標兵一百六十名充額其撫標存兵一千二百六十二名改西隆西林二營爲隆林營設遊擊以下將領五人兵七百名
七年改柳慶協爲慶遠協增設守備千總各一人兵二百名其柳州改設城守營都司以下將領三人兵一百五十名移河池營參將駐賓州設將領五人兵三百五十八名
八年裁桂林城守協副將改設遊擊以下將領五人兵七百八十九名增永寧營兵八十九名合原設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共六百二十四名設麥嶺營守備以下將領四人兵三百十名又增潯州協兵一百名合原設副將

以下將領九人兵共一千六十七名裁新太營參將改設新太協副將以下將領五人兵五百五十八名增慶遠協兵五百名合原設副將以下將領九人兵共一千四百三十七名增賓州營兵四百名合原設兵共七百五十八名又增設上林營把總一人兵一百名合原設都司以下將領三人兵二百五十名改設鎮安營遊擊以下將領六人兵五百名

九年設懷集營守備千總把總各一人兵三百名裁上思營守備改設都司以下將領二人兵一百五十四名又裁三里營守備改設都司以下將領四人兵二百六十五名

十年增龍憑營兵一百四十五名合原設都司以下將領三人兵共三百名增馗纛營兵四十五名合原設都司以下將領三人兵共二百名

十一年撥左江鎮兵四百四十二名入新太協增設新太協右營守備千總各一人把總二人其左江鎮標存兵二千六百七十八名又增設慶遠協千總把總各一人

十三年裁思恩協副將改設思恩營遊擊一人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五百名

乾隆元年移新太協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駐思明土府增設東蘭營千總一人又增設鎮安營遊擊一人千總把總各一人兵二百五名上林營把總一人兵一百名又增桂林營兵二百名慶遠協兵五百名潯州協兵一百名永寧營兵八十九名全州營兵八十六名賓州營兵四名

二年裁鎮安營遊擊改設鎮安協副將左營設都司以下將領四人右營設守備以下將領四人兵共七百五名定以左營分轄歸順奉議二州右營分轄鎮安府與小鎮安又增兵五十名

五年移永寧營參將並中軍守備以下將領七人兵六百二十四名改設為融懷營轄懷遠融羅城三縣又增兵七十六名

是年增設桂林營隆林營千總各一人把總各二人合原設千總各一人把總各二人桂林營兵八百名隆林營兵七百名

七年設義寧協副將一人左右二營將領十四人兵一千名

二十八年撥南寧營守備一人提標千總把總各一人兵三百八十名復設為永寧營

三十一年撥右江鎮標左營把總一人兵五十三名入鎮安協右營

雲南

綠旗營（皇朝通典）雲貴總督一人（駐劄雲南府）統轄本標官兵兼節制撫標二提標二鎮標十三

（皇朝通考）案順治十六年設雲貴總督兩省互駐康熙元年分設兩省總督以雲南總督駐雲南府貴州總督駐安順府四年仍為雲貴總督駐貴陽府兼轄雲南二十二年移駐雲南府仍轄二省雍正七年又定雲貴總督兼轄廣西十三年停轄廣西乾隆元年又分設兩省總督十二年復為雲貴總督

（皇朝通典）督標中營中軍副將一人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九十二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九十二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九十二名

雲南城守營參將一人（駐劄雲南府）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一百六十二名

奇兵營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名

雲南巡撫一人（駐劄雲南府）統轄本標官兵

撫標左營兼中軍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三十二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三十二名

雲南提督一人（駐劄大理府）統轄本標官兵兼節制鎮標九

提標中營中軍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七十二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七十二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七十二名

大理城守營都司一人（駐劄大理府）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五十九名

曲尋協副將一人駐劄曲靖府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七十四名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七十三名

楚雄鎮遊擊一人駐劄楚雄府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七十六名

尋霑營參將一人駐劄宣威州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六十二名

武定營參將一人駐劄武定州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五十二名

臨元鎮總兵官一人駐劄臨安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二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七名左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六名右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六名

元江營參將一人駐劄元江州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三十三名

新嶍營參將一人駐劄新平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六人兵一千一百六十二名

開化鎮總兵官一人駐劄開化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二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七十四名左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七十四名右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七十三名

廣羅協副將一人駐劄廣西州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一百六十二名

廣南營參將一人駐劄廣南府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六十四名

昭通鎮總兵官一人駐劄昭通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四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八十名左營遊擊一人駐劄大關城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八十名右營遊擊一人駐劄永善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四人兵一千七十九名前營遊擊一人駐劄涼山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一千七十九名

東川營參將一人駐劄東川軍民府左營兼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三人兵七百二十名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一

人把總三人兵七百三十名

鎮雄營參將一人駐劄鎮雄州左營兼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三人兵五百八十名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二人

把總三人兵五百八十名

鶴麗鎮總兵官一人駐劄鶴慶州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二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七十三名左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

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七十三名右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七十三名

景蒙營遊擊一人駐劄景東廳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六十四名

維西協副將一人駐劄維西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九百六十名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

總一人兵五百十八名

永北營參將一人駐劄永北廳左營兼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七十三名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二

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七十三名

劍川營都司一人駐劄劍川州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七十四名

騰越鎮總兵官一人駐劄騰越州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三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七十三名左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

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七十三名右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七十三名

永昌協副將一人駐劄永昌府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九百六十四名左營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

四人兵九百六十四名

龍陵協副將一人駐劄龍陵營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三人兵六百六十二名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一

人把總三人兵六百六十六名

順直營都司一人駐劄順寧府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illegible]百六十四名

普洱鎮總兵官一人（駐劄普洱府）統轄本標官兵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通關哨）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七十六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威遠府）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七十六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思茅營）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七十七名

皇朝通考順治十六年設雲貴總督標中左右前四營中營設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左右前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四千名設雲南巡撫標左右二營各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五百名

十七年設臨元澂江鎮曲尋武霑鎮永順鎮總兵官鎮標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每鎮兵二千四百名設尋霑營遊擊元江協騰越協副將以下將領各八人兵各一千名

十八年裁雲南巡撫標左右二營遊擊以下官兵

康熙元年設雲南提督標中左右三營各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三千名

六年設開化鎮總兵官鎮標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四百名

七年設鶴麗鎮永北鎮總兵官鎮標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每鎮兵三千名

是年又設北勝協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一千名

八年設雲南城守營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名駐楊林所

十九年增設雲貴總督標後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名合原設中左右前為五營其副將以下將領四十人兵五千名

是年復設雲南巡撫標左右二營各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一千五百名

二十一年移永北鎮總兵官駐楚雄府改為楚姚景義鎮鎮標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四百名改原設北勝協副將為永北協副將移原駐楊林之雲南城守營參將駐雲南府增兵二百名合原設兵共一千二百名又設劍川協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名廣羅協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二百名武定營

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九百九十名廣南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八百名順雲營新寧營守備以下將領各七人兵各五百名

二十四年增設雲南巡撫標兵三百名合原設兵共一千八百名增設提標前後二營各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各一千名合原設中左右爲五營其參將以下將領四十八人兵五千名又設援剿左協副將以下官兵駐尋甸州設援剿右協副將以下官兵駐羅平州

二十七年設順雲營守備以下將領七人兵五百名

三十一年裁永北協副將仍設永北鎭總兵官鎭標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四百名裁洱海營兵并撥鶴麗鎭標兵二百名尋霑營兵二百十名充額其鶴麗鎭標減存兵二千八百名尋霑營減存兵七百九十名又設大理城守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名撥提標兵充額其提標減存兵四千名

三十七年增設新寧營參將一人兵五百名卽以原設之守備改爲中軍守備其將領八人兵一千名撥撫標兵二百名臨元鎭標兵三百名廣羅協兵一百名充額

三十八年撥曲尋鎭標兵二百名入東川營其曲尋鎭標減存兵二千二百名

雍正四年設東川營（原屬四川是年改隸雲南）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二百名設鎭雄營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二百名設景蒙營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八百名

六年設維西營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名撥鶴麗鎭標兵四百名永北鎭標兵四百名劍川協兵二百名充額其鶴麗鎭標減存兵二千四百名永北鎭標減存兵二千名劍川協減存兵八百名裁援剿右協兵六百名撥入曲尋鎭標合原設兵共二千八百名又裁援剿左協兵撥入東蒙雄威鎭標設中左右三營遊擊以下將領各八人兵共三千三百名

七年裁尋霑營遊擊改設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七百九十名改普威營設元普沅威鎭總兵官改元江協設元江營遊擊又撥元江營兵二百名大理城守營兵二百名俱入元普沅威鎭標其元江營大理城守營各減存兵

八百名

九年增鎮雄營兵二百名東川營兵五百名

九年設奇兵營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名撥督標兵八百名撫標兵二百名充額其督標減存兵四千二百名撫標減存兵一千四百名改元普沅威鎮爲普洱沅威鎮總兵官鎮標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四百名改東蒙雄威鎮爲昭通雄威鎮總兵官增設前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一百名合原設中左右三營將領共三十二人兵共四千四百名

十年增普洱鎮兵三百名新嶍營兵二百名元江營兵四百名又增廣羅協兵一百名廣南營兵三百名

乾隆元年增普洱鎮兵三百名元江營兵四百名新嶍營兵二百名

二年增尋霑營兵二百十名合原設兵共一千名東川營兵三百名合原設兵共一千五百名

七年裁雲南督標提標兵各一百名撫標兵四十名臨元曲尋開化楚姚永順鶴麗永北昭通普洱九鎮兵各五十名廣羅騰越維西三協雲南城守大理城守元江新嶍尋霑武定廣南劍川東川鎮雄景蒙奇兵十二營兵各三十名順雲營兵二十名

二十七年改雲南各鎮協營籐牌兵以七分爲鳥鎗手三分爲弓箭手

三十五年裁督標遊擊二人守備一人千總四人把總八人設龍陵營遊擊一人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

是年改永北鎮爲永北營裁總兵一人遊擊一人都司一人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設參將一人又改楚姚鎮爲楚雄協裁總兵一人遊擊二人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設副將一人又改曲尋鎮爲曲尋協裁總兵一人遊擊一人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設副將一人

三十八年設元江營守備一人把總二人又裁景蒙營參將一人守備一人改設都司一人

四十年改龍陵營爲龍陵協增設都司一人把總二人

是年改騰越協爲騰越鎮增設都司一人守備二人千總四人把總六人改永順鎮爲永昌協裁遊擊一人都司一

人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又改楚雄協爲楚雄營裁副將一人守備一人千總三人把總四人設遊擊一人
四十二年裁景蒙營都司一人改設遊擊一人
四十四年裁永昌協守備一人增設維西協守備一人
四十七年將廣羅協副將一人都司一人移駐楚雄改爲楚雄協又將楚雄營遊擊一人守備一人移駐廣羅改爲
廣西營

貴州

綠旗營　皇朝通典貴州巡撫一人駐劄貴陽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撫標左營兼中軍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五十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五十名
古州營守備一人駐劄古州屬古州道兼轄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二百名
都江營把總一人駐劄都勻府屬都勻府通判兼轄兵五十名
貴州提督一人駐劄安順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兼節制鎭標四
提標左營兼中軍參將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名右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名前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名後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名
安順城守營都司一人駐劄安順府中軍守備一人駐劄舊州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九十七名
大定協副將一人駐劄大定府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八十六名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八十六名
黔西協副將一人駐劄黔西州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五十名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五十名

平遠協副將一人駐劄平遠州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名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名

遵義協副將一人駐劄遵義府兼轄仁懷營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名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名兼轄仁懷營都司一人駐劄仁懷舊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二百五十名

定廣協副將一人駐劄定番州兼轄新增營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二十名右營守備一人駐劄大塘營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二十名兼轄新增營都司一人駐劄貴定縣千總二人把總二人兵三百六十名

長寨營參將一人駐劄長寨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名

貴陽城守營遊擊一人駐劄貴陽府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五十名

歸化營遊擊一人駐劄鎮遠府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宗池汎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名

安籠鎮總兵官一人駐劄南籠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九十八名左營遊擊一人駐劄黃草壩中軍守備一人駐劄捧鮓汎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九十八名右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新城汎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九十九名

安南營遊擊一人駐劄安南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五十名

長壩營遊擊一人駐劄永豐州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冊亨汎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七十名

永安營都司一人駐劄郎岱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六十名

普安營都司一人駐劄普安州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四十名

古州鎮總兵官一人駐劄古州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五十名左營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五十名右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滾縱汎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五十名

都勻協副將一人駐劄都勻府左營兼中軍遊擊一人駐劄八寨汛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府城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七十七名右營遊擊一人駐劄獨山汛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府城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七十八名

上江協副將一人駐劄來牛塘兼轄荔波營右營兼中軍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七十二名右營遊擊一人駐劄定旦汛中軍守備一人駐劄來牛塘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九十三名兼轄荔波營遊擊一人駐劄荔波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六十名

黎平營參將一人駐劄黎平府左營兼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三人兵三百名右營守備一人駐劄永從縣千總一人把總三人兵三百名

朗洞營參將一人駐劄朗洞左營兼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二十五名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二十五名

下江營遊擊一人駐劄蘇洞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名

鎮遠鎮總兵官一人駐劄鎮遠府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玉屏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九十八名右營遊擊一人駐劄八弓汛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府城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九十八名右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勝秉汛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九十九名

清江協副將一人駐劄鎮遠府清江營左營兼中軍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人駐劄白索汛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九十七名右營遊擊一人駐劄柳霽汛中軍守備一人駐劄府城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七百九十八名銅仁協副將一人駐劄松桃左營兼中軍遊擊一人駐劄銅仁府中軍守備一人駐劄松桃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九十七名右營遊擊一人駐劄嗅腦營中軍守備一人駐劄松桃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九十八名丹江營參將一人駐劄都勻府丹江汛兼轄凱里營左營兼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七十名右營守備一人駐劄雞講汛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四百七十名兼轄凱里營都司一人駐劄凱里千總一人把總三人兵五百名

臺拱營參將一人駐劄臺拱左營兼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五十名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
總四人兵五百五十名
平越營遊擊一人駐劄平越州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名
思南營遊擊一人駐劄思南府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名
天柱營都司一人駐劄天柱縣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三百五十名
石阡營都司一人駐劄石阡府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七十名
黃平營都司一人駐劄黃平州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四百名
威寧鎮總兵官一人駐劄威寧州統轄本標官兵及分防各營
鎮標中營兼中軍遊擊一人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九十七名右營都司一人中軍守備一
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八百九十八名
畢赤營遊擊一人駐劄畢節縣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五十名
水城營遊擊一人駐劄大定府水城中軍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名
皇朝通考順治十五年設貴州巡撫標左右二營各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一千五百名
十六年設貴州提督標左右前後四營左營設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右前後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
三千名並以次設大定鎮黔西鎮鎮遠鎮威寧鎮總兵官鎮標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每鎮兵二
千二百二十名設平遠協定廣協銅仁協平越協安南協貴陽城守協等處副將協標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
官兵設思南營等處參將設畢赤營等處遊擊設普安營黎平營石阡營盤江營等處守備各分統官兵
十八年裁貴州巡撫標左右二營遊擊以下官兵
康熙二年設安籠鎮總兵官鎮標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二百二十名
四年裁安南協副將改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五百名裁黎平營守備改設黎平協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兵一

千名

六年以貴州提督自貴陽府移駐安順府

七年裁鎮遠鎮總兵官改設鎮遠協副將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二千四百名

八年裁平越協副將改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七百四十名裁貴陽協副將改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九百名

十九年復設貴州巡撫標兵左右二營各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一千五百名

二十三年裁黔西鎮總兵官改設黔西協副將左右二營各遊擊以下將領七人兵共一千八百名又裁平遠協標兵四百二十名左右二營亦設遊擊以下將領七人兵一千八百名

二十四年裁安籠鎮標兵七百二十名銅仁協兵一百名定廣協兵三百四十名黔西協平遠協兵各六百名貴陽營兵三百名平越營兵一百四十名

三十八年撥黔西協平遠協兵各一百名往東川營其兩協標各減存兵一千一百名

四十三年增設銅仁協標遊擊二人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六十名合原設副將以下將領共十七人兵共一千二百名分左右二營

雍正三年裁大定鎮總兵官改設大定協副將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一千五百名裁平越營兵二十名仍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五百八十名裁平伐營石阡營新增營兵各十名仍各設都司以下將領四人兵二百七十名

五年設長寨營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兵八百七十名撥撫標兵一百二十名提標兵二百五十名大定協兵五百名充額其撫標減存兵一千三百八十名提標減存兵二千七百五十名大定協減存兵一千名設安順城守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七百名又撥提標兵三百二十名充額其提標減存兵二千四百三十名裁威寧鎮總兵官改設威寧協參將以下將領八人存兵一千名裁定廣協左右二營止設副將以下將領八人兵六百六十名

又以廣西泗城府西隆州地爲永豐州改隸貴州設長壩營遊擊以下將領五人兵八百名以湖廣天柱營改隸

貴州設參將以下官兵

六年裁天柱營參將改設都司以下將領六人兵六百八十三名

七年設古州鎮總兵官鎮標中左右三營各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一千七百名設都勻協副將左右二營各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一千八百名以四川之遵義協改隸貴州左右二營各設守備以下將領七人兵共一千二百名裁黎平協副將改設遊擊以下將領十一人兵一千名

八年撥長寨營兵二百二十五名往歸化營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八百名其長寨營減存兵六百四十五名撥遵義協兵二百五十八名黎平營兵四百名仁懷營兵四十二名往古州鎮合原設兵共二千四百名其遵義協減存兵九百四十二名黎平營減存兵六百名仁懷營減存兵一百五十八名撥平越營兵二百名往丹江并裁凱里營都司改設參將以下將領十五人駐丹江兵一千二百名其平越營減存兵四百八十名又撥天柱營兵四百名石阡營兵一百名往清江協設副將以下將領十七人兵二千名其天柱營減存兵二百八十三名石阡營減存兵一百七十名

九年增設大定協標兵五百名合原設兵共一千五百名改盤江營爲永安營裁守備改設都司以下將領四人兵二百八十名自盤江橋移駐毛家口河渡裁威寧營參將改設威寧協副將增兵五百名合原設兵共一千五百名撥遵義協兵三十名往仁懷營減存協標兵九百十二名

十年增設貴州提標兵三百七十名合原設左右前後四營參將以下將領三十二人兵共二千八百名增設遵義協兵一百八十八名合原設副將以下將領十五人兵共一千一百名增設銅仁協兵八百名合原設兵共二千名裁黃施營遊擊改設黃平營都司以下將領五人兵五百名又以廣西荔波縣改隸貴州設荔波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八百名

十一年設上江協副將左右二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二百名又設下江營遊擊以下將領八人

文瀾書局石印

兵八百名裁普安營守備改設都司以下將領四人兵二百八十名裁仁懷營守備改設都司以下將領四人兵一百八十八名

十三年增設安籠鎮標兵三百名合原設兵共一千八百名增設定廣營兵一百四十名合原設將領八人兵共八百名裁思南營參將改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五百名

乾隆元年增鎮遠協平越營兵各三百名都勻協長寨黃平二營兵各二百名長壩思南天柱石阡四營兵各一百名

二年增貴州撫標兵二百二十名合原設兵共一千六百名增貴陽營兵二百名合原設兵共八百名以安順城守營兵四百名撥還提標合原設兵共二千八百名仍分左右前後四營兵各七百名裁安順城守營都司改設遊擊一人守備一人增兵四百名合原設兵共七百名以遊擊統兵四百名駐安順府以守備統兵三百名駐安順舊州又增歸化營兵一百七十五名合原設兵共八百名增設定廣協守備一人兵二百名合原設兵共一千名以左營都司駐定番州右營守備駐高寨後山增平伐營兵三十名合原設兵共三百名增長寨營兵一百五十五名合原設兵共八百名增畢赤營兵一百名合原設兵共七百名又移大定協左營遊擊一人兵五百名增千總一人把總二人設爲水城營其大定協仍補設遊擊一人兵二百名合原設兵共一千二百名增黔西協兵一百名合原設兵共一千二百名又增設平遠協守備一人與原設都司分左右二營增普安營兵二百二十名合原設兵共五百名增安南營兵一百名合原設兵共五百名增永安營兵一百二十名合原設兵共四百名移都司駐朗岱山地方其千總仍駐毛家口河渡增長壩營兵三百名合原設兵共八百名增遵義協兵一百名合原設兵共一千二百名增仁懷營兵一百十二名合原設兵共三百名增新增營兵三十名合原設兵共三百名增平越營兵一百二十名合原設兵共六百名

是年裁上江協兵四百五十名

四年裁鎮遠協副將改設鎮遠鎮總兵官鎮標中左右三營各設遊擊以下將領八人兵共二千四百名

七年裁貴州撫標兵一百名安籠鎮標兵一百五十名威遠鎮標兵二百名鎮遠鎮標兵三百名大定協兵二百名平遠協兵一百名黔西協兵一百名定廣協兵一百名遵義協兵二百名清江協兵一百名銅仁協兵二百名上江協兵二百五十名長寨營兵一百名丹江營兵二百名臺拱營兵二百名朗洞營兵二百名貴陽營兵一百名畢赤營兵五十名長壩營兵一百名安南營兵五十名歸化營兵二百名下江營兵二百名安順城守營兵二百名水城營兵一百名天柱營兵五十名永安營兵四十名普安營兵六十名仁懷營兵五十名黃平營兵一百名凱里營兵一百名古州道屬兵一百名古州八寨清江丹江臺拱都江各廳屬兵共三百名共裁把總及外委千總把總五十四人

十年裁古州鎮標兵三百名上江協兵一百五十名朗洞營兵一百名下江營兵五十名清江協兵二百名臺拱營兵一百名丹江營兵六十名都匀協分防八寨城兵四十名又古州臺拱八寨清江丹江各廳屬千總把總及原額兵一百名內減存兵各五十名俱裁

是年增安籠鎮標兵一百五十名仍足原額每營六百名增貴陽城守營兵五十名仍足原額兵八百名卽裁平代營兵二百名撥一百五十名入安籠鎮五十名入貴陽營又增設水城營守備一人兵一百名

二十七年改清江上江二協中軍遊擊爲都司

二十九年裁大定協右營都司左營守備各一人

三十五年裁汪清邊門筆帖式一人法庫邊門筆帖式一人靉陽邊門筆帖式一人

三十八年裁　盛京驍騎三百二十二名增設巴爾呼驍騎六名步兵領催五十二名步兵三百三十六名養育兵四百三十六名內以一百四十名作爲官學生公費

四十一年增設　盛京養育兵六十六名

四十三年補設松子邊門防禦一人增　盛京驍騎校二人裁義州包衣佐領二人驍騎校二人

是年增設錦州所屬寧遠中前中後所小凌河四路每路驍騎二十名鐵嶺城驍騎二十名又增設廣寧城所屬

巨流河白旗堡小黑山閭陽驛四路每路驍騎二十名

乾隆三十五年裁張家口佐領三人

三十七年裁滄州駐防餘額驍騎十一名改為養育兵二十二名內分駐防保定十一名滄州十一名

四十五年設密雲駐防副都統以下官兵撥古北口駐防官兵歸入密雲副都統管轄

四十八年移昌平州防守尉一人防禦二人驍騎校一人歸密雲副都統管轄

乾隆三十二年裁天津水師營將大沽營遊擊移駐水師營舊駐之新城改名葛沽營將中軍守備移駐大沽口

抽撥天津鎮屬兵二百名駐葛沽存營調撥正定鎮屬兵二百名駐葛沽存城

三十三年裁河屯協右營步兵六十六名改設守兵一百二十名分撥四營左營四十七右營二十四八溝營二十七唐三營二十二

三十七年增河屯協外委十名分撥四營左營四右營二八溝營二唐三營二

四十二年增設泰寧鎮左右營馬兵各十名步兵各四十二名

五十年將河間協右營存城千總一人移調天津作為鎮標左營存城千總又將舊滄州汛把總一人移駐天津作為鎮標右營存城把總

乾隆三十二年裁青州駐防領催三十二名馬兵四百六十八名

三十五年裁青州駐防佐領四人

三十八年裁青州駐防步兵一百六十名

乾隆三十二年撥河標左右營步戰兵各四十名互換濟寧城守營守兵八十名

三十三年撥兗州鎮標左營把總一人兵一百十名移泰安營兼轄

四十三年撥壽張營把總一人兵三十三名歸東昌營兼轄

四十八年將兗州鎮標右營界河汛守備改為右營都司中軍守備又將鎮標右營都司中軍千總改為右營界

乾隆三十三年設右衛城守尉一人裁副都統一人筆帖式一人協領五人佐領十八人步軍總尉一人防禦六人步
軍校三人驍騎校六人領催三十二名馬兵四百十八名步兵一百二十五名養育兵四十五名
三十五年裁綏遠城協領四人佐領四人蒙古協領一人箭鐵匠各二十名增馬步兵七百名
乾隆三十七年改開封城守營都司為遊擊改南陽鎮標右營遊擊為都司
乾隆三十二年改京口水師協以下將領十六人兵一千八百六十二名歸入總督標管轄
三十三年裁京口將軍標左右二營綠旗官兵
是年改高資營都司以下將領三人兵一千二百三十四名歸入總督標管轄
三十四年裁江寧副都統一人
乾隆三十二年增設南滙營把總一人兵一百二十五名撥提標右營把總一人兵七十五名川沙營兵二十五名
吳淞營兵二十五名充額
三十三年增設鎮江城守營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兵二百名
是年增設常州中營左營兵各四十一名撥江陰營兵十六名靖江營兵三十一名楊舍營兵十名孟河營兵二十
五名充額
是年改宿遷運河營守備為邳宿運河營守備
三十七年裁提標右營馬兵三十一名撥入常州中左營十三名溧陽營十二名平望營六名
三十八年增設南滙營中軍守備一人
乾隆三十二年改銅鼓營遊擊一人萬載汛守備一人為南昌城守營遊擊守備即以南昌城守營都司改駐銅鼓
營撥南昌鎮標後營兵一百名銅鼓營兵一百名入城守營
是年移梓樹營駐劄臨江府改名臨江營將興國營把總一人撥入又撥興國營兵八十名入贛州城守營四十

名萬安營四十名

是年又撥鎮標前營兵二十名建昌營兵十五名饒州營兵十五名入瑞州營

三十八年撥袁州城守營千總一人兵八十一名入臨江營

四十九年將南昌鎮標後營守備歸入前營遊擊統轄又將南昌水師營守備歸入南昌城守營遊擊統轄

乾隆三十四年裁福州駐防步兵八十名

三十五年裁福州駐防佐領八人

四十四年裁福州駐防副都統一人

乾隆三十七年裁水師提標步戰兵一千五百名改募守兵一千五百名

乾隆三十二年裁杭州駐防滿洲協領八人

三十九年改杭州駐防步軍一百二十八名作為養育兵

乾隆四十九年添設海防營把總一人駐李家埠汛

乾隆四十四年裁長安營守備一人千總一人兵三百名撥入永州營一百四十名長沙營四十名衡州營三十名澧州營三十名辰州營三十名沅州營三十名

四十八年將襄陽鎮標前營都司以下官兵移駐穀城防察

乾隆三十二年增設成都駐防養育兵一百四十四名

四十一年設成都駐防將軍一人

是年設成都將軍標綠旗營副將以下將領九人兵一千名

乾隆四十三年裁提標後營都司一人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五百七十九名

是年改阜和營為阜和協裁遊擊一人守備一人改設副將一人都司一人改泰寧協為泰寧營裁副將一人都司一人改設遊擊一人守備一人改永寧協為永寧營裁副將一人都司一人改設參將一人守備一人改永寧

協右營爲瀘州營裁建武營遊擊一人守備一人改設都司一人

四十四年設懋功營遊擊一人守備一人千總三人把總五人兵六百九十六名綏靖營遊擊一人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兵六百十一名崇化營都司一人千總二人把總二人兵五百三十九名撫邊營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四十六名慶寧營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二人兵二百六十一名

是年裁松潘鎮左營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右營守備一人千總一人把總一人維州協左營把總一人右營都司一人千總一人疊溪營把總一人又龍安營參將一人守備一人改設都司一人裁建昌鎮中營千總一人左營千總一人又改嘉順營爲嘉順汛裁都司一人把總二人留駐千總一人撥歸懷遠營轄裁永定營都司一人把總二人改設守備一人裁川北鎮左營把總一人右營守備一人把總一人裁潼沛營都司一人改設遊擊一人守備一人裁重慶鎮中營千總一人左營千總一人把總一人右營守備一人把總一人夔州協左營千總一人右營把總一人裁泰寧營遊擊一人守備一人改設都司一人裁敘馬營遊擊一人守備一人改設都司一人

是年裁督標兵三百七十七名提標兵三百六十九名成都城守營兵一百三名松潘鎮兵二百四十五名維州協兵七十四名茂州營兵三十二名漳臘營兵五十名疊溪營兵四十五名龍安營兵五十二名南坪營兵三十二名平番營兵十八名小沙營兵十二名建昌鎮兵三百二十五名越巂營兵一百十名會川營兵一百十名會鹽營兵七十七名靖遠營兵七十七名懷遠營兵四十七名增嘉順營兵一百十名又裁寬州營兵四十七名寧越營兵六十四名永寧營兵六十一名瀘寧營兵四十七名川北鎮兵三百十一名順慶營兵六十名潼沛營兵四十七名太平營兵四十七名夔州協兵一百九十五名梁萬營兵四十名巫山營兵五十二名阜和協兵七十四名泰寧營兵七十六名黎雅營兵四十五名峩邊營兵四十名永寧營兵六十六名瀘州營兵六十八名建武營兵五十九名赤水營兵三十名

四十五年裁達州營兵六十三名通巴營兵四十八名重慶鎮兵三百五名綏寧營兵一百六名黔彭營兵四十五名忠州營兵三十九名增永寧營兵六十名裁敘馬營兵七十七名增赤水營兵二十名又裁普安營兵一百名安

皐營兵五十六名安邊營兵六十三名

四十七年改懋功營爲懋功協裁遊擊一人守備一人改設副將一人都司一人又裁崇化營都司一人改設遊擊一人守備一人

五十年將松潘鎮兼轄之懋功協專管新設各營俱歸提督統轄

乾隆三十四年裁西安駐防滿洲協領四人佐領二十四人防禦二十四人驍騎校二十四人蒙古協領二人漢軍防禦十六人驍騎校十六人撥驍騎一千八百名步軍二百名移駐伊犂

三十七年移西安駐防佐領四人防禦四人驍騎校四人撥驍騎八百八十名步軍八十名往駐巴里坤

三十八年裁西安駐防副都統一人移駐涼州兼轄莊浪

四十三年裁西安駐防漢軍協領四人參領八人防禦二十四人驍騎校二十四人改補綠營

四十六年補設西安駐防驍騎一千二百名步軍一百名

四十九年添設西安副都統一人

乾隆三十三年裁撫標兵十四人

三十六年裁保甯堡守備一人撥延綏城守營把總一人駐保甯堡

三十七年裁七里鬪營都司一人改設遊擊一人裁白土路營遊擊一人守備一人改設都司一人又裁撫標兵九名

四十一年裁盩厔營都司一人改設守備一人

是年改西鳳協爲西鳳營裁副將一人都司一人改設參將一人守備一人裁漢鳳營參將一人改設遊擊一人裁漁渡路營遊擊一人守備一人改設都司一人

四十二年裁略陽營守備一人

四十八年將固原提屬之鞏昌營遊擊等官員秦川營都司等員改歸洮岷協副將專轄河州鎮總兵統轄

四十九年增設靜寧協副將以下中左右三營將領八人馬營監營遊擊以下將領四人河州城守營都司以下將領七人涇州營都司一人把總一人石峯堡守備一人把總一人六盤山營瓦亭營[illegible]安營毛營鹽茶營黑城堡李旺堡孟家墩各千總一人馬家堡千總一人把總一人道渭營莊浪堡各把總一人又將慶陽營副將一人都司一人改為參將一人守備一人

乾隆三十四年裁寧夏鎮副都統一人

三十五年裁寧夏鎮左翼蒙古協領一人佐領五人

三十八年設莊浪滿營城守尉一人佐領四人防禦四人驍騎校四人馬兵五百名

四十一年裁莊浪滿營馬兵二十名改增養育兵六十名

乾隆三十六年設古城營遊擊以下將領三人兵二百名裁高古城營遊擊一人又裁大靖營參將一人改設遊擊一人增設穆壘營把總一人馬步兵一百八十三名

是年移甘涼西肅各鎮營參將以下官兵四百六名改駐濟木薩營時和育昌二堡

三十七年撥甘涼西肅各鎮營馬步兵二百五十名駐保惠城

三十九年裁北川營遊擊一人千總一人改設都司一人裁歸德堡都司一人增設遊擊一人千總一人

四十年增哈密協馬步兵一百名

四十二年設鞏寧城城守營都司以下將領三人兵三百名增設古城營把總一人兵二百名

是年設瑪納斯協副將以下將領四十五人兵二千名內撥駐鞏寧城守營二百五十名撥甘涼西肅各鎮營千總以下官兵三百五十三名駐惠徠堡內以把總一人兵一百五十名分駐保惠城

四十三年改沙州協為沙州營裁副將一人都司一人改設參將一人守備一人改安西營為安西協裁參將一人守備一人改設副將一人都司一人撥沙州營兵二百六十名入安西協裁烏嚕木齊官兵一百五十三名撥駐鞏寧城守營

四十四年裁踏實營都司一人改設千總 人設巴里坤城守營都司以下將領四人兵二百四名

是年移濟木薩營時和堡參將以下官兵駐劄保惠城

乾隆三十三年裁廣州駐防驍騎三百名設養育兵四百名又裁將軍標左右營綠旗官兵

三十五年裁廣州駐防佐領八人驍騎二百名增設步軍四百名

乾隆三十三年增設撫標左右二營兵五百六十名廣州協標都司以下將領七人兵八百二十五名以所裁廣州將軍標左右營綠旗官兵充額

三十五年裁大鵬營兵四十一名廣海營兵十名平海營兵一百九名碣石鎮標三營兵一百三十八名海門營兵五十名南澳鎮右營兵八十名澄海協兵三十五名春江協兵十一名龍門水師營兵二百十六名崖州營兵二十五名

四十七年撥提標遊擊一人把總一人督標千總一人撫標把總一人高州鎮守備一人往駐新設之永靖營防守

五十年又續撥督標把總一人提標千總一人撫標把總一人添入永靖營駐劄廣州府歸提督管轄

乾隆三十五年裁督標遊擊二人守備一人千總四人把總八人設龍陵營遊擊一人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

是年改永北鎮為永北營裁總兵一人遊擊一人都司一人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設參將一人又改楚姚鎮為楚雄協裁總兵一人遊擊三人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設副將一人又改曲尋鎮為曲尋協裁總兵一人遊擊二人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設副將一人

三十八年設元江營守備一人把總二人又裁景蒙營參將一人守備一人改設都司一人

四十年改龍陵營為龍陵協增設都司一人把總二人

是年改騰越協為騰越鎮增設都司一人守備二人千總四人把總六人改永順鎮為永昌協裁遊擊一人都司一人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

又改楚雄協為楚雄營裁副將一人守備一人千總二人把總四人設遊擊一人

四十二年裁景蒙營都司一人改設遊擊一人

四十四年裁永昌協守備一人增設維西協守備一人

四十七年將廣羅協副將一人都司一人移駐楚雄改為楚雄協又將楚雄營遊擊一人守備一人移駐廣羅改為

廣西營

乾隆三十五年裁古州鎮標兵一百五十名撥荔波營兵四十名入上江營撥朗洞營兵五十名入下江營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兵類七

兵略一

通典 三皇無爲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興所謂大刑用甲兵而陳諸原野於是有補遂之戰阪泉之師若制得其宜則治安失其宜則亂危商周以前封建五等兵徧海內强弱相并秦氏削平罷侯置守歷代因襲委政郡縣緬尋制度可采唯有漢氏足徵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轉居三輔陵邑以爲强幹弱枝之勢也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事則省雖衞霍之勳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斯誠得其宜也其後若王綱解紐主權外分藩翰既崇衆力自盛問鼎輕重無代無之如東漢之董卓袁紹晉之王敦桓元宋謝晦劉義宣齊陳顯達王敬則梁侯景陳華皎後魏爾朱榮高歡之類是矣斯誠失其宜也國朝李靖平突厥李勣滅高麗侯君集覆高昌蘇定方夷百濟李敬元王孝傑婁師德劉審禮皆是卿相率兵禦戎戎平師還並無久鎭其在邊境唯明烽燧審斥候立障塞備不虞而已實安邊之良算爲國家之永圖元宗御極承平歲久天下乂安財殷力盛開元二十年以後邀功之將務恢封略以甘上心將欲蕩滅奚契丹翦除蠻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寵錫云極驕矜遂增哥舒翰統西方二師安祿山統東北三師踐更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罄爲祿秩於是驍將銳士善馬精金空於京師萃於二統邊陲勢强既如此朝廷勢弱又如彼姦人乘便樂禍覬欲脅之以害誘之以利祿山稱兵內侮未必素蓄凶謀是故地逼則勢疑力侔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也昔漢祖分裂土地封建王侯吳芮獨卑弱而忠韓彭皆强大而悖賈誼覩七國之盛獻書云治天下者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若憚而不能改作末大本小終爲禍亂文景因循莫革遂致誅錯之名向使制置得其適宜諸侯孰不信順姦謀邪計銷於胸懷豈復有干紀作亂之事乎語曰朝爲伊周夕成桀跖形勢驅之而至此矣又兵法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用當先之以中和後之以材器或未馴其性苟求其用授以銛刃委之專宰刑權一去物情隨之噬臍之喻不其然矣夫戎事有國之大者自昔智能之士皆立言作訓其

文瀾書局石印

勝也或驗之風鳥七曜或參以陰陽日辰其教陣也或目以天地五行或變為龍蛇鳥獸人之聰穎方列軒晃知吉凶冠婚之禮習慶弔俯仰之容稍或非精則乖常度故仲尼入廟每事皆問是必不免有所失也矧其萬千介夫出自閭井若使心存進退之令耳聽金鼓之聲手候擊刺之宜足趨鵝鸛之勢隨地形而變陣颷馳電發之疾因我便而乘敵勝負頃刻之間事繁目多應機循古得不令衆心繫名數而無暇安能奮勇銳而爭利哉以愚管窺徒有其說只恐雖教亦難必成然其訓士也但使聞鼓而進聞金而止坐作舉措左旋右抽識旗幟指麾習器械利便斯可矣其撫衆也有吮癰之恩投醪之均挾纊之感行令之必斯可矣此乃用無弱卒戰無堅敵而況以直伐曲以順討逆者乎若以風鳥可徵則謝艾梟鳴牙旗而克麻秋宋武麾折沈水而破盧循若以日辰可憑則鄧禹因癸亥克捷後魏乘甲子勝敵略舉一二不其證歟似昔賢難其道神其事令衆心之莫測俾指顧之皆從語有之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謂得兵術之要也以為孫武所著十三篇旨極斯道故知往昔行師制勝誠當皆精其理今輒捃摭與孫武書之義相協并頗相類者纂之庶披卷足見成敗在斯矣

敘兵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人與上下同意也故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人不佹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敗而況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易見也凡用兵之法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衆舉矣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頓兵挫銳力屈貨殫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者也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不盡知用兵之害者不能得用兵之利也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之縻軍不知軍中之事而欲同軍中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欲同三軍之任則軍覆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

甲兵之用其來尚矣周因井田以定兵賦夏官司馬掌軍政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講武習藝無闕於時以九伐之法正邦國憑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此禁暴靖民之大略也洎周衰齊晉吳楚迭爲霸國更相吞滅以至七雄秦因四代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牙爪禽獵六國以幷天下漢文帝時匈奴屢入寇晁錯上書論備邊之要宋文帝元嘉中每歲爲後魏侵境令朝臣博議何承天陳備邊之要其大略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增岨防三曰纂偶車牛以飭戎械四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闕

續通典唐李筌太白陰經曰兵之興也有形有神旗幟金鼓依於形智謀計事依於神戰勝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虛實變化神之功而用在形觀形不見其神不知其事是以曳柴揚塵形其衆也減竈滅火形其寡也勇而無剛嘗敵而速去之形其退也斥山澤之險無所不致形其進也油幕布帔冠諸樹株形其强也偃旗卧鼓寂若無人形其弱也故曰兵形象陶人之埏土鳧氏之冶金爲方爲員或鼎或鐘土金無常性因功以爲名戰陣無常勢因敵以爲形形不因神不能爲變化神不因敵不能爲智謀

宋時禁兵縈冗更戍絡繹天下困於供億蘇軾因應詔獻策論之一曰定軍制二曰練軍實許洞虎鈐經曰古法曰散地無戰散地者境內地土也士卒顧家其意未專不可戰也輕地則止入敵地尙淺士卒意未堅不可以進敵當自堅其心也爭地則無攻山谷險隘之口以弱勝强以少擊衆之地也交地則無絕俱可進退之地不可以兵絕之衢地則合交有路往來我可以結交于諸侯也重地則掠深入敵境士卒意已堅固可以掠取財物圍地則謀士卒困於險隘屬則兵弱持久則糧食乏絕則當用謀以免難死地則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糧食乏絕進退守備皆無所利當此祇得死戰也戰貴地利然則地利不可不用也但臨時觀其用何如耳兵家之利利在變通之機觀其順逆夫興師之際先採敵將才不才設若敵將不能以兵法使衆惟以勇敢爲己任我則順古法以待之也或敵將善用古法我則逆古法以待之也

金章宗嘗謂宰臣曰人有以八陣圖來上者其圖果何如朕嘗觀宋白所集武經具載攻守之法亦多難行右丞相清臣曰兵書一定之法難以應變本朝行兵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爲奇以奇爲正故無往不克帝曰自古用兵亦不出奇正二法且學古兵法如學弈棊未能自得於心欲用舊陣勢以接敵疎矣敵所應與舊勢異則必不可支第武經所述雖難遵行然知之猶愈於不知耳

收衆

通典　後漢建安中劉表爲荊州牧（今江陵郡）劉備時在荊州衆力尚少諸葛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劉荊州令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言其計故表衆遂强

續通典　唐李抱眞領昭義軍留後密揣山東道有變上黨且當兵衝乃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簿而試之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皆善射抱眞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之鄉丁得成卒二萬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天下稱昭義步軍冠諸軍又馬燧帥河東以兵力單弱募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居一年得兵二萬造鎧必短長三制稱士爲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戰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器用完鋭威震北方

宋种世衡守環州初至青澗嘗課吏民射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射中輒釋之或因中否而予奪其所事人人自勵皆精於射由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又張浚曉諭民間招軍一百人與補下班祗應招軍二百人與補進武校尉招軍三百人與補承信郎已上各有差等令不兩月軍致數萬

遼太祖天贊元年以戶口滋繁糺轄疎遠分北達盧額爲二部立兩節度以統之三年西征党項等國俘獲不可勝紀四年又親征渤海天顯元年滅渤海國地方五千里兵數十萬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盡有其衆自此益强大莫之能禦矣

金舊無鐵景祖時鄰國有以甲冑來鬻者必傾貲厚價以與貿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鐵既多因之以修弓矢備器械諸部來附者衆景祖收而團練之兵勢於是漸振矣至穆宗將伐蕭哈里募兵得千餘人女直兵未嘗滿千至是太祖勇氣百倍曰有此甲兵何事不可圖也

元星濟奉詔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賊據池陽號百萬太平官軍止有三百人衆皆欲走星濟曰汝等皆有妻子財物縱逃其可免乎乃貸富人錢募人爲兵一日得三千人軍聲大振遂復池州

選擇附

通典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兵士將戰身貌尫弱不勝衣甲又戎具所施理須堅勁須閒取强兵并令試練器仗兵須勝舉衣甲器仗須徹札陷堅須取甲試令斫射然後取中

續通典唐郭子儀率朔方兵破史思明於藁城南攻趙郡擒賊四千還常山思明更以衆數萬尾軍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引去乘之再破於沙河又李愬募死士三千人爲突將自教之

五代周世宗即位旣敗北漢兵於高平謀肅軍政乃命大簡諸軍精鋭者升之上軍羸者斥去之詔募天下壯士咸詣闕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士由是士卒精强所向皆捷

宋韓世忠與岳飛並置背嵬軍皆勇鷙絶倫者故俱能以少擊衆又淮東制置使許國檄趙葵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葵曰請視兩路之兵别其精鋭君侯留二萬於帳前敵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兵來閱而君董之旣足示衆亦可選鋭葵曰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豈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争於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强壯遣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鋭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單弱徒啟敵心不聽卒敗

遼凡舉兵皇帝親點將校又選勳戚大臣充行營兵馬都統副都統都監各一人又選諸軍兵馬尤精鋭者三萬人爲護駕軍又選驍勇三千人爲先鋒軍又選剽悍百人以上爲遠探攔子軍故兵無不善戰者

金選弩手之制先以營造尺度杖其長六尺立之謂之等杖取身與杖等能踏弩至三石鋪弦解索登踏閑習射六箭皆上垜内二箭中貼者又選親軍取身長五尺五寸善騎射者明安穆昆以名上兵部移點檢司宣徽院試補之

明韓雍討峒賊最强方設策進勦新會縣丞陶魯自請征雍曰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爲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從之魯乃標約式令曰有力能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比於式者二百五十八人曰未也復募數日始定魯乃爲别將日操練陣法椎牛犒軍甘苦共之士争願爲死卒以先登

大破賊又蜀盜藍鄢叛僉事馬昊佐治兵甫至閱所部曰將不知兵若何求勝擇驍勇才力千人分四隊隊立長會賊來逼城昊夜出百騎舉炮擊賊賊營亂自蹈藉昊悉兵從後乘之斬首四千級再前遇賊賊方陣於左而伏兵於右爲應昊以正兵當左乃身與百騎直擣伏賊驚潰趨左左陣亦潰遂合兵縱擊火其柵大破之

立軍 通典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　管子言於齊桓公曰欲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爲之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有守圍之備矣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令焉三分齊國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之里以爲三軍擇其賢人使爲里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於是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同居長同游祭祀同福死喪同卹禍福同憂居處同樂行作同和哭泣同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　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爲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陳各減一人以爲一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一說凡立軍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二隊爲官二官爲曲二曲爲部二部爲校二校爲裨二裨爲軍　大唐衞公李靖兵法曰諸大將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即分爲七軍如或

中軍四千人內取戰兵二千八百人計五十六隊　戰兵內弩手四百人　弓手四百人　馬軍千人跳盪五百人　奇兵五百人

左右虞候各一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千九百人共計七十六隊　戰兵內每軍弩手三百人　弓手三百人　馬軍五百人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左右廂各二軍軍各二千六百人各取戰兵千八百五十人　戰兵內每軍弩手二百五十人　弓手三百人

馬軍五百人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馬步通計總當萬四千共二百八十隊當戰餘六十八人守輜重諸圍三徑一尺寸共知復造幕尺丈已定且以二萬人為軍四千人為營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廂四軍共六總管各一千人為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橫列十八六面拔中軍六總管下各更有兩營其虞候兩營兵多外面逐長二丈七口幕橫列十八口幕四總管有營外面逐長二十二口幕橫列各十八口幕四步下計當千一百三十六步又有十二營街各別闊十五步計當百八十步通前當千三百十六步以圍三徑一取中心豎徑當四百二十九步以下下營之時先定中心卽向南北東西各步二百十四步並令南北東西及中心標端四面既定卽斜角更安四標準南北令端從此以後分擘配營極易計二萬兵除守輜重六千人馬軍四千人步兵令當二百隊別取六步三尺六寸地併衞塞總盡若地土寬廣不在賊庭卽五步以上下幕準算折若地狹安置不得卽須逐角長斜算計尺寸一依下營法凡以五十人為隊其隊內兵士須結其心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結為一小隊又合三小隊得意者結為一中隊又合五中隊為一隊餘又五人押官一人隊頭執旗一人副隊頭一人左右傔旗二人卽充五十至於行立前卻當隊並須自相依附如三人隊失一人者九人隊失小隊二人者臨陣日仰押官隊頭便斬不救人陳散計會隊內少者勘不救所由斬

今制附　每軍大將一人副二人判官二人典四人總管四人子將八人執鼓十二人吹角十二人司兵司倉司騎司冑城局各一人每隊五十人押官一人隊頭一人副二人旗頭一人副二人火長五人纛大將六口中營建出引軍門旗二口色紅八幅出前列門鎗二根以豹尾為刃槖出居紅旗後止居帳門前左右五方旗五口中營建出

文瀾書局石印

隨六纛後在營亦於纛後隨方而建嚴警鼓十二面營前左右行隊列各六面在六纛後角十二具於鼓左右各列六具以代金隊旗二百五十口尚色圖禽獸與本陳同五幅認旗二百五十口尚色圖禽獸與諸隊不同各自為誌認出居隊後恐士卒交雜陳將門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紅恐亂大將陳將鼓百二十五面恐設疑警敵用

續通典唐高祖初起開大將軍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曰萬年道長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華州道甯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涇州道宜州道皆置府三年更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元戈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甯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豳州道為招搖軍西麟州道為苑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耕戰以軍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武騎排䂍手步射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以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亦月上

宋立禁軍廂軍分隸殿前侍衛總管司而籍藏樞密院凡召募廩給訓練屯戍選補之政皆樞密院掌之禁軍者天子之衛兵也以守京師備征戍總於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升為上軍老弱怯懦置剩員以處之廂軍者諸州之鎮兵也建隆初詔選州兵壯勇者悉部送京師以備禁衛餘留本城以給役使又選彊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

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矣

遼太祖以德哷部受禪析本部爲五院六院統以皇族而親衛缺然乃立鄂爾多法分州縣籍戶丁以建宮衛宏義宮騎軍六千長寧宮騎軍五千永興宮騎軍五千積慶宮騎軍八千延昌宮騎軍二千彰愍宮騎軍一萬崇德宮騎軍一萬興聖宮騎軍五千延慶宮騎軍一萬太和宮騎軍一萬五千永昌宮騎軍一萬敦睦宮騎軍五千文忠王府騎軍一萬十二宮一府自上京至南京總要之地各置提轄司重地每宮皆置內地一二而已入則居守出則扈從有兵事則五京二州各提轄司傳檄而集不待調發州縣部族十萬騎軍已立具矣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隸兵籍每正軍一名馬三匹打草穀守營鋪家丁各一人人鐵甲九事馬韉轡馬甲皮鐵視其力弓四箭四百長短槍鍇䥈斧鉞小旗鎚錐火刀石馬盂粆一斗粆袋搭㲪傘各一縻馬繩二百尺皆自備

金初諸部之民無他徭役壯者皆兵平居則佃漁射獵習爲勞事有警則下令部內及遣使詣諸貝勒徵兵凡步騎之仗糗皆取備焉其部長曰貝勒行兵則稱曰明安穆昆從其多寡以爲號明安者千夫長也穆昆者百夫長也穆昆之副曰富埒琿士卒之副從曰伊勒希太祖收國二年以兵二千五百破耶律色實始命以三百戶爲穆昆穆昆十爲明安繼而諸部來降率用明安穆昆之名以授其首領而部伍其人出河之戰兵始滿萬而遼莫敵矣及來流鴨水鐵驪布德古之民皆附東京既平山西繼定內收遼漢之降卒外籍部旗之健士以北部百三十戶爲一穆昆諸州漢人六十五戶爲一穆昆親信之臣並領所部爲明安世宗以上京地廣而腴出府庫錢以濟行賚牛畜遷率境一明安和囉噶二明安二十四穆昆以實之多易置河北山東所屯之舊括民地而爲之業戶頒牛而使之耕畜甲兵而爲之備乃大重其權授諸王以明安之號或新置者特賜之名

元世祖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統之初有蒙古軍特默齊軍蒙古軍皆國人特默齊軍則諸部族也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盡僉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鬭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既平中原發民爲卒是爲漢軍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其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乣軍契丹軍女直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畲軍則皆

不出戍他方者蓋鄉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炮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達爾罕軍明初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征伐則命將充總兵官調衛所軍領之既旋則將上所佩印官軍各回衛所京軍設三大營一曰五軍一曰三千一曰神機居常五軍肄營陣三千肄巡哨神機肄火器大駕征行則大營居中五軍分駐步內騎外騎外為神機神機外為長圍周二十里樵採其中自成祖至宣宗皆以東營制勝焉景帝時兵部尚書于謙建議以三大營各為教令臨期調撥兵將不相習乃請於諸營選勝兵十萬分十營團練每營都督一號頭官一都指揮二把總十領隊一百管隊二百於三營提督中推一人充總兵官以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人為提督出征即令原都督等統領之

論將 通典 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故知兵之將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將者國之輔輔周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春秋時楚圍宋晉侯將救之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終勝楚於城濮

戰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孝成王使趙奢之子為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人若膠柱而鼓瑟耳此子徒能讀其父奢書使傳之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奢子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其母問奢奢曰兵死地也而乃易言之趙若以為將破趙軍者必是兒也及是其母上書具言不可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此兒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買之王以為如其父且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矣其母因曰卽有不稱妾得無隨罪乎王許諾之遂與秦軍戰死軍敗數十萬眾降秦秦悉坑之

漢文帝時匈奴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帝以問馮唐安得廉頗李牧為將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

乘轂騎萬三千疋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會趙王遷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謂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吏削其爵罰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文帝悅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漢武帝以李廣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不識故與廣俱當屯邊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幕府省約文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而無以禁其士卒亦佚樂咸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後漢末曹公征張魯於漢中使張遼與樂進李典等將千餘人守合肥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主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云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軍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死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明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遼叱權權不敢動遙見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朝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攻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之幾復獲權

續通典唐李勣統兵與李靖合攻突厥勣曰頡利得度磧保九姓卒難以定若約齎薄之不戰可縛矣靖從之率眾夜發勣先勒兵屯磧口頡利奔不能度遂降太宗曰煬帝不擇人守邊築長城以勞中國我用勣守并突厥不敢南賢於長城遠矣又太宗征遼薛仁貴著白衣自標幟持戟腰鞬兩弓所向披靡敵遂奔潰帝召仁貴曰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閫外莫如卿者吾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遷右領軍中郎將後以罪除名未幾拜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突厥問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皆下馬羅拜

宋范仲淹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令諸將領之寇至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致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分番禦敵元昊聞之相戒勿犯

金宗弼再伐江南以酈瓊素知南方山川險易召至軍與計事瓊從容語同列曰瓊嘗從大軍南伐每見元帥國王親臨陣督戰矢石交集而王指麾三軍意氣自若用兵制勝皆與孫吳合可謂命世雄材矣至於親冒鋒鏑進不避難將士視之孰敢愛死宜其所向無前日闢國千里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用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爲己功斂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何能整軍而經武耶眾以爲確論

明章溢侍太祖因問征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可必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由浦城取建寧此尤萬全計也太祖喜立詔文忠督師閩中

搜才附

通典選士之科沈謀密略出人者詞辯縱橫能移奪人之性情堪辯說者能往來聽言語覽視四方之事軍中之情僞日列於前者能得敵之主佐門廬請謁之情堪間諜者能知山川險易行止形勢利害遠近井泉水草逕路迂直堪鄉導者巧思出入製造五兵及攻守器械者引彊徹札戈鋌劒戟便於利用挺身捕虜搴旗斬將堪陷陳者蹻捷若飛踰城越塹出入無形堪窺覘者蹻起嬌反覘甘厭反往返三百里不及暮至者破格舒鉤或負六百斤行五十步四百斤行百步者推步五行瞻風雲氣候轉式多言天道詭說陰陽者罪犯者父子兄弟破執仇者貧窮忿怒者欲快其志者贅壻人虜欲昭迹揚名者

續通典唐李筌太白陰經曰有深沉謀慮出人意表者名曰智囊之士有辭縱理橫飛箝捭闔能移人之性奪人之心者名曰說辭之士有得敵國君臣門閭請謁之術者名曰間諜之士有知山泉水井次舍道路迂直者名曰鄉導之士有制造五兵攻守利器奇變詭譎者名曰伎巧之士有引五石之弓矢貫重鎧戈矛劍鉞便於利用陸搏犀兕水攫黿鼉跳身捕敵搴旗摭鼓者名曰猛毅之士有立乘奔馬左右超忽踰越城堡出入廬舍而無形迹者名曰蹻捷之士有往返三百里不及夕者名曰疾足之士有力負三百六十斤行五十步者名曰巨力之士有步五行運三式多言天道詭說陰陽者名曰伎術之士

宋許洞虎鈐經曰今之取人率求其多學而舍其偏技非良術也兵家所利隨其短長用之也精銳者使鬬果敢者使攻沉毅而性執者使據阻險輕捷者使誘敵剛愎者使當鋒利口喋喋者使用間善竊者使盜號探敵惡言者使揚毀詈罵奇才異識者使預謀論深識大度者使安衆志倔強多力者使斬關榛莽善隨地形結構者使度樹營柵諳山澤高下水泉之利者使詳地狀妖言詐辭善張皇鬼神推衍天命者使揚聲惑衆以動敵心善擇地勢平險知往來細大之蹊路者使通儲糧奇辭偉辯能駕虛矜大者使奮振威德耳目聰明善探敵情者使伺候奸僞敏才健筆者使主牋檄明七曜休咎者爲懸數之士善占風雲氣候者爲候風氣之士曉六壬遁甲者爲選日之士善蓍龜者爲卜筮之士人醫須二十以上以兵數增之獸醫亦如人醫之數大將軍推通材者與之參議可否故我大衆之內無棄人焉人無所棄斯動則有功矣

明金幼孜北征錄曰正兵之外復收諸色材技分爲二十八將一辭說將招善游談辯說者充一間諜將招善探聽事務者充一鄉導將招曾歷內外道路者充一伏兵將招善搜伏隱路者充一營寨將招善辨形驗勢者充一聽望將招耳聾目瞽者充（聾者專於望瞽者專於聽）一偷劫將招善攻營襲寨者充一潛身將招善無火夜行者充一輕捷將招善上竿立索者充一樓閣將招善緣牆上壁者充一窟穴將招善穿窟穴者充一烟火將招善飛烟走炮者充一毒藥將招善修合藥餌者充一醫人將招善醫人病者充一醫馬將招善醫馬病者充一波濤將招善弄潮泛水者充一洋海將招識海道者充一風雲將招善辨風驗雲者充一孤虛將招善鑽龜揲易六壬太乙者充一游獵將招善羅弋

禽獸籠檻教使者充一鋒刃將招善煉鋼團鐵者充一觔角將招善製弓弩者充一皮革將招善薰皮雙線者充一樓櫓將招善斤斧繩墨者充一油漆將招善煎油髹漆者充一機杼將招善機織錦羅者充一丹青將招善揮染繪畫者充一機巧將招善雕鐫裝塑者充二十八將各置隊伍教以本色材技兼習武藝戰鬭

法制附 通典孫子曰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卒已附親而罰不行者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人者也令素行則人服令素不行則人不服令素信著者與衆相得也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鼓鐸視不相見故為旌旗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

太公曰教戰之法必申三伍之令教其操兵起居進止旌旗指麾陳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列而合之絕而解之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宜無絕人馬之力令吏士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之衆大戰之法百萬之師故能成大功也又覆軍誡法曰諸軍出行將令百官士卒曰某日出某門吏士不得刈稼穡伐樹木殺六畜掠取財物姦犯人婦女違令者斬又曰凡行軍吏士有死亡者給其喪具使歸而葬此堅軍全國之道也軍人被瘡即給醫藥使謹視之醫不即治視鞭之軍夜驚吏士堅坐陳將持兵無讙譁動搖有起離陳者斬軍門常交戟讙出入者若近敵當譏呵出入者三略曰軍中巫祝不得與軍人卜筮吉凶為其誤惑軍士也

周末吳王闔閭以孫武為將而謂武曰可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人百八十八武分為二隊以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武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武又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子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人食不甘味勿斬也武曰臣既已受命而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

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者於是武使使報吳王曰兵既整齊王試下觀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子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武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率以為將西破楚入郢北威齊晉

晉伐齊阿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平仲薦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景公以為將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中所重者以監軍乃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暮時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大夫親戚送之故留也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外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縣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莊賈以徇三軍士皆震慄燕晉之師聞之悉引而歸皆復反所侵之地

吳起敎戰法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厮養智者為謀士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戰陳三鼓趣食四鼓白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孫臏曰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敵虛背三曰追散亂擊四曰迎敵擊後使敵奔走五曰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曰敗其津關發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聚虛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係纍其子弟此十者騎戰利也夫騎者能離能合能散能集百里為期千里而赴出入無間故名離合之兵也

後漢魏武軍令吾將士無張弓弩於軍中其隨大軍行其欲試調弓弩者得張之不得著箭犯者鞭二百沒入吏不得於營中屠殺賣之犯令沒所賣及都督不糾白杖五十始出營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行三里辟矛戟結幡旗止鼓將至營舒幡旗鳴鼓至營訖復結幡旗止鼓違令者髡翦以徇軍行不得斫伐田中五果桑柘棘棗　船戰令曰雷鼓一通吏士皆嚴再通什伍皆就船整持櫓棹戰士各持兵器就船各當其所幢幡旗鼓各隨將所載船鼓三通鳴大小戰船以次發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後不得易違令者斬　步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悉裝再通騎上馬

步結屯三通以次出之隨幡住者結屯住幡後聞急鼓音整陳斥候者視地形廣狹從四角而立表制戰陳之宜諸部曲者各自安部陳兵疏數兵曹舉白不如令者斬兵若欲作陳對敵營先白表乃引兵就表而陳臨陳皆無讙譁明聽鼓音旗幡麾前則前麾後則後麾左則左麾右則右麾不聞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斬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有不進者什長殺之什長有不進者都伯殺之督戰部曲將拔刃在後察違令不進者斬之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臨戰兵弩不可離陳離陳伍長什長不舉發與同罪無將軍令有妄行陳間者斬臨戰陳騎皆當在軍兩頭前陷陳騎次之遊騎在後違令髡鞭二百兵進退入陳間者斬若步騎與賊對陳臨時見地勢便欲使騎獨進討賊者聞三鼓音騎特從兩頭進戰視麾所指聞三金音還此但謂獨進戰時也其步騎大戰進退自如法吏士向陳騎馳馬者斬吏士有妄呼大聲者斬追賊不得獨在前在後犯令者罰金四兩士將戰皆不得取牛馬衣物犯令者斬進戰士各隨其號不隨號者雖有功不賞進戰後兵出前前兵在後雖有功不賞臨陳牙門將騎督明受都令諸部曲都督將吏士各戰時校督部曲督住陳後察凡違令畏懦者有急聞雷鼓音絶後六音嚴畢白辨便出卒逃歸斬之一日家人弗捕執及不言於吏盡與同罪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軍將伍旗各準方色赤南方火白西方金皁北方水碧東方木黃中央土土既不動用為四旗之主而大將行動持此黃旗於前立如東西南北有賊各隨方色舉旗當方面兵急須裝束旗向前亞方面兵急須進旗正豎即住臥即迴審細看大將軍所舉之旗須依節度諸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其大總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子總管則立四旗以上行則引前住則立於帳側統頭亦別給異色旗擬臨陳之時則辨其進退駐隊等旗別樣別造令引輜重各令本軍營隊識認其旗如兵數校多軍營復眾若以異色認旗遠看難辨即每營各別畫禽獸自為標記亦得不然旗身旗腳但取五方色迴互為之則更易辨唯須營營自別務使指麾分明（凡將出師其旗旗切須堅牢若或傾側眾生異議也）諸教戰陳每五十人為隊從營各捨槍幡至教場左右廂各依隊次解幡立隊隊別相去各十步其隊方十步分布使均其駐隊塞空去前隊二十步列布訖諸營十將一時即向大將處受處分每隔一敎定一戰隊即出向前各進五十步聽角聲第一聲絶諸隊即一時散立第二聲絶諸隊一時捺槍卷幡張弓拔刀

第三聲絕諸隊一時舉槍第四聲絕諸隊一時籠槍跪膝坐目看大總管處大黃旗耳聽鼓聲黃旗向前亞鼓角動齊唱嗚呼嗚呼齊向前至中界一時齊鬬唱殺齊入敵退敗訖可趁行三十步審知賊徒喪敗馬軍從背逐北聞金鉦動即須息叫卻行膊上架槍側行迴身向本處散立第一聲絕一時捺槍便解幡旗第二聲絕一時舉槍第三聲絕一時簇隊一看大總管處兩旗交即五隊合一隊即是二百五十人為一隊其隊法及卷幡舉槍簇隊鬬戰一依前法一看大總管處五旗交即十隊合為一隊即是五百人為一隊法及舉幡舉槍簇隊鬬戰法並依前聽第一聲角絕即散二百五十人為一隊第二聲角絕即散五十人為一隊如此凡三度即教畢諸十將一時取大將賞罰進止第三角聲絕即從頭卷引還軍又云教戰練兵中間隊須加減審看大總管處白碧兩旗交跳盪隊戰鋒隊駐隊每色三隊合為一隊添入中隊計會使稀稠均即是一百五十人為隊如不須更合隊便即交戰一準前捺槍解幡如須加兵合隊即看大總管處赤皁兩旗交諸隊各依本色又三隊合為一隊準前添入中隊使稀稠均即是四百五十人為一隊如須教戰卷幡舉槍簇隊並依前教戰了欲散還營看大總管處兩旗臥即分散卻為一百五十人隊各依舊立又兩旗臥即散五十人為一隊還依舊初立聽角聲第一聲絕一時捺槍便解幡第二聲絕一時舉槍第三聲絕一時簇隊聽還營進止如放散更聽一會角聲即依軍伍次發引還營其應前進而不進應卻退而不退應坐而不坐應起而不起應簇而不簇應散而不散應捺而不捺應卷而不卷應合隊而不合隊應擘而錯擘入他隊言語讙譁不聞鼓聲旌旗分擾疏密失所並節級科罰其教法各令子總管以下錄一本教依兵士教旗法　又曰凡控弦有二法無名指疊小指中指壓大指頭指當弦直豎中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壓句指此胡法也此外皆不入術胡法力少利馬上漢法力多利步用然其持妙在頭指間世人皆以其指末齪弦則致箭曲又傷羽但令指面隨弦直豎即脆而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十步古人以為神而祕之胡法不使大指過頭指亦為妙爾其執弓欲使把前入陋把後當四指本節平其大指承鏃卻其頭指使不得則和美有聲而俊快也射之道備矣　弩古有黃連百竹八擔雙弓之號今有絞車弩中七百步攻城拔壘用之擘張弩中三百步戰用之馬弩中二百步馬戰用之弩張遲臨敵不過一二發所以戰陳不便於弩非弩不利於戰而將用於弩也可不雜於短兵當別為隊攢箭注射

則前無立兵對無橫陳復以陳中張陳外射番火輪迴張而復出射而復入則弩不絕聲敵無薄我夫置弩必處其高爭山奪水守隘塞口破驍陷果非弩不克教法令曰張弩丁字立當弩八字立高揎手揎音宣屈衫襟左手承撞右手迎上當心看張張有闊狹右髀右膊還復當心安箭高舉射敵遠擡弩頭敵近平身放敵在左迴身放敵在高上擎腳放放箭訖喝殺卻掣拗喝尾覆弩還著地夫軍城及野營行軍在外日出日沒時撾鼓千搥撾陟瓜反三百三十三搥爲一通鼓音止角音動吹十二聲爲一疊角音止鼓音動如此三角三鼓而昏明畢之每營中兩廂置土馬十二疋大小如常馬具鞍令士卒擐甲冑櫜音高弓矢佩刀劍持矛楯左右上下以便習其事

續通典唐貞觀初練兵之制每歲季冬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之在府者分步隊騎隊左右相距百步各執矟幡刀旗擊鼓則進聞金則却以吹角始以吹角止因縱獵獲各入其入至開元中以仲冬月講武前期所司于都門外除地爲場爲和門墠地爲營埒立表爲進退之節至日將士集依方色建旗東西成列吹角三通聽誓於大將軍鼓鳴旗舉士衆趨進東軍鼓而舉青旗爲直陣西軍亦鼓而舉白旗爲方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赤旗爲銳陣東軍亦鼓而舉黑旗爲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爲圓陣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爲直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爲方陣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爲銳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爲曲陣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爲圓陣以應之凡陣遞爲主客先舉爲客後舉爲主五變而畢事步軍畢乃講騎軍進止如之後詔府兵六歲一簡自彍騎羽林之軍設擇材勇者頗習弩射亦以試士及第者有賞元宗講武驪山以虧失軍容詔斬兵部尚書郭元振坐之纛下宰相張說諫曰元振推戴上皇有大功得免死流新州禮儀使唐紹草軍儀有失斬之諸軍震恐失序惟薛訥解琬軍不動帝召至慰勞又李光弼代郭子儀鎮朔方麾幟仍舊號令一新會帥兵東出大將張用濟稍逗遛立斬之諸將畏服用命

五代漢將史弘肇御衆嚴整將校少不從命即撾殺之士卒犯民田及繫馬于樹者皆斬軍中畏服

周世宗與北漢戰右軍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世宗親冒矢石擊敵却之歸即收愛能徽及軍士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將士股栗所至克捷

宋初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勇者升上軍怯弱者爲剩員並詔諸州長吏精練部兵送闕下仍日習之習法以鼓聲爲節騎兵五習步兵四習閱陣畢令解鐙以弓弩射營製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騎兵只射九斗至七斗弓畫的五暈去的二十步引滿發中者視暈數論賞騎兵帶甲射不能發矢者奪所乘馬與本營藝優士卒後又立挽强蹠硬射格以春秋大教弓射夏三月只習短兵咸平中閱侍衛兵二十萬於東武村步騎交屬左右相向都指揮執方旗以節進退使八子兩陣中執旗登候臺應之初舉黃旗諸軍旅拜次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旗動鼓作諸軍士皆三挑而後退次舉白旗諸軍拜遂舉黑旗以振旅軍于左者彎右陣右者彎左陣而還熙寧五年以蔡挺衙校陣法頒諸路五伍爲隊五隊爲陣陣橫列騎兵二隊亦五伍列之東草爲人射爲中者有賞馬步軍皆前三行鎗刀後二行弓弩隊中附虎蹲弩牀子弩各一具射與擊刺迭出以鼓爲節聞金卽退其八馬强者預隱隊中遇有用處則別出爲奇南渡後專習制禦鐵騎推鋒破敵之法習全副執帶出入短樁神臂弓長柄膊刀馬射穿甲施用棍棒每營揀二十八閱習放炮排日就營教閱每軍各置旗號前軍緋旗鳥爲號後軍皁旗龜爲號左軍青旗蛟爲號右軍白旗虎爲號中軍黃旗神人爲號又別以五色物號制招旗分旗舉招旗則五軍以旗相應合而成陣舉分旗則五軍以旗相應分而成隊左右前却或分藏爲伏或分出爲奇皆舉旗爲號更鳴小金應鼓備瞻望不及者預約伏藏之所緩鳴小金卽止急鳴應鼓卽奇兵出陣趨戰急鳴小金卽伏兵盡出其春秋大校皆依此法乾道四年十月大閱于茅灘教場先期修築將壇至日三衙管軍與各軍統制統領將佐全裝披帶率三司馬步軍兩忠毅軍寨馬軍各執弓鎗帶刀斧齊集視黃旗舉中軍鳴角馬步軍簇隊連三鼓馬軍上馬步人擐起旗槍四鼓舉白旗中軍鼓聲應變方陣爲備敵之形別高一鼓步軍四向如遇敵且戰且前馬軍出陣如交鬭再高一鼓各分歸本位五鼓舉黃旗變圓陣如自環固又三鼓舉赤旗變銳陣魚貫斜列如衝敵再舉青旗變直陣中間節次皆如方陣鳴金收隊重三鼓馬軍上馬步人齪落擊刺中節仍鳴角簇隊步人分東西引拽馬軍交頭隨隊呈試驍銳大刀繼而進試車砲烟槍各藝訖鳴金收軍先是熙寧中趙高言大閱陣隊且以萬二千五百人爲法旌旗麾幟各隨方色仍依唐李靖結隊之式稍爲變動每一大隊合五中隊五十人爲之中隊

合三小陣九人爲之小隊合三人爲之皆令自擇其心意相得者又選壯勇善鎗者一人爲旗頭令自擇如己藝心相得者二人爲左右傔自選勇悍者一人爲引戰選軍校一人執刀在後爲擁隊凡隊內一人用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中隊應援中隊用命大隊應援大隊用命小隊應援如觀望不赴救致有失者本隊委擁軍校次隊委本轄校將審勘所由斬之其不可救與不能救者不坐用法精密後用張誠一李憲等效李靖六花陣法教演七軍曰營曰陣止爲營行爲陣營則正陣則奇至湻熙間又立槍手射鐵簾賞格槍手以竄刺中多少爲十二等支銀兩高下有差射鐵簾以步數遠近犒賞緡錢有差又岳飛討楊么統制任士安不稟前帥令致軍無功鞭之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乃挑賊併攻伏兵四起擊賊走之孟宗政權棗陽軍初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孟珙以元兵至三川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斬以徇由是諸將稟命惟謹

遼制鑄金魚符調發軍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軍所舍有遠探攔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凡舉兵帝率羣臣祭告天地日神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諸陵及木葉山神乃詔諸道徵兵惟南北奚王東京渤海兵馬燕京統軍兵馬雖奉詔未敢發兵必以聞上遣大將持金魚符合然後行始聞詔攢戶丁推戶力覆籍齊衆以待自十將以上次第點集軍馬器仗符至兵馬本司自領使者不得與惟再共點軍馬訖又以上聞量兵馬多少再命使充軍主與本司互相監督又請引五方旗鼓然後皇帝親點將校選士卒其南伐點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鴛鴦泊及行並取居庸關曹王峪白馬口古北口阿達木口松亭關榆關等路將至平州幽州境又遣使分道催發不得久駐恐踐禾稼出兵不過九月還師不過十二月皇帝親征留親王一人在幽州權知軍國大事既入南界分爲三路廣信軍雄州權知各一駕必由中道兵馬都統護駕等軍皆從各路軍馬遇縣鎮即時攻擊若大州軍必先料其虛實可攻次第而後進兵至宋北京三路兵皆會以議攻取及退亦然三路軍馬前後左右有先鋒遠探子馬各十數人在先鋒前後欄二十餘里全副衣甲夜中每行十里或五里少駐下馬側聽有無人馬之聲有則擒之力不可敵飛報先鋒齊力攻擊如有大軍走報主帥敵中虛實動必知之軍行當道州城防守堅固不可攻擊引兵過之恐敵人出城邀

阻乃圍射鼓譟詐爲攻擊敵方閉城固守前後無阻引兵進分兵抄截使隨處州城隔絕不通孤立無援所過大小州城至夜恐城中出兵突擊及與鄰州計會軍馬甲夜每城以騎兵百人去城門左右百餘步被甲執兵立馬以待兵出力不能加馳還旬集衆兵與戰左右官道斜徑山路河津夜中並遣兵巡守其打草穀家丁各衣甲持兵旋團爲隊必先砍伐園林然後運土木塡壕塹又於本國州縣起漢人鄉兵萬人隨軍專伐園林塡道路御寨及諸營壘惟用桑柘梨栗軍退縱火焚之敵軍既陣料其陣勢小大山川形勢往回道路救援捷徑漕運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後于陣四面列騎爲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爲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則諸隊齊進若未利引退第二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諸道皆然更退迭進敵陣不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憊又令打草穀家丁馬施雙帚因風疾馳揚塵敵陣更互往來敵既飢疲目不相覩可以取勝若陣南獲勝陣北失利主將在中無以知之則以本國四方山川爲號聲以相闘得相救應若帝不親征重臣統兵不下十五萬衆三路往還北京會兵進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行事次第皆如之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不命都統止遣騎兵六萬不許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但於界外三百里內耗蕩生聚不令種養而已軍入南界步騎車帳不循阡陌二道將領各一人率欄子馬各萬騎支散游奕百十里外更迭覘邏及暮以吹角爲號衆即頓舍環繞御帳自近及遠折木稍屈爲弓子鋪不設鎗營塹柵之備每軍行鼓三伐不問晝夜大衆齊發未遇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敵乘新羈馬蹄有餘力成列不戰退則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冒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齎散而復聚善戰耐寒此兵之所以強也準布達爾罕叛命耶律仁先爲西北路招討使許便宜從事仁先嚴斥堠扼敵衝懷柔服從庶事整飭達爾罕來寇仁先擊敗之

金用兵之制戈爲前行號曰硬軍弓矢在後設而不發非五十步不射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輒不可出人攜不滿百隊伍之法五十百千皆有長五長擊柝十長執旗百長挾鼓千長則旗幟金鼓悉備五長戰死四人皆斬十長戰死五長皆斬百長戰死十長皆斬凡爲將自執旗人視其所向而趨自主帥至步卒皆自馭無從者國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即漫滅之人不聞聲其密如此將行軍大會而飲使人人獻策主

帥聽而擇焉其合者卽爲將任其事師還又大會閱有功高下賞之以金若干舉以示衆或以爲薄復增之初盛之時率用騎兵旗幟之外各有字記大小牌子繫馬上爲號每五十人分爲一隊前二十人全裝重甲持槍後三十人輕甲操戈每遇敵必有一二人躍馬而出先覘陣之虛實或向其左右前後結隊而馳擊之百步之內弓矢齊發中者常多勝則整隊而緩追敗則復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應變若神兵之所以强也太祖命舍音都統內外諸軍取遼中京詔曰遼政不綱神人共棄今欲中外一統故命汝率大軍以行討伐爾其愼重兵事擇用善謀賞罰必行糧餉必繼勿擾降服勿縱俘掠見可而進毋淹師期事有從權無煩奏稟舍音遂克中京又烏珠臨敵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卽用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女直爲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所向無前屢建奇績

明太祖洪武六年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六部議教練軍士律騎卒必善馳射槍刀步兵必善弓弩槍步射以十二矢之半遠可到近可中爲程遠可到將弁百六十步軍士百二十步近可中五十步彀弩以十二矢之五遠可到蹶張八十步划車六十步槍必進退熟習在京衞所以五千人爲率取其一指揮以下官領赴御前驗試餘以次番試在外都司衞所每衞五千人取五之一千戶以下官領赴京驗試餘以次番試軍士步騎皆善將領各以其能受賞否則軍士給錢六百爲道里費將領自指揮使以下所統軍士三分至六分不中者次第奪俸七分以上次第降官至爲軍止都指揮軍士四分以上不中奪俸一年六分以上罷職李文忠下錢塘入宿城上秋毫無犯令曰敢擅入民居者斬一卒借民釜立磔以徇又韓雍征廣西傜酋兼程而進一入軍先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栗壁壘改觀卒滅大藤諸賊又梁震爲大同鎭總兵大同鎭兵素驕悍鎭巡官畏禍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卽反唇瞪目飛章訛語相搖惑震受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國家紀綱家丁時時向鎭兵語曰爾敢犯主將者恃衆耳兒郞輩無不一以當百五步之內恐爾不得用其衆矣鎭兵由是斂戢

雜教令附

通典　天唐衛公李靖兵法曰古之善爲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三者威振於敵國一者令行於三軍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如曰盡忠益時輕行重節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惰敗事貪財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質直敦素者雖重必捨遊辭巧飾虛僞狡詐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贊惡無纖而不貶斯乃勵眾勸功之要術昔馬謖軍敗諸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呂蒙先涕而後斬馬逸犯麥曹公割髮而自刑兩掾辭屈黃蓋詰問而俱戮故知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如愛勝其威雖多必敗蓋賞罰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數在必當故尉繚子曰吳起與秦人戰戰而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乃怒而前獲首而返吳起斬之吏曰此壯士也不可斬吳子曰雖壯士然不從令者必斬之故須勸之以重賞威之以嚴刑隨時而與之移因機而與之化可謂不濫矣凡人耳目不可以視千里之外因人耳目而視聽之卽無善不聞無惡不見故曰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三者並進則明不可蔽如能賞罰不欺明於察聽則千里之外隱微之事莫不陰變而爲忠信若賞罰直於耳目之前其不聞見者誰肯用命哉故上無疑令則下不二聽動無疑事則眾不二志由是言之則持軍之急務莫大於賞罰矣　諸每營病兒各定一官人令檢校煮羹粥養飼及領將行其初得病及病損人每朝通狀報總管令醫人巡營將藥救療加法仰營主共檢校病兒官量病兒氣力能行者給傔一人如重不能行者加給驢一頭如不能乘騎畜生通前給驢二頭傔二人縛轝將行如棄擲病兒不收拾者不養飼者檢校病兒官及病兒傔人各杖一百未死而埋者斬　諸將士不得倚作主帥及恃己力強欺傲火人全無長幼兼笞撻懦弱減削糧食衣資并軍器火具恣意令擎勞逸不等　諸應請甲數葉行數於甲襟上鈔記其袍秤知斤兩於袍背上具注斤兩并槍量長短尺丈軍司並立爲文案如事了卻納取按勘數長短斤兩同卽納如有欠少隨卽科決徵備其軍器常須磨礪修補亦不得毀棄　諸兵士死亡祭埋之禮祭不必備以牲牢埋不必備以棺槨務令權宜輕重折衷如賊境死者量酌祭酹墓深四尺主將使人臨哭內地非賊庭死者準前祭哭遞送本貫　諸兵士隨軍被袋上具注衣服物數并衣資弓箭鞍轡器仗並令具題本軍營州縣府衛及己姓名仍令營官視檢押署營司鈔取一本立爲文案如有破用隊頭火長須知用處卽鈔爲文記五日一申報營司如其勘檢衣資與簿不同物有賸數卽是偷來並仰當火隊見有他物卽須勘當狀送營

司其衣資不上文歷縱使道失官不爲理亦不得遞相寄附卽是盜來受寄及寄物人並科罪　諸拾得闌遺物當
日送納虞候者五分賞一如緣軍須者不在分賞之限三日內不送納官者後殿見而不收者收而不申軍司者並
重罪三日外者斬　諸有人拾得闌物隱不送虞候旁人能糺告者賞物二十段知而不糺告者杖六十其隱物人
斬　諸有功合賞不得踰時有罪合罰限三日內　諸軍內不得扇動兵士恐嚇隊伍謬作是非敗損營壘　諸營
幕作食事須及早天暗以後卽須滅火如夜有文牒須讀及鈔寫者須先狀上營主　諸軍內行僞無首從同罪資
財沒官官典取兵士十錢以上絹一尺以上重罪盜軍資雜物并被賊偷賂一錢以上無首從同罪如貨易官物計
滿一疋無首從同罪應減截兵馬糧料一升以上無首從同罪棄擲軍糧二升以上無首從行盜一疋以上無首從
並同罪　諸軍中有樗蒲博戲賭一錢以上同坐所賭之物沒官　諸營各令作異旗一放馬每隊作記旗放驢其
馬中夾放驢令四面援馬放其驢馬子並於驢羣四面圍遶驢羣知更牧放狂賊偷馬例須奔走驢羣在外驅趁稍
難以此防閑亦甚允便營別卽令別放諸軍不得相交非直發引之時不難忽有不虞追喚亦易　諸行軍立營驢
馬各於所營地界放牧如營側草惡便擇好處放仍與虞候計會不許交雜各執本營認旗如須追喚見旗卽知驢
馬處所諸軍驢馬牧放不得連繫每軍營令定一官專檢校逐水草合羣放牧仍定一虞候果毅專巡諸營水草各
令分界牧放不許參雜　諸營除六馱外火別遣買驢一頭有病疹擬用搬運如病人有偏併其驢先均當隊馱如
當隊不足均抽比隊比營　諸每營折衝果毅先各請馬衙參往來自合乘騎隊馬當直擬防機急官人以下不得
乘騎其雜畜除非警急兵士不得輒騎　諸軍馬聚會其數既衆應行六畜並仰明爲軍印仍須別爲營印防閑失
擬憑運認　諸營兵發以後捉得闌遺畜生亦有兵士失卻驢馬衣服馱運不能勝舉并仰於捍後虞候處取闌遺
畜生馱至前營其六畜卻分付虞候不得不經虞候擅取者及借不送并翦破印及毛尾者斬　諸六畜隨軍如有
死者須詣所部官陳牒檢驗是當營六畜驗印記同然後許令剝皮如印不是本營印卽是盜他六畜殺　諸將雜
畜不得非理誤死損違衝塡諸軍內馬畜不得擅借人乘用　諸非圍獵不得乘官馬遊獵若因巡檢便行卽聽及
迴換軍司六畜并重科　諸應乘官馬事非警急不得輒奔走致馬汗及打脊破　諸將三日巡本部吏士營幕閱

其食飲麤精均勞逸卹疾苦視醫藥有死即上陳以禮祭葬優給家室有死於行陳同火收其屍及因敵傷致斃並本將校具陳其狀亦以禮祭葬弔贈如但為敵所損即隨輕重優賞　有糺告違教令者比常賞倍之　有告得與敵通情者其家妻妾僕馬資產悉以賞之　有糺告主者欺隱應所給比常賞倍之　搴旗斬將陷陳摧鋒上賞　破敵所得資物僕馬等並給戰士每收陳之後裨將虞候輩收斂對總帥均分　與敵鬬旗頭被傷救得者重賞　漏洩軍事斬之　背軍逃走斬之　後期斬之　行列不齊旌旗不正金革不明斬之　與敵私交通斬之或說道釋祈禱鬼神陰陽卜筮災祥訛言以動眾心與其人往還言議斬之　無故驚軍叫呼奔走謬言烟塵斬之　凡言覘候或更相推託謬說事宜兼復漏洩者並斬之　吏士所經歷因便侵掠斬之　姦人妻女及將婦女入營斬之　不戰而降敵沒其家　凡有私仇須先言狀令其避仇若不言因戰陳報復者斬之　布陳旗亂吏士驚惶罪在旗頭斬之　陳定或輒進退或輒先取敵致亂行者前後左右所干之行便斬之　或有弓弩已注矢而迴顧者或干行失位者後行斬前行不動行斬干失之行守圍不固一火及主吏並斬之　遇敵攻圍危急若前後左右部隊不救致陷者全部隊皆斬之　設奇伏掩襲務應機速捷前將先合後將即副進退應接乖者並斬之　為敵所乘失旗鼓節鉞者全隊斬之　戰敵旗頭被敵殺爭得屍首者免坐不得者一旗皆斬之　凡戰敵失主將隨從者皆斬之　一將禦敵裨將以下不等差主率不齊力同戰更相救助者仗法斬之　吏士雖破敵濫行殺戮發冢墓焚廬室踐稼穡伐樹木者皆斬之　擒獲敵人或有來降者直領見總帥不得訪問敵中事若違因而漏洩者斬之　破敵先虜掠者斬之　凡隱欺破虜所收獲及吏士身死有隱欺其資物兼違令不收卹者斬之　違總帥一時之令斬之　飲宴集聚音樂者違律　軍中奔走車馬違律　更鋪失候犯夜失號止宿他火違律　軍行舍信各以校部前後為次失位及樵蘇取水出表外者違律　凡有見奇異禽獸蟲蛇雜類詭怪之狀或近軍伍或入營壘當時報本將領見總帥輒有傳說者違律　吏士在行營切防為人諂誘如有親故贈遺書信使人往來即領見本將詰辨眞偽或射擲遺書獲者不得輒開密封送上總帥而違者違律　凡違律詳輕重論罰而為等差衛公李靖兵法悉已載之於所未盡者故以此具之

續通典唐李筌太白陰經曰夫人以心定言定言以出令故須振雄略出勁詞銳鐵石之心凜風霜之氣發揮號令

申明軍法經曰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而名聞諸侯威震鄰國令之不行不可以稱兵三令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申明而不嚴整者將之過也先甲三日懸令于軍門使軍正執木宣于六軍之衆有犯令者使軍正準令按集軍人而後行刑使六軍皆知之

宋制賞格凡臨陣對賊矢石未交先鋒馳入陷陣突衆賊徒因而破敗者爲奇功或寇賊堅銳城池險固山林阻險道路遙遠及救兵不繼如此之類既制勝克敵難易相遠並不可以常格酬敘委主將臨時錄奏旌賞

明制令凡交鋒之際突入敵陣透出其背殺敗敵衆者勇敢入陣斬將搴旗者本隊已敗敵衆別隊勝負未決而能救援克敵者受命能任其事出奇破敵成功者皆爲奇功齊力進前者首先敗敵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殺敗敵衆者皆爲頭功凡建立奇功頭功者其親管頭目即爲報知妄報者治以重罪行營及下營之時擒獲姦細者陞賞准頭功哨馬生擒敵一人賞銀三十兩斬首一級者二十兩

料敵制勝　通典孫子曰用兵之道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知吾卒之可用以擊之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用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知吾卒之可用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曰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頓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夫料敵制勝計極險易利害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夫唯無慮而易於敵者必擒於人也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候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不足有餘之處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知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此上五事）故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春秋時晉侯將伐虢大夫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後終爲晉所滅　春秋時秦伯伐晉晉將趙盾禦之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

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也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返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晉自有散位從卿者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

春秋時晉師伐楚月晦楚晨厭晉軍而陣晉大夫郤至曰楚有六閒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陣而不整蠻軍而不陣陣不違晦在陣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尅之終敗楚於鄢陵

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爲道也計必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而出兵是則戰之自毀也故不明敵人之攻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先陣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敺衆白徒故百戰百勝也又曰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毳釋難而攻易夫國搏不在敦古治世不在善政霸王不在曲成

戰國魏武侯問吳起曰兵以何勝對曰以治爲勝不在衆乎起曰法令不明賞罰不信聞鼓不進聞金不止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所爲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陣雖散成行投之無所往天下莫當又曰凡敵有不卜而與戰有不占而避之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度盛夏炎熱晏興無閒行饑驅渴務取於遠師久無糧士衆怨怒妖祥疑惑上不能止軍資既竭時多霖注欲掠無便師衆不多地土不利人馬疾疫道遠日暮士卒勞倦饑未及食解甲而息將薄吏輕士卒無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陣而未定舍而未畢行坂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類擊而勿疑若土地廣大人衆富盛上愛其下惠施流布賞信刑察發止得時行陣居列任賢使能師徒習教兵甲精銳四鄰有助大國之援凡如此類憚而避之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漢王在漢中拜韓信爲大將軍信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大王自料智勇仁彊孰與項王漢王曰不如也信再拜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嗚叱咤千人皆

蹙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爲人恭謹人有疾病涕泣與之分食至於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與此乃特婦人之仁耳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刼於威強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定秦滅項項籍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然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賞功爵邑重之言愛惜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王誠能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

漢高帝時黥布反帝召薛公問之對曰使布出於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必出下計布故驪山之徒耳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其後不爲百姓萬世慮也布果出下計上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將兵必不能自來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敗死漢終破布

後漢末張遼屯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陣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後漢末曹公征荊州劉琮降得其水軍及步兵遂遺書孫權云今將水軍八十萬衆當與將軍會獵於長洲之苑將士

聞之恐權延見羣下問計咸曰曹操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劉表治水軍艨艟鬭艦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軍水陸俱下此則上江之險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愚謂大計不如迎之權將周瑜曰操雖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神武雄材兼仗父兄遺烈據有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豪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豈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埸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檝可也今北土既未安加以馬超韓遂在關西爲操後患且捨鞍馬仗舟檝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請得精兵三萬人徑進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但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諸雄已滅唯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也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言迎曹操者與此案同果有赤壁之捷焉

蜀大將諸葛亮悉衆十萬由斜谷出始平據武功五丈原魏大將司馬宣王帥師拒之與亮對於渭南亮分兵屯田爲久駐之本耕者雜於渭濱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屢使交書又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王亦屢表請戰魏使衞尉辛毗持節勒懿及軍吏以下不許出戰姜維謂亮曰辛毗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於衆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邪宣王使二千餘人就軍營東南角大聲稱萬歲亮使問之答曰吳朝有使至請降亮謂曰計吳朝必無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煩詭誑如此懿與亮相持百餘日亮卒於軍中及軍退懿追焉亮長史楊儀結陳反旗鳴鼓若將向懿懿遽退不敢逼經二日乃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懿乃追之儀多布鐵蒺藜懿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徑進追至赤岸方知審問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料死故也

陳將吳明徹進逼壽陽北齊將王琳拒守又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疾攻一鼓而尅壽陽

西魏遣將于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人難慮始皆戀邑居既遷惡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也謹乃令中山公護及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竪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梁主屢遣兵於城南出戰輒爲謹所敗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

大唐衞公李靖兵法曰夫決勝之策者在乎察將之材能察敵之彊弱斷地之形勢觀時之宜利先勝而後戰守地而不失是謂必勝之道也若上驕下怨可離而間營久卒疲可掩而襲昧去迷就士衆猜嫌可振而走重進輕退遇逄險阻可邀而取若敵人旌旗屢動士馬數顧其卒或縱橫其吏或行或止追北恐不利見利恐不護涉長途而未息入險地而不疑勁風劇寒剖冰濟水烈景炎熱倍道兼行陣而未定合而未畢若此之勢乘而擊之此爲天贊我也豈有不勝哉若軍有賢智而不能用者敗上下不相親而各逑己長者敗賞罰不當而衆多怨言者敗知而不敢擊不知而擊者敗地利不得而卒多戰阨者敗勞逸無別不曉車騎之用者敗覘候不審而輕敵懈怠者敗行於險道而不知深溝絕澗者敗陣無選鋒而奇正不分者敗凡此十敗非天之殃將之過也夫兵者寧十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勝故白起對秦王曰明王愛其國忠臣愛其名臣寧伏其重誅而不忍爲辱君之將又嚴顏謂張飛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故二將咸盡其名節就死而不求生者蓋知敗衂之恥斯誠甚矣又曰凡與敵相逄持軍相守欲知彼算將揣其謀則如之何對曰士馬驍雄示我以羸弱陣伍齊肅示我以不戰見小利佯爲不敢爭伏奇兵故誘以奔北內實嚴警外爲弛慢恣行間諜託以忠告或執使以相忿或厚賄以相悅移師則減竈合營則偃旗智足以及謀勇足以及怒非得地而不舍非全軍而不侵以多擊少必取於晨朝以寡擊衆必候於日暮如此則兵多詭伏將有深謀理須由爲防愼不可失其規畫故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但敵圍無小蜂蠆有毒且鳥窮則啄獸窮猶觸者皆自衞其生命而求免於禍難也若困而不鬬乃智不逮於鳥獸其將

能乎必須料敵制勝誡於小利然後可立大功矣或又問曰所謂料敵者何對曰料敵者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計始可兵出而決於勝負矣富料彼將吏孰與己和主客孰與己逸排甲孰與己堅器械孰與己利教練孰與己明地勢孰與己險城池孰與己固騎畜孰與己多糧儲孰與己廣工巧孰與己能秣飼孰與己豐資貨孰與己富以此揣而料之焉有不保其勝哉夫軍無小聽聽必審也戰無小利利必大也審聽之道詐亦受之實亦受之巧亦受之拙亦受之其詐而似實亦受之其實而似詐亦受之但當明聽其實參會衆情徐思其驗鍛鍊而用不得逆詐自聽挫折愚人之詞又不得聽庸人之說稱敵寡弱輕侮衆心而不料其實又不得受敵人以小利餌我勇士輒掠財畜獲其首級將闇不斷而重賞之忽敵無備必為所敗揣敵之術亦易知矣若辭怒而不戰者待其援也杖而立汲而先飲者倍程逼迫饑渴兼也夫欲行無窮之勢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略陳梗槩而已若遇小寇而有不可擊者為其將智而謀深士勇而軍整鋒甲堅銳而地險騎畜肥逸而令行如此則士蓄必死之心將懷擒敵之計此當固而待之未得輕而犯也如逢大敵而必可鬬也者彼將愚昧而政令不行士馬雖多而衆心不一鋒甲雖廣而衆刃不堅居地無固而糧運不繼卒無攻戰之志旁無軍馬之援此可襲而取之抑又聞之統戎行師攻城野戰當須料敵然後縱兵夫為將能識此之機變知彼之物情亦何慮攻不逮鬬不勝哉

〈續通典〉唐高祖遣李密出關長史張寶德言其必叛乃敕密更受節度密曰無故召還恐無生理遂斬使者入桃林縣驅掠徒衆直趨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川刺史張善相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盛彥師聞之率衆躡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衆夾路而伏諭之曰俟賊半渡一時俱發或曰聞密欲向洛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後追之山路險隘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得先入谷擒之必矣密果南出半渡彥師擊斬之傳首長安又太宗征高麗至元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車駕次安市高麗北部傉薩高延壽帥兵十五萬來援上謂諸將曰今為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為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後延壽果敗舉衆降又唐休璟在邊遇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休

璟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謂麾下曰彝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耳然其下皆貴臣子弟不習戰請爲君破之乃披甲先登六戰皆克又李光弼圍安太清於懷州因史思明來救壁野水渡比暮還軍留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必令劫我爾留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曰兵幾何曰千人曰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獲希顥歸不免死遂請降希顥與俱至光弼厚待之表授大將高暉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聞我野次彼固易之命將來襲必許以死希顥無名不足以爲功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嗣由地道攻城俘安太清以獻又李晟討朱泚之亂引兵叩都門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閈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囂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渭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勒吳詵等縱兵鏖擊晟以精騎鼓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却走又楊朝晟爲邠寧節度使請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遏吐蕃要路詔問須兵幾何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帝曰嚮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敵境何易邪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敵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敵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敵退則運芻糧實之此萬全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敵亦集衆來與我爭戰何暇築城哉帝從之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旬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距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策

五代梁攻鄆州朱瑾來救梁諸將或勸太祖縱瑾入鄆耗其食堅壁勿戰此可以俱斃太祖曰瑾來必與時溥俱不若遣霍存邀之存伏兵蕭縣已而瑾果與溥俱出迷離存發伏擊之遂敗瑾等於石佛山

晉兵圍張文禮於鎮州久不下而定州王都引契丹來侵契丹至新樂晉人皆恐欲解圍去莊宗未決郭崇韜曰契丹之來非救文禮爲王都以利誘之耳且晉新破梁軍宜乘已振之勢不可遽自退怯莊宗然之果敗契丹又莊宗旣定魏州梁將劉鄩軍於洹水時張源德據貝州魏人請先擊貝州然後東出師徇地滄海莊宗曰貝州魏之邊郡

壁壘完堅源德託附劉郭勢難卒解德州西接貝州與滄帥共為首尾昨偵其無備可以輕騎取之若在彼駐軍二賊自然勢解各保孤城然後進擊於是遣騎軍晝夜兼行襲德州郡將不意師至踰垣而遁遂克其城又莊宗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深以為憂召諸將會議郭崇韜對曰臣嘗細詢康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己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恐以精兵援段凝決河自固恃此不復為備凝非將材不足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莊宗意乃決濟河至鄆州中夜進軍以李嗣源為前鋒遇梁兵邀破之擒王彥章莊宗謂諸將曰段凝猶在河上何向而可諸將以為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傳於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嗣源曰今彥章就擒段凝必未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即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舟檝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無險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莊宗從之遂滅梁

周太祖因劉旻攻晉州遣王峻將兵討之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阬峻喜謂其屬曰蒙阬晉絳之險也旻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可以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旻聞周兵大至即解去

宋太祖謀伐蜀遣王全斌由鳳州劉光義由歸州進光義將行太祖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至此泝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前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蜀監軍武守謙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翰戰敗遂入夔江城守將高彥儔自焚死又曹彬潘美諸將北伐陛辭太宗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應卿等以十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敵聞我兵至必悉眾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後彬違詔致敗又景德時劉永規知宜州在郡嚴酷眾咸怨焉澄海軍校陳進率所部害永規擁判官盧成鈞為謀主嬰城拒命詔東上閤門使曹利用等發兵討之初奏至真宗謂王旦等曰司天屢言當有兵方憂遠地牧守不得其人今果有是當遣使翦除且言利用精於方略悉心王事此賊不過保其家屬據城拒守或掠城中貲以趨山林如此不足為慮若選募驍勇立謀主直趨廣州彼其智識必不及此猶慮為人

誘教爾及聞賊分據柳州洛容縣帝曰此不能離窟穴在自棄耳不久遂平又王韶以龍圖閣待制知熙州入朝會轄戩敗景思立於踏白城圍河州甚急韶自京師還至興平聞之乃日夜馳至熙州熙方守城命撤之選兵得二萬議所向諸將欲趨河州韶曰賊所以圍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設伏待戰且新勝氣銳未可與爭當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此所謂批吭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者也乃直叩定羌城破結和爾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分命偏將入南山轄戩知援絕拔柵去又章楶知慶州時朝廷戢兵戒邊吏勿妄動楶言夏人嗜利畏威不有懲艾邊不得休息宜稍取其疆土如古削地之制以固吾圉然後諸路出兵擇據要害不一再舉勢將自蹙矣遂乘便出討以致其師夏果入圍環州楶諜知之遣驍將伏兵洪德城夏師過之鼓譟而出斬獲甚眾又孟珙少時從父宗政在襄金人攻襄珙料其必窺樊城乃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翼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渡伏發大敗之又趙范趙葵擊李全於揚州全敗走范葵議所向葵曰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誑之全望見喜直前突鬬范麾兵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追及刺殺之

遼耶律烏魯斯與晉將杜重威戰於望都被圍眾言陣薄處可出烏魯斯曰恐彼有他備竟引兵衝堅而出迴視眾所指處皆大塹也其料敵多此類

金太祖將舉兵伐遼問都古嚕納曰遼名爲大國其實空虛主驕而士怯戰陣無勇可取也吾欲舉兵仗義而西君以爲何如都古嚕納曰以主公英武士眾樂爲用遼主荒於畋獵政令無常易與也太祖從之卒滅遼又薩里哈因宋吳玠擁重兵據涇州涇原以西多應之欲退守京兆侯河南河東軍古英曰我退守吳玠必取鳳翔京兆同華據潼關吾屬無類矣不如速戰我軍陣涇之南原宋兵必自西原來古英與希卜蘇各以選騎五百摧其兩翼元帥當其中擊之可以得志監軍巴爾斯曰二子當其左右巴爾斯願當其中元帥據岡阜多張旗幟爲疑兵可以得志薩里哈從之吳玠兵果自西原來古英希卜蘇擊其左右自旦至午吳玠左右軍少退巴爾斯當其前衝擊之遂敗玠軍自此蜀人不敢復出關陝遂定

元太祖諭諸將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讎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敝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又郭侃從宗王實喇烏克西征至密實勒會日暮已休復驅兵起只留數病卒西行十餘里頓軍令軍中銜枚傳箭敵不知也潛兵夜來襲殺病卒克爾蘇勒坦大驚曰東天將軍神人也遂降後世祖即位侃上疏陳平宋之策其畧曰宋據東南以吳越為家其要地則荊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既克襄陽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置之勿顧而直趨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後皆如其策又中統元年哈喇布哈琿塔哈據六盤山以兵應額哷布格商挺謂廉希憲曰為六盤有三策悉銳而東直擣京兆上策也聚兵六盤觀釁而動中策也重裝北歸以應和林下策也希憲曰彼將何從挺曰必出下策已而果然於是令巴沁汪良臣發兵禦之六盤之兵既北而阿勒達爾自和林引兵南來與哈喇布哈琿塔哈遇於甘州哈喇布哈以語不合引其兵北去阿勒達爾遂與琿塔哈合軍而南時諸王哈丹率騎兵與巴沁汪良臣兵合乃分為三道以拒之大戰於甘州東殺阿勒達爾琿塔哈事聞帝大悅曰商孟卿古之良將也

明劉基初見太祖太祖問征取計基曰士誠自守奴不足慮友諒劫主脅下名號不正地據上流其心無日忘我宜先圖之陳氏滅張氏勢孤一舉可定然後北向中原王業可成也太祖大悅會友諒陷太平謀東下勢甚張諸將或議降或議奔據鍾山太祖召基入內基奮曰主降及奔者可斬也太祖曰計安出基曰賊驕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後舉者勝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矣太祖用其策誘友諒至大破之又常遇春因陳友諒來援安慶料其必攻池州乃伏銳士於九華山敵果來攻伏起擒斬萬餘人又張士誠攻新城李文忠率朱亮祖等馳救去新城十里而軍胡德濟使人告賊勢方盛宜少駐以俟大軍文忠曰兵在謀不在衆乃下令曰彼衆而驕吾少而銳以銳遇驕何憂不克彼軍輜山積此天以富汝曹也勉之乃分左右軍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千乘高馳下大軍繼之敵遂大潰又沐春嗣父英爵鎮雲南洪武時平越酋鸞立瀾滄衛阿資復叛與何福討之春曰此賊積年逋誅者以與諸上酋姻婭輾轉亡匿今悉發諸酋從軍縻繫之而多設營堡制其出入賊必授首遂趨越州分道逼其城伏精兵道左以羸卒誘賊縱擊大敗之遂擒阿資

文瀾書局石印

敵十五形帥十過附　〔通典〕敵有十五形可擊新集未食不順後至奔走不戒勤勞將離長路候濟不暇險路擾亂驚怖不定帥有十過勇而輕死貪而好利仁而不忍知而心怯信而喜信人廉潔而愛人慢而心緩剛毅自用可誘懦志多疑急而心速孫子曰軍旁有險阻蔣潢井生葭葦山林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敵遠而挑人者欲人之進也其所處者居易利也眾樹動者來也眾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薪采來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詭而强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居其側者陣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誘也倚仗而立者饑也汲役先飲者渴也向人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喧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粟馬食肉軍無懸缻不及其舍者窮寇也諄諄翕翕徐言人入者失其眾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眾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續通典〕宋許洞虎鈐經曰猛而輕死者可伏而挑之也智而遲者可逼之也機事疾速而不精者可誘也機緩而精者可抗也自功者可間其下也信人者可詐也不信人者可離也剛愎自用者可乘也親愛人者可侮也貪者可賂也鄙者可奪也廉者可污也清者可辱也畏鬼神者可驚也懦而好用人者可欺也將有是十五者擊之無疑也士卒使用無時者可擊也士馬秣食無時者可擊也結營之地無出入之便者可擊也臨陣諠譁約之不止者可擊也營柵無泉源溪澗者可擊也動而不能避日耗月刑者可擊也諸將爭功者可擊也謀臣放逐者可擊也吏士怨怒者可擊也傳呼不應節者可擊也是十者但候而擊之無疑焉

察而後動　〔通典〕春秋時齊師伐魯敗退魯莊公將逐之曹劌曰未可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登軾而觀之其旗靡其轍亂曰可逐之　又春秋時秦晉戰於羈馬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事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晉大夫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晉裨將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果夜遁　春秋時晉師伐齊齊侯畏眾齊師夜遁師曠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春秋時晉師伐楚將戰楚子登巢車以觀

晉軍楚將子重使大宰伯州黎侍於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撤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竟敗楚於鄢陵

東晉末宋武帝自京口舉義兵討桓元元將桓謙屯於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以拒之宋武疑賊有伏兵謂小將劉鍾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率部下指往摸之（摸音莫）鍾應聲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　宋雍州刺史袁顗舉兵反沿流入鵲尾與官軍相持既久官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顗將劉胡攻之不下遣人傳唱錢溪已平官軍之衆並懼宋將沈攸之曰不可若錢溪實敗萬人中要應有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輒動錢溪信尋至果大敗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顗駭懼急追胡還遂大潰

後魏將司馬楚之討蠕蠕潛遣姦覘入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爲驗賊將至矣即使軍人伐柳爲城水灌令凍城立而賊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遁賊乃走散

西魏將韓果性强記兼有權略所行之處山川形勢輒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爲間偵者（間古覓反偵丑鄭反）果登高視之所疑之處往必有獲

周武帝帥師攻圍高齊後主將兵十萬自來援之時柱國陳王純屯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齊王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幾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爲營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不須張幕可代疑也時齊王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陣宇文盛馳騎告急憲自以千騎救之齊人覩谷中塵起相率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涉汾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迴軍赴之會被敕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柏庵爲帳幕也不疑軍退翌日始悟

續通典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竇建德悉衆來援太宗集將佐議之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若據守虎牢以軍氾水伺間而動破之必矣

五代時南唐李金全將兵救河中軍於沂州之境方與諸將會食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北皆羸弱請掩之金

全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漢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全曰爲可與之戰乎於是退保海州

宋韓世忠征劉忠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馳騎穿賊營候者呵問卽以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遂伏精兵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兵方迎戰所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驚潰因斬忠

金太祖天輔時遼耶律伊都降金金以爲監軍久不遷常怏怏伊都有叛心遣使約燕京統軍誥里反誥里亦契丹人時金西監軍烏舍自雲中來燕微聞其事而未信同行數百里因獵居庸之東遙見二騎馳遝交相遇於道立馬久談烏舍疑之命數騎追一人至詰曰爾何人也曰伊都使者以軍事詣燕京統軍司誥里烏舍曰爾等適立馬話及何事曰問候烏舍曰非也問候之語無許久又曰話別烏舍曰亦非也話別之語無許久又曰敘家事烏舍曰家事固非立馬敘又曰敘往事烏舍曰往事亦非立馬敘馳者詞窮面顫且戰慄不已烏舍察其言色兼素疑伊都誥里皆契丹反覆無定因以詐折之曰我知汝二人密議反者近有人密告伊都誥里反期於今日各有使至我故來此伺果得爾輩夫何隱焉其人謂烏舍果知不敢隱伊都之叛由是敗

元阿珠沉幾有智畧入覲與參政阿爾哈雅奏請伐宋帝命相臣議久不決阿珠進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弱於往昔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帝卽可其奏詔益兵十萬與丞相巴延參政阿爾哈雅等同伐宋又汪良臣將兵攻嘉定昝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先大搜山谷果得而殺之乃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破之萬壽乞降

明王守仁討橫水賊始仍故事招安之因給以牛種俾力耕自新所遣使與繪者俱盡圖其山谷險易猝以秋高進兵食其所穫賊不及備大破之

驗虛聲知無實 通典 後漢末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曹公遣曹洪征之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洪曰卽飛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反張聲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集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 東晉末宋武帝率兵北伐圍南燕慕容超於廣固未下時後秦姚興遣使告宋武云慕容見與鄰好又以窮告急今當遣鐵騎一萬逕據洛陽晉軍若不退者便當長驅而進宋武呼興使答曰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息甲三年

當平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送來劉穆之聞興使馳入而宋武發遣已去以興所言并答具語穆之穆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與謀此宜善詳云何率爾便答曰未能威敵正促彼怒爾若燕未可拔興救奄至不審何以待之宋武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語爾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遣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見我伐燕內已懷懼自强之辭耳興竟不能出師廣固終拔擒慕容超平齊地

續通典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四月（漢高祖於晉少帝開運四年二月即位仍稱天福十二年）收復承天軍軍太原東都土門所衝也乃留步卒一千戍之備其不虞時契丹還眾每驚潰敵乃焚其井邑一日之中狼烟百餘舉高祖曰此必敵之將退張虛勢也乃遣親將葉仁魯領步騎三千趣之會敵黨發掘掠取不意軍至敗之斬級獲馬各千餘而還

金阿蘇叛奔遼太祖遣實古納尼楚赫往索阿蘇實古納等還具言遼主驕肆廢弛之狀於是議伐遼遼統軍司聞始爲備命統軍蕭托卜嘉調諸軍於寧江州太祖使富卦喇復索阿蘇實覘其形勢富卦喇還言遼兵多不知其數太祖曰彼初調兵豈能遽集如此復遣呼實布往還言惟四院統軍司與寧江州軍及渤海八百人耳太祖曰果如吾言謂諸將佐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眾皆曰善乃舉兵伐遼又宗望伐宋渡江敗宋兵於江上遣瓌都等以兵追宋主宋主入會稽若爲堅守計有兵數千列陣於郭東竹葦間諸將欲擊之瓌都曰此詐也不若急攻城不然將由他門逸去諸將猶豫未決而宋主果於他門以單舟入海不獲而還

元阿珠既築壘斷襄陽糧道宋將夏貴范文虎復相繼來援又分兵出入東岸林谷間阿珠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備新堡諸將從之明日宋兵果趨新堡大破之

敵降審察

通典 楚漢相持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項王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漢將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三千餘人楚因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軍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之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走

後魏万俟（万音墨俟音其）醜奴宿勒明達等反叛寇掠涇州魏將崔延伯率眾討之時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眾軍

將出營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闕俄而宿勒明達率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北逕造某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閒得入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二萬人

西魏大將周文征東魏戰於邙山裨將于謹率其麾下僞降立於路左東魏大將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集兵士於後奮擊齊神武軍遂亂以此西魏軍得全而返

續通典唐突厥阿史德溫傅反與阿史那伏念合詔裴行儉總諸軍討之伏念密送降款請自效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數日有烟塵漲天而至斥堠惶駭來白行儉召三軍謂曰此伏念執溫傅來降非他也然受降如受敵但須嚴備更遣單使仍前勞之少間伏念果率屬縛溫傅來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

宋夏州李繼遷遁斤澤都巡檢曹光實選精騎襲之繼遷僅以身免獲其母妻於是繼遷復結婚於豪酋轉徙伏匿浸以強盛使人紿光實曰我數奔北勢窘不能自存矣公許我降乎因陳甥舅之禮期某日於葭蘆川降光實信之且欲擅其功故不與人謀至期繼遷設伏止領十數人近城迎光實從百騎赴之繼遷前導北行至其地忽舉手揮鞭伏兵盡起光實被害又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爲書遺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以禦之

遼韓匡嗣耶律沙伐宋以報圍城之役耶律休格率本部兵從匡嗣等戰於滿城翌日將復戰宋人請降匡嗣信之休格曰彼衆整而銳必不肯屈乃誘我耳宜嚴兵以待匡嗣不聽休格引兵憑高而覘須臾南兵大至鼓譟疾馳匡嗣倉卒不知所爲士卒棄旗鼓而走遂敗績休格整兵進擊敵乃却

元郭侃征西屢捷至大房其將珠蘇爾致書請降左右以爲信然易之侃曰軍機多詐不可信也若中彼計恥莫大焉乃嚴陣以待珠蘇爾果以兵來邀侃與戰大破之巴爾蘇勒坦降下其城一百八十五又李恒圍隆興宋轉運使劉槃請降恒察其詐密爲之備槃果以銳兵突至恒擊敗之殺獲殆盡乃降又星節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值汝頴

妖賊起會僚屬議之或曰有鄭萬戶老將也宜起而用之星節乃命募士兵完城池修器械嚴巡警悉以其事屬鄭賊聞之遣其黨二千八來約降星節召鄭謀曰此詐也然降而卻之則不可受而審之可也果得其情乃殲之械其渠魁數十八以待命適有旨召星節為大司農同僚受賊賂乃誣鄭罪而釋其所械者明日賊大至內外響應城遂陷又伊蘇擒麥特穆爾布哈賊黨程思忠等乞降於參政撤凌特穆爾為請命於朝詔許之命伊蘇退師伊蘇度賊必以計怠我師乃嚴備以偵之程思忠果棄城遁去亟追至瑞州殺獲萬計賊遂東走

明鄧愈駐兵於臨江之平塘時鄧克明據撫州遣使通款而實無獻城之意愈知其情捲甲夜趨比日入城克明單騎遁

間諜　通典孫子曰用閒有五有因閒有內閒有反閒有死閒有生閒五閒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因閒者因其鄉人而用之者也內閒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反閒者因其敵閒而用之者也死閒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閒知之而待於敵閒者也生閒者反報者也故三軍之親莫親於閒賞莫厚於閒事莫密於閒非聖智不能用閒非仁義不能使閒非微密者不能得閒之實閒事未發而先聞其閒者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閒必索知之敵閒之來閒我者因以利導而舍之故反閒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因閒內閒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可得而攻也因是而知之故生閒可使如期五閒之事主必知之故反閒不可不厚也昔伊呂之在夏殷為殷周反閒豈不重之哉故明主賢將能以上智為閒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者也

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不備鄭襲胡取之　戰國燕昭王以樂毅為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

王立與毅有隙齊將田單乃縱反閒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師使他將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僇先人燕軍從之卽墨人激怒請戰大敗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　戰國秦師圍趙閼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閒來奢善食音寺遺之閒以報秦將以爲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　戰國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孝成王使廉頗爲將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出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趙奢之子爲將耳趙王信之因以奢子爲將終爲秦將白起所敗

楚漢相持未決勝負陳平言於漢王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以亞父范增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閒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然之遂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出入旣多以金縱反閒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已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大牢之具舉進見楚使舉鼎俎而來卽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去太牢因更以草菜之具使歸具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遣紀信詐降而漢王宵遁終滅項羽

漢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捨兵與酈生縱酒漢將韓信因齊無備襲齊破之田廣烹食其　漢高帝被匈奴單于冒頓圍於白登乃使閒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

後漢西域將兵長史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乃陰緩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卽潛勒兵馳赴莎車大破降之

晉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爲內應以火爲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

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

十六國後涼呂光將呂延伐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乃縱反閒稱眾潰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延司馬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不可延不從相遇戰敗死之

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將牛道常扇誘邊人西魏將韋孝寬拒之遣諜人訪獲道常手迹令善書者僞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遺之於琛營琛得書果疑之道常所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沮因出奇兵掩襲道常及琛等崤澠遂清　東魏大將齊神武率兵趣沙苑西魏大將周文帝遣達奚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情狀以告周文帝

齊斛律光字明月爲當時名將後周將韋孝寬守玉壁忌光英勇孝寬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齊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言令閒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豎祖珽因續之曰盲老翁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童歌之於路穆婆提聞之以告其母陸令萱令萱以饒舌斥已也盲老翁謂祖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啟後主誅光周武帝聞之遂大赦境內始有滅齊之志竟平其國

大唐衛公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遂不備靖因掩擊破之　李靖兵法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之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閒其妙非一即有閒其君者有閒其親者有閒其賢者有閒其能者有閒其助者有閒其鄰好者有閒其左右者有閒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術而成功也且閒之道其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詞焉有因其仕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僞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閒皆須隱祕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閒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傍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采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詞夸誕好論利害者我則

使閒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閒而反閒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殷勤偽相親暱朝夕慰喻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暮令使獨與己伴居我遣聰明者潛於複壁中聽所閒使既遲違恐彼怪責必昰竊論心事我知計遣使而用之且夫用閒以閒人人亦用閒以閒己彼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欲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閒者我當佯為不覺舍其厚利而善啗之微以我偽言誑事示以前卻期會則我之所須為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閒而反閒之彼若將我虛而以為實我即乘其弊而得其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而覆沒者閒所以能成功亦有憑閒而傾敗者若束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為利雖有善閒其可用乎

續通典唐郭元振為武衛參軍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元振言吐蕃倦徭戍久矣咸願和解以欽陵欲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不從則其下必怨斯離閒之漸也如其計後吐蕃君臣相猜攜卒誅欽陵又李晟邏得朱泚將姚令言等諜者令釋縛輒飲之遣還敕曰為我謝令言等善為賊守勿不忠於泚乃引兵叩都門賊不敢出

宋太祖忌江南林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閒鴆殺仁肇又曹瑋馭軍嚴明尤善用閒周知敵動靜時李繼遷叛從瑋知鎮戎軍繼遷虐用其民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以離諸羌由是康諾爾等族請內附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國者瑋方對客奕棋不聽言者不已遽曰吾使之往也未幾夏人斬叛者投其首境上又种世衡居青澗城時夏元昊方强其貴人伊勒綱朗凌裕勒且兄弟有材謀親信用事邊臣欲以謀閒之鄜延經畧使龐籍兩為保安軍守劉拯書賂番部博綽以達伊勒兄弟而涇原路王沿葛懷敏亦遣人持書及金寶以遺裕勒且會綱朗凌令朗默特實奇默囊等三人詣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為閒留使監商稅出入騎從甚寵有僧王光信者趫勇善騎射習知番部山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為鄉導數盪族帳奏以為三班借職改名嵩世衡為蠟書遣嵩遺綱朗凌言朗默特等已至朝廷知王有向漢心命為夏州節度使奉錢月萬緡旌

節已至趣其歸附以東綴畫龜喻其早歸之意綱朗凌得書大懼自所治執嵩歸元昊元昊疑綱朗凌貳己不遣還所治且錮嵩穽中使其臣李文貴以綱朗凌旨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遣書意或許通和願賜一言世衡以白籍時朝廷已欲招撫籍召文貴至諭以國家開納意縱使還報元昊得報出嵩禮之甚厚使與文貴偕來自是繼遷遣使者請降稱臣如舊世衡間伊勒兄弟誅爲文越境祭之又岳飛知劉豫結尼雅滿而烏珠惡劉豫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烏珠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乎前遣汝至齊誘致四太子何竟不報今齊使至爾乃來不亦緩乎諜冀緩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若與豫誘四太子狀謂諜曰姑貸汝圖後效封服納書戒勿泄諜歸以書示烏珠果疑豫馳白其主廢之

金世祖既平和諾克薩達富珠哩部布呼猶保薩阿宗村招之不出布呼之屬曰舒嚕舒嚕之母嫁於圖們部達爾罕貝勒而爲之妾達爾罕與族兄弟瑪賽音貝勒俱事世祖世祖欲間舒嚕於布呼謂達爾罕曰汝之事我不如瑪賽音之堅固也盍謂舒嚕母子一彼焉一此焉以此撼舒嚕舒嚕聞之遂殺布呼而降又赫舍哩志寧討鄂斡大敗之鄂斡入於奚中志寧獲敗將碩和卓弗殺許以官賞縱之歸約以捕鄂斡自效碩和卓既去見鄂斡祕不言見獲事乃反間奚人於鄂斡曰陷泉失利奚人有貳志不可不察當是時鄂斡屢敗其下亦各有心碩和卓乃與賊帥實圖根執鄂斡降又完顏霆改大名路提控取玉田三河香河三縣徙屯濱棣淄留副將孫江守滄州江以滄州降於王檝而江將兵圍觀州霆乃詐作書與孫江約同取滄州者王檝得其書果疑孫江與霆有謀召江還殺之霆乃定觀州而還

明太祖駐建康陳友諒率兵六十萬順流攻取又遣使約張士誠同入寇太祖慮二人謀合爲害益難支乃因康茂才與友諒舊知遣爲間紿僞降約爲內應招之速來紿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遂令閽者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曰康公何在閽者曰見守江東木橋乃與酒食遣還謂曰吾至呼老康爲驗閽者還以告乃命李善長亟撤江東橋易以鐵石友諒率舟師至太祖命馮勝常遇春伏於石灰山側徐達於南門外楊璟於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將艨艟出龍江關外自總大軍於獅子山友諒以舟不得進徑衝江東橋見大石驚呼老康無應

之者卽遣兵登岸立柵太祖下令諸軍拔柵爭戰伏兵起大破之友諒走還又徐達攻平江不下時莫天佑爲張士誠守無錫更相脣齒其將楊茂善泅數從水中爲偵達邏茂釋而厚賞之使往來爲間因盡得其虛實遂破之又王守仁勘事福建路經南贛値宸濠叛亂乃與縣令顧泌約知府伍文定等起兵討賊恐濠直趨南京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湖廣廣東西江浙等處各發兵數十萬以疑濠使其遲出遠近聞風有備又密致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念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濠得致書人及密書遂疑士實等士實勸濠舍安慶直趨南京否則徑出蘄黃趨京師濠不聽以至於敗又沈希儀爲右江柳慶參將駐柳州時象州武宣融縣猺反詔討之希儀謂圖勝算莫如得賊情得賊情莫如用諜間使官府人爲之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與猺通販易者數十人釋其罪而厚撫之使詗賊賊動靜希儀無不知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人皆以爲神希儀初至令熟猺得出入城中無所禁因厚賞其黠者使爲諜後漸令猺婦入見其妻賚以酒食繒布其夫常以賊情告者則陰厚之諸猺婦利賞爭勸其夫輸賊情或自入府言之以故賊益無所匿形多易面爲熟猺自是柳城四旁數百里無敢擾攸者

不信敵間附　唐李希烈反遷曹王皐鎭江西至豫章大集將吏得裨校伊愼擢爲大將治戰艦裒兵二萬以士二千五百委愼等敎之初愼嘗從希烈平襄州至是希烈懼爲皐用乃遺愼七屬甲詐爲愼書行間焉德宗遣中使卽軍中斬之皐乃抗疏論雪上章未報會賊兵泝江來寇皐乃召愼勉之令戰斬首數千朝廷始信其不二

行師先在量力不可窮兵　通典　春秋時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境息侯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漢武帝患匈奴屢爲邊患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召問公卿曰今欲舉兵攻之何如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日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解圍之後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私怒傷天下之政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精兵聚之廣武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固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爲效矣竊以勿擊爲便

漢元帝時朱崖儋耳二郡夷數反賈捐之上書請不擊便其略曰臣聞堯舜禹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秦氏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而天下潰畔賴聖漢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武皇帝以國富人逸攘郤匈奴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盜並起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敺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荊蠻大邦爲讎自古患之久矣何況乃服其南方萬里之蠻乎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不及皆可且無以爲於是遂罷其郡

後漢光武建武中北匈奴衰弱臧宮馬武上書請臨塞厚懸購賞喻告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及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矣帝曰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

魏將諸葛誕據壽春反魏將王基討之司馬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通吳將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吳將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蜀將姜維因洮上之利輕軍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既勝之後必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取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政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心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昔武皇帝破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從之

宋文帝勵精爲治俗阜人康元嘉數十年間比漢之文景自以財殷力盛遂經略中原命王元謨等大舉北伐遂至後魏太武親率二十萬衆至於瓜步喪師蹙國斯不量力黷武之謂也

陳宣帝卽位數年遣吳明徹率師十萬渡江盡克淮南之地息師不一二三載更攻後周之彭城大敗於呂梁明徹并

將卒並沒江左削弱自此之由斯亦不量力而黷武窮兵之累也

後周武帝伐齊軍次并州齊將安德王延宗擁兵四萬出城拒帝帝率諸軍合戰齊人退帝乘勝逐北率千餘騎入城東門令諸軍繞城置陳至夜延宗率其衆排車而前城中軍卻人相蹂踐大爲延宗所敗死傷略盡齊人欲閉門以閫下積屍扉不得闔帝從數騎崎嶇危嶮僅乃得出至明率諸軍更戰大破之擒延宗并州平周武窮兵幾於不濟

續通典唐李光弼討史思明時魚朝恩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光弼固言賊方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媢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者來督戰不得已出師北邙令附山阻險而陣懷恩不從賊據高原委物佯北官軍爭獲之伏發大潰

宋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二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鄭淸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進兵喬行簡時在告上疏不聽詔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趙葵以淮西兵五萬人取泗州由泗趨汴會子才軍命楊誼等將兵入洛陽誼至洛東三十里遇敵伏兵大潰葵等亦棄汴而歸

遼太祖天贊二年皇子輝庫濟爲大元帥圖魯卜爲副旣克平州進軍燕趙攻下曲陽北平至易州易人來拒踰濠而陣李景章出降言城中人無鬬志大元帥將修攻具圖魯卜諫曰我師遠來人馬疲憊勢不可久留乃止軍還大元帥以其謀聞太祖大悅賜賚優渥

金太祖伐遼克臨潢府至沃赫河宗幹諫曰地遠時暑士罷馬乏若深入敵境糧運不繼恐有後艱帝從之遂班師又布薩忠義移軍壓淮境遣赫舍哩志寧率偏師渡淮取盱眙濠廬和滁等州宋人懼而世宗意天下厭苦兵革思與百姓休息詔忠義度宜以行忠義使右監軍宗敘入奏將近暑月乞俟秋涼進發詔許之又布薩揆伐宋下眞州宋遣陳壁來告和揆以乞辭未誠徒欲緩師卻之宋人不獲請成乃決巨勝成公雷塘潴積水以爲阻盡焚其廬舍儲積過江遁去揆以方春地濕不可久留且欲休養士馬振旅而還

元阿巴齊從皇子鎭南王征交阯至思明州賊阻險拒守阿巴齊選精銳與賊戰於女兒關斬馘萬計餘兵棄關走於是大軍深入進至交州陳日烜空其城而遁阿巴齊曰賊棄巢穴而匿山海者意待吾之敝而乘之耳將士多北

人春秋之交瘴癘交作賊弗就擒吾不能持久矣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納附勿縱士卒侵掠急捕日逭此策之善者也

臨敵易將 通典戰國燕昭王使將樂毅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未下惠王嗣立以騎劫代毅遂爲齊將田單所敗得齊地復歸於齊

秦師伐趙趙王使廉頗禦之頗固壁不戰趙王惑秦之間以趙奢之子代頗趙師大敗

晉鎮南將軍杜元凱都督荆州諸軍事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據要害之地耻無備取敗不以實聞於孫皓元凱欲間吳邊將乃請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晉軍將至使其將帥移易成傾蕩之勢竟殄滅焉

後周末隋文帝作相尉遲迥據相州舉兵隋文帝遣鄖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沁水水漲未得渡長史李詢上密啟云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等并受尉遲迥餽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文帝以爲憂欲代此三人李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遣之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鄖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奢之子所以致敗於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爲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文帝大悟即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

續通典五代梁王彥章將軍攻晉之夾寨南城段凝副之彥章血戰功獨多段凝有異志陰與梁之要臣趙巖張漢傑交通匿彥章捷書而獨進段凝所奏末帝初疑其事已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彥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凝乃誣奏彥章使酒輕敵以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毀之遂罷彥章以凝爲招討使凝尋帥精兵數萬降唐

金宣宗貞祐三年詔諸道按察司講究防秋處備陳便宜有曰掌軍之官不宜臨時易代臨敵易將乃兵家所忌將非其人屢代何益時論韙之

元舒穆嚕額森從穆呼哩取東京時金人新易東京留守將至額森諜知之即與數騎邀而致之懷其所受誥命至

東京謂守門者曰我新留守也入據府中問吏列兵於城何謂交以邊備對額森曰吾自朝廷來中外晏然柰何欲陳兵以動搖人心乎即命撤守備曰寇至在我是夜下令易置將佐部伍三日穆呼哩至入東京不費一矢又順帝至正十三年張士誠據高郵叛右丞相托克托總大軍出討數敗士誠圍高郵隳其外城城且下順帝信讒解托克托兵柄削官爵以他將代之士誠乘間奮擊元兵潰去由是復振

明世宗嘉靖時倭寇猖獗東南命張經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討之便宜行事時倭二萬餘據柘林川沙窪其黨方踵至經日選將練兵爲擣巢計以江浙山東兵屢敗欲俟所徵兩廣狼土兵至用之乃遣總兵官俞大猷遊擊鄒繼芳參將湯克寬分屯金山衛閔港乍浦犄賊三面以待永順保靖兵之集會侍郎趙文華以祭海至與浙江巡按胡宗憲比屢趣經進兵經曰賊狡且衆待永保兵至夾攻庶萬全文華遂密疏經糜餉殃民畏賊失機帝怒即下詔逮經以蘇松巡撫周琉代之方文華之拜疏也永保兵已至其日即有石塘灣之捷至五月朔倭突嘉興經遣參將盧鏜督保靖兵以大猷督永順兵由泖湖趨平望以克寬引舟師由中路擊之合戰於王江涇斬賊首一千九百餘級焚溺死者甚衆給事中李用敬等言王師大捷倭奪氣不宜易帥帝不聽卒論經死琉莅任無所展布賊復熾狼土兵亦不奉琉節制大肆焚掠於是東南民既苦倭復苦兵矣

軍政不一必敗　通典孫子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之楚子北師次於郔聞晉師濟河楚子欲還伍參言於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楚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不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先穀不可隨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皆敗績　春秋時吳師伐楚州來楚救之吳人禦諸鍾離楚將子瑕卒楚師熸吳將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

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敵楚大將死其師熸薳越爲帥帥賤多寵政令不一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先分師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戰於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擊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軍掩餘帥左軍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軍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後漢末曹公擊馬超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伏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甚易吾是以喜

續通典唐初劉黑闥引突厥寇河北淮陽王道元授山東道行軍總管師次下博與賊軍遇道元帥騎先登命副將史萬寶督軍繼進萬寶與之不協及道元深入而擁兵不進謂所親曰吾奉手詔言淮陽小兒雖名爲將而軍之進止皆委於吾今其輕銳越泥濘交戰吾軍若動必陷泥濘莫如結陣以待之雖不利王而利國也道元遂爲賊所擒又蘇定方從大將軍程知節征賀魯至鷹娑川突厥引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與戰未決既而突厥別部鼠尼施等又領二萬餘騎續至定方正歇馬隔一小嶺去知節十里許望見塵起率五百騎馳往擊之敵衆大潰追奔二十里副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今當結爲方陣輜重並納腹中四面布隊人馬披甲敵來即戰自保萬全又矯制收軍不許深入終日跨馬披甲結陣由是馬瘦卒勞無鬬志定方謂知節曰本來討賊今乃坐守何功之立哉須囚繫文度飛表奏之知節不從師竟無功

五代周世宗南征徙下蔡浮橋於渦口爲鎮淮軍築二城以夾淮時南唐元帥李景達遣朱元等屯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州周師連破紫金諸寨景達雖爲元帥而兵事皆決於陳覺覺與元素有隙以元李守貞客反覆難信南唐主李景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於周諸軍皆潰景達以舟兵奔還金陵

宋潘美與契丹耶律色珍戰於飛狐敗績議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色珍乘勝入寰州兵勢甚盛美副將楊業欲避其鋒但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護軍王侁等以爲畏懦欲從雁門北川中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

號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公先將行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强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乃與侁帥麾下陣於谷口業進與色珍戰大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多羅臺望之無所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卽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卽麾兵却走業且戰且行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遂被擒於是雲應朔諸城皆復陷又李顯忠克復宿州與別將邵宏淵不相能金布薩率步騎十萬來攻晨薄城列大陣顯忠請宏淵併力夾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俄而敵大至顯忠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謂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猶不堪況烈日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鬬志顯忠移軍入城統制張訓通等以顯忠宏淵不協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敵始退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兵不返恐變生不測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遂夜引還

元嚕扎爾受命參議陝西行樞密院事比行入奏曰關陝要地軍務非輕阿道伊埒國之元臣陛下方委任之伏慮臨時議論不協必誤大計儻有異同臣請得以上聞帝可其奏

明李景隆與郭英吳傑合兵伐燕燕王帥諸將進駐固安謂邱福等曰李九江等皆匹夫無能爲惟恃其衆耳然衆豈可恃也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將帥不專政令不一甲兵糧餉適足爲吾資耳爾等但秣馬厲兵以待旣而戰於白溝河景隆等果大敗

軍無政令敗（通典）後魏末原州人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州人李賢乃招集豪傑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勝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惟以殘剝爲業夫以羈旅之賊而驅烏合之衆勢自離解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焉賢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爲兩道乘夜鼓譟而出羣賊大驚一戰而敗狼遁走追斬之

（續通典）宋李綱爲兩路宣撫使練士卒修器甲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

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尙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副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

金哀宗天興時聞元兵至以點檢瓜爾佳薩哈爲總帥率步兵三萬巡河渡命內族長樂監其軍行至封邱而還朝廷置而不問於是薩滿愛實上言曰薩哈統兵三萬本欲乘元兵遠至喘息未定而擊之出京纔十里不逢一人一騎已畏縮不敢進設遇元兵其肯用命乎乞斬二人以肅軍政不報

明張玉因耿炳文帥師北向往覘其營還報成祖曰炳文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無能爲遂詔問諸將所嚮衆莫對玉曰當徑趨眞定彼雖衆新集志未齊一我軍乘勝可一鼓破之成祖曰玉言正合吾意吾倚玉一人足辦矣

推誠 通典後漢更始初光武爲蕭王定河北諸賊銅馬餘衆降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投死猶言致死）由是皆服

東晉末劉道規爲荆州刺史桓元餘黨荀林屯江津桓謙軍枝江二寇交逼以絶都邑之閒荆楚既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

西魏將王羆之守華州也（今馮翊郡）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於河橋不利東魏降卒趙靑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召城中軍民謂之曰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臣能與王羆同心者可共固守軍民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續通典唐張儉刺朔州屬李靖旣平突厥有思結部者窮歸於儉儉受而安集之其在磧北者親屬私相過省儉不禁示羈縻而已及儉徙勝州後將謂其將叛遽以奏聞朝廷議發兵進討仍起儉爲使就觀動靜儉單騎入其部落召諸首領慰諭推腹心咸匍匐歸命又郭子儀鎭河中時僕固懷恩率吐蕃回紇等三十萬衆掠涇邠躪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敵騎圍已合乃使李國臣拒其東魏楚玉當其南陳回光當其西朱元琮當其北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沒左右前後回紇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驚曰令公存乎懷恩言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故我從以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曰皇帝萬壽回紇悟曰懷恩欺我子儀又使諭之

曰公等頑歲遠涉萬里翦除凶逆恢復二京我與若休戚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背主棄親於公等何有回紇曰本謂公亡不然何以至此今誠存我得見乎子儀將出左右謂曰敵人之心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敵衆數十倍吾將示以至誠左右又請以騎五百從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敵皆持滿待子儀以數十騎免胄徐出而勞之曰安乎公等久同忠義何至於是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錦歡好如初又曹王臯遷湖南觀察使前使辛京杲貪虐有部將王國良者戍武岡賴其富即劾以死國良懼遂散財聚衆據縣以叛敛諸道兵討之再歲不能下臯至遣使遺國良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者蓋逃讒抗死爾將軍遇我何不速降我固爲京杲誣者幸蒙雪何忍以兵加將軍哉以爲不然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度也國良得書喜且畏因請降然內尙首鼠臯即日單騎稱使者造國良壘國良延使者入臯遂大呼軍中曰有識曹王者乎乃我也來受國良降國良安在一軍愕眙不敢動適有識者走至傳呼曰是國良匍匐叩頭請罪臯執手約爲昆弟盡焚攻守具散其兵令赴農桑有詔赦之賜名惟新又馬燧討李懷光於長春宮懷光將徐庭光以兵六千守宮城禦備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久攻所傷必多乃挺身至城下呼庭光庭光素憚燧威名拜於城上燧度庭光心已屈乃徐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庭光復拜燧曰公等皆朔方將士祿山以來首建大勳四十餘年功伐最高奈何棄祖父之勳力背君上爲滅族之計耶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賊衆俱不對燧又曰爾以吾爲欺邪今相去不遠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庭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下乃率衆出降燧以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

五代唐李茂貞爲鳳翔節度性至寬有部將符昭者人或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爪牙熟寢經宿而還上下遂服之

宋宗澤尹開封威望素著會巨寇王善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馳至其營泣曰朝廷危難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又魏勝知海州治軍旅獲金諜者犒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窶乏使之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衆得金人虛實悉以上聞

金蕭仲恭使宋且還宋人意仲恭耶律伊都皆有亡國之戚而伊都爲金監軍有兵權可誘而用之乃以蠟丸書令仲恭致之伊都使爲內應仲恭素忠信無反覆志但恐宋人留不遣遂陽許還見宗望卽以蠟丸書獻之宗望察仲恭無他薄罰之於是再舉伐宋又楊仲武遷同知臨洮尹臨洮地接西羌與瑪爾布雜居邊將貪暴瑪爾布苦之遂相率爲寇仲武乃從數騎入其營諭之曰此皆將校侵漁汝等以至此爾今懲治此輩不復擾害汝也并以禍福曉之羌人喜悅寇掠遂息後瑪爾布復掠熙河主帥使人諭之不肯去曰楊總管來我乃解去熙河具奏詔復遣仲武當是時瑪爾布謂仲武不能復來及仲武至與其酋帥相見責以負約對曰邊將苦我我之來求訴於上官耳今幸見公願終不復犯塞乃舉酒酹天折箭爲誓仲武因以卮酒飲之曰當更爲汝請若復背約必用兵矣羌人羅拜而去

元安扎爾討平涇州師還原州降民棄老幼夜亡走衆曰此必反也宜誅之以警其餘安扎爾曰此輩懼吾驅之北徙耳遣人諭之曰汝等若走以軍法治罪父母妻子併誅矣汝歸保無他於是州民皆復歸豪民陳苟集數千人潛匿新寨諸洞衆議以火攻之安扎爾曰招諭不出攻之未晚遂偕數騎抵寨縱馬解弓矢召苟遙語折矢與爲誓苟卽相呼羅拜謝更生之恩皆降又賽音諤德齊鎭四川宋將昝萬壽擁强兵守嘉定與賽音諤德齊軍對壘一以誠意待之不爲侵掠萬壽心服未幾賽音諤德齊召還萬壽請置酒爲好左右皆難之賽音諤德齊竟往不疑酒至左右復言未可飲賽音諤德齊笑曰若等何見之小耶昝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之人乎萬壽歎服又呼遜爲河南等路宣慰司同知以河南多强盜往往羣聚山林刼殺行路官軍收捕失利乃以招安自任遣土豪傳檄諭之未幾賊二人來歸呼遜賜之冠巾且諭之曰汝昔爲賊今既自歸卽良民矣悉放還令遍諭其黨數日後招集其爲首者十輩來身各長七尺餘羅拜庭下呼遜命吏籍其姓名爲民時召而飲食之皆得其歡心羣盜聞之相繼款附

明太祖擒陳兆先悉降其衆釋兆先而用之擇其驍兵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懷疑懼太祖覺其意是夕令入宿衛環帝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一人侍臥榻傍太祖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又處州寇葉宗留等憑恃險阻乘間時出官軍討之又復遠遁屯師日久計無所施陶成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諭以禍福言辭懇

惻宗留等悚動悔罪率衆出降

示信　通典春秋時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諜間也）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人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晉文公伐楚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無失信不背三舍之約先軫所謀軍事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政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之功乎是以先之衆皆悅服

魏明帝自征蜀至長安遣張郃諸軍勁卒四十餘萬向劒閣諸葛亮有戰士萬二千更下者八千時魏軍始陳番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敵衆强多非力所制控權停下兵并聲勢亮曰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乃敕速遣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感思致命臨軍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司馬宣王一戰大尅此之由也

續通典唐蘇定方旣擊破賀魯至怛篤城有敵人降附副總管王文度曰師還而降且爲賊不如殺之取其貲定方曰此乃自作賊耳何以稱伐叛哉及分財定方一無所取後俘都曼請於帝曰臣向喻陛下意許以不死帝曰朕爲卿全信宥之葱嶺以西遂平

宋种世衡知環州番部有努鄂者素倔强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遠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努鄂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蹵之起努鄂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

金宗望率兵討張覺覺敗奔宋宗望使以詔書宣諭城中張敦固等出降使使與敦固俱入城收兵仗城中人殺使者立敦固爲都統乘城拒守敦固以兵八千分四隊出戰大敗宗望再三開諭敦固等曰屢嘗拒戰不敢遽降宗望許其望闕遙拜敦固乃開其一門宗望使棟摩奏其事遂下詔赦南京官民大小罪皆釋之官職如舊

元史天祥獲金將完顏和斯穆呼哩欲殺之天祥曰其降時嘗許以不死今殺之無以取信於後不若用之乃以爲千戶又鍾明亮以循州叛帝命管如德統兵討之諸將欲直擣其巢穴如德曰重困斯民而自爲功吾不爲也

於是遣使諭以禍福明亮感如德誠信即擁十餘騎詣贛州石城縣降平章政事鄂囉齊怒其跋扈不臣欲以事殺明亮如德聞之曰皇元仁厚未嘗殺降明亮叛人何足惜所重者信不可失耳

示義

〔通典〕春秋時晉將荀吳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人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不能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也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人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所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尅鼓而返不戮一人

秦末天下兵起范增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乃求楚懷王孫心立爲懷王以從民欲

漢楚相持之際項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强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大王大王至又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坑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請發喪漢王從之遂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王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於是諸侯多從之

晉征南大將軍督荆州諸軍事羊祜至鎮務修德行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掠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潘景陳尚來寇祜追斬之而美其死節厚加殯殮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

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常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

東晉末宋武帝為將北伐後秦姚泓以檀道濟為前鋒至洛陽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以戮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甚眾

後魏遣將慕容白曜伐宋無鹽城尅之將盡以其人為軍實副將酈範曰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人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從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軍勢若飛書告諭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

隋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隋將周法尚討之光仕帥勁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者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其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陳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陳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

大唐武德中李靖既尅江陵降蕭銑時諸將咸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罪狀既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以南城鎮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江漢之城聞之莫不爭下

續通典唐侯君集伐高昌率兵至柳谷候騎言其國王文泰尅日將葬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於是鼓行而前又李晟既克京師勒兵屯於含元殿號令諸軍曰晟與公等各有家室離別數年今已成功相見非晚五日內不得輒通家信違命者斬乃遣京兆尹李齊運告諭百姓居人安堵秋毫無所犯尚可孤軍人有擅取賊馬者晟立斬之莫敢仰視士庶無不感悅又裴度為節度招撫使平淮西蔡人大悅初吳元濟禁偶語於道夜不然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惟盜鬬殺外餘盡除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為限度以蔡卒為牙兵或以為反側之徒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答曰吾受命為帥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父老無不感泣

宋曹彬圍江南城將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來問疾彬曰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唯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之明日城陷一無所殺李煜詣軍門降待以賓禮封府庫籍圖書金帛以歸於朝秋毫無犯江南遂安又至道中交阯酋長黎桓不順海賊頻年剽劫朝廷加恩於桓以轉運使陳堯叟爲國信使初將命交阯者必獲贈遺數千緡桓所賦斂往往斷民手足堯叟知之遂召桓子授以朝命却其私覿又桓界先有亡命來奔者鎭將多匿不遣堯叟悉捕亡命歸之且戒勿加酷法交阯感恩併捕海賊爲謝

金熙宗皇統元年毛碩知拱州宋將張俊據亳州而柘城酒監房人傑叛以應俊碩發兵討之至柘城躬扣城門呼耆老以諭意縣人縛人傑以降碩逕入縣署召百姓慰安之衆皆感悅

元世祖以宋張世傑據台州而閩中亦爲宋守敕董文炳進兵文炳所過禁士馬無敢履踐田麥是以南人感之不忍以兵相向次台州世傑遁諸將先俘州民文炳下令曰敢有不縱所俘者以軍法論得免者數萬口至溫州未下令曰毋取子女毋掠民有衆曰諾其守將火城中逃文炳亟命滅火追擒其將數其殘民之罪斬以徇逾嶺閩人扶老來迎漳泉建寧邵武諸郡皆降又蘿槃甸叛賽音諤德齊往征之有憂色從者問故賽音諤德齊曰吾非憂出征也憂汝曹耳師次蘿槃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賽音諤德齊不可遣使以理諭之蘿槃主曰謹奉命越三日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賽音諤德齊又不可俄而將卒有乘城進攻者賽音諤德齊怒遽鳴金止之召萬戶叱責之曰天子命我安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命左右縛之諸將叩首請俟城下之日從事蘿槃主聞之曰平章仁義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由是西南諸夷翕然款附

明太祖以諸將破和陽多暴橫殺人城中民夫婦不相保乃諭之曰諸軍自滁來凡軍中所得婦女悉還之於是民家室得完遠近悅服又太祖欲取鎭江慮諸將濫殺乃命徐達爲大將諭之曰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達頓首奉命師至鎭江元平章鼎鼎遁去卽克其城兵不血刃號令嚴明秋毫無犯又陳友諒引兵襲金陵敗潰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府太祖乃下令諸將曰陳友諒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遂督諸帥率舟師乘風遡流而上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又大破之友諒奔武昌其僞相胡廷瑞等皆來降



九通分類總纂

卷一百二十六
之一百二十七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兵類六

兵略二

撫士 通典孫子曰視卒如嬰兒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

春秋時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楚子於是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又晉聲子詒楚謂令尹屈建曰雍子奔晉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雍子曰歸老幼返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逸楚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

戰國魏以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糧與士分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謂之曰母子卒也而將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處矣是以哭之於是擊秦拔其五城

劉項相持之際田橫據有齊地漢將韓信灌嬰平齊橫走歸彭越漢滅項籍後橫與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居隝中帝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發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廄置謂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改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餘尚五百人在海島中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漢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之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

後漢桓帝以段熲為破羌將軍征羌行軍仁愛士卒疾者親自瞻省手為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勤苦故皆樂為死戰

皇甫規延熹中爲中郎將持節監討零吾等羌會軍中大疾死者十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

魏將諸葛誕守壽春以司馬氏累代擅權遂舉兵稱匡輔魏室爲辭司馬文王率師討之壽春城陷誕死文王招其徒不降且招且戰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遣降之皆曰爲諸葛公死無恨以至於盡無一人降時人比之田橫矣戍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不取也乃免胄冒陳而死其得士心如此

西魏將梁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寶物分賜麾下故每蹝敵場咸得其力　又王思政守潁州郡城東魏師十萬攻之備盡攻擊之術以潁川灌城陷之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國任城遽辱王命力屈道窮計無所出惟當效死以謝朝恩耳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刎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明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中士卒固共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泗交流無屈撓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遂無叛者

後周武帝大舉伐齊次於晉州初齊攻晉州恐周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帝率諸軍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帝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處分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思自厲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欲何所之齊主亦於北塹列陳帝欲薄之以礙塹遂止自旦至日中相持不決申後齊人乃填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人便退遂北斬首萬餘級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於是齊衆大潰

大唐貞觀中太宗親征高麗駕次定州兵士到者幸定州城北門親慰撫之有從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招至牀前問其所苦仍勅州縣優加供給凡在征人欣然縱有病者悅以忘疲師次白巖城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爲之吮血由是從行文武競思奮勵及軍迴行次柳城招集戰亡人骸骨設太牢以祭之太宗慟哭盡哀軍人無不灑泣

兵士觀者歸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死天子哭之死無所恨　司空李勣每將兵在軍識其臧否聞人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以是人皆為用所向多克捷及薨哭之或有嘔血者

續通典唐李晟能與下同甘苦以忠義感發士心終無攜怨且臨下明每治軍必曰某有勞某長於是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又馬燧移刺懷州時師旅後歲大旱田苐不及耕燧務勤教化止橫調將吏有親者必造之厚為禮瘞暴骼止煩苛是秋稼生于境人賴以濟

五代周太祖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後與士卒無異所得賜予與諸將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懽樂又王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嘗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傅治之士卒隸環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

宋种世衡為將善撫養士卒病者遣一子專視其食飲湯劑人以是樂為用又岳飛御軍嚴整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然遇士卒有疾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婿其女李寶自楚來歸韓世忠留之寶痛哭願歸飛世忠嘆服又吳玠素不為威儀除宣撫副使簡易如平常負手步出與軍士立語慕容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刺客萬一或有意外豈不上負朝廷下孤軍民之望哉玠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家不知玠之不肖使為宣撫玠欲不出恐軍民之冤抑無告者為門吏所隔無由自達某所以屢出者為此也慕容乃服

金延嘉們都從監軍杲招復陝西進至鳳翔者國初廢諸路多反覆不一杲授們都牌劄令往撫定們都所至多張甲兵從者安之違者討之帖然無復叛者杲甚嘉之又元光時以赫舍哩約赫德為京東便宜總帥兼行戶工部事帝因謂宰臣曰約赫德性剛人皆畏之委之行部無不辦者至於御下亦頗有術提控有呼喇珠者渠厚待之嘗同器而食其人感奮遂以戰死英王守純曰凡為將帥駕馭人材皆當如此帝曰然左右曰今日風雪如是吾與卿處猶有

元顯宗嘗出征駐金山會大雪擁火坐帳內歡甚顧謂

氣色彼從士亦入耳腰弓矢荷刃周廬之外其苦可知遂命賚人大爲肉糜親嘗而徧賜之又王榮祖攻石城遣健卒頁寶穴其城城崩被壓衆謂已死弗顧也榮祖曰士忘身死國安忍棄去發石取之猶生一軍感激樂爲効死

明郭登爲都督守大同時大同兵士戰歿後城門晝閉人心惶懼有勸登棄城去者登不可登雖處危疑而氣益壯弔死問疾親爲存恤晝夜籌畫修城繕兵以圖後舉卒完其城

明賞罰　通典春秋時鄭師伐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食音嗣）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

續通典唐史思明遣賊將周摯攻河陽北城李光弼登城望賊曰彼雖衆亂而囂不足懼也因謂郝廷玉論惟貞曰爾等望吾旗而戰若吾旗緩任爾觀便宜而進退吾旗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少退者斬廷玉等策馬赴賊有一將援槍刺賊洞馬腹連及數人一將逢賊不戰而退光弼召不戰者斬之賞援槍者絹五百匹令赴戰須臾廷玉奔歸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使者取廷玉頭來廷玉見使者曰馬中箭非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換馬而復廷玉等決死往戰光弼連麾三軍望旗俱進聲動天地一鼓而破之

宋仁宗皇祐中儂智高叛命狄青討之青臨行上言謂古之師還以馘告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方有是事故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然鬬爭斂俘莫此之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爲貨售於無功不戰之人非所以勸願一切寢罷如師有功則差次其勞全軍加賞無功則斟酌其罪全軍加罰庶令上下一心不專自爲私計則決勝之道也詔從之又宗澤在磁州以趙世隆爲中軍將澤去磁以州事付李侃世隆殺之後與其弟世興將兵二萬歸澤世隆入拜澤詰之曰河北陷沒吾宋法令與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斬之時取世隆斬於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矣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至澤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欣然受命遂得州以歸

金布薩忠義拜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世宗賜以御府貂裘賓鐵吐鶻弓矢大刀具裝對馬及安山鐵甲金牌詔曰軍中將士有犯違職之外並以軍法從事有功者依格遷賞

明王驥受命巡邊至甘肅見莊浪等處守兵俱少烽堠不飭翼日大集兵衆於轅門問先年遇敵先退者誰皆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徇於衆曰自今遇敵退縮者視此三軍股栗因簡戍兵勤訓練軍容肅然

按杜典此下有賞宴不均致敗一條夫賞宴之均所以示犒考唐太宗追宋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捷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又宋太祖於諸鎭臣來朝必賜以飲食錫賚殊異觀賞宴均之制勝卽可知不均之所由敗也故不別爲類

賞宴不均致敗　續通典後漢大將曹公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者若勳勞宜賞則不恡萬金無功妄施分毫不與

行賞安衆　續通典漢高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帝居南宮從複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及所親愛所誅皆平生讎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爲不足用徧封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爲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三月上置酒封齒爲什邡侯因趣丞相亟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

唐劉仁軌鎭守百濟時百濟再被亂仁軌始命葺復戶版營屯田以經略高麗先是貞觀永徽中士戰歿者或贈官推授子弟顯慶後討伐恩賞殆絕及破百濟有功者皆不甄敘州縣購募不願行身壯家富者率以賄免所募皆瘡劣寒傯無鬬志仁軌具論其弊請加慰賚以鼓士心又表用扶餘隆使綏定餘衆詔可後討高麗平之

分賞取敵　通典漢王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軍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越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發使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圍羽垓下

續通典宋師征蜀諸將入辭太祖謂曰所破郡縣當傾帑藏爲朕賞戰士國家所取惟土疆爾故人皆效命所至成功

金太祖襲遼主於鴛鴦濼時奉聖州守委城遁去衆無所屬相與叩門請李師夔主郡事師夔許之乃援卒治兵都古爾納兵至師夔與其故人沈璋密謀出降曰一城之命懸於此舉即率親信十數輩詣旦出城見伊都與之約曰今已服從願無以兵入城及俘掠境內伊都許諾詔以師夔領節度以璋佐之賜師夔駿馬二俾招未附者許以便宜從事又興定時完顏薩布奉詔出兵河北時河北所在義軍官民堅守堡寨力戰破敵者衆薩布上章言此類忠亦可嘉若不旌酬無以激人心乞朝廷量加官爵萬一敵兵復來將爭先効用矣帝覽奏召樞密官曰朕與卿等亦嘗有此議以不見彼中事勢故一聽帥臣規畫今觀此奏甚稱朕意其令有司徧賞之

元初宋八國諸路軍於成都汪德臣遣將赴之約曰先破敵者奏領此城諸將奮勇圍遂解詔候江南事定如約以城與之

行賞招降　漢高帝時陳豨反於代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北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也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帝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帝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及聞豨將皆故賈人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

唐李愬討吳元濟擒驍將丁士良不殺署爲捉生將士良請盡死以報德因說愬討吳秀琳秀琳降以爲衙將有李憲者亦賊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賊中降者相繼愬聞其有父母者給粟帛而遣之衆皆感泣愬每得降卒必親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因襲蔡

宋岳飛受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順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佐襲周倫砦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佐又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銑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

掩賊營降其衆數萬

金宣宗興定四年樞參知政事內族巴薩上言宋境山州宕昌東上拶一帶番族昔嘗歸附分處德順鎮戎之閒其後有司不能存恤相繼亡去近聞復有歸心然不招之亦無由自至誠得其衆可以助兵盜諸一方臣以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庫哩長壽及通遠節度副使溫屯永昌皆本番屬且久鎮邊鄙深得彼心已命遣人招之其所遣及諸來歸者皆當甄奬請預定賞格以待之帝是其言

元順帝至正閒額琳沁巴勒移江西行省左丞時妖寇由蘄黃陷饒州饒之屬邑安仁與龍興相接境其民皆相挺爲亂額琳沁巴勒道出安仁因駐兵招之來者厚加賞賚不從者命哈喇多爾濟等撲滅之餘干久爲盜區亦聞風

順服

示惠招降

通典春秋魯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人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續通典唐憲宗元和中詔諸軍進討李師道魏博節度使田宏正白楊劉濟河獲其將夏侯澄等四十七人帝並釋放之給繒絮遞送軍前驅使如父母在欲還者優遣及澄等至行營賊覘知之潛相傳告由是叛徒皆感朝廷恩繼有降者劉悟遂擒師道傳首京師又高仁厚討邛州賊阡能未發前一日得諜者仁厚命釋縛因謂之曰高尚書來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尚書欲拯救汝曹肖書來汝曹各投兵迎降當遣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等耳必不橫及百姓也遂遣之仁厚引兵發至雙流阡能聞其將至遣羅渾擎立五寨於雙流之西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詗知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日所以語諜者賊大喜爭棄甲投兵請降仁厚悉撫慰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餘衆爭出執渾擎以降仁厚悉命焚五寨及其甲兵明日諸寨知大軍已近爭出執阡能迎官軍讙呼不可止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逆黨悉平

五代周世宗顯德五年征淮南天長軍使易贇令男延壽齎表以其城來降天長縣當九驛之路城小而固南人以

其地為雄州世宗之破楚州也獲其守將張彥卿男光祚舍而不誅因令光祚齎璽書以諭贇贇知楚州既下故降

宋岳飛攻賊李成將馬進賊駭亂退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殺汝坐而降者八萬餘人賊大敗又因曹成敗去謂張憲等曰追之則脅從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降者二萬進兵追之成出降

金宣宗元光二年御史中丞師安石上章言備禦二事其二曰今敵中來歸者頗多宜豐其糧餉厚其接遇使彼果肯為我用則擇有心力者數十人潛往以誘致其餘來者既衆彼必轉相猜貳然後徐起而圖之則中興之功不遠矣帝嘉納之

元阿爾哈雅攻潭州州守李芾自殺其將劉孝忠以城降諸將欲屠之阿爾哈雅曰是州生齒數百萬口若悉殺之非上諭巴延以曹彬不殺意也其屈法生之復發倉以食饑者遣使徇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南雄諸郡其守臣皆率其民來迎曰聞丞相體皇帝好生之德毋殺擄所過秋毫無犯民今復見太平各奉表來降又博囉引兵入齊宋守將李全降諸將皆曰全勢窮出降非心服也今若不誅後必為患博囉曰不然誅一人易耳山東未降者尚多全素得人心殺之不足以立威徒失民望表聞詔博囉便宜處之乃以全為山東淮南楚州行省鄭衍德田世榮副之郡縣聞風款附山東悉平

明太祖既撫定甯越欲遂取浙東諸郡乃謂諸將曰吾師比克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當厚加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降郡縣亦必聞風而歸矣又胡大海常自稱吾行軍惟知有三事不殺人不擄人婦女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爭趨附之

軍師志堅必勝

通典春秋時晉師伐齊陳於鞌晉解張御郤克鄭邱緩為右及戰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邱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以其病敗君之大事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東晉將周訪討江沔閒賊杜曾訪有衆八千進至張陽曾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善謀也使將軍李恆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小將趙允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允馳馬告急訪怒叱令更進允號哭還戰自辰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輒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遂定漢沔○東晉將朱伺善戰人或問之荅曰諸人以舌擊賊伺唯以刃耳又問曰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耶伺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

續通典唐廣平王收長安李嗣業統前軍陣於香積祠北賊將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郭子儀曰今日不以身餌敵則軍無類矣即肉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覘軍勢僕固懷恩引回紇銳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昃斬首六萬級賊東走遂平長安又朱泚逼奉天德宗召渾瑊勉諭之賊造雲梁薄城下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大寒餒又少甲胄瑊但感激誠勵之以飢弱之衆當劇賊之鋒瑊力戰應敵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霑足格鬬不已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既而李懷光大軍至賊解圍去五代梁晉相拒於柏鄉梁龍驤軍以赤白馬爲兩陣旗幟鎧仗皆如馬色晉兵望之皆懼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嗣源笑曰有其表爾翼日歸吾廐也莊宗大喜曰卿當以氣吞之因舉鍾飲酹奮撾馳騎犯其白馬挾二裨將而還梁兵敗

宋欽宗靖康二年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將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金人敗退卻數十里

金世祖與實圖美交好鄰部不悅遂合兵攻之實圖美使弟阿蘇美率二百人南下拒敵敵兵千人已出其隗據高

泉實圖美將五千人迎擊之敵將額勒本者勇士也出挑戰實圖美射中其馬額勒本反射射中實圖美腹實圖美拔箭戰愈力阿蘇美與勇士七人步戰殺額勒本諸部兵遂敗又大定初丞相襄從左副元帥默音以本部兵討契丹戰于肇州之長濼襄先登鏖擊足中流矢裹創以戰氣愈厲七戰皆勝默音握其手曰今日之捷皆公力也敵走渡霧凇河擊追之

元蘇布特從諸王巴圖等攻曼濟勒部主齊哩克戰敗于鄂寧河諸王以敵尚衆欲要蘇布特還徐圖之蘇布特曰王欲歸自歸我不至圖納河瑪察城不還也乃馳至瑪察城諸王亦至遂攻拔之而還又趙瑨攻相州抵其門死士突出瑨直前擊之流矢中鼻側鏃出腦後拔矢再戰七日破其城

明朱能從成祖師駐臨淮諸將以盛暑乏糧又戰小卻多請班師能曰自義舉以來克捷多矣豈可因小挫遂自摧阻耶但當爲宗社計整兵前進成祖拊髀曰爾言深合我意遂進兵渡淮

軍將驕敗

通典春秋末吳子問孫武曰敵勇不懼驕而無慮兵衆而强圖之奈何武曰詘而待之以順其意無令省覺以益其懈怠因敵遷移潛伏候待前行不瞻後往不顧中而擊之雖衆可取攻驕之道不可爭鋒

秦末項梁起兵吳中比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秦三川守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說高陵君顯（封於高陵）曰公將見項梁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其將章邯夜銜枚擊梁大破定陶梁敗而死（梁自號武信君）

後周末隋文帝輔政周大將尉遲迥在河北舉兵拒命遣將略地河南州縣多下之隋文帝遣將于仲文率兵討之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塢與迥將劉子昂劉裕得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隄迥將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獲五千餘人

隋末翟讓李密起兵於河南滎陽郡通守張須陀以兵攻讓讓數爲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驕很可一戰而擒之公但列陣以待保爲公敗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詐與戰不利軍稍卻密發伏自後掩之讓合擊須陀衆大敗之遂斬須陀於陣

續通典唐郭孝恪爲西安都護討龜茲破其都城孝恪自留守之龜茲相那利潛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兵萬餘人來襲孝恪時營於城外有龜茲人來謂孝恪曰那利我之國相人心素歸今亡在野必思爲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宜備之孝恪不以爲意那利率兵奄至孝恪始覺乃領部下千餘人將入城城中降人與那利表裏夾擊孝恪自爲前鋒力戰而入至其王所居旋復出戰爲寇所殺又昭宗時李仁矩爲閬州節度董璋反率兇黨以攻其城仁矩召軍校謀守戰利害皆曰璋久圖反計以賂誘士心兇氣方盛未可與戰宜堅以老之儻浹旬之閒大軍東至賊必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精甲即驅之出戰兵未交爲賊所敗既而城陷仁矩被擒

宋太祖伐蜀遣王全斌崔彥進等出鳳州劉光儀曹彬出歸州蜀孟昶遣王昭遠拒之兵始發成都昶遣李昊等餞之昭遠手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酒酣謂昊曰吾之是行何止克敵當領此二三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爾全斌至三泉遇昭遠擊敗之昭遠焚吉柏江浮橋退守劍門

敵屢勝驕不備可敗　通典春秋楚大饑庸人率羣蠻以叛楚楚使廬戢梨侵庸庸遂之囚子揚窗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楚將潘尫曰不可姑且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敗日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楚將子越自石溪子員自仞以伐庸遂滅之

續通典五代梁晉戰於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閻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既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蹙其勢可破勝而驕忌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

軍行自表異致敗　通典春秋時狄人伐衛戰於榮澤衛師敗績衛侯不去其旗是以敗遂滅衛

東晉末桓元篡晉宋武帝起義討之元敗泝流奔荆州留其將何澹之郭詮郭昶之守湓口宋武將何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旍旗甚盛無忌謂將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縱得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獲因縱兵乘之可一鼓而敗也遂進攻獲舫因使呼曰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然因乘勝逕進無忌鼓譟赴之澹之遂潰

文瀾書局石印

宋晉安王子勛音勳舉兵潯陽宋將殷孝祖討之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異若善射者十伍相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陳為矢中而死

東魏大將齊神武與西魏大將周文戰邙山時周文見齊神武出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令賀拔勝總之以犯其軍適與齊神武相遇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勝逐齊神武數十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為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齊神武已逸去○東魏將高敖曹與侯景等攻魏將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大將周文率眾救之戰於邙山敖曹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陳周人盡銳擊之一軍皆沒敖曹輕騎走河陽城仰呼索縣繩又不得拔刀劍門追兵至敖曹奮頭詬曰來吾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

續通典宋种世衡居西邊党項犯邊有敏珠爾族首領驍悍最為邊患世衡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入敏珠爾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凡有負銀鼓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為所擒又趙范趙葵敗李全於揚州議出塗塞西門有堡塞候卒識全槍垂雙綁本又作拂為號以告范范葵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誘致擊敗之

金宗望等追遼主於石輦驛遼主謂宗望兵少必敗與嬪御皆自高阜下平地觀戰伊都示諸將曰此遼主麾蓋也若萃而薄之可以得志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即遯去遼兵遂潰

案唐朱泚之亂李懷光自河北赴難李晟每將合戰必自表異繡帽前行親自指導懷光見之不悅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先識以奪其心耳又宋韓世忠閩劉豫聚兵淮揚勒眾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陣者二人遂引去據此則自表異不唯不致敗并可以取勝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也

師行眾悲恐敗

通典後燕慕容垂遣其子寶步騎七萬伐後魏戰於參合陂大敗寶以數千騎奔逸士眾還者十一二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垂由是自率大眾伐魏至參合陂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歐血因而寢疾卻還道卒

續通典唐僖宗廣明時黃巢攻汝州欲薄東都田令孜請自將帝幸神策軍以飛龍使楊復恭副令孜於是募兵京師得數千人時巢已陷東都帝餞令孜章信門賚遺豐優然衛兵皆長安高貲世籍兩軍得稟賜侈服怒馬以誇權豪初不知戰聞科選皆哭於家陰出貲雇販區病坊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慄賊進取陝虢神策兵過華裹三日糧不能飽無鬬志賊急攻關王師潰

聲感人附　通典夫聲感人享宴將士以激勵於衆酒酣使拔劒起舞作朋角抵伐鼓叫呼以增其氣絲竹哀怨之聲不可奏使人悽慘損銳氣挫壯心則難勝敵

續通典唐李筌太白陰經曰古人出師必犒以牛酒絲竹哀怨悽愴復安得而用哉故隨筵樂例用大鼓枝鼓腰鼓破陣樂笛拍板舞劍渾脫角觝投石拔拒蹴踘

五代周世宗征南唐取泗州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來之歌聲聞數十里

元崇古嚕領征北諸軍師師踰金山攻巴林之地巴林之南有達勒琿河其將特哩台阻水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元軍矢不能擊馬不能進崇古嚕命吹銅角舉軍大呼聲震林野其衆不知所爲爭起就馬於是麾師畢渡

守則有餘　通典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故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又曰城有所不攻

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不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以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僨果自解去

續通典唐吳少誠攻許州上官涗知節度留後欲棄城走判官劉昌裔追止之曰留後旣受詔宜以死守城況城中士馬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七日賊勢必衰我以全制之可也涗然之賊日夜攻急堞壞不得修昌裔令造戰棚木柵以代之募壯士破營得突將千人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戰棚木柵於城上守陴遂安

宋魏勝守海州金兵大至環城圍數重勝與統制郭蔚分兵備禦偃旗仆鼓寂若無人金軍驚疑數日不敢攻已乃植雲梯置礮石四面合圍負土塡壕勝俟其近城鳴鼓張旗矢石俱發繼以火牛金液凡三晝夜金兵不能近

金哀宗天興初元兵圍汴京汴人共推强伸為府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元兵圍之東西北三面多樹大礮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往來救應大呌以憝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衆無異兵器旣盡以錢為鏃得元兵一箭截而為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遏礮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駝及所乘馬皆殺之以犒軍士人不過一啗而得者如百金之賜云

守拒法附

通典城有不可守者大而人少小而衆多糧寡而柴水不供壘薄而攻具不足土疎地下灌溉可汎邑闕人疲修緝未就凡若此類速徙之　壘高土厚城堅溝深糧實衆多地形阻險所謂無守而無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凡築城下闊與高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狹闊以此為準料功上闊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功日築土二尺計功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功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步計功七萬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簣並計之夫功之內　凡敵欲攻卽去城外五百步內井樹牆屋並塡除之井有塡不盡者投藥毒之木石甎瓦茭芻百物皆收之入不盡者並焚除之其什物五穀糗糒魚鹽布帛醫藥功巧戎具鍛冶秸藁茅荻蘆葦灰沙鐵炭松樺蒿艾脂麻皮氈荆棘筐籠釜鑊盆瓮壘木鍬斧錐鑿刀鋸長斧長刀長錐長鐮長梯短梯大鉤連鏁連枷連棒白棒蘆竹為稕插以松樺城上城下咸先蓄積緣人間所要公私事物一切修緝拋石大小隨事　礨木長五尺徑一尺小至六七寸　城外四面壕內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牆　城門縣板木為重門　城門扇及樓堠以泥塗厚備火　城門先造連

孔馬鎗壯銳以鏁連之○城內面別穿井四所置水車大瓮二十口竈十所○卻敵上建堠樓以版跳出為櫓與
四外烽戍晝夜瞻視○城壕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積數大半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
之鑿壕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功日出三丈計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人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百
步計功二千五百人一里計功七萬五百人以此為率則百里可知○弩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
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下建女牆臺內通闇道安屈勝梯人上便卷收中設氈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糧
水火○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文武相
兼量材受任而統領精銳驍勇簡募或十隊二十隊三十隊大將副將各領隊巡城曉喻激勵赴救○城上立四
隊別立四表以為候視若敵欲攻之處則去城五六十步即舉一表橦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攀女
牆舉四表夜即舉火如表城上四隊之閒各置八旗若須木擂拯板舉蒼旗須灰炭稕鐵舉赤旗須檑木樵葦舉
黃旗須沙石甎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舉黑旗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鷙旗須皮氈麻鏁鍬
钁斧鑿舉雙兔城上舉旗主當之官隨色而供城內老小丁女除營食之外皆令應役城上分為八隊使識文者
點檢常旗備擬物為八部城內對敵營自鑿城內為闇門多少臨事令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於敵初來營列未
定精騎從突門躍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城門先自鑿扇為數十孔出強弩射之長矛刺之則敵不得近門棧以泥
厚塗之備火柴草之類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轉關橋一梁端著橫檢拔去其檢橋轉關人馬不得過度皆
傾水中○鉒籬戰格於女牆上跳出拯出牆三尺著橫檢拯安鋯以荊柳編為之長一丈闊五尺縣安拯端用遮矢
石○布幔複布為之以弱竿縣挂於女牆八尺折拋石之勢則矢石不復及牆○木弩以黃連桑柘為之弓長一丈
二尺徑七寸兩弰三寸絞車張之大矢自副一發聲如雷吼敗隊之卒鷰尾炬縛葦草為之分為兩岐如鷰尾狀以
油蠟灌之加火從城墜下使人騎木驢而燒之松明以鐵鏁縋下巡城照恐敵人夜中乘城而上夜中城外每三十
步縣大燈於城半腹置警犬於城上吠之處即須加備脂油炬於城中四衢要路門戶晨夜不得絕明用備非常行
鑪鎔鐵汁舁行以灑敵人游人鐵筐盛火加脂蠟鏁縣縋下燒穴中腔城人○灰麩糠粃因風於城上擲之以眯敵

目因以鐵汁灑之○連梃如打禾連枷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釵竿如槍刃爲兩岐叉用飛梯及人○鉤竿如鎗兩旁有曲刃可以鉤物○油囊盛水於城上擲安火車中囊敗火滅○天井敵攻城爲地道來返自於地道上直下穿井以邀之積薪安井中加火薰之敵人自焦灼○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甖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聽耳者於井中託甖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悉知之審知穴處助鑿迎之與外相遇卽就以乾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於外密覆穴口勿令煙洩仍用鞴袋鼓之又先爲桔槔縣鐵鏁長三丈以上束柴葦焦草而燃之墜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煙熏之敵立死○城上八隊之閒安轉關小抛二機關大抛一雲梯撞抛等其閒先從城身用木出跳爲重女牆高於土女牆五寸以上以板覆其上隨事緩急而開閉之敵若以大石擊牆樓石下之處出跳空中縣生皮氈毯等袋以乘其石城內人家咸令置水防火先約失火者斬火發之處多恐奸人放火但令便近主當八部官人領老小丁女救之火起所部急白大將大將領親信人左右救火城中有卒驚及雜人城上不得輒離職掌亂走街巷者斬敵若推輪排來攻先以抛打手抛既衆所中必多來者被傷力不齊矣○凡攻城之兵禦捍矢石頭戴蚤帽仰視不便袍甲厚重進退又難前既不得上城退則其帥逼迫人衆煩鬧我作轉關女牆騰出城外以轆轤墜鐵索索頭安鐵鴟脚當衆鬧之處擲下撥人敵若兵衆氣盛將卒有疑卽迴易左右前後或替一日再動或數夜不移審察安危隨時變改飛書檄必誘我人速封馳送大將每夜巡城皆改易契令信人持僞契巡行所由不覺罰之覺則送使有外往來主司押領上使輒不得問其事由外人輒不得與語○敵若縱火焚樓堞以麤竹長一丈錢去節以生薄皮合縫爲袋貯水三四石將筩內於袋內急縛如濺筒令壯士三五人撮水口急壓之救火每門常貯兩具如無竹以木合筩漆之而用並小濺筩二十具兼助之門內常以瓮貯水添用○敵若推轒車我作麤鐵鐶井屈桑木爲之用索相連轒頭適到速以鐶串轒頭於其傍便處分令壯士牽之翻倒弓弩兩射自然敗走○敵若木驢攻城用鐵蒺藜下而敦之其法以熟鐵闊徑長一尺二寸四條縱橫布如蒺藜形鎔生鐵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其鼻連鏁擲下敦訖以轆轤抝上若木驢上有牛皮幷泥敦著卽舉速放火炬灌油燒火○凡敵攻城多背旺相起土爲臺我於城內薄築臺高於敵臺一丈已上卽自然制彼無所施力○又於城上以木爲棚容兵一隊作長柄鐵鉤陌刀

鏁斧隨要便以爲之備若敵騎女牆踊身待其身出十鉤齊搭拏入城中斧刀助之○城若卑地下敵人遏水灌城速築牆壅諸門及陷穴處更於城內促圍闊帀視水高中而闊築牆牆外取土高一丈以上城立立後於牆內取土而薄築之精兵備城不得雜役如有洩水之處即十步爲一井井內潛通引洩漏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檝者載以弓弩鍬钁每船載三十人自暗門銜枚而出潛往斫營決彼隄堰覺即急走城上鼓譟急出兵助之○敵有驍勇衝門入來門內多穿坑穽又於重牆內卒出其不意敵必傍走自入穽中○城門外簡擇健卒貯備器具看敵懈怠即開門驍勇齊擊乘馳逐北不得過二百步幾急城上應接易爲○敵攻日久衆巧俱施蟻附緣城不惜士衆野無所得糧路又絕兵衆離心將帥懈倦必精兵擁守防我城門我當乘閒驍雄四出與城上人應期內外齊攻專精與疲怠者尤絕必須審察賊多僞謀其所穴之孔於城內深門爲坑坑上安轉關板橋若敵入來得三五十人後放發機關自然先墜○鐵菱狀如鐵蒺藜要路水中置之以刺人馬○陷馬坑長五尺闊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鎗竹籤其坑似亞字相連狀如鉤鏁以草及細塵覆其上軍城營壘要路皆設之○拒馬槍以木徑二尺長短隨事十字鑿孔縱橫安槍長一丈銳其端可以塞城中門巷要路人馬不得奔馳○木柵爲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少土不任版築乃建立木爲之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複彌縫其闕內重短爲閤道外柱木重長出四尺爲女牆皆泥塗之內七尺又立閤道內柱上布板木爲棧立欄杆於柵上縣門壅牆濠塹拒馬守一如城壘法○烽臺於高山四顧險絕處置之無山亦於孤迥平地置下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爲準臺高五丈下闊二丈上闊一丈形圓上建圓屋覆之屋徑闊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爲上覆下棧屋上置突竈三所臺下亦置三所並以石灰飾其表裏復置柴籠三所流火繩三條在臺側[illegible]上下用屈膝梯上收下乘屋四壁開覷賊孔及安視火筒置旗一口鼓一面弩兩張拋石壘木停水食乾糧麻蘊火鑽火箭蒿艾狼糞牛糞每晨及夜平安舉一火聞警因舉二火見煙塵舉三火見賊燒柴籠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來即烽子爲賊所捉一烽六人五人爲烽子遞知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烽率知文書符牒轉牒○馬鋪每鋪相去三十里於要路山谷間牧馬兩匹與游奕計會有事警急煙塵入境即奕馳報探○土河於山口賊路橫斷道鑿闊二丈深二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每日檢行掃令

淨平人馬入境即知足跡多少○游奕於軍中選驍果諳山川泉井者充常與烽鋪上河計會交牌日夕邏候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軍中虛實舉用勿令游奕人知其副使子將並久軍行人取善騎射者兼令人枕空胡祿臥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於胡祿中名曰地聽則先防備

續通典唐張巡守睢陽修守具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鉤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鉤車鉤城上柵閣巡以大木首連鏁大環拔其鉤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乃不復攻

宋曾公亮武經總要曰守城之道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敵不知所攻非獨爲城高池深卒強糧足而已必在乎處智周密計謀百變或彼不來攻而我守或彼不挑戰而我擊或多方以誤彼師或屢出以疲彼師或彼來歸而我不出或彼欲去而懼我襲若此者皆古人所以坐而役敵國之道也此雖得禦攻之計然又要先審可守之利害凡守城之道有五敗一曰壯夫寡少弱眾二曰城大而人少三曰糧寡而人眾四曰蓄貨積於外五曰豪強不用命加之外水高而城內低土脈疏而池隍淺守具未足薪水不供雖有高城宜棄勿守守有五全一曰城隍修二曰器械具三曰人少粟多四曰上下相親五曰刑嚴賞重加之得大山之下廣川之上高不近旱而水用足下不近水而溝防省因天財就地利土堅水流險阻可恃兼此形勢守則有餘故兵法曰城有不可攻又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皆謂此也凡敵已向城乘城將士皆援立牌以自障城及弩臺上並度視遠近施放矢石火毬火鷂鞭箭敵在城下則拋飛鉤敵若填壕則爲火藥鞭箭以射焚其芻藁橋械敵傅城欲上則隨其處下擂木擂石以擊之投飛炬以燒其攻器下火脒及以行鑪鎔鐵灑灼敵人颺石灰糠麩眯害其目樓棚踏空版內雜短兵下刺登城者若登者漸多則禦以狼牙鐵拍手漸攀城則以連枷棒擊之剉手斧斷之敵以衝車等進則穿以鐵鐶木檑放猛火油敵雲梯倚城則引叉竿推撞車敵木驢空（音孔）城則用絞車鐵撞燕尾炬壞之敵飛礮石則張布幔繩

遏之敵爲地道來攻則爲地聽候其來方穿井邀之霹靂火毬等害之敵附高穴城則縋遊火箱灼之敵築土堙傍城欲上則穿地道至堙下引取其土敵堙自壞或城內薄城起堙相對盛兵抵禦敵以火攻城則城上應救火之具有托叉火鉤火鐮柳灑子柳罐鐵手猫脚筒尋常之所預備者若攻具猛至則爲水袋水囊以投沃之一應溯樓器械雖而塗覆亦頻舉麻搭潤護若敵爲火車燒城門則下濕沙滅之切勿以水水加則油焰愈熾敵若縱煙向城則列甕缶以醋漿水各實五分人覆面於上其煙不能犯鼻目敵夜圍城則每五十人以一人繫城下置食其前城上聞犬吠則縋火下照舉表加備又於城半腹每十步繫一燈籠又束蘆葦插以松明樺皮可用照敵或攻摧女墻則以木女墻代之或攻壞城堞則以刀車塞之又陳規守城錄曰凡攻城者有生有死而善守者有生無死今夫百里之城有數敵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乞命於敵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敵先架濕木編洞屋以生牛皮蒙其上戴之令人運土木填壕以進攻械守城人得計則城內先施礮碎之若要摧毀攻械則須用大礮及石敵人攻城用大礮蓋欲摧毀城樓守城欲用摧毀敵人攻械大礮與小礮遠礮齊用縱敵在城外伐木爲對樓雲梯火車等攻械可以礮盡又須先用稍大木造高一丈長一丈闊一丈一丈上下外直裏斜外密裏疏洞子外密處以大麻繩橫編如竹笆相似以備礮石衆多攻壞女頭即於兩邊連進洞子向前以代女頭則礮石縱大且多亦無損壞間有損者即前抽換如此捍禦礮石亦何能害人已可必得無虞也又築城之制城面上必作女頭墻中間立狗脚木一條每女頭中掛搭笓籬惟可以隔遮弓箭弩於礮石則難以遮隔若改作平頭墻不用笓籬只於近下留品字方眼與女頭相似亦甚濟用又敵人初到城下觀其攻械勢恐難遏宜便於城裏脚下取土深濶裏壕壕外去壕數丈再築重城對舊城門更不作門卻於新築城下緣裏壕二三里地新城上開門使人入得大城直行不得須於裏壕垠上新城脚下繞繚二三里地方始入門若此則假使敵善填壕止不過填外壕必不得填裏壕若由門入城須行新城脚下裏壕垠上新城上人直下臨敵何物不可設用敵必不敢入既由正門入城尚不敢豈肯用命打城乎古人云上策莫如自治又事貴制人不貴制於人皆此之謂也

明呂坤實政錄曰凡城不宜大大則難守城不宜卑卑則易登大者根厚五丈頂闊二丈五尺小者根厚三丈頂闊

丈五高須三丈五尺卑亦不下三丈外峻中陂垜頭高六尺闊七尺四平方角垜不用眼三尺爲垜口厚二尺五寸高與心齊垜口墻板之下留天井一箇圓徑一尺直通城下一眼直看城根可落升口圓石可容仰月鏟斷鉤杆推雲梯可使三刺槍可打快槍發箭用噴火噴糞天井之制下圓上方方口橫二丈長二丈有半敵卽上城先投井中足不及定手安得施我卽殺之矣此眼平日以石推壓但可流水用則開之鑿石更妙守城時以門二扇蓋之防我失脚垜口用鼓膛琉璃磚厚一尺鉤杆滑不可着敵臺方三丈每面六垜口七十步立一臺弓箭火槍高手俱置臺上以便矢石交及鉛箭火藥須備百倍兩敵臺交相射打則兩臺之間雖守垜無人而敵亦不敢登矣城根土壂上留一丈下面卽挑池池深三丈口闊十丈底闊三丈城根窄則敵無處容足又池深以助城高池底每十步鑿一圓井口闊一丈深一丈謂之重淵及泉更好否則外引河水或內引城中雨潦之水常令丈深池兩崖多栽盤根宿草以耐崩坍池外不用高阜之土以防填壕但爲品窖以陷敵馬池外一里之內不可栽樹城門須有弔橋闊三丈城門不可安在洞中常宜近外使敵無所容身若原在洞中安門者城門之上以磚砌五星池狀通兩扇門面深二尺闊一尺留五孔大如升高地一尺敵以火焚門可以下水可以放快鎗可以射箭可以擂石城內附墻多留蹬道半里一座以便急時往來每蹬道須留一門以防敵人登城城上用內攔墻高與心齊以防進城之敵便於對打

示弱 通典孫子曰兵者詭道也故能用示之不能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春秋時晉聲子謂楚令尹屈建曰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苗賁皇奔晉以爲謀主及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若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君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則苗賁皇之爲也○

漢初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帝使人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帝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誇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此欲視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業已行帝怒以爲沮吾軍械繫敬

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

後漢末孫策遣軍攻陳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衆寡不敵登乃閉門自守示弱不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城觀形勢知其可擊乃申命士衆寢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指賊營步騎鈔其後賊周章方結陳不得還船登縱兵乘之賊遂大敗

陳武帝東討杜龕侯安都居守北齊軍入據石頭遊騎至於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且令城中曰有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明晨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開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逼臺城

後周末隋文帝作相之初尉遲迥拒命遣將崔仲文率兵定關東軍次蓼隄迥將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寬棄城遁走

續通典唐太宗曰守示以不足敵必來攻是敵不知其所攻也攻示以有餘敵必自守是敵不知其所守也又魏博田悅兵圍邢州身攻臨洺築重城絕內外援邢將李洪臨洺將張伾固守詔馬燧與李抱眞李晟合軍救之燧出鄴口未過險移書抵悅示好悅以燧畏己大喜既次邯鄲悅使至燧皆斬之遣兵破其支軍又袁滋討吳元濟至唐州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爲意朝廷知之貶滋撫州刺史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弱故使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弱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愬不爲備愬遂襲蔡州

五代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乃遣符存審與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不虞晉軍之速至也存審選精騎二百雜河中兵出擊鄩壘陽敗而走鄩兵追之晉騎反擊獲其騎兵五十梁人知其晉軍也皆大驚然河中糧少而新降人心頗持兩端晉軍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知吾利於速戰則將夾渭而營斷我餉道以持久困我則我進退不可敗之道也不若按兵示弱伺隙出奇可以取勝嗣昭

從之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鬭雞存審曰可以一戰矣乃進軍擊鄩大敗之

宋苗傅劉正彥反韓世忠率兵討之至秀州稱病不行治器械傅等始懼初傅正彥聞世忠來檄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零殘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時世忠妻梁氏及子諒爲傅所質防守嚴密於是朱勝非紿傅遣之梁氏疾驅出城會世忠於秀州世忠知其謀進兵益急擒賊伏誅

明李文忠擣應昌令士卒各持二十日糧兼程進與敵遇力戰走之追至瀚海敵至益衆乃據險爲營示以單弱敵疑有伏遁去

示怯　通典周初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先至已據便地形勢又强則如之何對曰當示怯弱設伏佯走自投死地敵見之必疾速而赴擾亂失次必離故所入我伏兵齊起急擊前後衝其兩旁

戰國趙將李牧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閒諜厚遇單于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謂牧爲怯趙王讓牧牧如故王怒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復遣牧牧至如故約匈奴終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兵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彀弓弩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來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

戰國韓魏相攻齊將田忌率兵伐魏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五十里走者半之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幷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期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大斫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下於是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軍大亂龐涓乃自刎

隋煬帝大業中彭城賊張大彪宋世模等衆至數萬保縣薄山寇掠徐兖隋將董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

之不出賊以純爲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賊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築爲京觀

隋末山賊孟讓眾號十萬屯盱眙煬帝遣王世充保都梁山以拒之久不與戰乃宣言士卒亡叛使賊中聞之讓果大笑曰王世充文法吏何能爲將吾當生縛之於是進攻其柵充與戰佯不勝讓益輕之乃分兵虜掠世充知其可擊令軍中移竈撤幕設方陳四面而出戰大破之虜男女十萬餘口讓僅以身免

續通典五代梁太祖遣子友寧攻青州王師範乞兵於楊行密行密遣其將王茂章以步騎七千救之茂章與友寧戰大敗之遂斬友寧以其首報行密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聞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茂章閉壘示怯伺梁兵怠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是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

宋狄青在涇原常以寡當眾預戒軍中盡捨弓弩皆執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鉦則嚴陣而陽卻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則卻敵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鉦聲止忽前突之敵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又張俊討李成時成圍江州未解成黨馬進在筠州俊急趨豫章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州破賊決矣及進犯洪州連營西山俊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牒索戰俊以細書牒報之賊以俊爲怯故懈俊密遣岳飛楊沂中由上流絕生米渡出賊不意追奔七十里又與賊戰令陳思恭從山後馳擊夾攻破之

元巴延久居北邊時有譖其與海都通好者詔以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代之未至會海都兵復至巴延遣人請伊實特穆爾曰公姑止待吾翦此寇而來未晚也巴延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卻凡七日諸將以爲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巴延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軍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卽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

示緩

通典戰國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召問趙奢奢對曰道遠險狹難救譬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令奢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軍中候有一人

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閒來奢善食遣之閒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奢既以遣秦閒乃卷甲而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兵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奢縱兵擊破之閼與圍解

後漢末曹公進軍攻袁尚將審配於鄴先鑿塹圍周迴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審配遙見笑而不出爭利曹公令一夜濬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數月城中餓死過半尚將馬延臨陳降遂克鄴城

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賊保襄平宣王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懼欲移營宣王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宣王曰孟達眾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眾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欲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戰攻但恐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鈔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眾恃雨故雖饑困安肯束手當示無能為之若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撞競發矢石雨下晝夜攻而拔之

後魏末万俟醜奴稱亂關右魏將賀拔岳討之軍於汧渭之間宣告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為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之北百里細川使其大將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其千人以下為柵者亦有數處且田且守岳知其勢分乃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諸路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圍元進柵拔之諸所俘執皆放之自餘柵悉降岳聲言徑趣涇州其刺史侯長貴亦以城降醜奴乃棄平亭而走

續通典 唐賊史思明既襲降許叔冀乘勝西向李光弼敦陣徐行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賊游騎至石橋諸將曰並城而北乎當石橋而進乎弼曰當石橋而進令甲士夜持炬徐引部曲重堅賊不敢逼已而賊來攻光弼與戰中潬西斬千級執五千人又郭子儀屯奉天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入寇眾請擊之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敵果遁去

五代唐王晏球攻定州王都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戰晏球以爲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宏昭張虔釗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悉以俸祿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食盡先出其民萬餘人數謀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以城降都自焚死

遼埒克黨善蘇庫瑚西樓太祖至土河秣馬休兵若不爲意諸將請急追之帝曰俟其遠遁人各懷土懷土既切其心必離我軍乘之破之必矣

金宗弼再取河南宋李興據河南府李成軍入孟津興率衆薄城鼓譟請戰成不應日下昃興士卒倦且飢成開門急擊大破之興走漢南成遂取洛陽嵩汝等河南平

元世祖中統初國寶討阿勒達爾叛將和托時和托據吐蕃之達實嶺衆欲速戰國寶曰此窮寇也宜少緩以計破之遂以精兵襲其後和托欲西走國寶據險要之挑戰則斂兵自固相持兩月潛兵出其不意擒殺之明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巡邊猝遇敵主客不當永欲走越止之列陣以自固敵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而行毋反顧自率騎殿後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敵不覺明日謂永曰我一動敵躡擊無噍類矣結陣示暇形惑之也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通典）後漢初岑彭將兵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彭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陽於河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閒伐木開道直襲黎邱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依東山爲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先爲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

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征之（弇音甘）張步將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塡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勒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

示巨里城中恟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又令將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晝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勒諸將校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勒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卽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兩者也若先攻西安定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張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也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衆亡歸劇

續通典唐曹王臯爲江南西道節度使時李希烈反賊樹堡柵於蔡山臯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蘄州理戰艦分兵傍南涯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戰艦南北與臯兵相直去蔡山三百里賊亦隨之乃命徒兵悉登舟順流東下不一日拔蔡山賊還兵救柵閱一日方至大破之因取蘄州降其將李良復至黃州斬首千餘級軍益振

五代初淮南節度使高駢死淮南亂楚州刺史劉瓚奔梁梁王納之時欲攻徐州時溥乃遣朱珍將兵數千以東聲言送瓚還楚溥聞珍以兵來果出兵拒之珍戰於吳康大敗之取其豐蕭二縣別遣龐師古攻徐州又晉軍與梁將劉鄩對壘於莘晉軍數挑戰鄩閉壁不出晉王留符存審於莘聲言西歸鄩聞晉王且去卽引兵擊魏攻城東王行至貝州反擊鄩大敗之追至於故元城又敗之鄩走黎陽

宋王韶既破羌衆會瞎戩度洮爲之援餘黨復集韶乃命別將趣竹牛嶺虛張軍聲而潛師越武勝遇瞎戩等與戰破之遂改武勝爲鎭洮軍

金宗弼復取河南徐文破宋將李寶於濮陽孟邦傑於登封宋蔣知軍據河陽文遲明至其城下使別將攻城東北自將精銳潛師襲南門城中悉衆救東北文乃自南門斬關入城宋軍潰去追擊敗之

元巴延伐宋宋淮西制置使夏貴等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兵不得進千戶馬福建言淪河口可通沙蕪入江巴延

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大軍次漢口諸將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先遣萬戶阿老罕以兵拒沙蕪口逼武磯巡覘陽羅城堡徑趨沙蕪遂入大江

明傅友德與湯和分道伐蜀和以舟師攻瞿塘友德以步騎出秦隴疾馳至陝集諸軍聲言出金牛而潛兵趨陳倉攀援巖谷晝夜行抵階州敗蜀將丁世珍克其城度白龍江橋破五里關遂拔文州又成祖將取滄州乃下令東征將士頗不樂張玉朱能爲言成祖密諭之曰德州城壁堅定州城粗備皆難猝下獨滄州土城隤圮日久天寒地且凍修城不易乘其未備攻之必克兵貴神密佯言東征者使彼懈不備耳乃以夜三更起程直抵滄州城下守將徐凱始覺衆股栗不能甲遂麾兵四面急攻拔之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通典春秋時越伐吳吳子禦於笠澤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漢王遣將韓信擊魏魏王盛軍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度軍襲安邑虜魏王豹　漢吳王濞反漢將周亞夫率師禦之壁於下邑吳師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吳果以精兵奔西北不得入乃大敗之

後漢將吳漢岑彭討公孫述述使其將延岑等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今南平郡即漢江州縣）泝江都江而上（江都江成都江）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軍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漢軍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後漢馬援爲隴西太守發步騎三千人擊先零羌羌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援乃潛行閒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　後漢末黃巾賊起漢將朱儁率兵討之賊帥韓忠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長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後漢末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

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卽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　後漢末曹公擊破馬超超走涼州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徐晃等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豎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後漢末蜀將關羽圍曹公將曹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曹公遣將徐晃救仁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堰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堰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曹公曰今日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　後漢末田國讓守馬城為鮮卑攻圍之十重國讓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國讓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赴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眾散亂皆無弓馬步走二十餘里僵屍蔽地

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次於遼水文懿遣將軍畢衍楊祚等步騎數萬阻遼隧以距之圍塹二十餘里宣王令其軍穿圍盛兵多張旗幟出其東南賊盡銳赴之乃汎舟潛濟急東北斜趣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遁走　魏將郭淮討叛羌其羌師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官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故城擊大破之

蜀將諸葛亮出斜谷司馬宣王屯北原亮盛兵西行諸將皆欲攻西圍郭淮獨以為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

十六國前燕將慕容垂討丁零翟釗於滑臺次於黎陽津釗於南岸拒守垂徙營就西津為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六

夜伐泝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拒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驍騎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壁於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垂遣追擊之盡擒其衆

東晉末宋武帝遣將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宋武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乃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將侯輝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爲城齡石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衆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遂攻北城詰朝戰至日昃焚其樓艣四面並登斬侯輝譙詵仍迴軍以麾南城卽時潰散　宋劉道濟爲益州刺史刑政失中羣盜蜂起攻圍州城道濟將裴方明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百級賊雖敗已復還合方明復僞出北門迴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時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於是奔散

西魏末岷州羌據州城反魏將獨孤信討之信勒兵向萬年頓三交谷口賊并力拒守信因危道趨稠松嶺賊不虞信兵之至覩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並出降　西魏末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率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

隋漢王諒作亂遣其將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隋將史祥討之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河陽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河南公理聚艘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度公理率衆拒之祥至溴（古閴反）水兩軍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

續通典　唐李愬謀襲蔡時賊將李祐有膽略守興橋柵嘗侮易官軍愬召其將史用誠誠之曰今祐以衆穫麥於張

柴爾可三百騎伏傍林中又使搖旗於前示將焚麥者祐素易我軍必輕而來遂爾以輕騎擒獲之用誠如其言果擒祐而還又高仁厚為行軍司馬將兵三千討韓秀昇屈行從召耆老詢以山川蹊徑及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為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蕩盡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且招之賊眾執秀昇行從以降

五代梁王彥章與唐相持於楊劉是時唐已得鄆州郭崇韜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為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乃可圖也然版築之事難以卒就陛下日以精兵挑戰使梁兵不得東十日壘成矣崇韜與毛彰將數千人夜行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來攻天熱卒疲不克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

宋种師道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葦土賦工敵至堅壁葫蘆河師道陣於河滸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充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楊可世潛軍衡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衷擊之敵大潰卒城而還又畢再遇與陳孝慶取泗州尅日進兵金人聞之閉榷場塞城門為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奇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之乃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二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圈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金人潰守將北遁兩城遂定

金太宗天會初烏塔嗚叛太宗命阿里罕次子晏督扈從諸軍往討之至混同江諭將士曰今叛眾依山谷地勢險阻林木深密吾騎卒不得成列未可以歲月破也乃具舟楫艤江令諸軍據高山連木為柵示以持久計且言俟大軍畢集而發乃潛以舟師浮江而下直擣其營遂大破之據險之眾不戰而潰月餘一境皆定又赫舍哩志寧以精兵萬人發自睢陽趨宿州宋將李顯忠聞志寧軍止萬人甚易之志寧將至宿州仍令從軍盡執旗幟駐州西為疑兵三明安兵駐州南志寧自以大軍駐州東南扼其歸路顯忠望見州西兵旌旗蔽野果謂大軍在州西而謂東南兵少不足慮先擊之以步騎數萬皆執盾背城為陣外以行馬捍之使別將將兵三千出自東門欲自陣後攻志寧

軍萬戶布勒察擊敗之右翼萬戶瓜爾佳清臣為前行撤毀行馬短兵接戰題忠軍亂諸將乘之追殺至城下又布薩揆總大軍南伐分兵為九路進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壽至淮宋人旅拒於水南揆密遣人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鄂屯驍揚兵下蔡以示欲渡宋帥何汝礪姚公佐悉銳師屯花靨以備揆乃遣右翼都統完顏薩布先鋒都統納喇巴哩潛渡八疊駐南岸揆麾大軍直壓其陣敵不虞我兵卒至皆潰走自相蹂踐死於水者不可勝計進奪潁口下安豐軍遂攻合肥取滁州盡獲其軍實

元張宏範既克宋三江寨至漳州軍東門命別將攻南門西門遂乘虛破其北門克之

明徐達從太祖討陳友諒率舟師順流而上直抵安慶先陳陸兵以疑友諒潛令俞通海等以精兵擣其水寨友諒軍不及支遂大破之又沐英從傅友德征雲南師至白石江元梁王遣兵十萬拒戰友德欲渡江英整諸軍若將渡者而以奇兵潛從下流濟遶出陣後元兵驚擾英急麾軍渡江以善泅者先之長刀斫其軍軍卻師畢濟鏖戰良久復縱鐵騎遂大敗之

示無備設伏取之 通典孫子曰利而誘之親而離之

後魏將傅永守楚王戍蕭齊將裴叔業來攻永令塡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頓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道左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自率精甲數千人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直墮吾計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暇逐之

後周韓褒為汾州刺史州界北接太原當千里徑先是高齊寇數入民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捍褒至適會寇來褒乃不下屬縣民既不及設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相謂曰汾州不覺吾至先未集兵今者之還必莫能追躡我矣由是益懈不為營壘褒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眾怠縱伏擊之盡獲其眾

續通典唐黃巢陷東都鳳翔節度使鄭畋遣兵戍京師賊將王璠率眾三萬來攻畋使行軍司馬唐宏夫設伏以待璠內輕畋儒柔縱萬騎鼓而前畋以銳卒數千當賊疏陣賊不測眾寡陣未整伏發眾皆譟日暮軍四合鏖戰龍尾

坡殺賊二萬級多獲鎧仗璠遁去

元張宏範討李璮於濟南璮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宏範宏範築長壘內伏甲士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壕益深廣璮不知也明日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跨壕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兵皆死

通典孫子曰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便人耳目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春秋時楚將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師於桔柣之門又入自純門及逵市懸門不發效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言曰楚幕有烏乃止　春秋時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我伐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　春秋時晉文公率諸侯伐楚楚將子玉從晉師晉退三舍楚師不止晉師又次於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文公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晉大夫狐偃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軍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墟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終敗楚師　春秋時晉侯伐齊齊侯登巫山以觀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　春秋時晉聲子聘楚謂令尹屈建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析公曰楚師輕佻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諸華則析公之為也

漢景帝時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勒習兵擊匈奴貴人將數十騎出獵見匈奴三人與戰被射傷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匈奴射鵰者也廣乃遂從百騎以馳三人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射彼三人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鵰者也遙見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還馳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若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　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胡騎遂不

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於是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復還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卒不敢擊向夜半時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兵去詰朝廣乃歸其大軍

後漢廉范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燃火虜遥見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朝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擊之斬首數百級虜自此不敢向雲中○後漢虞詡爲武都太守以討叛羌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車不進而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羣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强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强弩勿發先用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換衣服迴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奔因掩擊大破之

蜀將諸葛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軍并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魏將司馬宣王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魏延軍錯道逕前當六十里偵候白宣王說亮在城中兵力弱將士失色亮是時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旗偃息不得輒出菴幔開四門掃地卻飲酒宣王疑其有伏於是引軍北趣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亮所言宣王後知深以爲恨矣

後漢末陳登爲廣陵守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登使人求救於曹公而密去城十里理軍營處所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俱起火互然其衆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覩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

西晉杜元凱伐吳陳兵於江陵遣牙門管定周旨及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度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郡都督孫歆震恐與吳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度江也旋皆破之

十六國後趙石勒荊州監軍郭敬寇晉襄陽勒驛令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

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絶偵諜還告晉南中郎將同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於武昌敬遂入襄陽焉○十六國前涼張重華以謝艾爲軍師將軍率騎三萬進軍臨河後趙石勒將麻秋以三萬衆拒之艾乘軺車冠白帢鳴鼓而行秋遙觀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揮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又遣將緣河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漁俘斬一萬三千級秋走馬奔大夏也○東晉末宋武帝爲將討海賊孫恩恩在扈瀆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吴兵一千請爲前驅宋武曰賊兵甚精吴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爲聲援不從是夜宋武多設伏兵兼置旗鼓然一處不過數人明日賊率衆萬餘迎戰前驅既交諸伏皆舉旗鳴鼓賊謂四面有軍乃引退嗣之追奔爲賊所沒宋武且戰且退賊既盛所領死傷且盡宋武慮不免至伏兵處乃止令左右脱取死人衣賊謂當走反停疑猶有伏宋武因呼更戰氣色甚猛賊艮以爲然乃引軍去宋武徐歸然後散兵稍集○東晉末桓元篡晉宋武帝起義討元使將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武帝使羸弱登蔣山多張旗幟元不之測大懼武帝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謙陳皆殊死戰無不當百時東北風急縱軍放火煙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齊將馮道根守阜陵初到阜陵理城隍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理城未畢會魏將党法宗傅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皆失色道根命廣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鋭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人見意閒且戰又不利因退走○

西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氷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先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遣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

梁雍州刺史嶽陽王蕭詧雖稱藩於西魏而尙有二心西魏將楊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遞進實騎二千詧

登樓觀之以爲三萬懼而服焉

續通典唐武后垂拱初突厥犯邊命黑齒常之率兵拒之至兩井忽遇敵衆三千方擐甲常之見其首領二百餘騎身當先鋒直衝之敵皆棄甲而散比暮賊衆大至常之令伐木營中然火如烽燧時東南忽有大風起敵疑救至夜遁又吐蕃陷瓜州以張守珪爲瓜州刺史領餘衆修築州城板堞初立敵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顧失色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敵疑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修復廨宇收合流亡皆復舊業又永王璘拒命肅宗遣啖廷瑤招諭之時河南招討判官李銑以廣陵步卒三千同出於瓜步廣張旗幟耀乎江津璘登陴望之竟日始有懼色其夕銑令多燒火人執兩炬以疑之隔江望者兼水中之影一皆爲二璘軍人以火應之璘懼以爲官軍悉濟矣遂宵遁又東川留後高仁厚討叛將楊師立賊黨鄭君雄張士安堅壁不出仁厚曰攻之則彼利我傷圍之則彼困我逸遂列十二寨圍之夜二鼓君雄等出勁兵掩擊城北寨副使楊茂言不能禦帥衆棄寨走其旁數寨亦走東川人併兵南攻中軍仁厚聞之大開寨門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斬獲甚衆而還

五代梁太祖攻濮州已破濮人積草焚之梁兵不得入是時梁將王重師方病金瘡卧帳中諸將彊之重師遽起悉取軍中氈毯沃以水蒙之火上率精卒以短兵突入梁兵隨之皆入遂取濮州

唐與梁軍戰潘張軍敗而潰莊宗得三四騎馳去梁兵數百追及攢矟圍之唐將元行欽望其旗而識之馳一騎奮劍斷其二矛斬首一級梁兵解去又萇從簡以功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邱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爲我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譟莊宗壯之

晉皇甫遇與契丹戰至榆林爲敵所圍遇乘馬中鏑而斃遇有僕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顧杜知敏已被獲遇謂慕容彥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失之遂與彥超躍馬入陣取之而還敵壯之俄而生軍復合遇不能解時安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爲敵騎所圍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恩曰敵勢甚盛

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若失此二將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敵見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彥超中數槍得還時諸軍歎曰此三人皆猛將也宋曹彬伐江南朱令贇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彬聞之遣戰權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渚閒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又眞宗時寇準爲相值契丹大舉入遼王欽若陳堯叟請出幸以避之獨準力勸帝親征帝至澶州見契丹兵盛衆請駐蹕準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況王超李繼隆石保吉等各分兵扼其吭背四方援兵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請帝乃渡河遠近望見御蓋皆踴躍呼萬歲敵人氣奪又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敵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又儂智高反以孫沔爲廣南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五千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鎭靜邪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鎭靜危亡之道也乃興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又种師道將至洛陽聞斡里雅布屯京城下或止勿行曰敵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敵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城西趨汴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又王德討賊李成以百騎覘賊至上蔡驛口橋賊疑爲誘騎擁衆欲西德麾騎大呼曰王師大至矣賊駭遁追殺甚衆又魏勝取海州郡守高文富遣兵來捕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衆驚傳水陸悉有兵城中大恐文富閉門守驅民上城禦之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繼遣勇銳者登城樓餘自城門入莫有禦者遼景宗乾亨元年宋既下河東乘勝侵燕耶律學古受詔往援始至京宋敗耶律希達蕭托郭等勢益張圍城三周穴城而進城中民懷二心學古以計安反側隨宜備禦晝夜不少懈適有敵三百餘人夜登城學古戰卻之會援軍至圍遂解學古開門列陣四面鳴鼓居民大呼聲震天地旋有高梁之捷二年伐宋會宋將潘美率兵分道來侵學古以軍少虛張旗幟雜丁黃（按禮男幼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軍中雜幼弱以疑敵也）爲疑兵是夜適獨虎峪舉烽火遣人偵視見敵

俘掠村野擊之悉獲所掠物擒其將領又耶律都沁侵宋分總嬴師以從及戰取緋帛被介冑以自標顯馳突出入敵陣格殺甚眾

金薩滿阿里值遼人來攻貝勒和色理城阿里率百餘騎救之遼兵數萬阿里兵少乃令軍士裂衣多為旗幟出山谷間遼兵望見遁去又麗迪知懷德軍兼沿邊安撫使夏人合兵五萬薄懷德城迪開門待之夏人不敢入因以數千騎分門突出遂破之斬首五百級

元齊榮顯與宋兵戰於五河口抵大堤榮顯偕數騎前行覘敵值邏騎數十從者將退榮顯曰彼眾我寡若示以怯必為所乘援弓策馬射殺兩人而還又至元時納延叛車駕親征察球爾扈從遇納延駐兵萬餘察球爾兵不滿三千眾有懼色察球爾夜令軍士多裂裳帛為旗幟斷馬尾為旄掩映林木張設疑兵納延兵大驚以為官兵大至遂降

明李文忠為浙東行省左丞時張士誠急攻諸全守將謝再興告急遣胡德濟往援再興復請益兵文忠兵全無以應會太祖使邵榮討處州亂卒文忠乃揚言徐右丞邵平章將大軍尅日進兵軍聞之懼謀夜遁德濟與再興夜半開門突擊大破之又傅友德征蜀蜀將吳友仁謀復漢中兵大至守臣告急友德以精騎攻斗山寨令人持十炬列山上蜀兵驚遁又平安兵圍北平甚急劉江請往救與成祖約曰臣出北平以礮響為號一礮則決圍二礮則入城若三礮不聞則臣必戰死臣決圍之後宜令後軍帶十礮俟三礮既響為殿者常放礮不絕聲則遠近皆謂大軍繼至平安必駭走矣江遂進兵與安戰悉如其策大敗平安又成祖師至瓜洲盛庸以海艘迎戰列兵沿江上下二百里皆大驚愕師漸近岸庸等整師以禦成祖麾諸將鼓譟先登以精騎數百衝庸軍南師大潰乃令來降海舟縣黃幟往來江中鎮江城中望見驚曰海舟皆已降吾將何為其守將章俊遂率眾來降又王信守備荊襄劉千斤反信以房縣險進據之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眾突至圍城主帥逗遛不進拒四十餘日信選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為援兵至驚走追敗之又胡宗憲既說降倭寇汪直遣諭巨賊徐海謂不早降新總督用兵如神後悔何及海因要請中國貨物以遺他酋宗憲佯諾之輒以銀幣厚遺諜者而陰令營中盛兵容故縱敵瞰之明日復遣人來

待之如初海于是歸心于宗憲矣

敵軍攻城久不下師老擊之〔通典〕後漢初龐萌董憲反與蘇茂佼彊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光武時在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二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日日諸將請進賊亦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眾心益固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眾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等到乃率眾軍進桃城帝親自搏戰大破之○十六國前趙劉曜敗石勒將石季龍於高堠遂圍洛陽勒將親救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兵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軍千里勢不支久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堠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為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堠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攻金墉此其無能為也懸軍三時無攻戰之利若鑾旗親駕必覩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桃豹等各統見眾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皐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勒諸軍至成皐勒見曜無守軍大悅乃卷甲銜枚詭道兼路出於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人於城西彌悅勒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騎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入于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夾擊之曜軍大潰於陳擒曜以徇於軍

〔續通典〕宋趙范統軍攻唐鄧時金人在蘄黃孟宗政哉之范曰撤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之師必躡吾後且蘄黃之師正銳曷若先擣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敵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壓之則勝敵而無後患矣遼蕭思溫為南京留守會周師來侵圍馮母鎮勢甚張思溫請益兵帝報曰敵來則與統軍司併兵拒之敵去則務農作勿勞士馬大敵入東城我軍退渡滹沱而屯思溫勒兵徐行周軍數日不動思溫與諸將議

曰敵衆而銳戰不利則有後患不如頓兵以老其師躡而擊之可以必勝諸將從之周師引退

金章宗泰和六年宋將李爽圍壽州田俊邁陷蘄縣平章政事布薩揆遣安國軍節度副使納剌巴嚕與穆延薩克達以精騎三千戍宿州俊邁果率步騎二萬來襲郭倬李汝翼以衆五萬繼至遂圍城攻之甚力城中叢射敵不能逼會淫雨潦溢敵露處勞倦巴嚕遣騎二百潛出敵後突擊之敵亂薩克達率騎蹂之殺傷數千人敵復聞援軍將至遂夜遁巴嚕薩克達躡其後黎明合擊大破之獲田俊邁

元王義拔束鹿金將武仙以兵四萬來攻諭軍士曰束鹿兵少無糧城無樓櫓一日可拔也因盡銳攻擊義隨機應拒積三十日不能下義召將佐曰今城守雖有餘然縣無援兵糧食將盡豈可坐而待斃椎牛饗士率精銳三千銜枚夜出直擣仙營仙軍亂乘暗攻之殺數千人仙率餘衆遁還

明傅友德取雲南兵已抵烏撒將城之土酋集蠻大至友德故持重不戰以老之士踴躍思奮乃前爲陣蠻牆集友德鼓士奮擊大破其衆蠻遁

佯敗引退取之 通典孫子曰佯北勿從

春秋時晉楚戰於城濮楚將子玉從晉師晉師陣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鬬宜申將左鬬勃將右晉禆將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之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春秋時楚將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將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陣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戰國秦師伐趙趙以趙奢之子代廉頗爲將拒秦將王齕於長平秦王聞之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禆將軍令軍中有敢洩言武安君將者斬馬服子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秦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閒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

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時馬服子與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之軍大敗卒二十餘萬人降皆坑之○

漢王與諸侯兵共擊項羽決勝垓下韓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當左費將軍當右漢王後絳侯柴將軍在漢王後項羽之卒可十萬韓信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退信復乘之大敗垓下○

後漢初馮異與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議攻赤眉異曰賊餘眾尚多可稍以恩信傾難以卒用兵破也上令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

東魏末齊神武薨子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眾之撓也一一引將卒而誑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明誡之景又命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敗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為信爭掩擊遂大敗之○

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木汗可汗同伐吐谷渾俱會於清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眞二城是吐谷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乃上策也木汗從之即分為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眞寧趣樹敦吐谷渾婆周王率眾逆寧寧擊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其王先已奔賀眞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偽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迴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

續通典 五代初淮南節度高駢為畢師鐸所攻楊行密率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囚駢行密不得入屯於蜀岡師鐸率眾數萬出擊行密行密佯敗棄營走師鐸兵飢乘勝爭入營收軍實行密反兵擊之師鐸大敗

唐周德威身為大將常與士卒馳騁矢石之間梁軍圍太原募生致周陽五者為刺史有騎將陳章者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請致之德威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已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戰兵始交

德威兵退走章奮稍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鎚擊墜馬遂生擒之

金完顏璋將兵二萬救德順宋將吳璘據城北險要爲營璋亦策營與璘相望可三里許兩軍遇於城東凡五接戰璘軍敗走璋追至城下璘軍已據城北岡阜與其城上兵相應以弩夾射璋軍璋軍佯卻城中出兵來追璋反旆與戰大敗之

元阿珠奉命略淮東抵揚州宋都統姜才領步騎二萬來攻敵軍夾河爲陣阿珠麾騎士渡河擊之戰數合堅不能卻衆軍佯北才逐之遂奮而回擊萬矢雨集才軍不能支擒其副將張林斬首萬八千級又大德中羅和反詔劉國傑討之師出播州與賊戰不利乃令軍士人持一盾布釘其上既戰即棄盾佯卻賊追之奮不能止遇盾皆仆國傑鼓譟趨之賊大敗

明徐達帥兵取中原至山東界首克沂州進取青州遇元將伊蘇兵乃命傅友德率騎與戰佯北伊蘇來追達麾後軍前進俘斬甚衆伊蘇遁遂下青州

案杜典此下有僞稱敗怠敵取之條考僞敗與佯敗無甚差別今不復分析

僞稱敗怠敵取之　通典隋末楊元感反攻東都刑部尚書衛元與元感戰兵始會元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元感矣官軍稍怠元感與數千騎乘之元兵於是大潰

引退設伏取之　通典春秋時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鄭將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春秋時吳侵楚楚將養由基奔命楚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師

後漢末荊州牧劉表遣劉備北侵至葉曹公遣將李典與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觀

見救至乃退

十六國後趙將石季龍攻晉將劉演於廩邱晉將邵續使文鴦救演季龍退止盧關津以避之文鴦弗能進屯於景亭兗州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於外揚聲將歸河北張平以爲信然入於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邱○十六國夏赫連勃勃屯依力川後秦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率騎禦之興遣其將姚文宗拒戰勃勃僞退伏以待之興將姚榆生等追伏兵夾擊皆擒之

後魏万俟醜奴作亂關中魏將賀拔岳率兵討之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殺掠其民以挑之醜奴大將尉遲菩薩果率步騎三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強盛往復數返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爲一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之處岳便騎馬東出似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兵待之賊以路險不得齊進前後繼至半度岡東岳乃迴與賊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

大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自河北率兵十二萬來救太宗自率騎二千五百步卒千人趣武牢四月建德自滎陽西上築壘千坂渚太宗以五百騎出武牢東二十餘里將挑戰先伏李勣程齩金秦叔寶令尉遲敬德執矟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賊眾大驚撓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卻遂引賊以入伏內李勣等奮擊大破之獲其大將殷秋石瓚斬首數百級

引退設伏取之　續通典　唐高祖武德初劉武周將黃子英往來雀鼠谷高祖令武衛將軍姜寶誼擊之子英數以輕兵挑戰寶誼兵繼接子英輕遁如此者三寶誼悉兵逐之伏發軍大敗寶誼被擒又郭子儀圍衛州安慶緒分其眾僞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士三千伏壁內戒曰須吾卻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既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賊震駭而奔斬首四萬級執安慶和收衛州

五代周世宗伐江南大將張永德請行師至壽春劉仁贍堅壁不下永德出疲兵居前誘之伏精兵於便地每戰佯不利北退三十里伏兵悉起前後夾攻大敗之仁贍僅免

宋高宗紹興初權京西南路副總管李忠反陷金州諸關王彥與戰不利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開荚積聚僞若遁者秦郊距郡城二十里路坦夷募敢死士易麾幟設奇以待閱再宿賊至秦郊逆戰大敗之

遼太宗自將援石敬瑭會唐將高行周符彥卿以兵來拒遂勒兵陳於太原及戰佯卻行周彥卿追之爲伏兵所斷首尾不相救大敗之棄仗如山斬首數萬級又耶律色珍聞宋將楊繼業出兵令蕭達林伏兵於路明日繼業兵至色珍擁衆爲戰勢繼業麾幟而前色珍佯退伏兵發色珍進攻繼業敗走

金珠嘉辰嘉伐宋時宋兵二千屯高柳橋其寨兩城環之以水辰嘉先令水軍徑渡攻之大軍繼進夷其寨而還遇宋兵數千於梅景村辰嘉伏兵林閒以步卒誘致之伏發宋兵潰追奔十餘里生擒其將阮世安等五人獲器仗甚衆又赫舍哩約赫德圍盱眙宋人閉門堅守不敢出以騎兵分掠境內而時遣羸卒薄城誘之宋人出騎數百來拒約赫德麾兵佯北發伏擊之斬首二百宋人復出步騎八千來援又擊敗之

元王義從穆呼哩取鉅鹿洺州二城還軍至廣陽西九門遇金監軍納蘭率冀州節度使柴茂等將兵萬餘北行王義伏兵桑林先以百騎挑之納蘭迎戰因稍卻誘之近桑林伏起金兵大亂奔還又石應天取綏德金行省完顏哈達出兵三萬陣於城東蒙古布哈以騎三千覘之馳報曰彼見吾兵少有輕敵心明日合戰當佯敗可以伏兵取勝也從之夜半以大軍銜枚齊進伏於城東十五里兩谷間明日蒙古布哈進兵望見金兵卽棄鼓旗走金兵果追之伏發鼓聲震天地萬矢齊下金兵大敗

明太祖因元兵圍六合率師救之設伏澗側令耿再成佯敗誘之渡澗伏發城中亦鼓譟出夾擊之元兵大敗去滁城以全又郭英隨徐達率兵進抵河西務英首與元兵戰大捷翌日大霧英令千人伏道傍率精騎三千直抵城下元將率敢死士萬餘張兩翼出戰長久英佯敗敵乘勝來追伏兵起截其軍爲二斬首數千級

聲言退誘敵破之 通典後漢西域莎車國王不服將兵長史班超發于闐疏勒諸國二萬五千人擊之莎車求救

龜茲龜茲王遣將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助之超召諸將及于闐疏勒王議曰兵少不敵莫如各解散去于闐從此東歸長史亦從此西歸夜半聞鼓聲便發衆皆以爲然乃陰緩所擒得生口歸以超言告龜茲龜茲聞之喜使其將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遮于闐王人定後超密令諸司馬勒兵至鷄鳴馳赴莎車軍營掩覆之胡皆驚走斬首五千級莎車遂降

十六國後涼呂光遣將呂延伐西秦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因大泣歎曰死中復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雅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剋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鬬況乾歸而可覩風自散乎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俟諸軍大集可以一舉滅之延不從戰敗死之

十六國北涼沮渠蒙遜伐西涼李士業於酒泉先攻浩亹有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太乙爲騰蛇今盤在吾帳前天意欲吾迴師燒攻具而還次於川巖聞李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尙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亹將進軍士業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於懷城遂進克酒泉

東晉末妖賊孫恩北出海鹽宋武帝爲將築城於海鹽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宋武深獨慮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旦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宋武所在曰夜已走矣信之乃率衆大上宋武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

後魏太武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沙塵昏冥宦者趙兒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將士饑渴願陛下避之更待後日崔浩曰是何言歟千日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分騎奮擊昌軍大潰

續通典五代梁遣楊師厚攻王師範屯於臨朐師範以兵追之師厚陽爲卻不敢出閉遣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於鳳翔今糧且絕當還軍師範以爲然乃遣弟師魯悉兵攻之師厚拒而不戰師魯兵卻師厚追擊大敗之師範請降

唐莊宗與梁將劉鄩相拒於魏數以勁兵壓鄩營鄩不肯出莊宗謂諸將曰劉鄩學六韜喜以機變用兵本欲示弱以襲我今其見迫必求速戰乃聲言歸太原命符存審守魏陽爲西歸而潛兵貝州鄩果報末帝曰晉王西歸魏無備可擊乃以兵萬人攻魏城東莊宗自貝州返趨擊之鄩忽見晉軍驚曰晉王在此邪兵稍卻追至故元城莊宗與符存審爲兩方陣夾之鄩爲圓陣以禦晉人兵再合鄩大敗南奔

引退設伏潛兵襲其營 通典漢王遣將韓信擊趙趙師拒於井陘信與趙軍戰良久棄旗鼓走趙空壁逐信信先遣奇兵二千騎持漢赤幟從閒道依山潛伏候趙壁空馳入乃拔趙幟立漢幟二千趙軍既攻信不克歸營見之遂驚潰走

隋末羣盜起隋將張須陀擊盧明月於下邳賊連營十萬須陀衆萬人勢力不敵去賊六七里地立柵相持經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兵卻必輕來追我其衆若出營內即虛欲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唯秦叔寶與羅士信皆曰願行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領千兵潛伏於草莽既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寶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昇其樓拔賊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斬關而納外兵因散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燄張天明月奔還須陀卻逐之大破賊衆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之

續通典五代初秦宗權遣張晊攻汴梁王聞晊來登封禪寺後岡望晊兵過遣朱珍躡之戒曰晊見吾兵必止望其止當速返毋與之鬬也已而晊見珍在後果止珍卽馳還王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閒晊止而食食畢拔旗幟馳擊珍珍兵少卻王引伏兵橫出斷晊軍爲三而擊之晊大敗脫身走

周世宗遣王景向訓攻秦鳳州數爲蜀將王環所敗周兵糧道頗艱孟昶遣兵出堂倉抵黃花口以爭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張建雄以兵當谷口別遣將以勁卒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城堡皆潰

金章宗泰和時宋程松遣將曲昌世襲方山原自率兵數萬分道襲和尚原西山寨龍門等關遂據之富察貞遣費摩阿里及完顏布倫以兵千人伏方山原下別遣鄂屯薩哈瑪勒及珠赫哈達將壯士五百取閒道潛登出宋兵上

自高而下宋兵大駭伏兵合擊遂破之貞乃分遣諸將率兵千人取和尚原西山寨自以兵七百由中路取龍門等
關
元安扎爾攻西和州宋將強俊領眾數萬堅壁清野以老元師安扎爾率死士罵城下挑戰俊怒悉眾出陣安扎
爾佯走俊追之因以奇兵奪其城伏兵要其歸轉戰數十里斬首數千級擒俊餘眾退保仇池進擊拔之

設伏引敵鬬襲其營 通典隋末李密擊宇文化及精兵良將多有死傷王世充在東都乘其獘而擊之率步騎二萬營於洛南李密軍於偃師北世充潛遣二百騎夜伏於邙山自統其眾逕明度水人奔馬馳以襲密營遽出兵以拒之陣未成兩軍以合伏兵於北山中乘高而下馳入密營燒其廬舍密見營中火發因而遁走

續通典五代初梁太祖與秦宗權將張晊相拒於汴使張歸霸以弓手五百人伏湟中太祖以騎數百爲游兵過晊柵晊出兵追之歸霸發伏殺晊兵千人奪馬數十匹

宋邱岳知眞州蒙古率眾攻城岳以強弩射其帥斃之敵少卻岳曰敵兵十倍於我不可以力勝乃爲二伏設礮石以待之敵至伏發殺其驍將敵眾大擾又遣勇士襲其營焚其廬帳敵惶駭遂引去

明王守仁討橫水賊謝志山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驚謂官軍已盡犂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

設伏引敵鬬敗之附 續通典元順帝至正末劉福通陷汴梁察罕特穆爾大發秦晉諸軍會汴城下奪其外城察罕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城中屢出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敵傾城出追伏兵鼓譟起邀擊敗之

明額森破紫荊關直入窺京師石亨議堅壁以老之于謙曰是益張其勢也亟擐甲營於德勝門額森見兵盛而嚴以騎來嘗謙乃設伏於空舍使數騎誘之敵以萬騎來薄伏發敗之

案杜典無此目增附於此

示退乘懈掩襲 通典後漢末曹公征張魯至陽平張魯使弟衛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拔乃引軍還

賊見大軍退其守備懈公乃密遣驍將等乘險夜襲大破之
後魏將慕容白曜南征宋以酈範爲副師次無鹽宋將申纂憑城拒守議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在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厲將士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克之白曜遂潛軍僞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即夜部分晨便騰城崇朝而剋○後魏末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被爾朱兆所弑遂舉兵倡義諸州豪右咸相通結靈助進屯於定州之安國魏遣將叱列延慶討之諸將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可易圖若萬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且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勠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正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舉而擒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
西魏末宕昌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魏遣將史寧討破之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王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羌之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追討恐引入吾城且彌定還得守藩將軍功已立矣獠甘勢弱定能制之以此還軍策之上者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垂滅之寇更煩再舉人臣之禮知無不爲比觀諸君不足與計事也如更沮衆寧豈不能斬邪遂進軍獠甘衆亦至與戰大破之生獲獠甘幷獲鞏廉王
隋遂州獠反隋將周法尚討之軍將至賊棄州城走散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僞班師自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
續通典 五代梁將葛從周圍朱瑾於兗州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謂從周巳去乃出兵收外壕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
敵退追奔 通典 後漢末曹公征張繡於穰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謂繡曰不可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更追之必勝繡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

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及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勝悉如公言何其皆驗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兵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大服

後周大將晉公護東伐高齊遣將尉遲迥圍洛陽為敵所敗周將達奚武與齊王憲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敗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軍事豈可將數營士眾一旦棄之乎憲從之遂全軍而返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戰銳等隊打賊敗其駐隊隊別量抽驍健二十人逐北其輜重隊遙叫作聲援不得輒動跳盪隊奇兵隊趁賊退不得過百步如審知賊徒敗散仍須取機追逐

續通典五代初楊行密將王景仁救王師範既敗梁兵引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眾一旅設伏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吾以死遏之景仁曰吾亦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乃全軍而歸

周世宗攻楚州率戰士持火炬以爇其城樓克之帝計其敗卒必將南遁因親領衛士及驍騎數百於南城逐之又殺數千人楚州遂平

金太祖自將精兵襲遼主於大魚濼普嘉努宗望率兵四千為前鋒晝夜兼行馬多乏追及遼主於石輦驛軍士至者才千人遼軍餘二萬五千方治營壘普嘉努與諸將議伊都曰我軍未集人馬疲劇未可戰宗望曰今追及遼主而不亟戰日入而遁則無及遂戰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士皆殊死戰遂敗遼兵

元世祖至元末宗王明理特穆爾挾海都叛巴延討破之明理特穆爾挺身走命蘇克特們德爾等追之巴延引軍夜還卒遇伏兵巴延堅壁不動黎明遂引去巴延輕騎追擊之會蘇克特們德爾等兵亦至乃夾擊之斬俘甚眾又博羅歡既敗納延兵其黨塔布岱以兵來拒會久雨軍乏食諸將欲退博羅歡曰今兩陣相對豈容先動俄

塔布伀引兵退博羅歡以其師乘之轉戰二日大破之

明初張士誠寇建德李文忠爲帥欲擊之劉基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擒也及三日敵僞設旌旗聲鼓如故至其所皆空壁所留盡老弱追而薄之東陽悉獲其眾

縱賊退於歸路設伏取之

通典高齊將段韶與右丞相斛律光率師伐後周五月攻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壘斷絕行道韶乃密抽壯士從北襲之又遣潛渡河告姚襄城中令內外相應渡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就令得之一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路破服秦城併加力以圖定陽計之長者將士咸以爲然遂圖定陽其城主楊範固守不下韶登山以觀城勢乃縱兵急攻之七月屠其外城韶謂光曰此城三面重澗險阻並無走路唯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光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其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眾

續通典唐李泌因吳法超叛引步騎四千過陝乃陰遣將士伏太原倉隘令曰賊隊過東伏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應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又遣唐英岸夜出陣澗北燕子楚趣長水明日淮西兵入隘兩伏發殺賊頗眾進遇英岸子楚邀擊大敗之賊所餘僅四十七人

宋西夏元昊寇渭州薄懷遠城韓琦亟趣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涇原都監桑懌爲先鋒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城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約四十里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懌引騎追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與懌合軍屯好水川遇夏軍循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陣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夏兵四合福與懌俱戰死又宗澤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金帥烏珠自鄭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攻之金人果敗

遼太祖追埒克至布濟克河先遣室韋及吐渾酋長巴拉達里庫等分兵伏其歸路别遣將進擊之埒克率兵逆戰相拒至晡衆乃潰追至柴河遂自焚其車乘廬帳而去前遇巴拉達里庫等伏發合擊大敗之埒克奔潰金李師夔主奉聖州事賊焦望天尹智穆率兵數千來寇師夔以兵臨之設伏歸路使人閒望天於智穆智穆果疑望天先引去望天勢孤亦還遇伏而敗遂執斬之是後賊衆不敢入境

誘敵進於歸路設伏取之附 金師攻宋時楊存中爲淮北宣撫使屯泗州金密令人告以敵騎數百屯柳子鎮矣存中自將五百騎夜襲之黎明不見敵而還金以進兵伏歸路存中知之遂横奔而潰

案杜典無此目增附於此

兵機務速〈通典〉孫子曰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毁折者節也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也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静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是以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然用兵之法莫難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塗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先知迂直之計者也是以軍爭爲利衆爭爲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是故卷甲而趨利則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罷者後其法十而一至五十里而爭利則蹷上將軍其法以半至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以是知軍爭之難

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呂布至下邳布敗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説公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鋭氣衰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且布之謀主陳宫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宫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水灌城城潰生擒布○蜀將諸葛亮伐魏魏將司馬宣王郭淮等禦亮張郃勸宣王分軍往雍郿〈音眉〉爲後鎮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遂進軍隃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宣王曰亮慮多決少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宣王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忌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過宣王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蜀將孟達

之降魏也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將舉兵司馬宣王秉政恐達速發以書安之給達達得書猶豫不決宣王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構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蘭塞以救達宣王分諸將以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千二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復一月閒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為水柵以自固宣王度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劉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遂斬達

十六國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果大敗之〇姚萇與苻登相持未解登將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氐胡萬人攻萇將姚當於杏城萇將雷惡地叛應褐飛攻萇將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為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數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將王超等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

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穰城西魏將楊忠從獨孤信討之纂迎戰敗退走信令忠為前驅馳至其城叱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忠乘城而入彎弓大呼纂兵衛百餘人莫之敢禦遂斬纂以徇城中懾伏

隋末高祖義師發太原次靈石縣賈胡堡隋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屯霍邑以拒之會久雨糧盡與長史裴寂及諸將議曰宋老生頓霍邑屈突通鎮河東二人同心非造次可進欲且還太原以圖後舉太宗曰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須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便卽班師將恐義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此爲賊爾何以自全高祖乃止太宗引師赴霍邑遂平老生

大唐武德中太宗征薛仁杲其將宗羅睺來拒大破於淺水原因率左右二十餘騎追奔直趣折思歷反墌之恕反以乘之仁杲列陣城下太宗據涇水以臨賊賊徒氣阻無敢進戰其驍將渾翰等數人臨陣來降請還取馬太宗縱遣之於是各乘良馬須臾並至仁杲大懼嬰城自守太宗具知賊中虛實將夕大軍繼至四面合圍因縱辯士諭以禍福仁杲遂開門降旣而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主尙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剋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權道迫之使其計不暇以發故剋也羅睺恃往前之勝兼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戰吾雖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躡遠走投城仁杲收而撫之則便未可盡矣且其兵衆皆隴西人一敗被追不及迴顧散歸隴外則折墌自虛我軍隨而迫之所以懼而降也此可成算諸君盡不見也

武太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盩厔尉魏思溫爲謀主問計於思溫對曰明公旣以太后幽縶少主志在匡復兵貴拙速但宜早度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將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爲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爲良算也敬業以爲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溫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幷力度淮率山東之衆以取洛陽必是無能成事命也可知敬業尋以悔之所以遂敗○

衞公李靖兵法曰用兵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曉其目以麾幟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罰以誡之重芻豢以養之浚溝壍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召才能以任之遴奇正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亦有所待

也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輯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銳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邪答曰若此則當卷迹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之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

續通典唐太宗貞觀中李靖爲西海道行軍總管討吐谷渾侯君集副之師次鄯州君集言於靖曰大軍已至賊尚未走險宜簡精銳長驅疾進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遁逃山谷討之實難靖然其計乃簡精銳輕齎深入追及其衆於庫山破之又史朝義乘邙山之捷進略申光等十三州李光弼聞之就道監軍使以兵少請保揚州光弼曰朝廷以安危寄我賊安知吾衆寡若出其不意當自潰遂疾驅入徐州使田神功擊敗賊於宋州五代梁牛存節慮朱瑾召吳兵攻徐宿謀曰淮兵必不先攻宿然宿溝壘素固可以禦敵乃夜以兵急趨徐州比傳徐城下瑾兵方至望其塵起驚曰梁兵已來何其速也不能攻而去又王晏球爲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時捉生軍將李霸戍楊劉乘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驤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卻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耶晏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部爾陛下嚴守宮城責臣破賊遲明盡殺之又唐取梁鄆州召王彥章爲招討使禦之問破敵之期彥章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彥章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持巨斧載冶者具鞲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沿河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

唐莊宗時梁將劉鄩攻同州河中節度使朱友謙請師於唐莊宗遣符存審等往援師集河中朝至夕渡時汴人不意王師速至劉鄩曰師行次舍倍道兼程計其行途未能及此存審聞之笑曰兵法有出奇無窮者兵若自天而墜劉鄩善將何其昧哉又康延孝征蜀與蜀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爲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渡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

關下漢州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又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守殷反范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戰於城下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死汴州平

宋太祖建隆初李筠起兵樞密使吳廷祚白太祖曰潞城巖險且有太行之阻彼若保之未可以歲月破筠素輕銳若速舉兵擊之彼必出關但離巢穴卽成擒矣帝從其言遂親征次滎陽西京留守向拱勸帝濟河踰太行乘其未集誅之儻稽浹旬彼衆愈滋攻之難爲力矣趙普亦曰兵尚拙速不貴巧遲倍道兼行掩其未備可一戰而克也若使堅壁固守老我師徒饋運險難勝負難決矣帝納之帝至澤州召控鶴指揮使馬全義問計策全義請并力急攻且曰緩之恐生變帝命諸軍奮擊親帥衞兵繼之克其城又曹瑋用兵多奇計出入神速不可測一日張樂飲僚吏忽失瑋所在徐出視事賊首已擲庭下矣嘗稱疾砭艾卧閤內會寇至則奮起裹創被甲跨馬賊望見皆遁去又高宗紹興初金人窺蜀時吳玠在河池金將薩里哈自商於直擣上洋趨洋漢守臣劉子羽告急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薩里哈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也又金人入合肥王德請守淮以保江遂渡采石張俊督軍繼之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皐與金人夾河而軍諸將皆集張俊後至統制田師中欲待之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徑上馬烏珠以鐵騎十萬夾道而陣德曰敵右陣堅當先擊之有敵將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勢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如牆而進敵大敗又孟宗政以棗陽圍急乃引兵午發峴首遲明卽抵棗陽馳突如神金人大駭宵遁

遼景宗保寧初宋圍太原以耶律烏哲率兵往援至白馬嶺遣勁卒夜出間道疾馳駐太原西鳴鼓舉火宋兵以爲大軍至懼而宵遁

金章宗明昌時詔完顏安國等趨多泉子進討北方乃命支軍出東道丞相襄由西道而東軍至龍駒河爲珠卜所圍三日不得出求援甚急或請俟諸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圍數日馳救之猶恐不及豈可後時卽鳴鼓夜發或請

先遣八騎間中候知捷至襄曰所遣者僕爲敵得使知我兵寡而糧在後則吾事敗矣乃益疾馳遲明距敵近衆請少憩襄曰吾所以乘夜疾馳者欲掩其不備爾緩則不及嚮晨壓敵突擊之圍中將士亦鼓譟出戰敵大敗皆奔額勒哲河遣安國追躡之衆散走

元納延叛陰遣使來結額布根舒將赫爲部指使圖圖爾哈所執盡得其情會有言額布根叛者衆欲先聞於朝然後發兵圖圖爾哈曰兵貴神速若彼果叛我軍出其不意可卽圖之否則與約而還卽日啟行疾馳七晝夜渡圖喇河戰於博恰嶺大敗之額布根僅以身免

明太祖因陳友諒降將吳宏兵使取撫州撫帥鄧克明欲拒宏而畏饒州守鄧愈強乃遣人詐獻地以緩師愈詗得之卽率勁兵間道夜馳二百里黎明下其三門克明單騎走旁邑自度不免以分省及撫州四路縣印記愈河之定撫州又燕王將張玉既破李景隆兵諜報景隆收潰卒號百萬且至玉進計曰兵貴神速請急往白溝河以逸待之可勝也乃悉師而往至白溝三日而景隆來戰玉以麾下馳之搗其鋒大軍乘而破之又楊榮因漢王高煦反首勸宣宗親征夏原吉亦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且兵事貴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宣宗遂意決躬率諸軍啟行不數日抵樂安城中駭潰遂械高煦以歸又郭登爲總兵官景泰初偵知額森自順聖川入營沙窩諸將以敵衆我寡請旋師回城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敵以鐵騎來追縱欲自全得乎敢言退者斬遂連夜進兵直薄敵營登奮勇先登呼聲震山谷大破其衆追至栲栳山斬二百餘級

掩襲

〔通典〕後漢末廬江太守劉勳理皖城恃兵強士勇橫於江淮之間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已有江左自領會稽太守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海昏上繚宗人數欺下國患之有年矣擊之路由不便幸因將軍神武而臨之且上繚國富廩實吳娃越姬充於後庭明珠大貝被於帑藏取之可以資軍雖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過也策願舉敝邑躬率士卒以爲外援勳然之劉曄諫曰上繚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則易攻之則難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見疲於外而國虛於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進其在茲乎勳不從遂大興師伐上繚其廬江果爲策所襲勳窮蹙遂奔於曹公〇後漢末袁紹將許攸

降曹公言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慮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銳步騎皆用袁氏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把束薪所歷道有問者曰何之曰袁公恐曹操掠抄後軍還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旣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紹故敗○後漢末蜀將關羽遣麋芳守南郡羽領兵圍樊吳主遣將呂蒙屯陸口蒙外倍修恩厚與關羽結好羽多留兵備南郡恐蒙有變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衆還建業以理病爲名羽聞之必徹備徐以大軍泝江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易擒耳吳主然之蒙遂稱病而還建業羽果稍撤備而悉衆赴樊城蒙遂發兵逆流而上伏甲於舟使吏衣爲商人以理征棹達晝兼行過羽所置屯戍輒縛之羽遂失驚師次於南郡襲奪其城羽吏士攻樊城未下聞城已陷而家屬無恙見待甚於平時無復鬬心稍稍而散羽竟爲吳師所擒荆州遂平○

東晉末宋武帝秉政劉毅爲荆州刺史每多異同之議裕率兵討之遣裨將王鎭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鎭惡進路揚聲劉蕃上先是毅稱病表請從弟兗州刺史蕃爲副毅謂爲信然不知見襲鎭惡自豫章口捨船步上小將蒯恩軍在前鎭惡次之舸留一乙士對舸岸上竪六七旗每旗下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次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鎭惡逕前襲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蕃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親將朱顯之與十許騎步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答曰劉兗州至顯之馳前問蕃在所答云在後顯之旣至畢後不見蕃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不入又遙見江津船艦已被焚燒煙燄漲天而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蕃上便躍馬馳去告毅外有大軍似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悉被火燒矣行命閉諸城門鎭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大開城東門大城內毅凡有八隊餘已得戒嚴蒯恩入東門便北迴擊射堂前軍攻金城西門鎭惡入東門便直西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南門毅金城內東從舊將士猶有六隊千餘人食時就鬬至中晡西入退散及歸降略盡鎭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金城內亦未信裕自來鎭惡至軍人與毅東來將士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者鎭惡因命鬬且共語衆並知劉裕自來人情

離解一更許廳事前陣散潰毅左右兵猶閉東門闘拒戰鎭惡慮暗夜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退毅慮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城於佛寺自縊死（一）

大唐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等伐吐蕃大非川將進赴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澀若引輜重將失事機又破賊即迴不煩轉運彼多瘴癘無宜久留大非川嶺上寬平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內吾等輕銳倍道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衆先行至河口遇賊擊破之斬獲甚衆收其牛羊萬餘頭

續通典唐契苾何力從征吐谷渾何力欲襲之薛萬均不可何力曰敵無城郭逐水草爲生若不襲其不虞便恐鳥驚魚散一失機會後可傾其巢穴耶乃自選驍兵千餘騎直入突倫川襲破吐谷渾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駝馬牛羊二十餘萬吐谷渾主脫身免又吐蕃寇臨洮次大來谷王晙率所部二千人卷甲倍程與臨洮軍合勢以拒之吐蕃將坌達延又率兵繼至晙乃出奇兵七百人衣之番服夜襲之相去五里置鼓角令前者遇寇大呼後者擊鼓以應之敵衆懼疑有伏兵自相殺傷死者萬計又王君㚟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判涼州都督事開元時吐蕃大將悉諾邏入寇攻甘州焚燒市里君㚟候其兵疲整士馬以掩其後會大雪敵兵凍死者甚衆遂取積石軍西路而還

五代初秦宗權稱帝遣其將秦賢盧瑭張晊攻汴賢軍板橋晊軍北郊瑭軍萬勝環汴爲三十六柵梁王遣將朱珍擊賢於板橋拔其四柵又擊瑭於萬勝瑭敗投水死宗權聞瑭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會兗州朱瑾鄆州朱宣來赴援王置酒軍中中席王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晊而樂聲不輟晊不意兵之至也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敗之斬首二萬餘級宗權與晊夜走

宋太宗端拱中遣李繼隆發鎭定軍萬餘護運契丹將耶律休格率精銳將邀於路適尹繼倫巡邊與相値休格不顧竟趨大軍繼倫謂其麾下曰敵南出而捷還則乘勝驅我北則洩怒致死我無遺類矣今但卷甲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驅不虞我之至勝足以自樹敗亦不失爲忠義衆皆思奮繼倫令軍中候夜人持短兵敵方陣於前繼倫從後掩擊遂驚潰又狄青討儂智高至廣南合孫沔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時智高還守邕州靑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値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

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是夜大風雨青率兵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舖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青登高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其後斷敵軍爲三旋而擊之敵衆披靡遂大敗智高焚城遁去

元世祖至元時高麗八金通精據珍島以叛屢討不下以史樞爲鳳州經略使樞至謂衆曰敵勢方張未易力勝況炎暑海氣蒸鬱弓力弛弱猝不可用宜分軍爲三多張旗幟以疑之吾與諸軍潛師擣其穴破之必矣與戰大破之其地悉平

明徐達率師至太原元庫庫營於城西郭英憑高望曰彼兵多而不整營大而無備請以夜劫其營常遇春亦曰我騎兵雖集步卒未至不可與戰請夜劫營當彼衆亂主將可縛也達從其計先遣五千騎伏城東以火礮爲期至夜郭英潛入其營舉礮伏起應之鼓譟相接敵大潰自相殺戮庫庫遁去遂克太原得士馬各四十萬又藍玉襲元主特古斯特穆爾於捕魚兒海用定遠侯王弼謀戒諸軍穴地而爨毋使見烟火乘夜至海南敵營在海東北八十餘里玉令弼爲前鋒疾馳襲其營敵不虞軍至大驚迎戰敗之元主遁餘衆潰降又張輔征交阯敵於多邦城旁築土城高峻城下築重壕壕內密置竹刺壕外坎地以陷人馬輔下令期夜襲城以舉火鳴角爲號夜四鼓都督黃中銜枚舁攻具越重壕薄城下以雲梯附城牙將蔡福先登將士繼之火炬齊明銅角競響敵驚散遂入城

甘言厚幣乘懈襲之 〔通典〕東晉初石勒僞推奉晉幽州刺史王浚浚不疑勒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引軍拒勒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勒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畜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塡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入城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數其罪惡而誅之遂陷幽州〇

梁末侯景反陷建業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圖逆召高梁太守馮寶寶欲往其妻冼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此詐君欲爲反耳頃者京師危迫羽檄徵兵徧於郡縣刺史稱疾不赴繕甲訓兵今已備矣而更召君往必見

留追君兵衆此意可知矣魚不可脫於泉願且勿行遣使誘之曰身疾篤請遣妻傳意并送土物以省之彼聞喜必無防爲君取之如反掌耳寶從之於是冼氏將千人皆藏短兵步擔雜物唱言琛貨先書報遷仕曰太守馮寶疾篤謹令妻冼氏傳啟并奉土貢以資軍費遷仕大悅出迎冼氏因釋擔出刃大破之遷仕脫身而遁冼氏入據其州盡收其衆

續通典唐初突厥頡利合兵十萬寇涇州太宗自率六騎幸渭上與頡利隔水語責以負約頡利請和詔許之誓盟於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曰突厥未和之時諸軍爭欲戰陛下不許而敵自退其策安在帝曰突厥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志必驕惰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此之謂也瑀謝不及又李懷光有叛志欲併諸軍時李晟與李建徽陽惠元皆聯屯恐見脅適有使至晟所晟遂僞稱有詔徙屯郎結陣趨東渭橋未幾懷光併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晟提孤軍橫當寇鋒恐二盜合以軋之乃卑亂厚幣致誠於懷光使不爲忌後諸路軍皆受晟節度乃移書顯讓之懷光不聽圭在其中

五代初山南盜孫喜以衆千人襲均州刺史呂煜不能禦時馮行襲爲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獨乘小舟邀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擄掠恐其驚擾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數人從行願爲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定喜以爲然乃留兵江北獨與行襲度江軍吏前謁行襲擊喜仆地斬之伏兵發盡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

避銳 通典孫子曰銳卒勿攻强而避之少而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理氣者也

戰國魏武侯問吳起曰暴寇卒至掠吾田野取吾牛馬則如之何起曰暴寇之來必精且强善守勿應潛伏路傍暮去必醉朝乘重裝驍騎逐擊勢必莫當過我伏內如雪逢湯○

後漢末袁尚據鄴率兵圍擊兄譚於南皮留蘇由審配守曹公圍鄴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音釜)水爲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

之城中崩潰

東晉末宋武帝伐南燕慕容超嶺南賊盧循徐道覆乘虛襲建業循多疑少決每欲以萬全爲慮謂道覆曰大軍未至晉吏部尚書孟昶便覩風自裁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定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宋武奔還拒守宋武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乃成擒耳於是登石頭城以覩循軍初見引向新亭宋武顧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洲道覆猶日日欲上循禁之使羸老悉乘舟艦向白石宋武慮其從白石步上乃率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賊遂率衆數萬屯丹陽郡宋武率諸軍馳歸衆慮賊過江咸謂當逕還拒戰宋武乃先引軍還石頭衆莫之曉是日大熱三軍疲頓既入城解兵息士洗浴飲食久之乃出列陣於南塘參軍褚叔度朱齡石率勁勇千餘人過淮賊數千皆長刀矛鋋刃甲耀日奮躍爭進齡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矟並結陣以待之賊短兵弗能抗死傷者數百人乃退走

續通典五代梁遣王景仁擊趙晉遣周德威救之景仁所將皆梁精兵晉軍望之色動德威告莊宗曰梁兵銳未可與爭宜少退以待之莊宗未決已而獲梁諜者知梁軍果將渡河莊宗如其策乃退軍鄗邑誘破梁軍

周太祖因劉旻攻晉州遣王峻爲行營都部署將兵討之別遣陳思讓康延釗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留不進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留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乃止不行

元趙天錫以元帥左都監兼冠氏令宋將彭義斌據大名冠氏元帥李全降之人心頗搖天錫令衆姑少避其鋒以圖後舉乃帥將佐往依博里哈大軍未幾破義斌於眞定

堅壁持久候隙破之　通典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勵將士廣施方畧以覩其變若此閒則是平原廣野當恐有猋音標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疲頓於木石之閒徐制其弊耳備

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破之俄爾勢成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率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

續通典唐李光弼以朔方兵五千救常山常山團結兵執賊將史思義降時史思明攻饒陽李光弼問計於思義答曰今軍行疲勞逢敵不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賊兵方銳持重圖之爲萬全光弼善之會饒陽賊五千至九門思明恃有援解鞍休士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

五代時晉攻魏魏人求救於梁太祖遣俟言救魏言築壘於洹水太祖怒言不出戰遣葛從周代言從周至軍益閉壘不出而盤三闇門以待晉兵攻之從周以精兵自闇門出擊敗晉軍

金太祖收國初遼主自將七十萬至特們駙馬蕭特默等將騎五萬步四十萬至沃稜濼帝自將禦之行次約羅會諸將議皆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未易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於此深溝高壘以待帝從之遣都古爾訥尼楚赫鎮達嚕古帝以騎兵親候遼軍獲督餉者知遼主以卓努叛西還二日矣是日帝還至舒吉濼有光見于矛端諸將曰今遼主既還可乘其怠追擊之帝曰誠欲追敵約齋以往無事餫饋若破敵何求不得衆皆奮躍追及遼主於呼卜塔岡遼兵大潰金師馳之橫出其中遼師敗績

元順帝至正時徽饒賊寇於潛以董摶霄參知政事將兵討破之遂復其縣治既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摶霄按軍不動左右請出兵摶霄曰未也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伺其有間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礮卽發已而旗動礮發兵乃盡出斬首數千級

堅壁挫銳 通典春秋時晉將欒書伐楚楚將戰楚晨壓晉軍而陣軍吏患之裨將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陣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終敗楚師

秦將王翦率兵六十萬擊楚楚王悉國中兵以拒之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楚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楚又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壯士擊大破楚軍蘄南因而滅其國

漢景帝初吳王濞反總兵渡淮與楚戰遂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報漢大將周亞夫求救亞夫不許又使使惡亞夫於帝帝使人告之救梁亞夫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卽走亞夫軍會下邑吳師欲戰亞夫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饑數挑戰遂死奔亞夫壁亞夫終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擾亂至帳下亞夫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士卒多饑死遂以叛散

後漢更始初光武在河北擊銅馬賊於鄡吳漢將突騎來會淸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賊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

魏末吳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鎭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蔽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榆斷要其歸路儉帥諸軍以爲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十六國前趙劉曜遣將討氐羌大酋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遊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日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自欲降乎遂率勁卒五萬人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士馬之強八百匪敵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當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此曹劌之勝也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俟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遲明設覆而出戰擒伊餘於陳盡俘其衆

宋桂陽王休範舉兵於潯陽已發東下宋朝惶駭宋相齊高帝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於覆敗休範必遠

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夫應變之術不宜在遠若偏師失律則大沮眾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掖東府石
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休範果敗
大唐武德中太宗領兵征薛仁杲於析墌城有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經挫衂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鬬我且閉壁以拒之待其氣衰而後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攜其將翟長孫梁胡郎率所部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心腹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令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驍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久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 之必矣申令諸軍遲明合戰復令將軍龐玉陣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以先餌之羅睺併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羅睺氣奪於是大潰○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時年十七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覩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眾來邀我戰汝謂何如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敗之

續通典 唐劉蘭為夏州都督府司馬貞觀初梁師都以突厥兵頓於城下蘭偃旗臥鼓不與爭鋒賊疑不敢逼夜引去蘭追擊破之

宋魏勝守海州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令固守勿出戰金攻之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知不可攻將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軍徑趨關更欲過砂堰圍城為營勝先已據堰備之金軍不得過

元李璮陰結宋人以益都反處濟南詔親王哈必齊總兵討之賊勢甚盛繼命史天澤往天澤聞璮入濟南笑曰豕突入苙無能為也至則進說於哈必齊曰璮多譎而兵不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

不戰挫銳 通典 大唐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師至於清江銑遣其將乘勝入北山銑悉兵以拒之

孝恭將戰李靖止之曰楚人輕銳難與爭鋒今新失荊門盡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一日不戰賊必兩分留輕兵以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卽勢懸力弱擊之必捷孝恭不從遣靖按營自以銳師水戰孝恭果敗奔於南岸

續通典五代初楊行密取楚州孫儒率眾攻之行密將田頵劉威等遇之輒敗行密欲走銅官其客戴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眾不可敵而可久以斃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劉威亦曰背城堅柵可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爲然久之儒兵飢又大疫行密悉兵擊之儒敗被擒

宋馮讚知梓州時劍外初平讚視事纔數日僞軍校上官進嘯聚士卒三千餘眾劫村民數萬人夜攻州城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眾以籌挺相撻擊必無固志可持重以鎭之待旦自潰矣躬自率眾巡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追之擒進斬於市郡境以安

元刷從太祖征柰曼敵率銳兵鼓而進刷按兵屹不動敵止俄復鼓而進刷亦不動敵卒疑畏不敢前又輩昌部長和托叛兵大擾汪惟正謂將吏曰和托今若猘犬方肆狂齧苟一戰不利則城邑爲墟當勝以不戰乃發兵躡之賊欲戰不得休則撓之若是者兩月知其糧盡勢蹙曰可矣與戰屢捷

通典後漢初河南賊董憲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光武親征至蕃音去反憲所百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敕各堅壁以待其弊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後漢王霸馬武旣破周建蘇茂營賊復聚眾挑戰霸堅臥不出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旣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後漢末青州黃巾眾百餘萬入兗州界刺史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眾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鬭志不可敵也觀賊眾羣輩相隨軍無輜重難以抄掠爲資今不若畜士眾之力先爲固守使彼欲戰不得攻則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兵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之而敗○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張繡攸言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彊然繡以遊軍仰

食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不從表果救之軍不利曹公謂彼曰不用君言至是

隋煬帝征高麗九軍已渡鴨淥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又不測帝意會高麗國相乙支文德來詣其營都將宇文述不能執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更進追擊時文德見軍中多饑色欲疲述眾每鬬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羣議於是遂進逼平壤城文德偽降述料攻之未可卒拔因而班師文德隨擊之大敗○隋末宇文化及弒煬帝後率兵來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偽與和以弊其眾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以告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渡永濟渠與密戰於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為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王知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者前後相繼

大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太宗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懸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驍將皆在於此武周自據太原專倚金剛以為捍蔽金剛雖眾內實空虛虜掠為資意在速戰我堅營蓄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弘等絕其糧道其眾遂餒金剛乃遁

續通典唐河閒王孝恭討輔公祏賊將馮惠亮等據險邀戰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糧道賊飢夜薄營孝恭臥不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挑之別令將盧祖尚選精騎以待俄而兵卻賊追北且譟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公祏窮棄丹陽走擒之江南平

五代漢隱帝遣樞密使郭威討李守貞威用馮道計謀以遲久困之乃與諸將分為三柵發五縣丁夫築連壘以護三柵守貞出兵壞連壘威輒補其所壞守貞輒出爭之每出必有亡失如此逾年守貞城中兵食俱盡殺人而食威曰可矣乃為期日督兵四面攻而破之守貞自焚死

宋韓世忠敗金人於大儀時達喇屯泗州烏珠屯竹塾鎮為世忠所扼會雨雪金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番漢軍皆怨烏珠夜引軍還餘眾棄輜重遁

因敵饑乘其弊而取之　通典漢王以項籍約中分天下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不因其饑而遂取之今釋之不取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從之終滅羽

續通典唐邱行恭於大業末聚兵萬人保郿城百姓多附之時原州賊圍扶風太守竇璡堅守經數月賊食盡無所掠衆稍散歸行恭行恭因遣諭諸賊共迎義軍乃自率五百人負米麥持牛酒詣賊營賊帥長揖行恭斬之謂其衆曰若皆豪傑也何爲事賊衆皆俯伏曰願改事公行恭率其衆迎謁太宗於渭北

因敵三鼓氣衰敗之　通典春秋時齊師伐魯魯莊公將戰曹劌請從公與之同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剋之○晉將毋邱儉文欽反司馬景王遣鄧艾督太山軍屯樂嘉欽將攻艾景王銜枚徑造樂嘉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鼓譟而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走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鴦小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三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衝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王遣驍騎八十翼而追之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儉聞欽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

續通典元張宏範率千人戍萬山既城與將士校射東門宋師奄至咸謂衆寡不敵宜入守宏範戒曰退者斬遣李庭當其前他將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令曰聞鼓則進未鼓勿動宋步騎相間突陣宏範軍不動再進再卻宏範曰彼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

致敵力疲夾攻敗之　通典後漢初光武遣將王霸馬武擊河南賊周建於垂惠賊帥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將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閉營堅壁軍吏皆諍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武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馬武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兵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

開營後出兵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

十六國前燕慕容儁已剋幽薊至於冀州冉閔帥騎拒之與儁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閔將董閏言於閔曰鮮卑乘勝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令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閔威名素震燕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兵爲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軍但厲卒從傍須其戰合夾而擊之必剋閔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鎖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乘駿馬左仗雙刀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萬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里爲恪所擒

續通典唐郭子儀李光弼敗賊將史思明於沙河遂趨常陽祿山聞思明敗益以精兵子儀堅壁自固賊來則守賊去則追晝揚其兵夜襲其幕賊人不得休息數日子儀謂光弼曰賊怠矣可以戰戰於嘉山斬馘四萬級

宋畢再遇守六合金將赫舍哩攻之不克乃益增兵至環城亘三十里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閒暇而閒出奇兵擊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再遇料其且復來乃自提兵奪城東野新橋出敵之背金人遂遁去

遼太宗伐晉晉兵駐澶淵其前軍高行周在戚城乃命趙延壽延昭以數萬騎出行周右帝以精兵出其左戰至暮帝復以勁騎突其中軍晉軍不能戰會有諜者言晉軍東面數少沿河城柵不固乃急擊其東偏衆皆奔潰縱兵追及遂大敗之又統和時宋將曹彬米信取涿州陷固安耶律休格擊走之月餘復至休格以輕兵薄之伺蓐食擊其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卻南軍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達於涿會太后軍至冒雨而遁太后以銳卒追及之彬信力窮環糧車自衛休格圍之彬信以數騎亡歸餘衆悉潰

金章宗泰和六年宋將皇甫斌分路侵蔡阻溱水不敢進於是平章布薩揆遣完顏薩布及布色鄂諾完顏達希布等以騎七千往擊之會溱水漲宋兵扼橋以拒薩布等謀潛師夜出達希布以騎涉水出其右鄂諾出其左薩布度其軍畢渡乃率副統阿嚕岱以精兵直趨橋宋兵不能過比明大潰鄂諾以兵斷眞陽路諸軍追擊至陳澤斬首二

萬級

元托壘攻鄧州不下遂將而北金將哈達等知托壘已北合步騎十五萬躡其後托壘按兵遣其將呼圖克等誘之且旦暮命軍中曰毋令彼得休息宜夜鼓譟以擾之太宗時亦渡河遣親王抑肯布哈等將萬餘騎來會遂奮擊大破之追奔數十里

明李文忠援大同次馬邑敗元游兵進至白楊門天雨雪已駐營文忠令移前五里阻水自固元兵乘夜來劫文忠堅壁不動質明敵大至以二營委之殊死戰度敵疲乃出精兵左右擊大破之追至蒙克倉而還

陣久疲致敗

通典大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悉眾來救太宗頓武牢拒之建德陣於汜水東彌亘數里諸將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邱以觀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也我按兵不出待彼氣衰陣久卒饑必將自退追而擊之何往不剋建德列陣自卯至午兵士饑倦皆列坐又爭飲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誡之曰賊若不動止宜引歸如其覺動宜引東出士及纔遇賊眾果動太宗曰可擊矣乃命騎將建旗列隊自武牢城乘高入南山循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遽引其陣卻上東原未及整列太宗率輕騎擊之所向披靡程齩金等眾騎纏幡而入直突出賊陣後齊張旗幟表裏俱奮賊徒大潰生擒建德○

武太后初徐敬業起兵於揚州武太后令將軍李孝逸討之敬業拒於高郵之下阿谿敬業置陣既久士卒多疲怠皆顧瞻陣不能整孝逸遂率眾擊之因風縱火敬業懼燒而退孝逸進擊大破之

續通典五代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收兵還臨濮李嗣昭曰梁軍已勝旦暮思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撓之因其勞乏可以勝也王建及亦曰敵眾曠晚大半思歸擊此疲敗之卒易如拉朽時日已暮建及大呼入陣李嗣昭繼之梁軍大敗

周世宗既敗北漢兵于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役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史彥超戰死遽班師倉卒之際亡失甚眾

出其不意（通典）孫子曰出其不意

後漢初光武遣鄧禹西征至河東禹擊更始將王匡禹軍不利戰罷明日癸亥匡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整兵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輒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

魏末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剋艾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經廣漢德陽亭趣涪（音浮）出劍閣西四百里去城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緜竹列陣相拒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遂進軍至城都蜀主劉禪面縛舁櫬詣軍門降

晉將鎮南將軍杜元凱伐吳樂鄉城晉牙門管定周旨等伏兵樂鄉城外吳都督孫歆先遣軍出拒晉將王濬於上流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於是進逼江陵吳都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晉師攻剋之

晉末河間王顒在關中遣將張方討長沙王乂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乂遣左將軍皇甫商拒之而敗張方率兵入洛陽乂奉惠帝討方於城內方軍遥見乘輿於是引退方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方退壁於十二里橋人情挫衄無復固志或勸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功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陽城七里乂既新捷不以爲意忽聞方壘成乂師乃出戰遂大敗

西晉末石勒據襄國晉將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築隔城重柵以待之就六眷屯於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備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必敗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曰宜固守以疲老彼師師老自退追而擊之必剋張賓曰聞就六眷剋來月上旬送死北城今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

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柸之衆既奔餘自攞散擒末柸之後王浚指辰而定勒納之即以孔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屍三十餘里獲鎧甲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於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諸將并勸殺末柸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與我素無怨讐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浚用矣於是納其質而遣末柸就六眷等引還終獲其用也

東魏西荊州爲梁將曹義宗所圍東魏召人赴救慕容儼應募赴之東魏北清太守宋帶劍謀叛儼乃輕騎出其不意直至城下語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出迎帶劍造次惶恐不知所爲便出迎儼即執之一郡遂定○東魏大將齊神武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周文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掎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與之相持必得行其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爲先驅其下多鋭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剋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差跌悔無所及周文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固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鬬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剋賊雖造橋未能徑至比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周文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保隴右辛亥潛出軍癸丑旦至潼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爲陣未及成列周文縱兵擊破之盡俘其衆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聞泰沒焚輜重棄城而去齊神武亦撤橋而退周文初與諸將謀咸難之周文乃隱其事佯若未有謀者而獨問策於尚書直事郎中宇文深對曰竇泰歡之驍將也亟勝而輕敵今者大軍若就蒲坂則高歡拒守竇泰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也不如選輕鋭之卒潛出小關竇泰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竇可擒也既擒竇泰歡勢自阻（慈呂反）迴軍擊之可以制勝周文喜曰是吾心也君即吾之陣平也

後周末隋文帝爲丞相益州總管王謙舉兵拒命隋文遣將梁睿討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險爲營周亙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破之王謙又令高阿那瓌達奚惎等以盛兵攻利州聞梁睿將至惎分兵據開遠睿顧謂將士曰此虜要欲遏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一將趨劍閣一將指巴西一將水軍入嘉陵睿遣將分道攻惎自午及申破之惎奔歸於謙睿進逼成都謙令達奚惎守城而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睿擊之謙不利將入城惎卽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遁走斬之○

大唐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率兵拒之雨甚太宗乃召諸將謂之曰虜控弦鳴鏑弓馬是憑今雨彌時弧矢俱弊突厥人衆如鳥鍛翮我屋宿火食槍槊侈利料我之逸揣敵所勞此而不乘夫復何時今欲先令勁兵亂其陣乃率突騎驅其後虜俗進不相讓退不相救自此以北澗谷深長時有一道貫魚以度因而追之彼十萬騎坑穽中物耳追至黃河縱不盡擒必當十獲八九此曉兵者所解也諸君勿疑於是潛師夜出冒雨而進醜徒震駭因縱反間於突利悅而歸心焉二可汗內離頡利欲戰不可因請和而去○貞觀中蘇定方率兵討突厥賀魯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停兵候晴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前進必當憩息追之可及若緩以縱之則漸遠難追省日兼功在此舉也於是勒兵凌雪晝夜兼進所經收其人衆遂至雙河去賀魯所居二百餘里布陣長驅徑至金牙山賀魯牙所時賀魯集衆欲獵定方縱兵擊之盡破其牙帳生擒數萬人賀魯脫走投石國定方於是悉命諸部歸其所居埋瘞骸骨存問疾苦復其産業賀魯所虜掠者悉檢責還之於是西域諸國安堵如故令副將蕭嗣業往石國以追賀魯遂擒歸於京師○貞觀中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李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掩至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孤軍而至一日數驚四年靖進擊定襄城破之突厥諸部落竝走磧北突利可汗來奔獲隋齊王暕之子楊正道及煬帝蕭后送於京師頡利可汗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之頡利雖外請朝謁而內懷猶豫靖揣知其意是時詔遣鴻臚卿唐儉攝戶部尚書慰諭之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乃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既許其降詔使在彼未

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非君所及如唐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也靖前鋒乘霧而行將逼其牙帳七里虜始覺列兵未及行陣頡利畏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殺其妻隋義成公主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遂滅其國復定襄恒安之城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貞觀中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兵部尚書侯君集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等五總管征之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餒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數合殺傷甚衆大破其國

續通典唐張巡守雍邱令狐潮引賊衆四萬至城下巡曰賊兵精銳且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城可守也乃分千人乘城以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又李晟爲鳳翔節度使以吐蕃侵軼遣將王佖夜襲賊營率驍勇三千入汧陽城戒之曰賊大衆當過城下愼無擊其首尾雖敗其中軍力全若合勢攻汝必受其弊但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佖如言出擊之賊衆果敗又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

五代初義成軍亂逐安師儒師儒奔梁太祖遣朱珍以兵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趣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義成軍以爲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爲備遂下之又秦宗權遣盧塘張晊等攻梁是時梁兵尚少數爲宗權所困太祖乃拜珍淄州刺史募兵於淄青得兵萬餘以歸太祖喜曰賊方息兵養勇度吾兵少而未知珍來謂吾不過堅守而已宜出其不意擊之乃出擊敗晊等宗權由此敗亡又唐莊宗初襲位會梁兵攻潞州築夾寨聞晉王李克用已死以爲援兵不能復來遂歸洛陽停斥候莊宗與諸將謀曰敵所憚者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乃大閱士卒發太原軍伏兵三垂岡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兵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又李繼韜以潞州叛

降梁莊宗有憂色召李嗣源帳中謂曰繼韜以上黨降梁而梁方急攻澤州吾出不意攻其鄆州以斷梁右臂可乎嗣源對曰夾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臣請獨當之乃以步騎五千涉濟至鄆州鄆人無備遂襲破之又明宗以康福帥靈武靈武深入敵境爲帥者多遇害明宗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衛福行至方渠吐蕃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靑岡峽遇雪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爲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追擊敗之

晉彰國軍節度使張彥澤與契丹戰於陽城爲契丹所圍而軍中無水鑿井輒壞又天大風契丹順風揚塵奮擊甚銳軍中大懼彥澤以問諸將諸將皆曰今敵乘上風而吾居其下宜待風回乃可戰彥澤以爲然諸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待風回吾屬爲俘矣且逆風而戰敵人謂我必不能所謂出其不意彥澤即拔拒馬力戰契丹奔北二十餘里追至衞村又大敗之

宋韓世忠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震驚遣人招之賊首曹成以其衆降得戰士八萬又宗澤既敗金人于衞南渡更策其乘敗來襲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得空營益驚懼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金固英以本部破宋五萬人遂奪新叉口宗弼留兵守之是夜大雪道路皆冰和尚原宋兵勢重不可徑取宗弼用固英策入自傍近高山叢薄翳薈閒出其不意遂取和尚原

元穆呼哩攻眞定遣史天祥諭武仙降之乃引兵屯邢西遙水山下仙兄貴以萬人壁山上負固不下天祥攜完顏呼遜濟哈軍百人由鳥道扳援而上盡掩捕之仙驚曰公若有羽翼者不然何其能也遂下邢磁相三州又巴延統兵船由淪河入江攻宋陽邏堡三日不克乃密令阿珠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分遣阿爾哈雅等先以步騎攻堡夏貴來援阿珠出其不意率軍泝流西上四十里泊靑山磯冒雪趨沙洲載馬後隨登岸擒其守將高邦顯遣報巴延巴延急揮諸將破堡宋兵大潰又張宏範襲宋以其弟宏正爲先鋒攻三江寨寨據險乘高不可近因連兵向之寨中持滿以待宏範下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者疑不敢動而他寨不虞也忽麾軍連

拔數寨回擣三江盡拔之召何伯祥從察罕伐宋屢捷諸軍入宋境察罕自他道遽還諸軍倉皇失措伯祥曰此必爲敵所過不若出其不意而遂深入其地彼不我測乃可出也遂帥兵突戰直抵司空寨疏布營壘陵高伐木爲攻取勢旣夜命爲五營營火十炬伏精鋭於營側險要之地天明令士卒速行而鳴鼓其後宋兵果來追伏發驚潰追擊大破之又李瑴攻成都由廣元出葭萌度木瓜坡蜀人聞瑴至潛伏以待瑴諜知之令衆銜枚疾進出其不意賊兵敗走長驅至成都破之

明湯和傅友德伐蜀太祖諭友德蜀人必悉精鋭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旣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友德奉命遂克成都又吳禎從湯和討方國珍乘潮入曹娥江毁壩通道出不意直抵軍廐國珍遁入海追及之盤嶼合戰敗之盡獲其戰艦士卒輜重國珍降

擊其不備 通典孫子曰攻其無備

春秋時衞人燕師伐鄭鄭將祭足原繁泄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二將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魏將李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袁尚遣將高蕃將兵屯河上絶水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

十六國北涼沮渠蒙遜率兵伐南涼秃髮傉檀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傉檀追及蒙遜於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以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傉檀爲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於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傉檀懼請和而歸

隋末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死隋將王世充守東都欲乘其弊練精勇兵得二萬人馬千餘疋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士秣馬蓐食旣而宵濟人奔馬馳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之者卽入縱火焚之密軍由是大驚而潰

續通典 唐高祖武德時吐谷渾寇邊遣柴紹討之敵乘高射紹矢下如雨紹遣人彈琵琶二女子對舞敵怪之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敵陣後擊之敵眾大潰又張巡守睢陽賊尹子琦圍之不能克乃濟師巡夜鳴鼓嚴隊若將出賊申警俄息鼓賊覘城上兵休乃弛備巡使南霽雲等開門徑抵子琦所斬將拔旗有番將被甲引千騎麾幟乘城招巡巡陰縋勇士隍中持鉤陌刀強弩約曰聞鼓而奮敵恃眾不備城上譟伏發擒之弩注矢外向數兵不能前俄而縋士復登陴賊皆愕眙乃按甲不出

五代唐莊宗遣李嗣源襲鄆州高行周為前軍會日暮陰雨人無進志行周曰此天贊也彼必無備是夜涉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啟關納外兵旦拔牙城又魏王繼岌伐蜀蜀道阻險議者謂宜緩師待變而進招討使郭崇韜以決於都統判官李愚愚曰王衍荒怠亂國之政民人厭之乘其倉卒擊其無備其利在速不可緩也崇韜以為然所至迎降遂滅蜀

周以之溥知隰州并人來曰其城議者皆請速救楊廷璋曰隰州壁壘甚固敵人奄至未能為攻城具當出奇以破之乃募敢死士七百人許以重賞使人與謙溥潛為之期既至則果不為備遂與城中相應銜枚夜擊并人驚潰逐北數十里斬首萬級獲鎧甲萬計

宋王德討信州賊王念經次饒州會賊劉文舜圍城德引兵赴之文舜降謂諸校曰念經聞吾宿留必不為備倍道而趨一鼓擒之

遼末帝乾統元年以蕭多喇久練邊事為西北路招討使北準布尼都格爾率鄰部來侵多喇逆擊追奔數十里乘尼都格爾無備輕騎襲之獲馬五千匹牛羊稱是金布薩忠義以平章政事兼攝都元帥討契丹師將發敵聲言乞降圖克坦克寧曰敵初困蹙且無降意所以揚言者是欲緩吾師期也不若攻其未備敵若挫衄則其降必速如其不降乘其怠而急擊之可一戰而定也忠義以為然乃與克寧出中路遂敗之

元史樞從憲宗伐宋師次苦竹厓前阻絕澗深數百尺宋人恃險而不備帝使樞偵之樞率健卒數十縋而下得所致師處以聞帝趣樞急取之宋人懼乃降又憲宗西征丞相史天澤選諸道兵之驍勇者為先鋒命李進為總把道

由陳倉入興元度米倉關其地流塞不通進伐木開道七百餘里至定遠七星關其關上下皆築連堡宋以五百人守之巴渠江水環堡東流天澤命進往關說降之不從進潛視開道歸白天澤曰彼可取也是夜二鼓天澤遣進率勇士七十人掩其不備攻之脫門樞而入者二十人守門者覺拔刀拒之懸門俄閉諸軍不得入進與二十人力戰殺傷三十人後兵走上堡進乃毀懸門納諸軍追至上堡殺傷益眾宋兵不能敵棄走進遂得其堡守之關路以通

明成祖聞耿炳文率眾三十萬至眞定乃躬擐甲冑師師至鄭州令眾秣馬蓐食渡白溝河謂今夕中秋彼必不備飲酒爲樂此可破也夜半至雄縣破其城斬守將楊松又王守仁既討破橫水賊謝志山浰頭賊池仲容遣弟仲安來歸守仁佯許之而陰集兵以待遂下令散兵會歲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人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於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於門諸賊入以次悉擒戮之自將抵賊巢破上中下三浰斬馘二千有奇浰頭平又劉顯總四川兵攻把都蠻於凌霄峰賊黨阿二方三等上九絲山顯計蠻中九日必醉飲乘夜冒雨攀蘿腰絙扳援而上兵入蠻帳二賊驚起拒鬭互擊蹈藉投崖者無算二賊奔逸

攻其不整　〔通典〕春秋時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勢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後漢末曹公討鮮卑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剛平涉鮮卑庭東踰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將數萬騎逆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公登高觀虜陣不整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大敗也

〔續通典〕唐伊愼刺蘄州充江南西道節度都知兵馬建中末德宗在梁洋鹽鐵使包佶以金幣泝江進獻次蘄口時

李希烈已屠汴州遣將杜少誠將兵寇蘄黃以絕江道愼兵遇於永安戍列樹三柵相去纔數里偃旗臥鼓於中柵少誠至分兵圍之軍伍未定中柵聲鼓三柵悉兵以擊賊軍大亂少誠脫身免江路遂通

宋太祖征太原時節度使何繼筠把石嶺關契丹來援繼筠率數千騎禦之敵至乘其未成列遽麾兵擊之敵衆大潰追奔數十里又岳飛從劉浩解東京圍與敵相持于滑南領百騎習兵河上敵猝至飛麾其徒曰敵雖衆未知吾虛實當及其未定擊之乃獨馳迎敵斬其梟將遂大敗之

金鄂勒博從宗望伐宋師自大名濟河鄂勒博屯于洺州之境時宋兵來攻鄂勒博乘夜以騎二百潛出其後反擊敗之居數日敵復來蘇統制以兵二萬先至鄂勒博乘其未集以三百騎出戰大敗其衆生擒蘇統制殺之又羅索等追遼主至白水濼遂與棟摩攻破西京時夏人救遼兵次天德羅索使塔納布克丹以騎二百爲候兵夏人敗之額圖琿復以二百騎往遇伏兵亦敗時久雨諸將欲且休息羅索曰彼再破吾騎兵我若不復往彼將以我怯卽來攻我矣乃選千騎往將至野登高望之夏人恃衆而不整方濟水爲陣羅索分軍爲二迭出迭入進退轉戰三十里過宜水烏嚕軍亦至合擊敗之

元滿濟勒臺討叛王海都都勒斡旣與之遇方約戰行伍未定單騎突入陣中往復數四敵兵大擾一戰遂大捷又大德中叛王圖們烏魯斯等犯邊崇古嚕迎敵於庫克之地及其未陣直前搏之敵不敢支追至金山乃還又隆興之分寧叛行省檄石安琬討之賊背山而陣安琬引兵出陣後賊驚潰退而距守安琬揮兵直抵壘門賊揚言曰願少整行伍而戰死且不憾安琬佯許之賊果出陣安琬突陣而入大呼曰吾止誅賊首庸卒非我敵也手刃賊背生擒之

明張輔討安南追賊於富良江賊悉衆拒戰聯舟十餘里橫亙江中而用小船載木立柵以拒官軍輔乘柵未備督將士力戰賊不能支黎季犛父子遁走諸僞將相俱赴軍門降安南平

先設備而勝 通典孫子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也恃吾有能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吾也恃吾不可攻也

周末荆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雨十日夜不見星左史倚相謂荆大將子期曰雨十日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

如備之乃爲陣而吳人果至見荆有備而反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少休小人爲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尅從之遂破吳軍

魏大將軍南征吳到積湖魏將滿寵率諸軍在前與賊人隔湖水滿寵謂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爲之備諸軍皆驚恐夜半賊人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大破之

晉將羅尚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等潛率步騎三萬襲蜀賊李特營李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遂害曾元張顯等

十六國北燕馮跋據遼東其弟萬泥阻兵以叛跋遣將馮弘與將軍張興討之弘遣使諭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羣公以天意所在逼奉主上光踐寶位列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奈何欲尋干戈於蕭墻棄友于而爲闕伯過貴能改善莫大焉宜舍茲嫌同扶王室萬泥不從刻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營宜備不虞弘乃密嚴備仍人課草十束之火伏兵以待之是夜萬泥果遣壯士千餘人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遂平萬泥等

續通典唐高崇文統神策軍討劉闢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人常若寇至及中使至卯時宣命辰時出師兵仗軍需無不備具後擒闢送京師

宋趙方每令諸將飲酒勿至醉治兵待寇常使日日可戰故淮蜀沿邊雖屢遭金兵而京西一境獨全又孟珙制置夔路元兵謀大舉臨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達湖湘請粟十萬分兵屯峽歸松滋爲聲援元兵自隨臨江珙密遣將拒敵更遣兵屯施州元師數十萬入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修上流備禦元人知有備不果入

遼太祖時埒克之亂欲乘我不備爲掩襲計紿降太祖將納之命魯庫耶律雲嚴號令勒士卒控轡以防其變逆黨知有備懼而遁

金熙宗天眷二年宋將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甚急城中兵纔千餘守將懼遣人求救于鎮國上將軍璮都璮都曰爲我語守將我嘗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塹深丈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教塡之岳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

備遂止壞都舉兵以爲聲援飛乃退又明昌時珠卜復叛丞相襄出屯北京會羣牧契丹德壽托蘇等據信州叛衆號數十萬遠近震駭襄閒暇如平日人心乃安初襄之出鎮也至石門鎭密謂僚屬曰北部犯塞突足慮第恐姦人乘隙而動北京近地軍少當預爲之備即遣官發上京等軍六千至是果得其用又宣宗興定四年夏人攻鞏州持嘉喀齊喀遣兵擊走之生擒夏將劉達爾嘉允等訊知夏大將尼舒鼎鄂特明二人謀以爲鞏帥府所在鞏既下則臨洮積石河洮諸城不攻自破故先及鞏且構宋統制程信等將兵四萬來攻喀齊喀聞之飭兵嚴備俄而兵果至喀齊喀督兵搏戰卻之殺數千人攻益急將士殊死戰殺傷者以萬計夏人焚其攻具拔柵而去喀齊喀已先伏甲要地邀之復率衆躡其後斬首甚衆

元世祖中統三年李璮叛據濟南史樞從史天澤往討之城西南有大澗亙歷山樞一軍獨當其險夾澗而城豎木柵于澗中潦雨暴漲木柵盡壞樞曰賊乘吾隙俟夜必出命作葦炬數百置城上逮三鼓賊果至飛炬擲之風怒火烈弓弩齊發賊衆大潰又張柔伐宋壁於黃州西北隅有乘舟出者柔曰此偵伺我者也夜必襲吾不備乃分軍爲三以待之二鼓時宋師果至柔遮擊之俘數百人溺死者不可勝計又成宗大德二年秋諸王將帥共議防邊咸曰敵往歲不冬出且可休兵於境庫爾濟蘇曰不然今秋候騎來者甚少所謂鷙鳥將擊必匿其形備不可緩也衆不以爲然庫爾濟蘇獨嚴兵以待之是冬敵兵果大至三戰三克又劉福通陷汴梁號召羣盜察罕特穆爾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自將中軍軍沔池會叛將周全棄覃懷入汴梁合兵攻洛陽察罕特穆爾下令嚴守備別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來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動退去因追至虎牢塞成臯諸險而還

明湯和守常州凡十年防禦周密寇來輒破走之與吳良守江陰耿炳文守長興氣勢聯絡屹爲東藩保障又楊鋭守備安慶先是林俊策宸濠必反密謀於同知林有祿修濬城池鋭策其必攻皖預設鉤距於江側禁勿泄至是宸濠起兵果至船皆爲鉤距所破鋭與郡官張文錦林有祿嬰城固守濠至城下鋭令軍士大罵之宸濠怒悉力攻城不克乃令潘僉事家人持書諭降鋭手斬以狥賊氣遂衰又安南叛人入寇剽掠欽廉等州諸司議募陸兵俞大猷曰賊由海來當以海舟破之若專備於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多集海舟遂

破之於永安萬寧安南函賊首以降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兵類九

兵略三

以逸待勞通典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自致者利之也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理力者也

梁司州刺史柳仲禮留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步騎一萬寇西魏襄陽西魏將楊忠帥眾南伐攻梁隨郡克之進圍安陸仲禮聞隨郡陷恐安陸不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迴師已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漴忠親自陷陣擒仲禮悉俘其眾安陸及竟陵郡皆降如忠所策

後周遣將率突厥之眾逼齊晉陽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敵前鋒盡殪無復孑遺自餘通宵奔遁

五代唐莊宗侵梁趨汴州宿胡柳坡遇梁軍問戰於周德威德威曰此去汴州信宿而近梁軍父母妻子皆在其中軍必力爭吾以深入之兵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難以力圖且吾先至此糧爨具營柵完以逸待勞王宜按軍無動臣請以騎軍擾之使其營柵不成樵爨不暇給因其勞而乘之可以勝也不聽卒敗

續通典 金元帥完顏默音征鄂斡以兵甲士萬三千人分為左右翼至木虎崖盡委輜重齎數日糧輕騎襲之時鄂斡自泰州走齊州有吏糺者來降謂默音曰賊中馬肥健官軍馬疲弱此去賊八十里比遇賊馬已憊賊輜重去此不遠我攻之賊必救其巢穴賊至馬必疲我馬少得息所謂以逸待勞者也默音從之鄂斡果敗

明傅友德既敗韓乙度敵尚強且復至乃開城門陣於野使皆臥槍以待聞鼓即起賊李二果盛兵至輕我寡競而

嘗友德鼓之士騰躍搏賊遂縛李二以獻又都督劉江鎮遼瞭島東南有火光度倭且至犒師秣馬略不爲意設伏燒賊船截其歸路約曰旗舉炮鳴伏盡起奮擊倭果翌日登岸江舉旗鳴鼓伏兵兩翼進搏賊大敗諸將問臨敵意思安閒惟飽士馬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兵法也又倭寇陷泉州朝廷責戰益急俞大猷疏曰賊尙萬人入死地能戰若迫城而攻彼實我虛彼逸我勞彼飽我饑一挫而東南事壞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我實彼虛我逸彼勞我飽彼饑而我得犄角以取之敵以戰爲守我以守爲攻於是星布兵營畫地鑿溝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已竟殲賊

師不襲遠〔通典〕孫子曰國之貧於師者遠師遠輸遠師遠輸者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

春秋時秦伯使大夫杞子戍鄭鄭使告於秦伯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必死此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人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爲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爲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遂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續通典〕五代漢隱帝時李守貞趙思綰王景崇反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白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爲主守貞先敗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捨近圖遠使守貞出兵於後思綰景崇拒戰於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爲然遂先擊守貞

明郭英從傅友德征雲南兵由永寧路多險阻諸將欲深入郭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近趨遠非策之上也遂以兵攻赤水河路時久雨水暴漲英斬木造筏乘夜渡河比曉敵大驚潰生擒烏撒并阿容等攻克曲靖陸涼越州關索嶺椅子寨

餌敵取勝通典　孫子曰餌兵勿食

後漢末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爲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爲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距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後漢末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坂下使登壘視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

晉將劉牢之宋武帝討妖賊孫恩恩敗走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目牢之等遽收斂故恩復得逃入海○晉將李矩守滎陽後趙石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

十六國南涼禿髮傉檀（傉奴沃反）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牛羊於野弼衆采掠傉檀因分擊大破之

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析敦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歸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也列河之衆

隋煬帝征高麗隋將于仲文率衆從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

續通典唐高開道爲蔚州總管幽州饑羅藝求賑開道許之藝遣老弱就食皆厚遇之藝悅不爲虞更發兵三千車

數百馬數千往請粟開道悉留不遣又曲環鎮陳許軍劉昌裔爲營田副使環卒上官涗知留後會吳少誠引兵薄城有兵馬使安國寧謀以城應賊事洩昌裔密計斬之卽召其麾下千餘人人賞縑二疋伏兵要諸巷令持縑者悉斬之無一人得脫賊聞解去又楊行密爲將値畢師鐸鄭漢章將兵萬餘人猝至眾驚懼行密安臥帳中曰賊近告我遂積金帛糧米於一寨使老弱守之伏精兵於傍師鐸等至密自將千人衝其陣佯敗走師鐸兵追之入寨大掠伏發盡殲之

遼景宗乾亨初宋下河南乘勝襲燕北院大王耶律希達與蕭托郭逆戰敗績退屯清河北耶律色珍取希達等青幟軍於得勝口以誘敵敵果爭赴色珍出其後奮擊敗之

元察罕特穆爾謀復汴梁令弱卒立柵外城以餌賊賊出爭之弱卒佯走至城西因突鐵騎縱擊悉擒其眾賊不敢出

明時海賊徐海麻葉犯杭胡宗憲馳至嘉興賊來薄城外宗憲取酒百餘罌投以毒載之兩舟選卒慧而猛者假冠服坐舟中佯作餉軍狀載向賊所從道見賊卽委舟走賊信不疑爭取酒飲之多死

受敵餌取敗附　唐王佖爲靈鹽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壖先貯材木朔方府每遣人潛載之委於急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佖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并役成橋仍築月城圍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由佖黷貨邊上以貽患焉

按杜典無此目謹附於此

軍勝虜掠被追襲多敗通典　十六國南涼禿髮傉檀伐北涼沮渠蒙遜於姑臧至番禾苕藋掠五千餘戶其將窟古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戶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遊師早度峻嶮蒙遜善於用兵士眾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慮表大敵外逼徙戶內攻危道也衞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遊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傉檀大敗而還

續通典　唐李晟與李懷光同討朱泚懷光軍輒擄掠驅牛馬百姓苦之晟軍無所侵犯收復京城告諭於眾百姓

安堵如故

明傅友德守彭城王保保遣將李二來攻勢甚張友德度多寡不敵詗其衆方肆掠率步騎自呂梁渡直趨擊之單騎奮槊刺其驍將韓乙師乘而進敵大敗

抽軍〔通典〕大唐衞公李靖兵法曰諸兵馬被賊圍逵抽拔須設方計一時齊拔賊即逐背揮戈因此必敗其兵其賊相持事須抽拔者即須隔一隊抽一隊所抽之隊去舊隊百步以下遂便立隊令持戈槍刀棒並弓弩等張施待賊張施了即抽前隊如賊來逼所張弓弩等人便即放箭奮擊如其賊止不來其所抽隊便過向前百步以下隊便準前立隊張施弓弩等待賊既張施訖準前抽前隊隔次立陣即免被賊奔蹙其被抽之隊不得急走須徐緩而行如賊相逼即須迴拒戰其隊頭押官押後副隊頭引前如有走者仰押官隊頭便斬違失節度者斬全隊

〔續通典〕五代梁將劉鄩拒晉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關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無斥候者城中亦無煙火但鳥止於壘上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我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旗於芻偶之上使驢負之循堞而行得城中羸老者詰之云軍已去二日矣既而有人自鄴至者言鄩兵已趨黃澤晉王始發騎追之又黃文靖佐葛從周入潞會晉軍十餘萬掎外垣砦文靖慮孤軍難守乃與從周啟闉出師文靖爲殿後命矢刃皆外向持重而還晉人不敢逼

宋攻金宿州失利將班師諸軍發靈壁畢再遇獨留未動度軍行三十餘里乃火靈壁諸將問夜不火火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則照見虛實晝則煙埃莫覩彼已敗不敢追諸軍乃可安行無虞汝等安知兵易進而難退耶遂還泗州

乘敵抽軍襲破之附　唐武宗時鎭州奏事官高迪密陳事宜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愼弗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詗知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

按抽軍之法所以防追襲也若預知敵情則乘虛更足以取勝謹增附此目

卑辭怠敵 通典孫子曰卑而驕之戰國燕軍大破齊國齊將田單守卽墨知士卒可用乃身操板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伍之間盡散飯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使遺燕將書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出軍擊大敗之

續通典五代初青州王師範遣將盧洪攻棣州張蟾洪以兵返襲青州師範陽爲好辭遣人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將共持之耳不然聽公所爲也洪以師範無能爲遽還不爲備師範伏兵於道語其僕劉鄩曰洪來爲我斬之明日洪至師範出迎鄩於坐上斬之伏兵發盡殺其餘兵又晉王李克用因劉守光使人諷鎭定尊已爲尚父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爲惡極矣不若陽爲推尊以稔之乃與六節度共奉冊往守光益驕卒爲晉所滅

稱降及和因懈敗之 通典秦末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張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輕也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留壁使人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之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乃引兵擊之秦軍大破

晉將李矩守滎陽城前趙劉聰將劉暢步騎三萬討矩屯於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於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大唐貞觀初突厥頡利自原州卻歸時遣李靖討之頡利計窘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爲藩臣太宗遣唐儉安修仁持節出塞以安撫之頡利不肯朝覲謀待草青馬肥將踰沙磧靖與其副將張公謹謀曰制使到彼虜必自寬須率精騎齎二十日糧乘閒掩襲諸將皆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奈何攻之靖曰此兵機也督軍疾進奄踰白道過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說不虞官兵之至靖軍奄到縱擊之遂滅其國

續通典唐初王君廓聚衆掠夏長平河東丞丁榮拒之且遣使慰召君廓見使謬欲歸首者榮輕之因陳兵登山

君廓悉伏兵山谷中榮軍還掩擊破之又李光弼守太原史思明引兵十萬攻之光弼遣人詐爲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又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身以五百騎殿已入城衆二萬軍纔十日糧賊頓白馬祠治壍溝築月城以守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曰棄之抱玉許諾卽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卽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賊帥周摯引卻

五代梁將朱珍攻朱裕於鄆州珍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出裕詐爲降書陰使人召珍約開門爲內應珍信之夜率兵叩城裕登陴開門納珍軍已入甕城而垂門發鄆人從城上礫石以投之珍兵皆死珍僅以身免

金李師夔遇賊張勝以萬人攻奉聖州城師夔度衆寡不敵乃僞與之和日致饋給勝信之師夔乘其不備使人刺勝殺之以其首徇曰汝輩皆良民脅從至此今元惡已誅可棄兵歸復其所賊衆大驚皆散去

兩軍相對取背破之〔通典〕孫子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後漢初赤眉青犢十餘萬衆並在射犬光武引兵將擊之耿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不動選敢死士二千人俱持強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閒行純出賊後齊聲呼譟強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

宋柳元景爲隨郡太守旣至而蠻反斷驛道欲攻郡郡內力少糧仗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乃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勢於計爲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兵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

蕭齊末梁武帝發雍州東下大軍次江寧梁武使呂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梁武頓於越城呂僧珍猶守白板齊主東昏將李居士密覘知城中衆少率銳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旣不敵不可與戰可勿遙射須至壍裏當併力破之俄而皆越壍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陴者復踰城而下內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敗

陳將周炅鎮安蘄等州高齊遣將陸騫以衆二萬出自巴蘄與炅相遇炅留羸弱輜重設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敗騫軍虜獲器械馬驢不可勝數

隋漢王諒據并州反隋將楊素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將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嶺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兵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獲數萬

續通典唐初吐谷渾寇邊詔李靖及江夏王道宗討之賊聞兵至走嶂山數千里諸將議息兵道宗固請討李靖然之乃遂帥偏師兼行倍道去大軍十日追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騎踰山襲其後賊表裏受敵遂奔潰又至德中賊安慶緒遣嚴莊助張通儒拒官軍於陝李嗣業從郭子儀討賊遇於新店先是回紇傍南山設伏按軍北崦以待官軍與賊力戰數合我師初勝而後敗嗣業遂急應接回紇從南山望見官軍敗曳白旗而下徑抵賊背穿賊陣過賊陣西北角先陷嗣業又率精騎前擊表裏齊進賊衆大敗走河北又僕固懷恩領朔方行營節度會回紇請和助討史朝義即引兵屯陝州時諸節度兵齊進次黃水賊堅壁自固懷恩陣西原多張旗幟使突騎與回紇稍南出繚賊後舉旗爲應破賊壁死者數萬

宋曹瑋知秦州嘉勒斯賚入寇瑋迎戰二都谷賊雖衆然器甲殊少在後者皆持白梧毛連瑋知不足畏欲以氣凌之引百騎穿賊陣出其後升高指揮軍中鼓譟夾擊斬首三千明日視林薄間中傷及投崖死者萬計又張俊討李成賊驍將以衆十萬來援夾河而營楊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擊當用奇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卒居前俊從之存中夜銜枚渡河出西山馳下擊賊背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

遼耶律色珍爲山西路兵馬都統宋將楊繼業陷山西諸郡色珍至定安遇賀令圖軍擊破之明日至蔚州敵不敢出色珍書帛射城上諭以招慰意陰聞宋軍來救令都監耶律達薩夜伏兵險阨俟敵至而發城守者見救至突出色珍擊其背二軍俱潰追至飛狐遂取蔚州金富察貞敗宋將程松於和尚原進兵至小關松將楊廷據險注射貞不得前令行軍副統賁摩阿里爲疑兵潛遣明安胡信率甲士五千人繞出其後反擊之宋兵大亂遂斬廷於陣宋

兵走五里闕又興定初宋人圍海州完顏仲原軍高橋令提控完顏阿林領騎遶出其後夾擊之宋兵解去
元史天澤圍武仙於衛州金將完顏哈達以衆十萬來援戰不利諸將皆北天澤獨以千人繞出其後敗一都尉軍
遂與大軍合攻之仙逸去遂復衛州又至正末賊陷大寧伊蘇討之兵次侯家店與賊戰自昏抵曙散而復合伊蘇
遣別騎繞出城後賊腹背受敵大敗之
明鄧愈從太祖渡江克采石取太平元將陳額森合哈雅兵來戰甯合愈與徐達率奇兵繞出其後大破之獲額森
哈雅走遂下建康又徐達與常遇春討張士誠敵大潰薄其城士誠弟士信來援遇春率奇兵入大全港營於東阡
御壓其背士信急抽精兵搏戰遇春鼓將士立破之又徐達鎮池州陳友諒來犯太祖命常遇春助之令達設伏九
華山下急掩其後友諒至盡銳攻城城中伐鼓大譟伏盡發內外夾攻遇春率萬人自山下擊斬首萬計又沐英
攻雲南大理城大理倚點蒼山二關爲固英乃令王弼由洱水趨上關自以兵綴下關別遣胡海從間道夜渡河
繞出點蒼山後緣岸而上立我軍旗幟英士卒望見皆踴躍大呼敵衆驚擾英遂斬關入海亦麾山上軍馳下前
後夾攻敵悉潰走又成祖因盛庸軍夾河爲營遂帥師東向下令曰吾觀敵陣每以精銳在前罷弱在後今當以
勁師前摧其精銳中軍去敵五六里嚴陣以待俟我以精銳繞出其後擊之使前奔中軍乘其氣乏擊之我躡其
後乘勢逐北必敗慎勿逆擊彼敗不得前奔則盡力死鬭矣
兩軍相對繼遣軍助郎勝（通典）後漢初河南賊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討之壁於臨淄步與其三弟藍弘壽及
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
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以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觀之視歆
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交突布陣於東城下大破之○後漢末呂布復從東昏與陳宮將萬餘人來與曹公戰時
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曹公乃令婦人守陴悉將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
相謂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南屯十餘里明日復來曹公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
合伏兵乘隄步騎並進遂大破之○大唐武德初王充據東都太宗往征之屯青城宮營壘未立王充率衆二萬

文瀾書局石印

自方諸門出臨穀水以禦大軍諸將甚懼太宗以精騎陣於北邙登後魏宣武陵以觀賊陣謂左右曰賊勢迫矣悉衆而出利在一戰今日破之其後不能出矣乃令屈突通率步卒五千渡水布陣以當之因戒通曰待兵交即放煙吾當率馬軍南下兵纔接太宗以騎衝之挺身先進表裏合勢賊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焉地既險隘賊多排積（積緇也子管反）騎賊稍難太宗親自射之莫不應弦而倒起辰及午賊衆始退因乘之追於城塹俘斬七千人自是不敢復出

續通典唐高祖初率兵擊羣盜至龍門縣有賊毋端兒衆數千人掩至城下時諸軍無備爲賊所乘高祖親率百餘騎橫出助擊之所射應弦而倒賊大潰逐北數十里又羅士信取千金堡太宗令屈突通守之王世充自來攻堡通懼舉烽請救太宗度通力堪自守且緩救以驕世充通舉三烽已急太宗方出援之左右未獲從以兩騎進遇賊將葛彥璋射之擒之於陣後軍亦繼至通軍復振表裏奮擊世充大敗

五代晉王李存勗救趙與梁軍相拒鄗邑鎮定兵扼河橋梁兵急擊之存勗望見鎮定兵將敗顧王建及曰橋爲梁奪則吾軍危矣建及選騎馳擊梁兵梁兵敗解去宋趙葵既破金兵於蘄州復分軍爲十一陣趙范將左扈再興將右葵左右策應敵亦背山分爲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謀夜戰以俟勝乃預備大鼓令士卒聞鼓聲始動未幾金果進兵范疊鼓麾軍突鬬葵繼之獲其輜重山積

金世宗大定二年宋以萬人據壽安縣嵩州刺史舒穆嚕圖喇押軍萬戶圖克坦薩布以騎兵三百巡邏遇於縣東請師於富察沃稜沃稜使明安完顏呼沙呼率七百人助之宋兵多圖喇使士卒下馬跪而射之宋兵不能當走入縣城圖喇進逼之宋人棄城去追及於鐵索口復大敗遂復壽安

元季文龍章焱等叛據處州趙賁亨率衆圍之斬首三級焱復合衆二萬來攻陣惡溪南賁亨分兵拒守自將精銳亂流衝擊屬萬戶呼都克台以援兵繼至擊之自巳至亥賊乃退文龍溺死

明初陳友諒陷太平進逼龍灣太祖與戰於石灰山未決馮勝率宿衛士直擣其中堅遂大破之

兵多力有餘宜分軍相繼通典東魏大將齊神武大舉伐西魏將渡蒲津其將薛琡曰西賊連年饑饉但宜置兵

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衆盡應餓死西賊自然歸降顥王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神武皆弗納遂有沙苑之敗（齊神武違敗之而敗）

續通典　唐李盡忠叛詔王孝傑統兵十八萬討之孝傑軍至東峽石谷遇賊道險兵甚衆孝傑率精銳之士爲先鋒且戰且行及出谷布方陣以扞賊後軍總管蘇宏暉畏賊衆棄甲而遁孝傑既無後繼爲賊所乘營中潰亂孝傑墮谷而死兵士被殺殆盡

五代晉高祖時安重榮反杜重威逆戰於宗城重榮爲偃月陣重威擊之不動重威欲少卻以伺之偏將王重胤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爲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胤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彥之來奔重榮遂大敗走還鎮州閉壁不敢出重威率衆攻破之

遼太宗會同八年分兵攻晉邢洺磁三州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兵悉陣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超將兵千騎來覘遼軍至鄴都遇遼軍數萬且戰且卻至榆林店遼軍繼至遇與彥超力戰百餘合遇馬斃步戰審琦引騎兵踰水以救遼軍乃還

金宗翰駐軍北安與都統杲議伐遼杲軍出青嶺宗翰軍出瓢嶺期於羊城濼會軍宗翰以精兵六千襲遼主聞遼主自五院司來拒戰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遼主遁去乃使希尹等追之西京復叛耿守忠以兵五千來救至城東四十里富察烏爾古納先擊之斬首十餘宗翰宗雄宗幹宗峻繼至宗翰率麾下自其中衝擊之使餘兵去馬從旁射之守忠敗走其衆殲焉

明廖永忠與蜀將鄒興戰於夔府分軍爲前後陣前陣既接乃令後軍兩翼傍出大敗之又常遇春從攻張士誠蘇州圍久士誠欲出城突戰遂謀奔遇春營遇春覺之分兵北濠斷其後遣兵與鬭乃命王弼與決死戰遇春復率衆繼之士誠兵大敗走入城勢益窘

我寡敵衆自遠至乘疲敗之　通典晉司空劉琨守太原遣將姬澹率衆十餘萬討石勒勒將拒之或諫曰澹兵馬

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之勢必獲萬全勒曰澹眾大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擒之何强之有寇已垂至胡可舍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走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爲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僞收眾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兵大敗

梁將陳慶之曹仲宗伐後魏之渦陽魏遣將元昭等率兵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諸將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軍陣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敗理且聞虜所據營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皆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

齊神武與魏孝武帝搆隙自太原舉兵逼洛陽帝遣將元斌之斛斯椿鎮武牢遣使告周文帝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果如其言帝西奔長安

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至許原西周文帝至渭南徵諸州軍皆未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出渡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卽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軍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覩周文軍少競馳而進不爲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周文鳴鼓士皆奮起其將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爲二遂大敗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齊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克獲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士二萬餘悉縱歸

續通典五代晉楊光遠反引契丹侵陷貝州博州守周儒亦叛降竇儀言於出帝曰今不以重兵守博州渡使契丹得引北兵東渡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果引北兵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契丹主聞河上兵敗與晉戰于澶魏之間亦敗遂北去

宋曹瑋知鎮戎軍常出與番戰番引去瑋偵敵去已遠乃緩驅所掠牛馬輜重而還敵聞瑋逐利行遲師又不整

遂還兵來襲將至瑋使諭之曰番軍遠來必疲我不乘人之怠請憩士馬少選決戰敵方甚疲皆欣然解鞍良久瑋又使諭之曰可相馳矣乃各鼓軍而進大破敵兵因謂其下曰吾知敵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以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元雅克特穆爾聞特們德爾及額森特穆爾軍陷通州將襲京師急引軍至通州乘其初至擊之敵軍狼狽走渡潞河夾河而軍敵列植黍稭衣以氈衣然火爲疑兵夜遁雅克特穆爾率師渡河追之

明傅友德伐蜀破階文蜀丞相戴壽帥兵來援時諸將議江水漲欲駐師大溪口友德乃下令曰彼遠來勞困衆方洶洶一戰可克也遂迎擊壽兵拔漢州擒其將梁士達等俘獲甚衆又張溫守蘭州會元王保保引兵來襲溫曰彼衆我寡難與爲敵但其匆卒遠來未知我虛實乘暮擊之可挫其鋒若復不退則亦可固守以待援乃整兵出戰保保兵卻卒完其城

挑戰　通典孫子曰忿速可侮主不可以怒而興軍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用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也故曰明主慎之良將儆之此安危之道也戰國魏武侯問吳起曰兩軍相當不知其將欲擊何如起曰令賤而勇者將而擊銳交合而北告而勿罰觀敵進取一來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見利不起此將有謀若其衆追北旗幟雜亂自止自行或縱或橫貪利務得凡若此類將令不行

楚漢相持彭越數絕楚糧道項羽欲討越謂其將曹咎曰謹守成皋漢欲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漢果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曹咎怒度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曹咎自刎於汜水之上

十六國姚襄據黃落前秦苻生遣將苻黃眉鄧羌等率步騎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爲晉將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且壓其壘襄必怒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襄壘果怒盡銳出戰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羌迴騎拒襄俄而黃眉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

宋將沈攸之反自江陵舉兵東下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宋郢州今江夏郡遣人告郢州守將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答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之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卻攸之軍因之敗潰

隋末高祖起兵自太原至霍邑隋將宋老生守城太宗以數騎詣其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者老生怒開門出兵高祖因謂隴西公建成曰汝看兩陣將交引左軍直趣東門命太宗引右軍直趣南門以斷其歸路老生之軍背城而列陣高祖以中軍與建成合陣於城東太宗陣於城南老生麾兵疾進先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中軍與左軍咸卻太宗自南原遙見塵起知義師退率二百騎馳下峻坂殺一賊將遂衝斷其軍出其陣後表裏齊譟隋師大潰遂擒老生而平霍邑

續通典 唐郭子儀李光弼率師下井陘拔常山賊將史思明收散卒數萬人躡其後我行亦行我止亦止子儀選驍騎五百更挑戰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我軍乘之又敗於沙河

五代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使王鎔乞師於晉莊宗自將出贊皇會周德威於石橋進距栢鄉五里營於野河北莊宗意在速戰德威曰吾兵少而臨賊營門所恃者一水隔耳使梁得舟楫渡河吾無類矣不如退軍鄗邑誘敵出營擾而勞之可以策勝也乃退軍鄗邑德威遣三百騎叩梁營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鬬數十里至於鄗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德威請俟其將退而擊之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擊其西偏曰魏滑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鄗追至栢鄉景仁以十餘騎僅免

漢隱帝遣趙暉討王景崇景崇西招蜀人為助蜀兵至寶雞為暉將藥元福李彥從所敗暉攻鳳翔塹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偽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為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

元蘇布特從睿宗經理河南道出牛頭關遇金將哈達師步騎數十萬待戰睿宗問以方畧蘇布特曰城居之人不耐勞苦數挑以勞之戰乃可也師集三峰山金兵圍之數匝會風雪大作其士卒僵仆師乘之大捷

敵處高勿攻 通典孫子曰凡處軍視生處高戰降無登此處山谷之軍也喜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是爲必勝軍無百疾邱陵隄防必處其高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而地之助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也背邱勿迎也

蜀諸葛亮兵法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故鬭戰之利唯氣與形也

後周遣將討高齊師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韶登邙坂聊欲觀周軍形勢至大和谷便値周軍卽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陣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卻且引待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洛城之圍並卽奔遁

續通典唐蘇定方征賀魯至曳咥河賀魯率十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方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卒據高攢矟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賊大奔

五代唐李嗣昭攻梁邢洺爲梁將葛從周所敗梁兵追之李嗣源從閒道至解鞍礪鏃攻同爲陣左右指揮梁兵望之莫測嗣源急呼曰吾取葛公士卒可無動乃馳騎犯之出入奮擊嗣昭繼進梁兵解去

元董文蔚從憲宗伐宋入川蜀至釣魚山崖壁嶮峭惟一徑可登敵恃險阻未卽降帝命攻之文蔚以次往攻激厲士卒挾雲梯冒飛石履崎嶇以登直抵其寨苦戰頃之兵士被傷乃還

敵黨急之則合緩之則離 通典後漢末曹公征張繡於穰荀攸曰繡仰食於劉表久而勢必離今緩之可誘致急之則相救公不從與繡戰表果救之公敗歸○曹公既克鄴袁尚袁熙遂奔遼東衆有數千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曹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熙可擒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其首不煩兵矣公引兵還康果斬送尚熙傳其首諸將或問曰公還而斬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熙其急之則併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續通典唐高仁厚討叛將楊師立圍梓州久不下乃爲書射城中遣將士曰仁厚不忍城中玉石俱焚爲諸君緩

師十日使諸君自成其功若十日不送師立首當分見兵爲五番番分晝夜以攻之於此甚逸於彼必困矣五日不下四面俱進克之必矣諸君圖之歎曰賊黨鄭君雄大呼於衆曰天子所誅者元惡耳他人無預也大譟突入府中師立自殺

五代初楊行密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於廣陵

假託安衆〔通典〕春秋時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秦伯使孟明視等三將襲鄭晉師禦於殽而敗之

燕將騎劫代樂毅攻齊即墨齊將田單拒守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中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單復宣言曰神來下教我又令曰當有神人爲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爲師乎田單乃起返走引東鄕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入約束必稱神衆心乃安竟破燕軍

秦二世初天下亂陳勝吳廣起兵於蘄欲收人心謀曰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在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唱宜多應者廣以爲然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勝廣喜念曰此教我先威衆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因而號令衆遂從之

世說新書曹公軍行失道三軍皆渴公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皆水出乘及前水

晉將李矩守滎陽城劉聰將劉暢討矩矩奉牛酒詐降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陽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踊躍爭進乃使精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十六國後趙石勒使將麻秋等伐張重華於武威重華將謝艾曰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之重華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於

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十六國後燕慕容寶遣將慕容賀麟率二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後魏道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不可出帝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帝遂進軍新市賀麟退阻泒水依漸洳澤以自固甲戌帝臨其營戰於義臺塢大破之

東晉末宋武帝討慕容超圍廣固城數月不拔或說裕曰昔石勒將石季龍攻曹嶷瞻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季龍從之而嶷降慕容恪圍段龕亦如之而段龕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跡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於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疾者大半時有蒼鷲飛入帳坐衆咸驚愕其將胡蕃獨賀曰蒼者胡色也鷲者我也胡虜歸我之徵衆大悅將攻城諸將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裕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平廣固　東晉末嶺南賊盧循寇建業宋武帝擊破走至彭蠡湖乃悉力柵斷尤里大軍至尤里將戰帝所執麾竿折旛沈水衆並怪懼帝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旛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掠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逕還廣州

梁庾域爲華陽太守後魏軍政圍南鄭時粮儲寡少人情恟懼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

隋末李密據興洛倉破宇文化及還士卒皆疲倦隋將王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衆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

續通典　唐裴行儉奉詔冊立波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途經莫賀延磧屬風沙晦暝導者迷將士饑乏行儉命止營致祭令曰井泉非遙衆少安俄而雲收風靜行數百步水草甚豐後來者莫識其處衆皆驚比之貳師將軍又高仙芝之討吐蕃破連雲堡留兵守之而進將至坦駒嶺直下峭峻四十餘里仙芝恐兵士憚險不下乃潛遣二十騎詐作阿弩越衣服上嶺來迎既至坦駒嶺兵士果不肯下曰公驅我何去言未畢仙芝所使二十人來云阿弩越並好心

奉迎仙芝佯喜令兵士盡下下嶺三日阿弩越果來迎

宋狄青征儂智高兵出桂林之南道傍有廟人謂其神甚靈青遽為駐節禱之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萬眾方聳視已揮手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青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以青紗籠復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錢也

金和羅附布鼐布鼐誘烏春兵為亂世祖與遇蘇素海甸世祖曰子昔有異夢今不可親戰若左軍中有力戰者則大功成矣命肅宗及實喇蘇卜實與之戰大敗之

行軍下營審擇其地（通典）孫子曰絕斥澤唯亟去無留若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眾樹此處斥澤之軍平陸處易而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

周武王將伐紂問太公曰今引兵深入其地與敵行陣相守彼敵絕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與戰則不敢以守則不固為之奈何太公曰夫入敵地必按地形勢勝便處之必依山陵險阻水草為固謹守關梁隘塞敵若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彼用其士卒若太疾則後不至後不至則行亂而未及陣急擊之以少克眾○太公曰夫出軍征戰安營陣以六為法亦可方六百步亦可六十步量人地之宜表十二辰將軍自居九天之上竟一旬復徙開牙門常背建向破太歲太陰太陰大將軍凡軍不欲飲死水不欲居死地不居地柱不居地獄太公曰以步與車馬戰者必依邱墓險阻強弩長兵處前短兵弱弩居後更發更止敵人軍馬雖眾而至堅陣疾鬬材士強弩以備前後武王曰我無邱墓又無險阻敵人之至甚眾以車騎翼我兩傍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為之奈何太公曰令我士卒十行布鐵蒺藜遙見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迎廣以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持行馬進退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直而為屯以強弩備我左右然則命我三軍皆疾戰而必勝也○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邱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措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

大唐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突厥軍至單于都護府之北際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崇崗將士云衆已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徙之此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行儉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續通典唐太宗討高麗營州都督張儉畏不敢深入李道宗請以百騎往曰臣請二十日行留十日覽觀山川得還見天子因傍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還會高麗兵斷路更走閒道謁帝如期

五代時謝彥章爲梁騎將與賀瓌行視郊外瓌指一地語彥章曰此地岡阜隆起其中坦然營柵之地也已而晉兵柵之瓌疑彥章陰以告晉益惡之

宋宗澤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珠砦以聯結兩河諸路人馬又吳璘按行諸屯預治黃河戰地先以數百騎嘗敵敵鳴鼓銳士自空壁出突璘軍璘軍先得治地無不一當十敵大敗遁入壁又詔孟珙收復荆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饋餉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於是歸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屯五千人郴桂各千人以保江西

元薩奇蘇布哈追金主至歸德欲薄城背水而營史天澤曰此豈駐兵之地乎彼若來犯則進退失據矣不聽果全軍覆没又達實巴圖爾攻襄陽相視形勢內列八翼包絡襄城外置八營軍峴山楚山以截其援自以中軍四千據虎頭山以瞰城中

鄉導 通典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得地利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原密其聲晦其跡或刻爲獸足而印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傾耳以遙聽竦目而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候氣色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覩樹動則可以辨來寇之驅馳也故煙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而一爵賞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而我必有其備彼之去就而我豈不得保其全哉

續通典唐代宗時吐蕃與諸雜羌戎寇陷西山柘靜等州詔嚴武收復武遣崔旰統兵西山賊城周圍皆石礫攻具

無所設惟東南隅環丈之地壤土可穴諜知之以告旰晝夜穿地道以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數百里下城寨數四番眾相語曰崔旰神兵也將吏前進以糧盡還五代初梁以葛從周為兗州刺史將兵在外時劉鄩為王師範守登州使人負油鬻兗城中悉視城中虛實出入之所油者得羅城下水竇可入鄩以步兵五百從水竇襲破之

宋郭逵知澧州得北溪蠻親信厚待之用以為鄉導盡平諸隘遂破其所居桃花州蠻彭仕義棄城走眾悉降又种世衡守青澗有僧王光信者習知番部山川道路世衡出兵嘗使為鄉導數有功又韓世忠破方臘窮追至睦州青溪峒賊深據岩屋為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潛行溪谷問野婦得逕即挺身仗戈直前度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又孟珙討唐鄧行省武仙仙愛將劉儀降珙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岵山沙窩孤立三帥成擒矣珙翼日遣兵向離金執黑旗入砦分據巷道縱火掩殺是夜壯士楊青擣王子山砦入帳斬其帥首一時諸砦俱破

金太宗天會間伊喇成隸達賚下為行軍明安與宋人戰於楚泗之間成以所部先登大破宋軍劉麟約會天長軍議進止成與瓜爾佳察罕鄉俱為達賚前鋒得宋生口為鄉導遂達天長睿宗嘉之又宋蔡靖遣郭藥師帥師與金人戰於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轉運使呂頤浩以降斡里雅布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為鄉導懸軍深入矣

元太祖距居庸關百里召徹伯爾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行可一人臣向嘗過之若勒兵銜枚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令徹伯爾輕騎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又襄陽軍乏食劉斌知青陵多積穀前阻大澤水深不可涉陳可取狀眾難之斌叱曰彼恃險不我虞取可必也帥騎兵百人夜發所獲敵人使道之前行汙澤中五十餘里遇敵斌捨馬揮槊突敵敗之得糧數千斛又張宏範破宋廣州由潮陽港發船入海至甲子門獲宋斥堠劉青顧凱乃知宋廣王所在遂次崖山

明徐達分布士馬規取河北克臨清獲李寶臣等用為鄉導又檄諸將率馬步舟師夾河進元伊蘇帥眾禦海口望風大潰又王守仁既諭降土番盧蘇王受即因其兵攻斷藤峽其中諸猺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峒連絡數十

餘巢盤亘三百里守仁使盧蘇等爲鄉導以土兵分道深入大破之又王守仁攻横水左溪賊至賊巢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旗懷銃砲由間道入險分布近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覘賊度我兵至險舉砲應之又先遣壯士緣崖奪險盡獲其滚木壘石亡何守仁進攻賊正據險迎敵忽聞近巢砲聲烟焰蔽天起乃急麾兵逼之賊大驚潰遂乘勝破之又林俊巡撫四川値賊首藍廷瑞廖惠等攻破諸郡邑俊以官兵不諳地勢乃召各處土兵協力勦之殺溺死者六千餘人廖惠被擒廷瑞奔投鄖本恕越陜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敗之擒廷瑞本恕蜀寇以寗

下營斥候并防捍及分布陣附〔通典〕衛公李靖兵法曰諸逢平原廣澤無險可恃卽作方營兵旣有二萬人已分爲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虞候兩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軍及左右虞候軍别三營六軍都當十八營中軍作一大營如其無賊田土寬平每營中間使容一營如地狹不得使容一營中軍在中央六軍總管在四畔象六出花軍出日右虞候引前其營在中營右廂向南左虞候押後在中營後左廂近北結角兩虞候相當狀同丑未若左虞候在前卽右虞候在後諸軍並卻轉其左右兩廂營在四面各令依近本軍卓幕得相統攝急緩須有救援若欲得放馬其營幕卽狹長卓務取營裏寬廣不使街巷窄狹如其招隊兵少量抽不戰隊相助如兵有多少準數臨時加減其隊去幕二十步布列使均諸地帶半險須作月營其營單列面平背險兩翅向險如月初生其營相去中間亦令容一營如逼賊庭不得使容一營若有警急畜牧並於營後安置其隊依前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均列布之諸道狹不可並行者卽第一戰鋒隊爲首其次右戰隊次之其次左戰隊次之其次右駐隊次之其次左駐隊次之若道平川闊可得並行者宜作統行法其統法每統戰鋒隊居前兩戰隊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統準此若更堪齊頭行者每統五隊横列齊行後統次之加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爲五隊第一隊爲戰鋒隊第二第三隊爲戰隊第四第五隊爲駐隊每隊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爲輜重隊别著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擬戰日押輜重遙爲聲援若兵數更多皆此類諸軍當軍折衝果毅必須排定隊伍每行引發營須依次第戰日有罪須罰有功須賞依名排次甚爲省易不然推逐稍難爭競不定〇諸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往

則立於隊前其大總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子總管則立四旗以上行則引前住則立於帳側統頭亦別給異色旗擬臨陣之時辨其進退駐隊等旗別攃別造軍引輜重各令本軍營隊識認此旗○諸軍相去既遠語聲難徹走馬報又勞煩故建旗幟用為節度其方面旗舉當方面兵急須裝束旗向前亞方面兵急須進旗正竪即住旗臥即迴審細看大將○諸大將置鼓四十面子總管給十面營別給鼓一面行即負隨纛下晝夜及在道有警急擊之傳響令諸軍嚴警兼用防備賊侵逼如軍行引之時先軍卒逢寇賊先軍即急擊之鼓中腰及後軍聞聲急須向前相救中腰逢賊即須擊鼓前軍聞聲便住後軍聞聲須急向前赴救後頭逢賊即擊鼓前頭中腰聞聲即須住並量抽兵相救如發引稍長鼓聲不徹中腰支料更須置鼓傳響使前後得聞其諸營自須著鼓一面用防夜中有賊犯營即急擊令諸軍有警備○諸行軍立營數則多計或逢泥溺或阻山河同聽角聲俱其齊發路狹難進途飼馬驢應發營第一角聲絕右虞候捉馬驢第二角聲絕即被駕右一軍捉馬驢第三角聲絕右虞候即發引右一軍被駕右二軍捉馬驢第四角聲絕右一軍即發引右二軍被駕以後諸軍每聽角聲裝束被駕準此每營各出一戰隊令取虞候進止防有賊至便用騰擊前有賊前頭用後有賊迴捍後如其路更細小即須更加角聲仍令虞候及當營官人虞候子排比催督急過不得停擁過訖以後軍準前排比催迫急過○諸軍馬行動須知次第出先右虞候馬軍為首次右虞候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前軍馬軍次前軍步軍次中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後軍馬軍次後軍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其次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其馬軍去步軍兵一二里外行每有高處即令三五騎馬於上立四顧以候不虞以後餘軍準前立馬四顧右虞候既先發安營踏行道路修理泥溺橋津檢行水草左虞候排窄路橋津捍後收拾闌遺排比隊仗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軍迴入先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次左馬軍次左步軍其次第準前卻轉其虞候軍職掌準初發交換諸軍營各量置虞候子並使排比依軍次行如此發引卒逢寇賊部伍甚易若零疊散行猝卒難就萬一賊至並非所管○諸軍討伐例有數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行引之時須先為方陣應行之兵分為四分輜重為兩道引戰鋒等隊亦為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分為四道行兩行輜重在中心雙引兩行戰鋒隊並各在輜重外左右夾雙引其次一分戰鋒

隊與前般左右行戰鋒隊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相當又其次一分準上最後一分亦準上初發第一分引戰鋒輜重相當如其逢賊前後分四行兩行輜重抽𢿐兩行戰鋒橫引作前面甚易其次兩分先作四行長引其戰鋒即在外便充兩面其後分亦先作四行其輜重進前戰鋒隊橫列相接便充後面亦易其方陣立即可成如此發引縱使狹路急緩亦得成陣每軍戰鋒等隊須過本軍輜重尾輜重稠行戰鋒等隊稠引常令輜重併近前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輜重隊相去兩步下一隊如此行即須相裹若得逢川陸平坦彌加穩便其戰鋒輜重等隊分布使均諸軍馬既逼賊庭探候事須[illegible]審諸營住及營行前後及左右廂肋上五里著馬兩騎十里更加兩騎十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一道用八馬十二騎若兵多發引稍長肋上即便量加一兩道使令相見其乘馬人每令遙相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方面異旗無賊此旗常卷見賊即須速展軍營見旗展即知賊至須覓穩處既先知賊來得設機伏整齊部伍前迎出戰其最遠及以次遠人須與好馬乘騎不然被賊捉將諸軍馬擬停三五日即須去軍一二百里以來安置爟烽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其烽並於賊路左側逐要置每二十里置一烽應接令遣到軍其遊弈馬騎晝日遊弈候視至暮速作食喫訖即移十里外止宿慮防賊徒暮間見煙火夜深掩襲捉將其賊路左右草中著人止宿以聽賊徒如覺來報烽烟皆舉烽遞報軍司知覺十騎以上五十騎以下即放一炬火前烽應訖即滅火若一百騎以上二百騎以下即放兩炬火準前應滅賊若五百騎以上五千騎同即放三炬火準前應滅前鋒應訖即赴軍若慮走不到軍即且投山谷逐空方可赴軍如以次烽候視不覺其舉火之烽即須差人急走告知賊路既置爟烽軍內即須應接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其都烽如見烟火急報大總管云某道烟火起大總管當須嚴備收拾畜生遣人遠探每烽令別奏一人押一道烽令折衝果毅一人都押　諸軍營將發之時當營跳盪奇兵馬軍去營二三里外當面布列戰鋒隊駐隊各持仗依營四面去擬徹幕處二十步布列隊伍一如臨陣法待營中裝束輜重訖其步兵輜重隊二十步引馬軍去步軍二里外行引　諸軍營將下之時當營跳盪奇兵馬軍並戰鋒隊駐隊各令嚴備持仗一發準法待當營卓幕訖方可立隊釋各仗於本隊下安置若有警急隨方禦捍其馬軍下營訖取總管進止其馬令羣牧放　諸兵馬發引或逆泥溺或阻山河其路有

須塡補有須開拓左右虞候軍兵先多於諸軍取充虞候子右虞候先將此兵修理橋梁泥濘開拓窄路左虞候排窄路捍後收拾闌遺　諸兵士每下營訖先令兩隊共掘一厠諸行軍出師兵士不得浪費衣資廣爲喫用又不得近田苗及城中下營須去城十里外要有市買入城營司判官許差人押領不許輒入城郭必免酗酒鬬打偷盜姦非亦不損暴田苗也　諸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即須句當四司官典司兵及左右令分頭巡隊問兵士到否如有卒忽未到即差本隊本火主將畜生及水食卻迎取如其地走遠差人捕捉許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分頭巡檢驗驢馬羣先有脊破即令翦毛洗瘡傅藥療救不許違越如新打破作瘡腫并有擊絆即將所由人領過營主量事決罰司胄及佐下營訖即巡隊檢校兵甲等色如有破壞損汙須即修緝磨礪如其棄失申上所由便爲抄記準法科結司倉及佐提搦兵士糧食封署點檢勿令廣費　諸軍營下定事須防禦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列隊仗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警縱逢雨雪并押隊官並不得離隊每營留五疋馬并鞍轡放飼防有警急即令馳告至夜每隊前百步外各著聽子二人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仍令探聽子勿合眼睡其晝日諸軍前各亦逐高要處安置斥候以示動靜　諸軍營隊伍每夜分更令人巡探不得高聲唱號行者敲弓一下坐者扣稍三下方擲軍號以相應會當營界探周而復始擲號錯失便即決罰當軍折衝果毅並押鋪宿盡更巡探遞相分付虞候及中軍官人通探都巡　諸軍營常須慮有卒急要設外鋪每夜軍別量抽三五人於當軍前或於軍側三五里外穩便要害之處安置外鋪仍令各將一兩面鼓自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其外鋪看賊與大營交戰即從鳴鼓大叫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當克捷　諸軍營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知作次每夜面別四人各領五騎馬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弈以備非常如有警急奔馳報軍　諸晝日有賊犯營被犯之營即急擊鼓諸營亦擊鼓相應應訖無賊之營即止唯所犯之營非賊散鼓聲不得輒止　諸軍各著衣甲持仗看大將五方旗所指之方即是賊來之路裝束兵馬出前布陣諸軍嚴警如須兵救一聽大總管進止不得輒動　諸夜有賊犯軍營被犯之營擊鼓傳警一如晝日非賊去不得輒止仍須盡力禦捍百方防備諸軍擊鼓傳警訖鼓音即止各自防備不得輒動被犯之營賊侵逼急即令告中軍大總管自將兵救餘軍各準常法於營前後出隊布陣以聽進

止　諸狂賊夜來犯被犯之營但擊鼓拒戰不得叫喚諸營擊鼓傳警訖鼓音即止當頭著衣甲防備被犯之營既鼓聲不止大總管自將兵救先與諸將平章兵士或隨身將胡桃鈴爲標記不然打鼓從內向外以相救功其被犯之營聞鼓鐸之聲即知大總管兵至其軍內節度大總管臨時改變處分每晨朝即共諸軍將論一日事至暮即共論一夜事若先爲久長定法則恐有漏洩狂賊萬一得知翻輸機便　諸且以二萬人軍用一萬四千人戰計二百八十隊有賊將出戰布陣先從右虞候軍引出即次右軍即次前軍即次中軍即次後軍即次左軍即次左虞候除馬軍八十隊其步軍有二百隊其中軍三十六隊左右虞候兩軍各二十八隊其五十六隊其左右廂四軍各二十五隊其一百隊須先造大隊以三隊合爲一隊慮防賊徒併兵衝突其隊居當軍中心安置使均得其大隊二十五隊中軍三隊餘六軍各二隊通五十八隊合有一百七十隊爲戰駐等隊隊別通隊及街閒空處據地二十步十隊當二百步以八十五隊爲戰隊據地計一千七百步其八十五隊爲駐隊塞空處其馬軍各在當戰隊後駐軍左右下馬立布陣訖鼓音發其弩手去賊一百五十步即發箭弓手去賊六十步即發箭若賊至二十步內即射手弩手俱捨弓弩令駐隊人收其弓弩手先絡膊將刀棒自隨即與戰鋒隊齊入奮擊其馬軍跳盪奇兵亦不得輒動若步兵被賊蹙迴其跳盪奇兵馬軍即迎前騰擊步兵即須卻迴整頓緩前若跳盪及奇兵馬軍被賊排退戰鋒等隊即須齊進奮擊其賊卻退奇兵及馬軍亦不得遠趁審知賊驚怖散亂然後乘馬追趁其駐隊不得輒動前卻打賊退敗收軍舉槍卷幡一依教法如營不牢固無險可恃即軍別量抽一兩隊充駐隊使堅營壘如其輜重牢固不要防守駐隊亦須出戰也　諸逢賊布陣須有次第先右虞候爲首其次右軍其次前軍其次中軍其次後軍其次左軍其次左虞候其諸軍跳盪奇兵馬軍各隨本軍以次行至戰所並於本軍戰鋒隊駐隊前布列待五方旗節度如戰鋒等隊打賊不入其跳盪奇兵排後即入每入山谷林木蒙密之處并渡水狹路及下營戰處百里以來總須搜踏淸靜不然兵引過半臨戰下營伏兵起發致損軍旅其收軍還營卻抽左虞候先入即左軍後軍中軍前軍右軍右虞候　諸賊徒恃險因山布陣不得橫列兵士分立宜爲豎陣其陣法弩手弓手與戰鋒隊相間引前兩駐隊兩邊相翊布列即定諸軍既聽角聲其角聲節度一準前看黃旗向賊亞聞鼓聲發諸軍弩手弓手及戰鋒

隊各令入捉馬一時籠槍大呌齊入若弩手弓手戰鋒等隊引退跳盪奇兵隊一時齊入戰鋒等隊排比迴面還與奇兵同入如見黃旗卻立不亞及聞金鉦聲乃止膊上架槍引還各於舊處準前聽角聲卷幡簇隊一準前如便放散即更聽一會角聲依軍次發引　諸方陣既成逢賊鬬戰或打頭或打尾打頭其陣行行不前進陣既不進自然牢密如其打尾頭行不停其陣中間多有斷絶須面別各定總管都押句當勿令斷絶　諸軍將戰每營跳盪隊馬軍隊奇兵隊戰鋒隊駐隊等分折爲五等當軍等別各令一官押領出戰之時先用某等兵戰鬬如更須兵以次更取某等兵用盡當營輜重隊不得輙用亦各一官押領使堅壘各令知其部伍不使紛雜自餘節度一依橫陣　諸每隊布立第一立隊頭居前引戰第二立執旗一人以次立左傔旗在左次立右傔旗在右次立其兵分作五行傔旗後左右均立第一行戰鋒七人次立第二行戰鋒八人次立第三行戰鋒九人次立第四行戰鋒十八人次立第五行戰鋒十一人次立並橫列鼎足分布爲隊隊副一人於兵後立執陌刀觀兵士不入者便斬果毅領傔人又居後立督戰觀不入便斬並須先知左肩右膊行立依次　諸每隊戰鋒五十人重行在戰隊前布陣立隊訖聞鼓聲發戰鋒隊即入其兩戰隊亦排後即入若戰隊等隊有人不同入同隊人能斬其首者賞物五十段別隊見不入人能斬其首者準前賞物唯駐隊人不得輙動凡與敵鬬其跳盪奇兵馬軍等隊即須量抽人下馬當之隊別量抽捉馬人先定名字若臨鬬時捉馬人有前卻及應捉撩亂失次第致失鞍馬者斬若其剋退步趁不得過三十步亦不得即乘馬趁審知賊退撩亂驚怖然或騎馬逐北仍與諸隊齊進其折衝果毅當鬬之時雖蹔下馬賊從敗退以後即任騎馬檢校騰逐　諸軍弩手隨多少布列五十人爲一隊人持弩一具箭五十隻人各絡膊將陌刀棒一具各於本軍戰隊前鴈行分立調弩上牙去賊一百五十步內戰齊發弩箭賊若來逼相去二十步即停弩持刀棒從戰鋒等隊過前奮擊違者斬如其共賊相持守捉城邑其弩守等即依弩式看旗發用　諸隊頭共賊相殺左右傔旗急須前進相救若左右傔如被賊纏繞以次行人急須前進相救其進救人又被賊纏繞以次後行人參前急須進救其前行人被賊殺後行不救者仰押官及隊副使便斬但有隊被賊纏繞比隊亦須速救臨陣不救者皆斬凡將須使兵士簡靜處分有序將百萬之衆如領一人每軍定一官知高聲營別有虞候差主帥一人

知高聲營四面各差一人知高聲隊別亦定一人知高聲○諸見賊聲高喧閙者仰押隊官及隊頭便斬押隊官隊頭不斬者即斬押隊官及隊頭諸軍將或在前或在後須傳聲喚隊及人者仰押隊官自傳兵士不得輒傳○凡置營左有草澤右有流泉背山險向平易通達樵采牧飲相近地又有八種不堪安營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高中之下謂之天獄下中之下謂之地獄斥鹵多石少草無水謂之窮極故邑破營謂之虛耗川谷衝口柴草乾深謂之天竈穹崇鏉形四面坳瀉謂之沃燋皆急過勿留亦不得飲死水○凡軍行營壘先使腹心及鄉導前覘審知各令候吏先行定得營地壁五軍分數立四表候視然後移營又先使候騎前行持五色旛見溝坑黃衢路揭白水淵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以鼓五數應之仍須數相接立旗鼓令相聞若見渡水踰山深邃林藪精騎驍勇搜索數里無聲四周絕跡高山樹頂令人遠視精兵四向要處防禦然後分兵前後以為鎮拓乃令輜重老少次步後馬切在整肅防敵至人馬無聲不失行列險地狹徑亦以部曲鱗次或須環迴旋轉以後為前以左為右行則魚貫立則雁行到前止處遊騎精銳四向散列而立各依本方下營一人一步隨師多少咸表十二辰豎六旛長二丈八尺審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旛豎午地白獸旛豎酉地元武旛豎子地青龍旛豎卯地招搖旛豎中央其樵采牧飲不得出表外○一說安營之法與圓陣相侔每一大營有四十子營營各四十幕為一部其一子營皆空其內八間開三徑十二旗十六鼓左矛右戟前楯後弩旗鼓中央大將凡安營之法其道畧同而附於此

續通典 五代梁謝彥章為葛從周養子從周授之兵法以千錢置大盤中為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入進退之節彥章盡得之後為將居軍中常儒服或臨敵御眾肅然有將帥之威左右馳驟疾若風雨晉人望其行陣齊整相謂曰謝彥章必在此也

宋真宗景德初契丹寇河朔車駕親征大將李繼隆為駕前排陣使赴澶州陳兵北城澶淵城壁不足守無敵栅戰格之具繼隆計度州之三面距大河毀車為營先命士卒掘重濠塹埋鹿角數十里以大車數千乘貫疊環之步騎處其中敵數萬來犯急攻其營禦之遁去又神宗熙寧七年十月帝以新安結隊法并賞罰格及置陣形勢等遣近

侍李憲付鄜延帥趙卨俾講求推及諸路於是卨奏曰伏詳置陣之法以結隊爲先今聖制雖與古同而用法尤爲精密此葢陛下天錫勇智不待學而後能也然而議者云四十五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之密夫有五人而一長卽五十人而十長也推之於百千萬則爲長多而統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爲伍屬之比長五伍爲兩屬之閭胥四兩爲卒屬之族師五卒爲旅屬之黨正五旅爲師屬之州長五師爲軍屬之命卿此猶今之軍制百人爲都五都爲營五營爲軍十軍爲廂四廂都指揮而下各有節級有員品亦昔之比長閭胥族師黨正之任也况八陣之法久失其傳聖制煥然一新稽之前聞若合符節葢法制一定易以致人臣有所見不敢不聞又八年帝諭廷臣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晉桓温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卽九軍陣法也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帥通曉者頗多故造六花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卽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卽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葢陣以圓爲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則內外俱圓矣故以方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爲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開國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卽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爲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衞四廂是爲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卽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陰經中陣圖爲法失之遠矣今可約李靖法爲九軍營陣之制然李筌之圖乃營法非陣也朕採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於一法而已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陣爲奇也又郭逵慷慨喜兵學神宗嘗訪八陣遺法對曰兵無常形特奇正相生之一法耳因爲帝論其詳在延安使以教兵久不就遂擇諸校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閱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又岳飛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又吳璘兵法云布陣之法以步軍爲陣心左右翼以馬軍距馬步兩肋之間至帖撥增損則係乎臨機耳又吳璘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

弓次強弩踘𦡵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並發次陣如之凡陣以縱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叠陣此卽古來伍法也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

金布薩忠義赫舍哩志寧追鄂斡於臯嶺西陷泉明日敵軍三萬騎涉水而東大軍先據南岡左翼軍自岡為陣迤邐而北步軍繼之右翼軍繼步軍北引而東作偃月陣步軍居中騎兵據其兩端使敵不見首尾是日大霧晦冥既陣霧開少頃晴霽敵見左翼據南岡不敢擊擊右翼軍烏延察喇力戰敵稍卻志寧與瓜爾佳清臣烏林阿拉薩道剌合戰敵大敗又珠嘉塔爾琿因元兵入陝西上章曰宋人與我為讎敵頃以力屈自保非其本心今陝西被兵河南出師轉戰連年不絕兵死於陣民疲於役國力竭矣壽泗一帶南接盱楚紅襖賊李全巢穴也萬一宋人諜知與全乘虛而入腹背受敵非計之得也臣已令所部沿邊警斥以備非常宜敕壽泗帥臣謹斥堠嚴烽燧常若敵至此兵法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之道也帝是而行之

元阿爾哈雅曰汴在南北之交使西入得至此則江南三省之道不通於畿甸軍旅應接何日息乎夫事有緩急輕重今重莫如足兵急莫如足食吾徵湖廣之平陽保定兩翼軍與吾省之鄧新翼廬州沂郯砲弩手諸軍以備虎牢裕州哈喇裏鄧州孫萬戶兩軍以備武關荆子口以屬郡之兵及蒙古兩都萬戶左右兩衞諸部丁壯之可入軍者給馬乘貲裝立行伍以次備諸隘芀陂等屯兵本自襄鄧都軍來田者選其軍益以民之丁壯使守襄陽白土峽州諸隘別遣塔海以備自蜀至者以汴汝荆襄兩淮之馬給之府庫不足則命郡縣假諸殷富之家安豐等郡之粟遡黃河運至於陝羅諸汴汝近郡者則運諸滎陽以達於虎牢吾與諸軍各奮忠義以從王事宜無不濟者衆曰唯命卽日部分行事又湖南猺獠竊發朝廷命招諭之達實特穆爾謂寇情不可料請置三分省一治靜江一治沅靖一治柳桂以左右丞參政分兵鎮其地罷靖州路總管府改立靖州軍民安撫司設萬戶府益以戍兵又布延特穆爾旣敗賊於丁家洲分遣萬戶普賢努屯陽陵王建中屯白面渡魯爾討無為州而自率鎮撫布哈萬戶明安駐池口以遏上流為之節度又元主以伊濟為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集有司議屯田守戰策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

耕稼於中浚湟增陴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爲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俄陞都元帥時羣盜環布四外伊濟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爲江淮一保障又山東賊分道犯京師察罕特穆爾奉詔屯兵涿州卽留兵戍清湫義谷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而自將銳卒赴召又察罕特穆爾定河南以兵分鎭關陝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曰修車船繕兵甲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

明徐達遣指揮華雲龍經理故都城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平章曹良臣都督顧時率驍騎偵邏隘口楊鎭撫以舟師鎭直沽太祖稱大將軍有體者以此達數出邊鎭北平北人畏達威名不敢復犯邊達但戒守者繕城戍飭士馬謹烽堠毋得邀功啟釁十餘歲兵民熙熙有太平色又成祖行營不爲塹壘但分布隊伍列陣爲門敵不敢犯故將士至營卽得休息自便暇則射獵周覽地勢得禽輒頒人樂爲用南軍所至掘塹作壘爲營通夕不得休既成復行虛傚人力故臨戰輒先疲困又都指揮使安敬爲偏將驕而怯都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敵魚兒海而安敬詭辭阻軍翼言狀帝密勑王驥行邊會諸將方就坐忽揖敬下曰汝奈何逗撓誤大計命斬敬謂貴曰公亦當死且責狀以報諸將股栗驥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鎭番南抵古浪東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山丹抵永昌北抵臙脂堡西抵深溝壘屬任禮自肅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鎭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小至則各守大至則并力拒敵由是軍伍整肅敵騎遠避又余子俊經理榆林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里則爲敵臺崖砦連比不絕又於中空地築短牆橫一斜二如轍月形以爲偵敵避箭之所凡爲堡十二崖砦八百餘墩九十有五自是要害旣據內地益安榆林遂爲雄鎭又余子俊總督宣大建議以萬人爲一軍用戰車五百餘輛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車空缺處用鹿角柞補塞內藏戰士糧草器械與賊對壘賊用弓矢不過百步我用鎗炮可及三四百步賊散掠則出兵防遏日暮則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尤便策應又楊一清撫靈川時有笑其演營習陣者一清曰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戰備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鎭靜武侯李靖均未嘗廢營陣苟世無武穆豈可恃野戰爲能哉又俞大猷從李良欽學擊劍盡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爲兵法數起五猶一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師可使合爲一人也

按古者伍法數家大略小列之爲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五其數得三百七十五人自爲伍
六十人爲奇後世多因穰苴五人爲伍十五爲隊大將握奇之數皆以中軍內丁代之然則伍隊雖歷世而不改
也楊儀從容結陣馬昊分隊立長戚繼光偏伍什兩總是一法王驥畫界分疆不過因地而推用之耳
先據要地及水草〔通典〕戰國吳子曰凡行師越境必審地形則知主客之向背地利若不悉知往必敗矣故軍
有所至先五十里因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必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也　戰國秦師伐韓
圍閼與趙遣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
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
後漢初諸將征隗囂爲囂所敗光武令悉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
巡取栒邑漢將馮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
境忸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鋒
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後
漢武都參狼羌爲寇殺長吏馬援將四千餘人往擊之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悉降
蜀諸葛亮兵要云軍已近敵羅落常平明以先發絕軍前十里內各按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內數里之外五人爲部
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看隱蔽之處軍至轉尋高而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二第二詣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
以下但舉幡指百人以上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察之　諸葛亮出斜谷是時魏將司馬宣王屯渭南郭淮
策亮必爭北原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
兵大至淮逆擊走之
魏將諸葛誕胡遵等伐吳攻東興吳將諸葛恪率水軍拒之及恪上岸部將丁奉與唐咨呂據劉贊等俱從山西上
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率麾下三千人逕進時風便奉舉帆二日至遂據
涂塘天寒大雪時魏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冑持短兵敵

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

東晉末宋武帝率師伐南燕慕容超晉師度峴慕容超懼率卒四萬就其將段暉等於臨朐謂其將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原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臨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五樓馳據之龍驤將軍孟龍符領騎居前奔往爭之五樓退因而大敗

十六國後秦姚興與前秦苻登相持登自六陌向廢橋興乃自將精騎以迎登使將尹緯領步卒據廢橋以掠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使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葢謂此也苻登窮寇特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遂與登戰大破之登眾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　十六國夏赫連勃勃屯依力川後秦姚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於勑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眾多爲所傷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

東魏將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周文部將李弼曰彼眾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合戰大破之

隋文帝初突厥寇蘭州隋將賀樓子幹率眾拒之至可洛峐山與賊相遇賊眾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破之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行軍下營雖有泉澗而乏水處差人監當勿令濁亂并有踐踏其放牧草亦然

續通典　唐史敬奉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於野外馳逐能擒奔馬自執鞍勒隨鞍勒躍上然後羈帶矛矢在手前無彊敵僮使僅二百人每以自隨臨入敵輒分其隊爲四五隨逐水草每數日各相遇已而皆有獲又張仁愿以朔方軍隣於突厥時默啜悉眾擊突厥仁愿請乘虛奪取漠南地就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南寇之路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畋牧歲減鎮兵數萬人省費億計又史思明之亂王師敗績乘勝而西李光弼整眾至洛謂留守韋陟曰賊乘鄴下之勝再犯王畿宜按甲以挫其鋒不利速戰洛城非禦備之所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

據險以待之足挫其銳矣光弼曰兩軍相敵貴進尺寸之間今委五百里而不顧是張賊勢也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三城以抗勝即擒之敗則自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則猿臂勢也遂移牒留守及河南尹縱居人出城避寇率軍士運油鐵諸物以爲戰守之備未一夜入河陽三城排門守備賊憚光弼威略頓兵白馬寺南不出百里不敢犯闕又劉昌爲涇原營田使受詔築城平涼以扼彈箏峽口昌命從事旬餘而畢又於平涼西別築唔谷堡名曰彰信平涼當四會之衝北地之要分兵援戍遏其要衝築神威軍於青海中龍駒島名神龍城吐蕃屏跡不敢近青海又德宗貞元中楊朝晟奏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請城其地以備之又奏前築鹽州凡興師七萬諸軍番戍盡知之今臣境臨邊若大興兵即戎番來寇寇則戰戰則無暇城矣今請發軍士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旬而工畢番人始知已無奈何帝從之已事軍還吐蕃始來數曰退又李德裕訪破敵之策於高文端對曰官軍攻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伏山谷俟官軍攻城疲倦則出掠之官軍必失利請令軍築城遶澤州以遏救兵固鎮塞峻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倘以兵絕水道賊必遁去德裕以其言告諸將果如所策

宋潘美知幽州命兼三交都部署以扞北邊三交西北三百里地曰固軍形勢險阻爲北邊咽喉美潛師擊之遂據其地屯兵積粟以守之自是北方以寧又耿全斌從征太原還遇敵於蒲陰追擊至徐河因據水口要害遷補騎副兵馬使又改雲騎軍使屯瀛州與敵戰所乘馬兩中流矢死凡三易乘戰不御敵爲引去又仁宗寶元初趙元昊反狄青爲延州指使青既破金湯城略宥州屠羅密翠香摩諸爾桑羅沁七家日等族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又范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祐與番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莫知所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即大順城也環慶自此寇盜益少又种世衡爲鄜州判官西邊用兵守備不足世衡建議創青澗城以遏寇衝朝廷從之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築城成復開營田二千頃出官錢以募商賈使通其利城中芻糧錢幣軍需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又劉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爲築壘方成金人已至子羽據胡牀坐於壘口諸將泣告請他徙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既而敵疑其誘已遂不敢逼又金歸宋河南陝西地宋詔吳璘帥秦鳳移川口諸軍

於陝璘謂胡世將曰金大兵屯河中府止隔大慶一橋耳騎兵疾馳不五日至川口吾軍遠在陝西緩急不可遽集闕隘不葺糧道斷絕此存亡之秋也囷抗奏方今大計宜固和好內修守禦所當分兵陝蜀接近仙人關未可遽廢魚關倉亦宜積糧從之

遼耶律休格敗宋兵於望都時宋將劉廷讓以數萬騎並海而出約與李敬源合兵聲言取燕休格聞之先以兵扼其地會太后軍至接戰殺敬源廷讓走瀛州

金圖克坦喀齊喀遣統軍都監紐赫以兵七千會完顏璋於德順與宋將吳璘戰璘遣兵據東山堡欲樹柵璋與實訥呼紐赫議曰敵若據東山堡此城亦不可拔宜急擊之於是璋先據要地實訥呼以兵過東山堡璘兵恃濠相拒短兵相接璘兵退走實訥呼追擊之又世宗大定時伐宋趨滁州將至清流關得宋偵者知敵欲三道夜出掩我不備左副元帥赫舍哩志寧問計於襄襄曰今兵少地險儻不得關敵至我無所據必先取之曰我與若孰往襄曰元帥國家大臣詎宜輕動襄當爲公往取志寧遲之襄率騎二千分二道一由衡路自以千兵間道潛登既近敵始覺襄攻克之據其關志寧履行戰地顧謂曰克敵於不可勝之地眞天下英傑也又世宗詔布薩忠義以丞相總戍亦居南京節制諸將忠義至南京簡閱士卒分屯要害戒諸將嚴守備是時已復泗壽鄧州請隳其城遷其民於宿亳蔡州上曰三州本吾土也得之則已忠義使將士擇善水草休息且牧馬俟來歲取淮南初世宗詔諸將由泗壽唐鄧三道進發宋人聞之卽自方城葉縣以來田野皆燒夷之使無所芻牧忠義命唐鄧道軍芻牧許汝閒

元人議攻襄陽遣史天澤呼喇珠往經畫之至則相要害立城堡以絕聲援爲必取之計十年與平章阿珠等進攻樊城拔之襄陽降又阿珠還渡江議兵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珠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可爲萬全計巴延從之又元師伐宋屢捷巴延與諸將會鄂城下議曰鄂襟山帶江江南之要區也兵糧皆備不以一大將撫之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也乃以兵四萬遣阿爾哈雅戍鄂而與阿珠將大兵以東

明楊一清總制三邊以寧夏花馬池東至延綏安邊營西至寧夏黃河邊橫城堡地方綿亘四百餘里河套數由內侵乃請修濬墻壁以固邊防增設衞所以壯邊兵又馬昊討彝部賊高珙普法慧擣破之獨青山寨不下昊周行視

之又馬昊撫蜀時蜀賊廖麻子死餘黨竄東鄉山推嵤老人爲帥昊討[illegible]
失便願發步兵五萬據出入要道賊當自餓死也澤從之賊窘果縛老人降又播州楊應龍叛據海龍囤李化龍集
兵分川貴湖廣八路討之攻拔山峒關砦據三圓山賊樵汲路絕復破海門龍鳳諸關賊遁囤上而守鐵鑄關會霖
雨白日晦冥急攻破之賊窘自焚死

識水泉隔山取水越山渡險（通典）軍行砂磧鹹鹵之中有野馬黃羊蹤尋之有水　烏鳥所集處有水○地生葭
葦蘆荻菰蒲之處下有伏泉　地有蟻壤之處下有伏泉　渴烏隔山取水以大竹筩雄雌相接勿令漏洩以麻漆
封裹推過山外就水置筩入水五尺即於筩尾取松樺乾草當筩放火火氣潛通水所即應而上○踰越山阻以絙
繫竿頭引挂高處礙固勝人便即令上又增絙次引人又加大絙續更汲上則束馬懸車可以力辦

（續通典）唐德宗建中時楊朝晟築木波以捍吐蕃初軍次方渠無水師徒囂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視其迹水隨而
流朝晟命築防環之遂爲渟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

宋曹翰從征太原軍中乏水城西十餘里谷中有娘子廟翰往禱之穿渠得水人馬以給又魏勝知海州築砦以守
金人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糒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又种世衡既請城故寬州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
地百有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井矣世衡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屑而出之凡一畚償百金工復
致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萬人歡呼曰神乎雖敵兵重圍吾無困竭之患矣既而朝廷賜名爲清澗城

據倉廩（通典）隋末天下大亂李密起兵於雍邱是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密將李勣言於密曰今人多阻饑
若據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乃遣勣領麾下五千人自源武濟河掩襲即日尅之開倉恣食一旬之間勝兵二十
餘萬人

（續通典）五代唐莊宗與劉鄩相持於魏鄩夜潛軍出黃澤關以襲太原周德威自幽州以千騎入土門躡之鄩至
樂平遇雨不得進而還德威與鄩俱東爭趨臨清臨清有積粟且晉軍餉道也德威先馳據之以故莊宗卒能困
鄩軍而敗之又郭崇韜伐蜀軍入大散關崇韜以馬箠指山險謂魏王繼岌曰朝廷興師十萬已入此中儻不成功
安有歸路今岐下飛輓才及旬曰必須先取鳳州收其儲積方濟吾事乃令李嚴康延孝先馳書檄以諭僞鳳州節

度王承捷及大軍至承捷果以城降得軍儲四十萬又下三泉得軍儲三十餘萬自是師無匱乏軍聲大振

宋王全斌伐蜀下興州與蜀刺史藍思綰戰敗蜀軍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斛進攻石圖魚關白水二十餘砦敗蜀軍數萬擒招討使韓保正復獲糧三十餘萬斛進克利州得軍糧八十萬斛兵賴以濟無匱乏憂遂以破蜀

元明安岱爾善騎射從征淮安因糧於敵未嘗匱乏軍士免負擔之勞咸樂為用又蒙古台治水軍於萬山南岸大軍攻樊分軍為五道蒙古台當其一率五翼軍以進焚南岸舟暨雲梯於北岸登櫃子城奪西南角入城命部將據倉粟功在諸將右又元城正陽饑饉久不繼托爾珠出兵據險潛取安豐麥以餉軍軍心以安又世祖至元三十年廣西元帥府請募南丹五千戶屯田事上行省哈喇哈斯曰此土著之民誠為便之內足以實空地外足以制交趾之寇可不煩士卒而饋餉有餘即命度地立為五屯統以屯長給牛種農具與之

明英宗陷土木于謙禦敵令九門要地都督孫鏜等分守兵皆出營郭外毋避而示弱郭外民內徙毋令失所而舊通倉積粟令官軍儘給草廠聽取用不盡則焚無以飽敵

攻其必救　先取根本同　（通典）孫子曰安能動之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上兵伐謀其次伐交

春秋時楚子圍宋晉侯將救之大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從之而解

戰國魏趙相攻齊將田忌引兵救趙孫臏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魏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直走大梁魏師遂退

漢先零罕开二種羌解仇合黨為寇漢將趙充國討之守便宜上書曰先零羌虜欲為背叛故與罕解仇然其私心

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請先討先零若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也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猶十數年不一二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幵之屬不煩兵服矣宣帝從之果如其策

王莽末光武起兵據昆陽城時唯有八九千人莽遣將王尋王邑嚴尤討之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留王鳳等守城與李軼等十餘騎夜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則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所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爲地道或衝輣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光武遂與諸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因大敗之　王莽末王郎起河北鉅鹿郡太守王饒據城光武圍數十日連攻不剋耿純說曰久守王饒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鋭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從之乃留兵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郎數出戰無利城守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爲反閒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黨悉平

後漢將軍耿秉與竇固合兵萬四千騎擊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卽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餘里秉議先赴後王以爲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鈔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羊千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降　後漢末袁紹曹公相持於官渡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外以絕曹公之援紹不從許攸進曰曹公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爲我擒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用竟爲曹公所敗袁紹違之而敗　後漢末魏武征河北師次頓邱黑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魏武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魏武要擊於內黃大破之

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汎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宣王

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云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

東晉將蘇峻反攻剋石頭城據之晉將陶侃溫嶠率兵討之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鄧岳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戮賊之術也侃從之夜立壘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東陵侃督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遂潰

梁司州刺史陳慶之率衆圍東魏南荊州東魏將堯雄與行臺侯景救之雄曰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鎮因其空虛攻之必剋彼若聞難荊圍自解此所謂機不可失也遂率攻之慶之果棄荊州來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鎮將苟元廣

東魏將齊神武率兵伐西魏大軍濟河集諸將議進趣之計斛律羌舉曰宇文黑獺雖聚凶黨強弱可知若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以同困獸若不與其戰而逕趣長安空虛可不戰而剋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於軍門矣諸將議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敗而歸

隋末王世充與李密相持於東都充夜渡陣於洛水之北其時密亦渡洛水陳兵與充相對東接月城西至石窟密兵多馬騎長槍宜平寬放縱充兵多戈矛䂍穳宜險隘然南逼洛水北限大山地形褊促騎不成列充縱䂍穳蹙之密軍失利密與數騎登船南濟自餘兵馬皆東走月城充乘勝長驅直至月城下密既渡南岸即策馬西上直向充本營左右麾旗相繼而至充營內見密兵來逼急連舉六烽充乃捨月城之圍收兵西退自洛北達於黑石中間四十餘里奔北顛狽大喪師徒密之此行也東北之圍不救而自解西南之寇不戰而成功充伏其權奇不復輕出

續通典　唐高宗龍朔中劉仁願與劉仁軌拔百濟之眞峴城詔孫仁師率兵渤海爲之援百濟王扶餘豐南引倭賊

拒官軍仁師迎擊破之遂與仁願之眾合諸將會議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請先擊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損將士固守則曠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賊之巢穴羣凶所聚除惡務本須拔其源若克周留城則諸城自下于是令仁願及新羅金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乃別率杜爽扶餘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以會陸軍同趨周留城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豐脫身走獲其寶劍偽王子扶餘忠志等率士女及倭眾並降百濟諸城皆復歸順又李光弼與郭子儀合擊史思明於嘉山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安史巢窟當先取之擣賊根本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又馬燧因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說循曰祿山首亂公盍傾其本根使西不得入關退亡所據則坐受擒矣此不世功也循不決又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於趙州李晟言以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之俾神策三將軍莫仁曜等隸之晟自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又馬燧討田悅軍渡漳水悅知燧食乏深壁不戰燧令齎十日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日挑戰悅不出陰伏萬人將以掩燧燧令諸軍夜半食先雞鳴時擊鼓吹角趨魏州留百騎持火待軍畢發匿其旁須悅眾渡即焚橋悅黨李納等踰橋乘風縱火而前燧令除榛莽廣百步為埸募勇士五千陣而待比悅至火止氣少衰燧縱兵擊之悅敗奔橋橋焚眾多赴水死悅敗遁魏州諸將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悅與淄青恆三軍為首尾欲不戰以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可必破悅且來助是腹背受敵也法攻其必救故取魏以動之此致人之術耳

五代唐時後蜀孟知祥與東川董璋反合兵攻遂州唐明宗命天雄軍節度使石敬瑭討之唐師攻劍門殺璋守兵三千人遂入劍門璋告急於知祥知祥大駭已而聞唐軍止劍州不進喜曰使唐急趨東川則遂州解圍吾勢阻而兩川搖矣今其不進吾知其易與爾

漢隱帝時李守貞反而趙思綰先以京兆反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為秦王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討之諸將皆請先擊思綰景崇威計未知所向行至華州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為主守貞先敗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破矣若舍近圖遠使守貞出兵於後思綰景崇拒戰於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為然遂先擊守貞

宋韓琦在陝西值元昊出寇三川琦欲解其圍卽遣將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趣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元昊回兵救之不及遼太祖天贊三年將伐渤海耶律鐸臻諫曰陛下先事渤海則西夏必躡吾後請先西討庶無後顧憂太祖從之

元李楨表言襄陽乃吳蜀之要衝宋之喉襟得之則可為他日取宋之基本定宗嘉其言又史天澤旣復眞定繕城壁立樓櫓為不可犯之計以抱犢砦為武仙之巢穴不卽翦覆終遺後患急攻下之仙遁走又舒穆嚕額森遼人也聞太祖起朔方首言東京為金開基之地蕩其根本則中原可傳檄而定也又世祖至元十一年朝議淮上諸郡宋之北藩城堅兵精攻之不可猝下徒老我師宜先渡河翦其根本留兵淮甸絕其救援則長江可乘虛而渡也於是以托爾珠為鎮國上將軍攻取安豐諸處皆捷又史天倪略地三關南至於東海所過城邑皆下因進言於穆呼哩曰彼棄幽燕遷都於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金必救之雖有遼陽將不能保穆呼哩從之又史天倪徇地山西遂克三關不浹旬定四十餘砦兵至河衞喜曰河衞者夷門之限河衞破則夷門不能守矣明劉基因攻安慶不下請徑拔江州傾其巢穴從之悉師西上陳友諒以為神兵自天而下倉猝不能禦奔武昌遂克江州旋師攻安慶下之又雲南烏撒蠻復叛傅友德討之太祖諭曰若過關索嶺愼勿與蠻人戰於嶺上當分兵直擣巢穴以掩襲之使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傍諸土寨卽未能下合力攻之必克也又成祖以李景隆聚兵德州將俟來春大舉當誘之來以敝其衆乃於隆冬帥師進攻大同景隆來援苦寒之地南卒不堪奔命凍餒死者甚衆委棄鎧仗不可勝計又成祖因大同守將房昭引兵駐西水寨欲據險為持久計窺北平下令曰保定北平股肱郡保定失卽北平危矣豈可不援遂率精兵三萬邀擊破之又謂諸將曰我圍房昭急眞定必來援然摧敗之餘進必不銳我輕騎往定州彼聞必速來來則據險以待我還兵合擊必敗之援兵敗寨可不攻自下矣又韓雍勦兩廣蠻寇或請分軍蹙賊入廣西雍曰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為賊根本諸兵不先薄其本乃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我全師而至南可以攻大藤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分而拒我衆而攻志曰先人有奪

人之心兹行必勝遂行又王守仁起義討宸濠衆議宜逼之安慶江中守仁曰我師越南昌與賊相持於中道南昌兵必絕我糧道以躡其後腹背受敵非利不若先攻南昌濠精兵皆出攻安慶南昌僅老弱守禦一鼓易破賊聞巢穴已傾勢必解安慶圍還救首尾牽制易成擒耳果如其策又亂民張璉反流陷江閩州縣詔諸道合師討之且言賊棄巢出宜速擊俞大猷謂璉妻子財貨皆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能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蹙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良走哉乃引兵疾走相嵩嶺瞰璉巢賊歸援出擊遂執璉

軍師伐國若中路城大兵多須下方過〔通典〕秦末沛公破南陽郡守宋齮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帀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民庶衆積蓄多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相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強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矣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有不下者

蕭齊末梁武帝自襄陽率兵東下至郢州攻未拔蕭穎胄在江陵遣衛尉席闡文勞軍因謂梁武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為上策梁武謂闡文曰漢口路通荊雍控引秦梁糧道資儲聽此氣息兵若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所謂扼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尋陽彼若懽然悟機一酈生亦足脫拒我師固非三千能下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得便應鎮守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能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於是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其憂且丈夫舉動言靜天步況擁七州之兵以誅羣豎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以自示弱彼

未必能信徒貽我醜聲此是下計何謂上策及拔郢城向下城成無不風靡遂克建業

大唐武德初宇文化及據聊城淮安王神通進兵躡之祕書丞魏徵謂神通曰化及今據聊城莘人爲其固守若至莘即宜攻取但拔莘縣聊城益懼因而逼之易同俯拾須以攻具自隨一足威敵二不乏用不然兵至莘城見無攻具不下如不能剋莘而遠造化及恐亦無功則化及非旬月可獲莘人阻我糧運化及爲之外援恐非計之善者神通不從軍次莘果不下而退散　武德中李靖隨河閒王孝恭討輔公祏賊一軍舟師三萬頓於當塗柵斷江口傍江築城又遣陸軍二萬據當塗南路亦造柵自固並蓄力養銳以抗大軍諸將皆云二軍並是強兵爲不戰之計城柵既固卒不可攻請直指丹陽掩其巢穴若丹陽既破二軍可不戰而破靖曰公祏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將之兵亦是勁勇二軍城柵尚不可攻公祏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月進則石頭未平退則歸路已絕此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然此二軍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今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靖乃率諸將水陸俱進苦戰破之二軍悉潰走靖遂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祏餘眾雖多不敢復戰擁兵東走相次擒獲

續通典元信州城守求援於索多曰元帥不來信不可守今邵武方聚兵覬覦元帥且往邵武兵夕至矣索多告於眾曰若邵武不下則腹背受敵豈獨信不可守乎乃遣周萬戶等往招降之又張宏略爲江西宣慰使饒州盜起犯都昌宏略以爲饒在江東與南康只隔一湖寇勢甚大若不滅將爲吾境患乃使人直擣其巢穴生縛賊首磔於市餘黨潰散

明徐達征張士誠常遇春請徑擣平江太祖曰賊分兵駐吳興錢塘以自輔我頓兵堅城不克而招二輔之援非計也先攻吳興便徐達悉舟師自太湖趨薄吳興士誠將張天騏等分道出戰達亦分兵應之而遣驍將王國寶以長槍軍扼其歸吳興下又成祖聞李景隆將大兵擣北平呼景隆小字曰我在此李九江必不敢來大寧去此不遠移師襲之可無後患景隆聞吾兵向大寧必乘虛擣北平我還師破之必矣乃整兵從劉家口徑取大寧撫定城中亡何李景隆兵至成祖悉大寧諸衛兵至鄭村壩上與景隆兵大戰三日抵北平城下張玉直擣其營城中亦鼓

謀出中外夾擊大敗之又靖難師起諸將咸欲南張玉曰為我肘腋患者蓟也必滅蓟而後可以恣意南行遂整兵圍蓟破之移兵取遵化

必攻其易〈通典〉　孫子曰兵之形象水水之行也避高而就下兵之形也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勢進不可禦者衝其虛也（衝突其虛空也）

春秋時桓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於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春秋時楚伐隨軍於漢淮之間隨將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隨將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於速杞隨師敗績　春秋時吳楚二師陳於柏舉吳子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相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剋以其屬五千先擊囊瓦之卒楚師亂吳師大敗之　春秋時晉師伐楚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及戰晉呂錡射楚共王中目楚師宵遁晉師入楚三日館穀

東晉將王敦反兵至石頭城欲攻晉將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其守將周禮少恩兵不為之用必敗禮敗隗自走敦從之禮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晉師大敗

後周末隋文帝遣將韋孝寬率兵討尉遲迥於相州軍進至鄴迥悉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迥舊習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三千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卻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熲與李詢乃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迥衆大敗遂拔鄴城

大唐太宗嘗謂羣臣曰朕自興兵每執金鼓必自指揮習觀其陣即知強弱常以吾弱對其強以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返擊之無不潰多用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

續通典金察罕取馬紀嶺道攻阿蘇穆宗自將期阿蘇城下會軍察罕行次烏布蘇水烏延部色埒貝勒來謁謂察罕曰聞國相將與太師會軍阿蘇城下此爲深入必取之策宜先撫定展楚琿錫馨之路落其黨附奪其民人然後合軍未晚也察罕從之攻屯城請濟師穆宗與之察罕遂攻下屯城而與穆宗來會阿蘇城下屯在南阿蘇在北穆宗初遣察罕分道卽會攻阿蘇聞其用色埒計先取屯城與初議必合頗不然之及遣使來止勿攻阿蘇然後深以先取屯城爲功也

元博囉歡軍於下邳召將佐謀曰清河城小而固與昭信淮安泗州爲犄角猝未易拔海州東海石秋遠在數百里之外必不嚴備吾頓大兵爲疑兵以輕騎倍道襲之其守將可擒也師至三城果皆下又巴延攻陽羅堡三日不克謀於阿珠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阿珠旣敗宋軍巴延大喜遂急攻陽羅堡破之又阿珠師次鹽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聚郢江東西兩城今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如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其中拖船入湖轉以下江爲便從之

明王守仁撫粵方徵湖廣兵來攻桶岡而橫水左溪在其東乃會諸將議曰桶岡地險又恃橫水左溪爲羽翼若進兵則腹背受敵况賊止聞徵兵攻桶岡其橫水左溪必觀望未備今出其不意先攻二處破之而移兵桶岡法所謂攻瑕而堅者自瑕也於是分部兩路兵入會左溪自率兵擣橫水俱攻破之賊奔入桶岡會楚兵亦至遂克其巢

毋貪其易附　元巴延伐宋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徑趨沙蕪入江諸將議先取沙蕪南岸戰船巴延曰吾亦知其易取慮汝輩貪小功失大事不若竟渡江收其全功可也

按杜氏通典攻其必救之後復曰必攻其易夫敵之所易卽其所不必救者也其論似不相合細繹杜氏意誠恐執攻其必救之說者頓兵堅城之下或致進退兩難故又示以攻瑕之方至若以無關得失之地而我必貪其易盡力攻之旣損軍實或且以分我軍勢知兵者亦復不爲也謹增入毋貪其易以補足杜氏之意焉

輕易致敗通典　春秋時鄭公子歸生伐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宋將狂狡輅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擒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春秋時吳子諸樊伐

楚門於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

隋煬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至覆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師我眞山帝令將張定和率師擊之定和旣與賊相遇輕其衆少呼之命降賊不肯下定和不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巖石之下發矢中之而斃

續通典唐哥舒翰出潼關次靈寶西原與賊將崔乾祐戰賊以數千人先伏險翰浮舟中流以觀軍謂乾祐兵寡易之又視其陣無法促士卒進賊伏兵起遂大敗又郭子儀破史思明於沙河安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部將以徇士殊死鬬遂破之乃晝揚兵夜搗壘賊不得息氣益老思明逃奔博陵又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臨城挑戰龍仙健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嫚駡李光弼光弼將白孝德願獨往取之選五十騎於軍門爲繼大軍鼓譟以增氣勢乃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龍仙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乃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余致辭非他也龍仙去十步與之言褻駡如初孝德息馬伺便因瞋目摅喊持矛躍而搏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暇發環走堤上孝德追斬之擕首而歸

五代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爲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笑曰我知其心矣其欲持久以弊我也即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又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閻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旣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窮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

唐伐蜀班師至利州會康延孝叛據漢州張礪言於任圜請伏精兵於後先以羸師誘之延孝驍將以任圜儒生覩其羸師殊不介意及戰酣圜發精兵擊之遂擒延孝

宋太宗命白守榮等護送軍糧於靈州詔發車乘分爲三輩護送仍命田紹斌率兵援接李繼遷知之邀於洛浦河守榮等欲擊之紹斌曰番戎輕佻勿棄輜重與戰但按轡結陣徐行守榮等忿曰我不受若節度若但率兵來

迎耳勿預吾事紹斌因率所部去輜重四五里繼遷望見紹斌旌旗不敢擊守榮欲自邀功遂決戰賊先以羸騎挑戰繼而伏發守榮敗丁夫潰走蹂踐死者無數紹斌振旅徐還所部不失一人至淸遠與張延州會食見濠中裸而呼之者曰我白守榮也以繩引上解衣遺之又狄靑爲將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靑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寇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爲虎翼所破殆無遺類又岳飛討李成賊連營西山乃自爲先鋒麾騎從上流潛出賊右突其陣大敗之走筠州復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岳字幟麾騎二百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敗走又趙葵守揚州敗于李全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以示暇全亦張蓋平山堂觴情自肆葵與趙范議西出常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寨西門既而候卒識槍垂雙拂者爲全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鋭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易者張其旗幟以誘之全望見喜謂金使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鬭而前奮擊賊敗欲走入土城部將李虎軍已塞其甕門全窘走新塘爲泥濘所陷碎其屍遂耶律和克使宋還言宋人必取河東合先事以爲備韓匡嗣詆之曰寧有是耶已而宋人果取太原乘勢逼燕匡嗣與南府宰相沙特哩袞休格侵宋軍於滿城方陣宋人請降韓匡嗣欲納之休格曰彼軍氣甚鋭疑誘我也可整頓士卒以禦韓匡嗣不聽俄而宋軍鼓譟薄我衆蹙踐塵起漲天韓匡嗣倉卒諭諸將無當其鋒衆既奔遇伏兵扼要路韓匡嗣棄旗鼓遁其衆走易州山獨休格收所棄兵械全軍還又重熙時征夏國蕭惠自河南進戰艦糧船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還鎧甲載於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咸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數日我軍未營候者報夏師至惠方詰妄言罪諒祚軍從阪而下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惠幾不免

元時宋蜀師陳隆之貽書請戰聲言有衆百萬有輕我之心皇子爲帥集諸將議曰隆之可生擒也屢戰敗之明盛庸與鐵鉉等聞北師將至大犒賞將士誓師簡精鋭背城而陣列火器毒弩以待時北師屢勝見庸軍即鼓譟前薄盡爲火器所傷

乘敵亂而取之〔通典〕大唐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於江陵王不從靖謀致敗賊乘舟大掠人皆負重

靖見其軍亂進兵擊之賊大敗乘勝進入其郛[illegible]悉取其舟艦散於江中銑救兵見之謂城已陷

莫敢輕進銑內外阻絕城中洶懼由是懼而出降

孫子曰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共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能以衆擊寡者則吾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不備者無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故善用兵者辟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續通典宋岳飛因虔寇彭友迎戰擒之餘酋退保石洞洞高環水入止一徑乃列騎山下令皆持滿旦遣死士馳登賊亂棄山而下圍之賊呼丐命遂受其降初奉旨屠賊於是請誅首惡而赦脅從從之

金烏延和囉噶從梁王宗弼復河南將攻陳州遣和囉噶以甲士三十捕偵候人至蔡州西遇兵八十餘戰敗之獲南頓縣令及攻陳州夜將四更忽聞敵開門潰走和囉噶亟領二穆昆軍追及之而明安托克索亦領軍繼至大敗之

元丞相巴延伐宋賈居貞以宣撫使議行省事既渡江下鄂漢巴延以大軍東下留左丞阿爾哈雅與居貞分省鎮之居貞曰江陵要地乃宋制閫重兵所屯聞諸將不睦遷徙之民復皆疾疫芻薪乏闕杜門不敢採樵不乘隙先取之迨春水漲恐上流爲彼所乘則鄂危矣驛聞從之又汪世顯軍薄成都陳隆之堅壁不出其部曲田顯約夜降隆之覺方驚擾無定策世顯遂乘亂急梯城入獲隆之

明沐英以雲南兵陣南岸乃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達爾瑪陣後吹銅角樹旗幟山谷中爲疑兵達爾瑪大駭急撤後軍以禦岸上軍心動陣亂英復率衆濟江矢石交發呼聲動天地大戰敗之又景帝景泰時額森兵薄京城石亨令姪彪誘敵至彰義門敵見彪軍少逼之亨率衆乘之蹂敵大潰亨追之清風店敵將出關亨使紿云陣中將者假亨名耳敵信之來攻亨率彪奮擊敵始知亨在竄亂相蹂踐亨悉衆乘之大捷敵以所掠羊馬財物盡棄餌我兵乃

得遁去

分敵勢破之

通典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詐降之故漢王得出走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中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閒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平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將得休息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閒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深壁不與戰

蜀先主劉備東下伐吳魏文帝聞備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權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擒此兵忌緩急不相救一軍潰則衆必恐矣數日果有備敗書至

梁將王僧辯陳霸先之破侯景也耀軍於張公洲高旗巨艦遏江蔽日乘潮順流景登石頭城而覘之不悅曰彼軍上有如堤之氣不可易也因率鐵騎萬人聲鼓而進霸先謂僧辯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爲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僧辯然之乃以强弩攻其前輕銳蹂其後大陣衝其中景遂大潰棄城而遁

後魏末賊莫折後熾所在寇掠原州人李賢率鄉兵與涇州刺史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爲其用我若總爲一陣并力擊之彼旣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於我勢旣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首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爲數隊多設旗鼓掎角而前以脇諸柵公別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守以候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掩後熾營收其妻子僮僕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與賢遇乃棄寧與賢接戰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

續通典唐德宗貞元中築鹽州城慮爲吐蕃掩襲詔劍南節度使韋皐發兵深入吐蕃以分其軍皐命將董勔張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峩和城凡平堡柵五十餘所城之二旬而畢其後贊普北寇靈朔又令皐出兵深入乃命將一出三奇路一出龍溪石門路一趨吐蕃維州城一趨雞棲老翁城一趨故松州一出雅邛黎嶲路一過大渡河入番界一進攻昆明城自八月出軍齊入至十月破番兵十六萬生擒六千斬首萬餘級轉戰千里番軍連敗又李愬攻蔡

殘吳房外垣或勸遂下吳房愬曰不可房拔則賊力專不若留之以分其力卒擒吳元濟
五代時唐定州王都反以王晏球爲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討之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自望都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吹方坐胡牀指麾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兵射之都衆稍卻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櫜弓矢用强兵回顧者斬符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紆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又唐莊宗因梁王彥章擊破德勝軍遂東保楊劉彥章圍之莊宗問郭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臣願得兵數千據河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可以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自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與毛璋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
宋王德與桑仲戰曰賊衆我寡故分三道以離吾勢法當先破其堅則脆者自走乃遣他將分禦而自以銳兵相持賊大敗遂梟仲又金烏珠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宗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其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去又孟珙圖復荆襄諜知元人於襄樊隋信陽招集軍民布種順陽集船材乃遣張漢英出隋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又度敵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整百餘向城西門乍進乍退以誘葵復驅丁壯增濠面培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又趙葵守揚州賊李全遣步卒三鹿角趙遣騎將出夾城東西門分三道以進賊望風潰
金初烏達治蘇濱水諸部烏色鄂囉佐之定諸部而還久之高麗殺行人阿固雙寬而築九城於海蘭甸烏色將內外兵海古勒呼納珠富察都古嚕訥佐之高麗兵數萬來拒烏色分兵爲十隊更出迭入遂大破之又托克索破宋兵四千於文水聞宋將黃迪以兵三十萬柵於縣之西山復與耿守忠合兵九千擊之宋制置使姚古率兵至隆州谷托克索與巴爾斯以步騎萬餘禦之种師中兵十萬據榆次尼楚赫乃召托克索使中分其兵而還與和碩等合兵八千擊敗之斬師中於殺熊嶺宋將張灝以兵十萬營於文水近郊復與巴爾斯擊破之又宣宗元光二年紅襖

賊寇壽頴剽掠數日而去赫舍哩約赫德聞之率兵渡淮偵知朱村孝義村有賊各數百分兵攻之連破兩柵及焚其村塢數十還遇宋兵數百陣淮南岸擊殺其半尋有兵千餘自東南來追復大敗之又布色安貞伐宋出息州軍於七里鎮宋兵據淨居山遣兵擊敗之宋兵保山寺縱火焚寺乘勝追至洪門山宋兵方浚濠立柵安貞軍亟戰奪其柵宋黃統制圍兵五千保黃土關關絕險素有備堅壁不出安貞遣輕兵分爲左右軍潛登別以兵三千直逼關門翼日左右軍會於山巔俯瞰關內宋人守關者望之駭愕不能立中軍急攻宋兵潰遂奪黃土關

元安塔哈與丞相巴延合軍克池州師次建康宋鎮江攝守石祖忠遣使乞降揚州守將李庭芝聞之遣兵卒圍出擊安塔哈率師救之宋兵望風退走時眞泰諸城尙爲宋守鎮江地扼襟喉城壁不固安塔哈乃立木柵以障居民又屯兵瓜洲以分敵勢揚州之援遂絕又汪良臣攻重慶命元帥康實圖先驅與宋將朱禩孫兵交良臣塞其歸路引兵横擊之斷敵兵爲二敗走趨城不得入盡殺之又巴延伐宋朝議以宋之兵力多聚兩淮聞我欲渡江彼必移師拒守遂命右衛指揮使圖們岱帥輕銳二萬攻淮安以牽制之

明太祖因諸將家屬尙留和州元兵據采石南北道阻不通命常遇春以奇兵分其勢而親以正兵與之合兵交則出奇兵擣之且縱火焚其連艦遂大破之又太祖從滁陽王郭子興子興死太祖爲大帥與徐達等拒元將曼濟哈雅達別率精兵數千取溧陽溧水二城斷其肘諸軍前薄哈雅軍大破之又沐英攻和林去敵營五十里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挑其左右自引驍騎當其前夜銜枚或左或右而襲敵皆駭惑就擒獲其全部以歸又徐達進征張良臣恐其黨與爲聲援乃遣兵抄其出入之路俞通源略其西傅友德略其東陳德略其南顧時略其北達帥諸將四面圍其城良臣窘急出兵達擊敗之又吳良守江陰吳將蘇同僉來攻城良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有頃敵陣於江壖良命弟禎整兵當其南北而以輕兵躡之敵又攻東門良與王子明馳出擊之生獲其將士五百人殺溺死者甚衆同僉大敗宵遁又張吉在廣西以府江山川盤結林木蒙翳或扼要害或縱斧斤以毀其伏匿之所又以江東西二賊相爲犄角而東賊尤悍乃併力攻其東破之西賊亦戢府江以寧又世宗嘉靖時海賊趨台州劉宗憲令番兵分道布截官兵多張旗幟爲疑兵以撼賊勢賊四面受敵追至淸風嶺俘斬無數

審敵勢破之附（通典）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凡事有形同而勢異者亦有勢同而形別者若順其可則一舉而功濟如從未可則擊動而必敗故孫臏曰計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曰百里而趨利則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半至善動敵者形之而敵從之與之而敵取之以奇動之以本待之此戰勢之要術也若我士卒已齊法令已行奇正已設營陣已定誓眾已畢上下已怒天時已應地利已據鼓角已震風勢已順敵人雖眾其奈我哉譬虎之有牙兕之有角身不蔽捍手無寸刃而欲搏之勢不可觸其亦明矣故兵有三勢一曰氣勢二曰地勢三曰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眾志勵青雲氣等飄風聲如雷霆此所謂氣勢也若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盤陰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不過此所謂地勢也若因敵怠慢勞役饑渴風波驚擾將吏縱橫前營未舍後軍半濟此所謂因勢也若過此勢當潛我形出其不意用奇設伏乘勢取之矣是以良將用兵審其機勢而用兵氣仍須鼓而怒之感而勇之賞而勸之激而揚之若鷙鳥之擭猛獸之搏必修其牙距度力而下遠則氣衰而不及近則形見而不得故良將之戰必整其三軍礪其鋒甲設其奇伏量其形勢遠則力疲而不及近則敵知而不應若不通此機乃智不及於鳥獸亦何能取勝於勍寇乎乃須怒士勵眾使之奮勇故能無強陣於前無堅城於外以弱勝強必因勢也

續通典 唐張公謹副李靖經略突厥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欲肆情窮兇極暴塞地霜早餱糧乏絕若師出塞垣自然有應者太宗深納之果破定襄敗頡利

元黃陵岡之役金兵陣河南岸示以死戰穆呼哩曰此不可用長兵當用短兵取勝令騎下馬引滿齊發自下馬督戰果大破之又金人以兵十餘萬保少室山太平寨時方會師圍汴李守賢度其帥完顏延壽無守禦之才潛遣輕捷者數十人緣崖蟻附以登殺其守卒遂大縱兵入破之下令無許抄掠悉收餘眾以歸

明徐達兵下鳳翔李思齊走臨洮諸將皆以張思道才不如思齊慶陽易於臨洮請先由幽州取慶陽後度隴攻臨洮達曰思道自守者耳城險而兵精卒未易拔也臨洮北界河湟西控羌夷地富而人眾以大兵壓之思齊不走絕徼則束手降矣思齊降全陝皆為我有遂決策度隴克秦州皆如其策

布陣大勢分易敗（通典） 西魏末東魏遣將侯景高敖曹等圍西魏將獨孤信於洛陽東東魏大將齊神武繼後西

魏大將周文帝率軍救信進軍至於瀍東景等夜解圍去及晨周文帝率輕騎追之至於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背邙山爲陣與諸軍合戰周文馬中流矢驚逸遂失之因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周文軍以復振於是大捷斬高敖曹虜其甲士一萬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晨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峰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周文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唐公等爲後軍遇信等退卽與俱還由是乃班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

隋文帝遣將賀若弼伐陳陳後主令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岡居衆軍之南偏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又次之侍中驃騎大將軍蕭摩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亙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觀視形勢及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廣達首率所部進薄弼軍屢卻俄而復振更分軍趨諸將孔範出戰兵交而走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散駐之弗止因而大敗

續通典五代晉安重榮反杜重威逆戰於宗城重榮爲偃月陣逼重威擊之不動欲少卻以伺之偏將王重允曰兩兵方交退者先敗乃分兵爲三重威先以左右隊擊其兩翼戰酣重允以精兵擊其中軍重榮將趙彦之來奔遂大敗重榮

遼聖宗統和二十八年征高麗耶律博諾爲先鋒至銅州高麗將康肇分兵爲三以抗大軍一營於州西據三水之會肇居其中一營近州之山一附城而營博諾率耶律宏古擊破三水營擒肇李元蘊等軍望風潰會大軍至斬三萬餘級追至開京破敵於西嶺高麗王詢聞邊城不守遁去

惜軍勢通典 魏末諸葛誕據壽春反魏將王基討之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詔王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軍將曰今圍壘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交利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禦兵之要也書奏報聽之壽春竟拔司馬文王與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其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距衆議終至制敵擒寇雖古人所述不足過也

續通典五代梁朱全忠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南敬翔切諫以為新勝之兵宜持重以養威不聽兵出光州遭大雨幾不得進攻壽州不克而多亡失

力少分軍必敗通典 漢高帝末黥布反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楚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兵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人素畏之且兵法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軍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楚將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大戰布軍敗走

後漢初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二萬餘人攻幽州刺史朱浮於薊光武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者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三千襲其後大破隆軍去朱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 後漢將吳漢討公孫述乃進軍攻廣都拔之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進逼成都去城十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使讓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而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攻漢使別將攻尚漢敗入壁豐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之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疲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尚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尅

十六國前秦苻堅遣將呂光領軍伐龜茲光軍其城南五里為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為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龜茲王帛純嬰城自守乃傾國財寶請諸國來救溫宿尉頭等國王合七十餘萬眾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矟鎧如連鎖射不可入眾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按兵拒之光曰彼眾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

營相接陣爲句鎖之法精騎爲遊軍彌縫其闕戰於城西大敗之純遁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呂光傳之而勝

續通典五代梁康延孝奔唐莊宗屏人問以梁事延孝具言末帝懦弱任用張漢傑段凝等而遣漢傑監王彥章軍有必亡之勢又言梁將大舉分兵伐唐莊宗問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眾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既分以鐵騎五千自鄆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大定矣

宋仁宗朝契丹來侵詔趙延進與崔翰李繼隆將兵八萬禦之詔賜陣圖分爲八隊師至滿城敵騎至延進乘高望之東西互野翰等方按圖布陣陣相去百步延進曰主上委吾等以邊事期於克敵今敵眾若此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儻有喪敗則延進獨當其責於是改爲二陣前後相副士眾皆喜三戰咸捷

又宋以金主亮索淮南地議舉兵禦之遣大將成閔爲荊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虞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爲虛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姦謀耳不聽卒遣閔後聞金主亮徙汴允文語陳康伯閔軍約程在江池宜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荊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之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可爲淮西援是一軍而兩用也康伯然其說而閔軍竟屯武昌金主果出淮西造浮梁於淮上自渦口渡淮又楊存中從張俊討李成諸將議欲分道進存中曰賊勢盛我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督之必不爲用俊然之整軍至豫章破賊於玉隆觀賊將率眾十萬來援夾河而營存中謂俊曰彼眾我寡擊之宜用奇願以奇兵見屬公以步兵居前後存中夜銜枚渡筠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來攻之俘八千人成遁又知安豐軍趙善湘與趙范趙葵出師詔問守禦策杜杲上封事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土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就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憂及兵敗洛陽人始服其先見

按地形知勝負通典　孫子曰地形者兵之助故用兵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凡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眾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倍城邑多難以返者爲重地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眾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則亡

者爲死地是故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相絕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其屬爭地吾將趣其後交地吾將固其結衢地吾將謹其市重地吾將繼其食圮地吾將進其塗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又有通有掛有支有隘有險有遠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居通地先據其地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地掛形曰敵無備出而勝之敵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曰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曰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曰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則引而去之勿從也夫遠形均勢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曰深草蓊穢者所以遁逃也深谷阻險者所以止禦車騎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眾也沛澤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是以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地有所不爭也、凡地有絕澗遇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郄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周書陰符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進故三軍同名異用可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越險絕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前易後險車之困地容車貫阻出而無返者車之患地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車之逆地深塹黏土車之勞地隱帶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壞地日夜霖雨旬月不止泥淖難前車之陷地凡騎以陷敵而不能破敵敵人佯走以步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背踰限長驅不止敵伏我兩傍又絕我後此騎之困地也往無以返入無以出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由入者隘所由去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少可以擊我眾此騎之沒地大澗深谷蓊穢林草此騎之竭地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戰於兩水之間乘敵過邑是謂表裏相合左有深溝右有峭坑高下與地平覩之廣易進退相敵此並騎之陷地汙下沮澤進退漸洳者騎之患地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務避也

周末吳子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而敵盛守修其城壘整其軍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在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

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驍騎銜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問曰爭地敵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騎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讓之者得求之者失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吾取此爭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鬬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又問曰交地吾將絕敵令不得來必全吾邊城修其所備深絕通道固其阨塞若不先圖敵人已備彼可得來而吾不可往眾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既吾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勿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也又問曰衢地必先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傍有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傍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眾以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親吾軍士實吾資糧令吾車騎出入瞻候我有眾助彼失其黨諸國掎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又問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無歸意若欲還出切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銜枚而行塵埃氣揚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又問曰吾入圮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又問曰吾入圍地前有强敵後有險難敵絕糧道利我走勢敵鼓噪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前鬬後拓左右掎角又問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紛若亂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旍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陣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戰國魏武侯問吳起曰有師甚衆據險高壘守以强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不能長久則如之何起曰車騎步徒分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如敵若堅守急行閒諜以觀計謀彼聽吾說解軍而去不聽吾說吾軍疾戰勝而勿追不勝疾歸或佯北安行設伏疾鬬一結其後一絕其路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吾軍交至必有其利又問曰谿谷險阻與敵相逢彼衆我寡則如之何起曰息而待之持弓滿弩且備且慮亂則擊之勿疑理則退後隨之凡過山谷邱陵亟行勿留高山深谷卒然遇敵必先鼓譟乘之又問曰左右高山地甚隘狹卒逢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起曰此爲谷戰勇者雖衆勿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刃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退隱四方且拒且去乘勢不藏敵若堅陣行山列營應須更圖又問曰敵近而薄我我無道路我衆甚懼爲之奈何對曰爲此之術我衆彼寡參分而裹之彼衆我寡々陣從之又問曰若暴寇近薄驅我馬牛取我禾稼爲之奈何對曰寇暴之至善守而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退還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必散雖衆可破也

續通典五代梁王景仁將兵擊趙至柏鄉晉王李存勗救之欲速戰周德威曰鎭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壓壘門騎無所展其足又謂張承業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請退軍鄗邑以計困之後得梁降人詰之曰方多造浮橋存勗乃從德威策退軍卒敗梁兵

宋曹瑋知鎭戎軍瑋以鎭戎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爲限又曹瑋嘗上涇原環慶兩道圖盡攻守出入之要帝以示左右曰山川城郭險固舉在是矣因別繪圖賜諸將令按圖計事由是師出有功又岳飛趨襄陽李成盛兵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指牛皐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鎗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遂復襄陽又余玠在四川招納豪傑冉璡冉璞營賓館以處之且使人密窺其所爲兄弟終日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旣而見玠屏人曰計安西蜀惟徙合州城爲上策耳玠問其

地曰蜀口形勢之地莫若釣魚山倘徙諸此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玠以聞諸朝授其兄弟官委以築城之事釣魚城成蜀始可守又孟珙在江陵府屬兵八千珙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不爲少然須本查騰雲呂堰等砦受節制乃可濟已而劉全雷去危與金人戰於夏家橋小捷有頃金人犯呂堰珙喜曰吾計得矣亟命諸軍追擊呂堰進逼大河退逼山險砦軍四合金人棄輜重走

元石天應從穆呼哩征陝右假道西夏自東勝濟河南攻葭州拔之因説穆呼哩曰西戎雖降實未可信此州當金夏之衝居人勇健倉庫豐實加以長河爲限脫爲敵軍所梗緩急非便宜命將守之多造舟楫以備不虞穆呼哩然之又石天應謂穆呼哩於汾水諭以進取之策天下邊鎮召謂諸將曰吾累卿等留屯於此今聞河東西皆平川廣野可以駐軍規取關陝諸君以爲何如或諫曰河中雖用武之地南有潼關西有京兆皆金軍所屯且新附其心未一守之恐貽噬臍之悔天應曰葭州正通鄜延今鄜已平延不孤立若發國書令夏人取之猶掌中物耳且國家之急本在河南此州路險地僻轉餉甚艱河中雖迫於二鎮實用武立功之地北接汾晉西連華同地五千餘里戶數十萬若起漕運以通餽餉則關內可剋期而定關內既定長河以南在吾目中矣遂移軍河中既而金人果潛入中條襲河中天應知之遣驍將吳澤伏兵要路以待又安扎爾言於宗王曰隴州縣方平人心猶貳西漢陽當隴蜀之衝吐蕃利於入寇宜得良將以鎮之宗王曰安反側制寇賊此上策也遂分蒙古千戶五人隸麾下以往又巴延侵宋巳破陽羅堡諸將多請先向蘄黃阿珠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先取鄂漢雖遲旬日萬全計也又元師破樊城外郛其將復閉內城守阿爾哈雅以爲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

明常遇春攻張士誠於蘇州久不下遇春架飛樓以覘城中動靜士誠以物盡覆街市了無所覩有善地形者曰此城龜形盤門是首閶門是尾擊其尾首必出矣乃如其言攻之盤門果先開又傅友德討雲南太祖餞之龍江曰朕覽輿圖詢彼地豪傑而得其扼塞取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將兵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彼所必守地也曲靖下以一軍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破之必矣下雲南必次下大理餘郡邑部落可撫而有也

自戰其地則敗 通典春秋時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楚將屈瑕病之大夫鬭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鬭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從之遂敗鄖師於蒲騷

周末吳子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采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爲家專志輕鬭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陣則不堅以鬭則不勝當集人衆聚穀蓄帛保城避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戰必因勢勢者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

後魏太武帝親征後燕將慕容德於鄴戰前軍敗績德又欲攻之別駕韓諲進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致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不固二不宜動隍池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機也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費攻則士衆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也德曰韓別駕良平之策也

續通典金完顏璋攻宋將吳璘於東山壘璘以軍三萬據險作三陣金諸將皆曰吳璘恃險不善野戰我退軍平涼彼必棄險就平地然後可圖也璋曰不然彼恃其衆非特恃險也昔人有言寧棄千軍不棄寸地故退兵不如濟師我退軍平涼彼軍深入吾地固壘以拒我我則如之何於是親率四萬人急擊之璘軍敗走

元劉斌攻睢陽軍杏堆距陳州七十里聞陳軍陣於近郊斌帥衆夜擊之陳軍無鬭志遂大敗

據險臨 通典周末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據山險常利而處之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爲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采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固奪其所愛敵據險隘我能破之也

後漢末曹公使夏侯妙才張郃屯漢中蜀先主進兵漢中次於陽平關南渡沔水沿山稍前於是定軍勢作營妙

才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噪攻之大破妙才軍斬妙才曹公自長安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衆據險終不交鋒積日不戰兵士亾者多曹公果引軍退還先主遂有漢中

魏將曹爽之伐蜀司馬景王同行出駱谷次於興元蜀將王林夜襲景王營堅臥不動林退景王謂諸將曰費禕巳據險拒守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還軍以爲後圖爽等引退禕果馳兵趣三嶺爭險乃得過

東晉末大將宋武帝討南燕慕容超超召羣臣議拒晉師大將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勑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弊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吾京都殷盛戶口衆多未可以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強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其將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以爲天時不如地利但守太峴策之上也超又不從晉乃攜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蓄銳以待之其夏晉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等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晉師度峴慕容超懼率兵四萬就段暉等於臨朐戰敗超奔還廣固宋武圍廣固數月而拔齊地悉平矣

續通典唐哥舒翰禦安祿山引兵出潼關遇賊將崔乾祐於靈寶西原乾祐先據險南薄山北阻河狹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十五萬分前後衝之賊佯欲遁官軍不備爲所擊敗道隘士卒如東槍槊不得用翰退入關又范希朝爲振武節度使有黨項室韋交居川阜凌犯爲盜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居人懼駭鮮有寧日希朝於要害處置堡柵斥堠嚴密人遂獲安

五代唐莊宗與梁軍戰於汴州胡柳坡梁將王彥章等走濮陽餘兵登陂中土山莊宗率騎追至山下梁軍戒嚴不

勦莊宗謂諸將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賊已據山衆高四望衆人皆有懼心乃率騎先登銀槍步卒繼進敵衆紛然
而下在土山西結陣數里時已日暮諸軍未齊或請詰朝合戰閻寶曰賊師奔亡衆心方恐據山而稍委棄結陣退
復何爲今登高擊下勢如破竹耳遂與王建及急擊大破其軍
晉杜重威李守貞攻瀛州不克還及武強聞契丹衆侵惶懼不知所之張彥澤適至言敵可破之狀乃與重威等
西趨鎮州彥澤爲前鋒至中渡橋已爲敵所據彥澤力戰爭橋燒其半敵少卻遂夾河而寨
宋狄青戰於歸仁張玉先鋒賈逵將左孫節將右既陣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逵私念兵法
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南登賊至逵擁衆而下揮劍大呼斷賊陣爲二玉以先鋒突出陣前而青麾番落騎
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詣青帳前請罪青撫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又劉光世鎮京口金兵復南光世
將退保丹陽王德請以死捍江諸將倚以自強分軍扼險渡江襲金人收眞揚數郡又金人自合肥入遊騎及江
張俊議分守南岸王德曰淮者江之蔽棄淮不守脣亡齒寒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能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
以奪氣若退之稍變難推非吾有矣又魏勝守海州金兵已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士卒令固守勿出戰金
兵攻之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徑趨城東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備之金兵不
得過拒戰竟日終不能近又魏勝以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虛實立見故西南受敵最劇遂築重城
圍山在內敵至則先據之不能害又張浚破李成賊黨乘勝剿除追至樓子莊賊黨商元據草山挾險設伏浚遣
步兵從間道直趨椒山殺伏奪險乘勝追至江州成絕江而遁浚引兵渡江至黃梅與成戰成懲奉新失險之敗
據石壁憑山以木石擊人浚先遣遊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而親冒矢石率衆攻險賊衆懼潰又曹友聞因
北兵破沔州乃分遣諸將趨雞冠隘據陽平關復親登嶺指麾諸軍敵兵突至諸將進戰敵退友聞謂總管陳庚
及當可曰敵必復兵攻雞冠隘急援之既而敵步騎果至庚與當可力戰蹀血十餘里兵乃解去又曹友聞招集
忠義得健士五千人制置使李埴命領所部守仙人關且行且戰至峽口據險會金人來侵友聞令諸軍乘高據
險乃身冒矢石爲士卒先敵不能進

金李英上右副元帥珠赫哷果勒齊書曰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崤函蜀之劍門也邇者撤居庸兵我勢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忠義之士將轉為他用矣又曰可鎮撫宣德德興餘民使之從戎所在自有宿藏足以取給是國家不費斗糧尺帛坐收所失之關隘也居庸咫尺都之北門而不能衛護英實恥之果勒齊奏其書即除尚書工部員外郎充宣差都提控居庸等關隘悉隸焉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俱擊卻之又劉元禮為潼川漢軍都元帥奏嘉定去都三百六十里其間舊有眉州城請修復以扼嘉定往來之路世祖從之又張宏範圍襄陽以其境南接江陵歸峽商販行旅士卒絡繹不絕遂城萬山以斷其西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又築一字城逼襄陽破樊城外郭截江道斷其援兵遂拔之

元察罕特穆爾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兒

塞險則勝否則敗　通典春秋時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楚左司馬沈尹戌謂楚將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楚大夫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大夫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陣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

漢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以休天子人民帝下有司議郎中侯應上言以為不可其略曰自周秦漢興以來匈奴寇掠甚矣其北邊有陰山東西二千餘里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至孝武帝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少安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今纔足以候視通烽火而已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且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城因山巖石木柴殭落谿谷水門卒徒築理功費久遠不可勝計今欲以一切省徭戍十年之外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理累世之功不可卒復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帝納之

後魏遣將伐後燕慕容寶已平幷州潞川頻勝寶在中山引羣臣議之中山尹符謨曰魏軍強盛千里轉鬬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難爲敵宜杜險拒之中書令眭邃曰魏軍多騎師剽銳馬上齎糧不過旬月宜令郡縣聚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至無所掠資食旣罄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強寇且又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關拒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尅進據博陵魯口諸將覩風奔退郡縣悉降於魏

大唐武德中太宗圍王充於東都王充勢窮竇建德自河北來救諸將及蕭瑀等咸請且退師避之太宗不許曰王充糧盡內外離心我當不勞攻擊坐收其弊耳建德新破孟海公將驕卒惰今我據武牢扼其襟要若賊恃盛冒險爭鋒吾當攻之必矣賊若不戰旬日之間王充自潰彼敗我振兵足以臨之矣一行兩定在於斯舉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二賊并力將若之何秦府記室薛收進曰王充據東都府庫塡積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爲我所持建德總十餘萬衆來拒王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速戰若縱其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積以相資給則伊洛間戰鬬不已大王今欲親率猛銳先據成皋之險訓兵坐甲當彼疲弊之衆一戰必尅建德破則王充自下不過數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蕭瑀等奈何遂請退兵太宗曰善而從之留齊王元吉圍王充親率三千五百人趨武牢守之不與戰相持二十餘日五月建德謀伺官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必將襲武牢太宗聞之遂牧馬千餘匹於河渚間以誘之詰朝建德果悉衆而至陣於汜水東太宗候其陣久卒饑令宇文士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上賊陣動因而諸軍奮擊之大潰竟如太宗本策

續通典 唐高宗永徽中突厥圍豐州朝廷議棄豐州保靈夏唐休璟疏以爲不可會吐蕃破焉耆授休璟靈州都督因請復四鎮自後王孝傑拔龜茲諸國城皆由休璟刱始之功也又郭元振爲涼州都督州境狹纔四百里邊兵竟至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地千五百里自是州無邊患又郭子儀以吐蕃方強上書欲於諸道料精卒五萬列屯北邊則制勝可必如河南北江淮大鎮數萬小者數千簡擇趨赴

關中勒步隊示金鼓則攻必破守必堅長久之策也宋曹瑋知渭州築堡塞外爲籠竿城募土兵守之曰異時秦渭有警此必爭之地也又王全斌伐蜀趣劍門謂諸將曰古稱劍門天險願聞取之之策有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右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關二十里倘此處進兵劍門不足恃也斌卽遣裨將史延德趣來蘇夾攻之自將大軍攻劍門王昭遠趙崇韜遁走獲之遂克劍州又吳玠以和尙原地去蜀遠乃於仙人關右殺金坪剏築一壘移原兵守之遂爲抗蜀形勝故金人至輒不得入又劉子羽因張浚富平敗後官屬有請徙治夔州者子羽曰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棄之而遠夔峽則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四掠宣司當留興州以安蜀人心急遣人呼諸亡將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可轉敗爲功已而招諸亡將果集分兵悉守關隘金人以有備引去又楊存中以朝議棄和尙原力爭此係隴右之要害敵得之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可以下兵秦雍願毋棄又吳璘帥秦鳳時金方歸陝西地議欲盡移川口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今我移軍陝西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俟其情見力疲漸圖進取又孟宗政爲荆鄂都統制以金人逼壕而陣易於馳驟乃於西北壕外潴水爲濫由是金騎不得衝突又曹友聞扼仙人關諜聞北兵合契丹西夏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乃語弟曹萬曰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北兵旣入興元欲衝大安趙克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聲報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此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敵騎所長步兵所短衆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不聽趣友聞進兵乃選精騎夜渡遇雨卒大敗又孟珙攻金蔡州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婦人以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潭樓蔡人恃潭爲固外卽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上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涸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鑿珙曰所謂堅者止築兩隄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擒其將斬之

明英宗正統中都督王禎始城榆林增三十六營堡盡補陝中伍籍之脫落者及罪譴南戍皆聽還伍以實榆林於是邊有城堡軍士得勤力樹藝蔬并開界石外地使與屯田歲得糧十餘萬石而榆林始稱重鎮東渡河連大同西接寧夏邊人不敢復恣出入又于謙以獨石馬營等八城遇兵殘毀議者欲棄之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都督孫安授以方略命參政葉盛贊其軍盛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復完如舊又張鎣巡撫寧夏先是寧夏城皆土築鎣至始甃以甎復導河流灌溉屯田處置降人使不爲變邊境藉以無事

死地勿攻　通典周末吳子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眾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塡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幷氣一力或攻兩傍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亾吳子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谷後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鬭意因而擊之雖眾必破又問曰吾在死地糧道已絕敵伏吾險進退不得則如之何武曰燔吾蓄積盡我餘財激士斷眾使無生慮鼓呼而衝進而勿顧決命爭強死而須鬭若敵在死地士卒氣勇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絕其糧道恐有奇伏隱而不覩使吾弓弩俱守其所

漢王遣將韓信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觀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飱曰今日破趙會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走水上軍趙軍空壁逐信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攻信既不得還壁見漢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陳餘泜水上禽趙王歇諸將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

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

十六國後涼呂光遣二子紹纂伐段業南涼禿髮烏孤遣其弟鹿孤及楊軌救業紹以業等軍盛欲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强有覬覦之志紹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戰則有太山之安不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乃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

梁將陳慶之守渦陽城與後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諸將恐腹背受敵議退師慶之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靡費糧仗其數極多諸君並無鬭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圍合然後與戰必捷請將壯其計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吹而攻遂大奔潰斬獲略盡矣

後魏末齊神武與義兵於河北時爾朱兆等四將兵馬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時神武士馬不滿三萬以衆寡不敵遂於韓陵山爲圓陣繫牛驢以塞道於是將士皆死戰四面奮擊大破之

南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請降後周將楊忠與柱國達奚武據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各乘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返命去北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四面峭絕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將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到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至於河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以當吾鋒食畢齊兵佯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還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若敵人在死地無可依固糧食已盡救兵不至謂之窮寇擊此之法必開其去道勿使有鬭心雖衆可破當精騎分塞要道輕兵進而誘之陣而勿戰敗謀之法也

續通典 唐張仁愿初建三受降城不置壅門及格曲戰鬬之具或問曰此邊城禦賊之所不爲守備何也仁愿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則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以備寇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焉又昭宗時幽州劉仁恭率軍士十萬寇魏州屠其郡梁將葛從周自邢臺馳入魏州燕軍攻館陶門從周與五百騎出戰謂門者曰前有敵不可返顧命闔其門從周極力死戰大敗燕人

五代晉皇甫遇帥滑州契丹率衆屯鄴郡遇與安審琦慕容彥超等禦之將渡漳河敵前鋒大至遇引還轉鬬二十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等曰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及未戰百餘合所傷甚衆

宋宗澤進兵衞南度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揮衆逼敵轉戰而來前後皆敵壘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當從死中求生衆分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大敗之又韓世忠追擊李復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於是衆莫敢反顧與復遇大破之

總論其地形附 通典大唐衞公李靖兵法曰軍志云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軍困敗饑飽勞逸地利爲寶不其然矣是以彼此俱利之地則讓而設伏趨其所愛而傍襲之彼此不利之地則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以平易之所則率騎而與陣險隘之處則屬步以及徒往易歸難左險右阻沮洳幽穢垣塹溝瀆此車之害地也有入無出長驅迴驅大阜深谷洿泥塹澤此騎之敗地也候視相及限壑分川斯可以縱弓弩聲應既接深林盛薄斯可以奮矛鋋蘆葦深草則必用風火蔣蒲翳薈則必率其伏平坦則方布汙斜則圓形左右俱高則張翼後高前下則銳衝凡戰之道以地形爲主虛實爲佐變化爲輔不可專守險以求勝也仍須節之以金鼓變之以權宜用逸待勞掩遲爲疾不明地利其敗不旋踵矣或有進師行軍不因鄉導陷於危敗爲敵所制左谷右山束馬懸車之逕前窮後絕雁行魚貫之蹊兵陣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憑退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住則日月稽留動則首尾受敵野無水草軍乏資糧馬困人疲知窮力竭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先據之如此之利我已知守縱有驍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事至於此可不愼之哉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當須上下同心併氣一力抽腸濺

血一死一前因敗爲功轉禍爲福矣

續通典宋王韶詣闕上平戎策三篇其略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夏人比年攻青唐不能克萬一克之必併兵南向大掠秦渭之閒牧馬於蘭會斷古渭境盡服南山生羌西築武勝遣兵時掠洮河則隴蜀諸郡當盡驚擾轄戩兄弟其能自保耶今嘉勒氏子孫唯棟戩粗能自立轄戩欺巴鄂特之徒文法所及各不過一二百里其勢豈能與西人抗哉武威之南至於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所謂湟中浩亹大小榆枹罕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諸種既服嘉勒氏敢不歸嘉勒氏歸則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且嘉勒氏子孫轄戩差盛爲諸羌所畏若招諭之使居武勝或渭源城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習用漢法異時族類雖盛不過一延州李士彬環州慕恩耳爲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又种世衡爲鄜州從事夏人犯延安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又孟珙知江陵府日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有虞非但失一郡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白復生無所用其巧今事勢相似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擣吾虛不往誰實捍禦識者是之又上言上流備禦宜周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沅尤急江防自秭歸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川灘磧十餘處節節當防兵諱備多乃京湖之憂也又孟珙至江陵修復內隘引沮漳之水俾遶城北入於漢隨其高下爲匱蓄洩三百里間渺然巨浸迄爲荊州形勝云

金章宗泰和七年陝西宣撫司請增新得關隘戍兵萬人是時宋遣左司郎中王柟稟請歸川陝關隘完顏匡奏曰關隘之事臣初亦惑之今當增戍萬人壁壘之役餽運之勞費用必廣祖宗所以不取者以關隘僅能自保耳非有益於戰也設能入寇縱之平地以鐵騎蹂之無一得脫彼哀祈不已者以前日負固尚且摧覆今遂失之是無一日之安也必謂兵力得之不可還賜則漢上諸郡皆膏腴耕桑之地棗陽光化歸順之民數萬戶較之陝右輕重可知獨在陛下決之耳又宣宗興定三年蒙古綱奏曰濟南介山東兩路之間最爲衝要被兵日久雖與東平隣接不相

統屬緩急不相應乞權隸本路且差近於益都詔從之綱奏恩州武城縣艾家凹水濼淸河縣淵口河濼其深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其地并少加浚治足以保禦請遷州民其中多募義軍以實之制可

明太祖遣徐達充大將軍北取元都曰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掩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天下形勢入我掌握不待鏖戰牧野而元都下矣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逮關隴可席捲也及達攻下徐州賜書勞達曰將軍今何嚮嚮益都則必以兵扼黃河斷其援卽不嚮益都西取濟南濟寧二郡亦便兵難遙度其在將軍又楊一淸曰河套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朔方自此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鎭兵數萬其守皆在河外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衞東勝已失一面之險不以東勝就延綏是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決之淪爲敵巢寧夏外險反南備河邊患莫之能解玆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援寧夏使河套二千里之地歸我耕牧用省內運以綏秦民爲便從之鎭兵不行

勵士決戰〈通典〉 昔周武王將伐紂問太公曰若今敵人圍我斷後絕糧吾欲徐以爲陣以敗爲勝奈何太公曰不可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可爲四衝陣以驍騎驚其君親左軍疾右軍迭前迭後往敵之空吾軍疾擊鼓呼而當又問曰敵疏其陣又遠其後跳我流矢以弱我弓弩勞我士卒爲之奈何太公曰發我銳士先擊其前車騎獵其左右引而分隊以隨其後三軍疾戰凡以少擊衆避之於易要之於險避之以晝取之於夜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阨也

戰國秦圍趙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糧肉而人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之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會魏信陵君以師來救秦軍遂退○戰國齊上將田單率師將攻狄魯仲連子曰將軍攻狄必不能下矣單曰吾以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今攻狄而不能下何也上車不謝而去遂攻狄三

月不尅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邱單乃懼問魯仲連子對曰將軍在卽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插爲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志聞言莫不掩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實足以樂生而惡死此之所以不勝也田單明日結髮厲氣立於矢石之間引枹而鼓之狄人乃下

秦末秦軍攻趙項羽救之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秦將王離九戰絕其甬通大破虜王離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皆莫敢縱及楚擊秦將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楚兵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

後漢將吳漢率兵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來救漢將輕騎迎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眾心懼矣漢乃勃然裹瘡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眾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明日建茂合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還奔城漢長驅追擊大破之

十六國前秦苻堅將王猛討前燕慕容暐暐遣將慕容評屯於潞川以拒之猛與評相持遣裨將郭慶之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暐懼遣使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陳於潞原而誓眾曰今與諸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眾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覩評師之眾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必以本郡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不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眾戰及日中大敗評眾俘斬五萬

十六國前秦苻健爲姚萇所殺苻生率兵伐姚萇皆刻鋒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矟句刃爲方圓大陣知其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

東晉末宋武帝作相舉兵伐後秦姚泓以王鎮惡爲前鋒軍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鎮惡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間諸艦悉逐流去時泓屯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卿諸人並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耶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耳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復退路莫不騰踴爭先泓衆一時奔潰即陷長安城

隋時突厥入寇隋將楊素擊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舁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突厥達頭可汗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而還者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時稱名將

續通典唐張巡守睢陽每戰必親臨行陣有退者巡已立其所謂曰我不去此爲我決戰士感其誠皆一當百又張巡守雍邱有大將六人官開府特進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宣諭大義人人盡泣巡引六將斬之士心益勸又安祿山反常山郡盡爲賊傷死人蔽野大將李光弼帥本鎮兵來援親酹其屍而哭之爲賊幽閉者出之誓平寇難以慰其心衆遂感動又李光弼將戰內刃於韡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於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又李懷光叛李晟恐爲所脅僞爲有詔令徙屯東渭橋孤軍當寇鋒之閒爲諸將開陳大義激厲忠節下令曰渭橋斷賊首尾與諸公戮力殺賊建不世奇功以取富貴正在此時士皆奮遂顯責懷光懷光遁河中又李愬授魏博節度時幽鎮復亂田宏正遇害愬聞之素服以令三軍曰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聖化者由田公也天子以其仁愛使治鎮州且田公出於魏撫師七年一日鎮州不道敢行殘害以魏無人也若父兄子弟受田公恩者其何以報衆皆大哭願効用焉又婺州守崔義元討妖女陳碩貞兵至下淮戍擒其間諜二十餘人詰朝進擊身先士卒左右以盾蔽箭義元曰刺史尚欲避箭誰肯致死

由是士卒戮力斬首數百級

五代唐主舉兵擊梁救趙進軍栢鄉五里遣周德威先以騎兵進薄梁營梁將韓勍等精兵三萬鎧甲皆被繒綺金銀炫燿晉人望之懼形於色德威謂李存璋曰賊志在不戰欲以甲兵耀威耳遣存璋諭諸軍曰爾見此賊軍否是汴州天武健兒皆屠沽傭販虛有其表徒被精甲十不當一擒獲足以為貨無徒悵望勉而取之可也德威自率精騎擊其兩偏左馳右決出沒數四是日獲百餘人梁兵渡河而退

宋韓世忠鎮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簿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設樂大宴俾婦人妝以恥之故人人奮勵撫集流散通商惠工楚州遂為重鎮又李寶因海州圍急衝風縱舟抵海州敵已雲合圍城寶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不在汝等因握槊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亟引去又劉錡攜孥趨順昌金兵至眾以不敵請還時部將許清亦攜孥在軍曰強敵在前進退不可不如努力一戰死中求生議與錡合錡令敢言去者斬沉舟積薪於門戒守者不利即焚家毋辱敵手於是一軍皆奮又張浚與韓世忠討苗傅劉正彥浚大犒將士呼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舉孰順孰逆眾皆曰賊逆我順浚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眾咸感憤願聽命決戰於是令世忠以兵赴闕又劉豫與子猊挾金人入攻張俊劉光世皆張大敵勢張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勦除何以為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命楊沂中屯濠州時劉麟逼合肥劉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動浚疾馳至采石令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接劉猊攻沂中沂中大破之猊麟皆拔柵遁又王彥獨保共城西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購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敵人八字以示無他意彥益感厲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受彥約束又吳玠與璘以散卒數千駐原上朝問隔絕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玠知之召諸將歃血盟誓勉以忠義將士皆感泣願盡死力

元既平山東滕州尚未下諸將或言炎暑未可進攻博囉曰主上親督大軍平定西域未聞當暑不戰我等安敢自逸乎又太祖與克哷王汗對陣於喀爾沁師少不敵帝命烏嚕一軍先發其將珠巴克台橫鞭馬鬣不應威山爾奮

然曰我猶鑿也諸君斧也鑿匪斧不入我請先入諸君繼之萬一不還有三黃頭兒在唯上命之遂先出陷陣大敗之又上諭雅克特穆爾曰丞相每戰親冒矢石脫有不虞其若宗社何自今後但凭高督戰將士之用命不用命者以賞罰之可也對曰臣以身先之爲諸將法敢後者軍法從事託之諸將萬一先利悔將何及又阿勒塔爾琿塔哈逆命劫六盤府軍西陲騷動汪良臣討之兵至山丹置營按兵不動凡三月俄大舉至耀碑谷兩軍相當良臣慷慨誓諸將曰今日之事係國家安危勝則富貴可保敗則身戮家亡苟能用命則死行閒不失忠孝之名衆聞踴躍而前會大風揚沙晝晦良臣手刃數十人衆軍繼之賊大潰又劉元禮與宋夏貴大戰蓬溪自寅至未不分勝負劉元禮激厲將士曰此去城百里爲敵所乘則城不可得入潼川非復國家有矣丈夫當以死戰取功名時不可失也郎持大刀長呼突入陣所向披靡將士咸奮無不以一當百大敗之又王慶端戍清口宋兵來攻守將戰死城欲陷慶端拔刀誓衆裹創力戰城得以全又察罕特穆爾屯中牟淮右賊掠汴以西擣中牟營察罕特穆爾以利害諭士卒士卒賈勇決戰會大風揚沙自率猛士從中奮起擊賊中堅破之又方國珍懷疑入海以叛台哈布哈自分以死報國詔衆曰吾以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甫招來又復爲變君輩助我擊之其克則汝衆功也不克則我盡死以報國衆皆踴躍願行

明詔副將軍李文忠移兵陝西與大將軍合攻慶陽行次太原慶陽已平而敵東攻大同甚急文忠率軍援大同軍吏以爲疑文忠按劍曰閫外之事吾得專之敢言不援大同者斬遂出鴈門次馬邑敗其邏騎千擒劉平章進次白楊門擒四大王又額森逼居庸關甚急羅通守關宣府參將楊俊入衞京師告通啟關通仗劍厲聲曰若保居庸足矣下令有一人一騎南行者斬以徇乃止會天大寒令老弱汲水灌城冰堅滑不可破七日敵計沮遁趨紫荊關又伍文定因宸濠盡發南康九江兵併力挑戰我兵敗乃急令斬先卻者以徇身立銃砲閒火焚其鬚鬢不移足士殊死鬬兵復振乃爲火攻之具分兵四伏期火發兵合火及宸濠副舟賊衆大潰

衆寡勢百相懸厲士攻其師 通典王莽末劉伯升起兵光武守昆陽莽將王尋王邑來討兵號百萬先至昆陽已十萬圍數重時伯升已拔宛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佯墮其書尋邑得之不憙諸

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陣亂乘勢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

續通典唐李靖擊吐谷渾請薛萬徹同行及至賊境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卒與賊數千相遇萬徹單騎馳擊之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復進諸將隨之斬數千級人馬血流勇冠三軍又張巡守睢陽賊尹子琦圍之巡語其下曰吾蒙上恩止有死耳但諸君捐軀而賞不直勳以此痛恨聞者感慨乃椎牛大饗悉軍戰賊望兵少大笑巡與許遠親鼓之賊潰追北數十里

金主亮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宋命虞允文往蕪湖趣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眾曰今既有主請死戰謀者言金主祭天與眾盟以明日濟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時敵兵實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耳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鰍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兵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胡必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次日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敵始遁去

遼道宗咸雍九年烏爾古德哷勒叛都監耶律托迪以兵少不戰屯臚朐河德哷勒合邊人掠居民蕭伊嚕率精騎四百力戰敗之盡獲其輜重繼聞酋長哈準三千餘騎掠附近部落縱兵躡其後連戰二日斬數千級盡得被掠人畜而還

金世祖劾和諾克於北隘甸使蘇卜實取海古勒兄弟兵已而知海古勒兄弟貳於和諾克矣欲併取其眾偵者報曰敵已至將戰世祖戒蘇卜實曰汝先陣於托郭千原待吾三揚旗三鳴鼓即棄旗決戰死生惟在今日命不足惜

時和諸克薩達甚强世祖軍未戰而懼皆植立無人色世祖揚揚如平常亦無責讓之言但令士卒解甲少憩以水沃面有頃軍勢復振世祖袒袖不被甲以褞袍垂襴護前後心韔弓提劍三揚旗三鳴鼓棄旗搏戰身爲軍鋒突入敵陣衆從之蘇卜實從後奮擊大敗之又金伐遼攻西京遼兵三萬列營於西京之西副統棟摩以三千擊之棟摩使士卒皆去馬陣於溝塹之間曰以一擊十不致之死地不可使戰也謂衆曰若不勝敵不能求生於是人皆知死戰遼兵遂敗

元郝和尙巴圖從都元帥塔海征蜀下興元宋將王連以重兵守劍閣乃募敢死士十二人激之以義乘夜破關入蜀悉下取夔府抵大江宋兵三十萬軍於南郝和尙巴圖選驍勇九人乘輕舸先登橫馳陣中既出復入宋兵不能支由是以善戰名

明李文忠因吳兵圍胡德濟於新城即馳兵赴援德濟以衆寡不敵宜避之文忠曰以衆則我非彼敵以謀則彼非我敵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乃下令曰賊衆而驕我少而銳可一戰擒之輜重皆汝等有也明日賊空壁來逆戰文忠戒將士奮擊之自於馬上仰天誓曰朝廷大事在此一舉豈敢愛生以後三軍於是士卒皆奮無不一當百陣既交文忠策馬挺身入陷其中堅獨格殺數十人部將王瑛獨當一面引部下健士亦貫陣入敵衆披靡文忠因督衆乘之敵大潰又景泰初敵入境郭登躡之行七十里休兵夜二鼓東西沙窩敵自朔州掠回或言敵衆我寡宜全軍而退登曰軍去城百里一退避人馬疲倦敵以鐵騎來追難以自全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敵營奮勇先登諸軍繼進呼聲震山岳遂大破之追奔至栲栳山

乘卒初銳用之 通典 劉項爭天下之際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思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日夜跂而思歸及其銳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向爭權天下漢王從之終滅項籍

後周末隋文帝作相遣將于仲文先以兵定關東破尉遲迥將檀讓初仲文在蓼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弊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趣食列陣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

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爲非所及也

續通典唐太宗嘗選精銳千餘騎爲奇兵皆皂衣黑甲分爲左右隊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尉遲敬德翟長孫等分統之每臨寇太宗躬披黑甲先鋒率之候機而進所向摧靡常以少擊衆賊徒氣懾

元之伐宋也宋以戰艦三百餘艘泊黑石峽東以輕舟五十爲前鋒北軍之船五十泊峽西相距一里許史天澤號令於衆曰聽吾鼓視吾旗無少怠也頃之聞鼓聲視其旗東指諸軍遂鼓譟而入兵一交宋兵潰走戰艦繼亂順流擊死者不勝計

激怒其衆　通典春秋時晉侯逆秦師使大夫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秦伯獲晉侯以歸　春秋時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隨將季梁謂隨侯曰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隨少師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戰於速杞隨師敗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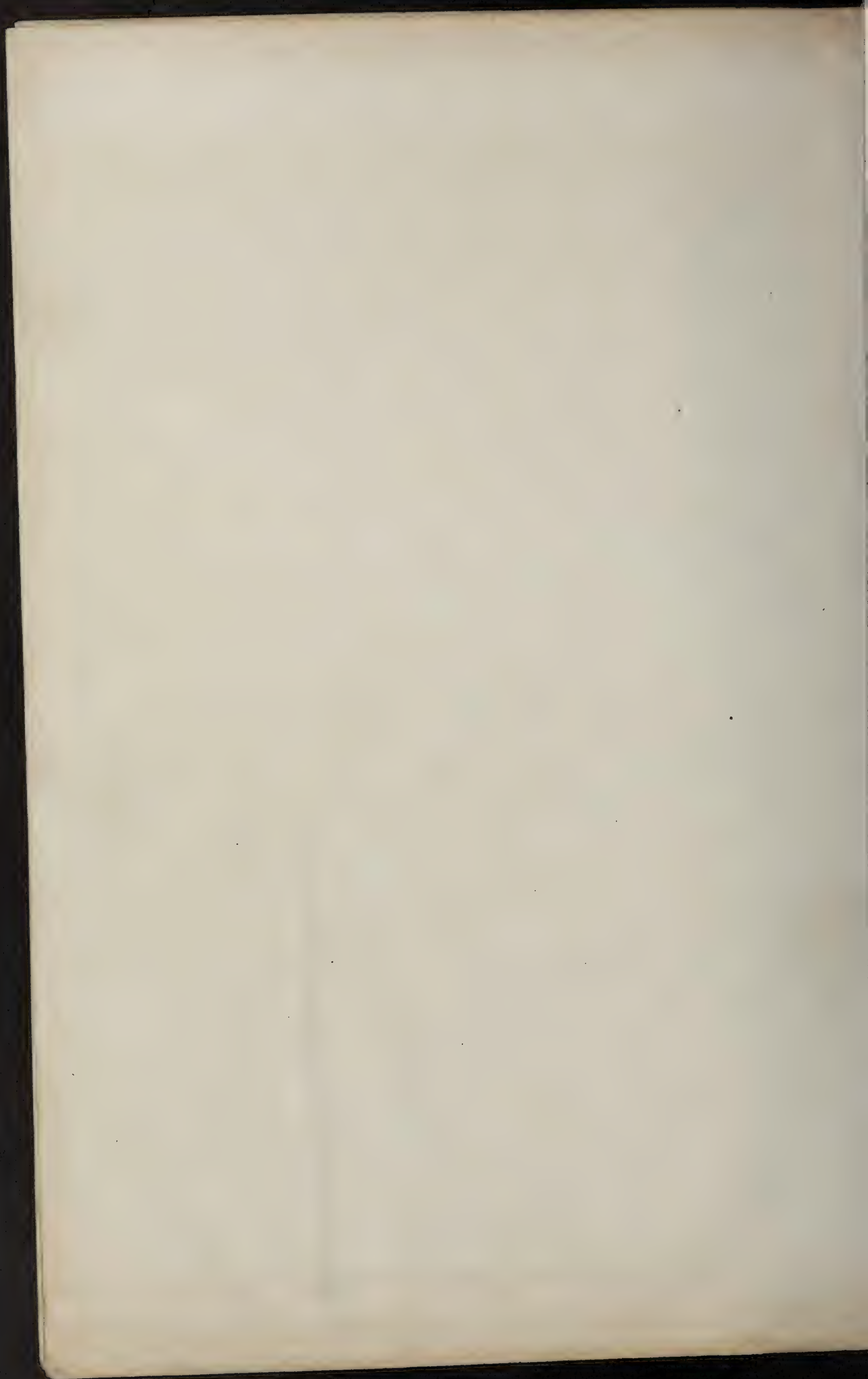
戰國燕將騎劫攻齊即墨齊將田單拒守妄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塚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遥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皆十倍大敗燕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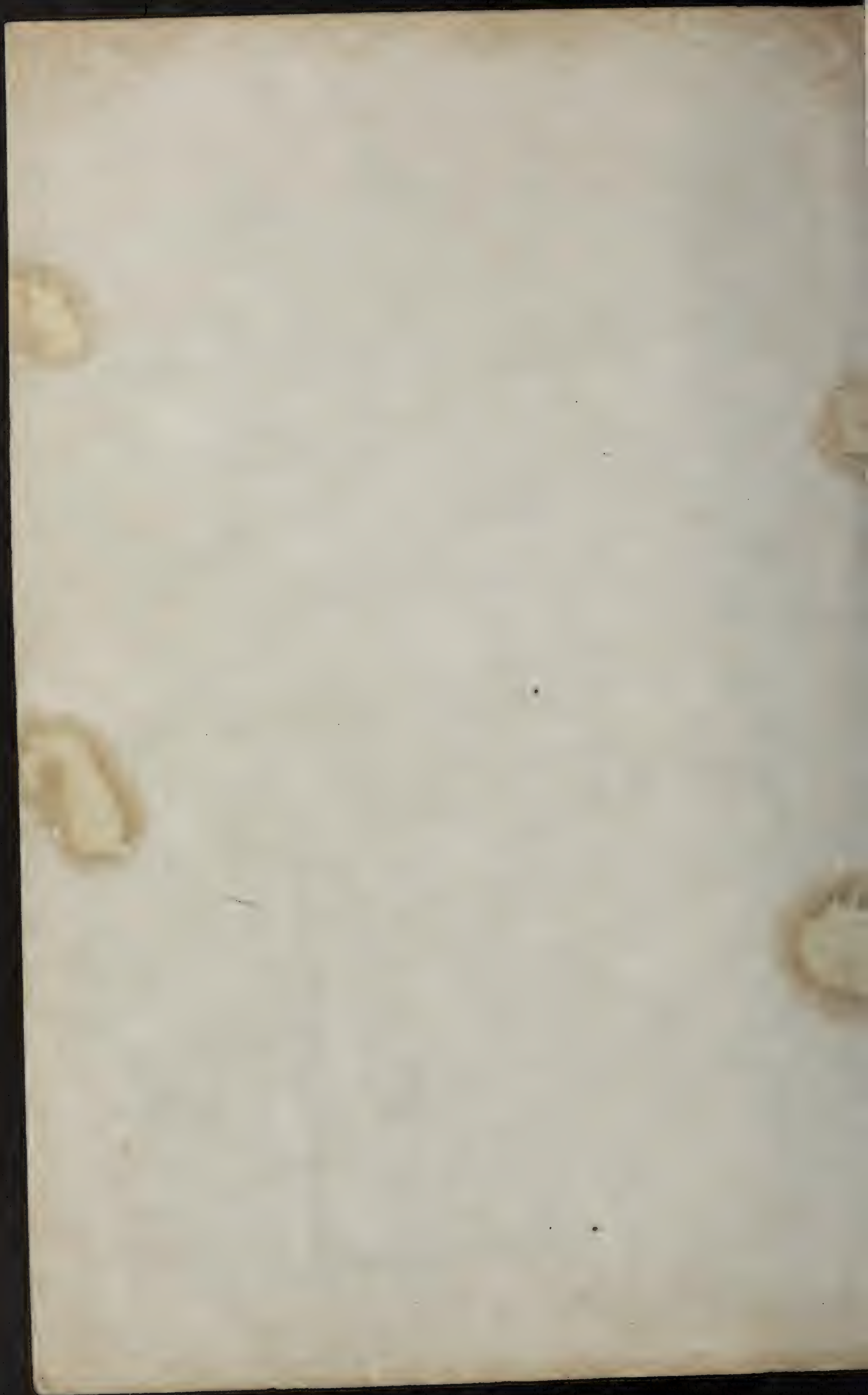
後漢度尚爲荆州刺史討桂陽賊渠帥卜陽潘鴻等從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攻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心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亾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併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士喜悦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代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亾小小何足介意衆咸憤踊尚乃令秣馬蓐食明晨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大破平之

續通典五代梁末帝討友珪之逆僞爲詔書發左右龍驤在東都者還洛因激怒之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等

盡阬之諸將皆泣復以言懼之出太祖像示之曰汝能趨洛擒逆賊則轉禍爲福矣遂共討友珪誅之

明李文忠率兵破昌化恐士卒擄獲充積莫有鬭志因激怒之使盡焚其輜重曰能破敵何患不富貴衆皆奮勵進取





九通分類總纂

卷一百二十八之一百四十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兵類十

兵略四

因機設權 〔通典〕孫子曰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隨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懸權而動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生死春秋時晉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也

春秋時楚師伐吳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春秋時邾人城翼翼邾邑也還將自離姑大夫公孫鉏曰魯將禦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大夫徐鉏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敗邾師○春秋時晉將荀吳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初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烏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五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陣而薄大敗之

戰國燕師伐齊已下七十餘城圍即墨未下齊將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者皆擊銅器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而燕七十餘城皆復為齊

後漢初馮異將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明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裁少出兵所以示弱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後漢末袁尚擊袁譚於平原使其將審配守鄴曹公攻鄴城尚聞鄴急棄平原而救求入城以計事者主簿李孚請行尚曰當何所辦孚曰今鄴圍甚急多人則不可孚乃自選溫信者三人不示其謀各給駿馬令釋戎器著平上冠持問事杖投暮直抵鄴下自稱曹公都督巡歷圍壘所過呵責失候者輒捶之自東歷西徑入曹公營當城門復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圍馳入城下配以絙引之孚得入城中鼓噪皆呼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公

笑曰此非徒入方且復出乎計事訖將還而外圍益急謂配曰城中穀少無用老幼爲不如毆出之省穀配乃夜揀得一千人皆令持白幡秉脂燭從三門而出請降乎將所來騎隨降人而出時守圍吏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乎出北門而歸尚明曰曹公聞乎已得去曰果如吾言

曹公征馬超於關中軍於渭南爲賊衝突營不得立地又純沙不勝版築其將婁伯子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須臾成冰堅如鐵石功不違晷百堵斯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公從之比明而就

吳將周瑜使甘寧據夷陵魏將曹仁圍寧呂蒙往救之仍分遣三百人柴斷嶮道賊走可得其馬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過柴道騎皆捨馬步走蒙兵追蹙擊獲馬三百餘匹方船載還○吳將賀齊討黟歙賊帥陳僕祖山等二萬人屯林歷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方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嶮賊所不備處以戈拓山爲緣道道成夜令人潛上乃多懸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十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嶮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其中有善禁術吳師刀劒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齊曰吾聞之雄黃勝五兵還丹能威敵夫金有刃蟲有毒者皆可禁之以無刃之兵不毒之蟲彼必無能爲也遂伐木爲棓布陣四面羅列俱鳴鼓角勒兵待曙賊惶遽無依禁術不效遂大破而降之

十六國後趙石勒將石季龍大掠陳蔡間而去留將姚豹守譙城住西臺東晉將祖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戎饑久益懼無復膽氣也○十六國前秦苻堅陷襄陽晉將桓沖攻之堅將慕容垂率步騎五萬救襄陽以石越爲前鋒次於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火炬於樹枝上光照數里沖懼退還上明

東晉末大將宋武帝北征廣固嶺南賊將徐道覆謂其帥盧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循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稱力少不能得致即賤賣之價減數倍

三人負賤賣衣物而市之顧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板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案賣而人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幷裝之旬日而辦遂舉眾寇南康廬陵豫章郡諸守相皆委任奔走○東晉末宋武帝作相率兵伐後秦姚泓後魏遣將娥青等步騎十萬屯河北帝有數千騎緣河隨晉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掠遣軍纔過岸率退軍還復來宋武乃遣白直隊主丁旿率七百人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為卻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毦魏人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並未動宋武先命將朱超石戒嚴二千人白毦既舉超石馳往赴之幷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敵以眾少兵弱四面俱至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選善射叢箭射之魏眾既多弩不能制超石遂行䂍而大鎚幷千餘張矟乃斷矟長四尺以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眾不能當遂奔潰

宋檀祗為廣陵相亾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眾數百潛過淮因天夜陰暗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廳事祗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敗卻入祗密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曉必走矣賊聞鼓鳴將謂曉於是奔散追討盡獲之　宋將宗慤征林邑圍區粟城林邑王范陽邁遣將范毗沙達率萬餘人來救慤謂諸將曰寇眾我寡難與爭鋒乃分軍為數道偃旗臥鼓慤潛進令曰聽吾鼓譟乃出山路榛深賊了不為備卒見軍至驚懼退走慤乘勝追討敗歸林邑仍攻區粟拔之汎海陵山徑入象浦有大渠南來注浦宋軍阻渠置陣林邑王傾國來逆阻渠不得渡以具裝被象諸將憚之請待前後軍集然後擊慤曰不然吾已屠其堅城破其銳眾我氣方厲彼已破膽一戰可定何疑焉慤以為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眾皆潰亂慤率兵直渡渠奮擊陽邁遁走其眾奔散遂克林邑

蕭齊將魯康祚趙公政眾號一萬侵後魏荆河州之太倉口魏將傅永率三千人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於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夜斫營即夜分兵為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仍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領

兵來所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覩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

梁將侯景反兵逼建業衆皆危懼梁將羊侃爲守城督因僞稱得外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爲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倒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頻攻不捷會侃病死城乃陷

後魏雍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魏大將長孫稚討之軍次弘農副將楊侃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爲壘勝負之理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算略抗衡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勢縱曹操復出亦無所逞奇必須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鬭心潼關之賊必覩風而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尅稚曰賊黨薛循義已圍河東薛鳳賢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停師蒲坂又不能進雖有此計猶用爲疑侃曰孫珍本行陣一夫因緣進達可爲人使未可使人一朝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堪圖賊河東治在蒲坂西帶河湄所部之人多在東境循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步卒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侃於弘農北度所統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錐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然後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人遂傳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寶寅將時圍河東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賊平侃頗有力○後魏末河北賊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有衆數萬人屯據薊城魏將侯泉率騎七百討之遂廣張聲勢多設供具親以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値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泉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泉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泉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泉內應遂遁走追擒之○葛榮率衆將向洛陽衆號百萬魏將爾朱榮自太原討之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

滏口葛榮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以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噪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各齎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

詔大將王羆為華州刺史嘗修城未畢梯在城外齊神武遣將韓軌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知覺比曉軌眾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外洶洶有聲羆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退遂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眾遂投城遁走

東魏遣將斛律金寇洛陽師至於河北周文帝患其渡河乃於上流縱火船而下以燒河橋金先備小艇升盛以水鐵鎖連之一旦絕中流火船至而不前須臾火滅而橋獲全遂進軍洛陽

西魏將韋孝寬守玉壁東魏大將齊神武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及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敵人以樓高不得入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截其道仍置戰士屯於塹上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上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韛吹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幷欲焚樓孝寬復作長鐵鉤利其鋒刃火竿每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又於城西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復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而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壞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城竟以全　西魏末蠕蠕侵魏魏大將元纂禦之蠕蠕遂逃出塞纂令將士于謹率二千騎追之至郁郅原前後七十戰盡降其眾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騎奄至謹以眾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眾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眾者賊遙見雖疑有伏兵既恃其眾不以為慮乃進軍逼謹謹常乘駿馬一紫騧(音瓜)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也皆爭逐之謹乃率餘軍擊追騎賊遂奔走因得入塞○

西魏將王思政守潁川城東魏大尉高岳率步騎十萬來攻思政臥鼓偃旗寂若無人者岳恃眾謂一戰可屠乃四

面鼓噪而上思政選城中勇騎開門出戰岳衆不能當引軍亂退思政登城遙見岳陣不整乃率步騎三千出邀擊之殺傷甚衆然後還城設守禦之備岳知不可卒攻乃多備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穳(子算切)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岳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退思政即命據其兩土山置折業以助防守岳等於是奪氣不敢復攻齊文襄更益岳兵堰洧水以灌城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頹壞岳悉衆苦攻分任迭進一旬之中晝夜不息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又屬大雪平地三尺衆斃於鋒刃及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怪堰成水大至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不敢逼城齊文襄乃率步騎十萬來自於堰下督厲士卒增功築堰時盛夏水壯城北面遂壞頃之水便溢滿無措足之地遂被擒文襄義而禮之

後周將賀若敦率騎六千渡江取陳湘川陳將侯瑱討之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掠抄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各持囊遣官司部分各給糧者因召側近村人佯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遂即遣之瑱等聞之量以爲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老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遂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趣船船中逆以鞭之如是者再三馬即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殪又湘羅之人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爲士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人見之謂餉船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亾命奔瑱者猶謂之設詐逆遣扞擊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不能制○後周末隋文帝輔政周大將尉遲迥在河北拒命河南州縣多從迥隋文帝遣將于仲文討之迥將檀讓屯成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軍將至可移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成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住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以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遙見仲文軍且至以爲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

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郎屠之彼意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俱發曳柴鼓噪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漆水而死水爲之不流獲檀讓轞送京師河南悉平

隋開皇中文帝大議伐陳諸將皆云大江闊遠兵不習水以此爲疑若一登南岸秦兵一可當百襄邑公賀若弼獻十策其一事請多造船須船既多賊必防山更甚今南地無馬請付傍江諸州二十歲以上老馬令秣飼以平陳爲名賊必懼而求馬擬戰密敕刺史令私買博大船江南下濕特不宜馬不逾周年並當死盡然終不爲彼用陳主叔寶果大造船市馬輸船既多方覺不便而止高熲請所博得船運諸州米貯壽陽穿大池以魚蓮遨遊爲名造船教水戰仍以賀若弼爲壽州總管終以此平陳也○隋煬帝初漢王諒據并州反代州總管李景爲諒將喬鍾馗所圍隋將楊義臣率兵救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山谷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馗戰兵初合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馗軍不知所爲伏兵發擊之因而大潰○隋將劉方率兵討林邑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戰不利於是掘小坑以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陳方詐爲奔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象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之大破

大唐貞觀中北狄鐵勒薛延陀發同羅僕骨回紇等衆合二十萬渡漠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可汗李思摩之部思摩引其種落走朔州留精騎以拒戰延陀乘之及塞太宗令張儉李勣等率兵數道擊之太宗誡之曰延陀負其兵力踰漠而來經途數千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先利速進不利速退吾先敕思摩燒薙秋草延陀糧餉日盡野無所獲頃者偵人來云其馬畜齧噉林木枝皮略盡卿等掎角思摩不須前戰候其將退一時奮擊制勝之舉也於是李勣擊延陀之衆破之先是延陀擊突厥沙鉢羅及社爾皆以步兵戰而勝及其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則援馬以追奔失於應接罪至於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先合輒退延陀乘勝而逐之勣兵拒擊之而延陀弓矢俱發傷我戰馬李勣乃令去馬步陣率長矟數百爲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總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莫知所從因擊之乃

大敗○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厥突於黑山至朔川謂其下曰兵法尚詐者謂以權謀制敵也若御其下則非誠信不可行也前遣副將蕭嗣業運糧被掠兵多餒死所以敗也狡寇狃忲不可以不備乃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之兼伏精兵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車散走賊驅車就泉并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賊衆奔潰自是續遣糧運無敢近者

續通典　唐長孫晟討達頭晟謂突厥飲泉易可餌毒因取諸藥我乎因夜遁又王忠嗣在朔方每至互市時卽高估馬毒水上流達頭人馬飲之多死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價以誘之諸番聞之競來求市輒買之故番馬益少而漢軍益壯迄於天寶末戰馬蕃息賴其用焉又議討阿史那都支裴行儉請以立波斯王質子泥涅師爲名路出二番因權制事可不勞而成功帝遣之至西州諸番郊迎召豪傑千餘人自隨揚言大熱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儉召四鎭酋長僞約畋於是子弟願從者萬人乃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親問安否外若閒暇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人詣營謁遂擒之是日傳契箭召諸部酋長悉來請命并執送碎葉城簡精騎約齎襲遮匐道獲其使者釋之使諭其主言都支已擒狀遮匐遂降又李光弼屯太原諸將慮兵少議修城爲備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於城外鑿河作塹及賊攻城用以增壘賊不得入又賊爲飛梯障以木幔築土山臨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撤民屋爲擂石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復遣人詐與賊約刻日出降使潛穿地道於賊營中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賊衆驚亂乘之遂俘斬萬餘又張巡守雍邱令狐潮攻之設百樓巡栅城上束芻灌膏以焚焉賊不敢向巡伺隙擊之賊敗走後潮復來攻城中矢盡巡夜縛藁爲人被以黑衣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又令狐潮圍雍邱城中薪水竭張巡紿潮欲引衆走請退軍二舍使我逸潮許之遂空城四出三十里撤屋發木而還爲備潮怒圍復合巡徐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擒將十四斬百

餘級收器械牛馬潮遁還陳留又張巡守雎陽賊尹子琦圍之巡欲射子琦莫能辨因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琦乃得其狀使南霽雲射一發中左目賊還又德宗建中末渾瑊從德宗幸奉天爲行在都虞候與朱泚戰於城東不利賊遂乘勝奔突將入官軍與賊隔門相持自卯至午殺傷頗甚門內有草車數乘瑊乃令虞候高固等推車塞門焚之以禦乘火力鬬賊衆遂退又朱滔爲幽州留後成德軍李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滔與成德軍節度張孝忠征之大破於束鹿滔命偏師守之進圍深州惟岳乃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圍束鹿敵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陣橫進滔繪帛爲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敵馬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又賊朱泚遣將韓旻統領師三千疾馳奉天僞迎天子段秀實以爲此係危之時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泚將姚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己之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谷驛得符而還

五代梁太祖屯軍於岐下晉軍潛襲絳州前軍不利晉軍恃勢而攻臨汾氏叔琮嚴備禦乃於軍中選壯士二人深目虬鬚貌如沙陀者令就棗陽縣牧馬於道側晉寇見之不疑二人因雜其行閒俄伺隙各擒一人而來晉軍大驚且疑有伏兵遂退據蒲縣又氏叔琮既夜擊晉軍敗之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爲殿而還至石會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於高岡晉兵疑其有伏乃不敢追唐符存審救河中汴人素輕蒲兵每遇遊騎挑戰必窮追襲存審初至率精甲千人內選二百處蒲人之閒且壓賊壘賊出千騎結陣而追之遽見唐師大駭而走獲賊騎五十而旋自是賊軍憚戰

晉高祖時安從進蓄異志與安重榮陰相結託期爲表裏天福六年安重榮反高祖爲之幸鄴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北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爲空名宣敕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聞高祖北遂殺潘知麟以反鄭王以空名敕授李建崇郭金海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鄧州不克進至湖陽遇建崇等大駭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以數十騎奔還襄陽又周訪討賊張彥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訪自知力不能敵乃密遣人如樵采者而出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

周世宗南征以李穀為行營都部署攻自壽州始是時南唐宋齊邱為洪州節度使李景乃召齊邱還金陵以劉彥貞為神武統軍劉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以拒周師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使淮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退軍曰吾軍卻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劉彥貞等聞穀退軍果以為怯急追之比及正陽而重進先至軍未及食而戰彥貞等遂敗

吳越王子錢傳瓘督舟師與吳彭彥章戰瓘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瓘復散沙於船中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之吳人崩潰

宋潘美伐南漢南漢人教象為陳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將戰必至陣前以將軍威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踶乘者皆墜反踐其軍遂大敗又軍校呂翰殺武懷節據嘉州叛曹翰及諸將奪其城諜賊約三鼓復來攻翰戒知更使緩刻晨猶二鼓賊眾不集而潰因而破之又契丹犯邊李繼隆率諸將禦之太宗常授以陣圖及臨陣有不便眾以上命不可違繼隆曰事有應變安可預定設獲違詔之罪請自當之即便宜行事卒敗敵於徐河又周虎者據蕪湖縣邵青以舟船至蕪湖縣乃遣人與戰一日七敗參議魏曦以小舟覘戰江中既而告青曰吾知所以敗亦知所以勝矣彼以紅巾輒纏與吾之號相同故與戰則不能分彼我所以必敗宜易其號則勝矣青然之乃令其眾皆作鑽風角子俄附壘而行遇戰則去其紅巾惟見鑽風角子又用墨抹搶子眼下如伶人雜劇之戲者及口吹哨一戰而勝青遂駐於蕪湖又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十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

遼太宗再伐晉晉主遣趙延壽族人趙行實以書來招時晉人堅壁不出延壽紿曰我陷敵久寧無父母之邦若以軍逆我即歸晉人以為然遣杜重威率兵迎之延壽至滹沱河據中渡橋與晉軍力戰手殺其將王靖兩軍相拒太宗潛由他渡擣晉延壽兵耶律希盧據橋敵不能奪屢敗之杜重威歸降又耶律色珍為山西路兵馬都統宋將楊繼業陷山西諸郡各以兵守自屯代州色珍至定遇賀令圖軍擊破之追至五臺斬首數萬級明日至蔚州敵不敢出色珍書帛射城上諭以招慰意陰聞宋軍來救令都監耶律達薩夜伏兵險阨俟敵至而發城守者見救至突

出色珍擊其背二軍俱潰追至飛狐斬首二萬餘級遂取蔚州又遼太宗太平末大延琳叛蕭巴爾將北南院兵待討遇於蒲水南院兵少卻至手山復與賊遇巴爾乃易兩院旗幟鼓勇力戰破之

金宣宗興定二年宋高太尉兵三萬駐朐山完顏霆軍乏糧采野菜麥苗雜食之宋兵柵朐山下隔湖港霆作港中暗橋遣萬戶胡仲珪副統劉贇率死士由暗橋登山霆率兵四千人趨山下約以昏時舉火為期上下夾擊宋兵大敗墜淵溺水死者不可勝計斬高太尉彭元帥於陣餘衆潰去又元光二年夏人步騎數十萬攻鳳翔甚急元帥持嘉喀齊喀以郭哈瑪爾總領軍事從巡城濠外一人坐胡牀以箭力不及氣貌若蔑視城守者喀齊喀指以示哈瑪爾云汝能射此人否哈瑪爾測量遠近曰可哈瑪爾平時發矢伺腋下甲不掩處射之無不中即持弓矢伺坐者舉肘一發而斃又郭哈瑪爾與鞏州元帥田瑞攻取會州哈瑪爾率騎兵五百皆被赭衲蔽州之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為神城上有舉手於懸風版者哈瑪爾射之手與版俱貫凡射死數百人夏人震恐乃出降

元師伐交趾其國主陳日照隔江列象騎步卒甚盛烏蘭哈達分軍為三隊濟江徹辰圖從下流先濟大師居中駙馬懷都與阿珠在後仍授徹辰圖方略曰汝軍既濟勿與之戰彼必來逆我駙馬隨斷其後汝伺便奪其船蠻若潰走至江無船必為我擒矣又攻文州守將劉祿數月不下諜知城中無井乃奪其汲道率勇士梯城先登殺守陴者數十人遂拔其城又劉元振守瀘州權造金銀牌分賞將士未幾援兵至內外合擊敗之捷聞自陳其擅造金銀牌罪帝嘉其權變賜賚甚厚又宋以巨艦載甲士數萬屯清河浮橋相距七十日水暴漲浮橋壞西岸軍多漂溺舒穆嚕安扎軍東岸急撤浮橋聚舟岸下士卒得不死

明太祖以滁州乏糧欲取和陽以自固乃言於滁王曰向攻民寨得廬州路義兵號衣令選勇敢士三千令青衣佯為元兵以四駱駝載賞物使人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宣犒將士復命耿再成將絳衣兵為繼候青衣薄城絳衣繼至城必破矣已而絳衣兵先至與元兵戰青衣兵復繼之遂入據其城又廖永忠攻瞿塘以敵據關口設鐵索飛橋亙江上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衣青蓑衣緣山伏草木中行渡關人各持糗糧挈水筒以禦饑渴魚貫出山石間守關者不覺既渡險夜以小舟入江繞出敵背永忠等與約期度已入江乃率精兵

出黑葉渡分兩道夜五鼓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鎗火器前進黎明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陸寨亡何將士舁舟者自上流俱發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大駭不知其兵所自來也下流舟師並進夾攻大破之焚三橋橫江鐵鎖須臾鎔絕斬溺死者無算又傅友德湯和駐兵延安以防西邊巴廷特穆爾僞請和上乃陽召和還而留友德以誘之特穆爾果入寇友德設伏縱擊大破之又傅友德圍成都戴壽向大亨以象載甲士出戰友德命前鋒李德英以弓矢火器衝之象皆中矢卻走壽等兵大敗乃籍府庫倉廩甲兵之數詣降又成祖趨宿州諜報平安馬步兵四萬來成祖曰此濱河多林木彼必疑有伏淝河地平少樹彼不疑可伏兵遂親率騎二萬持三日糧至淝河按伏敕諸軍皆束炬相屬於道戒之曰俟與敵戰則舉火一炬舉餘炬皆應但一敗其前鋒彼自奪氣乃令王眞劉江各將百騎往逆之戒以緣路按伏遇敵誘入伏與戰又令王眞束草實囊中如束帛狀載馬上敵來追擲於地使敵往取亂之眞等果與平安軍遇敵追至擲囊草餌之衆皆競取行伍稍亂又入伏內伏發敵衆敗走又成祖與盛庸戰於交河庸軍士擁盾自蔽矢石不能入燕軍預作木鑽長六七尺橫貫鐵釘於上釘末有逆鉤令勇士直前擲之連貫其盾亟不得出動則牽連不可以蔽遂乘其空隙攻之庸軍棄盾走騎兵乘之而入遂大潰又張輔入安南城賊在城內騎象爲陣輔以畫獅蒙馬當象仍以神銃翼而前象皆股栗多中銃箭傷遂退走賊衆潰亂死者不可勝計又陶成僉事浙江時處州寇葉宗留等爲亂成至金華令軍中製竹笆三百五十面笆如牌製糊以紙畫獸形可禦賊槍乃兼程進處州界時賊衆萬人出山索戰官兵分三陣奮擊賊被射死者三百餘人持槍者多爲竹笆所制蓋槍入竹隙急不得出多被擒獲賊大潰又仇鉞爲寧夏副總兵値寘鐇反鉞在城中詐稱病陰約遊兵壯士候官兵至河上從中發爲內應俄而覘知兵至鉞誘賊將何錦出城留賊周昂城守鉞復稱病亟昂入問疾鉞令蒼頭搥殺之卽起披甲仗劍跨馬一呼諸遊兵壯士皆集遂奪城門擒寘鐇又楊銳守安慶宸濠叛兵犯城於北濠爲木棧與城接挾兵而進銳詭以大將軍火銃實石被緋金鼓置城上寇望見大潰潛使卒從閒道出燒棧絕俟賊懈募善泅者入賊船乘其熟睡斬首絕其纜放之江中或於岸上舉火礮擊其營乘亂捕殺聲震數里賊遁又張岳爲督撫駐師辰州因苗魁龍許保吳黑苗等倡亂岳檄石邦憲等密遣使入寨計擒

龍許保賄令聽撫又一頁潢之苗吳老猫等窺龍許保至龍田寨所親家弔喪誘至別寨飲酒醉而縛之遣人報邦憲以兵取之去疏間誅之又詢知吳黑苗以捕急故深自匿岳乃緩其令所羈執親屬盡釋令去密督土官廉得其處遣兵劉甫等徑入其寨襲斬之又鄒文盛爲都御史奉命剿除淸平苗乃相賊巢險易分兵哨由隘路五處刻期進抵香大山壁立陡絕賊皆築砦柵守禦官兵稍近則木石毒弩俱下官兵用火銃焚其寨柵隨以水沃滅之諸將仰攻不克乃以意製鐵猫腿山虎繩梯等具督令精兵昧爽附山下緣崖猿攀相引去拔其外柵賊死戰禦之復采木製揚橋戰樓高與賊寨埒約接近可攀登者遂乘夜雷雨大作覘賊不備舁前攻具附崖先登斬關拔柵縱火焚賊廬舍四面夾攻賊退據後山重險間乃先遣人入寨與約誘至山前招撫之使命往復故延久賊果聚前山觀聽山後備稍弛諸將齊登衆官兵已奪險賊倉卒不能禦遂乘勝入擣崖洞擒賊首阿傍等斬獲甚衆又土司岑濬叛誅之以蠻徐五韋貴爲土巡檢聽於流官蠻民常思故主有狡蠻託言濬子冒名岑金諸蠻立爲小主扇召爲亂而揚留者爲濬腹心濬死無所歸應沈希儀募留賓州至是欲往投金希儀婉色好語曰汝第往復低聲曰聞金乃濬第九子岑氏其有後乎且呼至密所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頻行復召謂曰我幾忘之貴五素仇汝亦仇金可善備之留詣金具如希儀言金大喜因率兵五千人之賓希儀漸以計諷金使遣其兵還巢覘金左右孤乃擒金斬之

多方誤之〔通典〕春秋時吳子闔廬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弊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終於吳師入郢

春秋時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擒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干旗鼓不敏於軍之行前不敢逃刑將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吳師

後漢末曹公征關中進軍渡渭馬超韓遂數請戰不許因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僞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

又與遂書多所點抹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與尌曰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遂超等走涼州

魏將田國讓率兵擊鮮卑軻比能單將鋭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抄軍前後斷截歸路國讓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燃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絶以爲尚在行數十里乃知之〇魏末諸葛誕文欽反據壽春招吳請援司馬景王總兵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諸將並請攻之景王曰誕聚糧完守外結吳人自爲足據淮南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遊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且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遊兵輕騎絶其轉輸可不戰而破水賊水賊破欽等必爲我擒矣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內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疑貳誕殺欽欽子鴦踰城降以爲將軍封侯使巡城而呼景王見城上持弓者不發因令攻而拔之

東晉初前燕慕容廆封略漸廣據棘城晉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陰結高句麗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廆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廆廆曰彼信崔毖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鋭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靜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爲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廆簡鋭士令皝摧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廆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廆軍之至方率兵拒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衆遂大敗皝翰皆廆之子〇十六國後燕慕容盛據遼東其遼西太守李朗引後魏軍上表請發兵以拒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滅其族遣將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既聞其家盡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

為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迎魏師於北平早候知之襲尅令支遣裨將追朗及于無終斬之盛謂羣臣曰前所以追早還者朗新為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亾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其怠卒然掩之必尅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

齊末東昏侯以劉山陽為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荊州就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梁武帝時為雍州刺史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獸龐慶國詣江陵徧與州府人書及山陽西上梁武謂諸將曰荊州本畏襄陽又加以脣亾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闇同邪我總荊州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為計況以無算之昏主哉我能使山陽至荊州便即授首諸軍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邱梁武復令天獸齎書與穎胄兄弟去後梁武謂張弘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戰為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迺先遣天獸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獸口具及問天獸而口無所說行事不暗相聞不容矯有所道天獸是行事心膂聞必謂行事與天獸其隱其事必入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迭相嫌貳則行事進無以自明必恐漏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胄大懼乃斬天獸送首山陽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梁武以州歸之

東魏初齊神武破爾朱兆兆奔保秀容分兵守險出入抄掠每揚聲云欲討之師出復止如此者數四神武揣兆歲首必應會飲使將竇泰率精騎先驅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兆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莫不奪氣因而克之

後周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劫周將陸騰討之獠因山為城攻之不可拔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妓示無戰心諸獠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為遂縱兵討擊盡破之

後周將周法尙初自陳來歸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尙遣部曲督韓朗詐為背己奔於陳僞告猛曰法尙步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蓋若叛還欲得軍來必無鬬者自當於陣倒戈耳猛以為然引軍急進法尙乃佯為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尙先伏輕船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尙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船取其楫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

以身免矣

隋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集士馬聲言掩襲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雖集兵彼必不信持疑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壯文帝行其策陳人益弊　隋賀若弼鎭淮南先是弼請沿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其後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遂滅陳

大唐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陳兵拒之兩陣將交太宗以數騎出謂曰不念昔日香火之言乃來相侵知二可汗外同內異故以此言疑之頡利見太宗輕出又聞香火之言乃陰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須慮我無惡意更欲與王固盟約耳於是殿軍引卻也

續通典唐柴紹爲右驍衞大將軍高祖武德中吐谷渾與黨項俱來寇邊命紹討之敵據高臨下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遣人彈琵琶二女子對舞敵異之駐弓矢而相與聚觀紹見敵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敵大潰斬首五百餘級又李孝恭討蕭銑破銑三鎭縱戰艦放江中曰令銑瀕江鎭戍見舳艫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即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已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又僕固懷恩爲李光弼右廂兵馬使光弼守河陽命懷恩收懷州城官軍頻不利懷恩設策潛通地道取賊號詐傳號令賊軍亂遂收懷州城生擒僞刺史及軍將等送闕下又唐末晉王李克用圍李存孝於邢州將掘塹以困之存孝出兵衝擊塹不得成裨將袁奉韜使人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耳王俟塹成且留兵去諸將非公敵也存孝以爲然縱兵成塹塹成深溝高壘不可近存孝遂窘食盡而降

五代梁朱溫以岐人堅壁不戰且慮師老思欲旋旆以歸河中因密召上將數人語其事時親指揮使高季昌獨前出抗言曰天下雄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困願少俟之溫嘉其言因曰兵法以正合以奇勝奇者詐也乘機集事必由是乎乃命季昌密募人入岐以紿之募有騎士馬景堅願應命許之躍馬西走直叩岐閽詐以梁

軍悉東遁爲告且言列砦尚留萬餘人俟夕將遁矣宜速掩之茂貞信其言遽啟二扉悉衆來寇時諸軍已介馬待之中軍一鼓百營俱進又分遣數百騎以據其闉岐人進不能駐其趾退不能入其壘殺戮蹂踐不知其數茂貞由是喪膽但閉壘而已又梁葛從周圍兗州兗人不出從周詐揚言幷人來救卽引兵趨高吳夜半潛卻歸砦朱瑾果出兵攻外壕我軍士突出掩殺千餘人

唐將符存審因朱全忠攻蓚援兵不至思以奇計破之乃引兵扼下博橋遇梁軍樵采者殺之縱數人回曰晉王大軍至矣時全忠方攻城未及置營存審命二將各引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芻雜行暮至縱火大譟弓矢亂發梁軍驚駭前縱者回復曰晉大軍至矣全忠夜遁又後唐明宗兵變招平盧節度符習從之監軍楊希望以兵圍習家屬將殺之指揮王公儼素爲希望所信紿以習家不足慮宜分兵守城以虞外變希望信之乃悉分其兵守城公儼因擒斬之

漢隱帝乾祐初王景崇盜據岐山不受代命趙暉爲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統兵討之時李守貞叛蒲趙思綰據雍景崇皆援之及引蜀軍出大散關勢不可遏暉領兵數千塹而圍之屢使人挑戰賊終不出暉乃潛使千餘人於城南一舍之外擐甲執兵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詐令諸軍聲言川軍至矣景崇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援暉設伏而待一鼓而盡殪之自是景崇膽破不復敢出明年拔之

宋太祖開寶中伐金陵自荆渚乘戰艦而下以黃州刺史王明領戰艦爲江路巡檢南唐將朱令贇自湖口領兵十五萬連大艦沿流而下將焚采石浮梁直抵金陵爲援明請益舟師以襲令贇帝曰非應急之策也令贇朝夕至金陵之圍解矣乃密遣人諭明令於洲浦間多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令贇望見果疑我師襲其後逗留不進移檄諸軍生擒令贇又張齊賢知代州契丹薄城齊賢約潘美以幷師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遥見火光中有旗幟謂幷師至駭而北走齊賢預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邀擊大敗之契丹遁去又孟珙因元兵窺江令諸軍變易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連太宗曾同八年圍鎮州先遣候騎

報晉兵至遼精兵援破砦二十有四

斷河橋晉兵退保武強南院大王迭年將軍高模翰分兵由瀛州間道以進杜重威等退保中渡寨義武軍節度使李殷以城降遂進兵夾滹沱而營去中渡寨三里分兵圍之夜則列騎環守晝則出兵鈔掠復命大內特哩袞耶律碩格及趙延壽分兵圍守自將騎卒夜渡河出其後攻下欒城降騎卒數千分遣將士據其要害下令軍中預備軍食二日不得舉烟火但獲晉人即黥而縱之諸餽運見者皆棄而走於是晉兵內外隔絕食盡勢窮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率所部二十萬眾來降金穆宗使布展守阿蘇城阿蘇在遼不敢歸遼使爲阿蘇來穆宗聞之使烏林阿舒嚕濟師且戒布展令易衣服旗幟與阿蘇城中同色使遼使不可辨遼使至乃使富察部呼嚕貝勒穆遜貝勒與俱至布展軍而軍中已易衣服旗幟與阿蘇城中如一遼使果不能辨布展詭曰吾等自相攻於汝何事誰識汝之太師乃刺殺呼嚕穆遜所乘馬遼使驚怖走 遂破其城

元烏蘭哈達進至烏鑾所都押赤城城際滇池三面皆水既險且堅選驍勇以礮擺其北門縱火攻之皆不克乃大震鼓鉦進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爲如是者七月伺其困乏夜五鼓遣其子阿珠潛師躍入亂斫之遂大潰又張宏範攻宋主於崖山援李恆戰艦二使守北面將戰或請用礮宏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其東南北三面宏範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曰聞吾樂作乃戰違者斬先麾北面軍乘潮而戰不克恆等順潮退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宏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預構戰樓於船尾以布幔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曰聞金聲起戰先金而動者死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金撤障弩弓火兵交作頃刻併破七舟宋師大潰又阿珠軍還宋兵邀襄樊間阿珠乃自安陽濟江留精騎三千陣牛心嶺復立虛寨設疑兵是明王守仁討浰頭賊破其巢餘賊奔九連山守仁以九夜敵果至斬首萬餘級

連深險不易攻乃使精卒七百衣賊衣佯若奔潰者賊從崖上招呼與相應久而賊覺之則師已度險賊狼狽失據大軍蹙之皆就縛又沈希儀征苗苗或走之他巢則揚聲曰某巢舍姦宜並剿他巢人驅賊走轉而之他巢則又嚇之他巢又恐驅賊走於是賊 走無所避血踵以死或餓卧崖石希儀又嘗以風雨晦冥夜察賊所止

遣人衣毳帽與草同色潛伏賊所夜發火礮以驚之賊大駭曰老沈至矣挈妻子蕭伏上山頂兒啼女咣他巢皆然於是苗人相告以為其巢皆有希儀夜來及陰詗之希儀固在參府未出也自此賊多易面為熟猺柳城旁雖童子牽牛行深山中無敢詗者

通典先攻其心　孫子曰上兵伐謀戰國齊將孫臏謂齊王曰凡伐國之道攻心為上務先服其心今秦之所恃為心者燕趙之權今說燕趙之君勿虛言空辭必將以實利以回其心所謂攻其心也

漢王既破項羽於垓下羽兵尚眾漢兵圍之而皆為楚歌楚人久苦征戰因散思鄉遂潰（斯亦攻心之機）

蜀大將諸葛孔明率眾定南夷帥孟獲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斯攻心服之具　邊防南蠻篇）

晉大將司空劉琨守太原羣胡攻圍久未下琨計窮吹笳聲悲寥亮羣胡夜聞之愁思遂潰散（斯亦攻心之機也）

續通典唐太宗謂李靖曰朕常臨陣料敵之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已可得而知焉李靖曰攻其心者是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是所謂知己者也又唐李抱真時僕固懷恩反上憂其結連回紇兵馬強盛召抱真問之對曰郭子儀常領朔方軍士卒至今咸悅懷恩欺其下以子儀為朝恩所殺今起而用之可不戰而解也已而用子儀敗懷恩果如其策

金耶律伊都自遼來降都統杲等言耶律瑪克展伊都烏克紳道喇等謀叛宜早圖之（按金史伊都傳作耶律瑪克展告伊都烏克紳道喇等謀叛是瑪克展告謀叛之人非謀叛之人也今據帝紀纂入與傳互異謹附訂於此）太祖召伊都從容謂之曰朕得天下皆我君臣同心同德以成大功固非汝等之力今聞汝等謀叛若誠然耶必須鞍馬甲冑器械之屬當悉付汝朕不食言若再為我擒無望免死欲留事朕無懷異志吾不汝疑伊都戰慄不敢對命杖道喇七十餘並釋之

元師與王禪鏖戰於白浮之野周旋馳突戈戟戛摩雅克特穆爾手斃七人會日晡對壘而宿夜二鼓遣精銳百騎鼓譟射其營敵果驚擾互自相擊至旦始悟人馬死傷無數及王禪集散卒成列出山元師駐白浮西壁壁不動是夜又命薩敦潛軍繞其後部曲巴圖爾壓其前夾營吹銅角以震盪之敵心膽俱落不悟而亂自相撾擊三鼓後乃西遁遲明追及昌平大敗之

明成祖初起兵靖難以居庸關天險北平襟喉也必據此方可免北顧憂聞俞瑱等欲來攻吾城莫若乘其初至衆心未定取之遂令徐安等攻奪居庸關城瑱走依宋忠於懷來所擁兵皆燕府軍欲爭居庸諸將以衆寡不敵爲疑成祖曰當以智勝力非所論也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進獲諜者言宋忠激怒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平者皆被殺無遺矣成祖命各家人張所舊用旗幟爲先鋒又見父兄子弟無恙相呼應皆大喜多降者麾兵渡河擊破之山外諸州響應又王信鎭守湖廣時靖州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欲剿之信巡邊召諸苗面諭禍福且犒以牛酒詰其背亂之由皆曰累歲苦屢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方願爲屬役尙敢反耶於是諸蠻率服又項忠因鄖陽賊劉鬍子等煽惑流民作亂督兵討之謂流民逃聚山谷其始非擬爲寇勢多脅從民去官府遠既陷盜中遂不能自脫耳乃遣人持榜入山招諭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於是民多攜老幼纍纍來歸賊勢遂不振然後縱兵擊負固不服者斬獲甚衆劉鬍子爲其黨所殺又馬平猺韋扶諫凶猾甚嘗弋捕之不能得會有報扶諫逃隣苗三層巢者沈希儀率兵討之至巢則賊已與三層苗往刼他所乃俘三層猺之妻子以歸閉空室中善飲食之時使狼兵怒而挺刃猙獰入室作欲搶狀希儀佯執鞭痛鞭狼兵退如是者三以深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猺聞之以繫其心並使人謂婦女言幕府得扶諫卽釋爾等歸巢乃縱諸猺來視其妻子則相持諸猺哭曰非沈公吾等爲狼兵殺且搶已而相怨詈曰咄扶諫非汝爺孃何不縛以贖我諸猺心割而別於是曲誘扶諫卒縛以獻而贖其妻子

通典 奪敵心計　後漢初寇恂征隗囂囂將高峻守第一（鎭守處也）遣軍師皇甫文出謁恂辭理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卽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心腹其所取計者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亾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續通典 唐裴矩爲黃門侍郎以始畢可汗本湻易可離間但由其內多羣胡桀黠敎導之聞史蜀胡悉尤多姦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番酋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卽得好物胡悉貪而

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盡驅六畜星馳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當共殺今已斬之故令往報

五代晉馮暉鎮靈武時前官失邊鄙心大為患暉募兵千餘行至梅戍番人稍稍來謁暉顧首領一人指其佩劍曰此板橋王氏劍耶吾聞王氏劍天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翫之因擊殺首領其從騎十餘人皆殺之裨將藥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土番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譬諭之獨所殺首領一族求戰即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

宋岳飛討楊么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會張浚督軍至見之飛曰水戰我短彼長攻之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手足之助離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乘之不八日可破賊後賊平果如期浚服其神算

遼聖宗統和間征高麗破康肇軍於銅州耶律揚珠之力為多王詢乞降羣臣議皆謂宜納揚珠曰王詢始一戰而敗遽求納款此詐耳納之恐墮其姦計待其勢窮力屈納之未晚已而詢果遁清野無所獲其眾阻險而壘攻之不下揚珠以計降之

金熙宗天眷元年以鎮國上將軍昂尹東平明年宋將岳飛以兵十萬號稱百萬來攻東平東平有軍五千倉卒出禦之時桑柘方茂昂使多張旗幟於林中以為疑兵自以精兵陣於前飛不敢動相持數日而退昂勒兵襲之至清口飛眾泛舟逆水而去時霖雨晝夜不止昂乃附水屯營夜將半忽促眾北行諸將諫曰軍士遠涉泥淖饑憊未食恐難遽行昂終不應鳴鼓督之下令曰鼓聲絕而敢後者斬遂棄營去幾二十里而止是夜宋人來劫營無所得而去諸將入賀且問其故昂曰沿流而下者走也泝流而上者誘我必追也今大雨泥淖彼舟行安我陸行勞士卒饑乏弓矢敗弱我軍居其下流勢不便利其襲我必矣眾皆稱善

元納延叛諸王諾延等皆應之帝問計將安在阿穆爾巴哈對曰臣愚以為莫若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卿試為朕行之即北說諾延曰大王聞納延反耶曰聞之曰大王知納延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

文瀾書局石印

聞大王等皆欲爲納延外應今納延旣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幸主上聖明亦知非大王意置之不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諸延悅許之於是諸王之謀皆解又劇賊蘇仲集潰卒據鎭龍山稱王刼掠於外耕植於內秋聞大兵至則僞出降其心恃有廬柵之固禾稼之富而官軍畏暑又不敢深入故橫象賓貴四州皆被其害史格至築堡於外守以土兵令官軍火其廬柵踐其禾稼仲窮蹙遂降

明徐達圍常州張士誠弟士德率衆數萬來援達奮擊破之士德墜馬被擒太祖大喜曰張士誠謀主士德其人智勇足備今被我擒張氏之成敗可知矣又沐春討雲南叛酋阿資謂其衆曰大兵連年不獲此寇者以彼恃其地多險阻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以匿之耳今悉調土酋從征俾不能通復多置營堡制其出入彼將無所逃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斬之諸夷讋服又田州平岑猛死安置猛子於福建議設流官沈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未懲若田州復然兩賊且合不聽田州蠻盧蘇果與思恩蠻王受連兵刼城希儀又曰兩寇以復故主爲名故能用其衆今若返岑邦相於福建置之南寧則衆散交離兩寇坐縛矣不聽用兵無功姚鎭罷黜以王守仁代卒用儀策始撫定

通典敵無固志可取之　孫子曰必生可虜

春秋時晉師伐楚至於邲楚師出陣楚將孫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可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晉帥荀林父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中軍裨將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

春秋時晉侯伐齊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於是晉師東侵至濰南及沂○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及淸發將擊之夫槩謂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又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

漢將趙充國討先零羌羌久屯聚解弛覩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

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校皆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百於是破之

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不拔而去漢將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鬭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鬭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矣

晉將劉毅泝江追桓元戰於崢嶸洲於時官軍數千元兵甚盛而元懼有敗衂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鬭心官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衆大潰

隋煬帝征高麗大將宇文述與九軍過鴨綠水又東濟薩水去高麗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高麗國相乞支文德遣使僞降請述曰遂旋師者奉其主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五百里初渡遼九軍三十萬人還至遼東城唯三千七百人耳

續通典唐高祖爲山西河東道撫慰大使率兵以禦羣盜行至太平關遇賊數千人時所將兵少左右皆懼高祖謂之曰此烏合之衆易與耳因率精騎十二人出擊之所向皆靡衆情始定併力奮擊遂大破之

五代時後蜀孟知祥遣趙廷隱率兵三萬自將擊董璋陣雞距橋知祥得璋降卒衣以錦袍使持書招降璋璋曰事已及此不可悔也璋軍士皆譟曰徒曝我於日中何不速戰璋即麾軍以戰兵始交璋偏將張守進來降知祥乘之璋遂大敗

宋太祖朝劍外初平馮瓚知梓州視事纔數日僞軍校上官進嘯聚士卒三千餘衆劫村民數萬人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衆以箠梃相提擊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衆巡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於市招誘餘黨得千餘人並赦其罪令復其業郡境以安

金衛王大安三年詔承裕主兵事元兵至野狐嶺承裕不敢拒戰退至宣平縣中土豪請以土兵爲前鋒以行省兵已土豪嗤之曰溪㵎曲折我輩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但謀走耳今敗矣其夜承裕率兵南行元兵踵擊之

明日至會河川承裕兵大潰承裕僅脫身走入宣德
元順帝至正時遼東郡縣唯永平不被兵積聚多而居民殷富賊乘間竊入增土築城因河為塹堅守不可下伊蘇外列大營絕其樵采賊無固志與戰敗之　明王守仁討宸濠攻克南昌宸濠解安慶圍還救衆議堅壁以待四方之援守仁曰賊不能進取而反顧內憂衆心已離法當急攻之乃縱火大戰于樵舍擒之

通典歸師勿遏　孫子曰歸師勿遏

後漢末曹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守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軍來追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爭死地吾是以知勝矣

十六國前秦苻堅自伐晉於壽春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於華澤堅將苻叡以芮反竇衝姚萇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驅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復從戰於華澤叡敗績被殺○十六國夏赫連勃勃伐南涼禿髮傉檀大破之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謂曰勃勃天姿雄驁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為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溫圍北度趣萬解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傉檀不從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峽鑿凌埋車以塞路勃勃乃勒衆逆擊大敗之殺傷萬計○十六國後涼呂弘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以為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為弘所敗業嘆曰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

續通典宋狄青嘗與契丹戰大勝追奔數里敵忽壅遏山踊士卒皆欲奮戰青知其前必遇險遽鳴鉦止之敵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命之寇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又狄青破儂智高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亦不從以為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

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爲名將

元巴延趣軍攻破陽邏堡斬王達宋軍潰夏貴僅以身免諸將請追之巴延曰吾欲示宋人以陽邏之捷貴代吾往何追爲既而拔常州斬王安節劉師勇奔平江諸將復請追之巴延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者膽落矣

明太祖北伐詔問大將軍徐達方略達曰大兵平齊魯掃河洛庫庫自保不暇敢離其巢穴哉我西據潼關李思齊張思道魄奪遠竄元都如在穽中誰與爲臂指者臣奉天威取之如拉朽且曰進師以後彼必北奔不窮迹之將爲後患太祖曰興衰有時彼既澌滅何煩窮兵出塞之後固守疆圉防其侵軼而已又燕師南寇遼東守將楊文圖永平略薊州遵化燕王遣劉江禦之戒曰爾至永平文必遁回山海勿追第聲言還北平設伏以待其來追則速出擊之如言果敗文於昌黎

防遁附　元郭侃破西戎東西二城中有大河侃預造浮橋以防其遁城破哈喇法蘇勒坦登舟覩有浮梁扼之自縛詣軍門降

通典　大陣動則亂因乘而敗之　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動如雷霆指嚮分衆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東晉前秦苻堅率兵來伐晉晉將謝石謝元拒之堅遣其將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以敵也及其衆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晉將遣使請戰許之堅師列陣逼淝水晉師不得渡晉將使謂堅將苻融曰若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明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卻軍令得過我以鐵騎向水逼而殺之不然因其濟水而覆之於是麾軍卻陣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元以八千精卒度淝水逼之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晉師乘勝追擊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走

後周末隋文帝作相輔少主相州總管尉遲迥舉兵不從隋文帝遣將韋孝寬討之迥男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拒之與孝寬隔水相持乃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小卻欲待孝寬軍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卻乃鳴鼓齊進惇

遂大敗

大唐光宅初武太后臨朝稱制徐敬業於揚州起兵以匡復皇家爲辭月餘日間致精卒數萬太后遣將軍李孝逸領兵討之敬業率軍拒於下阿谿方成列敬業謂其徒曰自知衣甲非厚者居衆後乃爭退孝逸之師因其動譟而奔擊乃大敗焉

續通典唐元宗天寶末吐蕃入寇官軍衆寡不敵王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當者無不辟易出而復合殺數百人賊衆遂亂三軍翼而擊之吐蕃大敗又安史之亂賊史朝義領鐵騎十萬陣於昭覺寺賊皆殊死決戰短兵旣接相殺甚衆官軍驟擊之賊陣不動魚朝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馬弓弩亂發多中賊而死陣亦如初鎭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扳旗而進單騎奔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之中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朝義大敗

宋賊劉猊先犯定遠縣楊存中以兵二千襲敗於越家坊旣而與猊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且使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存中鼓大軍乘之自以精騎衝其脇大呼曰破賊矣賊錯愕駭視前軍統制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賊大敗猊遁去又金圍宋濠梁劉錡楊存中王德救之次黃連埠相距六十里聞城陷謀曰進無所依人懷歸心勝氣已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爲後圖衆善之會諜報敵已去張俊欲自以爲功止錡毋往命存中與德偕至濠列陣未定烟起城中金人伏騎分兩翼出存中以策揮軍諸軍以爲令其走也遂散亂南奔無復紀律金人追殺甚衆又岳飛因王善曹成孔彥舟合兵五十萬薄南薰門所部僅八百衆懼不敵飛曰吾爲諸君破之左挾弓右運矛橫衝其陣賊亂大敗之

遼聖宗統和十七年南伐宋將范庭召列方陣而待時皇弟隆慶爲先鋒問諸將佐誰敢當者蕭柳曰若得駿馬則願爲之先隆慶授以甲騎柳攬轡謂諸將曰陣若動諸君急攻遂馳而前敵少卻隆慶席勢攻之南軍遂亂柳中流矢裹創而戰衆皆披靡

金完顏璋與賽訥埒追擊宋經略使荆臯敗之於高赤崖下荆臯乘夜來襲營爲退軍八十里明日賽訥埒追之璋兵至上八節宋兵據險爲陣璋捨馬步戰地險不得接相距至曙宋兵動璋乘之追至甘谷城賽訥埒兵亦至宋兵

宵遁

元郭德海從先鋒哲伯西征渡奇扎爾布哈攻鐵山衣幟與敵軍不相辨乃焚蒿爲號烟焰漫野敵軍動因乘而攻之遂大勝

通典先設伏乘勢逐敵敗之　東晉末盧循率衆數萬方艦而下晉相宋武帝率兵拒之出輕利鬬艦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又上步騎於西岸右軍參軍庾樂生乘艦不進斬而徇之於是衆軍騰踴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宋武自於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乃投火焚之煙焰燄天賊衆大敗追奔至夜乃歸循等還尋陽初分遣步兵莫不疑怪及燒賊艦衆乃悅服

續通典唐哥舒翰爲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每至麥熟時卽率部衆至積石軍穫取之共呼爲吐蕃麥莊前無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唯德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翰於城中率驍勇馳擊殺之略盡餘或挺走伏兵邀擊匹馬不還

宋宗澤因金人攻河謀攻汴京命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僚屬問計澤方對客圍棊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軍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衍方戰伏起前後夾擊敗之又魏勝起義兵復海州金遣蒙古鎮國將兵萬餘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出兵迎之設伏於隘張陣以待及戰士殊死鬬伏又發殺鎮國斬獲幾二千人軍聲大振

遼太祖討黑車子室韋盧龍軍節度使劉仁恭發兵數萬遣趙霸來拒霸至武州太祖諜知之伏勁兵桃山下遣室韋人牟哩詐稱其酋長所遣約霸兵會平原旣至四面伏發擒霸殲其衆乘勝大破室韋

金固英攝河東南北兩路兵馬都總管時河南陝西已與宋旣而復取之師至耀州宋人每旦出城張旗閱隊抵暮而還道隘騎不得逞固英以兵五百薄暮先使五十人踰山嶺令之曰旦日視敵出舉幟指其所向乃以餘兵伏山谷間明日城中人出閱如前山巔旗舉伏兵發宋兵爭馳入城固英麾軍登城拔宋幟立金軍旗幟宋兵後者望見之不敢入遂降城中人亦降

元因宋夏岳帥師圍正陽決淮水灌城幾陷托爾珠往救之道出潁川遇宋兵攻潁戍卒僅數百人托爾珠郎發公庫弓矢驅市人出戰預度潁之北關攻易破急徙民入城伏兵以待是夜宋人果焚北關火光屬天托爾珠率衆從暗中射之矢下如雨宋軍退去至沙河大破之又元師伐宋揚州未附諜告揚州人將夜襲丹徒守將乞援托爾珠設伏以待揚州軍果夜至托爾珠扼西津邀擊之殺獲溺死者甚衆又郭侃攻西戎至烏拉爾城伏兵下令聞鉦聲則起敵兵果來伏發盡殺之

明韓雍攻大藤峽以歐信等率兵六萬餘人爲右軍自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白全等率兵九萬餘人爲左軍由桂平分八道入攻其南以孫震等守左江截其歸路雍復令歐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崖令夏正伏兵林峒扼其奔遂進夾攻之賊遁入桂州橫石九層樓據險立柵以拒雍麾令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柵而夏正自林峒來援賊大驚潰擒斬甚衆遂磨崖石紀歲月更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乃遣將四出削平諸寇兩廣平又李承勛爲南昌守時桃源賊起總制俞諫請邊兵剿賊勛以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贛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已而賊果趨裴源三路兵至大破之

通典　乘勝　後漢末曹公征張魯定漢中劉曄進說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幷其八威振天下勢慴內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也劉備人傑也有智度而遲新得蜀人猶未附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尅也若少緩之則諸葛亮明於理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也今不取必爲後憂曹公不從居數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斬之而不能禁也曹公悔之又問曄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晉鎮南將軍都督荊州杜元凱襲吳樂鄉虜都督孫歆沅湘以南至於交廣望風送款時衆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將暑熱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大舉元凱曰昔燕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幷强齊今王師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也遂指授羣師直詣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吳國先議者慙而謝焉

十六國蜀李特攻晉將張徽徽軍潰特議欲釋徽還涪音浮諸葛亮曰徽軍連戰士卒傷減智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

之若舍而寬之徽養病收亾餘眾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徽潰圍走特遣將水陸追之遂害徽生擒徽子存以徽喪還之

東晉將周訪討賊杜曾曾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

大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太宗往征金剛遁走太宗追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轉戰數十合士卒疲弊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基執馬而諫曰糧已竭士卒疲頓願且停營待兵糧咸集而後決戰太宗曰功者難成易敗機者難得易失金剛走到汾州眾心已沮我及其未定當乘其勢逐之此破竹之義也如更遲留賊必生計此失機之道遂策馬而去諸軍乃進莫敢以饑乏為辭夜宿於雀鼠谷之西原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軍中苦饑此夕唯有一羊太宗撫將士與之同食三軍感恩皆飽而思奮明日趨汾州金剛列陣南北七里以抗官軍太宗遣總管李勣等當其北翟長孫等當其南親御大軍以臨之諸軍戰小為賊所乘太宗率精騎三千直趨金剛賊眾大潰○武德初太宗征薛仁杲大破之乘勝遂逼折墌城賓抗等苦諫曰賊主猶堅據城雖破其將宗羅睺未可即逼請按兵以候其變太宗曰算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賊大軍已破餘眾何足為虞凶魁之計盡於此矣遂率眾而進至夜半軍臨賊城守陴者皆亂爭自投而下仁杲窮蹙開門請降

續通典 唐朱泚之亂賊將張庭芝逼柵求戰李晟勒諸將縱兵擊之時賊併力攻駱元光營晟遣李演孟華以精卒救之中軍鼓譟演力戰大破之翌日將復出師諸將請待西軍至左右夾攻晟曰賊既傷敗須乘勝撲滅若俟其有備豈王師之利乎令畢陣於光泰門外使王佖李演史萬頃等領步騎直抵苑牆拔柵而入賊奔潰追斬不可勝計朱泚姚令言遁走

五代唐時契丹寇望都莊宗追擊之獲氈裘毳幕不可勝紀時大雪平地五尺敵之芻糧人馬斃踣于道乘勝追襲大破之

金宗弼取和尚原固英請速入大散關自以本部為殿以備伏兵宗弼至仙人關固英先攻之宗弼止之固英不

止宗弼以刀背擊其兜鍪使之退固英曰敵氣已沮不乘此而取之後必悔之已而果然宗弼歎曰既往不咎乃班師又王伯龍從宗望討張覺於平州伯龍先登馳擊手殺數十百人白河之戰伯龍當其左軍麾兵疾馳蹂之宋軍亂金師乘勝奮擊敗之又承裕完顏璘及河州防禦使富察秉鉉迎擊宋將馮興楊雄等於赤谷宋步兵保西山騎兵走赤谷承裕遣部將唐古安塔哈率騎二百馳擊宋步兵甲士蒙古挺身先入乘之宋步兵大潰追奔至皁郊城斬二千餘級明安巴添努追宋騎兵殺千餘人斬楊雄等于陣馮興僅以身免承裕進兵克成州元實訥台率精甲三千與史天澤合兵進圍中山武僊遣其將葛鐵槍來援實訥台撤圍迎之遇諸新樂鏖擊敗之會日暮阻水為營實訥台料其氣索必宵遁乘勝復進擊大敗之擒鐵槍中山守將亦宵遁遂克中山取無極拔趙州又阿爾哈雅鎮襄陽奏曰襄陽自昔用武之地也今天助順而克之宜乘勝順流長驅宋可必平奏入平章阿珠亦贊其說帝命丞相史天澤議之天澤曰朝廷若遣重臣如丞相安圖同知樞密院事巴延者一人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立待也又興州趙祚反土豪楊瑪魯等附之石瑪努勒從親王察克台往討斬賊將董鑾等圍瑪魯於險樹寨瑪努勒乘勢令健卒劉五兒郎寨北小徑上大樹以繩潛引百人登寨直前劫之瑪魯膽慴投崖死餘黨悉平又巴延破宋濮陽軍由江抵丁家洲宋師潰遁江東淮西諸州軍多降四月有詔以暑罷征俟秋再舉巴延謂不可少縱恐逸而逝世祖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宜從丞相言

明沐英將兵出塞時諸將各以所向逐敵還英獨領兵出古北口乘勝克嵩高全寧諸州郡過臚朐河獲其知院并部眾而回又韓雍率軍三萬兼程至全州會陽峒西苗賊為梗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歷眾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嵓密箐多瘴不可深入莫若屯兵圍之且耕且守可不戰自斃雍曰不然山峽道遼紛披錯雜安可圍也屯兵曰久將士懈弛豈能為防哉今我軍新破峒苗士氣十倍賊聞喪氣褫魄矣圍而乘之可立破也又馬昊討藍鄢擊敗之斬首數千軍中皆喜以兵起所未有者昊曰未見大敵胡足喜宜及勝用之遂前逼賊設奇正兵合擊大破之又王驥因麓川酋思任叛率兵討之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浮梁渡兵縱火焚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斂眾據險為寨驥麾兵深入復破其連環七砦思任遁去斬獲無算

通典乘勢先聲後實　春秋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晉將范宣子告齊大夫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師夜遁

漢王遣韓信破陳餘後信購致廣武君李左車師事之韓信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對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旬朝破趙二十萬眾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振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眾勞卒罷（音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力不能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也齊燕相持而不下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聞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鎮趙撫其孤弱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魏都賦曰肴醳順時劉逵曰醳酒也）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難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並從之燕齊從風而靡

續通典唐太宗討竇建德入武牢進攻其營多所傷殺凌敬進說曰宜悉兵濟河攻破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眾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折趨壺口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眾咸進諫建德從之謝敬曰今眾心甚銳戰必大捷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扶出於是悉眾進逼武牢官軍案甲挫其銳建德中槍竄於牛渚口唐軍生獲之

金世宗大定二年宋人略汝州河南統軍使宗尹遣富珠哩綻方將兵四千往取之汝州東南及北面皆山林險阻不可以騎軍戰是時宋兵由鴉路出沒定方至襄城得敵虛實遂牒諭汝州屬縣曰我率許州戍兵十二萬徑取汝州爾等可備糧草二十萬使人揚言欲據要路絕宋兵往來既而綻方引兵邀鴉路宋人聞之果棄城遁去定方至魯山境知宋兵已去遂遣輕騎二百追擊敗之遂復汝州又希色擊敗宋軍於六合進屯瓦梁河以扼真揚諸路之衝整列軍騎單張旗幟沿江上下皆金兵焉江表震恐宋真州兵數萬保河橋復遣統軍赫舍哩子仁往攻之分軍

涉淺潛出敵後敵見之大驚不戰而潰

元時宋將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夜出步騎五千犯丁村柵至曉巴延徹爾來援所將皆安集延下精兵旗幟畫雙赤月衆軍望其塵連呼曰丞相來矣宋軍識其旗皆遁

明李文忠守嚴州吳人率苗獠水陸奄至文忠出奇大敗之乃置斬馘於巨筏上放之中流水賊見之皆震慴遁去遂克諸暨又傅友德取蜀拔文州進拔綿州漢水漲乃伐山造百艦而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日月投漢水順流而下郡邑見之皆解體艦成遂渡圍漢州又王守仁約兵夾攻桶岡賊守仁議桶岡尤險橫水左溪潰賊奔入協守益力我頓兵險地非計也不若乘累勝威脅之賊必恐或有不從必反覆籌議乃乘其猶豫襲之可以得志遣泰通賊之李正巖劉福泰諭之而橫水左溪奔入者持不可遲疑不為備守仁日遣人於鎖鑰匙促降而別遣邢珣伍文定等帥兵分道冒雨而入賊首藍廷鳳方於鎖鑰匙待命忽聞官兵已入險皆震愕官兵四出急擊遂破大巢

通典因敵懼遂取之　春秋時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晉侯因其兇也而攻之遂入曹○晉將朱齡石伐蜀賊譙縱縱將譙道福重兵守涪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餘里縱遣將侯暉譙說屯平模夾岸連城立柵齡石謂裨將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祗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為何如劉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眾由內江故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祗可因其兇懼而攻之勢當必尅尅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為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悉為蜀所虜耳從之翼日進攻皆尅斬侯暉等縱之城守相次瓦解

續通典唐高祖武德中巴州山獠相聚為亂梁州總管龐玉進兵討之梟其魁帥王多馨餘黨皆散移兵集州其符陽白石二縣反獠據險自守兵不得進軍糧且盡二縣熟獠與反者先為州里互有親戚皆言賊不可擊請玉班師玉徐云知之揚言曰秋穀將熟百姓不得收刈一切供軍非平賊吾不返也聞者大懼因謂曰大軍不去食吾穀盡吾徒皆餓死矣何得措手耶其中壯士入賊營各求其所親與相要結斬賊渠帥衆遂分散玉隨而捕之無往不克

又裴度在淮西布衣栢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既擒承宗破膽願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

五代梁將戴思遠攻德勝北城唐莊宗命李嗣源設伏於戚城令騎軍挑戰梁軍大至莊宗率中軍禦之時李從珂僞爲梁幟奔入梁壘斧其望樓持級而還梁軍愈恐步騎漸至李嗣源以鐵騎三千乘之梁軍大敗俘斬二萬計

唐郭崇韜伐蜀諸將謂蜀險阻未可長驅李愚曰蜀主荒淫人莫爲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電擊彼自膽落雖有險阻誰與爲守乃倍道而進所至迎降進至綿江李紹琛謂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事濟矣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敎王衍閉關折吾兵氣勝負尚未可知乃與嚴乘馬浮渡從兵得濟者千人遂入鹿頭關據漢州王衍弟宗弼送款遂破成都

宋楊業有威名契丹兵十萬寇雁門業領麾下數百擊之殺其節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望見旌旗輒引去諸將忌之或潛上謗書帝悉以付業故能成功又劇賊李昱據任城久不克楊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乘高望見介冑盡赤意被重創召視之皆污賊血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帝止之存中曰此賊膽碎卽成擒矣遂大破之復任城

金溫德亨富拉塔領軍五千遇契丹衆萬餘與戰敗之出蒙古魯道敗敵八千餘至拉們華道復以伏兵敗敵萬八太祖定燕自儒州至居庸關執其喉舌人有頃敵三千餘人寇拉們華道富拉塔整隊先登敵識其旗幟望風而遁遂奮擊之親執敵帥

元襄陽民受達賓巴圖爾圍日久懼甚夜半縋城叩營門具告虛實願爲內應約以期授之密號而去賊船百餘艘在城北陰募善水者鑿其底至期民垂繩以引官軍先登者近千人城破賊巷戰不勝走就船船壞皆溺死僞將王權領兵千人西走遇伏兵被擒襄陽平

明花雲爲先鋒從攻滁州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欲退不可乃提劍躍馬衞太祖衝其陣而過賊大驚曰此黑將軍勇不可與爭鋒縱之去既而後軍至雲帥以攻滁遂克其城又沐英既平雲南土官楊苴復叛糾集二十萬衆圍城

英時在烏撒聞之即遣兵赴援至曲靖先遣一健卒入報城中為賊所得紿之曰總兵官已領三十萬大軍至矣賊
眾駭愕宵遁英追討於諸寨悉殲之

通典 推人事破災異　周武王伐紂師至氾水牛頭山風甚雷疾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震而死太公曰用兵者順
天之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智將不法而愚將拘之若乃
好賢而能用舉事而得時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禱祀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
太歲龜灼告凶卜筮不吉星變為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刳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
安所知乎乃焚龜折蓍援枹而鼓率眾先涉河武王從之遂滅紂

大唐武德中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據丹陽反遣趙郡王孝恭為行軍元帥討之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
為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君何憂懼之深耶公祏惡積
禍盈今承廟算以致討盌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徵遂盡歡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眾竟平公祏焉

續通典 唐崔義元為婺州刺史屬睦州女子陳碩真反遣其黨童文寶領徒四千襲婺州義元督兵拒戰時百姓訛
言碩真當昇天犯其兵馬者無不滅門眾皆恟懼司功參軍崔元藉曰此乃妖誑豈能得久義元以為然因命元藉
為先鋒義元率兵繼進斬首數百級又李晟以朱泚之叛屯於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參佐或勸曰今熒惑已
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當死節垂象高遠吾安知天道耶及平賊後晟謂參佐曰前者士
大夫勸晟出軍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聞五星盈縮無準懼後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參佐皆
歎服又李愬將攻吳房吏曰往亡日法當避曰彼謂吾不來此可擊也遂攻之毀其外垣而還賊以精騎尾擊愬下
馬據胡牀令曰退者斬眾決死戰射殺其將賊乃走

五代唐郭崇韜因梁康延孝來奔延之臥內盡得梁虛實遂請分兵守魏而自鄆長驅擣汴莊宗問司天言歲不利
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況成筭已決區區常談豈足信也即日下令襲汴八日而滅梁

宋曹翰從征幽州率所部攻城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之

可進扱之象況蟹者解也其班師乎已而果驗又李寶因金人將由海道南襲請舟師三千往禦之衆以西北風勁爲疑下令敢阻大計者斬由江陰發大洋風甚舟散不可收寶神色不動曰天以是試寶耶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酹酒自誓風卽止得抵東海遂仗劍奮擊解海州圍

元陝州危急多爾濟巴爾爲陝西行臺御史大夫至中途聞商州陷武關不守卽輕騎晝夜兼程至奉元而賊已至鴻門吏白涓日署事不許曰賊勢若此尙何顧陰陽拘忌哉卽就署又穆呼哩師薄靑龍堡是年八月有星晝見隱士喬靜眞曰今觀天象未可征進穆呼哩曰主上命我平定中原今河北雖平而河南秦鞏未下若因天象而不進兵天下何時而定耶且違君命得爲忠乎

明太祖在滁州値元托克托以兵圍六合六合求救時諸將以元兵盛不敢往俱以禱神弗吉爲辭主帥滁陽王乃召太祖將兵亦令禱神太祖曰事之可否當斷於心何以禱爲乃帥兵東趨六合又成祖以吳傑等固守眞定乃誘之出戰散軍四出聲言取糧敵聞出軍滹沱河北兵趨進衆以卜惡兵忌不宜曰稍緩則彼退守城堅糧足難爲力矣何拘小忌遂進至藁城敵列方陣成祖曰四面受敵我攻一隅乃悉精銳攻其東北繞出陣後大呼奮擊俘斬六萬餘級又項忠討土達滿四於固原賊退保石城以自固時遠近聞毛忠敗恐其與北邊連兵且彗出西方占應秦州不祥軍心搖動忠曰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師直而壯行當就擒矣乃不候援師至卽以兵據賊水草道掩捕芻汲者多被擒滿四窘迫遂請降

散衆 〔通典〕後漢初河南賊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討敗之步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尙十餘萬輜重七千餘輛皆罷遣歸鄉里齊地悉平

後魏末河北賊葛榮爲爾朱榮所擒餘衆悉降魏將以賊徒旣衆若卽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榮乃普告衆聽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時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受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之機速焉

〔續通典〕宋大將范瓊擁強兵江西劉子羽旣與張浚以計誅之出諭其麾下曰所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

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又宋畢再遇知揚州州有北軍二千五百人再遇請分隸建康鎮江軍每隊不過數人使不得爲變

元永安節度使劉成叛降武仙勢甚衆董俊下令曰逆者一人餘能去逆卽忠義士與其家財仍奏官之一時衆盡散去

明項忠討荆襄流寇忠率官兵二十五萬聲言勦捕而實諭撫散因徧示山谷解散者九十三萬人編戍者萬餘人隨附土著者三萬人

風雲氣候雜占 通典 孫子曰天者陰陽寒暑時節制也

太公曰凡興軍動衆陳兵天必見其雲氣示之以安危故勝敗可逆知也其軍中有知曉時氣者厚寵之常令清朝若日午察彼軍及我軍上氣色皆須記之若軍上氣不盛加警備守輒勿輕戰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察氣者軍之大要當令三五人參馬登高若臨下察之進退以氣爲候 凡興兵動衆忌大風雷而陰不見日 凡氣初出如甑上氣勃勃上積爲霧霧爲陰陰氣結爲虹霓暈珥之屬如不積不結散漫一方不能爲災必和雜殺氣森森然疾起乃可論占常以平旦下晡日出沒時候之期內有風雨災不成或有黑氣如幢出於營中上黑下黃敵欲來求戰無誠實言及九日內必覺備之吉或日月陰沉無光不雨或十日晝夜不見日月名曰蒙日久陰不雨下謀上也 凡敵上氣黃白潤澤者將有威德或軍上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或敵上氣黑中赤在前者將精悍皆不得擊○凡氣上與天連軍中將賢良 凡氣如龍如虎如火煙之形或如火光之狀或如山林或如塵埃頭尖而卑或氣黑如門上樓皆猛將氣 凡敵上氣青而疏散者將怯弱前大後小將怯不明 凡軍上氣渾渾圓長赤氣在其中或有氣如赤杵在黑雲中皆有伏兵或兩軍相當赤氣在前後左右者有伏兵隨氣所在防之或有雲絞絞綿綿此以車騎爲伏兵或有雲如布席之狀此以步卒爲伏兵或有雲如山岳在外有伏兵不可不審察也 凡降人之氣如人十十五五皆叉手低頭降之象或有氣上黃下白名曰喜氣所臨之軍欲求和退若風不旁勃旌旗暈暈順風而揚舉或向敵終日軍行有功勝候也 凡敵軍上氣如山隄上林木不可與戰在吾軍大勝或如火光亦大勝

或敵上白氣坌沸如樓緣以赤氣者兵勁不可擊在吾軍必大勝○或敵上氣黃白厚潤而重者勿占其台或遥視軍上雲如關雞赤白相隨在氣中得天助不可擊兩軍相當上有氣如蛇舉頭向敵者戰必勝○凡軍營上有五色氣上與天連此應天之軍不可擊有赤黃氣千天亦不可攻或有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日暈狀有光者所見之地大勝不可攻敵上氣如虎狀其軍不可攻○若逆風來應氣旁勃牙旗折陰不見日旌旗激揚敗候也○若雲氣從敵所來終日不上吾軍不可出出則不利若風氣俱來此爲敗候在急也○凡敵上氣色如馬肝如死灰或類偃蓋皆敗徵或黑氣如壞山墮軍上者軍必敗或軍上氣昏發連夜照人則軍士散亂○或軍上有氣五色雜亂東西南北不定者其軍必敗○或軍上有赤氣炎炎降天將死衆亂○或軍上有黑氣如牛馬形從氣霧中下漸漸入軍名曰天狗下食血敗軍也○或有雲氣蓋道蒙蔽盡山此敗候○凡城中有日氣如旗者下可攻○或有黃雲臨城有大喜慶○或有青色如牛頭觸人者城不可攻屠○或城中氣出東方其色黃此天鉞也不可伐伐者死○或城上氣如火烟主人欲出戰其氣無極者不可攻○或氣如杵從城中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勝不可攻○或城上有雲分爲兩彗狀者攻不可得○凡攻城圍邑過旬日不雷雨者城有輔助疾去之勿攻也此皆勝氣○凡攻城圍邑赤氣在城上黃氣四面遶之城中有大將死城降○城上有赤氣如飛鳥擊之可敗也○或有氣出入者人欲逃或有氣如灰氣出入覆其軍上者上多病城屠○或城上無雲氣士卒散○或城營上有赤雲狀如衆人頭下多死喪流血○攻城有白氣繞城而入者急攻可得若有曲蛇從城外入城者三日內城屠此皆敗氣○敵上有雲如車蓋不可擊若有雲如雙青蛇雲去可擊大勝○伏兵氣如幢節在黑雲中轉高銳不可擊○城營上見有雲如雄雞城必降○邊城雲如蛟龍所見處軍將失魄敵上有雲長如引素如陣前銳或白黑色有謀青色有兵赤色有反黃色急去○敵上有氣如牽牛未可擊有雲如坐人赤色所臨必有卒兵來至驚恐須臾而去○凡占軍氣與敵相對將當訪軍中善相氣可成寵之留令清朝若日中時察彼軍及我軍上氣皆紙筆錄記上將軍將軍察之若我軍上氣不善則警備鎮守勿接戰敵在東在南在西在北每庚子日及辰戌午未登五丈高臺去一里占百人以上便有氣○氣如塵埃前卑後高者將士精銳不可擊○氣如隄阪前後摩地避之勿擊○見彼軍上氣如塵埃沸粉其

色黃白如旗旛暉暉然無風而動將士勇猛不可擊我軍如此亦不用戰○對敵或有氣來甚卑不蔭覆人上下掩搆蓋道者大賊必至食不及飽嚴侯之○凡雲起旺相者吉囚死者凶有勝無實勝虛高勝下澤勝枯長勝短厚勝薄我軍在西賊軍在東西高東下西厚東薄西澤東枯西長東短則我軍勝也兩軍相對遙見軍上有氣紛紛勃勃如烟如塵賊凶敗○軍上下日無氣者其軍必敗○若我軍無氣將修德撫士眾存問寒暑警誡固守有赤色氣如火從天下入軍軍亂將死有黑氣如牛猪者瓦解之氣軍必散有白雲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罷而復去及至八九而不斷者賊必至嚴守之○若兩氣蒙圍城有入處者外兵當攻入若有出者內兵當突出凡氣安即軍安也氣動搖則軍不安氣四散去軍破且敗其氣如羣羊擊之必大尅○兩軍相當有氣如飛鳥徘徊在其城上或來而高者兵銳不可擊○兩軍相去十里內三里外軍上無氣是死兵擊之必大勝也○兩軍欲戰視彼軍氣氛氳如焚生草之烟者初必精銳不可當待其氣散擊之必勝其氣黑出如山帶黃是謝氣敵人自降○軍敗之氣如羣鳥亂飛即伐之必大勝○氣乍明乍暗皆有詐謀氣過旬不散城有大輔即去之勿攻○凡敵上氣如雙蛇飛鳥如鉄垣如壞屋如人無頭如驚麞如走鹿相逐如雞相向皆為敗軍殺將之氣○敵上氣如囷倉正白見日益明者將士猛銳不可擊之○敵上氣黑中有赤氣在前精悍不可當○敵上氣如轉蓬者擊之立破○天子雲如千石倉如高樓如城門華蓋或赤黃正四方○遊兵氣如彗雲掃除或數百丈萬萬無根本○敗軍之氣如破車如人無足無臂若下輕其將妖怪並作眾口相惑當修德審令繕礪鋒甲勤誡誓士以避天怒然後復擇吉日祭牙旗具太牢之饌震鼓鐸之音誠心啟請以備天門觀其祥應矣○若人馬喜躍旌旗皆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鼙鼓之音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持以安眾心乃可用矣雖云用賢使能則不占而事利令明法審則不筮而計成封功賞勞則不禱而福從共苦同甘則犯逆而功就然而臨機制用亦有此為助焉

續通典唐薛萬均圍梁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既而賊果斬師都降

又薛萬均追吐谷渾眾至積石山大風折旗萬均曰敵且來乃勒兵俄而賊至萬均直前斬其將眾遂潰

五代梁以王景仁為北面招討使將韓勍李思安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急召

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於魏以待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及晉人戰果敗梁太祖攻朱瑾於兗州朱宣遣賀瓌與何懷寶柳存等以兵萬人救兗州瓌趨待賓館欲絕梁餉道梁太祖略地至中都得降卒言瓌等兵趨待賓矣以六壬占之得斬關卦名以爲吉乃選精兵夜疾馳百里期先至待賓以逆瓌而夜黑兵失道旦至鉅野東遇瓌兵擊之瓌等敗走

唐將符存審李嗣昭救河中朱友謙按兵示弱旬日望氣者言夜見西向黑氣如鬬雞之狀必有戰陣存審曰吾方欲決戰而形於氣象得非天贊我歟召嗣昭友謙聚謀下令軍中誡示所向翌日合戰遂敗梁兵又魏王繼岌郭崇韜伐蜀是歲王衍幸彭州平陽山漢州三學山又幸秦州羣臣切諫不聽行至梓潼大風發屋拔木太史曰此貪狼風也當有敗軍殺將者衍不省行至縣谷而唐師入其境衍懼遽還

宋許洞虎鈐經曰望氣者以氣勝敗告於大將觀敵之氣衰則進攻氣王則止兵勿與戰此之謂順天時彼之氣王他人皆懼不敢進兵我獨勇而進焉反能必勝者何也在乎以智逆氣而已順任乎時者也夫五行之王以日時爲用靜爲主動爲客敵之勝氣有如門上樓如扞拔柯曰木候金時自西擊之可克矣水日水時不可也水能生木故也敵之勝氣或赤如火光火烟之狀暈暈而起者木日木時不可也爲木能生火也候水日水時自北擊之可克矣敵之勝氣如白粉者爲金水日水時不可也火日火時利自南方攻之敵之勝氣黃如土臺者土日金時不可也金日土時不可也土日木時利自東方擊之黃土也臺亦土也大凡雲氣如水狀及色墨者緣黑色多爲敗氣此不復用或敵人先據吉地我之頓軍䂓駕逼於凶神死氣之上不得利門而出者但觀我軍上雲氣及敵上雲氣形色以五行生尅用之敵氣能生我我則出軍進戰我軍上氣能尅敵亦利出師進戰不然則勒兵撫士戒嚴警備俟時而動焉不可妄也夫天不專勝敗之氣由人用之而已兵家萬變此其一也又劉錡充東京副留守自臨安絕淮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未至順昌三百里金人果敗盟來侵

遼楊覃赴乾寧軍爲滄州節度使田武名所圍高模翰與趙延壽聚議往救俄有光自模翰目中出縈繞旗矛燄燄如流星久之模翰喜曰此天贊之祥遂進兵殺獲甚眾

金穆宗攻阿蘇城是日辰巳間忽暴雨晦曀雷電下阿蘇所居既又有大光聲如雷墜阿蘇城中識者以爲破亡之徵又太祖攻遼方進師有火光正圓自空而墜上曰此祥徵殆天助也酹白水而拜將士莫不喜躍又太祖師次唐古特旺節之地諸軍穰射介而立有光如烈火起於人足及戈矛之上明日次哲爾吉光見如初人以爲兵祥又布色忠義追鄂斡於梟嶺西陷泉與賊遇時昏霧四塞跬步莫覩物色忠義禱曰狂寇肆暴殺戮無辜天不助惡當爲開霽莫已昏霧廓然及戰忠義左據南岡爲偃月陣右迤而北大敗之

元巴延揮諸將攻陽羅堡三月不克有術者來言天道南行金木相犯若二星交過則江可渡巴延卻之使勿言乃密謀於阿珠以鐵騎三千趨上流爲擣虛之計又睿宗軍由洛陽次三峰山金人溝地立軍圍之睿宗令軍中祈雪又燒羊髀骨卜得吉兆夜大雪深三尺溝中軍僵立刀槊凍不能舉衝破之

明劉基從太祖鄱陽湖大戰勝負未決乃密言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又一日在舟中忽躍起大呼曰難星過矣太祖悟遂命更舟未半晌而舊舟已爲敵礮擊碎矣既而友諒平皆如其策又劉基以馮勝將兵請授方略乃書片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靑雲起即伏兵頃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愼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靑雲接者是賊歸也卽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信已而皆驗遂擒賊而還又太祖議北伐賜徐達書曰金火二星會於丑分後火逐金踰齊魯以時進取毋失達遂率兵攻圍益都又馬軾從都督董興行師至中道夜半雞鳴軾曰雞不時鳴由賞罰不明願將軍申嚴軍令經淸遠峽有白魚入舟軾曰此逆賊授首之徵有大星墜於河南岸軾曰四旬内必破賊矣時賊黃蕭養聚戰艘千餘勢甚張衆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徵兩廣江西狼兵取勝猶拉朽耳興從之率官軍與賊遇果大破之蕭養中流矢被擒伏誅餘黨悉平

圍敵勿周 通典孫子曰下政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心之忿而蟻附之則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城之災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不久也故兵不鈍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故用兵之法什則圍之伍則攻之又曰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鬬過則從圍師必闕此用兵之法又曰倍則分之微乎微至於無形神乎神至於無聲故能爲

變化司命又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也

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總兵討之張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日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亾去 ○後漢妖巫維汜弟子單臣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光武遣臧宮將北軍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畧明帝時爲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亾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挻緩也令得逃亾則一亭長足以擒也帝卽敕宮撤圍緩賊衆分散遂斬臣等 ○後漢末將軍朱儁與荆州刺史徐璆共討黃巾擊賊帥趙帆斬之餘賊帥韓忠復據宛乞降司馬張超請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人無定主故賞降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儁登土山觀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忠等皆降 ○後漢末曹公破袁尙拔鄴進圍壺關公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能下其將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開之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之必死將卒自以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曠日持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曹公從之遂降其城

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其時爾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同會於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洹音時神武馬不滿二千步卒不至三萬以衆寡不敵遂於韓陵山爲圓陣連繫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

續通典明劉江伏兵敗倭賊奔櫻桃空堡中官軍環攻之將士欲入堡勦殺江故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擒斬無算諸將問故江曰賊既入堡唯有死鬬我兵多傷縱以出路而後掩擊圍師必闕之法也又彭澤討蜀盜餘黨廖麻子賊大敗逃入茜棘中澤分兵搤出入奪水道度窘開一面縱其出走夾擊之且盡

通典圍師量無外救緩攻取之 十六國前燕慕容恪率兵討段龕於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軍勢

有宜緩以尅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成且有強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強彼弱外無救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弊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眾未離心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尅之必矣但恐傷吾士眾當持久以取耳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終尅廣固

前燕將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眾討之將軍傅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事則上下喪氣必士卒攝魂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為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為備之道未易卒圖今圍之窮城樵采路絕內無積蓄外無強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必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吾嚴固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間而離之事淹勢窮其釁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斃此為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於晉悉降其眾

續通典唐末朱全忠將率兵西懼王珂在河中為患命張存敬侯言以兵出含山破晉絳二州遣何絪以兵守之絕晉援存敬屯河中珂急求救於晉晉以絪故不得前珂卒為全忠所俘

五代周世宗南征圍濠州濠州刺史郭廷謂告於周曰臣不能守一州以抗王師然願請命於唐而後降世宗為之緩攻廷謂遣人請命於李景景許其降乃降

元世祖至元初年阿爾哈雅與元帥阿珠劉整取襄陽帝遣諸將命毋攻城但圍之以俟其自降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絕之又益都李璮及徐州總管李杲克俱叛史天澤薦郭侃召入見世祖問計將安出對曰羣盜竊發猶柙中虎內無資糧外無救援築城環之坐待其困計日可破也帝然之

攻城戰具附　通典攻城戰具作四輪車上以繩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塡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轒轀車○以大木為床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四桄桄相去有三尺勢微曲遞互相檢飛於雲間以窺城中有上城梯首冠雙轆轤枕城而上謂之飛雲梯○以大木為牀下安四獨輪上建雙陛陛間橫檢中立獨竿首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為準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竿

力所制入挽其端而投之其車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腳著地逐便而用其旋風四腳亦可隨事而用謂之地車○作軸轉車車上定十二石弩弓以鐵鉤繩連車行軸轉引弩弓持滿弦弓上弩為七衢中衢大箭一鏃刃長七寸廣五寸箭簳長三尺圍五寸以鐵葉為羽左右各三箭次小於中箭其弓一發諸箭齊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壘無不摧隕樓櫓亦顛墜謂之車弩○以木為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腳下闊而上尖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濕牛皮蒙之人藏其下舁直抵城下木石鐵火所不能敗則用攻其城謂之小頭木驢○於城外起土為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謂之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并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土山即孫子所謂距闉也鑿地為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於其柱圍而燒之柱折城摧○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板屋止竿首以窺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別布車可進退圜城而行於營中遠視亦謂之巢車如鳥之巢即今之板屋也○以板為幔立桔槔於四輪車上懸幔逼城堞間使趫捷者蟻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謂之木幔○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板木上瓢敗油散因燒矢鏃內簳中射油散處火立然復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謂之火箭○磨杏子中空以艾實之繫雀足上加火薄暮群放飛入城壘中棲宿其積聚廬舍須臾火發謂之火杏

續通典唐侯君集伐高昌高昌嬰城而守先是大軍之發也凡善為攻城器者悉遣從軍君集遂刊木塡隍推撞車撞其睥睨拋車飛石擊其城中其所當者無不靡碎城上守陴者不復得立遂拔之

五代周世宗親征淮南幸水岩行至泗橋自取石一塊於馬上持之至砦以供飛礮文武從臣過橋者皆賚一石

元師至沁達噶城烏蘭哈達病委軍事於阿珠環城立礮以草塡塹衆軍始集阿珠所部搏戰城上城遂破又索多攻潮州知府馬發城守嚴備索多塞塹塡濠造雲梯鵝車日夜急攻馬發潛遣人焚之二十餘日不能下索多令於衆曰有能先登者拜爵已仕者增秩總管烏蘭噶爾先登諸將繼之戰至夕宋兵潰又史天倪從穆呼哩徇河東至絳州其圍樓堞以石牢不可破天倪命穴其旁地虛樓陷遂拔之又武仙復叛據邢何實帥師五千圍之立雲梯先士卒登堞橫稍突之城破武仙走又察罕特穆爾圍益都環城列營凡數十大治攻具百道並進賊守益固復掘重塹築長圍遏南洋河以灌城中仍令分守要害收輯流亡郡縣戶口再歸職方號令煥然又田豐王士誠復

叛庫庫特穆爾討之攻城甚急而守愈堅乃穴地通道以入執其渠魁陳猱頭二百餘人

明徐達會諸將兵進逼姑蘇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敵樓三層下瞰城中置弓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礮著物皆碎礮風著人皆死城中大恐士誠屢出挑戰皆忽忽無計又郭登爲將常以馬少步卒不能追賊乃以己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行如平地敵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礮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人馬死者數千敵驚以爲神云又李賢爲兵部侍郎上言敵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强而已觀今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拒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今中國長策當用衛青武剛車法車製四圍箱板內藏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搶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行止自如中藏軍馬糧草輜重遇敵則可遏其弓馬仍以火礮助之奇兵翼之庶幾取便克敵

絕糧道及輜重　通典孫子曰彼敵不得至者害之也故飽能饑之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是以軍無輜重則亾無糧食則亾無委積則亾

漢王遣將韓信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與陳餘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李左車說陳餘曰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使前不得鬭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虜掠不至十日而韓信之頭可致於戲下不然必爲所擒矣陳餘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避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大喜乃敢引兵遂進竟破趙軍

漢景帝初吳楚七國反以太尉周亞夫禦之亞夫問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而剽輕不能久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糧道絕彼吳必

將斃而糧絕矣乃以全强制其疲極破吳必矣亞夫言於帝許之遂破吳軍

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莽將甄阜梁邱賜所敗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潢臨沘水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享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旦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邱賜至食時陣潰遂斬阜賜

後漢末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沮授言於紹曰北兵數重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持宜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曹公軍不利出復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衆大懼曹公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軍紹爲地道欲襲曹公曹公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沮授說紹可遣將別爲軍於表以絕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紹謀士許攸奔曹公攸謂曹公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危急之時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而無嚴備以輕兵襲之不虞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乃選精銳步馬兼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從間出人負束薪時有問者紿之曰袁公恐曹操抄掠後軍兵以益備聞者信之既至輜重圍屯燎薪火光亙天地破瓊等悉斬之數日紹棄甲而遁

蜀將姜維率衆侵魏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衆羌胡質任寇逼諸郡魏將陳泰禦之泰謂諸將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或有救山道險阻非行兵之地乃使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軍各堅壘勿與戰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諸將截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孤懸遂皆降

十六國前趙劉曜遣將劉允西伐張駿之武威駿遣將辛巖韓璞東拒劉允屯於狄道城韓璞進渡沃干嶺辛巖曰我擁衆數萬藉氐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爾久則生變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日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動而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允亦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

巖督運於金城允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瑛之衆十倍於吾糧廪將懸難以持久今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若敗辛巖瑛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匹馬得還士衆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巖於攸于大敗之瑛軍遂潰死者三萬餘人○十六國後趙石勒將石季龍大掠荊河州而去留將姚豹守城住西臺勒將以驢千頭運糧以饋姚豹晉將祖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姚豹宵遁○十六國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暐師至潞川燕將慕容評率兵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於高山因焚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障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邱陵三軍莫有鬬志因而大敗

大唐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伐吐蕃仁貴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內倍道掩之待封不從仁貴之策領輜重繼進未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衆救其前軍迎擊待封敗之待封趨山軍糧及輜重並為賊所掠仁貴遂退軍遂大敗郭待封失輜重所以致敗

續通典宋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會密詔廢夏州城繼隆入奏以為朔方古雄鎮賊所窺覦存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銀夏山界中增置堡戍以為屬番障蔽且可斷賊糧道遼太祖天顯初佛德為南院額爾音木石敬塘破張敬達軍於太原北時佛德勒兵為援敬達遁敬塘追至晉安寨圍之佛德領輕騎襲潞州塞其餉道唐諸將懼殺敬達以降又耶律圖勒錦從討石重貴杜重威擁十萬弱而行緩如選輕銳騎先絕其餉道則事蔑不濟矣帝餘衆拒滹沱橋力戰數日不得進圖勒錦曰漢人足力弱曰國強則其人賢海巨則其魚大於是塞其餉道數出以牽撓其勢重威果出降

金圖克坦喀齊喀駐軍水洛城東宋將吳璘分軍守秦州喀齊喀自六盤山至石山頭分兵守之斷其餉道璘乃引歸

元夏貴舉淮西諸城來附阿珠諸將曰今宋已亡獨李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絕其聲援塞彼糧道尚恐東走通泰逃命江淮乃柵揚州之西北丁村以阨其高郵寶應之饋運貯粟灣頭堡以備捍禦留屯新城以逼泰州又遣千戶巴延徹爾率甲騎三百助灣頭之兵又阿珠過襄陽駐馬虎頭山指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襄陽糧道

可堅忍遂築鹿門新城寄堡維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進阿朮又攻揚州部造樓櫓戰
艦於瓜洲漕渠於眞州樹柵以斷其糧道

明太祖與陳友諒戰鄱陽湖太祖移舟扼上流別出奇兵絕糧道凡旬五日友諒乏食左右多降友諒追以百艘突
花湖口太祖麾之自晨至酉友諒中流矢死又成祖以南軍聚德州資糧皆道徐沛遂遣將李遠等率輕騎六千詣
徐沛令易士卒甲胄與南師同使不疑又恐接戰不能辨令人插柳枝於背爲識且戒毋多虐百姓遠等由臨清至
徐沛敵皆不疑乃縱火焚糧舟數萬艘軍資器械俱盡河水爲熱魚鼈皆浮死南軍糧餉遂艱京師大震

火攻　通典孫子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墜行火必有因煙火素具發火有
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宿在戊箕東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
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
時發之發於上風勿攻下風晝風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攻者明

漢將李陵征匈奴戰敗班師爲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葦葭用絕火勢

後漢末漢將皇甫嵩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今
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炬乘城使
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嵩進兵討之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眾精
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少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至晡時大破之○後漢末劉表
死曹公尅荊州得劉琮水軍沿流東下吳主孫權遣周瑜領兵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軍披退引兵次江
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
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期以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風相
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遙觀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焰張天人
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

東晉將殷浩北伐其長史江逌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其脚皆繫火一時驅放羣雞飛散火爇羌營因而奮擊羌將姚襄大敗走之

後周遣將伐高齊齊將段韶與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扞禦至西境有栢谷城者乃絕嶮古城千仞諸將莫敢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瘤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得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

隋文帝時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積儲皆非窖地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

續通典唐李孝逸魏元忠破徐敬業敬猷于淮陰乃進軍與敬業隔溪相拒前軍爲賊所破孝逸懼欲退元忠曰順風荻乾火攻之利固請決戰乃平敬業又高仁厚討東川韓秀昇以銳兵負岸而陣使遊兵逼賊久不戰乃以千卒直薄營火而譟之秀昇率舟師救火仁厚遣人鶩沒鑿舟皆沈衆潰執秀昇降又昭宗乾寧中朱全忠領大軍自鄆州東路北次於魚山攻朱瑄方整軍出寨瑄與弟瑾已陣於前須臾東南風大起汴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全忠因令縱火烟焰亘天乘勝以攻賊陣瑄瑾大敗殺萬餘人衆壅入清河因築京觀於魚山下

五代唐康延孝叛董璋往破之延孝入漢州閉城不出漢州無壕塹樹竹木爲柵璋帥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烟亘天延孝急引騎出陣又敗與十餘騎奔綿竹追擒之

宋總管李寶統舟師救海州追敵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於石臼神俄有風自柂樓中來衆咸奮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遥見寶船給敵入舟中使不知救兵猝至會風駛舟疾敵大驚舉帆帆皆因風裒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亟命火箭環射中敵舟延燒數百艘斬其帥六人火四晝夜不絕焚溺斬獲無算

金布希與烏春烏木罕結約烏春舉兵度嶺世祖駐軍溫丕村以待之進至蘇素海甸兩軍皆陣將戰世祖命肅宗以左軍戰實喇蘇卜實助之肅宗東縕縱火大風從後起火熾烈時八月野草尚青火盡燎烟焰漲天烏春軍

在下風肅宗自上風擊之烏春大敗而城蘇素海甸以據之

元時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每十船爲一舫聯以鐵鎖以示必死元將阿珠登石公山望之舳艫連接旌旗蔽江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强健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珠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燒其蓬檣烟焰漲天宋兵既碇舟死戰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散走追至圌山獲黃白鷂船七百餘艘自是宋人不復能軍矣

明太祖與陳友諒鄱陽湖大戰友諒悉巨舟連鎖爲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明師舟小怯於仰攻多退縮太祖親執旗麾之不前命斬隊長十餘人郭興進曰舟大小不敵非火攻不可太祖命常遇春俞通海等將舟盡扼上流通海分調漁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時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等皆焚死又胡宗憲督勦海賊徐海陳東時二賊各擁兵自衛令間說東謂海約官兵將圍東東黨果疑海宗憲叱土司兵夾攻會風勢猛烈麾衆各持十炬縱火焚之海窘甚投水死

火兵火獸火禽火盜火弩附 通典火兵以驍騎夜銜枚縛馬口人負束薪束縕懷火直抵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而乘之靜而不亂捨而勿攻○火獸以艾熅火置瓢中開四孔繫瓢於野猪麞鹿項上針其尾端向營而縱之奔走入草瓢敗火發○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繫野雞項上針其尾而縱之奔入草器敗火發○火盜遣人音服與敵同者夜竊號逐便懷火偷入營焚其積聚火發亂而出○火弩以擘張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冠矢端以數百張中夜齊射敵營中芻草積聚

續通典宋潘美伐劉鋹距廣州百二十里鋹兵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美因築壘休兵與諸將計曰彼編竹爲柵若攻之以火彼必潰亂因以銳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火勢甚熾鋹衆驚擾美揮兵急擊之鋹衆大敗

元大軍伐蜀皇子出大散關分兵令宗王穆濟等出陰平郡期會於成都安扎爾領礮手兵爲先鋒破宕昌殘階州

宋趙遹在瀘南討晏州夷卜漏等漏據山爲寨壘石樹柵遹軍不能進乃遣思岑土丁伐木緣岸得猱數十頭束麻灌脂於背率衆入賊柵出火燃炬猱熱奔賊舍舍皆竹茅火大發賊驚擾不能相救遂擒漏

明福清石竺山多猴千百爲羣戚繼光勦倭時屯兵於此每教軍士放火器狙竊而習之乃命軍士捕數百善養之仍令習火器以爲常比賊至伏兵山谷中而令羣狙鬬其營賊不虞也少頃火器俱發霹靂震地賊大驚駭伏發殲焉

孫子火隊周亮輔纂孫子作火隊註云臨戰之時火礮火車之外又有火燕焚燒其隊伍使亂因而擊之

五代晉時梁軍破棗强符存審扼下博橋史建瑭率百騎爲梁旗幟雜梁芻牧者夜叩梁營斬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斬擊數十百人梁祖夜拔營去

元郭寶玉從太祖伐西番次阿穆爾河敵衆十餘壘陳船河中俄風濤暴起寶玉令發火弩射其船一時延燒乘勝直前破護岸兵五萬

禦火攻附　案杜氏通典火攻之後附以火兵火獸火禽火盜火弩蓋即火攻之具今依次纂入唐末王重師爲潁州刺史從梁太祖攻濮州縱兵壞其墉濮人因屯火塞其壞壘烟焰亘空人莫敢越重師方苦金瘡臥軍次諸將勉之乃躍起命將士悉取軍中氈罽投水中擲於火上重師率精銳持短兵突入諸軍踵之濮州乃陷

宋冀州將官李政備守有方紀律嚴明一日金人登城火其門樓政以重賞募死士撲之俄有數千人皆以溼氈裹身躍火而進大呼力戰金人解去城賴以全後政死而城失守又王德旣破邵青諜言青復索戰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命合軍時萬弩齊發牛皆反奔賊衆盡殲青遂面縛執送行在

乘風取勝　通典後漢楊璇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力强吏人憂愁璇乃特製馬車數十乘以排音敗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尅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其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寇大駭破散追逐傷斷無數郡境以清

陳武帝有江東梁將王琳率兵東下陳遣大將侯瑱等拒之瑱等以琳軍威方盛乃引軍入蕪湖避之是時西南風

至急琳謂得天時將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以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爲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船者皆反燒其船琳兵潰亂透水死者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爲陳軍所殺殆盡

續通典五代晉時契丹入寇杜重威領兵至白團衛村下營敵騎環繞之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夜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木營中掘井輒壞人馬俱渴契丹主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命鐵鷂軍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至曙風尤甚時晉師居下風弓弩無所施李守貞曰此風助我也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奮命格鬭彊者必勝如俟風止我無噍類矣張彦澤召諸將問計藥元福曰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以擊之此亦兵家詭道也符彦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國乃與元福等引精騎出西門擊賊諸將繼之契丹卻數百步彦卿謂守貞曰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爲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回鞚宜長驅取勝耳彦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乃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

金太祖會遼都統蕭哈哩副都統托卜嘉於鴨子河將及河遼兵方壞陵道金選壯士十輩擊走之大軍繼進遂登岸甲士三千七百至者纔三之一俄與敵遇於出河店會大風起塵埃蔽天乘風勢擊之遼兵潰遂至沃稜濼

元星節復池州進據清水灣伺者告賊艦至自上流順風舉帆衆數十倍諸將失色星節曰無傷也風勢盛彼倉猝不得泊但伏橫港中偃旗以待俟過而擊之無不勝矣風怒水駛賊奄忽而過乃命舉旗張帆鼓譟而薄之官軍殊死鬬風反爲我用大克之又金將李伯祥據趙州穆呼哩遣王義擣其城會天大風雨義帥壯士挾長梯疾趨夜四鼓四面齊集登城殺守陴者城中亂伯祥挺身走天壇寨一州遂定又巴延伐宋命呂文煥招降郢州守將王虎臣王大用不應日暮風大起巴延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破屠之

明成祖與盛庸軍遇南兵軍西南北兵軍東北交戰未分勝負忽東北風大作塵起蔽天砂礫擊面人咫尺不相見成祖麾兵乘風大呼縱左右翼橫擊之鉦鼓之聲震地南兵大敗追至滹沱河斬溺死者不可勝計降者悉縱遣之又成祖與李景隆大戰於白溝河先爲瞿能平安所勝得高煦帥精騎數千合戰會大風起南師陣少動乃以勁騎繞出其後突入馳擊遂斬能於陣安亦敗乘風縱火南師大潰盡棄其輜重以遁斬溺數十萬降者數萬人

水攻　通典孫子曰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絶而不可以奪漢王遣韓信已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救齊王田廣龍且幷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鬭窮兵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亾城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達督眾軍討之紇乃出柵涯音涯口多聚沙石以竹籠置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水東軍遂敗走

後漢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絶進退逼急乃於所渡水中僞立堨以爲捕魚而潛從堨下過北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渡時眾敗退唯卓全師而還

後漢末曹公圍呂布於下邳引沂泗水灌城尅之○陳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安二郡界水陸爲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爲筏施柏拍於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岸寶應數挑戰昭達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大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寶應大潰遂尅定閩中○陳將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達於木柵之外用遏船艬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柏拍以臨賊柵又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大艦隨水突之賊眾大敗因而擒紇

大唐武德中劉黑闥據河北背反太宗率兵討之先遣堰洺水上流使淺令黑闥得渡水及戰遽令決堰水至深丈餘賊徒旣敗爭渡水溺死者數千人咸以爲神黑闥與二百餘騎奔於突厥悉虜其兵眾河北悉平○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屬江水汎漲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謂孝恭曰兵者以速爲神機者時不可失今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其城下可謂疾雷不及掩耳兵家上策也孝恭從之進兵次夷陵銑將文士弘屯清江靖與之決戰大破賊軍仍率所部星馳進發營於荆州城下士弘既敗銑眾莫不震讋靖又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等遂圍城數重其夜銑遣使請降靖卽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

續通典五代梁太祖遣丁會將兵攻宿州刺史張筠堅守丁會乃率眾於州東築堰壅汴水以浸城筠乃降宿州平

大舉南伐命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師直趣清口楊行密遣朱瑾領兵以拒師古因決水浸軍初師古營清口其地卑下或請就高為柵師古以非全忠命不聽淮人決水浸之請者告曰淮人決河上流水至矣師古怒其搖眾斬之已而水至軍不能戰遂見殺周李重進伐吳破濠州南關城世宗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吳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之拔其水寨焚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收其羊馬城中震恐又周師攻吳壽州吳人大發樓船蔽川而下泊於濠泗周師頗不利吳將林仁肇以水陸軍齊進又以船載薪乘風縱火欲焚周所為浮梁周將張永德使習水者沒其船下縻以鐵鎖急引輕舸擊之吳人船不得進退溺者甚眾奪巨艦數十永德解金帶賞習水者

宋太祖北征王師傅太原命築長隄壅汾水灌其城決晉祠水注城下置寨於城四面逼之太祖幸城北引汾水入隄灌城內又幸城東南命水軍乘小舟載強弩進攻水自城門入而有積草自城中飄出塞之會歲暑雨軍士多疾乃班師其後北漢主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落而城多摧圮契丹使者韓瑨猶在太原歎曰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并人無類矣

金薩滿阿里與高彪監護水運宋以舟師阻亳州河路擊敗之追殺六十餘里獲其將蕭通破漣水水寨賊盡得其大船遂取漣水軍招徠安輯之石州平宗弼再伐宋薩滿阿里已老督造戰船詔賜薩滿阿里錢千萬自結髮從軍大小數十戰尤習舟楫江淮用兵無役不從時人以水星目之

元張弘範師次崖山宋軍千餘艘碇於海中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弘範引舟師赴之崖山東西對峙其北水淺舟膠非潮來不可進乃由山之東轉南入大洋始得逼其舟又出奇兵斷其後路燒其宮室

明俞通海從征陳友諒戰鄱陽湖建議曰湖水有淺深舟難迴旋不利戰莫若縱之入江先據敵上流迎戰友諒成擒矣後果然又俞大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寇長陸戰今樓船高大倭船遇之輒摧壓魚爛固我兵所長也善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勝小以多勝寡耳於是

用舟師戰而舟山積歲不除之賊皆勦

水平及水戰具附

〔通典〕木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為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深一寸三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分間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匡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為轉關腳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為天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謂之水平○照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大可握○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向遠近高下立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鈌以度竿上尺寸為高下遞而往視尺寸相乘則山岡溝澗水源下高深淺可以分寸而度○水戰之具其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為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檝棹篙櫓帆席絙索沉石調度與常船不殊○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旛幟開弩牕矛穴置拋車壘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莫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左右前後有弩窗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鬬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旛幟金鼓此戰船也○走舸舷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遊艇無女牆舷上置槳床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船也○海鶻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狀舷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鶻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此江海之中戰船也

〔續通典〕五代周師征南唐李景初無水戰之具已而屢敗景兵獲水戰卒乃造戰艦數百艘使降卒教之水戰又造齊雲船數百艘世宗至楚州北神堰齊雲船大不能過乃開老鸛河以通之遂至大江景初自恃水戰以周兵非敵且未能至江及見周師列於江次甚盛以為自天而下乃請降

金海陵王正隆時營汴京新宮張中彥采運關中村木青峯山巨木最多而高深阻絕唐宋以來不能致中彥使

構崖駕壑起長橋十數里以車運木若行平地開六盤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復領其役舟之始製匠者未得其法中彥手製小舟纔數寸許不假膠漆而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其智巧如此浮梁巨艦畢功將發旁郡民曳之就水中彥召役夫數十人治地勢順下傾瀉於河取新秫稭密布於地復以大木限其旁臨晨督衆乘霜滑曳之殊不勞力而致諸水

元師逼萬州宋人將舟師數百艘遡流迎戰安扎爾順流率勁兵乘巨筏浮草舟於其間弓弩雨射宋人不能敵敗諸夔門又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三萬號百萬步軍指揮使孫虎臣爲前鋒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亙江中似道將後軍巴延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礮聲震百里宋軍陣動貴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衆軍大呼曰宋軍敗矣諸軍戰艦居後者阿珠促騎召之挺身登舟手柁衝敵船舳艫相盪乍分乍合阿珠以小旗麾何瑋李庭等並舟深入巴延命步騎左右犄之追殺百五十餘里溺死無算得船二千餘艘及其軍資器仗圖籍符印又張世傑集海艦千餘艘貫以巨索爲柵以自固李恆斷其汲路其勢日逼諭降不可乃陣於船尾由北面逆行擣其柵索絕世傑戰死

明戚繼光編水兵法每一寨係一將領者不拘船之大小多寡均勻分派但係一寨之尊不拘參遊都司把總一例曰主將各量分親船爲中軍司中軍領之緣將領所職應在衝要故多其數以便督進若主將往中左右各司巡邏監督只將中軍隨從便於往來一到彼哨又有該哨相幫卽稱重矣永不許抽零司哨之船若主將仍抽取司哨寸版以致司哨寡弱誤事只重罪主將主將中軍船不及各司數者以其常與一司合爲一處勢已倍於他哨而船中必擇其第一堅大者爲中軍司將勢已厚餘分爲中司左司右司每司分二哨共六哨船多則加前司後司又加分二哨共十哨每哨船隻大小相兼大約十船以下五船以上爲一䑸哨官領之兩哨爲一司分總領之三司二司則爲一部主將領之凡戰船上大旂俱用黑布一則便於遠瞭一則合於水性也仍用白布取寨名一字大書加於旂心各照方色製以號帶每隊長小旂一面各照本船號帶方色凡捕盜專管一船之務無所不理凡入船客兵俱聽管束第一當重其事權俾有專力舵兼防舵門下攻守椗手專管椗正頭前攻守瞭手專管颿檣繩索主將調籤斗

手遇賊則上斗用犁頭鏢下射賊舟神器手專管定發無敵神飛礮掌號手專管接應司哨號令及獨船對敵進止號令守艙門者臨敵牢守艙門平時管一應家火槓具支銷晝夜出入關防隊長司一隊內攻守督兵用命賊近專發火桶平時督兵習藝修治軍火器械一號某字船一隻捕盜一名家丁一名舵工二名斗手三名瞭手二名椗手二名守艙門二名掌號一名神器四名此一定不可增減兵八隊每隊隊長一名兵十名共八十八名或七隊六隊五隊相船相地損益之後號船皆倣此旗幟方色俱隨本哨

敵半涉水擊必勝　通典孫子曰敵若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欲戰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上而水來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

春秋時晉將陽處父侵蔡楚將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處父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陣遲速惟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避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楚漢相持項羽自擊漢將彭越於梁地令其將大司馬曹咎守成皋漢將挑楚軍咎渡汜水戰漢將候半涉擊大破之

後漢末青徐黃巾三十萬眾入渤海界欲與黑山賊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棄車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人

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眾寡不敵依水為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敢渡（蜀主悟之不敗）

大唐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燕竇建德率眾十萬來至范陽均謂藝曰眾寡不敵今若出鬪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分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破之必矣從之建德引兵渡水萬均擊之大破

續通典○五代晉高祖天福二年范延光反遣其牙將孫銳澶州刺史馮暉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

爲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胡梁攻之銳輕脫無謀時軍士苦大熱皆不爲用光遠得其謀者知其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暉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

明胡宗憲勦海賊徐海等曾賊入紹與大兵遇於江橋僅隔一河乃令土目田九霄邀其前同知曲入繩襲其後賊見兩兵渡河大怖而走宗憲笑曰賊若乘我兵半渡追擊勝負未可量今已投死地無能爲也聚衆圍之死者强半

又蔡浦賊八千餘人渡江東寇沈希儀以五百人待之賊將窺江希儀謀之諸將曰蛟龍灘闊滑石灘狹須襲其闊而致之狹乃可擊於是伐岸竹編筏爲缪揭竿爲旗使老羸卒樹幟燃柴向蛟龍灘以惑之賊疑有備果趨滑石灘希儀預分兵兩岸潛以小艇載勁卒伏葭葦中俟其半渡希儀乘艇順瀧急衝之兩岸伏軍譟而前水陸夾攻賊俱擠墜入淵盡俘之

軍行渡水附

通典軍行遇大水河渠溝澗無津梁舟栰以木罌渡用木縛瓮爲筏受二石力勝一人罌間闊五寸底以繩句聯編槍於其上形長勿方前置拔頭後置稍左右置棹 又用槍栰槍十根爲一束勝力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即成一栰皆去鑽刃以束爲魚鱗次橫檢而縛之可渡四百一十六人以此爲率多少用濟 又用蒲栰以蒲九尺圍頭倒爲束十道縛似束槍爲栰量長短多少無蒲亦用葦栰量大小以濟人 又用挾絙以善游者繫小繩先浮渡水次引大絙於兩岸立大橛急定絙使人挾絙浮渡大軍可爲數十道 又用浮囊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繫其孔束於腋下浮渡

續通典唐馬燧討田悅悅哀散兵二萬守漳之長橋築月壘扼軍路燧於下流以鐵鏁維車數百絕河載土囊遏水而後渡

五代唐李存進爲振武軍節度使時晉軍德勝爲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爲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欲造浮橋軍使曰河橋須竹笮大艑兩岸石倉鐵牛以爲固今無竹木竊慮難成存進曰成算在心必有所立乃課軍造葦笮維大艦數千艘作土山巨木於岸以擊之初軍士以爲戲月餘橋成人皆服其智

晉攻梁楊劉晉王李存勗自負芻以堙塹遂破之後與梁相拒於楊劉梁將謝彥章決河水以隔晉軍晉軍渡水

擊彥章破其四寨

周世宗幸淮上親領兵破賊砦砦在濠水東北十八里灘上其灘廣袤數里淮水浸而圍之乃濠上之咽喉也先是賊居其地泊舟檝以自固恃其四面水深謂王師不能濟帝之將行也悉索行在槖駝以往臣僚咸不諭其旨及至命甲士數百人跨槖駝以濟帝又續領騎士相繼而渡一鼓而盡殪之獲其戰艦而迴

宋時南唐樊若水謀歸宋乃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抵北岸量江廣狹因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及宋用兵造舟數十艘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不差尺寸大兵渡江若履平地卒以克捷

金和碩從羅索圍太原宋將种師中以兵十萬來援和碩擊敗之大軍至河無船不得渡羅索遣和碩循水上下和碩率軍三百自孟津而下度其可渡遂引軍以濟大軍於是皆繼之宋將郭京出兵數萬趨羅索營和碩從旁奮擊敵亂遂破之師還破敵於平陸渡得其船以濟又宗望伐宋宗弼從軍取湯陰縣降其卒三千人至御河宋人已焚橋不得渡赫哷蘇以七十騎涉之殺宋焚橋軍五百人宗望遣吳孝民先入汴諭宋人宗弼以三千騎薄汴城宋主出奔選百騎追之弗及獲馬三千而還又宗弼軍自杭州遂取秀州特嘉暉敗宋軍於平江遂取平江阿里率兵先趨鎮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宗弼舟小契丹漢軍沒者二百餘人遂自鎮江泝流西上世忠襲之奪世忠大舟十艘於是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數倍宗弼軍出宗弼軍前後數里擊柝之聲自夜達旦世忠以輕舟來挑戰一日數接將至黃天蕩宗弼乃因老鸛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宗弼乃得至江寧達賚使伊拉固自天長趨江寧援宗弼烏凌阿托雲亦以兵來會連敗宋兵宗弼發江寧將渡江而北宗弼軍渡自東伊拉固渡自西與世忠戰於江渡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下將左右掩擊之世忠舟皆張五緉宗弼選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緉著火箭皆自焚烟焰滿江世忠不能軍追北七十里舟軍殲焉世忠僅能自免宗弼渡江北還又赫舍哩志寧以臨海節度使都統右翼軍攻鄂斡鄂斡敗於長樂西走志寧追及於霧鬆河賊已先渡依岸為陣毀橋岸以為阻志寧與賊夾河為疑兵與萬戶瓜爾佳清臣圖克坦

哈魯於下流設渡已渡前有支港岸斗絕其中泥濘乃束柳填藉士卒畢濟行數里得平地將士方食賊奄至據南岡三馳下志寧陣陣堅力戰卻之

元張榮從太祖征西域至莫蘭河不能涉召問濟河之策榮請造舟太祖曰舟卒難成濟師在何時榮請以一月爲限乃督工匠造舟百艘遂濟又楊奇扎噶師至徐州河不得濟探知賊兵有據舟楫伏澤中帥勁卒數人憑河擊之悉奪舟楫衆遂得渡又楊奇扎噶從安扎爾攻歸德奇扎噶麾諸將縛草作筏渡濠抵城下梯城先登拔之又世祖南伐駐蹕江渚令諸將南渡先達彼岸者舉烽火爲應鄭鼎首達南岸衆軍悉渡又世祖師至嘉陵白水交會勢洶急帝問船幾何可濟汪德臣曰大軍百萬非可延淹當別爲方略卽命繫舟爲梁一夕而濟

延阿珠伐宋趨郢州遇水潦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巴延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乃召一壯士負甲仗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次鹽山又先是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植木江中聯以鐵鎖中立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爲固至是巴延師至漢口阿珠以機鋸斷木以斧斷鎖焚其橋襄兵不能援遂拔樊城守將呂文煥懼而出降又舒穆嚕安扎攻蜀敘州守將橫截江津不得渡安扎聚軍中牛皮作渾脫及皮船乘之與戰破其軍奪渡口爲浮橋以濟

明常遇春初從太祖渡江抵采石元兵陣磯上下聯大舟距三丈許莫敢先登遇春至太祖麾之前卽捨舟挺戈一躍而上衆披靡遂拔采石

禦敵水軍絕下流敗之

通典梁將趙祖悅率水軍偷據峽石後魏遣將崔延伯率兵討之延伯夾淮爲營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反入久竹爲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梁武援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

後周將達奚長儒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勇士七千來爲聲援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淸水連轂相次以待景軍景至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因擒明徹

續通典元武仙遣將盧秀李伯祥帥兵謀襲趙州并取滬城率戰艦數百艘沿江而下王義具舟楫於紀家莊截下流邀擊之義士卒皆水鄉人善水戰回旋開闔往來如風雨船接則躍登彼舟奮戈疾擊敵莫能當大破之又巴延攻郢州郢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又於水南築新郢橫鐵絙鎖戰艦密樹椿木水中下流黃家灣堡亦設守備之具堡之西溝南通藤湖至江僅數里巴延乃遣將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江

明傅友德征雲南進兵曲靖元梁王遣達爾瑪拒戰友德用沐英策勒兵至白石江與相拒揚聲欲渡而分遣將以精卒數千潛從下流掩其背衆亂友德乃麾軍畢濟悉師薄之副將率鐵騎擣其中堅下流之師表裏合擊遂大破之

兵類十一

軍令

皇朝通典天命三年　太祖高皇帝興師伐明　諭諸貝勒大臣俘獲之人勿去其衣服勿淫其婦妾勿離異其匹偶拒戰而死者聽之若歸順者愼勿輕加誅戮天聰三年　太宗文皇帝諭朕仰承　天命興師伐明拒戰者不得不誅若歸降者雖雞豚毋得侵擾俘獲之人毋離散其父子夫婦毋淫人婦女毋掠人衣服毋折廬舍祠宇毋毀器皿毋伐果木如違令殺降淫婦女者斬毀廬舍祠宇伐果木掠衣服及離大纛入村落私掠者鞭一百又毋食明人熟食沽酒聞山海關內多有鴆毒更宜謹愼以乾糧飼馬或馬匹羸瘦可量煮豆飼之肥者止秣以草俟休息時再飼以糧凡採取柴草毋得妄行須聚集衆人以一人爲首有離衆馳往者拏究如有故違軍令者將不行嚴禁之都統參領佐領一併治罪

崇德三年　諭凡和碩親王多羅郡王多羅貝勒固山貝子臨陣交鋒若七旗王貝勒貝子卻走一旗王貝勒貝子拒戰七旗獲全卽將七旗佐領下人丁給拒戰之一旗若七旗拒戰一旗卻走卽將卻走人丁分與七旗若一旗內拒戰者半卻走者半卽以卻走人丁分給本旗拒戰者有因屯劄他所未拒戰而無罪者免革人丁其拒戰之王貝勒貝子別行給賞若七旗未及整伍一旗王貝勒貝子拒戰得功者按功次大小俘獲多寡賞之野戰時本旗大臣率本旗軍下馬立王貝勒貝子等率護軍乘馬立於後若與敵兵對仗王貝勒貝子大臣不安隊伍輕進或見敵寡妄自衝突者奪所乘馬匹及俘獲人口凡兩軍相對必整齊隊伍各按汛地從容前進如擅離本隊隨別隊行擅離本汛由他汛入及衆軍已進獨卻立觀望者或處死或籍沒或鞭責或革職或罰銀酌量治罪凡整伍前進稍有先後毋得彼此爭論但以按汛擊敵不致退縮爲上若有以此爭論者卽爲立心不端之人如敵人不戰而遁我軍追擊之宜選精兵驍騎合力馳擊護軍統領不得前進止宜領纛整伍分隊以躡其後倘遇伏兵或於追躡時遇敵旁出護軍統領乃親擊之凡大軍起營時各按佐領旗纛整隊而行若有一二人離隊往

來尋索遺物及酗酒者皆貫耳自出城門務遵軍律肅靜行伍毋得喧譁都統副都統參領護軍統領佐領以次各有統束統束嚴明則該管隊伍豈有喧譁之理今後有喧譁者該管官坐以應得之罪喧譁者責懲軍行時如有一二人離旗行走者許同行人即報送本都統執送者賞銀三兩下營時凡取薪水務集衆同行妄致失火者斬軍士甲胄均書號記胄兩旁皆用圓鐵葉無甲者衣帽後亦書號記一切軍器自馬絆以上均書姓名馬必繫牌印烙不印烙者罰銀二兩箭無姓名者罰銀二十兩如得他人箭隱匿不出者亦罰銀二十兩軍行時若見禽獸馳馬追射者兵丁射以鞄箭貝子大臣坐以應得之罪夜行時每佐領人等有別吹竹爲號者執治貫耳若不執治議參領罪盜鞍轡及轡絡覊絆者按法治罪若馬上行李偏墜應整理者本旗人均站立待整乃行兵入敵境時若有一二人離營私掠被殺者妻子入官仍治本管官罪勿毀寺廟勿妄殺平人抗者戮之順者養之俘獲之人勿褫其衣服勿離散人夫婦雖不爲俘獲者亦不許褫衣侵害其俘獲之人勿令看守馬匹如有一二人妄取糧草被殺者罪與離伍擒掠者同勿食熟食勿飲酒前此我兵飲食不慎以不知敵人置毒於中耳今特曉諭宜加謹慎有不遵者依律治罪

順治八年定發兵之時或在家或在外違限者該管參領佐領等官每兵一名罰銀五兩若至革職等重罪侯旨定奪兵丁不遵約束抗違者酌量罪犯責懲該管官仍行議處

十三年定隨征前鋒護軍領催驍騎厮養卒等私自逃回初次鞭一百遞發軍前二次正法

康熙十一年題准官員出征在家規避不起身者革職在外違約者革職提問護軍及領催驍騎等在家規避不起身者鞭一百仍發軍前在外違約者鞭一百所獲人口入官若係差遣之處不遵號令違誤者鞭一百出兵之處不遵號令妄行者爲首人正法餘各枷三月鞭一百該管官罰俸一年

十八年聖祖仁皇帝諭領兵諸王將軍等藉捕賊爲名燒民房舍擄掠子女搶奪財物或分兵所往之處私自擄掠者令督撫題參治罪如督撫隱匿事發日督撫革職

十九年題准或攻城或野戰如將陣亡屍骸不能救出者同戰之參領散秩官護軍校驍騎校降二級調用領戰

之該管總降一級調用領戰之大員罰俸一年

二十三年議准官兵被傷退回者若係一二等傷痕免議三等以下傷痕仍與失利者同罪如未經被傷冒作傷痕退回者照規避例治罪若係官員重傷止許親隨人等送出無親隨人令驍騎一二名護送兵丁重傷亦止令驍騎一二名護送多差者將差撥各官治罪多送之驍騎亦同議處

二十九年　諭本朝自　列聖用兵以來戰必勝攻必克所向無敵者皆以賞罰明法律嚴兵卒精銳器械堅利人思報國殫心奮勇之所致也今軍行其令各該都統以下察覈軍實凡甲胄弓矢諸軍器務令犀利堅好盔甲均繫號帶並書旗分佐領姓名繫於馬尾其行也視大纛整隊齊發有零星前後亂行及酗酒者該管官立拏懲責其止也各按旗分隊伍分別屯劄有前後錯亂者罪及該管大員馬無印矢無名各罰以銀給拏獲者竊取鞍轡什物馬匹者視其多寡之數治罪失火者從重究懲官兵厮役所過地方毋騷擾毋搶掠毋踐踏有擅離營伍入村落山谷奪人財物者軍法從事並罪本主及該管官軍士厮役逃亡在汛界內立行察拏治罪如出汛界外該管大員即遣官兵窮追務獲立斬以徇如不能獲則將往追官兵從重治罪其逃人之主及該管官一幷嚴行究懲既出我境哨探斥堠務期嚴密如曠野列陣交兵王貝勒貝子公大臣有不按次序攙越前進及見賊兵寡弱不復請令冒昧前進者有功不敘仍治以罪其進也須齊列緩轡按隊前行如自離其隊而附人後或自棄其伍而入別行或他人已入而獨留不進者其應斬應籍沒及懲責革罰分別治罪如整旅而進擊敗賊兵厥功維均勿以略分先後致生爭競至敵兵不戰而潰則選精騎追逐之後隊躡踪而進如遇伏兵或賊兵有旁出者則後隊接戰夫兵者所以討逆而安順也領軍大臣果能嚴束其下不使良民受害膺上賞違者罰無赦凱旋之日有以兵器私售蒙古者本人治罪並及該管官馬乃大軍急需須視水草佳處小心牧養起行時則留將卒察遺失之馬轡韉尾所繫字樣交還原主如係疲馬則開明馬色數目交所在官司人民蒙古善爲牧養報知兵部如有隱匿私乘及殺之棄之者治以罪其遺失馬匹之人亦開明馬色報兵部存案恐官兵未能徧知爾部其刊布曉諭之

皇朝通考 國初定凡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公等遇敵交鋒若七旗敗遁一旗攻戰有裨于七旗者將七旗佐領下人丁給與一旗若一旗敗遁七旗攻戰將敗遁人丁分與七旗若一旗內一半攻戰一半敗遁將敗遁人丁撥與本旗攻戰之人若一旗內一半有事他處未與攻戰半旗雖敗人丁留給本旗未戰之王貝勒貝子公等其攻戰之各旗酌量給賞若遇敵猝乘七旗未及準備而一旗獨能攻戰亦止照功給賞其七旗免革人丁凡曠野遇敵時如不按隊伍輕入敵陣或見敵兵單少擅自奔馳者將所乘之馬並本處所獲人口入官凡列陣攻戰時須從容縱馬各照對敵前進如遷延趨避尾附他隊或他隊已進立視不前者各按所犯治罪凡進兵時或有稍先稍後者克敵後不許彼此爭競至敵人敗北宜追者須選精騎當先其都統護軍統領等各 領本纛分隊隨後以防追兵陷入埋伏倘追趕時或被伏兵攔截都統護軍統領等即行迎敵凡出兵時各認本佐領旗號依隊而行都統副都統護軍統領參領佐領各以次管轄嚴行約束不許離伍亂行爭取遺物不許喧嘩酗酒如亂行者罰銀三兩給拏獲之人喧嘩酗酒者責治至失火者論死夜間行營勿得無故吹哨違者治罪凡軍士盔甲及軍器馬絆等俱釘字號馬尾後拴牌烙印馬無印者罰銀二兩箭無字者罰銀十兩給拏獲之人無銀者鞭三十如偷盜鞍轡籠頭等物者照偷盜例鞭責 凡有一二人妄行搶掠被人傷害者即將妻子入官該管官仍治罪 凡搶奪民人柴草者鞭八十賠還柴草該管官罰俸一年 凡官兵出征不許拆毀神廟妄殺平人已經俘獲者不得剝取衣服拆散夫婦至不堪俘獲者亦不得傷害其俘獲之人勿令看守馬匹 凡發兵之時兵丁或在家或在外如有違約者該管參領佐領等官每兵一名罰銀五兩若至革職等罪奏聞定奪兵丁不遵約束者酌量所犯責治該管官仍議處至康熙十一年復定官員出征在家規避不起身者革職在外違約者革職提問護軍及領催兵丁等在家規避不起身者鞭一百仍發往軍前在外違約者鞭一百所獲人口入官若係差遣之處不遵號令違誤者鞭一百出兵之處不遵號令妄行者爲首正法餘枷號三月鞭一百該管官罰俸一年 凡出征大臣嚴禁兵丁不許搶掠如縱兵搶掠并指良爲賊妄行殺戮者從重治罪至康熙十八年復定領兵諸王將軍等有借通賊爲名燒民房舍擄掠子女財物或分兵所往之處私自擄掠者令該督撫題參治

罪如有隱匿事發之日督撫革職　凡臨陣多寡不敵在危急時有人救出者照被救人陣亡卹賞減去其半其一半官出一分被救人出一分給能救之人如兩軍相戰時有能將落馬之人救出與馬騎者係公以下副都統以上給銀一百兩參領輕車都尉以下給銀六十兩平人給銀二十兩俱于落馬人名下追給如將屍骸救出者賞給官馬一匹其樵牧軍士亂行陷敵有人救出者亦照卹賞減半于帶領官名下追銀給能救之人若不係亂行帶領官無罪令被救人給銀救出至親者不在此例如攻城不克將城下受傷之人救回者亦照卹賞減半官出一分被救人出一分給能救之人如將屍骸救出者令同領戰官給銀三十兩至康熙十九年復定或野戰或攻城如有陣亡屍骸不能救出者同戰之參領散秩官護軍校驍騎校降二級調用領戰之該管官降一級調用領戰之大臣罰俸一年又凡攻戰失利官兵有受傷者免其議處至康熙二十三年復定官員兵丁受傷退回者若係頭等二等傷痕免議三等以下傷痕仍與失利者同罪如未經受傷冒作傷痕退回者照規避例治罪若係官員重傷止許親隨人等送出無親隨人令甲兵一二名護送兵丁重傷亦止令甲兵一二名護送多差者差撥各官治罪多送之甲兵亦同議處

康熙三十四年議定軍令條約凡遇出征各該都統護軍統領副都統參領等査明官兵盔甲弓箭應需一切軍器務令精銳堅固兵丁盔尾及甲背令其拴姓名甲牌馬駝鬃尾令其拴寫旗分佐領姓名並用印烙凡起行及途次官兵各帶輜重按本旗纛行走毋得前後攙越如有亂行酗酒者卽擊懲責自出城以至回兵不得喧嘩喊叫違者懲責結營之時各按本隊駐劄如有攙越旗分前後亂營者並將該管大臣官員議處其馬無印者罰銀二兩箭無字者罰銀十兩俱給與拏獲之人偷盜籠頭馬絆馬鞊者鞭責偷盜鞍轡等物及馬匹者按贓之多寡治罪失火者從重究治官兵及跟役人等所過地方不得擾累百姓搶奪馬匹踐踏田苗妄離本營潛入村莊山谷强取物件違令者嚴加懲治該管官及本主一併議處如兵丁及跟役逃走在卡倫以內者卽行査拏照例治罪已逃出卡倫者卽派官兵務窮追獲無論兵丁及跟役卽按軍法追拏不獲者將追赶之官兵治罪逃人之主並該管官一併嚴加治罪凱旋之日如有私賣盔甲軍器者從重治罪該管官議處再馬駝係大兵緊要之項添

撥官兵加意揀擇水草牧放進兵之時派留官兵在後查收遺失疲乏之馬駝其遺失者按照印烙並所拴名姓交還原主疲乏之者開明馬駝毛皮數目交與就近地方官或村莊百姓等牧養將數目報明兵部如敢隱匿乘騎及宰殺者嚴加治罪其遺失馬駝之主令將馬駝毛皮開明報兵部註冊坐卡人等不許攜纛前往各按旗分將小旗帶往離大營稍遠放卡加謹瞭望晚間撤回就近住宿放卡地方不許攜帶帳房不得舉火止許乘一馬前往馬不離鞍勿竄遠散放如有敵至審實即刻報明領兵將軍大臣如並非敵寇誤報及賊人將近漫無知覺怠忽報遲者將放卡官兵即在軍前按法從重治罪示衆其坐堆官兵夜間弓必上絃毋得脫衣加謹防守如駐劄地方兵丁每日射箭修理軍器務令精銳仍不時將所傳軍令曉諭堆卡加意嚴肅晝夜不許閒人行走凡有行走之人詳悉詢問所穿衣帽所佩器械可異者即行拘拏如坐堆卡之人疏忽怠玩或偷眠或空一二人者該管大臣官員查出將官兵嚴加治罪至與敵相近領兵將軍大臣酌量添撥前鋒章京兵丁前往務令探明敵人虛實踏看地方情形遇敵對陣時領兵將軍大臣務必詳審地勢或係曠野或係排駝營陣或係排列欜木營陣並令某隊伍某旗擊賊之處詳加指示鳴螺進兵于敗賊後亦鳴螺收兵進攻之時如敵寇堅勁不動即令其預備兵丁前往應援如違者將領兵將軍大臣治罪敵人在對面進攻之時如王貝勒貝子公大臣等有越次前進者不準議功仍行治罪務須排列整齊緩轡前進如不按本隊尾隨他隊及離棄本隊由他隊前進並他人前進佇立觀望者應治以斬絞籍沒懲責革職之處各按所犯擬罪進攻之時或有稍先稍後者不得彼此爭競既能隨本隊敗賊有將伊議論者即係心術不端置之勿論如賊人不能抵敵敗走即選精壯兵馬追趕隨即分隊接踵前進如追趕之人誤陷伏兵或突遇他寇後隊即接刃攻擊嚴禁兵丁毋許擄掠牲畜財物如正當對陣之際違令希圖搶奪財物者即將官兵治罪其有責任之大臣官員既經給有親丁軍前若再挑取護軍披甲漢仗好者則對敵之時精銳兵丁必致缺少嗣後大臣官員除原有親丁外軍前不許挑取其無親丁官員及委署之章京等出征各準挑取一名再軍糧所關綦重凡出征之時官兵口糧務令按定日期裹帶如不按數以致缺少者將該管官並少帶之兵從重治罪其有跳越排駝營陣及排列欜木營陣身故者準從優議敘領兵大臣有能嚴行約

東官兵不致擄掠爲非者壓賞如縱容官兵擾害良民者從重治罪凡與敵相近一切軍令既經傳諭仍敢故違者將違令之人卽按軍法如有傳行不至者亦按軍法從事

雍正九年申定軍律著卽刊刻交與兩路大將軍通行頒布咸使稟遵

一戰陣之際聽掌號擊鼓鳴金爲進止如有聞聲不進聞聲不止者斬

一臨陣須奮勇前進如有回顧畏縮交頭接頟私語者斬

一專司掌號擊鼓鳴金之人聞令卽掌號擊鼓鳴金令止卽止違者八旗兵鞭四十綠旗兵棍責三十如臨陣違令者斬

一將軍密傳軍令如轉傳之人將其中要言私自增減並將疑似之言添造者斬

一將軍授緊密軍令如敢私告他人以致宣揚誤事者斬

一將軍參贊大臣領兵提督總兵等官密議軍情時如敢私行竊聽卽係洩漏軍機之人犯者斬

一差往探聽敵人形勢如有畏縮不往詭稱已到彼處及以少報多以多報少探信不實貽誤軍機者斬

一官兵沿途欺壓民番恃強買賣掠財物毀房屋淫污婦女者俱斬

一官兵殺傷良人冒功者斬

一官兵將他人戰功冒爲已功及詭稱有功以虛作實以輕報重者斬

一指稱夢寐中見神無故造言惑衆者斬

一兵丁竊馬潛逃者該管官卽派頭目追拏如在劄營地方犯者八旗兵鞭一百綠旗兵棍責八十如係臨陣時梟首示衆

一遇有遺失馬匹其獲馬之人卽稟明該管官查問給還如有隱匿私乘者八旗兵鞭五十綠旗兵棍責四十仍插箭遊營如私行屠宰或偷賣與他人者俱斬

一劄營地方兵丁輪班守卡務宜嚴肅訪察夜遇警急卽密稟申報設備以候如有擾動散走驚怖喧嘩以致亂

營者斬
一夜傳軍令怠慢不遵以及巡查坐卡偷安眠睡致悞更曠班者八旗兵鞭一百綠旗兵棍責八十該管紅旗管隊不行查報者棍責四十如臨陣時兵丁犯者斬
一兵丁面承該管官諭令其辭色之間顯形傲慢者八旗兵鞭五十綠旗兵棍責四十如有意抗違致悞軍機者斬
一兵丁故意私語嗟怨長吁短歎者八旗兵鞭七十綠旗兵棍責六十責後復犯並臨陣時故違者斬
一兵丁不守軍令無故聲喊並在營內混行走動高聲言語白晝犯者八旗兵鞭五十綠旗兵棍責四十如起更後驚呼妄動以致亂營者斬
一兵丁有夤夜夢魘者其左右同帳房之人卽行喚醒如有隨聲應和以致擾亂合營者八旗兵鞭七十綠旗兵棍責六十該管委署護軍校領催紅旗管隊插箭遊營如臨敵營犯者斬
一疎防失火燒燬草廠者八旗兵鞭一百綠旗兵棍責八十如在對敵要地失火致燒草廠者斬
一兵丁失火燒燬衣服器械者八旗兵鞭五十綠旗兵棍責四十如在存貯火藥地方失火者八旗兵鞭一百綠旗兵棍責八十該管委署護軍校領催紅旗管隊及護軍校驍騎校千總把總俱插箭遊營如臨陣時營內失火致悞大事者兵丁及該管委署護軍校領催紅旗管隊俱斬
一管守營門無故私縱人擅入者八旗兵鞭七十綠旗兵棍責六十如對敵時犯者斬
一差往探信之人如遇投誠敵人先稟明領兵官有不行稟報者八旗兵鞭七十綠旗兵棍責六十如將投誠之人不卽解送致復行逃散者八旗兵鞭一百綠旗兵棍責八十因而洩漏軍中虛實者照洩漏軍機律斬
一大兵進勦敗敵後如有遺棄馬匹財物務須等候軍令派撥官兵收取如私行奪取者插箭遊營因而擾亂隊伍者斬
一兵丁中途染病該管委署護軍校驍騎校千總把總一同驗確稟明該管官令醫調

治如不行驗看調治該管委署護軍校領催鞭五十紅旗管隊棍責四十護軍校驍騎校千總把總插箭如兵丁

詐病偷安者斬

一凡有倚强壓弱酗酒爲非不遵該管官約束者分別輕重鞭責插箭

一兵行各按隊伍依次而前無論道路坦平窄狹後隊俱不得越過前隊違者八旗兵鞭五十綠旗兵棍責四十仍

插箭遊營

一劄營之後各帳房內派出一人看藍旗出營則取柴看黑旗出營則取水有便溺者守營官兵驗明所帶照牌準

其出入起更後非係奉差一概不許出營違者八旗兵鞭四十綠旗兵棍責三十該管委署護軍校領催紅旗管

隊不行約束者插箭

一兵丁在營敢在該管官面前妄行動作驕慢無禮者插箭遊營

一並無緊急事私行跑馬者八旗兵鞭五十綠旗兵棍責四十仍將馬匹撤回令其步行

一兵丁支領口糧如有肆行拋棄狼籍者八旗兵鞭一百綠旗兵棍責八十該管委署護軍校領催紅旗管隊不卽

呈報者插箭

一兵丁押運軍糧沿途如敢私盜夥合或竊盜同行兵丁口糧及損傷盛米布袋致多虧折者八旗兵鞭一百綠旗

兵棍責八十

一各營馬步兵所帶鎗礮火藥不加謹收貯以致潮溼不能過火及攜帶行走時任意糜費者八旗兵鞭五十綠旗

兵棍責四十該管紅旗管隊插箭遊營如不加謹以致遺失者八旗兵鞭一百綠旗兵棍責八十該管委署護軍

校領催紅旗管隊插箭遊營

一兵丁所帶鉛彈務按槍口大小如式製造如鉛彈不合槍口係平日演放時查出八旗兵鞭五十綠旗兵棍責四

十仍插箭遊營該管委署護軍校領催紅旗管隊插箭遊營護軍校驍騎校千總把總插箭如臨陣時將不合槍

口鉛彈施放者斬該管委署護軍校領催鞭一百紅旗管隊棍責八十護軍校驍騎校千總把總插箭遊營營總

參領參將守備記大過一次

一弓箭撒袋腰刀皮索一切軍器不行收管以致遺失並應帶鞭械不隨身攜帶者八旗兵鞭一百綠旗兵棍責八十該管委署護軍校領催鞭四十紅旗管隊棍責三十護軍校驍騎校千總把總插箭

一路見他人遺失腰刀弓箭等物即行拾取稟明該管官查問給還如見物不拾並拾物不稟明者八旗兵鞭四十綠旗兵棍責三十仍插箭遊營

一兵行遇有草地方當陸續行走如有不顧隊伍混行致踐踏好草者八旗兵鞭一百綠旗兵棍責八十劄營之時牧放馬駝牛羊如敢離所指之地任意到處踩踐者八旗兵鞭一百綠旗兵棍責八十仍插箭遊營該管官插箭

一兵行時馬駝弔膘及牧放各項牲畜之處俱有傳檄官兵各宜遵照如不按法收養者八旗兵鞭一百綠旗兵棍責八十該管官插箭

一營內所挖井泉不許污穢其飲馬泉水務須另挖違者八旗兵鞭一百綠旗兵棍責八十

一劄營地方所有泉水飲馬時務須挨次往飲毋得爭先以致壅塞違者八旗兵鞭一百綠旗兵棍責八十

皇朝通典乾隆十三年增定軍律奏　諭軍旅乃國家第一要務軍法從事定例綦嚴今刑律內玩寇老師有心貽誤竟無正條非所以重軍務儆玩失律也夫科場作弊尚即正典刑若以行軍相較孰為輕重自應稽察舊案明著刑章俾眾知畏法方能鼓勇用命此非朕欲用重典實以昭示武臣肅紀律而勵勇敢辟以止辟之義也見在纂修會典著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詳酌定議具奏載入遵行

一統兵將帥苟圖安逸故意遷延不將實在情形具奏貽悞軍機者擬斬立決

一將帥因私忿娼嫉推委牽制以致糜餉老師貽悞軍機者擬斬立決

一身為主帥不能克敵轉布流言搖惑眾心藉以傾陷他人貽悞軍機者擬斬立決

十四年　諭國家設立營伍領以將弁所以禁暴止奸折衝禦侮責甚重也兵法失律有誅書稱不用命戮於社立法之嚴如此近來法司衙門於官犯相蒙多人緩決因而武弁亦邀寬典大非立法之本意夫軍旅之事關

家不能保其百年不用必當申明紀律信賞必罰方足以振憲綱而作士氣誠使爲將弁者在平時則勤訓練嚴鈸補謹巡防以固疆圉設有緩急統帥則詳審機宜熟籌勝算其偏裨士卒則奮勇爭先摧鋒陷陣不避矢石効臂指之使自能克敵制勝若平時不能拊循而流於廢弛或苟急而激爲忿怨偶遇小醜竊發則號令不明指揮不定畏葸退縮縱寇老師或臨陣之時望風委靡甚至欺蔽容隱負恩僨事國家所倚以爲干城腹心者何在此而不誅何以示懲乃使久繫囹圄累歲經年虛擬罪名獲全首領是骫法也後之任事者何由知戒朕以仁治天下愼重民命罔敢弗欽而天討所在朕勿敢赦如訥親張廣泗之誤國負恩慶復之欺蒙縱寇亦已賜令自盡而詳閱秋朝審冊內除李質粹宋宗璋尙須待質袁士弼情非退縮應該緩決此外如許應虎之失誤軍機臨陣退縮沈瑞龍之私回任所託病偷安胡璘劉種之恇怯退避離汛失守又如張通楊文富之棄地不守阻回援師皆法之斷不容貸而情之毫無可原者即其中有先經緩決之犯皆令改擬予勾正法以爲炯戒凡在披堅執銳之徒當思臨陣爭先赴蹈危險死於鋒鏑或所不免而國家加恩賵䘏廕及子孫如有退縮偷安挫衂失事縱一時苟免終於身伏斧鑕等死耳死敵者榮死法者辱雖至愚亦當審擇而知所處矣若專事姑息積玩成疲於軍務大有關繫訥親張廣泗慶復之敢於貽誤未必非向來失律倖免人心無所震悚有以啟之也今於勾到後特頒此諭詳悉開導令武臣咸知僨事者必無軼罰罹罪者斷難倖生與其伏法於誤事之後不如捐軀於臨事之時大義昭然將必致身効命以戰則克以守則固不致苟且偷生蹈於顯戮正辟以止辟之義也此諭着刊刻頒發令內外武職衙門入於交盤冊內永遠傳示各宜凜遵

四十九年　頒發行軍簡明紀律　諭前因甘省勦捕逆回時緣營官兵於馬家堡打仗因軍裝火器被雨潮濕俟烘烤完妥再爲前進並有懦怯退縮者當經降旨通飭各督撫務宜隨時加意整頓今逆回之事雖完但思整肅營伍固在督撫提鎮之實心督飭而平時操演講習更在將弁之面爲指導兵丁之明曉軍律國家累洽重熙承平無事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與其臨時告誡不若先事講求著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將行軍紀律擇其緊要數條務須簡切明當使兵丁人人知曉盡成勁旅以示朕整飭戎行之至意

一兵丁隨征剿賊俱應奮勇直前其見賊退走者不過各惜身命心懷畏怯試思臨陣退走律應斬首示衆若能殺賊立功必蒙陞賞卽或陣亡　國家自有卹典子孫俱得邀恩兵丁等與其臨丁俱令難逃　國法何如爭先殺賊奮不顧身況勇往向前未必卽死一經退後斷不得生此理甚明該管將備等平時將此諭切告誡務令兵丁等咸知大義臨陣時自必勇氣百倍可期殺賊立功

一鳥槍弓箭最爲行軍利器若兵丁等臨陣時尚未見賊遠將槍箭施放及至交戰火藥箭枝俱已用完無以禦敵卽同束手待斃關係甚重凡領兵將備平日務須時加講習令兵丁於臨陣遇賊槍箭可及之處不先不後一齊施放庶槍箭隨聲應手皆獲實用

一行軍攜帶軍裝火藥俱應在帳房收貯毋令潮濕卽或途中遇雨亦須嚴密遮護庶遇賊緩急可用凡帶兵將備等須嚴加曉諭勿致潮濕或需烘烤以致臨時貽誤至弓箭槍刀等項平時尤須修整堅利不得廢弛

一臨陣對敵倘遇將領受傷隨從兵丁更當奮勇直前竭力救護若兵丁不顧將各惜身命觀望退阻最爲惡習亟應申明軍紀俾衆知悉凡有將領受傷兵丁不卽時救護竟至潰散脫逃者立卽查明按名處斬其能奮勇保護者立卽議功優賞以示鼓勵該管將備等平日尤當愛恤士卒臨陣賞罰公平庶兵將同心合力所向無敵

一兵丁對敵乘勝追趕刻不容遲若兵丁等有貪搶賊人遺棄財物以致賊衆逃遁貽誤不小該將備等於領兵臨陣時務須通行曉諭違者立卽依律治罪庶兵丁等各知儆畏

一營卡最關緊要凡領兵將備等務須嚴飭坐卡兵丁輪班防守留心偵探毋得怠惰偷安卽探察有事只須選派明幹一二人密行飛禀餘仍嚴整坐守毋許輕動無事時不許高聲叫喊致亂營規違者俱照軍法處治

一兵丁遇有調撥自當恪守軍令卽時遄行如敢騷擾地方欺壓良民蹂躪田禾搶掠財物等事卽應按律從重治罪該管將備等平日加意教誡臨時又當嚴行約束無許違犯

一兵丁奮勇殺賊應予獎賞但恐兵丁等希圖冒功任意朦混不可不預爲防範凡軍法將他人戰功冒爲已功及謊稱實在効力將無作有以輕報重者斬該管將備等應隨時曉諭親自稽查俾立功者得賞冒功者治罪

以期核實

一行軍馬駝最宜愛惜凡兵丁等牧放須揀擇水草弔膘須按照時候遇有疲乏加意調養夜間尤宜小心看守倘有遺失須立時尋獲至所挖井泉不許污穢飲馬各挨次序毋許爭先以致壅塞如有違犯立即重懲不貸

一劄營後巡邏防守毋得疏懈夜間不許無故行走帳房內更要小心火燭遇有警報靜聽將令不得輕舉妄動若奉有密令須各自遵守毋得私相漏洩該領兵將備等尤宜申明號令隨時曉諭不得疏懈

恩卹

皇朝通典一改定武職養廉舊制八旗武職親隨名糧領侍衛內大臣滿洲都統各給八名蒙古漢軍都統前鋒護軍統領六名民公滿洲副都統四名侯伯蒙古漢軍副都統三名內大臣子內府三旗參領前鋒護軍驍騎各參領二名前鋒護軍驍騎各副參領前鋒侍衛一名有半散秩大臣王府長史男內府三旗佐領八旗佐領一名每親隨一名月餉銀三兩米二斛折銀一兩於領米時給發步軍統領九名步軍翼尉四名協尉三名副尉捕盜官二名步軍尉一名均於額設步軍內撥給綠營武職親丁名糧提督八十名總兵官六十名副將三十名參將二十名遊擊十五名都司十名守備八名千總五名把總四名各按營伍以馬步守均勻配搭支食外委千把總加給步糧一分

乾隆八年　諭國家體卹臣工文武皆屬一體文職則給養廉武職則給親丁名糧以資養贍自康熙四十二年部議由提鎮以及千總畫定數目之後復於雍正六年特奉　皇考上諭令武職去任之後將名糧停扣不必募補即留與接任之人所以體卹之者更為周至是以武職親丁雖年年造冊究繫虛名開載實無其人名實不符眾所共知朕思既為武職養廉即應改為養廉名糧將親丁姓名裁去毋庸虛造冊籍其各省武職親丁名糧向來如何分別多寡今如何定例之處該部議　奏即經遵　旨議準改為養廉名糧核實造報其外委千把總例給隨糧一分亦歸入養廉名糧項下一律造報

十年戶部奉　特旨賞給八旗大臣官員養廉歲支銀八萬六千兩計領侍衛內大臣九百兩八旗滿洲都統

七百兩前鋒護軍統領蒙古漢軍都統各六百兩步軍統領滿洲副都統內務府總管各五百兩內大臣散秩大臣蒙古漢軍副都統兩翼翼尉內府三旗統領內務府　奉宸　上駟武備院卿各四百兩健銳火器營翼長圓場總管各二百兩圍場翼長一百兩其自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各參領印務章京八旗護軍各參領　圓明園三旗各參領兩翼前鋒參領侍衛健銳火器營營總參領八旗察哈爾總管等官每年俱按大臣養廉支剩銀兩儘數分給

四十六年奉　上諭向來各省提鎮以下至將弁等俱有分扣兵丁名糧作爲得項者此固舊例如此且武職衙門非如文員之定有養廉是以卽將此項爲公用養贍之資但此例定自何年或係雍正年間議定文職養廉時一體酌給其每員應得若干係何名目各省是否一例按照地方情形品級大小酌定數目多寡又或各省參差不同著交各該部將定例年月及現在款項數目分析查明開單具奏至此事因仍已久恐又有於定數之外私自尅扣增添者若每員任內私扣一名後任積漸加增侵扣無所底止督撫姑息不加查察久之卽爲虛額空糧之弊尤不可不徹底清查著卽通諭各督撫將各省提鎮以下武職現在分扣名糧實數及有無私添之處查明據實具奏此事既久朕概從寬不究若稍有隱匿或致別經查出惟該督撫是問將此通諭知之

又奉　上諭國家設兵衛民簡核軍實期於行伍整齊兵額充足如兵丁等紅白事件從前設有生息惠濟銀兩以資賞卹後因生息名色有關國體特敕停止昨據阿桂等奏陝甘添兵案內籌及賞卹聲請酌復惠濟銀兩朕以國家賞兵之費藉商生息支給究屬非宜已傳諭阿桂等令其動用正項開銷矣茲袁守侗海祿前赴行在令軍機大臣傳旨詢問直隸雲南賞兵銀兩支銷款項據稱直隸裁扣公糧銀二萬兩雲南裁扣公糧銀一萬六千餘兩以備賞用等語看來各省大都如此兵丁紅白銀兩原係加惠行伍格外施恩若因此裁扣公糧致兵額不足殊非核實行伍之道況今戶部帑項豐盈各省藩庫積存充裕卽現在京營添兵四千九百餘名陝甘二省各營添兵一萬二千九百餘名其馬步糧餉合之各省兵丁賞卹紅白銀兩約算歲支尚不及百萬國家何靳此費不令開銷正帑各省乃紛紛裁扣名糧又且請復生息甚無謂也所有各省行伍賞卹兵丁紅白銀兩自乾隆

四十七年為始俱著於正項支給造册報部核銷至各省提鎮以下武職員弁俱有應得坐糧馬乾等項前於六月內業經降旨通諭各省督撫將各該省武職所得公項逐一查明覆奏俟奏報到齊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核辦照文員之例議給養廉其所扣兵餉即可挑補實額核計添給養廉歲支亦不及二百萬兩官員既無拮据而各省又添增兵力於行伍大有裨益朕御極之初戶部庫項不過三千萬兩今已增至七千餘萬復有何不足而不加惠天下散財以得民乎所有辦理添補兵額紅白賞䘏銀兩及名糧裁添養廉緣由明晰曉諭中外知之嗣據直省將武職應得養廉名糧數目陸續具奏經戶部酌核章程統歸畫一以垂永久

按各武職品級大小通同比較定額提督每員給養廉銀二千兩總兵一千五百兩副將八百兩參將五百兩遊擊四百兩都司二百六十兩守備二百兩千總一百二十兩把總九十兩經制外委千把總每員十八兩每年照文職養廉例於耗羨項下動支又以在京巡捕五營員弁管轄地方處分較重並非外省各營專事操防者可比所有步軍統領向係部旗大臣兼理應得養廉名糧銀八百八十兩照舊支給外其副將核給養廉銀九百兩參將六百兩遊擊五百兩都司三百兩守備二百四十兩千總一百四十兩把總一百兩外委二十兩又以甘肅之烏嚕木齊等處雲南之騰越鎮龍陵協四川之崇化綏寍靖遠懋功撫邊五營或係新疆或在邊境亦與腹地情形迥異酌給甘肅省烏嚕木齊提督養廉銀二千八百兩伊犁巴里坤總兵各二千一百兩瑪納斯哈密副將各一千二百兩其參將各八百兩遊擊六百兩都司三百八十兩守備三百二十兩千總一百八十兩把總一百二十兩外委二十八兩雲南騰越鎮總兵一千六百兩龍陵協副將九百兩其遊擊四百五十兩都司三百兩守備二百二十兩千總一百四十兩把總一百兩外委二十二兩四川崇化等五營遊擊五百二十兩都司三百四十兩守備二百六十兩千總一百六十兩把總一百二十兩外委二十八兩通計直省大小員弁原扣名糧銀一百三十六萬八千四百七十六兩改給養廉銀一百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十六兩仍節省銀四萬有奇其雲南省之提督總兵福建省之臺灣鎮總兵舊有額外動支耗羨公件銀兩廣東水師各營舊有額外加增草乾銀兩一併刪除毋庸重給再各省綠營兵丁紅白賞䘏銀兩既遵奉 恩旨動支正

項所有各省原動用之裁扣節省各款應查明分別正閒款項另行提解及存爲武職養廉支銷之用等因具
題奉　旨依議
雲南提督總兵及福建臺灣總兵或地當煙瘴或遠隔重洋均與腹地不同著加恩於議給養廉外雲南提督加
賞銀五百兩雲南總兵及福建臺灣總兵各加賞銀二百兩

設八旗養育兵

雍正二年奉　諭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均係累世効力舊人承平既久滿洲戶口滋盛餘丁繁多或有人丁
多之佐領因護軍馬甲皆有定額其不得披甲之閒散滿洲以無錢糧至有窘迫不能養其妻子者朕每思及此
惻然動念將如何施恩俾得生計之處再四籌度並無長策欲增編佐領恐正項米石不敷若不給以錢糧俾爲
養贍何以聊生既不能養其家口何由造就以成其材今將旗下滿洲蒙古漢軍內共選四千八百人爲教養兵
訓練藝業所挑人等只給三兩錢糧計四千八百人一年共需錢糧十七萬二千八百兩每一旗滿洲蒙古漢軍
共六百名內蒙古旗下六十名漢軍旗下八十名其漢軍之八十名令爲步兵食二兩錢糧就此錢糧數內通融
料理可多得四十名兵丁每一旗著挑取一百二十名再看軍器內長槍尤爲有用著滿洲蒙古每佐領下挑取
護軍四名馬甲四名令其學習長槍漢軍每佐領下挑取馬甲四名令其學習藤牌挑刀此四千八百名教養兵
若計佐領挑取恐其人有多寡不同應於旗下扎蘭內計其人數挑取如此則護軍馬甲益得有用之人而閒散
餘丁亦得學習成就矣至於如何編錄教訓管轄之處八旗都統護軍統領副都統等公同定議具奏
乾隆三年復定滿洲蒙古各旗原設養育兵每二名出缺作爲三名照漢軍例各給銀二兩滿洲蒙古旗每佐領
下增足養育兵十名漢軍旗每佐領下增足六名十八年復定養育兵每三名出缺作爲四名再　恩賞一名
各改給銀一兩五錢於原養育兵一萬五千一百二十四名外勻出缺五千四十四名再　恩賞缺五千四十
四共二萬五千二百十二名食銀四十五萬二千八百十六兩
二十九年復定滿洲蒙古之養育兵二萬三百十五名每年增食米一萬六千一百石有奇

三十六年因　賞給八旗鰥寡孤獨錢糧將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各養育兵數按三兵一缺均勻經軍機大臣會同戶部八旗都統核議定額八旗滿洲應得養育兵共一萬七百九十八缺八旗蒙古應得養育兵共三千二百七十九缺八旗漢軍仍照原額養育兵四千八百十三缺　圓明園各旗營酌給養育兵一千缺健銳營酌給五百缺火器營酌給一千缺又以三營節省之一千八百六十六缺　賞給八旗滿洲俾　特恩廣被實惠普霑交與各旗營一體遵照辦理

一武職封蔭滿漢武職官階正一品建威將軍從一品振威將軍正二品武顯將軍從二品武功將軍正三品武義都尉從三品武翼都尉正四品昭武都尉從四品宣武都尉正五品武德騎尉從五品武德佐騎尉正六品武略騎尉從六品武略佐騎尉正七品武信騎尉從七品武信佐騎尉正八品奮武校尉從八品奮武佐校尉正九品修武校尉從九品修武佐校尉其現任本職及終養丁憂回籍人員恭遇　覃恩得請封贈一品上及三代二品三品上及二代四品五品上及一代給以　誥命六品七品給以　敕命亦上及一代妻室封典均照文職如有請貤封贈者均論服制不準旁推八品以下祇給本身　敕命一軸有願貤封其父母者亦聽凡　恩蔭內外現任武職二品以上恭遇　恩詔錫蔭各送一子入監讀書三年期滿咨吏部授官其蔭監生未仕而歿或病廢者準其補蔭一補之後不準再補所送承蔭之人必以適長子如無適長子或有而病廢及有別項職事則蔭適長孫其次子次孫及期親兄弟子孫並承繼之子孫均按其倫序以次承蔭該管官取具承蔭之人年貌姓名文冊及親供印結送部查其所生在　詔前者准爲題請得　旨後給以執照若本官曾遇　恩詔已送子入監後經陞任又遇　恩詔欲改蔭者未仕監生准其改蔭至所蔭監生於承襲之後別授他職及中科目者不准補蔭其八旗蔭生願改武職者照所應得品級隨旗行走准予食俸　盛京駐防及游牧察哈爾各官所得蔭生情願來京者令其隨旗行走願留本處効力及綠旗蔭生願改武職者並聽其難蔭改爲世職條例詳具陣亡　䘏典

一議敘軍功有　特旨優敘者由部覆議奏請隨時酌定其由統兵將帥列序官兵功績等次造册送部者

部核其實分為五等八旗官兵給以印軸曰功牌應授爵者移咨吏部甄別授之自雲騎尉始按功遞加未至授爵者由部註册仍令圖功准其積算功牌之式以素綾為面用潔白厚紙裱襯一層四邊墨印螭文內註明功次凡塡功績及年月處鈐用部印編次號數嚴對給發一等功牌長二尺八寸二等功牌長二尺四寸三等功牌長二尺二寸四等功牌長二尺五等功牌長一尺八寸均各廣尺有五寸五分從征有功者文職視武職王公所屬護衛親軍視官兵委署官視見任各以所得軍功等第子敘綠旗官兵第功議敘者曰功加其出衆人員准功加一等紀錄五次立一等功者准功加一等紀錄二次二等加一級紀錄一次三等紀錄三次四等紀錄二次五等紀錄一次立功多者積算授以世爵文職軍功應功加一等者准加一級敘功不實者各論如法敘八旗官兵戰功用雲梯攻城視城之大小攻之難易分五等一等敘六人二等敘四人三等敘三人四等敘二人五等敘一人均移吏部授爵賞賚以府州縣衛所為差等克府城者賞五人第一人賞銀五百兩第二人三百五十兩第三人二百五十兩第四人百五十兩第五人百兩領戰官視第二人指示官視第三人射箭官視第五人克州城者減府城一等克縣城者減州城一等衛城與州城同所城與縣城同鑿毀城垣者視雲梯攻城議敘以礮攻城及奪門入城者減雲梯攻城一等議敘敵兵堅壁未克能越衆前驅破敵獲賊者敘三人第一人移吏部授爵賞銀百兩第二人給二等功牌銀八十兩第三人給三等功牌銀六十兩均註册積兩次三等者准作一次二等積兩次二等者移吏部授爵交鋒時於本旗內出衆衝鋒克敵者敘三人第一人給一等功牌第二人給二等功牌第三人給三等功牌均註册賞賚減前驅之半積至三次一等移吏部授爵執纛人以首進為差首進者（兵未進而纛先之）敘三人第一人移吏部授爵賞銀百兩第二人八十兩第三人六十兩續進者（兵將進而纛隨之）敘一人賞銀五十兩交鋒時一參領下執纛人首進者敘三人第一人給一等功牌賞銀五十兩積至三次一等移吏部授爵第二人賞銀四十兩第三人三十兩續進者敘一人賞銀二十兩水戰奪舟分舟之大小為三等一等舟敘五人第一先登者賞銀二百五十兩第二人二百兩均移吏部授爵第三人給三等功牌賞銀百五十兩第四人給四等功牌賞銀百兩第五人給五等功牌賞銀五十兩（功牌內註明舟之等次）均註册

二等舟敘四人第一先登者賞賚視一等舟之第二人其餘以次遞減三等舟敘三人第一先登者賞賚視一等舟之第三人其餘以次遞減其不列等次之舟敘三人賞賚減三等舟十分之四先後所得功牌准其積算得兩次一等舟三等功牌者移吏部授爵餘均准此招撫敵兵千人敵舟三十艘者為第五等軍功兵皆五百人舟皆至十艘各加一等兵至三千五百人舟至七十艘者為一等軍功招撫城池以府州縣衛所為差等立功官兵未及議敘病故者均按其立功等次以為敘官得一二等軍功者給一子監生食七品官俸三四等軍功者給一子監生食八品官俸均令隨旗効力五等軍功給一子監生准其應試兵丁給葬銀二十兩得一等軍功者賞功牌銀五十兩二等以下每等減銀十兩敘綠旗官兵戰功閉雲梯克府城者視城之大小分五等一等敘五人第一人授職參將其次遊擊次都司次守備次千總二等敘四人授職自遊擊以下三等敘三人授職自都司以下四等敘二人授職自守備以下五等敘一人授千總克州城者分四等一等議敘視克府城二等二等以下遞降授職克縣城者分三等克衛所城者分二等遞降授職亦如之議敘四人以上者領戰官加二等指示官加一等議敘二人以上者加等半之議敘一人者領戰官加一等指示官不敘若攻陷城垣乘勢先登者授千總領戰官加二等賞賚以府州縣衛所為差等克府城者賞五人第一人賞銀二百五十兩次二百兩次百五十兩次百兩次五十兩克州城者減府城一等克縣衛所城者減州城一等強敵在前陣堅壘固倡衆戰勝者敘三人第一人授職守備賞銀五十兩次千總賞銀四十兩次把總賞銀三十兩勢均力敵率先摧鋒者敘二人第一人授千總賞銀三十兩次把總賞銀二十兩水戰奪舟者視舟之大小分三等大舟敘四人第一人授職都司賞銀百兩次守備賞銀八十兩次千總賞銀六十兩次把總賞銀四十兩中舟敘三人授職自守備以下賞賚視大舟之次以次遞降小舟敘二人授職自千總以下賞賚視中舟之次以次遞降在舟之本管官及同戰官視舟之大小加級紀錄有差徼手奪舟者敘功與兵丁同以礮沈舟者一舟賞銀二十兩二舟授把總賞銀四十兩三舟授千總賞銀六十兩多者以次遞加招撫敵人自五百人以上舟自五艘以上難民五千人以上計其多寡大小紀錄加級及功加等次各有差立功官未及議敘病故者一二等軍功給

一子監生以把總用三四等軍功給一子監生以外委把總用五等軍功給一子監生隨營食糧願應試者聽

一臨陣受傷加賞八旗兵丁陣前被傷者分別等差給賞一等傷給銀五十兩二等傷四十兩三等傷三十兩若被遠礮中傷者一等至三等各遞減十兩滿洲蒙古隨役陣前被傷者一等傷給銀三十兩二等傷二十兩三等傷十兩若被遠礮中傷中一等二等傷各減十兩三等傷減給七兩漢隨役人陣前被傷一等傷給銀二十一兩二等傷十四兩三等傷七兩被遠礮中傷者亦如之綠旗兵在陣受傷者一等傷給銀三十兩二等傷二十五兩三等傷二十兩又八旗兵丁傷至殘廢者照陣亡例減半給賞仍別其殘廢之輕重加賚有差均令該旗都統副都統取具佐領驍騎校保結參領印結驗明由部分別具題照例給予如傷雖殘廢不能執弓猶可行走者以看守　南苑倉庫等處兵丁補用其曾爲護軍校驍騎校者以各館廄長牧副補用

一優賞休退官兵旗員二品以上以老疾乞休者由本旗稽其服官歲月軍功等次請　旨給以恩俸三品以下年逾六十曾經出征者給半俸臨陣得有功牌者給全俸年逾五十曾出征得功者給半俸由部彙覈奏請旗員任直省武職者亦如之綠營參將以上曾出征得功以老疾休致者督撫提鎮覈實請　旨加恩賞賚八旗兵丁曾在軍前得過軍功後因患病退伍或傷殘退伍及六十歲以上年老退伍者該都統等覈實每月給銀一兩米一斛以養餘年　盛京等處駐防兵止准給銀不給米由該都統將軍等覈實報部彙奏綠營兵丁曾經行間効力後因年老辭退並無子孫食糧該督撫察明實係不能養贍者報部准給守糧一分

一陣亡武職邮典滿漢各官視其品秩之大小爲差給祭葬予贈廕以示　優恩八旗人員由本旗開列官階移咨吏部贈爵予廕統兵參贊都統授騎都尉兼一雲騎尉前鋒護軍統領副都統授騎都尉營總參領以下前鋒校護軍校及有頂帶官員以上均授雲騎尉其先授世爵後陣亡者按其等次加以應贈之爵合爲一令其子孫承襲至一等公以上無爵可加令其嫡子襲一等公以別子襲其餘爵應得祭葬銀兩移咨禮工二部照例議給綠旗營員由本部題請照旗員例准予世職提督給騎都尉兼一雲騎尉總兵給騎都尉副將以下把總經制外委以上俱給雲騎尉報部委署人員按其委署品級議給候補人員照實任官階議給如有

先受世爵後陣亡者准子合爵承襲至無爵可加亦准以別子分襲均照旗員例一體辦理應得祭葬銀兩仍
移文禮工二部議給
四十七年奉　諭旨陣亡人等照例給與世職襲次完後仍賞給恩騎尉世襲罔替而傷亡人等照陣亡人等
給與世職已屬從優若再賞給恩騎尉似無區別嗣後傷亡人等毋庸議給恩騎尉
四十九年奉　上諭向來旗員効力行間懋著勞績及臨陣捐軀者其子孫俱應得世職即年未及歲業經承
襲尚未當差者亦給予半俸以資養贍而綠營員弁陣亡議卹之例止得難廕一次非奉特旨照旗員加恩予卹
不能得有世職而其子孫年未及歲亦不予襲蓋因綠營人員隨征打仗本不如旗人之奮勇出力而綠營所得
俸薪養廉等項較多於旗人其軍功議敘及賞賚一切固不能一律亦所當然至効命疆場則同一抒忠死事朕
不忍稍存歧視嗣後綠營員弁除軍功議敘卹賞仍照舊例辦理外若陣亡人員毋論漢人及旗人之用於綠營
者總應與旗人一體給予世職即襲次已完亦應照例酌給恩騎尉俾賞延於世以示朕獎勵戎行一視同仁至
意又文職難廕向例三品以上者以知州用四品以下者以知縣用布按二司首領以下等官分別以縣丞主簿
州吏目用均止難廕一次
四十九年奉　恩旨陣亡文職與武職一體照旗員例議給世職一品官給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二品三品官
給騎都尉四品官以下未入流以上均給雲騎尉襲次完後仍賞給恩騎尉
一卹賞陣亡官兵八旗民公侯伯領侍衛內大臣內大臣都統將軍一等子賞銀一千一百兩次二等子次三等
子次一等男兼一雲騎尉次前鋒護軍步軍各統領副都統一等男次二等男次三等男散秩大臣一品不
典兵官次營總翼長參領總管副總管城守尉協領一等侍衛一等輕車都尉兼一雲騎尉次一等輕車都尉
次二等輕車都尉次三等輕車都尉王府長史一等護衛二品不典兵官次騎都尉兼一雲騎尉次騎都尉三
品不典兵官次前鋒侍衛各營副參領佐領二等侍衛防守尉次雲騎尉司儀長二等護衛四品不典兵官次
三等侍衛各散秩官次三等護衛五品不典兵官次前鋒護軍親軍驍騎等校藍翎侍衛六品官以上遞減銀

五十兩恩騎尉七品八品官二百二十兩前鋒護軍親軍領催及執纛人二百兩驍騎百五十兩其委署官及世爵小或無世爵者各照本職應得卹賞礮手百三十兩各部未披甲通事滿洲蒙古隨役百兩漢隨役七十兩綠營官兵提督賞銀八百兩次總兵官次副將次參將次遊擊各遞減百兩都司三百五十兩次守備次守禦所千總次衛千總次營千總次把總各遞減五十兩外委官視把總馬兵七十兩步兵五十兩土兵減步兵一半又出征病故文武各官一二品提鎮以上遺本到部應否卹賞候 旨遵行其副將以下及三四品官賞銀五十兩五六品官四十兩七品以下三十兩八旗兵遠方出征除陣亡外有不服水土病故者賞銀二十兩

賞功〔皇朝通考〕凡議敘軍功行間將帥著有勞績有 特旨優敘者由部覆議奏請隨時酌定其由統兵將帥列序官兵功績等次造冊送部者部核其實分為五等八旗官兵給以印軸曰功牌應授世職者移咨吏部甄別授之自雲騎尉始按功遞加未至授世職者由部註冊仍令圖功準其積算功牌之式以紫綾為面用潔白厚紙四邊墨印螭文內註明功次凡塡功績及年月處鈐用部印編次號數覈對給發一等功牌長三尺六寸五分二等功牌長三尺三寸五分三等功牌長三尺五分四等功牌長二尺八寸五分五等功牌長二尺六寸五分均各廣尺有五寸五分從征有功者文職視武職王公所屬護衛親軍視官兵委署官視見任各以所得軍功等第予敘綠旗官兵第功議敘者曰功加立一等功者準功加一等紀錄二次二等加一級紀錄一次三等紀錄三次四等紀錄二次五等紀錄一次立功多者積算授以世職凡提督有功加十等至千總有功加二十四等皆準給一雲騎尉文職軍功應功加一等者準加一級敘功不實者各論如法

敘八旗官兵軍功之制凡用雲梯攻城視城之大小攻之難易分等次授世職克府城者分五等一等敘六人身一人授一等輕車都尉次授二等輕車都尉次授三等輕車都尉次授騎都尉兼一雲騎尉次授騎都尉次授雲騎尉領戰官授騎都尉指路官及射箭官並授雲騎尉二等敘四人授世職自三等輕車都尉以下以次遞降領戰等官與一等同三等敘三人授世職自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以下四等敘二人授世職自騎都尉以下領戰官

並授雲騎尉指路官克兩城者授雲騎尉五等敘一人授雲騎尉領戰官克兩城者亦授雲騎尉克一城者注冊克州城者分四等一等議敘視克府城二等克縣城者分三等一等議敘視克州城二等其餘均以次遞降克衞城與州城同所城與縣城同如敵兵據寨築堡我師艱苦攻克各視其寨之大小與城之等次相較議敘其賞賚以府州縣衞所爲等次克府城者賞五人第一人賞銀五百兩次三百五十兩次二百五十兩次百五十兩次百兩領戰官視第二人指路官視第三人射箭官視第五人昇雲梯人各賞銀三十兩克州城衞城者減府城一等賞四人第一人賞銀四百兩次二百五十兩次百五十兩次百兩克縣城所城者減州城一等賞三人第一人賞銀三百兩次百五十兩次百兩其領戰官指路官射箭官及昇雲梯人均以次遞降給賞鑿毀城垣者視雲梯攻城例給賞用大礮攻城不論府州縣衞所均賞三人第一人賞銀二百兩次百兩次五十兩領戰官視第二人指路官視第三人射箭官不敘親手克府城各賞銀十五兩克州城衞城各十兩克縣城所城各五兩奪門入城及無雲梯而疾走登城者賞三人第一人賞銀百五十兩次百兩次五十兩領戰官視第二人指路官視第三人凡攻戰之時敵人掘塹排柵堅壁難克我軍正在相持有能越衆前驅衆軍隨進克敵者敘三人第一人賞銀百兩仍咨吏部授世職次賞銀八十兩給越衆前驅二等功牌次賞銀六十兩給三等功牌均注冊積兩次三等功牌者準作一次二等積至兩次二等者咨吏部授世職凡齊力交鋒之時有予本旗行隊前出衆衝鋒前進本旗大隊隨進克敵者敘三人第一人賞銀五十兩給本旗前進一等功牌次賞銀四十兩給二等功牌次賞銀三十兩給三等功牌均注冊積兩次三等功牌者準作一次二等積兩次二等功牌者準作一次一等積至三次一等者咨吏部授世職如對敵之時官兵力戰不退八旗執纛人有能鼓勇首進者照越衆前驅例敘三人第一人賞銀百兩仍咨吏部授世職餘以次遞降如官兵前進將及十人執纛人續進者惟敘一人賞銀五十兩對敵時一旗內有參領下執纛人在衆參領前首進者照本旗前進例敘三人第一人賞銀五十兩給一等功牌餘以次遞降續進者惟敘一人賞銀二十兩凡遇水戰時能超登敵舟殺賊有獲者視舟之大小分爲三等一等舟敘五人第一人賞銀二百五十兩次二百兩均咨吏部分別授世職次賞銀百五

十兩給一等舟之三等功牌次賞銀百兩給一等舟之四等功牌次賞銀五十兩給一等舟之五等功牌均注冊積兩次五等功牌者準作一次四等以次遞加積至兩次三等者咨吏部授世職二等舟敘四人第一人視一等舟之次給賞授世職其餘以次遞降其功牌注明二等舟自一等功牌至四等功牌均注冊積至兩次二等者咨吏部授世職三等舟敘三人第一人視二等舟之次給賞其餘以次遞降其功牌注明三等舟自一等功牌至三等功牌均注冊積至兩次一等者咨吏部授世職其不列等次之常舟敘二人第一人賞銀八十兩次六十兩次四十兩其功牌注明常舟自一等功牌至三等功牌均注冊積至三次一等者咨吏部授世職凡在舟督戰官視第二人餘官視第三人在舟前鋒校護軍校驍騎校等視第四人均按舟論功若追獲空舟小舟及敗走之舟者不在給賞授世職之例如招撫敵人千名以上敵舟二十艘以上者為五等軍功招撫人每增五百名舟每增十艘各加一等人至三千名舟至七十艘者為一等軍功人自三千五百名以上舟自八十艘以上臨時酌量從優議敘招撫城池以府州縣衞所為等次招撫府城為一等軍功州城為二等軍功縣城為三等軍功衞城所城為四等軍功有名寨崖為五等軍功其立功官兵未及議敘病故者均按其立功等次以為敘官得一等二等軍功者給一子監生食七品官俸三等四等軍功者給一子監生食八品官俸均令隨旗効力五等軍功給一子監生準其應試兵丁委署官員給葬銀二十兩外得一等軍功者給功牌銀五十兩二等以下每等減銀十兩八旗武職陣亡者予贈廕給祭葬各視爵秩之大小（順治九年定凡陣亡人等之子孫襲次已完者賞給七品官世職乾隆十六年定名為恩騎尉）其卹賞銀自一千一百兩至二百二十兩有差兵丁陣亡給賞八旗領催護軍各二百兩驍騎百五十兩礮手百三十兩錦甲兵百兩從役七十兩臨陣受傷者一等傷給賞五十兩遞降至五等每等減十兩傷至殘廢者視陣亡例減半

敘綠旗官兵軍功之制凡用雲梯攻城分別等次授職克府城者分五等一等敘五人第一人授參將次授遊擊次授都司次授守備次授千總二等敘四人授職自遊擊以下三等敘三人授職自都司以下四等敘二人授職自守備以下五等敘一人授千總克州城者分四等一等議敘視克府城二等以次遞降授職克縣城者分三等克衞城所城者分二等遞降授職亦如之議敘五人四人者領戰官功加四等指路官功加二等議敘三人二人

者領戰官功加二等指路官功加一等議敘一人者領戰官功加一等指路官不敘若城被礮擊及鑿毁兵丁因而乘勢先登者敘一人授千總領戰官功加一等其賞賚以府州縣衛所為等次克府城者賞五人第一人賞銀二百五十兩次二百兩次百五十兩次百兩次五十兩克州城者減府城一等賞四人克縣城及衛城所城者並減州城一等賞三人凡彊敵在前陣堅壘固能倡衆戰勝者敘三人第一人賞銀五十兩授守備次賞銀四十兩授千總次賞銀三十兩授把總若勢均力敵有于本營中衝鋒前進者敘二人第一人賞銀三十兩授千總次賞銀二十兩授把總凡遇水戰時能超登敵舟殺賊有獲者分為三等一等舟敘四人第一人賞銀百兩授都司次賞銀八十兩授守備次賞銀六十兩授千總次賞銀四十兩授把總在舟督戰官加三級同戰官加二級二等舟敘三人授職自守備以下賞賚視一等舟之次以次遞降三等舟敘二人授職自千總以下賞賚視二等舟之次以次遞降督戰官及同戰官以次分別加級紀錄礮手奪舟者敘功與兵丁同以礮擊沈舟者一舟賞銀二十兩二舟賞銀四十兩授把總三舟賞銀六十兩授千總多者以次遞加如招撫敵人五百名以上或一等大舟五艘難民五千人以上計其多寡大小紀錄加級及功加等次各有差二等中舟十艘三等小舟二十艘以上或難民二千名以上者紀錄一次招撫人至二千名大舟至十艘中舟至二十艘小舟至四十艘難民至五千名者文職加一級武職功加一等數多者以次遞加其立功官未及議敘病故者一二等軍功給一子監生以把總用三四等軍功給一子監生以外委把總用五等軍功給一子監生隨營食糧願應試者聽兵丁照例給銀直省武職陣亡者按品給以贈廕祭葬加贈或二級及一級加廕自都司至把總卹賞銀自八百兩至百兩各有差兵丁陣亡給賞錄旗馬兵七十兩步兵五十兩土兵助戰者減步兵之半臨陣受傷者一等傷給賞三十兩遞減至五等每等減五兩

軍政 巡防附

皇朝通典凡軍政五年一舉考察中外武職以定黜陟注上考者薦舉卓異注下考者糾劾該管官具疏以
聞
不入舉劾者以中平注考彙送兵部部會都察院兵科京畿道察覈題覆奉
旨以卓異加一級注冊候陞其以

軍政糾劾貪酷革職提問罷　不謹革職老病休致才力不及降二級浮躁降一級皆調用前有卓異應陞及加級紀錄均不准抵銷如遇考察八旗武職在京管旗大臣及各省將軍都統副都統等俱開列事實清冊在京於九月內送部在外於十月內送部兵部彙齊繕具履歷清單進呈至在京文員兼旗下武職者仍於京察時聽該部院衙門考察不在軍政之列鑾儀衛滿洲各官八旗世職人員俱不行考察此外各衙門所屬武職各該管官詳核塡注考語定以四格曰操守曰才能曰騎射曰年歲糾以八法曰貪曰酷曰罷軟無為曰不謹曰年老曰有疾曰浮躁曰才力不及並將各該員履歷及有無在軍前行走受傷得功之處注明分別應去應留造冊送部其堪膺薦舉官員必須行止端方弓馬嫻熟管轄嚴肅當差勤慎不擾該屬給餉無虛考語併歷俸已滿三年任內並無事故兼試問國語方准薦舉屆期兵部將管旗王貝勒等滿洲蒙古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滿洲蒙古副都統滿洲補授漢軍都統副都統兵部滿洲堂官職名開列請旨派出考察具奏其前鋒營護軍營官員軍政卓異由領侍衛內大臣會同前鋒護軍統領等揀選薦舉至各省駐防官員俱照在京官員之例該將軍都統副都統等考察河南太原二處駐防官員該巡撫考察其良鄉寶坻固安東安霸州采育里保定府雄縣滄州九處駐防官員三年一次派有護軍統領或副都統前往巡察管轄即令會同護管官考察具奏內外考選軍政冊限於本年十月具題

乾隆二十四年二月　諭向來內外文武三品以上大員遇京察軍政之年援例自陳支具相沿無裨實政曾經降旨停罷第念伊等洊陟崇階並由特簡其人賢否優劣雖已均在洞鑒然其間亦不乏旅進旅退苟圖持祿戀棧之人若以平時既無大過足干吏議又不按例甄核任其遲翔日久必致職業不揚甚非澄敘官聯之道嗣後兵部於軍政時將在京之都統副都統在外之駐防將軍都統副都統各省之提督總兵官分列為三本繕具簡明履歷清單進呈候朕鑒裁以重考績大典著為令

四十二年十月　諭據伊勒圖奏稱本年係應軍政之年將伊犁二城滿洲錫伯官員等照例考試分別定議保題等語向來定例伊犁官員等遇軍政之年保舉卓異後不令特行送京引見者原因伊犁為極邊地方往來拮据是以停其特送引見但此等卓異人員軍政大典仍闕未經引見而將軍大臣等閱看即作為卓異亦不合宜嗣後伊犁等處官員遇軍政之年將指為卓異者臨時奏聞註冊俟

伊等應陞之缺保送引見時將卓異之處一併聲明具奏俟引見之日朕允准後再准其卓異其協領等內指稱爲卓異者亦俟伊等年滿送京引見之時一併聲明具奏引見之日朕允准後再准其卓異旋議定駐防旗員視地之大小官之多寡以定額黑龍江薦舉七人　盛京六人吉林察哈爾各五人西安伊犁各四人江寧杭州荊州烏嚕木齊各三人綏遠城寧夏廣州成都熱河密雲各二人山海關涼州青州福州河南太原巴里坤各一人餘無定額舉非其人者論如法糾劾官干六法者（謂不謹以下六條）以五品以下應否引　見由部疏請其應革職官罷任後　旨曾出征効力以老疾休致者審其資格覈其軍功量予　恩俸有差如有原兼世職及世襲佐領者分別降留

考察綠營武職鑾儀衛漢冠軍使至整儀尉由本管官注考達部京營千總以上直省營守備以上以次聽察於其長冊注考語定以四格曰才技曰年力曰馭兵曰給餉糾以八法（與八旗考察同）京營由步軍統領覈實達部直省綠營由總督巡撫提督覈實具疏衛所千總由司道注考督撫覈疏薦舉官必以才技優長年力強壯馭兵有術給餉無虛又覈其闕俸三年任內並無參罰迺爲合格其因公降罰而廉能過人者除盜案處分外亦准卓異合格之遊擊以上引　見未滿三年者具奏請　旨已滿三年及都司以下均檄令送部引　見奉　旨准卓異注冊俟陞其既膺薦舉後至下次軍政時或因較俸尚未陞用如以考核列入平等者即將上次薦舉卓異加級註銷入於計典官如曾出征受傷著有勞績除犯貪酷外應革職休致者仍給原品其年老而精力未甚衰憊尚可辦事者或仍留原任或調補簡缺該督撫提鎮酌量辦理請　旨遵行如果不堪錄用或予守糧一分或令子弟入伍以養餘年又以二年半爲期甄別綠旗將備由督撫提鎮各簡其所管副將及守備等官賢能合格者陝甘舉五人直隸江南福建浙江湖廣四川廣東各四人山東山西江西廣西雲南貴州各三人河南二人及應劾之將備均具疏請　旨薦舉者予紀錄糾劾者准八法議處如值軍政之年停其甄別

乾隆三十七年八月　諭旗員補用綠營原以滿洲風俗淳樸技藝優嫻將伊等錄用自能爲綠營表率以挽漢人習氣而外任所得養廉較多伊等所得既多亦於生計有益此朕教養滿洲奴僕之至意也伊等到任後理

應謹守滿洲舊習以技藝爲要多方教導毋染漢人習氣不行靡費守分安常卽至回京時儘可度日乃竟有在外全忘滿洲舊習反染漢人習氣凡事尙華不知撙節任意浮靡又甚至買妾置婢彼此效尤若年老無嗣置妾尙可無故爲身體安逸倣效而行此何理耶殊不知朕愛養滿洲奴僕之意著交八旗大臣通行曉諭所管應陞外省之侍衛章京官員等嗣後凡補放綠營人等到任後須謹守滿洲淳樸之舊習操演技藝毋效浮華靡費之惡習以作綠營人等之表率如不知悛改仍有似此者一經查出定行從重治罪著交各省總督提督巡撫等除嚴行曉諭各員外留心細查如有故違者卽據實參奏毋得姑息

三十九年十一月　諭據周元理奏查閱營伍情形摺內稱遵化州遊擊佛爾清額牆子路都司福英馬箭均欠純熟勒限半年學習再行考驗所辦非是旗員簡用外任原因綠營弓馬平常令其表率俾有所觀法咸成勁旅該員等自當感激朕恩益加奮勉身先倡率訓練兵丁學習弓馬方爲無忝委任若徒虛靡廉俸貪逸養安其於滿洲體面盡失尙足爲綠營標準乎今佛爾清額福英馬箭均未純熟致被周元理看出則其生疏不堪可知卽不稱將領之任至綠營勒限半年學習舊例在庸懦漢員偶一引用其知恥者尙當赧顏況滿洲弓馬本所嫻習初用時皆經朕引見發往何以甫至外任卽盡行荒廢轉欲援綠營漢員之例學習稍有人心者尙不知羞惡若此耶昨因直隸副將瑪爾清阿遊擊武靈阿赴東省協勦賊匪頗能奮勉出力不愧滿洲勇敢之風當卽加恩陞擢用爲總兵參將若佛爾清額福英之弓馬生疏豈可復爲姑息佛爾清額福英俱著卽解任回京引見再降諭旨嗣後各省綠營旗員如有弓馬生疏廢弛營伍者均著照此例辦理

巡防

凡巡防之制外海巡防　盛京以協領爲總巡佐領防禦驍騎校爲分巡直省以總兵官爲總巡副將以下爲分巡各於所汛界內率舟師沿海上下更番往來以詰姦禁暴兩界相交之所戒期會哨同時並集聯名申報將軍總督提督察覈委官稽查若因風汛阻滯或先或後各以到界之日申報其期約以二四五月爲始至九月事竣回營其有引避不巡及巡有不周者論如軍律內河巡防長江自四川巫山而東出三江口至湖廣界過岳州武

昌興國至江西界下九江南昌至江南界經安慶江寧京口狼山東至於海由將軍督撫提鎮分委旗標弁兵沿泝江流上下游巡及交界之處會巡申報互相考覈與外海巡防同若巡海遭風受傷者在外洋官准軍功加級兵准一等傷給賞在內洋官准軍功紀錄兵准二等傷給賞身故者在外洋官兵皆照陣亡之例在內洋官照陣亡例減一等兵減半各給䘏典若在黃河大江及洞庭洪澤等湖遭風者視外洋賞䘏各處墩臺營房　國初定邊境設立墩臺營房以司偵瞭遇有緊急舉烟爲號寇至百人者挂席一領放礮一聲至三百人者挂席二領放礮二聲至五百人者挂席三領放礮三聲至千人者挂席五領放礮五聲至萬餘人者挂席七領連放礮聲接遞傳達

康熙七年題准各省孔道均設墩臺營房撥兵看守如有緊急軍機接遞傳報

乾隆三年奉　旨各省水陸孔道之旁設立墩臺駐宿兵丁所以護衛行人稽察匪類朕聞外省情形種種不一其間兵卒成行器械成列於行李往來之時留心防護者有之防汛至二三人而不成行列器械不整者有之營房雖設而間其無人一任偷竊潛行漫無知覺者亦有之大抵與督撫提鎮等駐劄大營相近者尚覺整齊其遠者即多廢弛夫防汛兵丁既無差操之勞專司稽察之事而乃怠惰縱逸至此則國家設立汛兵之意安在皆該管官弁約束不嚴董率不力有以致之其如何增設懲警之法令督撫提鎮等轉飭所屬將弁實心奉行俾各勤於職業不似從前之翫逸偷安任意曠誤著兵部定議具奏旋議定各省督撫提鎮將所屬地方詳細籌畫除汛兵已經足額者毋庸再行撥補外其有汛兵闕少之處各按地方衝僻情形即行撥補所有器械務須整齊仍令該管官不時察驗倘有離汛偷安曠誤汛防者將兵丁責革別補該管官稽察不力者照約束不嚴例議處

兵類十二

教閱

通考周禮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蒐之法車弊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法羅弊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於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於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二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饁獸於郊入獻禽以享烝（以上注並見田獵門此不再錄）

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

魯桓公六年大閱

莊公八年正月師次于郎甲午治兵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晉文公蒐於被廬作三軍

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進退名曰乘之

武帝太初二年令天下膢五日

漢制常以九月都試太守都尉令長丞相會都試課殿最

韓延壽爲東郡太守都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延壽黃衲方領駕四馬傳總建幢棨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帶弓鞬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鞮鞪居馬上抱弩負蘭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蕭望之劾延壽上望見延壽車噭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僭不道坐棄市

東漢制以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鹿麛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貙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立春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文官貙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乃逡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

明帝永平元年六月初令百官貙膢

安帝延光二年十一月校獵上林苑

安帝初鄧太后臨朝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陣之法故猾賊縱橫乘此無備馬融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

靈帝中平五年望氣者言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㝎假司馬伍岩說大將軍何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爲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詔進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爲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爲陳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詔使進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屯騎都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校尉淳于瓊爲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健而有武略特親任之以爲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亦領屬焉

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以昭果毅祇黷武耳

獻帝建安二十一年有司奏古四時講武按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金革今兵戈未偃士眾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是冬閱兵魏王曹操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魏文帝嗣魏王位其年秋閱兵於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鼓之節

明帝太和元年十月閱兵於東郊

晉武帝太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曰臨宣武親大閱習眾軍然不自令進退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東晉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其地因名鬬

場自後藩鎮相倣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焉

宋文帝依故事肄習衆軍兼用漢魏之禮其後以時講武於講武堂（餘見田獵門）

後魏明帝永興五年以九月十月帝親行貙劉之禮

孝成帝和平三年因歲除大儺遂耀兵示武更爲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鐘鼓以爲節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黑黃別爲部隊楯矟矛戟相次周迴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爲函箱魚鱗四門之陣凡十餘法跪起前却莫不應節陣畢南北二軍皆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騎將六千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爲威觀自後以爲常

後齊常以季秋皇帝講武於都外有司先萊野爲場爲三軍進止之節又別墠於北陽輿駕停觀遂命將簡士教衆爲戰陣之法凡爲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爲前行戰士次之槊者次之弓箭爲後行將帥先教士目使習見旌旗指麾之蹤發起之意旗臥則跪教士耳使習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則進鳴金則止教士心使知刑罰之苦賞賜之利教士手使習持五兵之便戰鬬之備教士足使習跪及行列嶮泥之塗前五日皆請兵嚴於場所依方色建旗爲和門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應講武者各集於其軍戒鼓一通軍士皆嚴備二通將士貫甲三通步軍各爲直陣以相俟大將各處軍中立旗鼓下有司陳小駕鹵簿皇帝武弁乘革輅大司馬介冑乘奉引入行殿百司陪列位定二軍迭爲客主先舉爲客後舉爲主從五行相勝法爲陣以應之

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稍之官以旗物鼓鐸鉦鐃各帥其人而致誅其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中以集衆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爲進止之節田之日於所萊之北建旗爲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門有司居門以平其入既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既陣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司表貉於陣前以太牢祭黃帝軒轅氏於狩地爲墠建二旗列五兵於坐側行三獻禮遂蒐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陣遂以苗田如蒐法致禽以享礿仲秋教

練兵如振旅之陣遂以獮田如蒐法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閱如振旅之陣遂以狩田如蒐法致禽以享烝

隋大業七年征遼東衆軍將發御臨朔宮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百人置一纛十隊爲一團團有偏將一人又步卒八十隊分爲四團團有偏將一人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制戰陣則爲監軍軍將發候大角一通步卒第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陣陣四面團然後諸團嚴駕立大角三通則鐃鼓俱振第一團引行隊間相去各十五步次第二團次前部鼓吹弓矢一隊合二百騎建蹲獸旗䂬槊二張大將在其次鞬馬二十四次大角次後部鐃吹次第四團次受降使者次及輜重戎車散兵等亦有四團第一輜重出收東面陣分爲兩道夾以行第二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輜重出收西面陣夾以行第四輜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亞將領五百騎建騰豹旗殿軍後至營則第一團騎陣於東面第二團騎陣於南面鼓翊大將軍居中駐馬南面第三團騎陣於西南面第四團騎陣於北面合爲方陣四面外向步卒翊輜重入於陣內以次安營定四面陣者引入營亞將率驍騎遊奕督察其安營之制以車外布間設馬槍次施兵幕內安雜畜事大將亞將等就牙帳馬步陣與軍中散兵交爲兩番五日而代於是每日遣一軍發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二十四日續發而盡首尾相繼鼓角相連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天子六軍次發兩部前後先置又亘八十里通諸路合三十軍亘千四十里諸軍各以帛爲帶長尺五寸闊二寸題其軍號爲記御營內者合十衛三臺五省九寺並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亦各題其號不得自言臺省王公以下至於兵馬私隸悉以綴於衣領各軍記帶諸軍並給幡數百有餘事使人交相去來執以行執幡而離本軍者他軍驗記帶知非本部兵則所在斬之

唐太宗嘗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

高宗顯慶二年十一月講武於滻水之南行三驅之禮設次於尚書臺以觀之

五年三月八日又講武於并州城北上御飛閣羣臣臨觀之左衛大將軍張延師爲左右驍武等六衛左羽林騎士屬焉右武候大將軍梁建方爲右軍左右威領武候等六衛右羽林騎士屬焉一鼓而誓衆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

前左爲曲直圓銳之陣右爲方銳直圓之陣三挑而五變步退而騎進五合而各復位

武太后聖歷二年欲以季冬講武有司請延至孟春王方慶上疏曰謹按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此乃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葢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以稱兵兵者金也金性克木春盛德在木金氣以害盛德逆生氣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按蔡邕月令章句太陰休少陽尙微而行冬令以尊水氣故水潦至而敗生物也雪霜大摯摧傷物也太陰干時雨雪而霜故傷首種今孟春講武是行冬令以陰故犯陽氣害發生之德臣恐水潦敗物雪霜損稼穡麥不登無所收入也請至明年孟冬教習以順天道從之

元宗先天二年十月講武於驪山之下徵兵二十萬戈鋋金甲照耀天地列大陣於長川坐作進退以金鼓之聲節之帝親擐戎服持大槍立於陣前以虧失軍容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宰臣劉幽求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振推戴上皇有大功雖違軍令不可加刑乃捨之流新州給事中知禮儀唐紹以草軍儀有失斬之薛訥爲左軍節度衆以元帥及禮官得罪諸節部頗亦失序唯訥及解琬軍不動上令輕騎召訥等至軍門不得入禮畢特加慰勞

開元八年八月敕四方雖安不可忘戰故周禮以軍禁糾邦國以蒐狩習戎旅不教人戰是謂棄之宜差使於兩京及諸州簡取十萬人務求灼然驍勇不須限以蕃漢皆放番役差科唯令團伍教練辨其旗物簡其騎徒攻取進退之方陳威儀貴賤之等俾少長有禮疾徐有節將以伐叛懷服保大定功協於師貞以弘武備

肅宗至德二年八月御鳳翔府門大閱　五年正月御翔鸞閣習武

文宗大中六年五月敕天下軍府有兵馬處宜選會兵法能弓馬人充教練使每年依禮教習仍於其時申兵部

梁開平元年十月駕幸繁臺講武至二年七月改爲講武臺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十一月講武於近郊六軍之容甚盛

帝每御講武殿親臨教閱其法刻木爲箭鏃裹以氊罽命强者兩兩相射避卽捶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挺爲

馬遢施韋鞘俾馳騎相擊取其尤勝者各分等級以遷隸之自是師旅皆精銳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將伐太原詔築講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閱上與從官登而觀焉是冬又觀飛山兵射連弩發機石於臺下
帝循太祖舊制親閱武藝御便坐時召上軍觀步射擊刺列爲行伍或召宰相親王臨觀閒亦幸殿前班閱馬射行幸池苑亦令諸軍衞士騎射鵰盤截柳枝或於庭中令射毛毬湻化五年八月召天武士卒教射於殿庭弓力有至石三斗以引强平射者爲上等艱於引滿者别爲一等其諸淺軟者又爲一等各量其材力而遷隸之至道元年九月又閱禁旅有挽强至一石五斗連三十發而有餘力又令騎兵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陣挽强彀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上曰此殿庭閒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况堂堂之陣數萬成列者乎
眞宗咸平二年八月大閱諸軍於東郊其儀最備詔有司擇地於含暉門外之東武村爲廣場乙丑夜三鼓殿前侍衞馬步軍二十萬分出諸門丙寅上乘馬以出宗室近臣尙書侍郎御史中丞給諫上將軍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並别駕從賜以窄袍上至行宮諸軍陣於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諸班衞士翼侍於臺後有司奏成列上升臺東向召從臣坐而觀之殿前郎指揮使王超執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陣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以應之初舉黃旗則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作鼓作則士進皆三挑而後退次舉白旗則諸軍復再拜呼萬歲有司奏陣堅而整士勇而厲欲再舉上曰可止矣遂舉黑旗以振旅軍於左者略右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北隅軍於右者略左陣以還由臺前出西南隅以歸御東華門閱諸軍還營翊日近臣諸軍將校以內職皆賜飲其後又幸飛山教場觀發機石連弩及便坐日閱召募新軍時令習戰陣之狀率如兩朝舊規其事悉見兵志
仁宗時案閱訓練之制禁軍月奉五百以上皆日習武技三百以下或習或給役其後别募廂軍亦閱武投號教閱廂軍戍川廣者舊不訓練嘉祐以後稍習焉凡諸營日習之法以鼓聲爲節騎兵五習步兵四習以教坐作進退非施於兩軍相當者然自祖宗已來中外諸軍皆用之
明道二年樞密使王曙上言天下廂軍止給役而未嘗習以武技宜取材勇者訓肄升補禁軍天子可其奏

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閱諸軍陣法上封者言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陣畢令解鐙以弓弩射營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閱習詔行之陝西河東河北路是歲詔教士不衽帶金甲緩急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

神宗熙寧三年初置保甲　四年始詔以時肄習武事

五年詔以涇原路蔡挺衙教陣隊於崇政殿引見仍頒行於諸路

其法五伍爲隊爲陣陣橫列騎兵二隊亦五伍列之其出皆以鼓爲節束草象人而射焉中則有賞馬步皆前三行槍刀後二行弓弩附隊以虎蹲弩床子弩各一射與擊刺迭出皆聞金即退預籍人馬之強者隱於隊中遇可用則別出爲奇帝以其點閱周悉常有出野之備故令頒行

六年帝初置內教法旬一御便殿閱武技程其能否而勸沮之

元豐元年詔立在京秋校試諸軍技藝格第爲上中下三等步射六發而三中爲一等二中爲二等一中爲第三等馬射五發驟馬直射三矢背射二矢中數第如步射法弩射自六中至二中床子弩及砲自三中至一中爲及等並賞銀有差槍刀并標排手角勝負計所勝第賞其弓弩墜落或縱矢不及垛或挽弓破體或局而不張或矢不滿或弩蹠不上牙或擭不發或身倒足落並爲不合格即射已中賞餘箭不合格者降一等無可降者罷之十一月京西將劉元上言馬軍教習不成請降補步軍又不成降廂軍詔下令諸軍約一季不能學者如所請降之二年立府界集教大保長法以昭宣使入內侍省副都知王中正東上閤門使狄諮兼提舉府界教保甲大保長總二十二縣爲教場十一所大保長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藝置教頭一凡禁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教頭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斗一石爲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爲三等馬射九斗八斗爲二等其材力超拔者爲出等當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予戎械戰袍又具銀楪酒醪以爲賞犒三年大保長藝成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爲教頭教保丁焉凡一都保以相近者分爲五團即本團都副保正所居聚教之以大保

長藝成者十人衮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丁以其一爲騎二爲弓三爲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舉

三年內教法格并圖其象頒行之步射執弓發矢運手舉足移步及馬射馬使蕃槍馬上野戰格鬬步用鐝排皆有法象凡千餘言使軍士習誦焉

趙卨言今欲大閱漢蕃陣隊且以萬二千五百人爲法旌旗麾幟各隨方色戰國時大將之旗以龜爲飾蓋取前列先知之義今中亦宜以龜爲號其八隊旗別繪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天地則狀其方圓風雲則狀其飛揚熊虎則狀其猛厲鳥蛇則狀其翔盤之勢以備大閱而樞密院以爲陣隊旗號若繪八物慮士衆難辨且其間亦有無形可繪者遂詔大閱旗幟止依方色仍畢其刑制令勿雜而已

詔樞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無全書雜見通典離析譌舛又官號物名與今稱謂不同武人將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樞密院檢詳官與王震曾旼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類解釋令今可行

元豐七年詔已降五陣法令諸將教習其舊教陣法並罷蓋九軍營陣爲方圓曲直銳凡五變是爲五陣至是復令與舊教御陣互教

哲宗元祐元年高翔上言乞依舊教閱御陣與新陣法相兼從之

四年右司諫蘇轍上言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將兵皆早晚兩教新募之士或終日不得休息今平居無事朝夕虐之以教閱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日止一教朝請郎任公裕言軍中誦習新法愚憒者頗以爲苦夫射志於中而擊刺格鬬期於勝豈必盡能如法樞密院亦以爲元降教閱新法自合教者指授不當令兵衆例誦詔從之

徽宗宣和八年詔州軍禁軍出戍外常留五分在州教閱

高宗建炎元年始頒密院教閱格法專習制禦鐵騎摧鋒破敵之藝習全副執帶出入短椿神臂弓長柄膊刀馬射穿甲施用棍棒並每年比擬春秋教閱法別立新格行下一日短椿神臂弓給箭十隻射親去垛一百二十步長柄

膞刀謂長一丈二尺以上用氈皮裹爲頭者餘教閱振華軍稱膞刀準此引鬪五十次不令刀頭低墜至地并每營揀選二十人閱習放砲打親旨長柄膞刀手本色相鬬并短樁神臂弓手長柄膞刀手施用棍棒各擊虛三十次砲手閱習施放七稍大砲排日就營教閱凡經兩閱者每五十人爲一隊全副執帶教習分合一次教習分合隨隊多少分隸五軍謂如五百人每隊五人人卽每軍兩隊之類人多依此每軍各置旗號以顏色樣制物號爲別謂前軍用緋旗以飛鳥爲號後軍用皂旗以龜爲號左軍用青旗以蛟爲號右軍用白旗以虎爲號中軍用黃旗以神人爲號又別以顏色樣制物號錯招旗分旗差教頭掌之舉招旗則五軍以旗相應合而成陣舉分旗則五軍以旗相應分而成隊左右前御或分藏爲伏或分出爲奇並舉旗爲號並便鳴小金應鼓爲號以備瞻望旗號不及預約伏藏之處慢打小金卽伏急打應鼓卽奇兵出陣趨戰急打小金卽伏兵出所有春秋大教推賞自依海行格法詔依

孝宗乾道二年十一月詔以二十四日幸白石教場大閱其日上幸候潮門外大教場進早膳次幸白石教場登臺上御甲冑三衙統制統領官等起居畢舉黃旗諸軍皆三呼萬歲拜訖三衙合教爲三陣馬軍上馬打圍教場舉白旗三司馬軍首尾相接舉紅旗向臺合圍聽一金止軍馬各就圍地作圓形排立射生官兵隨鼓聲出馬射獐兎再一金止疊金射生官兵各歸陣隊舉黃旗射生官兵就御臺下獻所獲是日有將校能隻手運大刀者數人刀皆重數十斤賞賚諸將及士卒有差

四年十月四日殿前司言準已降旨令三司祗備教閱今射親相視龍王堂北江岸以東茅灘一帶平地可作教場已修築將壇將來三司馬步軍並各全裝披帶衣甲執色器械至日先赴教場下方營排辦候聖駕升臺聽金鼓起居畢依資次變陣教閱所有聖駕出郊除禁衛所稟差儀衛外欲於本司入陣馬軍內摘差護聖馬軍八百人騎執槍旗帶弓箭軍器作十六隊於儀衛前後各分八隊隊各五十人往回沿路各動隨軍鼓笛大樂及摘差本司入教陣隊內諸軍步親隨一千人統領將官三員執弓槍帶刀斧軍器至日先赴將臺下各分左右於後壁周圍留空地三十步以容禁衛外作三重環立依已降旨稟差入教及從駕往回并圍臺擺擬二千人騎外有用不足千一百十三人又兩忠毅軍系馬軍共二百十人騎欲於內撥三百人騎前一日於茄山以來打圍射獐兎俟教陣畢以射到

獐兎至御臺下進獻從之十六日上幸茅灘抽摘諸軍人馬全裝執仗前一日於教場東列幕殿是日三衙管軍與各軍統制統領將佐全裝披帶導駕乘馬至護聖步軍大教場亭更御甲冑到灘上登臺三衙起居畢權主管殿前司王達奏三司人馬齊舉黃旗諸軍呼拜者王達奏請以次變陣教閱中軍鳴角側門鳴旗出戰步軍簇隊收鼓訖連三鼓馬軍上馬步人攝起旗槍四鼓舉白旗中軍鼓聲旗態變方陣爲偏敵之[illegible]步軍四門作禦敵之勢且戰且前馬軍出陣作戰鬭之勢別高一　鼓各分歸地分五鼓舉黃旗變圓陣爲自環內固之形如前節次訖三鼓舉赤旗變銳陣諸軍相屬魚貫斜列前利後張爲衝敵之形亦依前節次訖王達奏人馬教絕取旨擺當頭舉青旗變放教直陣收鼓訖一　金止重鼓三馬軍上馬步人擬落旌坐擊刺無不中節上大悅犒賞倍之士卒歡呼謝恩如儀鳴角簇隊訖放教拽隊步人分東西引拽馬軍交頭於御臺下隨隊呈試驍銳大刀武藝繼而進呈車砲煙槍及豬山打圍射生馬步軍統制蕭鷓巴以所獲獐鹿等就御臺下進獻人馬歸寨

淳熙四年十二月大閱殿步兩司諸軍於茅灘　十年十一月上幸龍山教場大閱

淳熙閒立定槍手及射射鐵簾賞格槍手以竄刺多寡爲十二等支銀兩高下有差殿步行司江上諸軍亦如之射射鐵簾以步數遠近犒賞緡錢亦有差　江南西路安撫司將領陳榿言軍中豈知深造事藝的在硬弓勁弩有如弓弩手百步取勝使敵人不敢輕進而謂之長兵者是也萬一弓弩射不及遠致敵人衝突我陣之前則與無矢同矣今所在按拍唯務持滿爲合格殊不知不過垜者爲不應法既不應法雖合格復何所用乞自今以往弓手以六十步爲額弩手止以一百步爲額庶幾弩拾有力施放和易按拍之時必期於滿鏃合格過垜應法如是則朝廷可以得實效而無濫賞矣望以弓弩手降付有司重別參校擇而行之詔令承旨司同殿前步軍司看詳申樞密院

十六年光宗即位詔以十月內擇日幸城南大教場大閱

紹興二年樞密院言殿步司諸軍弓箭手帶甲六十步射一石二斗力箭十二隻六箭中垜爲本等弩手帶甲一百步射射四石力箭十二隻五箭中垜爲本等槍手駐足舉手攛刺以四十寬並爲本等令各處主帥委統制統領官精加比較本等外取壓加最多人每軍五千五百人以上弓手取一十五名弩手取一十五名槍手取一十五名保

明解赴主帥審實解密院取旨再試各選取出等高强二名特與補轉兩官賞其餘元解到比試不中人令各司每名犒設錢五貫候將來衮同再試如事藝一同弓弩手令射遠射親比較槍手令格鬬勝負比較殿步軍司就來春拍試一次校副尉以下至白轉至承信郎住拍軍兵自長行轉至副都頭住拍詔從之

續通考宋寧宗慶元元年十一月命宰執大閱　二年三月命諸軍射鐵簾

通考詔以今冬幸茅灘教閱

嘉泰二年十月上幸候潮門外教場大閱

續通考三年十月命兩淮諸州以仲冬教閱民兵萬弩手

四年四月命內外諸軍詳度純隊法　六月詔沿江四川軍師簡練軍實

開禧元年六月命諸路安撫司教閱禁軍　名臣奏議曰袁說友上言曰今日之所豫備者莫先於修軍政而軍政之最切者莫大於治軍實夫軍實者武藝軍徒器械是也臣嘗得之於宿將謂軍中如弓弩手如鎗刀手皆有升加等則弩手之高强者則有四石與五石焉其用鐵搭者則加以三斗矣弓手之高强者則有二石五斗焉鎗手之高强者則有五百六百纈者焉刀手之高强者則有格鬬屢勝者焉力愈强則斗力纈力愈高矣必有此武藝則有此升加與之增食錢增衣賜所增多寡視其藝之高下統帥等日試月比每季屬之總領親與審擇從實升加升加既畢即請增給然後士伍激勸一遇征行莫非强勇之士今江蜀諸軍豈不知此而升加之法百不舉一臣又知其說矣軍中既無餘力總司復無餘財誠恐升加既多月支必廣既有犒設復添衣賜自度無以辦此不復敢事勸激遂使士卒有勇莫施有力莫見人材沈鬱緩急無用豈不深可惜哉臣愚欲望睿斷行下諸處統帥將弓弩手鎗刀手每日比試籍定斗力石力與纈數格鬬勝數最高强者候至一季取其最高者不限以人數多寡令總領同統帥親與審試不得徇情須從實升加犒設外照格增添請給各具名奏聞諸軍士卒自皆踴躍自奮願以勇力競相呈露一有邊警以此禦敵臣知所向無前矣

理宗元吉元年十一月御射殿閱射藝遷補有差

二年六月御射殿閱諸班直射藝換授有差
嘉熙四年閏十二月閱軍頭司武技　淳祐四年董槐知建康府時軍政弛弗治乃爲賞三等以教射春秋教肄
士卒坐作進退擊刺之技歲餘盡爲精兵
淳祐十一年十二月詔邊事未息武備當嚴諸路帥閫守臣講明激厲使各自衞鄉井弓弩箭隻聽從其便
時臺臣又條陳軍匠不閑閱習之弊按舊制禁兵毋私役比歲凡州軍屯營駐劄之處多循舊習每一州軍匠
無慮數百工藝雖精擊刺不習設有小警何能授甲乞申嚴帥守及統兵官應軍匠聽歸營伍閑習訓練勿競
作無益虛糜廩稍以妨軍實
寶祐六年十二月詔廣南制置大使李曾伯城築關隘訓練民兵峒丁申嚴防遏
度宗咸淳元年八月命步帥陳奕沿江案閱軍防賜錢二十萬給用　至三年臣僚言諸軍統領統制正將副將
正欲在軍訓練閑於武事一有調用令下即行士悉將智將悉士勇所向無敵今江南州郡沿江制閫置帳前官
專任營運不爲軍計實爲家謀絕無戰陣新功率從帳前升差大略一軍僅二三千而使臣至五六百以供雜役
九年臣僚言比者招募軍兵一時徒取充數以覬賞格涅刺之後更不教閱主兵官苦以勞役日夜罔休一或稍
違即羅囹圄搒掠之酷兵不堪命而死者逃者接踵也今請以新招軍分隸諸隊使之熟紀律習事藝或旬或月
上各郡閱試蓋弊至於此而訓練之制大壞矣
遼太宗天顯三年正月閱北剋南剋兵籍及皮室伊喇摩哩三軍
四年十月幸諸營閱軍籍又以雲中郡縣未下大閱六軍
十二年二月詔諸部休養士卒七月詔諸部治甲兵
會同三年五月閱騎兵六月閱步卒均於南郊　七年閏十二月閱諸道軍於溫榆河　九年九月閱諸道兵於
漁陽西棗林淀
聖宗統和元年十月將征高麗親閱東京留守耶律穆濟所總兵馬

四年十一月以南伐皇太后親閱輜重兵甲
十四年十月命劉遂教南京神武軍士劍法
興宗重熙四年十二月詔諸軍礮弩弓劍手以時閱習十四年十二月觀漢軍習礮射擊劍
道宗壽隆元年九月詔西京礮人弩人教西北路漢軍金太宗天會三年八月詔有司揀閱善射勇健之士以備
宋
十年詔分遣呼沙呼等十二人閱諸路丁壯調赴軍
海陵正隆二年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耀兵有飛龍騰蛟吼虎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世宗大定十年正月大閱於燕山之北五日而罷
二十二年三月命尚書省申勅西北路招討司勒明安穆昆官督部人習武備
七月集諸軍講武於宛平澤第賞有差
章宗明昌六年五月詔諸路明安穆昆農隙講武本路提刑司察其惰者罰之
泰和八年十一月御臨武殿試護衛
宣宗貞祐三年三月勅河東河北大名長貳官訓練隨處義兵隣境有警責其救援
十月河東宣撫使胥鼎上言臣所將義軍皆從來背本趨末勇猛宼悍盜竊亡命之徒苟無訓練統攝官以制之則朋黨聚植無所不至乞許臣便宜置總領義軍使副及彈壓仍每五千人設訓練一員不惟預防閑使有畏忌且令武藝精熟人各為用從之
四年十月詔射生獵戶練習武藝
七月監察御史陳規上言昔周世宗嘗言兵貴精而不貴多百農夫不能養一戰士柰何竣民脂膏養此無用之卒比者凡戰多敗非由兵少正以兵多而不分健儒故為敵所乘儒者先奔健者不能獨戰而遂潰此所以取敗也今莫若選差習兵公正之官將已籍軍人隨其所長而類試之其武藝出衆者别作一軍量增

口糧時加訓練視等第而賞之如此則人人激厲爭効所長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漸矣帝不悅

元光二年四月遣官閱河南帥府見兵

哀宗天興二年八月閱兵於蔡州見山亭　十月閱射於子城中者賞賚有差

元世祖中統二年八月以宋降將王青爲總管教武衛軍習射

至元五年三月敕阿里等諸軍前閱視軍籍　七年五月命樞密院閱實軍數

九年正月詔元帥府統軍司總管萬戶府閱實軍籍　七月閱大都京兆等處特默齊奴戶名籍

成宗大德二年正月遣使閱諸省兵　四年二月命李庭訓練各衛軍士

武宗至大四年九月命樞密院閱各省軍馬　十月敕諸衛漢軍練習武事

仁宗延祐元年十月以御史臺臣言命樞密院官設法教練士卒一應軍官襲職者必試以武事而後任之

七年十一月遣使閱實各行省戍兵

英宗至治元年十月命樞密院遣官整視各郡兵馬　三年正月遣回回礮手萬戶赴汝寧新蔡遵世祖舊制教習礮法

泰定帝泰定三年八月遣奈瑪台簡閱邊兵　十一月御史臺臣言比年營繕以衛軍供役廢武事不講請遵世祖舊制教習五衛親軍以備扈從不報

四年二月詔同僉樞密院事雅克特穆爾教閱諸衛軍明太祖洪武四年正月命魏國公徐達往北平宋國公馮勝往陝西衛國公鄧愈往襄陽各操練軍馬七月命徐達自北平往山西練兵

按兵志言太祖起布衣策羣力取天下卽位後屢命元勳宿將分道練兵而其制未定此指洪武六年以前言之也考實錄及史概諸書癸卯年帝親閱武於雞籠山乙巳年親閱將士習戰丁未年御戟門閱將士所以訓誡之者備切而自後六年正月徐達李文忠練兵山西北平十年正月梅思祖往濟南青州簡閱兵馬藍玉練兵東昌史不勝書而九年十月詔秦晉六王治兵鳳陽二十三年六月遣楊顒閱雲南九衛軍馬楊鎮閱貴州

衛所軍馬二十四年五月漢衛六王練兵臨清蓋終洪武之世訓練未嘗少怠焉

六年正月定議教練軍士律　帝命中書省臣同大都督府御史臺六部議教練軍士律凡各衛所務以時練習騎卒必善馳及鎗刀步兵必善弓弩及鎗凡射以十二箭之半遠可到近可中者爲試中遠可到將士以一百六十步軍士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凡彀以十二箭之五遠可到蹶張以八十步划車以一百五十步近可中蹶張以四十步划車以六十步凡用鎗以進退習熟爲試中在京衛所以五千人爲率取五之一指揮以下等官更番率赴御前驗試餘以次番試在外都司衛所每衛五千人亦取五之一千戸以下等官更番率赴京師試驗餘以次番試所試軍士如步騎皆善將領各以能受賞否則軍士給錢六百爲道里費將領自指揮使以下所統軍士三分至六分不中者次第奪俸七分以上次第降官至爲軍正都指揮軍士四分以上不中者奪俸一年六分以上罷職

三月閲武於教場　王圻本日初定鼎金陵置五軍營設大教場小教場至永樂間設神機營浦子口嘉靖十四年設池河演武場時雖遷都於北而在南兵衛不廢且練習以時皆轄於兵部及操江都御史蓋以重根本而飭江防云

十六年五月勅天下衛所上射者十選一更番赴京較閲　勅天下衛所於農隙以善射者十選其一更番赴京較試以優劣爲千百戸賞罰至次年二月諭兵部以近邊將士既來恐城守空虛盜賊竊發令邊衛軍士較射止就本衛不必赴京

十九年十一月詔陝西諸衛士著鐵甲馬軍赴京聽操二十年閲武於午門外命將軍衛士日習射於丹墀

二十一年正月詔天下衛所軍士分班赴京較試武藝　詔天下各都司衛所馬步軍士各分爲十班將弁以麾斂久次升者統之冬月至京閲試凡操練務在弓必滿射必中角必勝有不如法及不閑習者罰指揮千百戸年深慣戰及屯田者免試仍先下操練法於各衛俾遵行之

二十二年詔五軍府比試軍士分三等賞鈔　又各給鈔三錠爲路費不中者亦給之明年再試不如式罪移戍

南官論從征總小旗降爲軍武臣子弟襲職試騎步射不中程令還衛署事與半俸二年後仍試如故書亦略焉

軍

成祖入立遣官閱視天下衛所官軍

永樂八年二月帝駐驛興和大閱兵　按兵志言成祖五駕北征六師嘗自較閱實錄於二十年二十一年皆備書之茲不詳述

十三年十一月勅諸守將及各都司諸衛選軍操練赴北京閱視　令諸衛所步騎兵遣將統領以明年春陝西甘肅寧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中都留守河南等都司徐宿等衛分駐眞定德州操練俟赴北京閱視又勅周秦肅晉四王選護衛軍五千赴眞定操練又勅岷州西寧臨洮各衛選土軍舍人餘丁以明年春赴北京操練

二十二年十一月時仁宗已卽位始命近畿諸衛官軍更番詣京師操練　帝因英國公張輔等言調直隸及近京軍番上操備諭以畢農而來先農務遣歸既而輔言邊軍比悉放還京軍少請調山東河南中都淮揚諸衛校閱又勅河南山東山西大寧及中都將領凡軍還取衣裝者以三月畢務七月至京老弱者選代官給之馬歲春秋番上共十六萬人大寧七萬七百餘中都山東遞殺河南最少僅一萬四千有奇定爲例　按大寧等四處所謂四都司之軍歲以班操至者也

宣宗宣德三年四月命各都司摘選屬衛精銳軍士專一操備

五年十月帝巡宣府駐驛洗馬林閱兵

英宗正統三年二月闢安定門外地爲教場

六年閏十一月操練陝西下班官軍　時命會官議陝西邊務兵部尚書楊士奇等言陝西更番操備官軍率一年一更其下班者恐有疎縱遇警難以調用因詔以每歲九月中至正月終三日一操餘月令其休息

十四年二月令神機營練習刀牌　鎭遠侯顧興祖言神機營操練鎗銃俱係火器恐遇風雨或敵人猝至必致悞事宜每隊添設長牌五面長刀五把於前斫馬腳遮弓矢乞於勁軍內撥六千名操習聽調從之

景帝景泰元年六月大同總兵官郭登上操軍法　登上言大同東西二路各有參將操守其本處並河南山西調來操備軍選年力精壯拽弓六十斤以上者爲頭撥當先破敵餘者爲二撥每隊白牌一面通寫五十人姓名以憑試驗點閘五人各帶小圓牌一面互寫五人姓名背刻軍令一人有功五人同功一人退縮五人同罪每五百騎委都指揮一員管領使功無相撓責有所歸帝善而從之

按兵法以伍爲要故校士之法莫先於束伍王圻本言靖遠伯王驥守備南京嘗閱師覆舟山問其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皆對曰隊各五十人始爲一字列聞鐘鼓聲則變而爲方員直斜之勢今日所校練是也驥笑曰如此何以約束士卒俾就紀律哉凡兵五人爲伍必一人居中執旗標四人者立四面皆聽一人所使中一人恆堅立不動赴敵則四人必聽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應四人死中一人不得獨生由五人爲二十五人共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伍則爲一百二十五人其再倍則爲二百五十人共一營左右前後相應而聽於中以一百二十五人五分之一居中四者寄四隅爲遊兵出奇而正兵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一一相犄角而功可成矣又以五營如前分布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人而又以一千二百五十人如前法爲奇兵遊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爲一帥相機調遣聽於中軍主將之令其下由伍而隊由隊而營各有一人爲中中者一人各以將之令令其餘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而功不成者哉聞者皆稱善

二年十一月揀選在京官軍子姪補伍操練　時得軍舍人等二十七萬餘名命選取補伍操練

十二月選官軍十萬分五營團操次年遂立團營　土木之難京軍沒幾盡帝詔議戰守方略于謙等言兵之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臣等議選官軍十萬分五營團操每隊五十人一人管隊兩隊置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至五千人置把總都指揮一員各量其才器謀勇授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操練之時量調一隊或三五隊點閱比較武藝量爲勸懲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强弱爲軍者知將帥之號令不致臨期錯亂難於調遣合則爲一營分則爲五營萬一寇犯賊多則各營俱動賊少或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或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大小該管頭目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而士卒自隨平日

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相救管隊之人易以使令比之向日混同操練不識強弱不知號令者不同除團營之外別選精壯以備緩急調用從之三年十二月于謙石亨等議選各營精鋭官軍十五萬分為十營每營置坐營都督一員號頭官一員都指揮二員把總十員領隊一百管隊二百於三營提督中推一人充總兵官監以內臣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人為提督其餘官軍仍歸三大營各委頭目於本營訓練守備京師名曰老家京軍之制一變

按明自宣德以來承平日久戎伍空缺及土木之役京營戎馬喪失殆盡景帝嗣位專任于謙既卻瓦剌復東駕於是整飭戎政而京軍之制一變團營之法以十五萬之衆合之為一分之為十自一營以至一隊兵將相習自一隊以至一營體制相維所以得京軍之實用而所向有功至三大營雖為老家未嘗不加之操練以備緩急厥後不求立法之實乃復於團營中選拔訓練是且以團營為老家無怪乎兵日耗而國日弱也

實錄曰景泰三年五月于謙等上言練兵法曰稽古陣法莫有過於黃帝破蚩尤之陣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大將居中專主旗鼓八部旋繞悉聽指麾若正北受敵則東北西北二陣為奇兵張左右翼以援之其正南正東正西及四隅受敵亦如之所謂常山之蛇首尾中俱相應也其以常山言者常山為北岳大將居北岳元武之位也自古如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數人深明此法其名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者則孔明也蓋孔明按洛書之數以名之九數居離南方朱鳥七宿之地前朱雀也故曰鳥陣一數居坎北方元武七宿之地後元武也故曰蛇陣三數居震東方蒼龍七宿之地左青龍也故曰龍陣七數居兌西方白虎七宿之地右白虎也故曰虎陣六居西北乾之位也乾為天故曰天陣二居西南坤之位也坤為地故曰地陣四居東南巽之位也巽為風故曰風陣八居東北艮之位也艮為山山出雲故曰雲陣大將居乎中五則又所以象乎太極也一大陣之中有八陣而八小陣之中又各有八陣大陣法八卦小陣法六十四卦臣等欲將陣法教演軍士謹繪圖上進勅令依法訓練勿事虛文

英宗天順元年四月罷團營　罷團營仍三營舊制同管軍二十三萬有奇定為頭撥次撥以時訓練

四年六月罷忠義營　先是石亨請以招募報効子弟立營訓練至是總兵官言其逋亡者多不堪立營命罷之以其餘兵分撥五軍等營

八年春時憲宗已即位復立團營增爲十二　時命總兵官孫繼宗同本兵馬昂選頭撥官軍十二萬人分營操練至成化二年復罷命分一等次等訓練三年二月命馬昂與都御史林聰清理其役占等弊選得一等軍十四萬三千九百有九人帝以數多於四月仍分十二營而區其名有奮耀練顯四武營敢果効勇四勇營立伸揚振四威營中各分五軍三千神機命侯十二人掌之各佐以都指揮監以內臣提督以勳臣名其軍曰選鋒不任者仍爲老家以供役而團營之法又一變

憲宗成化八年正月簡閱馬步官軍　命提督內官裴當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通閱各營馬步官軍凡馬軍之貧弱者退爲步軍步軍之精壯殷實者補爲馬軍其把總官亦選易之

十年八月易置諸軍營教場　初五軍營教場在德勝門外以爲狹不能容而三千營教場地廣兵少因兩易之後增團營爲十二又以大教場與團營而五軍營暫就錦衣衛教場其地愈狹英國公張懋等乃復請與三千營易置之

十四年正月定寒暑官軍歇操例　南京守備奏擬官軍寒暑條例下兵部議以每年俱於二月八月起操至五月十一月大暑大寒而止其歇操之時仍十日一赴教場點視從之

十九年八月勅戶部尚書余子俊會官閱視團營官軍時邊警日亟以定西侯蔣琬言命太監懷恩及子俊會官閱視賜勅行事已而奏上所閱之數共一十六萬八千有餘且言兵戎國之大事近來上下徇私不以爲重今既閱實分爲頭撥二撥頭撥專一在營屯操遇有急切工役止於三大營量撥次撥官軍勿得擅動團營阻壞軍法從之

孝宗弘治元年六月命都御史馬文升提督團營　京營操練舊以文武大臣協同提督後止用武職鴻臚少卿李鐩以爲言命文升蒞其事

九年六月申明洪永操法　兵部尚書馬文升等奏飭武備請勅團營提督諸臣依期操練遵舊法五日之內二日

走陣下營三日演武又言斬馬長刀所以摧鋒破敵京營原無師授請令陝西鎭巡官揀選諸曉馬步刀法者二十四人分撥十二營教練待用從之

十年十月揀選操練禁軍　兵部尚書馬文升等言臣觀歷代兵制不使權歸於一人漢制有南北軍南軍護守皇宮禁衛之兵也北軍拱護京師征討之兵也各有所掌而南軍北託之心腹太祖高皇帝制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爲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衛俱屬五府以備征討即古之北軍也永樂中復設親軍指揮使司十二衛又選天下衛所官軍年力精壯者及塞外走回男子收作勇士常數千餘人俱屬御馬監更番上直委心腹內外官統領其盔甲器械俱異他軍成化以來勇士精壯者少其數乃至九千之上每郊祀駕出勇士盔甲與各營無異禁兵漸至廢弛此外雖有將軍圍子手不過於早朝侍衛退朝即散皇城之內防姦者無幾其守衛皇城各門官軍尤疲羸至不任受甲宜勅御馬監掌印內臣提督太監將見在勇士並四衛操軍揀選仍勅守衛官常嚴部伍分番上直稽察出入以防微銷萌命如言行之然亦未能有所整飭

十四年二月選騰驤四衛精壯軍操練　先是兵部嘗請以錦衣衛及騰驤等四衛軍旗勇士校尉六萬八千餘人選補團營之缺爲內臣所阻是歲邊警命會議守禦之策兵部言四衛官軍餘丁原無差役請選其精壯一萬居常操練從之

十八年十一月（時武宗已即位）選五軍三千營精銳歸團營操練　英國公張懋兵部尚書劉大夏言奉勅簡閱十二營見操官軍得精銳者僅六萬五百餘人分爲五營稍弱者二萬五千人各存原伍一體操練甚不堪者二百餘人發回改撥給事中葛嵩等請三千五軍等營無執事精銳者俱選送團營操練其有執事者存八萬餘人以供役請將隱占多役之數一體揀選兵部覆議從之已而爲惠安伯張偉謬引舊制以爭事遂已隱占如故

武宗正德三年七月嚴幼官舍人操練之例　英國公張懋言旗手等衛官實二萬三千七百有奇而見操官舍並在逃者較之官數纔十二乞會官清查送操但年十七以上者必送營差操而後聽其襲代或隱而不報而不送者俱如例參究已送而三逃者降祖職一級從之

七年十月選團營官軍操練討賊　內官張永奉勅揀選團營官軍得十二萬三千七百餘人因請精選二千爲正兵又每營各選三千爲奇兵共四萬二千人

十二年八月留鳳陽秋班本處操備　先是巡按御史陳傑言鳳陽八衛原額軍四萬六千六百餘今僅萬二千六百餘除各項差役守城者僅老弱百餘人大非厚本之道乞暫免京操剗革雜役部議不允至是以水災故留之

世宗嘉靖元年四月命各邊巡按御史三年一閱軍馬器械　三年四月選練團營官軍　六年十二月定下營操練之法　凡遇該操之時提督官照常大操三日坐營官小操二日凡下營布陣不必拘泥古法止照常用三疊陣及四門方營其武藝勿止以弓箭爲長技每營選箭手刀手鎗手牌手銃手各一二人爲教師轉相教習又更營制分兵三十枝設將三十員各統三千人訓練擇精銳者爲選鋒厚其賞總督大臣一月會操者四餘日營將分練協理大臣及巡視給事御史隨意入一營校閱賞罰因以擇選鋒帝又置內營於內教場練諸內使

十三年八月免皇陵衛官軍京操　巡按御史李淑言河北之軍有京操而無漕運江南之衛有漕運而無京操獨鳳陽衛軍且運且操勞苦爲甚且陵寢及高牆皆在其地而又無城池之限其見在巡守者僅二千人耳卒然有警誰與禦之請減鳳陽等八衛京操官軍三分之一以備緩急事下兵部請以皇陵一衛軍盡留本衛操守七衛赴班如故從之

十五年四月分定南京四營操軍

二十六年十一月總督三邊侍郎曾銑上營陣圖　時銑銳意邊事既倡恢復河套之議陳邊務十八事復上營陣圖八曰立營總圖曰遇敵駐戰圖曰選鋒車戰圖曰騎兵逐陣圖曰步兵搏戰圖曰行營進攻圖曰變營長驅圖曰獲功收兵圖帝覽而嘉之下之所司

穆宗隆慶初命各營將領以教練軍士分數多寡爲黜陟　全營教練者加都督僉事以次減全不教練者降祖職一級革任回衛三年內教練有成操協大臣奬諭恩錄無功績者議罰規制雖立然將卒率媮惰操演徒爲具

元年十一月詔各邊鎮訓練軍兵設神器手教習防禦時集議防禦大學士徐階等言各總督鎮巡等官自來年爲始各將所部軍士淸占冒汰老弱選立教師倍給糧餉俾教以火器弓箭鎗棒挨牌等藝於中尤重火器務令時常操演第其能否而賞罰之至於城守之具火器爲先小如快鎗大如佛郞機一窩蜂連珠礮等類俾令各府州縣如法製造仍選軍民有勇略者註爲神器手免其雜差團練熟手轉發各城堡教習防禦

二年五月命都督戚繼光總理薊鎮練兵事務　先是薊鎮練主兵減客兵之議久無成效至是譚綸爲總督而以練兵屬之戚繼光綸上疏言今之防邊者皆曰乘障曰設險然計薊昌十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分隸散布畫地而守勢難禦敵故言者急請練兵臣就薊鎮見兵講求戰守之策除乘障應援者皆如故昌平總兵所轄亦就彼訓練如故其餘各處兵選爲十枝共三萬人立爲三營營分爲三軍一營駐密雲一營駐遵化一營駐三屯營如法訓練專備禦戰仍付繼光以總理薊遼保定等處練兵總兵官之職而命巡撫劉應節專任提調臣實總督之又中國長技莫如火器欲練兵三萬必欲鳥銃手三千人爲衝鋒而勤習邊人非遲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迫請選取浙兵三千人以濟一時之急期以三年俟邊軍既練乃遣願留者聽兵部議如綸言詔悉從之三年正月繼光上練兵議略言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敵入平原利於車戰在近邊利於騎戰在邊外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乃邊兵惟習馬耳未閑山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跡浙江思用浙人有以也今各區守哨入衛之兵及巡撫總兵標下之兵各守一方勢不能總練惟有總督標兵三枝付臣教練浙江三千分發十區在臣標下者數百耳臣無兵可練何職之能修願更與臣浙江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或於西北召募或就薊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統領車騎合練軍中所需皆宜處給方今朝議紛嘵而臣擁重兵易生嫌貳請設監軍科道官以督臣使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事下兵部請召還總兵官郭琥而獨任繼光監軍亦不必設詔如其言惟南兵勿調餘下督撫詳議以聞

三年五月令兵部條議京營訓練事宜行之　按帝從大學士張居正請議行大閱

之禮詔兵部條議京營訓練事宜實錄載其條上七事大率皆舊時成法也故不載

九月帝大閱京營將士於教場　大閱之禮久廢不舉帝從輔臣張居正言行之前一日以親行大閱禮預告於內殿命英國公張溶祭旗纛之神命固安伯陳景行守衛承天門慶都伯杜繼宗吏部侍郎呂調陽守衛京城九門皇城五門命恭順侯吳繼爵安鄉伯張鋐吏部侍郎王本固戶部侍郎劉自強分閱千把總以下及軍士武毅御史向程劉克卿王圻蘇士潤監射至日帝戎服登壇百官扈從兵部尚書承旨號令先閱陣次閱射其餘技藝量取一隊御前呈驗閱畢還宮仍詣內殿謁告次日總協戎政官率將士謝恩又次日御皇極門賜勑勉勵將士於教場行賞罰次日復謝恩兵部上各將領侯伯等官射中多寡一等二等三等人數恭順侯吳繼爵等亦上所分閱等第詔悉如賞格賞賚戒罰有差

神宗萬歷元年六月兵部請序三大營將領職分令車戰二營合操從之

七月兵部議上延綏練兵事務　延綏巡撫張守中陳練兵之法取各營堡見在之兵均其多寡每三千為一營鎮城凡四營神木靖邊定邊榆林四路凡七營共十一營官兵三萬三千悉挑選驍勇壯建可為戰將戰兵者行諸將分統無事之日各在本地操練有警會調合營出戰詔令守中務實舉行

九年三月帝幸閱武場大閱如隆慶禮

熹宗天啟時立內操　是時魏忠賢用事立內操又增內臣為監視及把牌諸小內監益募健丁諸營軍多附之

按正德時已有禁中之操然天子猶自領之至天啟時魏閹柄政大立內操其心更不可問故憲臣楊漣儒臣蔡毅中科臣劉懋等援引利害交章攻之而徒罹刑禍捍不可改彼固有窺竊神器之意在也至愍帝時以外廷無人仍任中涓而內操不廢沿為永制崇禎八年科臣何楷又極諫之大略謂內操從無典故惟萬歷十二年以聖母謁陵扈駕始選兵三千操演內廷後即停止願皇上以神祖為法斥忠賢之謬蠹撤內操用清禁地必不得已或即以內兵出之四衛屬之京營一體訓練別隊操營駕出則從毋使戈矛挺於蕭牆詔亦極為愷

切

皇朝通典京營　領侍衛府三旗親軍教閱之制鑲黃旗每月於初二十六兩日習騎射二次於初六十一二十一二十六等日習步射四次正黃旗每月於初三十七兩日習騎射二次於初七十二二十二二十七等日習步射四次正白旗每月於初四十八兩日習騎射二次於初八十三二十三二十八等日習步射四次

八旗驍騎營教閱之制每月於初四初八十三十八二十三二十八等日習射六次都統以下各官親往監視春秋二季擐甲習步射二次由旗定期咨部擐甲習騎射二次由部定期通行又春月分操二次合操一次秋月合操二次預奏操期仲春孟秋之月按期登城習鳴螺兵部遣官稽察歲以爲常其八旗漢軍鳥槍兵於春秋月各演鳥槍四十五日歲次合操二次季秋月試礮於蘆溝橋每旗各出礮十位演放五日間三歲則於蘆溝橋以鳥槍營兵與礮營兵合演槍礮籐牌兵每年春秋二季四旗合操四次八旗合操二次又於初冬分派各旗演習步圍每年二次或三次

八旗前鋒營教閱之制每月於初二初六十一十六二十一二十六等日習步射六次春秋二季擐甲習騎射二次又於左右翼內各分前鋒之半兼習鳥槍月演十次均由統領督率所屬如法訓練每年秋季前鋒統領會同護軍統領奏聞率所屬兩營官軍演習步圍兩三次

八旗護軍營教閱之制每月於初二初六十一十六二十一二十六等日習步射六次春秋二季擐甲習騎射二次與前鋒營同

圓明園八旗護軍營教閱之制每月習步射六次春秋二季習騎射演放鳥槍與八旗護軍營同

八旗步軍營及巡捕營教閱之制八旗步軍習步射城門驍騎習鳥槍均以春秋操演步軍翼尉同城門領更番考閱內九門外七門安設礮位每屆三年四門一次隨同八旗運往蘆溝橋輪流演放巡捕營參將遊擊月考其屬之弓矢守備千把總各練汛兵春秋習鳥槍與城門驍騎同

內府三旗教閱之制每月習射六次春秋二季擐甲習射二次每年立冬後內府護軍並向虞處侍衛鷹狗房執事人等演習步圍又遴選三旗護軍學習馬射等技藝各以時操演

火器營教閱之制每月演習步射六日騎射六日馬上技藝六日各於本旗教場齊集其鳥槍礮護軍驍騎該管官按日於本旗公所考驗合操日八旗分左右翼行陣施放槍礮九次至第十次礮與鳥槍連環施放無間每年秋季俟八旗漢軍礮位演放完竣後奏請往蘆溝橋演礮五日

健銳營教閱之制每月逢四九日期合操雲梯護梯鳥槍大隊鳥槍馬上三槍過馬騙馬扎槍貫跤等技藝逢二七日期合操雲梯護梯鳥槍馬上三槍及騎射步射舞鞭舞刀等技藝其餘日各於本旗較馬步射施放鳥槍恭遇

駕駐圓明園自三月初一日起每日左右翼輪流演水戰用船四逢八日期大操用船八若遇啟 鑾巡幸行圍以後則按三八日期操演凡較閱每年自七月十六日開操至次年四月十六日止若遇閏七月即於閏七月十六日起其封印日暫停八旗設立教場鑲黃旗教場在安定門外正黃旗教場在德勝門外正白旗教場在東直門外鑲白旗教場在朝陽門外正紅鑲紅兩旗教場均在阜成門外正藍旗教場在崇文門外鑲藍旗教場在宣武門外各設演武廳該都統等以時督率訓練

直省 八旗駐防營以將軍都統副都統掌其教閱訓練騎射演放槍礮並以時親臨閱試第其優劣以為賞罰春秋合操均與京營同八旗水師營每年春秋二季將軍都統副都統等督率官兵分駕戰艦金州福建乍浦廣東赴海口黑龍江齊齊哈爾默爾根江寧於江面天津赴海口每年四月起八月止均擇天氣晴和潮平風順時出洋列陣張帆起碇響號鳴礮以次操演停操之後仍各率官兵講習水務

陸路綠旗營總督所屬為督標巡撫所屬為撫標提督所屬為提標總兵所屬為鎮標總督節制巡撫提鎮提督節制鎮標每歲秋季霜降日申令本標官兵校閱於演武場前一日各營將弁肅隊伍赴教場豫立軍幕屆日黎明軍士擐甲列陣中軍建大纛於場正中將臺上傳令合操中軍揚旗麾眾臺下舉礮三軍中鳴角擊鼓步騎甲士列隊

行陣施放槍礮連環無間並如京營之制若長槍籐牌刷刀短兵之屬各因其地之宜以敎士卒皆有成法閱畢試材官將士騎射技勇申明賞罰犒勞軍士各釋甲歸伍漕運總督河道總督屆期敎閱本標官兵亦如之其各營將弁隨時訓練本管軍士分按日期綠營水師有內河有沿江沿海出洋信候各省不同每歲春秋季月或夏秋之季乘艦列陣揚帆駛風鳴角發礮操演具如軍律

皇朝通考大閱　天聰七年　太宗文皇帝舉行大閱時滿洲行營兵未出八旗護軍舊漢人馬步軍滿洲步軍俱集分八旗護軍爲左右翼舊漢人馬步軍爲一營滿洲步軍爲一營俱四面環列前設紅衣礮三十位及各種大小礮隊伍既成乃上奏　上擐甲乘馬率大貝勒代善及諸貝勒先　周視衆軍畢陞　御座諸貝勒率護軍如對敵狀護軍在前貝勒率親軍立於後吶喊三次傳令聞礮聲三即喊而進聞蒙古角聲即退於是衆軍皆依令而進依令而退次舊漢人馬步軍次滿洲步軍亦如對敵三喊而進攻礮軍礮軍亦聲礮對戰閱畢復　諭八旗護軍統領等官曰凡臨陣對敵必各依隊伍並馳而前若有不依已之隊而退縮他人後棄已之隊而混逐他人隊及他人已進而卻立觀望者或斬或籍沒或鞭責或革職或罰贖量罪之輕重處之至整隊進攻稍有先後勿以我先爾後爲言但以遇敵不退卻能擊敗爲主若爭論先後是居心不良亂之道也如敵不戰而走則遴精騎追之追時護軍統領勿往但引纛結隊躡後而進倘追兵誤入敵伏或衆方四散追逐遇敵兵旁出護軍統領即接戰

崇德八年　大閱於瀋陽城北郊兵部貝勒岳託率滿洲八旗蒙古二旗舊漢軍一旗共十一旗行營兵俱集前列舊漢兵礮手次滿洲蒙古步兵次騎兵次守城各處應援兵次守城礮兵以序列綿亙二十里許　上臨閱駐馬蒲河岡聲礮三衆軍吶喊如之步伐止齊軍威嚴肅　上嘉奬之頒賞

順治年間定八旗駐防較閱騎射春秋合操均與京營同

又定各省八旗水師營每歲春秋二季將軍都統副都統等率官兵駕戰艦操演金州福建乍浦廣東出海口黑龍江齊齊哈爾默爾根江寧出江天津出海每年四月始八月止均擇天氣晴和潮平風順時駕駛出口張帆起碇掌

號鳴礮以次河習停操之後各督率官兵講習水務

十一年奏准綠營兵每年給操賞銀定期演習騎射優者該督撫提鎮酌獎賞

又奏准武官並不操演或傲慢怠惰託病規避擅離汛地以致廢弛營伍者革職兼轄統轄官不參劾者照不揭報劣員例分別議處

順治十六年 世祖章皇帝諭大閱典禮三年一行永著爲例連年尚未修舉著即傳諭八旗官兵整肅軍容候秋月朕親行閱視

康熙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大閱於南苑八旗王以下四品武官以上及前鋒護軍俱擐甲於晾鷹臺兩旁按隊排列滿漢大學士尚書以下三品官以上及各衙門堂官翰林科道等官於臺上分兩翼立鳥槍手在臺西排列 上擐甲登晾鷹臺 御黃幄 命上三旗內大臣都統護軍統領前鋒統領各領隊自西行至東排列諸王貝勒等亦各領本旗官員護衛按隊行至東排列鳥槍齊發鳴號發喊自臺東結陣馳至西依兩翼排列 閱畢 上諭兵部尚書明珠曰今日陳列甚善可著爲令又 命樹侯臺下 親發五矢皆中的又 命內大臣舅舅佟國維內大臣阿密達護軍統領桑過新陞鎭定總兵張華善一等侍衛費耀色對秦岦丹護軍參領法喇納等射 上復騎射一發即中外藩王以下仰見 上騎射超神軍容嚴整相視駭異 上乃卸甲 命諸王貝勒貝子公內大臣侍衛內閣都察院諸臣及外藩王貝勒等俱於臺上分兩翼坐八旗都統副都統尚書侍郞及文武各官俱於臺下分兩翼坐 賜宴

十六年 大閱於南苑 命鑲黃旗正白旗內府佐領下官護軍驍騎擐甲列晾鷹臺東鳥槍兵亦以次列臺東北向 上擐甲 命內大臣侍衛大學士起居注諸臣俱擐甲先 周視衆軍畢 御晾鷹臺黃幄 命內大臣侍衛及兩旗官兵俱乘騎列隊鳴號角前隊進次隊繼之殿復繼之東西往來數次吶喊馳驟槍礮齊發復歸隊 閱畢 命於臺下樹侯 上率內大臣侍衛馬步射各四次 命大學士學士起居注官及各官兵以次射畢 上復登臺 御黃幄 命內大臣侍

衛大學士學士起居注官以次列坐官兵俱於臺下分旗列坐　賜宴

十九年　大閱於南苑　命鑲黃旗正黃旗正白旗內府佐領下官兵擐甲序列晾鷹臺東鳥槍兵以次排列北向　上擐甲　御晾鷹臺黃幄　命內大臣侍衛禁軍等按翼分列鳴號角列陣槍礮齊發十步一進十進而止　閱畢　上馬步射　命內大臣侍衛各以次射畢列坐　賜宴

二十四年　大閱於王家嶺麓先是　諭兵部國家武備不可一日懈弛舊例每歲必操練將士習試火礮爾部即傳諭八旗都統等預為整備朕於十八日將親閱焉時喀爾喀土謝圖汗子多爾濟額爾德尼阿海台吉等以朝貢來京請於理藩院尚書阿喇尼轉奏云臣等聞　皇上大閱遠方之人願一覩軍容　上曰從來撫綏萬邦在德教不在威武敵兵者不得已而用之今四海昇平偃兵不用然訓練士卒簡閱軍器所以修武備也喀爾喀台吉既請觀可允其奏又有厄魯特固魯木錫台吉噶爾丹博碩克圖汗來使塔西蘭和卓等亦請觀

上亦命隨往是日　上自午門出宣武門八旗都統各率所部將士擐甲冑佩弓矢建旗纛自灣子里夾道分列至拱極城前鋒軍自蘆溝橋夾道分列至王家嶺麓其東則排槍其西則紅衣巨礮皆次第陳列　上登王家嶺陞　御座軍中吹螺角三發巨礮三既而排槍並發前後聲絡繹不絕者久之又　命發巨礮於是八旗所列紅衣將軍及諸火器盡發凡三次巨礮所擊樹侯欄牆應聲而倒時阿海台吉及眾蒙古等驚懼失色有匍匐仆地者阿海台吉少息語阿喇尼曰我等初見士馬精壯兵甲堅利已知　聖朝軍威無敵於天下今觀火器轟烈如此愈覺破膽矣　上命阿喇尼傳諭曰朕惟以寬仁撫馭欲使薄海乂安家給人足近者悅遠者來此本懷也至兵為凶器非可輕試第念古來世際承平不忘武備閱兵乃本朝常制耳　上御行宮

召扈從諸王內大臣及阿海台吉等　賜食旋復　御黃幄設布侯校射　上先射五發皆中次令諸貝勒八旗善射者校射　上還宮

三十年奏定本年春季開操每佐領下前鋒各一名護軍各六名鳥槍護軍各一名驍騎各四名護軍驍騎各二名每旗礮十每礮兵十名火器營兵千五百名前隊前鋒四百名前鋒參領六人侍衛四人每佐領下護軍各三名每

旗護軍參領三人每佐領下鳥槍護軍各一名每旗鳥槍護軍參領二人每佐領下驍騎各二名每參領下散秩官二人驍騎校二人漢軍每旗礮十每礮官一人兵十名鳥槍兵千五百名官校每旗各五人二隊每佐領下護軍二名每旗護軍參領三人每佐領下驍騎一名漢軍驍騎二名每參領下散秩官二人驍騎校二人協隊前鋒二百名前鋒參領各二人侍衛三人每佐領下護軍一名每旗護軍參領二人每佐領下驍騎一名每參領下散秩官一人驍騎校一人護軍纛每旗三驍騎纛每參領二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副都統參領等均令帶海螺既成列令鳥槍護軍火器營兵各放鳥槍一次再鳴螺進兵至所指處鳴螺收兵回兵時每翼護軍統領一人副都統一人每旗驍騎參領一人每旗護軍五十名護軍參領一人護軍校每參領下二人　驍騎四十名驍騎營每參領下驍騎校一人領催二名令殿後同兵

三十一年　大閱於玉泉山八旗前鋒護軍驍騎及火器營兵擐甲冑分翼排列　上由右翼至左翼先周視眾軍畢登玉泉山　御黃幄乃吹角發礮三馬步軍鳥槍齊發以次退立　命八旗鳥槍兵演連環旋轉二式各放槍一次而退翼日復　閱於玉泉山

三十四年　大閱於南苑擇西紅門內曠地八旗官兵槍礮按旗排爲三隊第一隊漢軍火器營鳥槍步軍居中礮位列左右滿洲火器營鳥槍列礮之兩旁第二隊前鋒兵居中八旗護軍列兩旁三隊列八旗護軍兩翼則設應援兵　上擐甲率　皇子等均擐甲前張黃蓋內大臣侍衛大學士各部院大臣均扈從繼以豹尾班侍衛後建黃龍大纛二上三旗侍衛擐甲冑按次隨從先　周視眾軍畢火器營立於馬軍前正中鳴角者三擊鼓步軍舁鹿角大礮眾兵齊進鳴金而止發鳥槍一次如是者九第十次火器營馬步軍槍礮連環齊發無間鳴金而止開鹿角爲八門後二隊馬軍出既成列鳴角譟而進復鳴角收軍立於本陣結隊徐旋其殿軍立於後閱畢　駕還行宮　特降敕諭申明軍令宣示於大閱之地是日未閱前官兵均　賜食既閱後　賜酒

雍正六年奏准　大閱官兵數目及營伍器械嗣後遇　大閱列陣首隊前漢軍火器營官兵排立每旗鹿

角二十舁鹿角棉甲兵八十名鹿角兩旁引繩兵四名長槍二十連枷棍二十每旗神威將軍礮十礮手三十名御礮車驍騎百有十名鳥槍百護礮鳥槍驍騎百名參領纛十執纛驍騎三十名小旗二十負小旗隨礮領催二十名紅旗二麾旗領催二名金五鼓一鳴金驍騎十名舁鼓棉甲兵四名擊鼓驍騎二名海螺五鳴螺驍騎五名每旗參領二人散秩官十八人驍騎校十八人漢軍鳥槍營每旗設纛一執纛領催一名驍騎三名隨纛散秩官一人領催二名驍騎二十名參領纛五執纛驍騎十有五名紅旗二麾旗領催二名鳥槍領催二十名鳥槍驍騎二百名小旗二十二鳥槍二百二十金五鼓一鳴金驍騎十名舁鼓棉甲兵四名擊鼓驍騎二名海螺十有三鳴螺驍騎十有三名每翼都統二人每旗副都統一人參領二人散秩官五人給使官二人驍騎校七人以上八旗漢軍都統副都統十有二人將校三百十有二人礮手二百四十名隨礮領催驍騎二千二百三十二名鳥槍領催驍騎二千三百有四名舁鹿角舁鼓引繩棉甲兵七百三十六名共兵五千五百十有二名應用大纛八參領纛一百二十紅旗三十二小旗三百三十六神威將軍礮八十鳥槍二千五百六十鼓十有六金八十鹿角一百六十海螺一百四十四連枷棍一百六十長槍一百六十八旗火器營總統五人每旗設纛二執纛護軍四名紅旗一麾旗護軍二名小旗十有二負小旗鳥槍什長十有二名海螺十鳴螺護軍十名鳥槍護軍參領二人護軍校十有四人鳥槍一百二十護軍一百二十名驍騎營每旗子母礮六每礮小旗一負小旗隨礮領催一名驍騎九名纛一執纛驍騎二名參領一人散秩官五人驍騎校五人鳥槍驍騎營每旗設纛二執纛驍騎四名紅旗一麾旗驍騎二名小旗十有二負小旗領催十有二名海螺十鳴螺驍騎十名鳥槍參領二人散秩官七人驍騎校十有四人鳥槍一百二十驍騎一百二十名以上八旗火器營總統五人將校四百八人鳥槍護軍九百六十名鳥槍什長九十六名鳥槍驍騎九百六十名鳥槍領催九十六名礮領催驍騎四百八十名執旗鳴螺護軍領催驍騎二百七十二名共兵二千八百六十四名應用鳥槍一千九百二十海螺一百六十纛四十紅旗十有六小旗二百四十子母礮四十八[illegible]前鋒營每翼前鋒統領一人每旗前鋒參領一人前鋒侍衛一人每佐領下前鋒一名於前[illegible]數內每旗[illegible]前鋒校八人小旗八海螺四鳥槍人數按撥出前鋒之數每前鋒二名用鳥槍前鋒一名護軍營每翼護軍統領一人每旗護軍參領五人每佐

領下護軍二名每旗護軍統領纛一八旗海螺共五十四每護軍四用小旗一驍騎營每翼都統二人每旗副都統一人參領二人每參領下散秩官二人驍騎校二人每佐領下領催驍騎二名每旗參領纛七海螺七每驍騎四用小旗一以上首隊大臣共十有六人將校二百九十六人兵四千四百有十名兵額各按旗分揀選派撥應用纛共六十四前鋒營小旗六十四海螺一百四十二此內撥出前鋒營統領一人前鋒參領二人侍衛一人前鋒二百名護軍營護軍統領一人護軍參領八人護軍四百名驍騎營副都統二人參領八人散秩官十有六人驍騎校十有六人驍騎三百二十名再於火器營內撥出鳥槍護軍參領四人鳥槍護軍一百六十名鳥槍驍騎參領二人鳥槍散秩官四人鳥槍驍騎一百六十名共撥大臣四人官六十二人兵千二百四十名於退兵時殿後又於護軍營每翼護軍統領一人每旗護軍參領三人每佐領下護軍三名每旗護軍統領纛一八旗海螺共四十八每護軍六用小旗一驍騎營每翼都統一人副都統二人每旗驍騎參領一人每參領下散秩官一人驍騎校一人每佐領下驍騎一名每旗參領纛四海螺四每驍騎四用小旗一以上共大臣八人將校一百四十四人兵二千五百二十有八名舊制將校一百八十六人兵四千二百五十六名後裁去長槍營將校四十二人兵七百二十八名存今額應用纛四十海螺八十左右兩翼應援兵護軍營每翼護軍統領一人每旗護軍參領二人每佐領下護軍一名每旗護軍統領纛一每護軍四用小旗一驍騎營每翼都統一人副都統二人每旗驍騎參領一人每參領下散秩官一人驍騎校一人每佐領下驍騎一名每旗參領纛三海螺三每驍騎四用小旗一以上左右兩翼應援兵隊大臣八人將校一百三十六人兵千七百六十四名舊制將校一百七十四人兵二千三百五十九名後裁去長槍營將校三十八人兵五百九十五名存今額應用纛三十二海螺二十四鑾儀衛蒙古纛角十官七人鳴角軍二十一名五旗諸王蒙古畫角十官十人鳴角軍二十名海螺十有二鳴螺親軍十有二名以上蒙古畫角共二十官共十有七人鳴角鳴螺軍共五十三名禁約讙譁每旗護軍參領一人護軍校一人護軍四十名滿洲蒙古漢軍三旗合委散秩官八人驍騎校八人驍騎三百二十名以上官共三十二人兵共六百四十名滿洲蒙古漢軍三旗合委傳宣官八人驍騎校八人護軍校八人共二十四人以上八旗各營共委出大臣四十九人將校千三百六十一人兵萬八千七百七十一名陣後共設三十四營左翼漢軍火器四旗四營滿洲火器四十四營前鋒四旗一營四旗護軍營與

驍騎營相閒立八營右翼漢軍火器四旗四營滿洲火器四旗四營前鋒四旗一營四旗護軍營與驍騎營相閒立八營每營廣二十四丈長四十丈各營相去各一丈共二十二丈自立營處至次隊排列處相去七十五丈次隊護軍驍騎排列每旗廣一百十有一丈共廣八百八十八丈自次隊至首隊排列處相去十有五丈首隊護軍驍騎排列每旗廣一百十有一丈共廣八百八十八丈首隊左右應援兵排列每旗五十五丈五尺共廣四百四十四丈合計首隊護軍驍騎兩翼護軍驍騎排列共廣千三百三十三丈首隊之前前鋒排列每旗廣十有二丈共廣九十六丈自首隊至鹿角排設處相去二十有五丈漢軍鹿角火礮鳥槍排列廣三百二十八丈滿洲火器營鳥槍護軍驍騎排列每旗廣三十七丈共廣二百九十六丈漢軍鹿角火器營兵滿洲火器營兵排列共廣六百三十四丈自鹿角排設處至初次進步相去二十丈自初次進步至第十次每進七丈五尺九進共六十七丈五尺首隊兵出鹿角外排列去鹿角排列處十有五丈呼譟前進五十步駐立去鹿角外排列處二十五丈殿軍殿後處去前進駐立處十有五丈前離八旗號纛五丈八旗號纛距　閱武臺一百五十丈自立營處至　閱武臺相距四百十有二丈五尺

又議准八旗參領佐領閒散世爵護軍校驍騎校及領催護軍驍騎應令都統副都統選賢能簡精鋭整飭槍礮旗纛金鼓畫角海螺鹿角之屬開列王公大臣銜名請　簡命數人管領行陣豫期操演其列營布陣進止步武應繪圖恭呈　欽定又　世宗憲皇帝大閱於玉泉山　命諸大臣黎明巡視各官兵　賜酒食俟日出和暖時始令披甲列玉泉山西南平曠之地前隊按旗列八旗紅衣大礮各火器及騎步鳥槍第二隊第三隊護軍驍騎以次列前鋒護軍驍騎兵分翼列左右按旗各舉大纛軍容整肅至巳時　上躬擐甲冑御玉泉山巓黃幄　賜諸王列坐幄中諸大臣列坐幄旁幄前吹海螺三官兵皆吹海螺三齊放大礮及騎步鳥槍九進步連環齊放聲震山谷向前趨進時官兵齊聲發喊乃收兵復原伍　閱畢　賜扈蹕領侍衛內大臣豹尾槍侍衛俸銀乾清門侍衛俸銀盔甲並　賜在事大臣貂皮官員緞疋兵丁餉銀各有差

七年　大閱車騎營兵於南苑　賜諸王文武大臣及官兵食畢辰時大將軍傅爾丹等令車騎營車騎

火礮鳥槍並馬步軍士各按方位旗色於晾鷹臺前排列已時　上御晾鷹臺黃幄升座　賜諸王大臣等坐幄前鳴海螺三軍中相繼鳴海螺營內擊鼓展旗槍礮齊發諸軍分隊各依旗色列陣操演畢乃吶喊仍歸本陣隊伍

乾隆元年　諭各省營伍離提鎮遥遠不能親身稽察該督撫酌量地方營制如何令提鎮等隔數年一次親身察閱詳議具題尋議准直隸提督分所屬爲三路歲閱一路三歲而遍馬蘭宣化正定三鎮歲各一閱泰寧天津二鎮二歲各一閱山東兖州鎮臨清沂州等處分路歲閱登州鎮西南東南等處分路歲閱一歲而遍山西太原大同二鎮歲各一閱河南南陽河北一鎮歲各一閱江南提鎮歲各一閱江西南昌南贛二鎮歲一閱二歲而遍閩浙總督涖任一閱水師提督一歲閱海壇閩安烽火門等處一歲閱金門南澳銅山等處二歲一遍陸路提督一歲閱興化福州福寧建寧延平等處一歲閱泉州漳州龍巖汀州邵武永春等處二歲而遍海壇金門南澳臺灣四鎮水師歲一閱福寧汀州建寧漳州四鎮陸路歲一閱浙江提督三歲一閱定海黃巖溫州三鎮歲各一閱衢州處州二鎮歲各一閱湖廣總督涖任一閱提督歲閱湖北湖南二歲而遍襄陽宜昌永州鎮筸四鎮歲各一閱陝甘總督五歲一閱提督三歲一閱延綏興漢河州涼州寧夏西寧肅州七鎮歲各一閱四川川北重慶建昌松潘四鎮三歲各一閱廣東左翼右翼高州瓊州碣石潮州南澳七鎮歲各一閱廣西提督三歲一閱左江右江二鎮歲各一閱雲南貴州提鎮所屬酌數年內一閱各疏報出巡回任日期及各營汛官兵技藝是否純熟軍裝器械是否齊全以待部核

皇朝通考　議准各省營汛總兵官所轄者總兵官親身閱察提督所轄者提督親身閱察至於提鎮駐劄遥遠不能親閱者委附近之副將參將遊擊等官察閱詳報如有苛累及閱報不實一例議處

奏准重修德勝門外旣濟廟以祀　礮神八旗漢軍輪直歲於春秋仲月上丙日致祭豫移文火器營總統八旗漢軍都統是日詣廟行禮三年定八旗前鋒護軍等騎射兵部二年一次奏請開列領侍衛內大臣八旗都統副都統職名按左右翼每翼恭候欽點四五人會同本翼統領驗看務於十月竣事

又奏准每年春秋由兵部行知八旗合操四次內春秋擐甲冑操一次其兵數及選擇地方交八旗都統前鋒護軍火器營各統領臨期請　旨

四年奏准八旗各營官兵合操向例共用八千七百餘人若於四分內減三分可在兩黃旗教場嗣後每年春季本旗各營官兵於本旗教場分操二次八旗各營官兵於鑲黃正黃二旗教場合操一次至秋季於仰善窪（一名楊山）會八旗各營官兵大操二次其隊伍號令官兵旗纛器械之數均依　大閱之制

是年皇上大閱於南苑　命大臣巡視官兵　賜酒食日出官兵甲冑列南海子前隊按旗列八旗大紅衣礮各火器及驍騎步鳥槍第二隊第三隊護軍驍騎以次成列前鋒護軍驍騎分翼列左右按旗各舉大纛軍威嚴整已時　上躬擐甲冑連發五矢皆中的乘騎　周視眾軍畢　御晾鷹臺黃幄　賜諸王列坐幄中諸大臣列坐幄旁幄前鳴海螺三重中皆鳴海螺三齊放大礮及驍步鳥槍九進步連環齊放向前趨進時齊聲發喊乃鳴金收軍復原伍　大閱畢　賜在事大臣官員貂皮俸銀及兵丁餉銀各有差

五年奉　上諭八旗兵赴蘆溝橋演放槍礮定例三年一次九月舉行雖預領本月錢糧但家中養贍在橋日費不能兼顧朕心軫念著賞給一月飯銀再應用帳房亦著赴工部關領俾營制齊一以肅觀瞻仍交該管官於操完日繳部嗣後均照此例行

又定蘆溝橋演槍礮每翼　欽點都統副都統各一人率官兵赴演

六年議准八旗驍騎營每年春秋擐甲步射二次由旗定期報兵部騎射二次由兵部定期通行

八年議准八旗漢軍三年一次演放槍礮兵部具奏運礮至蘆溝橋九月初一日為始演放一月鑲黃旗漢軍都統會同各旗列銜奏請　簡命都統副都統各二人前往監視管理鳥槍營每旗參領一人散秩官驍騎校各五人隨纛聽差散秩官各一人管鹿角驍騎校二人每佐領下領催二名鳥槍兵十五名棉甲兵三名鳥槍兵每名領火藥三斤十兩烘藥五錢八分火繩四條鉛子四十五枚管理礮營每旗參領散秩官驍騎校與鳥槍營同每佐領下領催一名兵五名每旗礮手除直班外皆令前往每旗礮十位藥信五十根火繩五十條木牌三十面支杆六十根

火藥烘藥鉛彈鐵子數目視礮大小合計出數備往每旗委管火藥官二人先期運礮前往九月初一日黎明祭礮畢樹的於百弓之地每礮日放十出兵部閱操之日每旗演放百出演礮畢槍礮合操其金鼓號令如　大閱之制

皇朝通典十年　諭國家設立營伍修明武備以爲折衝禦侮之用必訓練精熟於平日斯可奮勇決勝於臨時是以陸路設營汛沿海設水師皆須勤演習以收實效自去年朕命大臣察閱營伍後陸路該管大員頗肯竭力整頓氣象而水師操演則不過將　鯮陣法塞責了事其操舟破浪之法官弁兵丁茫然不知以爲此水手之事漫不留意即至舵工水手其能熟練者亦屬寥寥平日操演之時各船進退尚且參差往來間斷苟其臨敵何以致用夫水師以舟爲主出沒風濤去來倏忽必掌舵者能操縱自如而搶風折戧破浪衝波水手等盡能嫺習即官弁兵丁等亦皆心領神會不待呼應而自靈然後猝然遇敵駕駛輕捷一舟之中臂指相使如一人之身則應變制勝無難向來水師官弁仍以水師用原欲其熟悉情形收得人之效今則視爲故套該管者不加察徼倖者苟延玩是育材之善政爲容身之捷徑矣著通行申飭沿海將軍督撫都統提鎭等務遵朕旨實心訓練實心甄別毋得仍前玩忽虛應故事

十一年　諭國家設立營制所以嚴拱衛而固苞桑務在選精銳以儲干城勤訓練以資捍禦所謂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也從前因各標營日漸廢弛朕命大臣前往山東河南江南等省先行閱看並降旨申飭復於督撫提鎭奏摺中時加批諭令其實力整頓今各省操演之法大抵旗纛戈甲期以飾觀步伐陣圖似爲練習其實在技勇精强弓馬嫺熟者甚少在水師營汛亦不過演鯮水陣聊以塞責而已即軍政薦舉未能盡屬公當徒爲具文以是整飭戎行豈能使壁壘一新士氣日奮即如西北稱勁旅而江浙多柔脆不知旣以爲兵自應鼓其銳氣使弱者日進於强豈可任其委靡不加振作蓋營伍之中兵馬錢糧甲冑器械皆宜事事留心向來虛冒兵糧私扣朋馬夤緣拔補挪借軍裝等弊猶未盡除而教訓演習惟事粉飾因循怠忽尚沿舊習殊非設兵衛民之意是必立定年限專差大臣閱看庶將弁知有責成不敢怠廢而各兵亦知有考驗時時警惕技藝不致生疏於戎行自有裨益朕前旨與以三年之限著兵部請旨並未定有分省察閱之年分今已閱之省則已過二年其餘則未命前往也其如

何分年分省差大臣往閱著該部定議俟臨時酌量或自京師命大臣前往或即命本省督撫察閱尋議定自乾隆
十二年爲始閱直隸山西陝西甘肅四川十三年閱湖北湖南雲南貴州十四年閱福建浙江廣東廣西十五年閱
山東河南江南江西周而復始但地方遼闊若止　欽命大臣一人勢難周遍至甘肅處極邊安西提標駐塞外
若令閱川陝之大臣並閱則廣遠難周請於應閱直隸等省之年差往直隸山西一人陝西四川一人甘肅一人應
閱湖北等省之年差往湖北湖南一人雲南貴州一人應閱福建等省之年差往福建浙江一人廣東廣西一人應
閱山東等省之年差往山東河南一人江南江西一人兵部於每年開印後將應閱之省分並滿大學士領侍衛內
大臣都統尚書侍郎名單開列奏請或　欽點大臣前往或即令該督撫就近察閱恭候　欽定再向來各省
督撫提鎮原有分年察閱營伍之例嗣後各省如遇　欽點大臣察閱之年該省督撫提鎮停其察閱至當提督
簡閱之年則各鎮停簡閱當督撫簡閱之年則提鎮概停簡閱
皇朝通考奏准八旗官兵較射日該都統等遇奏事及會議者留副都統前往較閱不得委參領並將較射大臣職名
先期送稽察該旗御史聽其往察不遵定例者參奏
十七年定八旗漢軍管領藤牌參領四人散秩官驍騎校各十六人領催四十名藤牌兵八百名每年春秋二季四旗
合操二次八旗合操一次若遇　大閱及八旗諸營大操仍守護礮位入隊演習
又奉　上諭近聞八旗閱兵該大臣等皆在帳幕並不親赴隊伍則進退之規不獲嫻熟嗣後閱兵令該大臣等
輪流入隊率領
十八年定蘆溝橋開操祭礮日八旗漢軍都統皆令前往承祭畢留點出之都統督操餘還　京
皇朝通典　諭各省標營分年特派大臣查閱又督撫提鎮有統轄操防之責例應以時巡視所以簡軍實嚴武
備也是以各兵之漢仗技勇爲本至於旗幟衣帽期足以別隊伍整軍容無缺可矣奚事增美焉近來外省營汛每
遇大員涖閱往往先期部署爲一切觀美計製造旗幟更易號衣公費不足遂坐扣兵餉以致伊等生計爲艱是營
伍未有整頓之實而兵丁先被扣餉之累殊非巡查簡閱之本意嗣後查驗兵丁務覈其實毋以旗章衣服粉飾外

觀至或有欽差大員經過營汛地方兵丁循例站隊者亦俱無庸張設旗幟總之整飭戎行全在漢仗技勇其豫飾之具皆屬無益之虛文而因以扣餉瘠兵則尤其大不可者著通行各省督撫提鎮咸共知之

皇朝通考二十年奏准　大閱日陳騎駕鹵簿於　行宮門外　駕出作鐃歌大樂奏壯軍容之章　回鑾作鐃歌清樂奏凱皇威之章　駕將出聲礮三　駕御帳殿開操軍中三舉礮　大閱禮成　駕回行宮聲礮三將士各歸營釋甲胄

二十一年奉　上諭前因武職官員射箭往往有及半即墜或低掠地面者朕曾降旨訓飭乃今日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帶領引見人員內猶有仍前不堪之人甚則明知弓力軟弱故將前手挑高夫射箭之法必矢發勁速而所發之箭不中墜擦地能直達所指之地乃佳若有意挑高雖至軟之弓亦可及遠此等惡習顯係該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平日怠惰漫不經心不勤加訓練所致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著交部察議

二十二年奏准八旗漢軍向例三年一次運礮赴盧溝橋演放一月三年之內礮手新舊更換未免斷續改一嗣後照滿洲火器營例每歲秋季運礮赴盧溝橋演放十日奏請　簡都統副都統二人統轄至鳥槍技季練習毋庸同往應於演礮之第三年秋季槍礮同赴演放十日仍奏請　簡都統副都統四人統轄兵部堂官於演放之第八九日前往察閱分別優劣具奏餘仍照舊例行

皇朝通典　諭今日朕至杭州省城其接駕之綠營兵丁有奏簫管細樂者夫身隸行伍當以騎射勇力為重戍樓鼓角不過用肅軍容即古者鐃歌鼓吹之詞亦以鳴其得勝之氣耳若吹竹彈絲技近優伶豈挽強引重之夫所宜相效此等綠營陋習各省均所不免可傳諭各省督撫提鎮等轉飭所屬標營嗣後營伍中但許用鉦鼓銅角其簫管細樂概行禁止

又　諭外省駐防將軍及綠營之提鎮出行則皆乘輿夫將軍提鎮有總統官兵之責若養尊處優自圖安逸亦何以表率營伍而作其勇敢之氣況旗人幼習騎射即綠營中亦必以其弓馬優嫻始歷加陞用乃一至大僚轉致狃於便安忘其故步此豈國家簡擢之意耶京師都統副都統既皆乘馬而滿洲侍郎則無論年踰六旬亦俱不得

乘輿即朕巡省所至尚每日乘馬而行乃外省武職獨相沿頹習此甚非宜嗣後將軍提鎮概不許乘輿其編設轎夫並著裁革如有仍行乘坐者照違制例治罪可通行傳諭知之

皇朝通考二十三年　皇上大閱於南苑卯刻　命大臣巡視官兵　賜酒食辰刻列陣前設漢軍鹿角火器滿洲火器次八旗前鋒次護軍驍騎左右兩翼以次成列巳刻　駕至南紅門　御晾鷹臺圓幄建龍纛　上躬擐甲冑率王公大臣侍衛等射　命右部哈薩克使臣卓蘭等及布爾吉特諸起等從觀上親發七矢皆中的乘騎　周視眾軍畢還　御晾鷹臺黃幄　賜諸王列坐幄中諸大臣列坐幄旁右部哈薩克使臣卓蘭等及布爾古特諸起等以在列幄前鳴螺𧹞螺皆鳴鼓行而進紅旗舉槍礮盡發如是者九繼以連環槍礮開鹿角眾兵發喊乃鳴金收軍復原伍　大閱畢　賜兵丁等銀兩有差未刻　命行圍酉刻　賜扈從王公大臣及右部哈薩克使臣卓蘭布爾古特諸起等觀火戲

二十八年　皇上大閱於　暢春園之西廠是日　上御大西門幄次　賜愛烏罕來使和卓密爾哈拔達克山來使阿布都爾阿咱木霍罕來使巴巴什克西哈薩克謌爾根濟部來使塞德克勒啟齊王斯部來使烏呼巴什布魯特部及回部年班入覲之喀什噶爾諸城阿奇木伯克等宴　命諸王滿漢文武大臣朝正外藩蒙古王公貝勒貝子額駙台吉入宴回部郡王霍集斯等並預坐宴畢　上御幄次前帟帳　閱健銳營八旗火器營前鋒護軍漢軍槍礮陣法　命諸回部使臣皆與觀　諭兵丁每人賞給半月錢糧其餘雖不在操演之內但聽傳即往亦著加恩每人賞給半月錢糧之半

皇朝通典三十九年尚書公福隆安奏鳥槍一項於軍器中最爲得用而進步連環尤爲鳥槍中銳利之法八旗勁旅凡遇專操會操帷演九進十連環使之精熟是以所向無敵至各省綠營兵丁操演鳥槍不過按照陣式虛應故事施之臨陣全屬無用即如征勦金川所有綠營兵丁放槍俱不得力直至派出京城健銳火器兩營兵前往始各展其所長轟擊殪賊幾無虛發近日臨清勦捕逆匪亦得京兵之力其效已可概見伏思各省綠營原設鳥槍兵與其循習虛文曷若練資實用請飭令照健銳火器二營進步連環鳥槍法式一體演習并飭該管大員董率將領兵

丁專心學習務使進退如法操練精嫺應敵用並能制勝而防守愈昭嚴飭矣

大閱儀注儀注依大清通禮恭載

皇朝通考 皇帝大閱間三歲兵部奏請舉行得 旨疏上王公大臣名 欽命六人總理閱兵事宜偏飭八旗火器前鋒護軍驍騎諸營各修整戎器甲冑金鼓旗纛之屬移欽天監諏閱武吉日以 聞乃下所司戒備如式

右飭帥戒辦諏吉

前期二月八旗佐領分撥將校甲兵 命八旗都統副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各勒所部練兵於演武場教軍士習旌旗指麾金鼓螺角作止之節知行陣進退之法持五兵之便嚴明紀律前一月有司豫擇 大閱之所除地為場總理閱兵王公大臣會集統軍將帥率弁卒擐甲合操於內申令如前儀

右先期訓練

前二日有司豫於 行宮供張武備院卿率官校赴 大閱處列 御營張 幄殿設 御座於正中張圓幄於 殿後設 御用甲冑弓矢於帳內櫜鞬具八旗將校甲兵並赴 大閱處依式布步騎軍營左翼鑲黃正白鑲白正藍四旗在東右翼正黃正紅鑲紅鑲藍四旗在西其前各列 漢軍火器營四滿洲火器營四次前鋒營一次護軍營驍騎營相間各四每營橫二十有四丈縱四十丈前後相隔各一丈翼目總理閱兵王公大臣督諸軍各宿軍幕禁止讙譁依分建纛金鼓甲仗威儀悉備

右立軍幕

前一日鑾儀衛陳 大駕鹵簿步軍統領勒所部辟除 御道左右 皇帝乘輿出宮詣 行宮導從大臣侍衛前後扈從王公百官接 駕送 駕如儀詳南郊儀注

右 駕詣行宮

屆日五鼓鑾儀衛陳騎駕鹵簿樂部鐃歌樂於 行宮門外乃饗軍士食 命王大臣率內務府官監視之既畢

纛諸軍皆擐甲出營列陣列陣之制去陣前四百十有七丈建大纛以爲軍表左翼鑲黃正白鑲白正藍以次而東西上右翼正黃正紅鑲紅鑲藍以次而西東上陣內諸軍各按旗依表爲隊最前爲漢軍火器營滿洲護軍火器營驍騎火器營並列而各別其隊漢軍驍騎火器營每旗鹿角二十長槍二十連枷棍二十棉甲兵八十名左右引繩兵各四名神威將軍礮十（各載以車）掌礮車兵百有十名礮手三十名鳥槍百護礮鳥槍兵百名參領纛十執纛兵三十名小旗二十負旗領催二十名紅旗二麾旗領催二名金五鳴金兵十名鼓一舁鼓兵四名擊鼓兵二名號螺五鳴螺兵五名領以參領二人散秩官十人驍騎校十人漢軍鳥槍營每旗設纛一執纛領催一名護纛兵三名隨纛散秩官一人領催二名兵二十名參領纛五執纛兵十有五名紅旗二麾旗領催二名鳥槍二百二十負小旗領催二十名兵二百名金五鳴金兵十名鼓一舁鼓兵四名擊鼓兵二名號螺十有三鳴螺兵如其數領以參領二人散秩官五人給使官二人驍騎校七人每翼統以都統二人每旗副都統一人滿洲驍騎火器營每旗設纛一執纛兵二名子母礮六（行則駕以馬發則就地支以木架左右高下視遠近爲節）每礮小旗一負旗隨礮領催一名兵九名領以參領一人散秩官五人驍騎校五人護軍鳥槍營每旗設纛二執纛護軍四名紅旗一麾旗護軍二名小旗十有二負旗什長如其數鳥槍百二十鳥槍護軍如其數號螺十鳴螺護軍如其數領以護軍參領二人護軍校十有四人驍騎鳥槍營每旗設纛二執纛兵四名紅旗一麾旗兵二名小旗十有二負旗領催如其數鳥槍百二十鳥槍兵如其數號螺十鳴螺兵如其數領以參領二人散秩官七人驍騎校十有四人統以火器營大臣五人合漢軍滿洲火器營統兵大臣十有七人將校七百十有二人兵六千三百七十有六名其後間二十有五丈爲首隊兵八旗前鋒居中八旗護軍驍騎各按翼按旗分列前鋒之左右前鋒營每佐領出前鋒一名每前鋒二用鳥槍前鋒一名每旗撥前鋒校八人建小旗八螺五負旗鳴螺兵如其數合爲一隊列於各旗漢軍火器之次領以前鋒參領一人前鋒侍衞一人統以每翼前鋒統領一人護軍營每佐領出護軍二名合四人建小旗一每旗建護軍統領大纛一護以護軍參領五人統以每翼護軍統領一人驍騎營每佐領出領催驍騎二名合四人建小旗一每旗號螺七參領纛七護以參領二人散秩官二人驍騎校二人統以每翼都統二人每旗副都統一人合首隊前鋒護軍驍騎統帥十有六人將校二百九十有

六人兵四千四百有十名中分前鋒營統領一人參領二人侍衞二人前鋒二百名護軍營統領一人參領八人護軍四百名驍騎營副都統二人參領八人散秩官十有六人驍騎校十有六人驍騎三百二十名再於滿洲火器營內分鳥槍護軍參領四人鳥槍護軍百六十名鳥槍驍騎參領二人鳥槍散秩官四人鳥槍驍騎百六十名於退軍時爲殿又後閒十有五丈爲次隊兵八旗護軍驍騎各按翼按旗分列護軍營每佐領出護軍三名每六人建小旗一每旗各建護軍統領大纛一號螺六領以護軍參領三人統以每翼護軍統領一人驍騎營每佐領出驍騎一名每四人建小旗一每旗各建參領纛四號螺四每參領下出散秩官一人驍騎校一人領以驍騎參領一人統以每翼都統一人副都統二人合次隊護軍驍騎統帥八人將校百四十有四人兵三千五百二十有八名大軍左右分張兩翼爲協隊按旗相屬斜行雁綴成列護軍營每佐領出護軍一名每四人建小旗一每旗各建護軍統領大纛一護以護軍參領二人統以每翼護軍統領一人驍騎營每佐領出驍騎一名每四人建小旗一每旗各建參領纛三號螺三每參領出散秩官一人驍騎校一人領以驍騎參領一人統以每翼都統一人副都統二人合協隊護軍驍騎統帥八人將校三百三十有六人兵千七百六十有四名　御營外左右設鑾儀衞蒙古畫角十鑾儀官七人鳴角軍二十有一名其前設五旗諸王蒙古畫角十官十人鳴螺軍二十名承傳鳴螺親軍十有二名按步撥乘騎斜行接至鹿角前八旗護軍每旗各出護軍參領一人護軍校一人護軍四十名滿洲蒙古漢軍合委散秩官八人驍騎校八人驍騎三百二十名禁約譁譁又合委傳宣官八人驍騎校八人護軍八人承傳軍令總　大閱之衆統帥凡四十有九人將校凡千三百六十有一人步騎兵卒凡萬八千七百七十有一名辨旗纛之等正黃正白正紅正藍四旗各如其色體尙方鑲黃鑲白鑲藍以朱鑲紅以白體方末銳護軍旗斜出末銳皆繪金龍裁朱縚爲火燄上綴朱纓紅旗則綴黑纓滿洲護軍驍騎火器營暨護軍營驍騎營皆於旗端標識號帶驍騎帶色從本旗其將領纛上飾豹尾護軍帶色以白將纛豹尾飾如之漢軍火器營將纛製小及半文以飛虎前鋒護軍建方旗如其旗之色將纛豹尾飾如之諸軍指麾小旗惟不裁火燄餘製並如前式辨甲冑之別八旗驍騎鎧甲從其旗之色冑纓將以朱軍以黑八旗護軍鎧甲將以白軍以藍冑纓將以黑軍以朱漢軍營昇鹿角軍衣裲襠無袖施磤軍不介

胄衣厮袍短鎧餘軍士各從其旗之色若統帥大臣甲則細鎧冑則貂尾雁翎各以其等諸軍既成列司礮以三礮
列於軍前乃各息聲待令

右列陣

軍陣既嚴兵部尚書侍郎詣　行宮奏成列司礮舉礮三鐃歌大樂作奏壯軍容之章　皇帝乘騎出行宮侍衞
二十人前引大臣十八騎而導後護領侍衞內大臣二人侍衞班領率豹尾班侍衞執槍十人佩刀十人佩弓矢十
人騎而從　駕入　御營　躬御甲胄扈從王公大臣侍衞親軍咸擐甲侍衞滿漢九卿記注官皆蟒袍補
服豫於　御營前恭竢兵部尚書奏請　閱兵　皇帝佩刀出　御營屬櫜鞬乘騎前張黃龍曲蓋一武
備院官掌之兵部尚書侍郎二人騎導前引後扈如前儀總理閱兵王公大臣滿大學士乘騎隨從三旗內大臣散
秩大臣率親軍舉黃龍大纛三旗侍衞親軍各從侍衞什長親軍校隨纛扈　蹕有執事王公附豹尾槍後隨行
皇帝入自左翼出右翼由列陣中路行經驍騎護軍前鋒諸隊前火器營諸隊後陣前將校甲兵各就列迴身
以向恭竢　駕過後如初　皇帝周視隊伍畢還至　御營前降騎釋櫜鞬　御幄殿諸大臣侍衞咸降
騎隨入前引大臣分列　殿前東西面後扈大臣侍衞翼立　御座左右　殿外東西列豹尾班侍衞建黃龍
大纛各一侍衞親軍擐隊環衞總理閱兵王公大臣大學士兵部尚書侍郎立於　殿外階上西位東面執事王公
侍班九卿記注官分翼立於階上東西面　御營前左右列侍衞各六人八旗傳令官在其下均立馬以竢滿洲
索倫蒙古善馭馬侍衞二十人不擐甲披翼立侍衞後備馭驚軼之馬　皇帝賜　公大臣坐各就位一叩坐居時
部尚書出班跪奏鳴角開操興復位纛儀使率鳴螺角軍進　御營前蒙古大角鳴承傳海螺以次遞鳴達於
軍陣司礮三舉礮諸軍隊內擊鼓螺角畢鳴承傳之鳴螺兵返騎以次退至　御營左右乃行陣擊鼓鳴螺舁鹿
角整隊前進鳴金止一字承列領隊甲士麾紅旗槍礮齊發鳴金止再擊鼓鳴螺整隊而進鳴金麾旗發槍礮如是
者九初進以二十丈再進以七丈五尺為率至第十進大小礮連環槍齊發無間鳴金三乃止開鹿角為八門首隊
前鋒護軍驍騎甲士以次出次隊軍隨之火器營兵列於後鹿角門闔諸軍出鹿角外既成列八旗齊鳴螺譟而進

左右翼兵雁綴斜行成列並進軍中鳴金止乃鳴螺振旅而退爲殿之滿洲火器營軍及首隊前鋒護軍驍騎各立於本旗軍表之下八旗漢軍火器營分鹿角爲八行本旗都統建龍纛整隊而退首隊兵殿後兵均鳴螺結隊各列於初成列之地兵部尚書出班跪奏　大閱禮成　皇帝入　御營釋甲胄扈從王公大臣侍衛各退咸解甲具吉服隨　駕還行宮司纛舉纛三鐃歌清樂作奏凱皇威之章將帥各率弁兵按隊歸營解甲撤幕申嚴約束依次入城

右　大閱禮成

翼日鑾儀衛陳　大駕鹵簿　皇帝乘騎回鑾警蹕如前儀　駕還宮　恩加賞賚各有差

右　駕還宮

祀纛神儀注附載

皇朝通考每歲季秋朔日於蘆溝橋北廣地爲壇八旗漢軍都統或副都統將事副都統以下至佐領咸陪祀豫日地方官備案太常寺具器陳祀日漢軍弁兵陳八旗纛位於壇內按翼左右序列皆西向前設八案各設神位以紙爲之又前設牲案各陳羊一豕一果實五盤饌二十又前設香案各陳鑪一鐙二壇中少北設一案供祝文左右分設二案各陳香盤四爵十有二尊四冪勺具設洗於壇外之南太常寺司祝司香司爵各立祝案尊案之次承祭官位各香案前東面陪祀副都統以下以其班序重行異等均東面典儀一人立於壇左掌燎率燎人立燎鑪隅黎明承祭官暨陪祀官咸補服詣壇贊引太常寺贊禮郎各二人分引承祭官至盥洗所盥手畢詣各拜位前立典儀贊執事官各共迺職贊禮郎贊就位承祭官就各位立典儀贊迎　神贊禮郎贊詣上香位引各旗承祭官分詣各旗纛位前贊上香司香跪奉香承祭官舉炷香三上瓣香畢贊復位各引復位立贊跪叩興承祭官行三跪九叩禮陪祀官均隨行禮典儀贊行初獻禮有司揭尊冪勺挹酒實爵各進至　神位前奉爵立獻於案正中退司祝詣祝案前跪三叩興奉祝文跪案左贊禮郎贊跪承祭官暨陪祀官咸跪典儀贊讀祝司祝讀祝辭曰維某年月日　皇帝遣某官某等致祭於　司纛之神曰惟　神欽　天命而無私助揚威武有功國家茲當秋祭之日特以

牲醴遣官致祭　神其鑒之尙　饗讀畢興奉祝文跪安於鑲黃旗纛位前叩如初興退贊禮郎贊叩興承祭官暨陪祀官均行三叩禮興典儀贊行亞獻禮司爵各奉爵獻於左如初獻儀退贊行終獻禮司爵各奉爵獻於右如亞獻儀退典儀贊送　神贊禮郎贊跪興承祭官陪祀官俱行二跪九叩禮興典儀贊奉祝文送燎有司各奉

神位在前次祝次香由中道恭送燎所承祭都統各避立拜位左右旗過復位立贊禮郎贊詣望燎位引承祭官各詣燎位視燎贊禮畢引承祭官退執事各官皆退

兵籍附　通典凡八旗親軍前鋒鳥槍護軍於護軍驍騎步軍教養兵壯丁內拔補護軍於驍騎步軍教養兵壯丁內拔補驍騎於步軍教養兵正身壯丁內拔補步軍於正身壯丁及戶下人內拔補教養兵於正身幼丁內拔補領催於護軍驍騎內選充均由參領佐領選應補之人呈都統統領等簡覈錄其材力酌其盈絀駐防兵由該管官於駐防壯丁內拔補若駐防官子弟有嫺習騎射願於任所充伍者聽凡直省考拔營兵以人材強壯技藝優嫺者充補騎兵拔於步戰兵步戰兵拔於守兵守兵拔於餘丁無餘丁乃募於民督撫提鎮本標乃相近營汛均親考拔餘令副參考拔仍於巡閱屬營時覆覈考拔失實及虛占名糧者論如法營兵令五人聯名具保互相覺察其有不遵約束生事擾民容姦保慝離次失伍有干紀律者皆論如法並坐其長

兵額　八旗滿洲兵五萬九千五百三十名　八旗蒙古兵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三名

八旗漢軍兵二萬四千五十二名　京城巡捕營兵一萬名

直隸省兵三萬九千四百二名　山東省兵一萬七千五百四名

山西省兵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二名　河南省兵一萬一千八百七十四名

江南省兵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七名　江西省兵一萬三千九百二十九名

福建省兵六萬三千一百十九名　浙江省兵四萬三十七名

湖北省兵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四名　湖南省兵二萬三千六百四名

四川省兵三萬二千一百十二名　陝甘省兵八萬四千四百九十六名

文淵書局石印

廣東省兵六萬八千九十四名　廣西省兵二萬三千五百八十八名
雲南省兵四萬一千三百五十三名　貴州省兵三萬七千七百六十九名

舟師水戰

通考 魯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昭公十七年吳伐楚陽匄爲令尹戰於長岸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艎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艎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艎以歸　昭公二十四年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定公四年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皆敗　哀公十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漢武帝時東越數反覆朱買臣因言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越王更徙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上乃拜買臣爲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　元鼎五年南粵相國呂嘉反詔粵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瀨有橫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軍擊南粵救東甌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

後漢光武建武九年公孫述遣其將王田戎等據荊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開樓立攢柱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距漢兵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不克十一年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

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南擊劉表取荊州追劉備於當陽備遣諸葛亮求救於孫權操遺權書曰今治水軍八十萬眾方與將軍會獵於吳長史張昭曰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不如迎之周瑜曰今北土未平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盛寒馬無稾草驅中國士眾遠涉江湖之閒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而操皆犯之瑜請得精兵數萬人保為將軍破之權從之遣兵三萬人令瑜拒操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不利引次江北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進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立營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焰障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靁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引軍北敗　二十四年孫權使呂蒙襲關羽於江陵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𦪇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故羽不聞知至江陵羽將士悉以城降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時造船木柿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皓不從　太康元年王濬伐吳攻丹陽克之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

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濬乃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順流徑造三山孫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師萬人禦濬象衆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吳人大懼

安帝義熙六年盧循因劉裕北伐乘虛襲建康率衆數萬方艦而下裕引兵南還拒之出輕利鬬艦射提幡鼓衆軍騰踴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摧陷裕自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萬具悉焚之賊衆大敗　太尉劉裕率師伐秦王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異以爲神

宋文帝時垣護之從王元謨攻魏滑臺護之以百舸爲前鋒元謨旣敗魏軍悉牽元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惟失一舸餘並全

梁韋叡拒魏軍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立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等爲水軍會淮水暴漲叡即遣之鬬艦競發皆臨魏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呼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

孝元帝承聖元年湘東王繹遣王僧辨等討侯景景使侯子鑒拒之使人戒子鑒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若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辨等停軍蕪湖十餘日景大喜以爲西師畏之乃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僧辨至姑孰子鑒帥步騎萬餘人度洲於岸挑戰又以鵃舸千艘載戰士僧辨麾細船皆令退縮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江中景兵大敗

陳武帝時徐嗣徽引齊人渡江據蕪湖帝詔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而文育反攻之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文育乘軍舴艋跳入砰艦斬砰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

梁王琳引合肥巢湖之眾船艦相次而下陳侯瑱率軍進屯蕪洲明日合戰琳軍少卻及夕東北風吹其舟艦並壞夜中有流星墜於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將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卻據湖浦以待其弊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眾潰乃率船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明日齊人遣兵助琳瑱令軍士晨炊蓐食頓蕪湖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眾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琳軍大敗脫走以免者十二三

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達督眾軍討之紇乃出頓涯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用遏船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其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火艦隨流突之賊眾大敗

隋文帝將伐陳命楊素造戰艦大艦名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各有等差開皇八年伐陳素親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皆懼曰淸河公即江神也

唐趙郡王孝恭及李靖擊蕭銑帥戰艦二千餘艘東下大破銑軍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靖命盡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籍其用柰何棄之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窺伺動踰旬月吾取之必矣銑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靖進圍之銑內外阻絕乃降

梁王彥章攻晉晉人以鐵鎖斷德勝口彥章陰遣人具舟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又令舟載韛炭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遂破南城

吳越王錢鏐大舉伐吳以錢傳瓘為諸軍都指揮使帥戰艦五百艘自東洲以進吳遣彭彥章陳汾拒之傳瓘命每船皆載灰豆及沙戰於狼山江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為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傳瓘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梁賀瓌攻德勝南城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睥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引兵救之陳於北岸不得進遣善游者入南城守將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募能破艨艟若親將李建及應募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木甖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殆半

周顯德三年攻唐之壽州唐人大發樓船蔽川而下泊於濠泗周師頻不利唐將林仁肇水陸並進又以船載薪蒸乘風縱火將焚浮梁周將張永德使習水者候其船下縻以鐵鏁急引輕船擊之唐人既不得近溺者甚衆奪艦數十　四年帝還自壽春以南方水軍敏銳乃於京城汴水側開地造船艦數百艘招誘南卒教習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閔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帝乃將騎循北岸諸將循南岸追唐兵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戰船糧仗十萬數遂克壽州

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之拔其木焚戰艦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渙水東欲救濠州將兵夜發水陸擊之大破唐兵於渦口克泗州又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渦口上自將親軍自灌北進命太祖皇帝自淮南進諸軍以水軍自中流進兵追唐兵乘勝爭進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追至楚州西北大破之所獲戰船燒沉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

五年上欲引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渡欲鑿楚州西北濠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江唐人大驚以爲神宋太祖皇帝乾德初鑿大池於京城之南引蔡水以注之造樓船百艘選精兵號水虎捷習戰池中　開寶六年詔以新池爲講武池　七年將有事於江南是歲凡五臨幸觀習水戰　九年四月幸金明池習水戰上御水心殿命從臣列坐以觀戰艦角勝鼓譟以進往來馳突爲迴旋擊刺之狀顧謂侍臣曰兵棹之技南方之事也今已平定固不復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耳訖眞宗朝歲習不輟

高宗建炎元年右僕射李綱言當於沿河沿淮沿江帥府置水兵二軍要郡別置水兵一軍須要郡別置中軍招集善波操舟便利之人擬立軍號曰䥶波樓船軍從之　四年夏四月兀朮入寇自明州回歸韓世忠先屯焦山以邀其歸路兀朮遣人約日會戰世忠伏兵擊之俘獲甚眾及其舟千餘艘虜終不得濟復使致詞願還所掠益以名馬求假道世忠不從與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綆貫一大鉤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虜以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綆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濟乃求與世忠語世忠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兀朮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朮既為世忠所阨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教以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虜終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版鋪之穴船板以擢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篛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篛蓬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紹興三十一年虜亮渝盟入寇李寶以舟師禦之至東海縣時虜兵已圍海州寶麾兵登岸虜驚出意外亟引去於是魏勝出城迎寶寶遣辯士四人招納降附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輩皆各以義旗聚眾爭應為援寶與子公佑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臼島而虜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王師之猝至也寶伺虜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禱於石臼神祈風助順忽風自南來眾喜爭奮引帆握刃俄頃過山薄虜鼓聲震蕩虜驚失措虜帆皆以錦纈為之彌亙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兀無復行次寶命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火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命健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刺殪之舟中其餘簽軍皆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餘人獲酋首完顏鄭家奴等六人斬之惟統軍韓保衡未發舟不可獲旋聞自經死得獻議造人倪詢等皆淮浙姦民且為虜鄉導者又獲其統軍印與偽詔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寶欲乘勝以進而聞逆亮已濟淮遂旋師駐東海視緩急為援遣小舟奏捷既至上命降詔獎之除寶靖海節度沿海制置使　十一月亮親統細軍駐和州之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

必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詔王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之命虞允文趣顯忠交權兵時顯忠未至權聽留水軍舟船咸在允文督軍士決戰於是統制張振王琪等列江岸以待之而以海鰍船載精兵駐中流迎敵布陣甫畢亮以小紅旗麾舟絕江而來諸將盡伏山崎虜未之覺一見大驚欲退不可虜舟皆旋爲之底極不平舟中之人皆不能施盡爲官軍所殺明日允文又命戚新引舟師直楊林河口駐舟江心齊力射虜虜見舟無歸路於下流縱火自焚官軍亦於上流焚其舟凡百八十虜引去

孝宗隆興元年九月詔諸州召募水手於手上刺某州水軍字以革冒代之敝　四年樞密院言潮州守臣傅自修欲於本軍禁軍闕額人數內撥三指揮二百人專防海道以諳識水勢人充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平江許浦水軍本明州定海水軍也舊隸沿海制置司防扞海道乾道中改隸殿前司以三千人爲額五年冬又改爲御前水軍八年春併歸許浦鎮置副都統制統之淳熙四年冬詔以七千人爲額五年秋又增額五百人江陰水軍舊自泉州調發乾道三年陳正獻在樞筦以其勞費奏留屯二千人於江陰軍而沿海制置司又別屯千人逮淳熙末累增至四千人分三將此外左翼軍亦有水軍三千人摧鋒軍二千人福州延祥寨千人而鎮江建康府池江鄂州御前諸軍亦各有水軍多者數千人少者千餘人其後殿司又有許浦水軍而淮陰靖安唐灣采石諸水軍則皆冠以御前之號

續通考宋寧宗開禧元年正月初置澉浦水軍　嘉定九年正月置馬軍司水軍

時汪綱知高郵軍慮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砦以戒非常及知紹興府招水軍刺叉手教習甚專不令他役創營千餘閒寬整堅密增置甲兵威聲赫然

理宗紹定三年十一月增置澉水軍　時殿前司奏乞撥本司一千人令嘉興府瀕海漁業慣熟風濤少壯趫捷之人試驗刺充澉浦水軍仍增置統制官一員通行部轄從之

淳祐三年八月令福建安撫司照沿海例團結福泉漳興化民船以備分番遣戍

又詔福州延祥荻蘆兩寨置武濟水軍摘本州廂禁習水者充千五百人爲額

五年五月詔沿江湖南江西湖廣兩浙制帥漕司及許浦水軍司共造輕捷戰船千艘置遊擊軍壯士三萬人分備捍禦

七年二月詔令封樁下庫支十七界會子十萬萬貫付淮西安撫使造舡艖船

十二年正月創制遊擊軍水步各半四月置池州遊擊水軍

時牟子才知太平州修采石戰艦百餘艘造兵[illegible]千討王埜節制和州等處巡江引水軍大閱舳艫創蒙衝萬艘

帝昺祥興二年正月厓山之役張世傑以舟師碇海中棊結巨艦千餘艘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居帝其中元軍攻之艦堅不動又以舟載茅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火不能爇

兵志曰水軍之制建炎初戰艦有海鰍水蛸馬雙車得勝十棹大飛旗捷防沙平底水飛馬之名隆興以後至於寶祐景定間江淮沿流壁壘相望守禦益繁民勞益甚迨咸淳末廣東籍蛋丁閩海招舶船民船公私俱弊矣

沿江水軍建炎置

福州荻蘆延祥砦紹興置

沿海水軍乾道置

江陰水軍乾道置

平江許浦水軍乾道七年七千人淳熙五年增五百人按此當是乾道時置

池州都統司水軍淳熙元年千八嘉定中增至三千人按此當淳熙時置

泉州水軍見上

鄂州都統司水軍開禧十五年

建康都統司靖安水軍元隸都統司嘉定中隸御前

通州水軍乾道置

明州水軍紹興置

鎮江駐劄御前水軍乾道三年招三百人淳熙五年增千五百人

潮州水軍乾道置

廣東水軍乾道五年增至二千人按此軍志中不言何年始制

江州水軍淳熙時招置

漳州水軍紹興元年同泉共六百人按此當是紹興置

殿前澉浦水軍開禧元年一千五百人

太平州采石駐劄御前水軍嘉定十四年五千人按此當是嘉定置

馬軍行司唐灣水軍元隸馬軍行司嘉定中隸御前

池州清溪鷹汊控海水軍建炎置

兩淮水軍紹興置

遼興宗重熙十七年命天德軍節度使耶律都心軫造戰艦

成樓船百三十艘上置兵下立馬規制堅壯及西征帝御戰艦絕河擊之大捷而歸

金太宗天會八年四月梁王宗弼以舟師與宋韓世忠戰於江中敗之

時宗弼自平江引師還將濟江韓世忠以舟師抗江口接戰江中宗弼舟小契丹漢軍沒者二百餘人不得濟遂自鎮江泝流而上世忠襲之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行世忠艨艟大艦數倍宗弼軍出宗弼軍前後數里以輕舟來挑戰一日數接將至黃天蕩宗弼乃因老鸛河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夜而成得至江甯會伊喇古自天長引軍來援乃將北渡世忠與之相持於黃天蕩伊喇古軍江北宗弼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分兩道出金兵背以鐵綆貫大鉤授健者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宗弼募人破海舟之策有閩人王姓者教以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櫂槳俟風息則出海舟無風不能動也且以火箭射箬篷則不攻自破矣宗弼然之及天霽風止以小舟出江世忠絕流擊之海舟無風不能動宗弼命善射者乘輕舟以火箭射之煙燄蔽天宋軍大潰世忠僅以身免宗弼遂濟江

十三年與燕雲兩河夫四十萬之蔚州交牙山採木爲筏由唐河及開創河道運至雄州之北虎川造戰艦

時因劉豫遣人持海道圖及木作戰船小樣來獻欲由海道入侵江南故有是役

熙宗天眷間命韓國公錫默阿里督造戰船

阿里自結髮從軍大小數十戰尤習舟楫江淮用兵無役不從時人以水星目之至海陵正隆間復命造戰船

海陵天德間命戶部侍郎韓錫籍水手於山東　時蘇保衡爲水軍都統制趨杭州俾錫部船三百會廣陵適保衡敗還喪船過半令錫補足之

正隆四年二月造戰船於通州十月帝親觀之

五年三月東海縣民張旺徐元等反遣都水監徐文等率舟師九百浮海討之　時命之曰朕意不在一邑將試舟

師耳

十月籍諸路水手得三萬人

六年二月徵諸道水手運戰船　時海陵欲觀水戰使武捷軍總管富察世傑領水軍百人試之宋人舟大而多世傑舟小乃急進至中流取勝而還及伐宋師至西采石欲渡江右領軍副都督烏雅富埒琿曰宋軍船高大我船卑小恐不可遽渡海陵怒其阻兵事乃遣別將先渡江舟小不可戰遂失利兩明安及兵士三百餘人皆陷沒

宣宗興定三年九月詔沿河造戰艦付行院帥府

元世祖至元三年河南等路統軍副使董文炳造戰艦五百艘習水戰預謀取宋方略

五年正月勅陝西五路四川行省造戰艦五百艘付宣撫使劉整

七年三月都元帥阿珠圖守襄陽詔教水軍七萬餘人造戰艦五千艘

時劉整與阿珠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則事濟矣乃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

八年五月命高麗軍民總管洪俊奇往羅州道監造戰船

十一年又命監造戰船經營日本國事十九年又命於平灤累堝兒監造戰船七百艘

十年正月命經略使忻都史樞等率兵船大小百有八艘討耽羅賊黨

按史言耽羅乃高麗與國世祖既臣服高麗以耽羅為南宋日本要衝亦注意焉是年高麗叛賊林衍之餘黨遁入耽羅故發舟師往討六月即平之

三月教練水軍於興元金洋州汴梁等處造船三千艘　從參知行省漢軍都元帥劉整之請也

六月勅襄陽造戰船千艘

十一年二月造戰船八百艘於汴梁

三月參知政事董文炳軍駐鎮江宋張世傑等陳大艦萬艘碇焦山下江中勁卒居前文炳身犯之乘輪船大

呼突陣諸將繼起自寅至午宋師大敗世傑收遺卒復戰又破之遂東走於海文炳船小不能入海乃還獲戰船七百艘十二年二月元軍次丁家洲宋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賈似道將兵殿其後丞相巴延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砲聲震百里宋軍潰同平章事阿珠促戰船進挺身登舟手柁衝敵船麾何瑋李庭等深入巴延命步騎左右犄之追殺百五十餘里得船二千餘艘七月宋張世傑等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每十船爲一舫聯以鐵鎖以示必死阿珠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選强健善射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珠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燒其篷檣煙燄漲天宋兵旣碇舟死戰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散走追至圌山獲黃白鷂船七百餘艘自是宋人不能軍矣

三月以舟九百艘征日本　先是至元六七年間世祖詔諭高麗國王植送國信使趙良弼通好日本十年良弼復使至大宰府而還至是命鳳州經略使賓都高麗軍民總管洪茶邱以千料舟巴圖爾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征之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又矢盡惟擄掠四境而歸十二年又遣使致書十七年爲其所殺十八年正月命日本行省左丞相阿嚕罕右丞范文虎及賓都洪察球爾等率十萬人征之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全師以還有敗卒于閶脫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移五龍山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各自擇堅好船乘之棄士卒十餘萬於山下所出師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

十六年十一月命湖北道宣慰司劉深教練鄂州漢軍新附水軍

十八年二月勅通政院昆都與郭漢整治水驛自敘州至荆南九十九站增戸二千一百船二百十二艘

十月勅以海船百艘新舊軍及水手合萬人期以明年正月征海外諸番

按外國瓜哇傳言海外諸番多出奇寶取貴於中國世祖出師諸番者惟瓜哇之役爲大至元二十九年二月詔福建行省會江西湖廣行省兵二萬發舟千艘給糧一年征瓜哇三十年先遣人率五百餘人船十艘往招諭之大軍繼進水陸並行水軍遣副元帥圖吉德將克萬戶褚懷遠李忠等乘鑽鋒船前進會大軍於八節澗獲其鬼頭大船百餘艘是役也戰功甚多茲擇其用水師事節採之

二十年正月命蒙古軍習舟師者二十人特黙齊萬人習水戰者五百人征日本

以淮西宣慰使昂吉爾上言民勞乞寢兵尋罷之至二十三年世祖以日本未嘗相侵而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嗣後雖有造船議征之事而終不果行至成宗時江浙平章政事伊蘇岱爾乞用兵日本亦不許

二十一年正月詔分道征緬於阿昔阿禾兩江造船二百艘順流攻之拔江頭城

二十二年立江西江淮湖廣造船提舉司　四月以征日本船運糧江淮及教軍水戰

六月命女直碩達勒達造船二百艘及造征日本迎風船

十月勅習泛海者募水工至千人者爲千戶百人爲百戶

先是括江淮水手中書省奏江淮人皆能游水恐因此搖動者衆乃罷至是勅樞密院備征日本故又有此勅至

十一月遣使告高麗發兵萬人船六百五十艘助征十一月赦囚徒黥其面又招宋時販私鹽軍習海道者爲水工以征日本

是年命鎮南王征安南　按世祖命鎮南王征占城假道安南令安南運糧送至占城助軍及官軍進發安南發兵抗拒遂先征之是年十月官軍六道進攻破其諸隘惟興道王安南國中臣之封王者尚有兵船千萬艘距萬刼地名遂遣兵士於沿江求船且置場繕造選各翼水軍令烏瑪喇巴圖部領數與戰皆敗之至二十四年詔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券軍七萬人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萬五千海道運糧萬戶張文虎費拱辰陶大明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進十一月烏瑪喇樊楫以兵由海道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遇交趾船四百餘艘擊之多斬獲奪其舟百艘至二十五年正月安南王陳日烜及其子走入海鎮南王以諸軍追之次天長海口不知其所之引兵還交趾城命烏瑪喇將水兵迓張文虎等糧船由大滂口趨塔山遇賊船千餘擊破之至安邦口不見張文虎船鎮南王與諸將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乃全師而還張文虎糧船以去年十二月次屯山遇交趾船三十艘擊之所殺略相當至綠水洋賊船益多不能敵乃沈米於海趨瓊州費拱辰糧船以十一月次惠州風不能進漂至瓊州與張文虎合徐慶糧船漂至占城亦至瓊州凡亡士卒二百二十八船十一艘糧萬四千三

百石鎮南王因賊兵大集從間道歸至三十年廷臣又議征之尋亦停罷

二十三年二月命湖廣行省統征交趾海船三百

二十六年四月以納顏人戶充海船水軍

先是二月尚書省臣言行泉府所統海船萬五千艘以新附人駕之緩急殊不可用宜招集納顏及星納噶爾流散戶爲軍自泉州至杭州立海站十五站置船五艘水軍二百專運番夷貢物及商販奇貨且防禦海道爲便從之至是省臣又言納顏以反誅其人戶月給米萬七千五百二十三石父母妻子俱在北方恐生他志請徙置江南充沙布鼎所請海船水軍又從之至三十一年九月以和囉羅及納顏之黨七百餘人隸同知樞密院布琳濟達習水戰

二十七年十一月詔增置江淮戰船海船

江浙行省言水戰之法舊止十所今擇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分兵閱習伺察諸盜錢塘控扼海口舊置戰船二十艘故海賊時出奪船殺人今增置戰船百艘海船二十艘庶盜不敢發從之

成宗大德六年正月海道漕運船令特默齊軍與江南水手相參教習以防海寇

十年四月置崑山嘉定等處水軍上萬戶府

按世祖時既征海外諸番而海運又事尤爲全代國用所關故巡海之制最爲緊要兵志中雖紛紀時事而未見詳明沿及順帝時海道多梗考王思誠傳載其於至正時陳防海之策言行開海道士海仙鶴哨船往來警邏今敝船十數艘止於劉家港口以捕盜爲名實不出海以致海寇猖獗宜即萊州洋等處分兵嚴守不令泊船島嶼禁鎮民與梢水爲婚有能捕賊者即以船畀之獲賊首者賞以官仍移江浙河南二省列戍江海諸口以詰海商還者審非寇賊始令泊岸下年糧船開洋之前遣將士乘海仙鶴於二月中旬入海庶幾海道寧息朝廷多是其議此實當時急要之務然其實效亦未見何如耳

通考明太祖在和陽巢湖帥廖永安等以水軍千艘來附

先是太祖欲圖集慶患無舟楫乙未五月巢湖帥廖永安以水軍千艘來附敗元帥蠻子海牙遂定渡江之計至丙申年九月置金山水寨丁酉年七月置秦淮翼水軍庚子年閏五月破陳友諒於龍灣獲巨艦戰舸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山江海鰲者凡百餘艘至辛丑癸卯間凡與陳友諒戰及大破之於鄱陽湖皆舟師之功丙午正月康茂才敗張士誠兵所獲又有樓船斗船之名

洪武元年二月詔御史大夫湯和於明州造海船漕運北征軍餉

三年七月置水軍二十四衞　每衞船五十艘軍士三百五十人繕理遇征調則益兵操之

兵志曰洪武初於都城南新江口置水兵八千已稍置萬三千造船四百艘又設陸兵於北岸浦子口相掎角所轄沿江諸郡上自九江廣濟黃梅下抵蘇松通泰中包安慶池和太平凡盜賊私鹽悉令巡捕兼防倭寇四年十二月命靖海侯吳楨籍方國珍所部温台慶元三府軍士及蘭秀山無田糧之民凡十一萬餘人隸各衞爲軍且禁沿海民私出海時國珍及士誠餘衆多竄島嶼間句倭爲寇

四年正月征西將軍湯和等率京衞荊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伐蜀

四月置長淮衞於臨濠統領水軍

五年八月詔浙江福建瀕海九衞造海船六百六十艘防倭寇十一月又詔造多櫓快船以備倭寇

至明年正月從德慶侯廖永忠言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衞添造多櫓快船無事沿海巡徼遇寇則以火船薄戰（火字疑大字之誤）快船逐之詔吳楨充總兵官領四衞兵節制京衞及沿海諸衞軍每春以舟師出海分路防倭迄秋乃還

十五年三月籍廣東蜑戶萬人爲水軍　蜑人附海島無定居或爲寇盜故籍而用之後至二十五年十二月又以廣東都司言從東莞香山等縣逋逃蜑戶蕃人一千餘戶爲兵

十七年八月命東川侯胡海等督造海舟一百八十艘二十年六月敕福建以海舟百艘廣東倍之以九月會浙江捕倭

是年命江夏侯周德興選閩人爲沿海戍兵幷定置沿海衛所

時抽福建福興漳泉四府三丁之一爲沿海戍兵得萬五千人移置衛所於要害處築城十六復置定海盤石金鄉海門四衛於浙金山衛於松江之小官場及靑浦南匯嘴城二千戶所又置臨山衛於紹興及三山瀕海等千戶所而寧波溫台並海地先已置八千戶所曰平陽三江龍山霩霩大松錢倉新河松門皆屯兵設守

湯和傳曰洪武二十年十一月信國公湯和往浙西沿海築城籍兵戍守時倭寇海上命和往視之和與方鳴謙議所以禦倭之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步兵水具戰艦則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爲軍戍守之可無煩客兵也和從其言度地浙東西瀕海築五十九城籍紹興等府民四丁以上者以一丁爲戍兵凡得兵五萬八千七百五十餘人

實錄曰洪武二十七年六月互徙浙江福建海衛士軍初於閩浙瀕海之地籍民丁禦倭而土人爲軍反爲鄉里之患乃詔互徙之既而以道遠勞苦止於各都司沿海衛所相近者令互居之

二十三年四月詔濱海衛所每百戶置船三艘巡邏盜賊巡檢司亦如之

先是正月從鎭海衛軍士陳仁言以蘇州太倉衛當大海之口命造海舟四月又定此制

二十五年十一月建山東寧海衛五總寨萊州衛八總寨

從山東都司周彥言也共轄小寨四十八已復命重臣勳戚魏國公徐輝祖等分巡沿海

成祖永樂元年五月命福建都司造海舟百三十七艘命蘇州鎭海二衛添造舟船選軍防倭　從鎭海衛軍張琬言也

按兵志言太祖厭日本詭譎絕其貢使故終洪武建文時不爲患武備志言胡惟庸謀叛時納兵貢艘中惟庸敗事發太祖著訓示後世毋與倭通而巡海築城諸政防禦甚周倭不得間小小入與我兵相勝負故不能深入爲患也

二年淸遠伯王友充總兵官帥舟師巡海

至六年命豐城侯李彬等緣海捕倭復招島人蜑戶賈豎漁丁爲兵防備益嚴

按實錄六年十月命李彬操沿江舟師十二月安遠伯柳升率舟師緣海捕倭又命都指揮江清張眞等往廣東福建各統舟師備倭蓋自後歲以爲常也

五年正月新城侯張輔等以舟師破交趾賊於禾凡江

輔等征交趾進克禾凡江大敗之獲戰艦百餘艘三月賊入富良江連舟十餘里以海艘橫截江中而用划船載木立柵輔等又大敗之獲賊舟無算至七年五月輔等再征交趾就叱覽山取材造舟八月以划船戰船齊進又大敗之得其船四百餘艘

十年十二月命江楚兩浙及鎭江諸府衞造海風船六十一艘

十七年倭寇遼東總兵官劉江殲之於望海堝

倭寇遼東時江偵倭將至伏兵望海堝而別遣奇兵斷其歸路倭中伏奔捕戮無孑遺當是時方招來島夷絡繹海上倭乘間爲欺詐賴是捷倭遂大懼自後百餘年間海上無大侵犯朝廷間數歲一令大臣巡警而已

宣宗宣德十年三月罷浙江水寨海船仍設快船哨備

浙江沿海地方洪武間立衞所置哨船分守應援倭不敢犯永樂間内官使海外回請調集官軍駕使海船於沈家門立水寨守備自是屢患倭寇至是有言海船重大非得順風使潮不能赴援宜復洪武之舊改爲快船各依衞所守備於港口哨瞭彼此應援爲便會議行之

六月以南京各衞所快船四百艘作戰船令都督陳政總督操江

英宗正統五年正月造浙江海舟　洪武間浙江沿海衞所備倭海舟七百三十艘歲久廢壞大半御史有以爲言者下浙江議先造一百三十二艘

七年二月命浙江定海等衞海船出海巡哨　巡按御史趙忠與備倭都指揮等言觀海定海臨山寧海四衞雖皆近海惟定海所屬爲衝要之所請將各衞所屬官軍海船各分其半每三月一交代俱赴本境海道巡哨其他衞

所每年俱限正月出海七月還本所屯守從之

景帝景泰三年正月允福建守臣請以備倭軍船分立五寨

鎮守福建尚書薛希璉等言備倭軍船分爲九澳星分勢弱福寧之烽火門福州之小埕澳興化之南日山泉州之浯澳漳州之西門澳亦曰銅山五處俱係要地欲將出海官軍分立五寨哨捕仍令出海備倭都指揮等往來巡督庶得無患從之後廢

改造江南崇明沙備倭船

備倭都指揮翁紹宗言崇明備倭船樓櫓高大一泊港澳非大信潮水不得出請改造如浙江八櫓船輕淺可用從之

世宗嘉靖元年四月議處新江口江防事宜

南京都御史胡瓚等言新江口官軍舍餘原額一萬六百餘名今役占老弱耗減過半宜清查撥補以備操練江船原額三百四十多不堪用戰船闊大不利風浪宜驗看修補又言新江口專習水戰宜將各船官軍編定且招募習水之人分教各船有風則習巡哨小船無風則習大船庶人船相得緩急有賴兵部議覆從之至七年九月命遣專官並科臣閱視新江口戰船

王圻續通考曰新江口戰船永樂五年額設一百三十一隻宣德以後增至三百一十九至成化十年堪操者止一百四十隻其拆卸未造內三四百料者俱改造二百料快船至嘉靖七年造完戰巡等船四百隻每十隻作一幫十一年額定二百隻內兩班操守一百二十二隻備補二十八隻改輕𢦤便利船五十隻

三年四月詔南京造蜈蚣船　十九年復設鎮守江淮總兵官提督上下江防給旗牌符勅

先是八年江陰賊侯仲金等作亂科臣夏言等請設鎮守江淮總兵官於瀕江要會處所付以捕討之責帝是其言從之已而寇平罷不設至是沙賊黃艮等復起帝詰兵部以罷總兵之故乃復設後復裁罷

十三年十一月詔浙江出海操備軍士三年一更增設金鄉磐石守備

按察使副使戴金言出海駕船操備軍士往者議以歲更交代頻煩人無固志後議九年乃更則久戍不堪宜令

三年番上至海防阨塞莫如温之金鄉磐石統三衞九所五寨宜增設守備詔從之

二十六年始設浙江巡撫　時倭患漸起始設巡撫浙江兼管福建海道提督軍務都御史已改巡撫爲巡視

三十三年調撥山東民兵及青州水陸槍手千人赴淮揚聽總督南直軍務都御史張經調用

是年八月增造南京新江口兵船二百艘

額船四百以操江御史潘珍奏減其半至是魏國公徐鵬舉以海寇繹騷請改沙船增復舊額從之

十二月命總督南直隸浙江水戰兵船以禦倭寇

兵部議總督軍務侍郎張經疏言倭寇入擾其船必由海洋其來必由浙東請合浙之東西江之南北把總兵船爲一體每總以其半爲遊兵半爲守兵倘賊入本總則併力截殺入他總則守兵固守汛地而令遊兵追捕與他總互相策應詔允之經疏凡陳七事一言備倭之法其最急者在句補逃軍乞於見在數內選收趫健餘丁習水戰者又言江浙閒者民沙民鹽徒礦徒類皆可用請於各府所屬州縣各編置數百名皆從之至明年二月應天巡撫周珫陳禦倭三策言據海上陳錢馬路諸山扼倭夷出沒之路置福船二百蒼山船三百與兩浙兵船會哨於諸島之閒來則擊之去則擣之致人而不致於人上也以沙船五百迭哨於蘇州海口選士兵萬餘列戍於松江之護塘俟賊登岸而掩擊之中也集蘇松輕舸五六百艘遊哨於黃浦吳淞大港小港之間使賊不敢深入舟不敢橫行下也兵部議覆從之

改金山參府爲副總兵

先是倭寇益肆乃增設金山參將分守蘇松海防至是改爲副總兵轄沿海至鎮江與狼山副總兵水陸相應增募狼山福山水兵萬人福蒼沙船三百艘調募江南北徐邳官民兵充戰守而杭嘉湖亦增參將及兵備道是時防江之軍又調九江安慶官軍守京口圌山等地

三十五年三月分江兵爲輕兵重兵以勦倭寇

兵部尚書許論以江南新場餘倭未平請選蘄廬徐沛之兵爲輕兵又調募邊兵及廣兵俱掎角賊巢之傍爲

重兵每戰則以重兵結寨自固而遣輕兵更出其餘不足用者爲冗兵各遣還鎭從之

南京御史屠仲律上言守海口事宜

時倭縱掠杭嘉松蘇據被林城爲窟穴大江南北皆被擾監司任環敗之總督張經亦有王家涇之捷乃遁出海復犯蘇州於是仲律上言五事其守海口云守平陽港黃花澳據海門之險使不得犯温台守寗海關湖頭灣遏三江之口使不得窺寗紹守鱉子門乍浦硤使不得近杭嘉守吳淞劉家河七丫港使不得掩蘇松且宜修飭海舟大小相比或百或五十聯爲一䑸募慣習水工領之而充以原額水軍於諸海口量緩急置防部是其議兵部亦言浙直通泰間最利水戰往時多用沙船破賊請厚賞招徠之防禦之法守海島爲上宜以太倉崇明嘉定上海沙船及福蒼東莞等船守普陀大衢陳錢山乃浙直分路之始狼福二山約束首尾交接江洋亦要害地宜督水師固守報可已復令直隸吳淞江劉家河福山港鎭江圌山五總添設遊兵聽金山副總兵調度

三十七年增設閩廣浙軍官

先是三十六年總督胡宗憲誅海賊徐海汪直直部三千人復句倭入寇閩廣益騷至是年都御史王詢請分福建之福寗爲一路領以參將駐福寗水防自流江烽火門俞山小埕至南日山漳泉爲一路領以參將駐詔安水防自南日山至浯嶼銅山元鐘走馬溪安邊館水陸兵皆聽節制福建省城介在南北去海僅五十里宜更設參將選募精銳部領哨船與主客兵相應援部覆從之廣東惠潮亦增設參將駐揭陽福建巡撫都御史游震得言浙江温處與福寗接壤倭所出沒宜進戚繼光爲副總兵守之而增設福寗守備隸繼光漳州之月港亦增設守備隸總兵官俞大猷延津邵爲八閩上游宜募兵以備緩急皆允行既而宗憲被逮罷總督官以浙江巡撫趙炳然兼理軍事炳然請令定海總兵屬浙江金山總兵屬南直俱兼理水陸軍務互相策應皆從之

四十二年復福建五水寨舊制

時莆田倭寇平福建巡撫譚綸疏言景泰時薛希璉奏建五寨守扼外洋法甚周悉宜復舊以烽火門南日浯嶼三艅爲正兵銅山小埕二艅爲遊兵寨設把總分汎地明斥堠嚴會哨改三路參將守備分新募浙兵爲二班各九千人春秋番上各縣民壯皆補用精悍每府領以武職一人兵備使者以時閱視帝皆是之

改狼山副總兵爲鎮守總兵官兼轄大江南北

秋俊卿曰海寇之來每自南而北度南麂山則自廣入閩矣過流江寨則出閩入浙東矣越海門則又浙西矣踰寶山至吳淞沙上則又自浙入江南矣以海道之切於江北者言之狼山當江海之吭而廖角掘港皆揚之東南界朐山據淮海之首鬱州嬰游山皆淮之東北境中包周家橋射陽湖雲梯關廟灣等處皆沿海衝要之區

定操江及應鳳巡撫分轄軍務之界

給事中范宗吳言故事操江都御史防江應鳳二巡撫防海後因倭警遂以鎮江而下通常狼福諸處隸之操江以故二撫臣得諉其責操江又以向非本屬兵難遙制亦漠然視之非委任責成意宜以圌山三江會口爲操撫分界報可其後增上下兩江巡視御史得舉劾有司將領而以南京僉都御史兼理操江不另設

穆宗隆慶二年十月汰江防增募水兵

江防舊惟水操京軍後以倭患增募水兵六千餘人歲費兵餉七萬餘至是提督操江御史吳時來請汰簡以甦民困留四之一餘悉罷遣並裁中軍把總等官已復令分汎設守而責以上下南北互相策應又從都御史宋儀望言諸軍皆分駐江上不得居城市

六年五月 時神宗已即位 復廣東濱海商船

廣東濱海之地舊有商民自造烏槽白艚橫江等船廣中勦賊每藉其力後以浙江勦賊借用遂盡壞之至是科臣秦舜翰督臣殷正茂等皆請復之舜翰言宜弛其稅課編其保甲不復役爲戰船惟大舉乃調用正茂言請敕浙閩勿復再借則船自爲戰商自爲守從之

神宗萬歷二年正月浙江撫臣陳海防六事 撫臣方宏靜陳六事一復額兵言近例每船兵五十餘名而又用貼

駕之軍操舟宜革貼駕軍兵而募民兵以足原額并復福蒼等船剮舩以備正舩事故之用一整戰船凡戰船之用福船取其高大以便衝犁艟艡蒼山取其堅固以便撞擊沙魚小哨喇唬取其快捷以便邀截必木體堅牢攻具悉備庶能遠哨成功一練舟師在船水兵舊有水操陸操之規近來船兵僅取撑駕遇賊鮮不僨事宜於春防汛畢則操練於陸過小汎則敎演於水其三爲利器械處餉費編漁甲下兵部議皆從之

按兵志及王鶴鳴水戰議詳論各舟之制福船有六一號二號俱名福船三號哨船又名草船四號冬船又名海滄船五號鳥船亦名開浪船亦號快船福船高大如樓耐風濤且禦火可容百人底尖上闊首昂尾高柁樓三層帆桅二傍護以板設木女墻及礮牀中爲四層最下實土石次寢息所次左右六門中置水櫃揚帆炊爨皆在是最上如露臺穴梯而登傍置翼板可憑以戰矢石火器皆俯瞰而發敵舟小者相遇即犁沈之而敵又難仰攻戚繼光云倭船矮小福船乘風下壓如車碾螳螂鬬船力而不鬬人力是以每戰取勝但無風不可使海滄船視福船稍小風小亦可動蒼山船首尾皆闊帆櫓兼用櫓設船旁近後每傍五枝每枝二跳每跳二人以板閘跳上露首於外其制上下三層下實土石上爲戰場中層寢處張帆下椗皆在上層臨於廣福船而闊於沙船戚繼光云倭舟一入裏海大福船冬船不能入必用蒼船逐之衝敵便捷溫州人謂蒼山鐵也艟艡改蒼船爲之其制稍大比海滄小而無立壁最爲得中沙船沙民所使在太倉崇明嘉定有之其船能調戧使鬬風然惟便於北洋而不便於南洋可各港協守小洋出哨蓋其底平不能破深水之大浪也漁船於諸船中至小而其用爲至便以之出海每載三人一執布帆一執槳一執鳥嘴銃易進易退隨波上下敵舟瞭望所不及用之頗得其力叭喇唬船浙中多用之福之烽火門亦有之底尖面闊首尾一樣底用龍骨直透前後每邊十槳或八槳其疾如飛有風豎桅用布帆甚便追逐哨探倭奴號曰軟帆亦畏憚之開浪船以其頭尖故名四槳一櫓其行如飛不拘風潮順逆廣船視福船尤大鐵力木爲之以衝他船必碎福船但用松杉不能當也其制下窄上寬狀如兩翼在裏海則穩在外洋則搖動所恃者有發鑛佛郎機中敵必碎以火毬之類從高擲下敵舟必焚福船亦然廣船有大戰艦尖尾船大頭船之名總名鳥艚兵志言海舟以舟山之烏艚爲首蓋舟山亦有此船式也又有橫江船數號其稱白艚

者福建式也鷹船與沙船相需爲用沙船可以接戰然無翼蔽鷹船兩頭俱銳進退如飛其傍釘大茅竹竹間設窗可發銃箭牕内艙外隱人可以盪槳先駕此入賊隊沙船隨進短兵相接可以制勝網梭船定海臨海象山皆有之其形如梭乃漁船之小者竹桅布帆僅容二三人遇風浪輒舁之山麓可用之哨探蜈蚣船象形也其制始於東南夷以駕佛郎機銃銃之重者千斤小者六百五十斤其法流入中國可駕諸火攻之具凡海舟無風不可動惟蜈蚣船底尖面闊兩旁列楫數十其行如飛兩頭船兩船製舵因風四馳諸船無逾其利八槳船閩廣浙直皆有之可供哨探之用不能擊賊也蓋自嘉靖以來東南日備倭患故海舟之制特詳

三月改造南京戰船

南京兵部尚書劉體乾言南京先因倭變造船體製重大不便駕使改造沙船十二隻八槳船四隻樓鎗沙船三隻小梭船二隻選慣水年少有力軍丁四百八十名統領把總一員哨總二員演習水戰以防盜賊從之

八月命兩廣置船廠造戰船

從督臣殷正茂言於肇慶府地建廠製造

十九年八月增設福建海船

時倭警頗急浙撫常居敬請增福船三十二隻每隻兵七十名福撫趙參魯請於五寨兵共添福鳥船四十隻海壇浯銅各增福鳥海船皆允之

二十年八月募江南沙船沙兵

時以用師救朝鮮故也

九月調浙江江南沙唬等船赴天津防倭

兵志曰倭寇朝鮮朝廷大發兵往援先後六年於是設巡撫官於天津防畿甸

是年設京口兵備使者

時以倭警言者請復設京口總兵南京兵部尚書袁貞吉等謂既有吳淞總兵不宜兩設乃設兵備使者每春

汎調備倭都督統衛所水陸軍赴鎮江後七年操江耿定力奏長江千餘里上江列營五兵備臣三下江列營五兵備臣二宜委以節制訓練卹以精否爲兵備殿最部議以爲然故事南北總哨官五日一會哨於適中地將領官亦月兩至江上會哨其後多不行崇禎中復以勳臣任操江偷惰成習會哨巡徼皆虛名非有實矣

三十年十二月增置遼東黃骨旅順二島水軍

撫臣趙楫言遼左爲薊鎮外藩而金復海蓋乃全遼之心腹復州參將金州守備原爲防倭而設惟黃骨島旅順二衞海口設兵單弱請以山東遊擊統水軍千餘留駐旅順於金復二營撥兵三百名添千總一員駐黃骨島部覆從之其後從按臣溫如璋言汰其大半改設守備

熹宗天啟時築城於澎湖

先是萬歷中許孚遠撫閩奏築福州海壇山因及澎湖諸嶼且言浙東沿海陳錢金塘玉環南麂諸山俱宜經理遂設南麂副總兵而澎湖不暇及其地遙峙海中逶邐如修蛇多岐港零嶼其中空闊可藏巨艘初爲紅毛所據至是因巡撫南居益言乃奪之設遊擊一把總二統兵三千築礮臺以守

兵志曰自世宗時倭患以來沿海大都會各設總督巡撫兵備副使及總兵官參將遊擊等員而諸所防禦於廣東則分東中西三路設三參將於福建則有五水寨於浙則有六總一金鄉盤石二衞一松門海門二衞一昌國衞及錢倉爵溪等所一定海衞及霩𩄼大嵩等所一觀海臨山二衞一海寧衞分統以四參將於南直隸則乍浦以東金山衞設參將黃浦以北吳松江口設總兵於淮揚則總兵駐通州遊擊駐廟灣又於揚州設陸兵遊擊待調遣於山東則登萊青三府設巡察海道之副使管理民兵之參將總督沿海兵馬備倭之都指揮於薊遼則大沽海口宿重兵領以副總兵而以密雲永平兩遊擊爲應援山海關外則廣寧中前等五所兵守各汎以寧前參將爲應援而金復海蓋諸軍皆任防海三岔以東九聯城外創鎮江城設遊擊統兵千七百哨海上北與寬奠參將陸營相接共計凡七鎮而守備把總分守巡徼會哨者不下數百員以三四五月爲大汎九十月爲小汎蓋遭倭甚毒故設防亦最密云

王圻續通考海船論曰或問海洋戰艦何者爲善曰各有所宜也北洋利用沙船南洋利用廣福船蘇州近洋多暗沙伏淺易於膠淺沙船底平而輕能調戧使鬬風不畏滚塗浪且可拋鐵貓故利用沙船也閩浙遠洋寥闊風濤拍天廣福蒼山鐵之類重而底尖可以破浪且可下水錠故利用廣福船也然吳淞白茆福山等港復設福蒼船何也蓋賊舟有大小小舟以沙船禦之足矣若遇大舟必福船乘風駕濤勢如山摧賊舟遇之卽碎所謂鬬船力不鬬人力且奪上風施火器故設之以備用蓋東洋深淺非沙民不能知福船大小非福人不能駕福人操舟而以沙民爲嚮導所謂設福船者如此卽西北至於揚子江東南至於大七小七俱可用非盡用大福船也至廣船大於福船但廣船難用其故有七非我軍門所轄則難制一也毀壞須鐵力木修理則難繼二也造船大戶倩人駕使任其倣而不惜三也造費浩煩移文修造理勢難行四也此船在廣饒魚鹽之利不樂於雇五也欲許其帶貨則廣貨之來一踰梅嶺卽浮長江四通八達非如浙直之風濤可畏故帶貨亦所不願六也廣人自以魚鹽取西南諸番之利不必如福船之當韶以取中國之利七也知此則廣船之難用亦可見矣

又福船沙船論曰或問福船與沙船海戰孰利曰福船者至利之器也敵舟小者相遇則犁沈之而敵又難於仰攻此其制誠盡善矣但高大如城非人力可驅全仗順風順潮而回翔有所不便又其喫水深惟利空濶大洋在裏海則易膠淺須跟哨船接繼故又有海滄船之設其犁賊舟與福船同而喫水稍淺風小亦可動至於撈取首級非草撇船蒼山鐵不可此皆福船之別名而異用也（論中所載福船之式已詳前按中敘節去之）水戰非鄉兵所宜乃沙民之長技也蓋沙民生長海濱土著之民爲主而用沙者民沙船兵輔之賊舟豈有能入者哉

戰船 皇朝通考 戰船每船長十一丈至一丈九尺闊二丈三尺五寸至九尺六寸各有差天津山東福建船均屬外海江西湖廣船均屬內河江南浙江廣東船分屬外海內河外海定限三年小修六年大修九年再大修不堪修者更造內河定限三年小修八年大修十一年再小修十四年再大修不堪修者更造其修造之費有正價有津貼正價各以其直無定額津貼每正價百兩自加四加六加八至加倍倍半有差由工部准兵部移咨覈覆修造各令

本省道員會同副將參將等官弁監造工竣報部題銷

康熙三十四年奉　上諭戰船關係緊要修理銀數覈減太過恐臨用之時因船料單薄復行大修以致貽悞著工部會同戶兵二部再行確議具奏尋議准令各督撫將軍提鎮將修理戰船銀照各地方工料價直據實確估具題工竣報銷

五十二年覆准戰船風篷桅索除應修之年毋庸別給外每歲于朋扣餘剩銀內給與製辦

又議准各營艍𦩸趕繒等船于船頭船尾刊刻某營某鎮某號捕盜船名

雍正六年奉　上諭各省修造戰船于成造之時解送總督親驗總督委中軍每向監造文員需索規例為之徇隱是以工料皆屬虛糜其實不能堅固朕思戰船關係緊要嗣後船廠附近省城者著在城之督撫提鎮及布按兩司于成造完工之日公同驗看倘有不能堅固完好及浮冒侵蝕等弊即揭報題參按律治罪

是年議准浙江承造趕繒船船底䑸木用大號堅固松木每䑸長一丈面梁闊三尺三寸船身正桅均長一丈二尺頭號水艍船闊二丈二尺五寸船身增長八丈九尺倉深七尺九寸板淨厚三寸一分二號趕繒船闊一丈九尺五寸船身減長七丈九尺倉深七尺一寸板淨厚二寸九分三號雙篷船船闊一丈七尺五寸船身減長六丈六尺倉深六尺一寸板淨厚二寸五分四號快哨船闊一丈四尺船身減長四丈八尺倉深五尺板淨厚二寸每板長一丈均用釘三

又議准奉天戰船身長七丈四尺寬二丈八尺七寸二十一倉

八年奉　上諭向來外省各標營沙唬趕繒等船原令道員會同副將監督修造道員遴委同知通判承修副將遴委都司守備監修聞承修之人辦料必俟監修驗看自千總以及遊副逐層需索及如式修造赴各標營交收又有驗看勒索之弊迨交收之後一任船擱河干雨淋日曬船中器械繩索為頭舵人等竊賣而該管將弁槩不追究夫始則借端勒索後則聽其毀棄豈非以承修專在文員而監修武弁置身局外乎此弊聞各處仍然而京口將軍標下為尤甚嗣後修造標營戰船著道員副將會同領價道員遴委丞倅副將遴委都守協同辦料修造如係將

軍標下之船即遴委參領下等官同領辦其船交收之後在汎停泊責令頭舵苫蓋曬洗每歲該管將弁具結送督撫察覈如有陞遷事故具結交代至船有小修大修拆造之不同是以工料懸殊今閩船未發廠頭舵人等已將在船什物私行盜賣即屆小修亦必令其拆換加備甚屬不法嗣後著將什物一并具冊移交如有虧缺將該管將弁及頭舵人等分別參追

十年議准天津大趕繒船每船用梗木根十五根舵牙二根水藤一百五十斤竹篾一百五十斤小趕繒船每船用梗木根十五根舵牙二根水藤一百三十斤竹篾一百三十斤各船收操之後詳加察驗果有損傷照數更換驗無損傷仍責令收貯備用

又議准山東登膠南北二汎海口趕繒船照雍正六年浙江題定之例身長七丈三尺板厚二寸七分雙篷船船身長六丈四尺板厚二寸五分福建大號趕繒船身長九丈六尺板厚三寸二分二號趕繒船身長八丈板厚二寸九分三號趕繒船身長七丈四尺及七丈二尺板均厚二寸七分雙篷船船身長六丈板厚二寸二分江西南湖營沙唬船身長四丈四尺至六丈八尺板厚一寸三分至一寸六分直隸天津水師營大小趕繒船身長七丈四尺板厚二寸九分身長八丈六尺板厚三寸身長六丈五尺板厚二寸六分以上每板一尺概用三釘江南修造戰船應用板片厚薄鐵釘數目照浙省所定分寸沙船一尺三釘趕繒船尺板四釘京口營船九丈以外梁頭棧板均淨厚三寸九丈以內梁頭棧板淨厚二寸八分量定三寸三分用一釘以收一尺三釘之實蘇州狼山川沙吳淞等營船身長四丈七尺至十一丈板厚二寸二分至三寸六分每板一尺用三四釘有差湖北湖南戰船身長三丈二尺至七丈八尺八寸板厚一寸二分至二寸二分每板一尺用三四五釘有差廣東戰船身長一丈九尺至九丈板厚一寸至三寸一分每板一尺用三四五六釘有差各省戰船寬九尺六寸至二丈三尺五寸有差均令道員會同副參等官監督廣東外海戰船委道員內河委知府各會同副參等官監督

又覆准廣東戰船採買桅木于道庫鹽課項下支銀四千兩遴委文武官弁勘驗估買如遇修造聽承修各官遴擇酌用將每株實價若干較原定部價節省若干每株圍圓長短若干造冊報部

十一年議准直省修造戰船報銷限期直隸限以四月福建臺灣限以十月其餘各廠限四月山東限六月江西大修拆造限三月小修限兩月江南限四月湖廣大修拆造限六月小修限四月浙江限四月廣東瓊州限六月其餘各廠限四月均以工竣日起限

十三年議准天津戰船需用繩索按年增換風篷定為隔年更換所遺舊篷等項照江省例變價湊用

又議准福建浙江二省戰船篷索循照舊例按年更換其廣東戰船篷索更換亦照閩浙之例遵行乾隆元年議准江南各廠拆造沙唬船每部價百兩加津貼銀一百二十五兩拆造後小修每百兩給銀一百二十五兩大修給銀一百三十五兩再次小修給銀一百五十兩繒艍船大小修每部價百兩加津貼銀一百八十兩拆造一百五十兩淮廠唬船拆造及拆造後小修每部價百兩給銀一百三十兩小修後大修給銀一百三十八兩修造趕繒船加增銀照各廠例畫一遵行

二年議准山東登膠南北兩汛額設趕繒雙篷舢船凡屆大小修拆造之年照部定價直每百兩量貼銀百兩工完報銷仍節省銀三十四兩

三年議准廣東各標營外海戰船拆造加入津貼大修加六津貼小修加四津貼

五年議准浙江繒艍船大小修拆造照江省繒艍船之例津貼拆造每部價百兩加津貼銀一百五十兩大小修每百兩均加津貼銀百五十兩外又別加三十兩舢哨船照江省沙唬船之例小修拆造每部價百兩加津貼銀一百二十五兩大修每百兩加津貼銀百三十五兩

六年議准福建戰船桅木仍令各道採辦除臺灣遠隔海洋仍循舊例外其興泉道承修之泉廠令興泉永三府州協辦汀漳龍泉道承修之漳廠令汀漳龍三府州協辦鹽法道承修之福廠令延建邵三府協辦

八年奏准福建修造戰船津貼銀福泉漳三廠小修每正價百兩加津貼銀一百三十兩大修加一百二十兩拆造加百有十兩臺廠小修每正價百兩加津貼銀百有十兩大修加百兩拆造加九十兩

十二年覆准福建臺廠修造戰船照內例給與津貼並別加三分外再加運費銀二分

十六年覆准福建三江口營額設大小哨船嗣後准其按季整洗每歲于司庫存公銀兩動用年終報銷如遇修造照例扣除

直隸外海戰船　大趕繒船　小趕繒船

山東外海戰船　趕繒船　雙篷艍船

江南外海戰船　趕繒船　沙船

哨船　唬船　艍犁船　巡船

水艍船　犁繒船　決哨船

江南內河戰船　唬船　沙船

小哨船　中哨船　大馬船　中馬船

把號船　快哨船　快巡船　巡船

三班船　江西內河戰船

[illegible]船　哨船　福建外海戰船

趕繒船　雙篷艍船　雙篷[illegible]船　平底哨船

圓底雙篷[illegible]船　白艕[illegible]船　白艕哨船　哨船

平底船　雙篷哨船　水底[illegible]船

福建內河戰船　花[illegible]座船　八槳哨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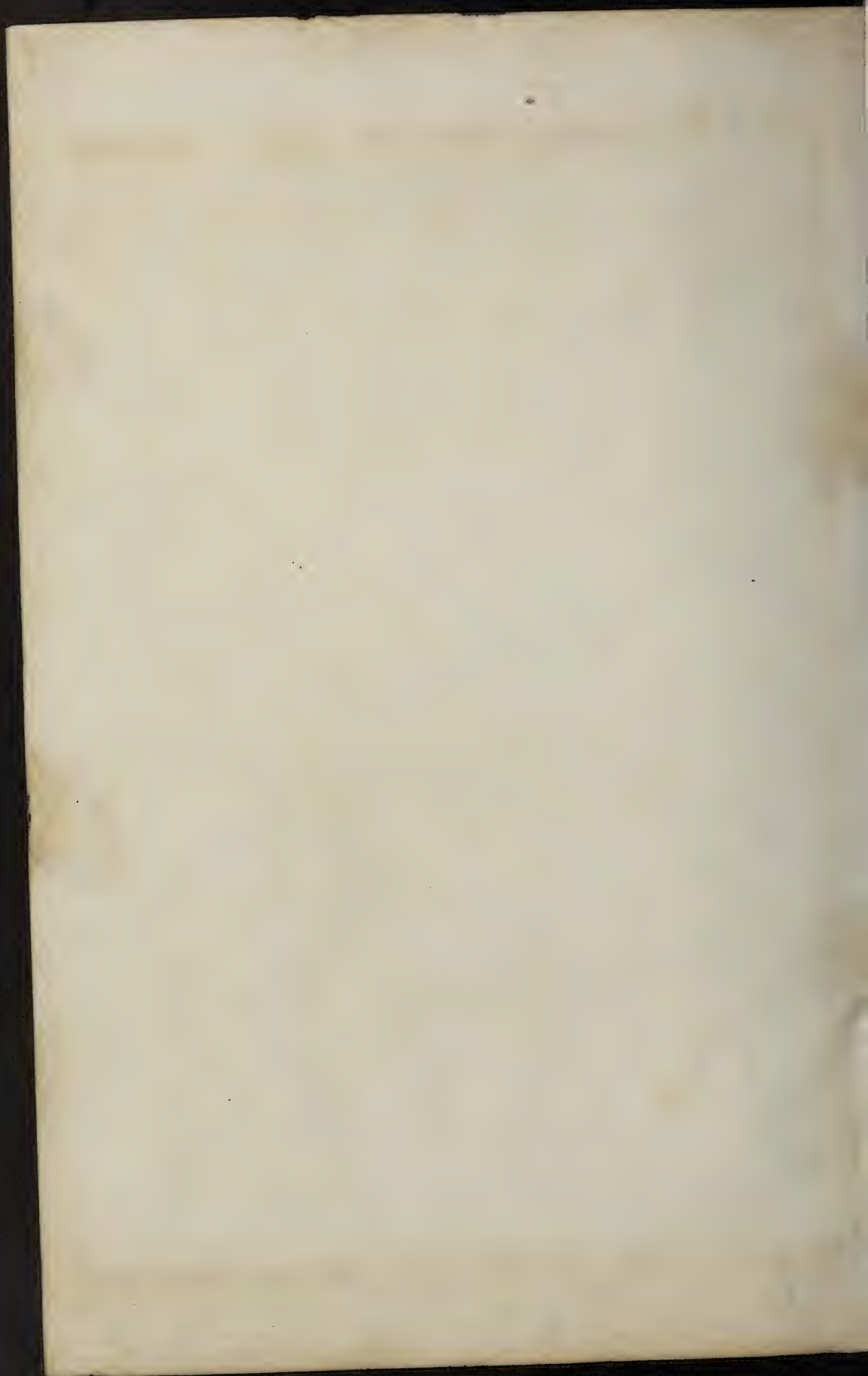
八槳船　小八槳船　六槳平底小巡船　中八槳船

大八槳船　花官座船　哨艍船

浙江外海戰船　水艍船　雙篷艍船

巡船　趕繒船　快哨船　大趕繒船

八槳巡船　大號船　釣船　六槳巡船
小趕繒船　浙江內河戰船
哨船　小巡船　中巡船　快號船
快船　巡船　號船
湖廣內河戰船　號船　五板戰船
刷子船　廣東外海戰船
趕繒船　艍船　拖風船　艕仔船
烏艚船　哨船　廣東內河戰船
四櫓槳船　兩櫓槳船　槳船　急跳船
四櫓船　兩櫓船　急跳槳船　六櫓船
六櫓槳船　八櫓船　一櫓船　快槳船
快船　艟艚船　舢艚船　八櫓槳船
快哨船



九通分類總纂

卷一百四十一
之一百四十二

九通分類總纂卷一百四十一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兵類十三

軍器

通考周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樂聲以和軍旅以正田役以鼖鼓鼓軍事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

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無會計

槀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繕人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考之亡者闕之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

文瀾書局石印

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

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鋝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

桃氏爲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豐大衣之欲其無齘也眡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茀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羽者六寸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

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傷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眾行地遠食飲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毄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傅人傅人則密是故侵之凡爲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凡爲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

勁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稺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於𦙶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𦙶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灂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

漢高帝時蕭何治未央宮立武庫以藏兵器　中尉屬官有武庫令丞少府屬官有若盧考工室令丞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子爲令　地理志河南南陽濟南泰山潁川河內蜀廣漢等郡皆有工官

八年令賈人毋得操兵乘騎馬

文帝時從鼂錯之說募民徙塞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且藺石布渠答

錯言兵事曰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

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閒耳大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贍之

丞相公孫弘奏言禁民不得挾弓弩侍中吾邱壽王言其不便上從之

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桀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射夫旣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

昭帝始元五年罷天下馬弩關

成帝陽朔三年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殺長吏盜庫兵

陽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攻官寺篡囚徒盜庫兵

永始三年山陽鐵官徒蘇令等反盜庫兵

哀帝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乳母王阿舍毋將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漢家邊吏職在拒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臣請收還武庫

漢制諸侯王不得私作兵器江都王建聞淮南衡山王陰謀恐一日發爲所并逐作兵器鑄將軍都尉印遣人通越

膠東康王聞淮南王謀反私作兵車鏃矢戰守之備燕王旦反詐言受武帝詔得領庫兵飭武備

後漢武庫令主兵器屬執金吾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金吾入武庫魏晉一遵漢制

武帝泰始五年鮮卑樹機能攻陷涼州令司馬督馬隆往討之隆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忿爭御史中丞劾奏隆隆曰臣將畢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仗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乃命惟隆所取

夏主赫連勃勃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阿利性巧而殘忍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入則斬甲匠凡殺工匠數千由是器物皆精利

唐府兵之法人具弓一矢三十刀一其介胄戎具皆藏於庫所有征行則給之番上宿衛者給弓矢橫刀而已敎矣

太宗嘗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斜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

唐初置軍器監貞觀六年廢併入少府監開元初以軍器使爲監領弩甲二坊其後又罷顯少府監加少監一員以統之以後廢併不常

開元十一年置北京軍器庫二十六年廢依舊爲甲坊元宗天寶末天子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廢武備銷鋒鏑以弱天下豪傑於是挾軍器者有辟畜圖讖者有誅習弓矢者有罪不肖子弟爲武官者父兄擯之不齒唯邊州置重兵中原乃苞其戈甲示不復用人至老不聞戰聲六軍諸衛之士皆市人白徒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角抵拔河翹

木杠鐵日以心鬬及北方盜起股慄不能授甲
德宗貞元元年詔槍甲之屬不畜私家
憲宗元和元年敕京城內無故於街衢中帶戎仗及聚射者治罪
六年京兆尹王播奏諸縣軍鎮放牧人等不得帶弓箭刀劒器仗從之
晉天福二年敕禁諸道不得擅造器甲
開運元年命諸道州府點集鄉兵率以稅戶七家共出一卒兵仗器械共力營之
宋太祖皇帝開寶三年詔京都士庶之家不得私畜軍器軍士素能自備技擊之器者寄掌於本軍之司俟出征陳
牒以請品官準法聽置禦盜之用
八年將平江南頻以觔稍軍實爲務京師所造兵器十日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之制作精絕尤爲犀利其國工之
署有南北二作坊弓弩院諸州有作院皆役工徒限其常課南北作坊歲造塗金脊鐵甲素甲渾銅甲墨漆皮甲鐵
身皮副甲鎖襜兜鍪金錢朱漆皮馬具裝鐵鋼朱漆皮馬具裝錢劒大劒手劒金槍根槍檮本槍掉刀鋸銀花皮器
械箭鞍弩箭箶籠弓箭袋皮立弩檣床子弩凡三萬二千弓弩院歲造角色弓白樺弓虎翼弩馬黃弩牀子弩白皮
器械水獺皮器械旗幟弩樁鐙弓弩箭弦鏃等凡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黃樺黑漆弓弩麻背弓素皮器械環
子背槍素木槍黑漆木槍朱紅木槍金漆竹槍銀裝銅裝等劒竹笴箭木笴箭皮甲兜鍪鐵甲葉箭鏃等凡六百十
餘萬又南北作坊及諸州別造兵幕甲袋梭衫鉦鼓炮砂鍋鏟行槽鍬鑁鎌斧等謂之什物以備軍行之用凡諸兵
器置五庫以貯之嘗令試牀子弩於近郊外矢及七百步又令別造千步弩試之矢及三里戎具精勁近古未有
仁宗天聖四年詔減諸路歲造兵器之半又詔作坊造錐槍一萬五千給秦渭環慶延州鎮戎軍
康定元年詔江南淮南州軍造紙甲三萬給陝西坊城弓手又詔河東強壯習弩者聽自置戶四等以下官給之
慶厤二年賜河北義勇兵弓弩箭材各一百萬
四年賜鄜延路總管風羽子弩箭三十萬

五年詔諸路所儲兵械悉報三司三司歲具須知以聞仍約為程式頒之

嘉祐八年詔士庶之家所藏兵器非法所許者限一月送官敢匿聽人告捕

神宗熙寧元年命入內副都知張若水等料簡弓弩若水進所造神臂弓　神臂弓弩類也始民李宏獻之以檿木為身檀為弰以鐵為鐙子槍頭銅為馬面牙發麻繩札絲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帝閱試之射二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笴帝甚善之於是神臂弓始用而他弓矢弗能及

二年命河北州軍凡戎器分三等奏聞其後詔諸路各遣官分州庫藏甲兵器亦為三等如沿邊三路而川陝不與

六年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置判一人同判一人屬有丞主簿有管當公事先時軍器領於三司至是罷之一總於監凡產材州置都作院凡天下知軍器監利害者聽詣監陳述於是吏民獻器械法式者甚眾是歲又置內弓箭南庫而軍器監奏遣使以利器頒諸路作院為式焉

時帝頗欲利戎器而患有司苟簡王雱探知帝意奏疏曰漢宣帝號中興賢主而史官所敘獨以為技巧工匠精於元成之時然則此雖有司之事而上繫朝廷之政方今外禦兩邊之患內虞盜賊之變而天下歲課弓弩甲冑之類入充武庫之積以千萬數乃無一堅好精利實可以為武備者臣嘗觀於諸州作院至有兵匠之少而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器但形質具而已矣武庫吏亦唯計其多寡之數藏之未有責其實用者故所積雖多大抵敝惡耳夫為政如此而猶欲抗威決勝外懾夷狄之強獷內沮姦宄之竊發臣愚未見其可也臣私計其便莫若更制法度斂數州之作而聚以為一處若今錢監之比每監擇知工事之臣使專於其職且募天下之良工散為匠師而朝廷內置工官以總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賞罰之則人人務勝不加責而皆精矣聞今武庫太祖時所為弓尚有可弦如新者而近世所造往往不可用有以見法禁之張弛異也昔者垂為共工而歷代寳其竹矢然則所以為至治此其一事也帝納雱說

時軍器監製器下一材用滋耗於是詔下以常制選官馳往州縣根牛皮角筋能令數羨次第加奬是歲始造箭曰狼牙箭鴨嘴箭出尖四楞箭一插刃鑿子箭凡四色推行之

哲宗元祐元年詔三路既罷保甲團敎其器甲各送官官即收之勿得以破損拘民整治又詔太僕少卿高遵惠會工部及軍器監內外作坊及諸州都作院工器之數以要切軍器立爲歲課務得中道非要切並權住勿造於是數年之間督責少弛不復以戎器爲事矣

徽宗崇寧初臣僚言元祐以來因循廢弛兵不犀利詔復令諸路都作院創造修治官吏考察一如熙寧之時又有都大提舉內外製造軍器所之名

宣和時歲歲督責軍器率用御筆處分工造不已而較數常闕繕修無虛歲每稱敝壞大抵中外相應一以虛文上下相蒙馴致靖康之禍靖康洶洶兵仗皆缺詔書屢下嚴立刑賞而卒亦無補勤王之兵經過郡縣隨身軍器若馬甲神臂弓箭槍牌之屬於市肆飯鄋博易熟食或名寄頓其實棄遺逃役

高宗建炎初內庫造作累年兵械山積而諸軍各除戎器

祖宗時御前軍器所役兵有萬全軍匠三千七百八東西作坊工匠五千八紹興初役兵纔千八久之增至千六百餘八又於諸道增差二千九百餘八二十六年詔見役工匠宜減免江浙福建諸州所發物料皆蠲之有司奏物料以三分爲率減一分工匠以二千八雜役以五百人爲額

建炎中以大閹董懲提舉軍器未踰年罷之紹興五年始隸工部後復以中八典領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預聞者三十年工部侍郎言非祖宗建官正名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之詔依條檢察孝宗初復以內省都知李綽爲之張震爲御史力論其不然乃命復隸工部

紹興四年提舉軍器所言得旨依御寶封樣造甲每季進呈訖送納樞密院甲樣係四等甲葉計用一千八百二十五片表裏磨鋥一般光細內一等披膊葉五百四片每片重二錢六分一等甲身葉子三百三十二片每片重四錢七分一等腿裙鶻尾葉子六百七十九片每片重四錢五分一等頭鍪簾葉子三百一十片每片重二錢五分并頭鍪一盔子眉子共重二斤一兩及皮線結頭事件重五斤一十二兩五錢一分每副共重四十九斤一十二兩今若須葉子每一依元定分兩如或重或輕若皆不用恐枉費鐵炭工力乞將上件新降樣甲葉子分兩輕重品搭穿舉

每副成全共重四十五斤至五十斤通融造作庶幾功料易爲趣辦詔依不得過五十斤

十九年宰執言春秋教使臣效用踏射克敵弓乞依格推恩上曰克敵效最爲强勁雖被重甲亦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

淳熙閒淮東總領朱佺言鎭江一軍係韓世忠部曲世忠造克敵弓以當虜騎之衝突其發則可以洞重甲最爲利器前後屢以此取勝虜至今畏之今久不經用損失廢弛取會見管弩手八千八百四十二人每人合用兩張內一張日逐上敎一張準備出戰共用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四張乞行下做造湊及元額從之

淳熙六年建康府留守陳俊卿言聞殿前司及諸路都統司自隆興二年以後諸軍所管軍匠逐時造甲至今十五六年想亦稍備兼聞御前軍器所有工匠三千五百人若以百工造一甲日可得三十五甲歲可得萬副以十五年計之今不啻十四五萬甲矣及建康行宮見樁管精甲數萬副又諸州新造甲至年終計之亦可得二三萬副除三司及諸路都統司外乞令有司實加檢括總計所造之數若稍足用宜候將來諸州造甲數足日於常年合納甲葉鐵炭之類閒歲量與裁減此亦寬民力之一事也

續通考 宋理宗淳祐二年詔淮西制置大使司出十七界楮幣一萬米二萬斛令安豐軍修武備

先是高宗紹興三十二年詔江東安撫司造木弩五千箭五十萬隆興元年御降木羽弩箭式每路依製箭百萬孝宗淳熙九年衢州守臣製到木鶴觜弩二千箭十萬又河北京西造納無羽箭帝曰箭不用羽可謂精巧其屋藏之淳熙十五年工部侍郎李昌圖言弓矢之利貴于便疾神臂弓斗力及遠屢獲其用後又造神勁弓及遠雖在神臂弓上軍中多言其發遲每神臂三矢而神勁方能一發若臨敵之際便捷反出神臂下帝曰平原曠野宜用神勁弓西蜀崇山峻嶺未知孰利詔金州都統司詳議以聞既而都統制吳挺奏神勁弓并彈子頭箭諸軍用之誠便疾神臂不及也詔從其便楚州兵馬鈐轄言弩之力勁者三十石次者十五石矢之鏃狀若鍬所發何啻數百步洞穿數人江上諸軍有弩式皆廢不修詔兩淮荆襄沿邊城守各製二十枚御前軍器所亦如之紹熙而後日造器械數目山積至理宗開慶元年壽春府造匱筒木弩與常弩明牙發不同箭置筒內甚穩尤便夜中施

發又造突火槍以鉅竹為筒內安子窠如燒放焰絕然後子窠發出如砲聲遠及百五十餘步

度宗咸淳九年六月京湖制置司請給器械詔內軍器庫選犀利者賜之仍增錢百萬備修繕沿邊州郡因降式製回回砲有觸類巧思別置砲遠出其上且為破砲之策尤奇其法用稻穰草成堅索條圍四寸長三十四尺每二十條為束別以麻索繫一頭於樓後柱搭過樓下垂至地栿梁垂四層或五層周比樓屋沃以泥漿火箭火砲不能侵砲石雖百鈞無所施矣且輕便不費財力名曰護陴籬索是時兵紀不振獨器甲視舊制益詳

遼太宗大同元年收晉降卒鎧仗數萬貯恆州

聖宗統和三年七月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高麗遣使閱東京諸軍兵器

四年三月詔平州節度使達里庫鎧甲闕取於顯州之甲坊

五月詔于越耶律休格備器甲待秋大舉南征

九月以大軍南征詔遣布希詳袞特迪郎君伊喇先赴本軍繕甲兵

六年六月諭諸道兵馬備南征攻城器具

按是年五月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

興宗景福元年閏十月閱新造鎧甲

重熙十二年二月禁關南漢民弓矢

契丹國志曰天祚帝天慶四年召宰相張琳付以東征事時計戶出軍器甲聽從自便人人就易槍刀氈甲充數弓弩鐵甲百無一二

金舊無鐵景祖時鄰國有以甲冑來鬻者傾資貿易亦令昆弟族人皆售之得鐵既多因 修弓矢備器械

太宗天會三年十一月南路軍帥司請禁契丹奚漢人挾兵器詔勿禁

海陵正隆四年三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時所造軍器材用並賦于民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

椎牛以供筋革至于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

四月詔諸路舊貯兵器並致于中都　尚書令諸延温都思忠曰州郡無兵何以備盜賊不聽

布薩忠義傳曰世宗大定三年元帥布薩忠義軍中與宋相持日久虞夏久雨弓力易減宋或乘時見攻預選勁弓萬張于別庫及自汴赴闕議事宋將李世輔果掩取靈壁虹縣遂陷宿州忠義使人還汴發所貯勁弓給左副元帥赫舍哩志寧軍與宋人戰遂大捷竟復宿州

世宗大定五年命大理卿伊喇道往山東閱實軍器

十五年閏九月定應禁弓箭槍刀路分品官家奴客旅等許帶弓箭制

參知政事梁肅奏盜賊不息請無禁兵器帝曰所在有兵器其利害如何肅曰他路則已中都一路上農夫聽置之似乎無害帝曰朕將思之

同知西京留守事曹望之上書論便宜其一言官給軍箭用盡市以補之皆朽鈍不堪用可每歲給官箭一分以補其闕時采納焉

章宗明昌六年十二月幸後園閱軍器　承安二年三月又幸西園閱軍器

九月始置軍器監掌治戎器班少府監下設甲坊利器二署隸焉

張瑴傳曰時出兵備邊同州徵箭十萬以雕雁羽為之其價翔躍不可得觀察判官張瑴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瑴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有一責下官當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

宣宗貞祐二年十一月元帥左都監完顏弼奏請權弛河北軍器之禁仍令團結堡寨以備外兵

三年七月徵弓箭內外品官三品以上三副四品五品二副餘以等級徵之又制品官納弓箭之令丁憂致仕者免

李復亨傳曰興定三年七月復亨奏民間銷毀農具以供軍器臣竊以為未便汝州魯山寶豐鄧州南皆產鐵募工置冶可以獲利且不厲民詔行之

四年十月詔京師具防城器械

烏凌阿與傳曰新制科買軍器材物稽緩者並的決兵部尙書烏凌阿與奏有司必督責遍擾民將不堪可量罰月俸從之

十一月定毀防城器具法

興定三年三月河南路節鎭以上立軍器庫設使副各一員防刺郡設都監同監各一員

八月以器甲不完命工部侍郎珠嘉耀珠監督修繕不踰月告成

穆延薩克達傳曰泰和時中軍副統穆延薩克達所用槍長二丈軍中號爲長槍副統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鐙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爲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

持嘉喀齊喀傳曰元兵攻汴梁金攻城之具有火砲名震天雷者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爇圍半畝之上火點著甲鐵皆透時元兵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可容人城上不可奈何用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元兵惟畏此二物

富察官努傳曰元帥富察官努以火槍破敵其制以勅黃紙十六重爲筒長二尺許實以柳炭鐵滓磁末硫黃砒霜之屬以繩繫槍端軍士各懸小鐵罐藏火臨陣燒之焰出槍前丈餘藥盡而筒不損郭哈瑪爾傳曰金亡西州無不歸順者獨知鳳翔府事郭哈瑪爾堅守孤城丙申十月元兵併力攻之哈瑪爾度不能支集州所有金銀銅鐵雜鑄爲砲以擊攻者

元太祖時設工匠都總管掌製鎧甲等事

渾源人孫威善爲甲嘗以意製蹄筋翎根鎧以獻帝親射之不能徹大悅賜名伊克烏蘭佩以金符授順天安平懷州河南平陽諸路工匠都總管咸卒子拱襲職爲甲匠都總管世祖至元間嘗製疊盾其制張則爲盾斂則合

而易持世祖以爲古所未有巴延南征時諸路製甲冑拱所製象虎豹異獸之形各殊其制皆稱旨

世祖中統二年六月勅諸路造人馬甲及鐵裝具萬二千輸開平

七月命總管王青製神臂弓杜子弓

九月勅燕京順天等路續製人甲五千馬甲及鐵裝具各二千

四年二月詔諸路置局造軍器私造者處死民間所有不輸官者與私造同　至元五年二月改軍器局爲軍器監三月禁民間兵器犯者驗多寡定罪

至元三年九月命制國用使司造神臂弓千張矢六萬

六年十二月詔非打捕戶執把弓箭其餘並行禁斷

至七年六月開元路打捕戶不禁弓箭八年三月御史臺奏據各道按察司申書吏奏差人等每遇出差巡按乞許令懸帶弓箭詔許之擬每道弓箭六副無得多餘增置八月行省請應係江南所在官員實爲窵遠又係新附地面若不許帶弓箭軍器竊恐疎失詔許之

九年十月回回伊斯瑪音創作巨石砲來獻命送襄陽軍前用之

時伊斯瑪音從攻襄陽相地勢置砲於城東南隅重一百五十觔機發聲振天地所擊無不摧陷入地七尺宋安撫呂文煥遂以城降及渡江宋兵陳於南岸擁舟師迎戰時伊斯瑪音已卒子布伯於北岸竪砲以擊之舟悉沉沒後每戰用之皆有功

十年置軍器永盈二庫分典弓矢甲冑　六月以各路弓矢甲匠並隸軍器監

閏六月勅諸道造甲一萬弓五千給淮西行樞密院

十三年三月括江南已附州郡軍器

時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陳天祥權知本軍事天祥至城中諭父老曰捍衞鄉井誠不可無兵任事者籍之過當故致亂耳今令汝輩權置兵仗以自衞何如民皆稱便乃陳其事於行省曰此軍變亂之故由當時

處置失宜凡在軍中者寸鐵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姦人得以竊發今莫若推布赤心于人使戮力同心人則我之人兵則我之兵靖亂止姦無施不可行省許以從便處置天祥命以十家爲甲十甲有長弛兵禁以從民便人心旣安境內悉平其後代者務變更舊政治隱匿兵者甚急天祥去未久而興國復變大江南北諸城邑多乘勢殺守將以應之

十六年三月括兩淮造回回砲新附軍匠六百人及蒙古回回漢人新附人能造砲者至京師

十八年十二月命四川行省給萬嘉努所部兵仗

二十二年五月分漢地及江南所拘弓箭兵器爲三等

下等毀之中等賜近居蒙古人上等貯於庫有行省行院行臺者掌之無省院臺者達嚕噶齊輝和爾回回居職者掌之漢人新附人雖居職無有所預

二十三年二月勅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撾及杖之有刃者悉輸於官

三月拘收弓手軍器

江西行省請除軍人合賫軍器令本管軍官營局造作與軍人行使無令衞下諸人私造私賣執把行使其各路弓手置備器仗責令簿尉巡檢盡數拘收置庫收貯遇有賊盜鬭敺緩急關撥事畢還庫仍令達嚕噶齊提調

六月勅路府州縣弓手捕盜者持弓矢各路十副府州七副司縣五副

時省臺官言捕賊巡馬先令持悶棍以行賊衆多有弓箭反致巡軍被傷今議給此數各令置備防盜從之

二十四年禁急遞鋪兵鐵尺手槍

正月弛女直碩達勒達地弓矢之禁

二十五年七月命六衞造兵器

歲以鎧仗上供其精者有西域砲摺疊弩有十五稍九稍七稍五稍三稍砲又有神鳳弩射八百餘步

十月始造鐵羅圈甲

二十六年四月禁江南民挾弓矢犯者籍而爲兵

七月賦百官家製戰襖
二十七年正月造長甲給北征軍
十二月命樞密院括江南民間兵器　至三十年二月又申嚴江南兵器之禁
二十九年禁鐵匠打造軍器
中書省議賊人軍器是各處鐵匠發賣打造請督勒各處官司嚴加禁治三月禁治軍人貨賣弓箭至三十年十
二月禁漢軍更番者毋鬻軍器
三十年十月造象蹄掌甲
成宗元貞元年四月禁達嚕噶齊各投下毋得額外擅造軍器
武宗至大三年三月申嚴漢人軍器之禁
至泰定帝泰定二年七月申禁漢人藏執兵仗有軍籍者出征則給之還復歸於官
七月許監察廉訪司依先例懸帶弓箭
仁宗皇慶二年七月拘收新附軍人軍器
英宗至治二年正月禁漢人執兵器出獵及習武藝
文宗天歷元年八月下郡縣造兵器　九月命造兵器江浙江西湖廣三省六萬事內郡四萬事
至順二年十二月給征東元帥府兵仗
順帝至元二年九月弛鞏昌總帥府漢人軍器之禁
三年四月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　至五年四月又申其禁
至正十三年四月特命烏克遜良楨得用軍器
明太祖洪武四年十一月命天下軍衛造腳蹬弩
時命工部檢覈府藏弩數給西北戍邊將士仍命天下軍衛如式造之

十一年五月定天下歲造軍器之數著爲令

于是工部定各布政司及直隸各府之數甲冑之屬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馬步軍刀二萬一千弓三萬五千一十矢一百七十二萬至十六年十一月命廣西浙江福建湖廣江西廣東六布政司各造水磨明甲一千松江常州蘇州池州淮安安慶廬州七府各造一百令造甲每副領葉三十片身葉二百九分心葉十七肢窩葉二十俱用石灰淹裹軟熟皮穿浙江沿海并廣東衛所用黑漆鐵葉綿索穿成其餘俱用明甲十七年八月命浙江江西福建三布政司歲造黑漆角弓二千張

十三年正月置軍器局專典應用軍器

至二十六年定凡軍器專設軍器局軍裝設針工局鞍轡設鞍轡局掌管時常整點若有缺少隨卽補造送進內府該庫收貯如遇軍職衙門關支仍須計較可否奏聞照依軍法定律支給軍法定律每一百戸銃手十刀牌手二十弓箭手三十鎗手四十若直隸及各布政司呈稟成造亦須具奏定奪

會典曰國初軍器局造二意角弓交趾弓黑漆鈚子箭有蠟弓弦無蠟弓弦魚肚鎗頭蘆葉鎗頭馬軍鴈翎刀步軍腰弓將軍刀馬軍叉紅油團牌水磨鐵帽水磨頭盔水磨鎖子護項頭盔紅漆齊腰甲水磨齊腰鋼甲水磨柳葉鋼甲水銀摩挲長身甲併鎗馬赤甲鞍轡局造鞍轡鞭弘治間定軍器鞍轡二局每年一造硃紅油鐵圓盔青甲腰刀各三千六百件長鎗一千八百副腰刀鞓帶三千六百條其後兵仗局所造盔之屬有抹金鳳翅盔鍍金頂六瓣明鐵盔黃銅頂明鐵盔四瓣明鐵盔（其頂及壓縫腰箍口箍各不同）鐵盔硃紅漆鐵盔渾貼金鐵盔擺錫鐵盔硃紅漆貼金鐵盔皮盔甲之屬有抹金甲織金裙襴魚鱗葉明甲貼頭葉明甲各項齊腰明甲（有綠絨紅絨綠線絲穿不同）丁釘齊腰甲（有鍍金黃銅漆丁及用紅絲絨綠青布紫花布綿絲繩穿不同）丁釘圓領甲銅鏡馬甲大葉明甲弓之屬有桑木弰黑漆弓雀樺硬弓雀樺弓神臂弓黑漆弓黑漆鯊魚皮邊弓箭之屬有黑雕翎樺木桿鑿子鐵箭竹桿偏脊鐵箭射馬鐵箭三不齊鐵箭碌扣三不齊鐵箭破甲鐵箭鎗之屬有黑漆攢竹桿馬鎗黑拔纓長鎗刀之屬有摩挲刀腰刀滾刀倭滾刀米昔刀黃蓮刀開腦大刀大樣摩挲刀馬刀（裝飾事件各不同）其餘各項撒帶黃銅瓜渾鐵瓜挨牌步叉各

按例成造

二十年命天下都司衛所各置局　時令軍士不堪征差者習弓箭穿甲等匠免致勞民至二十三年以天下歲造弓箭撥民令工匠輪班赴京成造

十三年正月造點鋼長鎗給各門守衛官軍

鎗長一丈三尺圍圓五寸至二十六年四月造柳葉甲鎖子頭盔六千副給皇城四門守衛軍士

二十五年命官軍關領軍器姓名數目註册仍於器上記官軍姓名損失即令償官

凡軍器造於工部而給散在兵部內外官軍合用衣甲鎗刀弓矢等器須總知其數如各衛移文申索轉行工部

二十六年定內外官軍關撥軍器之法

定奪關撥侍衛大漢將軍披執團營官軍披執操練各須軍器京城九門并城上擺列張掛軍器各有定數按年兑換其海運隨船軍器每船黑漆二意角弓二十張弦四十條黑漆鈚子箭二千枝手銃筒一十六個擺錫鐵甲二十副碗口筒四個箭二百枝火鎗二十條火攻箭二十枝火叉二十把蒺藜砲一十個銃馬一千個神機箭二十枝凡各邊合用軍器俱於各都司衛所歲造數內關用其有不敷及急需者赴部請給凡勝字天威并列字等號火器俱內府兵仗局掌之在外季造止是編降字號手把銃口其各邊城堡所用大將軍等一出頒降若銃口損失給用不敷鎮巡官具奏方許自造若一時急缺亦從內府領給

是年九月下進賢弓式於諸司

時命工部新造弓樣令各布政司歲造進賢弓濶三指不如法者罪之

成祖永樂元年三月命造四等弓式

工部言今有司所造弓準舊制弓面衛濶三指弦弝宏壯故能射遠然人力有強弱亦宜有差等宜令軍器局造弓式自七十斤至四十斤分為四等頒布郡邑量力給授造箭尖銳如錐造腰刀靶通用斜皮銃砲或用熟銅或生熟銅相兼鑄造

六年八月令出邊者勿棄置軍器 從總兵官何福言也令所入關隘閱視其數少者悉令補償

十年四月詔自開平至懷來宣府萬全興和諸山頂皆置五礮架

平交趾得神機鎗礮法特置神機營肄習製用生熟赤銅相間其用鐵者建鐵柔爲最西鐵次之大小不等大者發用車次及小者用架用椿用托大利於守小利於戰隨宜而用爲行軍要器至是有此詔後至二十年從張輔請增置於山西大同天城陽和朔州等衛以禦敵然利器不可示人朝廷亦愼惜之

十五年五月詔嚴兵出境之禁 至十七年冬又以監察御史鄧眞言禁私帶軍器及私藏貨賣

宣宗宣德五年三月量給宣府神銃分布沿邊城堡

總兵官譚廣等奏以神銃分布備用勑廣等曰神銃國家所重在邊墩堡止可量給以壯軍威勿輕給

英宗正統九年九月增給邊防銅銃

先是帝以各邊銅銃數少恐誤邊備命工部于原數外量宜增加遼東五百三十五延綏等處八百三十永寧二十宣府三百二十寧夏一百甘肅五百仍令成造完遣人往給之

十二年八月靖遠伯王驥上蒺藜圖

蒺藜圖之制用馬革一片長四尺濶二尺上施鐵釘一百八十芒高一寸四分每一步用一扇若用四百扇可布一里四千扇可布十里步隊可備十扇馬隊亦如之瞭見賊徒即布於地急退回二三十步敵若突來必馬蹶人仆安營處周布於外可遏奔衝兵部議以爲利於守而不利於戰命移邊將斟酌行之

十四年八月 時景帝已即位 輸南京軍器於京師 九月改降各邊衣甲軍器新制

時土木敗後中國衣甲旗幟盡沒故降新制以別之甲背後勇字舊用方黃絹爲地今爲圓地前面左用紅圓月右用黃圓月旗號上用青絹帶下用黃絹帶戰車軍器俱令依新制造之

十一月鑄兩頭銅銃

副都御史楊善請造兩頭銅銃每頭置鐵彈十枚以繼短鎗鎗盡賊必乘隙即舉銃所傷必衆命兵仗局鑄而試

之至景泰元年二月遼東鎮將言軍中手把銃發輒不繼賊已習知每乘隙進兵須令柄長七尺上施鎗頭銃以用鎗庶不攤挫因以木爲式上聞亦詔兵仗局造之

景帝景泰二年五月允昌平侯楊洪奏造連環萬弩牌定天下衞所歲造軍器之數

每衞一季成造盔甲鎗刀各四十件圓牌二十面弦八十條箭一千二百枝撒帶四十副銃箭四百枝每千戶所造四之一永爲定例仍令巡按御史同按察司官五年一次查盤

四年十二月鑄小銅銃

寧夏總兵官張泰言永樂間所降大銃重三十四斤內裝石子一個凡遇追賊重大不便止可守城請改鑄小銅銃重八斤內裝鐵彈子大者十三個小者二十個其發頗多亦能致遠命付兵仗局同總兵官試驗之

五年八月令諸軍每隊置鹿角十具

宣府副總兵楊信言鹿角之制臨陣可捍敵馬結營可衞士卒每隊宜置十具遇敵團牌拒前鹿角列後神銃弓矢相繼迭發則守無不固戰無不克兵部言在京已用鹿角操演宜令各邊依信所擬置以訓練從之

憲宗成化元年八月下九龍箭及寸紮窩弓法于諸邊將

延綏參將房能言先在麓州破敵之時用火器名九龍箭一線引火九箭齊發能致遠傷人中馬警衆大有功效及在貴州征苗行軍下營多用寸紮窩弓密布周營及賊行要路但有窺視遊線一動人馬應弦而倒其間有置毒於箭者卽時致死請勑兵部降下式樣令各邊依法成造分給戰守命下其法于諸邊將令教習用之

二年正月定官軍隊伍軍器復强弩藥箭之制

定襄伯郭登上言軍務一謂舊例每隊五十五人弓箭三十叉鎗手各十旗鎗手三人各具腰刀一今隊伍中軍器自取便利請復舊例而增損之步隊用神鎗手十弓箭手十牌刀手各五藥箭强弩手十司神砲及弄火藥者八雜用者七自古長技無過强弓勁弩近來營陣止有弓而無弩夫弩之爲器自古以爲中國長技其用比弓爲易宜每隊仍用藥箭强弩手以復古制從之

孝宗弘治九年六月命浙江等處成造軍器

時兵部請飭武備以存庫軍器不精請令內府兵仗局成造精緻盔甲腰刀斬馬刀長牌弓箭各二十事送浙江等處為式令有司徵料造作長鎗四根增造斬馬刀一把團牌改為長牌弓箭照宣德正統年間式樣造成不如法者照例罰之至十三年成造斬馬大刀山東二千五百把河南二千把浙江四千福建二千江西一千五百南直隸二千五百把又奏准成造拒馬木二千架竹牌二千面滾刀五千把

王圻續通考曰弘治十一年奏准於河南鈞磁二州各委官燒磁砲五千個運送至京發局貯用

十六年令南方衞所改造皮甲木鎗　鐵甲改用水牛皮造綿繩穿弔攢竹長鎗改用木桿成造

武宗正德九年八月命浙江等處歲造軍器徵價付兵仗局

時邊將江彬等用事將導上為巡遊之計傳旨令兵仗局造神銃二千神箭一萬盔甲六千倭腰刀萬二千長柄倭滾刀二千重鋼鐵矢萬二千督物料甚急工部以內外庫局軍器數多乃請於浙江等處歲造軍器徵價十分之五每軍裝一副折銀八兩計得銀十萬以給用

世宗嘉靖三年四月造佛郎機銃於南京

南京守備魏國公徐鵬舉等疏請廣東所得佛郎機銃法及匠作兵部議佛郎機銃非蜈蚣船不能架宜并行廣東取匠於南京造之詔可

八年十二月詔鑄佛郎機三百分發各邊

至九年九月右都御史汪鋐請以佛郎機為守墩堡之具言守禦墩臺城堡當用臣所進佛郎機銃小如二十斤以下遠可六百步者則用之墩臺每墩一銃以三人守之大如七十斤以上遠可五六里者則用之城堡每堡三銃以十八守之五里一墩十里一堡大小相依遠近相應可以收不戰之功飭各邊行之

十一年二月命工部增造佛郎機銃頒十二營演習

按兵志云八年始從汪鋐言造佛郎機礮謂之大將軍發諸邊鎮今考發邊鎮則自八年而造礮則自三年始佛

郎機國名也正德末廣東巡檢何儒招降佛郎機番人因得其船銃等法以功擢用中國之有佛郎機諸火器自儒始也兵志及茅元儀武備志云其制以銅爲之長五六尺大者重千餘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長頸腹有修孔以子銃五枚輪流貯藥安入腹中發及百餘丈最利水戰駕以蜈蚣船所擊輒糜碎一種有木架而可低昂左右者中國原有此製每座約重二百斤用提銃三個每個約重三十斤用鉛子一個約重十兩其機活動乃城上守營門之器也其始出於西洋番國中國得之更爲巧法擴而大之爲發鑛乃大佛郎機也約而精之爲鉛錫銃乃小佛郎機也制雖不同皆由此以生之耳

六年五月增給薊遼各關火器火藥

時御史邱養浩陳薊遼邊務言中國長技惟火器可以及遠今各關營銃砲甚少而火藥率三歲一給緩急無濟宜出罰鍰多鑄火器分給三路關堡其火藥除歲給外仍以關稅委官督辦許之

十一月順天撫臣請給大銅砲二百以濟邊用從之

至十五年九月以銅鐵佛郎機銃二千五百副分給陝西三邊十六年正月又給熟鐵小佛郎機三千八百副銅旋風砲三千副

二十一年正月以陝西總督劉天和所製蒺藜砲式發山西宣大造用

王圻續通考曰是年行兩廣選強弩藥箭巧匠令軍器局督造發邊後令該省造弩弓千張并藥箭解部仍每年造毒藥三千斤解京尋停止

二十五年七月宣大總督翁萬達上火器諸制命兵部試驗發帑造之

萬達言臣嘗彷古火器之制造成三出連珠百出先鋒鐵棒雷飛母子火獸布地雷等砲屢經試驗比之佛郎機神機鎗等器輕便利用因奏請帑金二萬兩督造分給宣大三關并各邊地堡應用兵部試驗言三出連珠百出先鋒鐵棒雷飛俱便利可用則宜多造其火獸布地雷砲用之昏夜劫營則可用之行陣似非所宜似宜諒造報可十月山東巡按御史張鏵進十眼銅砲大彈可及七百步小彈可百步四眼鐵鎗彈可四百步皆足

以摧鋒陷陣詔工部如式製之

二十七年三月命工部製克敵弩

錦衣衛軍匠馮經獻所製硬弩一幷發二矢二幷發三矢詔下所司驗試比神臂爲遠賜名爲克敵弩命工部如式製發團營及每邊各千張令經赴軍門教演之

神宗萬歷二年三月令兵仗局添造火器

時薊鎮請火器工部言京庫廠局火器例不發邊獨薊鎮密邇京師破格量發數次令仍於盔甲廠動支見貯鐵佛郎機二千架鳥銃四百副夾靶鎗二千桿幷各隨用子銃鉛彈火藥藥線等項與之其兵仗局題欲添造合成造中樣銅佛郎機銃三千副大將軍十位二將軍七十九位三將軍二十位神砲六百六十九個神銃一千五百五十八把補造中樣銅佛郎機銃一千二百副小銅佛郎機銃五十副幷各隨用子銃鉛彈火藥等項定限三年造完詔可

八年四月薊鎮請添造新製器械許之

總兵戚繼光以全鎮盔甲戰車損壞欲行修理衝鋒器械便利欲行添造山海路車前營戰車器械欲行補造各請給價其衝鋒器械乃繼光新製其法似蒺角拒馬體輕便利每戰令南兵前行馬兵繼後製爲輕車每車一輛進則四人推運如飛上下山坂追奔敵馬利器齊發步兵由車空以出齊用長鎗筤筅以利追殺但北方風勁竹易乾折故製鐵筤筅以代之此三器係添造督臣梁夢龍代請給價許之

十九年八月命覈造火器

詔精造大將軍毒虎連珠等砲及雙頭單頭三眼等鎗其餘軍士不習及朽敝無用者皆改造從科臣張貞觀之言也至三十七年增造百子銃千門補京營之缺從兵部請也

二十六年三月嚴私煎私販硝黃之禁

凡各省置造火器召商販者必給有印信公文開明硝黃數目又必嚴禁出海商船但盤有硝黃即戮遺無赦

從天津撫臣萬世德奏也

五月文華殿中書趙士楨貢嚕密番銃式諸器

神器譜圖說一本西域嚕密番鳥銃一門水西洋番鳥銃二門銃把手二把製雷銃二門子銃十門迅雷銃一

座架銃斧一把

皇朝通考天命十一年奉 上諭弓矢矛刀行軍之要器三大貝勒以下入八分諸貝勒以上凡遇蒙古諸貝勒遣來之人毋得私與若與則必奏聞至外藩諸貝勒大臣以下小民以上遇蒙古諸國雖經歸順者亦不得私鬻與彼違者罪之

天聰七年奉 上諭元帥孔有德總兵耿仲明興師在即恐兵丁有私賣馬步器械者急爲修整卿等擕來紅衣礮及大小火礮即以付卿槍礮弓矢教演不得間斷

崇德二年奉 上諭水軍船艦須用遮牌

給發軍器 凡軍器金鼓以示進退之節海螺以定朝昏之散旗纛以一瞻視甲冑以衛身各器械以制敵各營兵之專習者爲弓箭爲鳥槍爲礮爲藤牌兼習者爲長槍爲大刀爲挑刀水師則有排槍鉤鐮槍標鎗火箭之屬水陸異用險易異宜習者期純熟教者期專一大礮以兵千名設十礮爲率郡邑城守船海沿邊及水師戰艦各貯礮于其所若兵少及非要隘營汛貯礮于督撫提鎮駐劄之地需用酌發仍以時演放如法

順治初年定軍器由兵部定式移文工部製造按名給發仍令該管官隨時稽察有損闕者修整補製如有盈餘器械留營以備增補微壞者悉行銷毀

五年奏准馬兵每名給甲一冑一櫜鞬一弓一箭四十腰刀一步兵每名給甲一冑一腰刀一其步兵之弓箭兵給弓一箭三十長槍兵給長槍一鳥鎗兵給鳥槍一直省兵均照此給發

是年定八旗兵需用甲冑軍器移交工部製給或給銀令其自製直省兵丁鎧仗動支本地錢糧造給報部覈銷其守護 陵寢兵丁及八旗新滿洲寧古塔新滿洲人等應給軍器該管大員奏准咨部弓箭由兵部給發甲冑

等項由兵部轉行工部造給

康熙六年奏准八旗世爵暨文武官各備甲一冑一弓二櫜鞬一腰刀一其箭數視品秩之大小公五百五十侯五百伯四百五十子四百男三百五十輕車都尉二百五十騎都尉二百雲騎尉百五十武官一品至五品視子男至雲騎尉六品以下均一百文官一二品視子男三品京堂視武職二品四品京堂科道郎中視武職三品員外郎視武職四品營兵護軍前鋒領催各七十驍騎各五十世爵中官大于爵者照官職箭數爵大于官者照世爵箭數直省督撫提鎮及副將以下官應備弓矢甲冑各按品級定數與八旗武職同

三十年設八旗火器營每佐領下設鳥槍前鋒一名鳥槍護軍三名鳥槍驍騎校四名每名各給鳥槍一滿洲八旗每旗各設子母礮五位其餘大小銅鐵礮位均貯漢軍八旗礮局內

又定八旗護軍營驍騎營每佐領下護軍二名各給長槍一驍騎二名合給長槍一護軍營八旗每旗各設海螺三十六前鋒營左右翼各設海螺八火器營八旗每旗各設隨礮海螺五八旗鳥槍護軍鳥槍驍騎每旗各設海螺十四驍騎營每佐領下各設海螺一每參領下各設海螺二漢軍鳥槍營每旗設鼓一金五礮營每旗設鼓一金五藤牌營每旗設海螺五每旗設藤牌兵一百名每名給藤牌一刷刀一每旗設挑刀兵五十名每名各給挑刀一漢軍八旗每佐領下各設鹿角一架連枷棍四副每鹿角一架設棉甲兵四名每名給連枷棍一副直省標營金鼓海螺鹿角藤牌挑刀等項視營之大小兵之多寡隨地酌設

是年荆州將軍奏湖廣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標有火器而滿洲兵無火器應于四千兵內每旗派一百名習鳥槍其所用八百桿鳥槍于荆州庫內取用火藥槍子亦于武昌荆州庫內支用奉 旨八百鳥槍手仍令將軍副都統管轄兩翼各協領一員每旗佐領一員防禦一員分管又江南將軍奏請添設火器奉 旨卽于四千馬兵內每旗挑百名教習鳥槍將軍等于駐防官內酌派章京管理

雍正五年奉 上諭各處營伍所用器械向來原無一定之例是以武弁到任往往以己所好尚及素所熟習者操演所屬兵丁間或學習未久而接任官又別有意見將從前所習者更改調換是兵丁之技藝每視該上司之

去留以為轉移非訓練專精之道也凡事久則熟熟則生巧宜令各省將軍督撫提鎮因地制宜酌定規制永遠遵奉除騎射最為緊要天下通行學習外其餘各種學習悉著該上司會同通省官弁細心斟酌應用何軍器詳悉定議奏聞令各營永遠遵行接任官不得擅自更改倘將來有應變通之處具題請旨如此則兵丁各精其業且使一省之中彼此畫一將來或有調遣會集之處正可相資為用于營伍大有裨益

是年覆准官兵遇陞遷事故其本人舊有軍器係官銀置備者留給頂補之人若自備者除官員軍器聽其自便外兵丁軍器該管官視其器械之利鈍酌量定價給新補之兵即將新補兵應領錢糧扣給原主

又議准官兵所用軍器內鳥槍一項能衝鋭折堅最為便利如腹內省分地勢平坦利用弓矢至沿海沿邊省分利用鳥槍應將腹內省分每兵千名設鳥槍三百桿沿海沿邊省分每兵千名設鳥槍四百桿

又議准山東省各營軍器如弓箭鳥槍礮藤牌長槍大刀均係通設之械每兵百名分作十分弓箭三分鳥槍五分藤牌一分長槍一分此外別設礮手專演發礮不得擅為更換

又議准河南省各營軍器駐防八旗設馬步弓箭兵鳥槍兵子母礮兵長槍兵督標左右兩營設馬步弓箭兵鳥槍兵礮兵藤牌兵大刀兵河北鎮標九營各設馬步弓箭兵鳥槍兵礮兵護礮片刀兵南陽鎮七營各設馬步弓箭兵鳥槍兵礮兵護礮片刀兵藤牌兵各營軍器雖不同而緊要通行者已無不備仍令永遠演習不得更換

六年議准直隸省各營軍器有弓箭鳥槍礮及三眼槍藤牌長槍大刀之屬均隨時演習但地勢之險夷不同兵器之利用各別除騎射鳥槍礮永遠畫一操練外至藤牌于宣化鎮平陽之地最利應以該鎮向設之三眼槍長槍大刀改換藤牌兵紫荆關鳥槍甚少應以該鎮向設之大刀改換鳥槍兵

又議准山西省各營地屬沿邊每兵百名分作十分弓箭六分鳥槍四分別設礮兵專演大礮惟殺虎協舊有藤牌兵三百名仍令演習其餘長槍劚刀之屬悉令改為弓箭鳥槍兵

又議准江南江西省水師各營軍器除弓箭鳥槍礮外如藤牌大刀鉤鐮槍過船槍鉞斧標鐵彈均為水師營利用之器毋庸議改其陸路各營有設三眼銃長槍而無藤牌者按三眼銃不能致遠長槍遇險狹之地不能旋轉任意應

將三眼銃改爲鳥槍長槍改爲藤牌兵

又議准福建省陸路各營每兵千名分作二十隊弓箭馬兵四隊弓箭步兵二隊鳥槍兵十隊礮兵一隊藤牌兵一隊長槍兵一隊大刀兵一隊各營兵數多寡不齊照此遞爲增減水師戰船大趕繒船設兵八十名設排槍四十二桿中趕繒船設兵六十名設排槍三十桿小趕繒船設兵五十名設排槍二十五桿大艍船設兵三十五名設排槍十六桿中艍船設兵三十名設排槍十六桿小艍船設兵二十名設排槍十桿仍各備火藥彈子火罐火箭之屬

又議准浙江省各營每兵千名分作二十隊弓箭兵三百名爲六隊鳥槍兵四百名爲八隊藤牌兵一百名爲二隊片刀兵一百名爲二隊長槍兵五十名爲一隊礮兵五十名爲一隊

七年議准陝西四川省各營除弓箭鳥槍礮遵行演習外其弓箭馬兵兼習槍棒守兵兼習鍘刀又令提標守兵二百名專習藤牌

又議准廣東省各營每兵百名設弓箭兵二十名各佩腰刀兼習雙刀鳥槍兵長槍兵其五十名各佩腰刀藤牌兵十名兼習牌刀挑刀兵十名礮兵十名

又議准雲南貴州廣西三省各營每兵千名設弓箭兵二百名鳥槍兵六百名藤牌兵一百名以礮兵百名兼習牌刀其不足千名營分亦照此數遞減分派

十年議准福建省水路則海面遼闊陸路則林深箐密鳥槍一項最爲利用于定例每兵千名設鳥槍四百桿外再增鳥槍百桿

十一年議准八旗官兵盔甲弓矢櫜鞬等項多不齊備每遇點驗私相挪借且初授之官新選之兵亦有不及設立者應令各佐領覈明殘缺軍器或係全無或闕少若干逐細報明補造借給俸餉以爲價值工部照依定價按式成造分給該管大臣每年于霜降後點驗一次仍令各佐領稽察倘年久應修亦照此例造給

乾隆五年議准雲南貴州二省地多山箐又陰雨不常弓箭一遇潮溼之時險阨之地不能應手施展惟弩弓以木爲質其力最勁令弓箭手各兼習弩弓

十五年議准湖廣武昌鎮水師二營地界川江水操弓箭技有難施惟鳥槍極爲便利照沿海沿邊省分每兵千名設鳥槍四百桿

簡覈軍器　凡京營軍器三年一次由八旗奏請　特命王公大臣驗閱駐防八旗軍器各將軍都統副都統于到任後率所屬簡稽軍營鎧仗同城限二月外屬限三月竣事遊牧處官兵軍器由部奏請　特命大臣驗閱各察其盈絀利鈍具疏以　聞直省各標營軍器以都司守備爲專管官副將參將遊擊爲兼管官遇有動用修補估價詳報給公項治備歲終彙送布政使覈銷督撫提鎮歲委官察驗取具冊結歲終彙疏保題以冊達部稽覈虧闕者論如法

順治四年　諭兵部兵丁甲冑及一應器械爾部于每歲春秋二季各簡閱一次

五年奏准每年秋季奏請點驗八旗護軍營驍騎營器械春季奏請點驗前鋒營步軍營器械令該管官互相稽察又定點驗軍器若盔甲弓箭等項全無者官革職兵鞭一百革退軍器闕少及箭上無字並書他人姓名者官罰俸一年兵鞭五十軍器朽壞者官罰俸兩月兵鞭二十如所屬官兵盔甲弓箭等項全無及軍器缺少或朽壞者一名至五名該管都統等罰俸三月參領等罰俸六月六名至十名都統等罰俸六月參領等罰俸九月十名以上者都統等罰俸九月參領等罰俸一十二十名以上者都統等罰俸一年參領等降一級留任三十名以上者都統等罰俸二年參領等降一級罰俸一年至佐領驍騎校等所管兵數無多有軍器缺少朽壞一名至三名者罰俸六月四名至六名罰俸一年七名至十名降一級留任內府及王公府屬佐領管領下有十名以上者降一級罰俸一年二十名以上降二級留任

十六年覆准綠旗營官兵軍器按季點驗違者扣餉治罪各該督撫時加簡閱自十七年秋季爲始兵部奏請差大臣分往各地閱視永爲定例三年一舉行

雍正元年奏准游牧八旗察哈爾官兵軍器由部越一歲疏列滿洲蒙古都統統領副都統職名恭請　欽點一人前往稽閱

又奏准官兵以軍器質當者官革職兵鞭一百革退軍器追繳還官失察之該管官罰俸一年

二年奉　上諭八旗軍器年久殘缺不全兵丁無力修整著賞給庫帑各旗覈明數目照舊設立三年點驗之時暫行封貯俟各旗驗畢始令發回以杜挪借

六年奏准官兵私賣軍器者革退交刑部治罪失察之該管官罰俸一年

十年議准直省各營軍裝器械屬督撫所轄者督撫委官盤察提督所轄者提督委官盤察皆取本營並無缺少及委官並無揑飾印甘結存案各于年終保題至于各鎮有督提統轄者由該鎮委官盤察取印甘結並加具保結送督撫察覈于年終保題若無督提統轄各該鎮委官盤查取結亦于年終保題其保題時各將所屬軍裝器械數目分晰標營造冊並保結送部察核如保題後仍有闕少將從前盤察官罰俸六月督撫提鎮罰俸三月

又議准各營軍裝器械以都守為專管官副參遊為兼管官若無故缺少經督撫提鎮題參將專管官罰俸一年兼管官罰俸六月照數分賠係兼管官察出揭報者免議止令專管官獨賠皆限六月賠完如逾限不完將專管官住俸兼管官停陞俟賠完日開復若係兵丁缺少經該管官察出揭報追補足額者免議至于新舊各官接任將軍裝器械限一月交代如無缺少新官造冊出結詳報督撫提鎮年終報部若交代時舊官推卸不交新官勒索不受皆照交代遲延例分別議處

又議准督撫提鎮將營中盔甲弓箭烏槍藤牌刀槍旗幟鍋帳鉛藥鍬棍等項按照題定額數製備一有損缺該管官即詳報隨時修整准其動用公費務期齊全足用如有盈餘擇其堪用者存營以備增補其朽敝者酌量銷毀以免竊賣之弊

十一年議准營中一應軍器遇有缺損不按時修整及修整而收貯不謹以致朽爛或將預備鐵木等項堆貯潮溼地方以致鏽蝕者將該管官罰俸六月仍令照數賠補

又議准失火燒毀官兵盔甲器械等物者該管官罰俸六月若因公他出者免議

又議准營汛兵丁所帶腰刀該管官不時察驗遇有損壞即時修整如損壞不堪使用及有白鐵無鋼者將兵責革該

管官罰俸一年

乾隆元年議准修補一應軍裝器械該管官估定價值呈報該提鎮察無浮冒准其動公修補完日委官察驗出結申報提鎮該提鎮陸續移會布政使司并詳督撫存案

是年議准民間不許私製鳥槍其鄉村險僻之處防盜防虎鳥槍在所必需各省督撫確察州縣內有實在應用地方照兵丁鳥槍式樣製造書鑿姓名具呈地方官編號注册備案如非應用地方有私藏或私造售賣者均責四十板鳥槍入官失察之該管官罰俸一年

四年題准各省將軍都統副都統于到任時將所屬同城親標旗營一應軍裝器械限兩月委官盤驗其外屬各營軍裝器械限三月委官盤驗各保題一次仍取具該管官並無虧少印結及委員並無揑飾印結存案于年終保題仍將所屬各營軍器數目造册送部察覈

十四年議准營兵號衣之外別有襍差衣帽向係坐扣餉銀官辦尺寸有定各兵身材不齊長短不能合式且偏覔縫人費用頗多其中不肖官弁隊長不免扣尅染指嗣後不必官辦令兵自行製備免其坐扣餉銀該上司不時察驗務使潔淨整齊不至闕乏

十五年奉　上諭八旗官兵器械缺少者均咨部官爲造給器械內弓箭尤爲緊要惟賴不時整理善爲收貯從前兵部八旗都統會議訓飭八旗官兵將器械善爲收貯曾經奏准施行今都統等或因日久廢弛不以爲事亦未可定著再行傳諭務遵原諭留心訓飭稽察

十六年覆准鳥槍爲緊要軍器倘有年久不堪適用者令該堂官驗看確實准其重造其舊槍鎔化之鐵加謹收貯以備增造各項軍裝之用

十八年奉　上諭八旗軍器例應每年特簡王公大臣點驗但一歲點驗殊覺煩擾嗣後著三年一次點驗既寬點驗之限臨時務宜實心察覈不得草率了事若朕親閱時軍器仍有虧缺損壞者必將點驗之王公大臣治罪至點驗之年將八旗前鋒營護軍營驍騎營內府護軍官兵軍器仍照例點驗外其內府佐領下驍騎又王公府屬兵

丁軍器皆停其點驗

四十一年　諭各該處軍器嗣後遇應行點驗之期俱著交兵部一體奏派王大臣點驗毋庸自行奏請再旗員內如護軍校筆帖式等微末員弁所有軍器可毋庸點驗以示體恤其應如何酌定章程之處著兵部另議具奏尋議行八旗各營軍器遇應行點驗之年自應彙齊查驗以整武備而肅軍容向來領侍衛等處相沿舊例俱不由兵部一體奏派辦理原未畫一今欽遵　諭旨嗣後俱令造冊咨送兵部一體辦理外至旗員內護軍校筆帖式等官一切軍器向係隨同查驗今酌議武職六品以下與護軍校筆帖式品級相同所有各該員一切軍器均一概免其點驗以歸畫一

四十二年奏准嗣後每年八旗漢軍演放大小礮位酌定千觔以上礮靶作為三百步五百觔以上礮靶作為二百步四百觔重等礮靶作為一百步其千觔以上礮位演放十五礮中十礮以上五百觔以上礮位演放十五礮中十二礮以上四百觔重等礮位演放十五礮中十三礮以上俱為合式如較定數少中者將管礮官照例議處

四十五年奏定演放五百觔及千觔礮位較四百觔礮位立靶稍遠車上演放勢必搖動難以得准嗣後換用土臺演放較礮車實為穩妥其四百觔重等礮仍照舊例

四十六年奏准箭枝撒袋腰刀均係緊要器械向由外僱匠役承造難免生疏嗣後八旗及各省駐防凡遇有行取箭枝撒袋腰刀等項請交造辦處武備院製造以期妥協

四十八年奏准正陽等內外十六門存貯礮位隨同八旗演放分作四門一次以東直門廣渠門西直門廣寧門為一次朝陽門左安門阜城門右安門為一次崇文門永定門德勝門西便門為一次安定門東便門正陽門宣武門為一次每屆三年每門出演十位共計四十位並將神機神樞等礮每次撥出二十位隨同四門出演之礮一併試演由步軍統領將門千總漢軍副尉協尉礮手領催步軍並巡捕營將備馬兵酌派前往如法演習以資習練

軍器制度　王命旗牌　旗牌之制旗色以藍縉為之方廣二尺六寸兩面銷金書清漢令字各一令字上各鈐以兵部印旗杆一長如旗木頂垂以朱髦牌以椴木製形圓高一尺二寸闊七寸五分厚一寸朱髹上刻荷葉形緣

髹牌兩面鐫清漢令字各一飾以金懸于槍上槍以榆木為之長八尺圍一寸鐵頂槍目髹以黃繒龍垂朱氂牌遞
及槍杆均鐫清漢令字第幾號填以金

順治二年　頒給督撫等官王命旗牌總督及掛印總兵官十副提督八副巡撫六副總兵副將五副參將遊
擊三副尋又改定經略十二副總督掛印總兵官各十副巡撫提督八副總兵官五副
又定令旗令牌不加謹收貯以致損朽者罰俸六月其因水火盜賊損失者免議
康熙七年奏准巡撫不令轄兵停給旗牌
九年奏准甘肅巡撫照舊轄兵仍給旗牌
十二年奏准直省巡撫均令轄兵照例仍給旗牌
雍正三年奉　上諭各省督撫提鎮舊例均頒發王命旗牌所以重節鎮之權崇天室之威也但傳守既久或
遇地方卑溼蚺蛀漆剝或因閱歲滋多形制毀敝而督撫提鎮等以旗牌損壞例當參處不敢修整甚有豫防損壞
將所頒旗牌收貯照樣別造者尤為不可嗣後各督撫提鎮所頒王命旗牌加謹收貯勿致損傷亦不得別造其有
地方卑溼閱歲滋多不免蚺蛀漆剝形制毀敝者從寬免其處分聽其一面照式准修一面咨部備案
乾隆十四年奏准更換旗牌鈐印令已遵　旨改用新鑄清篆印而直省存貯旗牌尚繫兵部舊印應將旗而移
送兵部換鈐新印由部行知各督撫提鎮委官赴部請領以昭信守至舊領旗面竣頒到日送部繳銷

令箭　令箭之制旗面式樣大將軍將軍督撫提鎮均用三角旗駐防將軍都統副都統均用方旗咸以
雲緞為之三角旗高一尺八寸斜長三尺下闊二尺四寸大將軍將軍用本旗之色督撫提鎮用黃色方旗高一
尺五寸五分闊九寸五分均銷金清漢令字及清漢官銜箭鏃以鐵為之二面鋄銀清漢令字下鋄銀清漢十二
辰字移送兵部配製筲羽鈐印頒發
康熙三十三年奏准步軍統領增給令箭十二枝旗面金書提督九門步軍巡捕營統領清漢字樣由部製造頒
發

乾隆十四年奏准步軍統領舊設令箭年久損壞應行更換再巡捕營三字業經遵旨繙清所有該衙門印信已照新定字樣改鑄前項令箭應更造給發至各省督撫提鎮駐防將軍令箭一幷改製給發以下畫一

盔甲　盔制以鐵二片製如帽形上銳下平合而成之曰盔高五寸圍圓一尺九寸合縫處壓以鐵梁曰盔梁盔前安鐵一片曰遮眉闊寸餘圍長九寸上覆鐵檐一形如蓋曰舞擎闊六分長四寸三分其下曰護額爲覆椀於盔上其上仰者爲盔椀徑一寸六分高一寸二分圍圓五寸安管一長二寸圍圓一寸以插盔槍槍長三寸六分上爲盤以垂髦上安頂頂各有品制垂於項後者曰護項垂於左右者曰護耳其下曰護頸其表官用錦緞兵用布傅以鐵葉護項用鐵葉九護耳二用鐵葉各六護頸同其采飾制各有差

凡親王郡王胄項鏤金火燄銜寶石金立龍二承之垂纛貂纓十有八梁左右鏤金梵文三重上重八次七次二十飾皆鏤龍銜寶石護項護耳護頸均石青鎖子錦表月白綺裏青綺緣外布金釘貝勒貝子固倫額駙頂銜素金垂纛貂纓十有四入八分公植密鼠尾垂貂尾纓十有二不鏤梵文領侍衛內大臣都統統領直省總督提督巡撫均頂植雕翎二垂貂尾纓十有二鋄飾龍及花文護項護耳護頸均石青綺表藍布裏繡蟒五中敷鐵外布銀釘內大臣和碩額駙郡主額駙內大臣裏行之公侯伯散秩大臣均頂植密鼠尾垂紅纓隨旗行之公侯伯子男文武一品文二品副都統宗室將軍縣主額駙直省總兵均頂植纛獺尾垂紅纓文三品至五品驍騎參領郡君額駙以下直省副將均頂植獺尾垂紅纓侍衛鑾儀衛官均頂植豹尾垂紅纓前鋒護軍參領侍衛均頂植獺尾垂黑纓文六品至九品直省參將以下均頂植獺尾垂紅纓不加鋄繡王府官均頂植猞猁猻尾長史垂黑纓護衛典儀垂紅纓前鋒校護軍校均鐵頂紅纓護項護耳護頸均以素綺繡蓮花外布黃銅釘前鋒護軍綠旗營軍士皆如之護項以下用靑布不繡驍騎校驍騎均鐵頂黑纓護項以下各如旗色校以綺兵以布均繡蓮花

甲制上衣下裳左右護肩左右袖左右護腋裳閒有遮襠左襠裳亦分左右甲衣長二尺二寸幅四下廣一尺一寸護肩二各長一尺一寸廣一尺三寸袖二各長一尺二寸上圍一尺二寸下圍九寸護腋二各長一尺上

廣九寸凹其中以承腋其末銳遮襠一方八寸左襠一方六寸甲裳長二尺六寸幅二每幅上廣一尺二寸下廣一尺五寸其表官用錦緞兵用布甲衣用鐵葉一百三十六每葉長二寸五分廣二寸甲裳用鐵葉一百十六護肩甲袖護腋遮襠左襠均用小鐵葉長一寸六分廣一寸四分步兵甲衣長二尺甲裳長二尺六寸間有無裳者餘制並同其敷棉者曰緜甲施鐵葉於外者曰明甲其采飾制各有差

凡親王以下至入八分公甲用石青鎖子錦表月白綢裏青縚緣裳幅護肩皆露鐵鍱飾珊瑚綠松青金石鋄金雲龍中敷鐵外布金釘前懸護心鏡勒以絲親王郡王金黃色貝勒以下石青色固倫額駙同領侍衛內大臣都統統領內大臣散秩大臣公侯伯子男宗室將軍縣主額駙以上文武一品文二品副都統直省總兵均石青綺表藍布裏青縚緣通繡蟒十護肩露鐵鍱文三品以下驍騎參領郡君額駙以下直省副將均通繡蟒六侍衛鑾儀衛官前鋒護軍參領侍衛王府長史護衛典儀均通繡蟒四裳幅露鐵鍱皆鋄金雲龍中敷鐵外布銀釘前鋒校護軍校素綺表繡蓮花無袖裳幅露鐵鍱外布黃銅釘前鋒護軍緣旗營軍士均青布表加緣月白裏不加繡餘與校同驍騎校驍騎表各從旗色校以綺兵以布均繡蓮花

順治十七年奉 上諭領侍衛內大臣都統盔頂仍令上插鵰翎下垂貂尾餘皆去鵰翎貂尾定議具奏尋議准親王郡王盔三角起花金頂嵌綠松石珊瑚寶石者聽不得擅用東珠下垂纛貂二十四條為髦貝勒貝子盔起花金頂髦同入八分公盔插窖鼠尾領侍衛內大臣都統盔插鵰翎二作燕翦形垂貂尾十二條為髦和碩額駙郡主額駙散秩大臣等盔插窖鼠尾垂朱髦統領副都統等盔插纛獺尾垂朱髦上三旗侍衛鑾儀衛官盔插貂尾下五旗王府官盔插猞猁猻尾王府長史垂黑髦餘垂朱髦前鋒護軍參領副參領等盔插獺尾垂黑髦驍騎參領以下官盔插獺尾垂朱髦親軍校前鋒校護軍校前鋒護軍盔鐵頂垂朱髦領催驍騎垂黑髦其鐵頂各旗異制以示別

康熙五年奏准八旗前鋒校護軍校甲以白緞為表前鋒護軍繡甲以藍布為表侍衛護衛前鋒護軍均用明甲八旗驍騎甲以繡布為表各如其旗之色

又定直省督撫提鎮盔插鵰翎垂貂尾副參以下盔插薰獺尾垂朱髦馬步兵盔槍鐵頂朱髦甲之式與八旗同

雍正十一年奏准官員盔甲區爲三等一二品官爲一等盔之護頂護耳護頸甲衣前後甲裳左右護肩護腋遮襠左襠共繡團蟒十有五三品至五品官爲二等繡團蟒十有一護腋及遮襠左襠不繡六品至八品官爲三等甲衣甲裳護肩繡團蟒六餘皆不繡

乾隆二十一年　欽定棉冑之制以革髹漆頂植護頂護耳護頸均敷棉護軍校前鋒護軍垂紅纓護頂以下石青色驍騎校驍騎鹿角兵礮手垂黑纓護頂以下各從旗色甲亦敷棉護軍校驍騎校前鋒護軍均全身驍騎無左右袖鹿角兵礮手無裳及左右袖左襠色如冑制官用綺表綢裏外布黃銅釘鍍金兵用綢表布裏外布白銅釘鍍銀

二十三年奏定兩翼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盔頂均插鵰翎二垂貂尾

又定親王郡王盔頂垂薰貂纓均十有八貝勒貝子均十有四固倫額駙縣主額駙郡君額駙縣君額駙鄉君額駙子男甲冑各視其品

又定親王郡王甲縧用金黃色貝勒以下用石青色

欽定工部則例造盔甲式（乾隆二十一年定）

馬兵繡蟒鐵盔

步兵繡蟒鐵盔

步兵刻絲補鐵盔

馬兵刻絲補鐵盔

銅虎頭盔

鐵虎頭盔

鐵梁棉盔

棉盔

鐵椀盔

有盔尾護耳鐵椀盔

有盔檐絮羊毛鐵椀盔

皮高盔

皮椀盔

盔襯

馬兵有裙袖繡花蟒鐵甲

步兵有裙袖繡花蟒鐵甲
有裙無袖繡花蟒鐵甲
有袖無裙繡花蟒鐵甲
無裙袖繡花蟒鐵甲
馬兵繡團蟒鐵甲
步兵繡團蟒鐵甲
馬兵繡團飛虎鐵甲
步兵繡團飛虎鐵甲
馬兵刻絲補鐵甲
步兵刻絲補鐵甲
步兵有裙袖錠勇字素布鐵甲
步兵有裙無袖錠勇字素布鐵甲
步兵無裙袖錠勇字素布鐵甲
有裙袖鐵釘棉甲
有裙無袖鐵釘棉甲
有袖無裙鐵釘棉甲
無裙袖鐵釘棉甲
無裙袖鑲邊實行鐵梁棉甲
鐵梁實納棉甲
錠銅護心鏡銅釘棉甲
錠鐵護心鏡實行棉甲
綴團蟒刻絲補銅釘銅鏡棉甲
繡花蟒鐵釘棉甲
繡團蟒棉甲
繡飛虎銅釘實行棉甲
繡團飛虎藤牌甲
綴刻絲補鐵釘棉甲
刻絲補棉甲
有戰腰套褲鐵釘棉甲
安布胸牌錠護心鏡鐵梁棉甲
錠擺錫鐵釘錫泡勇字棉甲
錠勇字絮紙布甲
前胸安鐵葉絮紙布甲
錠銅釘布軟甲
鑲邊錠鐵護心鏡鐵釘棉甲褂
錠擺錫鐵釘鐵梁棉甲褂
襯甲
戰裙
收拾盔甲皮包
夾號褂

單號褂　夾號袍

單號袍　夾號衣

夾布袞衣　夾布虎衣

單布虎衣　鷹膀褂

弓箭　弓制胎用楡木或樞木南方削巨竹爲之取材視竹木之理平正端直無事矯揉者則張而不跛胎長三尺七寸面傅牛角背施筋膠外飾樺皮胎一而角兩角之接用鹿角一塊圍以筋膠加煖木皮于外曰弓靶兩弰以桑木爲之各長六寸三分鑲以牛角刻鍥其末以受弦彄弰與胎䦧筍處光削其面以鹿角爲方釘于角端曰墊弦弦有二一纏絲弦教射用之蠶絲二十餘莖爲骨外用絲線橫纏以束之纏分三節隔七寸許空一二分不纏則不張弓時可摺疊而收之一皮弦剪鹿皮爲之用于戰陣弓力彊弱視胎面厚薄筋膠輕重一力至三力用筋八兩膠五兩四力至六力用筋十四兩膠七兩七力至九力用筋十八兩膠九兩十力至十二力用筋一斤十兩膠十兩十三力至十五力用筋二斤膠十二兩十六力至十八力用筋二斤六兩膠十四兩

箭制笴以楊木柳木樺木爲質取圓直之桿削成之削用數寸之木刻槽一道曰箭端笴必範于端以均傅其首尾刻銜口以駕弦曰括其端受鏃冶鐵爲之曰透甲錐曰柳葉曰梅針皆戰箭曰鑿子頭曰鈚子曰菠菜曰蔆菜曰艾葉曰月牙曰兔叉曰狼舌曰燕尾曰雞心皆田獵箭施于教閱者曰骲箭以寸木空中鏤竅發則受風而鳴又謂之響箭鏃加骨角小哨者曰鳴鏑剪雕鶚翎三膠粘箭括之上曰箭羽羽間親王至長子書爵貝勒以下至官兵均書銜名

順治二年奏准秋季于昌平密雲採弓胎弓弰萬副需用樺皮于寍古塔採取令司弓一人率每旗弓匠長各一名弓匠各二名前往驗採

又定兵部設箭匠十名以造官箭八旗每佐領下各設弓匠二名製造官弓

武元六年奏准官弓交八旗司弓製造採取弓胎于八旗內選諳練司弓一人每旗委弓匠長一名弓匠十名二[illegible]

馬領四十日行糧每年採一胎弓硝五千二百副武備院選二千副每旗四百副以備製造仍令鄰近驛站支車運送至京其採取弓胎如不敷用具奏增採盔古塔將軍隔一年選委官兵採樺皮七萬二千二百張以備用

十九年奏准造箭務箭心堅長手鑽安釘如有草率匠役治罪

又議准匠役造弓箭擅改式樣售賣者鞭五十所造入官

雍正五年奏准箭價等次每箭以五枝爲率首一二三等靑鶴翎箭次一二三等蟬鷲翎箭次一二三等鸛鵚翎箭次一二三等鸛翎箭次一二三等鴇翎箭次一二三等芝麻鵰戰箭次一二三等雁翎箭

欽定工部則例造弓箭式乾隆二十一年定

五六七力角弓 每張使竹胎一片如用木胎者准其改用牛角面一副弝木一塊如用鹿角者准其改用梢木一對牛角梢嘴二箇如用羊角者准其改用鹿角墊二箇牛筋一斤每斤折淨八兩魚膠六兩樺皮一副如鑲桃皮者准給桃皮煖皮一塊鹿皮二塊桐油一兩絲弦一條重一兩皮弦一條如式製造其弓力重者以次增加牛筋魚膠絲弦各有差

八九十力角弓

十一十二力角弓

十三十四力角弓

十五十六力角弓

十七十八力角弓

馬步等箭 每枝用新箭桿木一根翎花三披桃皮一塊魚膠一錢牛筋四分如用生綵者准其改用桐油三分銀硃二分水膠五分箭頭一個如式造

旗纛　旗纛之制八旗各以其色爲辨正黃正白正紅正藍四旗均方幅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四旗均左幅稍銳都統纛各長五尺七寸廣五尺繪龍竿長一丈二尺鐵頂朱髦惟正紅旗用黑髦佐領纛長四尺二寸廣五尺不繪綵竿長一丈二尺黑髦領催小旗長一尺五寸廣一尺八寸竿長五尺八旗同式而於鐵頂各異其製以示別護軍營纛各如本旗之色裁幅爲三角邊作火燄形直長五尺五寸斜長七尺三寸繪龍竿長一丈二尺鐵頂朱髦正紅旗用黑髦護軍校小旗三角直長一尺二寸斜長二尺三寸竿長五尺五寸八旗同式而於鐵頂異其製以示別前鋒營纛方幅長二尺三寸廣一尺八寸繪飛虎竿長六尺頂飾豹尾朱髦火器營旗纛護軍驍騎各如其本營之式加白號帶以別之健銳營旗纛左翼鑲黃右翼正黃均正幅加號帶直省標營大纛皆綵色裁幅爲三角直長五尺八寸斜長一丈邊作火燄形或繪雲蟒或繪飛熊隨地異製無定式鐵頂朱髦什長旗三角直長二尺三寸有奇斜長三尺八

寸邊作火燄形鐵頂朱髦督撫提鎮大帥旗以黃布爲之方幅廣一丈八寸長一丈四尺兩面大書帥字加號帶長一丈五尺廣一尺竿長一丈六尺刻木葫蘆爲頂其先鋒旗督陣旗門旗令旗稟事旗均隨營異製

乾隆十七年奏准旗纛係兵所瞻視舊制各省駐防將軍都統副都統補授時卽照其人本旗之旗色由工部造給如改授卽更換不惟繁冗且於瞻視無準嗣後各省駐防分定旗色　盛京江寧西安綏遠城將軍熱河京口副都統皆用鑲黃旗色吉林杭州福州寧夏將軍歸化城右翼都統山海關青州副都統皆用正黃旗色黑龍江荆州成都廣州將軍歸化城左翼都統涼州副都統皆用正白旗色其各將軍都統兼轄之副都統各視將軍都統旗色二十二年定伊犁將軍用鑲黃旗色二十六年定察哈爾都統用鑲黃旗色察哈爾副都統右翼用正黃旗色左翼用正白旗色

欽定工部則例造旗纛式 乾隆二十一年定

鑲火燄邊貼金雲蟒緞什長旗
鑲火燄邊彩畫雲蟒緞什長旗
鑲火燄邊貼金飛熊緞什長旗
鑲邊貼金太極圖緞什長旗
鑲火燄邊貼金字火攻緞什長旗
週圍鑲邊撥沙皮金雲蟒緞什長旗
貼金飛虎牛肚式小緞旗
彩畫飛虎牛肚式小緞旗
貼金飛虎方式小緞旗
彩畫飛虎方式小緞旗
彩畫飛虎五色緞先鋒旗

鑲火燄邊貼金雲蟒緞纛
鑲火燄邊彩畫雲蟒緞纛
鑲火燄邊貼金飛熊緞纛
鑲邊貼金太極圖緞纛
鑲火燄邊貼金字火攻緞纛
週圍鑲邊撥沙皮金雲蟒緞纛
貼金飛虎牛肚式緞纛
彩畫飛虎牛肚式緞纛
貼金飛虎方式緞纛
彩畫飛虎方式緞纛
貼金飛虎五色緞先鋒旗
撥沙皮金飛虎五色緞先鋒旗

貼金字緞衝鋒旗　貼金字尖式緞督陣旗

貼金字長方式緞督陣旗　撥沙皮金字尖式緞督陣旗

撥沙皮金字圭式緞督陣旗　長式鑲火燄邊緞帥旗

尖式緞門旗　長方式緞門旗

鑲火燄邊尖式緞令旗　不鑲邊尖式緞令旗

方式緞招旗　長方式緞稟事旗

遊兵塘馬彩畫緞旗　素鑲邊彩畫行蟒紬纛

素鑲邊彩畫行蟒紬什長旗　方式鑲圓月心紬纛

方式鑲圓月心紬什長旗　彩畫貼金飛虎五色紬先鋒旗

貼金字方式紬督陣旗　五行正氣紬旗

彩畫五宿方式大紬旗　彩畫五宿方式小紬旗

圭式紬哈巴什旗　帥字紬旗

方式鑲太極圖紬旗　尖式五色紬宣令旗

方式五色紬號令旗　長方式紬宣令旗

方式五色紬鑲宣令旗　長方式禁止喧譁紬令旗

火燄邊圭式紬令旗　方式演陣令字大紬旗

方式更陣令字紬旗　方式監陣令字紬旗

方式紬稟令旗　鑲火燄邊圭式紬稟報旗

尖式紬招旗　長方式紬標旗

紬得勝旗　長方式紬開門旗

尖式鑲圓月心火燄邊大紬旗　方式鑲圓月心大紬旗
方式水操紬令旗　鑲火燄邊彩畫雲蟒布纛
鑲火燄邊彩畫雲蟒布什長旗　彩畫夏布大旗
大帥旗　將臺帥旗
子營帥旗　布營頭旗
布得勝旗　布順風旗
布大花旗　布小花旗
布標旗　布四方高照旗
布斗方旗　布小塘旗
布塘汛巡旗　櫓船揚纛
繒艍船橫纛　繒艍船蜈蚣旗
繒艍船火攻旗　繒艍船衝風旗
繒艍船禡祖旗　槳船揚纛
艔槳船橫纛　艔槳船蜈蚣旗
艔槳船禡祖旗　沙船尖角大旗
沙船蜈蚣旗　沙船衝風旗
沙船梢斗旗　快船尖角大旗
快船蜈蚣旗　快船衝風旗
中巡船旗　小巡船旗
桅旗

兵仗

欽定工部則例造兵仗式乾隆二十一年定

春秋刀

撲刀

挑刀

腰刀

斬馬刀

滚被雙刀

牌刀

長刃大刀

寬刃大刀

雙手帶刀

背刀

長片刀

寬刀劘刀

虎牙刀

窩刀

鴛鴦刀

船尾刀

割刀

線風刀

長槍

長矛

火燄槍

蛇鐮槍

雁翎槍

梨花槍

鉤鐮槍

雙鉤鐮槍

十字鐮槍

噴筒火鐮槍

虎牙槍

攢竹手槍

木桿手槍

虎槍

釘槍

竹桿槍

方天戟

雙鐧

雙鎚

馬叉

鳳翅钂　五齒鐵钂

月牙快杷　通天杷

長柄斧　雙斧

雙鉞斧　三鬚鉤

鐵挽　梨頭標

鐵斗標　單連環棍

雙連環棍　齊眉棍

虎頭棍　藤牌

挨牌　燕尾牌

圓木牌　長木牌

虎頭皮牌　滚被

頭號戰被　二號戰被

三號戰被　皮帳

火器　大者曰礮其制或鐵或銅或鐵心銅體或銅質木環或鐵質金飾重自五百六十斤至七千斤輕自三百九十斤至二十七斤長自一尺七寸七分至一丈二尺其擊遠或宜鐵彈或宜鉛子均助以火藥引以烘藥鐵彈自四十八兩至四百八十兩鉛子自二兩至二十兩火藥自一兩三錢至八十兩烘藥自三四錢至二兩皆按礮尺高下度數以定所及之遠近鑄礮時或命官監督或由部委官無常制小者曰鳥槍曰火瓶曰火毬曰火箭曰弩箭曰噴筒曰銃皆隨時成造　太宗文皇帝天聰五年紅衣大礮成　欽定名鐫曰　天祐助威大將軍天聰五年孟春吉旦造督造官總兵官額駙佟養性監造官遊擊丁啟明備禦祝世隆鑄匠王天相竇守位鐵匠劉計平先是未備火器造礮自此始其年征明久圍大凌河而功以成用大將軍力也自後師行必攜之

崇德七年　命梅勒章京馬光輝孟喬芳率劉之源旗下楊名成祖澤潤旗下李茂佟國賴旗下佟國蔭石廷柱旗下金玉和吳守進旗下孫德盛金礪旗下柯永盛巴顏旗下高拱極暨碩根侍御李國翰旗下楊文魁及鑄礮牛彔章京金世昌王天相等往錦州鑄　神威大將軍礮

八年　命固山額眞劉之源吳守進同梅勒章京金維城曹光弼率將士赴錦州督鑄紅衣礮

順治初年定八旗礮廠鑲黃旗正白旗鑲白旗正藍旗各三十五間在鑲黃旗教場空地正黃旗正紅旗各三十間在德勝門內鑲紅旗鑲藍旗各二十三間在阜成門內八旗火藥廠鑲黃旗正黃旗十二間在安民廠餘六旗二十間在天壇後皆撥八旗官兵看守安民廠在西直門內之北收貯礮位其濮兒衚衕局安定門局並貯礮位

又定各省需用銃礮火甎火箭噴筒火毬鐵彈鉛子等由各督撫奏請造備工料銀報部察核

十年遣官祭　紅衣礮之神

康熙十三年　上諭兵部大軍進勦須用火器著治理歷法南懷仁鑄造大礮輕利以便涉

十四年造大礮八十位各長七尺三寸口徑四寸九分膛口徑二寸七分底徑六寸七分鐵彈重二斤用火藥一斤八兩礮車全

十五年造礮五十二位　欽定名爲　神威無敵大將軍內重二千二百七十四斤銅礮八位各長七尺七寸口徑一尺膛口三寸七分底徑一尺二寸鐵彈重八斤用火藥四斤重一千六百十三斤鐵礮二十四位各長七尺六寸口徑八寸五分膛子三寸三分底徑一尺一寸鐵彈重六斤用火藥三斤木瓖大礮二十位各重八百十七斤礮車均全

十八年奉　上諭攻擊海賊營壘宜用火礮內造西洋礮甚利且輕便易運可以湖廣所有西洋礮二十具委官遞送福建軍前用資勦禦

十九年造鍛金龍礮八位各長五尺七寸重二百五十斤至三百斤鉛子重十三兩至十四兩

是年議准各省大小銅礮多餘鐵礮均令解京鐵礮壞者銷鐵備用尋以鐵礮解送勞民多餘者准原處留貯

二十年造銅礮二百四十位　欽定名爲　神威將軍各重三百九十斤長六尺六寸火門後徑五寸七分口徑三寸三分合膛鉛子重十八兩用火藥八兩中的至一百弓用火藥九兩中的至一百五十弓口箍之上立星表與甲乙線相等礮車全

是年奉　旨直隸沿邊及路險地方各礮不必解送又令松江銅礮留存原處備用

二十一年奏准福建四川雲貴兩廣路途險遠銅鐵礮均留貯

二十四年造鐵心銅礮八十五位各長五尺八寸重一百斤至一百二十斤鉛子重四兩五錢至五兩鐵奇礮五尺六寸重三十三斤鉛子重二兩五錢

二十五年造鍍金龍礮一位長四尺五寸重八十斤鉛子重五兩二錢

二十六年造礮五位　欽定名爲　威遠大將軍即衝天礮各長二尺一寸重二百八十五斤至三百二十斤生鐵彈重二三十斤大如瓜中虛仰穴兩耳鐵環其法先置火藥于鐵彈內次用螺螄轉木纏火藥撚裹以朝鮮貢紙插入竹筒入于彈內下留藥撚一二寸以達火藥上留藥撚六七寸于彈外餘空處亦塞滿火藥以鐵片蓋穴口外用蠟封固于小膛底下火藥間以木馬加土寸許乃安鐵彈于大膛又加潮土數寸以隔火期放二百步至二百五十步用藥一斤三百步增二兩如放二三里用藥三斤火門施烘藥次以礮尺高低度數定放之遠近其最遠在礮尺四十五度本度上下若干即減遠若干臨時施放先點彈口火藥撚再速點火門烘藥

二十七年福建進臺灣銅礮雲南渾銅礮

二十八年造大礮六十一位　欽定名爲　武城永固大將軍重自三千六七百斤至六七千斤長自九尺七寸五分至一丈二尺膛口自三寸八分至四寸九分用鐵彈自十斤至二十斤火藥自五斤至十斤鐵軸礮車均全

又改造木鑲礮八十位　欽定名爲　神功將軍各重千斤長七尺一寸膛口二寸七分用鐵彈三斤八兩火藥一斤十二兩破車全

二十九年造鐵子母礮二百有二位各長五尺五寸重八十斤至百斤鉛子重四兩至六兩又銅衝天礮八位各長二尺三寸重五百六十斤生鐵彈重三十斤

三十年議准將八旗大礮運交宣化大同各四十位內神功將軍十六位神威將軍二十四位各發鉛鐵礮子萬箇存庫備用火藥由各州縣製造交營

三十四年造銅礮四十八位　欽定名爲　制勝將軍內四十六位各重五百斤長五尺一寸膛口三寸四分用鐵彈三斤火藥一斤八兩二位重三百六十斤各長五尺用鐵彈二斤火藥一斤

五十六年覆准福建省舊有城寨處設立礮臺又覆准廣東沿海立礮臺每年正月九日委就近文職會同該營弁每礮演放十餘次具報總督察覈

五十七年造　威遠將軍銅礮十位各長三尺一寸重一百七十斤鉛子重十九兩

五十八年造　威遠將軍銅礮十六位各長三尺重一百四十斤鉛子重十五兩

六十年造鐵子母礮六位各長五尺重百斤鉛子重五兩又鐵虎尾礮二位各長三尺重二十七斤鉛子重二兩

雍正二年定各營收貯大礮隨時演放毋致鏽蝕三年給成都子母礮二十四

又議准荆州六門每門設發貢礮一設八旗行營子母礮四十

又議准江寗城之儀鳳朝陽太平三門每門設發貢礮五八旗駐防滿洲兵每旗分給子母礮三共二十四京口駐防漢軍每旗分給子母礮二共一十六

五年造　威遠將軍鐵礮十位各長一尺七寸七分重四十五斤鉛子重二十八兩用火藥十四兩又鍍金子母鐵礮十七位重四十八斤者六位各長五尺二寸鉛子重四兩用火藥二兩重四十斤者一位長五尺五寸鉛子重二兩六錢用火藥一兩三錢重三十六斤者十位各長五尺五分鉛子重二兩五六錢用火藥一兩三錢又鍍銀子母礮重四十八斤者十位重三十六斤者四位又子母鐵礮三位重四十八斤者一位重三十六斤者二位尺寸均與鍍金鐵礮同

是年奉　上諭各處應設礮鋐給齊後將彼地所有子母礮解送來京交部尋議定舊例各省每兵千名設立威遠礮四位子母礮六位今自　盛京至古塔二處近海黑龍江與俄羅斯接壤此三處子母礮百位照舊設立外其餘直省子母礮盡行解部別製衝擊便利之礮總以兵千名設礮十位之數爲準再沿海沿邊及水師戰船並直省守護城池緊要隘口之礮仍舊存留至小口戍兵無多礮應撤回存貯督撫提鎭駐劄地方庫內遇需用時酌發

十年奏准青州駐防兵增設子母礮十六位交造辦處造給

十一年覆准張家口獨石口柴溝龍門等處爲沿邊要地駐防副將遊擊應將宣化鎭收存大礮四十位內于張家口獨石口二處各撥給神功礮二位神威礮四位于柴溝龍門二處各撥給神威礮二位神功礮二位演放需用火藥即在額數內分給鉛鐵礮子于部發原存數內動支舊存礮車在存公項下動支修整再向來演礮並不加子施放以致準頭遠近星斗高低官兵茫然不知礮位堪用與否礮手亦不諳練應揀發旗員一人礮手二名往該處驗看演放俟熟悉後卽令回京至大同收存大礮應一例于山西緊要隘口酌撥安設演習

十二年議准大礮攻守兼資必平時預備齊全臨時方能得用各省大礮擇其堅好者存留鏽壞者卽報明鑄造督撫提鎭嚴飭該管官將現有之礮建置礮車加謹葢藏以避風雨潮溼每年十月間演放一次以防鏽蝕一有損壞詳明動項製造如本營未備而別營有餘者通融撥取造冊咨部備案若有葢藏不謹及遇有損壞並不修整者將該管官照燒燬軍器例議處

是年廣東造九節銅礮

十三年覆准大同鎭大礮生鐵鑄造移動演放均不輕便且年遠鏽蝕現今各營子母礮一百二十七位兼以神功神威礮均可適用應將大礮分別存留銷燬報部毋庸從新鑄造

乾隆十六年奏准黑龍江地方發子母礮四十位八旗漢軍礮局所貯鑲黃旗六十九位正黃旗七十九位正白旗六十九位正紅旗七十四位鑲白旗六十三位鑲紅旗六十八位正藍旗六十五位鑲藍旗七十二位

四十七年議准甘肅各標按照每槍兵二百名添建劈山礮一位

五十年議准湖北添建劈山礮二十位湖南添建劈山礮二十九位

欽定工部則例造火器式乾隆二十一年定

母子礮 威遠礮

靖氛礮 決勝礮 得勝礮 行營礮

靖平礮 提行礮 鐵行礮 靖海礮

靖蠻礮 滅逆礮 神威礮 蕩寇礮

紅衣礮 西洋礮 發貢礮 貢礮

帶子貢礮 霸王鞭礮 趙公鞭礮 百子鞭礮

鞭礮 百子礮 班機礮 過山鳥礮又名鳥機礮

佛郎機礮 劈山礮又名開山礮 信礮 威風礮

河塘礮 號礮 湧珠礮 連珠礮

轉輪礮又名腰邊礮 獨彈礮 車礮 喊礮

響礮 地雷礮 通關礮 扳槽礮

鼈尾礮 斗頭礮 肆把連礮 大將軍礮

二將軍礮 將軍礮 磨盤礮 滾礮

西瓜礮 千里馬礮 定更礮 獨子砂礮

砂礮 亘底礮 碗口礮 坐地礮

九箍礮 竹節礮 無名大礮 無名中礮

無名小礮 虎威礮 追風礮 追風獨眼礮

虎尾礮 虎蹲礮 馬蹄礮 馬腿礮

馬卵礮 牛蹄礮 牛腿礮 牛尾礮

鷄脚礮　替子礮　筆管礮　靜街礮

銅沙礮　銅百子礮　大小銅礮　銅貢礮

銅馬卵礮　千里馬銃　扳槽銃

案各省礮位長短大小輕重不一其製法亦互異即一省中同名而斤兩懸殊且或用生鐵或用熟鐵或用銅隨地隨時各因其便

鳥槍　叉子鳥槍　虎槍　排槍

鋑槍　盤條鳥槍又名盤絲鳥槍　馬上槍　大鳥槍

威子追風鳥槍　神槍　蕩寇槍　琵琶槍

長柄叉槍　攢把鳥槍　藤牌小鳥槍　三眼槍

四眼槍

案各省鳥槍長短尺寸不一亦各隨其規式之便

火藥　工部設濯靈廠委官製火藥　特命大臣督之廠設石碾二百盤每盤置藥三十斤爲一臺每臺碾三日者以備軍需碾一日者以備演放槍礮豫貯軍需火藥以三十萬斤爲率隨用隨備

順治初年定八旗試演槍礮及　盛京各駐防每歲操演需用火藥其硫黃于西什庫支取用令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採辦解部委官監製存貯蕩氛廠給發並設中營火藥三局東營西營各二局收貯火藥

康熙二年議准各省軍需火藥彈子等項遇有征勦准其動用開銷駐防官兵以時操演亦准支給

十九年議准移廣積庫硝黃等項貯丁字庫

三十年定八旗　京城各門及直省標營存貯火藥防範宜嚴令該管大臣選員率兵守護

三十一年奏准八旗試演槍礮火藥在濯靈廠取用

又奏准濯靈廠每歲造演放火藥二十餘萬斤烘藥二三千斤外備貯庫需火藥三十萬斤烘藥四千斤如遇運用之

年隨時補額簡司官准人扯理豫造每火藥百斤隨烘藥一斤

又奏准城上房屋修理完整將原貯中營東營西營等各廠庫舊火藥移放又以中營餘藥十六萬斤移貯濯靈廠

二十五年奏准各省兵每歲演礮鉛鐵子照數拾回備用

五十五年奏准城上直班官夤夜私移城上備用火藥者革職其同班官不行攔阻者罰俸一年

雍正二年奏准軍需火藥貯過十年者許改作演放火藥陸續取用其額貯之數即行補造

是年又奏准城上存貯火藥屋步軍統領隨時巡視有闕人左近行走者看守官罰俸九月兵鞭四十致有疏虞者看守官革職兵鞭一百革退

又定兵丁私賣所領火藥者革退交刑部治罪失察之該管官罰俸一年該兼管官罰俸六月

三年 特命大臣管理火藥事務覈定價值 是年奏准官貯火藥擅行棄毀者官革職兵鞭一百至三百斤以上者無論官兵皆革退交刑部治罪若遺失及誤毀無多者官罰俸一年兵鞭五十至三百斤以上者官降一級兵鞭八十其闕少悉追賠

十年奏准直隸山東河南山西每次解硝各十五萬斤山西由山路馱運所有題銷工運價直視三省較昂且硝之成色亦不及三省應將山西例解之硝停其辦運令直隸山東河南各增辦五萬斤解部應用

十一年議准各省兵每歲操演用鉛子准其檢七耗三除拾回抵算外將實用鉛價于公項銀兩開除報銷

十二年奉 上諭八旗營兵演放鳥槍鉛子均不拾回徒然拋棄外省兵演放鉛子既有拾回之例京城所放鉛子作何拾取之處著八旗並操演火器營大臣等會議具奏尋議准嗣後京城官兵演放鳥槍之鉛子各旗委兵用心拾取務將責得數目註册收貯歲終各營將每月由工部領回數目並拾回數目合算交部

是年議准直省各營火藥關係緊要必須預備方爲有益督撫提鎮將所轄各營酌量每年應用之數動公費製造潮濕地方預備三年高燥地方預備五年加謹收貯每年所用火藥即于收貯數內動支仍照動支數目製造貯庫出陳易新按年造册報部該管官如遇陞遷事故離任照倉庫錢糧例交代若虧缺及不堪用者責令專管官賠補仍罰俸

一年該管上司罰俸六月

乾隆七年奏准每逢工部碾造軍需火藥完日奏請　欽點大臣驗看如果合式準其貯庫備用

十一年議准兵丁操演所需鉛彈火藥火繩應動用公費但各營議有定數若操演時或施放生疏欲令多放數次則此項鉛藥火繩須兵自備因而該管官恐兵無力不免草率了事終于不能純熟嗣後概動公費製給

十八年奏准廠內製造演放火藥每火藥萬斤用硝八千斤硫黃一千有五斤十兩廣膠六斤四兩每烘藥百斤用硝八十三斤十兩八錢硫黃十四斤七兩五錢

又奏准從前貯軍需火藥均置油簍荆條脆朽不能經久應在濯靈廠內建木倉五間貯之

帳房　帳房之制官用藍布為之每架高六尺五寸下寬一丈二尺深六尺四寸兵用白布為之有堂屋者每架高六尺五寸下寬一丈二尺深九尺六寸無堂屋者制與藍帳房同

欽定工部則例造涼篷帳房式（乾隆二十一年定）　夾頂夾圍大涼篷　單頂單圍大涼篷

夾頂單圍大涼篷　夾頂單圍中涼篷　夾頂單圍小涼篷　夾頂單圍土地祠涼篷

單頂無圍涼篷　彩畫單布照壁　有堂屋夾帳房　無堂屋夾帳房

單帳房　單堂房　單綳子　拐腳夾帳房

拐腳單帳房　彩畫布城　收貯大涼篷皮包　收貯小涼篷皮包

梅花樁

兵類十四

馬政祭馬祖

通考周官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為皁皁一趣馬三皁為繫繫一馭夫六繫為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凡軍事物馬而頒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校人

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廄如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椹質茨牆則翦闔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綱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

陳氏禮書曰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則周禮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均人均牛馬之力政縣師辨其六畜車輦之稽遂人遂師以時登其六畜車輦遂大夫以時稽其六畜而牛馬與焉及其用之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國馬也校人掌王馬之政辨種戎齊道田駑之六馬此公馬也蓋天子十二閑

馬六種每馬一圉每乘一師三乘馬十二匹三皁爲繫三十六匹六繫爲廏二百一十六匹六廏成校校有左右則十二廏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種各一廏廏有左右則一種四百三十二匹良馬五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匹又駑馬一種三良馬一種之數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蓋諸侯及大夫廏無左右則良馬三居三廏合六百四十八匹駑馬三良馬一種之數居三廏亦六百四十八匹凡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二種一良居一廏二百一十六匹駑三之居三廏爲六百四十八凡八百六十四匹春秋之時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諸侯六閑之制成十八年彼衛文公之騋牝三千齊景公之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校人駑馬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鄭氏謂八宜爲六者蓋自圉至馭夫以八計之則爲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合以六計之則適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以駑不駑五路卑之也然後周天子之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已漢之養馬有五監六廏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匹唐置八使五十六監麟德間馬至七十萬開元間至四十五萬匹而與周之馬數相遠者蓋周制八軍之馬出於民而校人所養者特給公家之用而已漢唐則不然行軍之馬一出於公此多寡所以異也

秦之先有造父以善御得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其後又有非子居犬邱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邱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於是孝王曰昔柏翳爲舜主畜之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之祀

晉惠公與秦師戰於韓乘小駟鄭入也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强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及戰晉戎馬還濘而止秦獲晉侯以歸

林氏曰成周以民牧者如邱甸歲取馬四匹之類平時則官給芻秣有警則民供召發然而在天

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焉此葢在官養之爾何以知之如禮以天子有十二閑先儒論數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之後新造之國末年亦至騋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未及論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葢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公詩騋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阡陌開井田廢兵車不取之田賦戎馬各從官給於是馬政日廢而外患生矣

漢制大僕掌輿馬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

徐氏曰按漢舊儀云天子六廄未央承華騊駼騎馬路軨大廄馬皆萬匹三輔黃圖都廄天子車馬所在中廄皇后車馬所在

漢初鑄莢錢馬至匹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至孝武時衆庶街巷行馬阡陌之閒成羣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又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

景帝時造苑馬以廣用苑馬謂為苑以牧馬　四年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九尺五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　六年匈奴入雁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

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鳥獸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

武帝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是時大將軍衛青比歲十餘萬衆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兩將軍之出塞塞閱官馬及私馬凡十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三百匹自衛青圍單于以後以漢馬少故久不伐胡

文瀾書局石印

元鼎元年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爲息什一也

明年車騎乏馬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

四年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

太初元年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大宛時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張騫始爲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天子乃遣兵伐之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其後與漢約歲獻大馬二匹

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征和中上下詔深陳既往之悔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昭帝始元四年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徐氏曰按鼂錯疏言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卽馬復令也

五年罷天下亭馬母及馬弩關

宣帝五鳳二年詔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

元帝初元元年省苑馬以振困乏九月詔太僕減穀食馬

二年罷黃馬乘輿駒馬　五年詔乘輿秣馬毋乏正事而已

貢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廄馬百餘匹方今廄馬食粟將萬匹令民大饑而廄馬食粟苦其太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願減損乘輿服御廄馬亡過數十匹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太僕減穀食馬

順帝建始二年減乘輿廄馬　林氏曰漢初民出善賦以備車馬又稍復古制勸民養馬有一匹者復卒三人蓋居

閑則免二人之算有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羣橋桃居塞則致馬千匹於時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羣邊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單于入塞見馬布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既數出師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庶民之有馬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母而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畜牧者難矣又匿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馬不具而長安令幾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籍民馬以補車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驟驢負石至玉門關武帝太初三年輪臺之恨始修馬令吁亦晚矣

後漢制太僕掌車馬屬官未央廄令一人主乘輿及廄中諸馬舊有六廄中興省約但置一廄後置左駿令廄別主乘輿御馬後或併省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但以羽林郎監領

馬援好騎射善別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鑄為馬式還上之因表云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行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䩭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為名馬式焉

和帝永元五年詔有司省減外廄及涼州諸苑馬

安帝永初元年詔廄馬非乘輿所御者減半食

六年詔越巂置長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置萬歲苑犍為置漢平苑

順帝漢安元年始置承華廏

按當時黠士魏桓被徵不出謂人曰廏馬萬匹其可減乎葢當時畜馬未嘗以資軍國之用徒侈服御糜廩粟而已

靈帝光和四年初置騄驥廏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辜榷馬一匹至二百萬中平元年詔公卿出馬弩廏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

任尚代班雄屯三輔臨行虞詡說尚曰今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萬棄農桑疲征役而未有功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勢也今虜皆騎馬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離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今莫如市馬尚即上言用其計以輕騎鈔擊斬首四百級獲牛馬甚衆

晉制太僕統典牧乘黃廏驊騮廏龍馬廏等令太僕自元帝渡江之後或省或置太僕省故驊騮爲門下之職後魏明元帝時詔天下戶二十輸戎馬一匹大牛一頭又制六部人滿百口者調戎馬一匹

太武幸棝陽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

孝文敕後軍將軍宇文福行牧地福表石濟以西河內以東距河凡十里帝自代徙雜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無耗失以爲司衞監初世祖平統萬及秦涼以河西水草豐美用爲牧地畜甚蕃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半之牛羊無數及高祖置牧於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每歲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復南徙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更蕃滋及正光以後皆爲寇盜所掠無孑遺矣　爾朱勞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

北齊太僕寺統驊騮左右龍左右牝騮署又有奉乘直長二人左龍署有左龍局右龍署有右龍局左牝署有左牝局右牝署有右牝局

隋太僕寺有獸醫博士員統驊騮乘黃龍廏等署各置令其後減驊騮署入殿內尚乘局改龍廏曰典廏署有左右駁阜二廏加置主乘司庫司廩官

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馬祖於大澤諸合祭官於祭所致齋一日積柴於壇禮畢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馬祖

仲冬祭馬步並於大澤皆以剛日牲用少牢如祭馬祖埋而不燎

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監有丞有主簿直司團官牧尉排馬牧長羣頭有正有副凡羣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閑調習馬上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總十有二閑爲二廐一曰祥驎二曰鳳苑以繫飼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飛龍廐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羣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豳涇甯間地廣千里一曰保樂二曰甘露三曰南普四曰北普五曰岐陽六曰太平七曰宜祿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秣八坊之馬爲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析八監列布河西豐曠之野凡馬五千爲上監三千爲中監餘爲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爲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萬歲掌馬久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鮮于匡俗檢校隴右監牧儀鳳中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羣牧都使有閑廐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東使九諸坊若涇川亭川闕水洛赤城南使統之清泉溫泉西使統之烏氏北使統之木硤萬福東使統之他皆失傳其後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元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強壯不足則取其次錄色歲膚地印記主名送軍以帳馱之數上於省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九百九十景雲二年詔羣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善晦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讐一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曩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廕能家畜十馬以不免站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爲貲毛仲既領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欵塞元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爲互市以金帛車馬於河東朔方左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討五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號名爲印自別將校亦備私馬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

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羣牧都使奏牛馬駝羊總六十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閑廄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選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涼蒐監牧及私羣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僚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苑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團練馬下制禁馬出城者已而復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關輔馬三萬實內廄貞元三年吐蕃羌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武關者元和十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一萬市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隴西金城平涼天水員廣千里繇京度隴置八坊為會計都領其閒善水草腴田廄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閒及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年閑廄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失業者甚眾十三年以蔡州牧地為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即位岐人叩闕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太和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甘草豐請詔刺史劉源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川監以源為使襄陽節度使裴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二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千若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絕寇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畜牧無他患乃隸銀川監其後闕不復可紀

林氏曰唐府兵之制當給馬者官與其直市之每匹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周不任戰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府供之此給錢以市也至府兵漸壞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之馬此給馬以用也大抵唐之馬政皆給於官民無與焉始唐接周隋亂離之後承天下征伐之餘熇括殘騎僅得牡牝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始命太僕張萬歲葺其政焉

肇貞觀訖麟德四十年閒馬至七十萬餘匹於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秦漢之盛未之有也垂拱以後馬耗大半開元始命王毛仲為內外閑廄使牧養有法雲錦成羣復與麟德馬數相等爾此唐牧於官而給於民之制也

後梁開平四年頒奪馬令冒禁者罪之

後唐同光三年下河南河北諸州和市戰馬官吏除一匹外匿者有罪

長興四年敕沿邊藩鎮或有蕃部賣馬可擇其良壯者給券具數以聞

先是上問見管馬數樞密使范延光奏天下常支草粟者近五萬匹見今西北諸蕃賣馬者往來如市其郵傳之費中估之直日四十五貫以臣計之國力十耗其七馬無所使財賦漸銷朝廷甚非所利上善之故有是敕

清泰三年敕諸道州府縣鎮賓佐至錄事參軍都押衙教練使已上各留馬一匹乘騎及鄉村士庶有馬者無問形勢馬不以牝牡盡皆鈔借但勝衣甲並仰印記差人管押送納其小弱病患者印退字本道以管節度防禦團練等使刺史除自己馬外不得因便影占管軍都將除出軍及隨駕外見逐處屯駐者都指揮使舊有馬許留五匹小指揮使兩匹都頭一匹其餘凡五匹取兩匹十匹取五匹更多有者並依此例抽取在京文武百官主兵將校內諸司使已下隨駕職員舊有馬者任令隨意進納不得影占人私馬各下諸道準此

按清泰之距長興纔數年耳長興時樞密使范延光奏陳方患官馬太多芻秣耗用曾幾何年而括馬之令復如此豈長興之馬已俱不復存邪

晉天福九年發使於諸道州府括取公私馬以備契丹

宋初有左右飛龍二院以左右飛龍使各二人分掌之時諸州監牧多廢國馬無復孳息

太祖始置養馬二務又興葺舊馬務四以為放牧之地分遣中使詣邊州歲市馬自是閑廄之馬始備矣

先是兩河入虜界盜馬邊吏籍數以聞官給其直上方鎮撫不容私掠乃詔禁之悉還所盜馬戎人悅服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詔市吏民馬十七萬匹以備征討是歲平太原觀兵於幽州得汾晉燕薊之馬四萬二千餘匹國馬增多內皁充牣始分置諸州牧養之

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夫冀北燕代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敵之用實兵騎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乎啗戎以利使重譯而至焉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廄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轉徙旅逐水草騰駒游牝順其物性由是浸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馬至於中國則縶之維之飼以枯藁離析牝牡制其生性元黃虺隤因而減耗宜然矣又有不同中國之馬服習成性食枯芻處華廄者以為常故多生息而無耗失

古者田賦之法六十四井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城池邑居苑囿凡三十六萬井不輸賦外六十四萬井出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此賦馬之數也諸侯大者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卿大夫者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故稱百乘之家則天下之廣諸侯之衆戎馬之賦多矣是以唐堯暨晉皆處河北而北虜不能爲患由馬之多也此並取於田賦不聞市馬於戎也洎秦壞井田漢興阡陌兵車不取田賦戎馬悉從官給是以匈奴歷年爲患由馬之少也故鼂錯說文帝勸農功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謂免三人甲卒之賦也至武帝七十年間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此則馬皆生於中國不聞市之於戎也今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息之數尤鮮者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馬多產則羸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母愈瘠養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驅令觸灰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蠹於是議及養駒之卒量給賞緡其如所賜無幾而尙習前弊今竊揣量國家所市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來資給賜與復在數外是貴市於外夷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之牝馬以分畜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賜畜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納馬則止焉則是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復牝以生牝駒以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昔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牸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頓之南十年之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上覽奏嘉之

湻化二年通利軍上十牧草地圖上慮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檢視畫其疆界又從內侍趙守倫之請於諸州牧龍坊畜牝馬萬五千匹逐水草放牧不費芻秣所生駒子可資用自是諸牧馬頗蕃息

眞宗咸平元年別置估馬司掌戎人驅馬至京師辨其良駑平直以市分給諸監牧養

三年置制置羣牧使以內臣勾當制置羣牧司京朝官爲判官

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賜名鑄印以給之四年以知樞密院陳堯叟爲羣牧制置使又置羣牧使副都監增判官爲二員凡廄牧之政皆出於羣牧司自騏驥院而下皆聽命焉其二院所管坊監仍舊諸州有牧監知通判兼領之諸監各置勾當官二人又有左右廂提點並以三班爲之其修創規制纖悉備具其後又詔左右騏

驥院諸坊監監官自今並以三年爲滿如習知馬事欲留者羣牧司保薦以聞當徙從他監

凡市馬之處河東則府州岢嵐軍陝西則秦渭涇原儀環慶階文州鎮戎軍川峽則益黎戎茂雅夔州水康軍皆置務遣官以主之歲得五千餘匹以布帛茶物物準其直招馬之處秦渭階文之吐蕃回紇麟府之黨項豐州之藏才族環州之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泊涇儀延鄜火山保安軍唐龍鎮制勝關之諸蕃每歲皆給以空名敕書委沿邊長吏擇牙吏入蕃招募給券詣京師至則估馬司定其直自三十五千至千凡二十三等蕃選三歲至十七歲者景德二年詔止市四歲至十三歲者餘聽私市其蕃部又有直進者自七十五千至十七千凡三等有獻尚乘者自百一十千至六十千亦三等凡畜馬處有兩院曰左右騏驥四監曰天駟左右第一第二二坊曰左右天廄皆在京師在外有十四監大名大名廣平洺州洪水衛州並分第一第二洛陽河南原武鄭州沙苑同州安陽相州鎮寧澶州安國邢州淯澤中牟單鎮許州又有牧養上下監以養療京城諸坊監病馬其孳生之所分即大名洺衛相州凡七監多擇善馬爲種牝牡爲羣歲遣判官一人巡行點印二歲巳上者歲約八千餘匹凡京城諸州飼馬兵校一萬六千三十八人坊監及諸軍馬二十餘萬每歲京城草六十六萬六千圍麩料六萬二千二百四石鹽藥油糖九萬五千餘斤石校諸州諸軍不預焉左右騏驥院六坊上留馬二千餘皆季春出就放牧至秋冬而入其尚乘之馬唯備用者在焉其牧地始自畿甸及於近郡皆遣使分行水草善地而標占之諸坊監總四萬九千四百餘頃諸班諸軍又三萬九百九十頃皆有涼棚井泉所屬縣令撿校之外坊監亦有四時逐水草以肆游牧者

凡御馬有三等其次給用又有十六等曰簡中馬曰不得支使馬曰添價馬曰國信馬曰臣僚馬曰諸軍班馬曰御龍直馬捧日龍衛馬曰拱聖馬曰驍騎馬曰雲武馬天武龍猛馬曰雜配軍馬曰雜使馬曰馬鋪馬自恩賜外皇族及內臣伎術官要司職掌皆給借之凡馬以府州爲最益生於子河汊有善種次環慶次秦渭雖骨格稍大而蹄薄多病文雅諸州爲下止給本處兵契丹馬骨格頗多河北孳生謂之本羣馬益因其水土服習而少疾焉又泉福州興化軍亦有洲嶼馬皆低弱不勝具裝第以給本道廂軍及江浙驛置之用

大中祥符元年立牧監賞罰之令外監息馬一歲終以十分爲率死一分以上勾當官罰一月俸餘等第決杖牧倍多而死少者給賞緡有差凡生駒一匹兵校而下賞絹一疋　是歲於京師置賣馬務掌受退馬而出市之

天禧初宰相向敏中言國馬之數方先朝倍多廣費芻粟若令羣牧司度數出賣散於民閒緩急取之猶外廄耳是秋乃詔十三歲以上配軍馬估直出賣

仁宗景祐二年詔民閒無以馬數升戶等

康定初陝西用兵馬騎不足詔京畿京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二寸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千凡五等敢輒隱者重寘之法

皇祐五年丁度上言天聖中牧馬至十餘萬其後言者以爲天下無事而事虛費遂廢八監然而秦渭環階麟府州大山保德岢嵐軍歲市馬二萬二百才能補京畿塞下之闕自用兵四年而所市馬才三萬況河北河東京東京西淮南籍丁壯爲兵請下令有能畜一戰馬者免二丁仍不升戶等以備緩急如此國馬蕃矣言不果行

至和二年羣牧使歐陽修言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槪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洎河曲之野內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沒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閒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閒草軟水甘最宜牧養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爲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峽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閒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至於估馬一司利害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寖少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請遣羣牧司或禮賓院官一人至邊訪蕃部券馬利害以此三者參酌商議庶不倉卒輕爲改更天子下其奏相度牧馬所奎等請如修奏

神宗即位留意馬政於是樞密副使邵亢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羣牧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

餘頃今以五萬爲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　又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劉航崔台符爲之又置都監各一員其在河南者爲孳生監凡外諸監並分屬兩使各條上所當施行者諸監官吏若牧田縣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隸於羣牧制置二年詔括河南監牧司總牧地舊籍六萬八千頃而今籍五萬五千餘數皆隱於民自是請以牧田賦民者紛然而諸監尋廢是歲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千六百有奇

五年廢太原監　七年廢東平原武監而合淇水兩監爲一　八年廢河南北八監惟存河苑一監而兩監牧司亦罷河苑監先以隸陝西提舉監牧至是復屬之羣牧司云

時諸監牧田大抵皆寬衍爲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務始議監時羣牧制置使文彥博言議者欲賦牧地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廣賦入爲與民而斂租課散國馬於編戶而責孳息非便詔元絳蔡確較其利害上之於是中書樞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起熙甯二年至五年歲出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僅足配郵傳而兩監牧吏卒雜費及所占地租歲爲緡錢五十三萬九千有奇計所出馬爲錢三萬六千四百餘緡而已今九監見馬三萬若更制則日就損耗於是卒廢之以其善馬分隸諸監餘馬皆斥賣收其地租給市易本錢之外寄籍常平出子錢以爲市馬之直監兵五千以爲廣固指揮修治京城焉後遂廢高陽眞定太原大名定州五監凡廢監錢歸市之外又以給熙河歲計諸監旣廢游田司請廣行淤溉增課以募耕者而河北制置牧田所繼言牧田沒於民者五千七百餘頃乃嚴侵冒之法而加告獲之賞是利入增多元豐三年收廢監租錢遂至百十六萬自羣牧使而下賜賚有差

河北察訪使者曾孝寬言慶歷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備非時官買乞參考申行之而戶馬法始此

自諸監旣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議者常患國馬未備元豐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請乃召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路州縣戶各計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馬亦如之至三匹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齒以八歲以下爲斷齒及十五歲則

吏市如初提舉司籍記之於是諸道各以其數來上開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河北東路六百一十五西路八百五十四秦鳳等路六百四十二永興路一千五百四十六河東路三百六十六京東東路七百一十七西路九百二十二京西南路五百九十九北路七百一十六時初立法帝慮商賈乘民期會高馬直以專利命出羣牧司驍騎以上千匹與養馬戶交市以平其價先是熙寧中嘗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對令坊監以五百緡乃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決當不至重費蕃部以畜牧爲生且其地宜馬誠爲便利旣而得駒庳劣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至是環慶路經略司復言已誘勸諸蕃部令養馬詔閱實及格者一匹支五縑鄜延秦鳳涇原路準此養馬之令復行於蕃部矣已而西方用兵頗調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者償直七年六月遂詔河東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止兵河東就給本路鄜延益以永興軍等路及京西坊郭馬環慶益以秦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旣配兵後遂不復補京東西旣更爲保馬而諸路養馬指揮至八年四月乃罷然其後行給地牧馬則猶本於戶馬之意云

五年五月詔開封府界諸縣保甲願養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之六年又詔司農寺立養馬法於是曾布等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者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强予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無過五千匹襲逐盜賊之外乘越三百里者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輸糧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以待病斃補償者保戶馬斃馬戶獨償之社戶馬斃者社人半償之歲一閱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條先從府界頒焉五路委監司經略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

先是中書樞密院保甲養馬事文彥博吳充言三代有邱乘出馬有國馬國馬宜不可闕且今法欲令馬死備償恐非民願而王安石以爲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爲便願投牒者已千五百戶決非有所驅迫力請行之時河東騎軍有馬萬一千餘匹歲番戍邊率十年而一周議者以爲費廩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繼而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千五百匹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其闕合萬匹爲額俟正軍

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事下中書樞密院以爲車騎國之大政不當專以一時省費輕議廢置且官養一馬歲爲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纔免折變緣納錢六千五百計折米而輸其直爲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決非所願若芻秣失節或不善調習緩急無以應用況減馬軍五千匹即異時當減軍正數九千九百人又減分數馬三千九百四十匹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如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養不必以五千匹爲限於理爲可而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爲錢二十三千募民養牧可省雜費八萬餘緡且使入中芻粟之家無以邀厚利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盜公私兩利上竟從樞密院議河東騎軍得不之令尚養戶馬者免保馬凡養馬免大小保馬稅租支移每歲春夫催稅甲頭盜賊備賞保丁巡宿凡七事於是京東西戶馬更爲保馬矣

公雅翔又請以常平息錢賞馬之充肥及孳生者且請願以私馬印爲保馬者聽養至三匹蠲除之外每匹各次下一人許贖杖罪公雅又令每都歲市二十匹初限十五年者乃促爲二年半京西地不產馬民又貧之甚苦之翔又奏本路馬已及萬匹請令諸縣弓手各養馬聽贖非捕盜之罪

八年提舉茶場李杞言賣茶易馬固爲一事乞同提舉買馬詔如其請其後羣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詔議專以茶市馬以金帛市穀而併茶馬爲一司臣聞頃時以茶市馬兼用金帛者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始專用銀絹錢錢非蕃部所欲且茶馬二事事實相須乃詔專以雅州之名山茶爲易馬之用自是蕃馬之至者稍衆久之買馬司復罷兼茶事自李杞建議始於提舉茶事兼買馬其後二職分合不一

哲宗嗣位議者爭言新法保馬之不便乃下詔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數發赴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還民戶而責官給元價翔公雅皆得罪保馬遂罷

元祐初朝廷方議興廢監復祖宗之舊於是詔陝西河減耗而民馬不至甚病者由帝獨斷之審也

八年置熙河路買馬坊六而原渭德順諸場皆廢又以麟府所市馬羸直多罷之岢嵐火山軍所產馬亦以敵境言邊人多盜馬越界邀利尋皆罷之自是國馬專仰市於熙河秦鳳矣

九年提舉開封府界桊確言比賦保甲以國馬免所輸草賜之錢布民以畜馬省於輸稿雖不給錢布而願為官養馬者甚衆請增馬數歲止免輸稿一百五十束詔毋過五千匹於是京畿罷給錢布而增馬數矣

元豐六年提舉河東路保甲王崇拯言請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騎戰每官給二十五千令市一馬限以五千當得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為緡錢十七萬二千九百有五十詔以京東鹽息錢給之令崇拯月上所買數於是保甲皆兼市馬矣

七年京東提刑霍翔請募民養馬蠲其賦役乃詔京東西路保甲免教閱每一都保養馬五十匹匹給十千限以京東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馬官京西呂公雅京東霍翔並領其事而罷鄉村先以物力養馬東相視所當置監又下河北陝西按行河渭并晉之閒牧田以聞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左司諫王岩叟上疏極言其事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陽等監皆復

岩叟疏言兵所恃在馬而能蕃息馬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令鄆州之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衞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洛州之廣平監以及於瀛定之閒棚基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閒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廢監以來牧地之在民者處處為害愚民利於一時請地之易不虞後日輸送之難投牒之初爭立高課有司復重估其價計租為錢力皆不勝歲益增欠轉運司迫於羣牧督責之嚴雖水旱不在蠲放禁錮鞭撻無日無之設欲還官豈復聽許今若因復置監牧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

紹聖三年始行給地牧馬之政

先是知任城縣韓玓等建議於邢州請以牧田募民受田一頃者為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所養之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備償已佃人願養馬者除其租於是知州張赴上其說且以為陝西沿邊弓箭授田不過一頃既養一馬又役一丁備邊之日歲居其半今但牧一馬而無身丁之役若試之一監或一縣當有利

而無害樞密院是其請乃言赴等所陳受田養馬既蠲其租不責以孳息而不願之家無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則緩急皆可用之馬矣乃具爲條畫下太僕寺應有監牧州縣悉施行之

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近者募人給牧田養馬若牧田鄰於居民地復膏腴宜有願者相去稍遠難就耕牧則必非所願且一頃之地所直不多馬或亡失乃償錢四五十千恐人之非願言竟不行

徽宗崇寧元年有司較諸路田養之數凡一千八百匹有奇而河北西路占一千四百他路自二百四以下至河東僅九匹而開封府界京西南路京東東路皆無應募者蓋法雖已具而猶未力行也

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蕃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馬者九千餘頃芻粟官曹之費歲爲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無以任騎乘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六千而不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頃之田計其瘠磽者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頃以見直計之頃爲錢五百餘緡若以一頃募養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隱兵於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司及同州詳度以聞俟見實利六路新邊閑田當以次施行時熙河蘭湟路牧馬司又請兼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而一充賞詔行之是歲臣僚言岷州應募養馬者至萬餘匹於是自守貳而下遞賞有差宣和二年手詔曰給地牧馬議者本以蕃息國馬爲言今損失動以千計而自法行至今皆無出駒之數歲糜賞賚蠲除租稅科調而賦斂日以不均爲害非一其罷政和二年以來給地牧馬條令收見而以行軍應牧馬及置監處並如舊制於是又復東平監凡諸監興罷不一而沙苑監獨不廢自給地牧馬之法既罷三年而復行時牧田已多所給占乃詔見管及已拘收牧田如官司輒復請占者以違御筆論雖奉御筆者皆許執奏六年又詔立賞格應養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縣及一千縣及三百其提點刑獄守令各遷一官倍之者更減磨勘年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爲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爲馬二萬三千五百既推賞如上詔而兵部長貳亦以兼總八路馬政遷官然北方用兵而馬政益急矣

高宗渡江以來無復國馬紹興二年始命措置馬監後置於饒州以守倅領之擇官田爲牧地復置提舉俄廢四

年又置監於臨安之餘杭南蕩

上曰轉臣進呈廣馬幾似代北所生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於其國中而已申公巫臣使於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有馬今必產馬處求之則是馬政不修也

十九年夏詔馬五百匹爲一監牡一而牝四之監分四羣歲生產駒三分及斃二分以上有賞罰先是川路所買馬歲付鎭江軍中養牧至是上以未見孳生之數遂分江上諸軍後又置監於郢鄂之間牡牝千餘十有餘年纔生三十駒而又不可用及已故凡戰馬悉仰川秦廣三邊焉

川秦馬　秦馬舊二萬匹乾道間川秦買馬之額歲爲萬有一千九百匹有奇川司六千秦司五千九百益梓利三路漕司歲應副博馬紬絹十萬四千疋成都利州路十一州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茶馬司所收大較若此其後文州復隸秦司而川司增珍州之額共爲四千八百九十六秦司六千一百二十合兩司爲萬有一千十有六匹此慶元初之額也嘉泰末川司五場又增爲五千一百九十六匹秦司三場增爲七千七百九十八匹合兩司爲萬有二千九百九十四然累歲所市多不及額蓋祖宗時所市馬分而爲二其一曰戰馬生於西邊強壯闊大可備戰陣今宕昌峰貼峽文州所產是也其二曰羈縻馬產於西南諸蠻格尺短小不堪行陣今黎叙等五州軍所產是也羈縻馬每綱五十匹其間良馴不過三五匹中等十許匹餘皆不等不可服乘守貳貪於賞格以多爲貴起綱遠來或死道路其僅至者但存皮骨茶馬司以其將斃者責付諸路鬻之至則隨死而計綱赴江上者又爲押綱卒校竊其芻粟道斃相望焉成都府馬務每年排發江上諸軍馬五十八綱一月券食錢米二百貫五十八綱一年總計一萬一千六百貫押馬官五十三員每員六百貫其計三萬一千八百貫興元府馬務每年排養三衙馬一百十二綱所費稱此卒未嘗如數蓋茶馬司靳吝錢帛蕃蠻馬至多不即償故也或爲守倅兵官有市馬賞茶司屬官亦有而都大主管官獨無之故至此舊蕃蠻中馬高下良駑各有定價紹興中張松爲黎倅欲馬溢額以幸賞高其直以市之自是夷人所欲無厭愈肆邀索癸巳變故之後邛部川蠻邀功趙彥博始以細茶錦與之至今夷人常以博馬茶錦不堪籍曰湻熙中龔總爲黎守又與邛部蠻設席於倅廳之副增犒以酒食夷人

益肆稍不如欲則詆訶官吏牽馬出場宕昌馬舊止三千淳熙中始增其數慶元中金人旣爲蒙國所侵冀之北馬司失由是馬至秦司者差罕矣　舊川秦市馬赴密院多道斃者紹興二十四年始撥秦馬付三衙命小校往取之三司取馬一歲再往反用精甲四百四十八州縣頗憚其費二十七年秋又詔川馬不赴行在分隸江上諸軍鎭江建康荊鄂軍各七百五十江池軍各五百殿前司二千五百馬步司各千而以川馬良者二百進御　凡以川秦綱馬皆遵陸乾道初吳璘爲宣撫使始議馬綱勞費又均房一帶多峻嶺亂石馬多傷蹄道斃請以舟載馬而東上命夔路造舟明年夔路轉運司主管文字任續上言造舟已畢工役遂事山程灘險利害相當在所不論惟欲撥陸路之芻秣以免沿流之煩費輟四路之軍兵以免篙梢之追擾四路廂禁軍數目不少若各輟五千人於沿流十郡充水軍其衣糧令元來處科撥馬綱行則迎送舟舡馬綱住則訓習水戰莫此爲便上大喜令制置司撥廂禁軍三千五百人如其請三十朋虞允文力論其擾人其後言者又謂馬綱所至騷擾江村而商販米斛之舟尤被其毒況水路馬數較之陸行存亡相若而於糴場大有妨礙乃詔川路馬舡日下廢罷蓋自璘建請之後利夔兩路沿江十餘郡之被其害者三載而後得免焉　淳熙八年新興國軍朱晞顏朝辭奏四川茶馬司歲於宕昌黎文階叙南州珍州等處買馬一萬千餘匹並四尺二寸以上十歲以下方許起綱不合格者雖骨相驍駿馳騁超逸者亦不收買又不許民間私買臣愚以爲棄之於化外不若養之民間緩急收之實朝廷之外廐況沿邊之地去西北不遠風土水草相類養之易以蕃息而有願中賣於官者依所直之數與之孰不樂歸於官者是則民間之馬皆吾廐中物乞於茶馬司所買馬外不堪排發起綱之馬令官用退印不拘軍民並聽從便收買則不惟得夷人懽心且俾沿邊牧馬日以蕃息可爲緩急之備是一舉而數利也從之　信陽軍守臣言秦司排撥綱馬兵士已至而馬數未足官司每以多支日券爲憂馬數已登而兵士未至官司復以多費草料爲念幸而人馬俱集則督促發遣一不暇顧且馬產於深嶺涉遠而至力猶未充不問羸病遽責之以經涉險阻沿路倒斃皆此之由乞下秦司今後綱馬有羸瘠病患者且須醫療飼養十分充壯然後撥發從之

廣馬　建炎末廣西提舉峒丁李棫始請市戰馬赴行在紹興初隸經略司三年春卽邕州置司提舉市於羅殿

自杞大理諸蠻其後又置買馬司以帥臣領其事七年胡舜陟爲帥歲中市馬二千四百匹詔賞之其後馬益精歲費黃金五鎰中金二百五十鎰錦四百端絁四千疋廉州鹽三百萬斤而得馬千五百馬必四尺二寸以上乃市之其直爲銀四十兩每高一寸增銀十兩有至六七十兩者土人云其尤駔駿者在其出產處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但官價有定數不能致此耳然自杞諸蕃本自無馬蓋又市之南詔南詔今大理國也去自杞國可二十程而自杞至邕州橫山寨二十二程橫山寨至靜江府又二十餘程羅殿國又遠如自杞十程宜州溪峒巡檢常恭赴闕持南丹州莫延甚表來乞就宜州市馬比之橫山可省三十程蓋馬地至南丹十程南丹至靜江府十三程張說在樞筦欲從其說或謂邕遠宜近人孰不知前迂其塗豈無意況莫氏方橫乃欲爲之除道而擅以互市之饒誤矣小吏妄作將啟邊釁乃止　廣州例以五十匹爲一綱每年綱許推賞然吏爲姦博馬銀多雜以銅每銀一兩爲握臂釧撲鹽百斤爲一畚腹減至六十所贏皆官吏共盜之蠻覺知不肯以良馬來所市率多老病羸下且不能登數帥范成大善爲約束增足鹽畚逮其去官之歲市馬乃六十綱前此未有也嶺南自產小駟匹直十餘千與淮湖所出無異大理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於廣南其實猶西馬也每選其良者赴三衙而其他則付建康鎮江府池鄂太平州軍中皆有常數　舊廣西十州民運鹽至橫山寨民甚苦之紹興十九年陳璹爲經略使以官錢募小校運送家屬遇闕失則部良馬至行在以酬之至今爲例

淮馬　隆興初張浚爲江淮都督即淮上市之浚言川廣市戰馬每匹不下三四百千又道遠多斃今淮馬每匹通不滿二百千且軍中即日可得上從之逮督府廢乃止然淮南馬矮小實不可用其可用者乃取之淮北耳乾道以後又詔於淮郡市馬於是多有越淮盜馬來市者時曾昭守濠州至以其馬起綱至行在北人以爲言淮西帥臣趙善俊奏其事大臣欲下令還之孝宗以爲失體乃諭善俊執死罪囚付昭令斬之曰此盜馬者也於是一綱已至御馬院命濠州以死損報而次綱未至者皆遣還之昭坐追官放罷自是不復買淮馬矣

淳熙十五年侍衛步軍都虞候梁師雄言三衙每年取押綱馬全藉馬驛辦其草料以時養飼竊聞沿路驛舍例皆損弊及將合支草料離驛安頓每遇綱馬到程旋令官兵般擔以此失時多致羸瘦蓋因提點驛程官吏失於

檢察乞行下所隷州縣相視驛舍量加修葺及時合用草料常切應辦各就馬驛附近椿頓綱馬到日隨即支給更乞令沿路都統司分定驛程各差素有心力將官一員從各司量給盤費責令與諸州軍所委官同其提點自宕昌至興州十五驛屬興州都統司自大桃至漢陰十五驛屬興元府都統司自衡口至千平十三驛屬金州都統司自梅溪至石墻十四驛屬鄂州都統司自邊城至梅溪十一驛屬江州都統司自紫宕至廣德軍十二驛屬池州都統司自段村至臨安府餘杭門六驛屬殿前步軍司各令所差將官往來用心巡視務要館舍草料應辦齊整違從提點將官申所差將官歲一更替如見實有勞效即支犒賞從之

嘉定六年臣僚言將佐之馬往往取之馬軍則馬軍雖合請三百止得一百食錢而主軍者審收其三分之一又統制官占馬至四十五匹名料馬豈特占請馬料每二匹必有一卒以頂其名而盜取其錢以入已者今措置立爲定額詔統制官止許差破戰馬六匹統領官差破四匹馬步軍正副準備將各止差破兩匹其減下馬拘收從公撥付入隊官兵如法養餵約束自後不得輒於官兵名下差撥換易從之

容齋洪氏隨筆曰國家買馬南邊於邕管西邊於岷黎皆置使提督歲所綱發者蓋踰萬匹使臣將校得遷秩轉資沿道數十州驛程券食廐圉薪芻之費其數不貲而江淮之間本非騎兵所能展奮又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蘇秀以水草亦爲逐處之患因讀五代舊史云唐明宗問樞密使范延光内外馬數對曰三萬五千匹帝歎曰太祖在太原騎軍不過七千先皇自始至終馬纔及萬今有鐵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養士練將之不至也延光奏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士之費可贍步軍五人三萬五千騎抵十五萬步軍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帝曰誠如卿言肥騎士而瘠吾民民何負哉明宗出於蕃戎猶能以愛民爲念李克用父子以馬上立國制勝然所蓄只如此今蓋數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

宋寧宗嘉定十四年四川制置使崔與之增收市關外馬價

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五千有奇開禧後制置使安丙裁去三之一至是損耗過半與之至馬僅五千乃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爲金人所邀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

理宗寶慶四年兩淮制府貿易北馬五千餘　時王霆知濠州節浮費糴粟買馬以備不虞他郡亦往往市馬不之

報

紹定元年京西副將孟珙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

知漢陽黃榦奏曰國家所用之馬西取於蜀南取於廣皆在數千里外博易之費道里之費一馬之入動數百千其所得甚艱所費甚巨一有緩急無馬可用開禧年間敵騎壓境旋行收買駑駘下乘亦以備數平居暇日可不思所以處之乎竊見漢陽管內有馬監一所馬之自蜀來者憩息於此五日而後行守臣亦預點檢之責臣嘗親至其地見馬監之前有所謂孳生監者乃鄂州大軍昔日所創方其盛時馬之蕃息可以足軍中之用今監皆頹敗不復有馬矣漢陽為郡土壤甚廣風氣甚勁水草甚饒若委之守臣使之興復舊監以為牧馬之地給降本錢收買江北所產之馬而蕃息之差撥兵卒使任牧養之責數年之間生息蕃盛猝有緩急即可為用與夫求之至遠之地買之倉卒之際其利害相去遠矣更乞行下總領所同鄂州都統司相度施行

度宗咸淳末臣僚請和市馬

有紀智立者獻謀以為兩淮軍將武官巨室皆畜馬率三借二二借一一全起團結隊伍借助防江各令飼馬役夫自乘之官優給月錢一年以半年為約江面寧即放歸臣僚言宜倣祖宗遺意亟謀和市馬如出一馬則免其某色力役時川秦之馬道陸則崇岡複嶺盤回斗絕舟行則峽江湍急灘磧險惡每綱運公私經費十倍而人馬俱疲上則耗國用下則困州縣綱兵所經甚於寇賊雖臣僚條奏更迭終莫得其要領豈馬政各因風土之宜而非東南之利歟

恭帝德祐元年十二月括臨安府州縣馬

遼太宗天顯二年十二月閱羣牧於近郊

會同八年八月詔侍衛蕭蘇色閱羣牧於北陘

大同元年收晉降卒獲其馬數萬
景宗保寧九年七月遣使助漢戰馬
聖宗統和四年三月遣飛龍使雅嚕文班吏雅圖噶閱馬以給伐宋先發諸軍
十三年五月北南伊實三府請括富民馬以備軍需不許給以官馬
十五年七月禁吐谷渾別部鬻馬於宋
時豪州刺史耶律唐古嚴立科條禁奸民鬻馬於宋夏界因陳弭私販安邊境之策太后嘉之
開泰二年七月以伐黨項命諸軍各市肥馬
二年命北院樞密使耶律世良選馬駝於烏爾古部
七年九月括馬給東征軍　八年三月閱飛龍院馬
九年九月括諸道漢民馬賜東征軍
太平六年六月詔凡官畜並印其左以識之
興宗重熙十一年七月詔盜易官馬者減死論
十二月以托歡黨項多鬻馬夏國詔謹邊防
十五年十一月渤海部以契丹戶例通括軍馬
道宗大安二年五月以牧馬蕃息多至百萬賞羣牧官以次進階
時馬羣太保蕭托輝素知羣牧名存實亡悉閱舊籍除其羸病錄其實數
九年十月詔以馬三千給烏爾古部
天祚帝天慶七年正月減廄馬粟分給諸局　九年令諸番部富人進軍獻馬納官各有差　十年三月民有羣馬者十取其一給東路軍
食貨志曰初太祖爲德呼勒府額爾奇木納尼氏單弱於是撫諸部明賞罰不妄征討因民之利而利之羣牧蕃

息上下給足及即位伐河東下代北郡縣獲牛羊駝馬十餘萬樞密使耶律色埒默討女直復獲馬二千餘萬分牧水草便地數歲所增不可勝算當時括富人馬不加多賜大小鶻軍萬餘匹不加少蓋畜收有法然也厥後東丹國歲貢千匹女直萬匹珠巴克等國萬匹準布及武都溫特哩亥各二萬匹西夏室韋各三百匹伊埒圖博和哩敖拉摩多哈喇鐵驪等部三百匹仍禁朔州路羊馬入宋托歡黨項馬鬻於夏以故羣牧滋繁數至百有餘萬諸司牧官以次進階自太祖及興宗垂二百年羣牧之樞如一日天祚初年馬猶有數萬羣每羣不下千匹祖宗舊制常選南征馬數萬匹牧於確壩清滄間以備燕雲緩急復選數萬給四時游畋餘則分地以牧法至善也至末年累與金戰蕃漢戰馬十損六七雖價數倍竟無所買乃冒法買官馬從軍諸羣收私賣實多田獵亦不足用此遼馬政之大畧也

按百官志北面牧廏官有羣牧官名一十六內惟牛羣司專掌牧牛渾河北漠南漠北滑水三馬羣司專掌馬政餘羣牧官當是馬駝牛羊皆其所掌然終以馬爲最重也尙廏飛龍院及總領內外廏馬司其有五官名則專主諸廏之事

金太祖時聞齊達勒部產良馬使赫舍哩阿實罕掌其畜牧

時威州軍帥烏楞古軍中往往闕馬而官馬多匿於私家遂檢括之至天輔三年帝幸阿里罕家問疾問以國家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可禁止之

太宗天會三年七月詔南京括官豪牧馬以等第取之分給諸軍

海陵天德間置迪河鄂爾多阿爾本富僧額永安沃濟五羣牧所

金初因遼諸茂而置羣牧茂之爲言無蚊蚋美水草之地也至是設五羣牧所皆仍遼舊名各設官以治之又於諸色人內選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明安穆昆佛寧軍與司吏家餘丁及奴使之司牧謂之羣子分牧馬駝牛羊爲之立蕃息衰耗之刑賞後稍增其數爲九契丹之亂遂亡其五四所之所存者馬千餘牛二百八十餘羊八百六十駝九十而已

正隆四年八月詔諸路調馬以戶口爲差計五十六萬餘匹富室有至六十匹者仍令戶自養飼以俟
用
六年二月詔內地諸明安赴山後牧馬俟秋並發　七月大括天下贏馬
世宗大定元年十一月詔調民間馬充軍用事畢還主死者給價
時契丹餘黨未附者眾北京臨潢泰州民不安詔參知政事完顏守道佩金符往安撫之給羣牧馬千匹以備軍
用
二年六月命御史大夫白彥敬西北路市馬　至六年右丞相赫舍哩良弼請於榷場市馬毋拘牝牡令官馬甚少
一旦邊境有警乃調於民不亦晚乎帝從之
三年八月命諸官員年老者許存馬一二匹餘並括買入官
八年四月詔行殺馬之禁　詔曰馬者軍旅所用牛者農畊之資殺牛有禁馬亦何殊其令禁之
七月制盜羣牧馬者死告者給錢三百貫
十六年四月制商賈舟車不得用馬
二十年三月更定羣牧官詳袞托迪知把羣牧人滋息損耗賞罰格
時置牧所七曰特們圖們阿都齊布沙堪額勒本和囉噶伊囉斡至二十八年羣牧所蕃息之久馬至四十七萬
牛十三萬羊八十七萬駝四千時陝西軍人以春收馬經夏不收飼瘠弱多死統軍使富珠哩阿嚶罕以時收秣
之故死損者少
按金史地理志羣牧十二處曰烏都温曰布沙堪曰伊囉斡曰鄂爾多曰嘉勒幹曰額勒本曰烏展曰特們曰托
克托圖曰烏拉圖曰騰曰布希蓋承安以後創置者多不止於七所也
選舉志曰金制羣牧官三週歲爲滿所收之畜以十爲率駝增二頭馬增二匹牛亦如之羊增四口而大馬百死
十五匹者及能徵前官所虧三分爲率能盡徵及徵二分半以上爲上等陞一品級駝增一馬牛增二羊增三大
馬百死二十五徵前官所虧二分以上爲中等約量陞除駝不增馬牛增一羊增二大馬百死三十徵虧一分以

文瀾書局石印

上為下等依本等除餘畜皆依原數而大馬百死四十徵虧不及一分者降一等此明昌四年制也五年制馬牛羊虧原數十之一駞馬百死四十徵虧不及一分者降一等決四十若駞馬牛羊虧原數一分馬百死四十徵虧不得者杖八十降同前

二十一年勅諸所馬三歲者付女直人牧之牛或以借民耕或又令民畜羊或以振貧戸時遣使閱實其數缺則杖其官而令牧人償之匿其實者監察舉覺之

二十四年六月閱馬於綠波淀

章宗明昌五年散騾馬令中都西京河北東西路黠民物力分畜之又令他路民養馬者死則於前四路所養者給換若欲用則悉以送官

六年三月以北邊糧運括羣牧所三招討司明安穆昆隨乣及德哷德唐古部諸茂西京太原官民駝五千充之唯民以駝載為業者勿括

承安五年七月初置富森羣牧

泰和四年六月罷諸羣牧提舉

五年詔河南宣撫使布薩揆括戰馬　時詔括馬村涉軍節度使富察哲魯使百姓飼養以須御史劾之既而伐宋諸路括馬皆瘦唯隆州馬肥乃釋哲魯

六年四月詔內外職官納馬各有數

七月詔禁賣馬入外境但至界欲賣而為所捕即論死衞紹王大安三年三月括民間馬令職官出馬有差

崇慶元年五月括陝西馬

宣宗貞祐二年十月詔遣官市木波西羌馬

是年二月彰化軍節度使張行信上書曰馬者甲兵之本方軍旅未息馬政不可緩也臣自到涇聞陝右豪民多市於河州轉入內地利蓋百倍及見省差官平涼府同官烏庫哩和勒端市於洮州以銀百錠幾得馬千匹云生

羌本波諸部番族人戶畜牧甚廣蓋前所遣官或抑其值或以勢淩奪遂失其利且常患銀少所以不能多得也又聞番地今秋薄收鬻馬得銀輒以易粟冬春之交必艱食馬價甚低乞令所司輦銀粟於河洮等州選委知番情達時變如和勒端者貿易之若捐銀萬兩可得良馬千匹此會不可失唯朝廷亟圖之時採納焉後帝論馬政顧平章政事珠格高琪曰往歲市馬西夏今肯市否對曰木波畜馬甚多市之可得括緣邊部落馬亦不少矣宣宗曰盡括邊馬緩急如之何閱三日復奏曰河南鎮防二十餘軍計可得精騎二萬緩急亦足用宣宗曰馬雖多必養之有法習之有時詳諭所司令加意焉

三年七月括民間羸給諸軍與馬參用

十一月詔市民間挽車羸疾牝馬置羣牧中以圖孳息

興定元年三月定民間收潰軍亡馬之法及以馬送官酬直之格

上等馬一匹銀五十兩中下遞減十兩不願酬直者上等二匹補一官雜班任使中等三匹下等四匹亦如之令下十日陳首限外匿及殺並絞

十月遣官括市民馬立賞格以示勸 五百匹以上鈔千貫千匹以上一官二千匹以上兩官

哀宗天興二年七月定進馬遷賞格每甲馬一匹或二匹以上遷賞有差又定括馬隱罪格

時帥臣范眞姬汝作等各以馬進凡得千餘匹以穆延阿克占領之

元太宗六年五月大會諸王百僚凡來皆用善馬五十匹爲一羈守者五人飼羸馬三人但盜馬一二者卽論死

世祖中統元年五月命諸路市馬萬匹送開平府

二年五月禁私殺馬牛申嚴越境私商販馬匹者罪死 至至元二年正月詔申嚴越界販馬之禁違者處死十一月省院官議收到私走間道盜販馬匹會過南界人三千八百四戶悉令充軍三年十一月申嚴殺馬牛之禁十二年五月又申其禁

六月詔定中外官所乘馬數各有差

十月括西京兩路官民有壯馬皆從軍

令宣德軍楊廷訓統之有力者自備甲仗無力者官與供給兩路鄂羅官幷在家軍人凡有馬者並付新軍劉總管統領昂吉所管西夏軍幷豐州蕁麻林夏水阿嘍罕皆備鞍馬甲仗及博囉罕所管兵凡徒行者市馬給之並令從軍

十一月命諸路市馬二萬五千餘匹授蒙古軍之無馬者

三年二月詔諸道以今歲民賦市馬

四年二月命河東宣慰司市馬百二十九匹賜諸王巴喇軍士之無馬者

至七月又詔東平大名河南宣慰司市馬千五百五十匹給阿珠等軍又冀州蒙古百戸愛實等犯鹽禁命沒入馬百二十餘匹給軍士之無馬者

是年立羣牧所　至至元十六年改尚牧監掌阿哈斯馬匹受給造作鞍轡之事十九年改太僕院二十年改衛尉院二十四年罷院立太僕寺又別置尚乘寺以管鞍轡而本寺止管阿迪斯馬匹

兵志曰中統四年立羣牧所其牧地東越耽羅北踰和林圖們西至甘肅南暨雲南等地凡一十四處自上都大都以至諤尼巴雅爾齊蘭格爾無非牧地馬之羣或千百或三五十左股烙以官印號大印子馬其甲有必實古必達古庫十沁諤斯庫鄂蘭等名牧人口哈噶齊哈喇齊有千戸百戸父子相承任事自夏及冬隨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朝廷歲以九月十月遣寺官馳驛閱視較其多寡有所產駒卽烙印取勘收除見在數目造蒙古回回漢字文册以聞其總數蓋不可知也凡病死者三則令牧人償大牝馬一二則備二歲馬一一則償牝羊一其無馬者以羊駝牛折納太廟祀事暨諸寺影堂用乳酪則供牝馬駕仗及宮人出入則供尚乘馬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門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行汰其羸瘦不堪者還於羣自天子以及諸王百官各以脫羅氊置撒帳爲取乳室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遣使徵馬五十鄂瑪堆來京師鄂瑪堆者承乳車之名也旣至則俾哈噶齊哈喇齊之在朝爲卿大夫者親秣飼之日釀黑馬乳以奉玉

食謂之細乳每鄂瑪堆牝馬四十每牝馬一官給芻一束菽八升駒一給芻一束菽五升菽貴則半以小稻充白

諸王百官而下亦有馬乳之供鄂瑪堆如前之數而馬減四之一謂之粗乳芻粟要旬取給於度支寺官亦以旬詣閑廄閱肥瘠又自世祖而下山陵各有鄂瑪堆取馬乳以供祀事號金陵擠馬越五年盡以與守山陵使者凡御位下正宮位下隨朝諸色目人員甘肅土番耽羅雲南占城蘆州河西亦奚卜薛和林鄂諸吉爵爾阿勒呼木瑪古哈喇穆連伊奇喇斯伊蘇呼察青海阿齊托十輝罕哲哩木齊達勒等處草地內及江南腹裏諸處應有係官孳生馬牛駝騾羊點數之處一十四道牧地各置千戶百戶

七年六月勅西夏中興市馬五百匹　十一年四月括諸路馬五萬匹

十二年六月定烏嚕衛士人各馬二匹從者一匹

十四年三月括馬三萬二千二百六匹孕駒者還其主

十七年二月詔王相府於諸鄂囉市馬二萬六千三百匹

二十一年六月以馬一萬一百九十五賜托多爾朶海共拉伊爾所部貧軍

二十三年六月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敢匿與互市者罪之

二十四年五月括江南僧道馬匹　六月括平灤路馬

二十五年命南京宣慰司伯嘉努括五路民馬　五月勅武平路括馬千匹

二十六年七月命百官市馬助邊

先是二十四年六月百官以職守不得從征納顏願獻馬以給衛士至是有此命時詔括馬毋及勳臣之家平章政事博爾歡曰吾馬成羣所治地方三千里不先出馬何以爲吏民之倡乃先入善馬十有八

又發至元鈔萬錠市馬於燕南山東河南太原平陽保定河間平灤

十二月括天下馬一品二品官許乘五匹三品三匹四五品二匹六品以下一匹餘皆括入官

十七年十一月括遼陽馬萬六千匹擇肥者給都哩特穆爾所部軍

文瀾書局石印

三十年三月括天下馬十萬匹　時宗王海都將犯邊巴延以聞帝命月額魯與尚書左丞李庭議所以爲備庭請下括馬之令凡得馬十一萬匹軍中頼其用

成宗元貞元年二月以特默齊軍出征馬不足詔除軍民官吏所乘凡有馬者盡括之

三月遣密拉章以鈔五萬錠授征西元帥令市馬萬匹分賜二十四城貧之軍校

二年十月以宣德奉聖懷來縉山等處牧宿衛馬

大德二年十二月括諸路馬除牝孕攜駒者齒三歲以上並拘之

三年正月括諸路馬隸蒙古軍籍者免之

武宗至大元年九月中書省臣言連歲不登大都去歲飼馬九萬四千匹請減爲五萬匹外路飼馬十一萬九千餘匹請減爲六萬匹從之

四年十月時仁宗已卽位置羣牧監掌興聖宮位下畜牧

仁宗延祐七年四月時英宗已卽位括馬三萬匹給蒙古流民遣還其部

七月括馬於大同興和冀寧三路以頒衞士

英宗至治二年二月括馬賜宗仁衞

泰定帝泰定元年六月中書省臣張珪等請復圉槽牧馬之制

珪等奏曰庫特齊牧養馬駝歲有常法分布郡縣各有常數而宿衞近侍委之僕御役民牧放始至卽奪其居俾飲食之殘傷桑果百害蜂起其僕御四出無所拘鈐私鬻芻豆瘠損馬駝大德中始責州縣正官監視蓋暖棚圉槽櫪以牧之至治初復散之民間其害如故監察御史及河間路守臣屢言之臣等議宜如大德圉槽之制正官監臨閱視肥瘠拘鈐宿衞僕御著爲令帝不從至二年四月和市牝馬有駒者萬匹始勅宿衞駝馬散牧民間者歸官廏飼之

八月命支度監沐阿都齊所掌駝馬於外部飼之

文宗天歷元年九月命有司括馬又遣使分行河間保定眞定及河南等路括民馬又括河東山東馬

十月以所括河北諸路馬四百匹給四宿衞阿都齊二百匹給中宮阿都齊餘二千匹分牧於內郡　令廣平大名兩路括馬

至順元年九月出馬八萬匹令於河間保定等路分牧之

二年九月監察御史陳思謙請置羣牧司從之

思謙言軍站消乏僉補則無殷實之戶接濟則無羨餘之財倘有征行必括民間之馬苟能修馬政亦其一助也方今西越流沙北際沙漠東及遼海地氣高寒水甘草美無非牧養之地宜設置羣牧使司統領十監專治馬政并畜牛羊數年之後馬實蕃盛或給軍以壯兵威或給站以優民力牛羊之富又足以給國用非小補也帝可其奏命中書議行之

十一月詔以四川鹽給雲南所牧馬

雲南行省言亦溪卜薛之地所牧國馬歲給鹽以每月上寅日啖之則馬健無病比因布呼叛亂雲南鹽不可到馬多病死詔令四川行省以鹽給之

順帝至元三年四月漢人南人高麗人凡有馬者拘入官

六年正月察罕諾爾等處馬災振鈔六千八百五十八錠

至正十一年括馬　十二年正月拘刷河南陝西遼陽三省及上都大都腹裏等處漢人馬

三月以出征馬少出幣帛各一十萬匹於迤北萬戶千戶所易馬

十四年三月詔和買馬於北邊以供軍用凡有馬之家十匹內和買二匹每匹給鈔一十錠

十六年三月詔和買馬六萬匹展齊　案元史兵志展齊者驛傳之譯名也蓋以通達邊情布宣號令凡站陸則以馬以牛以驢以車水則以舟其給驛傳璽書謂之鋪馬聖旨遇軍務之急則又以金字圓符爲信銀字者次之內所掌之天府外則國人之爲長官者主之其官有驛令有提領又置托克托和斯以司辨詰皆總之於通政

院及中書兵部大宗元年敕諸牛鋪馬站每百戶置漢車一十具四年五月諭隨路官員及展齊人等使臣無牌面文字而給馬者與有牌面而不給者皆有罪若軍情急速雖無亦給世祖至元七年十一月立諸站都統領使司往來使臣令托克托和斯盤問十三年改諸站都統領使司爲通政院十九年四月詔南方驗田糧及七十石者准當站馬一匹九月通政院言每展齊三五戶共當正馬一匹十三戶供車一輛近年多爲諸王公主招收致站戶損斃乞換補站戶從之二十五年又命南方站戶以糧七十石出馬一匹或十石之下八九戶共之或三二十石之上兩三戶共之若七十石之上自請獨當者聽之

明太祖都金陵令應天太平鎭江廬州鳳陽揚州六府滁和二州民牧馬

兵志曰明制馬之屬內廄者曰御馬監中官掌之牧於大壩蓋倣周禮十有二閑意牧於官者爲太僕寺行太僕寺苑馬寺及各軍衞即唐四十八監意牧於民者南則直隸應天等府北則直隸及山東河南等府即宋保馬意其曰備養馬者始於正統末選馬給邊邊馬足而寄牧於畿甸者也官牧給邊鎭民牧給京軍皆有孳生駒官牧之地曰草場或爲軍民佃種曰熟地歲徵租佐牧人市馬牧之人曰恩軍曰隊軍曰改編軍曰充發軍曰抽發軍苑馬分三等上苑萬中七千下四千一夫牧馬十匹五十夫設圉長一人凡馬肥瘠登耗籍其毛齒而時省之三歲寺卿偕御史印烙鬻其羸劣以轉市邊衞營堡府州縣軍民壯騎操馬則掌於行寺卿邊用不足又以茶易於番以貨市於邊其民牧皆視丁田授馬始曰戶馬旣曰種馬按歲徵駒種馬死孳生不及數輒賠補此其大凡也

洪武元年正月置各處驛馬驗民田糧備之

按實錄所載馬有上中下三等大率上馬一匹糧一百石中馬八十石下馬六十石如一戶不及一百石者合衆戶爲之又十六年八月設浦子口等處驛馬一驛上馬二十匹中馬十匹以蘇松嘉湖四府之民爲馬戶田四十頃之上者出上馬一匹三十頃之上者中馬一匹二十頃之上者下馬一匹此驗田糧之多寡分馬上中下之等級也至二十一年三月定鳳陽等處驛馬八戶先是以杭州徽州等府市井富民備馬應役至是定其戶數上

馬一匹一百三十八戸中馬一百十八戸下馬九十八戸此以戸數之多寡分馬上中下之等級也

四年閏三月置羣牧監於達勒達錫里營所隨水草利便立官署專職牧養

五年二月置茶馬司鹽馬司

先是戸部請收漢中府茶園茶於西番易馬至是遂立秦州茶馬司又於四川納溪白渡置鹽馬司以鹽易馬又以戸部言收四川巴茶貯以易馬統於茶鹽都轉運司賜金牌信符於番族以防詐偽每三年遣廷臣召諸番合符交易上馬茶百二十觔中七十觔下五十觔以私茶出者罪死末年易馬至萬三千五百餘里

按兵志所言止得其大概考實錄及典彙諸書自秦州置茶馬司後所置之州不一如河州永寧烏撒烏蒙東川芒部以及雅州各以茶鹽易馬間有用布者第其間歲易馬數多寡不同給值茶鹽輕重不一若永寧馬價與河州同凡上馬每匹給茶四十觔中馬三十觔下馬二十觔此價值最輕而有上中下之不一者其有畫一者如十七年五月定烏撒歲易六千五百匹烏蒙東川芒部皆四千匹每馬一匹俱給布三十匹或茶百觔鹽如之此則無上中下之別矣若最重者無如四川之雅州向以路遠每匹給茶至一千八百觔後於二十二年六月裁定上馬一匹茶一百二十觔中馬七十觔駒馬五十觔此又價值最重而有上中下之不一者也是以二十五年於河州等衞以茶三十餘萬觔得馬一萬三百四十餘匹三十一年二月於西番以茶五十餘萬觔得馬一萬三千一百一十八匹而內地之馬漸充矣

六年二月置羣牧監於滁州尋改爲太僕寺始定養馬之法

初令應天等處民牧馬至是始定其法江北民以便水草一戸養一匹後於二十三年改五戸養一匹江南民十一戸養一匹皆復其身官給善馬爲種率三牝置一牡每一百匹爲一羣設羣頭與羣副掌之牝馬歲課一駒缺駒損斃者責償之寺官視馬肥瘠而勸懲之任滿吏部考其生息之多寡以爲殿最焉自後馬大孳息故於七年四月置孳牧所於中立府八月增設牧監羣官共二十七處俱隸於太僕寺又於十年三月增置滁陽等五牧監領四十八羣二十三年七月命太僕卿祝孟獻驗視馬數添省羣監遂罷太僕寺牧監九羣五十四惟存大興天長舒城三

牧監置草場於湯泉滁州等地所隸七羣

十六年正月敕西番以馬爲土賦

先是八年五月以西番產馬命內使趙成持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至是以歸附久未嘗責其貢賦宜計地貢馬如三千戶則三戶共出馬一匹四千戶則四戶共出馬一匹定爲土賦

案洪武初年最重馬政產馬之地悉遣使市之四年八月以布萬匹買馬給軍十八年高麗貢馬五千後定每年貢五十匹是特內外貢獻皆以馬爲幣二十年遣官市馬高麗二十四年詔高麗市馬萬匹又侍郎李浩還自琉球市馬四十匹言其國貴磁器鐵釜等物自後市馬多用之員外程益等市馬廣東民間馬少求諸蠻境以售官帝命增給其直自是馬益多矣

十七年十月禁遼東將士私賣官馬

將士征遼東者指揮而下驍勇者人給二匹庸常者一匹軍還馬悉收入官私賣易者有罪又於二十年七月邊將征討邊夷多獲馬匹惟驛傳太僕寺得買之不得私鬻

十八年五月詔陝西山西北平各驛孳生馬匹聽民貨鬻弗禁　至二十年馬戶以孳生馬來進帝以芻豆之費不輕驛馬孳生聽民畜賣令卽還之

十九年八月改孳牧所爲司牧司

二十三年正月命太僕寺以種馬之餘發草地牧放

詔江南北各存牧馬萬匹爲孳生種馬其餘悉發草地牧放江北之人給鈔別市種馬孳生以補見缺之數其正從馬二匹官止歲收一駒餘悉聽民自鬻之

六月詔養馬民戶歲產一駒者賜鈔十錠其種馬死并駒不及數者勿問

十一月命五軍都督府及錦衣等二十衞於大江北岸各置牧馬草場　至二十五年三月命罷民間歲納馬草凡軍官馬令自養軍士馬令管馬官擇水草豐茂之所屯營牧養

二十六年二月禁河州等處民私鬻官馬 命給榜諭守關者禁官印馬過河私鬻其無印者聽渡河售易 按明代印烙官馬始見於此洪武舊例江南馬每年三月初一日赴南京牧馬千戶所印俵江北馬每年三月十五日赴南京太僕寺印俵凡孳生駒用云字小印俵散作種用大印給軍騎操者再用云字印

二十八年三月詔悉罷羣監官以其馬匹隸有司牧養

先是和州民晏仁言民間馬戶既養孳生馬匹又於有司供應差役是一戶而充兩差實爲重複下廷臣會議宜省牧馬監羣就令有司兼掌之於是太僕寺所屬監十四羣九十七悉罷之復定管牧州縣三十七處

按兵志及會典自二十三年牧監多所廢罷因令飛熊廣武英武三衞五軍養一馬馬歲生駒一歲解京至是悉以監牧歸有司凡管馬官專提調馬匹不許管署事務江南十一戶江北五戶養馬一匹復其身其丁多之家充馬頭專一養馬餘令津貼銀鈔以備倒失買補之用不許輪流及派孤寡殘疾者如馬頭家生畜不旺許貼戶家看養凡兒馬一騍馬四爲羣羣頭一人五羣羣長一人太僕官督理歲正月至六月報定駒七月至十月報顯駒十一二月報重駒凡有生質奇異與夫兒騍毛色務開豁分明歲終考馬政以法治府州縣官吏焉

三十年正月置行太僕寺於山西北平陜西甘肅遼東定牧馬草場

帝慮西北邊衞所蓄馬匹甚蕃息而禁防疏闊乃設行太僕寺以掌其政設少卿寺丞擇致仕千百戶指揮爲之又以塞邊諸王各據沿邊草場牧放孳畜乃分畫地界令於荒閑平地及山場腹裏諸王駙馬及軍民聽其牧放樵采在邊所封之王不得占爲己場

惠帝建文四年九月（時成祖已入立）許回回寧夏馬市

成祖永樂元年二月設北京行太僕寺 掌順天山東河南及遷都之後以舊設者爲南太僕寺掌應天等六府二州

三年三月設遼東開原廣寧馬市

福餘衞部屬及烏梁海等屬欲來貨馬帝令遼東鎮守臣就廣寧開原立市一於開原城南一於城東一於廣寧

各去城四十里

九月設陝西甘肅北京遼東四苑馬寺

以甘肅寧夏山西皆近邊可畜馬於是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寺統六監監統四苑苑視其地里廣狹爲上中下三等上苑牧馬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苑有圉長一圉長率五十夫每夫牧馬十匹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各統六監並視陝西甘肅至十八年革北京苑馬寺及六監二十四苑悉牧之民英宗正統二年革甘肅苑馬寺並隸陝西苑

十一年二月令北京民戶分養孳生馬著爲令

按本紀言民戶分養兵志言計丁養馬蓋初定民戶旋改爲丁也民十五丁以下一匹十六丁以上二匹編發者七戶一匹除罪選居閑官教之畜牧又十四年以寺卿楊砥言北方人戶五丁養一免田租之半薊州以東至南海等衛戍守軍外每軍飼種馬一又十五年定南方養馬例鳳廬揚滁和五丁一應天太鎮十丁一淮徐初養馬亦以下爲率

六月設甘肅茶馬司如西寧例　命御史及錦衣衛官巡視官軍牧放馬匹

春末夏初牧放九月終回營科道官點閘馬死軍逃領敕官以聞在邊四月中出牧九月初回營

十七年三月立保安州牧馬草場　至宣宗宣德二年又置馬坊九所於保安州順聖川牧馬英宗正統間因邊患草場廢天順三年復置

二十二年九月時仁宗已卽位散畿內民所養官馬於諸衞所

太僕馬增數倍而畿民畜馬過多蠶桑盡廢故以分給諸衞所及臨邊戍卒俾養牧乘習

仁宗洪熙元年正月詔民間畜官馬者二歲納駒一匹免草糧之半著爲令　自是馬羽漸散於郡省

宣宗宣德二年二月以行太僕寺馬給關外官軍騎操

四年七月置給馬勘合

北京操備官軍領馬騎操凡十七萬餘匹後存者一五不及一以尚書張本言置勘合付北京太僕寺收掌領馬一匹給勘合一道塡寫齒色月日令執以爲憑遇倒死等項就勘合註寫明白送寺比較

六年二月以太僕寺馬分俵山東河南人民牧養

合五丁養一牝馬三丁養一牡馬而不免糧芻仍如例增設州縣掌馬官

八年十月命南直隸儹馬從太僕寺印烙

鳳陽各處每歲儹馬皆從兵部送御馬監印烙往返甚艱令從北直隸例俱太僕寺印烙又於正統四年改委官徧歷有馬地方公同印俵是後率遣駙馬侯伯其弊多端故於景泰二年八月改遣御史印烙

英宗正統三年四月立大同馬市　十年六月勘河南牧馬地十七處下兵部行之

按洪武中令民間孳牧止江南北永樂中始令北直隸領養宣德後乃及山東河南兵志言濟南兗州東昌民養馬自宣德四年始彰德衛輝開封民養馬自正統十一年始

十四年十二月（時景帝已即位）令順天府所屬州縣寄養各處起解備用馬匹

時額森入犯京師有警選馬二萬寄養近京充團營騎操而盡以故時種馬給永平等府

景帝景泰二年二月勅牧馬年老者免其算駒　牡馬十八歲以上牝馬二十歲以上者也

英宗天順五年十月命河南山西陝西士民納馬予冠帶　八年七月（時憲宗已即位）選牧馬萬匹赴京團養

憲宗成化元年令買補孳生馬駒折買騸馬備用

凡應買補者有司四匹軍衛五匹折買堪操騸馬一匹買後倒失者騍駒三匹兒駒二匹各折買騸馬一匹謂之四戶馬

二年八月分遣利道官清理牧馬草場令法司聽人納馬贖罪幷令陝西以官茶於番族市馬

四年四月始建太僕寺常盈庫貯備用馬價　初二年以南土不產馬改徵銀至是命南北直隸折徵價銀於太僕寺建官庫貯之　案是時民漸苦養馬故有折價太僕之有馬價自成化始

文瀾書局石印

八年正月募民納馬　時詔例免償操軍無馬者多巡撫以聞令召募納馬或納馬價許給冠帶十一月令宣府召人納馬

十二年十二月令各監苑以牝馬千匹給軍餘領養

邊備侍郎馬文升請於永平孳生牧馬內選牝馬千匹分給永寧監官軍領養三年算二駒於是令陝西山西苑馬寺各以牝馬千匹或二千匹印給寺監軍

十四年三月復開遼東馬市

永樂間遼東設馬市三處正統間因漏洩邊事已罷其二惟南關市獨存至是以遼東巡撫陳鉞言復開馬市

孝宗弘治元年十月命南京守備參贊內外官提督京營馬政

以南京大小教場並神機營操備馬倒死不告相驗又不比較買補故差官照京營例考驗追補

二年八月太僕寺卿王霽陳馬政十事

霽疏陳馬政十事一言國初邊方每寺馬不下二三萬匹自正統後馬政日弛邊方督太僕苑馬寺加意牧養一金吾左等衛皆有草場牧馬馬以萬計近存十無二三宜行寺丞等官約束衛所如法牧養一順天州縣寄養馬人戶丁多者或得空閒力乏者强令牧養宜審定人戶優免貧難一各處孳牧新收者少物故者多上下相蒙彼此姑息宜許寺丞官揭部一順天備用孳牧之馬請留其良汰其病者仍三年一選一國初專責馬甲養馬自各家輪養致用心不專馬多物故宜如舊例一各府州縣使客經過輒令官馬迎送馬斃則民賠償宜嚴加禁約一法司贓罰官馬良者多為權豪減價買去老病者寄養於民至倒死亦要追賠宜止許賣其老弱一各省邊等處俱有牧馬草場多為豪右侵占請閱實原額封立界至一各府州縣有馬少戶多馬多戶少者宜令酌派適均皆從之又南京太僕寺卿秦崇疏言南太僕歲解備用馬弘治三年為始鳳盧滁和等處解馬七分折價三分淮揚江浦六合等處解馬四分折價六分又應天諸府養馬州縣因有納價事例遂止知照數徵價其牧養馬而一切廢弛請令巡按御史查提追補並於南陵建平各增管馬官一員亦從之

三年定管軍官私占官馬及借撥與人之罪 五匹以下降一級以上降二級發邊衞立功借者一體論罪

六年七月定寄養種馬額及算駒之數

北畿自永樂以來馬日滋輒責民牧寺卿彭禮以戶丁有限課駒無窮請定種馬十萬匹歲取駒二萬五千匹永爲定額不復增添尚書馬文升覆奏行之兩京太僕寺種馬始有定額

十五年十二月以楊一淸爲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

御史王紹請嚴私茶之禁整理陝西馬政兵部請謂在外寺卿每用謫逐之人爲下所易宜以布按二司參政等官推補其監苑庶官亦宜擇北人素知牧馬者委之遂命一淸以都御史往十七年正月一淸言初以陝西宜牧設監苑跨二千餘里後皆革去惟存長樂靈武兩監六苑開城安定爲上苑廣寧萬安爲中苑淸平黑水爲下苑上苑歲可得馬一萬匹中苑得八千匹下苑得四千匹計亦足以給三邊之用然欲廣孳息必多蓄種馬宜增滿萬匹兩年一駒五年可足前數請給太僕寺銀四萬二千兩於平慶臨鞏買種馬七千又養馬恩隊軍舊額一千二百有奇今止有七百餘人請增爲二千人以牧馬並請相度地勢長樂廣平等十四營宜創築城堡開城黑水等十八營城堡宜修俱已允行尋遷總制仍督馬攻原額諸監草場十三萬三千七百餘頃存者已不及十一淸覈之得荒熟地十二萬八千四百餘頃淸句撥補招募改編軍人二千三百餘名修完馬營城堡一千九處衙門倉厰馬廄屋宇四千一百餘間又開武安苑地二千九百餘頃正德二年聞於朝又言官茶無積私販盛行邊兵缺馬累行伍賠償臣嚴禁私販廣積官茶招調番人共易馬一萬九千七十七匹給三邊戰馬不爲無補且以巡撫政繁請復設巡茶御史一人兼理馬政茶法二事從之

十六年七月修遼東復州苑馬寺於開原撫順二處各立馬厰 從巡撫張鼎言也

武宗正德二年閏正月令民養馬者勿科駒每歲令輦納備用馬一匹合力買解

御史王濟言民苦養馬有一孳生馬輒害之閒有定駒賂醫諱之有顯駒墜落之馬虧欠不過納銀二兩既孳生者已聞官而復倒斃不過納銀三兩孳生不死則餧餓馬日瘦削無濟實用今種馬地畝人丁歲取有定額請以

其額數令民買馬而種馬孳生縣官無與兵部是其言自後每有奏報輒引濟言縣官無與種馬事但責駒於民適母求子矣

七年閏五月開納馬例

軍民舍餘人等納銀二十兩准馬一匹授以冠帶以上遞加至七品散官者馬三匹銀七十兩武職則納銀百七十兩准馬七匹授百戸鎮撫以上遞加至指揮使者馬二十五匹銀五百兩俱免雜泛差役其餘各有差

十四年十月命兵部申明兌馬之例

太僕寺每年派取馬二萬五千匹其貯寺馬價亦量直而發是時兩歲之間御馬監遼東宣大等處兌至五萬八千七百餘匹價銀亦二十三萬兩寺卿汪舉請申明舊規量入而出舊四衛勇士官馬死二次者例不再給責之賠償今累年未追宜加舊遼東有寺監所養之馬宣大有團種子粒及椿棚之銀自可買補請如舊制非遇征調不得妄乞京營馬舊制各營追收椿銀買補後歸之太僕兌與寄養馬匹請令各營嚴追椿銀送寺買馬詔可

世宗嘉靖二年二月諭各巡撫毋請調寄養馬匹

時保定巡撫周季鳳河南勦賊急兌馬匹後多耗損太僕寺奏其非例故也既而御史謝汝儀言會典所載州縣及衛所私乘者俱有禁獨無巡撫不得擅用之文今宜明敕巡撫非奉詔不得擅用從之

閏四月更定盜賣官馬之例

有力者照例罰馬二匹知情和買鄉人牙保罰馬匹無力者軍調邊衛民發附近衛所永遠充軍管軍官遇操軍盜賣事發三匹以上者降一級五匹以上者降二級

九年六月命團營馬匹量留三千匹聽征餘一體下場牧放

舊制營衛上直官馬俱各分置草場牧放每下場月分草料住支後團營馬不下場皆仰秣司農部臣因請量留三千匹聽征餘令一體牧放從之

兵志曰明世馬政法久弊叢其始盛終衰之故大率由草場興廢太祖設草場於大江南北復定江邊牧地永樂

中又置草場於畿甸尋以順聖川至桑乾河水草美令以太僕千騎分牧後增至萬二千匹宣德初復置九馬坊於保安州於是馬大蕃息以色別而名之其毛色二十五等其種三百六十其後莊田日增草場日削軍民困於孳養弘治初主事湯冕給事中周旋等皆請清覈而旋言香河諸縣占於勢家霸州等處俱有仁壽宮皇莊乞罷之以益牧地雖允行而卒不能清南京諸衛牧場亦久廢京師團營官馬萬匹與旗手等衞上直官馬皆分置草場歲春末馬非聽用者下場牧放草豆住支秋末回科道閱視馬斃軍逃者以聞後上直馬不出牧而騎操馬仍歲出如例嘉靖中武定侯郭勛以邊警爲辭奏免之徵各場租以充公費餘貯太僕寺買馬於是營馬專仰秣司農歲費十八萬戸部爲詘而草場益廢議者爭以租佃取贏浸淫至神宗時弊壞極矣

十二年定倒失馬匹條例

議准存操巡捕幷錦衣旗手等衞馬匹一年以百匹爲率倒失十匹以上送問七匹以上罰治不及數者免究全無者量加犒賞原管數少而倒失不多及全無者不在此限又十七年定領馬十年以上倒死者把總官免參十年以下者仍以百匹爲率二十匹以上把總送問十匹以上罰治不及數者免究

二十五年八月以牧馬草場子粒銀盡送太倉供養馬費

二十九年十二月併徵南北寄養馬復弛陝西遼東各關馬禁

太僕寺寄養馬免發殆盡令三十年分春秋二季馬併作一運及借三十一年分馬作三十年二運其南北直隸原當總運者亦併徵二年分爲二運解寺又弛各關馬禁許商民貿易至三十一年十月御史徐紳言預徵備用馬民力不堪請以三年之通漸減一年之徵自三十三年爲始預徵次年者免三分之一行之兩年漸復原額詔可

三十年正月詔給西番諸族納馬勘合　從督臣王以旗之請也

兵志曰茶馬司洪武中賜金牌以防詐僞私茶罪死雖勛戚無貸末年至易馬萬三千五百餘匹永樂中禁少弛易馬少乃命嚴邊關茶禁遣御史巡督正統末罷金牌歲遣行人巡察邊民冒禁私販者多弘治間大學士李東

陽言金牌制廢私茶盛行有司又屢以做茶給番族番人抱檄往往以羸馬應宜嚴敕陝西官司揭榜招諭復金牌之制嚴收良茶頗增馬直則得馬必蕃及楊一清督馬政兼理鹽茶禁私販種官茶四年間易馬九千餘匹而茶尚積四十餘萬勅靈川鹽池增課五萬九千貯慶陽固原庫以買馬給邊又請專官聽其提調御史翟唐歲收茶七十八萬餘觔易馬九千有奇後法復弛嘉靖初戸部請揭榜禁私茶凡引俱南戸部印發府州縣不得擅印

三十年詔給勘合然初制訖不能復矣

四月開馬市於宣府大同

諳達求通貢市兵部尚書趙錦咸寧侯仇鸞等議比永樂成化間遼東馬市事例大學士嚴嵩贊成之乃許歲開二次兵部員外郎楊繼盛上疏極諫不聽四月開馬市於大同鎮羌堡易馬二千七百餘匹五月設馬市於宣府新開口堡易馬三千餘匹十二月延寧開市易馬五千餘匹尋以按臣蔡樸言停罷

三十一年七月詔開軍民納馬事例　兵部以太僕馬少議行正德間開納例許之四十一年三月復開納馬授職例

穆宗隆慶二年五月詔革各省種馬之半變價輸兵部

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武金言種馬之設專為孳生備用備用馬既別買則種馬可革今備用馬已足三萬則令每馬折價三十兩輸太僕一馬折價可買戰馬三匹又取無用之種馬盡賣輸兵部一馬十兩統計十二萬匹可得銀百二十萬且收草豆銀二十四萬御史謝廷傑言祖宗舊制軍機所係不可廢而是時內帑乏方分使括天下逋賦帝獨可金奏部請養買各半從之至萬歷九年始盡賣種馬上馬八兩下至五兩又折徵草豆地租銀益多矣

五年宣大山西三鎮互市馬萬匹

時諳達受封並允其互市於是得官市馬萬餘匹私市馬騾驢牛羊二萬餘其陝西三邊亦以次互市督臣王崇古疏各省歲徵備用馬每匹民間率費六七十金一遇歲荒馬死必至罄家蕩產比至解發往往倒死瘦損不堪

軍是括民以備馬而馬未必盡可用也各邊歲扣官軍俸糧充朋合買馬之需每馬一匹支官價十二兩給軍自買必須貼賠五七兩方足一遇馬死價失必致軍逃伍缺是累軍以買馬而馬未必盡堪補也今將貢市之馬一備入衞既免兌馬之擾一補營額可免貼賠之害且定上馬一匹價十二兩搭配官貨一分實值八兩餘中馬價十兩貨實值七兩餘下馬價八兩貨實值六兩餘其在商民率得厚利今邊地孳牧漸多軍士尋買且易此收夷馬利中國之明效也近利臣建議將各省歲俵馬每匹折二十四兩解部 公私內外俱獲便利但恐年復一年市馬必致太多請敕下兵部定議每年春發三鎭馬價各一萬二千兩聽易上馬千匹定赴各關俵兌京營官軍騎征或給戶寄養雖馬匹高壯或不及民俵而筋骨慣耐寒苦比內省馬九倍健有謂夷馬不服內養者近訪各邊軍士領獲市馬壯健既多倒死已少是夷馬不服內養之說原非定論也

神宗萬歷十六年七月寬陝西民間馬禁

巡按鍾化民言西塞產馬以資生而貿易有禁則孳蕃少而公家緩急亦無所賴請少寬其禁如本境荒而他境豐許出馬以取資本鎭緩而別鎭急許出馬以協濟但出鎭必給官文通番嚴行厲禁命議行之又三十四年四月巡按史學遷言國家私茶私馬內禁並嚴惟以禁其通番也今民間馬匹買賣俱領票納稅而不肖有司侵漁十九不論民間孳生換易見無稅票卽指稱私馬入官積猾捕役私販通番者重賄以免設禁之初意蕩然矣乞將民間馬政悉行釐革其關隘出入悉聽茶臣設法盤究詔從之

九年二月定陝西茶馬司易馬之額

先是巡按郝瀛言西寧河州洮州等處以茶易馬各監督兵備道多視爲鄙事概委屬員聽其徇私交易馬多不堪又派貧軍押解平涼比至二寺交割倒損居半寺官隱忍收受及其給散又多弊端所以虧損數多至是茶馬御史畢三才亦以市馬之數日增濫收駑劣隨收隨倒請定額數西寧收三千二百匹河州三千四百匹洮州一千八百匹岷州一百六十匹甘州一千匹莊浪八百匹從之

皇朝通典 按我 朝馬政特立專司 皇城 南苑諸處分設有內廄外廄其掌於太僕寺者左右兩翼各

牧場掌於　上駟院者上都達布遜諾爾等處各牧場馬數計二十萬有奇又八旗官馬直省牧馬營馬數亦二十餘萬有奇每歲孳息之數更不可量迥非唐志之侈稱無實者所可同年而語　皇上天威震疊式廓新疆泉甘土厚畜牧日繁哈薩克諸部落亦歲歲貢馬求市洵伊古以來未有如　今日之蕃庶者也至若馬數日盈或分往屯田或撥給緣邊營伍俾均歸實用謹據　大清會典則例臚敘馬政於左

太僕寺卿滿漢各一人少卿滿漢各一人（掌兩翼牧場均齊賞罰之政）左司員外郎滿洲蒙古各一人主事滿洲蒙古各一人（掌駝纛幔城網城之駝隻以備巡幸）右司員外郎滿洲蒙古各一人主事滿洲蒙古各一人（掌察驗牧場馬匹盈虧以時印烙）主簿滿洲一人（掌章奏文移）筆帖式滿洲蒙古各八人（掌繙譯）

皇朝通考順治元年設太僕寺掌兩翼牧場之政以直隸山東河南江南額徵馬價銀六十餘萬兩解太僕寺貯庫歲終覈銷

是年十二月裁太僕寺以馬價折徵銀兩歸併戶部

九年復設太僕寺衙門

乾隆六年分設太僕寺左右二司　右太僕寺馬政

牧場

太僕寺左翼四旗牧場在張家口外東北一百四十里哈喇尼敦井東西百五十里南北百三十里太僕寺右翼四旗牧場在張家口外西北三百十里齊齊爾罕河東西百五十里南北三十二里　國初設太僕寺兩翼牧場於張家口外

乾隆八年議准兩翼馬場原各有一定處所恐日後溷淆立界以垂久遠左翼四旗東以布呼衣布拉克為界西以察罕齊老台為界南以都什山為界北以呼什呼蘭台山巴顏托羅垓為界右翼四旗東以庫努克拉羅垓努赫圖溝為界西以珠嚕台烏赫爾齊老為界南以克伊格達瓦都德衣哈喇為界北以布爾噶蘇台河南岸為界各該翼騍馬騸馬游牧其中彼此不得侵越不許私自墾種

司牧官役

統轄兩翼牧場總管二人副管一人防禦二人翼領四人驍騎校三人護軍校八人協領十人護軍三百十四名馬羣百九十二每羣牧長牧副各一人牝馬羣百六十每羣牧丁八名牡馬羣三十二每羣牧丁十四名

國初定口外兩翼騍馬羣每羣設牧長一人牧副一人牧丁十名騸馬羣每羣設牧長一人牧副一人牧丁十二名均於蒙古內按各該旗選補牧長等所需鞍轡每人各一副飼秣所需木槽鍬鐝钁杓等每羣各二件均五年一次咨工部給發兵部撥車運送到場若增設馬羣照增設之數咨取

康熙三十三年增騸馬羣牧丁每羣各二名

四十四年設左右兩翼總管各一人三年更代屆均齊時太僕寺堂官往口外察驗該員經管之馬分別孳生及倒斃多寡交部議敘議處又兩翼各設騍馬羣翼領一人騸馬羣翼領一人

四十五年定兩翼馬場牧長牧副牧丁月給銀一兩三年連閏共三十七兩一次總給

雍正元年議准牧長牧副牧丁月銀停總給每年春秋二季由寺咨戶部照數支領

又增設兩翼副管其一人兩翼防禦其一人驍騎校其三人護軍校其八人護軍其三百十四名每翼各以護軍五十名專司捕盜其餘入於牧長等內當差

八年裁騸馬羣牧丁每羣各二名

十年定馬場官員照八旗察哈爾之例賞給全俸

乾隆十三年定兩翼馬場照上駟院馬場有副都統職銜總管一人統轄之例增設太僕寺馬場兩翼統轄總管其一人

十五年定兩翼總管令其在騍馬騸馬羣適中之地居住騍馬騸馬兩羣翼領令其各在所管馬羣適中之地居住協領於該旗適中之地居住各就近約束加意牧放兩翼副管及防禦驍騎校護軍校各於本翼本旗不時巡察遇牧丁人等偷馬私賣及私與人騎者立即拏報由總管覈明將能察拏多者報部官給紀錄護軍記名

牧羣

康熙初定兩翼牧場統計見有之馬均勻分配定爲騍馬四十羣騸馬八羣

二十三年增騍馬二十四羣騸後以次遞增隨時添設羣數

乾隆五年奏准兩翼馬場騍馬一百五十二羣騸馬十六羣向定在場馬羣足四萬匹外將孳生者奏明從前因軍營用八旗官馬卽將孳生多餘撥補今八旗官馬足額又無別用見在兩翼除四萬匹外孳生多餘七千二百二十四匹內騍馬一千五百二匹分八羣統計騍馬一百六十羣騸馬五千七百二十二匹分十六羣統計騸馬三十二羣兩翼均分各在該管場內牧放

牧課

歲春季本寺滿堂官一人往口外將馬駒驗騸秋季往口外撥騸過三歲之駒入羣三年均齊一次屆期奏請欽點前往至員外郎歲春季往口外稽察孳生倒斃各數並訓練馬駒逐一印烙秋季往口外驗視肥瘠並訓練馬駒有未印烙及印烙糢糊者補印烙

順治年間定騍馬羣每三年均齊時比原額孳生多者有賞少及缺額者有罰騸馬羣均齊時倒斃少者有賞倒斃多者有罰其馬駒內得調習訓良者進 御廏備用

康熙十七年定太僕寺官員不許擅騎羣內之馬又定騸馬羣訓練不熟不堪騎用在一分以上者該管官罰俸三月在二分以上者罰俸六月在三分以上者罰俸九月在四分以上者罰俸一年在五分以上者降一級留任在六分以上者降二級留任在七分以上者降三級調用至牧長牧副牧丁等訓練不熟不堪騎用在五匹以上至二十匹者牧長鞭一百牧副牧丁鞭八十在二十匹以上者牧長鞭一百降爲牧丁牧副牧丁鞭一百若訓練純熟皆堪騎用者牧長賞豹皮端罩一件毛靑布十匹牧副牧丁各賞毛靑布十匹

四十一年定騍馬羣三年之內每三馬應孳生一匹於應孳生額外多孳生一百六十匹以上者賞牧長毛靑布六十匹牧副四十匹多八十匹以上者賞牧長毛靑布四十匹牧副二十匹多一匹以上八十匹以下者賞牧長

毛青布二十匹牧副十匹於應孳生額內缺五十匹以下者牧長牧副牧丁各鞭四十牧長仍罰牲畜一五缺百匹以下者牧長牧副牧丁各鞭五十牧長仍罰牲畜一七缺百匹以上者牧長牧副牧丁各鞭六十牧長仍罰牧畜一九若於原均齊時所給數內闕少者將牧長牧副牧丁各鞭八十牧長仍罰牲畜二九至該管翼領統計所管馬羣如七羣八羣得賞者賞翼領緞領羊皮緞袍一件毛青布二十匹九羣十羣得賞者賞狼皮或狐皮端罩一件毛青布二十匹十一羣十二羣以上得賞者賞狼皮或狐皮端罩一件緞領羊皮緞袍一件毛青布二十匹如七羣八羣受罰者翼領罰牲畜一九九羣十羣受罰者罰牲畜二九十一羣十二羣以上受罰者罰牲畜三九若所管馬羣賞罰各半者翼領無賞無罰

雍正元年定協領所管之馬如十二羣至十四羣得賞者賞毛青布十四匹十五羣以上得賞者賞毛青布二十匹十羣至十四羣受罰者鞭五十十五羣以上受罰者鞭六十

三年定總管所管馬羣除騸馬羣並兼入騸馬羣騍馬羣之小馬騍馬馬駒外孳生以五百匹爲一分闕少原額以二百匹爲一分孳生一二分者存案三分者加一級三分以上者按其分數存案加級闕少不及一分者免議闕少一分者罰俸六月二分者罰俸一年三分者降一級留任四分以上者革職

又定馬場蒙古有犯罪應罰馬者改爲罰牛

又議准兩翼騸馬騍馬以一百六十八羣爲定額騸馬十六羣不過五千匹騍馬一百五十二羣不過三萬五千匹其以四萬爲止四萬之外多餘者奏明請 旨

四年定每年由寺稽察馬場照例具奏仍交兵部詳覆彙奏

五年定協領所管十八羣內十二羣以上得賞者賞毛青布十四匹若皆得賞者賞毛青布二十匹有因馬羣受罰應鞭五十六十者均停其鞭責罰牲畜一七

八年定騍馬羣將原交之數作爲十分一年內止倒斃一分者仍准賞給牧長賞毛青布二十匹牧副十匹倒斃二分者無賞無罰倒斃三分者牧長罰馬一五入於馬羣牧副鞭四十若倒斃過多牧長牧副牧丁各鞭一百牧長降爲牧

丁仍罰馬三九入於馬羣

十三年定統轄總管統計兩翼之馬孳生以千匹爲一分闕少原額以四百匹爲一分其多孳生及闕少者賞罰如三年所定例

乾隆十五年定場內馬駝有病者該管協領加意調治若係齒老殘傷倒斃者驗明印烙剝取其皮註冊十日內報翼領翼領報總管總管報統轄總管於夏冬二季造冊報寺察覈

上駟院馬政

兼管上駟院事大臣無定員（由特簡） 上駟院卿二人（掌在京內廏外廏及邊外各牧場之政） 左司郎中一人侍衛員外郎各二人主事一人（掌均齊賞罰） 右司侍衛員外郎各二人主事一人（掌各馬廏馬場之俸餉芻菽） 又主事二人（堂章奏文移） 筆帖式二十五人（掌繙譯） 又侍衛二十一人（掌侍直內以八人兼試御馬） 司鞍長二人司鞍八人司轡二十八人又 皇子每位司鞍二人司轡八人

順治初年設御馬監掌各廏之政令

十八年改御馬監爲阿敦衙門以大臣侍衛管 均無定員

康熙十六年改阿敦衙門爲上駟院以管理大臣掌之

三十三年分設上駟院左右二司

乾隆十四年定上駟院卿二人由侍衛內務府官各簡授仍以大臣兼管院事

內廏外廏

皇朝通 內廏設於 皇城 御馬及副馬川馬各一廏（均無定數） 仗馬一廏（七十匹） 公馬五廏（廏各二百匹附槖駝十匹） 駕車馬贏二廏（廏各馬五十匹贏五十匹） 其應差巡羣馬附各廏外廏設於 南苑 御馬及內馬共六廏（內搁馬一羣騰馬四牡馬三十六餘無定數） 安河公馬一廏（二百匹） 其應差巡羣馬附各廏凡 御馬中有不馴者汰入公馬廏日值 御馬闕以內廏 御馬補內廏 御馬闕以外廏 御馬補外廏 御馬闕簡內馬之良者奏補仗馬及祭 神受釐四色馬闕行取大凌河良馬充補川馬闕行崇文門稅務駕車贏闕行戶部轉行左右翼稅務各監督買補駕車馬闕以公馬補公

馬及應差巡羣馬關彙數行各牧羣總管取補

內外廄司牧官役

皇朝通 京師各廄均設廄長一人廄副二人廄丁二十名其草夫 御馬廄三十六名副馬廄二十八名仗馬廄三十名川馬廄十四名公馬五廄各四十四名駕車馬贏二廄各三十二名 南苑六廄各二十八名安河公馬廄二十四名各草夫內共設百總六人外郎十六人駕車馬贏二廄各設驍騎四十名設醫長蒙古二人醫師蒙古十八人癩醫六人獸醫漢十六人主治馬駝之疾由院行所司支取藥物歲終會計於次年二月奏銷

雍正元年裁川馬廄廄長廄副各一人廄丁十名以駝廄廄長兼管

乾隆十七年定 京師各廄牧羣共設牧長副牧長各十一人牧副二十二人牧丁二百二十名今牧羣既裁減止留牧長副牧長各五人牧副十八人牧丁百名充本院備馬等差餘仍食原餉撥奉宸苑充役

十八年改駝廄爲公馬廄其川馬廄即以公馬廄長兼管

內外廄牧羣

康熙年間定 紫禁城內設 御馬及走馬各一廄俱隨時增減無定額

御馬廄附應差公馬五匹設仗馬一廄三十匹附應差公馬十匹

東安門內設公馬四廄各二百匹設駕車馬一廄七十匹贏三十匹

西安門內設川馬一廄無定額駝一廄百匹附應差公馬十五匹 南苑 御馬及內馬備及充 御馬之選 皇子乘騎 其六廄無定額每廄附巡羣馬三十匹設甕山公馬一廄二百四十匹

雍正元年定每廄公馬二百四十匹

乾隆二年定 紫禁城內走馬一廄改爲 皇子乘馬

五年改內管領所管駕車贏歸院管理設廄於 西安門內馬三十匹贏七十匹

文淵書局石印

十一年定　南苑六廄內設挏馬一羣騰馬十牝馬八十以備取湩之用

十六年移甕山馬廄於安河

十八年改駝廄爲公馬廄並大有莊公馬一廄　京城公馬四廄共馬千二百匹爲六廄廄各二百匹其駝百匹分養於　京城公馬五廄廄各二十其附養駝廄之應差馬十五匹以十匹附伎馬廄以五匹附　皇子乘馬廄又裁挏馬羣內騰馬六匹牝馬四十四匹又減安河廄馬四十匹

十九年定　西安門內駕車馬廄增養贏十匹

二十年定駕車馬二廄各設馬五十匹贏五十匹應差巡羣馬二百十匹附各廄

內外廄牧課

康熙年間定　京師各廄歲察閱一次三年奏遣上駟院官考其息耗以內外公馬五廄爲一班　南苑六廄巡羣馬爲一班按倒斃數少者一等數平者二等數多者三等各加賞罰公馬廄一等者賞廄長緞一匹廄副彭緞一匹二等免議三等廄長罰俸三月廄副鞭三十巡羣馬一等者賞廄長毛青布六匹廄副三匹二等免議三等廄長罰俸兩月廄副鞭二十

又定凡　京師各廄每年於四月朔日公馬五百匹（乾隆十四年減百匹）就草張家口外限九月望回廄豫月奏遣侍衛二人率廄長廄副經理出入　南苑六廄巡羣馬卽於　南苑就草出入期如之內廄駝每百匹以五十匹存廄餘就草上都出入期亦如之

又定凡　京師各廄所需黑豆穀草均令各莊輸納食米行會計司呈堂轉行戶部羊草行奉宸苑各如數支取如豆不敷用於戶部支取如之猶不敷用由院委官彙計實數行會計司轉行廣儲司支銀和買穀草不敷用由院和買如之豆米穀草歲於季秋羊草於季冬各豫計一年應用之數行取分給各廄廄長月三次以馬駝增減之數報院歲終彙具已用見存另款各數行會計司覈銷（各廄麩鹽薪炭雜項皆照例領給）

又定凡　京師各廄所出馬駝皮革用左司印記交武備院每月彙數咨覈

雍正十年定　京師各廄　御馬公馬每年百匹內殘疾止一二匹者賞廄長毛青布六匹廄副三匹三四匹者免議五六匹者廄長有官者罰俸兩月無官者鞭四十廄副鞭二十六匹以上者令該廄長廄副賠補

乾隆二年奏准　御馬內馬歲一察閱分三等以定賞罰照定例行

五年定　京師內外廄公馬及　南苑六廄內巡羣馬歲一次議賞罰

六年定各廄所養川馬應差馬駕車贏橐駝皆照例每年考一次議賞罰

十五年奏准內外廄馬定例每年百匹內倒斃十二匹者不議賞罰今請於不隨圍之年仍照定例如遇隨圍至一月以上者將倒斃十二匹之數減二匹入隨圍馬數內核算以倒斃四匹爲額兩月以上者以六匹爲額如倒斃過額者仍令該廄長廄副賠補

十八年定各廄長廄副等在廄三月以內不議賞罰三月以上如例行其應鞭責之廄副交慎刑司懲責

貢馬

順治年閒定四十九旗內扎薩克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塔布囊及喀爾喀厄魯特青海朝鮮國等處歲貢馬駝由理藩院具奏送上駟院行知掌試　御馬大臣侍衛奏會本院官公同選驗不入選者交理藩院給還入選者行廣儲司如例給賞駝發內廄馬發　南苑六廄收養又喀爾喀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歲貢駝馬陝西岷州衛二十四寺番僧歲貢馬均由理藩院咨送發各廄芻秣應管之大臣率本院侍衛詣廄驗試辨　御馬內馬公馬之屬列其等次以　聞

乾隆二十二年以後西域哈薩克拔達克山諸部先後投誠遣使貢馬其尤者則　御定嘉名餘皆分入各廄其哈薩克貿易之馬尤夥每年無定額於烏魯木齊及伊犂廣設牧羣以爲新疆駐守各兵之用其贏餘仍撥補內地各標營額缺

供直馬

日以內廄　御馬四匹齊其毛色具鞍轡列於院門外凡　駐蹕圓明園以　御馬六匹立園門右如之直班

侍衛司鞍司轡咸侍恭遇　車駕巡幸口以十馬備　上乘御由掌　御馬大臣奏請於　御馬內馬中簡其尤良者以從其需用駕車馬公馬及橐駝之數附疏以　聞由院奏遣卿及侍衛各一人掌　御馬侍衛一人沿途監視支放馬駝芻菽

凡直省駐防將軍都統副都統總督巡撫提督總兵官及朝鮮國使臣來京　朝覲各給馬乘騎均由所司行院於公馬中選撥用馬

順治年間定每歲四孟月敬　神各用青白馬二敬畢交會計司變價皇子分封初祭　神薦以馬昏禮以馬充賞固倫公主和碩公主下嫁給馬駝生子彌月以馬充賞分封親王郡王貝勒貝子各給騸馬二百匹牡馬牝馬六百匹牡駝牝駝三十匹騸駝四十匹分封公給馬二十匹又　皇子每位給公馬二十匹以供乘騎

乾隆十八年定　皇子自娶福晉後給馬十匹未娶福晉以前凡有行走將廄內馬通融騎坐

口外牧場

大凌河牧場在　盛京錦州府北口外上都達布遜諾爾牧場在獨石口外達里岡崖牧場在獨石口外口外司牧官役

順治年間設上都達布遜諾爾牧場掌關防總管二人翼領三人蒙古筆帖式五人効力筆帖式三人牝馬每羣牧長一人牧副二人牧丁七名騸馬每羣牧副一人餘與牝馬羣同駝每羣牧丁十名餘與騸馬羣同

康熙八年定大凌河牧場由內務府奏遣上駟院侍衛一人司官一人前往直年管理其騸馬每羣各設牧長一人牧副二人牧丁十五名

三十五年裁上都牧場總管一人增翼領二人

三十七年設大凌河牧場掌關防總管一人副管一人

三十九年以上都牧場總管兼管達里岡崖牧場事設達里岡崖翼領二人蒙古筆帖式三人効力筆帖式二人馬每羣設牧長牧副各一人牧丁七名駝每羣設牧長牧副各一人牧丁十名卽以上都翼領二人撥入達里岡崖

四十一年設上都牧場蒙古總管一人
四十五年由上都牧場撥入達里岡崖牧場翼領一人增設上都署翼領六人又增設達里岡崖翼領一人署翼領三人
四十七年增設上都牧場翼領一人
五十五年增設上都牧場走馬一羣設牧場牧副各一人牧丁七名
雍正二年裁大凌河牧場副管一人增設六品牧長署副管二人
四年定上都牧場內選牧長三人牧副六人牧丁六十名專司緝捕盜賊
五年改大凌河牧場署副管爲翼領裁達里岡崖牧場翼領一人
七年增設上都牧場翼領一人
十年裁大凌河牧場騸馬每羣牧副一人增設副牧長一人署牧副一人（署牧副在牧丁額內）
十三年裁大凌河牧場牝馬每羣牧副一人增設副牧長一人署牧副一人
乾隆三年增設上都牧場翼領一人署翼領三人增蒙古筆帖式二人又定自軍營撤囘之護軍以二百八十名兼充牧丁以六十名專司緝捕
十四年定達里岡崖牧場照上都例以護軍四十名兼充牧丁以六十名專司緝捕
十五年定大凌河牧場總管隸 盛京將軍統轄
十九年定大凌河牧場原設牧丁每二十五名內裁去五名又裁上都牧場牧副四人牧丁七名

口外牧羣

順治年間初定上都達布遜諾爾牧場設牝馬二十羣騸馬六羣又設牝駝十羣騸駝二羣（嗣後以次遞增隨時添設羣數）
康熙八年初設大凌河牧場牝馬十羣
十八年以 盛京馬三羣入大凌河牧場牝馬羣別分騸馬二羣（嗣後以次遞增隨時添設羣數）

三十九年初設達里岡崖牧場牝馬三羣及駝一羣又移上都牧場牝駝五羣於達里岡崖牧放嗣後以次遞增隨時添設羣數

四十四年選大凌河牧場牡馬牝馬二千七十一匹作五分給土默特二處喀喇沁三處牧養歲報孳生倒斃數於

理藩院三歲具奏存案

四十六年選在京騸駝六羣內百匹存廐其餘交上都牧場分四羣牧放其騸駝六羣每羣百匹至二百匹不等嗣後以次遞增隨時添設羣數

雍正五年以喀喇沁孳生馬一分仍歸大凌河牧放

十三年以　南苑廐牝馬十羣移於大凌河牧放

乾隆六年移上都牧場牝馬二十羣於達里崗崖牧放留上都牝馬一百二十四羣騸馬四十羣走馬一羣每羣三百至五百不等其達里崗崖其牝馬一羣每羣三百至五百不等

十二年定大凌河牧場牝馬三十六羣其一萬九千七百匹內撥五千匹交哲里穆盟長親王五千匹交上都總管牧放孳生餘齒老殘病之馬照例變價留牝馬八千匹分二十羣每羣三百至五百不等

十九年議准楊樫木牧場騸馬二羣分於大凌河牧場騸馬羣內又以牝馬六羣改為四羣亦移大凌河牧放

口外牧課

康熙年間定上都達布遜諾爾牧場騸駝羣每三年奏遣官察閱一次達里崗崖牧場牝駝羣每六年奏遣官察閱一次議賞罰大凌河牧場騸馬羣每百匹止倒斃一匹至四匹者賞牧長蟒緞緣領袖袍一件緞一疋牧副粧緞緣領袖袍一件毛青布十疋倒斃五匹至八匹者牧長牧副賞緞布如之倒斃九匹至十二匹者免議倒斃十三匹至十六匹者牧長罰俸六月牧副鞭四十倒斃十七匹以上者牧長罰俸一年牧副鞭八十牝馬羣每三年牝馬五匹孳生馬駒二匹如額外多孳生一百六十匹以上者賞牧長皮端罩羊皮緞袍各一件一等牛一頭牧副羊皮緞袍一件毛青布十疋一等牛一頭多八十匹以上者賞牧長羊皮緞袍一件一等牛一頭牧副毛青布十疋二等牛一頭多一匹以上者賞牧長毛青布十疋二等牛一頭牧副二等牛一頭如應孳生額內缺百匹以上者牧長罰俸九

個月牧副鞭六十鈌五十一匹以上者牧長罰俸三個月牧副鞭四十如羣內鈌原額牧長罰俸一年牧副鞭八十其掌關防總管翼領等除騸馬羣不議賞罰外牝馬牡馬駒羣計總數於額外多孳生五百匹者爲一分如多一二分者註册多三分者該總管翼領各加一級多三分以上者照分加級如孳生鈌額未至二百匹者免議鈌二百匹者爲一分該總管翼領各罰俸六月鈌二分者罰俸一年三分者降一級留任四分者革職上都達布遜諾爾馬羣每三年牝馬三匹額生馬駒一匹計匹分等與大凌河同多一百六十匹以上者賞牧長毛青布六十疋牧副四十疋多八十匹以上者賞牧長毛青布四十疋牧副二十疋多一匹以上者賞牧長毛青布二十疋牧副十疋鈌百匹以上者牧長罰牲一九牧副鞭六十鈌五十一匹以上者牧長罰牲一七牧副鞭五十鈌一匹以上者牧長罰牲一五牧副鞭四十如羣內鈌原額者牧長罰牲二九牧副鞭八十其各羣倒斃馬匹計其多寡定爲三等一等者議賞二等免議三等議罪均照牝馬孳生第三等賞罰例行其該羣翼領計其所管馬羣數目不拘多寡共折作十二羣如賞罰均者免議七羣八羣得賞者賞翼領緣領羊皮緞袍一件毛青布十疋九羣十羣得賞者賞皮端罩一件毛青布二十疋十一羣十二羣得賞者賞皮端罩羊皮緞袍各一件毛青布二十疋如七羣八羣得罰者翼領罰牲一九九羣十羣得罰者罰牲二九十一羣十二羣得罰者罰牲三九騸駝羣每年百駝內倒斃一匹至四匹者賞牧長毛青布六十疋牧副四十疋五匹至八匹者賞牧長毛青布三十疋牧副二十疋九匹至十二匹者免議十三匹至十六匹者牧長鞭八十牧副鞭六十至十七匹以上者牧長鞭一百牧副鞭八十該羣翼領賞罰與馬羣例同達里岡崖牝駝羣每六年牝駝五匹額生駝二匹額外孳生二十匹以上者給一等賞十一匹至二十匹給二等賞一匹至十匹給三等賞如孳生鈌額計匹分三等罰如之其該總管翼領牧長牧副應行賞罰均照上都牝馬羣賞罰例行

又定凡牧場馬羣每年於四月朔爲始迄九月底以騸馬牝馬全羣就草

又定凡牧場所需芻菽均由在場各總管掌其支取

又定凡牧場所出馬駝皮革上都牧場由總管咨張家口稅務監督送上駟院大凌河牧場由總管咨錦州城守尉

送上駟院均轉交武備院覈收備用

雍正十年定大凌河牧場騸馬羣每年百匹內殘疾五六匹以上者令翼領牧長牧副賠補其殘疾馬匹交 盛京將軍賞給兵丁

乾隆三年定上都達布遜諾爾大凌河等處牧羣內孳生倒斃馬駝數目令上駟院比照上年多寡之處具奏

四年定大凌河牧場牝馬牡馬馬駒每三年考核一次於額外多孳生三分者該總管照例加級翼領等停其加級由院註冊俟下次考牧時額外孳生仍多者六年期滿換回陞一級補用其孳生平等者換回仍照原品補用如缺額者照例分別治罪

四十二年奏准達里崗崖牧廠值年侍衞停止每年派往該衙門相間數年請 旨出派侍衞前往查看

八旗牧馬

順治初年定八旗及內府三旗佐領下額設馬駝每年由兵部酌定留京並出場各數奏 聞每翼 簡用副都統二人於立夏後四日率領官兵陸續趕赴口外牧場擇水草豐茂處牧放若照管不周以致馬匹闕少者着落副都統以下各官賠補其實係殘廢倒斃者馬扣存三月錢糧駝扣存四月錢糧買補如價有不敷准於公用銀內動支至出場官兵均歸副都統管轄在場馬駝亦由副都統分撥官兵牧放其進口日期每年於八九月間豫行報部

又定八旗出場馬駝口內每站給空草一束同日進口每站仍給草束均由兵部移咨戶部委司官一人監給

康熙二十六年定八旗出場馬駝沿途踐食田禾者兵鞭八十專管官罰俸九月兼管官罰俸六月副都統罰俸三月領催鞭六十出口後並不在場牧放致縱逸侵擾者兵鞭一百專管官罰俸一年兼管官罰俸九月副都統罰俸六月領催鞭八十照馬駝侵擾之數賠償地主至兵丁強令他人代爲牧放及勒索酒食生事者交刑部治罪專管官降一級調用兼管官罰俸一年副都統罰俸九月領催鞭一百革退

三十四年 諭議政王大臣八旗都統等朕觀京城八旗兵卒已熟練器械亦整齊惟馬匹缺少前命滿洲蒙

古漢軍各佐領下拴馬一半給草豆錢糧軍行以馬爲重今可令衆兵槩置馬一匹春冬則給草豆錢糧自四月起發一半放青一半拴餵至九月驅回照常拴餵此所置馬匹令兵丁各自小心飼養交與該管官嚴行稽察設怠玩從事致羸瘦誤公者將該管大臣從重治罪其參領以下撥什庫以上及拴馬之人俱照軍法治罪俟噶爾丹事畢之日仍照養馬一半可通行曉諭

三十七年 諭大學士等今承平無事八旗所飼馬每佐領下或留六騎或留七騎其餘四月發往牧地九月初旬來京每歲如此則錢糧不至虛耗而羸馬亦得以蘇息矣其更代監視每旗副都統一人參領二人量領官員兵丁於水草佳處游牧

四十四年 諭扈從大學士馬齊張玉書陳廷敬等曰宋明以來論馬政者皆無善策牧馬惟口外爲最善今口外馬廠孳生已及十萬牛則六萬羊則二十餘萬若將此馬與牛羊驅入內地牧養則日費萬金不足口外水草肥美不費絲毫之餉而馬畜自然孳息因定額以馬十萬牛六萬羊二十一萬爲限向年疫氣盛行蒙古馬畜多倒斃而官廠與彼同在一處毫無損傷前巡行塞外時見牲畜彌滿山谷間歷七八日猶絡繹不絕也

雍正三年定八旗馬駝往牧場令出牧之副都統點驗如一參領下馬駝較勝別參領者將該參領下各官及驍騎校各紀錄一次如一旗馬駝肥壯無有損傷該參領紀錄二次各官及驍騎校各紀錄一次

又定八旗各官奉委出牧若逗留觀望不即前往及到場潛回者革職

又定八旗兵所養馬駝如有疲瘦不堪用者鞭五十該佐領驍騎校罰俸三月參領副參領罰俸一月若並不餧養冒領錢糧者鞭一百革退錢糧追繳該佐領驍騎校罰俸一年參領副參領罰俸六月

十年奉 上諭穎侯儒弱兩營兵二千欲其馬上嫺熟故給馬二百匹令其學習今聞兩營兵有騎射可觀者亦有騎射雖生疎而馬上尚能發矢者則學習至二三年後可以嫺熟矣八旗演兵雖令學習步射鳥槍走遠等技但滿洲兵以馬上嫺習爲要着計八旗滿洲兵數目每十名給馬一匹卽於旗下餧養官馬撥給此所給馬令小心秣飼勿致損傷並將如何拴養之處著八旗演兵大臣等會議具奏尋議覆八旗演兵每旗需馬一百六十匹八旗

共需馬一千二百八十匹合弘昇等演兵二千需馬一百匹共需馬一千四百八十匹應於各旗官馬內撥給此項馬係兵丁輪騎之馬請於各營練兵之官員頭目擇其善拴養者酌量每人分派二三匹不等臣等仍不時稽察如致損傷者即指參治罪交兵部於年底查明肥瘦奏　聞從之

十三年定八旗馬駝於出場時造具毛齒清冊送部存案回京日按冊點驗印烙統轄副都統以該翼之馬駝覈算兼管官以兼管之馬駝覈算專管官以專管之馬駝覈算如十分之內疲瘦各不及三分者免議若疲瘦至三分者官罰俸九月兵鞭五十四分以上者官罰俸一年兵鞭六十五分以上者官降一級留任兵鞭七十六分以上者官降二級留任兵鞭八十七分以上者官降三級調用兵鞭九十如有將馬駝彼此頂換使疲瘦皆不至三分者官降三級調用兵鞭八十兼管官降一級留任副都統罰俸一年

乾隆五年奏准八旗出場馬駝進口不必拘定八九月令兩翼副都統等覩天氣冷暖及草枯遲早公同酌定豫行報部

十六年奏准八旗收養官馬共二萬七百七十三匹每匹月給馬乾銀三兩近因　京城草豆價昂銀不敷買應暫通融請酌撥萬匹在京外收養熱河撥千匹近京各莊頭撥二千匹此外七千匹交直隸各標營其熱河及各莊頭草料銀由副都統內務府會計司官赴戶部支領按月給發直隸各標營就近於藩庫動支如有減尅料草致疲瘦者該管官議處兵丁莊頭治罪或有倒斃照八旗例於馬乾銀內按月扣存買補並請　特簡大臣均勻搭配不得槩以疲馬充數如兵丁乘便將殘廢馬匹私行抵換者察出從重治罪佐領及都統等交部嚴加議處

十七年奏上年將八旗官馬撥出萬匹交直隸各標營並熱河副都統及近京莊頭分領牧養議俟次年草豆價平仍分與八旗官兵目下　京師草豆較上年價值已減此項馬匹或仍交直隸等處或應留京牧養奉　旨此項官馬前交直隸各標營收養膘分既屬充足且聞於該兵丁等亦屬有益著不必交熱河副都統及各莊頭俟回鑾後撥出萬匹皆交與直隸總督仍前分撥收養

又奏准八旗出場馬駝令兩翼副都統俟水草乾枯應進京時一面奏　聞一面將馬駝陸續趕赴進口

十九年奏准八旗官駝照官馬例交與直隸宣化府屬分給牧養

二十八年定八旗每年出場牧放馬匹派京城副都統二人左右兩翼察哈爾總管各一人侍衞各一人以專管轄其京城官兵停止派往每馬一千匹編作三羣每羣派察哈爾官一人兵二十名預期來京領馬出口每馬一百匹准倒斃十匹其倒斃止六匹者大臣官員交部議敘兵丁於節省銀內酌量獎賞如倒斃逾額者令大臣官兵等賠補例應倒斃者於少派京城官兵路費銀內買補

三十年奏准八旗官馬原係給與官員兵丁拴養因官兵內或將錢糧靡費以致官馬疲瘦空缺又值前數年草豆價昂是以將官馬改交直隸牧養旋因八旗前鋒護軍暨親軍等乏官馬當差已奏 旨加恩於直隸牧養官馬內撥出四千五百匹交給各該處設立官圈喂養分給兵丁乘騎今查八旗所有印房章京參領 佐領閒散官滿洲每旗一百餘員蒙古每旗五十餘員左右兩翼所有前鋒章京前鋒侍衞四十員八旗滿洲火器營所有鳥槍營長護軍參領六十四員八旗護軍營所有護軍參領二百八十員學習閒散官約計一百員伊等當差不能自養馬匹請再於直隸牧養官馬內撥出二千匹給與三營前鋒護軍章京等每人各拴養一匹外八旗滿洲每旗一百匹八旗蒙古每旗五十匹除兼管文職官員外旗員每人分給馬一匹其所存三百餘匹交與前鋒護軍統領等將各營學習閒散官暨當差出力之護軍校每人分給馬一匹各令其拴養仍令該都統及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隨時查核

三十四年 諭每年出派察哈爾侍衞前往牧廠特以伊等熟知水草諳練牧放於馬匹有益今聞得察哈爾侍衞至牧廠後但看水草於馬匹事務總不管理甚屬非是著交巴祿傳諭派出察哈爾侍衞等嗣後察哈爾侍衞至牧廠時查看水草外務令馬匹肥壯不致膘欠之處俱令同章京等量其有益妥協辦理永著為例著出廠大臣通行曉諭出廠章京兵丁知之

按八旗官馬中有官圈馬有官員拴養馬有傳事拴養馬遇出青時官圈馬全行出場牧放官拴馬減半出場傳事馬槩不出場每年以為例

各省牧馬

順治三年定綠旗兵每月一馬給料豆六斗草六十束

康熙三年定官員解送軍前馬匹若疲瘦三匹以下者免議十匹以下者罰俸三月二十匹以下者罰俸六月三十匹以下者罰俸九月四十匹以下者罰俸一年五十匹以下者降一級留任六十匹以下者降一級調用六十匹以上者革職

又定州縣官餧養軍需馬匹疲瘦者照解送軍前馬匹例計數議處

三十四年覆准古北口綠旗兵人才壯健但無馬匹難以遠行查古北口鎮標綠旗馬兵一千五百二十名二人共拴馬一匹需馬七百六十匹馬步兵共一千九百名五人共拴騾駝一隻需騾駝三百八十隻夏秋令其放青春冬照營馬例支給草料

五十四年定餧養馬匹向例專責州縣其道府並未議及嗣後如馬匹疲瘦五十匹以上者將道府罰俸三月一百匹以上者罰俸六月一百五十匹以上者罰俸九月二百匹以上者罰俸一年二百五十匹以上者降一級留任三百匹以上者降一級罰俸一年

乾隆元年定陝西甘州提標涼州西寧肅州三鎮標各設馬場一處每場牝牡馬一千二百匹以游擊一人爲總統每場分五羣每羣牡馬二百匹牝馬四十匹以千總把總一人爲牧長外委千總把總一人爲牧副兵十人爲牧丁三年均齊一次屆期總督委官察驗敘明賞罰具題牧馬兵丁月給鞾鞋銀三錢於司庫扣貯提鎮建曠項下動支報部其需用鍋帳於存營項下撥給所牧馬不論牝牡每三匹取孳生馬一匹三年內一羣中多孳生一匹以上者千把總加一級外委紀錄二次兵每名賞銀一兩孳生八十匹以上者千把總加二級外委加一級兵每名賞銀二兩多孳生一百六十匹以上者千把總外委均以應陞官卽用兵每名賞銀三兩所賞銀亦於建曠項下動支報部如少孳生二十匹以下者千把總罰馬五匹外委及兵責四十少孳生四十匹以下者千把總罰馬七匹外委及兵責五十少孳生八十匹以下者千把總罰馬九匹外委及兵責六十如於原收數缺少者千把總革職罰馬十八匹

外委革去頂帶仍責八十兵責八十所罰馬歸入羣孳算其提鎮游擊統計五羣爲賞罰五羣得賞之游擊加二級提鎮加一級四羣得賞一羣得罰之游擊加一級提鎮紀錄二次三羣得賞二羣得罰之游擊提鎮無庸議賞罰三羣得罰二羣得賞之游擊降一級留任提鎮罰俸六月四羣得罰一羣得賞之游擊降一級調用提鎮罰俸一年五羣全罰之游擊革職提鎮降一級調用若於原牧數缺少者除千把總罰出馬數補入外餘著落游擊提鎮各半分賠

四年議准江南地方湖濕馬匹易致疲瘦必得閒空之地以飼水草令江甯駐防八旗督標中左安徽撫標左右提鎮中左右前後安徽游兵潛山徽州甯國蕪采廣德廬州泗州江甯城守左右松江劉河金山柘林青村泰興京口八旗京口協左漕標中左右廟灣鹽城小關海州淮安城守東海河標中左各營均舊有牧地不必別設止須再勘定界址毋令越佔其奇兵瓜州青山溧陽池州蘇州城守右南匯黃浦平望江陰靖江楊舍孟河掘港三江京口水師佃湖蕭營各營騎操馬均四十匹以下或在槽餧養或就近牧放無庸設場又蘇州撫標左右福山常州揚州河標右等營馬雖四十匹以上或並無曠土或分汛差撥難以聚牧無庸設場其浦口六安亳州壽春鎮標中左右蘇州城守中左川沙吳淞太湖左右鎮江崇明鎮標中左右並奇兵營狼山鎮標中左右京口隨旗左右京口協右泰州各營騎操馬均四十匹以上向無牧場均應擇地設立內惟浦口崇明鎮標中左右並奇兵營係夏秋半支料乾之營應酌馬一匹給草地一畝以供芻秣其餘均係長年全支料乾之營無藉放青不過夏秋酷暑時使其安閒散適應酌五馬給草地一畝其所需之地准於各營官基撥給如無官基即擇民地於朋扣銀內買給免租至舊有新設牧地均四圍栽柳編籬只留一門出入或四圍掘溝令兵看守仍四圍豎立限碑倘牧放越界踐食田禾不論多寡旗軍鞭一百營兵責四十若踐食過多依毀伐稼穡者計贓准竊盜律論罪仍革伍所食田禾追賠給主該管旗營各官失於覺察者分別降罰有心縱容者革職

十三年定甘州提標涼州西甯肅州三鎮標各設駝場一處每牝牡駝一百六十爲一羣每羣以千把總一人爲牧長外委千把總一人爲牧副兵九人爲牧丁仍委守備一人督理五年均齊一次牧駝兵丁月給鞦鞋銀三錢准於司庫建曠項下動支報部所需鍋帳准於存營項下撥給千把總外委兵丁邊地較內地不同五年期滿應議賞以示

鼓勵每牝牡駝百匹五年內孳生四十者無庸議賞於額數外多孳生一至十者千把總紀錄一次外委紀錄一次兵每名賞銀一兩孳生十一至二十者千把總紀錄三次外委紀錄二次兵每名賞銀二兩多孳生二十一以上者千把總加一級紀錄一次外委加一級兵每名賞銀三兩所賞銀由總督於均齊之年酌動何項疏明覈給每牝牡駝百五年內准倒斃二十若倒斃逾二十之額不論多寡以續得孳生抵補其餘再計孳生如少孳生一以上者千把總罰俸六月外委及兵責四十少孳生十一以上者千把總罰俸九月外委及兵責五十少孳生二十一以上者千把總罰俸一年外委及兵責六十督理守備如千把總外委得一等賞者紀錄三次得二等賞者紀錄二次得三等賞者紀錄一次如千把總外委得一等罰者罰俸一年得二等罰者罰俸九月得三等罰者罰俸六月每屆五年均齊之期由總督委官赴各牧場印烙將數目及牧放官兵姓名造冊敘明賞罰具題至孳生牡駝於五年均齊後照例配搭孳生其餘牡駝騸割別牧備撥用再孳生駝內有殘廢不孳生者准其據實呈驗變價所缺在孳生駝內項補仍算入孳生數以定功過

直省營馬

順治三年定各省營馬缺額督撫提鎮或就近買補或報部撥給尋定各營馬缺開數報部本部於各營撥給

六年定官員騎坐馬皆自備名曰例馬每月照數領草料提督准例馬十五匹總兵官十二匹副將八匹參領游擊六匹都司守備四匹千總把總二匹至兵丁騎操馬酌各營情形或馬步各半或馬四步六或馬三步七或馬二步八或馬一步九或不設馬皆於奏銷案內照實數報兵部察核行知戶部銷算草料

七年定營馬係對敵及追盜賊損失者免其賠補走脫被竊失者著落本人賠補若倒斃者每馬以十兩爲額令其賠補名曰賠樁每年遞減一兩至十年者免賠准動支朋扣銀買補

八年定副將以下把總以上每月於應支銀內扣二錢馬兵扣一錢步兵扣五分守兵扣三分名曰朋扣存貯營中以備買馬之用若有餘剩由兵部覈明於奏銷題交戶部充餉

十二年停止營馬季報之例令督撫將實數於歲底彙冊報部

十六年定提督例馬二十匹總兵官十六匹副將十二匹參將八匹游擊以下仍各照舊數

又定將軍督撫提鎮買營馬者將數目報部副將以下買營馬者呈明該管之督撫提鎮報部

康熙三年定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營馬以三年賠椿過三年者免直隸山東山西河南西安甘肅以五年賠椿過五年者免

四年定三年賠椿之省一年倒斃本兵賠銀七兩合隊二兩本管官一兩二年倒斃本兵賠銀六兩五錢合隊一兩七錢本管官八錢三年倒斃本兵賠銀六兩合隊一兩四錢本管官六錢三年以後免其賠椿動支朋扣銀買補五年賠椿之省自一年倒斃至三年倒斃之分賠均如三年賠椿之省其四年倒斃本兵賠銀五兩五錢合隊一兩本管官五錢五年倒斃本兵賠銀五兩合隊七錢本管官三錢五年以後免其賠椿動支朋扣銀買補

又定廣東地潮濕馬易倒斃賠椿准照十兩減半一年倒斃賠銀五兩二年倒斃賠銀四兩五錢三年倒斃賠銀四兩三年以後免其賠椿

五年定廣西地方瘴濕馬易倒斃賠椿照廣東之例

又定營馬倒斃如符年限者准用朋扣銀買補若年限不符除照例賠椿外亦准用朋扣銀買補其價直隸每匹九兩山東十兩山西八兩河南八兩五錢江南十三兩九錢七分江西十六兩八錢二分四釐福建二十二兩浙江十六兩湖北湖南十五兩西安八兩廣東二十一兩九錢廣西二十兩雲南二十一兩八錢貴州二十兩二錢二分有奇甘肅四川除以貢馬抵補外其不敷之馬甘肅每匹給價八兩四川每匹給價十二兩

七年定各省朋椿銀兩歲底兵部查核應扣銀兩咨戶部撥餉如有營馬缺額開送戶部購買

十一年定官兵不扣朋銀者該管官罰俸一年提督罰俸六月無提督之省總兵官罰俸六月

又定將軍督撫提鎮標下各官請買倒馬者不得過四百匹

二十四年定山西河南湖北湖南西安四川等省營馬缺額開數報部移咨甘肅巡撫將招中茶馬撥給毋庸動支朋扣銀

案招中茶馬舊於甘肅設洮岷河州西寧莊浪甘州五茶馬司及開城安定廣寧黑水清平萬安武安七監歲遣御史一人經理蓋沿明制之舊也明時設御史一人專理馬政茶法二事康熙七年始歸甘肅巡撫兼理然尚行招中茶馬之法至四十四年乃並停之

三十七年定四川營馬倒斃停其牽領茶馬准用朋扣銀買補

四十年定四川買補營馬照四川土司進貢例每匹價銀十二兩

四十四年定湖北湖南營馬倒斃亦停其牽領茶馬准用朋扣銀買補每匹十五兩又定山西河南西安仍准支朋扣銀

四十五年定直省營馬倒斃遞年加增必致朋扣不敷買補嗣後如倒斃過多實有冒銷情弊該督撫提鎮即行題參

四十七年定營馬倒斃該管官驗明耳尾將日期出結詳報督撫提鎮一面用朋扣銀買補仍將新馬價值毛齒領騎兵姓名按季冊報仍於年終奏銷由部察核

六十年定川省新設滿兵駐劄差使甚繁馬匹應准其買補倒斃十分之內不許過三分其價亦照茶馬例每匹給銀八兩

雍正元年定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四川雲南貴州等省營馬騎過三年倒斃者免其賠樁廣東廣西二省減半賠樁騎過三年倒斃者亦免其賠樁直隸山東山西河南西安甘肅等省騎過五年倒斃者免其賠樁均准動支朋扣銀買補

七年定山西河南西安甘肅四省營馬開報倒斃不得過十分之三

十一年定直隸山西河南西安甘肅馬價在十兩之內山東亦僅十兩均未便以十兩賠樁應以七兩爲額如騎一年倒斃賠樁七兩二年倒斃賠樁六兩以下按年遞減若騎過年限免其賠樁准動支朋扣銀買補

又定福建營馬五千七百七十一匹每年准開報倒斃九百三十五匹

十二年定營馬除口外差遣及在軍前倒斃者皮臟免其變價外江南督標每匹變價一兩五錢提標一兩安徽撫標一兩二錢蘇松撫標九錢二分有奇湖北湖南一兩其餘直省均五錢發給馬價時將皮臟變價扣除於奏銷冊造報察覈

又定四川營馬照驛馬例給價八兩

又定廣東營馬五千二百六十六匹每年准開報倒斃九百二十一匹

又定直隸山東江南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四川雲南貴州開報營馬倒斃數無一定嗣後均不得過十分之三

又定四川營馬既將原價減去四兩照驛馬給以八兩所有賠樁銀應照直隸等省例以七兩爲額按年遞減

乾隆元年議准武職官給親丁糧以養廉內有馬糧者若令備馬則養廉不沾實惠遇草料昂貴且多賠墊反致拮据嗣後親丁馬無庸實備止支領草料以補用度之不足但此馬原係營中額數一旦調遣難免缺乏應令照本身應得親丁馬若干匹備價存營俟需用時購買

二年議准親丁馬既備價存營嗣後倒斃止將兵丁現有之馬按額開銷如以有價溷入捏報者降一級調用若存價已給買馬准其照例開報

九年議准外委千把總領馬即供騎操原未令其存價如遇倒斃入營馬數內開報動支朋扣銀買補

十五年定廣東馬價每匹減三兩以十八兩九錢作定價報銷廣西馬價每匹減三兩以十七兩報銷

是年奏銷營馬直隸九千六百六十八匹山東三千三百七十七匹山西五千二百五十五匹河南二千一百一匹江南五千六百三十八匹江西一千三百八十九匹福建四千九百八十三匹浙江三千六百三十四匹湖廣四千四百三十八匹陝西四萬五千二百九十八匹四川五千五百九十九匹廣東五千二百六十七匹廣西二千五百十一匹雲南五千六百二十五匹貴州三千八百十一匹

十六年奉　上諭滇省各營騎操馬匹定例三年外准報倒斃十分之三其額外濫倒馬從前該督提等皆於朋扣等項內通融買補並未著賠嗣據該督察出奏聞仍請從寬免其賠樁經軍機大臣等議令照例按數賠補但念

邊方水土餧養馬匹與他處情形不同自來通融籌辦今若復令賠樁兵丁未免拮据嗣後滇省馬匹除額定十分倒三按例分別年限著賠外其溢額倒斃馬匹著加恩免賠若兵弁等因有此旨或致餧養失宜溢倒過多者該督提等嚴行參處

二十年議准營馬價除直隸山東山西河南江蘇安徽江西西安甘肅四川等省或僅在十兩以內或據該督提察核實無溢冒無庸議減福建酌減三兩准以十九兩浙江減二兩准以十四兩湖北湖南減一兩准以十四兩廣東再減九錢准以十八兩廣西再減一兩准以十六兩雲南減三兩八錢准以十八兩貴州減二兩二錢准以十八兩報銷

三十一年兵部核存巡捕三營及直省駐防馬綠旗營經制馬數目

巡捕三營經制馬一千四百四十匹　直隸保定駐防馬二百五十匹實拴　滄州駐防馬一百五十匹實拴　熱河駐防馬九百二十二匹實拴　圍場總管處駐防馬五百二十四匹實拴　青州駐防馬四千三百五十九匹內存價二千一百七十一匹實拴二千一百八十八匹　德州駐防馬二百五十匹實拴　綏遠城駐防馬三千六百一十四匹內官兵共存價一千四百四十一匹官兵共實拴一千七百八十九匹兵拴駝三百九十二隻抵馬七百八十四匹　右衛駐防馬三千五百一十一匹內官兵共存價一千二百六十四匹官兵共實拴一千一百九十五匹兵拴駝五百二十六隻抵馬一千五十二匹　河南駐防馬二千五百八十六匹內存價一千一百匹實拴一千三百八十六匹　江甯駐防馬九千三百三十三匹內存價六千七十八匹實拴三千二百五十五匹　京口駐防馬三千七百有一匹內存價二千四百一十一匹實拴一千二百九十匹　福州駐防并水師駐防馬五千一百八十一匹內存價三千四百八十二匹實拴一千六百八十八匹　杭州駐防馬五千五百六十六匹內存價三千六百三十四匹實拴一千九百三十二匹　乍浦駐防馬一百八十五匹內存價七十四匹實拴一百一十一匹　荊州駐防馬一萬三千一百九十八匹內存價八千匹實拴五千一百九十八匹　西安駐防馬一萬八千二百四匹內存價六千二百六十二匹實拴一萬一千八百四十二匹　涼州駐防馬一千三百四十四匹實拴　莊浪駐防馬四百二十二匹實拴　寧夏駐防馬五千二十一匹實拴　成都駐防馬五千三百四十七匹內存價一千六百匹實拴七百匹　廣州駐防馬九千六百二十八匹內存價六千匹實拴三千六百二十八匹　直隸經制馬九千三百七匹　山東經制馬三千三百七十九匹　山西經制馬四千九百三十九匹　河南經制馬二千九十九匹　江南督標經制馬四百八

十七匹　江南提標經制馬二千八百五十三匹　京口經制馬三百五十八匹　江蘇撫標經制馬一百四十六匹　安徽撫標經制馬九十六匹　漕標經制馬四百九十六匹　河標經制馬四百五十二匹　河東河標經制馬四百四匹　江西經制馬一千三百八十八匹　福建經制馬五千五百六十八匹　浙江經制馬三千六百一十三匹　湖北經制馬一千八百七十三匹　湖南經制馬二千五百四十七匹　陝西經制馬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五匹　甘肅經制馬三萬一千六百二十一匹　四川經制馬五千五百四十二匹　廣東經制馬五千二百二匹　貴州經制馬三千七百三十六匹　廣西經制馬一千五百十一匹　雲南經制馬五千五百四十一匹

馬禁

順治五年定現任文武官及兵丁准其養馬其餘人等不許養馬武舉生童等許各養馬一匹

七年　諭戶兵二部自今喀爾喀厄魯特來市馬凡章京以下披甲人以上無駝馬願往市者每次准買一匹多買者馬入官問以罪已身不買以他人頂已名買者俱論罪馬入官每旗選章京二監買賣即將買馬人造冊一本送戶部照驗一本自收備察賣馬處執冊呼名放入不許强占預計違者章京罰銀兵丁鞭責販子買賣人及不係披甲者槩不許買如犯此禁鞭一百駝馬入官居庸關以內官吏軍民等不得沿途迎買著官役搜索被獲者以賊律罪所差官役有私賣者及通問縱買之人亦按賊律罪

十二年定蒙古馬來京如有商販私買者旗人責成該管官民人責成五城司坊官嚴行察緝

十五年定出征駐防將軍以下披甲人以上馬額　親王馬四百匹郡王三百匹貝勒二百匹貝子百五十匹鎮國公百匹輔國公八十匹不入八分鎮國公七十匹輔國公六十匹將軍八十匹副將軍七十匹護軍統領前鋒統領副都統六十匹署護軍統領署前鋒統領署副都統四十匹前鋒參領護軍參領驍騎參領署護軍參領署驍騎參領一等侍衛護衛三十五匹散秩官前鋒侍衛　二等侍衛護衛二十五匹委署官三等侍衛護衛十八匹護軍校驍騎校十二匹署護軍校署驍騎校八匹護軍領催六匹驍騎四匹內閣學士與副都統同侍讀學士與參領同侍讀與散秩官同筆帖式與驍騎校同多帶者不准

是年又定文武官武進士武舉兵丁捕役等准養馬均令印烙拴帶木牌民間乘馬永行停止違者責四十板馬入官

十六年又定民人聽其養馬無庸察禁

康熙元年又定除滿洲蒙古漢軍及漢文武官武進士武舉兵丁捕役外其民人養馬者仍照例治罪

三年又定民人違禁養馬者責四十板失察之該管官罰俸一年

又定違禁販買馬匹被出首者馬給出首人價入官家僕出首者准其開戶交該都統於本佐領內酌量調撥不論馬販馬牙俱處絞其主係官罰銀一百兩係平人枷一月鞭一百該管官不嚴察佐領罰銀五十兩驍騎校罰銀三十兩領催鞭八十

七年定旗人在外省販賣馬匹者處絞牙子係旗人枷兩月鞭一百係民人責四十板流三千里　又定在京民人違禁養馬被出首者首人係旗人即以馬給賞係民人刑部動支庫銀五兩給賞馬入官直省民人違禁養馬被拏出首者該地方官動支貯庫贓罰銀五兩給賞馬入官充驛遞用

十年定民人仍准養馬無庸察禁

十一年定駐防官來京買馬回省者該都統開寫馬數印文咨部給與照驗又駐防官不呈明該將軍等報部私差家人來京買馬者罰俸一年

十二年又定民人養馬仍行禁止　又定在京旗人私往外省販馬係正戶該佐領驍騎校罰俸一年領催鞭五十係僕人伊主官罰俸一年平人鞭一百該佐領等免議於馬販名下追銀十兩給拏首之人仍交部治罪

十五年定大小官弁將自畜馬勒營伍收買多取値者照貪官例革職提問

又定督撫提鎮差遣官役買馬若於票外多買及攜帶商販者許經過地方官察拏不察拏者降一級留任差遣之督撫提鎮罰俸一年

十六年定奸匪圖利將馬在賊境接壤販賣與賊者不論兵民照律治罪該管官故縱者以同謀論失察者文職州

縣官武職專汛官革職提問道府及兼轄官降五級調用該管總兵官降三級調用督撫提鎮降三級留任

十八年定凡往各省販馬者令於該旗呈明地方並馬數印文咨兵部給印票經過地方官驗票放行若擾害百姓者將伊主一併嚴加治罪

十九年定不領印票販馬者旗人枷兩月鞭一百民人責四十板流三千里馬入官

二十五年覆准販買馬匹原因用兵起見今各處俱已平定撤兵嗣後馬販子往各省販馬永行禁止二十九年又定民人養馬無庸察禁

三十一年奉　上諭一應馬匹永行禁止宰殺貨賣交與步軍統領及五城司坊官察拏

又題准偷八旗馬者分別匹數治罪收馬人自盜賣者照偷馬賊論罪屯莊居住旗人賣馬者令上稅准賣民人既准養馬彼此買賣不禁或驛買或兵買報地方官上稅准買賣不上稅者例處

又覆准八旗官兵屯莊之馬被偷失主即時報該營汛領兵追緝到交界地方交與鄰近營汛接遞追緝獲賊官每案紀錄一次兵於賊名下每匹追銀一兩給賞若失主報該營汛不即領兵追緝鄰境不即接遞追緝者官每案降一級罰俸一年兵

又覆准向來各省買馬先在部領票經過地方官驗票放行若有奸匪將私馬附入票內難以稽察嗣後各省將軍督撫提鎮等買馬先行報部本部責二十板暫停給票聽其往各口及　京城照數買到由部印烙然後給票註明馬數並所往該省路徑令經過地方官驗放若無印烙及比票內數多者察拏治罪如不察拏文官交吏部議處專汛官罰俸一年

又議准　京城內外旗民收獲逸失馬駝者即日報該管官送部由部交館所監督餧養有認明者開明逸失日月及毛色口齒係旗人取具佐領印結係民人取具地方官印結由部察對相符准其認領如過一月無人認領交館所監督變價交戶部

三十二年定買賣馬匹止令買馬人上稅地方官計價收納至於州縣買補驛馬兵丁買補營馬雖屬公用恐有影射

亦令照例收稅歲終入奏銷冊報部察核

三十五年定直省購買營驛馬除赴各口及　京城由部印烙給票外若赴鄰省該督撫提鎮須移會赴買之地方官照例收稅印烙給票以憑沿途稽察

三十九年定偷盜之馬經過地方該官弁無從知之免其察參

四十二年奏准八旗官兵因公事領騎官馬嗣後該處將官兵及佐領並應領馬數造冊送部由部立印單註明給馬旗分領馬時該處具印領交該管官赴部親投由部察對相符給印單照數領騎回京時將馬交還原給旗分如有未交還者該旗將領馬官兵及佐領開明咨部由部行文該處限　兩月交還若倒斃遺失逾兩月限尚未賠補由部參奏官罰俸一年兵鞭八十不追催之都統等及該管各官罰俸六月領催鞭五十仍著本人賠補倘再逾兩月仍不賠補將倒斃遺失之人官降二級留任完日開復兵鞭一百都統及該管各官罰俸一年領催鞭八十仍著本人賠補其因公事領用官駝者照此例行

又定八旗官兵因公領馬該佐領別作記號印烙於回京交還時驗收若將好馬留用詐稱倒斃遺失賠補後其原馬認出照偷馬例治罪

五十三年定各省販馬人暗結將軍督撫提鎮親屬將疲瘦不堪用之馬索取高價不肖文武官代為壓勒甚至無驛站之州縣管步兵之頭領亦行勒索令將軍督撫提鎮嚴禁若有此等情弊即指參從重議處

雍正八年議准騸馬為營驛所必需除八旗人等及漢文武現任候補候選官文武進士舉人生員武童准其畜養外其餘民人畜養騸馬各令變賣近京二百里以內由戶部照時價收買撥與八旗畜養二百里以外及各省由州縣官收買以備營驛缺額均不許假察禁名留難抑勒致累民人

十年定八旗馬駝有私賣與人者官革職兵鞭一百革退該管官不能察出罰俸六月該管都統等罰俸三月

十三年定八旗馬駝出揚牧放其佐領下留京之馬原備緊要差遣必待本部印文方准撥發若以私事騎憊者罰俸九月

乾隆六年定大小官弁將自畜馬勒營伍收買多取價直若經營驛詳揭該督撫提鎮不題參者照徇庇例議處詳揭之官以應陞即用督撫提鎮失察者罰俸一年

十二年奏准　盛京地方嚴禁朝鮮收買大馬今朝鮮國人來京往往私買大馬帶回應令左右兩翼嚴禁並令山海關等口察拏若通事人等圖利代爲購買察出一并治罪

十四年奏准　京城八旗所需馬全在兩翼購買關口官弁遇商販人等持有兩翼印票者立即放行無得禁止

祭馬祖（通考）政和五禮新儀仲春祀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並擇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壇各廣九步高三尺四出陛一壝二十五步中興後以紹興二十一年於行在昭慶寺設位行祭

禡馬之禮皇朝通考順治年間定每歲春秋二季禱馬於神第一日早以絳帛繫御馬鬣尾凡七十匹晚以青帛送大凌河騸馬羣繫三十匹次日早以絳帛晚以青帛送大凌河牝馬羣繫絳帛者凡千三百匹繫青帛者凡二百七十六匹

乾隆四年減定　御馬繫絳帛者三十匹

車戰

周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

詩與爾臨衡以伐崇墉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六韜武王問於太公曰以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易戰之法一車當步卒八十人八十人當一車一車當六騎六騎當一車十乘敗千人百乘敗萬人此其大數也置車之吏數五車而一長十車而一吏五十車而一率百乘而一將易戰之法五車爲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險戰之法車必循道十車爲聚二十車爲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隊間三十六步五車一長縱橫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選車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長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馬及馳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超乘旌旗力彀八石弩射前後皆便習者武車之士不可不厚也車戰之地凡車之死地有十其勝地有八往而無還者車

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圯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抑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新水右有險阪者車之壞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敵之前後行陣未定即陷之旌旗擾亂人馬數動即陷之士卒前後相顧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即陷之三軍卒驚皆薄而起即陷之戰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遠行而暮舍三軍恐懼即陷之此八者車之勝地也

周禮巾車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

陳氏禮書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衛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爲利大昔周伐鄭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桓五年）邲之戰楚君之戎分爲一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宣十二年）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成十年）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爲大偏九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略可知也或者謂晉人以什共車必克房琯以車戰取敗遂以爲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不知晉人之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琯之敗非車之不利用車之罪也古者教民以射御爲藝君子以射御爲能故孔子曰吾執射乎執御乎詩稱叔段之多才則曰叔善射忌

又戶御忌古人相率以射如此則登車而不能御參乘而不能射鮮矣房琯之用車有是人乎不然巫臣教吳以乘車而能取勝於楚何也戎車之制不可以考姑倣小戎以見之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不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晉城濮之戰車七百乘韅靷鞅靽　邲之戰欒武子曰楚君之戎分爲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白基爲右彭石御左廣屈蕩爲右

章氏曰車戰之法每車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行則以車爲衛居則以車爲營一車之間又有倅車（見周禮車僕）春秋如韓原之戰輅秦伯將止之鞌之戰韓厥中御而從齊侯鄢陵之戰郤至遇楚子韓厥從鄭伯邲之戰楚子乘廣以逐趙旃用車以戰而使敵人使得與吾元帥相接則是環衛之車不設也蓋古者車戰之法前後整齊必有護衛前後行列元帥未易動搖也至春秋列國用之往往軍伍不整而元帥每以車逐利混然左右率無定法故敵人得以及之終春秋之世致敗者未有不由車戰之無法而輕動搖也惟繻葛之戰二拒用事若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未嘗輕動搖深得古法

晉申公巫臣使於吳以兩之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位荀吳之嬖人不肯卽卒斬以徇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按兵雖曰凶器然古之以車戰其坐作進退整暇有法未嘗掩人之不備而以奇取勝也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郤至遇楚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爲于犨之請矢可以無死則爲庾公之叩輪所謂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志在於爭城爭地然於勍雖春秋伯國之君臣其敵之人初不追於險固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於是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慓疾遂至捨車而用徒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今捨吾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大槩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邱以兵車趣戰疾破之　灌嬰以御史大夫將軍車騎別追項籍至城東破之　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霍去病少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者　李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爲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乃搜車中得隨軍妻婦皆斬之復戰

按先儒因考兩漢書此數條以爲車戰之制漢尙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載糗糧器械止則環以爲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殺之法已不復存矣

後漢光武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

靈帝時陽璇爲零陵守制車數十乘以禦賊

魏武帝新書攻車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共二十五人田豫與虜戰亦用車而戰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陿隘乃作扁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　劉裕伐南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敗之　裕伐秦假道於魏魏遣軍徼之裕遣白直隊主丁旿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卻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旄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旄既舉超石率二千人馳往赴之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圍之超石以大鎚及矟千餘張槊之魏師奔潰

魏太武眞君四年北征柔然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旌旗千里遂度大漠柔然怖畏不復敢南向

隋遣諸將與突厥戰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陳唐高宗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以裴行儉爲定襄大總管統兵討之先時饋糧數爲虜鈔軍餧死行儉乃詐爲糧車三百乘伏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衛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元宗時哥舒翰節度隴右造戰車蒙以狻猊

肅宗至德初李光弼守太原史思明來攻光弼徹民屋爲檑石車車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賊死傷十二　房琯將兵復兩京乃便橋陳濤斜琯效春秋時戰法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栗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人　馬燧爲河東節度使爲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遇險則制衝冒討田悅推火車焚其將楊朝光柵進擊大破之

宋眞宗咸平四年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衛青李陵劉裕馬隆皆以車而勝近符彥卿破虜陽城亦拒馬爲行寨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用車戰爲便其制取常用車接其衡轅駕以牛車上置槍以刃外向列士卒於車外賊至射之乃出騎兵擊之此制虜要術也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爲所居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　景德初契丹入寇大將李德隆以澶淵不足守命士卒掘濠塹以大車數十乘重疊環之步騎處中戎馬數萬來攻其營禦之遁去

仁宗至和二年韓琦言郭固就民車約古制爲兵車臨陣禦敵緩急易集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爲前後二拒此馬燧戰車載兵甲止爲營陣也又以民車之箱增爲重箱高四尺四寸用革輓之吳起所謂革兵掩戶輓輪籠轂是也臣以爲可用於平川之地臨陣以折奔衝下營以爲寨腳令令固自賫車式進呈試之以固爲衛尉寺丞

范仲淹上議攻云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唐馬燧造戰車行載兵甲止爲營陣此路山坡

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十兩銀絹錢二十萬賞有功將吏

神宗時以北虜將入寇遣中貴人取兩河民車爲備民大驚擾上問沈括曰卿知籍車之事乎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但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今之民車重大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跬步不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耳上喜曰無人如此語朕遂罷籍車之令

徽宗時涇原邢恕建兵車之議下令創造買牛以駕凡數千乘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仍爲兵車萬乘蔡京主其說行之姦吏旁緣卽日散行郡縣掠民緡錢矣崇寧三年河北陝西都轉運司皆奏兵車用許彥圭所定式則車大而費財實多依往年二十將兵車式輕小易用復可省費詔卒用許彥圭式行下時熙河轉運副使李復先奏曰古者師行固嘗用車然井田法廢已久且今之用兵與古不同古者兵不妄加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動皆有法又多在平原易野故車可以行而敵人不敢輕犯今之用兵盡在極邊下寨駐車各以保險爲利車不能上又戰陣之交一進一退車不能及或爲虜所襲逐車又不及收臣於戎馬間觀之屢矣乃至糧糗衣服器械有不能爲用者而況於車乎臣聞此議出於許彥圭彥圭因姚麟上其說爲身謀朝廷但以麟邊人熟邊事遂然之而不知彥圭輕妄麟立私恩以誤國計昔唐房琯用車戰大敗於陳濤斜當時在畿邑平地尙如此況今欲用於峻坂溝谷之間乎且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轍昨東來者牽挽不行致兵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終日而進六七里率多逃亡戰車棄於道路未造則有配買物材僱差夫匠之擾旣成又艱於運致然則其爲諸路之患其費不知其幾千萬矣彥圭苟望一官之進上欺朝廷下害百姓此而不誅何以懲後臣今乞便罷造已造者不復運來以寬民力其後彥圭卒得罪

欽宗靖康末樞密將官劉浩在河北募兵創造戰車其法有左右角前後拒各用卒二十五人每車計百人

高宗建炎初宗澤造戰車法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每車計五十五人李綱造戰車法兩竿雙輪上設皮籬以捍矢石下施鐵裙以衞人足旁施鐵索聯可爲營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二十人執軍器發車之兩旁每車用二十五人其法竟不及施蓋自渡江後東南沮洳之區險隘之地不以車爲主也

高宗紹興二年布衣王大智獻車式上命爲樞密計議官明年車成而不可用罷之

上謂輔臣曰車制雖古然用各有宜況其物料多南方所無且古人用車亦或不利如驂絓而止之類蓋用車於戰陣閒亦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戰彼此皆用車至於彼徒我車已有侵軼之虞而後人每以車敵騎其敗固宜房琯陳濤斜是也

孝宗隆興初宰臣進呈 敏軍中措置教習車陣陳康伯曰數年前陳敏增制造行下三衙相度有車樣陣圖見在

上曰車戰古法平原曠野可以備馳突爾亦卒不用

寧宗開禧初中郎將厲仲方者爲歷陽守嘗造戰車九牛弩未及用而罷去周虎繼之或謂虎用其戰車敗虜於清水鎮不知其詳何如也

續通考明太祖洪武五年十二月造獨轅車 魏國公徐達督山西河南造八百兩曹國公李文忠督北平山東造一千兩以備征進之用

成祖永樂八年北征用武剛車三萬兩以運餽餉

先是七年十月帝將親征命夏原吉等議餽運帝曰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輸運道遠則沿途築城貯之於是原吉等議宣府以北用車三萬輛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

英宗正統十二年九月大同造小火車備邊

時邊事孔亟大同總兵官朱冕等言戰用車古法也今通計步隊合用車八百五十輛已造完小火車三百八十餘輛呈樣至京試驗餘請令山東河南歇班官軍造之以備戰陣從之自是言車戰者相繼

十四年九月造戰車一千輛

給事中李侃請以廂車千輛鐵索聯絡騎卒處中每車翼以刀牌手五人賊犯陣刀牌手擊之賊退則開索縱騎每車箱上用牛皮十六張下用牛馬皮二十四張後皮不足雜以蘆席木板車成遣尚書周忱祭而用之下車式於邊境

十一月寧夏造獨馬小車

所下戰車之式每車用七馬駕之軍士十數人緩輪籠轂兵仗之制備但可於平原曠野列營遏敵至寧夏等處地方多屯田町畦溝渠不利駕使總兵官張泰等言宜易小車其制用馬一匹駕轅中藏兵器遇險阻以人力推挽外以抗敵鋒內以聚騎兵每試稱利詔從其請

景帝景泰元年定襄伯郭登請仿古制爲偏箱車

時登鎮大同請造偏箱車轅長丈三尺闊九尺高七尺五寸箱用薄板置銃出則左右相連前後相接鉤環牽互車載衣糧器械並鹿角二屯處十五步外設爲藩每車鎗礮弓弩刀牌甲士共十人無事輪番推挽外以長車二十載大小將軍銃每方五輛轉輸樵采皆在圍中又用四輪車一列五色旗視敵指揮廷議此可以守難於攻戰命登酌行

按兵志言蘭州守備李進請造獨輪小車上施皮屋前用木板畫獸面鑿口置梡口銃四鎗四神機箭十四樹旗一行爲陣止爲營此亦是元年之事

又實錄載二年六月石亨言近造戰車蠢大請改爲偏箱車一千輛詔內官監爲之則偏箱固不獨在大同也

實錄曰是年十二月箭匠周四章言神機短鎗人執一把不能相繼請爲車安四板箱內藏短鎗二十把神機箭六百枝臨用以五把安車上爲叉以駕之可相繼而發車用四人一人推二人旁扶一人執爨命試其可用而後造之

二年吏部郎中李賢請造戰車

賢疏言今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止能避箭不能拒馬惟戰車兼之蓋卽漢時衞青武剛車之類青見單于兵陣必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兵法謂是車有中有蓋爲先驅焉臣惟武剛車徒能避其弓馬今之戰車不但能避弓馬又有取勝之道火鎗是也中國之長無出於火鎗使火鎗者須遮蔽其身然後發而取中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闢小牕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五寸兵志作四寸今從實錄）前後左右橫排鎗刀每車前

後占地五步以四面用車一千輛計方可十六餘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能衝陣箭不能傷人彼若近前火鎗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避我勢益張我威益振所謂長策莫善於此帝令亟行

英宗天順四年正月造輕車五百輛　按時幷造火銃火砲各三千當卽用之車上者

憲宗成化二年製軍隊小車

從郭登言也登言軍士出征備車以爲齎載而軍士亦舁鹿角隨行人兵交挽每步隊小車六輛輛九人二人挽七人放銃番代每輛可載九人資裝車前張布爲盾畫猊首上以鐵索鉤連下立木椿支柱遠望若城壘然

八年寗都諸生何京上禦敵車式

京所上車式一人可挽上施鐵網前施拒馬刃網穴發鎗弩行則斂之戰則展之五十車爲一隊用士三百七十五人以至五萬五千乘隨宜可用令遣赴延綏與總兵官議之

按兵志及實錄十二年都御史李賓請造偏箱車與鹿角參用兵部尚書項忠請驗閱以登高涉險不便已之至二十年宣大總督余子俊請造戰車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每軍車五百輛每輛步卒十人駕馭之車隙補以鹿角命工部計其費遽與之既成遲重不可用時人謂之鷓鴣車

十三年造雷火車中立樞軸旋轉發礮

從甘肅總兵官王璽奏也璽言兵車向無定式但火器俱在車尾向後設置必下營已定旋轉方用如撞營結陣且行且戰則三面受敵何以制禦今稍爲增益中立管心木安置轉軸上設神砲試驗便利兵部議以爲可用

孝宗弘治十五年五月陝西總制秦紘以全勝車制來上

紘疏請用隻輪車名曰全勝車高五尺四寸廣闊二尺四寸前後通長一丈四尺在上放銃者二人在下推車並放銃者四人每車重不過二石遇險但用四人肩行車上下前後通用布甲以遮矢石甲上皆畫猛獸每遇

賊先發車十輛或五輛直衝賊陣前有阻塞則首車向前放銃後有追襲則尾車向後放銃若入賊陣則各車兩廂放銃其餘車輛或犄角夾攻或邀賊歸路命同鎮巡等官制造試驗以聞後至嘉靖十五年總制劉天和復言全勝車之便略謂寗夏先年總兵官仇鉞曾用屯堡田車以解寗化寨之圍近年總兵官王效曾用拽柴空車遏興武營套虜之入今各邊有國初以來歷年所造戰車但皆雙輪大車每輛二十餘人挽之少遇溝澗險阻即不能越以是不適於用惟弘治年間全勝車幸存破損八輛略備規制臣因再加損益其制輪高三尺一寸夾輪轅四尺七寸二分下施四足前二釘以圓鐵轉軸行則懸之左右箱各廣九寸五分於上安熟鐵小佛郎機一及流星砲或一窩蜂一箱上為架用銅鐵神鎗一及各邊近年所造三眼品字鐵銃一飛火鎗筒一插倒馬長鎗開山巨斧各二斬馬刀撓鉤各一並火藥鉛子鍁钁鹿角等器通不過重一百五十餘斤箱前樹獸面牌繪以虎猊之像兩面各掛虎頭挨牌戰則張之以避矢兩車相連可蔽三四十人每車二人輪推之一人挽之二人翼之戰則各隨地形環布為陣馬軍居中敵遠則使火器稍近則施強弩弓矢逼近則用火箭敵騎圍繞則火器弓弩四向齊發止則環列為營傍施鹿角連以鐵繩復製為隨車小帳以免軍士露宿修邊耕穫俱可用以防衞而車制輕便亦可趨利以前險阻陷沙亦可扛擡以過每車費銀二兩餘每車千輛當軍千人一月之費命從其制

世宗嘉靖十一年南給事中王希文條上車制

希文言仿韓琦郭固議車之制造車前銳後方上置七鎗為櫓三層層置九牛神弩一發十矢旁翼以卒行載甲兵止為營陣隨地險夷廣狹而更易其制每出塞必萬兩長驅而前下邊鎮酌行

穆宗隆慶三年二月命薊昌二鎮立兵車七營

時以薊鎮練兵事任戚繼光繼光上議請車騎合練詔令總督譚綸議之綸言兵法易戰一車當步卒八十人險戰當四十人今薊昌二鎮所謂易地險地在在有之可練為兵車七營以東西路副總兵及撫督標共四營分駐建昌遵化石匣密雲薊遼二營駐三屯昌平總兵一營駐昌平每營重車一百五十六輛輕車二百五十六輛步

卒四千騎兵三千十二路二千里之間車騎相兼可禦敵數萬帝韙之命給造費然特以過衝突施火器亦未嘗以戰

八月設遼東廣寧戰車營

從巡撫魏學曾請也車仿偏箱之制每二輛中設拒馬鎗一架塞其隙車架上下用棉絮布帳圍之以避矢石車上載佛郎機二杆下置雷飛砲快鎗各六杆每拒馬鎗架上樹長鎗十二杆下置雷飛砲快鎗各六杆每車用卒二十五人共車一百二十輛步卒三千八

六年十二月時神宗已即位薊鎮三營造輜重營大車各八十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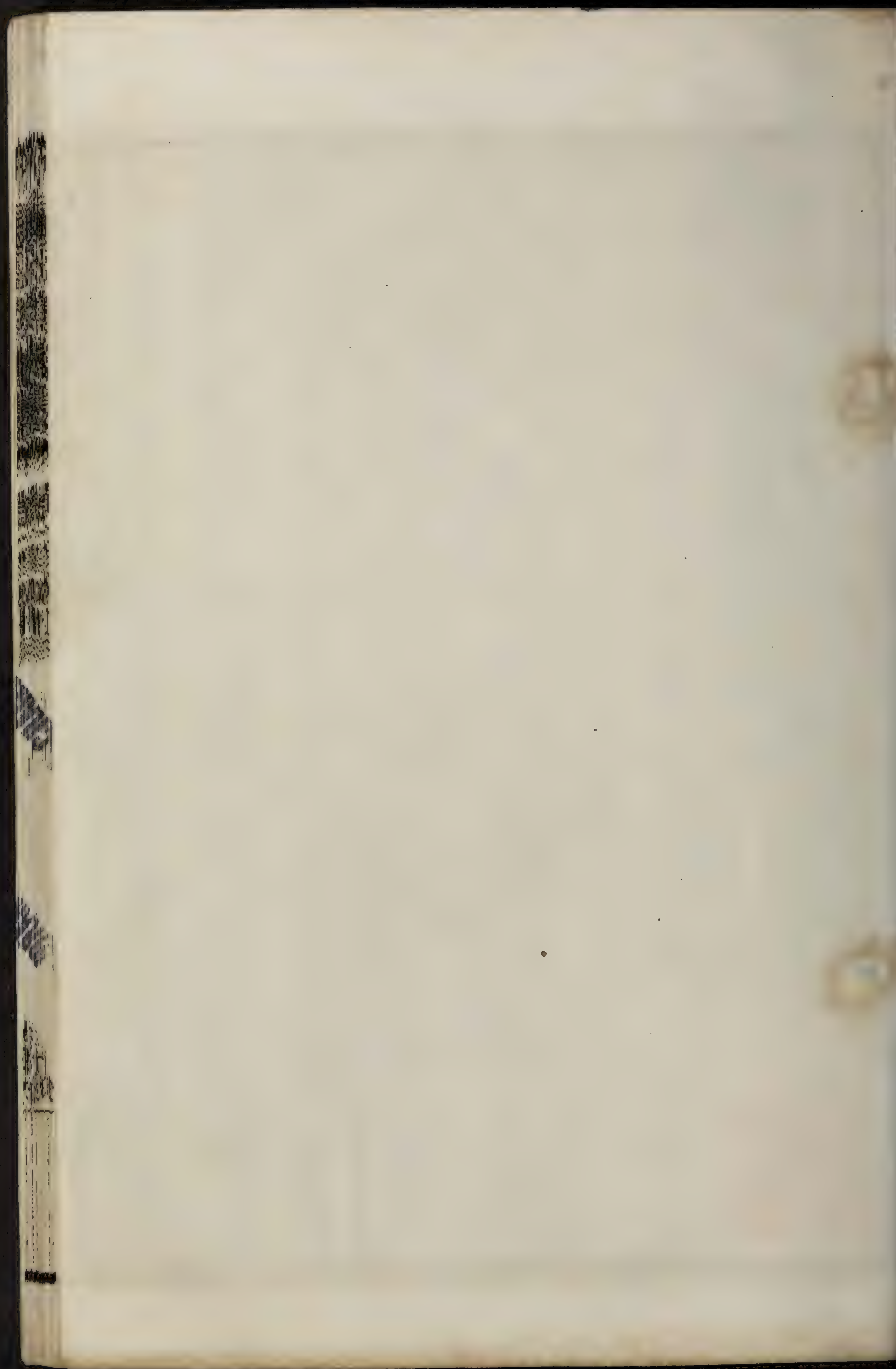
薊遼督撫疏請於密雲遵化三屯各輜重營改造大車二百四十輛每車用驘八頭每營用車士三千三營九千附以火器服載便利可省轉輸之難免野掠之患部議從之

神宗萬歷二年二月造京營戰車一千四百四十輛　從總督戎政彰武伯楊炳議也

按王圻續通考載是年造車一千二百輛每輛用二號佛郎機三架馬銃二架地連珠二架湧珠砲二位及快鎗旗盾叉長鎗大砍刀之屬當即此事也惟輛數稍不符耳

九通分類總纂

卷一百四十三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刑類一

刑制

通典 黃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陶唐以前未聞其制

舜聖德聰明建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於是流共工於幽洲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又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通考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合於大中之道）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有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見詳讞門）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

呂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

通典 夏啟即位有扈不道誓眾曰不用命戮於社後又作禹刑　殷作湯刑　洎紂無道遁重刑辟有炮烙之刑

殷湯制官刑儆於有位曰敢有恒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敢有殉於貨色恒於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於蒙士

紂無道罪人以族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又爲炮烙之刑醢九族脯鄂侯周西伯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

周秋官之職建三典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人觀之浹旬而斂又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三曰刑亂國用重典凡盜賊軍

文瀾書局石印

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無罪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殺人者踣諸市三日傷人見血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告而誅之坐爲賊盜者其孥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齓者皆不爲奴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髠罪五百凡二千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墨者使守門劓者守關者守內刖者守囿髠者守積穆王享國百年耄荒命呂侯度作刑訓夏贖刑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其後又作九刑正刑五及流贖鞭扑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代誣鬼神者罪及四代逆人倫者罪及三代亂教化者罪及二代手殺人者罪止其身又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怪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僞而固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人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春秋時子產相鄭國鑄刑書鑄刑法於鼎　晉叔向遺書以非之子產報曰吾以救世獘也其雜議篇上

通考周官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凡王之同族

有罪不卽市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於四方憲刑禁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縣於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橋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

司刑掌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　司盟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於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　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凡罪之麗於法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斷足驅衞禽獸無急行囿音又斷丁管反）髡者使守積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於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禁殺戮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禁暴氏掌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

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

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眾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於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通考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有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 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通典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孝公初衞鞅請變法令人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尊榮無功

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人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十金人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以明不欺秦人初言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衞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令初下有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衞鞅曰此皆亂化之人也盡遷於邊城其後人莫敢議令甘龍杜摯極非之令之初作一日臨渭刑七百餘人百姓皆苦之居三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勇於公戰怯於私鬭秦人大治而大悅始皇即位遣將成蟜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及戮其屍其後嫪毒作亂敗其徒二十人皆梟首車裂徇滅其宗輕者爲鬼薪後又體解荊軻及平六國制曰人藏詩書及偶語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燕人盧生竊言始皇樂以刑殺爲威因亡去始皇聞之怒諸生在咸陽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其後東郡星隕爲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始皇盡誅石旁人胡亥立以趙高爲郎中令更變律令有罪者相坐收族又羣盜起胡亥責李斯斯懼上書請行督責刑者相半其後趙高譖斯具五刑腰斬夷三族（其峻酷篇）

通考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標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稱縣也石百二十斤始皇省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爲程）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三十四年謫治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丞相李斯請燒詩書百家語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制曰可

通典○漢高帝初入咸陽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秦法兆人大悅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其首葅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戮其後又制曰有耐罪以上請之後以三章之法不足禦姦遂令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又制獄疑者各讞所屬官長皆移廷尉廷尉不能決具爲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

通考孝惠即位制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

文瀾書局石印

高后元年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

文帝制人有犯法已論其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孥律令宜除之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收其家罪疑者與人從輕斷之於是刑法大省斷獄四百具寃怨篇又感齊女淳于緹縈之言除肉刑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釱左右趾代刖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此當言髡者完之矣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及吏受賕枉法謂曲法而受賂者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命者名也成其罪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賍汙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名而又犯笞亦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為隸臣妾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罪降為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其亡逃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在本罪中又重犯者也具肉刑議篇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刑斬左趾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斬右趾者棄市故入於死以笞五百代斬左趾笞三百代劓笞數既多亦不活也

通考孝文元年盡除收孥相坐律令　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勿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故便帝曰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熟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

詔曰古之治天下者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令今又有之則是中間曾重設此條也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師古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吏以為大逆劉曰祝詛上以相約漢俗如此猶後漢傳云不道者不敢祝少實也故謂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又制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上造爵滿十六者也侯內外孫也耳孫元孫之子也言己遠祖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肉屬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起行理城舂者婦人不參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鬼薪已具上白粲坐擇米使正白為粲皆二歲刑也八年七十已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

除挾書律挾藏也秦律敢有挾書者棄市刑者完之不加肉刑髡鬄也若參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

四年絳侯周勃有罪逮詣廷尉詔獄時人告勃反勃下吏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吏書牘背示曰以公主爲證公主孝文女勃子勝之尙之故獄吏敎引爲證薄太后爲言帝乃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

十三年詔除肉刑　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其少女緹縈　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也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僇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敎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敎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其亡逃及有耐罪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完爲城旦舂歲數以免臣昧死請制曰可

按古者五刑皆肉刑也孝文詔謂今有肉刑三而姦不止註謂黥劓斬趾三者遂以髡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獨不及宮刑至景帝死年詔言孝文皇帝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則知文帝并宮刑除之至景帝中元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而武帝時李延年司馬遷張安世兄賀皆坐腐刑則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復宮刑復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輕者不常用也

通典景帝制改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自今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理所行所將行謂按察下吏更反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計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他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贓為盜他物謂非飲食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無爵罰金二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贓畀與也以所受贓之贓與捕告者其後罷磔曰棄市先此諸死刑皆磔之於市今罷之若妖逆則磔之磔謂張其尸也具冤怨篇復下詔曰長老人所尊敬也鰥寡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孕者未乳乳產師侏儒樂師瞽者侏儒短人不能走當鞫繫者頌繫之頌讀曰容容寬不桎梏罪死欲腐者許之如腐木不生實矣六年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又以笞者或至死未畢復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百其定箠令箠策也所以擊者也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笞臀先時笞背畢一罪乃得更人更人更易行笞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即重而生刑又輕人易犯之孝武徵發煩數人窮犯法遂令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見知人犯法不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緩深故之罪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急縱出之誅吏釋罪人疑以為縱出則急誅之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蕭何本定律九篇叔孫通又加十八篇張湯又撰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撰朝律六篇合為六十篇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比以例相比況文書既繁主者不能偏睹或罪同而論異具舞紊篇

通考孝景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死不可為人謂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笞五百者曰三百笞三百者曰二百

中元二年改磔曰棄市應劭曰先此諸死刑皆磔於市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勿復磔

中元六年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箠策也所以擊也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毋得更人謂行笞者不更易人也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

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宄不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緩深故之罪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

入罪者皆寬緩急縱出之誅 師古曰吏得罪人疑以爲縱出則急誅之亦言尚酷 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網寖密 師古曰寖漸也其下亦同 律令凡三百五
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 文書盈於几閣典者
不能徧覩是以郡國承用者駮 師古曰不曉其指用意不同也 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 師古曰弄法而受財若市買之交易 所欲活則傅生
議所欲陷則予死比 師古曰傅讀曰附 議者咸冤之

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湯奏顏異九卿見
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是後有腹誹之法又作沈命法 沈匿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 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
滿品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天下歲斷獄以千萬數

通典 孝宣制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 凡首匿者言爲謀首而藏匿罪人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
皆上請宣帝患刑法不一置廷平四人平之 具雜議篇 成帝鴻嘉初又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鬬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
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人者也哀帝綏和二年除誹謗詆欺法平帝元始
中制曰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誠欲以防邪僻全貞信及眊悼之人 八十曰眊言老昏暗也七歲曰悼言未成人若死亡可哀悼 刑罰所不加
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其明敕百僚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
下非坐不道詔所名捕他皆無得繫 名捕謂下詔特所捕也 其當驗者即驗問 就其所居而問之 定著令 王莽居攝翟義劉信起兵討莽莽敗之夷其三族其後陳
良終帶叛入匈奴莽求得行焚如之刑具峻酷篇

通考 孝宣本始四年詔郡國律令可蠲除以安百姓者條奏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
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 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之心無辜者反陷罪辟決獄不平也 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
廷史廷尉史也以四辟決獄事爲鞫謂疑獄也 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爲廷尉求明察寬恕
黃霸等以爲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 宣室在前殿之側布政教之地重用刑故齋戒以決之 獄刑號爲平矣
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禍患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首匿父母
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婦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九月詔曰令甲死者

不可生（文穎曰蕭何承秦法所作爲律令經律是也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則爲令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乙丙）刑者不可息（息減也若黥劓此先帝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瘐瘐音）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名其人名也縣其屬縣也爵其身之官爵里其所居之邑里也）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元康四年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逆亂之心今或羅於文法執於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

黃龍元年詔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

武帝時吏二千石有罪先請

元帝初下詔曰夫律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不逮言意識所不及）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是便安百姓而已

初元元年省刑罰七十餘事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

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他比謂引他類以比附之稍增條律也）其與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核之務準古法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爲一代之法而徒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責而已

平帝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

班固西漢刑法志論曰漢道至盛歷今二百餘載（師古曰今謂撰志時）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如淳曰率天下犯律者千口而有一人死）耐罪上至右趾三倍有餘（李奇曰耐從司寇以上至右趾爲千口一人刑）古人有言曰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師古曰鄉讀曰嚮）則一堂皆爲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爲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姦不輒得獄犴不平之所致也書云伯

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竝至窮斯濫溢豪桀擅私為之囊橐姦有所隱則狃而寖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患害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以尤多者也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彊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然而未能稱比隆於古者以其疾未盡除而刑本不正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為說以為治古者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師古曰菲草履也純緣也衣不加緣示有恥也）是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履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而御駻突（孟康曰以繩縛馬口謂之鞿晉灼曰鞿古羈字也如淳曰駻音捍突惡馬也師古曰馬絡頭曰羈也）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為姦臧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刑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民愈媮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是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籑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

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李奇曰殷亦中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矣

按古者五刑大辟至重墨至輕孝文除肉刑以髡鉗代墨以笞代劓剕其後復減笞數定箠令則刑制益寬矣然景武以後習爲嚴酷死刑至多甯成傳稱成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爲不復收又王吉龔遂王式皆坐輔導昌邑王無狀減死鉗爲城旦舂何竝傳竝爲潁川太守時鍾元爲尚書令元弟威爲郡掾臧千金竝過辭元元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如淳曰減死罪一等蚤就髡鉗竝不許卒論殺威以是觀之則知當時死刑至多而生刑反少髡鉗本以代墨乃刑之至輕者然減死一等即止於髡鉗一等即入於死而笞箠所以代剕劓者不聞施用矣

王莽居攝翟義劉信起兵討莽莽敗之夷其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幷葬之其後陳良終帶叛入匈奴莽求得行焚如之刑燒殺之及天下兵起董忠反莽敗之莽令剉忠收其家族以醇醯毒藥白刃叢棘埋之

西漢獄名

中都官獄宣紀徐氏曰按後漢百官志云孝武以下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長名 廷尉詔獄周勃詣廷尉詔獄 上林詔獄成紀罷上林詔獄師古曰漢舊儀云上林詔獄主治苑中禽獸宮館事 郡邸獄宣紀曾孫坐收郡邸獄注云漢舊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 掖庭祕獄劉輔繫掖庭祕獄三輔黃圖云武帝改永巷爲掖庭置獄焉 共工獄劉輔傳徙繫共工獄注考工記 若盧詔獄王商詣若盧詔獄 都船獄王嘉致都船獄 都司空獄竇嬰劾繫都司空又伍被傳爲左右都司空詔獄書 居室灌夫傳劾灌夫繫居室注云後改爲保宮 保宮李陵母繫保宮 內官東方朔傳昭平君獄繫內官 請室袁盎傳絳侯反繫請室注獄也 導官張湯傳廷尉謁居弟繫導官 暴室宣紀注云暴室宮人獄 水司空伍被傳注云上林有水司空主四徒官

容齋洪氏隨筆曰漢以廷尉主刑獄而中都他獄亦不一宗正屬官有左右都司空鴻臚有別火令丞郡邸獄少府有若盧獄令考工共工獄執金吾有寺互都船獄又有上林詔獄水司空掖庭祕獄暴室請室居室徒官之名張湯傳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東漢志云孝武帝所置世祖皆省之東漢洎唐雖鞫囚非一所然不至如是其多國朝但有大理及臺獄元豐紹聖閒蔡確章惇起同文館獄之類非故事也

通典後漢光武留心庶獄然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法網弛縱無以懲肅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一等自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愚以爲刑法不苟務輕務其中也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爲除殘去亂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文帝遭代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幾平武帝值中國全盛征伐遠方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履道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天下稱安孝元孝哀卽位日淺丞相王嘉等便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定令斷律凡百餘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條奏伏請擇其善者而從之定不易之典時廷尉議以爲崇刑峻法非明王急務遂寢之章帝時郭躬條奏請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著於令陳寵又代躬爲廷尉帝納寵言制除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又除文致請讞五十餘事著於令寵復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鉤猶勘也音工候反溢出也曰今律令犯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九贖罪請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爲三千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會寵得罪遂寢並具寬恕篇

通考後漢世祖建武二年詔曰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罰

桓譚上疏曰今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予死比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冤濫矣

三年七月詔曰吏不滿六百石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卽就驗女徒雇山歸家前書音義曰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

七年詔中都官三輔郡國出繫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按其罪見徒免爲庶人耐罪亡命以上除之

十一年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十四年羣臣請增科禁不許

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宄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杜林奏曰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破矩爲圜斲雕爲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贓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全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

帝從之

十八年詔曰今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

二十八年詔死罪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女子宮（蠶室宮刑獄名宮刑者畏風須煖作窨室蓄火如蠶室因以名焉女子宮謂幽閉也） 三十一年復有是詔

二十九年詔令天下繫囚自殊死以下及徒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罪輸作有差（袁純注云不孝不道者不在此限）

東漢有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唯廷尉及洛陽有詔獄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謹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

明帝即位詔施刑及郡國囚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中二千石下至黃綬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赦隴西囚徒減罪一等

十二月甲寅詔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其未發覺詔書到先自告者半入贖

永平三年正月詔有司詳刑謹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八年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其大逆無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

十五年詔亡命自殊死以下贖罪各有差（見贖刑門）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十斷其二言少刑也）

楚王英以謀逆死窮治楚獄累年坐死徙者甚衆韓朗言其冤帝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爲言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詳見讞門）

通典安帝永初中法稍苛繁人不堪之陳寵子忠復爲尚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爲決事比（比例也必寐反）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西漢文景只除宫刑今復除蠶室刑者是當時雖有文而未悉斷武帝時司馬遷犯法下蠶室即其事矣今申明除之）解贓吏三代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狂易謂狂而易性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

通考安帝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左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珮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扑罰皆非古典帝納之是後九卿無復捶扑者

肅宗初詔有司絶鉆鑽諸慘酷之科（鉆持也說文曰鐵銸也其炎反鑽臏刑謂鑽去其臏骨也鑽音作喚反）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於令（文致謂前人無罪文飾致於法中也）

建初五年二月詔二千石理冤獄錄輕繫三月詔曰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脅無辜致令自殺者一歲且多於斷獄甚非爲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糾舉之

七年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戍妻子自隨占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宫繫囚鬼薪白粲已上皆減本罪輸司寇作亡命贖死罪入縑有差（見贖罪門）

元和二年正月詔曰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宜助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息事寧人聽順天氣立秋如故　七月詔曰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四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者稽之典則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是時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爲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陳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以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

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獄刑無留罪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他應不以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三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

三年廷尉郭躬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

七月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掠問也榜擊也音彭說文曰笞擊也立謂立而考訊之）又令兩箠長短有數（箠長短見景帝時）自往者大獄以來掠拷多酷鉆鑽之屬（大獄謂楚王英等事鉆鋷也國語曰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爲其禁

又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縣妻子自隨（餘如七年詔）十二月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宿衛而已

章和元年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罪一等詣金城犯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以上減罪一等輸作贖縑有差

和帝永元三年帝加元服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死罪贖縑至司寇及亡命各有差

六年以旱詔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謫其未竟五月以下皆免遣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

時廷尉陳寵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

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删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寵子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解贓吏三世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毋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有輕侮法張敏駮議以爲開相殺之路又輕侮之比寖繁至有四五百科難以垂訓請除其弊詳見沖門

九年復置若盧獄官若盧獄屬少府主鞫將相大臣　是後又有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都內主藏官名前書有都內令丞屬大司農

十一年詔郡國中都官徒及篤癃老小女徒各除半刑未竟三月者免歸田里

十五年有司奏以爲夏至微陰起靡草死可以決小事是歲初令郡國以日短至按薄刑

安帝永初二年旱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賜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屬各有差郎日降雨

和帝末下令麥秋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爲政因此遂盛夏斷獄魯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憂念萬民爲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所以助仁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迺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以盛夏追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之罪根連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按易五月遘用事經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蓋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況於逮召考掠奪其時哉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夫斷薄刑者謂其輕罪也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爲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以清矣

元初二年詔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馮翊扶風屯妻子自隨占著所在女子勿輸亡命死罪以下贖各有差其吏人聚爲盜賊有悔過者除其罪

順帝永建元年詔減死罪以下徙邊其亡命贖各有差　永和五年漢安二年各有此令

沖帝即位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徙邊謀反大逆不用此令

桓帝建和元年詔郡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唯謀反大逆不用此書

三年及和平元年永興元年二年俱有減死罪及贖罪之令

靈帝建寧元年令天下繫囚未決入縑贖各有差

三年熹平五年六年光和三年中和四年各有此令

通典　獻帝初應劭又刪定律令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版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於是舊事存焉曹公秉政欲復肉刑陳羣深陳其便鍾繇亦贊成之孔融王修不同其議遂止具肉刑議篇於是乃定甲子科記釱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以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半減也

通考　獻帝建安元年應劭刪定律令爲漢儀奏之

劭奏曰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臣不自揆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複重爲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士文章瓌偉之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雖未足綱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察增闡聖聽帝善之

建安中議者欲復肉刑孔融建議不可從之

融議曰古者湻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以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

志在思死損多遠惡冥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房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衞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其後魏公曹操復欲行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於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唯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爲未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衆議而止

按是時肉刑之不用已三百餘年而卒欲復之誠非篤論然陳羣所謂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是當時傷人者不過髡鉗之罪又言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而輕人軀命蓋自孝文立法以笞代劓刖而笞數太多反以殺人後雖減笞數定箠令然笞者猶不免於死於是遂以笞爲死刑其不當死者則并不復笞之如孝章以來屢有寬刑之詔俱言減死一等者勿笞徙邊蓋懼其笞則必至於死也然鬬很傷人與姦盜不法之徒若抵以死則太酷免死而止於髡鉗則裁翦其毛髮而略不罹箠楚之毒又太輕矣則曷若斟酌笞數使其可以懲姦而毋至於殺人乃合中道而肉刑固不必議復矣

通考 魏武帝既建魏國乃定甲子科犯釱（音弟又音大）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嫌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聽得科半使從半減也

討袁譚時民憚役而亡令不得降頃之亡民有詣門自首者公謂之曰聽汝則違令殺汝則誅首歸深自藏毋爲吏所得民垂泣而去

（通考）文帝受禪又議肉刑詳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詳見詳讞又令謀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餘皆勿聽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

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代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刑體裸露故也

時宮室盛興而期會迫急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王肅抗疏曰陛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眾庶不知將爲倉卒願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之死他不污宮闕不爲縉紳驚惋不爲遠近所疑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是以聖王重之孟軻云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

青龍二年詔曰鞭作官刑所以糾慢怠也而頃多以無辜死其減鞭杖之制著於令又令有司刪定大辟減死罪

四年詔曰有虞氏畫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錯而不用朕從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風邈乎何相去之遠法令滋章犯者彌多刑罰愈眾而姦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條多所蠲除思濟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國斃獄一歲之中尚過數百豈朕訓導不醕俾民輕罪將苛法猶存爲之陷穽乎有司其議獄緩死務從寬簡及乞恩者或辭未出而獄已報斷非所以究理盡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獄官諸有死罪具獄已定非謀反手殺人亟語其親治有乞恩者使與奏當文書俱上朕將思所以全之布告天下使明朕意

（通典）○魏文帝受禪後有大女劉朱撾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作尚方因是下愁毒殺人減死之令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代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刑體裸露故也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傳習以爲秦相漢承其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廐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又司徒鮑昱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代有增損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

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刑制命陳羣劉邵等刪約舊科旁采漢律定爲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畧曰舊律所以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故集罪例以爲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刼掠恐猲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爲刼掠律賊律有欺謾詐僞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僞生死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爲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爲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廐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爲告律囚律有繫囚鞫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爲篇故分爲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臨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所呵入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爲請賕律盜律又有敎辱强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其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爲擅興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廐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乏及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罪腰斬不宜復爲法故復別爲之留律秦代舊有廐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故除廐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爲郵騎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爲變事令以警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爲警事律盜律有還贓畀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黄金爲償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爲償贓律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者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繁多宜總爲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爲免坐律諸律令中有敎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有七各以爲律首又改賊律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腰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汚瀦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絶惡跡也賊鬭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

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讎所以止殺害也殺繼母於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毆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凶强爲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家人乞鞫之制所以省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此皆魏代所改其大略如是司馬景王輔政時犯大逆者其法誅及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通表魏帝以乞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娠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降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節也而父母有罪則追刑夫黨見誅又隨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爲他族之母無辜受戮傷孝子之心且男既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爲在室宜從父之誅既醮可隨夫之罰於是有詔改定律令司馬文王繼秉魏政患前代律令煩雜陳羣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大密於是命賈充鄭沖荀顗荀勗羊祜王業杜友杜元凱裴楷周雄郭頎成公綏柳軌榮邵等定法令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辨囚律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賕詐僞水火毀亡因事類爲衞宮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三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也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爲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錮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爲正不治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三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三萬六千二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

通典晉武帝太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成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頒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是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眾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僞請賕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

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爲之心舌捕繫爲之手足斷獄爲之定罪名例齊其法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於法律之中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不以爲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鬬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强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鬬皆爲賊鬬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爲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逕射不得爲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謂之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鬬鬬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强盜呵人取財似受贓因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治似故縱持質似恐喝如此之比爲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罰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敘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爲强盜不自知亡爲縛守將中有惡言爲恐喝不以罪名呵爲呵人以罪名呵爲受贓劫召其財爲持質此六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爲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爲盜贓輸入呵受爲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爲擅賦加毆擊之爲戮辱諸如此類皆爲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鬬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貌在聲色姦貞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爲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殺怒子當爲戲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

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謁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贓五疋以上棄市即燔宮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毆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爲公爲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元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俗以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取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以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芽之微致之機格之上稱輕重於毫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也故爲敕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夫刑而上者謂之道刑而下者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准法律之義也

通考晉武帝泰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成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大赦天下乃頒新律

初文王秉魏政患前代律令煩雜陳羣劉劭雖經改革而科網太密於是命賈充等定法令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辯囚律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賕詐僞水火毀亡因事類爲衞宮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三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在於益時其餘未宜除之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也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爲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錮相告之條去捕亡沒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爲正不治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

劉頌爲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不見省

頌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從來積年遂寢不論臣竊以爲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飢寒切身志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爲盜賊矣況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又今徒富者輸財計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爲姦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橫肆爲法若此道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勝姦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以來姦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賊盜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乃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姦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刖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其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塗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準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爲虛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作誡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爲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爲惡之具此爲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爲姦之手足而蹴取育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爲不識務之甚也疏上又不見省

惠帝之世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出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頠劉頌上疏論之

訟疏曰自近代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啟聞臣竊伏惟陛下爲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失法者固以盡理爲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

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僞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得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平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爲故不近似此類不得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人主軌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官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爲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爲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爲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姓願也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棄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爲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法當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滯則事無閡至於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巳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迹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爲經制終年施用恆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

恆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律法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明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為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乃得為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為駮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為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輕重隨意則王憲不一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舉守文直法臣吏之節也臣以為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懸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為議則有所開長以為宜如頌所啟為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三公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按啟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已下應復出法駮按隨事以聞也

懷帝永嘉元年除三族刑

通典○東晉元帝為丞相在江東承制時百度草刱議斷不循法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自軍興以來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為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麤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為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為駮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此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准以虧舊典也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為晉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家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眾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生矣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為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先自元康以來事故荐臻刑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

通考帝即位衞展爲廷尉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戶彫荒百不遺一而刑法㪅重非句踐養胎之義愚謂宜復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詔內外通議

王導賀循等議令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姦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刖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或者乃曰死猶不懲而況於刑然甿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爲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爲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誠爲惡之永痛惡者覩殘刖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明誡以懲愚其理遠矣尚書令刁協等議以今中興祚崇大命惟新誠宜設肉刑寬法以育人然懼羣小愚弊習翫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刖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刖甘死者殺則心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惟允尚書周顗等議以爲復肉刑以代死誠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覆然竊以爲刑罰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死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死刑而濟之肉刑平代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姦習惡之徒爲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刑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爲惡者輕犯官刑蹈罪更眾是爲輕其刑誘其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毒也昔之畏死刑以爲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爲犯輕而致困此皆何異斷刖常人以爲恩仁也恐受刑者轉廣而爲非者日多踊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殺以止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感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爲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

大興四年著作佐郎郭璞以帝用刑過差上疏以爲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赦不欲數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

按史稱元帝好刑名郭璞復有繁刑之諫璞傳載全疏數百言然指陳實事不過言建興四年督運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上流以爲冤酷之異蓋自江左中興以來姑息立國北征大事以乏興殺一督運未爲過也

而當時冤之史氏書之以爲淫刑嗣是之後沓爲寬弛劉隗刁協庾亮稍欲濟以綜核而召變稔禍矣

明帝太寧三年復三族刑惟不及婦人　成康之時庾冰好爲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從寬縱疏密自由律令無用矣

石勒既稱趙王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曹令史貫志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上黨續咸爲律學祭酒咸明法詳平國人稱之

安帝元興末桓元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以爲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代風淳人多惇謹圖像既陳則機心直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崇無爲季末澆僞設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姦況乎黥劓豈能反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俗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爲留懸今英辟翼贊道邈伊周誠宜明慎用刑愛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時議多與琳同遂不行

通典　宋文帝時蔡廓爲侍中建議以爲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義莫此爲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詞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爲允從之時王弘上疏曰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疋並死太重請加主守至十疋常偷至五十疋具寬恕篇劉秀之爲尚書右僕射請改定制令疑部人殺長吏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徒秀之謂律文雖不明部人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徒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謝莊爲都官尚書奏改定州獄曰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行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雖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覆辯必收聲吞疊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

通考　明帝太始四年詔定黥刖之制有司奏自今凡劫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攻剽亭寺及傷害吏人并監司將吏自

爲劫若不限人數悉依舊制斬刑若遇赦黥及兩頰劫字斷去兩腳筋徙付交梁寧州五人以下止相逼奪者亦依黥作劫字斷去兩腳筋徙付遠州若遇赦原斷徙猶黥面依舊補冶士家口應及坐悉依舊結讁及帝崩其例乃寢

齊高祖時丹陽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名曰救疾實行冤暴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治上從之

武帝永明九年令删定郎王植之集註張杜舊律合爲一書凡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文殄滅

初晉張裴杜預共註律三十卷自泰始以來用之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臨時斟酌吏得爲姦上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註七年尚書删定郎王植乃集定二註表奏之詔公卿八座參議正竟陵王子良總其事衆議異同不能宜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

通典　梁武帝制依周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鞭杖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時齊時舊郎蔡法度能言齊王植之律於是使損益舊本以爲梁律天監初又令王亮等定爲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劫四曰賊叛五曰詐僞六曰受賕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毀亡十五曰衛宮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廄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其制刑爲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爲死罪大罪梟其首其次棄市刑二歲以上爲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以上爲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三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以贖論故爲此十四等之制又九等之差有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四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十又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

百二日免官三日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日杖督一百五日杖督五十六日杖督四十七日杖督二十八日杖督十論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凡繫獄者不卽答款應加測罰不得以人士為隔若人士犯罰違捍不款宜測罰者先參議牒啟然後科行斷食者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囚有械杻升械及鉗並立輕重大小之差而為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靻則古反不去廉皆作鶴頭紐長尺二寸梢長二尺七寸廉三寸靶長尺五寸杖皆用生荊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頭圍寸三分小頭八分半法杖圍寸二分小頭五分小杖圍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十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當行鞭杖罰者皆半之其應得法鞭杖以熟靻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將吏以上及女人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其以職員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其問事諸罰皆用熟靻鞭小杖其制鞭制杖法杖法鞭自非特詔皆不得用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行女子懷孕者勿得決罰其反叛大逆以上皆斬父子同產男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姊妹及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為奴婢資財沒官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黵面為劫字黵音都感反髡鉗補冶鎖士終身其下又讁運讁配材官冶士尚方鎖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士人有禁錮之科亦以輕重為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耐罪囚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繫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以下亭侯以上之父母妻子及所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以上非檻徵者並頌繫之丹陽尹月一詣建康縣令三官參共錄獄察斷枉直其尚書當錄人之月者與尚書參共錄之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又有令三十卷其後除贖罪之科舊獄法夫有罪逮妻子子有罪逮父母十一年詔曰自今捕讁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少者可停將送十四年又除黵面之刑帝優借朝士有罪多屈法申之百姓有犯則按法具隋志篇是禁網漸疏百姓安之而貴戚之家不法甚矣

通考天監十一年詔自今逋讁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上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舉家質作民既窮窘姦宄益深嘗因郊祀有秣陵老

八遮車駕言曰陛下爲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上乃思所以寬之十四年制除黥面之刑

帝篤尙文雅疏簡刑法自公卿大臣不以鞫獄爲意姦吏柄權弄法賄賂成市枉濫者多大率二歲刑以上歲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幾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中大同元年詔自今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勿坐自是禁網漸疏百姓安之而貴戚之家不法甚矣

通典　陳武帝令尙書刪定郎范杲㕘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其制唯重淸議禁錮之科若搢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終身不齒先與人爲婚者許妻家奪之其獲賊帥士人惡逆雖經赦免死付治聽將妻入役不爲年數又存贖罪之律復父母緣坐之刑自餘一用梁法其有贓驗昭然而不款伏則上測立立測者以土爲垛高一尺上員劣容囚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杻上垛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測七一行鞭凡經鞭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髡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鏁三重其五歲刑下並鏁一重五歲四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贖若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有官者贖一歲刑無官亦贖論寒庶人唯決鞭杖囚並著械徒並著鏁亦不計階品死罪將決乘露車著三械加拲手至市脫手械及拲手焉拲音拱兩手曰拲　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朔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爲北獄建康縣爲南獄並置正監平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尙書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錄冤屈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冶署理察囚徒冤枉○後魏起自北方屬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乘寬政多以違令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騷然其後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人相殺者聽與死家牛馬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連逮人坐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及道武旣平定中原患舊制太峻命三公郞王德除其酷法約定科令至太武帝神麝中詔崔

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沒縣官害其親者轘之爲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泉當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內人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圊溷女子入舂槀其癎疾不逮於人守苑囿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年十四以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言狀公車鞫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定案奏聞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刑之諸州囚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其後因官吏贖貨太延中詔吏人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兇悖者求得牧宰之失乃貪暴於閭閻真君中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義論決初盜律贓四十疋致大辟人多慢政乃減至三疋十一年誅崔浩具峻酷篇正平初又令胡方回游雅改定律制凡三百七十條門房之誅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文成帝太安中以庶士多因酒酗致訟制禁釀酒沽飲皆斬吉凶賓親則開禁有程日增置候官伺察諸違犯贓二丈皆斬具峻酷篇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至孝文帝除口誤開酒禁故事斬皆裸形伏櫍砧也太和初制不令裸形又令高閭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刼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

通考太和五年沙門法秀謀反誅詔曰法秀妖詐亂常妄說符瑞蘭臺御史張求等一百餘人招結奴隸謀爲大逆有司科以族誅誠合刑憲但矜愚重命猶所不忍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門門誅止身

通典時法官及州縣多爲重枷復以縋石懸於囚頸傷肉至骨勒以誣服吏以爲能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款辭者不得大枷律枉法十疋義贓二十疋大辟既頒祿制更定義贓一疋枉法無多少皆死贓謂之路殆絕帝哀矜庶獄罪人多全命徙邊其後又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丁子孫又無周親者仰接後列奏以待報著之令宣武帝正始初尚書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請送大枷長丈三尺喉下長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準法例律五等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上皆當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仕降先階一等邢巒奏官人若有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資得降階而敘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即甄削便同之除名於例實爽愚謂至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

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爲縣公公爲侯侯爲伯伯爲子子爲男至於縣男則降爲鄉男五等爵者並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鄉男散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從之齊神武秉東魏政遷都於鄴羣盜頗起遂立嚴制諸强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爲樂戸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疋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爲樂戸小盜贓滿十疋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

北齊文宣帝受禪後命羣官刊定魏朝麟趾格又議造齊律積年不成其決獄猶依魏舊式武成帝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戸婚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欺七曰鬬訟八曰賊盜九曰捕斷十曰毀損十一曰廐牧十二曰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三十卷大抵採魏晉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轘之（轘音患）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百髡之投於邊裔以爲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三曰刑罪卽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鏁輸作左校而不髡無鉗之保者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曰鞭有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十之差凡三等當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贖罪舊有金皆代以中絹死百疋流九十二疋刑五歲七十八疋四歲六十四疋三歲五十疋二歲三十六疋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疋鞭杖每十贖絹一疋至鞭百則絹十疋無絹之鄉皆准絹收錢自贖笞十以上至死又爲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法合贖者謂流內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癡并過失之屬犯罰絹一疋及杖十以上皆名爲罪人盜及殺人而亡者卽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戸宗室則不注盜不入奚官不加宮刑自犯流罪以下合贖者及婦人犯刑以下侏儒篤疾殘廢非犯死罪皆頌繫之罪刑年者鏁以枷流罪以上加杻械死罪者桁之（桁戸郎反）決流刑鞭笞者鞭其背五十一易執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鞭瘡長一尺笞者笞臀而不中易人杖長三尺五寸大頭逕二分半小頭逕一分半決三十以下者杖長四尺大頭逕三分小頭逕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爲一負鬬局六負爲一殿平局八負爲一殿繁局十負爲一殿加於殿者復計爲負焉又列重罪十條

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十惡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勅仕門子弟常講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律其不可爲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具舞桼篇

通考宣帝性殘忍暴戾自在儲貳惡其叔父齊王憲及王軌宇文孝伯等及即位並先誅戮由是外內不安俱懷危懼其後荒淫日甚惡聞其過誅戮無度疏斥大臣又數行肆赦爲姦者皆輕犯法政令否塞下無適從於是又廣刑書要制而更峻其法謂之刑經聖制宿衛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沒上書字誤者科其罪又作礔礰車以威婦人其決人云與杖者即百二十云多打者即二百四十名曰天杖帝既酣飲過度有下士楊文祐因歌曰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無次鄭譯奏之帝怒命賜杖二百四十而致死後更命中士皇甫猛又諷諫鄭譯又奏之又賜猛杖百二十是時下自公卿內及妃后咸加捶楚上下愁怨

通典後周文帝兼西魏政令有司斟酌今古通變修撰新律革命後武帝保定三年司憲大夫拓拔迪奏新律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五曰婚姻六曰戶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曰衛宮十曰市廛十一曰鬬競十二曰刼盜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諸侯十八曰廐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僞二十一曰請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大凡定罪千五百三十條其制罪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於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百笞五十四曰流刑五流衛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八十流鎭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百笞九十流蕃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百笞百五曰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內亂之罪也凡惡逆肆之三日盜賊羣攻鄉邑及入人家者殺之無罪若報讐者造於法造七報反而自殺之不坐經爲盜者注其籍唯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拲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桎杖罪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

罪以下鏁之徒以下散之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拲而殺之市唯皇族與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近爲差等贖死刑金二斤鞭者以百爲限加笞者合二百止應加鞭笞者皆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徒輸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杖十以上當加者上就次數滿乃坐當減者死罪流蕃服蕃服以下俱至徒五年五年以下各以一等爲差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當流者皆甄一房配爲雜戶其爲盜賊事發逃亡者懸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疋流徒者依限歲收絹十二疋死罪者百疋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二旬杖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大凡定法千五百三十七條其大略滋章條流苛密比於齊法煩而不要又初除復讐之法犯者以殺論帝又以齊之舊俗未改昏政賊盜姦宄頗乖憲章其年又爲刑書要制以督之其大抵持杖羣盜一疋以上不持杖羣盜五疋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疋以上盜及詐請官物三十疋以上正長隱五戶及丁五以上及地頃以上皆死自餘依大律由是澆詐頗息焉宣帝虐忍無度令撰刑書謂之刑經聖制具峻酷篇

隋文帝初令高熲等更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有絞有斬二曰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六十至於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於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爲五年徒刑五年改爲三年唯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又置十惡之條多採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銅一斤爲負負十爲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

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踝杖桄之屬盡除之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爲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又勑四方辭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帝又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閱諸州申奏罪狀後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爲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勑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條徒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䟽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員斷決大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其後帝以用律者多致踳駁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後上奏取裁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爲配防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決帝無學以文法繩下諸州有主典盜倉粟者差人馳驛斬之又於殿前決人或有盜一錢亦死具酷篇煬帝即位以文帝禁網深刻又勑修律令除十惡之條時斗秤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加三倍爲差杖百則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每等加三十斤爲差三年則百八十斤矣流無異等贖二百四十斤死同贖三百六十斤舊制蔭門子弟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帝下制曰諸犯罪被戮之門周以下親仍令合仕聽參宿衛近侍之官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爲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一曰名例二曰衛宮三曰違制四曰請求五曰戶六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鬬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曰廐牧十五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僞十八曰斷獄其五刑之內降從輕典二百餘條其枷杖決罰訊囚之制並輕於舊是時百姓久厭苛刻喜於刑寬其後帝外征四夷內窮嗜慾兵革歲動賦斂繁滋盜賊蜂起更爲嚴制

通考開皇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爲配防

十五年制死罪三奏而後決

十六年有司奏合川倉粟少七千石命斛律孝卿鞫問其事以爲主典所竊令孝卿馳驛斬之沒其家爲奴婢鬻粟以塡之是後盜邊糧者一斗以上皆死家口沒官十七年詔所在官人不相敬憚多自寬縱事難諸克舉有殿

失雖備科條或據律乃輕論情則重不即決罪無以懲肅其諸司屬官若有愆犯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爲幹能以守法爲懦弱

時帝意每尚慘急而姦回不止又定盜一錢棄市法聞見不告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榱桷三人共竊一瓜事發即時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停盜取一錢棄市之法帝常發怒六月棒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天道既於炎陽之時震其威怒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帝猜忌益甚臣僚用法尤峻御史以元正日不劾武官衣劒之不齊者或以白帝帝謂之曰爾爲御史何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左領軍府長史考校不平將作寺丞以課麥迥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獨孤時以私受蕃客鸚鵡帝察知之竝親臨斬決

仁壽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常不復依準科條時楊素正被委任素又稟性高下公卿服慄不敢指言素於鴻臚少卿陳延不平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庶僕氈上樗蒲旋以白帝帝主客令與掌故皆坐棒殺而榜捶陳延殆至於斃大理寺丞楊遠劉子通等性愛深文每隨衙奏獄能順帝旨帝大悅竝遣於殿廷三品行中供奉每有詔獄專使主之候帝之所不快則按以重抵無殊罪而死者不可勝計遠又能附楊素每於途中接候而以囚名目白皆隨素所爲輕重其臨刑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律令者尊卑貴賤之等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於此三者其有所違及人之爲惡而入於罪戾者一斷以律律之爲書因隋之舊爲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之爲言恥也凡過之小者捶撻以恥之漢用竹後世更以楚書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擊也書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蓋奴辱之周禮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隸任之以事寘之圜土而教之量其罪之輕重有年數而捨四曰流書云流宥五刑謂不

忍刑殺胥之於遠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罄絞斬梟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數皆踰百至隋始定爲笞刑五自十至於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於百徒刑五自一年至於三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於二千里死刑二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轘裂之酷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唐皆因之諸枷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頰長二尺五寸以上六寸以下共闊尺四寸以上六寸以下徑三寸以上四寸以下杻長六寸以上二尺以下廣三寸厚一寸鉗重八兩以上一斤以下長一尺以上一尺五寸以下鏁長八尺以上丈二尺以下

諸杖皆削去節目長三尺五寸訊囚杖大頭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三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其決笞者腿分受決杖者背腿臀分受須數等栲訊者亦同笞以下願背腿均受者聽即殿庭決者皆背受

通典 大唐高祖起義至京師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又制五十三條格入於新律武德七年頒行之

至太宗即位制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斷右趾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又駁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太宗遂令刪改之除斷趾法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據有司定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於隋代舊律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者七十一條具寬恕篇又定令千五百九十條爲三十卷貞觀十一年正月頒行之又刪武德貞觀以來勑格三千餘件定留七百條以爲格十八卷國家程式雖則具存今所纂錄不可悉載取其朝夕要切簡易精詳則臨事不惑耳他皆類此

七年十二月詔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送問日不須追身

太宗即位以爲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下今三公九卿即其職也乃詔死罪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尚書平議之

帝嘗覽明堂針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針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至死乃詔罪人毋鞭背

通考 五年帝以大理丞張蘊古奏罪不以實斬之旣而大悔詔死罪雖令即決皆三覆奏見詳讞門

文瀾書局石印

六年帝親錄囚徒繫死罪三百九十人回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如期皆來乃赦之見赦門

十六年詔盜賊之作爲害最深州縣官吏以求虛譽苟有盜發不須陳告鄉村長正知其此情遞相勸止十不言一假有披論先劫物主受及鄉伍久嬰縲紲有一於斯實虧正化自今以後勿使更然

十七年刑部以反逆連坐律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敕八座議之議者以爲秦漢魏晉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所請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酷法變隆周中典且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上從之

通典 高宗永徽初又令長孫無忌等撰定格式舊制不便者皆隨有無刪改遂分格爲兩部曹司常務爲留司格天下所共者爲散頒格四年有司撰律疏三十卷頒天下麟德二年重定格式行之儀鳳二年又刪緝格式行之文明元年四月勅律令格式內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尋覽仍以當司格令書於廳事之壁俯仰觀瞻庶免遺忘武太后臨朝又令有司刪定格式加計帳及勾帳式通舊式成二十卷又以武德以來垂拱以前詔勅便於時者編爲新格二卷太后自制序其二卷之外新編六卷堪爲當司行用爲垂拱留司格時韋方質詳練法理又委其事咸陽尉王守愼又有經治之才故垂拱格式議者稱爲詳密其律唯改二十四條

通考 永徽以後武氏得志而刑濫當時大獄以尚書刑部御史大理寺雜按謂之三司而法吏以慘酷爲能至不釋枷而笞捶以死者皆不禁律有杖百凡五十九條犯者或至死而杖未畢乃詔內有盜竊及蠹害尤甚者量留一十二條自餘四十七條並宜停然無益也

武后時內史裴居道鳳閣侍郎韋方質等又刪武德以後至於垂拱詔敕爲新格藏於有司曰垂拱留司格中書令韋安石又續其後至於神龍爲散頒格后自徐敬業之反疑天下人多圖己乃盛開告密之門告者除五品官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有胡人索元禮知太后意因告密俊臣與 太后數召見賞賜尚書都事長安周興萬年人來造有器異被之術紛繼起司刑評事侯陽萬國俊共撰羅織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太后

得告密者輒令元禮等推之競爲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脈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字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皇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縣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

長壽元年左臺中丞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裴行本司農卿裴宣禮前文昌左丞盧獻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眞謀反先是來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卽承反者得減死及知古等下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對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室舊臣甘從誅戮反是實俊臣乃少寬之仁傑密裂衾帛書冤狀令其子持之稱變得召見太后意稍悟召見仁傑曰卿承反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爲作謝死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於是出此七族俱坐流貶

太后自垂拱以來任用酷吏先誅唐宗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不可勝數每除一官戶婢竊相謂曰鬼朴又來矣不旬月輒遭掩捕族誅監察御史朝邑嚴善思公直敢言時告密者不可勝數皆誘人奴婢告其主以希功賞太后亦厭其煩命善思按問引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爲之不振之

通典禮議中又刪定垂拱格及神龍元年以來制敕爲散頒格皆七卷又刪補舊式爲二十卷頒於天下景龍三年八月敕應酬功賞須依格式格式無文然始比例其制敕建言自今以後及永爲常式者不得舉引爲例

景雲初又敕刪定格式令太極元年二月奏上名太極格開元初元宗又令刪定格式令名爲開元格又刪定律令名爲開元後格至二十五年又令刪緝舊格式律令及敕總七千四百八十條其千三百四條於事非要並刪除之二千一百五十條隨文損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總成律十二卷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十卷又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省覽二十五年九月奏上之敕於尚書都省寫五十本發使散於天下略件文要節如後開元十四年九月敕如聞用例破敕及令式深非道理自今以後不得更然二十五年九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林甫奏今年五月三十日以前制敕不入新格式者望並不

在行用 名例律曰笞刑五自十至五十贖銅從一斤至五斤 杖刑五自六十至百其贖銅從六斤至十斤 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其贖從二十斤至六十斤 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其贖從八十斤至百斤 ○十惡一曰謀反謂謀危社稷 二曰謀大逆謂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 三曰謀叛謂謀背國從僞 四曰惡逆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 五曰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造畜蠱毒厭魅 六曰大不恭犯廟諱改爲恭謂盜大祀神御之物乘輿服御物及僞造御寶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方及封題誤若造御膳誤犯食禁御幸舟船誤不牢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對捍制使而無人臣之禮 七曰不孝謂告言詛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若供養有缺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 八曰不睦謂謀殺及賣緦麻以上親毆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 九曰不義謂殺本屬府主刺史縣令見受業師吏卒殺本部五品以上官長及聞夫喪匿不舉哀若作樂釋服從吉改嫁 十曰內亂謂姦小功以上親父祖妾及與和者 ○八議一曰議親謂皇帝袒免以上親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緦麻以上親皇后小功以上親 二曰議故謂故舊 三曰議賢謂有大德行 四曰議能謂有大才藝 五曰議功謂有大功勳 六曰議貴謂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 七曰議勤謂有大勤勞 八曰議賓謂承先代之後爲國賓者 諸八議者犯死皆及應議之狀先奏請議議定奏裁議者原情議罪稱定刑之律而不正決之 流罪以下減一等其犯十惡者不用此律○謀反及大逆者皆斬子年十六以上皆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 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資財田宅並沒官男夫年八十及篤疾婦人年六十及廢疾者並免餘條緣坐者准此 伯叔父母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異即雖謀反辭理不能動眾威力不足率人者亦皆斬謂結謀真實而不能爲害者若自述休徵假託靈異謬稱兵馬虛說反由傳惑眾人而無真狀可驗者自從妖法 父子母女妻妾流三千里資財不在沒限其謀大逆者絞諸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真實之計而無狀可尋者流二千里諸謀叛者絞已上道者皆絞謂協同謀計乃坐被驅率者非餘條被驅率准此 妻妾流二千里若率部眾百人以上父母妻妾流三千里所率雖不滿百人以故爲害者以百人以上論害謂有所攻擊虜掠之者 即亡命山澤不從追喚者以謀叛論其抗拒將吏者以上道論諸謀殺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斬犯姦而姦人殺其夫所姦妻妾雖不知情與同罪 謀殺緦麻以上尊長者流二千里已傷者絞已殺者皆斬即尊長謀殺卑幼者各依故殺減二等已傷減一等已殺者依故殺法諸部曲奴婢謀殺主者皆斬謀殺主之周親及外祖父母者絞已傷者皆斬諸妻妾謀殺故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流二千里已傷者絞已殺者皆斬部曲奴婢謀殺舊主者罪亦同故夫謂夫亡改嫁舊主謂主放爲良者餘條故夫舊主准此 諸告祖父母父母者絞謂非緣坐之罪及謀叛以上而故告者下條准此 即嫡繼慈母殺其父及所養者殺其本生並聽告諸告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二年其告事重者減所告罪一等所犯雖不合論告之者猶坐 即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告大功尊長各減一等小

功緦麻減二等誣告重者各加所誣罪一等卽非相容隱被告者論如律若告謀反逆叛者各不坐其相侵犯自理訴者聽（下條准此）○諸告緦麻小功卑幼雖得實杖八十大功以上遞減一等誣告重者周親減所誣罪二等大功減一等小功以下以凡人論卽誣告子孫外孫子孫之婦妾及已之妾者各勿論○諸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缺者徒二年（謂可從而違堪供而缺者須祖父母父母乃坐）諸部曲奴婢告主非謀反逆叛者皆絞（被告者同首法）告主之周親及外祖父母者流大功以下親徒一年誣告重者緦麻加凡人一等小功遞加一等卽奴婢訴良妄稱主壓者徒三年部曲減一等○諸同居若大功以下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爲隱部曲奴婢爲主隱者皆勿論卽漏露其事及擿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一等若犯謀叛以上不用此律○諸居父母喪生子及兄弟別籍異財者徒一年○諸放部曲爲良已給放書而壓爲賤者徒二年若壓爲部曲及放奴婢爲良而壓爲賤者減一等各還正之○諸同居卑幼私輒用財者一疋笞十十疋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卽同居應分不均平者計所侵坐贓論減三等○諸居父母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妾減三等各離之知而共爲婚姻者各減五等不知者不坐若居周喪而嫁娶者杖一百卑幼減二等妾不坐○諸居父母喪與應嫁娶人主婚者杖一百　諸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流三千里造意者雖不行仍爲首（傭人殺者亦同）卽從者不行減行者一等（餘條不行皆准此）○諸以毒藥藥人及賣者絞（謂堪以殺人者雖毒藥可以療病買者將與毒人皆絞賣者不知情不坐）卽賣買而未用者流三千里脯肉有毒曾經病人有餘者速焚之違者杖九十若故與人食並出賣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絞卽人自食致死者從過失殺人法（盜而食者不坐）○諸有所憎惡而造魘魅及造符書呪詛欲以殺人者各以謀殺論減二等（於周親尊長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者各不減）以致死者各依本殺法欲病苦人者又減二等（卽子孫於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於主者各不減）卽於祖父母父母及主直求愛媚而魘呪者流二千里若涉乘輿者皆斬○諸殘害死屍（謂焚燒支解之類）及棄屍水中者各減鬭殺罪一等（緦麻以上尊長不減）棄而不失及髡髮若傷者各又減一等卽子孫於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於主者各不減（皆謂意在於惡者）　諸穿地得死人不更埋及於墳墓燻狐狸而燒棺槨者徒二年燒屍者徒三年緦麻以上尊長各遞加一等卑幼各以凡人遞減一等若子孫於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於主墓燻狐狸者徒二年燒棺槨者流三千里燒屍者絞　諸强盜（謂以威若力而取其財先强後盜先盜後强等）

（正與人藥酒及食使狂亂取財亦是得闌遺之物毆擊財主而不還及竊盜後覺棄財逃走財主追捕因相拒捍如此之類事有因緣者非強盜）不得財徒二年一疋徒三年二疋加一等十疋及傷者絞殺人者斬（殺傷奴婢亦同雖非財主但因盜殺傷者亦是）其持杖者雖不得財流三千里五疋者絞傷人者斬　諸竊盜不得財笞五十一尺杖六十一疋加一等五疋徒一年五疋加一等五十疋加役流　諸監臨者（若相主財物而監守自盜亦同）加凡盜二等三十疋絞（本條亦有加者累加之）○諸盜經斷後仍更行盜前後三犯者流二千里犯流者絞（三盜止數赦後爲坐）其餘親屬相盜者不用此律○諸有事以財行求得枉法者坐贓論不得枉法者減二等即同事共與者首則併贓論從者依已分法○諸監臨主守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一疋加一等至三十疋加役流無祿者各減一等枉法者二十疋絞不枉法者四十疋加役流　諸監臨之官受所監臨之物一尺笞四十一疋加一等四疋徒一年八疋加一等五十疋流二千里與者減五等罪止杖一百乞取者加一等強乞取者准枉法論○諸官人因使於使所受送遺及乞取者與監臨同經過處取者減一等（糾彈之官不減）即雖乞取者各與監臨罪同○諸貸所監臨財物者坐贓論（受乞未上亦同餘條取受及相犯者准此）若百日不還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強者各加二等（餘條強者准此）若賣買有賸利者計利以乞取監臨財物論強市者笞五十有利者計利准枉法論即斷契有數違負不還五十日者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即借衣服器玩之屬經三十日不還者坐贓論罪止徒一年　諸監臨之官私役所監臨及借奴婢牛馬駝騾驢車船碾磑邸店之類各計傭賃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即役使非供已者（非供已謂流外官及雜任應供官事）計傭坐贓論罪止杖一百其應供已驅使而收傭者罪亦如之（供已求輸傭直者不坐）若有吉凶借使所監臨者不得過二十人不得過五日其餘親屬雖過限及受遺乞貸皆勿論（親屬謂緦麻以上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屬餘條親屬准此）營公應借使者計傭賃坐贓論減二等即因市易賸利及懸欠者亦加之　諸監臨之官受猪羊供饋（謂非坐者）坐贓論強者依強取監臨財物法　諸率斂所監臨財物饋送人雖不入已以受所監臨財物論　諸監臨家人於所部有受乞借貸役使賣買有賸利之屬各減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與同罪不知情者各減家人罪五等其在官非監臨及家人有犯者各減監臨家人一等○諸去官而受舊官屬士庶饋與若乞取借貸之屬各減在官時三等（謂家口未離本任所者）　諸因官挾勢及豪強之人乞索者坐贓論減一等將送者爲從（親故相與勿論）　諸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若貸之人及貸之者無文記以

盜論文記謂取抄署之類立判案減二等即充公廨物若出付市易而私用者減一等坐之主守私貸無文記者依盜法雖貸推同餘條公廨准此即所貸
之人不能備償者徵判署之官下條私借亦准此○諸坐贓致罪者　尺笞二十一疋加一等十疋徒一年罪止徒三年謂非
監臨主守而因事受財者與者減五等○諸人於他人地內得宿藏物隱而不送官者計合還主之分坐贓論減三等若得古器形制異而
不送官者罪亦如之○諸鬪毆人者笞四十謂以手足擊人者傷及以他物毆人者杖六十見血為傷非手足其餘皆為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傷及拔髮方寸
以上杖八十若血從耳目及內損吐血者各加二等○諸鬪毆人折齒毀缺耳鼻眇人一目及折人手足指眇謂虧損其目
而猶見物若破骨及湯火傷人者徒一年折二指二齒以上及髡髮者徒一年半○諸鬪毆以兵刃斫射人不著者杖一百
兵刃謂弓箭刀矟矛攢之屬即毆罪重者若兵刃傷謂金鐵無大小之限堪殺人者及折人肋眇人目墮人胎徒二年墮胎者謂辜限內子死者乃坐諸鬪毆折跌人肢
體及瞎其一目徒三年折跌人肢體者謂骨蹉跌失其常處其辜內平復者各減二等餘條損跌平復准此及損二事以上及因舊患令至篤疾
若斷舌及毀敗人陰陽者流三千里○諸鬪毆殺人者絞以刃故殺人者斬雖因鬪而用兵刃殺人者與故殺同謂人
以兵刃逼已因用兵刃相殺傷者皆依鬪法餘條用兵刃准此不因鬪故毆傷人者加鬪毆傷人罪一等雖因鬪但絕時而殺傷者從故殺傷法謂忿
競之後各以分散聲不相接去而復來是名絕時○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傷者二十日以刃傷者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
骨者五十日毆傷不相須餘毆傷及殺傷各准此限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內及雖限內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以他故謂別增餘患
而死者○諸同謀共毆傷人者各以下手重者為重罪原謀減一等從者又減一等若先下手重者餘各減二等至死
者隨所因為重罪其不同謀者各依所毆傷殺其事不可分者以後下手為重罪若亂毆傷不知先後輕重者以謀
首及初鬪者為重罪餘各減二等○諸毆制使及本屬府主刺史縣令及吏卒毆本部官長徒三年傷者流二千里
折傷者絞折傷謂折齒以上若毆六品以下官長各減二等減罪輕重加凡鬪一等死者斬詈者各減毆罪三等須親自聞之乃成詈
即毆佐貳者徒一年傷重者加凡鬪傷一等死者斬○諸造妖書及妖言者絞造謂自造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說吉凶涉於不順傳用以惑
眾者亦如之傳謂傳言用謂用書其不滿眾者流三千里言理無害者杖一百即私有妖書雖不用徒三年言理無害者杖六
十○諸夜無故入人家內者笞四十主人登時格殺之勿論若知非侵犯而殺傷者減鬪殺傷二等其就拘執而殺
傷者以鬪殺傷論至死者加役流○諸盜官文書印者徒二年餘印杖一百謂貪利之而非行用者餘印謂印物及畜產者○諸無官犯罪

有官事發流罪以下以贖論(謂從流外及庶人而任流內者不以官當除免十惡及五流者不用此律)卑官犯罪遷官事發在官犯罪去官事發或事發去官犯公罪流以下各勿論餘罪論如律有官犯罪無官事發有蔭犯罪無蔭事發無蔭犯罪有蔭事發並從官蔭之法○諸犯私罪以官當徒者(私罪謂私自犯及對制詐不以實受贓枉法之類)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若犯公罪(公罪謂緣公事致罪而無私曲者)各加一年當以官當流者三流同比徒四年其有二官(謂職事官散官衛官同為一官勳官為一官)先以高者當(若去官未敘准此例)次以勳官當行守者各以本品當仍各解見任若有餘罪及更犯者聽以歷任之官當(歷任謂降所不至者)其流內官而任流外職犯罪以流內官當及贖徒一年者各解流外任○諸流配人在道赦計行程過限者不得以赦原(請從上道日總計行程有違者)有故者不用此律若程內逃亡亦不在免限即逃者身死所隨家口仍准上法聽還○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犯加役流反逆緣坐流及會赦猶流者不用此律至配所免居作)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有官爵者各從官當除免)餘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緣坐應配沒者不用此律)即有人教令罪其教令者若有贓應備受贓者備之○諸犯罪時雖未老疾而事發老疾者依老疾論若在徒年限內老疾者亦如之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依幼小論○諸以贓入罪正贓見在者還官主(轉易得他物及生產蕃息皆為見在)已費用者死及配流勿徵(別犯流及身死者同)餘皆徵之(盜者倍備)若計傭賃為贓者勿徵諸平贓者皆據犯處當時物價及上絹估平功傭者計人日為絹三疋牛馬駝騾驢車亦同船及碾磑列店之類亦依犯時價值傭賃雖多各不得過其本價○諸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原其罪(正贓猶徵罪法)其輕罪雖發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即因問所劾之罪而別言餘罪者亦如之即遣人代首若於法得相容隱者為首及相告言者各聽如罪人身自首法(緣坐之罪及謀叛以上本服期雖捕告俱同自首法)其聞首告被追不赴者不得原罪(謂止坐不赴者身)即自首不實及不盡者以不實不盡之罪罪之至死者聽減一等(自首贓數不盡者止計不盡之贓科之)其知人欲告及亡叛而自首者減罪二等坐之即亡叛者雖不自首能還歸本所者亦同其於人損傷(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本應過失者聽從本法)於物不可陪償(本物見在首者聽同免法)即事發逃亡(雖不得首所犯之罪俱減逃亡之坐)若越度關及姦(私度亦同姦謂犯良人)并私習天文者並不在自首之例○諸共犯罪者以造意為首隨從者減一等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長(於法不坐者歸罪於其次尊長為男夫)侵損於人者以凡人首從論即共監臨主守為犯雖造意者仍以監守為首凡人以常從論○諸

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謂非應累者唯具條其狀不累輕以加重若重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等者從一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後發其輕若等勿論重者更論之通計前罪以充後數卽以贓致罪頻犯者並累科若罪法不等者以重贓併滿輕贓各倍論（累謂上累見發之贓倍謂二尺爲一尺不等謂以强盜枉法等贓併從竊盜受所監臨之類卽監臨主守因事受財而同事共與若一事頻受及於所監守頻盜者累而不倍）其一事分爲二罪罪法若等則累論罪法不等則以重法併滿輕法（罪法等者謂若貿易官物計其等准盜論計其利以盜論之類罪法不等者謂若詐請官器仗以亡失併從毀傷以考校不實併從失不實之類）累併不加重者止從重論其應除免倍沒備償罪止者各盡本法○諸脫戶者家長徒三年無課役者減二等女戶又減三等（謂戶俱不附貫若不由家長罪其所由卽見在役任者雖脫戶及計口多者各從漏口法）脫口及增減年狀（謂老疾中小之類）以免課役一口徒一年三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其增減等非免課役及漏無課役口者四口爲一口罪止徒一年半卽不滿四口杖六十（部曲奴婢亦同）○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別籍異財不相須下條准此）若祖父母父母令別籍及以子孫妾繼人後者徒二年子孫不坐○諸擅發兵十人以上徒一年百人徒一年半二百人加一等千人絞（謂無警急又不先言上而輒發兵者雖卽言上而不待報猶爲擅發文書未行卽不坐）給與者隨所給人數減擅發一等（亦謂不先言上待報者告令發遣卽坐）其寇賊卒來欲有攻襲卽城屯反叛若賊有內應急須兵者得便調發雖有所屬比部官司亦得調發給與卽言上（各謂急須兵不容得先言上）若不卽調發及不卽給與者准所須人數並與擅發罪同其不卽言上者亦准發人數減罪一等若有逃亡盜賊權差人夫足以追捕者不用此律○諸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覆者斬若連接寇賊被遣斥候不覺賊來者徒三年以故致有覆敗亦斬○諸主將以下臨陣先退若寇賊對陣捨仗投軍及棄賊來降而輒殺者斬卽違犯軍令軍還以後在律有條者依律斷無條者勿論○諸私有禁兵器者徒一年半（謂非弓箭者刀盾短矛）弩一張加二等甲一領及弩三張流二千里甲三領弩五張絞私造者各加一等（甲謂皮鐵等具裝與甲同卽得闌遺過三十日不送官者同私有法）造未成者減二等卽私有甲弩非全成者杖一百餘非全成者勿論○諸告人罪非叛以上者皆令三審應受辭牒官司並具曉示並得叛坐之情每審皆別日受辭（若使人在路不得留待別日受辭者聽當日三審）官人於審後判記審訖然後付司若事有切害者不在此例（切害謂殺人賊盜逃亡與强姦良人及更有急速之類）不解書者典爲書之前人合禁告人亦禁辯定放之卽鄰伍告者有死罪流告人散禁流以下責保參對誣告人者各反坐卽糾彈之官挾私彈事不實亦如之（反坐致罪准前人入罪法至死）

而前人未決者聽減一等其本應加杖及贖者止依杖贖法則誣告官人及有蔭者依常律　若告二事以上重事實及數罪等但一事實除其罪重事虛反其所贖即罪至所止者所誣雖多不反坐其告二人以上雖實者多猶以虛者反坐謂告二人以上但一人不實罪雖輕反其坐　若上表告人已經聞奏事有不實反坐罪輕者從上書詐不實論○諸誣告本屬府主刺史縣令者加所誣罪二等○諸投匿名書告人罪者流二千里謂匿姓名及假人姓名以避已告者棄置懸之俱是得見者皆即焚之若將送官司者徒一年官司受而爲理者加二等被告者不坐輒上聞者徒三年○諸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官司受而爲理者以故入人罪論至死者各加役流若事須追究者不用此律追究謂婚姻良賤赦限外蔽匿應改正徵收及追見贓之類　諸被囚禁不得告舉他事其獄官酷己者聽之即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者聽告謀反逆叛子孫不孝及同居之內爲人侵犯者餘並不得告官司受而爲理者各減所理罪三等○上元元年十二月刑部奏准名例律法云獄成謂贓狀露驗及尚書省斷訖未奏疏云贓謂所犯之贓見獲本物狀謂殺人之類得狀爲驗雖在州縣並爲獄成尚書省斷訖未奏者謂刑部覆訖未奏亦爲獄成今法官商量若款自承伏已經聞奏及有敕付法刑名更無可移者謂同獄成臣今與法官審加論議仍承爲恆式敕旨依二年六月刑部奏謹按五刑笞杖徒流死是也今准敕除削絞死罪准有四刑每有思慮須降死刑不免還斬絞勑律互用法理難容又應決重杖之人令式先無分析京城知是蠹害決殺者多死外州見流嶺南決不至死決有兩種法開二門勑旨斬絞刑宜依格律處分寶應元年九月刑部大理奏准式制勅處分與一頓杖者決四十至到與一頓及重杖一頓並決六十無文至死者爲准式處分又制勅或有令決痛杖一頓者式文既不載杖數請准至到與一頓決六十並不至死勅旨依建中三年八月刑部侍郎班宏奏其十惡中惡逆以上四等罪請准律用刑其餘各犯別罪應合處斬刑自今以後並請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重杖既是死刑諸司使不在奏請決重杖限勅旨依

通考　三十三年殿中侍御楊汪爲張瑝等所殺先時瑝父張審素爲巂州都督人告其贓污制遣汪按之總管董元禮將兵七百圍汪殺告者謂汪曰善奏審素則生不然則死會救兵至擊斬之汪奏審素謀反審素坐斬籍沒其家時瑝及弟琇俱幼坐流嶺表尋逃歸謀伺便復讎三月手殺萬頃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

與萬頃同謀陷其父者至汜水爲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穉年孝烈能復父讎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爲如此壞國法上亦以爲然謂九齡曰孝子之情義不顧死然殺人而赦之此塗不可啟也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皆憐之

二十五年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烏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爲幾致刑措上表稱賀

天寶初李林甫爲相起大獄以誣陷異已者寵任吉溫羅希奭爲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所殺數十百人

六載敕自今以後所斷絞斬刑者宜削除此條仍令法官約近例詳定處分　又詔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釋械繫杖古以代肉刑或犯非巨蠹而捶以至死其皆免以配諸軍自効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罪皆勿坐侍丁犯法原之俾終養

肅宗至德二載廣平王俶克復東京百官受安祿山父子官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皆素服悲泣請罪俶以旨釋之尋勅赴西京崔器令詣朝堂請罪如西京百官之儀然後收繫大理京兆獄其府縣所由祗承人等受賊驅使追捕者皆繫之上御丹鳳樓下制士庶受官祿爲賊用者令三司條件聞奏其因戰被虜或所居密近因與賊往來者皆聽自首除罪其子女爲賊所污者勿問以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呂諲爲詳理使與御史大夫崔器其按陳希烈等獄峴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爲詳理判官栖筠多務平恕故人皆怨諲器之刻深而峴獨得美譽器諲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僞準律皆應處死上欲從之峴以爲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

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謹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之累日上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斬達奚珣等十八人於城南獨柳樹下陳希烈等七人賜自盡於大理寺應受杖者於京兆府門

代宗寶應元年詔制勅與一頓杖者其數止四十至到與一頓及重杖一頓痛杖一頓者皆至六十並不至死

德宗建中三年刑部侍郎班宏奏其十惡中謀反大逆叛惡逆四等請準律用刑其餘犯別罪合處斬者今後並請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重杖既是死刑諸司使不在奏請決重杖限勅旨依

貞元八年勅比來所斷罪拘守科條或至死刑猶先決杖處之極法更此傷殘惻隱之懷實所不忍今後罪至死者先決杖宜停

按鞭扑在有虞爲至輕之刑在五刑之下至漢文帝除肉刑始以笞代斬趾而笞數既多反以殺人其後以爲笞者多死其罪不至死者遂不復笞而止於徒流魏晉以下笞數皆多笞法皆重至唐而後復有重杖痛杖之律只曰一頓而不爲之罰之人得以輕重其手欲活則活之欲斃則斃之夫生之與死箠楚之與刀鋸亦大有間矣今重杖痛杖之法乃出入乎生死之間而使姦吏因緣爲市是何理也至於當絞斬者皆先決杖或百或六十則與秦之具五刑何異建元時始定重杖爲死刑貞元時始令死刑不先決杖葢革累朝弊法云

憲宗時刑部侍郎許孟容等刪天寶以後敕爲開元格後勅

時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賑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始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帝以爲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

元和八年詔兩京關內河東河北淮南山南東西道死罪十惡殺人鑄錢造印若强盜持杖劫京兆界中及他盜贓踰三匹者論如故其餘死罪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孫欲隨者勿禁

通考穆宗時每有司斷大獄令中書舍人一人參酌而輕重之號參酌院其後罷之

續通典詔天德軍五城及諸邊城配流人准格例滿日六年後並許放還文宗時命尚書省郎官各刪本司敕丞與侍郎覆視中書門下察其可否而奏之爲太和格後敕

通考文宗時命尚書省郎官各刪本司敕而丞與侍郎覆視中書門下參其可否而奏之爲太和格後勅

太和九年李訓鄭注謀誅宦官不克仇士良等擒宰相王涯舒元輿等入左庫被以桎梏掠拷不勝苦自誣服稱與李訓謀行大逆尊立鄭注於是以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獻於廟社徇於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於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親屬無問親疏皆死孩穉無遺妻子不死者沒爲官婢

續通典開成三年采開元二十六年以後至於開成制敕刪其繁者爲開元詳定格武宗時詔竊盜贓滿千錢者死

通考武宗時詔竊盜贓滿千錢者死

故時竊盜無死所以原民情迫於饑寒也武宗有此令宣宗立乃罷之

會昌五年制節文據律已去任者公罪流以下勿論公罪之條情有輕重苟涉欺詐豈得勿論向後公罪有情狀難恕並不在勿論之限

宣宗時左衛率府倉曹參軍張戣以刑律分類爲門而附以格敕爲大中刑律統類詔刑部頒行之

大中五年敕今後有官典犯贓及諸色取受但是全未發覺以前能經官陳首即準律文與減等如知事發已有萌肇雖未被追捕勘問亦不許陳首之限

七年敕法司斷罪每脊杖一下折法杖十下臀杖一下折笞杖五下則吏無逾判法守常規

八年敕估絹結贓天下一例依上都以一千一百九十文爲陌計贓絹一匹

僖宗乾符四年勅法律有去任勿論之條頗爲僥倖今後應州縣官吏所犯諸罪五年之後去任勿論五年內同見任官例追收據事定例

元宗開元三年黃門監盧懷慎等著開元格其後李林甫又著新格凡所損益數千條宋璟著後格皆以開元名

書天寶初又詔刑部尚書蕭炅稍增損之

十年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侍郎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流皎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勳貴在焉今伷先亦不可輕不宜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臣時來則爲若貴臣盡當受杖但恐吾輩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十六年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贓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絹賤河南絹貴賤處計贓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貴處至七百以上方至死刑即輕重不侔刑典安寄請天下定贓估絹每匹計五百五十價爲限敕依其應徵贓入公私依常式至上元時敕先準格例每例五百五十價估當絹一匹自今以後應定贓數宜約當時絹估並準實錢庶叶從寬俾在不易

十八年刑部奏天下死罪止二十四人

續通志梁太祖開平三年詔太常卿李燕等刪定律令格式及律疏四年宰臣薛貽矩奏進請目爲大梁新定律令格式凡五部一十帙共一百三卷詔頒行之

通考梁太祖開平四年中書門下奏新刪定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并目錄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共一百三卷請目爲大梁新定格式律令頒下施行從之

續通志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御史臺奏本朝法書自朱温纂逆刪改事條今見在三司收貯皆無舊本節目只定州敕庫本朝法書具在請敕定州節度使速寫副本進納從之未幾定州王都進納唐朝格式律令凡二百八十六卷二年刑部尚書盧質奏纂集同光刑律統類凡一十三卷上之又敕應御史臺河南府行臺馬步司左右軍巡院見禁囚徒據罪輕重限十日內並須決遣申奏仍委諸道州府見禁囚徒速宜疏理不得淹停其有內外形勢官員私事寄禁者務要絕止俾無冤滯

通考三年大理寺奏準斷獄律諸立春後秋分以前不得奏決死刑違者徒一年今寺司相次有案牘若準律文候

秋分後申奏必慮刑獄遲滯者詔曰刑以秋分雖關惻隱罪多連累轉慮淹延若或十人之中止於一夫抵罪豈可以輕附重禁錮逾時言念哀矜又難全廢其諸司囚徒罪無輕重並宜各委本司據罪詳斷輕者即時疏理重者候過立春至秋分然後行法如是事繫軍機須行嚴令或謀為逆惡或蘊蓄姦邪或行劫殺人難於留滯並不在此限

明宗天成二年大理寺奏按斷獄律諸死罪不待覆奏報而決者流二千里即奏報應決者聽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滿而行刑 徒一年伏以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近年以來全不覆奏或蒙赦宥已被誅夷乞敕所司應在京有犯極刑者令決前決日各一覆奏聽進止有凶逆犯軍令者亦許臨時一覆奏奉敕依

長興四年大理正張仁瑑奏伏見諸道州府刑殺罪人雖有骨肉尋時不容收瘞皆給喪葬行人皆於城外或發害尸髮多致邀求準獄官令諸大辟罪並官給酒食聽親故辭訣宣告犯狀日未後行刑注云決之經宿所司即為埋瘞若有親故亦任收葬又條諸囚死無親戚者官給棺於官地埋瘞置磚銘於壙內立牌於塚上書姓名請依令指揮從之

閩主曦欲杖御史中丞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辟豈宜加之箠楚乃釋之

續通志 晉高祖天福二年敕統類十二卷編敕三卷散敕七十六道令大理寺改正國號廟諱 如或顯繫重輕須要詳議別具奏聞八月敕今後或有繫囚染疾者並令逐處軍醫看候於公廨錢內量支藥價或事輕者仍許家人候看三年中書門下以天福元年十月敕唐明宗朝敕受法制仰所在遵行不得更易而明宗朝勅除清泰間編集外盡已討鏁不行奏請將編集及封鏁前後敕文並請詳定從之四年上詳定編敕三百六十八道分為十二卷詔令百司寫錢與格式參用九月相州節度使桑維翰奏管內所獲賊人從來籍沒財產云是鄴都舊例格律未見明文敕今後凡有賊人准格定罪不得沒納家貲五年詔自大中以來蘆爾稱冤決杖流配訴雖有理不在申明今後宜據其所陳與為勘斷准例別科又詔竊盜贓滿五匹處死三匹以上決杖配流以盜論者依律文處分

周太祖廣順初以漢隱帝末年法書亡失救大理寺重寫以晉漢及國初事關刑法勅條二十六件分為二卷附於編

勅目為大周續編敕命省寺行用焉二年詔凡强盜並准自來格條斷遣其犯竊盜者計贓絹滿三匹以上者並集衆決殺不滿三匹者等第決斷應有夫婦人被强姦者男子決殺婦人不坐其犯和姦者並准律科斷罪不至死又諸色罪人除謀反大逆外餘並不得誅殺骨肉籍沒家產先是晉天福中敕凡和姦者男子婦人並處極法至是始改從律文焉又敕承前所立鹽麴條法每犯至少盡處極刑近年以來抵罪甚重兼以邑居人戶隨稅請鹽既不許將入城隍又不容向外破賣立法之弊一至於此自後凡鹽麴犯一斤以下至一兩杖脊十七配役一年五斤以下一斤以上杖脊二十役三年五斤以上杖死之煎鹻鹽犯一斤已下杖脊二十役三年一斤已上杖死之凡城郭人戶屋稅鹽並於城內請給若外縣鎮郭下人戶亦許將所請鹽歸家供食又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

通考十二年敕應天下凡關强盜捉獲不計贓物多少按驗不虛竝宜處死

周太祖廣順二年敕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詣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人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無得挾私妄訴

世宗顯德四年中書門下奏準宣法書行用多時文意古質條目繁細使人難會兼前後敕格差繆重疊亦難詳究宜令中書門下竝行刪定務從簡要所貴天下易為頒行者伏以今奉制旨刪律令之書求政理之本經聖賢之損益為今古之章程歷代以來謂之彝典朝廷之所行用者律一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開成格一十卷大中統類一十二卷及皇朝制敕等折獄定刑無出於此律令則文辭古質看覽者難以詳明格敕則條目繁多檢閱者或有疑誤加以邊遠之地貪猾之徒緣此為姦寖以成弊方屬盛明之運宜伸畫一之規所冀民不陷刑吏知所守臣等商量望準聖旨施行仍差侍御史知雜事張湜等十人編集新格敕成部帙律令之有難解者就文訓釋格敕之有繁雜者隨事刪除止要詣理省文兼且直書易會其中有輕重未當便於古而不便於今矛楯相攻可於此而不可於彼盡宜改正無或牽拘候編集畢日委御史臺尚書省四品以上官及兩省五品以上官參詳可否送中書門下議定奏取進止從之至五年七月七日中書門下及兵部尚書張昭遠等奏

其所編集勅成一部別有目錄凡二十一卷目之爲大周刑統伏請頒行天下與律疏令式通行其刑法統類開成編敕等採掇既盡不在法司行使之限自來有宣命指揮公事及三司臨時條法州縣見今施行不在編集之數應該京百司公事逐司各有見行條件望令本司刪集送中書門下詳議聞奏者奉敕宜依

五年敕州縣自長官以下因公事行責情杖量情狀輕重用不得過臀杖十五因責情杖致死者具事由聞奏又敕諸盜經斷後仍更行盜前後三犯竝會經官司推問伏罪者不問赦前後贓少多竝決殺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定大辟詳覆法

上懲五代藩鎮專殺之弊初令諸州奏大辟案委刑部詳覆既又令諸州錄參與司法掾同斷獄

二月詔曰王者禁人爲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世屬亂離則糾之以猛人知恥格則濟之以寬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甚非愛人之旨自今竊盜贓滿五貫足陌者死

唐建中定令竊盜滿三匹者死會昌之後竊盜贓錢一貫以上抵極法大中初以其太重復遵建中之制漢乾祐以來用法嚴急民盜一錢者死周太祖深懲其弊定令竊盜贓滿三匹棄市建隆二年增爲錢三千陌以八十爲限至是又有是詔法益寬矣

三年定折杖法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竝配役一年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顯德五年制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不過二寸厚及小頭徑不得過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決而不役

四年判大理寺竇儀上重定刑統三十卷刪去令式宣敕一百九十增入制敕十五又錄律內餘律準此者凡四十四條附於名例之次後別取格令宣敕之削出及後來續降要用者凡一百六條編爲四卷曰新編敕其釐革一司一務一州一縣之內類不在焉詔與刑統竝刊行儀等酌參輕重尤爲詳備世稱其平允是後削平諸國州府皆頒

下之

開寶二年五月上以暑氣方盛深念縲繫之苦乃下手詔兩京諸州令長吏督掌獄掾五日一檢視灑掃獄房洗滌杻械貧不自存者給飲食病者給醫藥輕繫小罪卽時決遣無得淹滯自是每歲仲夏必申明是詔以誡官吏

續通典開寶二年八月詔川峽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太宗八年除其律）四年十月詔僞作黃金者死又詔十月後犯强竊盜者郊赦不原

通考八年三月有司言自三年至今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上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虞書歎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邪葢有意於措刑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云

續通典太宗以國初沿五代之制罪人率配隸西北邊多亡投塞外誘羌戎爲患乃詔當徙者勿復隸秦州靈武通遠軍及緣邊諸郡時江廣已平乃皆流南方

太平興國元年命諸州大索知天文術數人送闕下匿者論死

二年七月詔諸庫藏敢變權衡以取羨餘者死十月詔禁天文卜相等書私習者斬又禁江南諸州新小錢私鑄者死十二月試諸州所送天文術士隸司天臺無取者黥配海島三年命有司取國初以來敕條纂太平興國編敕十五卷五月詔中外臣庶有子弟素懷凶險屢戒不悛者尊長聞諸州縣錮送闕下配隸遠方如隱不以聞坐及期功以上六月詔諸職官以贓致罪者雖會赦不得敘

通考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改司寇參軍爲司理參軍以司寇院爲司理院令於選部中選歷任清白能折獄辨訟者爲之秩滿免選赴集又置判官一員委諸州於牙校中擇幹局曉法律高貲者爲之給以月俸秩滿上其殿最以定黜陟有踰濫者坐長吏以下其後又詔諸州察司理參軍有不明推鞫致刑獄淹滯具名以聞蔽匿不舉者罪之是歲命有司取國初以來敕條纂爲太平興國編敕十五卷行於世

六年詔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卽決之詔自今繫囚如證左明白而捍拒不伏合訊掠者集官屬同訊

問之勿令胥吏拷決上頗慮天下有滯獄復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有不須追捕而易決者不過三日

九年三月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禁繫日數以聞刑部專加糾察

六月詔遣殿中侍御史李範等四十人分往江南江浙西川荆湖嶺南等道按問刑獄情得者即決之若須證逮者竝具獄論如律吏之弛怠者劾其罪以聞

十年五月令竊盜滿十貫者奏裁七貫決杖黥面隸本城五貫配役三年三貫二年一貫一年他如舊制

九月詔自今京朝幕職州縣竝須習讀律令格式秩滿至京者當加試問其全不明習者量加殿罰

續通典雍熙元年令諸州笞杖罪不須證逮者長吏即決之勿復付所司

三年定制凡斷獄失入死刑者不得以官減贖檢法官判官皆削一任檢法仍贖銅十斤長吏停任端拱二年詔免嶺南流配尚校執役令婦人有罪至流者免配役 具寬恕篇

通考淳化元年令刑部定置詳覆官五員專閱天下所上案牘勿復公遣鞫獄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竝以京朝官充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鞫獄辭日上必臨遣諭旨曰無滋蔓無留滯或賜以裝錢還必召見問以所推事狀著為彝式

續通典閏二月詔京城犯蒱博者斬

二年二月判司天監苗守信等請正月一日及每月八日太歲三元天赦日及上慶誕日皆不斷極刑事下有司有司言晉天福七年詔書應大辟罪遇大祠冬正受朝立春立夏及大雨雪竝不論決自今請太歲三元及上慶誕日兩京諸州不決死罰餘如故從之　五月置諸路提點刑獄司常命參官主之管內州府十日一具囚帳供報　八月始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院事兼置詳議官六員凡獄具上奏先由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詳議中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當者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如命論決

續通典二年詔凡太歲三元及上慶誕日兩京諸州不決死罪餘如故

三年詔江南兩浙荆湖吏民之配嶺南者還本郡禁錮

通考三年令諸州決死刑有號呼不伏及親屬稱冤者即以白長吏移司推鞫

是年春京江浙大饑民多相率持杵棒投劵富家取其粟坐强盜棄市者甚衆蔡州民張緒等二百一十八人皆當死知州張策推官江嗣宗其議取其爲首者杖脊餘悉論杖罪以其事上聞上感悟下詔褒之令本州大發廩以賑饑民

十月詔曰比者申命使臣分聽獄訟徒終歲序蔑有平反曷助哀矜祇增煩擾其諸路提點刑獄司宜罷以其事歸轉運司

至道二年敕大理寺所決天下案牘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審刑院詳覆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

續通典至道二年詔川峽諸州民家先藏兵器者限百日悉送官匿不以聞者斬

通考眞宗咸平三年判大理寺王欽若言本寺公案常有五七道今者踰月之内絕無案牘足彰恥格之化式漸太和之風請付史書用昭聖政從之

續通典咸平中以編敕萬八千五百五十五條删定二百八十六條爲十一卷又別爲儀制令一卷當時便其簡易

三年以浙江荆湖廣南遠地凡强盜及持杖不死者并捕其屬至京師多殞于道詔自今止決杖黥面配所在五百里外牢城

通考四年知黃州王禹偁奏令諸路置病囚院持杖劫賊徒流以上有疾者處之餘悉責保於外是年天下斷死罪八百人

上覽囚簿憮然動容語宰執曰雜犯死罪條目至多官吏倘不盡心豈無枉濫故事死罪獄具三覆奏蓋甚重愼何代罷之遂命檢討沿革終慮淹繫不克行

六年詔有盜主財者五貫以上杖脊黥面配牢城十貫以上奏裁勿得私黥涅

舊制士庶家僮僕有犯或私黥其面上以今之僮僕本傭雇良民故有是詔

景德元年詔諸道州軍斷獄內有宣敕不定刑名止言當行極斷者所在即寘大辟頗乖平允自今凡言處斷重斷極斷決配朝典之類未得論決具獄以聞

續通典詔民間天象器物讖候禁書並納所司焚之匿不言者死

通考二年詔大理寺刑部所舉詳斷詳覆官止試斷獄案五道差官與二司互考又詔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官副法直官令吏部銓選流內官一任三考以上謹幹無過工書判官具名引對試斷案五道中格者授之三司大理寺一年刑部三年無私罪者授京官先是悉自令史遞補端拱中寇準典選奏用士人至是復舉前詔

三年四月樞密院直學士劉綜等請三司開封府御史臺殿前侍衛司編敘囚繫翌日上御崇政殿臨決殺人者論如律雜犯死罪流徒遞降一等杖以下釋之日旰既罷令軍頭引見司覆奏所決刑名審視訖乃行是後每歲暑月上必親臨慮問率以為常

是年復置諸路提典刑獄司官所在專察視囚禁審詳案牘州郡不得迎送相與聚會內出御寶印紙為歷書其績效中書樞密院籍其名代還考課議功行賞如刑獄枉濫不能摘舉官吏曠弛不能彈奏者寘以深罪

大中祥符二年詔御史臺開封府及在京凡有刑按之處令特置司糾察令金部員外郎知制誥周起等充凡徒以上罪即時具收禁移報內未盡理及淹延者追取款詞詳閱駁奏

四年詔自今決杖令眾者舊十日減為三日半月以上勿過五日暑月免之

七年殿中侍御史晉定上言諸州長吏有罪恐為訟訴即投牒自首雖情狀至重亦以例免詔自今如實未有顯露即以狀報轉運使如格當原免亦書於歷　十月御史臺鞫殺人賊獄具知雜王隨請臠割之上曰五刑自有常制何必為此況此賊本情已見一死足矣　又內供奉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賊因請擒獲強盜至死者望以付臣淩遲用戒後來詔所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為慘青

按以此二則觀之則知法外淩遲之刑祖宗時未嘗用也

天禧二年上封者言今斷天下之獄皆在大理詳天下之法總在審刑二者海內之準繩也且今之律令則具有明文制敕則常有更改凡定罪之要言敕則多指故失言罪則皆坐公私四者定刑重輕殊邈犯情輕而法重則近舞文按狀重而處條輕則為失實此之審克尤在盡心入私則犯徒追官為公則贖金記過稱故則不得末減稱失則例有降差承前斷公私故失之名止是法官臨時裁處既無著定深慮差殊欲望令經應歷刑法司定公私罪名參詳畫一其違制稱失者亦須審詳失錯情輕者明件條奏使不能因緣為姦輕重其法杜其萌漸實在於斯詔審刑院大理寺刑部開封府同議定以聞既而法官參詳自今捕盜掌獄官不稟長吏而捶囚不甚傷而得情者止以違制失公坐過差而不得情挾私拷決有所規求者以違制私坐又捕盜官承前有捕捉稽時不即聞州者咸以違制論罪涉太重望令犯者以違制失論又律分公私罪云私謂不緣公事私自犯者雖緣公不吐實情心挾隱欺亦同私罪公謂緣公事致罪而無私者雖私曲相須公事得正違法猶以公坐望令斷獄並以上支審定又律有被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徒二年失錯者杖一百今請法官斷罪除每行條貫元敕指定違制外自餘情輕失錯者止從違制失論其公私相半而私情重者奏裁從之　四月敕命官犯贓不以輕重並劾舉之私罪杖以下勿論

續通典四年詔自今天下犯十惡劫殺謀殺故殺鬬殺放火強劫正枉法贓僞造符印厭魅呪詛造妖書妖言傳授妖術合造毒藥禁軍諸軍逃亡為盜罪至死者每遇十二月權住區斷過天慶節即決之餘犯至死者十二月及春夏未得區遣禁錮奏裁

四年詔天下犯十惡劫殺謀殺故殺鬬殺放火強劫正枉法贓僞造符印厭魅呪詛造妖書妖言傳授妖術合造毒藥禁軍諸軍逃亡為盜罪至死者每遇十二月權止區斷過天慶節即決之餘犯至死者十二月及春夏未得區遣禁錮奏裁（具雜議篇）

通考仁宗天聖四年有司言敕增至六千餘條請命官刪定從之

建隆初編敕四卷纔百有六條太平興國中增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萬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條

芟其繁亂定其可為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條總十一卷又別為儀制令一卷當時便其簡易大中祥符七年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條又有景德農田敕五卷與敕兼行至是後增至六千餘條命官刪定帝謂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輕易改信乎王曾曰此儉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宗朝詔令十有一二蓋去其繁密之文以便於民何為不可帝然之於是下詔中外使得言敕之得失時以唐令有與本朝事異者亦命官修定有司乃取咸平儀制及制度約束之在敕者五百餘條悉附令後號曰附令敕七年令成頒之是歲編敕成合農田敕為一書視祥符敕損百有餘條其麗於法者大辟之屬十有七流之屬三十有四徒之屬百有六杖之屬二百五十八笞之屬七十有六又配隸之屬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聽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詔下諸路閱視聽言其未便者既而又詔須一年無改易然後鏤版至明道元年乃頒焉

刑部侍郎燕肅奏唐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才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蓋以奏讞之法廢失朝廷欽恤之意（詳見詳讞門）

續通志天聖四年以冒法者情有輕重而有司一切寘之重辟乃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毋得舉駁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院貼奏率以恩釋為例名曰貼放六年集賢校理聶冠卿請罷覆笞杖而徒以上雖不繫獄皆附奏從之

通考五年陝西旱災因詔民持杖劫人倉庫非傷主者減死刺隸他州非首謀者又減一等且諭長吏密以詔書從事自是諸路災傷即降不下司敕而民饑盜取穀食多蒙矜減賴以全活

知諫院司馬光言臣竊聞降敕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戶委是家貧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虛的若果如此深為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敕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

六年集賢校理聶冠卿請罷覆杖笞而徒以上雖不繫獄皆附奏從之

又詔京城持杖竊盜得財爲錢四千亦刺爲兵自是盜法惟京城加重餘視舊益寬矣　又詔如聞荆湖殺人祭鬼自今首謀若加功者凌遲斬募告者悉畀犯人家貲捕殺者重其賞

先時江淮捕盜官奏獲劫盜六人皆凌遲朝廷以非有司所得專因詔獲劫盜雖情巨蠹毋得擅凌遲凌遲者先斷斲其支體次絕其吭國朝之極法也

詔京師正旦四立分至庚戌巳巳日毋決大辟

故事天慶等五節有司不奏大辟具獄者十日天聖初詔止三日餘罪一日而已開封府舊禁刑人正旦冬至三日端午節一日亦詔罷之國忌日舊亦禁刑至是詔聽決杖罪

嘉祐五年判刑部李綖言一歲之中死刑無慮二千五百六十其殺父母叔父母兄弟兄弟之妻夫殺妻殺妻之父母妻殺夫凡百四十故謀鬬殺千有三百劫盜九百七十姦亡命一百十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及犯法者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敎化未能導而爲善歟願詔刑部類次天下所斷大辟歲上朝廷以助觀省從之

七年斷大辟千六百八十三人

帝慎恤用刑廣州司理參軍陳仲約誤入人死有司當仲約公罪贖帝曰死者不可復生而獄吏雖暫廢他日復得敘官何可不重其罰命特停之會赦未許敘用尚書比部員外郎師仲說請老自言恩得任子孫帝以仲說嘗失入人死罪不予其重人命如此

英宗治平二年斷大辟千八百三十二人

四年十二月時神宗已即位令應諸州軍巡司理院所禁罪人一歲在獄病死及二人者推吏獄卒皆杖六十增一人者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如五縣以上州歲死三人開封府司軍巡歲死十人如死二人法加等亦如之典獄之官如推獄經兩犯即坐仍從違制大縣三萬戶以上依五縣以上州法提點刑獄司歲終會死者之數以聞委中書檢察或死

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更黜責

神宗熙寧元年開封府請以京朝官分治左右廂凡鬭訟杖六十已下情輕者得專決從之

二年知金州張仲宣坐受贓論罪時金州金坑發仲宣發檄巡檢體究無甚利土人憚興作以金八兩求仲宣不差官比較法官坐仲宣枉法贓抵死援前比貸死杖脊黥配海島知審刑院蘇頌言仲宣所犯可比恐喝條且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刑爲徒隸恐汚辱衣冠耳其人則無足矜也仲宣繇是免杖黥止流海外自是命官無杖黥者

三年命尚書都官郎中沈衡鞫前知杭州祖無擇於秀州遣內侍乘驛追逮監察御史張戩言無擇三朝近侍而驟繫囹圄非朝廷以廉恥風厲臣下之意請免其就獄止就行審問不從詔責戩等又命權御史臺推直官張景直鞫前知明州光祿卿苗振於越州獄成無擇坐貸官錢及借公使酒責檢校工部尚書忠正軍節度副使振坐故入裴士堯罪及所爲不法責復州團練副使獄半年乃決詞所連逮官吏坐勒停衝替編管又十餘人蓋王安石以私怨諷御史王子韶誣其過自後多興詔獄矣

凡因事置推已事而罷者詔獄謂之制勘院非詔獄謂之推勘院其體大者則下御史臺獄成卽開封府大理寺究治

三年編修中書條例所請委逐路提點刑獄司歲於冬夏上旬檢舉轄州長吏勿留獄牒訖奏聞祖宗故事每歲冬夏降詔郵刑帝遵行之既委各路提點刑獄自是不復降詔　八月詔曰在京班直諸軍請糧斗斛不足出戍之家尤甚倉吏自以在官無祿恣爲侵漁非朕所以愛養將士之意也於是三司始立諸倉丐取法已而中書請主典役人歲增祿至一萬八千九百餘緡丐取不滿百錢徒一年每百錢則加一等千錢則流二千里每千錢則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行貨及過制者減首罪二等徒者皆配五百里其賞百千流者皆配千里賞二百千滿十千爲首者配沙門島賞三百千自首者除其罪凡更定約束十條行之　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條其一歲斷死刑幾二千比前代殊多如強劫盜並有死法其間情狀輕重有絕相遠者使例抵死良亦可哀若據從情輕之人別立刑等如前

代斬右趾之比足以止惡而除害禁軍非在邊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寬首限以收其勇力之效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網加密良民偶有抵冒致傷肌體為終身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若使情理輕者復古居作之法遇赦第減月日使良善知改過自新兇頑者有所拘繫焉其三刺配之法二百餘條其間情理輕者亦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俟其再犯然後決刺充軍其配隸並減就本處或與近地兇頑之徒自從舊法編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時限無得髠鉗其四令州縣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為衆所知者給貼付身偶有犯令情輕可恕者特議贖罰其不悛者科決其五奏裁條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刪定詔付編敕所詳議立法

四年令盜賊囊橐停宿之家立重法凡劫盜罪當死者籍其家貲以賞告人妻子編置千里遇赦若災傷減等者配遠惡地罪當徒流者配嶺表流罪會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貲之半為賞妻子遞降等有差應編配者雖會赦不移不釋囊橐之家劫盜死罪情重者斬餘皆配遠惡地籍其家貲之半為賞盜罪當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貲三之一為賞竊盜三犯杖配五百里

嘉祐中始於開封府諸縣後稍及曹濮澶滑等州是年以開封府東明考城長垣縣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東應天府濮齊徐濟單兗鄆沂州淮陽軍亦立重法著為令至元豐時河北京東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縣寖亦廣矣

續通典八年審刑院言登州沙門島寨配隸以二百人為額餘則移置海外非禁姦之意詔以三百人為額廣南轉運司言春州瘴癘之地配隸至者多死願停配罪人詔應配沙門島者許配春州餘勿配既而諸配隸除凶盜外少壯者並寘河州

七月詔邊吏殺熟戶以邀賞者死

通考七年詔品官罪犯按察之官並奏劾聽旨毋得擅捕繫罷其職俸　四月設置律學設教授四員公試習律令生員義三道習斷案生員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試義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三事先時已置刑法科詔法寺主判官諸路監司奏舉京朝官選人兩考者上等進秩補法官餘減磨勘循資免選射闕推恩有差法官闕

員亦以次補之其考試關防如諸科法

元祐中司馬光論之曰律令敕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為士者豫習之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為士者果能知道又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為士已成刻薄從政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

八年沂州民朱唐告前越州餘姚縣主簿李逢有逆謀提點刑獄王廷筠等言其無跡但謗讟朝政語涉指斥及妄說休咎請法外編配仍治告人之妄帝疑之遣權御史推直言官蹇周輔劾治中書以廷筠等所奏不當并劾之廷筠懼縊死逢辭連右羽林大將軍秀州團練使世居醫官劉育等詔捕繫御史臺獄令范百祿徐禧雜治差官即世居及育家索圖讖簡牘獄具世居賜死逢育及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並凌遲處死將作監簿張靖武舉進士郝士宣皆腰斬司天監學生秦彪百姓李士寧杖脊湖南編管

元豐元年帝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乃詔曰大理有獄尚矣今中都官有所劾治皆寓繫開封諸獄囚既猥多難於隔訊盛夏疾疫傳致瘐死或主者異見輒淹歲時不決朕甚愍焉其復大理獄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專主鞫訊檢法官二人主簿一人應三司諸寺監吏犯杖笞不俟追究者聽即決餘悉送大理獄其應奏者並令刑部審刑院詳斷應天下奏案亦上之遷寺於馳道之西

國朝舊制刑部審刑院大理寺主斷內外所上刑獄與凡法律之事又有糾察在京刑獄司以參稽審覆官制既行審刑院糾察司皆省而歸其職於刑部四方之獄非奏讞者則提點刑獄主焉官司之有獄者在開封則有府司左右軍巡院在諸司則有殿前馬步軍司及四排岸外則三京府司左右軍巡院諸州軍院司理院下至諸院皆有之時官制既行斷讞還大理於是左斷刑右治獄以分寺事斷刑則評事檢法詳斷丞議正審治獄則丞專推劾主簿掌案籍少卿分領其事而卿總焉

二年編敕所上新修敕式始分敕令格式為四

帝熙寧初置局修敕詔中外集議擇其可采者用之有未便於事理而應修改者上之尚書省議奏即面得旨

至是上之熙寧敕令視嘉祐則有減元豐敕令視熙寧則有增而格式不與焉

容齋洪氏隨筆曰法令之書其別有四敕令格式是也神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敕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使彼效之謂之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爲敕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爲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釐之給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楷者皆爲式元豐編敕用此後來雖數有修定然大體悉循用之

成都府利州路鈐轄司申往時川陝絹匹爲錢二千六百以此編敕估贓兩鐵錢得銅錢之一近歲絹匹不過千三百估贓二匹乃得一匹之罪至多重法法寺請以一錢半當銅錢之一從之

三年正月詔審刑院刑部斷議官自今歲終具嘗失入徒罪五人以上或失入死罪者取旨連名者二人當一人京朝官展磨勘年幕職州縣官展考或不與任滿指射差遣或罷本年斷絕支賜去官不免先是嘗詔歲終比較取旨而法未備故有是詔

七年七月御史黃降言朝廷脩立敕令多用舊文損益其去取意義則具載看詳卷藏之有司以備參照比者議法之官於敕令文意有疑或不取看詳舊卷參照多以臆見裁決請申飭攸司自今申明敕令及定奪疑議並須參以看詳舊卷考其意義所歸庶幾法定於一無敢輕重本臺亦得據文考察從之

哲宗元祐元年詔御史中丞劉摯右正言王覿等刊脩元豐敕令格式

先是摯言元豐中命有司編脩令凡舊制載於敕者多移之於令蓋違法敕之法重違令之罪輕此足以見神宗仁厚之德而有司不能廣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而立一法因一事而生一條意苛文晦不足以該事物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今所續降者半歲一須無慮數帙宜選經術儒臣明於治體練達民情者取慶歷嘉祐以來新舊敕參照去取略行刪正以成一代之典

三年詔罷大理寺右治獄戶部如三司故事置推勘法官治在京錢穀事尋詔大理獄既廢開封府軍巡院事衆其復置判官一員府司妨礙公事體小者送戶部取勘

五年詔諸路兵官及使臣有罪自樞密院以下所屬鞫治者奏案申樞密院取旨又詔刑部命官犯罪事干邊防軍政文臣申尚書省武臣申樞密院

刑部言佃客犯主加凡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一等謀殺盜詐及有所規求避免而犯者不減因毆致死者不就面配鄰州情重者奏裁從之

續通典六年令凡諸配隸沙門島強盜殺人縱火贓滿五萬錢強姦毆傷兩犯至死累贓至二十萬錢謀殺至死者及十惡死罪造蠱已殺人者不移配強盜徒黨殺人不同謀贓滿二十五萬遇赦移配廣南盜額者配隸遠惡餘犯遇赦移配荆湖南北福建路諸州盜額者配隸廣南在沙門島滿五年遇赦不該移配與不許縱還而年及六十以上者移配廣南在島十年者依餘犯格移配篤疾或年及七十在島五年以上移配近鄉州軍犯狀應移而老病者同其永不放還者各加二年移配

通考七年臣僚言法寺斷獄大辟失入有罰失出不坐常人之情自擇利害誰肯公心正法者請自今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失出徒流罪三人比失入一人者著為法從之

八年中書省言往詔內外歲終具諸獄囚死之數初無禁繫多寡之限至元祐七年諸路所上刑部獄死之數遂以禁繫二十而死一則不具即是歲繫二百人許以十人獄死恐州縣弛意獄事甚非欽恤之意詔刑部自今不許輒分禁繫之數

紹聖四年治同文館獄

章惇蔡卞用事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及謫呂大防等過嶺意猶未快仍用黃履疏高士京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寖及宣仁上頗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時太府寺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碩嘗於邢恕處見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書具述姦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彥博子也必知姦狀詔翰林承旨蔡京中丞安惇同究問初及甫與恕書自謂畢禫當求外入朝之計未可必聞已逆為機穽以榛塞其塗又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云濟之以粉昆平類錯立欲以眇躬為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碩謂司馬昭指

劉摯粉昆指韓忠彥盼躬及甫自謂蓋俗稱駙馬都尉爲粉侯人以王師約故呼其父堯臣爲粉父忠彥乃嘉彥之兄也及甫除都司爲劉摯嘗論彥博不可除三省長官故止爲平章重事及彥博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脩撰守郡毋喪除與恕書請補外因爲謗忿詆毀之辭及置對則以昭比摯如舊盼躬乃以指上而粉昆乃謂指王岩叟面如傅粉故曰粉燾字況之以爲兄故曰昆斥摯將謀廢立不利於上躬京惇言事涉不順及甫止聞其父言無他證佐望別差官審問詔中書舍人蹇序辰審問仍差內侍一員同往蔡京安惇等共治之將大有誅戮然卒不得其要領會星變上怒稍息然京惇極力鍛鍊不少置旣而梁燾卒於化州劉摯卒於新州衆皆疑二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詔摯燾據文及甫等所供言語偶逐人皆亡不及考驗明正典刑摯燾諸子並勒停永不收敘先時三省進呈帝曰摯等已謫遐方朕遵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

元符元年置看詳元祐訴理局

元祐初嘗置訴理所申理冤濫至是中丞安惇言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於熙豐之閒者咸爲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元斷施行時章惇猶豫未應蔡卞卽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惇懼卽日置局命蹇序辰同安惇看詳案內文狀陳述及訴理所看詳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具名以聞自是申雪復改正或重得罪者八十三家

三年詔强盜計贓應絞者贓數並增一倍贓滿不傷人而情輕者奏裁其用兵杖湯火之類傷人及殘虐主家情狀酷毒或汚辱良家或入州縣鎭寨行劫不在奏裁之限若驅虜官吏巡防人等罪不至死仍奏裁

刑部言祖宗以來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紹聖之法以失出三人比失入一人則是一歲之中偶失出死罪三人卽抵重譴夫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請罷理官失出之責使有司讞議之閒務盡忠恕從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大理卿周鼎言律鬭殺人者絞故殺人者斬蓋兩相爭競者謂之故義理甚明今法斷案每於故鬭之際議論不一蓋泥刑統所謂非因鬭爭無事而殺是名故殺殊不知所謂無事而殺者以言無彼此爭鬭之事而殺人者是名故殺若謂不必鬭爭但緣他事而殺者不當爲故則律之立文奚不曰有事殺人

殺而自鬬殺人殺不曰無事殺人斬而云故殺人斬以此言之法意可見請自今凡斷奏故鬬案竝令有司指定兩相鬬爭是否若止辭說往復即非忿競則故鬬情狀判然矣刑部亦是鼎議詔申明行下

崇寧元年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載然後用例今顧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請取前後所用例以類編修與法妨者去之詔從之

三年宰臣蔡京請倣周官司圜之法令諸州築圜土以居强盜貸死者（詳見徒流門）

大觀元年詔計贓之律以絹論罪絹價有貴賤故論罪有輕重今四方絹價增貴而計絹之數猶循舊制以定一貫三百爲率計價既低抵罪太重非仁民恤獄之意可以一貫五百定罪

二年更定笞法自今竝以小杖行決笞十爲五二十爲七三十爲八四十爲十五五十爲二十不以大杖比折永爲定制

八年大理少卿任良弼言州縣推勘盜賊多以止宿林野爲詞不究囊槖之家請自今應推强盜而不究囊槖及所止之地名各徒二年不盡者減二等爲令從之

四年詔河北河東羣賊所經歷縣及十次以上知縣降一官衝替縣尉降一官勒停不及十次知縣衝替縣尉勒停

政和二年臣僚言比來大理迎合觀望曲法用情例使倖免有犯在開封而願移大理者至號法寺爲休和所甚非廷尉持平之義詔大理少卿罷免

四年詔立聚問審錄之限死囚五日流罪三日杖笞一日

五年詔令今後不法官吏已爲按察官所劾而輒論告按察官者雖指斥等事亦候結劾斷罪畢再推勘如不實誣告人特於法外別行重斷

七年詔品官犯三問不承即奏請追攝若果情理重害而拒隱者方許枷訊所以示別也邇來有司廢法不候三問追攝不原輕重枷訊與常人無異將使人有輕視爵祿之心可申明條令以稱欽恤庶獄之意　又詔宗室犯

罪與常人同法有司承例奏請不候三問未承即加訊問非朕所以篤親親之恩也自今宥犯除涉情理重害別
被處分外餘止以眾證爲定仍取伏辯無畧輒加捶拷
重和元年二月河北西路提點刑獄虞奕言州縣虐吏輒借杖爲繩筒用鐵鉗項以竹實沙而貫之非理慘酷詔
悉禁止犯者以違制論　四月詔肉刑廢而爲杖笞折杖之數多寡不倫民抵憲禁傷及肌膚宜約其數以善天
下自今徒二年半杖九十者折十七徒二年杖八十者十五徒一年半杖七十者十三徒一年杖六十者十二笞
五十者十笞四十者八笞三十者七笞二十者六笞十者五
宣和元年詔虔州近斷大辟二人其元犯人乃於斷後首獲人命至重失刑如此深可憫傷其令本路提點根勘
官吏竝先勒停不以赦原誤斷之家優加存恤
二年右司員外郎翁彥深言陛下欽恤庶獄無所不至而州郡不能審克吏得以竝緣爲姦刑及貧民而富者規
免寖失天下之平今奏讞之首纖悉畢載而略其戶等自今奏案竝列其戶之高下察其吏姦而懲之使寡弱之
民不見凌暴從之
臣僚言比年官吏希求恩賞治獄者務作獄空輒不受辭又寄留囚徒於他所致有逃逸斷刑者務作斷絕減裂
鹵莽用刑失當有以婦人配隸千里者昨詔大理寺開封府不得輒奏獄空近復有自不許妄作斷絕然開封府
復有斷絕獄官吏冒賞者詔令御史臺覺察彈奏
故事法司斷絕必宣付史館獄空降詔獎諭或加秩賜章服後以冒賞者多熙寧初以斷絕乃常事不足書罷
宣付史館仍不降詔獎諭
詔州縣官不親聽囚而使吏鞫訊者徒二年
高宗中興著令諸獄具當職官依式檢校枷以乾木爲之長者以輕重刻識其上不得留節目亦不得釘飾及
筋膠之類仍用火印從官給杻鉗鎖杖制各如律不得微有增損暑月每五日一濯枷杻禁囚因得少休刑寺遇
浣濯之日輪官一員躬親監視州縣獄犴不得輒爲非法之具違者論如律制詔諸獄司竝旬申禁狀品官命婦

在禁別具單狀合奏案具情款招伏案奏聞法司朱書檢坐條例推司錄問檢法官吏姓名於後各州每年開收編配羈管奴婢人各置籍本州斷過編配之數亦如之各路提點刑獄司每年具本路州軍斷過大辟申刑部諸州倣此申提點刑獄司其獄事應書禁歷而不書應申所屬而不申奏案不依式檢坐開具違令若回報不圓致妨詳覆與提點刑獄司詳覆大辟而稽留失覆大辟致罪有出入者各抵罪

建炎元年大理正權刑部郎官朱端友言舊例以絹計贓者千三百為一匹今所在絹直高合議增估乃詔自今以絹定罪者竝以二千為準

三十詔自今竝遵用嘉祐條法內擬斷刑名嘉祐與見行條法輕重不等竝從輕賞格即從重其官制所掌事務格目及設法等有引用窒礙各該載未盡者竝令有司條具以聞

熙寧中神宗屬精為治議置局修敕蓋謂律不足以周盡事情凡邦國沿革之政與人之為惡入於罪戾而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存乎敕之外自元祐變熙寧之法紹興復熙寧之制以後銜前以新改舊各自為書而刑書寖繁至是乃有此詔

四年二月詔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以前所降御筆多出於法令之外奉行牴牾甚非恤刑之意自今除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以前御筆有出於法之外者依累降指揮施行其餘減杖郵刑之類竝合遵守

自蔡京當國請降御筆手詔以快己私自畔法令有司莫知適從至是釐正之

八月詔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贓吏死徒未嘗末減自今官吏犯贓雖未欲誅戮若杖脊流配決不可貸　又詔贓罪至死者籍其家

續通典十一年坐監司不按贓吏罪

五月禁州縣以私意籍罪人貲產

通考紹興二年詔知州兼統兵去處非出師臨陣自今無得輕用重刑

三年詔自今犯私鹽竝依紹興赦斷其去年十二月甲午赦旨及今年六月辛丑尚書省批送指揮更不施行

先是殿中侍御史常同入對論私販刑名大重其略曰紹興敕私有鹽一斤徒一年三百斤配本城煎煉者一兩比二兩刑名不爲不重後來復降指揮又因官司申請不以赦原減雖遇特恩不原爲法可謂盡矣去年之冬因大軍所屯嘗有軍卒私販百姓因之故有亭戶不以多寡杖脊配廣南指揮蓋一時禁止非通天下永久之法也自古及今刑之所犯必稱罪之輕重豈有罪無等降一用重刑之理今私鹽一斤至杖脊配廣南則熟不相率而爲百千斤之多哉望付三省熟議故有是詔

詔捕獲强盜雖無被主姓名贓滿已經論決者許推

太常少卿唐恕言舊法獲盜不知被主姓名則不該賞故江湖間有舉舟盡遭屠戮蹤跡絕滅官司雖知終亦掩蔽蓋既無激勸之方又欲逃捕盜之責法久姦生望賜更改故有是詔

五年尚書省言州縣治獄之吏專事慘酷待其垂死皆託之疫患殺之未嘗依條醫治乞舉行歲終比較計分斷罪法是年比較得宣州衢州福州無病死囚當職官各轉一官舒州病死者及一分惠州病死者二分六釐當職官各特降一官

十年詔諸獄並一更三點下鎖五更五點開鎖定牢違者杖八十獄官令佐不親臨及縣令輒分輪餘官並徒一年知通監司覺察按劾著爲令

十八年撫州泉州誤決重囚官吏各置重憲

大理寺丞石邦哲上疏曰伏覩紹興令決大辟皆於市先給酒食聽親戚辭訣示以犯狀不得窒塞口耳蒙蔽面目及喧呼奔逼而有司不以舉行視爲文具無辜之民至是强置之法如近年撫州獄案已成陳四閑合斷放陳四合依軍法又如泉州獄案已成陳翁進合決配陳進哥合決重杖姓名略同而罪犯迴別臨決遣之日乃誤以陳四閑爲陳四以陳翁進爲陳進哥皆已配而事方發倘使不窒塞蒙蔽其面目口耳而舉行給酒辭訣之令是二人者豈不能呼冤以警官吏之失哉欲望申嚴法禁否則以違制論從之

臣僚言比年諸路推究翻異公事或朝廷委之鞫勘例差初官蔭補子及新第進士於法令實未暇習其勢必委之

於下老胥猾吏得以爲姦請行下諸路應有勘公事並須擇曾經歷任人從之

二十六年吏部尚書周麟之言臣聞之傳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議禮不考文竊見吏部續降申明條冊乃有頃年都省批狀指揮參於其間向之脩書官有所畏忌至與成法並立以理推之誠爲未允望令遂具紹興二十五年以前批狀指揮令敕令所看詳可削則削毋令與三尺混淆麟之所言蓋指秦檜也詔依

秦檜自得政以來動興大獄脅制天下岳飛獄死檜勢燄愈熾賢士大夫時繫詔獄死徙相繼天下冤之又置察事卒數百游市閒聞言其姦者卽送大理獄殺之大開告訐之門至檜老病日深忌媢愈甚將除異己者乃令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論趙汾張初交結事先捕汾下大理考掠無完膚令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大夫五十三人檜所惡者皆與獄上而檜已病不能書事乃寢

詔刑部郎中依元豐法分左右廳治事

先是右司郎中汪應辰言國家謹重用刑是以參酌古誼並建官師在京之獄曰開封曰御史又置糾察司以幾其失斷者曰大理曰刑部又置審刑院以決其平鞫之與讞各司其局初不相關是非可否有以相濟及赦令之行有罪者許之敘復無辜者謂之湔洗內則命侍從館閣之臣置司詳定而昔之鞫與讞者皆無預焉外人之川陝去朝廷遠則委之轉運鈐轄司而提點刑獄之官亦無預焉及元豐更定官制始以大理兼獄事而刑部如故然而大理少卿二人一以治獄一以斷刑刑部郎官四人分爲左右或以詳覆或以敘雪同僚而異事猶不失祖宗分職之意本朝比之前世刑獄號爲平治蓋其並建官師所以防閑考覈有此具也中興以來務從簡省大理少卿止於一員而刑部郎中初無分異則獄之不得其情法之不當於理者又將使誰平反而追改之乎今雖未能盡復祖宗之舊亦當遵用元豐舊制庶幾官各有守人各有見反覆詳盡以稱欽恤之意上善其言故有是旨

續通典三十年令海賊罪不至死者刺爲龍猛龍騎軍又令諸路貸死強盜少壯者爲兵

孝宗隆興元年以諸州斷配海賊例送廣南遠惡州軍瀕海之郡賊船嘯聚處長姦惡令自今分隸兩淮水軍收管

四年詔販牛過淮者論如興販軍須之罪

通考孝宗乾道二年刑部侍郎方滋上乾道新編特旨斷例七十卷

四年正月臣僚言杖笞之制著令具存輕重大小之制不得以私意易也比年以來吏務酷虐浸乖仁恕之意凡訊囚合用荆子一次不得過三十共不得過二百此法意也今州縣不用荆子而用藤條或用雙荆合而為一或鞭股鞭足至三五百刑罰冤濫莫此為甚願戒有司申嚴行下凡守令與掌行刑獄之官竝令依法製大小杖當官封押乃得行用不得增添換易過數訊囚恣為慘酷從之

六年祕書少監權刑部侍郎汪大猷等重脩敕令格式百二十二卷存留照用指揮二卷詔以乾道重脩敕令格式為名

淳熙元年五月詔頒浙西提刑鄭興裔檢驗格目於諸路提刑司

初興裔言諸州縣檢驗之弊遂措置格目行下所屬州縣每一次檢驗依立定字號用格目三本一申所屬州縣一付被害之家一申本司照會州縣受詞差官檢官受牒起發皆注日時於上關防詳密州縣不得為欺朝廷善之乃行於諸路

十月詔六部除刑部許用乾道所脩刑名斷例及司勳許用編類獲盜推賞例并乾道元年四月十八日輕重脩例敕事指揮內立定合引例外其餘竝依成法不許用例

六年知湖州長興縣茹驤坐贓免眞決編管台州仍籍沒家財參知政事錢良臣奏臣昨任淮東總領日失舉茹驤改官今以贓敗法當同坐詔覽良臣所奏乃欲以身行法國有常憲朕不敢私勉從所請可鐫三官於是陳峴張宗元趙磻老徐本中竝坐舉驤各降三官

八年詔自今强盜抵死特貸命之人竝於額上剌强盜二字餘字分剌兩頰

續通典十四年詔復元豐政和編配格分情重稍重情輕稍輕四等如入情重則剌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止剌額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輕則與免黥剌用不剌面役滿放還之格其次最輕則降為居役別立年限縱免之格倘有從坐編管則置之本城減其放限

通考十六年臣僚言在律鞫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鞫若於本狀之外別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論比年中外之獄閫於狀外求罪推尋愆咎鞫勘平生旁及他人干連禁繫豈無冤濫乞申明法令自今獄事無得於狀外求罪如有違戾重寘於法從之

續通典光宗紹熙二年令凡凶惡貸死隸于流籍者分沿江諸屯及他遠惡之地毋專投海外以爲凶藪又詔監司郡守互送以贓論

三年刺沿邊盜萬人爲諸州禁軍又令凡刺配人至本州務依年限方許放停如限內再有所犯撥入屯駐軍中重役永不復放

通考紹熙五年臣僚言廣東一路十有四州惟英德府煙瘴最甚有人間生地獄之號諸司分在廣韶二州置司英德府界乎廣韶之間故諸司凡以公事送獄者多送英德人一聞生地獄之名則已心懼凡罪不至死與未必有罪之人每至獄則皆引伏其意以爲久繫於獄未必辯明而不免於死不若亟就刑責猶得一生由是獄之欲速成者必之英德而英德之吏以善治獄名今一路之中東有潮惠西有二廣北有南雄連州皆風土之不甚惡者請行下本路諸司應今後公事合送別州根勘者不許送英德府庶獄無冤濫人獲生全從之

寧宗嘉泰二年臣僚言近日大辟行兇之人鄰保遏令自盡或使之說誘被死家賂之財物不令到官嘗求其故始則保甲憚檢驗之費避證佐之勞次則巡尉憚於檢覆又次則縣道憚於鞫勘結解上下蒙蔽只欲省事不知置立官府本何所爲今若縱而不問則是被殺人者反爲妻子親戚乞錢之資甚可痛也請明降指揮凡有殺傷人處如都保不曾申官州縣不差官檢覆及家屬受財私和許諸色人告首竝合從條究治其行財受和會之人更合計贓論罪從之

二年刑部侍郎林粟言嘉泰改元一年天下所上死案共一千八百一十一人而斷死者纔一百八十一人餘皆貸放夫有司以具獄來上必皆可論刑之人陛下貸其罪辜者凡一千三百六十人豈爲細事請詔祕書省脩入日歷上以示陛下好生之德下以戒有司用刑之濫從之

四年詔頒湖南廣西刊印檢驗正背人形圖於諸路提刑司

先是江西提刑徐似道言推鞫大辟之獄自檢驗始其間有因檢驗官司指輕作重以有為無差訛交互以故姦吏出入人罪弊倖不一伏見湖南廣西見行刊印正背人形隨格目給下檢驗官司令於傷損去處依樣朱紅書畫橫斜曲直仍於檢驗之時唱喝傷痕令罪人同共觀看所畫圖本眾無異詞然後著押則吏姦難行愚民易曉於是詔行之

臣僚言切見縣獄苦無囚糧而城下之邑尤甚法許於運司錢內支往往縣道不敢支破例多陪辦於推獄私取於役戶分甘於同禁之人簞食入獄攫拏紛然極可憐憫乞從諸縣申州就於常平米內支撥從之

十三年詔凡在官財物不應用而用之依律科坐贓罪之人自今私自入已者為贓罪私自饋遺者為私罪用充公用者為之公罪創始者為首坐以全罪循例者為從與減一等

續通典寧宗慶元四年慶元敕令格式成初淳熙末以淳熙敕令格式尚多遺缺令刑部詳定及是書成頒之

嘉泰元年正月命諸州兵士毋受饋遺及擅招軍違者寘之法三月臨安大火詔察姦民縱火者治以軍法

二年詔凡殺傷人者如都保不申官州縣不差官檢覆及家屬受財私和許諸色人告首並從條究治其行財受和會之人計贓論罪

四年詔頒檢驗正背人形圖于諸路提刑司令于傷損之處依樣朱紅書畫遇檢驗時唱喝傷痕眾無異詞然後著押俾吏姦難行愚民易曉更定配隸法凡鄉民鬬毆殺傷及胥吏犯贓貸命流配等人止從配本州牢城重人限滿放還為民至累犯強盜及聚眾販賣私商曾經殺傷捕獲之人並記屯駐軍限滿改刺從正軍衣糧

開禧元年九月詔官吏犯贓追還所受如舊法閏八月詔自配隸編管羈管外其餘悉從本條科罪不得以土著之人押出外界十一月申嚴告訐之禁

二年正月詔坑戶毀錢為銅者不赦仍籍其家八月有司上開禧刑名斷例

續通考寧宗嘉定四年閏二月詔諸路帥臣監司守令格朝廷振恤之令及盜發不即捕者重罪之

十六年二月制凡檢驗不實或失當不許用覺舉原免例並依舊法施行
十七年十月時理宗已即位詔諸路提點刑獄以十一月按理囚徒
理宗寶慶元年十二月詔刪修敕令
初孝宗時詔刪改乾道新書九百餘條號淳熙敕令格式復以其書散漫令敕令所分門編類爲一書名曰淳熙條法事類頒之淳熙末議者以新書尚多遺闕復令刑部詳定至寧宗慶元四年書成凡百二十卷號慶元敕令格式至是以慶元新書之行今二十九年或舊法該括未盡文意未明須用續降條冊參酌者或舊法原無而後因事立法者或已有舊法而續降不必引用者或一時權宜而不可爲常法者俱考定之至帝淳祐二年書成敕名淳祐敕令格式十一年四月鄭淸之等又進淳祐條法事類四百三十篇
淳祐二年三月詔令後州縣官有罪諸帥司毋輒加杖責
十年十月詔諸主兵官今後刑罰毋杖脊以傷人命
寶祐五年正月禁姦民作白衣會監司郡縣官失覺察者坐罪
景定四年十二月詔禁在京置窠栅私繫囚并非法獄具臺憲其嚴禁戢違者有刑
理宗起自民間具知刑獄之弊初即位詔天下恤刑又親制審刑銘以警有位每歲大暑必臨軒慮囚自謀殺故殺鬬殺已殺人者僞造符印會子放火官員犯入己贓將校軍人犯枉法外餘死罪情輕者降從流流降從徒徒降從杖杖以下釋之大寒慮囚及祈晴祈雪及災祥亦如之後以建康亦先朝駐蹕之地罪人亦得覩臨安減降之法帝之用刑可謂極厚矣而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歲冬夏詔提刑行郡決囚提刑憚行悉委倅貳倅貳不行復委幕屬所委之人類皆肆行威福意所欲黥則令入其當黥之由意所欲殺則令證其當死之罪呼喝吏卒嚴限日時監勒招承催促結款而擅制獄具非法殘民或斷薪爲杖㮇擊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並施夾兩脰名曰夾幫或纏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或反縛跪地短豎堅木交辮兩股令獄卒跳躍於上謂之超棍痛深骨髓幾於殞命富貴之家稍有罥罣動籍其資又以趁辦月椿及添助版帳爲名不問罪之輕重並從

科罰大牽官取其十吏漁其百州縣往往專殺故拘鎖罪人或一季半年竟無限日死而後巳又以巳私摧折手足拘鎖尉督亦有豪强賂吏羅織平民而囚殺之甚至戶婚詞訟亦皆收禁有飲食不充飢餓而死者有無力請求吏卒淩虐而死者有爲兩詞賂遺苦楚而死者懼其發覺先以病申名曰監醫實則巳死名曰病死實則殺之至度宗時雖累詔切責而禁止之終莫能勝而國亡矣

續通考遼制刑之凡有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

死刑有斬絞淩遲之屬流刑量罪輕重置之邊城部族之地遠則投諸境外又遠則罰使絕域徒刑一終身二五年三一年半杖刑自五十至三百

太祖初年庶事草創犯罪者量輕重決之　如治諸弟逆黨或投高崖殺之淫亂不軌者五車轘殺之逆父母者視此訕詈犯上者以熟鐵錐椿其口殺之從坐者量罪輕重杖決又爲梟磔生瘞射鬼箭砲擲支解之刑

按遼史言遼以用武立國謂禁暴戢姦莫先於刑國初法制有出於五服三就之外者如帝親征服介冑祭諸先帝出取死囚一人置所向之方亂矢射之名射鬼箭以祓不祥及班師則射　後因爲刑法之用太宗穆宗又制木劍大棒沙袋鐵骨朵之法木劍面平背隆大臣犯重罪欲寬宥則擊之其數三自十五至三十沙袋用熟皮合縫之長六寸廣二尺柄一尺許凡杖五十以上者以沙袋決之鐵骨朵之數或五或七有重罪者將決以沙袋先於脽骨之上及四周擊之其餘非常用而無定式者不可殫紀

神册六年五月詔定法律

時帝克定諸夷謂侍臣曰凡國家庶務巨細各殊若憲度不明則何以爲治羣下亦何由知禁乃詔大臣定治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則斷以律令

置鐘院以達民冤　按鐘院者凡有冤擊鐘以達於上猶怨鼓云至穆宗時廢窮民冤無所訴景宗詔復之仍命鑄鐘紀詔其上道所以廢置之意

穆宗應曆七年十二月詔諫濫刑　諭大臣曰有罪者法當刑朕或肆怒濫及無辜卿等切諫毋或面從

十二年定宮刑令　國舅著帳郎君蕭延之奴伊罕强陵伊喇圖哩未及年之女以法無文加之宮刑仍付圖哩爲奴因著爲令

十六年七月諭有司凡行幸之所必高立標識令民勿犯違以死論

聖宗統和元年二月禁所在官吏軍民不得無故聚眾私語及冒禁夜行違者坐之

四月樞密請詔北府司徒佛德譯南京所進律文從之十一月詔民間有父母在别籍異居者聽鄰里覺察坐之

十二年七月詔契丹人犯十惡者依漢律

聖宗沖年嗣位睿智皇后稱制留心聽斷常勸帝宜寬法律帝壯益習國事銳意於治當時更定法令凡十數事多合人心其用刑又能詳審先是契丹及漢人相毆致死其法輕重不均至是一等科之舊法死囚屍市三日至是一宿卽聽收瘞

詔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雖同居亦免連坐著爲令

從平章事耶律阿穆爾奏請也至二十四年詔凡家主非犯謀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無得告首若奴婢犯罪至死聽送有司其主毋得擅殺

續通典　二十九年以舊法宰相節度使世選之家子孫犯罪徒杖如齊民惟免黥面詔自今但犯罪當黥卽准法同科

開泰八年定竊盜贓滿二十五貫爲首者處死從者決流先是贓滿十貫爲首者死其法太重故有此令又詔三犯竊盜黥額徒三年四則黥面徒五年五則處死

續通考　太平六年詔貴戚以事被告官司不案輒申及受請託爲奏言者以本犯人罪罪之

詔曰朕以國家有契丹漢人故以北南二院分治之蓋欲去貪枉除煩擾也若貴賤異法則怨必生夫小民犯罪必不能動有司以達於朝惟內族外戚多恃恩行賄以圖苟免如是則法廢矣自今貴戚以事被告者不以事之大小幷令所在官司案問具申北南院覆問得實以聞

七年七月詔更定法令　詔中外大臣曰制條中有遺闕及輕重失中者其條上之議增改焉

興宗重熙元年詔職事官子弟及家人受賕不知情者止坐犯人

更定銷錢及盜失火家物罪例

先是南京三司銷錢作器皿三斤持錢出南京十貫及盜遺火家物五貫者處死至是銅逾三斤持錢及所盜物二十貫以上處死

續通典　二年詔犯終身徒者止刺頸奴婢犯逃若盜其主物主無得擅黥其面刺臂及頸者聽犯竊盜者初刺右臂再刺左三刺頸之右四刺左至于五則處死

續通考　五年四月頒新定條制

初樞密直學士耶律庶成與樞密副使耶律德修定法令上詔庶成曰方今法令輕重不倫法令者為政所先人命所繫不可不慎卿其審度輕重從宜修定於是纂修太祖以來法令參以古制其刑有死流杖及三等之徒凡五百四十七條至是成上之詔有司凡朝日執之仍頒行諸道

十年七月詔諸職官私取官物者以正盜論

是月又詔有敢以先朝已斷事相告言者罪之著帳郎君等於禁地射鹿決杖三百不徵償小將軍決二百以下及百姓犯者罪同郎君論

十一年七月詔盜易官馬者減死論

時有羣牧人竊易官印以馬與人者法當死帝曰一馬殺二人不亦甚乎故有是詔

二十年九月詔更定條制

道宗清寧元年十二月詔諸官都部署有投誹訕之書輒受及讀者皆棄市

續通志　一年命諸郡長吏如諸部例與僚屬同決罪囚無致枉死獄中又詔自今凡強盜得實者聽即決之

四年復詔左伊勒希巴曰比詔外路死刑聽所在官司即決然恐未能悉其情或有枉者自今雖已款伏仍令附近

官司覆問無寃然後決之有寃者即具以聞

四年七月制諸掌內藏庫官盜兩貫以上者許奴婢告

咸雍元年詔獄囚無家者給以糧　至三年九月又詔給諸路囚糧

太康九年五月詔諸路檢括脫戶罪至死者原之

大安五年十月詔復行舊法

先是帝以契丹漢人風俗不同國法不可異施於是命特哩袞蘇樞密使伊蘇等更定條制凡合於律令者具載之其不合者別存之時校定官即重熙舊制更竊盜贓二十五貫處死一條增至五十貫處死又刪其重復者二條爲五百四十五條取律一百七十三條又創增七十一條凡七百八十九條增編者至千餘條皆分類列以太康間所定復以律及條例參校續增三十六條其後因事續校至大安三年止又增六十七條條約既繁典者不能徧習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衆吏得因緣爲姦故至是詔曰法者所以示民信而致國治簡易如天地不忒如四時使民可避而不可犯比命有司纂修刑法然不能明體朕意多作條目以罔民於罪朕甚不取自今復用舊法餘悉除之

天祚帝即位復行嚴酷之刑

時賞罰無章怨讟日起劇盜相挺叛亡接踵益務繩以嚴酷由是投崖砲擲釘割臠殺之刑復興焉或分尸五京甚有取其心以獻祖廟者其時行軍將軍耶律納哩三人有禁地射鹿之罪皆棄市其職官諸局人有過者鐫降決斷之外悉從軍至於覆軍失城者第免官而已

續通考金初法制簡易輕罪笞以柳葼殺人及盜劫者擊其腦殺之沒其家貲以十之四入官其六賞主併以家人爲奴婢其獄則掘地深廣數丈爲之

太祖天輔元年五月詔自收甯江州以後同姓爲婚者杖而離之

續通典太祖天輔三年正月東京人爲質者永吉等五人結衆叛誅其首惡餘皆杖百沒入在行家屬貲產之半詔

知東京事沃稜繼有犯者並如之

續通考太宗天會三年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

七月定權勢家買貧民爲奴之罪

脅買者一人償十五人詐買者一人償二人並杖一百

天會五年詔哈斯罕諸部與新附人民並如此令

熙宗天眷三年復取河南地詔其民約所用刑法皆從律文罷獄卒酷毒刑具以從寛恕

海陵正隆二年六月罷登聞院

四年正月更定私相越境法並論死

五年二月遣使分道監視所獲盜賊並淩遲處死

時或鋸灼去皮截手足仍戒屯戍千戸穆昆等後有獲者並處死總管府官亦決罰

十二月禁朝官飲酒犯者死

世宗大定六年十二月詔有司每月朔望及上七日毋奏刑名

先是海陵貞元二年始定每月上七日不奏刑名至是詔朔望亦如之後十三年又詔立春後立秋前及大祭祀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休暇并禁屠宰日皆不聽決死刑惟强盜則不待秋後

續通志七年五月大興府獄空詔賜錢三百貫以爲宴樂之用是歲斷死囚二十八

續通考七年七月禁服用金線其織賣者皆抵罪

八年二月制品官犯賭博法

贓不滿五十貫者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帝曰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爲職官當先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罰之

九年詔自今制無正條者皆以律文爲準

帝閔法官各執所見或覩望宰執之意故有此詔

十二月制職官犯公罪在官已承伏者雖去官猶論

續通志十年四月制命婦犯姦不用夫廕以子封者不拘此法

十一月制盜太廟物者與盜宮中物同論

十一年頒司獄獄卒之令

詔諭有司曰司獄廨舍須近獄安置囚禁之事常親提控其獄卒必選年深而信實者輪直

十二年二月詔自今官長不法其僚佐不能糾正又不

十三年四月更定盜宗廟祭物法

續通典詔立春後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休暇並禁屠宰日皆不聽決死刑惟

强盜即決

十四年三月詔明安穆昆之民自二月至八月禁絕飲燕恐妨農功雖閏月亦不許痛飲犯者抵罪

續通考十五年詔改竊盜贓滿八十貫者死

穆宗時定竊盜得物至五十貫以上死（詳見徒流門）至是詔有司曰朕惟人命至重而在制竊盜贓至五十貫者處死

自今可令至八十

十七年申遣審錄官之令

時陳言者乞設提刑司以糾諸路刑獄之失尚書省議謂久恐滋弊帝乃命距京師數千里外懷冤上訴者集其

事以待選官就問又詔宰臣朝廷每歲再遣審錄官本以為民伸冤滯也而所遣多不盡心但文具而已審錄之

官非止理問重刑凡訴訟案牘皆當閱實是非囚徒不應囚繫則當釋放官吏之罪即以狀聞失糾察者嚴加

懲斷不以贖論

十二月以渤海舊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禮詔禁絕之犯者以姦論

十八年正月定殺異居周親奴婢同居卑幼輒殺奴婢及妻無罪而輒毆殺者罪

十九年三月制糾彈之官知有犯法而不舉者減犯人一等科之關親者許囘避

六月詔更定制條　先是皇統間詔諸臣以本朝舊制兼採隋唐之制參遼宋之法類以成書頒行中外名皇統制海陵時變易舊制爲續降制書與皇統制並行是非混亂莫知適從世宗初卽位一時制旨多從時宜遂集爲軍前權宜條理五年命有司復删定條理與前制書並用至是置局命大理卿伊喇慥總中外明法者共校正乃以皇統正隆之制及大定軍前權宜條理後續行條理論其輕重删煩正失制有缺者以律文足之制律俱缺又疑而不能決者則取旨畫定軍前權宜條理內有司以常行者亦爲定法餘未應者亦別爲一部存之參以近所定徒杖減半之法凡校定千一百九十條分爲十二卷以大定重修制條爲名詔頒行焉

十月制知情服內成親者雖自首仍依律坐之

至章宗承安五年又定居祖父母喪婚娶聽離法幷妻亡服內娶娼者亦聽離

二十年詔定踐蹂禾稼罪　先是十九年二月帝如春水見民桑多爲牧畜齧毀詔親王公主及勢要家牧畜有犯民桑者許所屬縣官立加懲斷至是帝又見有踐蹂禾稼者詔宰臣曰今後有踐民田者杖六十盜人穀者杖八十並償其直

二十二年三月詔頒重修制條

二十八年帝復以制條間有難解之詞命刪修明白使人皆曉之

定附都明安不自種者罪

時附都明安戶不種悉租與民有一家百口隴無一苗者帝令治罪凡不種者杖六十穆昆四十受租百姓無罪

續通志　二十二年三月詔頒重修制條

十二月立強取諸部羊馬法

二十三年帝以法寺斷獄以漢字譯女眞字會法又復各出情見妄生穿鑿徒致稽緩遂詔罷情見

續通考二十五年二月詔婦人免死輸作者決杖二百免輸作

時以婦人在囚輸作不便故有是詔仍以杖不分決與殺無異命臀背分決

續通志二十六年尚書省奏定太子妃大功以上親及與皇家無服者及賢而犯私罪者皆不入八議

十月定職官犯贓同職相糾察法

續通考二十七年二月命罪人在禁有病聽親屬入視

十二月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

二十九年九月時章宗已即位制諸盜賊聚集至十人或騎五人以上所屬移捕盜官捕之仍遞言省部三十人以上奏聞違者杖百

至泰和間又詔定凡千戸穆昆受隨處捕盜官公移盜急不即以衆應之者罪有差

是年制提刑司設女直契丹漢人知法各一人　制强族大姓不得與所屬官交往違者有罪

詔定司獄毋得與府縣官筵宴還往違者罪之泰和五年又定鞫勘官受飲宴者罪

又申禁民間收藏制書

舊禁民不得收制書恐滋告訐之弊至是言事者乞許民藏之張汝霖曰昔子產鑄刑書叔向譏之者蓋不欲使民預測其輕重也今著不刊之典使民曉然知之猶江河之易避而難犯足以輔治不禁爲便以衆議多不欲姑令仍舊禁之

章宗明昌元年命置詳定所審定律令

帝問宰臣曰今何不專用律文平章政事張汝霖曰前代律與令各有分其有犯令以律決之今國家制律混淆固當分也遂有是命

六月制定親王家人有犯其長史府掾失覺察故縱罪二年四月制諸部內按灾傷法

主司應言而不言及妄告者杖七十檢視不以實者罪如之因而有傷人命者以違制論致枉有徵免者坐贓論

妄告者戶長坐詐不以實罪計贓重從詐匿不輸法

六月禁稱本朝人及本朝言語爲番達者杖之

續通典十月敕司獄與府州司縣官筵宴往還者罪之

續通考十一月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王爲戲及稱萬歲犯者以不應爲事重法科

續通志十二月定鎮邊守將致盜賊罪

三年三月更定强盜徵贓品官及諸人親獲强盜官賞制

續通考六月以久雨定提刑司條制

六年八月敕宮中承應人出職後三年內犯贓罪者元舉官連坐不在去官之限著爲令

承安二年制軍前受財法　一貫以下徒二年以上徒三年十貫處死

四年三月司空內族襄右丞完顏匡參知政事布薩揆請罷諸路提點刑獄從之

續通志制定民習角觝槍棒罪

續通考五月頒行銅杖式

帝以法不適平常行杖樣多不能用遂定分寸鑄銅爲杖式頒之天下且曰若以笞杖太輕恐情理有難恕者可再議訊杖尋以刑部員外郎馬復言縣官尙苛刻者不遵銅杖式輒用大杖多致人死敕諸路按察司糾察親民官以大杖箠人者至泰和元年正月以尙書省奏見行銅杖式輕細姦宄不畏始命量所犯用大杖仍禁不得過五分

續通志五年三月定妻亡服內婚娶聽離制

四月尙書省進律義

五月詔定進納官有犯決斷法

七月定居祖父母喪婚娶聽離法九月定皇族收養異姓男爲子者徒三年姓同者減二等立嫡違法者徒一年十

二月定管軍官受所部財物輒放離役及令人代役法定造作不加法

三年內有損壞者罪有差又命編前後條制書之於冊以備將來攷證

續通考 泰和元年五月削尊長有罪卑幼追捕律

十二月新定律令勑條格式成詔頒行之

律凡十有二篇實唐律也但加贖銅皆倍之增徒至四年五年爲七削不宜于時者四十七條增時用之制百四十九條因而略有所損益者二百八十有二條餘百二十六條皆從其舊又分一爲二分一爲四者六條凡五百六十三條爲三十卷附注以明其事疏義以釋其疑名曰泰和律義自官品令職員 之下曰祠令四十八條戶令六十八條學令十一條選舉令八十三條封爵令九條封贈令十條宮衞令十條軍防令二十五條儀制令二十三條衣服令十條公式令五十八條祿令十七條倉庫令七條廄令十二條田令十七條賦役令二十三條關市令十三條捕亡令二十條賞令二十五條醫疾令五條假寧令十四條獄官令百有六條雜令四十九條釋道令十條營繕令十三條河防令十一條服制令十一條附以年月之制曰律令二十卷又定制勑九十五條榷貨八十五條蕃部三十九條曰新定勑條三卷六部格式三十卷詔以明年五月頒行之

初詔凡條格入制文內者分爲別卷復詔制與律文輕重不同及律所無者各校定以聞三年七月右司郎中孫鐸先以詳定所校名例篇進既而諸篇 復命中都路轉運使王寂大理卿董師中等重校之

續通典 二年詔凡條格入制文內者分爲別卷復詔制與律文輕重不同及律所無者各校定以聞

三年三月詔隨處盜賊嘯聚三十人以上奏聞違者杖百

八月詔諸按察司體訪不實輒加糾劾者從故出入人罪論仍勒停若事涉私曲各從本法

續通志 二年監察御史史肅言泰和新格放良從良例與大定條理不同皆編格官妄爲增減以致隨處致訟敕付所司正之

三年五月定擅增減宮門鎖鑰罪

九月詔定千戶穆昆受隨處捕盜官公移盜急不即以衆應之者罪有差

四年四月增定關防姦細格

續通考四年八月敕定按察司糾劾不實者罪

從安州軍事判官劉常請也諸按察司體訪不實輒加糾劾者從故出入人罪例仍勒停職若事涉私曲各從本法

續通典五年正月復命鉤校制律付詳定所時詳定官言若依重修制文爲式則條目增減罪名輕重當異於律既定復與舊同頒則使人惑而易爲姦矣臣等謂用今制條參酌時宜準律文修定歷采前代刑書宜於今者以補遺闕取刑統疏文以釋之著爲常法名曰明昌律義別編榷貨邊部權宜等事集爲敕條宰臣謂先所定令文尚有未完俟皆通定然後頒行若律科舉人則止習舊律遂以知大興府事尼厖古鑑御史中丞董師中翰林待制溫屯忠孝提點司天臺張嗣翰林修撰完顏薩喇刑部員外郎李廷義大理丞麻安止爲校定官大理卿閻公貞戶部侍郎李敬義工部郎中賈鉉爲覆定官重修新律焉

續通志七年六月以山東盜制同黨能自殺捕出首免罪加賞法

九月更定受制忘誤及誤寫制書事重加等罪

續通考準私役之律計傭以受所監臨財物論

十月更定安泊強盜竊盜罪格

宣宗貞祐三年三月禁州縣置刃於杖以決罪人

初左諫議大夫賈鉉上書言親民之官任情立威所用決杖分徑長短不如式法甚者以鐵刃置於杖端因而致死間者陰陽愆戾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願下州郡申明舊章檢量封記按察官其檢察不如法者具以名聞內廷勅斷亦依已定程式制可至是詔并禁之

詔宰臣自今監察官犯罪其事關軍國利害者並笞決之

尋又詔凡監察失糾劾者從本法論外使入國私通本國事情宿衛近侍官承應人出入親王公主宰執家災傷之食有司檢覆不實致傷人命轉運軍儲而有私載考試舉人而防閑不嚴其罰並決在京犯至兩次者臺官減監察一等治罪論贖餘止坐專差任滿日議定升降若任內曾以漏察被決依格雖爲稱職止從平常平常者從降罪

續通典四年詔凡監察失糾劾者從本法論外使入國私通本國事情宿衛近侍官承應人出入親王公主宰執家災傷乏食有司檢覈不實致傷人命轉運軍儲而有私載考試舉人而防閑不嚴其罰並決在京犯至兩次者臺官減監察一等治罪論贖餘止坐專差任滿日議定升降若任內曾以漏察被決依格雖爲稱職止從平常平常者從降罰

續通考四年六月詔凡進奉帖及申尚書省樞密院關應密大事私發視者絞誤者減二等制書應密者如之

興定元年八月增定擒捕逃軍賞格及居停人罪

至元光元年八月增定藏匿逃亡親軍罪

續通志一月制定州府司縣官失覺姦細罪

二年十一月定京師失火罪

三年六月制沿河戍兵逃亡罪並同征行軍人例

續通考十月定贓吏計罪以銀爲則

先是貞祐三年五月有司輕重謀罰率以錢贖而當罪不平遂命贖銅計贓皆以銀價爲準至是省臣奏向以物重錢輕犯贓者計錢論罪則太重於是以銀爲則每兩爲錢二貫有犯通寶之贓者直以通寶論如因軍興調發受通寶及三十貫者已得死刑準以金銀價纔爲錢四百有奇罪止當杖輕重懸絕如此遂命準犯時銀價論罪後參政李復亨言近制犯通寶贓者並以物價折銀定罪每兩爲錢二貫而法當贖銅者止納通寶見錢乞亦令輸銀既足懲惡又有補於官詔省臣議遂命犯公錯過誤者止徵通寶見錢贓汚故犯者輸銀

五年十月定藏匿逃亡罪

尚書省言司縣官貪暴不法部民逃亡旣有決罰他縣停匿亦宜定罪從之

十二月定宋人來歸賞格及詐誘征防軍人逃亡罪法哀宗卽位詔國家已有定制今後有不遵本條者以故入人罪罪之　時有司往往以情破法使人枉遭刑憲故有是詔

續通志元光元年八月增定藏匿逃亡親軍罪

哀宗正大元年詔刑部登聞檢　院毋鎖閉防護聽有冤者陳訴

十二月左丞張行信言先帝詔國初刑不上大夫治以廉恥丞相高琪所定職官犯罪的決百餘條乞改依舊制從之

續通考元太祖初頒條畫刑獄惟重罪處死其餘雜犯量情笞決

太宗六年五月大會諸王百僚諭條令

凡當會不赴而私宴者斬諸出入宮禁各有從者男女止以十人爲朋出入毋得相雜軍中凡十人置甲長聽其指揮專擅者論罪其甲長以事來宮中卽置權攝一人甲外一人二人不得擅自往來違者罪之諸公事非當言而言者拳其耳再犯笞三犯杖四犯論死諸千戶越萬戶前行者以木鏃射之百戶甲長諸軍有犯罪同不遵此法者斥罷凡來會用善馬五十疋爲一羈守者五人飼羸馬三人守克呼蘇嚕克三人但盜馬一二者卽論死諸人馬不應絆於克呼蘇嚕克內者輒沒與畜虎豹人諸婦人製濟遜燕服不如法者及妬者乘以騾牛徇部中論罪卽聚財爲更娶

續通典太宗六年五月大會諸王百僚諭以條令凡當會不赴而私宴者斬軍中凡十人置曰長聽其指揮專擅者論罪其甲長以事來宮中卽置權攝一人甲外一人二人不得擅自往來違者罪之諸公事非當言而言者拳其耳再犯笞三犯杖四犯論死諸千戶越萬戶前行者隨以木鏃射之百戶甲長諸軍有犯其罪同不遵此法者斥罷凡來會用善馬五十匹爲一羈守者五人飼羸馬三人守乞烈思三人盜馬一二者卽論死諸婦女製貴孫燕服不如法及妬者乘以騾牛徇部中論罪卽聚財爲更娶

世祖中統元年禁私商不得越境犯者死

二年諭諸王駙馬凡民間詞訟毋得私自決斷皆聽朝廷處置

祖中統四年二月詔諸路私造軍器者處死

凡民間所有不輸官者與私造同至元五年三月又定犯者驗多寡論罪後惟河南弛其禁

續通典 至元二年正月申嚴越界販馬之禁違者處死

續通考 五月詔軍中犯法不得擅自誅戮罪輕斷遣重者奏聞

至十五年十月又敕御史臺凡軍官私役軍士者視數多寡定其罪

六月敕行院及諸軍將校卒伍須正身應役違者罪之

至成宗元貞二年詔令禁軍將擅易侍衛軍蒙古軍以家奴代役者罪之仍令其奴別入兵籍以其主資產之

半畀之軍將敢有縱之者罷其職

續通典 十月詔隨路私商曾入南界者首實免罪充軍

五年三月申禁民間兵器犯者驗多寡定罪

續通考 五年十二月禁市毒藥

如附子烏頭巴豆砒霜之類及不通醫理妄行鍼灸或與婦人墮胎戕害人命者加等治罪

二月敕凡訟而自匿及誣告人罪者以其罪罪之

後英宗至治三年正月四川行省平章趙世延為其弟訟不法事繫獄待對其弟逃去詔出之仍著為令逃者

百日不出則釋待對者

十年五月詔主守失陷官錢者杖而釋之

十一年詔凡盜皆殺無赦尋敕革之

至元初定諸盜罪不至死者均刺斷充警跡人八年四川省臣伊蘇岱爾言比因饑饉盜賊滋橫宜加顯戮敕

中書詳議右丞相安圖以為強竊盜賊一皆處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仍書待命從之至是以多盜始詔凡盜皆殺無赦在處繫囚滿獄尋以符寶郎董文忠言敕革之

十二年十月中書省臣議斷死罪詔今後殺人者死罪狀已白即行刑其奴婢殺主者具五刑論

至十九年十一月耶律鑄言前奉詔殺人者死仍徵燒埋銀五十兩後止徵鈔二錠其事太輕臣等議依蒙古人例犯者沒一女入仇家無女者徵鈔四錠從之

十五年正月禁官吏軍民賣所娶江南良家子女及為娼者賣買者兩罪之官沒其直人復為良

其後成宗大德六年十二月更定略賣良人罪例十年五月又詔強略良人者以強盜例科斷和誘者次之英宗至治二年五月敕匿蒙古子女者罪之

五月定諸職官犯罪處置法

受宣者聞奏受敕者從行臺處之受省札者按察司治之其宣慰司官吏應有死罪有司勘問明白提刑按察司覆審無冤依例結案類奏待命其後泰定元年又敕武官坐罪制授者以聞敕受者從行省處決順帝至正三年三月詔作新風憲內官不法者監察御史劾之外官有不法行臺監察御史劾之歲以一月終出巡

十六年三月敕中書省凡掾史文移稽緩一日二日者杖三日者死

八月詔漢軍出征逃者罪死沒其家

初至元五年詔諭四川行省沿邊屯戍軍士逃役者處死至是又定漢軍出征逃亡法成宗大德六年正月又詔千戶百戶等軍中先事而逃者罪死敗而後逃者杖而罷之沒入其男女尋又詔軍官擅㩁所部者悉遣還違者論如律軍人不告所部私歸者杖而遣之大德八年三月敕誘匿軍民逃奴者論罪有差

十一月敕諸路所捕盜初犯贓多者死再犯贓少者從輕罪論

十七年十二月敕擅據江南逃亡民田者有罪

十八年三月立登聞鼓院

續通志十九年九月敕官吏受賄及倉庫官侵盜臺察官知而不糾者驗其輕重罪之中外官吏贓罪輕者杖決重者處死言官緘默與受贓者一體論罪

十月耶律鑄言前奉詔殺人者死仍徵燒埋銀五十兩復止徵鈔二錠其事太輕請依蒙古人例犯者沒一女入仇家無女者徵鈔四錠從之又令天下重囚除謀反大逆殺祖父母父母妻殺夫奴殺主並正典刑外餘犯死罪者充日本占城緬國軍

續通考二十年正月敕自今敢以匿名書告事者重者處死輕者流遠方能發其事者給犯人妻子仍以鈔賞之

又敕自今管民官凡有災傷過時不申及按察司不即行視者皆罪之

五月詔雲南重囚先令便宜處決恐濫及無辜自今凡大辟罪仍須待報

二十一年五月括天下私藏天文圖讖太乙雷公式七曜歷推背圖苗太監歷有私習及私匿者罪之

二十三年詔百官集議至元鈔計贓論罪

時議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趙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為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為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需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為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為適中況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

續通考二十四年制憲臣有貪惏敗度者付法司增條科罪

時御史中丞葉李奏憲臣以繩愆糾繆為職苟不自檢於擊搏何有其有貪惏敗度之人宜付法司增條科罪以懲欺罔制曰可

二十八年五月頒行至元新格

元初尚未有法守百官斷理獄訟循用金律至元八年始禁行金泰和律尋諭安圖等曰近史天澤姚樞纂定新格朕已親覽皆可行之典也汝等亦當留心參酌豈無一二可增減者各令紀錄促議行之

續通志四月中書省臣言比奉旨凡爲盜者毋釋今竊鈔數貫及佩刀微物與童幼竊物者悉令配役臣竊議一犯者杖釋再犯者依法配役爲宜

續通典元刑制名例四條衞禁八條職制三百七條祭令五條學規十三條軍律十二條戸婚六十九條食貨三十六條大惡五十一條姦匪五十九條盜賊一百十四條詐僞五十條訴訟二十二條鬬毆四十二條殺傷一百六條禁令一百十一條雜犯十四條捕亡九條恤刑十五條平反四條五刑之制笞刑六自七下遞加十至五十七杖刑五自六十七遞加十至一百七徒刑五自一年遞加半年至三年凡徒一年者杖六十七遞加十至一百七流刑三曰遼陽曰湖廣曰迤北死刑二曰斬曰凌遲處死獄具制枷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闊一尺四寸以上一尺六寸以下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二十斤杖罪十五斤皆以乾木爲之長闊輕重各刻誌其上手杻長一尺六寸以上二尺以下横三寸厚一寸鎖長八尺以上一丈二尺以下鐐連環重三斤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徑一分七釐罪五十七以下用之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徑二分二釐罪六十七以下用之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徑三分五釐長三尺五寸並刊削節目無令筋膠諸物裝釘應決者並決小頭其決笞及杖者臀受考訊者臀若股分受務令均停

續通考三十年二月禁戍軍官無縱禽擾民違者論罪

至武宗至大二年十月三寶努言養豹者害民爲甚帝禁之有復犯者雖貴幸亦加罪

續通典三十年二月以江南豪右多庇匿盜賊令爲首者誅餘徒內縣

續通考元貞元年定職官坐贓論斷再犯者加二等倉庫官吏盜所守錢糧一貫以下笞之至十貫杖之二十貫加一等一百二十貫徒一年每三十貫加半年二百四十貫徒三年滿三百貫者死計贓以至元鈔爲則

成宗元貞元年二月詔貨鄂拓克錢而逃隱者罪之仍以其錢賞首告者

七月立禽盜格

元史陳天祥傳曰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奏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委之天時姑且勿論他如軍旅不

武宗至大二年八月尚書省臣言往者大辟獄尚書省議定令中書裁酌以聞宜依舊制從之

續通志 九月尚書省言國家地廣民衆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輕重任意請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千餘條刪除繁冗使歸於一編爲定制從之

十月三寶努言養豹者害民爲甚帝禁之有復犯者雖貴幸亦加罪

四年七月（時仁宗已卽位）詔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輒以文記傳旨中書自今敢有犯者不須奏聞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

仁宗延祐元年三月敕姦民宮其子爲閹官謀避徭役者罪之

三年六月敕大辟罪臨刑敢有橫加刲割者以重罪論凡鞫囚非强盜毋加酷刑

四年十一月諭諸宿衞入直各居其次非有旨不得上殿敢有闌入禁中者坐罪

七年五月（時英宗已卽位）禁宗戚權貴作姦犯科

皇慶元年正月敕諸僧犯姦盜詐僞鬬訟仍令有司專治之

二年六月詔諭僧俗辯訟有司與主僧同問

續通典 仁宗皇慶二年十二月命中書更定略賣良人罪例

延祐元年十一月詔省部官有晚至早退政務廢弛者視其輕重杖責之如更不悛則罷不敘

五年十一月禁冒籍貫宿衞及巧受遠方職官不赴任求別調者隱匿不自首者罪之

六年九月用御史臺臣言諸犯贓罪已欵伏及當鞫而幸免者悉付原問官以竟其罪

續通典 五年九月敕軍官犯罪行省咨樞密院議擬毋擅決遣

英宗至治二年三月禁捕天鵝違者籍其家漳州路推官上言律徒者不杖今杖而又徒非恤刑意宜加徒減杖遂定爲令

八年三月詔軍官擅離所部者悉遣還翼違者論如律軍人不告所部私歸者杖而還之

十一月詔内郡江南人凡爲盜黥三次者謫戍遼陽諸色人及高麗人俱免黥謫戍湖廣盜禁御馬者初犯謫戍再犯者死

武宗至大元年四月詔凡匿鷹犬者沒家貲之半笞

三十二年六月皇太子言宣政院先奉旨毆西番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斷其舌此法昔所未聞有乖國典僧俗相犯已有明憲乞更其令從之

英宗至治三年正月禁故殺子孫誣平民者

二月頒行大元通制

三年十一月〈時泰定帝已即位〉詔凡有罪自首者原其罪

續通典泰定元年六月禁蒙古流民毋擅離所部違者斬

八月敕武官坐罪制授者以聞敕授者從行省處決

續通考泰定帝泰定元年八月敕以刑獄復隸宗正府依世祖舊制刑部勿與

初世祖至元時置宗正府扎爾古齊十員掌諸王駙馬投下蒙古色目人所犯一切公事及漢人姦盜等罪及至大四年十月仁宗即位始罷諸王斷事官其蒙古犯盜詐者命所隸千戶鞫問漢人刑名俱歸刑部至是復依至元舊制置扎爾古齊四十二員理之至順帝元統二年三月又照蒙古色目人犯姦盜詐僞之罪者隸宗正府漢人南人犯者屬有司

二年八月敕諸王部曲宿衛私入京者罪之

九月禁饑民結扁擔社傷人者杖一百著爲令

十二月申禁圖讖私藏不獻者罪之

四年九月禁僧道買民田違者坐罪

續通志十二月京師多盜達實特穆爾請處決重囚增調邏卒仍立捕盜賞格從之

續通典四年九月命職官贓汙者流放廣南先是流遠四徙惟女直高麗二族流湖廣餘並流奴兒干及青海至是

言御史廣海古流放之地請令贓吏處之以示懲戒從之

致和元年正月詔百司凡不赴任及擅離職者奪其官避差遣者笞之

五月禁流民聚至千人者杖一百

文宗天歷元年十月以罪人既籍家貲又役妻子非古者罪人不孥之意詔自今凡罪人妻子勿役

文宗天曆元年敕軍中逃歸及京城遊民敢攘民財者斬

二年二月詔諸傭顧者主家或犯惡逆及侵損已許訴官餘非干已不許告訐著爲令

成宗即位之初御史楊桓上時務其一請禁奴婢相告訐者元貞元年有奴告主者主被誅詔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平章政事博果密言若此必大壞天下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爲追廢前命大德元年三月扎爾古齊都爾蘇受賂爲其奴所告毒殺其奴坐棄市

續通志六月陝西行臺御史孔思迪言人倫之中夫婦爲重比見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斷付他人似與朝廷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況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與前賢所謂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人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典刑者則孥戮之不必斷付他人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爲令

續通考八月敕自今有以朝賀歛鈔者依枉法論罪

時儲政使河東宣慰使哈克繖等以朝賀爲名歛所屬鈔千錠入己事覺雖會赦仍徵鈔還其主遂有是敕

十月敕刑部察民之無賴者懲治之

續通志三年正月令自今臣僚有罪致籍沒者其妻子他人不得陳乞亦不得沒爲官口

六月更定遷徙法先是北人徙南南人徙北去家萬里往往道死至是始命應徙者驗所居遠近不過千里在道遇赦皆得放還如不悛再犯徙之本省不毛之地十年無過則量移之所遷人死妻子聽歸土著

至順元年閏七月中書省臣等議各宿衞容匿濫充者罪

先是仁宗延祐五年十一月禁冒籍貫宿衞及巧受遠方職官不赴任求別調者隱匿不自首者罪之至是時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奉旨裁省衞士奏自裁之後各宿衞有容匿漢人南人高麗及奴隸濫充者怯薛官與其長杖五十七犯者與典給散者皆杖七十七沒家貲之半以籍入之半爲告者賞仍令監察御史察之制可

九月敕諸人非其本俗敢有弟收其嫂子收庶母者坐罪

十月御史臺臣言內外官吏令家人受財以其干名犯義罪止四十七解任今貪污者緣此犯法愈多請依十二章計贓多寡論罪從之

二年六月詔諸官吏在職役或守代未任爲人行賕關說即有所取者官如十二章論贓吏罷不敘終其身雖無所取詔起滅由已者罪加常人一等

二年十二月詔議職官應省覲而不省覲者罪

時河南北道廉訪副使僧嘉努言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官於朝者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實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於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無父母者五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覲匿而不省覲者坐以罪若詐冒假期規避以掩其罪與詐奔喪者同科御史臺臣以聞命中書省等議之

三年十月時寧宗已即位定婦人犯私鹽罪

先是英宗時王克敬爲兩淮鹽運使溫州逮犯鹽者以一婦人至怒曰豈有逮婦人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污教甚矣自今毋得帶婦人建議著爲令至是始定婦人犯私鹽罪

順帝元統二年七月詔蒙古色目人犯盜者免刺

至元二年六月更定鬬殺姦殺等罪例

從中書省員外郎陳思謙請也思謙言強盜但傷事主者皆得死罪而故殺從而加之人與鬬而殺人者例杖一

息工役游興厚斂繁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前人言之備矣彼强梁之徒各執兵仗殺人取貨不顧其生有司盡力以禽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縲囚暮即行劫復勒有司結限追捕賊皆視爲故常旣不感恩又不畏罪兇殘悖逆習與性成誠非善化能移惟有嚴刑可制於是立爲條格嚴督諸司禽殺積盜南至江漢二千餘里無得脫者後武宗至大元年正月中書省臣言近盜賊充斥苟不嚴治將滋至蔓宜遣使巡行遇有罪即行決遣與隨處官吏共議弭盜方略明示賞罰或匿盜不聞或期會不至或踰期不獲者官吏連坐

二年正月詔諸王公主駙馬非奉旨毋罪官吏

先是中統二年八月諭諸王駙馬凡民間詞訟毋得私自斷決皆聽朝廷處置至元三十一年七月成宗即位因札爾古齊言諸王之下有罪者不聞於朝輒自決遣詔禁治之至是復有是詔後大德七年五月禁諸王駙馬毋輒杖州縣官吏違者罪王府官

續通典二月禁軍將擅易侍衛軍蒙古軍以家奴代役者罪之又詔軍卒擅更代及逃歸者死

六月御史臺臣言官吏受賂初旣辭伏繼以審覈而有司徇情致有異詞者乞加等論罪從之

續通考八月定告捕盜例

强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至泰定二年十二月京師多盜達實特穆爾請處決重囚增調邏卒仍立捕盜賞格從之

續通典十月詔職官坐贓經斷再犯加本罪三等

續通考大德元年五月詔强盜姦傷事主者首從悉誅不傷事主止誅爲首者從者刺配再犯亦誅

五年十二月又定强竊盜條格凡盜人孳畜者取一償九然後杖之

六月詔僧道犯姦盜重罪者聽有司鞫問

先是至元四年始禁僧官侵理民訟至是命有司鞫問僧道重罪其後二年又詔僧人犯姦盜詐僞聽有司專決

輕者與僧官斷約不至者罪之

二年七月詔諸王駙馬諸近侍自今奏事不經中書輒傳旨付外者罪

續通志三年命何榮祖更定法令 初成宗之即位也翰林學士王惲上書請將累朝聖訓與中統迄今條格通行議擬參而用之與百姓更始帝曰善至是始命修之

四年正月申嚴京師惡少不法之禁犯者黥刺杖七十拘役

五年正月令官吏犯贓及盜官錢事覺避罪逃匿者事同獄成雖經原免亦加降黜

續通考五年二月詔凡軍士殺人姦盜者令軍民官同鞫

先是元年定諸軍民相訟者命軍民官同聽之至是復有是詔

七月詔禁輝和爾僧陰陽巫覡道人咒師自今有大祠禱必請而行違者罪之

續通志六年正月詔千戶百戶等軍中先事而逃者罪死敗而後逃者杖而罷之沒入其男女又詔自今僧官僧人等犯罪御史與內外宣政院同鞫宣政院官徇情不公者聽御史臺治之

七年正月定諸改補鈔罪例

爲首者杖一百有七從者減二等再犯從者杖與首同爲首者流

三月定貨賣塋地罪

凡子孫或因貧困或聽師巫邪說誑誘擅發祖父墳墓移棄尸骸貨賣塋地者與惡逆同罪

是年定大都南北兵馬司姦盜等罪

六十七以下付本路七十七以上付伊克扎爾古齊元制凡笞杖之數半減爲七自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自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

八年二月敕軍人姦盜詐僞悉歸有司

其後十一年十二月中書省言刑法者譬之權衡不可偏重世祖已有定制自元貞以來以作佛事之故放釋有罪失於太寬故有司無所遵守今請凡內外犯法之人悉歸有司依法裁決

百七十得不死與私宰牛馬之罪無異是視人與牛馬等也法應加重因姦殺夫所姦妻妾同罪律有明文今止坐所犯似失推明遂令法曹議著爲定制

八月詔强盜皆死

凡盜牛馬者劓盜驢騾者黥額再犯劓盜羊豕者墨項再犯黥三犯劓劓後再犯者死盜諸物者照其數估價五府官三年一次審决著爲令三年七月又詔除人命重事之外凡盜賊諸罪不須俟五府官審錄有司依例決之

續通典三年七月詔除人命重事之外凡盜賊諸罪不須候五府官審錄有司依例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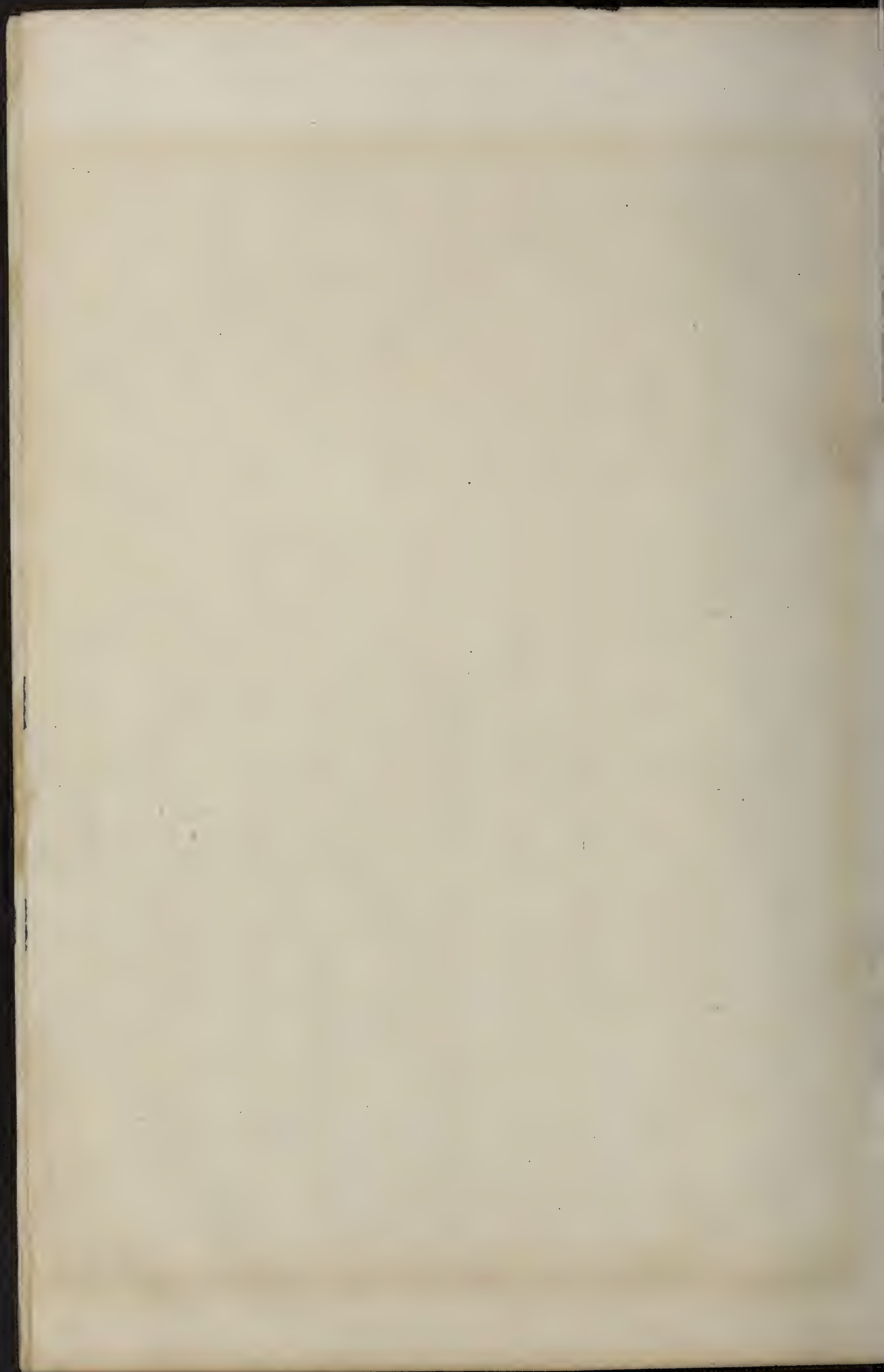
四年六月令自今處决重囚五府官斟酌地理遠近預選官分行各道涖其事

六年九月詔今後有罪者毋籍其妻女以配人

至正五年十一月新修至元條格成六年四月頒行之

至正六年四月頒至正條格於天下

先是至元四年三月命中書平章政事昂吉爾監修至正條格六年七月又命翰林學士承旨達罕奎章閣學士庫庫等删修大元通制及至正五年十一月至正條格成至是始頒行之





九通分類總纂

卷一百四十四
之一百四十五

刑類二

刑制 國朝律綱附

續通志明之刑制理刑之官內則有三法司曰刑部曰都察院曰大理寺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司糾察大理寺主駁正刑部有十三淸吏司治各布政司刑名而陵衛王府公侯伯府在京諸曹及兩京州郡亦分隸之按察名提刑蓋在外之法司也參以副使僉事分治各府縣事凡詞訟必自下而上有事重而迫者許擊登聞鼓四方有大獄則受命往鞫之凡決獄歲疏其名數以聞曰歲報月上其拘釋存亡之數曰月報獄成移大理寺覆審必期平允凡提牢月更主事一人修葺囹圄嚴固扃鑰省其酷濫給其衣糧囚病許家人入視脫械鎖醫藥之簿錄俘囚配没官私奴婢咸籍知之官吏有過並紀錄之歲終請湔滌之以名例攝科條以八字括辭議以準皆各其及即若以五服參情法以墨涅識盜賊籍產不入塋墓籍財不入支度宗人不即市宮人不即獄悼耄疲癃不即訊凡死刑即決及秋後決並三覆奏兩京十三布政司死罪囚歲讞平之五歲遣官審錄寃滯霜降錄重囚會五府九卿科道官共錄之矜疑者戍邊有詞者調所司再問比律者監候夏月熱審免笞刑減徒流出輕繫遇歲旱特旨錄囚亦如之凡贖法有二有律得收贖者有例得納贖者律贖無敢損益而納贖之例則因時權宜先後互異其法初嘗納銅又嘗納馬後皆不行惟納鈔納錢納銀嘗並行焉而以初制納鈔為本故律贖者曰收贖律鈔納贖者曰贖罪例鈔凡獄囚已審錄應決斷者限三日應起發者限十日逾限計日以笞囚淹滯至死者罪徒停刑之月自立春以後至春分以前停刑之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凡十日檢驗屍傷照磨司取部印屍圖一幅委五城兵馬司如法檢驗府則通判推官州縣則長官親檢毋得委下僚其法之不衷古制者有廷杖有錦衣衛鎮撫司有東西廠廷杖始於太祖然非定制後世因之不廢錦衣衛者世所稱詔獄也凡天下重罪逮京師者收繫其中其全刑有械有鐐有棍有拶有夾棍五毒備具鎮撫司職理獄訟初置一司與外衛等後添設北司而以軍匠諸職掌屬之南鎮撫司於是北司專理詔獄東廠者立於東安門北令中官提督之緝訪謀逆妖言大姦惡等與錦衣衛均權勢後又別設西廠所領緹騎倍東廠勢遠

出衞上

續通考明太祖吳元年十月命中書省定律令

初帝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倣古制取一時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卽議定律至是命左丞相李善長參知政事楊憲傅瓛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二十八人詳定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奸貪之吏得以夤緣爲奸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去煩弊卿等宜盡心參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爲久遠之法又謂臺省官曰元時條格繁冗所以其害不勝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殺鬬毆殺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誤殺有可議者要之與戲殺過失殺亦不大相遠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歸於簡嚴簡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爾等其體此意每御西樓召諸議律官及儒臣皆賜坐講論以求至當十二月書成帝與廷臣復閱視之去煩就簡減重從輕凡爲令一百四十五條吏令二十戶令二十四禮令十七兵令十一刑令七十一工令二律則準唐之舊而增損之計一百八十五條吏律十八戶律六十三禮律十四兵律三十二刑律一百五十工律八命有司刊布中外

十二月作律令直解頒行郡縣

時律令初行帝謂大理卿周禎等曰律令之設所以使人不犯法田野之民豈能悉曉其意有誤犯者赦之則廢法盡法則無民爾等前所定律令除禮樂制度錢糧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直解其義頒之郡縣使民家喻戶曉焉

洪武元年八月令毋非時決囚

詔曰頃因戡亂以軍律用刑未爲平允中書省宜重講究務從中典決重刑須待秋後毋非時以傷生意

十二月置登聞鼓於午門外

三年六月詔自今武官有犯非奏請不得逮問

十四年二月又詔武官三品以上有犯者奏請得旨乃鞫之四品以下有犯所司就逮問定罪議功請旨裁決

若文職有犯干涉武官三品以上者亦須奏請毋擅問

四年十一月命自今官吏犯贓罪者無貸

初元末政弊仕進者多賂遺權貴邀買名爵下至州縣簿書小吏非財賂亦莫得而進及臨事輒蠹政鬻獄大爲民害帝深知其弊故有是令

五年二月建申明亭

帝以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誤犯刑憲命有司於內外府州縣及鄉之里社皆立申明亭凡境內人民有犯者書其過名榜於亭上使人有所懲戒　洪武十五年八月諭禮部曰天下郡邑申明亭書記犯罪者姓名昭示鄉里以勸善懲惡今有司概以雜犯小罪書之使善良一時過誤爲終身之累雖欲改過自新其路無由爾等詳議之於是禮部議自今犯十惡姦盜詐僞干犯名義有傷風俗及犯贓至徒者書於亭其餘雜犯公私過誤非干風化者悉皆除之以開良民自新之路其有私毀亭舍除所懸法令及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制曰可

六月定宦官禁令

凡內使於宮城內相詈罵者先發理屈笞五十後罵理直者不坐其不服本管鈐束而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奉御者杖六十罵門官監官者杖七十內使於宮城內相闘毆者先闘理屈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後應理直而無傷者笞五十其有不服本管鈐束而毆之者杖八十毆傷者加一等毆奉御者杖八十毆門官監官者杖一百傷者各加一等其內使等有心懷惡逆出不道之言者凌遲處死有知情而蔽之者同罪知其事而不首者斬首者賞銀三百兩

作鐵榜誡公侯申明律令

略曰朕起布衣賴股肱宣力平定天下論功行賞封爲公侯令傳子孫共享太平之福尚慮公侯之家奴僕人

等冒犯國典今以鐵榜申明律令除親屬别議外凡奴僕一犯即用究治於爾家無所問敢有藏匿罪人者比同一死折罪其目有九一凡內外指揮千戶百戶鎮撫總旗小旗等不得私受公侯財物受者杖一百發海南充軍再犯處死公侯與者初再犯免罪附過三犯准免死一次奉命征討受者與者不在此限二凡公侯不得私役官軍違者初再犯免罪附過三犯准免死一次其官軍敢有便聽從者杖一百發海南充軍三凡公侯强佔官民山場湖泊茶園蘆蕩及金銀銅錫鐵冶者初再犯免罪附過三犯准免死一次四凡各衛官軍非出征之時不得輒於公侯門首侍立聽候違者杖一百發烟瘴之地充軍五凡功臣之家管莊人等不得倚勢在鄉欺毆人民違者刺面劓鼻家產籍沒入官妻子徙置南寧其餘聽使之人各杖一百及妻子皆發南寧充軍六凡功臣之家屯田佃戶管莊幹辦火者奴僕及其親屬人等倚勢凌民侵奪財產者並依倚勢欺毆人民律處斷七凡公侯除賜定儀仗戶及佃田人戶已有名額報籍在官敢有私託門下隱蔽差徭者斬八凡公侯之家倚恃權豪欺壓良善虛錢實契侵奪人田地房屋孳畜者初犯免罪附過再犯住支俸給一半三犯停其祿四犯與庶人同罪九凡功臣之家不得受諸人土田及朦朧投獻物業違者初犯免罪附過再犯住支俸給一半三犯停其祿四犯與庶人同罪

六年正月命廷臣坐笞罪得以俸贖

時工部尚書王肅坐法當笞太祖曰六卿貴重不宜以細故辱命以俸贖罪後羣臣詿誤許以俸贖始此　秦太祖此令善矣後卒杖永嘉侯朱亮祖工部尚書夏祥子孫踵而行之廷杖幾爲故事武宗正德中杖言事者舒芬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世宗嘉靖初以議大禮杖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中年刑法益峻雖大臣不免史言其四十餘年間杖殺朝士倍蓰前代公卿之辱自古未有辱公卿猶可言也王振劉瑾魏忠賢之徒疊起而得志率由於此蓋監杖用內官行杖用衛卒士大夫既懸命其手則欲小人之不歸誠於彼而君子之不觸其禍難矣志稱廷杖之制自太祖始今考太祖三十餘年中實無明文創爲此制又以六年之詔證之尤信然則太祖特偶一爲之而不圖其後世之因而甚焉是故用法不可不愼以爲創自太祖則非也

續通典 四月刊律令憲綱頒諭有司

續通考 八月更定親屬相容隱律

凡同居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　若妻之父母女壻許相容隱或奴婢爲本使隱者皆勿論其小功以下相容隱減凡人三等若無服之親姑姊妹夫妻之兄弟姑夫妻姪相容隱者亦減二等犯謀反惡逆不用此律

九月命府州縣輕重獄四郎依律斷決不須轉發果有違枉御史按察司究劾之

明初有司決獄笞五十者縣決之杖八十者州決之一百者府決之其徒罪以上具獄送行省由是州縣或受贓減重從輕省府或弄法加輕入重文移駁議囚繫淹連至是命中書省御史臺定議令出天下便之

續通典 八年二月敕刑官自今凡雜犯死罪者免死輸作終身徒流罪限年輸作官吏受贓及雜犯死罪當罷職役者發鳳陽屯種民犯流罪者鳳陽輸作一年然後屯種

續通考 十一年更定大明律本紀作閏十一月頒定大明律係誤今從刑法志

先是帝旣頒行律令又念倘有輕重失宜有乖中典乃命儒臣同刑官共講唐律日進二十餘條親爲斟酌擇其可行者從之至是重命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篇目一準於唐曰禁衛曰職制曰戶婚曰廐庫曰擅興曰盜賊曰鬭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曰名例采用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其間損益務合輕重之宜每成一篇輒繕寫以進上命揭於兩廡之壁親加裁定及成頒行天下

九年十月命釐正大明律

帝覽律條猶有未當者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等詳議釐正者凡十有三條餘如故

續通典 十四年二月詔凡武臣三品以上犯罪奏請得旨乃鞫之四品以下所司就逮問請旨裁決若文職有犯干涉武臣三品者亦須奏請毋擅問命刑部更定徒罪煎鹽炒鐵例各照年限並以到配所之日爲始發鹽場者

每日煎鹽三斤鐵冶者每日炒鐵三斤另項結課

三月敕官吏受賂必求通賄之人併罪之徙其家於邊

續通考 四月勅刑部自今官吏有犯宥罪復職榜示其過於門果能省身改過則除之不悛者論如律

十八年又命刑部錄內外諸司職官犯法罪狀明白者揭於申明亭以示懲戒

十五年十月勅刑部申明越訴之禁

凡軍民訴戶婚田土作奸犯科諸事悉由本屬官司自下而上陳告毋得越訴輒赴京師亦不許家居上封事違者罪之

詔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仍命刑科會諸司官定議成式榜示中外

時刑部尚書開濟奏曰凡事務從簡要今內外諸司議刑奏劄動輒千萬言泛濫無紀失其本情苟非禁革習以成弊帝曰虛詞失實浮文亂眞朕甚厭之因有是命

續通典 十六年正月令徒流笞杖罪囚代農民力役贖罪役十日准笞二十杖一十徒流各計年准之雜犯死罪者罰戍邊三月定詐偽律

續通考 十七年十月定土官犯罪律

雲南布政司言土官犯罪律條無所依據乞加定議上命六部官會議凡土官選用者有犯依流官律定罪世襲者所司不許擅問先以干證之人推得其實定議奏聞杖以下則紀錄在職徒流則徙之北平著爲令

續通考 十二月以民間乞養義女自幼撫養有尊卑之分幃簿不修實傷風化比同宗無服之親律加一等 杖六十徒一年其女歸宗

十八年命刑部錄內外職官犯法罪狀明白者揭於申明亭以示懲戒初太祖患民狃元習徇私滅公罪戾日滋乃采輯官民過犯條爲大誥是歲書成其目有十曰攬納戶曰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民人經該不解物曰灑派抛荒田土曰倚法爲姦曰空引偷軍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長解賣囚曰寰中士大夫不爲君用其罪至鈔劄次年復爲

續編三編皆頒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囚有大誥者罪減等於時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皆賜鈔遣還其後罪人率援大誥減等不復論其有無矣二十年正月焚錦衣衛刑具以繫囚付刑部具見恕篇

續通考二十一年二月命自今天下有司官凡入流品以上犯罪者皆須奏聞方許逮問

二十二年八月更定大明律

凡三十卷四百六十條名例一卷四十七條吏律二卷曰職制十五條曰公式十八條戶律七卷曰戶役十五條曰田宅十一條曰婚姻十八條曰倉庫二十四條曰課程十九條曰錢債三條曰市廛五條禮律二卷曰祭祀六條曰儀制二十條兵律五卷曰宮衛十九條曰軍政二十條曰關津七條曰廄牧十二條曰郵驛十八條刑律十一卷曰賊盜二十八條曰人命二十條曰鬬毆二十二條曰罵詈八條曰訴訟十二條曰受贓十一條曰詐僞十二條曰犯姦十條曰雜犯十一條曰捕亡八條曰斷獄二十九條工律二卷曰營造九條曰河防四條又爲五刑之圖二首圖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每十爲一等加減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每十爲一等加減徒刑五徒一年杖六十一年半杖七十二年杖八十二年半杖九十三年杖一百每杖十及徒半年爲一等加減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皆杖一百每五百里爲一等加減死刑二絞斬徒流之外有充軍絞斬之外有凌遲皆非五刑之正故圖不列次圖七曰笞曰杖曰訊杖曰枷曰杻曰索曰鐐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減一分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減如笞之數笞杖皆以荊條爲之皆臀受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減如笞杖之數以荊條爲之臀腿受笞杖訊皆長三尺五寸用官降式較勘毋以筋膠諸物裝釘枷自十五斤至二十五斤止刻其上爲長短輕重之數長五尺五寸頭廣尺五寸杻長尺六寸厚一寸男子死罪者用之索鐵爲之以繫輕罪者其長一丈鐐鐵連環之以縶足徒者帶以輸作重三斤又爲喪服之圖凡八族親有犯視服等差定刑之輕重其因禮以起義者養母繼母慈母皆服三年毆殺之與殺嫡母同罪兄弟妻皆服小功互爲容隱者罪得遞減舅姑之服皆斬衰三年毆殺罵詈之者與夫毆殺罵詈之罪同姨之子舅之子姑之子皆緦麻是曰表兄弟不得相爲婚姻大惡十曰謀反曰謀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

雖常赦不原貪墨贓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當議者八曰議親曰議故曰議功曰議賢曰議能曰議勤曰議貴曰議賓太孫請更定五條以上太祖覽而善之太孫又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屈法以申情乃命改定七十三條復諭之曰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

二十四年七月禁罪人誣引良善

帝謂刑部尚書楊靖曰善與惡異趣廉者必不同貪公者必不濟私然惡或誣善事雖或可白不免受羅織今犯法者不許誣引良善違者所誣雖輕亦坐以重罪爾刑部其榜諭之

續通志二十六年定制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笞杖就決徒流遷徙充軍雜犯死罪解部審錄行下具死囚所坐罪名上部詳議如律者大理寺擬覆平允監收候決其決不待時重囚報可即奏遣官往決之情詞不明或失出入者大理寺駁回改正再問駁至三改擬不當將當該官吏奏聞謂之照駁若停擬讞決而囚有番異則改調隔別衙門問擬二次番異不服則具奏會九卿鞫之謂之圓審至三四訊不服而後請旨決焉又制應充軍者大理寺審訖開付陝西司本部置立文簿注姓名年籍鄉貫依南北籍編排甲為二冊一進內府一付該管百戶領去充軍如浙江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隸應天廬州鳳陽淮安揚州蘇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人發雲南四川屬衛江西湖廣四川廣東廣西直隸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安慶人發北平大寧遼東屬衛有逃故按籍勾補其後條例有發煙瘴地面極邊沿海諸處者例各不同而軍有終身有永遠者罰及子孫皆以實犯死罪減等者充之

續通考二十八年九月頒皇明祖訓禁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

諭曰朕起兵至今四十餘年灼見情偽懲創奸頑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後嗣止守律與大誥不許用黥刺剕劓閹割之刑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

續通志三十年命部院定贖罪事例凡內外官吏犯笞杖者記過徒流遷徙者俸贖之三犯罪之如律

續通考五月作大明律誥成

大誥者太祖患民狃元習徇私滅公戾日滋十八年悉輯官民過犯條爲大誥其目有十曰攬納戶曰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民人經該不解物曰灑派拋荒田土曰倚法爲奸曰空引偷軍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長解賣囚曰寰中士夫不爲君用其罪至抄劄次年復爲續編三編皆頒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囚有藏大誥者罪減等於時天下有誦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並賜鈔遣還自律誥出而大誥所載諸峻令未嘗輕用其後罪人率援大誥以減等亦不復論其有無矣

惠帝建文三年十二月詔中官奉使侵暴吏民者所在繫治

續通典四年時成祖已即位令徒罪囚人充撥國子監膳夫八月定罪人輸作之例笞罪五等每等五日杖罪五等每等十日徒罪准所徒年月加以應杖之數輸役流罪三等俱役四年一百日雜犯死罪工役終身

續通考九月時成祖已即位定功臣死罪減祿例

免三死者初犯減其祿二之七再犯減其十之七三犯盡奪免二死者初犯減十之五再犯盡奪免一死者一犯盡奪

成祖永樂元年二月定誣告法

凡誣告三四人者杖一百徒三年五六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所誣重者從重論誣告十人以上者凌遲處死梟首其鄉家屬遷化外

續通志三月命法司五日一引奏罪囚凡死囚百人以上者差御史審決

續通考定監生犯罪律

都察院奏定監生犯公罪依律紀錄私罪當笞者罰歷事一年考謹勤者准歷事監生出身平常者再歷一年覆考當杖者斷發充吏准吏員資格出身

二年十一月定奉天征討官罪

刑部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擬帝曰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

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何以治天下其論如律

三年三月定職官等犯罪等差

大理寺等衙門奏會議文職官及中外旂校軍民人等凡犯偷盜官物毆罵本管官及尊長鬭毆傷人威逼人致死詐僞竊盜犯姦恩軍再犯冒名頂替上工守衛擅離汛地私賣及棄毀軍器從征違期誣告人則依律科斷其犯私渡關津臨事避難私和公事失火犯夜私造斗斛秤尺失囚囑託公事求索取受財物牧養畜產不如法居喪嫁娶匿稅諸不應爲而爲一應詿誤連累則免決記罪其有不應侵損於人等項及情犯重者臨時奏請從之

續通典 六月命官犯杖罪者再犯仍記罪還職停俸三月三犯論如律

十二月定制凡徒流發充軍者於長安左右門造守衛官軍飯食漢趙二府牧馬不充軍者充國子監膳夫將軍軍伴士工或於北京爲民種田遵化炒鐵或自買船遞運或擺站運鹽笞杖罪止鑄錢准工

續通考 四年七月申嚴誹謗之禁

仁宗洪熙元年三月始弛此禁

十月申匿名文書之禁

續通志 十一月法司進月繫囚數凡數百人大辟僅什之一上諭呂震曰此等既非死罪而久繫不決天氣沍寒必有聽其凍死者凡雜犯死罪以下約二百悉準贖發遣

續通考 五年五月申嚴中國人妻妾子女出境律

帝勅甘肅總兵官西寧侯宋晟曰近聞回回多買中國人妻妾子女出境律載買賣者皆處死宜嚴禁止之

八年七月申棄子不育禁

皇太子謂禮部尚書呂震曰人情相愛則視以多男夫民庶者國家之祥也近聞京師愚民厭多男子往往生輒棄而不育宜嚴行禁止有犯者兩鄰亦並罪之

十月令交趾仍前降刑名事例

交趾布政司言先頒降刑名事例交趾土人有雜犯死罪及徒流遷徙者發邱溫抵交趾充驛夫遞運夫雜犯死罪者服役終身徒流遷徙者各以所犯輕重爲限官吏犯笞杖罪吏斷決還役官降用應解見任別敘及雜職於邊遠敘用者皆斷決還職今新例徒流遷徙杖罪皆發北京爲民種田先後例殊不一皇太子曰交趾遠在萬里外宜從先例令刑部移文知之

續通典十年正月令誣告犯徒流等罪者免罪挈妻子徙盧龍山海永平小興州爲民種田

十一月刑科曹潤等言以天寒審釋輕囚今囚或淹一年以上且一月間瘐死者九百三十餘人乃詔徒流以下三日內決放重罪當繫者恤之無令死於飢寒

十一年正月輸通政司禮科給事中凡朝覲官境內災傷不以聞爲他人所奏者罪之又令除公罪依律紀錄收贖及死罪情重者依律處治其情輕者斬罪八千貫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貫徒流杖笞納鈔有差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

十月遣副都御史李慶齎璽書命皇太子錄南京囚贖雜犯死罪以下

十二年七月詔六師入關有踐田禾取民畜產者以軍法論

十六年十月下令京城凡盜馬者斬

十二月申嚴官吏犯贓之禁

初太祖重懲貪吏詔犯贓者無貸復勅刑部官吏受贓者並罪通賄之人徙其家於邊著爲令日久法弛故復申飭之

十八年二月諭甘肅總兵官陝西行都司所屬軍士有犯笞杖徒流遷徙罪者就發本地極邊處瞭守烟墩其爲事官以下犯死罪者送京師

十九年七月嚴自宮之禁

後洪熙元年三月復申此禁諭刑部尚書金純等曰古人求忠臣於孝子今自宮以求用者苟圖一時富貴而

絶其祖父母不顧尙有誠心事君者哉其罪之勿貸

續通典二十二年十一月仁宗已卽位命內府守衛官軍懸帶銅牌無牌者依律論罪借者及借與者罪同

續通考仁宗洪熙元年十月定吏典犯罪等差

行在吏部郎中陳叔剛上言吏犯杖罪律斷決爲民近時吏胥謀欲去役則私約相訐多以杖罷去乞命法司定議於是尙書金純等議吏犯徒罪以上准工滿日安置別郡死罪如律公罪附過若杖罪除坐累詿誤依律的決還役外其受枉法不枉法贓並詐取人財考滿丁憂不赴部避役逃亡詐稱疾病者仍請依永樂年間事例免杖發北京爲民庶有所懲戒從之

十一月詔法司凡軍匠犯竊盜者杖一百鎖項鉗足俾常赴工

宣宗宣德元年五月定貴州土人斷罪例

雜犯死罪就彼役作終身徒流徒杖者依年限役之應笞者役五月應杖者役十月畢日釋放

三年八月令犯奸婦女照律用刑

監察御史鄭道寧言犯奸婦女律當去衣受刑以勵風俗今法司亦聽納米贖罪其間無米輸納者拘繫於獄益縱淫穢有傷風化乞治之如律從之

四年二月嚴不孝律

諭三法司凡犯不孝及烝父妾收兄弟之妻爲妻一切敗倫傷化者在外有司毋擅斷決悉送京師如律鞫治若武官及其子弟有犯此者不許復職承襲永爲定制孝宗宏治十一年四月南京燕山前衛千戶韓鋭坐不養贍繼祖母及毀罵小功以下兄刑部擬贖杖還職爲大理寺所駁因請申明條例今後武職凡奉養有缺須祖父母父母親告乃坐若子孫告祖父母父母例不行勘若不奉養繼祖母繼母及毆本宗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並毆傷外祖父母及妻之父母者俱行勘明白方許論罪其有縱容抑勒女及妻妾並子孫之婦妾與人通奸及奸內外有服親屬並典僱妻女者俱係敗倫傷化請依律問罪發原籍爲民帝從之

英宗正統元年正月嚴誣告反坐例

廣東左參議黃翰言各處奸徒多以婦女殘疾老幼誣告平民及反坐抵誣不過的決收贖以此得計倚法為奸乞追坐壯丁庶消誣罔帝從之

二年九月令盜賊株連者勿捕

四川按察使龔鎰奏四川强盜繫三司者不下三百而翻異者半之未獲者倍之其閒有搆於虛詞牽於仇怨所徵贓仗又率民家常有器械不足據信往往情偽莫白又所犯大抵在永樂宣德時有正犯已死而後獲者無自質理所司嫌於出罪不敢為辯長年淹禁恐傷和氣乞勅廷臣會議或遣重臣四出審錄可疑者釋之或編為卒伍戍於邊方其未獲及為已獲所連者俱如詔勿捕帝命行之

三年三月申明摭拾婦女之禁

十一月定義女為妾罪律

先是洪武十七年十二月以刑部尚書王惠迪言命定義女犯奸之罪比同宗無服之親律加一等杖六十徒一年其女歸宗著為令至是民有收義女為妾者法司論奸大理寺評事王堯請行勘原賣與媒合人果係義女罪之如律若通房使女收為妾而立約明白兩相願者不治罪不離異從之

四年八月立妄援重律之禁

御史陳祚言法司論獄多違定律專務深刻如戶部侍郎吳璽舉淫行主事吳軏宜坐貢舉非其人罪乃加以奏事有規避律斬及軏自經死獄官及卒之罪明有遞減科乃援不應為事理重者概杖之夫原情以定律祖宗防範至周而法司乃抑輕從重至此非所以廣聖朝之仁厚也今後有妄援重律者請以變亂成法罪之帝是其言為申警戒

五年六月立侵欺軍糧禁例

帝以內外軍官侵欺糧餉致軍士逃匿命所司議今後尅減糧至五十石布至五十疋棉花至一百斤以上者

擬死罪官充軍立功總小旗充軍守哨五年滿日還役其計贓四十貫以下者擬徒流罪官稱爲事官立功總小旗充軍守哨流罪四年徒罪照年限滿日各復職役調邊衛差操從之

九月定盜採銀礦新例　爲首者處斬從者發戍時雲南有犯者御史陳智以在例前論徒帝命從新例

六年正月申明六品以下聽分巡御史等官取問律

陝西布政使郭堅言律載府州縣官有犯所轄上司不得擅自勾問止許開具所犯奏聞其倉場庫局陰陽醫學閘壩驛遞等衙門官犯罪俱不詳載所以各處此等有犯間有徑行勾問又有具奏提問者請勅法司議畫一遵守刑部議宜從布政司問給事中廖莊言律載在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六品以下聽分巡御史按察司並分司取問則倉場庫局等官自在其內而布政司不得擅問明矣帝從之至成化時陝西巡撫項忠言祖制京外五品以上官有犯奏聞不得擅勾問今巡按輒提問六品官甚乖律意當聞於朝命御史按察司提問爲是乃下部議從之

七月罷竊盜立牌額例

先是上封事者言竊盜多黥刺之刑不足懲創宜扁其門曰竊盜之家朝議從之至是刑部侍郎何文淵言竊盜初犯再犯俱刺字三犯者絞今又立牌額是於律外加罪實傷治體帝命罷之

八年七月定竊盜遇赦之例

大理寺言律載竊盜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絞今竊盜遇赦再犯者咸坐以初犯或仍刺右臂或不刺請定爲例章下三法司議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遇赦又犯者不刺立案赦後三犯者絞帝曰竊盜已刺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擬不論赦仍通具前後所犯以聞後憲宗時都御史李秉援舊例奏革既而南京盜王阿童五犯皆遇赦免帝聞之詔仍以赦前後三犯爲令至神宗時復議奏請改遣云

十二年令凡以後妻所攜前夫之女爲子婦及以所攜前夫之子爲婿者並依娶同父異母姊妹律減等

十三年六月令凡姦義男婦比姦前夫之女應徒男與婦仍歸本宗强姦者處斬

續通考 十三年六月定奸義男婦例

刑部尚書金濂奏洪武以來有論依奸子孫之婦應斬者有論依奸妻前夫之女應徒者乞聖斷遵守三法司奉詔議親男與義男情有親疎宜比奸妻前夫之女徒罪科斷帝曰通奸者如議男與婦仍斷還本宗强奸者處斬

十四年六月定生員犯罪等差

時有生員犯居喪娶妻及挾妓飲酒者例應充吏刑部言生員無志讀書者往往故犯以求脫免請輕罪充吏免追廩米若犯受贓奸盗冒籍科舉挾妓飲酒居喪娶妻妾等罪者南北直隸發充兩京國子監膳夫各布政司發充鄰近儒學齋夫膳夫滿日原籍爲民廩膳仍追廩米從之

景帝景泰元年二月復義子女等不孝舊例

刑部郎中王概言舊例告義子義女義婦義孫妾子前妻前夫之子不孝者必審其四隣恐寃抑也其義子女又必驗其年歲如過房在十五歲前曾受鞠養則坐以不孝不然但以僱工人毆罵家長律坐之奉詔革例此不宜去從之

五年二月詔法司不許妄加參語　大理寺少卿薛瑄言發擬罪囚多加參語奏請變亂律意刑罰失中請勅自今一依律令不許妄加參語從之

三月定遠人犯罪律

御史姚哲奏各省遇蠻夷人有犯若係眞犯死罪依律處決笞杖罪的決發還本部族徒流並雜犯死罪乞照工匠樂戶及婦人犯罪律各決杖一百餘罪收贖亦發還本部族收管從之

英宗天順五年二月戒法司凡錦衣衛所行事枉人者許與辯理

時錦衣衛按弋陽王奠壏敗倫事虛帝因悟錦衣衛按獄之枉召輔臣李賢諭之賢對曰誠如聖諭因言武人

粗豪又國爪牙卽法司明知其枉內憚之不敢辨乞特旨諭法司許有枉者辨理毋畏勢避嫌帝從之

憲宗成化元年三月令讞囚者一依正律盡革所有條例

時遼東巡撫滕昭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舍律用例武臣益縱蕩不檢請一切用律詔從之武臣被黜降者騰口謗訕有司畏事奏革之

四年二月命分別賭博輕重等差

時獲賭博者四十餘人命枷項示衆仍榜禁之已而犯者復三十餘人有不勝苦至死者刑科給事中毛宏等奏其中情犯亦有輕重怙終之徒固不足恤愚民不知榜例一時誤犯致死可憫乞勅法司分爲三等帝從之

六年二月嚴刼盜梟首之例

刑科給事中白昂言凡盜處決例于其行刼所在梟首示衆其在京城關廂行刼則免然輦轂之下情犯尤爲深重亦須梟首于京城百里外衝要處示衆庶令嚴知警部院議從之

三月申明登聞鼓之制

兵科給事中宮榮言近年鼓下詞狀不與覆奏辯理致使寃抑控訴無所自後當與研審明白回奏不許一概立案其直鼓官亦須詳看曾經他處具告不行者方與封進從之

續通典三月禁放官債凡假姓名誆財物者事發枷號部門三月禁烟瘴充軍七年十二月令凡官司於軍民詞訟悉依律問擬擅自科罰者治罪

七年十二月禁革官司科罰

御史李賓等奏在外官司聽斷詞訟動輒罰人財物始則暫寄官庫以欺人終則通同庫役以入己其用計奸深有爲預備稽考告訐之謀至假立文簿虛作支銷者使不通行禁革則貪風愈盛末流之弊不可勝言請今後官司於軍民詞訟悉依律問擬無許罰物從之

十三年正月置西廠令官校刺事

初成祖起北平刺探宮中事多以建文帝左右爲目故即位後專倚宦官立東厰於東安門北令嬖暱者提督之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與錦衣衛均權勢至是時尚銘領東厰又別設西厰刺事以汪直督之所領緹騎倍東厰自京師及天下旁午偵事雖王府不免直中廢復用先後凡六年寃死者相屬勢遠出衛上會直數出邊監軍大學士萬安言京城衆口一詞皆以革去西厰爲便伏望革罷官校悉回原衛帝從之尚銘專用事未幾亦黜後正德元年命邱聚領東厰又設西厰以命谷大用皆劉瑾黨也兩厰爭用事遣邏卒刺事于是無賴子乘機爲奸天下皆重足立瑾又改惜薪司外薪厰爲辦事厰榮府舊倉地爲內辦事厰自領之京師謂之內行厰雖東西厰皆在伺察中加酷烈焉且創例罪無輕重皆決杖永遠戍邊或枷項發遣枷重至百五十觔不數日輒死尚寶卿顧璿副使姚祥輩俱不免瀕死而後謫戍御史柴文顯汪澄以微罪至凌遲官吏軍民非法死者數千瑾誅西厰內行厰俱革獨東厰如故神宗萬曆初馮保以司禮兼厰事建厰東上北門之北曰內厰而以初建者爲外厰及天啟時魏忠賢以秉筆領厰事用衛使田爾耕鎭撫許顯純之徒專以酷虐鉗中外而厰衛之毒極矣凡中官掌司禮監印者其屬稱之曰宗主而督東厰者曰督主東厰之屬無專官掌刑千戶一理刑百戶一亦謂之貼刑皆衛官其隷役悉取給於衛最輕黠猾巧者乃撥充之役長曰檔頭專主伺察其下番子數人爲幹事京中亡命誆財挾讎視幹事者爲窟穴得一陰事由之以密白于檔頭檔頭視其事大小先予之金事曰起數金曰買起數既得事帥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樁番子即突入執訊之無有左證符牒賄如數徑去少不如意榜治之名曰乾醡酒亦曰搬罾兒痛楚十倍官刑且授意使牽有力者有力者予多金即無事或靳不予予不足立聞上下鎭撫司獄立死矣每月旦厰役數百人掣簽庭中分瞰官府其視中府諸處會審大獄北鎭撫司考訊重犯者曰聽記他官府及各城門訪緝曰坐記某官行某事某城門得某奸胥吏疏白坐記者上之厰曰打事件至東華門雖夤夜投隙中以入即屏人達至尊以故事無大小天子皆得聞之家人米鹽猥事宮中或傳爲笑謔上下惴惴無不畏打事件者莊烈帝即位忠賢伏誅王體乾王永祚王德化等相繼領厰事告密之風未嘗息而德化尤慘刻嘗偵閣臣薛國觀陰事國觀由此死後因御史楊仁愿言

緹騎不當遣帝乃諭東廠所緝止謀逆亂倫其作奸犯科自有司存不宜緝并戒錦衣校尉之橫索者然帝倚廠衛益甚至國亡乃已云

十四年九月定諱盜罪例

御史屠滽等奏饑荒之後盜賊竊發所司往往隱匿不報請議罰都察院議一二次不報者停俸三次者戴罪俱捕盜如故若四次以上者奏請降等敘用從之

十五年閏十月命毀坊刻會定見行律條

巡撫王恕言在京書坊刊行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一百八條不知何時會定者在內法官老於刑名必不依附恐流傳四方有誤新進之士乞以其板毀之於是法司會議自後斷罪悉依大明律并奏准見行事例有再稱會定律條比擬出入人罪者以故出入論仍行書坊將所刻本燒毀違者治罪從之

續通典十六年九月令凡犯罪充軍病故者例終本身各衛毋得因原問官司移文仍一概按名清句以戶丁抵補

十一月以京城多盜敕究舍匿遊民與無籍軍匠罪囚送戶工兵三部收役其無籍貫者送兵馬司處畫具雜議篇

十七年五月定挾詐得財罪例凡指京官並三司以下官名及以官府使用為詞誆財者俱計贓不分首從悉連屬發邊衛充軍原係邊者發極邊守哨職官有犯依律奏請一體發遣

十八年三月罷西廠

續通考十九年十月刑法志作宏治十三年定竊盜三犯罪例

法司以南京有三犯竊盜計贓至滿百貫者該斬絞罪雖係雜犯其情頗重三犯前罪即累惡不悛之人不得依常例其不滿貫犯徒流以下罪者雖至三犯原情實輕宜特依常例治之議上著為令

孝宗宏治五年七月命刪定問刑條例

刑部尚書彭韶等以鴻臚卿李燧之請議選屬官彙萃前後奏准事例分類編輯會官裁定成書通行內外帝從之

六年五月令審錄錯誤者以失出入人論罪其受賄及任己見者以故出入人論罪　從御史翟瑄請也

閏五月定拷訊致死之罪

時以久旱求言太常卿李東陽因奏五刑最輕者笞杖然杖有分寸數有多寡今在外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還職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多者數十甚者數百積骸滿獄流血塗地可為傷心律故勘平人者抵命刑具非法者除名偶不出此便謂之公一以公名雖多無害此則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請凡拷訊輕罪即時致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議行降調或病死不實者并治其醫命下所司議處

十一年正月定親屬相姦罪例

時陝西宜川縣民馮子名兄亡妻其嫂法司議以逆天道壞人倫擬絞仍通行中外有犯此類及親屬相奸者並依此例從之

十二年二月嚴侵盜倉糧之罪

巡撫彭禮言各府州縣預備倉糧凡遇查盤每石准開耗一升三年准三升三年之外不准開耗者虧折不及百石者從常論罪責償其侵盜等項虧折百石之上者從重論罪帝從之

續通典　六月令自後兩廣及雲貴四川犯應遣發者悉改撥本處附近衛所充軍不欲者仍口外為民

九月以鎮巡等官於廣寧開原撫順三馬市減價抑勒夷人申明禁約違者捕送巡撫究治計贓二百貫以上者頭目僕從人等發極邊衛充軍職官調別邊各衛遇赦不宥因而激變引釁者從重論

又嚴禁分守等官并勢家與海西建州部人聯親抵易貢馬犯者按問治罪遇赦不宥

續通考　十三年二月定問刑條例

刑部奏洪武末定大明律後又申明大誥諸有罪減等累朝遵用其法外遺奸列聖因時損益而有例例以輔律非以破律也乃中外巧法吏多引例以便己私而律寖格不用於是命尚書白昻等會九卿議增歷年問刑

條例經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條以聞帝從之

嚴私通朝貢人之禁

法司議禁約事宜有違例將軍器貨與夷人者問擬斬罪內外軍民人等私通往來投托買賣及撥置害人透漏事情者俱發邊衛充軍帝命通行禁約

十六年十月嚴威逼父母致死之律

撫州人江緣一擊殺其弟緣四遺一女其母吳氏以許嫁李氏緣一又欲取所受聘財母不從緣一怒罵刼奪之母忿之而自縊有司擬罵母律絞巡按王哲以律毆父母者斬緣一手殺親弟逼死親母使得全首領情重律輕具獄以聞法司覆議毆母律斬決不待時仍請後有威逼祖父母父母死者悉依此斷從之

續通典十七年二月嚴妖書惑衆之禁

續通典十一月令決囚有抱訴鼓狀者於午前封進午後不許重訴

續通典四月　日軍職犯事被提監故病故未復職者所犯係人命失機及宿娼等事子孫承襲俱照例改調別衛其徒杖等罪不分已結未結免其降調閏四月禁軍民奏訴泛及七八人以上及摭入旁事者不得准理仍治其罪又凡强占民田至五十畝以上者軍改發邊衛民遷口外為民

吏部尚書馬文升言會審重囚坐妖書惑衆者甚多與其誅於已犯不若禁於未然乞勅榜諭有收藏者許半月內首告官司有私錄者厥罪惟均從之

續通考五月制行革弊弭災事宜

從法司之請也刑部條上事宜略曰一京城勢家或攬納逼債或侵奪强買或殺人焚燬或窩盜分贓事發則抗拒官司今後令錦衣衛執送職司重治一舊例在京問囚三審不服及在外問結赴京奏訴者俱改調別問近歲多拘成案有明訴枉屈而置之不問者請令果有寃枉即與辦理一定例巡按會審由都布二司并府州縣衛送者申刑部由巡按及按察司送者申都察院各轉詳大理寺審擬今重囚止申巡按更不會審轉詳以

致輕重任情淹禁無度請令照例申詳一奸民包攬錢糧勒取財貨各倉內外管事并勢要之人交通受納事發止坐攬頭請令緝事衙門并窮究得財之人明正其罪又大理寺條上事宜略曰一矜疑重囚從原問衙門錄奏情或有偏請令刑部都察院會本寺公同具奏一外官有用刑因而致死者請依酷刑例爲民一外官因公挾私淹禁平人致死者請亦照酷刑問斷一充軍賄脫止坐本犯請查解批追究賣放之人從重參問一奏訐詞訟每事具題近於煩瑣請照軍職徒杖罪先行發落半月類奏一誣告平人其致死被誣之人律所未載近日俱問絞罪殊非適中請令誣告因考禁而死者依本律餘照常例一舊例王府文職希圖改調故意犯贓者發邊遠敘用蓋指令人誣告或科斂不入已者近來凡受贓者皆擬調似非律意請依律罷職一婦人再嫁以前夫之女與後夫之子成婚有關風化請依娶同母異父姊妹律斷一操備人等犯笞杖罪令贖鈔有無力者監繫不得歸結請依在逃律許的決帝皆從之

申嚴勛戚家人倚勢擾民之禁

給事中楊褫言方今弊政莫如貴戚家人之害人請重爲禁約凡皇親所招無籍之人依詐冒投充例論罪法司議請令後生事害人者除眞犯死罪外徒以上于所犯地方枷一月發邊衛充軍情重并逃回再犯者枷三月發遣家長故縱及官司畏避者通行參奏仍榜示通衢從之

六月定訐告原問官罪例

先是成化間定議凡訐告原問官司者覈究得實然後逮問至是南京御史王良臣按指揮周愷等怙勢贜賄愷等遂訐良臣詔下南京法司逮繫會鞫侍郎楊守隨言此與舊章不合請今後官吏軍民奏訴牽緣別事摭拾原問官者立案不行所奏事仍令問結虛詐者擬罪原問官枉斷亦罪乃下其議於三法司法司覆奏如所請從之

七月嚴藏匿盜賊之罪

巡撫張本奏江南諸盜皆由巨室藏匿分贓遂至猖獗今獲匿主五人亦問擬斬罪比例梟首示衆法司會議

以爲宜從之

十月申明殺人不同謀及臨時拒捕之律

御史魏紳奏在外有司問故殺鬬殺其助殺之人俱擬爲從坐以流罪又竊盜臨時拒捕不得財者止作犯罪拒捕科斷其拒捕不係臨時者或反坐斬罪俱不合律意於是法司覆議令今後凡故殺鬬殺正犯坐擬斬絞其有同行之人本非同謀而但不勸阻者止問不應杖罪竊盜者臨時拒捕雖不得財亦坐以斬庶律意不違

帝從之

十八年二月定南京決囚之例

南京刑部奏決不待時者三人大理寺已審允下法司議謂在京重囚間有決不待時者審允奏請至刑科三覆奏或蒙恩仍監候會審南京無覆奏例乞俟秋後審竟類奏定奪如有巨憝難依常例者更具奏處決請著爲令從之

續通典武宗正德元年復設西廠

續通考五年三月閣臣奏請改定近例

時寃獄衆多大學士李東陽等因風霾上言請王府逃校窩主隣佑連累者乞釋放傾使假銀僞造印信舉放私債乞照本律問罪餘皆放免充軍正犯已故無子婦人一應家屬乞免遣死罪重訴三次者乞免加罪婦人無夫者乞免配邊軍凡犯罪家產除重罪外乞免沒官南京見監罪囚乞照熱審事例奏奪文武官罰米家貧者乞展限仍免倍納各處獲盜數多不免寃抑乞令研審毋得妄希升職免罪從之

十年六月詔凡侵盜部解官物照侵盜倉庫科斷

十三年九月定子弟刼父兄罪例

時有子糾他人刼其父及兄者刑部循例以同居卑幼引他人爲盜及私擅用財擬罪止徒杖大理卿劉玉奏律以彌教此人倫之變如前擬是置倫理於不論盜賊益肆而莫禁矣於是改擬重罪著爲令

十六年十二月禁武臣濫刑

御史姚謨奏言各將領於所轄官軍除臨陣退縮許用軍法外其餘有犯止用常刑如酷用非刑致損人命聽撫按糾舉論罪

世宗嘉靖二年十月令決囚務於未刻前畢事

先是宏治十六年法司言近時重囚臨決復請展轉稽候常至夜分或有他虞請令決囚有抱訴鼓狀者俱於午前封進午後不許重訴從之至是御史陳迴復言慎刑之道在審初不在臨刑正統年間有批予留人事例以致富囚多圖僥倖貪緣請託萬一奸黨乘稽昏黑意外求生雖罪監臨亦損國威今後決囚前期一日該科覆奏畢即給駕帖取囚赴市行刑限未刻前畢事如有鳴鼓訴寃許三覆奏前封進奏後無得輒受違者坐罪從之

續通典三年十一月詔今後除反逆緣坐外凡減死永遠充軍未遣而死獄者俱免句補

續通考五年九月申明訴寃之例

先時帝諭法司刑官任意偏聽或徇私受囑致令負寃輒入禁中申愬至有自縊死者良可憐憫宜即申明律例戒諭所屬如各犯申愬得實原問官從重究治容情不參奏者一體治罪於是都察院如諭申飭但民人寃抑止許赴通政司或登聞鼓下投遞有擅入禁門叫訴及摭拾辱駡原問官及挾制官吏者并主使之人俱重治帝是之命榜示遵守

續通典六年七月令天下有罪應充軍者斟酌律例從宜編發遠不過三千里程不過一二月無使軍人走死解戶貽累

續通考七年正月罷官校提人之例

給事中蔡經言國家內設法司外設撫按按察等官皆爲陛下奉三尺法者故內外有犯責之推鞫在諸臣亦足辦之矣今陛下時差官校逮繫此屬假勢作威淫刑黷貨譬則虎狼蛇虺咸被毒螫願自今罷勿遣刑部侑

書胡世寧請從其議帝納之

四月嚴妄殺報功罪例

尚書桂萼言備盜之官有司多羅織平民軍職多妄報首級並宜究治自後凡以妄殺報功者依故殺抵罪下所司議行

八年三月申官吏貪酷及故禁故勘諸律

刑部覆詹事霍韜疏言官以贓敗及故禁故勘平人致死者律當絞斬後人惡其厲已於贓罪得贖刑而致人死者置之不問以致贓暴之吏得肆帝是其言詔今後官吏犯枉法贓者追贓入官仍問軍發遣酷刑致死人命雖因公亦照例爲民其故禁故勘者論如律至萬歷三年九月吏部侍郎何維柏言凡守令贓私顯著者將所犯贓私追還并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回籍爲民官吏因受人財及法外用刑增減人重罪至死者坐以死罪從之

續通典十五年七月詔自後有犯辜限外人命者俱遵律例議擬奏請定奪

二十年十月詔自後有私以首功相鬻者不分受財與否俱問發充軍

二十二年二月令自今犯僞茶五百斤以上者本商與轉賣之人俱謫戍近衛原係近衛者調邊遠主家匿僞茶至千斤以上者亦依前例編發其不及數者比私鹽律

續通考二十二年四月定僞造文書事例

時有僞造察院文書畫押者刑部擬以盜用印信律大理寺駮之詔法司會議尚書聞淵等議文書以印信爲重押字次之今後盜用印信即無押字俱坐杖流若止犯押字不必概用前律又如有詐爲衙門關防俱比各衙門印信擬罪凡盜用棄毀僞造悉與同科詔從之著爲令

二十八年詔增定問刑條例

刑部尚書喻茂堅言自宏治間定例垂五十年乞敕臣等會同三法司申明問刑條例及嘉靖元年後欽定事例

永爲遵守宏治十三年以後嘉靖元年以前事例雖俱詔革除顧有因事條陳擬議精當可採者亦宜詳檢會茂堅去官詔尚書顧應祥等定議明年十二月進呈刊布增至二百四十九條詔有任情妄引者重治至三十四年二月刑部尚書何鰲奏上九事一凡犯姦緦麻以上親之妻及妻前夫之女同母異父姊妹者姦夫近衛充軍婦女離異歸宗聽夫嫁賣一凡用財冒襲軍職者俱依成祖欽定妄告冒籍不實之官并保勘官俱罷職揭黃永不得襲若有贓以枉法論一凡宗室悖逆祖訓出城越關赴京者即奏請先降爲庶人送回一宗室互相訐奏行勘未結而輒誣奏勘官及以不干己事揑奏者不論事情輕重俱寢不行一軍職犯死罪及充軍者子孫俱不許襲一沿邊總兵以下官員但有科斂入己贓至二百兩以上戍邊四百兩以上梟示一沿邊沿海寇至不能固守致賊陷入衛所掌印官與捕盜官俱比守邊將帥失陷城塞律斬府州縣降級別用其府州縣原無衛所專城之責者如有前項失事不分邊腹掌印捕盜官俱比牧民官激變良民因而失陷律斬一凡搶奪至三次犯罪者俱比竊盜三犯絞罪奏請定奪一凡軍職有犯倚勢役占并受財賣放餘丁至三千名以上致廢防守俱比賣放正軍包納月錢至二十名以上事例罷職戍邊議入皆允行

三十九年八月詔允條陳問刑三事

給事中侯廷柱言一南京刑部各司官有擅受民詞不由通政使及各衙門參送者有獄成徑自發遣不關白本堂者又有已經大理寺評允而改變情節者夫兩京一體三尺法當與共之請嚴禁一斷獄慎於初情屍傷憑之檢驗近者專委之各城兵馬司以致吏書仵作相比爲奸宜令覆覈一聽斷宜速今一人繫獄動至破家在歇家有保頭之例在守門有門禁之擾在皂卒有杖頭之錢在庫役有掌櫃之號此其弊端皆由於聽斷不速宜懲一戒百詔允行

穆宗隆慶三年正月更定買休賣休律

大理寺少卿王諍言問刑官多違背律例獨任意見如律文犯奸條下所謂買休賣休和娶人妻者本指用財買求其妻又使之休賣其妻而因以娶之者言也故律應離異歸宗財禮入官至若夫婦不合者律應離異婦

人犯奸者律從嫁賣則後夫憑媒用財娶以爲妻原非姦情律所不禁今則概引買休賣休和娶之律臣不知其所謂時刑部尚書毛愷力爭之廷臣皆是諍議得旨買休賣休本屬奸條今後有犯非係奸情者不得引用

五年四月刊布律例諸書

刑科給事中王之垣等言律解不一理官所執互殊請以大明律諸家注解折衷定論纂輯成書參以續定事例列附條例之後刊布中外以明法守仍乞申飭中外有司及今科進士各熟讀律例從之萬歷二年五月給事中鄔昇等又請將大明律注參酌考訂并續增條例詳議上請共成一書頒行中外部覆律經聖祖神謀參酌原無微文隱義諸家各執已見衆訟紛如竊恐巧文之吏任注釋而背律文猶經生棄經任傳弊不可言矣至于問刑條例乃採之累朝詔令及廷臣建白可補律文之所未悉自嘉靖三十三年後未經補輯合將嘉靖三十四年後與刑名相關事體參定附續刊布中外報可

續通典六年正月令刑部申飭諸司參酌律令可矜可疑剖析情罪毋致牽混又申飭問刑官毋得輕出具雜議篇

續通考神宗萬歷三年五月嚴禁三司首領州縣佐貳官貪污不職除照例追贓問遣外正官不行舉報者倣古連坐法參論罷黜

續通考七月令巡城御史不得擅問官軍

時號頭指揮李清以私債事與人詰告巡城御史拘清刑責事聞帝命今後三營官軍有犯非命盗事情須關白總協大臣不許徑自勾攝

九月申嚴貪酷之律凡守令贓私顯著者追贓並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回籍爲民官吏因受人財及法外用刑增減人重罪至死者坐以死罪

續通考五年八月詔治隱匿盜情者罪

時南直隸上海縣有盜三十餘人進刼塲官殺死家屬事聞得旨撫按官嚴督兵備等官整飭武備有司有隱

匿盜情反累失主者參奏重治後六年七月刑部覆議御史崔廷試疏捕盜官平時不能謹嚴以消未形之患及至失事多方寵訪刻意追求止圖免罪邀功但有捉獲即嚴刑拷訊飾假爲眞自後令所獲人贓呈送正官研審倘係捕役冒功仇家攀陷辨釋治罪帝允行之

六年十二月嚴私鑄律

詔以京城內外錢法壅滯重困小民今後再行申飭各地方有犯私鑄及倡言阻撓者除爲首依律論死餘各問罪不貸

七年三月改侵盜錢糧加侵盜邊海錢糧一倍者罪照邊海事例著爲令

舊例盜銀二百兩糧四百石者罪論斬此在邊海行之以比腹裡較重也御史胡執禮見腹裡侵盜者多欲以此例行之部覆以爲太嚴議盜銀四百兩糧八百石者罪如之仍責限一年完贓者准改戍過限不完者處斬餘拘親屬追賠後十一年六月科臣有言律文侵盜錢糧皆准徒五年後因輕易犯復設條例永遠充軍近御史胡執禮請將侵至四百兩以上者照邊海事例處斬竊謂充軍下死罪一等而永遠世世勾補與死埒矣宜仍照原定條例新例停止從之

五月定廣東盜珠罪例

刑部奏廣東珠池之盜因無律例概以強盜坐之似屬過重今議比常人盜官物併贓論罪免刺仍分爲三等其拒捕者爲一等首從俱遠戍若殺傷人爲首者斬不曾拒捕聚衆至二十人以上珠値銀二十兩以上者爲二等爲首者戍爲從者枷號三月照罪發落人與珠俱不及數者爲三等爲首者初犯枷三月若假以盜珠爲名刼客商船隻及人財物者俱依強盜論

十月申明武職犯贓罪例

總督劉堯誨上言查問刑條例凡衛所職官賣放正軍包攬月糧至二十石以上者罷職發邊衛守禦凡沿邊地方副總等官但有科斂及扣減入己贓私至二百兩以上者發邊衛永遠充軍四百兩以上者斬首示衆請

通行沿海地方犯者照例究處從之

十一年五月禁革訪察科罰等弊

兵科給事中孫瑋奏一廠衛受詞當禁言廠衛當遵照勅書察訪不軌妖言人命强盜重事其軍民詞訟不宜干預一訪察當愼言訪察法行株連人衆往往無辜入羅而吞舟者竊笑乞勅撫按不必概行訪拏一濫罰當懲言民窮財盡依律科罪猶懼不支乞嚴禁罪外濫罰一立枷當革言立枷三百餘斤用木柱之其人晝夜跂立無不立死乞勅法司毀不復用帝命枷號重懲兇惡宜照舊廠衛著照勅旨行事在外訪察科罰等弊依議禁革

十二年十二月嚴私行披剃之禁

戶部尚書王遴言洪武二十七年禁僧道募化私創庵堂者戍永樂元年禁軍民私自披剃者戍今邪教盛行私會香錢者借貸典賣以應民俗奈何不窮且盜也今後凡披剃年四十以下并無度牒者放歸農或遞還本籍或收入里戶私會者坐以左道惑衆之律帝命議行

十三年四月問刑條例書成

刑部尚書舒化等輯嘉靖三十四年以後詔令及宗藩條例軍政條例捕盜條格漕運議單與刑名相關者律爲正文例爲附注凡三百八十二條刊布中外問刑衙門奉書從事

九月申明刺字事例

刑部尚書舒化奏刺字之法所以懲盜凡盜賊犯徒罪以下者不問贓數多寡並從刺字監守常人盜二條據律各載刺字之文而滿貫罪至斬絞者從無刺字之例今後除各盜犯該徒罪以下刺字外其雜犯斬絞准徒者俱照舊免刺得旨軍官軍人犯該徒流律並免刺以後文職照軍官一體行其餘俱以盜論及雜犯斬絞准徒者俱盡本法刺字著爲令後十二月刑部以律文內監守常人盜俱於右臂刺盜官物三字又有以盜論者刺字准盜者免刺載諸名例甚明然二百年來以盜論者亦未以刺字之法繩之蓋盜賊與侵欺犯自不同故

與眞盜之罪終屬稍閒且今犯法者有議贖之條竊盜不准贖刺配亦所甘心若糧里庫役有力者准贖矣又從而刺之不亦甚乎得旨盜犯贓貫原有正律以從眞盜實贓不論犯徒減徒務遵前旨其查盤坐侵等項准照舊免刺

十五年十月定在外法司單奏例

左都御史吳時來言在京惡逆與强盜眞犯雖停刑之年亦不時處決迺凶惡至於殺父即時凌遲猶有餘憾而在外此類反得遷延歲月以故事當類奏無單奏例耳夫單奏急詞也類奏緩詞也如此獄在外數年使其瘐死何以快神人之憤哉今後在外凡有此者御史單詳到院院寺單奏決單一到即時處決其死者下府州縣戮其屍庶典刑得正旨下部寺酌議從之

二十一年九月命榜示省刑條例

刑部尚書孫丕揚言一律例原無宜省刑四條勿用磨骨釘寸寸緊夾棍勿用數百斤三四人立枷勿用帶根板水缸杖生樹棍勿用腦箍竹簽嘴掌背花二倫理當重宜省刑四條父子兄弟告者恕父兄刑夫妻尊長告者恕夫與尊長刑子弟替父兄誣告者省子弟刑妻妾替夫誣告者省妻妾刑三刑流防過宜省刑四條先枷撻者後莫枷撻人枷撻者我莫枷撻已刑下體莫刑上體已撻輸家莫撻贏家四情偏防過宜省刑四條勿偏聽原被告加刑勿過疑證佐加刑勿出我聰明加刑勿怒人强項加刑五避天時宜省刑四條早辰宜省刑寒暑宜省刑霜雪宜省刑節令宜省刑六體人情宜省刑四條屍親宜省刑口訥宜省刑救尊長者宜省刑訴寃枉者宜省刑七人可矜者宜省刑四條老少者宜省刑飢寒者宜省刑病初愈者宜省刑殘廢篤疾者宜省刑八人可疑者宜省刑四條官員宜省刑生儒宜省刑婦女宜省刑賊情曖昧者宜省刑帝命通行榜禁

續通典三十七年四月增定失陷從賊罪例凡大小文武官員被賊攻陷城池不即拒敵輒怯死從賊導引焚劫有顯跡者斬秋後處決

三十八年六月定軍職犯盜自首降襲事例凡自首免死者應襲之人降一級承襲

熹宗天啟三年十二月魏忠賢提督東廠具峻酷篇

七年十二月時莊烈帝己卽位令法司等衙門究治罪人據律用本等刑具永革大枷不得復用

續通考先是劉瑾創爲立枷至忠賢益爲大枷又設斷脊墮指刺心之刑中外側足都人至不敢偶語莊烈帝在藩邸稔知其惡至是詔法司革之

續通志天啟時魏忠賢以秉筆領廠事用衛使田爾耕鎮撫許顯純之徒專以酷虐鉗中外東廠之屬無專官掌刑千戶一理刑百戶一亦謂之貼刑皆衛官其隸役悉取給於衛最輕黠猥巧者乃撥充之每月旦廠役數百人掣籤庭中分瞰官府其視中府諸處會審大獄北鎮撫司考訊重犯者曰聽記他官府及各城門訪緝曰坐記某官行某事某城門得某姦胥吏疏白坐記者上之廠曰打事件至東華門雖夤夜投隙中以入卽屏人達至尊以故事無大小天子皆得聞之衛之法亦如廠然須具疏乃得上聞愍帝卽位誅魏忠賢而王體乾王永祚鄭之惠李承芳相繼領廠事告密之風仍未嘗息

莊烈帝崇禎二年三月定逆案時魏忠賢等皆伏誅帝命刑部尚書喬允升等審定姦黨自崔呈秀以下定爲六等詔示天下

續通典十一年定編遣事宜以千里爲附近二千五百里爲邊衛三千里外爲邊遠其極邊烟瘴以四千里外爲率止拘本妻無妻則已不許擅句親鄰如衰痼老疾准發口外爲民

續通志冬以彗見停刑其事關封疆及錢糧勦冠者詔刑部五日具獄又諭兵部編遣事宜以千里爲附近二千五百里爲邊衛三千里外爲邊遠其極邊烟瘴以四千里外爲率拘本妻無妻則已不許擅句親鄰如衰痼老疾準發口外爲民十四年刑部尚書劉澤深復請議定問刑條例帝以律應恪遵例有上下事同而二三其例者刪定畫一爲是然時方急法有司救過不暇議未及行十五年御史楊仁愿極陳廠衛之害復切言緹騎不當遣帝諭東廠言所緝止謀逆亂倫其作姦犯科自有司存不宜緝并戒錦衣衛校尉之橫索者然帝倚廠衛益甚以訖於亡

皇朝通典本朝國初著爲律令者重罪有斬刑輕罪用鞭扑

天命五年六月　命竪二木於門外凡下情不得上達者書訴牒懸諸木

六年五月　諭凡遇應死應笞應罰之罪如係勤勞有功之人則當死者贖當罰者免當笞者戒飭而釋之

十一年八月申禁貝勒大臣屬下人等有事往屯毋得擅取莊民牲畜供給至田獵採捕不許逐殺麅鹿並禁止邊外行獵違者均治以罪其通商為市漏稅及私往外國交易者並罪之

又定告訐不實反坐之例

又設十六大臣每旗二人聽斷獄訟

十二月嚴私鬻軍器於蒙古諸國之禁

皇朝通考　定嚴宰牛馬驢騾之禁奉　諭馬騾以便馳驅牛驢以資負載羊豕牲畜以供食用各有所宜非可任情宰殺也嗣後自宮中暨諸貝勒以至小民祭祀筵宴及殯葬所用牛馬騾驢永行禁止違者罪之

皇朝通考　三年二月嚴使臣需索之禁凡出差之人有科取民間食物者除凡人照常處分外若係管糧官筆帖式及巡臺人等處死

十月定殺降及刦掠降民者罪凡殺降淫婦女者斬毀廬舍祠宇伐果木掠衣服者鞭一百

又以遣土默特部落逃人諸臣中有不給馬匹及未會集公署者　命畫地為牢禁飲食三日

皇朝通典　四年四月定藏匿姦細者罪

十月定隱匿壯丁者罪

五年七月設刑部承政參政啟心郎等官定家僕訐告諸貝勒離主條例一除八分外有私行採獵者其所得之物入官訐告者准其離主一除八分外出征所獲私行隱匿者以應分之物給眾人訐告者准其離主一擅殺人命者原告准其離主被害人近支兄弟並准其離主仍罰銀千兩一諸貝勒有姦屬下婦女者原告准其離主本夫近支兄弟並准離主仍罰銀六百兩一諸貝勒有將屬下從征效力戰士隱匿不報乃以並未效力之私人冒功濫薦者許效力之人訐告准其離主仍罰銀四百兩一本旗人欲訐告該管之主而貝勒以威鉗制不許申訴有告發者准

其離主仍罰銀三百兩
閏十一月定訐稱喇嘛及私造廟宇者罪並嚴巫覡星士之禁
六年三月　諭凡有訐告諸貝勒者斷離主與否前已詳諭定例其餘彼此訐告者如告兩事以上重者審實輕者審虛免坐誣告罪仍准原告離主如告數欵輕重相符審實一欵亦免坐誣告罪如所告多實及虛實相等原告准離主所告多虛原告不准離主所告兩事以上而輕者實重者虛與告一事而情輕訴重者審實坐被告以應得之罪其原告仍坐誣告罪不准離主若子告父妻告夫及同胞兄弟相告果係反叛逃亾許告其餘不許若有告者被告者照常辦擬原告罪亦同不准離主
四月定軍中擅奪人物者罪爲首者死爲從者鞭一百貫耳鼻
五月　諭凡臨陣退縮者貝勒等奪其部衆軍士處死妻子沒爲奴
十月定行獵爲盜者罪
七年八月頒　欽定法律於科爾沁土謝圖濟農
十月復　宣示外藩蒙古諸國
八年正月定各蒙古貝勒擅奪有夫之婦給配他人及姦拐有夫之婦投別貝勒者罪
皇朝通考二月定喪葬焚衣及殉葬違例者罪
皇朝通典自貝勒以下牛彔額眞以上凡有死葬者許焚冬衣春夏秋衣各三襲庶人各一襲如舊衣不足毋得新製充數若逾定數及無舊衣而新製焚化者被人告發首告之人准離本主將焚化衣服賠出以二分入官一分給首告之人該管牛彔額眞等俱坐以罪婦人有殉葬其夫者仍行旌表若其妻不殉而强逼侍妾殉者其妻論死婢妾違例自殉者棄其尸仍令其家人賠婦人一口入官有首告者將首告之人准離本主夫族兄弟俱坐以罪
皇朝通考崇德元年五月　諭凡傳布訛言者處死
皇朝通典二年二月申嚴劫掠降民之禁諭刦掠降民者該管章京及小撥什庫等一併治罪刦掠之人置之重典

爲首者斬以徇
三年正月定擅奪俘獲婦女者罪
二月嚴出境貨買煙草之禁
六年三月定私縱家人貿易致爲盜者罪
七年五月嚴善友邪教之禁除僧道外凡從善友邪教者不論老少男女殺無赦該管牛彔章京撥什庫及本主不
行察究者一例治罪
八年七月定衝突　儀仗者處死
順治元年五月嚴姦民假託搜捕賊孽互相仇告之禁　諭旗人有强取民間一切細物者鞭八十貫耳
六月定問刑衙門准依明律治罪
七月　諭諸王官民人等有將歸順人民徑充役使及給資貿易占踞行市虧損稅額者置之重典
八月　命法司會同廷臣詳譯明律參酌時宜集議允當裁定成書
九月　命嚴緝姦細及煽惑百姓者治以重罪見聞不首者一體治罪
刑部侍郎提橋疏言五刑之設死刑居二曰絞曰斬明律分別差等我　朝法制罪應死者俱用斬刑請自今以
後麗於重典者仍分別絞斬按律引擬至於應笞之人罪不至死若以板易鞭或傷民命宜酌減笞數以三鞭准
一板從之
定每年元旦令節七日上元令節三日端陽中秋重陽令節各一日恭遇　萬壽聖節七日各　壇
廟祭饗齋戒以及忌辰素服等日並封印日期四月初八每月初一初二日皆不理刑名　敕問刑諸官凡
有以赦前事告訐者坐以違旨處分
二年二月　敕修律官參酌滿漢條例分別輕重差等定杖流絞斬之律
三月嚴民人犯罪投旗之禁

皇朝通考奉　旨凡各省人民有既經犯罪欲圖倖免投充旗下者嗣後得實仍坐罪

皇朝通典四月嚴旗人逼脅民人投充爲奴之禁

又嚴旗人市買民物短價强逼多買及莊頭人等擾害村民之禁

五月　敕法司詳察覆奏朝審熱審停刑舊例

又　敕刑部修律但宜參酌同異刪除繁冗不必過爲紛更

十二月嚴姦民託名滿洲之禁　御史羅國士奏言滿洲僕從約束甚嚴近有姦宄之徒託名滿洲或悍僕借之以欺故主或猾吏借之以凌本官或賤役借之以侮搢紳或亡賴借之以傾富室種種爲害不可枚舉請嚴飭中外以儆刁風得　旨著戶部通行嚴禁違者聽該地方官按律究治事涉滿洲者仍會同滿洲官審問

定刑部不得濫收詞訟奉　諭嗣後民間詞訟在外歸撫按監司在內歸順天府宛大二縣五城如有冤抑赴通政司投告察審送部問擬刑部不許濫收詞訟

皇朝通考三年　嚴漢人雜處旗下之禁

奉　諭京內盜賊竊發皆因漢人雜處旗下五城御史巡捕營官難於巡察之故嗣後投充滿洲者聽隨本主居住未經投充者不得留住旗下如違並其家主治罪工部疎於稽察亦著議處漢人居住地方著巡捕營查緝滿洲居住地方著滿洲守夜官兵查緝

皇朝通志三年除割脚筋法

又舊例犯重辟減等者鞭一百貫耳鼻奏　旨耳鼻在人身最爲顯著此刑永革除之

皇朝通典四月除貫穿耳鼻之刑舊例凡死罪減等者鞭一百貫穿耳鼻至是停止

五月　大清律成　命頒示中外

定五刑之制一曰笞刑自一十至五十每十笞爲一等凡五等用小竹板折責每十笞責四板旗人犯笞者以鞭代之二曰杖刑自六十至一百每十杖爲一等凡五等用大竹板折責折數與笞刑等三曰徒刑發本省驛遞自一年

至三年每半年爲一等凡五等各依年限應役役滿回籍五徒各予以杖自六十至一百有差到配折責四曰流刑安置遠方終身不返分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爲三等並杖一百到配折責五曰死刑曰斬曰絞皆有立決監候之別五刑之外有較流徒加重者曰充軍發邊遠安置謹按康熙年間復定爲五等曰附近曰邊遠曰極邊曰邊衛曰煙瘴曰邊外爲民發邊外安置曰雜犯流罪准徒四年曰雜犯斬絞准徒五年死刑之最重者爲淩遲爲梟示

又定獄具之圖一曰板以竹篦爲之大頭徑二寸小頭徑一寸五分長五尺五寸重不得過二斤一曰枷以乾木爲之長三尺徑二尺九寸重二十五斤一曰杻以乾木爲之長一尺六寸厚一寸一曰鐵索以鐵爲之長七尺重五斤一曰鐐以鐵爲之連環重一斤徒罪以上用之命盜重案供辭不實男子用夾棍以梃木三根中木長三尺四寸旁木各長三尺上圓徑一寸八分下方闊二寸自下而上至六寸於三木四面相合處合鑿圓窩徑一寸六分深七分婦人用拶指以圓木五根爲之各長七寸徑圓各四分五釐

定刺字之法凡重囚應刺字者旗人刺臂奴僕刺面民犯徒罪以上刺面杖罪以下刺臂再犯者亦刺面逃犯刺左餘犯刺右初犯刺左者再犯累犯刺右初犯刺右者再犯累犯刺左字方一寸五分畫闊一分有半

六月定者民連坐之法

皇朝通典四年九月

命嗣後夥盜誅其尤者二人獨行攘竊者斬無赦

皇朝通志定凡民人犯杖罪用竹板折責旗人旗奴以鞭代不折責

皇朝通典五年五月嚴私藏兵器之禁

七月

敕各官於該管地方嚴察盜賊失舉報者俱治以罪窩盜之家處斬鄰佑十家長概不姑宥

七年二月定章京以下披甲人等買喀爾喀厄魯特駝馬禁例

四月定隱匿錢糧者殺無赦仍籍沒家產人口入官

八年七月

敕在京問刑衙門滿漢諸臣有犯必奉旨革職毋得徑行提審定投充旗人生事害民者本犯正法妻子家產入官本主及該佐領知情連坐本主不知情本犯罪不至死者不在此例

八月增設刑部理事官十四員

皇朝通志八年　諭天下罪囚死于囹圄者何限有死于疾病有死于飢餓有死于刑拷有死于官吏虐害囚徒之陰謀諸如此類未可悉數朕心惻然在昔有司濟以醫藥給以口糧非刑有禁淩虐有禁內外交通毒謀陰害有禁督撫巡按時加申飭該道府親爲稽察州縣有犯前弊分別叅處庶獄囚不致無故枉死用昭朝廷法外之仁

皇朝通典十年正月停大臣犯罪鎖禁發門之例

三月定宗室有犯除大罪請　旨定奪外餘皆斟酌輕重永除鞭鎖之條

十一年四月刑部奏旗下武職官員犯罪重大者先交兵部議革後交刑部辦理緣事應贖身者照漢官例改爲罰俸從之

十二月始置督捕衙門專理緝逃捕寇事務設督捕司獄司置司獄二員

十二年正月　命有司講說律令

八月定地方官擅取監犯病呈致死者依謀殺人律擬斬獄官禁卒聽從指使下手者依從而加功律擬絞

十月定滿洲世職官員犯罪降革之例　諭刑部曰朕覽參劾貪官本章贓私盈千累萬及問結擬罪往往脫卸於衙役官旣以贓輕免死而該役又止坐無祿輕條案墨未乾伊等卽鑽營別衙門充役縱橫盤踞播惡無窮不加嚴處何以除民害而肅紀綱嗣後內外問刑衙門審究蠹役計贓定議不許援引無祿輕條凡情罪重大者分別絞斬其餘俱流徙該部卽載律例內仍飭通行又　諭每年六月內審定立決重犯俟七月具題正法永著爲例

十二月　頒行滿文　大清律

十三年正月嚴衙門蠹役之禁

四月　諭有擅入禁地聲冤抹項揑欵誣告者概不准行照律從重治罪

五月定隨征軍士私自逃回初次者鞭一百遞發往軍前二次者正法

六月刑部條奏四事一旗下人犯充軍流徙罪止行鞭責以致姦宄無所懲創今後犯軍罪者枷三月犯流徙者枷兩月犯徒罪者枷一月仍照數鞭責職官本身及妻子俱照例准贖一竊盜例應刺字因久未舉行盜不知警今後應照例刺字三犯者絞監候秋後處決一旗下人白晝搶奪者應枷號鞭責初犯刺一臂再犯又刺一臂三犯即行正法一滿洲家人私結夥黨指稱隱匿逃人索詐民間財物三人以上為首者以光棍律正法為從者係民人責四十板邊衛充軍旗人枷三月鞭一百如止二人依為從律得　旨永著為例

八月定惡棍設法索詐之罪不分得財與未得財為首者立絞為從係民人責四十板邊衛充軍旗人枷三月鞭一百

九月山東巡按劉允謙奏斬犯盧書周一聘絞罪犯官張暉多贓未完請監候追完處決得　旨貪官污吏問擬秋決即按期處決何得以追贓未完又請監候以後凡係貪污應秋決者不許再請停決著為例

十一月嚴地方官隱諱盜賊之罪

十四年二月更定滿洲隱匿逃人之律

七月刑部審擬盜犯塞秦等應斬決援祖父伯叔兄弟陣亡例請從末減得　旨盜案所犯重大豈可以祖父伯叔兄弟陣亡減死以後强盜不得援免

十一月申定私鑄錢文律

十二月宗人府議定郡王以上有大罪赴衙門審問小罪就其府第問之

十五年五月定行財說事及番役私拷之罪　諭近聞姦徒假冒逃人詐害百姓或借名告假還家結連姦惡將殷實之家指為窩主或原非逃人冒稱旗下在外嚇詐轉騙不已或有告到督捕買主冒認指詭名作真者或有聲言赴告在地方官處稟拿嚇詐良民者或告假探親肆行指詐及領本貿易縱夥攀害種種詐偽深為可惡今後凡有逃人本主即報明本固山額真梅勒章京牛彔等官將逃人之主及逃人姓名具印結投部如逃後日久方報及獲逃人稱係伊家人者不准給主著入官直省地方有旗下告假私出妄為及冒稱旗下羣姦橫行者著該督撫

嚴行訪拿解部查明並將家主從重治罪

八月定理藩院大辟條例凡發貝子塚者截殺降人爲首者刦奪死罪人犯爲首者公行搶奪財物者與逃人通謀給馬匹遣行者挾仇行害放火燒死人畜者臨陣敗走者故殺人者俱處斬夫私殺其妻者盜人口及駝馬牛羊者誤傷人命無中證可據有應坐故殺償命者俱處絞又鬬毆傷重五十日內死者行毆之人處斬

十二月定旗下投充人等有犯强盜者該撫按親審具題請 旨正法其餘罪犯仍令解部審理

十六年閏三月申定誣告之罪

皇朝通考刑部議覆御史傅扆疏言誣告之徒若不立法嚴懲恐刁風難息嗣後有誣告人笞杖徒流等罪應照律加等科斷不准折贖誣告人死罪已決者反坐論死監候未決者本犯杖一百發邊衞充軍如以不赦罪誣人者雖遇赦不宥其誣告叛逆被誣之人已決者本犯擬斬立決未決者擬斬監候不得株連妻子家產如告人不即赴審輒行脫逃者將被告及證佐釋放本犯獲日不與審理仍以誣告擬罪從之

皇朝通典九月嚴禁積竄棍徒窩訪賣訪犯者以光棍律治罪兵部以京城被盜傷人擬該管扎蘭達奪俸撥什庫鞭責 上以所議太輕 命將扎蘭達革職撥什庫送部擬罪

皇朝通考申定查解逃人事例先是順治九年議定凡州縣官地方逃人一名至十二名罰俸有差十三名降一級調用查解逃人十二名至二十四名紀錄有差三十六名俟陞轉之日加陞一級知府知州則視其所屬州縣隱匿查解之多寡定其降罰紀錄陞級有差督撫亦視其所屬地方報解隱匿之多寡併議功罪武官營伍中有逃人冒名充兵者隊長百總把總外委責四十板至二十五板有差其衞千總守備都司遊擊降罰紀錄加陞照州縣例該管副將參將照知府例提督總兵官及掌印都司照撫按各道例尋又議凡隱匿逃人無論滿漢或係傭工或賃房屋與住有保人者罪坐保人傭工賃房之家及地方官鄰佑十家長俱免罪如無保人容留過十日者坐隱匿之罪逃人投宿店家越十日者店主治罪地方官查送者紀錄夫妻父子同逃俱行歸來者隱主免查如半歸半留隱主鄰佑十家長照例治罪其逃人自回無隱主者兵部徑行歸結至十四年更定州縣官查解逃人至十五

名加一級三十名不論俸滿卽陞知府三十名加一級六十名不論俸滿卽陞道員四十五名加一級九十五名不論俸滿卽陞巡撫巡按七十五名州縣解赴十五名紀錄一次一百五十名至三百名加級有差總督一百五十名至六百名紀錄加級有差仍准功過相抵州縣解赴十五名後地方窩逃一名者功過不准相抵仍革職其知縣以上總督以下罰俸降級俱照先定例營伍等官功過照文官例其已獲逃人併窩主俱解督捕衙門審理民人首告逃人者如係挾仇誣害責四十板枷號一月民人自首身係逃人借端行詐者責四十板妻子家產人口入官其各處解來逃人審結後鞭刺給與伊主官員子弟逃走者亦照例鞭刺至是又定刺字逃人私出境外其經過州縣未能拏獲各官雖有查解之功應加級陞轉者不准提敘仍罰俸半年各省道員責令嚴行保甲如所屬地方有失察逃人道員降級留任降後查解至四十五名復還原級逃人出邊或在　盛京與未到京之先逃走者免刺字仍鞭一百給原主如無主逃人應入官者免鞭刺其畏罪潛逃或往屯過限十日之內拏獲者止鞭一百過十日者鞭刺

皇朝通典 十七年三月定訟師訟棍串通衙役誆名誣告詐財者照光棍例三人以上爲首者立絞爲從者責戍鑄稽察刑部送審告訐等事關防給在差刑科官四月校定律例以　盛京定例及屢奉　諭旨並刑部定例分晰纂入律各款繕寫滿漢文冊進　呈七月嚴問刑官濫用夾訊之禁

十八年二月　聖祖仁皇帝御極定光棍招搖嚇騙挾詐官民以强盜律擬罪

定校尉干連詞訟不服拘提之禁兵部議覆巡城御史徐越條奏校尉干連詞訟不服拘提應令承審衙門移關該衞提究如有其親屬冒稱校尉名色者巡城御史提究重處得　旨嗣後校尉犯罪先拏議罪後移文鑾儀衞

三月嚴姦民隱匿赴控之禁定盜犯引線者罪

十二月　諭向來死罪重犯因定有祖父伯叔兄弟陣亡及身有重傷者免死一次之例以致惡人預知定例希圖倖免以後死罪犯人該部不得論功議免著照應得之罪擬定題請應否准其論功候旨定奪定審問官有擅用匣床捕獲强盜有妄用腦箍毛竹連根大板及竹籤烙鐵等刑致斃人命者從重治罪

康熙元年正月定追贓不完之例

二年二月定流犯身死妻子免遣之例

三年二月申定過失殺人之律先是　國初舊制凡過失殺人者鞭一百賠人一口至是刑部議准凡旗下過失殺者仍照　盛京定制鞭責賠人民人責四十板追銀四十兩給死者之家旗民有彼此過失殺者俱照給銀四十兩之例免其賠人謹按康熙七年定例旗下亦免賠人照律追埋葬銀十二兩有奇給死者之家

五月定致死流犯之例妻家奠兔女僉發致死其夫者以謀殺論惡棍冀得犯人妻設謀致斃本犯者照光棍例立斬

七月定例凡私行買贖發遣逆犯家屬者官員革職旗人枷兩月鞭一百民人杖一百流三千里

十二月兵部督捕侍郎馬希納請嚴姦民誣告逃人之禁得　旨嗣後首告逃人在某處某家者將首告之人拏送地方官止令窩隱之人出質若無逃人而挾仇控告或牽引妄扳加等治罪

皇朝通考禁木籠之刑御史姚延啓奏言江南浙江等省有獄卒苛索不遂創爲木籠上下分數層納囚其中不能屈伸大暑炎暑穢氣薰蒸轉成疫癘多致斃請　敕部嚴禁從之

皇朝通典四年二月　諭凡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若祖父母父母老疾家無次丁開具所犯罪名奏聞律文有者著照律行其犯贓等罪流徙人犯取具地方官印結或照律留養或仍流徙請旨定奪

皇朝通考　敕部定大功以下緦麻以上親族相繼代告者旗人枷號四十日鞭一百民人責四十板徒三年無服兄弟代告者分別旗民枷責流徙所告之事俱不准行

皇朝通典五年三月　諭凡搶奪婦女拐騙幼童本犯從重治罪如係旗人將佐領及伊主一併治罪所屬地方不行查拏該管巡捕官亦並治罪五月定奴僕行盜處分家主照旗人犯盜議處撥什庫之例

皇朝通考六年嚴遞解逃人騷擾地方之禁時有遞解逃人經過城邑村莊嚇詐搶奪及解役縱放逃人借端枉道村莊同謀挾詐害民者　上以此皆由地方官起解逃人時不嚴禁解役不將逃人嚴加桎梏之故

特諭嗣後逃人及解役若於所過地方騷擾者鎖拏送京治以重罪若原起解官不嚴禁解役經過地方官不行查拏事發嚴治其罪

嚴採捕鷹鷂騷擾地方之禁戶科給事中查培繼奏浙省海鹽縣鷹戶勾通營兵結連惡黨指官捕鷹百十成羣分投鄉鎮遍擾民家請　敕嚴禁奉　旨嗣後如仍前弊將該將軍督撫總兵官副都統協領等從重治罪

嚴强占關津之禁戶部議覆左都御史王熙疏言凡王公以下文武各官家人强占關津不容商民貿易者在原犯之地枷號三個月係民責四十板旗人鞭一百其縱容家人之藩王罰銀一萬兩公罰銀一千兩俱將管理家務官革職將軍督撫以下文武各官俱革職若兵民商人假稱王公文武各官之名照光棍例治罪貨物入官得旨依議有橫行欺壓者爲首之人照光棍例治罪至十八年又定凡包衣下人及王公大臣家人領貲本霸佔關津者在原犯處所立斬示衆

皇朝通典七年二月停止叩　閽之例先是長安門外豎立石碑凡有寃抑者令其伸訴後以姦人希圖報復揑詞詐害平民或僱人頂告或夥告或夥證屢經　敕部嚴禁違者治罪至是永停叩　閽之例倘有寃抑令照例於通政司登聞鼓衙門控理

八月　命刑部酌定現行則例詳晰分欵陸續進呈

皇朝通考八年嚴投充人等控理前事及代親屬告訐之禁刑部題旗下有民人投充及賣身旗下之人多以從前舊事赴部控理并倚恃旗下代親屬告訐者請嚴加禁止凡此等告控不得准理從之

嚴定監犯踰限不審之禁　上諭刑部曰監犯踰限不行速結以致獄斃者甚多各犯自有應得之罪未死於法先死於獄殊非愼刑之意其作何嚴加議處詳議定例具奏尋議凡承問各官將正犯俱審取口供限內監斃者免議雖在限內並不審理取供遲延一案之內監斃一二人至三四人者罰俸有差五六人者降一級留任七八人者降二級調用九人以上革職將牽連無干之人監斃一二人者罰俸一年三人者降一級留任四人者降二級調用五人者革職若上司不據實題奏者降二級調用至於取錄口供逾限不結致正犯監斃者照限內不取口供致

死之例處分將牽連無干之人監斃一人者降一級調用二人者降二級調用三人以上革職上司不據實題奏者降二級調用若限內不能完結再行展限仍照限內監斃例處分如在展限外死者亦照逾限例處分從之

皇朝通典六月嚴投充人等控理前事及代親屬告訐之禁

八月申嚴在京文武官緝盜不力之令

九年二月刑部題請嗣後凡隱瞞反叛抄札入官人口者不分男女大小五口以上照隱匿財物至五百兩例杖一百流徙寗古塔四口以下杖徒旗下有犯者枷號發落從之四月嚴犯夜之禁

十年二月兵科給事中王曰溫疏言京中五方輳會之地姦宄叢生無賴刁民多嚇詐告訐及告後潛逃等弊嗣後有原告逃遁者行文本籍嚴拏解京除原坐不議外照所告之罪反坐若曾經使人說合詐索者照光棍爲首例治罪其說合起滅詞訟之人照爲從例從之

七月嚴屬員被劾揭告上司之禁

十月刑部提旗下官員犯罪重大其親父伯叔兄弟陣亡俱免死一次至軍民人等犯重罪者亦照此例從之

十二月定凡滿漢文武官員用非刑者俱革職免其提問

定凡强盜投首如止刦財不曾殺人許令自新其傷人者仍治以殺人之罪

十一年正月定逃人二罪俱發以重者論之例

十一月定刑官妄議株連之禁

十二年七月定交代錢糧徇隱侵挪之例

九月定贓犯產絕具題豁免及先參婪贓審無入已之例

十四年十月申嚴匿名揭帖之禁

十六年正月　　勅部改定方術誘取良人及略賣良人子女之律凡誘取典賣或爲妻妾等事不分所誘良賤已賣未賣爲首者立絞爲從者旗人枷責民人杖流如止一人卽以爲首論被誘之人和同者俱如爲從之罪非

和同者不坐其以藥物誘取者罪如略誘例

十八年二月嚴投營人挾制家主并發人塚墓之禁

八月定衙役詐贓之罪十兩以上者僉妻安插奉天一百二十兩以上擬絞

九月　諭國家設立法制原以禁暴止姦安全良善向因人心滋偽輕視法網故於定律之外復設條例俾其長而知儆免罹刑辟乃近犯法者多朕心深用惻然其定律之外所有新例過嚴者著九卿詹事科道詳加酌定尋遵旨更改條例繕冊奏准刊刻通行名曰現行則例謹按順治元年八月勅修大清律二年律成十七年四月復取盛京定例並刑部定例分斷入律各欽進呈康熙八年命刑部酌定現行則例詳晰分款進呈至是上復命刑部於定律之外有新例過嚴者更改通行

十九年十月嚴旗人私往外省之禁借端挾詐囑託行私擾累小民者枷三月鞭一百係官革職鞭一百不准折贖失察之佐領罰俸三月驍騎校罰俸六月其差遣家僕之人鞭一百係官革職差去之僕枷一月鞭一百又定鑪頭匠役包攬買銅交納者枷責并妻子流徙尙陽堡

十一月定被參官員訐告上司之例

二十年八月嚴刑具不一之禁

皇朝通志　諭聞刑部所用枷有大　厚薄所帶鐵鎖亦輕重不一發在各衙門罪犯輒受門軍污穢嚇詐此等情弊著稽察嚴禁

皇朝通典二十一年六月嚴賣身旗下仍留原住地方擾害之禁

八月嚴巡邏私參官兵誣拿無辜之禁

二十二年申定旗人略賣人口處分之例刑部議覆御史蔣鳴龍疏言舊例略賣人口止將該管官處分未曾定有佐領驍騎校小撥什庫及其家主作何處分之例嗣後城內旗人犯者本佐領驍騎校知而不舉革職失於覺察罰俸一年小撥什庫知而不首枷責失於覺察鞭五十旗下家人犯者家主知而不首係平人枷責係職官革職失於覺察平人鞭五十職官罰俸其城外圍內所住旗人犯者本主照此例議處在屯內住者將屯內撥什庫照佐領下

撥什庫處分關外住之人來京買人口者呈明宛大二縣五城正印官取文契用印稟明該都統咨行兵部給發印票若無印票令其出口守關章京等罰俸一年披甲人鞭八十領出者鞭一百從之

定在京監斃人犯處分之例先是康熙九年定踰限不行審結一案內監斃三人以上者在外承問官及該管上司革職降罰有差　上以內外刑獄事屬一體其在內各衙門及各門監犯致斃處分復　命九卿詹事科道詳議尋議刑部衙門凡審案限內不取供與雖取供不行審結以致犯人並牽連之人監禁斃命或羈門斃命將承審官照外官例處分堂官不據實題參照督撫例處分若禁卒及守門人役將監禁及羈門各犯恣行淩虐致斃處分司獄及城門尉等官斃三四人至九人十人者罰俸有差十一人以上者革職從之

定發掘歷代帝王名臣先賢墳墓者罪凡歷代帝王名臣先賢墳墓令地方官不時查看倘有發掘開棺見尸為首者立決為從者立絞發掘見棺為首者立絞為從者監候絞發掘未至棺槨為首者監候絞為從者充發

定旗下家人及莊頭倚勢害民該管官及家主處分之例刑部議准旗下家人莊頭等在外倚勢害民霸佔子女把持衙門及挐人到家綑縛打死者內包衣人該管官降級留任王貝勒貝子公家人該管家務官降級留任民公侯伯大臣官員家人伊主降級留任係平人鞭責著為令

申定旗下官兵隱匿入官人口之罪議政王大臣等議准凡逆犯應行入官其匠役家屬人口有私帶入京者令其首送到部若已經私放為民者亦令呈首隱匿不首者係官交部議處平人照例擬罪其不行詳查之都統等官交部議處小撥什庫鞭一百各省將軍副都統以下披甲以上總督巡撫以下兵丁以上均照此例得　旨若係將軍等分撥及軍功被傷賞給者仍留與原主餘依議

皇朝通典二十三年十二月申嚴竊盜之禁定誣良為盜嚇詐財物者發寗古塔例旗人發遣本身民人僉妻俱追銀入官定强盜殺人案內如無下手主謀情由准其自首免死發邊衛充軍

二十四年四月定凡有司誣良為盜本官照故入平人例從重治罪督撫審出題參者免議或部院衙門審出或被誣之人告發者將督撫一併嚴議

皇朝通考嚴定貪官不入緩決之例時九卿會議廣東雲南秋審招冊內有貪官八犯奉　諭此等藐視法紀貪汚不悛者祇以緩決故耳今若法不加嚴不肖之徒何以知警此內貪官耿文明等正法外餘俱照議完結

皇朝通典十月理藩院題厄魯特噶爾丹傅碩克圖汗下沙里巴圖爾台吉來使特木把於北館中毆死正白旗人王治民應論死　上命傳諭厄魯特曰爾等進貢來使沿途擾害民生搶掠牲畜朕以爾等遠方之人不諳中國法紀未遽加罪屢從寬免曾經頒旨曉諭今爾進貢頭目並不嚴束僕從任其擾害將內地人毆死干紀甚矣將特木把依律處斬令爾等識之觀之此後其謹遵成法毋得妄行

二十五年閏五月嚴土司番蠻交界地方販賣軍器之禁

十一月定凡蒙古人有擅殺內地民人者不論幾人俱斬其妻子牲畜入官竊盜民人牲畜者為首一人俱絞仍將妻子牲畜入官餘鞭一百罰三九牲畜又凡蒙古私入邊游牧雖不為盜台吉罰三九牲畜寨桑罰一九平人鞭五十仍將所騎馬匹入官其攜帶家口牲畜入邊游牧者不論幾戶俱入官至民人往邊外伐木刈草蒙古有奪其食物者不論幾人將所乘馬匹盡行給還民人仍鞭三十其屬下每犯一次并罰濟農五九牲畜　謹按康熙三十六年又議准凡蒙古食俸王公官員等有罪應議罰牲者免其罰牲九數量罪革俸民人無牌票私出邊口者將妻子一化發往山海關外遼陽等處安插

皇朝通考二十六年申嚴解役凌虐犯人及教唆搶奪之禁奉　諭凡各省解送京師及京師解發各省人犯有解役拷打致死者其所犯之罪不至於死而凌虐致斃殊為可惡刑部會同督捕衙門定議條例尋議凡解部及遞解各犯計程給與口糧凡僉差官役遣有家業正役押解沿途官員詳察有無勒掯拷打之處如或有之即將解役懲治若拷打致死地方申報督撫嚴審從重治罪有教唆犯人通同搶奪者以光棍例治罪其在中途患病者原解即報明地方官驗明出結如未取患病印結途中死者以死者之多寡分別治罪著為例從之

皇朝通典二十七年十一月禁止有司官審案律例兩引

十二月定讐家遇赦復籍口報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二十八年十一月　命察流犯發遣之弊

定强盜自首如傷人不死者擬戍如不曾傷人者擬徒（按十年冬凡强盜殺首如止刦財不曾殺人許令自新其傷人者仍定以殺人之罪）

定强盜年未及歲者被脅同行贓無入己者免死杖流

三十一年五月刑部議太監錢文才毆死民人徐二應絞監候　諭大學士等曰凡太監犯罪斷不可宥朕觀古來太監善良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漸愼之於始縱容姑息侵假事權迨其勢旣張雖欲制之亦無可如何如漢之十常侍唐之北司竊弄威權甚至人主起居服食皆爲所制此非一朝一夕之故由積漸使然也朕聞明代諸君將本章批發委之司禮太監司禮太監委之名下內監此輩素無學問不知理義委之以事其能免於舛謬耶錢文才此案爾等記之至秋審時勿令倖免

十月申拘訊婦女之禁

三十六年五月刑部以內監劉進忠逃出詐議罪奏　旨劉進忠照光棍例治罪嗣後太監有與同罪者以此爲例

三十七年申嚴酷刑之禁

皇朝通志奉　旨各監口有刑具曰大鐐與匣牀無異又短夾棍止長尺許大枷重百三十斤氐樣重板此皆酷虐之刑著嚴行禁止

皇朝通考三十八年嚴蒙古盜馬之例舊例蒙古盜馬人犯擬斬立決康熙二十年　特降恩旨免其處死給與失主爲奴至是理藩院議蒙古盜馬人犯圖薩罪具奏奉　諭往者塞外多盜近朕遣人敎養蒙古申嚴法禁盜賊屏跡四十八旗各獲生理風俗稍醇而圖薩獨先犯禁決不可恕且此法非朕創也　太宗文皇帝時因蒙古等無廬舍牆垣馬匹難養故兩定法以警匪類嗣後有犯者殺無赦

皇朝通典三十九年二月定地方官挪移銀兩至五千兩以上或糧米至六千石以上者革職仍擬滿流不准折贖援赦四十一年四月定父子同犯不准留養之例

十二月禮部議覆朝鮮國之李焞將其國越境殺人之金禮進等擬立斬該管人員擬革職徒流具題應如所請

上曰朝鮮國人越境殺人行刦法所不宥應立斬其該管官李有白等俱從寛免罪朴錫昌等俱革職免其流
徙
四十四年嚴姦胥刪改供詞之禁
四十七年七月定私鑄錢文及工匠人等分別首從斬絞其糧艘鹽船私裝販賣運弁船戶等照私鑄爲首例治罪
定免死減等流犯逃回復犯罪案不論輕重卽行正法又充發人犯在配毆死人者卽行正法
四十八年定兩次竊盜發黑龍江爲奴
五十二年八月定民人控告州縣官暫免解任交布按兩司審明情實再行題參定在部審結事例凡在京旗人在外民人爲地畝房產主僕名分等事冊籍在戶者歸戶部審理其中有互相鬬毆重傷或搶奪等情戶部會同刑部審理
十月定養子開戶及本旗原主互相欺詐之禁
五十二年四月定造作刻印淫詞小說者官員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賣者杖一百徒三年
十二月定追賠贓銀及分賠等項限一年通完死罪減二等軍流等犯俱免罪如不完承追及督催官罰俸有差再限一年追完減等若仍不完軍流充發死罪監追承追官降級留任督催罰俸有差再限一年著落妻子追賠限內能完承追官開復若不完調用督催知府直隸州降級留任司道督撫俱罰俸如果家產盡絕保題豁免後另有房產錢財人口俱入官出結官革職督催知府直隸州降調司道降留督撫罰俸所欠銀米出結官賠補武職亦照此例旗人犯死罪仍監追軍流等犯暫停枷責亦限年追比其佐領驍騎校照承追官參領照知府直隸州都統照督撫布按例
五十五年七月定八旗命案該旗大臣會同刑部審擬定糾衆搶奪稻穀者發三姓給披甲人爲奴
五十六年正月定海船禁例沿海小船偷載米糧剝運出洋大船者嚴拿治罪如將船賣與外國者造船與賣船之人皆立斬所去之人留在外國將知情同往者枷號三月該督行文外國將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斬沿海文武官

員隱匿不報者從重治罪

二月定强盜分首從例

五十七年八月定徒罪以下概免監禁交該佐領及地方官保出候審刑部具題後即行發落定冒充兵丁生事擾民照光棍例治罪

十一月定鬬毆傷輕因傷風及他病死者之例

五十八年定沿海濱江用鎗棍格鬬者爲首杖流爲從杖徒附和未傷人者枷責

五十九年二月定鹽梟就撫復行私販本犯充發科布多烏蘭固木地方

六十年定造言訛詐者發科布多烏蘭固木地方

皇朝通考六十一年十一月　世宗憲皇帝御極定援赦人犯罪之例奉　諭赦罪一款徒開惡人徼倖之門於政治甚無裨益朕即位之初諸臣援例陳請姑用允行實則此等罪人皆其自取並非治之以不應得之罪也此番援赦豁免人等如仍不悛改干犯法紀必加等治罪

定沿海民人越境生事之例禮部議定山東等處沿海地方人民被風飄至朝鮮國境內若並無票文私自越境生事者不必送回許該國王緝拏照伊國之法審擬咨明禮部具題請　旨行文該國於伊處完結

皇朝通典雍正元年三月嚴八旗科派之禁

七月定僞造假銀爲首絞候爲從及知情買使枷杖之例

皇朝通考定捕盜處分及窩盜之罪九卿議覆尚書盧詢條奏捕盜官役設立賞格其窩主發遣黑龍江得旨此議尚未詳盡從來盜案內盜首脫逃報稱病故者甚多如何使盜首必不漏網盜案不致稽遲之處應再詳議至於窩主有窩强者有窩竊者有知情者有不知情者有分贓者有未分贓者律內分別立決監候斬絞以至杖笞開載甚明今概行議遣黑龍江可乎又議獲盜過半免其治罪過半之外拏獲一名賞銀十兩等語夫獲盜過半免其治罪定矣過、之外拏獲一二名即加賞賚不過地方官酌量行之以示鼓舞又何得預定數目援爲定例乎著

再詳議尋議承緝各官不獲盜首者雖獲盜過半仍按限分別議處如盜首果係病故查有實據方准免其處分捕役拏獲盜首令州縣官從優給賞其不獲者將家口監禁勒比至窩盜之家知情存留分別定以杖流存留三人以上者充發三姓地方永著爲例從之

皇朝通典二一年閏四月定私刨人參審結之例

嚴禁運丁私忿持戈放箭殺傷及搶奪民間衣物奉

旨嗣後有似此者該督撫即行奏聞於彼處正法

定銷毀刺字枷責之例

五月　命刊刻毆殺律頒示儆眾

六月定八旗毆死家僕處分之例凡官員違法責打致死及殺死者分三等定以罰俸降革鞭責平人犯者分二等鞭責枷號有致死族中家僕者均從重擬定命案留養追銀給屍親之例

十一月嚴私開奏摺之禁

十二月　諭殺人之犯因親老家無次丁奏請留養然亦須查被毆之家有無父母是否獨子若親老又是獨子一旦被殺以致無人贍養而殺人之人反得免死留養於情理未協應行文直省督撫務將被殺之人有無父母以次成丁之處一併聲明　謹按康熙四年二月定凡死罪非常赦不原者若親老家無次丁准開具所犯奏聞又按六年申定斬絞人犯父母年未七十者不准援請留養

皇朝通考更定逃人例九卿議覆侍郎覺羅塞德奏言逃人之例甚嚴而限期又迫地方官懼罪隱匿反得潛藏應如所奏嗣後逃人在該地方居住已過一年地方官不行拏獲者降一級留任十家長里長鄰居及窩主俱照不應重律責三十板完結不及一年者免議倘過二年發覺仍照從前定例治罪所居之家不知情者免議其逃人在逃所置有產業者將一半入官在逃之單丁男婦年過六十或原有廢疾即未及六十而伊主願令爲僧道者俱免照逃人例治罪若逃後自改爲僧道及故將其身殘毀者照逃人定例從之

禁止强盜滾案之弊奉　諭刑部向來盜案有滾案之弊强盜被獲審實定罪者於別府州縣或鄰省未結案內頭屬他盜供稱同夥州縣官即關提質審一案甫畢一案復起名曰滾案輒轉相連動經年歲或更中途脫逃遂

使已結之案終歸未結劫殺大盜借此支延無所畏懼而州縣官專喜此等供扳可爲獲盜過半之地附會了事此弊不除無以除莠安民爾部定例議奏尋議盜犯審實之後陸續狡供又於某案行劫者概不准行至於扳出夥盜在別處已經審實定罪者不必提審對質但行文問取口供查兩案輕重從重歸結以杜藉案遷延脫逃等弊從之

定一人犯兩案之例官員人等有一人而兩案犯罪者前案罪輕先行提結俟後案審明仍將前案所擬輕罪敘入然後就本案所犯重罪按律定擬如前案已擬重罪後案罪輕於前亦將前案所犯重罪聲明仍歸前案定擬如有數案犯罪者將各案所擬應得之罪俱簡明敘入本內具題請　旨

申定挪移錢糧之罪刑部議奏官員挪移錢糧有多至數萬兩者或以罪止擬流而任意挪用或以罪無遞減而有意不完請嗣後挪移一萬以上至二萬兩者發邊衛充軍（互見徒流門）二萬兩以上者照侵盜例擬斬俱限一年全完免罪二年完者減二等三年完者減一等三年限滿不能全完查未完之數照例治罪從之

皇朝通典三年三月定被逼行竊將強逼之人殺傷分別流徒之例

五月嚴僧人犯法之例

六月定笞杖輕犯及牽連人速結之例

十月　頒行　大清律集解共三十卷律文四百三十六條律後附例八百二十四條分爲三項曰原例曰增例曰　欽定例

皇朝通考又　頒行　大清律集解附例先是康熙二十八年奏准律例書內有仍襲前代舊文而於　本朝法制不相蒙者有明載律文實非通行令甲者請　敕三法司諸臣詳覈將律例之分刊者合之新舊之不符者通之輕重之可疑者酌之務期盡善勒成定本永行遵守三十四年纂成律書名例四十條共六本四十六年纂成　大清律例四十二本至雍正元年奏准自康熙四十七年起六十一年止見在遵守定例並前纂成四十二本一併交與九卿互相參酌考訂畫一繕寫進　呈至是書成　頒行中外凡三十卷通計律文四百三十六條每篇正文後有總註或標舉大意或逐節分疏或釋正文而兼及小註或詮本條而旁及別義異同條貫眉目

并然律後附例共八百二十四條分爲三項曰原例纍朝舊例凡三百二十一條曰增例繫康熙年間見行例凡二百九十條曰　欽定例繫欽奉　上諭及內外臣工條奏凡二百有四條是日奉　諭旨朕覽律例舊文載有八議之條其詞曰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能議勤議貴議賓歷代相沿已久我朝律例雖仍載其文而實未嘗照此行者蓋有深意焉不可不察也夫刑罰之設乃天下之至公至平無容意爲輕重者也若於親故功賢等人故爲屈法以示優容是可意爲低昂而律非一定者矣尚得謂之公平乎且親故功賢等人或以效力宣勞爲朝廷所倚眷或以勳門戚畹爲國家所優崇尤當秉禮守義爲士民倡率乃不知自愛而致罹於法是其違禮而蹈愆尤非蚩蚩之民無知犯法者比倘執法者又曲爲之宥何以懲惡而勸善乎如所犯實出於無心而情有可原則爲之隨時酌量特予加恩未爲不可若欲著爲律是於親故功賢等人未有過之先既以不肖待之名爲從厚其實乃出於至薄也且使恃有八議之條或任意爲非漫無顧忌必有自干大法而不可止者是又以寬恤之虛文而轉陷之於罪戾姑息之愛尤不可爲優恤矣今修輯律例各條俱詳加斟酌以期至當惟此八議之條若概爲刪去恐人不知其非理而害法故仍令載入特頒示諭旨俾天下曉然於此律之不可爲訓而親故人等亦各知儆惕而重犯法是則朕欽恤之至意也

定苗疆禁例兵部議覆雲貴總督高其倬條奏一黔省境接川楚姦棍頑苗互相勾結販賣人口一事最爲地方之害嗣後定例地方官於一年之內有能拏獲積棍頑苗者計人數分別議敘倘不能查緝爲別處官弁拏獲者亦計人數降革至窩藏護送及牽合之人亦分別嚴加懲治其外省客民有買貧民子女者令報官用印不許買至四五人違者仍照興販例治罪一黔省與楚滇粵接壤多民苗互相讐殺搶劫之事嗣後定例夷人越界未曾爲非者拏送本省如係偷搶及助人讐殺者即在拏獲之省審明發落又黔省有拏白放黑之習如被人劫殺力不能復將無干之家奪其人口牛馬投以冤單令代爲報復如不能代其報復則勒索銀兩取贖嗣後定例照應得之罪加一等究擬應如所請從之

嚴僧人犯法之例先是奉　諭朕覽犯案內多有僧人不法者釋氏之教不外清心寡慾戒惡行善四端爲其

徒者雖有爲律爲講爲持誦之不同然莫不以四端爲本至于混跡僧徒實乖僧行飲酒食肉專爲不法有應赴馬流塵頭掛搭闖棍江湖揑怪煉魔潑皮等名色嗣後凡遇緇流犯法須按何名色僧人入案呈奏若既稱戒僧干犯法紀必嚴加治罪至是又奉

諭嗣後凡僧人犯法問擬斬絞發遣軍流充徒枷號等罪者俱勒令永遠還俗至戍所令該管官嚴行稽查其釋罪回籍者地方官嚴行稽查不許復爲僧人著爲例

皇朝通志定各省監獄高築牆垣以資防範其地勢低窪者改造高阜狹隘者酌量寬展

皇朝通典四年正月定官犯侵欺錢糧一千兩以上者照監守自盜律擬斬准徒

五年二月定收書侵蝕漕米之例

定捕盜無分疆界之例

四月嚴糧船私帶火礮鳥鎗之禁

定盜犯越獄其未殺人之首盜與傷人之夥盜原擬斬決者越獄於犯事地方斬決梟示其免死發遣之夥盜越獄斬決若殺傷兵役斬決梟示

六月嚴鬬毆重傷擡赴衙門驗看之禁

九月中嚴賭博之禁造賣爲首者軍爲從杖流販賣爲首者杖流爲從杖徒隱匿不報杖失察奪俸三月誘賭及放頭杖流官員犯革職永不敘用上司與屬員聚賭罰如之仍枷杖不準折贖

十月定逃人在外生事被人毆死不用擬抵之例

十一月定漢人奴僕干犯家主照滿洲家人例治罪定包攬錢糧士人發遣黑龍江民人聽人包攬滿杖例

五年二月嚴稽察凶苗漢奸之令

三月嚴勒索外地人財物之例凡官弁勒索應分別數目治罪贓追還主得

旨此等應追入官銀兩卽限內全完亦不寬免其罪著爲例

定虧空錢糧官吏一同監追例

閏三月定監犯病斃獄官處分例嚴匪類惑民之禁

皇朝通考申嚴事主報盜不實及有司諱盜之禁奏　諭緝盜之例最難斟酌盡善如立法過嚴恐人巧圖脫卸必有誣陷冤濫之事立法稍寬又恐州縣官漫不經心捕役玩法養奸盜風愈熾此緝盜設法之難也至於失事之家往往張大其詞或以少為多或以竊為強此又報盜之弊也但思若嚴報盜才誣者固知斂迹恐謹良者必至不敢報盜矣必斟酌得宜使官吏皆盡緝盜之責而不敢任意輕重事主得申被盜之苦而不敢借端生事大學士九卿科道酌議尋議如無知愚民以奸報盜情有可原者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如以人命鬬毆等事揑報為盜視其本罪輕重定擬至有司抑勒諱盜除革職外仍嚴加治罪該管督撫司道府廳分別降調從之

定兇人為尊長族人致死免擬抵償之例奏　諭從來兇悍之人偷竊奸宄怙惡不悛以致伯叔兄弟重受其累本人所犯之罪在國法雖未至死而其尊長族人翦除兇暴治以家法使不法之子弟知所儆懼情非得已不當按律擬抵嗣後凡遇兇惡經官懲治不悛准其族人鳴之於官將伊流徙遠方以除宗族之害或以家法處治至死免其抵罪著定議具奏尋議嗣後族人不法倘事起一時動合族公憤不及鳴官處以家法至死者即報明該地方官審明死者所犯劣蹟確有實據照罪人應死而擅殺律治以杖罪若罪不至死將為首者照應得之罪減一等免其擬抵從之

皇朝通典七月嚴旗下家奴結黨生事之禁

八月定凡罪犯關係軍機兵餉事不准援赦例

十一月嚴演習拳棒之禁定強盜拒捕傷官兵例奏　上諭凡強盜拒捕將官兵傷死之案除同夥傷人之時該犯不在一處者仍照例議罪外同在一處或三五成羣雖非下手之人既在旁目睹即係同惡其濟法所難寬嗣後應照舊例立決

十二月定因姦殺本夫復計娶姦婦者立斬 按七年又定姦夫殺死本夫後將姦婦拐逃嫁賣及帶逃子女賣與人為奴婢者皆斬決

六年二月　諭披甲人查書夫妻父子弟妹及叔祖母九人俱被賞伊為奴之紀二殺死甚可駭異凡屬免死

發遣爲奴之犯皆係秉性兇惡之徒發遣之後往往恣意妄行不服管束此等人已犯死罪格外寛免嗣後仍有兇暴者不論有應死不應死之罪伊主便置之於死不必治罪但將實在情節報明該管官咨部存案發遣當差之犯不守法度被該管官打死者該管官亦免議但將情由報部存案若當差爲奴人等與平人鬪毆被打身死者平人從寛減等則兇惡之徒有所畏懼不敢爲非矣六月定假冒職官發遣之例嚴旗兵買民爲奴之禁定斬絞等犯父母年未七十者不准援請留養

皇朝通考定故殺卑幼誣賴他人者罪福建省民魏華音勒死親姪魏樟茂部議依故殺姪律擬罪得 旨尊長殺死卑幼律內定罪從輕者原爲倫常名分起見今魏華音因犯偷割稻穀恐被告發輒將已故胞兄之獨子年僅十三歲勒死以爲誣告圖賴之計似此兇惡已在倫常之外安得尚論尊卑長幼之名乎朕意凡因家務及卑幼有過而致死者仍照舊例其將卑幼致死以卸已罪及誣賴他人者應另治罪著九卿定議尋議照親伯叔奪兄弟之子房產等情故殺例擬絞監候從之

定假冒官職之罪河道總督題參監生火政升假冒州同職銜效力河工部議杖徒援 赦寛免得 旨大小官職皆國家名器所關假冒之人欺君罔上盜竊名器但擬杖徒不足示懲火政升著發邊衛充軍不准援赦嗣後除僞造憑劄詐爲假官等情仍照例應斬外其有假冒官職者俱照火政升例

申盜賊自首免罪之令奉 諭凡各省盜賊未經緝獲者其中爲首造意及傷人之犯若自行陳首朕酌其情稍可原者量從寛減若被人誘脅跟隨爲盜之犯自行出首則將伊應得之罪予以寛宥俾得改除舊惡永爲良民若此旨既到之後盜賊不行自首及已經自首免罪而復爲盜賊者加重治罪倘官員因盜案不結賄買無賴冒認爲盜自首者將賄買之官及代認之人俱即正法

嚴考職倩代頂冒之禁刑部尚書勵廷儀奏請除監生考職倩代頂冒之弊得 旨各省監生每於考職之時託在京之親戚朋友代爲應考而本人安坐原籍濫叨職銜陋習相沿已久今准其自行出首代考之人酌量寛免託人代考者但革監生不治其罪隱匿不首一經發覺即行正法

八月定同城官代行監决之例刑部議奏凡遇决不待時之犯部文到日正印官因公出境即令同城之州同州判縣丞主簿等官會同本城之武職兵弁代行監决其無佐貳官之地方吏目典史官職卑微不便令其監决應令該知府派委府屬之同知通判經歷等官星速至該州縣會同本城之武職官弁代行監决著為定例從之

改定奴婢盜家長財物例舊例奴婢盜家長財物者減凡盜一等至是刑部遵　旨議覆奴婢自行偷竊家長財物者請照竊盜律分別贓數定擬不准減等仍刺字其奴婢起意勾引外人同竊者照凡竊盜律分別贓數遞加一等治罪贓數滿貫至一百二十兩以上者照律擬絞監候二百兩以上者照監守自盜三百兩例擬絞俱不准援赦其被勾引之外人仍照竊盜律分別定擬從之

嚴訟師硬證之禁刑部議奏州縣官考取代書給以圖記原以杜訟師之弊乃劣衿莠民藐法唆訟陽假代書之圖記實係訟師之捏詞嗣後應令地方官嚴飭代書務照本人情詞據實開寫其有教唆增減者照律治罪外如有將訟師底稿囑其謄寫者許令代書出首按律治罪如代書容隱不首濫用圖記一體治罪劣衿挑唆詞訟應加陪治罪又律載證佐不言實情故行誣證致斷罪出入者罪減本犯二等若並非實係證佐受賄徇私挺身硬證者應與誣告人一體治罪不准減等受贓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從之

皇朝通典七年四月申嚴符咒之禁自明年為始犯者為首立斬為從絞候又更定盜竊鞘銀除贓至八十兩者仍照律定擬至一百兩者擬以立絞

五月申定盜犯親屬禁例閏七月嚴官員互揭之禁限逗遛按其年月之多寡以為枷號之限期例

八月定歸旗人員逾

九年三月嚴廢鐵出境照販硝磺同科之例

七月嚴私出口之禁

十年五月定秋審應決人犯因文書遲悞已過冬至者仍决之例按乾隆十年奉　旨改定適値冬至者著於冬至七日以後行刑

八月定奉天人命盜案旗員所轄地方有民人失事者將該管旗員查參疏防限緝民官免參仍令協緝其民官管

轄地方有旗人失事者亦照此例處分人命等案會同查驗仍照該管地址分別議處

十一年四月復直隸省盜案分別首從例按雍正八年以直隸盜案多於他省奉旨不分首從皆行正法到是特頒恩諭仍照各省分別辦理嚴邪術避刑之禁申定强盜同居親屬等有知情而又分贓者分別流徙得財而不知情者照本犯減一等竊盜同居父兄等不分贓而知情者杖得財而不知情者照本犯減三等知情而又分贓者減二等其竊盜罪止杖刺知情而不分贓者笞不知情分贓知情分贓各照本犯遞減

五月申定書役僞造印信誆騙財物其自行雕刻者仍照原律其倩人雕刻者銀十兩以內錢十千以內杖一百流三千里十兩十千以外發黑龍江五十兩以上照枉法贓應流二千里者擬絞監候餘人仍照舊例

十月　諭因姦致死本婦向來例無正條俱引因姦威逼人致死之律擬斬監候但其間情事不同如係强姦既成本婦羞忿自盡者擬以斬候固屬允當若强姦不遂將本婦立時殺死如此淫兇之犯非立決不足蔽辜至於强姦未成或但經調戲本婦即羞忿自盡者非引照擬抵固無以慰貞魂而一概擬斬監候又覺未為平允應擬絞監候至秋審時俱以情實請旨如此庶為輕重得宜十二月改定竊盜誣扳除積匪慣盜有意陷人者仍照本犯贓數目一兩至九十兩俱發邊衛充軍外如初次為匪畏罪混扳者計其贓數一兩至四十兩俱加等徒三年五十兩至九十兩應徒者俱加等發邊衛充軍按雍正七年定竊盜有意誣扳良人者應加等比照三犯竊盜例分別贓數多寡擬罪至是改定

十二年四月　諭宗室犯枷責罪者俱准折贖覺羅犯枷責罪者照平人例完結朕思覺羅亦係宗室照平人例則宗室覺羅迥然各別如槪令折贖伊等亦不知儆懼嗣後宗室覺羅犯枷責之罪應酌其罪犯輕重即在宗人府或拘禁或鎖禁分別年限期滿釋放以抵其罪其如何酌定年限之處著宗人府會同該部定議尋定有職宗室覺羅仍照例降罰其閒散宗室覺羅分別鞭笞之數革去每月應領錢糧犯徒者照旗人應折枷號日期在宗人府分別拘禁犯軍流者在宗人府鎖禁滿日釋放

六月嚴煎挖窩頓販賣硝磺附近苗疆五百里以內之禁十斤以下杖一百計等遞加其百斤以上者擬軍

七月嚴强姦服親例凡强姦內外緦麻以上親及緦麻以上親之妻并妻前夫女同母異父姊妹未成本婦羞忿

自盡者斬監候已成本婦羞忿自盡者斬立決

九月定凡因姦致死人命除以手足行强已成未成仍照凡姦本律如執金刃戳傷本婦及拒捕致傷旁人已成姦者斬候未成者絞候

十月改定遣犯逃後爲匪卽於拿處正法不必解回遣所例又定白晝搶奪財物者杖一百徒三年計贓重於徒者加竊盜二等贓至百一十兩以上者照竊盜滿貫律絞候例

又定保舉賢良方正出身人員犯軍流以下罪名加等科斷例

又申定因姦同謀殺死親夫之案有姦夫起意殺死本夫者無論有無謀娶擬斬立決姦婦知情同謀殺死本夫本夫不知通姦情事卽雖知通姦情事迫於姦夫之强悍非係有心縱容者姦婦仍照例凌遲其有縱容抑勒妻妾與人通姦審得確據或被妻妾起意或知情同謀姦婦皆擬絞決

十一月定另戶旗丁潛匿照逃人治罪例又定逃兵拐帶餉糧馬匹及知情容隱者分別邊衛附近充軍例

皇朝通考定熱河及八溝地方命盜事例直隸總督李衛條奏口外幅員甚廣凡遇盜案請令該汛武職會文員協力緝拏一熱河監獄請專歸承德州管理併添設吏目一員以資督捕一八溝同知原爲專管三處喀喇沁民人事務而設應將該地方人命盜案令該同知自行驗審如有關涉蒙古之事令會同值年章京驗審一命盜等案民人事件關涉蒙古者該章京行令扎薩克等交與所轄地方查緝解送一熱河理事同知通判等所管案件向例先報內部定擬人犯由古北口提督轉解今既立知州同知等官請嗣後除在外法司難以定者仍會審徑行解部外一切旗民命盜照例申解該司審擬具題從之

皇朝通典十三年二月　諭官兵駐劄外邊原爲防衛蒙古而設若盜取蒙古馬匹是不能防衛而轉行擾害應加重懲嗣後官兵及跟役等有偷盜蒙古馬匹者訊實卽在本地正法

五月定兵丁犯竊盜審明卽移同本營細打插箭遊營之後再送有司照例發落

六月定刨墳影犯計次數加重之例三次以外者照三犯竊盜例擬絞候二次者照三犯竊盜贓數不多例改遣

一次者照定例發附近充軍

八月定因戲誤殺旁人例將本犯免死減等僉妻流三千里至配杖一百仍追埋葬銀二十兩給屍親

又嚴官吏賑災不力之令時黔省逆苗掠人內地旋經勦蕆　上念逼近苗疆州縣不無被其荼毒　特敕辦理苗疆事務大臣竭力撫綏勿惜公帑並　諭若稽查不力董率無方以救災之資飽汚吏貪官之腹不令窮民得霑實惠朕必將大小官員在該省即時正法以示衆

九月　皇上御極　特諭本年恩詔赦款甚多但奴僕告家主之案名分攸關情罪可惡毋得援恩赦免嗣後遇有奴僕首告家主者雖告皆實亦必重治其罪著為令十月定文武生員犯賭加常人一等治罪例嚴衙役逼詐例凡索詐貧民致賣子女者均照蠹役恐嚇詐贓科斷

皇朝通考定發塚盜葬例刑部議奏嗣後貪人吉壤將遠年之塚盜發者子孫告發審實將盜發之人以開棺見屍律擬絞監候但棺久必壞塚久必平如非其子孫又無確據勾引匪類夥告夥証陷害無辜者將為首照誣告人死罪未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為從者照誣告為從律科斷若本人遠祖之墳被人發掘盜葬因將盜葬之棺發掘拋棄者雖同是發塚不必以發塚論應照祖父被人殺子孫不告官而擅殺兇人律杖六十若盜葬者尚無發掘等情止在切近墳旁盜葬而本家即行發掘者應依地界內有死人不報官而輒移他處律科斷如有毀棄屍骸等情應照地界內有死人而移屍毀棄律科斷盜葬之人依本律杖八十責令遷移若非墳地止於田地場園內盜葬而地主發掘之者除開棺見屍照律擬絞外不開棺見屍者照本律減一等科斷其盜葬之人應依本律減二等杖六十亦責令遷移以上皆指凡人而言如兩造本係親屬其墳塚屍骸與本人皆有服制則兩造各照發服內親塚律科斷從之

皇朝通典乾隆元年三月　諭姦宄不鋤不可以安良善風俗不正不可以興教化閭閻之大惡有四一曰盜三代聖王不待教而誅者也二曰賭博干犯功令貽害父兄以視周官之罷民未麗於法而繫諸嘉石收之圜土者罪有甚矣三曰打架即周官所謂亂民孟子所謂賊民也四曰娼妓則自周以前八類中未嘗有此此四惡者刧人之

財戕人之命傷人之肢體破人之家敗人之德爲善良之害者莫大於此自後州縣官有政令廢弛使四惡復行於境內者該督撫卽行嚴參督撫司道郡守有不能董率州縣殫心輔治者必以溺職治罪

四月定聚眾械鬬分別首從科斷流徒例嚴禁仵作妄報匿傷之弊

五月嚴私斃人命之禁六月分別光棍定擬例申嚴番役嚇詐騙害之禁申定施用刑具務照定式之例

八月定遣犯逃後爲匪行兇者其斬絞均改爲立決徒以上改爲絞候其計贓傷人甚輕止於杖者加枷一月

九月　諭律載兄故殺弟者杖一百流二千里故殺妻者絞朕思兄弟乃手足之親較妻爲重今殺妻擬抵而於弟轉輕其情理未協其如何更定律例之處著九卿會議尋議故殺期親弟妹照故殺大功弟律均擬斬候其毆至死者亦改照本律滿徒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更定生監包攬錢糧侵收入己者計贓科罪包攬交納至八十兩以上者杖八十其不及八十兩者仍如原律

十月設立循環監簿

皇朝通考禁止佛戲禮部題嗣後民間喪祭之事誦經禮懺仍聽自便外其加以絲竹管絃演唱佛戲之處應嚴行禁止違者照違制例治罪從之

申嚴番役嚇詐騙害之禁　諭向來提督衙門番役及內務府番役恣行不法遇事生風其索詐騙害之惡不可枚舉朕又聞番役等竟將京城內外地方各人私自分管且將六部衙門事件各派一人訪查此則可惡之尤甚者部院之事自有該管之大臣與職司稽察之官員番役何人敢於私自窺伺著步軍統領嚴行禁止並將白役岡匾子之類盡行革退不許私留一人倘有被番役等騙害者准赴刑部都察院控告

申定施用刑具之例刑部議准各省州縣所用刑具務照定式不得用短夾棍及大板重枷至徵比錢糧應用小板輕枷薄以示懲下限全完卽行釋放又強盜十惡謀故殺人等重犯仍照例用鐵鎖杻鐐各三道其餘鬬殺人命以及軍流徒犯止用枷杻各一道笞杖人犯止用鐵鎖

皇朝通典二年三月定犯人已就拘執捕役致死者以鬬殺論賄屬謀殺者以謀殺論又定鹽徒十人以下傷一人

不得照傷二人例

五月停族人致死族匪免抵之例

六月定本宗爲人後者之子孫於本生親屬有犯俱照所後服制定擬異姓義子犯所生親屬仍依本宗服制科斷照律歸宗

七月定圖財害命分首從例

十月定私越番地之例

十二月嚴借盜銷案之禁

三年二月定考試聚衆爲首從者罪

三月改定竊逃例其知情逾三月者杖九十徒二年半不知情逾半年者杖一百年久者遞加

四月改定毆斃奴僕例凡家主將奴僕之妻佔辱或圖姦不遂致斃者均發黑龍江當差奴僕罪不至死應照故殺例問擬降調者雖有加級不准抵銷

七月定旗人竊盜三犯枷責後復犯竊雖五十兩以下不准計贓俱發寧古塔當差定製賣賭具描畫者減一等科罪之例定捕役誣良不准援赦例

十月定強姦不遂毆傷本婦越日身死者照因姦威逼致死律

十一月定成案未著爲例者不得援引

十二月定辦賑侵漁不得概准限內完贓減免

四年正月定運丁潛逃照守禦官軍在逃正律治罪仍刺逃丁二字於面

二月定非登時殺死姦婦本夫擬徒姦夫仍科以犯姦之罪定繼母毆死前母之子分別定擬之例凡傷重身死審明委無欲殺之心者將本生偏愛之子杖流前子受虐情急自盡者將本生偏愛之子杖徒

三月嚴各部吏書需索之禁定停訟時仍行審斷事例禁止道官差法員潛往各省考選道士及開壇傳度受籙犯

者照違禁例

五月定年幼被脅爲盜俱擬滿流不准收贖定殺功服以下卑幼一家非死罪二命擬絞決例

五年三月申定免死人犯爲匪計贓科罪例

六月定强奪良家妻女未成姦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例

閏六月定旗差協同緝逃之例

七月定兩家互毆各斃一命例

九月申嚴佐貳官不許夾訊之例

頒行　大清律例凡四十有七卷律文四百三十六條悉仍集解舊本刪律總注其注內有與律義相發明者別立一例著爲成例附例計千有四十二條刪原例增例各名目凡乾隆四年十二月以前奏准通行之例俱逐條以次附列其五年以後之例依元年奏准五年一次陸續增修附律例之後　頒行直省永著爲例 按雍正三年頒大清律集解三十卷律文四百三十六條律後附例八百二十四條分爲三項曰原例曰增例曰欽定例

六年四月定販私鹽誣扳平人照律加等例

五月申嚴誣告越訴例定私鑄例

六月申定遞回原籍人犯潛逃來京二次以外從重歸結地方官分別議處

七月定原毆傷輕保辜餘限因風致死照毆人至廢疾例杖一百徒三年

十月　敕律例毋得輕議紛更嚴捕役分地坐緝之禁

十二月更定打死贖身家人非死罪而剉骨燒埋之罪犯者絞決

八年十二月嚴　盛京驛站餽遺之禁

九年九月申定發遣在配爲奴人犯不服伊主管束或欺淩別人被伊主及平人斃命者伊主免罪平人減等發落

定陣亡子孫免死一次分別是否因公獲罪之例

十月定尊長毆卑幼至篤疾者斷給財產之例

十二月定夥盜自首分別定擬之例

十年七月定八夫領帑脫逃照常人盜倉庫錢糧律計贓治罪

十月定強盜不同居父兄一體處分例又定書吏燒燬冊籍之罪犯者以故燒公廨律全科

十一年四月定毆死大功以下尊長雖有尊長使令毆打情事而輒行疊毆傷多情重者不得照律減等例

十二年六月定姦夫拒捕刃傷應捉姦人擬絞候例

十三年四月定毆死一應有服尊長不得濫請承祀例

九月定親屬相盜其外姻尊長親屬非律圖內載明者不准一概援引

十四年六月奉　旨更定凡滿洲互相殺傷概入情實例按舊例滿洲互相殺傷俱擬斬決雍正年間按律以謀鬭分別斬絞亦即正法乾隆二年以旗民條例輕重懸殊酌歸畫一俱擬監候至秋審時除謀故重情概入緩決至是以法輕易犯故有是命　更定民人行竊蒙古牲畜照蒙古治罪例更定鬭殺案內實係理曲或金刃傷及雖非金刃而連毆多傷致死情重之犯不准留養例

十一月定強姦十二歲以下幼女未成發遣例

十二月定姦夫臨時拒捕殺死本夫姦婦在場并不喊阻救護事後又不首告者擬絞候例

十七年十二月分別留養人犯若在他省獲罪即屬忘親不孝之人不准援請例

十八年二月定斬絞重犯在監行兇致斃人命例

五月　諭嗣後各省有毆差奪犯致斃人命者俱著不分首從即行正法其但經聚衆奪犯無論曾否毆傷差役即照因而傷人律從重擬絞若數年後此等案漸少再為酌量降旨仍復舊例按舊例只坐首犯其未傷人者即首犯亦不致死故有是命定鬭毆誤傷尊長不准聲請減等之例

六月定殺三人以上之案速審題達不得照限完結

九月定　御駕巡幸地方民人具呈妄控者照衝突　儀仗例杖戍定聚衆械鬭一命一抵俱入秋審情實冊內

請　旨勾決

十月河南巡撫蔣炳審奏禁卒賄縱重犯擬絞候奉　諭禁卒典守監獄乃於斬絞重犯受財故縱此非尋常因事受財可比自應按照本律與囚同罪但則例又載有擬絞緩決候逃囚得獲審豁之條未免法輕易犯嗣後監犯脫逃審出禁卒得賄情節即視所縱囚罪全律科斷如本犯應入秋審情實者亦入情實應絞決者亦擬絞決應斬決以上者亦即擬以斬決著爲例

十二月定旗人跑逃如十五以上俱照逃人例幼孩跑逃至十五歲不自行投回逾十五歲外即自行投回亦照逃人例治罪（按向例旗人跑逃著該旗止於年底彙奏無議罪定條至是議准其有年未至十五者仍照舊例辦理）

皇朝通志十八年　諭禁卒典守監獄乃于斬絞重犯受財故縱此非尋常因事受財者可比自應按照本律與囚同罪但則例又載有擬絞緩決候逃囚得獲審豁之條未免法輕易犯嗣後監犯脫逃該督撫審出禁卒得賄情節即視其囚犯之罪全律科斷如本犯應入秋審情實者亦入情實應絞決者亦擬絞決應斬決以上者亦即擬以斬決著爲例

二十年　諭旗人犯罪充徒例得折鞭枷號者原指常犯而言若告主旗奴則當有別嗣後奴告主應問徒者著予實徒不準鞭枷完結又定凡內務府所屬莊頭鷹戶人等如犯軍遣流徒等罪俱照民人一律定擬不得與在城居住當差之旗人一體折枷完結

皇朝通典二十一年正月定旗下家奴告主徒滿後交與各該旗照例官賣仍令爲奴價給原主

二十二年九月　諭官犯審題結案在該省行刑之日以前者皆補疏題請或情實或緩決其情實予勾即行刑之日已過亦著行刑其在行刑以後審結者乃入下年冊內

又奉　諭嗣後除農忙停訟外不得再沿隆冬停訟陋習應准理者即行准理應完結者即行完結以免稽滯

二十三年五月定絞犯秋審三次緩決者均照強盜免死減等發遣例科斷其年老有疾者仍入秋審具題

九月奉　諭限內完贓發往軍臺効力此雖向例但思完贓減等之例實屬未協苟其因公挪移尚可曲諒若監

守自盜肆行無忌豈可以贓完限內遂從末減耶且律令之設原以防姦非以計帑或謂不予減等則孰肯完贓是視帑項爲重而弼教爲輕也使人果知犯法在所不赦孰肯以身試法其所全當更多耳嗣後除因公挪移及倉穀霉浥情有可原等案仍照舊例外所有實係侵虧入己者限內完贓之例著永行停止

十月定啯匪結黨輪姦俱照強盜不分首從皆斬但經同行尚未同姦者仍依本律絞候因而殺死人命者無論成姦與否俱照強盜殺人例斬決梟示又啯匪止一二人在曠野攔搶者分別首從犯該徒罪以上者俱發巴里坤等處種地其有潛逃他省仍行結黨犯法即照新例懲治

二十四年七月申定罪人拒捕至殘廢篤疾在折傷以上者均照律絞候其但係刃傷仍照本律加本罪二等問擬

九月申定僞造憑劄自爲假官例僞造憑劄並將有故官員憑劄賣與他人者及買受憑劄冒名赴任者俱擬斬監候知情說合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凡無官而詐稱有官並冒稱現任官員姓名並未造有憑劄止於圖騙一人行一事犯在徒罪以下者發邊衛充軍軍流罪者擬絞監候又假冒頂帶自稱職官止圖鄉里光榮無所求爲亦無憑劄者杖六十徒一年假冒生監頂帶者杖一百

十月更定蒙古偷盜四項牲畜滿十匹以上者首犯擬絞監候秋審時入於情實九匹以下者計匹數多寡分別煙瘴邊遠附近等處驛地充當苦差其民人在蒙古地方偷盜九匹以下者照此例分別一體充軍　行圍巡幸地方如有偷竊馬匹者不分蒙古民人五匹以上擬絞立決四匹以下分別發往煙瘴邊遠地方充軍俱交驛地充當苦差爲從及知情故買者係民人減本犯一等係蒙古仍照蒙古辦理

十一月申定白契奴婢殺傷家長及家長緦麻以上親均照紅契奴婢一體治罪家長殺奴婢仍分紅白契辦理又雇傭工作之人立有文契年限及雖無文契而議有年限或計工受值已滿五年以上者於家長有犯均依雇工人定擬若隨時短雇受值無多者仍同凡論

二十五年二月定斬絞軍流重犯在監及解審發遣俱給衣赭色布服與鎖杻互爲標式易於識認弗致有疎脫漏網之虞

三月定代刻假印審係同謀分贓者將起意與雕刻之人俱擬斬監候爲從減等擬流若僅受些微價值代刻並未分贓者以爲從論四月定解役開放重犯鎖杻以致脫逃將解役嚴禁俟拿獲逃犯究明賄縱情節卽照本犯罪名一律全科如僅係疎脫並無別故仍照例發落

十一月定犯人假冒土苗定案時取具地保鄰里各結如流徒軍遣等犯捏稱土苗者各依本律發配外先於本犯地方枷號一月捏結之鄰保分別治罪

又申定壓寶誘賭及同賭之人俱照開場賭博例一體治罪

又生監兵役人等窩頓土娼照窩賭治罪如係偶然存留爲日無多枷號三月杖一百若日月經久杖徒再犯杖流其得受娼家財物者仍照枉法計贓從重論又僧道尼僧犯姦和姦照軍民相姦律加一等於本寺觀門首枷號兩月杖一百其犯有夫之婦及刁姦者分別杖徒仍於本寺觀門首枷號二月

二十六年三月　諭凡有發遣巴里坤等處逃犯經原籍及過路省分盤獲卽由各省督撫奏聞於拿獲處所正法示衆

四月定强盜爲首傷人傷輕平復抱贓自首者改爲應斬監候

又定刼盜夥犯審係得財與盜首一律擬斬立決之例

七月定刼奪江海商船但經得財而未經傷人者首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從犯杖一百徒三年之例

又定子孫誣告蒸檢祖父母父母屍如係挾讐妄控擬斬監候其有並無挾讐誤執傷痕告官蒸檢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

二十七年三月定旗人造賣賭具初犯照例發落再犯加枷號一月三犯擬以實遣不准折枷該管官隱匿不報者嚴加議處

四月定誘拐案內婦人爲首者所犯軍流一槪的決不准收贖例又定鬬毆誤殺旁人審係被毆者之祖孫父子均依鬬毆律科斷其餘親屬仍照定例辦理

五月申定奉天等處偷竊馬匹民人俱照盜牛及宰殺例治罪旗人盜竊牛馬不及十匹者按律科罪仍折枷責完結至十匹以上及盜殺者照定例枷號應得軍流予以實遣其黑龍江吉林各將軍一體遵照辦理

又定得受賄賂頂認正兇按本犯斬絞之罪一律全科代爲說合之犯減正犯一等其本犯買人頂兇者如原應入情實者卽擬爲立決應入緩決者秋審擬入情實軍流等犯照軍犯脫逃加徒調遣例從重治罪徒杖以下按律加一等

六月更定旗人犯軍流徒罪非係尋常事故不准枷責完結之例

又申定窩留積匪除造意及同行分贓代賣照本犯一律科斷外其未經造意又不同行者酌減本犯一等治罪例

七月增定發塚開棺見屍者於面上刺發塚字爲從及發塚見棺與未見棺罪在軍流以下者初次刺臂再犯刺面其盜未殯未埋屍柩者刺盜棺字亦如之

十月旗人六十七賣身爲奴盜取什物審擬發遣回城中途脫逃該管官奏請拏獲卽行正法其解送疏忽之弁兵照例治罪奉　諭六十七卽行正法嗣後此等罪犯脫逃拏獲卽行奏明正法無庸候旨把總等解送罪犯致令中途疎脫雖無故縱情弊若僅照例治罪無以示懲著從重治罪凡解送發往各回城罪犯如有中途脫逃者除將該犯嚴拏外解送官兵人役問擬死罪監候俟逃犯拏獲再治伊應得之罪若經年不獲將正法之處奏聞請旨卽著爲例

十一月定旗民盜圍場木植牲畜初次二次發往烏嚕木齊等處種地三次發往烏嚕木齊等處給種地兵丁爲奴之例（按刑部於二十八年奏准私入圍場未得牲畜木植之犯均以已得罪上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再犯卽未得牲畜木植亦與已得者同擬外遣）

又定逃人妄扳窩主先將本犯加等治罪之處改爲發遣再有妄扳卽發巴里坤等處種地兵丁爲奴窩家分別於舊例應得罪上加一等治罪至旗僕爲匪畏罪逃走初次枷號兩月二次卽發烏嚕木齊等處給賞綠旗官兵爲奴

十二月定回民行竊結夥在三人以上情狀可惡者不分首從不論贓數次數照積匪猾賊例科斷如有本地回民窩藏者照窩留積匪例分別治罪

二十八年正月定命案內因追埋葬銀兩勒限三月追完如係十分貧難照例量追一半若限滿勘實力不能完者即取具隣族州縣官甘印各結咨請豁免

四月增定派往伊犂等處滿漢兵丁遇有脫逃者拿獲發原派地方枷號兩月遊營示衆充當苦差十年無過查奏准回旗籍再犯逃者即行正法並議無論京內京外在伍綠營兵丁脫逃俱杖一百枷號一月永不許入伍

又定職官負罪潛逃除應斬決絞決毋庸另議外其犯該監候者改爲立決軍流滿流改爲絞監候徒罪以下改發邊遠充軍杖笞者改爲杖一百徒三年遇赦不准援減

又定竊盜倉庫錢糧未經得財者即照得財充軍例首犯量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從犯仍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

五月改定親屬受財私和命案應計贓准枉法論從重科斷

又定殺一家非死罪人者除照例治罪外仍將該犯財產酌斷一半給付死者之家若係毆死一家二命原無必殺之心者不得援引此例

七月申明搶奪財物聚至十人以上及雖不滿十人但經執持器械依糧船水手例分別首從問擬

十月定採參工人偷竊人參照偷參已得例不論多寡杖一百流三千里仍刺竊盜字十二月定販賣私鹽在三百斤以上不將窩頓透漏之家供出者於本罪上加一等定擬

二十九年二月增定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之妻子審定未同謀加功者發往伊犂等處給駐防索倫等兵丁爲奴

定期親尊長故殺卑幼照兄姊毆死弟妹杖一百流二千里例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伯叔姑外祖父母照毆死姪孫外孫杖一百徒三年例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

三月定禁卒將斬絞重犯鬆放獄具以致脫逃者將禁卒監禁俟拿獲正犯之日究明賄縱屬實照律全科如係狥情或擅離以致潛逃者亦照故縱律治罪

又定子殺人而父認兇者除斬決絞決照所犯罪名科斷犯擬斬候絞候者改斬決絞決軍流徒杖照例遞加

四月定承辦城工應追核減銀兩未完者照知府代州縣官分賠侵蝕錢糧未完計分數治罪例

五月定命盜案內斬絞等犯於具題之日概先刺字例

六月更定拿獲重犯供出他省曾犯行劫者行文關查毋庸解往質審如贓跡必須研訊或失事地方有夥犯待質者即照解送重囚新例辦理

七月定匪船誘賭審係一二次者仍照開場誘賭例杖徒如三次以上及再犯者照積匪猾賊例科斷並將首犯於拿獲地方枷號一月其船戶知情分贓者初犯照為從論再犯與犯人同罪船隻變價入官

九月部議朝鮮國王咨覆越江偷打貂皮之樸厚贊等十犯例擬斬決應照所請得 旨改為監候秋審法司仍照前咨奏請即行正法復奉 旨令入緩決並 諭向來此等罪犯曾邀格外從寬然中朝字小之恩不妨過厚而藩服越邊之例禁又豈可稍弛嗣後遇有似此罪犯應將首惡明正典刑其屬在脅從者仍令分別議擬庶情法皆無偏任刑部可即行文該國王知之

十一月更定論功免死條例凡已經優免一人一次者不准再行聲請又定苗人圖財害命照強盜殺人例斬決梟示

十二月定指引逃匪偷越出口照故縱律與犯人同罪至再犯三犯各按本罪以次遞加得財故縱者計贓從重論又增定糧艘縴夫勒價攢毆將為首及下手傷人之犯俱發邊衛充軍餘俱杖一百枷兩月河干示眾

三十年四月增定侵盜倉庫錢糧入己一百兩以上至三百三十兩即於徒罪上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三百三十一兩至六百六十兩加二等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六百六十一兩至一千兩加三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一千兩以上照舊例斬監候

六月 諭毆打宗室覺羅人之例較毆打平人較重者原係優待宗室覺羅之意伊等當自知尊貴嗣後凡宗室覺羅若繫黃帶紅帶被毆者仍照舊例辦理其不繫帶被毆者即照毆打平人例辦理

八月增定售賣毒藥致死人命雖不知情亦照不應重律治罪例又增定派往各省駐防兵丁中途脫逃拿獲日即

銷除旗籍責八十板帶鎖發往伊犂充當步甲苦差如再脫逃拿獲卽奏明正法

九月定奴婢毆死家長之期親及外祖父母擬斬立決例

十一月增定　盛京旗下家奴莊頭人等盜賣田產至五十畝者依子孫盜賣祖遺祀產例發邊遠充軍不及前數者照盜賣官田例治罪謀買人與串通說合之中保均與盜賣之人同罪田產給還原主賣價入官又定軍流官犯脫逃無論本罪重輕拿獲日俱改擬絞監候秋審時將原犯情罪聲明具奏

又定婦女通姦致本夫父母羞忿自盡姦婦比照姦夫自殺其夫姦婦擬絞律擬絞監候姦夫比照姦婦因姦情敗露愧迫自盡姦夫擬徒例杖一百徒三年若本夫縱妻通姦後因姦情敗露愧迫自盡者姦夫姦婦止科姦罪

十二月增定租賃船隻出洋爲匪犯流罪以上者船戶雖不知情照夾帶違禁貨物接濟外洋原保結之人治罪例科斷失察官議處

三十一年七月申定卑幼毆傷緦麻尊屬保辜餘限內身死果係本傷死者仍擬斬監候如蒙　恩准減等比限外身死者酌加爲邊遠充軍仍追埋葬銀給屍親收領

九月奉　旨伊犂係新設駐防之處非內地可比法必從嚴而後眾知儆懼可免妄行逃避之事嗣後伊犂駐防兵丁內有逃避者卽行正法

十二月增改奴僕過失殺家長絞監候改爲絞立決妻過失殺夫妾過失殺家長律亦如之又增改強佔良家妻女中途奪回尚未姦污者照已被姦佔減一等定擬若已被姦污而婦女自盡者照強姦已成本婦羞忿自盡例擬斬監候若未被姦污而自盡者照強姦未成本婦自盡例擬絞監候

三十二年二月定新疆人犯未滿年限身故其妻子卽准爲民如中途病故之妻子分別遞籍安插例

四月定管解新疆人犯中途疎脫應問絞候監禁一年無獲之兵役內有爲首情重者改發伊犂等處爲從情輕之兵役仍以杖流問擬又發解原應改發新疆今仍改發內地人犯之兵役如有疎虞與疏縱新疆遣犯一例辦理

七月定發新疆改遣內地人犯毋庸僉妻其自願攜帶者不得官爲資送例

閏七月定新疆改發內地十六項人犯隆冬盛暑仍照舊例毋庸停遣例

八月定新疆改發內地遣犯一概停刺清字例

十月奉　諭據熊學鵬奏拿獲應發烏嚕木齊改發烟瘴之脫逃監犯孫耀周即於該處正法等語此等積匪猾賊本係免死發遣之犯在烏嚕木齊等處如有脫逃被獲本應即行正法今既改發煙瘴乃於監禁時伺隙潛逃其情罪與發遣烏嚕木齊之犯無異熊學鵬所辦甚是著傳諭各省督撫嗣後凡遇此等改發之犯再有脫逃被獲者均照此例辦理毋得稍有寬縱即至配所亦應照烏嚕木齊之例

十二月定湖南省隣近苗疆之沅陵等縣仍行派發軍流解交巡撫衙門酌發其道州永明等縣照向例解交該府酌發例

三十三年正月定免死發遣盜犯在配脫逃無論有無行兇爲匪照新疆遣犯脫逃例拿獲日即請正法

二月定原犯滿流及免死減流人犯在配脫逃即按配所地方定地充發例

五月定東三省出口之人收買奴婢票上無名令守關兵弁即時拿送分別治罪

八月申定例得承祀之犯定案時止將應行承祀緣由聲敘并毆妻致死情輕留養之犯遇有父母先存後故與承祀之例相符者俟審時確查取結另行聲明

又定回民行竊刺回賊二字例應改發者仍再刺改遣二字

又定私鑄銅錢不及十千之案毋庸具題即咨部完結例

九月駁定秋審人犯無論新舊次數仍應概行勘審

十一月奉　諭昨直隸省查出保安州逆犯孫顯富等妄布逆詞希圖復興邪教一案審擬時究出該犯於乾隆十五六年間即有入教之事該州僅取改過甘結從輕完案實屬姑息養姦嗣後著各該督撫通飭所屬州縣如有潛倡邪教之案立即查拿報明上司據實具奏嚴行按法懲治

十二月奉　諭據彰寶奏審擬江陰縣保正沈添益等欲圖熟田緩徵聚衆鬨堂一摺已批三法司核擬速奏

矣摺內有詢據該犯糾約四鎮保正同眾挾制縣官其下墅桃花利城三鎮均已隨同赴縣獨前周一鎮並無一人聽從入城等語鄉民散處村落良莠本屬不齊犯法者必懲安分者賞奬刑賞一秉大公各隨其人自取此等不法姦民已按律定擬其並未隨行附和之前周鎮保正民人等奉法不敢爲匪實屬可嘉著彰寶即行確查將保正酌量加賞該鎮民人所有本年應完漕米加恩特予緩徵仍將此出示曉諭使知滋事匪徒不能倖逃憲典此外能知大義皆吾良善赤子原不惜格外施恩優加體恤庶眾人共知激勸並將此通諭知之

三十四年二月奉

諭方世儁奏四川兇犯葉觀星前經兩次脫逃復在江西省被獲轉解至灃州地方該知州張中煜並不遴選幹役管押致該犯復至中途脫逃等語已降旨將張中煜革職留於該省協緝並傳諭該撫上緊嚴拏務獲卽於所在地方正法不必仍拘向例解赴川省該犯本係殺人應抵重囚始則賄差釋放繼復毆役潛逃情節實爲兇惡及經復拘到官已應罪無可逭祇以案在川省復展轉解審致該犯得以乘閒兎脫皆由拘泥成例之故著傳諭各督撫嗣後若遇此案兇犯既逃復獲其情罪重大者一面移查該省原案審訊明確卽在該處照擬辦理毋仍往來解送致滋疎誤至外省吏治闒冗廢弛積習牢不可破每視遞解隣省要犯爲無關輕重殊堪痛恨著該督撫力爲整頓嚴飭各州縣一切認眞辦理毋再漫不經心自取罪戾著於各督撫奏事之便傳諭知之

四月酌定應配柳州潯州桂林三府人犯俱解巡撫衙門通融酌發到配半年外安分均交內地收管例

又奉

諭部議廣東省何長子姦汚十歲幼女致已母廖氏服毒身死比照婦女與人通姦父母羞忿自盡例擬絞又稱二罪相等從一科斷合依姦十歲以上幼女雖和同强論律擬絞監候議擬甚屬錯謬何長子之母廖氏因伊子姦汚幼女事敗潛服毒草殞命是該犯罪不可逭全在致母戕生其姦汚幼女一節轉屬罪之輕者該部乃援此爲定罪正條且比照婦女與人通姦父母羞忿自盡之例擬以絞候曾不思此例乃指被姦婦女之父母而言與何長子姦人女而致令已母畏懼自斃者情事絕不相蒙何得謬爲比附明刑所以弼教此等敗倫傷化之徒不使早正刑章則所謂弼教者安在且依經定律其理本屬相同春秋著許世子之條義具在特罪其不親嘗藥卽難逃一字之誅刑部堂官中豈無讀書通經義者何竟漫不思省而引例紕謬若此耶此本著發還另行核擬具奏並將

此宣諭中外問刑衙門知之

六月定起解餉鞘編列號數解鞘兵役知情同盜者照例分別首從其雇替潛回者減首犯一等如法管解偶有疏失者減二等例

七月定積匪猾賊竊贓滿貫改發煙瘴之犯在配復犯徒流軍罪者分別枷號例八月定綠營逃兵立即緝拿分別刺字各營混收犯法逃兵入伍照拔補非人例處分

三十五年三月改定行竊衙署雖未得財擬徒及事主追賊身死并窘迫自盡照因姦釀命例問擬杖徒

四月申嚴被毆傷重違例擡驗不行阻止之親屬地保分別治罪

又奉

諭吳達善等奏審擬梓桐縣刁民聚眾一摺已批三法司核擬速奏矣此次承辦兵差俱係官為發帑不令絲毫累及閭閻且念經過地方應用夫役不無稍資民力復格外加恩賞賚並無勒派軍需之事即或有司辦理不善縱容胥役人等藉端科斂甚至不肖官吏婪索侵蝕該民人何難赴上司控告一經勘訊得實自必盡法嚴懲以除民累乃此案刁民輒敢糾集多人入城肆橫折毀民房甚至擁赴衙署勒放枷犯直是目無法紀此等莠民之尤孽由自作於情理難以姑寬業將首惡各犯按律駢誅用示炯戒至摺內稱該縣里民聚眾不法者惟蘆溪東芝溱溪三處其婁化夜郎二里並未約會等語可見梓桐百姓不盡奸頑雖據首犯供此二里地處窵遠一時未及糾約但匪眾因趕集入城滋事三次號召多人其事已鬨傳合縣而婁化夜郎二里獨無一人隨同附和是該二里民人尚知守分奉法具有天良不可掩沒其善朕惠愛黎元無所不至而彰善癉惡一秉大公其有藐視國法者斷不肯姑息長奸而馴謹良民則深所嘉予刑賞悉視其人之自取隨事具有權衡著該撫宮兆麟即行確查二里里長民人量加獎賞仍出示曉諭俾眾人知所激勸並將此通諭知之五月定委員審理案件究出實情聲請議敘其故意苛求一併題參案件重大委審多員亦應仿照刑部祇將主駁之員聲請敘錄

十一月定造意分贓之窩主不得照竊盜律以一主為重應統計各主之贓數在一百二十兩以上者擬絞候在滿貫以下者亦統計各贓科斷

十二月奉 諭據從泰奏稱發往巴里坤効力贖罪之原任知縣奇善原任佐領李陶原任筆帖式托恩多自到巴里坤以來在清漢檔房效力行走奇善請賞空銜李陶托恩多或再留一二年或即送京將伊等原犯情罪開單請旨前來查奇善所犯係婪贓之罪此等貪員斷不行復用今豈可奏請賞給空銜至李陶托恩多乃喫酒行卑獲罪部議發拉林阿勒楚喀加等改發巴里坤之重犯向使李陶托恩多如不加等治罪徑發拉林阿勒楚喀則又何如奏請免罪回京惟因伊等所犯之罪不足以蔽其辜始行加等改發巴里坤之人今反奏請免罪回京有是理乎況發遣拉林阿勒楚喀及發遣伊犂人等俱令一體在彼種地其發往拉林阿勒楚喀人等由週年以來並無因其效力奏請回京之例惟發往伊犂等處之人彼處往往將此輩令於印房行走數年該處大臣輒行邀譽稱其出力代爲奏請僥倖者甚多此皆非是其發遣人內原犯罪輕情有可原者果能效力行走尚可奏請邀恩似此該犯貪卑重罪加等改發巴里坤等處不應開復之輩斷不可代爲請恩具奏從泰所奏甚屬非是從泰著交部議處但此等擬發拉林阿勒楚喀加等發往巴里坤人等俱係重罪之人非別項發遣新疆人等之可比從前刑部辦理之時並未分晰重輕亦屬未周嗣後似此發遣拉林阿勒楚喀加等發遣巴里坤人等永行居住配所不准奏請發回將此著交刑部爲例遵行

三十六年四月改定偷刨人參八百名以上改爲四十名以上五百兩以上改爲五十兩以上俱擬絞監候

五月定盜牛二十隻以上及二十隻以下計贓滿貫者均擬絞監候

三十七年四月定發往各處駐防當差之另戶旗人並犯罪發往新疆當差旗人三年改過編入本地丁冊年終彙題

又奉 旨三法司核擬阜甯縣民陳有茂與胞弟陳有盛爭鬧致伊母葛氏服滷身死一案照子威逼父母致死例擬以斬決陳有茂因田價細故與弟連次爭鬧復逼妻尋死圖賴其弟以致伊母愛憐少子忿激自盡核其情罪較重自屬法所難逭惟所引子威逼父母例文於義實爲未協明刑所以弼教若以威逼二字屬之子孫於父母祖父母言之不順豈可著爲法令此等準情定罪當改爲子孫不孝致父母自盡定爲例條庶足以飭倫常而示懲儆

所有此案即著照此改正第子孫不孝其親情節輕重不同亦有未可概擬斬決者並著刑部詳悉酌議具奏尋議嗣後凡子孫不孝致祖父母父母自盡之案如審有觸忤干犯情節以致其親忿激輕生窘迫自盡者即擬以斬決其本無觸忤情節但違犯教令以致其親抱忿輕生自盡者酌擬絞候律例內威逼字樣應改為因事逼迫字樣

奉 旨依議

六月定文職承緝竊案功過不得將上次彙奏之案併入新案計算

七月定改發新疆為奴人犯雖成篤疾仍應改發其軍流人犯加等問擬黑龍江等處為奴分別刺字及隆冬盛寒停遣例又定蠹役犯贓以蠹犯二字分別刺臂刺面例又定蠹役不刺字及刺後復充該管官分別降革例

八月定加倍重利收當軍器分別遣徙

九月奉 諭向來旗下家奴有酗酒行兇者一經本主報明該旗即行送部發遣其妻室有年老殘廢及不願隨帶者俱不同發定例未為周密如近日秦瓚即有將發遣家奴之妻留佔為妾之事不可不另立章程以防流弊蓋家奴犯法其妻亦屬有罪之人自當一體發遣但此等犯罪旗奴妻室自不值官為資送若其中果有實在不能隨帶者或令於親屬依棲或聽本婦另嫁自不便仍留服役以杜嫌疑嗣後該部旗遇有發遣家奴之案俱照此辦理著為例十月定停柩在家限一年安葬例定溺女依故殺子孫律杖六十徒一年

又奉 諭據熊學鵬奏參革河東鹽運使吳雲從捏報虛數鹽斤案內應賠銀六萬六千三百六十餘兩前於吳雲從任所查出並估變銀五百三十餘兩又續增查估銀僅三千二百二十餘兩所追不及二十分之一請將吳雲從解部嚴加治罪等語吳雲從名下現有應賠鹽價銀六萬六千餘兩其未完銀兩甚多即不應准其贖罪此等獲罪人員本身既有應追銀兩自應儘數全完或尚有餘力再行贖罪方為合理從前兵部辦理此案時不知吳雲從名下有應追未完之項遽為據呈奏請是向來贖免坐臺舊例原未允協吳雲從應不准贖罪其已交贖臺銀一萬二千兩即劃入未完數內扣抵仍著將吳雲從即行解交刑部按伊現在未完銀數核擬定罪具奏嗣後凡遇此等贖臺贖罪各項人員著咨查戶刑工等部如有本名下應行追賠未完銀兩概不得准其奏請贖罪

著爲令
十二月定遞籍人犯已逾四十年者卽予查銷毋庸彙奏
三十八年二月定漕船舵工水手勾匪趕集及失事不爲救護分別照窩主不行不分贓例減一等治罪糧船入境
派捕盜廳二員協拏盜賊如有失事照盜賊經過不行窮追例降一級留任
五月定族隣揑結留養照本犯罪名減二等贓重者以枉法論
十二月定聞拏投首之犯除律不准首及盜案人犯仍按本例分別辦理外餘俱減一等
三十九年三月定民間私製籐牌照鳥鎗例治罪失察文武各官處分
九月定改遣重犯脫逃通咨奉天等各遠省查緝例
十月定僞造護道榜文限半年首繳逾限治罪地方官搜查不淨照失察邪教例處分又定打射禽獸不期殺人比
照捕戶於深山曠野安置窩弓不立望竿因而殺人致死律擬徒
十一月定新疆改發歘內回民結夥三人以上等六項應發四省烟瘴人犯老幼殘疾及年逾五十免刺改遣字樣
仍依原罪科斷又申明改發內地人犯年在五十以上及成殘廢者不得刺改遣二字
又定處決重囚部文到省如州縣近而道府遠者派委在省之同知等官前往監決
又奉
諭三法司進呈賊犯程文錢丟包竊賊滿貫一案擬以絞候雖云按例但此等賊犯夥衆肆竊竄跡稽誅
情罪甚爲可惡且其犯案已越六七年之久若彼時是能捕得已早入情實予勾是該犯係倖逃法網之人一經弋
獲卽應立行正法豈可復令監候稽遲嗣後凡有罪應入情實人犯經二三年後始行就獲到案其本罪如係應擬
斬絞監候均著改爲立決以昭平允此案卽著三法司另行改擬具奏
四十年正月奉
諭前據弘晌等奏查審逆犯呂留良之孫呂懿兼曾孫呂敷先捐納監生一事係戶部辦理錯
誤現已另降諭旨至檢閱刑部原議作爲另戶之案竟係錯會朕旨朕前諭令將發遣之曾爲職官及舉貢生監出
身者免其爲奴於戍所另編入旗出戶當差係指尋常爲奴遣犯而言其眞正反叛及强盜免死減等人犯原旨卽

在開除不辦之列若呂留良子孫係大逆重犯所坐卽屬反叛豈可援輕罪有職人員槪免爲奴出戶致令逆惡餘孽得仍竄籍良民著交刑部存記嗣後如遇辦理此等大逆緣坐之案不特舉貢生監不應減免卽官職甚大者旣爲逆犯子孫罪在不赦亦不當復爲區別所有呂懿兼呂敷先二犯前旣倖爲開戶今復妄思混厠衣冠情罪尤爲可惡若僅照該將軍所擬永遠枷號罪及其身而止尚不足以蔽辜著將該二犯及其家屬俱發往黑龍江給與披甲人爲奴

二月定盜竊連犯兩案罪名相等者一案具題一案咨部四月定先曾和姦後因拒絕殺死仍照謀故鬬殺問擬秋審入情實又定遣犯隨帶之妻在主家倚食被主毆死依毆死雇工人論自行謀生者以凡論

八月定兵丁閑散等項由軍流改發新疆之犯永遠不准回籍

閏十月奉　上諭今日御史王寬奏請將各省秋審經九卿改輕改重之案酌定處分一摺所奏甚屬非是朕辦理庶獄一秉大公至正卽有更改惟在準情酌理務得其平從不存絲毫成見至每年辦理秋審俱經細閱數次其中稍有一線可原者臨時卽不予勾或各督撫有問擬失當經九卿改正者朕量其改駁案件少者傳旨申飭多者或交部察議其事亦止可如是而止卽如今年四川省改駁多至五案亦止將署臬司顧光旭嚴加議處而署督文綬尙因其承辦軍糈特予從輕此衆所共知者乃該御史欲請將秋審改多之案明定處分此必私心揣測妄以朕爲有意從嚴若果行其說其無知之督撫自皆避寬縱之名共思從重以免過勢必至失入者多於民命所關甚鉅國家設立刑章辟以止辟聞尙德緩刑未聞尙刑緩德王寬此奏斷不可行向來御史每遇給事中缺出時多有封奏事件希冀轉科朕用人自有權衡豈以一言爲去取況身爲言官藉以干進亦爲諸臣恥之同日李殿圖奏請陸續刊刻國家方略一摺此書現在纂輯告成後自當敬謹刊行若纂辦未完豈可零星刊布然其言不過書生迂見尙不足深責是以止將原摺發還而王寬之奏爲明刑大體所繫不應妄陳若此著交部議處並將此通行傳諭知之

十二月定徒罪有關人命者解司審轉專案咨部尋常徒罪議結後議敘供招按季報部

元十一年十二月定因瘋毆死二命擬絞監候例

四十二年三月奉　諭江蘇巡撫楊魁題請將桃源縣民孫謀掌毆伊父孫尙文並咬落指節擬以斬決一疏已批法司核奏矣查閱本内孫尙文供伊子孫謀平昔不孝屢次違犯曾於三十七年九月稟縣枷責等語彼時辦理殊屬非是該犯孫謀忤逆既經伊父稟縣卽應嚴行懲治或發煙瘴或發他省使伊父得安居守業豈可僅以枷責從輕發落此等不孝之徒所謂下愚不移何得留於其家致將來釀成事端向來刑部辦理呈告忤逆之案皆按律科斷卽從輕亦擬發遣此日孫尙文控告伊子時地方官若照此辦理何致尙留敗類任其同家肆行狂悖幸而孫尙文被咬未死設使因傷致斃或竟有逆倫之事則是因一時姑息之心留此梟獍使得肆毒於其父母於倫紀風敎大有關係所有從前辦理此案之府縣實屬疏縱至臬司刑名總滙巡撫察吏安民何俱漫不經心若此著查明一併交部議處嗣後各省似此忤逆之案俱應照例坐以發遣著交刑部定議具奏尋議嗣後祖父母父母呈告忤逆之案如係屢次違犯逆跡顯然者卽將伊子發煙瘴充軍若係旗人發往黑龍江奉　旨依議

四月奉　諭刑部題覆直隸省毛成因圖姦殺死張興問擬斬決一本已依議行矣閱本内毛成於乾隆三十九年七月犯案旋卽脫逃至四十年十月始行緝獲業已稽誅一載有餘而承審之知州又以隣境會審檢驗辦差等事公出以致更易三任輾轉稽延直至本年三月始行結案題達殊屬非是此等淫惡之徒一經就獲自應速行審辦早正刑誅俾宄頑知所懲儆死者得以伸寃方合辟以止辟之義乃遲至兩年始行審結設該犯有監斃自戕等事轉得倖逃顯戮卽此可見外省吏治廢弛積習相沿於地方緊要案件全不依限速辦爲上司者又不實力督催至扣限時輒以會審辦差紛紛藉口尙復成何政體況州縣既有本任應審要件卽不應復差委會審別縣之案以致反遲其應審之本案也督撫等何漫不經心若此周元理著嚴行申飭達爾吉善著交部議處嗣後各省審辦重犯案件尤須上緊審轉依限題結不得托故稽遲倘有仍似此遲滯者定將該管上司交部從重議處將此通諭知之

六月定原謀共毆必有致命重傷方行擬抵又奉　諭據國泰審擬竇十調姦拒捕逞兇斃命一案此等淫惡

竟犯情節固為可惡但按律擬以斬候於法已無可加若因其情罪較重只須趕入本年秋審情實尚非決不待時之犯嗣後如遇此等案犯按律定擬後即夾片聲明趕入本年秋審情實較之尋常案件歸入下年秋審者已屬從嚴此案除交刑部存記辦理外並著傳諭國泰及各督撫奏事之便諭令知之

八月定逃　旨赦回交旗管束五年後酌量挑差如不悛改仍行發遣

十月定隣佑捕賊於拒捕時先毆重傷拿獲後毆輕傷比擬杖徒

十一月定竊犯攜贓逃回家內刃傷事主並非獲贓格鬬按例擬絞知情未經同竊之犯幫同拒捕擬流

又部議廣東將軍永瑋等奏駐防鑲紅旗滿洲前鋒克什布之妻楊氏違犯教令致令伊姑王氏自行投井身死將楊氏審擬絞候奉　旨楊氏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至摺內稱楊氏係駐防旗人之妻例應解部監禁令該將軍等派員選人件解等語固屬照例辦理但各駐防旗人內應入秋審亦所常有若俱派人件送不勝其煩向來東三省秋審常犯並不解京辦理各省駐防何獨不然況各駐防將軍都統拘禁一二人犯亦非難事而理事同知衙門各有監獄即可令其收禁何必多此一番跋涉耶嗣後各駐防遇有秋審人犯即令將軍都統等悉心確核分別情實緩決可矜三種造冊題達交刑部九卿會核具題至勾到時某省駐防即令另冊同該省應勾人犯一體辦理著為令

四十三年五月定竊盜再犯雖遇赦得免併計仍應刺臂

六月奉　諭據明善奏正月間由科布多派在屯之宣化中營馬兵何澤洪隨同筆帖式三陽泰進京公幹該員行至宣化地方何澤洪即託病潛逃請旨飭下宣化鎮嚴行查拿俟拿獲時由驛解至科布多治罪示眾等語綠營兵丁派往新疆換班耕種乃因奉差進京經由原籍輒敢託病潛逃情節甚為可惡雖不至如軍營征兵脫逃拿獲即行正法亦當按律重擬候朕酌量定奪若如明善所奏仍解至科布多治罪不足以示懲儆而僅交該鎮總兵查緝亦恐未能迅獲宣化係直隸所屬其地與晉省毗連著傳諭周元理巴延三嚴飭所屬於宣化張家口一帶地方將該犯何澤洪設法踹緝務獲解交刑部嚴審究擬具奏再新疆各處耕屯日闕綠營兵在彼駐防

者甚多脫逃之事諒亦不免著各該管大臣將此旨嚴切曉諭如該兵等再有脫逃者卽照此例辦理俾各知稟遵毋致輕蹈法網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并交刑部存記

閏六月定駐防滿兵出城閒遊居住查拿治罪

九月定為奴之厄魯特酗酒滋事發往煙瘴地方給與兵丁為奴又定毆傷父母逆犯審明卽行處斬不得請

旨

十月定撥給外省駐防將軍都統發遣為奴人犯俱令其在所定之地存留毋得隨任遷移

十一月定押解斬絞立決秋審情實重犯如有違例僱替等弊縱囚脫逃者發差之知縣千總比照管獄官減等治

罪

又定白役詐贓斃命之案正役分別擬罪

又奉　諭據觀音保奏奉旨勾決官犯吳龍光時因臬司周元理公出未回觀音保卽親往監視行刑一摺所辦甚是藩臬均駐省城事同一體原不應稍存彼此之見嗣後各省官犯勾到時如臬司現在省城自當遵旨親往監視專摺覆奏或因公出省卽著藩司代辦仍行具摺奏聞著為令將此遇便傳飭各省藩臬知之

四十四年三月定十歲并十五歲以下幼童致斃人命非死者長於本犯四歲以上不得援例案雙請

又定因捉姦致死外姻小功尊長夾簽申請減流成案

四月定問擬五軍及總徒准徒各案均於擬罪處聲明杖一百折責發落字樣

八月定捐納官生貢監逾限不行改歸原籍者斥革治罪

九月定和誘改嫁之婦卽照犯姦問擬杖罪的決不准收贖十月定爭繼釀命之案聽房族另行議立其爭奪各房不准承繼又定審辦案件犯病公出毋許重抑之例

四十五年二月定婦人故殺子孫婦殘酷狠毒流罪不准納贖

六月定江洋大盜屢行搶劫復拒捕致斃弁兵從重問擬淩遲並將親屬發遣為奴

又奏　旨巴延三奏拿獲肆刼多案拒捕殺傷官兵之海洋盜犯胡友南等審擬分別斬決梟示一摺已批交三法司核擬速奏海洋大盜雖常有未若此案盜犯於洋面屢行搶刼及至官兵往捕盜犯韓廣石竟敢用鎗拒捕將把總譚瑞昌鎗傷噎海兵丁陳元秀等戳傷落水淹溺情罪重大非尋常江洋大盜搶刼傷人者可比此等爲首盜犯固應從重問擬該犯親屬亦應發遣以昭懲儆其把總譚瑞昌兵丁陳元秀等奮勇捕賊受傷淹斃應照出兵陣亡例賞䘏著該督查明辦理至該犯等先在沙灣河面見有雙桅舊船卽起意糾買修理偷越出口已屬人所共見而摺內復稱原籍牌頭保甲無從覺察均無庸議辦理尤爲未協至失察私藏軍器及偷漏出口之疏防文武各員雖係聲明除此案拿獲各犯出力之兵弁仍著加恩獎賞外巴延三到任未久此次姑寛其處分章紳著交部嚴加議處其未獲各犯著該督撫等嚴飭踹緝剋期務獲歸案嚴辦其沿海省分並著各該督撫等實力稽查遇有此等案件卽照此辦理並將此通行各省沿海地方出示曉諭俾匪徒咸知儆惕而出力官兵有所勸勉再此案係本年二三月間之事且糾眾至八十七人之多又復拒傷官兵不法已極何以李質穎署總督時僅飭查拿並不據實奏報著李質穎明白回奏

十一月定妻妾逼迫夫死擬絞立決

四十六年二月奏　旨刑部因經朕看出核覆山西省梁崇祿圖姦賀生宜之妻被賀生宜毆傷身死將賀生宜漫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一本另請立罪人雖拒捕而並未傷人之例此案梁崇祿實亦拒捕但未傷事主向來辦理此等案件俱有成例可援如罪人不拒捕而擅殺者自應照例緩決數年後遇赦再行減等若罪人既有拒捕確實證據致被捕者殺死則捕者無論已未受傷均當於本年列入可矜刑部止須於秋審時就案核辦不必另立科條賀生宜一案卽照此辦理四月定斬絞人犯病故槪行通詳委員相驗其離省及道府所駐之處遠者關移鄰封相驗一面具詳

五月奏　諭阿桂等奏查明甘省新舊教番回起衅仇殺緣由一摺據稱撒拉爾番回約有六千多戶分爲十二工各工俱有掌教韓哈濟係世傳總掌教乾隆二十六年韓哈濟與賀麻六乎因念經不和彼此爭鬧賀麻六乎

新疆禮拜寺三座韓哈濟韓武等在按察司衙門互相控訴案內即有蘇阿渾即四十三之名經地方官會同審明將賀麻六乎韓武均照誣告人死罪未決律擬以杖流賀麻六乎首先生事冀陷無辜從重發往烏嚕木齊爲奴韓哈濟擬以枷杖蘇四十三訊不知情均予免議當經咨部完結等語此等番回在該處煽惑愚人妄言禍福甚至設立掌教及總掌教之名以至無知回民被其愚惑入教指揮聽令現在逆番蘇阿渾四十三等即其餘黨竟敢於聚衆抗拒官兵總由當日養癰貽患所致然向因舊教與新教相爭不致合爲一事若聽其仍存總掌教之名俾回衆悉聽其號令設彼總掌教者肆爲不法更何事不可爲此事關係甚大不可不設法妥辦早爲消弭著李侍堯於辦理撒拉爾番回善後事宜內將總掌教名目不動聲色令其裁去並各省有無似此回教名目者亦令一體妥爲裁革至韓哈濟與賀麻六乎等爭教互訐非尋常案犯可比皆當據實奏聞按律嚴辦以示懲儆乃當日該督僅以咨部完結刑部亦照咨率覆或入於彙奏朕實不知均屬錯謬但查此案係陝甘總督明山任內之事其時刑部堂官劉統勳官保英廉詩四達錢維城等均已物故毋庸再行查辦嗣後各省督撫遇有此等邪教爭控聚衆忿經之案即應親提案犯嚴審究擬據實具奏以淨根株不得顢頇了事率行咨部完結致復蔓延滋事刑部堂官遇有此等外省咨結之案亦即據實特奏從重定擬不得咨覆完案至邪教案內凡有發遣之犯不得發往奉天吉林及新疆等處致將邪教復行煽惑民人被其愚誘將此傳諭李侍堯及各省督撫入於交代遵照辦理並交刑部堂官存記一體遵照

九月定竊盜被追拒殺及臨時拒捕殺人並搶奪殺人從犯如幫同拒捕有傷不論他物金刃俱改擬絞候

皇朝通考禁止內地民人與土司交往例貴州巡撫李本奏準內地民人概不許與土司等交往借貸如有違犯將放債之人照偷越番境例加等明擬其借債之土苗即與同罪

四十七年九月定發遣新疆年滿之員除本犯不至軍流者仍照舊例辦理外其本犯軍流改發者即由陝甘總督照例解配旗人解部折枷

十月奉 諭民間私鑄鳥鎗向有明禁嗣因口外蒙古地方及內地民人防禦盜賊打取牲畜不能無需用之

處是以降旨免其交官銷毀致滋煩擾仍令編立字號以備稽查乃近閱各省招冊及題奏案件常有火器傷人鳥鎗拒捕之案皆因各省督撫平日不能飭屬實力查辦即編號嚴查出示曉諭亦不過奉行故事致任民間私行製造而不逞之徒得以藉端滋事著傳諭各省將軍督撫府尹嗣後務須督飭各屬實力嚴查毋許工匠私行鑄造售賣並令道府州縣時於因公巡察之便留心稽查諄切曉諭如有民間私藏者即行隨時繳銷總須不動聲色設法辦理此即不禁而自禁之法也著將此各傳諭知之並將如何設法查辦之處於年終彙奏一次

十一月奉　諭前因各省題奏審辦事件內常有火器傷人鳥鎗拒捕之案因諭令各督撫將民間私鑄鳥鎗一事實力查禁毋許工匠再行鑄造並曉諭民間有私藏者即令隨時繳銷昨因袁守侗奏審擬民人樊瑤呈控革監王烈父子一案摺內有村民王文興等在堤看守各持鳥鎗等械上前攔阻致將民人郭兒等鎗打受傷之語可見民間鑄造鳥鎗私行售賣者不一而足地方官平日並未留心查察著再傳諭各督撫接奉前旨務須遵照飭屬嚴密稽查並須不動聲色設法妥協辦理毋許任聽屬員視為具文奉行塞責也將此傳諭袁守侗並令各督撫知之

皇朝通考　增定嘓匪持刀傷人例四川總督福康安奏準川省匪徒因事忿爭執持鴨雞尾黃魚尾鯽魚背海蚌等刀傷人者照庫刀傷人例發近邊充軍（互見充流門）

皇朝通典　四十八年二月定姦婦悔過拒絕有據復被姦夫逼姦因而殺死擬以杖流

三月奉　諭刑部奏毆傷親母之張朝元一犯按律擬斬決一摺已依議行矣此等滅倫逆犯行同梟獍該部於審明後即應奏請正法嗣後遇有子毆父母案件無論傷之輕重該部於審明後即行奏請斬決將此通諭內外問刑衙門一體遵照著為令

又奉　諭據富勒渾奏福建泉州府海洋盜犯黃旦黃由劉愛三犯解審發回收禁該犯等擰斷鐐拷毆傷禁卒實屬肆橫無忌當於審明後先行正法梟示一摺所辦是已批交該部知道矣此等海洋行刧盜犯素性兇悍自知罪在不赦逞兇肆橫非一二禁卒及押解兵役所能制自應於解審具題之時即在省城按察使監牢固收

孰能免疏虞何得又發回原監致令重復滋事防範殊欠周密嗣後各省除尋常謀故殺情實之犯率多庸懦之人仍照向例辦理外其逆匪刼盜案情重大立決之要犯該督撫於審明題奏後即飭交按察使監嚴行收禁俟奉旨後即於省城正法其應行梟示者於正法後傳首犯事地方示衆著爲令

四月定以藥迷人救醒未得財者傳方及下手均擬斬候甫經合藥敗露人未受累者給厄魯特爲奴再犯及脫逃即正法十月定盜匪聚衆滋事蔓延數省情罪重大首犯比照大逆緣坐仍於摺內聲明此外刼盜各案俱依本律科斷毋庸比照大逆辦理

十二月奉　諭據提督衙門審究行竊人等內程章等六名俱係旗人因程章爲罪魁請銷旗檔擬發伊犂等處爲奴大柱兒杜二格杜三兒花沙布蘇沖阿請擬枷責刺字完結具奏雖已按例辦理但旗人向皆誠實並無此等無恥不肖事件迨後漸不學好遂有此等不肖行竊逃匿之人其犯案兩三次後銷除旗檔發遣者欲旗人知所愧辱治罪俱皆悔戒痛改前非今程章等六人竟不顧旗人顏面甘爲鼠竊而行不肖之事情屬可惡如僅以罪魁照例銷除旗檔發遣伊犂等處爲奴其餘只枷責刺字完結則不肖匪徒不能儆戒程章等六人俱著銷除旗檔分發伊犂等處嗣後旗人內如犯不肖無恥之罪致干刺字後即全不知羞辱未足憫惜似此者即銷除旗檔照民例辦理朕如斯嚴行定例並非只以嚴治旗人之罪專欲旗人知所羞辱各改陋習守分而行之意將朕此旨著通行刑部八旗各滿兵駐防處所曉諭知之

皇朝通考　增定旗人竊逃並犯仍從逃罪改發邊遠例

詳定拿獲黑龍江等處爲奴脫逃人犯即行正法各條例

定兇犯脫逃即行通緝例陝西按察使王昶條奏凡命盜一切重犯畏罪脫逃未必仍匿本省若按例於初參限滿始行分咨隣省協緝勢必輾轉遲緩嗣後命盜案犯罪干重辟者遇有脫逃即於初限時一面在本省嚴拿一面造具年貌事由贓物簡明淸冊詳請分咨各省協同踹緝不必俟初參之後並令直省各飭所屬於奉咨之日實力奉行

定應入情實人犯招解後留禁省監例刑部議覆陝西按察使王昶條奏凡外省命盜案件州縣官一經定案例應
逐件解赴省城候臬司督撫覆審具題其有情罪重大秋審時應入情實該督撫於成招定罪時便可預定此等人
犯與其發回本縣監禁待秋審又復解省審勘致多往返并有意外疏脫之虞莫若於招解到省定案後即行留禁
省城於臬司首府首縣均匀分撥禁錮俟勾到部文到日即在省城處決奉　上諭以情實人犯如謀故殺行兇
重犯及盜案自當留於省城至姦婦謀殺本夫及尋常鬬毆等案情節雖重尚不致有扭械脫逃之事仍解回本
州縣俟部文到日於該處正法示眾俾知儆懼

四十九年定立決案件公文馬上飛遞例向例爲秋審奉　旨勾到及議覆奏摺并由題本改奏案件俱釘封
派筆帖式賫交兵部封面開明馬上飛遞外其餘具題立決案件亦用釘封與各項不釘封公文均送交兵部轉
發提塘遞送至是江西巡撫郝碩奏請立決罪四公文概由兵部加封發驛馳遞部議應如所請嗣後除常行公
文仍照舊制交兵部轉發提塘外其一應立決人犯咨文俱釘封嚴固封面註明件數并馬上飛遞字樣派筆帖
式送交兵部加封發驛從之

增定因姦故殺有服尊屬例條奉　諭刑部題覆安徽省程尚義砍傷小功服嬸程劉氏身死一案定擬斬決
一本固屬罪無可加已照簽批發矣但核其情罪該犯因圖姦姪婦錢氏未成被伊嬸程劉氏詈罵反生氣忿頓
起殺機砍傷致死實係因姦故殺尊屬該部按律定擬依卑幼毆本宗小功尊屬死者斬律擬斬立決核之該犯
因姦故殺情節尚未允協嗣後如有此等案件應將因姦故殺專條援引定罪尋議嗣後凡卑幼因姦親屬故殺
本宗外姻有服尊長罪止斬候者均改爲擬斬立決從之

定嫁娶違律罪犯至死分別絞決監候例先是三十八年閏三月奉　諭旨刑部等議覆徐廷法與弟婦韓氏婚
配一案固屬按律定擬但現審據無姦占情事且由父母主婚與自行姦占小功以上妻者有間愚民無知自難責
以大義遽予絞決情殊可憫俱着從寬改爲應絞監候秋後處決

增定卑幼圖姦有服親屬被尊長毆責致死例刑部奏定凡尊長致死卑幼案內如僅止爲匪不法及一切尋常

卑犯或尊長先有私嫌乘機殺害者仍照謀故本律各按服制辦理外如有卑幼圖姦有服親屬被尊長忿激致死審有確據者悉照罪人已就拘執及不拒捕而擅殺律無論謀故各案照服制俱以鬬殺傷定擬其在場帮毆有傷之犯除係死者有服卑幼仍以謀故鬬殺服制本律科斷外其餘無論凡人尊長概照鬬殺餘人定擬

定故殺卑幼圖詐他人致被詐之家復釀斬決重案問擬絞候例

諭刑部核覆湖南乾州廳苗民張應琳商同張田氏謀死姪女張躲女并張學能謀死堂伯母張章氏互相圖賴一案朕細閱情節緣張學能與張章氏有祖遺未分兇山場一處張應璞等本屬無分詎張應璞與弟張應琳舊存契紙內載來步兇山場字樣欲行爭占經寨長查明實係張學能祖業將張應璞白契扯毀詎張應璞之妻張田氏背負幼孩張躲女赴山檢收桐子被張學能喝阻並聲言報官張應琳遂起意將張躲女致死圖賴張學能畏懼因亦將堂伯母張章氏致死搪抵該部議覆將張學能依謀殺緦麻以上尊長律擬斬立決張應琳依故殺姪圖賴人律發附近充軍固屬照例辦理但此案起釁由於張應琳謀占張學能山場將躲女致死圖賴是張應琳本屬理曲況張學能謀殺緦麻尊長律擬斬決而張應琳因故殺卑幼律止發遣不至於死是張應琳家僅傷張躲女一命而張學能之伯母張章氏已被害張學能以鬬於倫理又應擬斬立決是理直之家轉兩命抵一命未爲平允且張應琳係張學能近宗張學能正法之後伊家無人所有產業自必仍歸張應琳執業該犯既得免死仍獲遂圖產之謀則狡詐兇殘者勢必不復知所懲儆嗣後除尋常謀死卑幼希圖詐賴不致被詐之家又釀成人命者自應照舊辦理外其有被詐之家因其謀死卑幼復釀成人命致一死一抵如此案者則圖詐之犯卽使所殺傷係屬卑幼亦未便僅照向例擬遣使兇惡之徒無所畏懼其應如何改擬絞候之處著刑部另行定擬具奏載入則例遵行所有張應琳一案卽照新例辦理尋刑部議奏查例載兄及伯叔因爭奪弟姪財產故行殺害者擬絞監候係指爭奪弟姪財產卽將有財產之弟姪殺害者而言與圖占同族財產故殺弟姪圖賴者不同但因圖占財產起釁致被詐之家復致殺其尊屬搪抵是自殺其弟姪而又釀成二命卽予以繯首之條實有應得請嗣後如兄及伯叔謀奪族人財產故殺弟姪同詐致被詐之家復有致死尊長釀成立決重案除罪犯應死者悉照各本律定擬外其罪應軍流者卽照兄及伯叔因爭奪弟姪財產故行殺

例擬絞監候以昭平允至被詐之家所有財產卽使無人承管亦不得以爭奪者之後承繼從之

刪除私自淨身斬候舊例更定問擬條款奉 諭向來刑部定擬凡有私自淨身人犯俱問擬斬候雖爲愼重傷身起見然一經閹割便成廢人若非實在貧苦孰肯甘心出此況此輩供奔走掃除之役自古已然是宮闈在所必需而反治之以罪從前定例本未平協所有私自淨身問擬斬候一條竟應刪除並著直隸總督順天府尹嚴飭各屬州縣嗣後如有並無他故自行淨身者準其投內務府派撥當差照例驗看如有他故內務府大臣再行文問之地方官不得竟拘家屬致滋擾累其現因私自淨身問擬斬候已未招解及在監羈禁着查明釋放解送內務府分別當差尋刑部議奏此等淨身之犯情節不同有因貧而圖充太監者有畏罪而故自傷殘者今舊例既刪將來遇有此等案件如有委係貧難度日私自淨身別無他故者應卽照例令其自投內務府驗看派撥當差如係畏罪情急希圖漏免此等人犯除實犯死罪及應外遣無可再加外其餘俱按其原犯科條上各加本罪一等從之

律綱 皇朝通志凡明刑敕法其文有二一曰律曰例律以定罪例以輔律律編爲六曰吏戶禮兵刑工吏律二曰職制曰公式戶律七曰戶役曰田宅曰婚姻曰倉庫曰課程曰錢債曰市廛禮律二曰祭祀曰儀制兵律五曰宮衞曰軍政曰關津曰廐牧曰郵驛刑律十一曰賊盜曰人命曰鬭毆曰罵詈曰訴訟曰受贓曰詐僞曰犯姦曰雜犯曰捕亡曰斷獄工律二曰營造曰河防總律之大凡別爲一編曰名例首列律目及律母八字之義曰以以者與實犯同 謂如監守貿易官物無異正盜故以枉法論以盜論並除名刺字罪至斬絞並全科 曰準準者與實犯有間 謂如準枉法準盜論但準其罪不在除名刺字之例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 曰皆皆者不分首從一等科罪 謂如監臨主守職役同情盜所監守官物並贓論數滿皆斬之類 曰各各者彼此同科此罪 謂如各色人匠撥赴內府工作若不親自應役雇人冒名私自代替及替之人各杖一百之類 曰其其者變於先意 謂如論八議罪犯先奏請議其犯十惡不用此律之類 曰及及者因類而推 謂如彼此皆罪之贓及應禁之物則入官之類 曰卽卽者意盡而復明 謂如犯罪事發在逃者衆證明白卽同獄成之類 曰若若者文雖殊而會上意 謂如犯事未老疾事發時老疾以老疾論若在徒年限內老疾者亦如之之類 次列六贓納贖收贖五刑及獄具喪服諸圖次曰十惡一謀反二謀大逆三謀叛四惡逆五不道六大不敬七不孝八不睦九不義十內亂次曰八議一議親二議故三議功四議賢五議能六議勤七議貴八議賓凡應議者犯罪實封奏 聞取 旨不許擅自勾問若奉 旨推問者開具所犯及應議之狀先奏請議議定奏 聞取自

上裁其犯十惡者不用此律應議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及子孫犯罪亦如之若皇親國戚及功臣之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弟姊妹女婿兄弟之子若四五品官之父母妻及應合襲廕子孫犯罪從有司依律追問議擬上請其犯十惡緣坐及姦盜殺人受財枉法者不用此律其餘親屬奴僕管莊佃甲倚勢虐害良民淩犯官府者加常人罪一等止坐犯人不在奏請之律若各衙門追問之際占悋不發者並聽當該官司實封奏

聞區處凡已革宗室之紅帶已革覺羅之藍帶犯事治罪與旗人無異刑部照例枷號鎖禁完結其宗室覺羅犯事時身繫黃紅帶者依宗室覺羅例若繫藍帶及不繫帶者卽照常人例治罪凡毆宗室覺羅者雖無傷杖六十徒一年傷者杖八十徒二年折傷以上本罪有重於杖八十徒二年者加凡鬬毆二等止杖一百徒三年緦麻以上各遞加一等篤疾者絞監候死者斬監候除審明宗室覺羅並未與人爭較而常人尋釁擅毆者仍照律治罪外如輕入茶坊酒肆滋事召侮或與人鬬毆先行動手毆人者不論曾否腰繫黃紅帶其相毆之人卽照尋常鬬毆律一體定擬其宗室覺羅應得罪名刑部按例定擬犯該軍流徒罪者照例鎖禁拘禁犯該杖笞應否折罰錢糧之處宗人府量其情節如情罪可惡者在宗人府的決不准折罰其應圈禁者卽革去四品頂帶凡內外文武大小官有犯公私罪名所司開具事由實封奏請不許擅自勾問若許推問依律議擬奏

聞區處仍候覆准方許判決若所屬官被本管官司非理淩虐亦聽開具實蹟實封徑自奏陳官犯公罪應笞者一十罰俸一月二十三十各遞加一月四十五十各遞加三月應杖者六十罰俸一年七十降一級八十降二級九十降三級皆留任一百降四級調用吏典犯者笞杖決訖仍留役官犯私罪應笞者一十罰俸兩月二十罰俸三月三十四十五十各遞加三月應杖者六十降一級七十降二級八十降三級九十降四級皆調用一百革職離任吏典犯者杖六十以上罷役凡任滿得代改除致仕等官與見任同封贈官與其子孫正官同婦人犯夫及義絕者得與其子之官品同犯罪者各依職官犯罪律擬斷無官犯罪有官事發公罪笞杖以上依律納贖卑官犯罪遷官事發在任犯罪去任事發公罪笞以下依律降罰杖一百以上依律科斷本案黜革笞杖以上折贖皆免若事干埋沒錢糧遺失官物雖屬公罪事須追究明白但一應私罪並論如律其吏典有犯公私罪名各依本律科斷文武官犯私罪罷職不敘追奪

誥敕削去仕籍除名者官爵皆除僧道犯罪曾經決罰者追收度牒並令還俗軍民竈戸各從本色發還原籍當差定加減之法加者就本罪上加重減者就本罪上減輕惟二死三流各同為一減加者數滿乃坐又加罪止於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得加至於死本條加入死者依本條凡同僚犯公罪者並以吏典為首首領官減吏典一等佐貳官減首領官一等長官減佐貳官一等若同僚官一人有私自依故出入人罪論其餘不知情者止依失出入人罪論若下司申上司事有差誤上司不覺失錯準行者各遞減下司官吏罪二等若上司行下所屬依錯施行者各遞減上司官吏罪三等亦各以吏典為首凡一人犯罪其於律應減者若為從減自首減故失減公罪遞減之類並得累減凡共犯罪以先造意者為首隨從者減一等若一家人共犯罪止坐尊長尊長年在八十以上及篤疾則歸罪以次尊長如無以次尊長方坐卑幼婦人有犯罪坐男夫侵損於人者以凡人首從論若其犯罪而首從本罪各別者各依本律首從論本條言皆者罪無首從不言皆者依首從法其同犯擅入　皇城官殿等門及同私越度關同避役在逃及同犯姦者律雖不言皆亦無首從二人共犯罪而有一人在逃現獲者稱逃者為首更無證佐則決其從罪後獲逃者稱前獲人為首鞫問得實還將前人依首論通計前決之罪以充後問之數若犯罪事發而在逃者衆證明白或繫為首或繫為從即同獄成將來照提到官止以原招決之不須對問凡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罪各等者從一科斷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後發其輕若等勿論重者更論之通計前所論決之罪以充後發之數其贓應入官物應賠償盜應刺字官應罷職罪止者各盡本法犯罪已發未論決又犯罪者從重論已徒已流而又犯罪者依律再科後犯之罪不在從重科斷之限其重犯流者三流並決杖一百於配所拘役四年若已徒而又犯徒者依後所犯杖數決訖照徒年限應役亦總不得過四年又犯杖罪以下亦各依數決之其應加杖者亦如之本條別有罪名與名例不同者依本條科斷若本條雖有罪名其心有所規避罪重者自從所規避之罪論其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者依凡人論本應輕者聽從本法以五服參情法故具喪服圖凡親屬有得相容隱之條同居不限籍之同異雖無服者皆是若別居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妻之父母女壻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彼此得相為容隱奴婢雇工人為家長隱者皆勿論若漏洩其事及

通報消息致令罪人隱匿逃避者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容隱及漏洩其事者減凡人三等無服之親減一等若犯
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定罪律之準凡律令垂爲法守內外諸司百執事不得妄生意見變更成法歲終各從上司
考校有不能講解律義者論罰有差律中稱　乘輿車駕御物者　尙方服御之物並同稱　制者　懿旨
令旨並同稱期親祖父母者曾高同稱孫者曾元同適孫承祖與父母同緣坐者各依祖孫本法其適母繼母慈
母養母與親母同稱子者男女同緣坐者女不同稱與同罪者止坐其罪正犯至死者同罪之人得減一等不在刺
字斬絞之律若受財故縱與同罪者全科其故縱謀反叛逆者皆依本律稱罪同者至死不減等稱監臨者內外諸
司統攝所屬有文案相涉及別處駐劄衙門看管兵糧水利之類雖非牧民官但有事在手者卽爲監臨稱主守者
內外各衙門該管文案吏典專主掌其事及守掌倉庫獄囚雜物之類官吏庫子斗級攢攔禁子並爲主守其職非
統屬但臨時差遣管領提調者皆是稱一日者以百刻計工者從朝至暮不以百刻爲限稱年者以三百六十日稱
人年者以籍爲定稱衆者三人以上稱謀者二人以上謀狀顯著明白者一人同二人之法稱道士女冠者僧尼同
若於受業師與伯叔父母同贓有六項罪分四等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竊盜曰坐贓監守自盜
最重常人盜枉法贓次之竊盜不枉法又次之坐贓爲輕監守人盜所監守之物故曰自盜不分首從併贓論罪一
兩以下杖八十每二兩五錢加一等至流則每五兩加一等遞加至三十兩杖一百流三千里雜犯三流總徒四年
數滿四十兩斬雜犯準徒五年若盜漕糧入已滿六百石及盜倉庫錢糧入已一千兩以上者均擬斬候常人盜官
之財枉法盜官之法情同而罪亦同一兩以下杖七十每五兩加一等二十兩至四十兩俱五徒遞加至五十五兩
杖一百流三千里常人盜雜犯三流總徒四年贓至八十兩絞雜犯準徒五年枉法贓至八十兩有祿人實犯絞無
祿人至一百二十兩亦實犯絞常人盜漕糧入已滿六百石並盜鞘餉至一百兩以上者始擬絞候不枉法與竊盜
同科謂均非其有而取之故其罪同一兩以下杖六十每十兩加一等遞加至一百二十兩以上絞不枉法贓無祿
人減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有祿人贓至一百二十兩以上始實犯絞與竊贓滿貫分首從同坐贓致罪謂本
非入已之贓而坐以致之一兩以下笞二十每十兩加一等至徒罪則每百兩加一等遞加至五百兩罪止杖一百

徒三年監守盜常人盜皆不分首從併贓論枉法贓各主者通算全科各計入已之數不枉法折半科罪各計入已之數竊盜贓以一主為重併贓論罪而分首從坐贓各主者通算折半科罪凡彼此俱罪之贓及犯禁之物則入官若取與不和用強生事逼取求索之贓並還主以贓入罪正贓見獲者官物還官私物給主已費用者若犯人身死勿徵餘皆徵之

天聰七年　太宗文皇帝遣官頒欽定法律於科爾沁國土謝圖濟農十月復宣示外藩蒙古諸國

順治元年定問刑衙門準依明律問罪是年　世祖章皇帝詔法司會同廷臣詳繹明律參酌時宜詳擬允當以便裁定成書頒布天下

二年　勅修律官參酌滿漢條例分別輕重差等彙集進呈四年律書成名曰　大清律集解附例

御製序文爲書十卷共四百五十八條

十年特設督捕衙門專理緝逃捕盜事務

十一年　勅法司仿古大誥之制擇用刑名款重大者編緝成書頒告天下令有司於春秋暇日為民講說並令學官常為士子講習

十二年　諭帝王以德化民以刑輔治故律例最宜詳慎苟輕重失則官吏得以任意出入欲政平訟理其道無由朕覽獄奏本章引用律例每多未協爾部速將滿漢文律繕寫進呈朕將詳覽更定頒示遵行十七年校訂律例以　盛京定例及歷奉　詔旨並刑部衙門定例分析應入律各條款錄成滿漢文冊進　呈

康熙六年　勅刑部酌定見行則例詳晰分款陸續進覽九年刑部將律例繙繹滿文進　呈

十五年　諭兵部督捕衙門逃人事情關繫旗下重大前恐百姓株連困苦故將條例屢行更改減定期于兵民兩益近見各該地方官奉行踈玩緝獲日少旗下民生深為未便應遣部院大臣會同爾衙門將新舊條例逐一詳定務俾永遠可行

十八年　諭國家設立法制原以禁暴止姦安全良善故律例繁簡因時制宜總期合於古帝王欽卹民命

之意向因人心滋偽輕視法網强暴之徒凌虐小民故于定律之外復嚴加條例俾其畏而知儆免罹刑辟乃近來犯法者多姦偽未見少止人命關係重大朕心惻然其定律之外所有條例如罪不至死而新例議死或情罪原輕而新例過嚴者應去應存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詳加酌定議奏遵　旨將更改條例繕冊奏請刊布名曰見行則例

二十八年九卿議準律例內有襲前代舊文而於　本朝法制絕不相蒙者如郡王將軍中尉親自赴京者罪如京操官輪操軍失於赴京者罪如近京民戶滋生牧養如校尉緝事察訪皆屬前代弊政久革不行如安樂自在等州非見在流犯之地如炒鐵運甎等事非見在徒犯之役如吏典犯辟長官處決然後報部如在京軍民犯杖軍發別衛民發別郡如詭寄田地全家抄沒如誤傷致死責賠一人之類見今明載律文實非通行令甲應請竄實刪除　報可

三十四年定律文每篇正文後增輯總注疏解律義酌定名例四十六條錄清漢文各六本進　呈

三十六年　諭新纂律書名例朕已覽閱奏聞後又有更改之處發同刑部增入九卿詳閱具奏

三十八年督捕衙門改隸刑部爲督捕司先是督捕衙門隸兵部設侍郎一人理事官一人及郎中員外郎主事各官至是裁侍郎理事官餘仍舊制（互見職官門）

四十六年輯成　大清律例四十二本繕寫清漢文進　呈

雍正元年奏準自康熙四十七年起至六十一年止見在遵行定例一百十有五條內有應刪應改者令律例館總裁速行審定並前纂成之四十二本一併交與九卿參酌考訂

三年　諭朕自臨御以來欽卹刑獄每遇法司奏讞必再三覆覈惟恐稍有未協又念律例一書爲用刑之本其中條例繁多若不校訂畫一有司援引斷獄得以意爲輕重貽誤非小特命纂修官刻期告竣今據將所纂全稿進呈朕逐一詳覽其有應行駁正者已一一批示但明刑所以弼教關繫甚大著九卿會同細看務期斟酌盡善以副朕慎重刑名之意是年　御製序文頒行　大清律集解附例凡三十卷律文凡四百三十有

六條律有總注律後附例共八百十有五條分爲三項曰原例（繫累朝舊例凡三百二十一條）曰增例（繫康熙年間見行例凡二百九十條）曰欽定例（繫欽奉上諭及內外臣工條奏凡二百有四條）

六年　諭律例舊文有八議之條歷代相沿已久我朝雖載其文而實未嘗行者蓋有深意存焉夫刑罰之設所以奉天討罪至公至平無容意爲輕重者也若於親故功賢等故爲屈法以示優容則律無一定何可謂之公平乎且此等或以効力宣勞爲朝廷所倚眷或以勳門戚畹爲國家所優榮其人旣異於常人尤當秉禮守義以爲士民倡率乃不自愛而罹於法尤非蚩蚩無知者比而執法者又曲爲之宥何以懲惡而勸善乎如所犯果出無心情有可原則臨時酌量加恩未爲不可若豫著爲令是於未有過之先卽以不肖待之名爲從厚實乃至薄也且使恃有八議之條任意爲非必有自干大法而不止者是又以寬容之虛文特陷之於罪戾矣今修輯律例八議之條仍令載入特頒諭旨俾天下曉然於此律之不可爲訓親故人等亦各知所儆惕而重犯法是則朕欽卹之至意也

十三年　諭國家刑罰禁令之設所以詰姦除暴懲貪黜邪以端風俗以肅官方也然寬嚴之用又必因乎其時從前朕見人情淺薄官吏營私相習成風罔知省改勢不得不懲治整理以誡將來今人心共知警惕矣凡各衙門條例有從前本嚴而朕改易從寬者此乃從前部臣定擬未協朕與廷臣悉心斟酌而後更定以垂永久者應照更定之例行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易從嚴者此乃整飭人心風俗之計原欲暫行於一時俟諸弊革除之後仍可酌復舊章此朕之本意也自後遇此等事件則再加斟酌若有應照舊例者仍照舊例行是年十一月　上諭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維國體而勵臣節國體不維則無尊卑上下之辨臣節不勵則大臣擁高爵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此賈誼所以諄切辨論也朕欲風勵天下使人各自愛其敦節行尤宜自大臣始大臣有不自愛者朕仍設廉恥以養之庶幾動其天良激勵鼓舞嗣後三品以上大員身罹罪譴卽奉旨革職拏問者法司亦不得遽加夾訊如有不得不用者亦必請旨將此永著爲例

乾隆元年部臣奏準修輯律例又覆準督撫臬司等各有刑名之責倘有所見據實敷陳　敕交該館以資採

擇五年御製序文頒行　大清律例凡四十七卷律文仍舊本删律總注其注內有於律義有所發明實可補律所不逮者則竟別立一條著爲成憲例千有四十二條以次附律文之後删原例增例各名目又奏準乾隆四年十二月以前之例已經逐條奏準通行其乾隆五年以後之例有陸續增修之處仍定三年一次編輯頒行直省永著爲例

六年　諭律例一書原係提綱絜領立爲章程俾刑名衙門有所遵守至於情僞無窮而律條有限原有不能纖悉必到全然該括之勢惟在司刑者體察案情隨時詳酌於無枉無縱則可不可以一人一事而改成法也本朝大清律周詳明備近年以來又命大臣等斟酌重修朕詳加釐定見在刊刻頒行而新任之臬司科道等條陳律款者尚屬紛紛至於奉天府府丞蒐奉請酌改三條夫以已定之憲章欲以一人之臆見妄思變易究竟不能盡民間之情弊而朝更夕改徒有乖於政體嗣後無得輕議紛更如果所言實屬有當該部亦止可議載冊籍不得擅改成書

八年奏準督捕則例自康熙十五年編纂以來閱今七十餘年未經修輯其間先後更定律例删定爲一百三條名曰督捕則例于律例外別爲一集分上下二卷幷輯三流道里表告成將館務移歸刑部 先是纂修則例皆特簡大臣至是始歸刑部纂修 又纂修刑例共五十四條計二卷毋庸纂二十四條十一年續增例四十九條修改二十一條毋庸纂十四條自是以後凡欽奉　上諭及內外臣工條奏皆五年一修十六年續纂刑例七十四條酌改十二條更正五條計二卷删除十四條毋庸纂二十七條二十年修訂三流道里表二十一年續纂刑例五十三條增輯二條酌改八條更正二條計二卷删除四條毋庸纂十二條是年　諭向來枷號人犯秪於熱審時暫行保釋並無隆冬保釋之例此等生事不法之人隨時懲治庶人心共知警惕若姑息市恩適足養姦縱暴非國家明罰敕法之道刑部竟行編入條例頒發殊屬不合所有枷號人犯著仍照舊例行

二十六年續纂刑例一百十三條毋庸纂二十七條三十二年大修續纂刑例一百四十條修改百有三條删除五

十一條計二十卷毋庸纂十九條嗣又補纂十五條修改二十九條刪除十一條是年聲明共計例千四百五十六條又續纂督捕則例六條修改八條刪除四條毋庸纂三條三十七年續纂刑例五十條修改四十九條刪除七條毋庸纂十七條四十二年續纂刑例九十六條修改五十六條刪除六條又續纂督捕則例五條修改五條毋庸纂七條四十七年續纂刑例六十條修改十一條刪除二條毋庸纂八條四十九年修輯三流道里表繕成黃冊十九本進　呈刊刻頒行此律例之大綱也其逐條之次第節目俱具載全書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刑類二

徒流 配沒 囚繫

通考 虞舜流宥五刑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周官大司寇之職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賄貨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於司兵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藁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

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掌戮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為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

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秦始皇時嫪毒作亂討誅之其徒皆梟首車裂輕者為鬼薪

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

漢文帝詔除肉刑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

文瀾書局石印

免爲庶人其亡逃及有耐罪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完爲城旦舂歲數以免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孥輸在官者

平帝元始二年令天下女徒已論歸家僱山錢月三百

後漢光武建武三年詔令女徒僱山歸家注見上

七年詔罪囚非犯殊死勿按其罪見徒免爲庶人

二十九年詔罪囚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罪輸作有差

明帝即位詔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已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

八年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

肅宗建初七年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妻子自隨占犯殊死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繫囚鬼薪白粲

已上皆減本罪各一等輸司寇作

元和七年令如前

和帝永元三年詔中書官徒各除半刑謫其未竟五月以下皆免遣

八年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燉煌屯

十一年詔郡國中都官徒及篤癃老小女徒各除半刑其未竟三月者皆免歸田里

元初二年詔中書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馮翊扶風屯妻子自隨

延光三年詔死罪囚繫減死一等詣燉煌隴西及度遼營

順帝漢安二年令繫囚殊死以下入贖其不能入贖者遣詣臨光縣居作二歲

沖帝即位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徒邊謀反大逆不用此令

魏明帝定律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

晉武帝制新律累作不過十一歲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

劉頌爲廷尉請復肉刑疏曰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縣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志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爲盜賊況本性姦凶無賴之徒乎又今徒富者輸財解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爲姦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橫肆若是近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爲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

成帝時邵廣盜官幔二帳坐死其子宗雲乞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事見詳讞門

宋制爲劫者身斬家人棄市同籍周親謫補兵見詳讞門

梁制謀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斬父子同產男女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姊妹及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爲奴婢貲財沒官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黵面爲劫字髠鉗補冶鎖士終身其下又謫運配財官冶士尚方鎖士皆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

梁天監十一年詔自今捕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者可停將送

時百姓有罪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則舉家質作人既窮急姦宄益深帝思所以寬之乃下是詔　時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升械若病疾權解之是役囚徒或有優劇大同中皇太子在春宮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曰臣以比時奉敕權視京師雜事切見南北郊壇材官車府太官下省左裝等處上啟並請四五歲以下輕囚助充使役自有刑均罪等愆自不異而甲付錢署乙配郊壇錢署三所於辛爲劇郊壇六處在役則優今聽獄官詳其可否舞文之路自此而生公平難遇其人流泉易啟其齒將恐玉科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其詳立條制以爲永准帝手敕報曰頃年以來處處之役唯資徒謫逐急充配若科繁細義同繭絲切須之處終不可得引例興訟紛紜方始防杜姦巧自是爲難更當別思取其便也竟弗之從

陳制獲賊帥及士人惡逆免死付冶聽將妻入役不爲年數其髠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鎖二重其五歲刑以下並

鎖一重五歲四歲刑若有官準當二年餘並居作

後魏太武定律令當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內人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圜圂女子入舂稾其癰疾不逮于人者守苑囿

孝文時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合門充役崔挺上書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罪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帝善之乃除其制

齊神武秉政改制諸强盜殺人者斬妻子同籍配爲樂戶小盜贓滿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武成時制齊律一曰流刑謂論犯可罪原情可降鞭笞百髡之投於邊裔以爲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二曰刑罪卽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六歲者加笞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鏁輸作左校而不髡無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盜及殺人而亡者卽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

周制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一百笞五十流刑流衞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一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八十流鎭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一百笞九十流藩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一百徒輸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爲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當流者皆甄一房配爲雜戶其爲盜賊發逃亡者懸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自魏晉相承死罪其重者妻子皆以補兵魏虜西涼之人沒入名爲隸戶孝武入關隸戶皆在東魏後齊因之仍供厮役建德六年齊平後帝欲施輕典於新國乃詔凡諸新戶悉放爲百姓自是無復新戶

隋文帝令高熲定新律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爲五年徒刑五年改爲三年犯法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皆比徒三年若

犯公罪者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追徒過九年者徒二千里其後改徒及流竝爲配防

唐初徒流之刑皆因隋制武德四年詔裴寂等更定律令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半悉爲一歲居作者著鉗若校京師隸將作女子隸少府縫作旬給假一日臘寒食二日毋出役院病者釋鉗校給假疾差倍役謀反者男女奴婢沒爲官奴婢隸司農七十者免之凡役男子入於蔬圃女子入於廚饎流移人在道疾病婦人免乳祖父母父母喪男女奴婢死皆給假授程糧非反逆緣坐六歲縱之特流者三歲縱之有官者得復仕

太宗初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既又哀其毀傷支體乃除斷趾流爲加役流三千里居作又比隋舊律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七十一條貞觀二年詔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

十四年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數量配邊要之州

十五年敕犯反逆免死配流者六歲之後仍不聽仕

武后長壽元年有人上封事言嶺南流人有陰謀逆者乃遣司刑評事萬國俊攝監察御史案之若得反狀便許斬決國俊至廣州徧召流人擁之水次以次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鍊曲成反狀仍誣奏云諸道流人咸有怨望若不推究爲變不遙后然其奏又命攝監察御史劉光業王德壽鮑思恭王大貞屈正筠等分往劍南黔中安南嶺南等六道案鞫流人於是光業誅七百人德壽五百人其餘少者不減數百人

元宗開元十年敕自今以後准格敕合應決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貶之色決訖許一月內將息發遣其緣惡逆指斥乘輿者臨時發遣

天寶五載敕流貶人多在道逗留自今左降官情罪稍重者日馳十驛以上自是流貶者多不全矣

肅宗乾元元年敕左降官非反逆緣坐及犯惡逆名敎枉法強盜贓如有親年八十以上及患在牀枕不堪扶持更無兄弟者許停官終養其流移人亦準此

德宗建中三年敕諸色貶流人及左降官身死竝許親屬收之本貫殯葬其造蠱毒移鄉人不在此限

憲宗元和八年刑部侍郎王播奏天德軍五城及諸邊城配流人等臣切見諸處配流人每逢恩赦悉得歸還唯

前件流人皆被本道重奏稱要防邊遂令沒身終無歸日臣又見比年邊臣犯流者多是胥徒小吏或是鬬打輕刑據罪可原在邊無益請自今流人準格例滿日六年後竝許放還所冀抵法者足以懲滿歲者絕其愁怨從之

穆宗長慶元年制應亡官失爵及放還流人如先有莊田不經沒官被人請射作主如本主及子孫已歸竝委州府卻還務令安

武宗會昌六年赦書節文應徒流人在天德振武者官中量借糧種俾令耕田以爲生業

僖宗乾符三年敕流徒之人殘疾者徵贖（見贖刑門）

後唐清泰三年尚書刑部郎中李元龜奏準開成格應斷天下徒流人到所流處本管晝時申御史臺候年月滿日申奏方得放還本貫近年凡徒流人所管雖奏不申御史臺報大理寺所以不知放還年月望依律格處分從之

宋太祖皇帝開寶時定刑制凡流刑四徒刑五（詳見刑制門）

流配舊制止於遠徙不刺面而晉天福中始創刺面之法遂爲戢姦重典宋因其法

開寶五年御史臺上言伏見大理寺斷徒罪人非有官當贖銅之外送將作監役者其將作監舊兼充內作又有左校右校中校署比來工役竝在此司今雖有其名無復役使或遇祠祭供具水火乏人使令欲望令大理寺依格斷遣徒罪人後竝送作坊應役從之

太宗以國初諸方割據沿五代之制罪人率配隸西北邊然多亡投塞外誘羌戎爲患乃詔自今當徒者勿復隸秦州靈武通遠軍及緣邊諸州時江南湖廣已平於是罪人皆流南方

太平興國五年詔配役者分隸鹽亭役使

先是國初以來犯死罪獲貸者多配隸登州沙門島通州海島皆屯兵使者領護而通州島中凡兩處豪強難制者隸崇明鎮懦弱者隸東布州兩處悉官煮鹽是歲始令配役者分隸鹽亭役使之而沙門如故

端拱二年詔免嶺南流配人荷校執役又令婦人有罪至流者免配役

眞宗咸平三年先是江浙荆湖廣南遠地應强盜及持仗不死者并部其屬至京師多殞於道路乃詔自今止決杖黥面配所在五百里外牢城

仁宗景祐中以罪人貸死者舊多配沙門島在登州海中至者多死乃詔當配沙門島者第配廣南遠惡地牢城廣南遠惡地牢城廣南罪人乃配嶺北然其後亦有配沙門島者

神宗熙寧三年詔決配强盜無以全黨置之一路

刪定編敕官曾布請復肉刑畧曰今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代墨劓剕宮之法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重輕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固不爲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況折杖之法於古爲鞭朴之刑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衆其終必至於殺戮是欲

六年審刑院言登州沙門島寨配隸以二百人爲額餘則移置海外非禁姦之意詔自今以三百人爲額

吳充建請流人冬寒被創上道多凍死請自今非情理巨蠹過冬月聽留役本處至春遣之奏可

九年詔以交趾犯順應配廣南東西路罪人並權配三千里外

元豐八年罷就配法並如舊制行

初帝以流人去鄉邑疾死於道而護送禁卒往來勞費用張誠一之議隨所在配諸軍重役至是中丞黃履言其報仇非便罷之

詔犯盜刺環於耳後徒流以方杖以圓三犯杖移於面徑不得過五分

元祐六年刑部言配諸隸沙門島强盜殺人縱火贓滿五萬錢强姦毆傷兩犯至死累贓至二十萬錢謀殺至死及十惡至死罪過蠹已殺人者不移配强盜徒黨殺人不同謀贓滿二十五萬遇赦移配廣南溢額者配隸遠惡餘犯遇赦移配荆湖南北福建路諸州溢額者配隸廣南在沙門島滿五年遇赦不該移配與不許縱還而年及

六十以上者移配廣南在島十年者依餘犯格移配篤疾在身年及七十在島三年以上移配近鄉州軍犯狀應移而老病者同其永不放還者各加二年移配從之

紹聖三年詔配沙門島人已溢額者竝配瓊州萬安軍昌化珠崖軍定爲令

徽宗崇寧三年宰臣蔡京請倣周官司圜之法令諸州築圜土以居强盜貸死者晝則役作夜則拘之視罪之輕重以爲久近之限許出圜土充軍無過者縱釋詔從其請五年罷之大觀元年復行四年復罷

石林葉氏曰前世常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監驅之勞而配隸者有道路奔亡困踣之患蘇子容元豐中建議請依古圜土取當流者治罪訖髡首鉗足晝夜居作夜則置之圜土滿三歲而後釋未滿歲而遇赦者不原既釋仍送本鄉稽察出入又三歲不犯乃聽自如崇寧初蔡魯公始行之人不以爲善也

高宗建炎二年以盜賊竊發所在道梗乃詔諸州罪人斷配訖權送本處重役俟盜息路通日遣行

四年詔臨安府四至州郡犯罪合配之人毋得配本府候回鑾日如舊

紹興十九年刑部看詳捕獲沿海劫盜竝係持杖兇徒理宜措置關防今將合該刺配廣南及三千里之人斷訖權行刺配鄂州都統制軍下二千五百里以下之人斷訖量地里遠近權行刺配池州太平州建康府都統制軍下竝收管重役其配字欲以配州府屯駐軍重役字爲文俟盜賊衰息日依舊例從之

二十四年詔諸路州軍有編管之人願充廂軍者聽

上因宣諭大臣曰朕昨在元帥府見河朔州軍將編管人穿鎖傳送旅店三五相聯乞丐於市盡緣不給之食至於此眞可憫惻可申嚴約束行下

孝宗隆興元年臣僚言諸州斷配海賊例送廣南遠惡州軍緣瀕海之郡多爲賊船嘯聚慮長姦惡請自今竝分隸兩淮水軍收管從之

淳熙十一年校書郎羅點言比年以來所在流配人甚衆强盜之獄每案必有逃卒積此不已爲害不細臣嘗推原其端蓋由配法太繁本朝折杖之制視前代用刑爲輕而刺配之法視前代用刑爲重國初敕令所備入配者

少淨平旣久防禁益密在仁宗朝張方平極陳其弊廷議減除迨今百有餘年有增無損切謂欲戢盜賊不可不銷逃亡之卒欲銷逃亡之卒不可不減刺配之法望詔有司將見行刺配情輕者從寬減降別定居役或編管之令其應配者檢會淳熙元年五月指陳擇其强壯刺充屯駐大軍庶幾州縣配之卒自此漸少上曰近歲配隸稍多久役當如何準等奏如雜犯死罪猶可從輕至如刼盜六項指揮之行爲盜者莫不曉得將欲爲盜必先慮立爲首之名殺人姦濫之罪皆歸之以故爲首者不獲而犯者免死盜何由懲上曰可令刑寺集議奏聞旣而刑部大理寺奏言象以典刑墨居其一流放之法用宥五刑是墨刑不施而後宥以流也鞭作官刑說者曰鞭以爲治官事之刑是流墨不施而後及於鞭也蓋曰墨曰流曰鞭三者俱爲九刑之一自帝舜以迄三王未聞有兼施竝用者漢文帝除肉刑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惟劓與刖方及於笞則黥之與笞漢時亦不兼用也歷代遵尙鞭笞度數雖有不同止用其一無復他法隋文始改百王之制而用其二然亦不兼施今簡冊可考也流刑徙之遠方則在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之外止於離其鄉井徒刑役於當處則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之限止役作其身凡是二者皆不笞決惟杖刑自六十至百笞刑自十五至五十是二者笞決其身隨卽縱遣至唐高祖加千里之流大宗申加役之制餘因隋舊而已晉天福始創刺配合用其二仍役而不決逮我藝祖一洗五代之苛猶以隋制爲重於是悉易以決爲流徒杖笞之法名存實改自加役流至流二千里其刑四竝決脊杖配役有差所謂配役非今之所謂配古所謂徒役是也自徒三年至徒一年其刑有五竝決脊杖有差而盡免其徒役之年自杖一百至六十自笞五十至十其刑各五悉易以臀杖而減其數如杖一百止決二十減其八十之數是也由杖九十以下至於笞十悉從末減於是帝舜三居之法至此始不用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而省刑之意遂冠百王其後坐特貸者方決杖黥面配遠州牢城而舜之九刑始併用其三黥爲墨配卽流杖迺鞭三者始萃於一夫之身蓋其制將以宥死罪合三爲一猶爲生刑端未爲過至太宗皇帝始詔竊盜贓滿五貫者決杖黥面配役其意亦以宥死蓋國初之制竊盜三貫棄市故也累聖相承固未嘗有慘於用刑之意而八情狃於見聞法令易以滋彰據張方平所奏祥符天聖慶歷其數至倍是也今以刑書考之其麗於配者幾五百

條中閒有數項比之慶歷又復數倍積少成多殆非一朝一夕之故然回視藝祖創法之始特以有死者固已遠矣又有罪不至配而用情重決配者亦有泛言決配而因以決配者嘗推原其故蓋自建隆以及湻熙二百年之閒決配既多視以爲常不復知有前代之遺制與夫祖宗之美意臣僚奏請動以決配爲言有司建立亦以決配爲可而配法始滋矣近者李椿嘗建此議陛下特詔近臣各述所見其閒亦有爲陛下略言及此者而講之不詳亦卒以廢格良可惜也竊謂今罪之麗於大辟者宥其一死俯從決配乃藝祖之遺制固不容輕議自餘流罪以下情理重害未可遽去者且仍舊其次重者當如方平之請代以役年其輕者竝行刋削如此既不失藝祖創法之本意亦稍復前代沿襲之舊章非細故也但方平之請止具四等而今世配法乃至十四等今欲推廣方平之意永不放還者役終身海外者役八年遠惡廣南者役七年三千里二千五百里者竝役六年二千里一千五百里者竝役五年千五百里者竝役四年特旨配鄰州者役三年本州本城者竝役二年不刺面者役一年免其文面竝役當處雖累會恩不許原免則方平之意得矣上尋謂輔臣曰朕思之配法雜犯配罪只配本州牢城犯私茶鹽之類不必遠配只刺充本州廂軍令著役若是劫盜已經三次便可置之死可論刑寺熟議奏來

十四年八月臣僚言刺配之法始於晉天福閒國初加杖用貸死罪其後科禁寖密刺配日增考之祥符編敕止四十六條至於慶曆已一百七十餘條今湻熙配法凡五百七十條配法既多犯者自衆黥隸之人所至充斥近臣僚建請改定居役之法已降指揮看詳至今未見定論蓋緣刺配情理稍輕既欲降居役則編管乃爲從坐不應卻令徙鄉輕重不倫議乃中格竊謂前後創立配條不爲無說若止令居役不離鄉井則幾於惠姦不足以懲惡若盡用配法不卹黥刺則面目一壞誰復顧藉强民適長威力有過無由自新檢照元豐刑部格諸編配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條限政和編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輕稍輕四等色目莫若依倣舊格稍加參訂將犯配法人如入情重則依舊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則止刺額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輕則與免黥刺面放還之格其次最輕則降爲居役別立年限縱免之格倘使居役本條或有從坐編管則置之本城減其放限如此則於見行條法竝無抵牾且使刺面之法專處情犯兇蠹而其他偶麗於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有顧藉可以自

新省縣徒鎖姦黨誠天下之切務惟陛下留神速詔有司裁定施行後迄如舊制

光宗紹熙二年知瓊州黃揆言今中外之姦民以罪抵死而獲貸者必盡投之海外以爲兵是聚千百虎狼而共置之一𤠳也今日積者已多而纍纍遞送者方來未已一旦稔惡積釁潰裂四出臣恐偏州之民項背不能帖席而臥也請自今凡兇惡貸死而隸於流籍者許分之沿江諸屯及其他遠惡之地無專指海外以爲兇藪庶幾陰消潛削不至滋蔓流毒偏方從之

三年臣僚言配法自有年限方許放停近來更不照應一二年閒隨即放便是致人皆玩法以配爲常請行下諸路應犯法刺配人如至本州須依條限方許放停如限內再有所犯乞撥入屯駐軍中重役永不放便從之寗宗嘉泰四年正月臣僚言後世衣食之路日蹙犯法者衆配隸之人中路多逸及到配所州郡憚於贍養往往故縱不捕此徒雖幸脫免而其身實無所容於天地閒饑寒切身若非羣衆販買私商即是聚爲强盜配隸之人蓋有兩等其閒鄉民一時鬭毆殺傷及胥吏犯贓貸命流配等人設使逃逸未必皆是强勇能爲大過欲止徒配本州牢城重役立爲條限限滿給據復爲良民至於累犯强盜及聚衆販賣私商會經殺傷捕獲之人皆能跳梁山谿運動兵仗非村民胥吏之比欲並配屯駐軍立爲年限限滿改刺從正軍衣糧誠爲利便從之

開禧元年閏八月臣僚言國朝品式條章燦然備具謂人之難於離鄉井也於是有配隸羈管編管之條然非姦贓强盜殺人貸命與夫鬭傷情重者不以是罪之今世酷吏會不是思於配隸編管羈管之外自創爲押出外界之條使之蕩析離居浮游失所未免有客死異鄉之歎欲嚴飭中外自配隸編管羈管之外惟他郡作過之人許勒歸本貫其餘悉從本條科罪不得輒將土著之家人屬押出外界從之

宋寗宗嘉定六年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籍沒者衆莫敢上聞起居舍人眞德秀奏言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

奏略曰頃者朝廷以楮幣日輕行新令慮民之虧減牟利儆之以沒人家貲之法中外有司苟能體朝廷之意擇其甚者而加懲則人孰不畏乃有胥吏利其多貲而因以傾奪者有閭巷平時睚眦而因以中傷者夫估籍

之禍甚於刑誅刑誅雖酷痛止其身貲財一空盡室溝壑今乃不量其輕重而輒施之是豈朝廷立法之本意耶當此郊霈之餘伏望明敕監司守令自今民閒有違犯約束諭告勿悛者止當嚴置憲典不許更籍其家亦足以廣聖朝維新之澤

理宗紹定五年五月詔自今齊民有罪監司守臣毋輒籍沒其家必具聞俟命

淳祐六年五月命自今官吏贓狀敗露經臺諫監司奏劾分明者即下所屬州郡拘贓聽朝廷議罰或移為他用併籍其家 從右正言何琮奏請也

邱濬大學衍義補曰宋人承五代為刺配之法既杖其脊又配其人而且刺其面是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而兼受三刑也且聚罪廢無聊之人於牢城之中使之合羣以搆怨其憤憤不平之心無所於洩心中雖欲自新而面上之文已不可去其亡去為盜挺起為亂又何怪哉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迄不能制皆刺配之徒在在有為之耳目也

遼制死刑之外有籍沒之法流徒刑有黥刺之法

籍沒之法始於太祖案䂬悅舒嚕遇害事以其首惡家屬沒入斡里及淳欽皇后時析出以為著帳郎君至世宗詔免之其後內外戚屬及世官之家犯反逆等罪復沒入焉餘人則沒為著帳戶其沒入宮分賜臣下者亦有之

流刑始太宗會同時皇族錫里郎君謀毒通事嘉哩等命重杖之及其妻流於矩巴哩密河其後世宗天祿二年天德蕭翰瑠格及其弟瓌都等謀反天德伏誅杖翰流瑠格遣瓌都使哈噶斯國景宗保寧二年國舅蕭海只等盜殺樞密使蕭思溫誅之流其弟紳圖於黃龍府興宗重熙七年南面侍御準格爾詐取女直貨物罪死上以有吏能黥而流之道宗太康二年上欲觀起居注修注郎布當及等不進各杖而罷之流林牙蕭岩壽於烏隗威部大安三年燕國人錫庫厭魅梁王伏誅子蘭陵郡王蕭綽哈除名置邊郡徒刑國家舊使遠國多用犯徒罪而有才略者使還除其罪如聖宗開泰九年郎君老使沙州還詔釋宿累是也餘如開泰元年進士康

文昭等坐論知貢舉裴元感邪祥私曲秘書省李萬上書辭涉怨訕皆杖而徒之

配法如聖宗統和四年第山西諸將功罪特哩袞瑤昇等九人皆以聞敵逃遁奪官配伊喇徹爾仍配隸本貫

又興宗重熙二十一年近侍實達爾盧寶僞學御畫免死配役終身

聖宗統和二十九年詔自今世家子孫犯死當黥與齊民同科

舊法宰相節度使世選之家子孫犯罪徒杖如齊民惟免黥面至是詔但犯罪當黥即准法同科

開泰八年詔竊盜贓滿二十五貫其首處死從者決流　先是竊盜贓滿十貫爲首者處死其法太重故有此令

時那訥默庫犯竊盜者十三次皆以情不可恕論棄市因詔自今三犯竊盜者黥額四則黥面徒五年至於五則處死

興宗重熙二年定黥面之罪　時有司奏元年詔曰犯重罪徒終身者加以捶楚而又黥面是犯一罪而具三刑宜免黥其職事官及宰相節度使世選之家子孫犯姦罪至徒者未審黥否上諭曰犯罪而改過自新者亦有可用之人一黥其面終身爲辱朕甚憫焉今後犯終身徒者止刺頸奴婢犯逃若盜其主物主無得擅黥其面刺臂及頸者聽犯竊盜者初刺右臂再刺左三刺頸之右四刺左至於五則處死

道宗大安四年五月詔役徒終身者五歲免之

金太祖天輔三年正月東京人爲質者永吉等五人結衆謀叛事覺誅其首惡餘皆杖百沒入家屬資產之半詔知東京事鄂囉繼有犯者並如之

太宗天會七年定竊盜得物者罪例

凡竊盜但得物徒三年十貫以上徒五年刺字充下軍三十貫以上徒終身仍以贓滿盡刺字於面五十貫以上死徵償如舊制

世宗大定九年二月制妄言邊關兵馬者徒二年

章宗明昌二年十一月制投匿名書者徒四年

五年定徒二年以下者杖六十二年以上杖七十婦人犯者並決五十著於敕條
時尚書省奏在制名例內徒年之律無決杖之文便不用杖緣先爲流刑非今所宜且代流役四年以上俱決杖
而徒三年以下難復不用婦人比之男子雖差輕亦當例減遂有此令
案大定間濟南尹梁肅上疏曰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鐐居役歲滿釋之家無兼丁者加杖
准徒今取遼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爲甚今太平日久當用中典有司猶用重
法臣實痛之自今徒罪之人止宜居作更不決杖朝廷以爲今法已輕於古恐滋姦惡不從是金制徒刑決杖其
來已久何待明昌五年始議定制意大定後中間別有變更至是復之稍從輕減特史文未詳耳

承安三年四月定明安穆昆身犯私鹽私酒麴殺牛者徒一年杖數不以贖論不及徒者杖五十

五年八月更定鎮防軍犯徒配役法

九月定皇族收養異姓爲子者徒三年姓同者減二等立嫡違法者徒一年

泰和元年十二月新律成增徒至四年五年爲七

六年三月勑尚書省祖父母父母無人侍養而子孫遠遊至經歲者甚傷風化雖舊有徒二年之罪似涉太輕其放
前律再議以聞

元徒法五年數杖數相附麗爲加減鹽徒盜賊既決而又鐐之流則南人遷於遼北之地北人遷於湖廣之鄉詳刑制篇
諸徒囚晝則帶鐐居役夜則入囚牢房其流罪發各處屯種者止令監臨關防屯種諸流遠囚徒惟女直高麗二
族流湖廣餘並流尼嚕罕及取海青之地泰定間又從御史言以職官贓污者流放廣南
案元制流罪北人徙南南人徙北去家萬里往往道死文宗天歷二年始更遷徙法凡應徙者驗所居遠近移之
千里在道遇赦者皆得放還如不悛再犯徙之本省不毛之地十年無過則量移之所遷人死妻子聽歸土著順
帝元統初從翰林學士王結言移鄉者改過聽還其鄉著爲令

世祖至元十二年二月禁民間賭博犯者流之

十五年正月勅官吏隱匿及擅易馬匹私配婦人者沒其家軍官不能撫治軍士及兵擾至逃亡者沒其家貲之半

十七年十一月詔有罪配役者量其程遠近

配役之法不一有配隸淘金者至元二十四年扎爾古齊奏去歲審囚官所錄囚數南京濟南兩路應死罪已一百九十人若總核諸路爲數必多宜留扎爾古齊數人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羣羊豈可遽殺耶宜悉配隸淘金

十九年十一月中書省臣言天下重囚除謀反大逆殺祖父母父母妻殺夫奴殺主並正典刑外餘犯死罪者令充日本占城緬國軍從之

是月定勢家爲商賈阻遏官民船者沒其家

二十年四月申嚴酒禁有私造者財產女子入官犯人配役

先是十四年五月申嚴大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貲散之貧民至是又有是令後二十六年十月禁內外百官受人饋酒食者沒其家貲之半

二十三年四月定竊物者配役之例

中書省臣言比奉旨凡爲盜者毋釋今竊鈔數貫及佩刀微物與童幼竊物者悉令配役臣竊議一犯者杖釋再犯者依法配役爲宜帝曰朕以漢人徇私用金泰和律處事致盜賊滋眾故有是言人命至重今後非詳讞者勿輒殺人

二十八年十月詔嚴益都般陽泰安寧海東平濟寧畋獵之禁犯者沒其家貲之半

成宗元貞二年五月詔諸徒者限一年釋之毋杖

大德四年正月申嚴惡少不法之禁犯者黥刺杖七十拘役

八年正月以災異詔雜犯之罪當杖者減輕當笞者並免私鹽徒役者減一年

十一月詔內郡江南人凡為盜黥三次者謫戍遼陽諸色人及高麗人三次免黥謫戍湖廣盜禁籞馬者初犯謫戍再犯者死

仁宗延祐七年六月定邊地盜孳畜罪犯者給各部力役如不悛斷罪如內地法

英宗至治二年三月禁捕天鵞犯者籍其家

案大德十年四月詔凡匿鷹犬者沒家貲之半笞三十今復有此令夫以禽獸細微而至籍沒貲產不太甚乎元政之衰於此可見

定徒者減杖之例

時漳州路推官上言律徒者不杖今杖而又徒非恤刑之意宜加徒減杖遂定為令

文宗天歷元年十月中書省臣言凡有罪者既籍其家請勿沒其人妻子制可

二年正月省臣又言近籍沒奇徹家其子年十六請令與其母同居仍請繼今臣僚有罪致籍沒者其妻其子他人不得陳乞亦不得沒為官口從之六月陝西行臺御史孔思迪言人倫之中夫婦為重比見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斷付他人似與朝廷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況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與前賢所謂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人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典刑者則孥戮之不必斷付他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為令從之至順帝至元六年九月又詔今後有罪者毋籍其妻女以配人

明制徒刑五徒一年杖六十年半杖七十二年杖八十二年半杖九十三年杖一百每杖十及徒半年為一等加減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皆杖一百每五百里為一等加減徒有總徒四年有准徒五年流有安置有遷徙有口外為民其重者曰充軍充軍者明初惟邊方屯種後定制分極邊烟瘴邊遠邊衛沿海附近軍有終身有永遠

凡徒流再犯者流者於原配處所依工樂戶留住法三流並決杖一百拘役三年拘役者流人初止安置今加以居

作即唐宋所謂加役流也徒者於原役之所依所犯杖數年限洪武應役毋得過四年初制流罪三等視地遠近邊衛充軍有定所蓋降死一等惟流與充軍爲重然名例律稱二死三流各同爲一減如二死遇恩赦減一等即流三千里流三等以大誥減一等皆徒五年犯流罪者無不減至徒罪矣故三流常設而不用而充軍之例爲獨重律充軍凡四十六條諸司職掌內二十二條則洪武間例皆律所不載者其嘉靖二十九年條例充軍凡二百一十三條與萬歷十三年所定大略相同

凡應合抄劄者曰姦黨曰謀反大逆曰姦黨惡曰造僞鈔曰殺一家三人曰採生折割人爲首

徒役各照所徒年限並以到配所之日爲始發鹽場者每日煎鹽三斤鐵冶者每日炒鐵三斤另項結課

太祖洪武八年二月敕刑官自今凡雜犯死罪者免死輸作終身徒流罪限年輸作官吏受贓及雜犯私罪當罷職役者發鳳陽屯種民犯流罪者鳳陽輸作一年然後屯種

十五年正月命將校士卒雜犯死罪者免死杖發戍邊

後十六年正月令徒流笞杖罪囚代農民力役贖罪役十日准笞二十杖一十徒流各計年准之雜犯死罪者罰戍邊

二十一年令謀逆姦黨造僞鈔等罪沒其貲產丁口其餘止收貲產仍以農器耕牛還之

凡犯籍沒者除反叛外其餘止沒田產孳畜田產內有墳塋者不在籍沒之限

二十四年六月命死罪囚輸役造金吾衛舍

二十六年定充軍之制

凡應充軍者大理寺審訖開付陝西司本部置立文簿注名姓年籍鄉貫依南北籍編排爲二冊一進內府一付該管百戶領去有逃故按籍勾補

惠帝建文四年（時成祖已即位）令徒罪囚人撥充國子監膳夫照年限拘役

八月定罪人輸作之例

笞罪五等每等五日杖罪五等每等十日徒罪准所徒年月加以應杖之數輸役流罪三等俱役四年一百日

雜犯死罪工役終身

九月令雜犯死罪及流罪赴北平種田

帝諭法司曰前令罪人入米贖罪以省轉輸之勞近聞有貧不能致米者往往憂感以死非朕本意自今除十惡死罪外其餘死罪及流罪令挈家赴北平種田流罪三年死罪五年後錄爲良民其徒罪令煎鹽杖罪輸役如故仍選徒罪以下罷職官假以職名俾督民耕種三年有成績實授無成仍坐原罪

成祖永樂二年正月詔自今有犯交易金銀之禁者免死（大政紀載永樂元年下令禁金銀交易欲行鈔法也）徙家於興州屯戍

十二月御史張翥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地方切近沙漠軍衛充實則虜不敢爲患比軍人犯徒流罪者悉徙興州屯戍恐邊衛軍士圖易避難必多故犯以求遷徙則隊伍日減邊備不定乞令臨邊衛所軍人犯徒流罪者止從科斷仍流原衛戍守從之

三年十二月定徒流罪條例

徒流發充軍者於長安左右門造守衛官軍飯食於漢趙二府牧馬不充軍者充國子監膳夫將軍軍伴土工或於北京爲民種田遵化炒鐵或自買船遞運或擺站運鹽笞杖罪止鑄錢准工

十年正月令誣告犯徒流等罪者免罪挈妻子徒盧龍山海永平小興州爲民種田

十一年五月令四徒運糧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死罪終身徒流各照年限杖罪每等五百株笞罪每等一百株

宣宗宣德二年令匠役雜犯死罪鎖鐐終身工役徒流笞杖罪論年限工役

英宗正統五年二月定罪四無力輸贖充軍擺站事例

刑部議定凡罪四無力贖罪者沿海邊衛旗軍舍餘照舊例的決還役隨住陝西民雜犯死罪文職官吏知印承差贓罪滿貫照例發莊浪等衛安遠等遞運所充軍擺站其餘各處軍職旗軍舍餘笞杖的決雜犯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罪照徒年限福建浙江山東發本處沿海貴州四川廣西雲南陝西湖廣發本處沿邊廣東發

廣西沿邊江西南直隸發浙江金山衛沿海北直隸河南發宣府俱送總兵官處定撥衛用土功候習呵將沽

日發回衛所還職著役民人陰陽人等俱發附近衛要處擺站

十月復軍丁力士犯盜戍邊例

刑部言舊例軍丁力士犯盜者皆戍邊比者詔從律斷但令輸作復役以是人輕於犯盜請復舊例庶使知懼

從之

十一月更定受枉法贓充軍之例

初制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贓者不分南北俱發北方邊衛充軍至是三法司言洪武定律時鈔貴物賤所以枉法贓至百二十貫免絞充軍今鈔賤物貴若以物估鈔至百二十貫枉法贓俱發充軍輕重失倫矣今後文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比律該絞者估鈔八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其受贓不及前數者視見行例發落

從之

九年六月命受財教唆誣告平人者充軍著爲例

十年二月申嚴囂越誣告遷戍之例

誣十人以上者軍發邊衛民遷口外從刑部請也

景帝景泰元年八月詔官吏人等爲事充軍者止終本身

初宣德十年詔凡犯罪充軍者止終本身至是命照此例行憲宗成化十六年九月戶部會議犯罪充軍病故者例終本身其各衛因原問官司移文故軍雖沒一概按名清勾有司亦不查理率以戶丁抵補實爲無辜宜令分豁奏入如議

憲宗成化六年三月申誆騙財物遣戍例

吏部尚書姚夔等奏京城小人多放官債臨行債主同到任所以一取十宜出榜申禁其假託姓名誆騙財物者事覺問罪枷號部門三月發烟瘴地方充軍詔從之

二十一年正月定軍犯族屬分別同異籍之例

時以妖言人犯例應全家烟瘴充軍中有疎遠族屬無辜受累詔所司勘實仍令今後坐全家充軍者除謀逆不限籍之同異外其餘罪犯戚屬各居異籍者並與分豁

孝宗宏治十二年六月令問斷遷發罪人有自願本地充軍者聽不欲者仍口外為民

時御史王哲奏遷發口外為民者風土不宜往往疾病道死請今後兩廣及雲貴四川福建犯應遷發者悉改撥本處附近衛所充軍部議以充軍之罪甚於遷發今聽其自願從之

十七年閏四月定強占屯田遷發之例

占田五十畝以上者軍改發邊衛民遷口外從給事中楊褫請也

五月定老幼廢疾犯罪充軍例

三法司議請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人員犯死罪者奏發充軍徒流以上合充軍者本身自犯聽收贖有壯丁主使者罪坐主使之人奏上報可

八月定天文生犯軍罪例

凡習業已成者發附近衛分充軍仍於欽天監應役 未成者如例發邊衛充軍

世宗嘉靖三年十一月詔今後除反逆緣坐外凡減死充永遠軍未遣而死獄者俱免勾補著為令

後十一年九月刑部言充永遠軍未遣者本犯死或又逮其子孫視死刑反重近嘗奉准開釋而在外有司或未諳曉吏得緣以為奸請通行申論凡法當永 戍而未發遣病故者不必逮其子孫從之

六年七月更定充軍之制

御史楊彝奏凡罪應充軍者請勅所司從宜編發遠不過三千里程不過一二月無使軍人走死解戶貽累部議從之

二十年十月詔有私以首功相鬻者不分受財與否俱充軍著為令

二十二年二月定僞茶謫戍例

時戶兵二部議自今犯僞茶五百斤以上者本商與轉賣之人謫戍近衛原係近衛者調邊遠主家匿僞茶至千斤以上者亦依前例編發其不及數者比私鹽律請著爲令從之

神宗萬歷十二年五月定貪官計贓論罪條例

先是以溫州知府貪酷肸下御史問引因公科斂所屬財物計贓以枉法論發充軍至是都察院以所引受財枉法之例而所犯則係因公科斂之贓似與例意有閒緣科斂罪止徒而贓多情重者恐無以示懲故引前例乞纂入問刑條例部議贓至五百兩以上者卽引枉法例若止因公科斂第依律議以雜犯絞罪准徒者從之

皇朝通考順治二年定籍沒毋得濫及給事中孫襄奏言犯人家口入官婦女至於給配漸恐靡恥遵襲節義風微嗣後除叛逆强盜外均宜及身而止從之

按 國初律無成書故籍沒無正條是 特允孫襄之奏迨順治三年 頒行大淸律條載謀反重犯家產人口入官並强盜亦不在此例也

七年定隱匿錢糧者本犯正法仍籍沒家產人口互見刑制門

八年定投充旗人生事害民者本犯正法妻子家產人口入官詳見刑制門

十二年定改發寗古塔之例寗古塔地方嚴寒發往人犯易致斃命是時給事中魏裔介奏請於遼東地方量其遠近酌罪輕重流之不必專發寗古塔從之

定發尙陽堡之例凡一應流罪皆照律例所定地方發遣其解部流徒者改發尙陽堡

定徒犯發遣屯田之例酌其年分以定開墾之多寡開完釋放其願留者卽永爲已業從江西興屯道翟鳳翥請也

十三年定旗人犯軍流徒罪折枷責之例軍罪枷三月流罪枷兩月徒罪枷一月仍責以應得鞭數詳見刑制門至十八年又議准旗人犯徒一年者枷二十日一年半者枷二十五日二年者枷三十日二年半者枷三十五日三年者枷四十日流二千里者枷五十日二千五百里者枷五十五日三千里者枷六十日旗人犯附近軍折枷七十日邊衛

七十五日邊遠八十日極邊烟瘴九十日

十四年定窩逃犯人免死責四十板面刺窩逃字家產人口入官詳見刑制門

定興販攙和私錢者流徙尚陽堡詳見刑制門

十六年定官員犯貪贓枉流之例先是十二年定官員犯貪贓至十兩以上者不分枉法不枉法俱籍產入官至是免其籍沒責四十板不准折贖流徙席北地方

定誣告人死罪未決者本犯杖一百發邊衛充軍詳見刑制門

定民人自首身係逃人借端行詐者責四十板妻子家產人口入官

十七年定奸民刁訟持刀抹項希圖倖准者本人按法究治妻子流徙尚陽堡

定應徙席北者俱改徙寧古塔

十八年　聖祖仁皇帝御極是年定叛逆案內應徙者改徙寧古塔之例

康熙二年定流犯身死妻子免遣之例先是流徙人犯分別應行僉妻及止遣本身嗣於康熙元年將妻室未分家之子一併流徙令其室家完聚至是以該犯妻子本係無罪　諭嗣後除反叛緣坐干連人犯仍照例遣行外其餘流罪身死妻子皆免遣

三年刑部又奏定流徙人犯夫死其妻免流若有子或無子有僕仍遣僅乳子者免若妻家冀免伊女致死其婿以謀殺論若惡棍冀得犯人妻設謀致斃者照光棍例立斬互見刑制門至四年仍定本犯已死者妻子槩行免遣至二十年又定叛案牽連流犯身死其妻子有子者仍遣無子者免遣

定窩逃人犯鄰右及干連人犯向例徙寧古塔者俱改徙尚陽堡

三年禁止私贖遣犯家屬凡發遣　盛京寧古塔等處逆犯家屬有私行買贖者係官革職旗人枷鞭民人杖流互見刑制門

四年定家產盡絕追贓無完之流徒笞杖等犯應行入官者原罪的決免其入官身故產絕者仍照元年定例贓

銀免追妻子亦免入官（互見刑制門）

定寗古塔流徙民人有嫁女旗下者聽妻子家屬毋許賣與旗人其家奴聽從主賣

定外省流遣人犯起解限期凡起解流遣限期除解部發落入官人犯照定例行外若在各省地方軍流人犯以刑部咨文到日計限一月即行起解該犯限日行五十里若三千里限二月二千五百里限五十日餘准是俱限內至發遣處所

五年定婪贓衙役赦免後仍行充役者流徙寗古塔

六年定不俟原問官審結徑行叩　閽者旗人枷號兩月鞭一百民人責四十板流三千里（互見刑制門）

七年定賭博禁例凡開場賭博抽頭放頭者旗人枷責民人充軍在場賭博者旗人枷責民人流徙（詳見刑制門）

定窩逃流犯未發身故者妻子免遣從左都御史王熙請也

九年更定停遣之例定例流徙尙陽堡寗古塔罪人於六月十二月停遣至是　特諭刑部自十月至正月及六月俱勿遣

定隱匿入官人口至五名財物至五百兩者流徙寗古塔（詳見刑制門）

定遣犯在途遇赦應免者題請釋放之例

十一年定流徙罪犯在配窩逃之例督捕侍郎折庫納奏窩隱逃人例有處分至流徙處所窩隱逃人者未經定例今尙陽堡寗古塔等處流徙人等如窩隱逃人不便復擬流徙應枷號三個月責四十板從之（互見刑制門）

十六年定誘取典賣良人子女者民人杖一百流三千里旗人枷責完結（詳見刑制門）

定旗人犯入官罪例凡旗人犯入官之罪者俱入各旗辛者庫其辛者庫人有犯入官之罪者枷責完結

定侵盜錢糧一年不完者僉妻及未分家之子流徙家產入官例（詳見刑制門）

十八年定衙役詐贓十兩以上者僉妻安插奉天例（詳見刑制門）

定鑪頭匠役包攬買銅交納者枷責并妻子流徙尙陽堡（互見刑制門）

定軍罪及免死流犯妻子仍僉之例凡軍流及免死擬流人犯皆僉妻及未分家之子交戶部安插如分家之子有情願隨往者聽

十九年定軍流分別發配之例先是十八年議定凡軍流及免死擬流者俱發烏拉地方其照常流罪發奉天等處地方至是左都御史郝浴奏請死罪減等者仍照例發遣烏拉其餘軍流俱充發奉天等處從之

定貪贓官役發配例死罪減等者仍照例安插烏拉其罪不至死而擬流者從尚陽堡

二十年定旗人詐害平民者流徙凡上三旗及八旗中有刁惡棍徒橫行非法詐害良民者該旗嚴查送部卽行奏　聞發往寧古塔

二十一年改定發烏拉之例奉　諭烏拉地方風氣嚴寒由內地發遣安插人犯水土不習難以資生念此輩雖干憲典但既經免死原欲令其全生若仍投畀窮荒終歸踣斃殊非法外寬宥之初心以後免死人犯俱發往尚陽堡安插其應發尚陽堡人犯改發遼陽安插至反叛案內應流人犯仍發烏拉地方當差不必與新披甲人爲奴

定民人假稱逃人具告行詐者發寧古塔給披甲人爲奴 互見刑制門

二十二年改定發遣罪例凡三次逃人三次竊盜免死減等及誘賣人口藥餌迷拐各爲從者并和同被誘知情應擬流者俱改發寧古塔與披甲人爲奴

二十三年定誣陷平民爲盜嚇詐銀兩者照竊盜三犯例發寧古塔旗人發遣本身民人僉妻俱追銀入官 互見刑制門

定强盜自首者免死充發凡强盜殺人案內如無下手主謀情由者准其自首發邊衛充軍 互見刑制門

二十五年閏五月定私賣軍器者充軍凡邊界地方有奸徒私將軍器賣於土司番蠻之人者不論官民兵丁俱杖一百發邊衛充軍該管官知情故縱者與軍民一例治罪 詳見刑制門

定軍犯定配之例凡充軍人犯在京兵部定衛在外巡撫定衛仍鈔招知會兵部其問邊外爲民者鈔招送戶部

定邊口禁例凡蒙古擅殺內地民人及盜牲畜論擬斬絞外妻子牲口皆入官其攜帶家口牲畜私自入邊游牧者不論幾戶皆入官民人私自出邊口者僉妻發山海關外遼陽等處安插 詳見刑制門

二十六年定流犯查提妻室例凡應查提審擬流之妻將犯人先發順天府羈候行文該地方查取妻室俟解到後發順天府夫妻一同發遣至三十九年議准軍犯亦照此例

二十七年定借口子報父仇擅殺人者流徒刑部議覆御史趙廷珪疏言律載子報父仇不告官而擅殺者杖六十蓋爲未經審擬寃抑無伸者言之也如仇家已經審擬或遇赦宥復有借口報仇者不得概引輕條應如所請流三千里著爲令 互見刑制門

定官員過贓未受者照聽許財物律杖徒

二十八年　命察流犯發遣之弊奉　諭流徒人犯遇有勢力者每羈禁不嚴及至發遣又輾轉遷延其貧苦無力營求者卽肆行凌虐瀕於死亡向來此弊甚多嗣後如遇有勢力之人卽行發遣不得遲延其貧困之人毋許凌虐致斃著戶刑二部堂官不時稽察如有前項情弊指參從重治罪 互見刑制門

定强盜事發自首者分別論戍擬徒凡事發後查拏時自首之强盜內如有傷人不死者照律擬戍如不曾傷人者照知人欲告而自首減二等律擬徒 互見刑制門

定强盜年未及歲被誘同行贓無入己者免死杖流 互見刑制門

三十九年定那移銀至五千兩以上糧米至六千石以上者毋論已完未完革職仍擬滿流例 詳見刑制門

四十一年改定僉妻流犯在京發配之例順天府府尹錢晉錫疏言各省民人有在京定擬流罪及免死減罪人犯舊例於順天府發遣但其中僉妻流犯必俟該犯之妻從本省押解至京始行發遣曠日稽延且單身女流長途押解易受解役凌辱殊爲可憫請嗣後在京發配者先發回本省照各省發遣例僉妻解往從之

定僉妻人犯在配身故家屬回籍之例先是二十八年兵部奉　諭軍罪人犯身故無子其孤寡之婦仍留配所情實可矜著令回籍至是順天府府尹錢晉錫疏請嗣後流犯在配身故者妻子俱准回原籍從之

定稽察流犯脫逃例刑部議准黑龍江寧古塔發遣人犯逃者甚衆皆由該管官不行查察之故應令各該將軍打牲總管等將發遣人犯每月收領者若干逃走者若干拏獲者若干未獲者若干查明造冊咨部至年終將總

數具奏按其逃走之多寡治伊主及各該管官之罪

更定免死人犯仍發黑龍江逃者嚴處刺字之例定遣犯脫逃拒捕者卽行正法

四十七年嚴流犯逃後犯法之例奉　諭凡減等流徙者俱係死罪豁免之人理當安靜守分若仍不改過逃回作惡情殊可惡嗣後流所逃回不犯罪者仍照例完結外逃後又復犯罪不論罪之輕重幷將舊案査出立時正法著爲令 互見刑制門

定充發人犯在配毆死人者卽行正法 互見刑制門

四十八年定兩次竊盜發遣例奉　諭嗣後如有兩次竊盜俱發黑龍江應當差者著當差應給披甲爲奴者著給與爲奴 互見刑制門

五十二年定發遣人犯俱發三姓地方之例

五十三年定造賣淫詞小說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市買者杖一百徒三年 詳見刑制門

五十五年定糾衆搶奪稻穀者發遣刑部議准凡地方米價騰貴爲首寫帖知會衆人將稻穀搶奪應僉妻送部照例刺字發三姓等處給與披甲人爲奴 互見刑制門

五十六年定强盜爲從者免死發往黑龍江等處 詳見刑制門

五十七年改發遣黑龍江三姓地方例奉　諭發往黑龍江三姓地方之人俱因凶惡發遣若發在一處人犯日多必致生事此後停其發往著發喀爾喀科布多烏蘭固木地方彼處水土甚好著築城安插令其開墾耕種八旗每佐領派護軍披甲各一名於八月內馬匹肥壯之時前去駐防看守二年一換其沿途驛站虛備車輛毋致犯人勞苦

五十八年定沿江濱海用鎗棍格鬬者分別首從流徙例 詳見刑制門

五十九年定鹽梟就撫復行私販者將本犯解部充發科布多烏蘭固木地方 互見刑制門

六十年定造言訛詐者發遣刑部題准凡揑造無影之言妄行訛詐銀兩者發科布多烏蘭古木地方係民人僉妻互見刑制門

雍正元年定窩盜之家知情存留三人以上者充發三姓地方詳見刑制門

二年定下五旗王等屬下發配之例奉諭下五旗王等屬下問罪發遣者部擬俱發往各打牲處數年之後該王等每有私令同京者嗣後因公事犯罪發遣者不得發往該王門上打牲各量其罪之輕重發往三姓黑龍江地方

定軍罪人犯發布隆吉爾地方開墾總理事務王大臣議奏布隆吉爾地方現在修築城垣請將直隸山西河南山東陝西五省軍罪犯人除賊盜外盡行發往該處令其開墾從之

定旗人因重罪發遣復從配所逃回之例枷號二月鞭一百發三姓等處

定官犯那移一萬兩以上者發邊衛充軍詳見刑制門　三年改定配之例上以盛京為開基之地寧古塔黑龍江三姓等處俱為接壤向來遣犯安插於此日積漸多恐引誘漸染廢壞風俗且將來發遣之人多於本地兵丁亦有未便因命嗣後遣犯分發內地邊遠之區令地方官嚴加管束

又諭嗣後年逾七十之人有犯發遣者另行具奏

定被逼行竊因而殺人者分別流徙之例刑部議准如竊盜已經改過被夥盜强逼同竊者從之恐罹法網不從又恐扳害將强逼之人殺死未經自首者審有挾制實情免死擬流如殺死後即行自首者減二等擬徒互見刑制門

四年定官犯侵欺一千兩以下者照監守自盜律擬斬准徒五年互見刑制門

定漢軍人犯發遣之例大學士八旗都統九卿遵旨議覆滿洲蒙古營生之道與漢民迥異有犯軍流罪者概行發遣恐難以圖存請仍照舊例枷責完結其漢軍人等有犯軍流罪者一體照例發遣

申定造賣賭具分別首從發遣流徒例詳見刑制門

改定刨參人犯發遣之例奉諭偷刨人參遣犯發黑龍江等處則與伊等犯罪之處相近兇犯不知懲戒嗣

後諭參發遣之犯係滿洲蒙古發往江南荊州西安等處有滿洲駐防之省城當苦差係漢人漢軍發往烟瘴地方當苦差

定貢監生員包攬錢糧催收入己者黜革發黑龍江當差例（詳見刑制門）

五年定徒犯本省發遣及徒滿仍同本籍之例刑部奏向例在京問擬徒罪人犯無論本地及外省民人俱送順天府衙門充發限滿仍同京京師首善之地豈容奸徒雜處請嗣後順天府屬州縣仍送該府尹發遣其餘各省民人俱遞回各該處督撫衙門發遣限滿交於本籍地方官管束不許再至京師如有私自來京者拏獲枷責遞回得 旨此等匪類豈但不宜再令來京即往別省亦生事妄行嗣後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許出境倘有私自出境及在本處生事者將該犯擬流遠省地方官管束不嚴嚴加處分

定土司家口遷徙安插之例九卿遵 旨議覆雲南貴州四川廣西湖廣五省改土為流之土司有犯斬絞重罪者其家口應遷於遠省安插犯軍流罪者應遷於近省安插飭令地方文武官稽查不許疎縱生事從之

定奉天遣犯發配之例奉 諭奉天習俗不好凡犯罪發遣之人若發往相近邊地必致逃回生事嗣後犯法應枷責發遣者著解送來京照例枷責滿日發與西安荊州等處滿洲駐防兵丁為奴

定旗下另戶犯流及在逃流犯例向例旗下另戶之人犯罪發遣者俱不為奴至是刑部遵 旨議准嗣後奉天等處人犯有應枷責發遣者照例枷責外若滿洲另戶正身發往西安等處駐防當差其卑污下賤原同奴僕及奴僕開戶而為另戶者發給西安等處駐防兵丁為奴又從前在逃之犯已奉 旨寬免令其自首若過限不行投到獲日將減等盜犯於原發遣處正法平常發遣之犯有行兇為匪者亦於原發遣處正法如無為匪之處枷號兩個月鞭一百仍交原發遣處安插若旗下家人私自逃走者加逃罪一等從之

諭嗣後枷責之犯奉旨改為發遣者俱免枷責有情罪可惡仍應枷責者臨時請旨

六年嚴遣犯不法之例

定假冒考職發邊外充軍不准援赦之例（詳見刑制門）定漢軍犯軍流查其祖父奏明之例奉 諭嗣後漢軍除犯

死罪外其犯軍流者將其祖父或係從龍舊人或有軍功陣亡之處查明奏聞

旨照例發配故其杖責亦照民人例

定漢軍犯軍流杖責之例時漢軍犯軍流等罪已奉

七年更定軍流人犯停遣之例刑部議奏各省軍流人犯有隆冬停遣之例其已發遣在途距充配之處雖道里無多一交冬令亦爲留住而隨行妻女不得不一并收監致淹禁四月之久方得脫離就道殊爲可憫請嗣後各省軍流人犯除廣東起解福建於冬月仍照常發遣並人犯在本地未經起解者仍照例停遣外若已至中途初冬十月尚未嚴寒經過州縣應照常接遞至十一月初一日方准停遣俟次年開印即爲起解再軍流人犯自配所逃回者照逃人例分別刺字押解配所治罪雖遇隆冬亦不准其停遣從之

定盜犯同居伯叔與弟不行出首者照窩盜坐家分贓律發邊衛充軍詳見刑制門

定繼母凌逼前母之子致自盡者將繼母之子杖一百流三千里互見刑制門

定積匪猾賊不論曾否刺字俱發邊衛充軍從浙江按察使方觀請也詳見刑制門

八年申定土司家口遷徙安插之例刑部議准嗣後犯罪改土歸流土司之妻妾子女照例遷徙外其父母兄弟係附和該犯爲匪犯法本案有名或平日倚恃土司聲勢素行兇橫生事擾民者俱無論同居分居一并遷徙安插如本案內並無附和該犯爲匪犯法平日又屬安靜者均應免其遷徙從之

九年定流犯年逾六十者撥入養濟院給以口糧改定流犯脫逃之例凡流犯脫逃分別原犯流罪及免死減等爲流者按脫逃次數遞加治罪原犯流罪者初次脫逃照例枷號兩個月責四十板加徒役三年二次枷號三個月責四十板加徒役四年三次發邊衛充軍若係免死減等流犯初次脫逃者枷號兩個月責四十板加徒役四年二次發邊衛充軍三次照軍犯三次脫逃例擬絞監候互見刑制門

十年改遣應發黑龍江人犯先是奏准應發黑龍江罪犯改發扎克拜達里克等處令其開墾耕種嗣經停止九年準噶爾賊人犯扎克拜達里克時所有罪人跟隨官兵守護城垣竭力捍禦　上嘉憫之加　恩除其罪名令充兵入伍效力因　諭嗣後應發黑龍江人犯遣往北路軍營附近可耕之地令其開墾效力

又停覺羅僉遣之例軍機大臣議准覺羅與平民不同罪至發遣必其情罪重大若發遣身故又令伊妻子回京殊爲煩擾嗣後免其僉妻發遣永遠拘禁高牆之內以示懲儆

十一年改定刨參人犯發遣之例定例偷窃人參之犯滿洲蒙古發往江寧荆州有滿洲駐防之省城當差漢軍漢人發往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烟瘴地方當差　上念廣東崖州陵水等處水土最惡每致染病今改發內地之饒平欽州等處當差其雲貴廣西等處地方風土有類此者亦著改發

定軍流徒犯孀婦獨子聲請留養例詳見刑制門

停旗人改發扎克拜達里克等處種地例奉　諭凡應發遣黑龍江者改發扎克拜達里克等處種地效力朕思滿洲漢軍人等不諳耕種之事發往彼處甚屬無益著仍遵舊例發往黑龍江

嚴定邪術避刑分別軍流之例凡奸徒以邪術避刑相傳習者爲首杖一百流三千里本犯僱人作法架刑者照規避本罪律遞加二等罪止流二千五百里三千里者俱發邊衛充軍詳見刑制門

申定竊盜同居親屬分別徒流之例詳見刑制門

定書役假造印信分別杖流發遣之例凡衙門書役僞造印信誆騙財物除自行雕刻照例定擬外其倩人雕刻誆銀不及十兩錢不及十千者俱杖一百流三千里銀十兩以上錢十千以外者俱發遣黑龍江詳見刑制門

定竊盜三犯計贓在五十兩以下罪止滿杖者從重改擬發遣詳見刑制門

定竊盜誣扳分別軍徒例刑部議准嗣後除積匪慣盜有意陷人者仍照本犯贓數自一兩至九十兩俱發邊衛充軍如係初次爲匪畏罪混扳者計其贓銀一兩至四十兩者俱加等徒三年其五十兩至九十兩罪應擬徒者俱加等發邊衛充軍詳見刑制門

十二年分別盜夥發遣流徒之例凡盜夥三人以下手持兵器者雖不得財杖六十徒三年得財一兩以下計贓加一等至滿貫論絞四人以上雖不得財亦無兇器爲首徒一年爲從杖一百得財一兩以下亦計贓遞加如加

至流三千里爲首發邊衛充軍爲從流三千里六八以上不論曾否得財首從皆徒三年計贓重於徒三年者爲首流三千里爲從減一等滿貫爲首者絞爲從發邊衛充軍十八以上不分首從並發邊衛充軍贓滿貫者絞詳見刑制門

定宗室覺羅犯軍流徒罪之例凡閒散宗室覺羅犯徒罪者在宗人府拘禁犯軍流罪者在宗人府鎖禁俱照旗人應折枷號日期滿日釋放詳見刑制門

定附近苗疆民人煎空硫磺百斤以上者發邊衛充軍互見刑制門

改定遣犯逃後爲匪解配所正法之例向例免死遣犯與平常遣犯逃後爲匪被獲者俱仍解遣所正法至是改定卽於拏獲地方正法仍行文發遣處曉示詳見刑制門

定搶奪殺人傷人案內分別發遣軍徒罪例刑部議准嗣後搶奪殺人下手爲從之犯照竊犯拒捕殺人爲從例發吉林烏拉等處給披甲人爲奴搶奪傷人下手爲從之犯亦照竊盜拒捕傷人爲從例發邊衛充軍仍俱照例刺兒犯二字其有傷非金刃又傷輕平復者亦照竊盜拒捕例將爲首者發邊衛充軍爲從及自首者杖一百徒三年

定賢良方正出身人員犯軍流加等之例凡保舉賢良方正出身人員如犯貪婪不法等事除死罪仍按律定擬外倘應笞杖徒流者照名例開載加減罪例於本罪上按其本罪遞加如應滿流者加等附近充軍應極邊烟瘴充軍者加等發遣黑龍江等處當差互見刑制門

定逃兵拐帶餉糧馬匹及知情容隱者充軍刑部議准嗣後兵丁有拐帶餉米盜騎馬匹脫逃者俱照守禦軍人在逃再犯律杖一百邊衛充軍其知情之同居父兄及知情容隱之窩家俱照知情窩藏律杖一百附近充軍詳見刑制門

定捕役誣拏分別軍徒例先是定例捕役緝盜未獲將素行不端之人或曾經犯案蹤跡可疑者盤詰拏獲及到官訊非眞盜均照誣良爲盜例充軍至是改減擬徒其本係良民及雖犯竊有案業已改惡爲善人所共知妄拏私拷者均照誣良爲盜例充軍詳見刑制門

定流罪里程刑部覆准安西按察使何師儉條奏嗣後流罪僉發三等里數應自該犯原籍府屬至應流省分一并核算如未及應流本數者將該犯分別遠處之府屬安插如已逾應流本數應卽於本省府屬內計里足數之

地方安插再請令各該督撫將原籍府屬至應流府屬道里實數彼此移查明確照軍犯定衛之法按三等所限道里將該犯係某府屬者應於所流之省某府屬安插逐一酌定造冊報部彙送律例館詳核刊刻頒發遵行

十三年定留養人犯枷號之例軍流徒犯應留養者除應得杖數外仍將軍流人犯枷號四十日徒罪人犯枷號一個月

定刨墳夥犯分別發遣充軍之例除為首及夥犯三次開棺照律擬絞外二次者照三犯竊盜贓數不多例改遣一次者發附近充軍 詳見刑制門

定因戲而誤殺旁人者僉妻流三千里至配所杖一百仍追埋葬銀兩給付屍親 詳見刑制門

雍正十三年定蠹役索詐貧民致令賣鬻男女者為首僉妻安插奉天為從徒三年 詳見刑制門

改遣應發寧古塔等處人犯奉　諭嗣後發遣人犯有應發寧古塔等處者皆改發三姓地方給與八姓一千兵丁為奴計一千人足數再行請旨

定稽查軍流人犯之例凡軍流人犯到配令該管印官每月點檢二次并送具年貌籍貫冊結呈報府廳稽查如該管官不行點驗以致脫逃者議處

乾隆元年正月詳定竊盜三犯分別贓數發遣之例凡竊盜三犯除五十兩以上照例擬絞外其五十兩以下至三十兩者俱發鄂爾坤種地自三十兩以下至十兩以上改發極邊遠充軍如銀不及十兩錢不及十千者俱照偽造印信誆騙財物無多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定軍流查僉妻室之例

定聚眾格鬭杖流例刑部議准閩省嗣後有因微嫌起衅輒敢聚眾執持鎗棍等格鬭者照康熙五十八年沿江濱海用鎗棍行鬭殺之例將兩造為首及鳴鑼聚眾之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傷人之犯杖一百徒三年附和未傷人者枷號一個月責四十板 互見刑制門

改定漢人發配之例刑部以發遣鄂爾坤種地之例停止奏請仍發黑龍江寧古塔吉林烏拉等處奉　諭黑

龍江寧古塔等處若概將罪人發遣則該處聚集匪類恐本地之人漸染惡習有關風俗嗣後如滿洲有犯法應遣者仍發黑龍江等處外其漢人應改發各省烟瘴地方總理事務王大臣會同刑部議奏尋議除滿洲蒙古漢軍及旗下家奴有發遣者仍照定例外其民人有犯如强盗免死及窩盗二人以上之犯發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極邊烟瘴地方其平常發遣人犯酌發雲貴川廣烟瘴少輕地方從之

定遣犯逃後爲匪之例刑部議准嗣後平常發遣人犯逃後無行兇爲匪者仍照例科斷外其審有行兇爲匪者悉照現在所犯分別擬改加重治罪至如竊盗計贓鬬毆傷人俱有罪止於杖者應照逃後無行兇爲匪例枷號兩月之外再枷號一月 詳見刑制門

定毆死期親弟妹改照本律滿徒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 詳見刑制門

定職官舉貢生監犯發遣者免其爲奴凡黑龍江寧古塔等處發給披甲爲奴之犯有曾爲職官及舉貢生監者查明照例一概免其爲奴即於戍所另編入該旗該營令其出戸當差

二年復漢軍遣犯以枷責准折之例 上以漢軍犯軍流等罪者其親族墳墓俱在京師邊方遠土風尚頓殊平時不習生計類難存活且與百姓交錯不無滋擾故有是 命

定鹽徒十八以下拒捕傷一人爲從僉妻流三千里至配所杖一百 詳見刑制門

定外遣罪犯已故妻子准回旗同籍之例奉 諭軍流人犯本身已故其妻子准其同籍從前已於恩詔內著爲定例今朕思從前發遣在外安置及當差之犯雖情罪較重然本身已故其妻子原係連坐之人著該管官查奏准其回旗同籍 互見刑制門

定辛者庫旗人犯軍流一體折枷責之例刑部議奏漢軍犯軍流等罪既仍照例枷責完結其辛者庫內務府佐領旗鼓佐領人等與漢軍同屬旗人自應畫一辦理從之

定私越番地及偷越深山抽藤採棕分別杖徒例 詳見刑制門

定捕役串同夥盗教供妄認作爲盗首者照誣良爲盗律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 詳見刑制門

三年定妄攻冒籍為首照誣告人杖罪加所誣三等律杖六十徒一年詳見刑制門

更定窩留逃旗過三月者杖九十徒二年半過一年者杖一百徒三年鄰佑知情者杖六十徒一年詳見刑制門

定圖姦僕婦不遂毒毆致死者發往黑龍江當差詳見刑制門

定刨參遣犯免解部之例刑部題寧古塔等處拏獲刨參人犯一經審明定擬即徑解各犯原籍交與該督撫將應發遣者照例發遣應杖從之

定窩留竊販子女分贓首從俱發邊衛充軍詳見刑制門

定旗人三犯竊盜枷責後復行偷竊者發寧古塔當差詳見刑制門

定描畫紙牌減刻賣紙牌一等科罪例詳見刑制門

定兵丁叅竊分別名數發遣例凡兵丁句通竊盜坐地分贓叅竊一二名者照常人竊盜治罪外加枷號三月三四名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五名以上者發邊衛充軍如句通積匪巨猾一二名者發附近充軍三四名者邊遠充軍五名以上者極邊烟瘴充軍詳見刑制門

定竊盜三人以上者照九項例改發先是乾隆二年九卿議准嗣後民人有犯强盜情有可原免死減等者强盜行劫數家止首一家者夥盜供出首盜所在即時拏獲者竊盜臨時拒捕殺人爲從者偷刨墳墓二次者並未賣身旗下謊稱賣身者民人謊稱旗下逃人者民人假稱逃人具告行詐者民人賣逃買逃者以上九項遣犯查明有妻室者照舊例僉發寧古塔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爲奴如無妻室之犯并其餘各項犯遣民人悉行改發雲貴川廣等省分別極邊烟瘴與烟瘴少輕地方其民人竊盜三人以上之遣犯不在九項之內至是刑部以該犯情罪較重請照九項遣犯之例查明有妻室者改發寧古塔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爲奴如無妻室者酌發雲貴川廣極邊烟瘴地方交與地方官嚴行管束從之

四年定繼母致死前母之子審非故殺者將繼母偏愛之子分別流徙例詳見刑制門

定官役因事受財限內完贓者死罪減一等改流軍流以下各減一等發落限內不完照原擬監追流罪以下即行發落（詳見刑制門）

定內地民人略賣番仔者不分首從均杖一百流三千里例（詳見刑制門）

定軍流各案題奏之例向來軍流各案有特疏具題者有年終彙題者有咨部完結者辦理不一至是刑部議定嗣後除人命强盜情罪重大應發黑龍江寧古塔等處者仍令各督撫特疏具奏外其餘一切軍流各案情節明顯別無疑竇者迅速審擬咨部完結年終彙題從之

定遣犯親老丁單妻室免僉之例定例民人犯軍流者必父母年逾七十家無次丁方准留養未及七十者伊子不准留養妻室一同發遣至是刑部議准嗣後除强盜免死及情罪重大僉妻發遣外其餘軍流等犯父母未及七十例不留養者如年已衰邁不願隨往配所又家無次丁願留妻侍奉其親者應令該督撫確查免僉從之

定夥盜年未及歲被脅隨行者不論分贓不分贓並流三千里不准收贖例（詳見刑制門）

定盜首自首免死改遣之例九卿議覆嗣後如未傷人之盜首能於罪未發而自首者僉妻發邊衛充軍聞拏自首者照情有可原例僉妻發遣無妻室者仍照例改發雲貴川廣烟瘴地方再窩家盜線與盜首無異如有自首及聞拏投首亦照此例分別定擬從之（互見刑制門）

五年更定免死人犯爲匪之例九卿議奏嗣後免死人犯除在配殺人及爲强盜并逃後復犯行兇爲匪仍照定例外其在配所行竊贓至滿貫以上及三次竊盜律應擬絞者俱擬斬立決犯該徒罪以上者均擬斬監候犯該笞杖者俱枷號鞭責其有犯別項罪名亦照此分別定擬從之（互見刑制門）

定强奪良家婦女未成姦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詳見刑制門）

定兩家互毆各斃一命的係各兇身本宗親屬將應擬人犯免死發邊衛充軍（詳見刑制門）

定奸胥提充牙行照更名重役例杖一百徒三年其誆騙客貨爲害商民者枷號一月發附近充軍（詳見刑制門）

改定軍流發配例三條刑部議准嗣後貪贓官役應發尚陽堡遼陽者改發川陝邊省安插爲民按其原罪定地遠

近其衙役索詐十兩以上例發奉天安插者改爲邊衛充軍至於官船戶將私鑄錢文夾帶移往他處雖於私鑄爲從稍閒而情罪重大原例枷杖發遼陽安插今改爲杖一百流三千里其無票出口情節稍輕改爲杖一百流二千里至十四年又議准官船戶夾帶私錢及無票出口之例並改照偶爲買使例杖一百徒三年

定遣犯中途脫逃罪刑部議准嗣後免死減等人犯有在中途脫逃者除逞兇拒捕及逃後行兇爲匪者仍照例正法外如無拒捕行兇爲匪別故亦照在遣所脫逃之例枷責解配管束

六年更定罪止擬流斷給財產例凡毆死同堂卑幼罪應擬流及毆至篤疾罪不至絞者均於該犯名下照例斷追一半財產給死者及篤疾之家

定私販誣扳平人者照誣告人流徒杖罪加所誣三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詳見刑制門

定限內完贓減流爲徒之官犯不准收贖例山東巡撫朱定元奏參革擬徒之鹽法道楊宏俊手足瘋癱懇請收贖奉

諭楊宏俊係計贓擬流之犯既經援例減等爲徒今又以廢疾題請收贖則貪劣之員竟可脫然法外矣況所稱廢疾亦未必確楊宏俊不准收贖朱定元著嚴飭行互見刑制門

定私鑄砂殼小錢爲從律應絞決者改爲發遣應發遣者改爲滿流詳見刑制門

定原毆傷輕保辜正限後十日內因風致死者杖一百徒三年詳見刑制門

三年定遣犯家屬條例刑部議准侍郎張照條奏嗣後旗民發遣人犯係奉　旨僉遣及例應僉妻者其妻子解至遣所聽該管衙門同本犯一例管束如本犯身故其妻女子孫有願攜骸回旗回籍者即准回歸不在奏請之例

八年定尋常軍流妻室免僉之例除例載緣坐犯屬及强盜免死減等例應僉妻外其餘軍流人犯概令免僉如本夫願帶或妻妾願從者聽從浙江巡撫常安請也

定私鑄案內情有可原免死減等之犯俱僉妻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爲奴

定軍流人犯遇六月一體停遣先是康熙二十三年定發遣軍流人犯隆冬停遣之例盛暑仍照常接遞至是山

東按察使圖爾炳阿奏請遣犯在途遇六月一體停遣從之

九年定過失殺尊長例凡妻過失殺其夫妾過失殺家長杖一百流三千里妾過失殺正妻杖一百徒三年俱決杖一百餘罪收贖（詳見刑制門）

改定軍流遞籍發配之例刑部議奏康熙四十一年定例民人在京犯流並免死減等流犯如無妻室及應追銀項順天府定地發配如有妻室及應追銀兩遞回原籍追銀僉妻蓋以僉妻則必遞回本犯同解而應追之項亦必遞回本籍始能確查有無家產也至於例應免僉之犯若追項已完及有罪無贓者除本犯情願攜帶妻子仍照例遞回外其供無妻室與雖有妻室不願攜帶者應止按本犯原籍應軍應流地方發解毋庸遞回原籍從之

定致死在配發遣為奴人犯例凡強盜案內免死減等發遣為奴之犯如果在配安分斂跡或伊主圖佔其妻女或平人有意欺淩將本犯致斃者將伊主及平人照例治罪如該犯怙惡不悛或不服伊主管束或無故欺淩平人經伊主及平人毆打斃命將伊主免其治罪平人照本罪減一等定擬（互見刑制門）

申定逃犯不准停遣例定例凡脫逃被獲人犯雖遇隆冬不准停遣至是議准盛暑亦照例不准停遣

定夥盜自首分別僉遣例凡夥盜除行劫一二次於事未發之前將行劫次數盡行首出仍照例免罪外其行劫三次以上雖係自首仍僉妻發邊衛充軍聞拏投首者僉妻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詳見刑制門）

定私鑄鉛錢不及十千者為首及匠人俱照情有可原例於疏內聲明請 旨發遣為從及知情行使者依次遞減（互見刑制門）

嚴流犯脫逃之例凡流犯脫逃分別原犯流罪及免死減等為流者按逃犯次數遞加治罪原犯流罪者初次脫逃照例枷號兩月責五十板加徒役三年二次枷號三月責五十板加徒役四年三次發邊衛充軍若係免死減等流犯初次脫逃枷號兩月責四十板加徒役四年二次發邊衛充軍三次照軍犯三次脫逃例擬絞監候（互見刑制門）

十年申定犯屬情願隨往者毋庸押送刑部議奏嗣後除緣坐應流犯屬及強竊盜案內免死減等軍流人犯妻室仍照舊押解外凡係情願隨往之人自無脫逃之虞不必僉差押送以滋擾累從之

定內徙土司身故酌量家口回籍之例定例各省土司獲罪減等遷徙內地者本人身故之後准其家口回籍

上以此等土司桀驁性成本身雖故其家口習染舊俗恐回籍之後故態復出再罹法網　諭嗣後內徙土司身故之後家口應否回籍著原籍督撫酌量夷情奏聞請旨定奪永著爲例

申嚴流犯分派輪養之禁定例流犯年逾六十及未六十而已成篤疾者准撥養濟院其少壯貧窮兼無手藝者計口官給口糧一年又各州縣需用夫役令其一體充當給以應得工食其挾有微貲習於手藝者聽其自行謀生例禁地方輪養至是御史薛澄以地方官恐罹脫逃處分或至分派里民輪養致滋擾累奏請申禁從之

定官員犯徒者照流寓人犯例刑部議奏例載各省流寓犯徒在所犯地方充徒至文武員弁亦照此例行者原以該省官民皆知某人係某官爲某事充徒俾同官共知警戒也但各省官員有回籍發配者有照流寓充徒者辦理殊未畫一嗣後文武官弁至犯徒五等及雜犯准徒者俱在犯事地方定驛發配充徒限滿釋放回籍從之

定軍犯配量派發之例刑部議准嗣後發陝省軍犯俱照单衛道里表內開載應發之府分將犯徑解知府衙門查收酌量派發不必指定發何衛所州縣庶兇匪不致聚集一處貽害地方各直省順天府一例通行

十一年定幫同發掘尊長骸骨照服制毀棄律爲從杖流詳見刑制門

十三年定僧尼毆弟子及毆受業師分別流徒之例凡僧尼但經毆傷弟子至折傷以上減凡人三等至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毆傷受業師除篤疾擬絞外傷者杖八十徒二年折傷以上加凡鬬傷一等定擬互見刑制門

十四年定私鑄私銷案內情輕罪犯分別發遣流徒之例凡私鑄爲從及知情買使者俱發遣爲奴如受些微僱值挑水 炭及貪其價賤偶爲買使以及房主鄰佑總甲十家長知而不拏獲舉首者照爲從遣罪例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凡私銷除首從及知情受賄代爲隱匿者分別斬絞立決外但知情不首並未分贓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互見刑制門

定誣告擬流不准留養之例凡因誣告擬流加徒之犯除被誣罪名應准留養者仍照定例遵行外如誣告人謀殺故殺及爲強盜等罪以致被誣良人久淹獄底身家受累審明反坐者依律問發不准留養

定積匪猾賊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遇　赦不准援減例

定强姦十二歲以下幼女未成審有確據者發遣黑龍江互見刑制門

十五年定限滿未完代賠帑項分別杖徒之例凡知府通同徇隱州縣侵欺倉糧照例奏定著落代賠之項如三限已滿未完之數至六分者杖六十徒一年十分無完者杖一百徒三年詳見刑制門　至二十九年定修理城工應追核減銀兩無完者亦照此例辦理

十八年定逃犯發遣者分別已改未改之例大學士會同八旗都統議奏嗣後旗人逃走發遣黑龍江者年終令該將軍彙奏能改悔者在彼處當差行走如仍不悛改卽發往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極邊烟瘴地方聽其自行生理從之

定　聖駕巡幸地方民人具呈妄控者杖一百發邊衛充軍例互見刑制門

十九年停軍流罪犯編發直隸府州之例先是二十六年刑部議准奉天地方不便安插軍流罪犯嗣後各省軍流均按照軍衛道里表及三流道里表分別等次改發別省至是并除編發直隸府州地方充軍之例

定旗人犯命案應軍流者不准概折鞭枷之例時刑部審擬旗人七克登布以酒醉細故毆服孫致死照例以枷責完結得　旨旗人犯杖流應枷責發落在公罪及過誤自可照例完結至關人命卽當核其輕重七克登布著發往拉林阿爾楚喀嗣後似此案件該部酌量情罪請旨定奪互見刑制門

二十年定私盜墳塋木石者杖枷充發例詳見刑制門

二十一年定旗下家奴告主徒滿官賣之例先是二十年奉　旨告主旗下家奴應得徒罪著予實徒不准鞭枷完結至是大學士等議奏向例旗下家奴徒滿之後仍給還原主管理但奴僕告主嫌釁既開恐伊主挾嫌凌虐或該奴積怨愈深轉致釀成事端若使徒滿回旗竟與開戶爲民者無別請徒滿之日交於各該旗照例官賣仍令爲奴價給原主從之互見刑制門

二十三年定私鑄案內情輕緩決之犯照强盜免死減等發遣例改發巴里坤種地詳見刑制門

定搶竊案內秋審三次緩決緩犯照強盜免死減等發遣例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詳見刑制門

定嘓匪搶奪案內有犯止徒罪以上者俱改發巴里坤等處種地詳見刑制門

二十四年分別詐假官假與人官輕重罪例凡詐假官假與人官除正犯擬斬監候外其知情說合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無官而稱有官并冒稱現任官員姓名上圖騙一人行一事犯該徒罪以下者發邊衛充軍犯該軍流罪者擬絞監候如假冒頂戴自稱職官無所求爲者杖六十徒一年詳見刑制門

定偷盜牲畜九匹以下分別發遣例蒙古人等偷盜四項牲畜六匹至九匹者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三匹至五匹者發湖廣福建江西浙江江南等處一二匹者發山東河南等處俱交驛地當苦差民人在蒙古地方偷竊九匹以下者亦照此例分別充軍爲從人犯照定例行如遇　行圍巡幸地方不分蒙古民人有偷竊馬匹三四匹者發雲貴兩廣烟瘴充軍一二匹者發湖廣福建浙江江西江南等處充軍俱交驛　地當苦差爲從及知情故買者係民人減本犯一等係蒙古照蒙古辦理詳見刑制門

二十五年定鄰佑毆斃賊人照事主毆打至死減鬬殺罪二等例杖一百徒三年詳見刑制門

定受人些微儹值代雕假印而非同謀分贓者照私雕爲從例杖一百流三千里詳見刑制門

定房主鄰佑十家長徇隱私鑄至十千以上者杖八十徒二年詳見刑制門

定拏獲脫逃軍犯毋庸遞回原配審斷例凡軍犯脫逃即合拏獲之州縣一面收禁一面關查配所原案究明逃後有無行兇爲匪及脫逃次數按例定擬將應行改調之處申詳督撫　咨部核擬完結毋庸遞回原配審斷其徇杀到配中途脫逃以及流犯三次脫逃例應改調者亦如之

申定窩頓土娼及僧道犯姦分別枷杖徒例凡生監兵役人等偶然窩頓土娼爲日無幾者枷號三月杖一百窩頓經久者杖一百徒三年再犯流三千里至僧道女尼和姦者照軍民相姦枷號一月杖一百於本寺觀庵院門首再枷號一月其姦有夫　婦女及刁姦者照律加二等分別枷杖徒仍照例枷號兩月詳見刑制門

二十六年定改發巴里坤罪犯例先是二十三年御史劉宗魏奏請將軍流遣犯改發巴里坤等處種地經軍機大

臣會同刑部酌議免死減等情罪較重各犯奏准改發嗣後甘省軍務未竣歲事歉收改發新例暫行停止至是

上以大功久經告成新疆歲收充裕自應仍照前例改發復 命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將從前條例再行詳酌

著爲定例尋議一強盜窩主造意不行又不分贓者一竊盜臨時拒捕傷非金刃傷輕平復者一搶奪傷人爲從者

一發掘他人墳塚見棺槨爲首及開棺見屍爲從者一竊贓數多罪應滿流者一兇徒因事忿爭執持軍器毆人致

篤疾者一三次犯竊罪應充軍者一已經到配軍流遣犯在配爲匪脫逃者並發巴里坤給與種地綠旗兵丁爲奴

得 旨允行

申嚴拏獲發遣巴里坤逃犯之令奉 諭凡有發遣巴里坤等處逃犯經原籍及路過省分盤獲一經移訊明確

即由各省督撫自行奏聞於拏獲處所正法示衆（互見刑制門）

增定軍流罪犯追埋葬銀兩例凡兩家各斃一命減軍之犯其與被殺之人有不同居共財者即各於犯人名下追

埋葬銀兩給付死者家屬

定粵東軍流遣犯改照粵西寒暑停遣例先是二十三年定粵西軍流遣犯每遇六七兩月俱行停遣俟八月初一

日轉遞遇初冬十月一概起解至十一月再行停遣如有抵配不遠本犯情願前進者仍照例起解至是定粵東亦

照此例行

定搶奪江洋失風商船但經得財而未傷人者分別首從流徒例（詳見刑制門）

定兩家互毆致死擬抵正兇者分別流徒例（詳見刑制）

定子孫將祖父母父母屍誣執傷痕告他人謀害致屍遭蒸檢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詳見刑制門）

定發遣巴里坤人犯分別種地當差爲奴之例刑部奏准發往巴里坤人犯照旗人有犯發遣之例將旗人內之曾

任職官及另戶正身並民人內之舉監生員以上及職官子弟俱發往種地當差其餘人犯俱給與種地綠旗兵丁

爲奴

二十七年改定刨參案內發遣雲貴兩廣極邊烟瘴人犯脫逃被獲例應發黑龍江等處爲奴者均發闢展烏嚕木

齊等處給與種地兵丁爲奴

定旗人造賣賭具爲首三犯者即予實遣不准折枷例詳見刑制門

定發巴里坤人犯改發伊犂烏嚕木齊等處例從陝甘總督楊應琚請也

定誘拐案內婦人爲首者所犯軍流等罪一槪的決不准收贖例詳見刑制門

定奉天等處盜馬各犯分別徒流例奉天吉林黑龍江等處凡民人盜馬一匹枷號一月杖八十二匹枷號三十五日杖九十三匹枷號四十日杖一百四匹枷號四十日杖六十徒一年五匹枷號四十日杖八十徒二年五匹以上者枷號四十日杖一百徒三年十匹以上杖一百流三千里盜殺者枷號一月發附近充軍俱刺字若旗人盜竊不及十匹者仍照例枷責完結十匹以上及盜殺者照例枷號應得軍流予以實遣咨送兵部酌發駐防各城分發當差爲奴詳見刑制門

定受賄頂兇致脫本犯軍流罪名例凡得受賄賂頂認正兇致脫本犯軍流等罪者即照軍流等罪科斷知情說合過錢之犯各減正犯一等其原犯軍流等罪買人頂認者照軍流加徒調遣例從重治罪杖徒以下按律各加一等并說合過錢之犯各減正犯一等科罪詳見刑制門

定滿洲漢軍人犯軍流遣罪之例奉　諭嗣後凡滿洲人犯軍流遣罪如尋常事故仍照舊枷責完結倘有寡廉鮮恥之徒甘爲敗類自應削去戶籍依律發遣其如何完結之處該部逐案聲明請旨其漢軍人犯無論軍流徒罪均即斥令爲民照所犯定擬發遣不必准折枷責著爲例詳見刑制門

又增定發遣盜殯案內軍流以下刺字各例詳見刑制門

定黔省杖徒各犯遞回原籍復逃入黔例貴州巡撫喬光烈奏黔省苗疆重地每有外來匪徒流入苗寨設法誘爲害多端請嗣後查拏游匪除斬絞軍流照例辦理外其杖徒各犯遞回原籍充徒復入黔境者訊無爲匪照逃人例杖一百遞回原籍如有爲匪犯在杖一百以下者并杖六十徒一年犯在徒一年以上者各照所犯之罪加一等其窩留之人請照知人犯罪藏匿律減罪人一等問擬其失察之原籍及黔省地保人等分別知情受賄治罪

部議應如所請從之互見刑制門

定黔省改苗為民罪犯照民人科斷例黔省苗人犯軍流徒遣照定例折枷完結其情罪較重或再犯不悛將本犯折枷仍將家口就土流所轄一并遷徙安插至苗人薙髮衣冠與民人無別者犯罪到官悉照民人例一體科斷互見刑制門

更定流犯脫逃例湖北按察使高誠奏嗣後流犯越獄脫逃應按律加二等三流以次遞加其滿流人犯改發邊衛充軍原犯充軍者照在配脫逃加等調發其原犯極邊烟瘴充軍者改發黑龍江等處與披甲人為奴部議應如所請從之互見刑制門

定遣發同城罪犯脫逃及解送疎縱例時旗人六十七賣身為奴盜取什物審擬發遣同城中途脫逃奉 諭六十七著即行正法嗣後此等罪犯脫逃一經拏獲即行奏明正法無庸候旨并 諭凡解送發往各同城罪犯等如有中途脫逃除將逃犯嚴拏解送官兵人役問擬死罪監候俟逃犯拏獲再治伊應得之罪若經年不獲將正法之處奏聞請旨著為例詳見刑制門

定解送軍流等犯不及收監例刑部議准雲南按察使張逢堯條奏審解軍流以上人犯令各州縣酌量地方情形如相距五十里以外不及收監者先期撥役於寄宿處所傳集地保知會汛兵支更巡邏往回一體辦理倘有疎縱地保營汛照原解兵役治罪地方官從重議處

定圍場內盜斫木植偷打牲畜分別發遣例初犯再犯發烏嚕木齊等處種地犯至三次者發烏嚕木齊等處給與種地兵丁為奴至二十八年又定私入圍場未得畜木者杖一百徒三年再犯不論已未得均外遣詳見刑制門

定逃人妄扳及旗下家奴畏罪潛逃分別發遣例刑部凡拏獲逃人初供若不指出實在窩留之人混行妄扳者將逃人加等治罪之處改為發遣以後再有妄扳即發巴里坤等處給種地兵丁為奴窩家鄰佑等照例分別於應得罪上各加一等治罪從之

定回民行竊但經結夥三人以上又攜帶繩鞭腰刀等械者不計首從不計贓數悉照積匪猾賊例發雲貴兩廣極

邊烟瘴充軍其有窩藏回民竊匪者照減本犯一等例分別治罪詳見刑制門

二十八年定各城駐劄官兵跟役滋事酗酒例凡各城駐劄官員兵丁跟役人內如有酗酒滋事者卽由犯事處所發往伊犁等處給兵丁厄魯特等爲奴如在回子各城卽彼此易地調發與回子爲奴仍不悛改卽行正法詳見刑制門

定勒追發遣人犯埋葬銀兩無完例勒限三月照數追完如係十分貧難量追一半本犯倘有物產可抵卽令變交毋許藉端逗遛如限滿勘實無完者卽將該犯發配取具地鄰親族甘結地方官加結詳請督撫咨部豁免詳見刑制門

定雲貴兩廣充發人犯開明該犯籍貫距省里數於隔遠烟瘴省分解赴該督撫衙門酌量地方分撥安置

定軍流逃犯之親屬房主保鄰科罪例逃回原籍之軍流人犯其親屬保鄰人等不行舉首者杖一百徒三年雖不容留而知而不首者杖一百親屬杖八十逃往別處知情容留及知而不首者罪亦如之

定竊盜倉庫錢糧未經得財者首犯杖一百徒三年爲從減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詳見刑制門

定旗人窩留逃人及漢軍家奴問徒之例刑部奏請嗣後旗人窩留逃人除不知情者於本罪加等問徒外其知情容留之犯卽於鞭一百本罪上加一等枷六十徒一年仍照例先枷號一月至漢軍旗下正身犯徒流罪者業已更定不准折枷而家奴犯徒折枷之例未經更定請嗣後漢軍家奴犯徒均不准折枷卽問擬實徒徒滿之後仍押解回旗交伊主服役管束從之互見刑制門

定和姦致姦婦自盡者姦夫問擬杖徒例凡和姦之姦婦因情事敗露羞愧自盡者姦夫杖一百徒三年

定採參工人竊參者杖流刺字例詳見刑制門

改定另戶滿洲蒙古逃走之例乾隆十八年定例另戶滿洲蒙古逃走於一月內自行投回者交旗管束拏獲者分別初次二次鞭責枷號仍交旗管束至是　上諭此等滿洲蒙古世僕現在充伍尙至潛逃若革去錢糧豈能安分靜守將乾隆十八年定例以後另戶滿洲蒙古在一月以內自行投回及拏獲者俱行查明連家屬派往伊犁賞給步甲錢糧當差行走如仍不悛改復致逃走著於滿洲蒙古檔冊卽將伊犁名籍削除任其所之無庸辦理著爲令

酌通遞犯停遣之例先是刑部議准江西按察使翁藻條奏嗣後在外省犯罪應徒者除抵籍不遠即遇隆冬盛暑仍行遞解外其離原籍一千里以上者亦照軍流之例未經起解者遇冬月概行停遣若已在中途初冬十月仍照常接遞至十一月初一日一體停解俟明年春融再遞如已將抵籍本犯情願前進者照常接遞六月盛暑之時亦准停遣又雲南按察使張逢堯奏准滇省四時皆春並無盛暑嚴寒不必停遣他省如有似此寒暑適中者亦令畫一查辦至是刑部又議覆侍郎兼管府尹事錢汝誠等奏請嗣後軍流遣犯如遇隆冬停遣之期除發往西北嚴寒地方勢難起解者仍照例停遣外其有發往東南和煖之處本犯情願赴配者准其起解不願者聽應如所請從之

定各省解甘發遣人犯先刺外遣字樣之例先是二十四年定例改發巴里坤人犯按原犯本罪應刺事由者即刺事由其例不刺事由者止令起解省分於右面刺清漢地名解甘發遣嗣甘肅巡撫以此項人犯應遵 諭先賞安西營兵再賞哈密綠營兵以次及巴里坤烏嚕木齊等處若各省先定地名刺字到甘礙難分撥咨請部示部議行令各省改遣人犯有事由可刺者俱各就犯罪省分先刺事由遞甘聽發補刺地名至是又議覆江蘇按察使錢琦奏請各項罪犯有可刺事由者毋庸更定外如例不刺字人犯於本省起解時先於右面刺外遣二字解甘分發補刺地名俾中途兵役知為外遣重犯加意防維即有疎虞亦易偵緝應如所請從之

二十九年定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之妻子發伊犁與駐防索倫兵丁為奴例詳見刑制門

定期親尊長故殘卑幼至篤疾者杖徒例詳見刑制門

增定禁卒鬆解獄具致囚脫逃罪例除賄縱獄囚依律全科及依法看守偶至疎脫仍依律減囚罪二等治罪外如係徇情鬆解獄具或託故擅離或倩人代守防範疎懈乘間潛逃者亦照故縱例治罪不准照舊例減囚罪等問擬

定蒙古遣犯脫逃改調及僉發妻子之例刑部奏定蒙古在配脫逃例無明文嗣後此項逃犯均照民犯加調例辦理如原發山東河南者初次脫逃枷號一月調發湖廣等省二次脫逃枷號兩月調發雲南兩廣極邊烟

瘴犯至三次枷號三月仍發回原調處其原調福建湖廣等省者以次調極邊烟瘴而止蒙古免死在配脫逃者亦照此例加調仍分別次數枷責刺字並令拏獲之州縣究明逃後有無行兇爲匪分別照例定擬再查蒙古搶劫各案內有罪應抄沒家產連妻子一體爲奴改發南省驛地當差之犯與尋常遣犯攜帶妻室聽其自便者不同嗣後蒙古例應僉遣人犯其隨從本夫者照軍機大臣原奏交與河南山東驛地當差若本犯已經正法妻子單行發遣者酌發南省駐防兵丁爲奴

定廣西安插遣犯例定例廣西泗城鎮安思明東蘭等處以烟瘴極重各省遣犯停其分撥至是刑部議准按察使袁守侗奏該省每年解到軍遣每府多至二三百名聚匪日多易致生事查泗城鎮安思明東蘭等處見在烟瘴輕減請嗣後解到極邊烟瘴軍犯一體酌發

定流犯脫逃及在逃拒捕例詳見刑制門

定旗人移住拉林逃走分別治罪例吉林將軍恆魯奏移住拉林閒散滿洲內如有越過邊律逃回京城者拏獲時遵

旨正法外初次逃走不出該管地方無論不行告假私自走出及自回被獲者俱枷一月鞭一百二次逃走僉妻發伊犂等處折磨當差從之

復定積匪猾賊緩決一次者查明年歲改發新疆例先是刑部以積匪猾賊發往雲南兩廣者日積日衆宜量爲變通請將積匪案犯及搶竊滿貫三犯竊贓數至五十兩擬絞三次緩決以上者俱改發烏嚕木齊伊犂等處給與種地兵丁爲奴其年在六十以外及廢疾人犯仍照例發往四省從之

定滇省苗人及改苗爲民者犯軍流徒罪並照黔省辦理之例詳見刑制門

申定解役疎脫軍流徒犯分別治罪例如受賄故縱卽以所縱罪囚全科贓多者以枉法從重論若依法管解偶致疎脫並非受賄故縱者給限追捕捕獲後長解減二等問擬短解免罪若限滿無獲審得違例雇替實情卽減囚罪一等問擬餘照例減二等治罪

定旗人發遣家奴例奉

諭旗人發遣家奴如有同妻子一併送部發遣者其妻子一體賞給兵丁爲奴

三十年改定私鑄不及十千之遣犯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例定例私鑄不及十千者發雲貴兩廣安置至是刑部議奏雲貴等省出產銅鉛此等遣犯不免故智復萌請改發黑龍江從之

定偷砍果松例　盛京工部侍郎雅德奏准偷砍果松數止十株者笞五十至百株者杖六十每百株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徒三年木植概令入官（互見刑制門）

定旗人發遣三年悔過准挑選兵丁例

定家奴盜賣田產至五十畝者照子孫盜賣祖遺祀產發邊遠充軍例

乾隆三十一年申定問擬旗人尋常罪名及因公獲譴仍行折枷鞭責例定例八旗人等遇有流徙罪名均折枷鞭責完結嗣因旗人漸染惡習有甘為敗類者

特旨令將旗人流徙案件滿洲則按罪輕重分別問遣折抵漢軍則均斥令為民照所犯定例發遣至是問刑衙門有將內務府漢軍尋常案犯因公獲罪之人援例概斥為民者　諭曰內務府漢軍皆係世僕向無出旗為民之例與八旗漢軍又自有別不應混行援引嗣後問擬旗人罪名務詳核案情如實係寡廉鮮恥有玷旗籍者不但漢軍當斥令為民依律發遣即滿洲亦當削其名籍投畀遠方其餘尋常罪犯及因公獲譴者無論滿洲漢軍仍照定例折枷鞭責完結尋刑部奏定蒙古旗人有犯亦如此例行

更定發遣烏嚕木齊人犯概行僉妻例屯田大臣阿桂奏烏嚕木齊地畝甚多請將應行發遣之人竝僉妻發往其罪不至僉妻而情願攜帶者官給與路費車輛資送大學士等議應如所請從之

定改發烏嚕木齊等處人犯限年無過編入民籍例軍機大臣議准改發烏嚕木齊等處人犯如果悔過悛改視其原犯情罪輕重定限或三年或五年編入該處民戶冊內給與地畝令其耕種納糧若未經到配中途身故其妻或因到配已近不願回籍或子年長成堪勝力作情願到配為民者仍行發往即入各該處民籍安插耕種不必令其為奴如寡妻弱子不勝力作或自願回籍者照例遞回原籍至已經到配年限未滿本犯身故其妻子即照年限已滿例編入民籍安插不為奴

增定發遣烏嚕木齊等處人犯解至陝省雖遇隆冬盛暑不准停遣例

定遣發各例刑部奏准凡旗人犯發遣者分發黑龍江甯古塔吉林烏拉等處當差旗人家奴發遣黑龍江等處爲奴若民人犯發遣者民人詐稱賣身在旗者誆稱八旗逃人者假稱逃人具呈行詐者賣逃買逃者俱發黑龍江甯古塔等處給披甲人爲奴若窩留强盜三人以上者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地方其行劫數家止首一家者竊盜臨時拒捕殺人爲從者發雲貴兩廣烟瘴少輕地方嚴行約束仍照分别刺字

詳定私鹽拒捕傷一人爲從例定例聚衆十人以上帶有軍器興販私鹽拒捕傷一人者爲首擬絞監候下手者發邊衞充軍爲從滿流至是刑部以從犯之中原有兩項一係下手傷人者故擬軍一係未曾傷人止於隨從附和故擬流自應以下手傷人爲從之犯改發黑龍江爲奴至豪强鹽徒拒敵官兵傷一人爲從較此條更重不應仍照舊例發邊衞充軍應一併改發黑龍江從之

六月增定流徒人犯脫逃條例定例原犯流罪者初次脫逃枷號一個月責四十板加徒三年二次脫逃枷兩月責四十板徒四年三次脫逃改發邊衞充軍至是刑部奏定此等罪犯不論次數原犯流二千里者改二千五百里二千五百里者改三千里三千里者改附近充軍各照例枷責發落又免死減等流犯定例計初次二次三次論枷責徒役及邊衞與極邊衞充軍枷兩月責四十板至是亦改不論次數俱改發邊衞充軍又定例徒役限內脫逃者一日笞五十三日加一等罪止杖一百仍發配所照犯徒年分從新拘役中途在逃者亦如之至是改定中途脫逃被獲者各於本罪上加一等如徒一年者加爲徒一年半以次遞加至准徒五年徒五年者改爲杖一百流二千里

定遣犯身故家屬回籍不準官爲資送例定例遣犯身故家屬回籍地方官按程給與口糧至是部議新例僉遣人犯情原攜帶子女官爲資送者惟發往烏嚕木齊一項人犯其餘內地人犯妻子概不資送又本犯身故妻子情願回籍者亦不與資送請著爲例從之

二十二年定差役疏縱新疆人犯改發伊犂等處例定例差役疏縱遣發新疆人犯脫逃問絞監候一年不獲請

旨正法至是奉　諭改定爲首情重者發伊犂等處其由新疆改烟瘴及黑龍江等處人犯脫逃兵役疏縱亦照此例詳見刑制門

定改發新疆人犯仍發內地條例大學士忠勇公傅恆會同刑部定議前因伊犂烏嚕木齊等處列屯耕牧力作需人於內地軍流人犯內酌其情節較重者改發種地兵丁爲奴定例以來各省改發積久人多恐滋擾害請於原例應發內地改發新疆人犯內如三次犯竊計贓五十兩以下至三十兩者搶竊滿貫擬絞秋審緩決一次者竊盜三犯贓至五十兩擬絞秋審緩決一次者積匪猾賊並回民犯竊結夥三人以上及執持繩鞭器械者發遣雲貴兩廣烟瘴刱參入犯在配脫逃者仍照原例所定地方發遣强盜窩主造意不行又不分贓者竊盜臨時拒捕傷非金刃傷輕平復者搶奪傷人爲從者發掘他人墳冢見棺槨爲首及開棺見屍爲從者竊贓數多罪應滿流者三次犯竊計贓三十兩以下至十兩者前項人犯從前已照原例應配地方充發在配爲匪脫逃者殺一家非死罪三人之妻子並未同謀加功者俱照各本例加等改定地方充發行竊軍犯在配復行竊者改發極邊烟瘴充軍姦婦抑媳同陷邪淫致媳情急自盡者盛京旗下家奴爲匪逃走犯至二次者俱酌發駐防兵丁爲奴俱停止發往新疆其兇徒因事忿爭執持軍器毆人至篤疾者偷盜圍場木植牲畜犯至二次三次者旗下正身犯積匪者拏獲逃人不將實在窩留之人指出再行妄扳者移住拉林開散滿洲有犯二次逃走尚未出境者派往各省駐防滿洲兵丁臨行及中途脫逃者六條仍行發往從之見互刑制門

三十三年定流犯在配脫逃按配所定地充發例先是三十一年定例流犯脫逃照軍犯脫逃之例遞行改發至流三千里者發附近充軍免死減等流犯改發邊衛充軍至是廣西按察使圖桑阿奏言附近充軍計程止二千里邊衛充軍止二千五百里以流三千里之犯因逃加等充軍乃按道里較近未免欲重反輕尋經部議凡此等脫逃流犯改發附近及邊衛充軍者俱就其現配地方計程發配若現配地方應配之所卽係原籍相近之處而又地處邊境再無別處可以改發者仍從其原籍改發倘原籍改發之所又較原配相近則視其拏獲地方改發均照例

枷責互見刑制門

三十四年定房主窩留造賣賭具分別久近問擬徒流例凡容留製造賭具之房主在一年以外者發邊遠充軍一年以內杖一百流二千里半年以內杖一百徒三年詳見刑制門

定新疆改發內地人犯面刺改遣字例如應刺事由者并刺事由若犯事到官年在五十以上及成殘廢者仍照本例刺字

按三十九年六月刑部奏改罪犯五十以上十五以下及成殘廢者毋庸刺改遣字應刺事由者仍刺事由

定改發烟瘴賊犯在配復犯竊盜例廣東按察使富勒渾條奏凡改發極邊烟瘴充軍之竊盜在配復犯行竊如係一時掏摸計贓無幾及偷摘蔬果罪止杖責者即於遣所枷號三個月計贓復犯徒罪者枷號一年復犯流罪者枷號二年復犯軍罪者枷號三年令地方官按月點卯驗封發市示衆若計贓滿貫復犯罪者擬以絞決

改定尊長被殺子孫受賄私和例刑部議准御史成德條奏無論贓數多寡俱擬杖一百流三千里詳見刑制門

改定娶親屬妾擬流例舊例收伯叔兄弟之妾者減妻罪二等滿徒至是御史成德條奏請照姦伯叔兄弟妾律減妻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從之互見刑制門

改定比照大逆罪犯之祖父分晰減流例刑部遵　旨議定該犯之父實不知情並不同居無從覺察審有實據者照謀叛之犯父母流二千里律改為流三千里安置其比照反逆緣坐之祖父及伯叔父亦一體分晰減等詳見刑制門

增定已聘未娶之妻犯姦本夫殺死姦夫分別徒流例詳見刑制門

三十五年定誣告人為竊盜者發邊遠充軍例凡將良民誣指為竊及寄賣賊贓捉拏拷打嚇詐財物或以起贓為由沿房搜檢搶奪財物淫辱婦女除實犯死罪外其餘不分首從俱發邊遠充軍若誣指為強盜而有前項拷詐等情節者俱發極邊烟瘴充軍互見刑制門

增定偷竊衙署未得財擬徒例凡已行而未得財者照盜倉庫錢糧未得財例杖一百徒三年仍分別首從問擬

定竊盜脫逃致事主身死審無拒鬬情形贓少罪輕不至滿徒照因姦釀命例杖一百徒三年（詳見刑制門）

改定偷刨人參各條例凡身充財主雇人刨採及積年已過三冬者不論參數多寡俱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管束若係各出資本及受雇偷採或隻身潛往得參者均杖一百流三千里未得參者杖一百徒三年旗人犯該軍流者銷去旗檔照民人問擬犯該徒罪者仍免其充配折加枷號兩個月如有再犯不分刨參已得未得俱銷去旗檔問擬附近充軍旗下家奴發駐防兵丁為奴

定內務府所屬莊頭鷹戶海戶人等犯軍遣流徒等罪照民人一體定擬例（詳見刑制門）

三十六年增定閩省金刃傷人問擬杖徒之犯再犯金刃傷人發近邊充軍例（詳見刑制門）

定八旗發遣人犯在配病故妻子分別回旗例

改定偷刨人參計數治罪例凡旗民人等偷刨人參人至四十名以上參至五十兩以上為從人犯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詳見刑制門）

刪改邊外為民條例（詳見刑制門）

嚴押解人役淩虐罪囚罪犯徒罪以上發烟瘴充軍例（詳見刑制門）

定越訴誣告主唆充軍例凡奏告機密重事不實並全誣十人以上者發邊遠充軍其不干己事別無冤枉並究追主使之人一體問罪俱發近邊充軍

定川省嘓匪在野攔搶止二三人者犯該徒罪以上不分首從俱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地方嚴行管束例（詳見刑制門）

定以妻女典雇騙財行兇邀搶例刑部奏定將妻妾作姊妹及將妻女并姊妹嫁賣與人作妻妾使女名色騙財之後設詞托故公然領去者照誆騙例治罪若瞰起程中途聚眾行兇邀搶人財者除實犯死罪外其餘俱發近邊充軍媒人知情罪同增定充軍道里例凡問該充軍者附近發二千里近邊發二千五百里邊遠發三千里極邊烟瘴俱發四千里定地發遣充軍人犯在京兵部定地在外巡撫定地仍抄招知會兵部

增定解送軍營馬匹倒斃例三十匹以上者杖六十徒一年三十五匹以上者杖七十徒一年半四十匹以上者

杖八十徒二年四十五疋以上者杖九十徒二年半五十疋以上者杖一百徒三年（詳見刑制門）

定奉天所屬民人有犯軍流徒罪者俱照各省民人罪犯例一體問發不准折枷完結

定民人於新疆犯事不准改發內地例（詳見刑制門）

定僉發軍流人犯聽各省巡撫均勻撥發州縣安插例

三十七年定旗人發往黑龍江新疆及各處駐防當差人等限年無過編入本地丁冊例

定由新疆條款改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人犯無論在四千里內外均編發有烟瘴省分安置其籍隸烟瘴人犯於隔遠烟瘴省分調發

定由烟瘴改發極邊人犯面刺烟瘴改發四字例定軍民人等逼迫本管官致死為從發近邊充軍例（詳見刑制門）

定旗下家奴發遣俱行僉妻例（詳見刑制門）

增定姦夫起意謀死姦婦本夫前妻子女其本夫尚有子嗣者本婦發伊犂給與兵丁為奴例

增定親母因姦謀死子女發伊犂給與兵丁為奴例（詳見刑制門）

定軍流徒罪起解不得過百日例其病限不得過百日

三十八年增定回民結夥搶奪分別人數情罪定擬例（詳見刑制門）

定烏嚕木齊伊犂為奴人犯分別減限為民例烏嚕木齊辦事大臣索諾木策淩奏准凡發遣烏嚕木齊伊犂為奴人犯在鉛鉄兩廠打礦挖採果能實心出力例應五年為民者准其減去二年三年為民者減去一年永遠當苦差者五年後即准為民均免其挖採若為奴人犯業已為民及當差種地之人有情願在廠効力幫貼實心出力者定限八年該處大臣查其所犯原案尚屬較輕敘明情由奏　聞應否發回原籍之處恭候　欽定

定改發新疆人犯期滿應否回籍請　旨例奉　諭發往新疆効力人犯如其本罪不至軍流到戍後尚知奮勉自効者仍着該管官酌量奏聞請旨若其情罪較重由軍流加等改遣者即不當復令回籍

定私入　盛京圍場分別問擬軍徒例（詳見刑制門）

定民人毆死贖身放出奴婢及奴婢之子女者杖一百徒三年毆死族中奴婢杖一百流三千里（互見刑制門）

三十九年定歃血訂盟爲從軍流例凡異姓人但有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爲首者絞監候爲從減一等若聚衆至二十人以上爲首擬絞立決爲從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

定私拆軍營文移滿流例凡軍營來往文移札稟有關軍需糧餉調遣兵馬及陞調參革官員等項書吏人等私自拆閱擬滿流（詳見刑制門）

定打射禽獸不期殺人擬徒例刑部奏定凡民人捕獵遇有施放鎗箭打射禽獸不期殺人者比照捕戶於深山曠野安置窩弓不立望竿因而傷人致死律杖一百徒三年仍追埋葬銀一十兩給與死者之家

定莊屯居住旗人及各處莊頭并駐防無差使者犯軍遣流徒照民人一例辦理（互見刑制）

四十年改定大逆緣坐有職人員仍發爲奴例刑部遵　旨改定凡實犯大逆之子孫緣坐發遣爲奴者雖係職官及舉貢生監應與强盜免死減等發遣爲奴人犯俱不準出戶倘逢　恩赦亦不得與尋常爲奴遣犯一體辦理（詳見刑制門）

定毆死爲奴遣犯妻子擬徒例凡發遣黑龍江爲奴人犯有自行攜帶之妻子跟隨本犯在主家倚食服役被主責打身死者照毆死雇工人例擬杖一百徒三年其妻子自行謀生不隨本犯在主家倚食者仍以凡論

定親屬犯姦至死罪者若强姦未成發近邊充軍例

定新疆等處滿漢屯兵有犯脫逃即從新疆立限留屯例烏嚕木齊辦事大臣索諾木策淩奏准凡派往烏嚕木齊伊犂等處換班種地滿漢屯兵遇有脫逃除依現行之例按照初次二次投回拏獲分別辦理外從新留屯五年折磨差使如果別無過犯該處辦事大臣查明準其回籍（互見刑制門）

定厄魯特人犯發遣例烏什辦事大臣綽克托奏準凡生事之厄魯特犯該發者俱停發伊犂解京轉發烟瘴地方充軍

四十一年定拏獲軍營脫逃餘丁發遣例凡附近新疆陝甘二省之人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其餘各省

俱發伊犂烏嚕木齊安插面刺脫逃餘丁字樣詳見刑制門

改定男子拒姦殺人減等杖流例詳見刑制門

定另戶旗人逃走例凡另戶滿洲蒙古逃走一月以內投回及拏獲應發伊犂之犯如於刑部審結交旗起程時復犯逃走被獲者擬絞監候自行投回者枷號三個月仍發伊犂交該管官嚴行管束定軍營逃兵投首在軍務未竣以前者發烏嚕木齊等處給種地兵丁為奴例

增定殺一家四命以上妻女改發伊犂給厄魯特為奴例詳見刑制門

增定互毆致死多命案內糾眾傷人之餘人杖流例舊例餘人不論多寡已未傷人概杖一百至是改定如有輾轉糾人助勢及執持金刃器械傷人者比照原謀滿流律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詳見刑制門

增定毆故殺人案內聽從擡屍埋藏杖徒例在場幫毆有傷律應滿杖者照棄屍不失律杖一百徒三年未經傷人者照里長地鄰棄屍水中為首律杖六十徒一年詳見刑制門

定救親情切毆傷伯叔杖徒減等例實係情切救護者照律擬以杖一百徒三年刑部夾簽聲明量減一等互見刑制門

改定強娶孀婦致死發邊遠充軍例詳見刑制門

四十二年申定呈告忤逆事實即行發遣例凡祖父母父母呈首子孫懇求發遣及屢次違犯忤逆顯然者即將被告之子孫發烟瘴地方充軍旗人發黑龍江當差詳見刑制門

嚴回民結夥行兇問擬軍徒例時山東定陶縣回民沙振方聚眾逞兇毆傷多人刑部準嗣後遇有回民結夥三人以上執持兇器毆人之案除致斃人命罪應擬抵之犯仍照民人定擬外其餘糾夥共毆之犯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如結夥雖在三人以上而俱徒手爭毆並未執持兇器者於軍罪上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結夥在十人以上雖無執持兇器而但毆傷人者仍照三人以上執持兇器之例定擬互見刑制門

定滇省出口私販為從之罪共夥人數在一二十人以上為首絞決為從及數在四人以上不及十人者俱發遣

黑龍江等處若止三人以下者僉妻流徙三千里詳見刑制門

定新疆罪犯年老酌量當差例伊犂將軍伊勒圖奏准凡犯罪發往伊犂等處種地人犯如年老力衰不能耕種納糧者令該將軍等酌量該犯年力應當差使責令承充官給半分口糧以資養贍仍令該管處管束

四十三年定遣發駐防兵丁爲奴人犯停止賞給將軍都統例　諭此等發遣駐防省城爲奴之犯竝非賞給功臣之人自應賞給該處官兵其賞給將軍副都統之處永行停止著爲令互見刑制門

定厄魯特爲奴人犯滋事發往烟瘴賞給兵丁爲奴例刑部奏准凡新疆及內地遇有爲奴之厄魯特酗酒滋事俱發往烟瘴地方交與該管鎮協在兵丁內揀選力能管束之人賞給爲奴嚴加約束

定大夥私梟案內私售窩頓人等發遣爲奴例大夥梟徒拒捕傷差案內凡私售之竈丁及窩頓之匪犯俱發往伊犂烏嚕木齊等處爲奴互見刑制門

定白役詐贓逼命正役分別問擬遣發杖徒例詳見刑制門

定州縣武職等官僉差不慎致斬絞立決重囚脫逃杖七十徒一年半例詳見刑制門

四十四年增定問擬五軍及總徒準徒於擬罪處添入杖一百折責發落字樣部議凡問擬五軍及總徒准徒罪名者於逐案題稿引律出語內添入仍依名例至配所應杖之數折責例杖一百折責發落語句從之

定閩省花會分別首從問擬例起意爲首者發邊遠充軍夥同糾人者杖一百流二千里在場幫收錢文等犯杖一百徒三年詳見刑制門

改定殺一家非死罪四命將兇犯父子照數擬抵其有浮於所殺之數以幼者同妻女改發伊犂給厄魯特爲奴例詳見刑制門

更定改發內地十六項人犯仍發新疆例先是三十二年因新疆遣犯聚集過多遵　旨議定將應發新疆條內按其情節以六條仍發新疆以一十六條均改發內地分別烟瘴等項充軍至是烏嚕木齊都統索諾木策淩

奏巴里坤屯田缺額請將從前新疆改發人犯仍行發往擇其情節輕者種地當差情節較重者給與兵丁爲奴尋經部議於改發內地十六條內應發極邊烟瘴等項八條仍發往伊犂烏嚕木齊等處給與兵丁爲奴其應發附近近邊邊遠等項八條發往新疆交該都統酌撥種地當差從之

定傷人夥盜自首發遣例如係聞拏投首者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爲奴（詳見刑制門）

定乘火搶奪爲首杖一百流二千里爲從杖一百徒三年例（詳見刑制門）

四十五年定匪徒明知竊情說合贖贓分別徒流例凡有匪徒明知竊情並不幫同鳴官反表裏爲奸逼令事主出錢贖贓俾賊匪獲利　照爲賊探聽事主消息通線引路者照強盜窩主不行又不分贓杖流律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如有貪圖分肥但經得贓者不論多寡即照強盜窩主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定　盛京圍場處所偷伐木植問擬徒流例（詳見刑制門）

增定軍流徒犯無論應否留養於到案日供內敘明有無祖父母父母兄弟子孫及年歲例（詳見刑制門）

增定盜砍他人墳樹例刑部奏定砍他人墳樹除犯案僅止一二次所竊株數無多者仍照本例擬以枷責如連竊砍在三次以上而始犯案者照積匪例量減擬徒仍各案竊盜本例刺字（互見刑制門）

增定積匪猾賊分別次數問擬遣徒例（詳見刑制門）

定發遣黑龍江等處爲奴人犯在配行竊四次永遠枷號例刑部奏定發遣黑龍江等處爲奴人犯　行竊犯案在三次以下者仍照本例辦理外如有在配犯案至四次者即擬以永遠枷號遇　赦不準援免

四十六年定　行營地方金刃傷人發伊犂給厄魯特爲奴例（詳見刑制門）

定邪教案內遣犯停止發往奉天新疆等處例各省邪教爲從之犯罪應擬軍及照名例發遣者俱改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充軍其雲貴兩廣四省邪教從犯發往四川福建二省安插此等人犯內如有情節較重者各於到配後再加枷號六個月所有奉天吉林及伊犂烏嚕木齊各處均停止編發

四十七年定情重改發新疆之犯年滿發交應配地方安插例時有改發伊犂人犯要俊卿當差年滿經將軍伊

勒圖奏請回籍奉　諭要俊卿一犯因圖避處分誣纂上司居心險詐情節較重本擬按律杖流從重改發伊犂今以年滿釋回則較原擬流罪不准限內回籍者轉輕是雖嚴而實寬不足以昭平允嗣後遇有此等發往新疆之犯年滿時仍將該犯發交應配地方定地安插遇有恩釋再行回籍著爲令尋經部議凡情節較重改發新疆者十年期滿該將軍遵例奏　聞將該犯解交陝甘總督查明原籍按軍流道里指定應配地方卽轉解該省交該督撫酌量安插遇有恩赦再行奏請釋回至旗人改發期滿之犯奏　聞後將該犯解交刑部按應得罪名折枷滿日鞭責釋放從之

改定誤執傷痕誣告人命致尊長卑幼屍遭蒸檢分別治罪例詳見刑制門

定奉天省發遣人犯停止解京轉發例奉天省應發黑龍江等處人犯卽由　盛京刑部奉天府按照人數多寡定地刺字徑交　盛京兵部發遣毋庸解赴在京刑部轉發

定旗人犯刺字者照民人辦理例奉　諭嗣後旗人犯刺字者削去旗檔照民人一例辦理

四十八年定和姦後悔過拒姦殺死姦夫杖一百流三千里例詳見刑制門

增定旗人竊逃並犯仍照逃罪改發邊遠例凡旗人犯竊犯逃並發核其搶竊贓數在流徒以下律應刺字者無論逃在一月內外俱照旗人犯逃發往當差在配怙惡不悛之例改發雲貴兩廣邊遠地方令地方官與民一體嚴加約束至漢軍正身旗人犯應刺字者亦卽削除旗檔其逃竊治罪之處仍照漢軍本例定擬互見刑制門

詳定拏獲黑龍江等處爲奴脫逃人犯卽行正法例

酌定遣發新疆人犯各條欵伊犂將軍伊勒圖奏定遣犯過多請遵前例酌發停止刑部議覆從前將情重軍犯改發新疆原因伊犂等處疆土式廓需人屯耕如因一時人多僅將原定六條發往其餘一并改發內地恐將來種地缺額復議更張請將從前原發之六項仍行發往外其三十二年改發內地之十六條又四十七年廣西巡撫朱椿條奏搶奪傷非金刃又傷輕平復一條內將約束較易者五條如强盜窩主造意不行又不分贓者殺一家非死罪三人之妻子並未同謀加功者發遣雲貴兩廣烟瘴刨參人犯在配脫逃者姦婦抑媳同陷淫邪致媳

情急自盡者　盛京旗下家奴爲匪逃走犯至二次者仍發伊犁等處其餘十二條應如所奏停止遣發至烏嚕木齊情形與伊犁相同亦照此辦理從之

四十九年定犯該沒入家產兄弟未經分析者按分給予例奉　諭如有緣事獲罪應行查抄而兄弟未經分產者將所有產業按其兄弟分股計算祇將本犯名下應得一股入官其餘兄弟名下應得者概行給予以昭平允著爲令

五十年增定遣發黑龍江等處人犯添差押解例

改定莊屯居住旗人犯事分別枷責實發例（詳見刑制門）

定發遣各省駐防當差人犯改遣雲南等省停止解部轉發例嗣後除黑龍江等處發遣當差人犯復行犯罪者仍着舊例解部轉發外其各省駐防所有應改雲南等省之犯即由將軍都統移交該省督撫轉發起解無庸解部從之

增定軍罪脫逃人犯拏獲由配所定地改發例刑部議奏請將軍罪脫逃改發人犯均照流罪脫逃就配所發之地由配所定地若現配地方應配之所即係原籍相近之處而地處邊境再無別處可以改發者仍從其原籍改發倘原籍改發之所又較原配相近則視其拏獲地方改發從之

四繫夏、殷　周

通典周易旅卦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月令曰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去桎梏

夏桀不循祖法而爲虐政召湯囚之夏臺

殷紂立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周官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反於中國三年不齒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

續通志後唐莊宗同光二年敕內外理刑官員毋得私事寄禁

明宗天成三年諸州使數奏囚人死於獄中敕今後凡有在獄疾病者委隨處官吏當面錄問令醫人看候毋致推司官吏別啟倖門

晉高祖天福二年敕內外有獄官司繫囚染患者並令逐處醫博士及軍醫看候於公廨錢內量支藥價或事輕者仍許人看候所有罪犯合據杖責仍候痊損日科決

周太祖廣順三年敕諸道州府見繫囚人宜疾速斷遣仍令獄吏灑掃牢獄嘗令虛歇滌洗枷械毋令蚤蝨供給水漿毋令饑渴如有疾患令其家人看承囚人無主官差醫工診候勿致病亡世宗顯德三年敕諸道所禁罪人無家人供奉喫食者每日人給官米三升

宋制官司之獄在開封有府司左右軍巡院在諸司有殿前馬步軍司及四排岸外則二京府司左右軍巡院諸州軍院司理院下至諸縣皆有獄諸獄皆置樓牖設漿鋪席持具沐浴食令溫暖寒則給薪炭衣物暑則五日一滌枷杻郡縣則所職之官躬行檢視獄敝則修之使固

太祖開寶二年五月上以暑氣方盛深念縲絏之苦乃下手詔兩京諸州令長吏督獄掾五日一檢視貧不能自存者給飲食病者給衣藥輕繫小罪卽時決遣毋得淹滯自是仲夏必申明是詔以警官吏

太宗太平興國中因江西轉運副使張齊賢言令外縣五日一具罪人禁放數白州州獄別置籍長吏檢察三五日一引問疏理月具奏上刑部閱其禁多者命官卽往決遣寃滯則降黜州之官吏

雍熙元年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名禁繫日數以聞俾刑部專意糾舉帝閱諸州所奏獄狀有禁繫三百人者乃令門留寄禁取保在外并邸店養疾人等並准禁囚例件析以聞其鞫獄違限及可斷不斷事小而禁繫者有司駁奏之

眞宗咸平元年從黃州守王禹偁之請諸路置病囚院徒流已上有疾者處之餘責保於外神宗時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聞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多瘐死深惟獄吏並緣爲姦檢視不明使吾元元橫罹其害其著令應

諸州軍巡司院所禁罪人一歲在獄病死及二人五縣已上州歲死三人開封府司軍巡歲死七人推吏獄卒皆杖六十增一人則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典獄官如推獄經兩犯即坐從違制提刑司歲終會死者之數上之中書檢察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更黜責

哲宗元祐八年中書省言昨詔內外歲終具諸獄囚死之數初無禁繫多寡之限至元祐七年諸路所上刑部獄死之數遂以禁繫二十而死一即不具則是歲繫二百人許以十人獄死恐州縣弛意獄事甚非欽恤之意詔刑部自今不許輒分禁繫之數

徽宗崇寧三年從蔡京之請令諸州築圜土以居強盜貸死者晝則役作夜則拘之視罪之輕重以爲久近之限行二年罷之至大觀元年復行四年復罷

高宗建炎初著令諸獄司並旬申禁狀品官命婦在禁別具單狀合奏案者具情狀招伏奏聞法司朱書檢坐條例推司錄問檢法官吏姓名於後各州每年開收編管奴婢人及斷過編配之數各置籍各路提刑司歲具本路州軍斷過大辟申刑部諸州申提刑司其應書禁歷而不書應申所屬而不申奏案不依式檢坐開具違令回報不圓致妨詳覆與提刑司詳覆大辟而稽留失覆大辟致罪有出入者各抵罪

紹興五年尚書省言州縣治獄之吏專事慘酷待其垂斃皆托之疫患殺之未嘗依條醫治乞舉行歲終比較計分斷罪法是年比較得宣州衢州福州無病死囚當職官各轉一官舒州病死者及一分惠州病死者二分六釐當職官各特降一官

十年詔諸獄並一更三點下鎖五更五點開鎖定牢違者杖八十獄官令佐不親臨及縣令輒分輪餘官並徒一年知通監司覺察按劾著爲令

十三年詔禁囚無供飯者臨安日支錢二十文外路十五文

二十一年詔官支病囚藥物錢寧宗嘉泰四年令於常平米內支撥囚糧

遼穆宗時京師置百尺牢以處繫囚道宗咸雍三年詔諸路給囚糧

金世宗大定十一年詔曰司獄舍宇須近獄安置囚禁之事常親提控其獄卒必選年深而信實者輪值二十五年詔罪人在禁有疾聽親屬入侍

元世祖中統初中書司右掾袁裕建言給重囚衣糧醫藥詔著爲令嗣定刑格諸獄囚必輕重異處男女異室毋或參雜司獄致其慎獄卒去其虐提牢官盡其誠諸郡縣佐貳及幕官每月分番提牢三日一親臨點視其有枉禁及淹延者卽舉問月終則具囚數牒次官其在上都囚禁從留守司提之諸南北兵馬司每月分番提牢仍令提控案牘兼掌囚禁諸鹽運司監守鹽徒每月佐貳官分番董視與有司同諸流囚居役非遇元正寒食重午等節並勿給假諸配役囚徒遇閏月通理之諸徒罪晝則帶鐐居役夜則入囚牢房其流罪發各處屯種者止令監臨關防屯種諸徒罪無配役之所者發監司居役諸獄訟有必聽候歸對之人召保知在如無保識有司給糧養濟勿寄養於民家諸在禁囚徒無家屬或有貧而不能供給者日給倉米一升三升之中給粟一升以食有疾者歲十二月至于正月給羊皮爲披蓋袴襪及薪草爲暖匣熏炕之用凡油炭席薦之屬各以時具有病主司驗實除犯惡逆已上及强盜至死奴婢殺主者止給醫藥其餘病重者去枷鎖杻聽家人入侍職事散官五品以上聽二人入侍初病至二分申報漸增至九分爲死證若以重爲輕以急爲緩誤傷人命者究之醫囚之司必試而後用諸孕婦有罪產後百日決遣臨產之月聽令召保既產二十日復追入禁無保及犯死罪者產時令婦人入侍凡在禁囚徒饑寒而衣糧不繼疾患而醫療不時致非理死損者坐有司罪十八人已上正官笞二十七次官三十七還職首領官四十七罷職別敘記過諸路府州縣但停囚去處於鼠耗糧內支放囚糧諸流囚在路亦日給米一升有疾醫治疾愈隨時發遣各處司獄司看守囚徒夜支燈油一斤諸掌刑獄輒聽囚徒在禁飲博及帶刀刃紙筆陰陽文字入禁者罪之其受財縱囚在禁疏枷飲酒者以枉法科罪除名諸主守失囚者減囚罪三等長押流囚官中路失囚者視提牢官減主守罪四等既斷還職諸禁囚因械梏不嚴致越獄者直日押獄杖九十七獄卒各七十七司獄及提牢官皆坐罪百日內全獲免坐諸部送囚徒中路所次州縣不寄囚於獄而監收旅舍以致反禁而亡者部送官笞三十七還職本處防護官笞四十七就責捕獲仍通記過名諸有司各處遞至流囚輒主意故縱者杖六十七解職降先品一

等敘刑部記過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定制獄囚貧不自給者人給米日一升二十四年革去正統二年復功臣及五品已上官禁獄者許令親人入侍

成祖永樂九年刑科曹潤等言昔以天寒審釋輕囚今囚或淹一年已上且一月間瘐死者九百三十餘人獄吏之毒所不忍言帝召法司切責遂詔徒流已下三日內決放重罪當繫者恤之無令死於饑寒

英宗正統二年令以贓罰敝衣分給各罪囚六年刑部郎中林厚奏言獄過重囚若俟奏允方與疏去枷杻歷日時久未免瘐死乞今後合奏者暫去枷杻仍繫鎖鐐俟奏允處之各處有貪酷官員或挾怨故禁勘平人或受財故入人死罪者除軍職及文職五品已上官奏請外其六品已下卽彼逮問械京從之

憲宗成化十二年令有司買藥餌送部又廣設惠民藥局療治囚人

武宗正德十四年囚犯煤油藥料皆設額銀定數

世宗嘉靖六年以運炭等有力罪囚折色糴米上本部倉每年約五百石乃停收歲冬給綿衣褲一事提牢主事驗之

皇朝通典天聰三年五月以遣追土默特部落逃人諸臣中有不給馬匹及未會集公署者　命畫地爲牢禁飲食三日

順治三年二月定死囚禁內監軍流以下禁外監婦人犯罪應禁者別置一室曰女監

十二年八月定地方官擅取監犯病呈致死者依謀殺人律擬斬獄官禁卒聽從指使下手者依從而加功律擬絞

十月　諭每年六月內審定立決重犯俟七月具題正法永著爲例

康熙二年五月御史姚延啟奏江浙等省有獄卒苛索不遂創爲木籠上下分數層納囚其中不能屈伸天時炎暑薉氣熏蒸轉成疫癘多致監斃請　敕部嚴禁從之

九年六月　諭刑部監犯踰限不行速結以致斃獄者甚多各犯自有應得之罪未死於法先死於獄殊非慎刑之意其作何嚴加議處詳議定例具奏尋議凡承問官將正犯俱審取口供限內監斃者免議雖在限內並不審理取供遲延一案之內監斃一二人至三四人者罰俸有差五六人者降一級留任七八人者降二級調用九人以上革職將牽連無干之人監斃一二人者罰俸一年三人者降一級留任四人者降二級調用五人者革職若上司不據實題奏者降二級調用至於取錄口供逾限不結致正犯監斃者照限內不取口供致死之例處分將牽連無干之人監斃一人者降一級調用二人者降二級調用三人以上革職上司不據實題奏者降二級調用若限內不能完結再行展限仍照限內監斃例處分如在展限外死者亦照逾限例處分從之

二十八年十一月　諭流徒人犯遇有勢力者每羈禁不嚴及至發遣又展轉遷延其貧苦無力營求者即肆行凌虐瀕於死亡著戶刑二部堂官稽察如有前項情弊從重治罪

雍正五年閏三月部議監犯病斃向例不分本犯情罪輕重司獄官一例處分誠爲未協嗣後應將死罪軍流及杖徒以下分爲三等按監斃人數分別議處從之

七年九月定行刼監囚不論曾否得囚有無傷人將爲首之人擬斬立決有傷人者將夥犯亦擬斬立決如有殺人者將殺人夥犯及首犯俱擬以斬梟其餘爲從未經殺傷人者依律擬斬監候在中途劫奪人犯因而殺人者將爲首者擬斬立決下手致命者擬絞立決餘仍照律分別坐罪

乾隆元年十月部議嗣後各省各府設立循環監簿飭令所屬州縣將每日出入監犯名姓填註按月申送該府逐一查閱其有不應收監而濫行監禁及懷挾私仇故禁平人者均照律擬罪雖係應監人犯如有吏卒借端需索者以枉法從重治罪該管官照失察衙役犯贓例議處故縱者照縱役犯贓例革職

十八年二月定斬絞重犯在監行兇致斃人命者照前後所犯斬絞罪名從重擬以立決

十月河南巡撫蔣炳奏密縣禁卒賄縱重犯越獄審擬絞候奉　諭禁卒典守監獄乃於斬絞重犯受財故縱此非尋常因事受財可比自應按照本律與囚同罪但則例又載有擬絞緩決候逃囚捕獲審豁之條未免法輕易

犯嗣後監犯脫逃審出禁卒得賄情節卽視所縱囚罪全律科斷如本犯應入秋審情實者亦入情實應絞決者亦擬絞決應斬決以上者亦卽擬以斬決着爲例

二十五年四月定解役開放鎖扭致重犯脫逃未獲者卽將解役究審定擬嚴行監禁俟拏獲逃犯之日究明賄縱情節卽照本犯罪名一律全科如果僅係疏脫並無別故仍照例發落五月部議押解斬絞重犯除受賄狥情故縱依新例辦理外其違例雇替托故潛匿無故先後散行止留一人押解者改照故縱律與囚同罪不准照舊例減囚罪二等問擬果係依法管解偶致疏脫審有確據者除依律治罪外仍勒限緝拏他人捕得亦不准寬免從之

六月定獄囚衣制凡斬絞軍流重犯羈禁在監以及解審發遣俱給衣赭色布服與鎖扭互爲標示

二十九年三月部議禁卒將斬絞重犯鬆放獄具以致脫逃者將該禁卒嚴行監禁俟拏獲正犯之日究明賄縱屬實照律全科審無賄縱情弊或係狥情或托故擅離或倩人代守以致潛逃者亦照故縱律治罪不准照舊例減囚罪二等問擬

五月定秋審屆期督撫飭各屬酌量所屬人犯數目遴選一二幹練佐雜督同差役將重犯押解省城候審審畢之後仍著原委員役解回收禁倘有人犯疏脫及解役頂替短少等弊卽將委員叅處又滁州解役魏榮等遞解遣犯過定遠縣池河司地方該巡檢署無監獄令原解押至飯店次日查點僉送因而脫逃安撫托庸奏欽奉二十七年

上諭嗣後凡解送發往回城罪犯人等如有中途脫逃者除將逃犯嚴拏外將解送官兵人役問擬死罪以俟緝獲逃犯若經拏獲者再行釋放治伊應得之罪若經年不能拏獲將正法之處奏聞請旨卽着爲例遵例將解役等擬絞監候部如其議并議解送人犯防範之處其向未設有監獄地方尤宜加謹倘有疏虞該管官必當嚴懲伏查乾隆二十七年六月內遣犯張四等在巨流河脫逃一案欽奉 諭旨將因天晚難辨年貌借端推諉不肯收接令解犯住宿店房致犯脫逃之外郎楊海嚴加治罪其該地方官等俱經從重議處在案今安省復有此事恐各省亦有似此並無監獄地方該管官推諉誤公亦未可定請 旨敕下各直省嚴飭所屬嗣後如有藉詞推諉不收人犯以致疏脫者該督撫卽行嚴叅照巨流河一案交部從重議處

三十三年九月湖南巡撫方世儁奏稱例載內外斬絞監候之犯每遇秋審時責令獄官監看薙髮一次又秋審解省人犯俟審畢發回後方許薙髮各等語蓋以秋審俱在夏月時當向炎推令薙髮以示矜恤今新例改令道府於冬春之間親臨勘審維時尚未炎熱似可毋庸拘泥請嗣後監犯照依熱審之期每年於小滿後十日令該州縣率同獄官監視薙髮一次具文通報備核以恤罪囚而符例意從之

又奉　上諭向來各省應入秋審官犯俱於各州縣獄中監禁勾決本到轉行該地方正法辦理尚未妥協嗣後各官犯於定案時即在按察使衙門收禁既與齊民犯罪者稍示區別而臬司獄禁稽察更為周密亦可免疏虞替代諸弊於防微杜漸之中仍寓仁至義盡之意秋讞大典更足以昭慎重至勾本到省並着照刑部決囚之例將情實官犯全行綁赴市曹即令按察使監視行刑奉到諭旨當場開讀按照予勾之犯驗明處決於體例既為畫一而省會之地共見共聞如此立法森嚴並可使官寮共知儆惕將此通諭知之着為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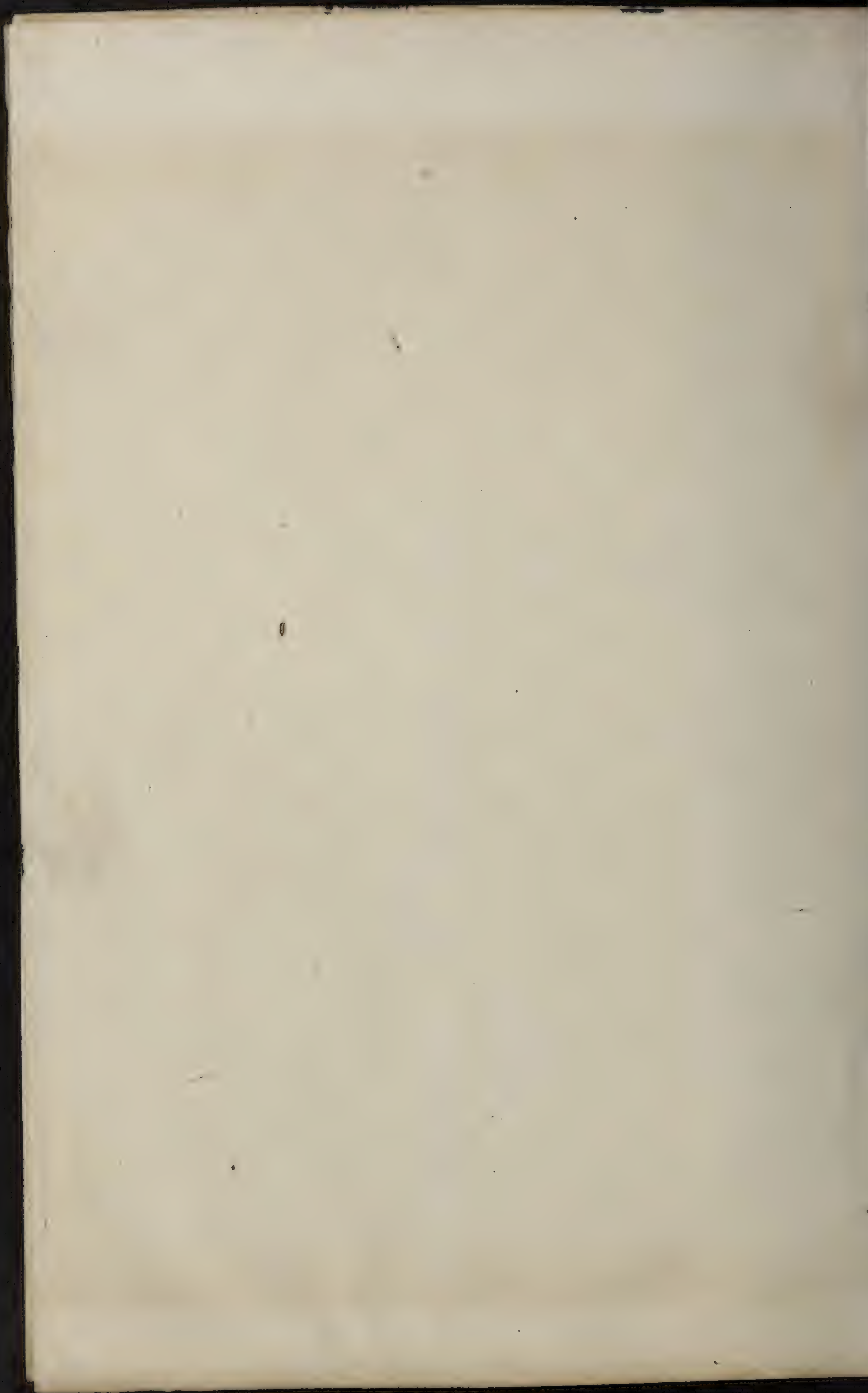
三十五年三月奉　上諭據熊學鵬奏應發新疆改發烟瘴之竊犯陸貴瓏在司監收禁越獄脫逃現經拏獲正法請將管獄官分別革職議處一摺司獄華燦於司監所禁要犯任其乘間脫逃實屬有乖職守罪應褫革固不待言至按察使為通省刑獄總司凡所屬囹圄並宜申嚴防禁毋稍疏虞方為無忝厥職乃於專管之司監毫無防範致有越獄之犯尚復成何事體則其平時之闒冗玩公更可概見曾日理向為府道時尚知黽勉自擢任臬司以來即意存滿足不肯實心出力聞其近日辦事聲名甚屬平常今復有此越獄之案非尋常疏防可比曾日理即着革職熊學鵬等著交部分別議處

三十八年九月順天府尹奏准嗣後凡各省遞回人犯無論初次二次即交原籍地方官逐一造冊收管仍於每月朔望日期按冊點卯如有臨點不到私行出境者隨時申報該管衙門及原犯事地方查拏倘遞解後復行出境該地方官并不申報或被原犯事處盤獲或又在他境犯案除將本犯治罪外其原籍不報之地方官一併議處

四十五年定各廳州縣有離省遠者遇秋審情實人犯在監病故令管獄官立即通詳該督撫於接文日先行題報該管道府據報一面速派隣近之員前往驗訊明確詳請咨部總以一月為限

四十六年六月奉　上諭向來刑部及各省監獄凡在禁囚犯有夜給燈油之例甚屬無謂此等身繫囹圄者俱係犯法之人罪由自取如重囚給以衣食因其爰書已定必須明正典刑不應復令其凍餒致斃已屬國家法外之仁至燈油一項並非衣食可比罪囚在獄夜間本無需燈火且小民常時入夕寢息不留燈者居多豈有犯罪在禁轉徹夜予以燈照雖矜恤亦不宜及此並恐奸徒因有燈火或致放火以圖越獄尤非慎重監獄之道至獄官禁卒稽查監口原可各自攜燈照看並無藉獄囚之有燈也著傳諭刑部堂官查明此項燈油因何給與必係多年相沿陋例如禁卒坐監看守自應酌給燈油至獄囚則斷不宜與以燈火著即行妥議具奏尋議革除

五十年二月部議向來命盜各案其中間有正犯已獲而贓証未明恐有枉抑或正犯在逃因餘犯一面之辭恐有疏縱不得不將到案各犯監禁俟拏獲要犯質訊明確始行定擬發落其軍流杖徒以下亦間有正犯在逃暫行監禁者惟是正犯兔脫雖屢經咨拏而弋獲無期監候待質之犯有十餘年至二三十年不等懸而莫結其情罪之重者既不免久稽顯戮而罪之輕者亦不免長繫囹圄乾隆十九年特奉　上諭查辦自康熙年間以後凡監候待質之犯共五十七案其斬絞重犯分別入于情實緩決軍流徒罪以下者盡行照擬發落申明通行在案今臣部辦理上年三項緩決減等後本年減等各案檢查歷年現審案內尚有朱依仁李四閻德俊唐老四案俱因正犯未獲案涉疑竇監候待質其所犯俱在年滿以下此外並無斬絞待質之犯隨查各犯監禁或十六七年或二十五六年不等因案情未明雖累經　恩赦不便查辦臣　等公同酌議若正犯弋獲無期徒令牢禁懸案不結似非核實辦公之道查各原案俱在軍流徒杖以下逐加核擬分別發落保釋庶各犯不至安坐囹圄而庶獄益加清釐再查自乾隆十七年以後各省似此監禁待質之犯亦復不少應令該督撫查明監禁候質已逾十年正犯弋獲無期之案分別辦理以清刑獄奉　旨依議





九通分類總纂

卷一百四十六
之一百四十九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刑類四

贖刑

通考虞舜金作贖刑（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

周官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於司兵

穆王呂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註並見刑制門）

漢惠帝元年令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

孝文時納鼂錯之說募民入粟塞下得以除罪

武帝天漢四年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

時大司農陳藏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贖禁錮免贓罪

宣帝時西羌反遣師征之京兆尹張敞議國兵在外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雖羌虜已破來春民食必乏之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各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差次也八郡者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少府蕭望之等以爲不可乃止

望之等言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西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辠人出財減罪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師古曰以其罪輕而法重）

故常欲除此條科今因此令贖罪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師古曰呂侯爲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爲甫侯故又稱甫刑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鋝鋝即鍰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是其品也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望之復彊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爲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夭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固爲軍旅卒暴之事也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貸至爲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逆羣盜並起至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爲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倣議

元帝時貢禹上疏請除贖罪之法

禹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爲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措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眞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眞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九年令天下繫囚殊死以下及徒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罪輸作有差

明帝卽位詔罪囚中二千石下至黃綬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又詔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縑二十疋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疋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疋其未發覺詔書到日先自告者半入贖

八年詔犯罪亡命者贖罪各有差

十五年詔亡命殊死以下贖死罪縑四十疋右趾及髡鉗城旦舂十疋完城旦至司寇五疋犯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入贖

十八年詔天下亡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縑三十疋右趾髡鉗以下各有差

肅宗建初七年詔亡命贖死罪入縑二十疋餘各有差

續通典和帝永元六年廷尉陳寵言今律令贖罪已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七十九事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并大辟耐罪贖罪爲三千悉删除其餘條使與禮相應議未及施而寵免後遂寢順

通考順帝漢安二年令罪囚殊死以下出縑贖各有差其不能入贖者遣詣臨光縣居作二歲

桓帝建和三年詔死罪及亡命以下贖各有差

靈帝建寧元年令天下繫囚未決入縑贖各有差　三年及熹平六年光和三年中和四年俱有此令

　橋元乞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以財寶開張姦路詔下其章

魏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代金

太和五年令罪非殊死聽贖各有差

魏律贖刑十一贖金六

晉新律意善功惡以金贖之金等不過四兩

梁武帝依周漢故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鞭扑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以上爲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

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六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以贖論故爲此十四等之差將吏以上及女子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

天監三年詔以金作權典宜在蠲息於是除贖罪之科十一年復開贖罪之科

陳存贖罪之律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贖若公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有官者贖論一歲刑無官亦贖論

後魏起自朔方其初刑法甚峻死罪致多後乃令當死者其家獻金馬以贖

北齊律贖罪舊有金皆代以中絹死百疋流九十二疋刑五歲七十八疋四歲六十四疋三歲五十疋二歲三十六疋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疋鞭杖每十贖絹一疋無絹之鄉皆準絹收錢自贖笞十以上至死又爲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法合贖者謂流內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癡并過失之屬犯罰絹一疋及杖十以下皆各爲罪人

後周制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斤十二兩贖死刑金二斤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疋流徒者依限歲收絹十二疋死罪者百疋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

隋志官品第九以上犯罪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銅一斤爲負負十爲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流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千里則百斤絞斬二死刑皆贖銅百二十斤

煬帝即位以文帝禁網深刻每加減降然斗秤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加二倍爲差其實不異開皇舊制

續通典唐律贖銅之數及以官當罪之法大略悉準隋制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犯罪者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若犯公罪者各加一年以官當流者三流同皆比徒四年仍各解見任除名者比徒三年免官者比徒二年免所居官者比徒一年九品已上官若官品得減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孫犯流罪已下聽贖（七品五品已上官親屬流罪已下得減一等）單民年七十已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已下者准此

玄宗天寶六載敕節文其贖銅如情願納錢每斤一百二十文若欠負官物應徵正贓及贖物無財以備官役折庸其物雖多限三年一人一日折絹四匹若會恩其物合免者停役

憲宗元和三年詔今後應坐贓及他罪當贖者諸道委觀察判官一人專句當及時申報如蔽匿不申者節級科貶如罪不繫奏官長量情處置者其贓但准前申送御史臺充本色給用仍差御史一人專知贓贖不得以贓罰為名如罪名未正妄罰其財亦委觀察判官句當差定後先具名奏聞

通考僖宗乾符三年敕應殘疾篤疾犯徒流罪或是連累即許徵贖如身犯罪不在免限其年十五以下者准律文處分

晉天福六年尚書刑部員外郎李象奏請今後凡是散官不計高低若犯罪不得當贖亦不得上請詳定院覆奏應內外文武官有品官者自依品官法無品官有散試官者應內外帶職廷臣賓從有功將校等並請同九品官例其京都軍巡使及諸道州府衙前職員內外雜任鎮將等並請准律不得上請當贖其巡司馬步司判官雖有曾歷品官者亦請同流外職准律杖罪已下依決罰例徒罪已上仍依當贖法

續通典宋制最慎贖刑非八議者幾不得與刑統名例律有用官蔭減贖之條

續通考宋太祖皇帝開寶四年大理正高繼申上言准刑統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親屬犯罪各有等用蔭減贖伏恐年代已深子孫不肖為先祖曾有官品不畏憲章欲請自今犯罪人用祖父親屬蔭減贖者即須祖父曾任望朝官據品秩得使前代官即須有功及國有惠及民為時所推官及三品方得上請從之

端拱二年詔諸州民犯薄罪或入金以贖長吏得以任情而輕重自今後並決杖遣之不得以贖論

眞宗景德二年審刑院大理寺上折杖贖金條犯加役流而下一罪先發已經論罰餘罪後發又計前杖科決上以細民膚革薦傷殊非哀矜之意詔申定其制止贖金以滿餘數若情理凶惡者卽復決杖

仁宗慶歷三年詔曰先王用法簡約使人知禁而易從後代設茶鹽酒稅之禁奪民厚利刑用滋章今之編敕皆出律外又數改更官吏且不能曉百姓安得聞之而一陷於理身體髮膚以之毀傷父母妻子以之離散情雖可哀法不得贖豈禮樂之化未行而專用刑罰之敝歟孔子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漢文帝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而幾於刑措其後京師之錢累百巨萬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其議科條有非著以律者或細民難知或人情不免或目利犯禁或奢侈違令或過誤可閔之類別爲贖法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使人重穀帛免刑罰則農桑自勸富壽可期矣詔下論者以爲富人皆得贖罪而貧者不能以自免非朝廷用法之意不果行

至和初詔前代帝王後嘗仕本朝官不及七品者祖父母父母妻子罪流以下聽贖雖不仕而嘗被賜予者有罪非巨蠹亦如之

神宗熙寧四年前單州碭山縣尉王存立言嘉祐中同學究出身以父坐事配隸納官贖自便而鄉縣不免丁役願同舉人例詔復賜出身仍注合入官

續通考遼制品官公事誤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者聽以贖論　贖銅之數杖一百者輸錢千

興宗重熙元年詔職事公罪聽贖私罪各從本法

金制親屬有罪欲以牛馬雜物贖者從之或重罪亦聽自贖然恐無辨於齊民則劓刵以爲別

續通典世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贓不滿五十貫者其決杖聽贖再犯者不聽且曰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爲職官當先廉恥既無廉恥何以贖爲時焦旭攝左警巡事以杖親軍百夫長有司論當杖決帝曰旭親民吏也若因杖有官人復行杖之何以行事其令收贖

章宗泰和元年新律成贖銅皆倍於舊

宣宗時完顏伯嘉知歸德府上言乞雜犯死罪已下許納粟贖免宰臣奏伯嘉前在代州嘗行之蓋一時之權不可為常法遂寢

續通考元制諸牧民官公罪之輕者許罰贖職官犯夜者贖諸年老七十以上年幼十五以下不任杖者贖諸罪人癃篤殘疾有妨科決者贖　凡應罰贖者每笞杖一罰中統鈔一貫

續通典世祖至元二年諸王塔齊爾使臣庫庫楚至北京花道驛手殺驛吏郝用及郭和尚有旨徵鈔十錠給其主以贖死

二十一年以哈扎爾齊依舊揚州鹽運使歲市鹽八十萬石以贖過

續通考明律頗嚴凡朝廷有所矜恤限於律而不得伸者一寓之贖例所以濟法之太重也又國家得時藉其入以佐緩急而實邊足儲振荒宮府頒給諸大費往往取給於贓贖二者故贖法比歷代特詳凡贖法有二有律得收贖者有例得納贖者律贖無敢損益而納贖之例則因時權宜先後互異其端開於太祖云

凡律贖若天文生習業已成能專其事犯徒流者決杖一百餘罪收贖婦人犯徒流者決杖一百餘罪收贖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盜及傷人者亦收贖凡犯罪時未老疾事發時老疾者依老疾論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者依幼小論並得收贖若在徒年限內老疾亦如之其誣告例告二事以上者輕實重虛告一事誣輕為重者已論決全抵贖罪未論決笞杖收贖徒流杖一百餘罪亦聽收贖又過失傷人准鬭毆傷人罪依律收贖已徒五年再犯徒收贖若犯徒流存留養親者止杖一百餘罪收贖至例贖亦有二一罰役一納鈔而例復三變罰役者後多折工值納鈔鈔法既壞變為納銀納米焉

續通典明律凡文武官以公事犯笞罪者官照等收贖錢吏每季類決之各還職役不附過杖已上記所犯罪名每歲類送吏兵二部候九年滿考通記所犯次數黜陟之吏典亦備銓選降敘

明法充軍之例最嚴有終身有永遠永遠者罰及子孫皆以實犯死罪減等者充之嘉靖間有請開贖軍例者世宗曰律聽贖者徒杖以下小罪耳死罪矜疑乃減從謫發不可贖

續通考 太祖洪武六年正月定職官以俸贖罪例 並見刑志

以工部尚書王肅坐法當笞太祖特為屈法許得以俸贖罪遂著為令後三十二年奏准凡應罰官員月俸計十分為率追罰一分入官每俸一石罰鈔一百文

八年二月命雜犯死罪以下及官犯私罪者謫鳳陽輸作屯種贖罪

十二年正月令徒流笞杖罪囚代農民力役贖罪每笞二十杖一十准役十日徒流各計年准之雜犯死罪罰戍邊

二十三年十二月令殊死以下囚輸粟北邊自贖

二十五年復有此令至三十年更定運米例死罪一百石徒流遞減力不及者死罪自備米三十石徒流罪十五石俱赴甘州地方上納就彼充軍

三十年六月定官吏贖罪事例

舊律公罪應笞者官照等收贖錢吏每季類決之各還職役不記過杖以上記所犯罪名每歲類送吏兵兩部候九年滿考通記所犯次數黜陟之吏典亦備銓選降敘至於私罪文官及吏典犯笞四十以下者附近還職而不贖笞五十者調用軍官杖以上皆的決文官及吏杖罪並罷職不敘至嚴也至是命部院議凡內外官吏犯笞杖者記過徒流遷徙者俸贖之三犯罪之如律自是律與例互有異同及頒行大明律御製序雜犯死罪徒流遷徙等刑悉視今定贖罪條例科斷於是例遂輔律而行

成祖永樂三年七月定京倉納米贖罪之例

先是帝以北平軍餉不繼令獄囚輸米贖罪兼省餽運之勞雜犯死罪六十石徒流遞減輸畢釋之至是戶部奏量增贖罪米聽於京倉上納免赴北京於是令死罪輸米一百一十石徒流以下俱加倍舊額十一年五月又定死罪六十石流以下遞減俱於北京官倉給糧自備牛車運赴懷來從都御史李慶等奏也

續通典 永樂四年十一月法司進月繫囚數凡數百人大辟僅十之一成祖諭曰此等既非死罪而久繫不決天氣沍

寒必有聽其寃死者凡雜犯死罪已下約二百悉准贖發遣仁宗初即位諭都察院言輸罰工作之令行有財者悉倖免宜一論如律久之其法復弛英宗正統間侍講劉球言輸罪非古自公罪許贖外宜悉依律時不能從其後循

太祖之例益推廣之

續通考十一年五月定贖鈔例

除公罪依例紀錄收贖及死罪重者依律處治外其情輕者斬罪八千貫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貫流徒杖笞納鈔有差宣宗宣德二年四月又定笞杖罪每一十贖鈔二十貫徒每一等折杖二十三流並折杖一百四十罰鈔悉如笞杖所定至景帝景泰元年十月以鈔法不通又定笞罪每十贖鈔二百貫至笞五十爲一千貫杖罪每十三百貫至杖一百爲三千貫英宗天順五年再定笞一十鈔二百貫餘四笞遞加百五十貫至杖六十爲千四百五十貫餘杖各遞加二百貫

十五年二月詔雜犯死罪囚輸役北京自贖

宣宗宣德元年正月詔赦死罪以下運糧宣府自贖

四月更定運甎贖罪例

先是永樂十七年六月詔雜犯死罪以下運甎贖罪至是法司言永樂中官吏犯笞杖徒流死罪罰運甎畢日各還職役軍民省役寍家是蓋一時權宜今宜有差等帝令羣臣會議凡雜犯死罪以下有力者俱依永樂中例若官吏犯贓死罪及徒流罪者仍發北京地方爲民

七月令南京法司罪囚入米贖罪

自死罪至笞一十分十八等各自備米于南京倉上納百石至二石有差

二年七月定岷州洮州河州臨洮納米贖罪例

岷州洮州二衛死罪十石流以下有差河州臨洮二衛死罪十三石流以下有差

續通典宣宗宣德二年定笞杖罪囚每十贖鈔二十貫徒流罪名每徒一等折杖二十三流並折杖百四十其所罰鈔

悉如笞杖所定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死罪終身徒流各按年限杖五百株笞一百株

三年二月定陝西西安府納米贖罪例

時以陝西往岷洮等衛路遠輸粟者延緩敕法司加增米數令於西安府永豐倉上納於是死罪加至十六石流以下皆遞增之

五月更定納米之例

時刑部奏軍辛工匠納米者多逋逃負欠於是令官吏依例納米軍匠力能納者如官吏例若家遠不能者行原籍追納就彼官倉收貯若非存留操備上工者遞回納米

四年正月分定南北納米贖罪例

帝欲寛恤罪囚令法司會議贖罪事例於是御史顧佐等奏南京水運艮便北京陸路頗難請令北京法司並直隸河間等八府及河南山東官吏軍民人等犯罪俱納米於北京倉雜犯死罪五十石流以下遞減南京法司及湖廣江西並南直隸太平等府州縣罪犯官送北京吏典人等納米於南京倉浙江并直隸蘇松常鎮四府及江北直隸鳳陽等府州縣罪犯納米於淮安倉徐州納米於臨清倉俱依南京例死罪官吏一百石軍民八十石流以下遞減其監守盜糧兜攬貨物及力不能納米者依律問斷從之

二月定陝西寧夏諸衛加米贖罪例

舊例寧夏犯罪者令於西安府倉納贖時以寧夏倉無儲偫令於本處納米數準岷洮二衛例加倍之

五年七月令罪囚無力運磚者雜犯死罪准雜工五年徒流各依年限准工杖罪准工十月笞罪五月

六年七月定四川納米贖罪例

時以四川松潘諸衛山路險遠糧饟難運會川諸衛開礦需米遣運不便所司各請以屬內罪囚納米贖罪於是部議松潘去四川城千里死罪二十石流以下有差會川去四川城道里倍於松潘其米視松潘各減之詔從其議

八月定萬全諸衛納米贖罪例

後軍都督府奏萬全近邊糧饟爲重請令罪囚納贖部議有力納米者就近運赴獨石等衛倉納完死罪十二石流十石徒八石杖五石笞三石從之

英宗正統元年二月令雜犯死罪納贖未完又犯死罪者決杖一百再收贖鈔三十六貫仍照先犯原擬發落二犯奏請區處

九月定蘭縣等處納米贖罪例

先是鎮守陝西都御史陳鎰巡撫山西河南侍郎于謙俱奏納米麥豆贖罪至是部議蘭縣倉死罪三十石流以下有差黃河迤北莊浪等處宜稍減死罪二十石流以下有差帝從之

三年八月以陝西饑令雜犯死罪以下輸銀贖罪送邊吏易米振之

戶部議定例死罪納銀三十六兩三流二十四兩徒五等視流遞減三兩杖一百者六兩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遞減五錢

十一月以大興宛平二縣缺糧振濟命罪囚納米贖罪

死罪七十石流罪五十五石徒罪五等各以五石遞減杖每一十二石笞每一十一石五斗

六年十二月命廣西吏典知印承差有犯贓罪者免其解京運磚就發昭平等遞運所擺運

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各照年限笞杖納米完日疎放

九年十二月定納草贖罪例

戶部言民間芻草歲用不給請令法司囚犯以四分爲率二分仍舊運磚運糧二分輸草二死罪納草一千八百束三流並徒三年一千四百束徒二年半以下以次遞減從之

十四年定通州運米贖罪例

令通州運米至京倉雜犯死罪三百六十石三流以下遞減通州運至居庸關隆慶衛等倉死罪九十石三流以

下遞減

續通典景帝景泰元年令問擬笞杖罪囚有力者納鈔笞十二百貫每十以二百貫遞加至笞五十爲千貫杖六十千八百貫每十以三百貫遞加至杖百爲三千貫其官吏贓物亦視今例折鈔英宗天順五年令罪囚納鈔每笞十鈔二百貫餘四笞遞加百五十貫至杖六十增爲千四百五十貫餘杖各遞加二百貫

續通考景帝景泰二年七月定成都重慶二府運米贖罪例

自成都府支米運赴播州者雜犯死罪二十五石三流以下遞減自重慶府運至貴州者死罪一十八石三流以下遞減

三年三月令法司罪囚於京倉運米赴宣府宣德倉贖罪

雜犯死罪四十五石三流并徒三年三十五石餘四等遞減一石

十一月定直隸等處納米贖罪例

先是御史鄒來學奏定永平山海等處有犯輕重罪名俱於本處備糧贖罪死罪九十石三流并徒三年七十石其餘四等徒遞減十石杖罪每等二石笞罪每等一石至是命保定眞定等處贖罪則例一如鄒來學所奏行之

四年四月以直隸災又更定納贖例死罪六十石流以下有差

四年正月更定輸作贖罪例

時刑科言法司論笞杖罪遣運糧運石運灰等項俱以笞杖數多寡定所運物多寡惟輸作者不論多寡五笞概輸作三月五杖概輸作六月輕重未當比者刑部有司論杖罪而或令納鈔或令運糧運石輕重亦未盡愜與論章下三法司議當輸贖者笞罪納鈔無力者輸作雜犯死罪及流徒杖罪運糧運石無力者煎鹽炒鐵輸作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如本限杖一百六月笞五十三月杖笞每降一等遞減俱以半月爲差其在守衛操備官旗軍

校例難的決者俱納鈔無力者住俸輸作婦人坐註誤者輕罪願納鈔贖者聽俱從之

五年五月令在京罪囚於通州運米赴宣化贖罪

斬絞四十石流以下有差六年五月又以宣府道遠難運又令自備米運赴宣府斬絞以下各減舊例之半

七年三月以山東諸省災令輸贖者暫抵以麥豆　從御史李宏請也

英宗天順五年二月命法司詳定運磚運炭等例

官員與有力之人照例運磚炭等物每笞一十運灰一千二百斤磚七十箇碎磚二千八百斤水和炭二百斤石一千二百斤餘四笞五杖各遞加之徒一年運灰一萬二千斤磚六百箇碎磚二萬四千斤水和炭一千七百斤石一萬二千斤餘四徒三流各遞加之雜犯二死各運灰六萬四千二百斤磚三千二百箇碎磚一十二萬八千斤水和炭九千斤石六萬四千二百斤

憲宗成化二年令罪囚納馬贖罪

徒二年與二年半者納馬一匹徒三年與流罪二匹死罪三匹餘銀不及市馬一匹者送兵部會太僕寺收積

令罪囚納豆贖罪　死罪五十石流以下有差

三月定婦人犯法贖罪例

時廣東按察司奏婦人犯笞杖并徒罪者例俱的決但所犯多緣連累甚爲可憫乞依納鈔事例爲便法司議自後所犯姦盜不孝并審無力與樂婦的決餘悉納贖著爲令

孝宗弘治十四年定折收銀錢之制

刑部奏定例難的決人犯并婦人有力者每杖百應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銀一兩每十以二百貫遞減至杖六十爲銀六錢笞五十應鈔八百貫折銀五錢每十以一百五十貫遞減至笞二十爲銀二錢笞十應鈔二百貫折銀一錢如收銅錢每銀一兩折七百文其依律贖鈔除過失殺人外亦視此數折收後正德二年定錢鈔兼收之制如杖一百應鈔二千二百五十貫者收鈔千一百二十五貫錢三百五十文嘉靖七年十二月巡撫湖廣都御

史朱廷聲言收贖與不行於南方故事審有力及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贖罪有異在京與在外不同鈔貫止聚於都下錢法的決者有贖罪例鈔老幼廢疾及婦人餘罪有收贖律鈔贖罪例鈔錢鈔兼收如笞一十收鈔百貫收錢三十五文其鈔二百貫折銀一錢杖一百收鈔千一百二十五貫收錢三百五十文其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銀一兩今收贖律鈔笞一十止贖六百文比例鈔折銀不及一釐杖一百贖鈔六貫折銀不及一分似爲太輕蓋律鈔與例鈔貫既不同則折銀亦當有異請更定爲則凡收贖者每鈔一貫折銀一分二釐五毫如笞一十贖鈔六百文則折銀七釐五毫以罪重輕遞加折收贖帝從其奏令中外問刑諸司皆以此例從事於是重修條例奏定贖例在京則做工每笞一十做工一月折銀三錢至徒五年折銀一十八兩運囚糧每笞一十米五斗折銀二錢五分至徒五年五十石折銀二十五兩運灰每笞一十一千二百斤折銀一兩二錢六分至徒五年六萬斤折銀六十三兩運磚每笞一十七十箇折銀九錢一分至徒五年三千箇折銀三十九兩運水和炭五等每笞一十二百斤折銀四錢至徒五年八千五百斤折銀十七兩運灰最重運炭最輕在外則有力稍有力二等初有頗有力次有力等因御史言而革其有力視在京運囚糧每米五斗納穀一石初折銀上庫後折穀上倉稍有力視在京做工年月爲折贖婦人審有力與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的決之人贖罪應錢鈔兼收者笞杖每一十折銀一錢其老幼廢疾婦人及天文生餘罪收贖者每笞二十應鈔六百文折銀七釐五毫於是輕重適均天下便之

續通典世宗嘉靖七年巡撫湖廣都御史朱廷聲言收贖與贖罪有異在京與在外不同鈔貫止聚於都下錢法不行於南方故事審有力及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的決者有贖罪例鈔老幼廢疾及婦人餘罪有收贖律鈔贖罪例鈔錢鈔兼收如笞一十收鈔一百貫錢三十五文其鈔二百貫折銀一錢杖一百收鈔千一百二十五貫錢三百五十文其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銀一兩今收贖律鈔笞一十止贖鈔六百文比例鈔折銀不及一釐杖一百贖鈔六貫折銀不及一分似爲太輕蓋律鈔與例鈔貫既不同則折銀亦當有異請更定爲則凡收贖者每鈔一貫折銀一分二釐五毫如笞一十贖鈔六百文則折銀七釐五毫以罪重輕遞加折收贖帝從其奏令中外問刑諸司皆以此例從事

續通志世宗嘉靖二十九年詳定贖罪例

凡軍民諸色人役及舍餘審有力者與文武官吏監生生員冠帶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雜犯死罪俱令運灰運炭運甎納米納料等項贖罪（此上係不應行止者）若官吏人等例應革去職役（此係行止有虧者）與軍民人等審無力者笞杖罪的決徒流雜犯死罪各做工擺站哨瞭發充儀從情重者煎鹽炒鐵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按年限其在京軍丁人等無差占者與例難的決之人笞杖亦令做工

神宗萬歷十五年二月令府州縣自理罰贖俱令折穀不許納銀有徒杖不能全完者量減石數其充軍罪重情輕者亦許納贖（從工科給事中郭顯忠請也）

續通典按舜典曰金作贖刑列於鞭扑之次肆赦之前金非加人之物贖仍言刑者出金之與受扑俱人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爲刑名周穆王作呂刑五刑之屬三千墨辟而上至於大辟刑疑則赦從罰定以鍰鍰輕重之差使與罰各相當繼言罰懲非死人極於病蓋財者人之所甚欲奪其欲以病之俾不爲惡即虞書命刑之義馬端臨謂唐虞之時刑清律簡是以止及鞭扑而五刑無贖法比及於周條律紛繁若盡從而刑之何莫非投機觸罟者穆王哀之而五刑各以贖論大約其情可矜其法可議蓋哀恤之意居多非利其貨也詳繹二篇文義舜典主於誤呂刑主於疑後世論贖率不外此而死罪非實犯多亦有許贖者至於輸納之品孔安國傳於舜典謂爲黃金於呂刑謂爲黃鐵虞不言成數而周制有等差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孔穎達正義謂其實皆銅也漢及後魏皆用黃金漢納金特少其觔兩令與銅相埒舊說太半兩爲鈞十鈞爲鍰鍰重六兩太半兩死罪千鍰當出四百一十六斤六兩太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倣其後納粟納縑亦不一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疋唐時復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爲三百六十斤然較漢已爲輕減玄宗詔許準折納錢而犯者益便逮至金元或以牛馬雜物明初專用鈔弘治中鈔法既壞乃許折銀錢準算周官八議之法後世定律率遵用之至明洪武六年工部尚書王肅坐法當笞太祖謂六卿貴重不宜以細故辱命以俸贖後羣臣詿誤準以俸贖始此此歷代輸贖之大略也

皇朝通典 天聰二年定殺降罰例十月 諭敖漢奈曼諸貝勒曰聞各處來降者爾等每殺之嗣後若明知

而殺者罰民十戶爾諸國可周圍遍置哨卒違者罰牛五如哨卒不聽遣者罰牛一

三年三月定出違令罰例凡征察哈爾管諸旗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從征違者罰馬百駝十遲三日至者罰馬十軍出入敵境有不至者罰馬百駝十凡征明國每旗大貝勒各一員台吉各二員以精兵百人從違者罰馬千駝百遲三日至者罰馬十軍出入敵境有不至者罰馬千駝百所至輒行擄掠者罰馬百駝十

五月定私娶蒙古部落女罰例時貝勒阿濟格私娶蒙古喀喇沁部落女議罰銀千兩　上命免其三分之二

定越界駐牧罰例時柰曼扎嚕特部落貝勒等越界駐牧定議各罰馬百駝十

五年六月定縱畜入田罰例凡豕入人田者令送還本主每次計豕罰銀五錢過三次許赴告該牛彔額真即以其豕給之羊入人田者計每隻罰銀三錢駝牛馬驢騾入人田者計每頭匹罰銀一兩仍償其禾定諸貝勒犯罪罰例凡諸貝勒擅殺人命者罰銀千兩姦屬下婦女者罰銀六百兩屬下有効力戰士隱匿不報以私人冒功濫薦者罰銀三百兩

七月　諭國家立法不遺貴戚斟酌罰鍰以示懲儆凡諸貝勒審事枉斷人死罪者罰銀六百兩枉斷人杖贖等罪及私遣人與外國交易或怠忽職業或擅取民間財物馬匹或將本旗人女子不行報部短價收納在家者均罰銀二百兩

七年十一月定獵罰例凡行獵處有擅入圍中者貝勒罰良馬一甲喇額真罰銀十五兩旗長罰銀十兩閑散人罰銀九兩離伍退後者與入圍同

八年正月定蒙古諸貝勒罰例時　上召集外藩各蒙古貝勒諭之曰向因法制未備陋習不除今與諸貝勒約凡貝勒奪有夫之婦配他人者罰馬五十駝五其納婦之人罰七九之數給與原夫姦有夫之婦拐投別貝勒如貝勒不執送者罰馬五十駝五

崇德七年十一月定圍獵誤射罰例凡諸王貝勒貝子公等誤射王者罰銀三千兩與被射之王誤射貝勒罰銀二千兩與被射貝勒誤射貝子公等罰銀千兩與被射貝子公如王貝勒貝子公等誤射以下之人視受傷輕重給銀

若致死者除償身價外仍罰銀二百兩給被射之家傷未致死者除照常給銀外罰銀百兩給被射之人無傷痕者罰銀五十兩給被射之人

八年七月定失誤朝會罰例凡常朝之期有一次不到者和碩親王罰大牛一 多羅郡王罰中牛一 多羅貝勒罰中次牛一 固山貝子罰小牛一 公等罰大羊一

順治元年十月定罰贖無完免追之例

二年八月定審擬徇庇罰例按班章京譚泰訐告按班章京索尼罪狀公塔瞻鰲拜俱徇庇索尼前後口供不符塔瞻應削公爵降爲按班章京罰銀一百兩鰲拜革職罰銀二百兩

三年 頒行五刑贖罪之圖凡贖刑輕者爲收贖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軍流以下罪者若樂戶象奴及習業已成之天文生罪止杖笞者若過失殺傷人自首罪至絞罪者並准收贖次輕者爲折贖若命婦正妻例難的決者杖罪餘罪並准贖免重者爲納贖分有力稍有力二等若軍民有力若舉貢生監人等犯非姦盜詐僞者流徒以下並聽納贖凡笞杖徒流雜犯死罪在京俱令其做工及運米炭磚石等計數准銀各有差此例至雍正三年停止外省照例分別有力稍有力依數遞折贖

擬定老幼篤疾重犯分別請 旨收贖例凡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者犯殺人死罪擬奏取自 上裁盜及傷人者收贖

五年十一月定官員罪應鞭笞杖責者俱依律折贖免責例

八年四月定軍營罰例凡行軍擅離旗纛者罰銀三兩馬匹無印罰銀二兩箭上無姓名者罰銀十兩如不能出銀鞭三十

十一年九月定拏獲逃人不即起解及隱匿逃人罰贖例凡拏獲逃人不即起解該管官革職仍罰銀一百兩給與出首之人凡滿洲家人隱匿逃人鞭一百罰銀五兩其本主不論官民罰銀十兩或另戶人隱匿逃人鞭一百罰銀十兩宗室公以上家下莊頭人等窩隱逃人鞭一百罰銀五兩管莊撥什庫罰銀十兩逃走二次或三次如本主

不行報明被旁人首告平人鞭一百有頂帶官員鞭一百折贖

十二年九月定先叅婪贓審無入已止擬挪移加派坐贓罪者旣經革職免其杖徒收贖定官員贖罪例凡文武官員犯罪除實犯死罪外餘罪俱准納贖銜蠹犯罪不准折贖

十三年四月定滿洲蒙古漢軍武職官員犯罪除案情重大交部審擬外其情輕應贖身者免其贖身名色照漢官例改為罰俸

定滿洲蒙古漢軍官員有祖父叔伯兄弟陣亡及本身出征負傷者除死罪外餘准折贖

六月定旗員本身及妻子兄弟犯軍流徒罪例應鞭責枷號者俱照例准贖

十五年五月定三品以上官兄弟子姪犯杖罪准折贖定直省贓贖銀兩逐項造冊送臬司按季清查例

十六年閏三月增定折贖例凡在京軍民人等犯徒罪以下照律例分別折贖旗下婦女除犯姦盜逃走外餘罪亦准收贖

皇朝通考 四月更定杖罪贖鍰之例奉 諭向來贖鍰太輕以致犯者愈眾今自杖一百者贖銀三十五兩遞減至二十兩而止爾部分別定議尋議杖一百者應贖銀三十五兩九十者三十一兩二錢五分八十者二十七兩五錢七十者二十三兩七錢五分六十者二十兩著為例從之嗣又議准官民人等犯杖六十徒一年者折銀二十三兩七錢五分杖七十徒一年半者二十九兩三錢七分五釐杖八十徒二年者三十五兩杖九十徒二年半者四十兩六錢二分五釐杖一百徒三年者四十六兩二錢五分杖一百流罪准徒四年者五十兩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者五十三兩七錢五分

皇朝通典 十八年二月 聖祖仁皇帝御極定無力民人杖罪不折贖之例

定官員認工贖罪之例舊例有罪之人修蓋城樓准其贖罪至是刑部題准官員有犯流徒籍没等罪情願修造城樓營建贖罪者議奏請旨定奪

申定箭上不書名罰例 國初定例箭不書名姓者罰銀十兩至是復定箭上不書名姓或書他人名姓者杖八十

仍罰銀十兩

康熙元年定革職官員杖罪准收贖例

四年二月定官員贖罪例凡革職官員犯罪在原任內者准其折贖革職後又犯別罪者不准折贖文武現任官員犯流罪以上者照應得之罪的決徒罪以下准其折贖

六年四月停認工贖罪之例先是順治十八年定官員認工贖罪例嗣康熙二年刑部又奏定軍民犯罪有願認工贖罪者移咨工部查核奏請修建工程正是左都御史尼滿奏犯人家產籍沒工費從何而來恐有挾詐逼勒苦累良民嗣後應請停止從之

六月申不能折贖而强令折贖之禁　諭前因無力小民納贖難完反致苦累故令懲決但律內開載有力折贖無力的決原聽從民便非强逼令其折贖以後通著照律行如有不能折贖而强令折贖者該督撫指名參處定旗人犯雜犯死罪以下有力願贖者照民人例一體折贖

七月定王公縱容家人累商罰例王公等縱容家人强佔關津要地不容商民貿易者王罰銀一萬兩公罰銀一千兩

又定凡內外王公以下官員家人有領本霸佔關津要地者除本犯立斬外若係內務府人佐領革職係宗室王公家人親王罰銀一萬兩郡王罰銀五千兩貝勒罰銀二千五百兩貝子罰銀一千三百兩公罰銀七百兩仍交宗人府議處若係在外王等家人親王罰銀一萬兩降爲郡王貝勒貝子請　旨定奪郡王貝勒貝子罰銀五千兩降爲公若係大臣官員家人伊主皆革職

七年五月申隱漏贖鍰之禁

十年六月改定王公以下及各官員罪應罰贖爲罰俸之例凡王公以下及文武各官有應得之罪例應罰贖者各量其罪之輕重改爲罰俸自一月遞增至一年

皇朝通考又定贖鍰銀兩由督撫按批行者承問官通詳互相稽核解部司道府州縣自理贖鍰亦全數報部查核至

是又議覆御史徐旭齡奏請州縣自理贖鍰歲底申報臬司藩司自理贖鍰歲底申報督撫督撫歲底彙題報部查核以杜折多報少隱漏等弊應如所請得 旨允行并 諭罰贖之人姓名及罰數著承問各官明晰書寫告示於該地方曉諭如有隱漏即以貪贓治罪

定賭博案內軍流以下等罪槩不准折贖例

十一年 敕刑官詳定贖罪刑部奏准律例折贖內有開載未盡之條問刑官臨時詳審情罪應准贖而出自本犯情願者准其折贖不應准者仍的決如濫准折贖并多取肥己者叅處

十五年定軍絞以上不准贖罪例戶部議奏律內流徒以下原有收贖之條軍絞以上情罪重大不應准贖得

旨允行

皇朝通考十六年定出征之處殺人凡奉 旨免死者鞭一百追銀二十兩給死者之家枷號兩月存案令軍前効力贖罪其口外蒙古等有犯亦鞭一百追銀二十兩折牲口一九給死者之家令軍前効力贖罪若不行効力仍追牲口三九給死者之家

二十九年四月定邊口輸米贖罪例凡死罪現監人犯除十惡强盜及殺人人犯外米一穀二聽其捐輸死罪如內外三品以上堂官與兼堂官職銜之人捐米一萬石在外實係二品三品文職官員捐米七千石道府官捐米二千五百石在內四品堂官及司官捐米一千五百石在外同知通判知州知縣叅將遊擊捐米一千五百石筆帖式佐貳雜職守備千總及文武進士舉人監生人等捐米五百石生員及平人捐米二百五十石皆免死釋放再考職候缺人等照伊等品級令其捐納凡捐贖死罪如有因家產盡絕免追及家產已經入官者捐納數目各減一半此例以一年為限於三十年四月初一日停止捐輸 六呈後三月為期逾期概不准行

三十年三月復定軍流人犯除叛逆干連并强盜及殺人等犯內有免死減等流犯并山海關以外等處發遣安置與各直省安插等犯俱不准捐贖外其餘軍流等罪內外三品以上堂官及兼堂官職銜之人捐米三千三百石在外實係二品三品文職官員捐米二千三百石道府官捐米八百石在內四品堂官司官及在外同知通判知州知

縣參將遊擊捐米五百石其州同縣丞守備千總各項雜職文武官員進士舉人監生等捐米一百五十石生員平人捐米八十石皆以米一穀二計算准其免罪此例亦以一年爲限於次年四月初一日停止

三十三年正月定修理邊墻捐贖罪例

皇朝通考川省督臣佛倫奏修理秦省三邊墻垣請照西安納贖辦公例凡各省已遣流犯除死罪減等之犯外其已流三千里者納銀五百四十兩流二千五百里者納銀四百五十兩流二千里者納銀三百六十兩給照還籍其已遣徒罪五年者納銀五十兩五年以下按年遞減銀數免其配驛部議應如所請從之至三十九年十一月部議停止

皇朝通典十一月定因贓審擬流徒贓銀全完方准捐贖之例

皇朝通考三十四年定通倉運米捐贖例凡死罪在外道府運米五百五十石在內司官運米三百五十石在外同知通判知州知縣參將遊擊運米三百五十石筆帖式州同縣丞守備千總雜職等官進士舉人監生運米一百石生員運米五十五石俱免死釋放考職候缺人等照依品級捐運免死減等人犯亦准捐運流犯運米四十石徒犯運米三十石俱免罪回籍

三十八年停河工捐贖例先是刑部會同工部議准河工捐贖例除內外十惡外三品以上死罪捐工五百丈流罪捐工二百丈五品以上死罪捐工八十丈流罪捐工四十丈九品以上死罪捐工六十丈流罪捐工三十丈庶民死罪捐工二十丈流罪捐工十丈俱免罪以修完日爲始保固三年至是奉　旨停止

三十九年定那移倉庫錢糧銀至五千兩以上米至六千石以上者滿流不准折贖之例

定永定河工捐贖例凡內外除十惡及重罪不准原赦外三品以上死罪捐銀三千三百兩軍流罪捐銀一千三百二十兩徒罪捐銀六百六十兩五品以上死罪捐銀五百二十八兩軍流罪捐銀二百六十四兩徒罪捐銀一百九十八兩九品以上死罪捐銀三百九十六兩軍流罪捐銀一百九十八兩徒罪捐銀一百三十二兩庶民死罪捐銀一百三十二兩軍流罪捐銀六十六兩徒罪捐銀三十三兩俱以修築完日爲始保固三年准其免罪

五十二年定福建開捐事例軍流人犯除發山海關外者不准捐贖外其餘不論已未發配捐穀五百石徒犯不拘

年限捐穀三百石俱免罪發回原籍

六十年四月定河工捐贖例凡死罪監禁人犯照

二十九年四月邊口捐輸贖罪例行凡軍流人犯捐駝五隻徒罪人犯捐駝四隻俱准免罪回籍凡罪人并妻子發遣奉天寧古塔船廠打牲烏拉伯都訥黑龍江墨爾根三姓地方者除犯人本身現在不准捐免外本身已故者其妻子家口存留彼處捐駝十二隻准其回籍

雍正二年停止捐贖例是時奉　諭將戶部與陝西各案捐例卽行停止捐贖條例槩不准行

皇朝通典雍正三年二月重定贖罪例先是順治三年定五刑贖罪之圖至是部臣以舊例做工運炭運磚等項今已不行但照有力稍有力納贖所有從前做工運炭等項條例俱改爲納贖充徒字樣其官員犯罪俱以罰俸降級處分不入贖例奏准改定頒發遵行定婦女贖罪例凡婦女犯雜犯死罪以下該決杖一百者與命婦正妻一體折贖

定盜案賊犯毋論年逾七旬俱不准折贖例

定毆斃人命案犯不准捐贖例

七年定盜犯妻子入監探視者枷責不准收贖例詳見刑制門

五年正月定營田贖罪事例凡不論旗民罪擬斬絞非常赦不原者原任三四品官營田四十頃五六品官營田三十頃七品以下進士舉人營田十五頃貢監生員營田十頃平人營田八頃准免罪其軍流罪犯各減十分之六徒罪以下各減十分之八俱准免罪仍記檔案倘有再犯徒罪以上者前後通論從重治罪

九年四月增定營田贖罪事例戶部奏准照營田原例四品官以下死罪各酌加十頃平人酌加四頃俱准免罪軍流罪犯原例各減十分之六今定減十分之四徒罪以下原例各減十分之八今定減十分之六再有所犯軍流以下之罪情重法輕者按所定之數再加十分之六准其免罪

十一年四月定孀婦獨子犯軍流徒罪者照例杖一百餘罪收贖例

十二年八月定預籌糧運捐贖事例凡不論旗民罪擬斬絞非常赦不原者三品以上官捐銀一萬二千兩四品官捐銀五千兩五六品官捐銀四千兩七品以下進士舉人捐銀二千五百兩貢監生員捐銀二千兩平人捐銀一千二百兩俱准其免罪其軍流罪犯各減十分之四三品以上官捐銀七千二百兩四品官捐銀三千兩五六品官捐銀二千四百兩七品以下舉人進士捐銀一千五百兩貢監生員捐銀一千二百兩平人捐銀七百二十兩俱准其免罪徒罪以下各減十分之六捐銀俱准其免罪凡罪人并妻子發遣奉天寧古塔船廠打牲烏拉伯都納齊齊哈爾黑龍江墨爾根三姓地方除十惡强盜光棍等犯不准免外其餘發遣罪犯一二品官捐銀六千兩三四品官捐銀四千八百兩五六品官捐銀三千六百兩七品以下進士舉人捐銀二千四百兩貢監生員捐銀一千二百兩平人捐銀六百兩准其本身及妻子家屬回籍如本犯已死其子孫冊內有名并家口存留彼處者酌議捐銀各減十分之六准其妻子家屬回籍其軍流徒罪已經發遣者流犯捐銀六百兩徒犯捐銀四百八十兩准其免罪回籍

十三年二月定直省自理贖鍰銀兩造冊題報之例

乾隆元年三月復行贖罪舊例

二年定婦女枷號准贖例

四年定夥從夥盜年未及歲者不論曾否分贓流罪不准收贖互見徒流門

通典 五年十一月增定老幼實犯死罪減流收贖之例

九年三月定命案贖罪者倍追給埋葬銀兩

十七年十一月定笞杖捐贖例又定笞杖贖罪分別題結外結例

二十三年三月停止斬絞捐贖例

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奉 旨斬絞各犯納贖之例永行停止俟遇有恩赦減等其憚於遠行者再准收贖而贖鍰則仍照原擬罪名不得照減等之罪又定例平人犯死罪遇有減等者仍照原犯罪名捐銀一千二百兩准其免罪等語該犯因鬭毆石傷人命擬絞緩決三次欽奉 恩旨減流納贖與例相符請准贖罪

二十五年定捕蝗不力擬杖的決不准納贖例奉　諭褚廷璋捕蝗不力事關農田民食非尋常因公罪犯可比所擬杖罪不應准其納贖

二十七年定誘拐案內婦人為首者所犯軍流等罪一槩的決不准收贖例（詳見刑制門）

三十一年十二月嚴定問刑官多取贖鍰之例

三十二年三月泰州知州曾保住審理逃犯金三未將起除刺字疤痕親驗率行扶同吏目曾自棟呈覆將金三訊無另竊案件交捕管押致捕役賄縱督臣高晉將曾保住照不習點視之提牢官減獄卒罪三等已經捕得再減一等律杖八十徒二年不准納贖部查曾保住不知逃犯更名不加審究其捕役賄縱又在公出之後尚與有心疏縱者有間可否准贖出自　聖恩題請奉　旨准其贖罪

閏七月刑部奏已革四川敘永同知王銘環經管關務查出漏稅布三十疋並不詳報充公私自侵盜依律杖七十徒一年半不准納贖今該犯之子呈請捐銀一千六百兩代父贖罪查王銘環將漏稅之物不行詳報充公與因事枉法受財者情稍有間伊係職官可否准其贖罪之處請　旨奉　旨准其贖罪

又定過失傷人收贖銀數例部議查例內止載過失殺人銀數並無過失傷人若干銀兩之文按過失殺人絞罪收贖銀十有二兩今將收贖過失傷人銀數其致傷輕重應得罪名不成傷笞二十贖銀三錢五分四釐手足傷笞三十贖銀五錢三分二釐他物傷笞四十贖銀七錢九釐拔髮方寸以上笞五十贖銀一兩四錢一分九釐折人齒一指一眇人一目者杖一百贖銀一兩七錢七分四釐折人二齒二指者杖六十徒一年贖銀三兩五錢四分八釐折肋墮胎眇人兩目及刃傷者杖八十徒二年贖銀五兩三錢二分二釐致成廢疾者杖一百徒三年贖銀七兩九分七釐成篤疾者杖一百徒三千里贖銀十兩六錢四分五釐

又定各省贖罪銀兩改收稻穀貯倉例

四月定妻過失殺夫妾過失殺家長及過失殺正妻者杖罪的決流徒等罪收贖例

三十六年十二月廣東四會縣減等流犯王瑞可呈請照例捐銀一千二百兩納贖部議查

三十八年四月前署杞縣承辦兵差科派叅革審擬從重比照擬絞監候緩決之犯官蔡淮英之母呈請納銀一萬兩代子贖罪部臣奏請得 旨准其贖罪

通考三十八年定徒罪納贖凡在各省具呈者均由督撫具奏例雲南巡撫李湖咨部稱恩安縣民杜鎮遠情願捐贖徒罪查乾隆十七年刑部議覆陝西布政使條奏內稱杖笞人犯原係輕罪若槩行奏請未免煩瑣應令地方官將犯罪情節並可否應贖原由詳報督撫核明批允辦理限一月內繳准其免罪如係題案附疏聲明若事由外結咨報戶刑二部由部造冊按季彙題等因查滇省歷年並未辦過徒罪捐贖之案今杜鎮遠係平人毆妻致死罪止滿徒例得外結令願捐贖如專摺具奏未免繁瑣應咨部核覆等因嗣經部查向來本部辦理贖罪案件如係笞杖罪者三四品官以下按季彙題至徒罪以上無論職官平人槩行專摺具奏若在外具呈者由督撫自行具奏本部核議今杜鎮遠係毆妻致死擬徒之犯本部並無原案未便據咨辦理仍令該撫自行具奏並將原案送部再議

三十九年增定圍場內因射獸傷平人致死者追埋葬銀兩例刑部遵 旨議定圍場內射獸兵丁因射獸而傷平人致死者照比較拳棒戲殺擬絞監候仍追銀給付死者之家如係前鋒護軍親軍領催及甲兵等追給銀一百兩係跟役追銀五十兩若傷而未死前鋒等項及甲兵頭等傷者將本犯鞭一百罰銀四十兩二等二十兩如係跟役所罰銀數各減十兩給與被傷傷者鞭八十罰銀三十兩三等傷者鞭七十罰銀之人

定凡民人捕獵誤殺人命追埋葬銀兩例凡民人捕獵遇有施放鎗箭打射禽獸不期殺人者比照捕戶於深山曠野安置窩弓不立望竿因而傷人致死律杖徒仍追埋葬銀一十兩給與死者之家

通典四十年四月已革貴州平越縣知縣侵盜錢糧六百六十兩照例杖流之張宗柏在配呈請加倍捐銀三千兩贖罪并請自備資斧赴川省軍營効力部請從之亳州民李學書之父於雍正年間曾充皂隸後李學書之父李義於乾隆九年及二十七年捐納布政司理問職銜李學書捐貢并捐郎中職銜又自行加捐郎用事發照隱匿公私過名以圖選用例發附近充軍伊母情願捐銀一萬兩為子贖罪部核其情節尚無別項過犯請從之

四十八年十二月部議臣部辦理贖罪一條除斬絞各犯已於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內欽奉 諭旨俟滿等後再

准收贖外其餘軍流徒罪官常各犯無論旗民於具呈後臣部檢查原案核其情節輕者逐案專摺具奏情重者即指摘批駁罪應杖笞官犯四品以上亦照徒罪以上例辦理四品以下官犯及常犯即由臣部核定准贖仍於年底彙題至發遣新疆烏嚕木齊伊犂等處之犯有核其情節可憫情願破格捐贖者開具事由據呈轉奏久經遵照在案伏思贖鍰各案原係　皇上格外加恩予人悔過自新之路本非臣下所可專是以凡一切准贖者固無不仰懇　聖鑒其沐矜全至於情節較重未能准贖之犯向例即由臣部議駁但未經與准贖各犯一體奏明誠恐由中未必悉歸平允請嗣後外遣軍流以下罪犯如有在部呈請贖罪者無論應准應駁俱開列案由分別似應准贖不准贖兩項按月彙題如一月內僅止一件即歸入下月彙題俟　命下之日將不准贖者原呈發還准贖者其例辦理如此則准駁總由　欽定不特事歸覈實而辦理亦昭詳愼　上如其請

考訊

大唐律諸審獄之官先備五聽又驗諸證信事狀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拷掠每訊相去二十日若訊未畢更移他司仍須拷鞫者則通計前訊以充三度即罪重害及疑似處少不必皆須滿三者囚因訊致死者皆須申牒當處長官與糺彈官對驗○諸拷囚不得過三度數總不過二百杖罪以下不得過所犯之數拷滿不承保取放之若拷滿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數過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即有瘡痛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若決杖笞者笞五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若依法拷決邂逅致死者勿論仍令長官等勘驗違者杖六十　諸拷囚限滿不首反拷告人其被殺盜家人親屬告不反拷拷滿不首取保並放違者以故失論○諸赦前當罪不斷者若處輕為重宜改從輕處重為輕即從輕法其有常赦所不免者依常律○諸犯罪在市杖以下市決之應合蔭贖及徒以上送縣其在京市非京兆府並送大理寺諸決大辟罪在京者行決之司五覆奏在外府刑部三覆奏及部曲奴婢殺主者唯一覆奏其京城及駕在所決四日尙食進蔬食內教坊及太常寺並停音樂○諸決大辟罪皆防援至刑所囚一人防援二十人每一囚加五人五品以上聽乘車並官給酒食聽親故辭訣宣告犯狀皆日未後乃行刑即囚身在外者奏報之日不得驛馳行下○諸決大辟罪官爵五品以上在京者大理正監在外者上佐監決餘有判官監決從立

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若犯惡逆以上及奴婢部曲殺主者不拘此令在京決死囚不拘此皆令御史金吾監決若囚有冤枉灼然者停決聞奏○諸囚死無親戚者皆給棺於官地內權殯置塼銘於壙內立牓於上書其姓名仍下本屬告家人令取即流移人在路及流所徒在役死者亦准此○諸枷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頰長二尺五寸以上六寸以下共闊尺四寸以上六寸以下徑三寸以上四寸以下杻長六寸以上二尺以下闊三寸厚一寸鉗重八兩以上一斤以下長一尺以上一尺五寸以下鏁長八尺以上丈二尺以下諸杖皆削去節目長三尺五寸訊囚杖大頭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七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其決笞者腿分受決杖者背腿臀分受須數等考訊者亦同笞以下願腿背均受者聽即殿廷決者皆背受

唐代宗大曆四年詔曰如聞州縣官比來率恣行粗杖不依格令致囚殞斃深可哀傷頻有處分仍聞乖越今後非灼然蠹害不得輒加非理所司嚴加糾察以聞

德宗建中三年敕諸色貶流人及左降官身死並許親屬收瘞其造蠱毒移鄉人不在此限憲宗元和四年詔自後在京諸司應決死囚者不承正敕並不在行決之限如事跡凶險須速決遣并特敕處分者宜令一度覆奏又敕刑部大理寺決斷罪囚過爲淹延是長姦倖今後大理寺檢斷不得過二十日部覆不得過十日如刑部覆有異同寺司重斷不得過十五日省司量覆不得過七日如有牒外州府節目及于京城內勘本推即日以報牒到後計日數被勘司卻報不得過五日仍令刑部具遣牒及報牒月日牒報都省及分察使各准敕文句舉糺訪

穆宗長慶元年因御史中丞牛僧孺言立決獄程限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詳斷畢申刑部限三十日聞奏中事各減五日小事各減十日一狀所犯十人已上所斷罪二十件已上爲大所犯六人已上所斷罪十件已上爲中所犯五人已下所斷罪十件已下爲小其或所抵罪狀與所結刑名並同者雖人數甚多亦同一人之例違者罪有差

敬宗即位制諸州府縣官吏應行鞭捶本罪不致死者假以賊情致令殞斃宜委御史臺及出身郎官御史等切加察訪具事繇奏聞

文宗太和四年詔自今有特決囚不令覆奏者有司亦須准故事覆奏

八年敕天下州府應犯輕罪人除情狀巨蠹法所難原者其他過誤罪愆及尋常公事違法並宜准貞觀四年四月十七日制處分不得鞭背太宗制具杜佑原書

開成四年敕御史臺京兆府決囚差御史監決臨時引問囚徒如不稱冤方許行決河南府亦准此諸州應有死囚仍委長官差官監決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敕見禁日徒據罪輕重限十日內決遣申奏

三年大理寺奏決死刑請不俟秋分詔曰刑以秋分雖關惻隱罪多連累翻慮淹延若或十人之中止於一人抵死豈可以輕附重禁錮逾時言念哀矜又難全廢其諸司囚徒罪無輕重各宜委本司據罪詳斷分別處決具刑制篇

明宗天成二年大理寺奏凡決極刑合三覆奏近年全不守此或蒙赦宥已被刑誅乞敕在京犯極刑者令決前決日各一覆奏有凶逆犯軍令者亦許臨時一覆奏從之

晉少帝開運三年左拾遺竇儼奏近者外地牽肆淫刑不遵成憲或以長釘貫篸人手足或以短刀臠割人肌膚乃至累朝半生半死冤聲上達和氣有傷乞嚴加禁斷奉敕宜依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強盜持杖但不傷人者止計贓論罪獲盜非贓驗明白未得掠治其當訊者先具白長吏得判乃訊有司擅掠囚者論爲私罪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自今繫囚如證佐明白而捍拒不伏合訊掠者集官屬同問勿令胥吏拷決復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他逮捕而易決者毋過三日須證逮致稽緩者奏聞違限准官書稽程律論又限大理寺勘決天下案牘大事二十五日中事小事視諸州縣審刑院詳覆大事中事視大理減十日小事減五日

至道三年令諸州決死刑有號呼不伏及親屬稱冤者具以白長吏再移司推鞫

眞宗景德四年毀諸道官司非法訊囚之具

徽宗政和七年詔定制品官犯罪三問不承乃奏請追攝若情理重害而拒隱者方許枷訊今有司廢法不原輕重

與常人考訊無異將使人有輕視爵祿之心可申明條令如故
又詔宗室犯罪有司承例奏請不候三問未承卽加訊問去衣受杖傷膚敗體非所以篤親親也自今有犯除涉情理重害別被處分外餘止以衆證爲定仍取伏辨無得輒加捶拷若罪至徒以上方許依條置勘其合廷訊者並送大宗正司
重和元年河北西路提點刑獄虞奕言州縣虐吏輒借杖爲溜筒用鐵鉗項以竹實沙而貫之非理慘酷詔悉禁止犯者以違制論
高宗建炎時大理寺卿王衣奏請分別伏辨先是有司慾戾付寺劾之至三問取伏狀被劾者懼對莫敢辨衣言伏與辨二事也若一切取伏是以威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三問未承者聽辨從之著令諸獄具當職官依式檢校枷以乾木爲之輕重長短刻識其上笞杖不得留節目亦不得釘飾及加筋膠之類仍用官給火印州縣獄犴不得輒爲非法之具違者論如律
紹興十三年御史臺點檢錢塘仁和縣獄具錢塘大杖一多五錢半仁和枷一多一斤一輕半斤（枷杖輕重定式具刑制篇）詔縣官各降一官孝宗時臣僚言杖笞之制輕重大小著令具存凡訊囚合用荊子一次不得過三十其不得過二百此法意也今州縣不用荊子而用藤條或用雙荊合而爲一鞭股箠足至三五百刑罰冤濫願戒有司申嚴行下凡守令及掌行刑獄官並依法製杖（具刑制篇）
又言民命莫重於大辟聚錄之法官吏聚于一堂依句宣讀無得隱瞞令囚自通重情以合其款按法意蓋不止於只讀成案而已當稽參自通重情以合其款之文今獄吏憚於平反摘紙疾讀離絶其文嘈囋其語故爲不可曉解之音造次而畢呼囚書字茫然引去指日聽刑殊輕人命請敕內外於聚錄時委長吏詳加點驗（具刑制篇）
又言在律鞫獄者皆須依所告狀鞫若於本狀外別求他罪者以故入論比來中外之獄每於狀外推求牽置乞申明禁止詔皆從之時二廣州軍畏憲司點檢送勘之苦重囚多斃於獄詔提刑司詳覆公事若小節不完不須追逮獄吏委本州究實保明遇有死者必根究其所以致死

理宗寶祐十一年詔戒兩淮都統司主兵者不許輕用脊杖以傷人命

景定四年詔刑部下諸路憲司所部州縣不許慘酷箠楚并毀除非法獄具違者重置於罰

遼制拷訊之具有麤細杖及鞭烙法麤杖之數二十細杖之數三自三十至於六十鞭烙之數凡烙三十者鞭三百烙五十者鞭五百被告諸事應伏而不伏者以此訊之聖宗統和十二年改死囚尸市三日之限一宿即聽收瘞時耶律隆運爲北府宰相奏諸鞫獄官吏多因請託曲加寬宥或妄行搒掠乞加禁止從之

金國舊制杖罪至百則臀背分受海陵時以脊近心腹禁止雖主決奴婢亦以違制論大定九年復舊尋又罷之

世宗大定十七年謂宰相曰比聞大理寺斷獄雖無疑者亦經旬月何耶參知政事伊喇道曰在法決死囚不過七日徒刑五日杖罪三日帝曰法有程限而輒違之是官吏弛慢也詔自今勿得留滯章宗承安四年鑄銅杖式頒行天下

泰和元年復因尚書省奏杖式輕細詔量用大杖具刑制篇帝復慮枷杖多不如法平章政事守貞曰枷杖尺寸有制提刑兩月一巡察必不敢違法也初令諸死囚及除名罪所委官相去二百里外并犯徒巳下逮及二十人巳上者並令就讞刑部員外郎完顏綱言自是制行如上京最近之地往還不下三二千里若北京留守司則動經數月愈致稽留未便詔復從舊令委官追取鞫之

元世祖至元十一年禁宋鞭背黥面及非法濫刑

二十八年頒行新格定制諸蒙古人居官犯法論罪既定必擇蒙古官斷之行杖亦如之諸四集賽及諸王駙馬蒙古色目之人犯姦盜詐僞從大宗正府治之諸有司事關蒙古軍者與管軍官約會問諸管軍官鄂囉官及鹽運司打捕鷹坊軍匠各投下管領諸色人等但犯强竊盜賊僞造寶鈔略賣人口發塚放火犯姦及諸死罪並從有司歸問其鬬訟婚田良賤錢債財產宗從繼絕及科差不公自相告言者從本管理問若事關民戶者從有司約會歸問並從有司追逮三約不至者有司就便歸斷諸州縣鄰境軍民相關詞訟元告就被論官司歸斷不在約會之例斷不當理許赴上司陳訴罪及元斷官吏諸僧道儒人有爭有司勿問止令三家所掌會問諸哈達大師止令掌教念

經回回人應有刑名戶婚錢糧詞訟並從有司問之諸僧人但犯姦盜詐僞致傷人命及諸重罪有司歸問其自相爭告從各寺院住持本管頭目歸問若僧俗相爭田土與有司約會約會不至有司就便歸問諸有司非法用刑者重禁之已殺之人輒𠝹割其肉而去者禁之違者加以重罪諸鞫獄不能正其心和其氣感之以誠動之以情推之以理輒施以大披掛及王侍郎繩索并法外慘酷之刑者悉禁止之諸鞫問罪囚除朝省委問大獄外不得昏夜問事廉訪司察之諸處斷重囚雖叛逆必令臺憲審錄而後斬於市曹諸內外囚禁從各路正官及監察御史廉訪司以時審錄輕者斷遣重者結案其有寃滯就糾察之諸正蒙古人除犯死罪監禁依常法有司毋得拷掠仍日給飲食犯眞姦盜者解束帶佩囊散收餘犯輕重者以理對證有司勿執拘之逃逸者監收諸審囚官強愎自用輒將蒙古人刺字者杖七十七除名將已刺字去之諸爲盜並從有司歸問各投下輒擅斷遣者坐罪諸奏決天下囚值上怒勿輒奏上欲有所誅必遲回一二日乃覆奏諸有司因公依理決罰邂逅身死者不坐諸職官輒以微故乘怒不取招詞斷決人邂逅致死又誘苦主焚瘞其屍者笞五十七解職別敘記過諸鞫獄輒以私怨暴怒去衣鞭背者禁之諸鞫問囚徒重事須加拷訊者長貳僚佐會議立案然後行之違者重加其罪諸有司承告被盜輒將影跡人非理枉勘身死卻獲正賊者正問官笞五十七解職期年後降先職一等敘首領官及承吏各笞五十七罷役不敘均徵燒埋銀給苦主諸有司受財故縱正賊誣執非罪非法拷訊連逮妻子衙官惟死罪及竊盜重犯始用拷訊餘止鞭扑常刑酷吏八十七降二等雜職敘仍均徵燒埋銀諸監臨挾讐違法枉斷所監臨職官者抵罪不敘諸有司故入人罪未決及囚自死者以所入罪減一等論入人全罪以全罪論若未決放仍以減等論諸故出人之罪應全科者亦如之諸失入人罪者減三等失出人罪者減五等未決放者又減一等並記過諸失出人死罪者笞五十七解職期年後降先品一等敘記過正犯人追禁結案盜賊條載諸杖罪已下府州追勘明白即聽斷決徒罪總管府決配仍申合于上司照驗流罪已上須牒廉訪司官審覆無寃方得結案依例待報其徒伴有未獲追會有不完者如覆審既定贓驗明白理無可疑亦聽依上歸結

明制法官治囚皆有成法提人勘事必齎精微批文京外官五品以上有犯必奏聞請旨不得擅句問罪在八議者

實封以聞軍官犯罪都督府請旨諸司事涉軍官及呈告軍官不法者俱密以實封奏毋得擅勾問民間獄訟非通政司轉達於部刑部不得聽理凡內外問刑冤枉獄事未曉白身已就死正官杖一百七除名佐官輒用梃棍夾棍腦箍烙鐵及一封書鼠彈箏攔馬棍燕兒飛或灌鼻釘指用徑寸嫩杆不去棱節竹片或鞭脊背兩踝致傷已上者俱奏請罪至充軍凡決囚每歲朝審畢法司以死罪請旨刑科三覆奏得旨行刑在外者奏決單於冬至前會審決之京師每歲決囚後圖諸囚罪狀於錦衣衛之外垣令人觀省停刑之月自立春已後至春分已前停刑之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凡十日太祖洪武三年令臣民有罪法當死者三覆五奏毋輒行刑打斷罪囚自二十六年已前刑部令主事廳會御史五軍斷事司大理寺五城兵馬指揮使官至二十九年并差錦衣衛官其後惟主事會御史將笞杖罪於打斷廳決訖附卷奉旨者次日覆命

成祖永樂元年定制各省死囚百八已上者差御史審決十七年令在外諸司死罪咸送京師審錄三覆奏然後行刑

英宗正統元年令重囚三覆奏畢仍請駕帖付錦衣衛監刑官領校尉詣法司取囚赴市

又制臨決囚有訴冤者直登聞鼓給事中取狀封進仍批校尉手馳赴市曹暫停刑禮部尚書胡濙等議評事尹弼所言刑部都察院於調問罪囚多不詳鞫第逼其引伏如原詞請革其弊則負枉者得盡其情帝是其議因諭法司囚不伏辨敢抑徇原訊者必罪無赦

六年評事馬豫上言臣奉敕審刑竊見各處捉獲强盜多因讐人指攀拷掠成獄不待詳報死傷者甚多今後宜勿聽妄指果有贓証御史按察司會審方許論決若未審錄有傷死者毋得准例升賞

憲宗成化十一年定制凡盜賊贓仗未眞人命死傷未經勘驗輒加重刑致死獄中者審勘有無故失明白不分軍民職官俱視酷刑事例為民

孝宗弘治三年申明凡律該決不待時重犯鞫問明白曾經大理寺詳允奏奉欽依處決者各該部院并該科即便覆奏會官處決不必監至秋後

限托故稽延將此通行飭諭各督撫知之至此案非尋常兇犯又非難辦之案乃恃限遲延不可不示以外中入和
周元理并承辦此案各官一併交部議處

聽斷

天命元年　諭凡事一人獨斷必致生亂國人有事當訴於公所五日一聽斷之有私訴於諸臣之家者必當執送其私行聽斷者治罪

二年　諭生殺之際不可不慎聽斷之官必詳審始末而後定擬倘事有未協勿挾忿爭競庶能得情

五年　諭凡有下情不得上達者書訴牒懸諸木朕據其辭之顛末以便審鞫其令豎二木於門外

天聰五年定凡訐告諸貝勒者向例準其離主嗣後定之以條款一除八分外訐告私行採獵及告私行隱匿出征所獲者一私殺人命者繫原告及被害人近支兄弟一姦淫屬下婦女者繫原告及本夫近支兄弟一所屬從征效力戰士訐告隱匿不報乃以私人濫薦者一本旗人欲行互訐而貝勒控制不許申訴有告發者皆準離主仍罰貝勒銀有差此外凡以細事訐訴者不準離主但視事之輕重審斷至諸貝勒審事枉斷人死罪者罰銀六百兩枉斷人杖罪贖罪及私遣人出境交易怠忽職業擅取民間財物馬匹將本旗女子不行報出短價私買者罰銀二百兩又奉　諭司刑諸臣審理民事於兩造未陳當先拘見證同衆面鞫庶有實據若不速問見證致兩造知覺潛相囑託支飾規避則審斷安得公平自今以後不先取見證口供致事有冤抑者卽按事之大小治以罪

六年　諭凡訐告諸貝勒者斷離本主與否悉照前議其餘彼此訐告者務皆從實如告二事以上重者審實輕者審虛免其坐誣仍準離主如告數款輕重相等審實一款亦免坐誣如所告多實及虛實相等者原告准其離主所告多虛者不準訐告兩事以上而輕者實重者虛與告一事而情輕訴重者除實款應坐被告外其誣告之款反坐原告若子告父妻告夫同胞兄弟相告者果繫反叛逃亡等罪許其訐告其餘有訐告者誣告照常擬外原告罪亦如之不準離主

順治十年諭帝王化民以德齊民以禮因姦人為惡害及善良所以不得已而用刑然必情罪允孚斯加者無悔而

受者無慮故法者天下之平朕亦不得任喜怒爲輕重也凡官司犯事朕即有意見不肯遽自裁斷必下部議者意以士師之任責在明允而膺斯任者又皆親信大臣必能仰體朕心審察得情不致冤濫今該部私心揣度以爲事經上發若從輕擬恐以情面生疑庇護爲咎不如重擬以作自全之計甚至所犯事情不就事論事而反引已結舊案支致重法如此舛謬大不合理朕於政事最重刑獄奏讞本章必再三覆閱每有改正但恐日有萬幾或一時不及致詳竟此依議死者不可復生誤者不可復改此悔彼怨咎將誰歸以後問刑衙門議事大臣問擬人罪務要詳審眞情引用本律一切鉤索羅織悉宜痛革如情罪重大憲典具存又不得藉口故出以致漏網務平心守法使人不冤以幾刑措之治

康熙二十年　諭帝王以德化民以刑弼教所關最重近覽法司章奏議決重犯甚多愚民無知或由教化未孚或爲饑寒所迫以致身罹法網深可憫惻凡問刑各官審理重案有律例未請定擬失當草率完結者有膠執成見改竄供招深文羅織者有偏私索賄受囑徇情顚倒是非者有一於此民枉何由得伸茲特嚴加申飭務期持廉秉公痛改積習加意祥刑以副朕尙德好生之至意

二十二年　諭刑部問刑衙門期於審鞫精詳讞獄平允而後民情悅服冤抑舉伸近見爾部審理大小事件每多草率因循瞻徇舛錯如聽訟之時兩造是非自應分別定案因意有偏私往往不問曲直勒令和息或逼撤原供含糊完結以致奸頑倖免良善含冤至於審員膠執已見聽斷不公或更改口詞圖遂私意或恐嚇犯證不令直供或妄肆株連稽延月日或怠玩疎忽苟且告竣此等弊端難以枚舉嗣後堂司各官俱著洗心滌慮一切刑名事務會情法允協無枉無縱以副委任之意

二十五年　諭刑曹民命攸關國典所繫必以中正之心行平恕之道使法蔽其辜毋縱毋枉必得眞情始免冤抑若惟以深文爲能事鍛鍊爲盡職及獄辭既具奏牘已成即反覆推詳欲求其更生之路亦甚難矣朕于爾諸臣章疏有情可矜疑罪未允協者皆駁令覆審嗣後其各體朕懷殫心竭慮矢愼矢明以副祥刑之意

二十九年　諭州縣取原供時雖不得情亦必飾辭具詳上司覆覈然後達部即有冤抑刑部何由周知凡承

十三年定歲差審決重囚官俱以霜降後至限期復命
十八年南刑部奏決不待時者三八大理寺已審允下法司議謂在京重囚開有決不待時者審允奏請至刑科三覆奏或蒙恩仍監候會審南京無覆奏例乞俟秋後審竟類奏定奪如有巨憝難依常例者更具奏處決著爲令詔可舊例獄囚已審錄應決斷者限三日應起發者限十日逾限計日以笞因淹滯至死者罪徒嘉靖七年定議重囚有冤家屬於臨決前一日撾鼓翼日午前下過午行刑不覆奏神宗時刑部尚書孫丕揚言打斷相驗令御史三六九日遵例會同餘日止會寺官以速決遣徒流已上部寺詳鞫笞杖小罪聽堂部處分具雜議篇命如議行

順治元年八月刑科給事中孫襄疏請文職官犯罪先下吏部核議如所坐重大必請 旨革職然後送部問擬武官隸兵部亦如之府州縣各官被參革職應逮問者行該撫按就近提訊具獄報讞法司但于爰書覆核不必徑行勾攝凡經審結之案非奇冤積枉不得重滋株累民間婦女輒拘訊公庭亦傷廉恥俱乞嚴禁悉如議通行

二年十二月 諭嗣後民間詞訟在外歸撫按監司在內歸順天府大興宛平二縣五城如有冤抑赴通政司投告察審送部問擬刑部不許濫收詞訟

八年七月申定職官有犯未奉 旨革職毋得徑行提審

八月增設刑部理事官十四員

十年三月定宗室有犯除大罪請 旨定奪外餘皆斟酌輕重永除鞭鎖之禁

十七年七月嚴問刑官濫用夾訊之禁凡未有眞贓確證及戶婚田土小事概不許輕用夾訊

十八年二月 聖祖仁皇帝御極是月定校衛干連詞訟不服拘提之禁諭嗣後校衛犯罪先拏議罪後移文鑾儀衛

康熙十九年十二月兵部題內外滿漢文武問刑衙門除夾棍拶指外有別用非刑者吏兵刑三部處分之例輕重不一查吏部例不論已未致死革職提問兵刑二部例未經致死者降級調用今應畫一定例凡滿漢文武官員用非刑者俱革職免其提問從之

二十年　諭刑部犯人各有應得之罪今聞爾部枷孔大小不一板有厚薄賄囑者板薄而孔大否則板厚而孔小所帶項鎖亦有輕重此等情弊爾部嚴察禁止三十七年　諭各監口有刑具曰大鐐與匣床無異又短夾棍止長尺許大枷重一百二十斤瓦樣重板此皆酷虐之刑著嚴行禁止

三十九年二月申濫用夾棍之禁凡內外問刑官濫用夾棍致斃人命者嚴行治罪其學政鹽院以及佐貳官不許擅用夾棍如有應行刑訊事送問刑衙門審理

雍正三年六月部議嗣後京城八旗提督衙門五城等處解審案件審係無干卽行釋放笞杖人犯先行懲責發落至直隸山海關古北口等處應解部完結之案笞杖人犯并證佐干連之人俱免解部釋放取保倘必須審訊再行拘提命案屍親亦止申送口供免其解部直省州縣案件必須申解上司者笞杖等犯亦取供保釋不得濫行監禁差押從之

乾隆元年六月部議各省州縣所用刑具務照定式不得用短夾棍及大板重枷至徵比錢糧應用小板輕枷薄以示懲下限完糧卽行釋放又强盜十惡謀故殺人等重犯仍照例用鐵鎖杻枷鐐各三道其餘鬬毆人命以及軍流徒犯止用枷杻各一道笞杖人犯止用鐵鎖

三年定審擬旗民交涉案件之例向例奉天所屬旗民交涉案件由地方旗民官略具案情送部審擬應質人犯多屬牽連及部提解駁查往返遲延不無滋累至是奉　諭地方官身既親民平日習知人情臨時自易體訪令就近旗民官會同承審定擬止將罪犯解部覆訊定案其餘一切牽連對質人于審明之日卽行省釋

五年七月部議御史丞壽奏請佐貳微員審理批發奉委事件有應夾訊者係上司批委詳明上司改委印官審理係印官批委呈明印官掣回自審其佐貳官不得擅用夾訊

九年九月巡視西城御史舒敏奏請五城凡有事件必令滿漢二員進署公同審理其私設刑具傳集人犯獨行審問之處應概行停止從之

二十二年九月禁止隆冬停訟定例每年四月至七月農忙停訟至隆冬原無不收呈詞之例而外省相沿亦行停

訟至是奉　諭嗣後除農忙停訟外不得再沿隆冬停訟之陋習應准理者即行准理應完結者即行完結以免稽滯

二十七年六月更定旗人犯軍流徒罪不准枷責完結之例

三十五年二月婁縣知縣謝鎮藩于客民王忝祥等被刦規避處分刑勒報竊至將事主夾傷右足江蘇按察使吳壇以刑夾事主已成殘廢者律例內並無作何治罪明文今謝鎮藩刑夾事主致成殘廢雖例無作何治罪之條而律內苦累事主致死照故勘平人律斬候則致成殘廢者亦自應按其傷之廢疾篤疾照故勘平人律分別擬以徒流部議律載官吏懷挾私仇故勘平人者雖無傷杖八十折傷以上依凡鬬傷論因而致死者斬監候又例載官員因畏懼處分抑勒諱盜或諱盜為竊者均革職若苦累事主致死照故勘平人律治罪官吏故勘平人因而致死者斬監候各等語查律稱照凡鬬傷論是折傷以上已包廢疾篤疾在內例稱照故勘平人律治罪又已包折傷以上在內是律例已屬周詳惟在問刑衙門按照律例分別定罪不必重復又立科條平人例內又稱不得刪改律文內懷挾私仇字樣混引故勘平人概擬重辟在外不核實具題在內含混准覆照官司出入人罪律分別定罪等語伏思州縣官因畏避處分苦累事主至于死傷即屬挾私自應從重治罪但有等奸民倚恃事主挾制官長串通胥役誣良為盜擇肥而噬一經地方官查問即以苦累上控而州縣官恐干畏避處分之罪不復詳審致長刁風亦事所必有嗣後民間呈報盜案州縣官輒敢抑勒苦累事主至于死傷州縣官仍照定例議罪如有奸民以竊報強挾制官長希圖誣良索詐者許州縣官詳明督撫另委別州縣官查訊照律辦理則承審官既無畏避處分之嫌刁民亦無所施其挾制之技而是竊是強定案更得詳慎奉　旨依議

五月奉　上諭據李侍堯奏守備楊春榜在叅將王希曾衙內自用小刀戳傷身死請將王希曾暫行解任審究一摺閱案內情節疑竇頗多著交該督悉心研鞫務得實情即行定擬覆奏至所稱委員研審一節甚屬非是外省督撫每遇應行審擬之案動輒委員查訊最為惡習其在尋常案件或可循用審轉成規若事關重大及案涉疑難亦復假手下僚則瞻徇朦蔽顢頇之事諸弊皆所不免獄情何由得明今此案以守備赴叅將署中稟事忽爾自戕

必非無因而致當切實根究況所驗該備屍傷共有五處更屬可疑人情無不知護痛者既已自刺要害負創已深豈復能連戳多傷並不縮手其理尤人所易曉是該備自殺情實尚在曖昧未明該督既將王希曾提至省城何難督率司道親行研訊使案情底裏畢露乃必委員代審其意何居督撫為朕簡任大臣其才識自勝于僚屬而心亦公平無所顧忌斷獄或易得實情何憚而不躬親鞫問豈其自顧謂不若有司之明習吏事乎抑狃于外任養高積習全不問事理輕重惟恐身親讞牘之損失威重乎朕日理萬幾事無鉅細莫不詳為披省日召諸臣講論施行倘如該督之見一切付諸部院核覆竟可不身親綜覽耶嗣後督撫于應行提審要緊案件務須率同司道親行研審毋得仍沿委員陋習自取咎戾著為例

三十六年正月江西按察使歐陽永琦奏查定例每年于小滿後十日起至立秋前一日止如立秋在六月內以七月初一日為止將枷責等輕罪人犯照例減等發落笞罪寬免又例載直隸各省熱審之先審擬具題到部遇熱審仍行減等發落督撫熱審時審擬減等具題雖過熱審之期到部亦仍行減等發落其原題時遇熱審有情罪不符駁回後具題逾熱審亦減等完結等語是以州縣于熱審時定擬之案上司批轉已屆秋涼倘或經駁回覆審具詳者則越時更久竟有至冬令始奉批允發落者為時既久姦匪易于勾通胥役提前捺後更啟避重就輕之弊雖減免止于杖笞輕罪但刑法所加無論大小輕重總宜均平畫一應請將熱審減免之例總以發落之時為準如原審未屆熱審而在熱審時發落者照例減免但發落時已逾熱審即在熱審期內定擬者不得濫邀減免庶　朝廷矜恤之例名實相符而刑法亦昭平允部議如其請

四十四年三月奉　上諭三法司題覆直隸獲鹿縣民李三邦年因姦殺死伊妻李氏并砍死伊嫂戎氏一案按律定擬斬候已依擬行矣李三邦年因妻李氏與人通姦懷孕用刀砍死復妄生猜疑至伊兄李大邦年屋內乘伊嫂戎氏臥炕立時砍斃此等兇犯地方官自應迅速審辦定擬俾兇頑知所懲創乃此案該省自四十二年正月呈報至十月二十七日始行審擬具題雖本內聲明封印及承審官公出監犯患病各日期而細核案情並非難辦其為藉詞延玩實屬顯然著傳諭該督撫嗣後辦理案件務須督率屬員振刷精神一切案件速行完結毋得藉有抑

問官初審未得實情及上司批駁後果能審出不妨改正若明知已誤又復隱諱則冤抑莫伸矣各宜虛衷詳鞫務
得實情

雍正元年　諭朕惟直省大小獄訟民命所關國家各設按察司以專察之一切州縣申詳至臬司成獄督撫
題達由臬司定案任豈不重歟國家定律所以弼教非以厲民故嚴立爰書防其或屈於法及於斷獄又條分縷析
思以曲全其生今或情例相違牽合文法以網民於網或有兩例並見輒上下其手以自遂其私安得無冤獄哉夫
折獄憑口供而平反憑案卷今法吏不求得情惟求完結州縣案卷之申詳於臬司者多鍛鍊口供附於律例冀免
臬司之駁詰臬司之詳督撫督撫之揭部院又加文致焉口供案卷如是冤抑何從平反告在聽斷之初心原非欲
必得其情也今宜釐剔宿弊歸於明允毋得因循敷事自墮姦欺至納賄出入人罪於法尤重臬司其正己率下使
法無枉撓庶幾刑措之風

二年　諭朕覽命案奏牘如故殺謀殺尚少而以鬬毆傷人者甚多或因口角相爭或因微物起釁揮拳操戈
一時競角及至抵罪雖悔何及此皆愚民不知法律所致殊可憫惻古有月吉讀法之典　聖祖仁皇帝上諭
有講法律以警愚頑一條蓋欲使民知法不可犯律無可寬畏懼猛省遷善而遠過也爾部可摘取鬬殺人命數條
疏解詳明令各省地方官刊布曉諭俾知鬬毆律尚如此則故殺謀殺罪更可知互相講論時存警惕以化其好勇
鬬狠之習庶命案可以漸少矣

六年　諭律例之設乃詳察情理揆度至當而後定者也審擬罪案之時應引某條則引之斷無輕重任意或
介兩可之理常見奏章內往往有先引一條復云不便照此治罪更引重罪以治之此乃臣下營私之陋習或欲以
嚴刻之名歸之於上或冀法外之恩巧於開脫均非明允之道以後外省本章有兩引條例者駁回將情由參奏若
當引輕律而故坐重罪亦難逃朕之洞鑒內外執法臣工各宜凜遵

乾隆元年　諭朕聞姦宄不鋤不可以安善良風俗不正不可以興教化閭閻之大惡有四一曰盜賊三代聖
王不待教而誅者也二曰賭博干犯公令貽害父兄以視周官之罷民未麗於法而繫諸嘉石收之圜土者罪有甚

矣三曰打架即周官所謂亂民孟子所謂賊民也四曰娼妓則自周以前人類中未嘗有此此四惡者劫人之財戕人之命傷人之肢體破人之家敗人之德爲善良人之害者莫大於此是以我 皇考愛民之深憂民之切嚴申科禁積歲月之久然後道路少響馬老瓜賊而商旅已寧賭博及造賭具者漸次改業而家室以安衆黨打架者斂跡而城市鄉鎮鮮聞鬬囂娼妓遠藏不敢淹留客店此 皇考十有三年政教精神所貫注而海內臣民顯見其功效實享其樂利者也朕嗣位以來增廣赦條惠保良民使得從容休息而無識諸臣誤謂朕一切寬容不事稽察民間訛言諸禁已開風聞直省四惡皆微露其端倪是守土之官敢悖 世宗憲皇帝之明旨墮十有三年之成功而戕賊善良傷敗風俗也自後州縣官有政令廢弛使四惡復行於境內者該督撫即行嚴參督撫司道郡守有不能董率州縣殫心捕治者必以溺職治罪與通苞苴受賄賂者等決不輕貸

五年 諭朕聞直隸山東江南河南等省頗有行客單少不能禦侮被匪類邀截於路强取銀錢行李而走者又假作進香之人乞丐之類以肆其搶奪者在本人失物無多未必盡行報官而地方希圖省事或隱諱不發或緝捕不力以致宵小無所懲儆此風不可漸長著該省督撫等嚴行申飭不時稽察倘有仍蹈故轍者必加以參處毋得寬縱

又 諭朕聞各省聯界之處多有積窩巨匪久慣豢盜殃民隔省往拏必須赴地方官掛號添差稽遲時日又或地方官不能上緊協拏以致要犯風聞遠遁盜案久懸不結 世宗憲皇帝深悉其弊 特降諭旨凡地方失事探實贓盜之處無論隔縣隔省一面差役執持印票即行密拏一面移文關會近年各省督撫奉行不力以致被盜之省辦理掣肘嗣後凡有鄰省聯界地方積窩逃盜訪實之後或徑行差捕或知會密拏庶盜案易結盜源易清而鄰境彼此均受其益如有司等仍以爲具文歧視怠忽經朕訪聞必於該督撫是問

二十七年 諭刑名案件情僞微曖變幻百出若事事曲爲逆億雖日定一例豈能遍給乎惟在司刑憲者臨事詳察秉情參酌令典期於平允徒鰓鰓然各逞己見議改議增適以變舊章而滋紛擾於讞獄之道有何裨益著傳諭中外問刑衙門知之

刑類五

赦宥　欽卹　禁屠殺贖生附

通典易蒙卦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又解卦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虞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

虞舜眚災肆赦失不經

周官司寇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亡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又國君過市刑人赦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禮曰疑獄汎問與眾共之眾疑赦之管仲曰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人之仇讎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通考楚陶朱公中子殺人繫獄乃令其長子齎千金遺楚王所信善莊生請之莊生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獨以德為可以除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庫楚人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重千金虛棄莊生以為殊無短長也乃復見莊生以為王且赦莊生乃還其金羞為所賣復入言王曰臣前言某星王言欲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王非為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

秦二世元年陳涉將周文兵至戲下二世大驚少府章邯曰盜已至眾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破之

漢高帝二年正月赦罪人　六月立太子赦罪人　五年正月兵事畢赦天下殊死以下　六月都長安大赦天

下　六年以豪傑未習法令故犯法其赦天下　九年正月丙寅前有罪殊死以下皆赦之　十一年正月立代王大赦天下　七月征央布赦天下死罪以下令從軍　十二年帝崩發喪大赦天下　右高帝在位十二年凡九赦

惠帝四年皇帝冠赦天下　右惠帝在位七年唯此一赦

呂太后臨朝稱制大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八年遺詔大赦天下　右呂后臨朝八年凡三赦

文帝初卽位赦天下　七年赦天下　十五年郊見五帝赦天下　後四年日食赦天下　右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凡四赦

景帝元年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中元年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後元年赦天下　右景帝在位十六年凡五赦

武帝建元元年赦天下　元光元年赦天下　四年地震赦天下　元朔元年赦天下與民更始　三年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元狩元年赦天下　三年赦天下　元鼎元年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元封二年甘泉產芝赦天下　五年修封禪赦天下　天漢元年赦天下　三年修封禪赦天下　太始元年赦天下　四年修封還赦天下　征和三年赦天下　後元元年郊泰畤赦天下　右武帝在位五十五年凡十八赦

昭帝始卽位赦天下　始元元年赦天下　四年立皇后赦天下　元鳳元年赦天下　二年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六年赦天下　右昭帝在位十三年凡七赦

宣帝卽位大赦天下　本始元年鳳凰集赦天下　四年立皇后赦天下　地節二年鳳凰集赦天下　三年立皇太子赦天下　元康二年赦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　神爵二年鳳凰甘露降集赦天下　四年嘉瑞並見赦天下　五鳳三年婁蒙嘉瑞赦殊死以下　甘露二年赦天下　右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凡十赦

元帝初元元年大赦天下　三年地動赦天下　三年白鶴館災赦天下　永光元年赦天下　二年二月大赦天下　六月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建昭二年赦天下　四年斬郅支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右元帝在位

十五年凡十赦

元帝時匡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

成帝卽位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火災大赦天下　河平元年赦天下　陽朔二年大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鴻嘉三年赦天下　永始元年赦天下　元延元年赦天下　綏和元年大赦天下　右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凡九赦

成帝時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云云天子下御史問狀劾奏尊妄誣欺非謗赦前事有詔左遷

哀帝卽位大赦天下　建平元年赦天下　二年六月改元赦天下　元壽元年大赦天下　右哀帝在位六年凡四赦

平帝卽位大赦天下　元始元年日食大赦天下　三年立皇后大赦天下　五年帝崩大赦天下　右平帝在位五年凡四赦

帝卽位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潔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殆非重信審刑灑心自新之意也自今以來有司毋得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詔書爲虧恩以不道論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赦徒

文帝二年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備者皆赦之

文瀾書局石印

景帝中四年赦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

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赦所過徒

宣帝元康元年鳳凰集赦天下徒　五鳳元年赦徒作杜陵者

元帝初元四年祠后土赦汾陰徒　永光元年幸甘泉赦雲陽徒

成帝建始二年祀南郊赦奉郊縣及中都官耏罪徒

三年赦天下徒　四年單于朝赦天下徒　陽朔元年赦天下徒　鴻嘉元年幸初陵赦作徒

哀帝建平二年赦天下徒

平帝元始元年赦天下徒　二年赦天下徒

別赦

漢高帝五年遣使者赦田橫　八年吏有罪未發覺者赦之　十年太上皇崩葬萬年赦櫟陽囚死罪以下瓚萬年陵有田櫟陽縣界　十二年擊盧綰居去來歸者赦之

惠帝六年八月赦降司馬氏大事記

文帝三年七月詔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軍城邑降者皆赦之復官爵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　八月赦諸與興居反者

景帝三年赦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　六月詔吳王濞已滅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帑輸在官者　六年赦鴈門代郡軍吏不循法者　元封四年祭后土赦汾陰夏陽中都死罪以下　益州昆明反赦京師亡命令從軍　太初二年用事介山祭后土赦汾陰安邑殊死以下

昭帝元鳳元年赦燕王太子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與燕王上官桀等謀反父母同產當坐皆免為庶人其吏為桀等所詿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

宣帝地節四年諸為霍氏所詿誤未發覺者皆赦之　元康二年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

後漢光武建武元年大赦天下即位　二年二月大赦天下　六月戊戌大赦天下立太子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六月壬戌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五年正月大赦天下　七年四月大赦天下日食　中元元年
大赦天下封禪
明帝永平二年自殊死以下謀反大逆皆赦除之祀明堂　十年四月大赦天下　十五年四月大赦天下其謀
反大逆及諸不應宥者皆赦除之
章帝建初三年大赦天下祀明堂　元和二年大赦天下祀明堂
時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郭躬上封事曰聖恩所
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
天恩莫不蕩宥死罪已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可皆勿笞
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善之即下詔赦焉
和帝永元十一年大赦天下　十四年三月大赦天下臨辟雍　元興元年大赦天下改元
殤帝延平元年大赦天下
安帝永初元年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加元服　四年四月大赦天下　元和三年二月大赦天下
永寧元年大赦天下立太子　建光元年大赦天下　延光元年大赦天下改元　四年六月大赦天下
順帝永建元年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陽嘉元年大赦天下　三年五月大赦天下　永和三年
四月大赦天下　漢安元年大赦天下改元　建康元年大赦天下
質帝即位大赦天下　本初元年六月大赦天下
桓帝建和元年大赦天下　二年大赦天下加元服　和平元年大赦天下　元嘉元年大赦天下　永興元年大
赦天下　永壽元年正月大赦天下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延熹元年六月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
下　四年六月大赦天下　六年三月大赦天下　八年三月大赦天下　九年六月大赦天下

靈帝建寧元年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熹平元年五月大赦天下　二年二月大赦天下　三年二月大赦天下　四年五月大赦天下　五年四月大赦天下　六年正月大赦天下　光和元年三月大赦天下　二年四月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四年四月大赦天下　五年正月大赦天下　六年三月大赦天下　中平元年十二月大赦天下　三年二月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五年正月大赦天下　六年四月大赦天下　八月辛未大赦天下

獻帝初平元年大赦天下　二年正月大赦天下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　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興平元年正月大赦天下　二年正月大赦天下　建安元年正月大赦天下　二年正月大赦天下

光武時吳漢言願陛下謹勿赦而已　安帝永初中尚書陳忠上言毋子兄弟相代死者聽赦所代者從之

王符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脈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為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敕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為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萬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十六七矣其輕薄姦宄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蓄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可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宄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大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為大姦者才必有過於眾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顧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宄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

昭烈章武元年即皇帝位大赦

後主元年即位大赦　建興十二年丞相亮北征卒於軍中師還大赦　延熙元年立皇后大赦　九年秋大赦

大司農河南孟光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禕謝之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

陳壽評曰諸葛亮爲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十一年四月大赦　十四年冬大赦　十七年春大赦　十九年大赦　二十年大赦　景耀元年大赦改元　四年冬大赦　六年大赦改元炎興

魏文帝即位改元黃初大赦　五年東巡幸許昌宮水軍御龍舟循蔡穎浮淮幸壽春揚州界將吏士民犯五歲刑以下皆原除之至廣陵赦青徐二州

明帝即位大赦　二年赦繫囚非殊死以下　五年皇太子生大赦　青龍二年大赦　景初元年大赦　二年大赦

齊王即位正月大赦　八月以帝親政大赦　四年立皇后大赦　嘉平元年誅曹爽大赦　三年大赦　四年立皇后大赦　六年二月誅李豐夏侯元大赦　四月立皇后大赦

高貴鄉公即位大赦　二年誅毋邱儉文欽特赦淮南士民爲儉欽所詿誤者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留在本土不安者特赦之　甘露二年五月誅諸葛誕赦淮南將吏士民爲誕所詿誤者　九月大赦

陳留王即位大赦　景元四年平蜀特赦益州士民　咸熙元年誅鍾會特赦諸在益土者　二年大赦

晉武帝泰始元年受禪即位大赦逋債負皆勿收除舊嫌解禁錮亡官失爵者悉復之　四年大赦　五年曲赦交阯九眞日南五歲刑　六年赦五歲刑以下　七年雍梁秦三州饑赦其境內殊死以下又曲赦益州南中四

文瀾書局石印

郡殊死以下　八年大赦　咸寧元年春大赦改元　二年二月赦五歲刑以下　十月立皇后大赦　五年大
赦　太康元年平吳大赦　五年大赦　十年太廟成祫祭大赦
惠帝卽位大赦　永平元年誅楊駿大赦　二年大赦　四年赦壽春上谷居庸上庸地震被災者　六年大赦
十年曲赦雍涼二州　八年大赦　永康元年正月大赦　四月趙王倫等廢賈后大赦　八月曲赦洛陽
十一月立皇后大赦　永寧元年四月趙王倫誅帝復位大赦　六月立皇太子大赦　八月大赦　泰安元年
赦司冀兗豫四州　十二月河間王顒表誅齊王冏大赦　二年赦五歲刑　八月張方入京師大赦　十月張
方殺長沙王義大赦　永興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月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大赦　七月戊戌陳眕討穎大
赦　庚申穎敗王師大赦　八月張方迎帝幸其營大赦　十一月方劫帝幸長安大赦　十二月立豫章王熾
爲太弟大赦是歲大赦凡七　二年大赦　光熙元年大赦
懷帝卽位大赦　永嘉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月立皇太子大赦　二年正月大赦　十二月大赦　三年曲
赦河南郡　四年正月大赦
愍帝永嘉六年入長安爲皇太子大赦　建興元年卽位大赦　二年大赦　三年四月大赦　六月大赦
元帝建武元年卽晉王位大赦　大興元年卽皇帝位大赦　二年大赦　永昌元年大赦改元　四月王敦反
入石頭大赦
明帝卽位大赦　二年正月赦五歲刑以下　十月誅王敦大赦惟敦黨不原　三年立皇太子大赦
成帝卽位大赦　咸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月赦百里內五歲以下刑　三年二月蘇峻反入石頭大赦
四年誅蘇峻大赦　五年正月大赦　七年正月大赦　八年正月赦五歲刑以下　咸康元年加元服大赦
二年立皇后大赦　五年正月大赦　六年三月大赦　八年正月大赦
康帝卽位大赦　建元元年十一月大赦
穆帝卽位大赦　永和二年正月大赦　三年大赦　五年正月大赦　九年正月大赦　升平元年正月帝加

元服大赦　八月立皇后大赦逋租宿負皆勿收　五年正月大赦
哀帝卽位大赦　隆和元年正月大赦　興寧元年二月大赦
廢帝卽位大赦　太和元年曲赦梁益二州　三年三月大赦　六年四月大赦
簡文帝卽位大赦
孝武帝卽位大赦　寧康元年正月大赦　三年正月大赦　太元元年正月帝加元服大赦　五月以地震大赦　四年正月大赦　五年四月赦五歲刑以下　六月以比歲荒歉大赦自太元三年以前逋租宿債蠲除之　六月赦五歲刑以下　七年八月大赦　八年三月大赦　十一月以破苻堅大赦　九年十月以元象乖度大赦　十一年三月大赦　十二年正月大赦　十五年三月大赦　十七年正月大赦除逋租宿債
安帝卽位大赦　隆安二年十月大赦　四年正月大赦　七月大赦　元興元年正月大赦　十二月桓元擅政曲赦廣陵彭城大逆以下　三年二月劉裕討桓元置留臺承制大赦惟桓元一族不宥　五月帝反政於江陵大赦凡諸畏逼屈事逆命者一無所問　義熙元年大赦改元唯桓元桓振一族及同黨不在原例　三年春大赦　五年正月大赦　六年五月大赦　八年八月大赦　十一年正月大赦　九月大赦　十二年以伐姚泓大赦　十四年正月大赦
恭帝卽位大赦
宋武帝卽位大赦改元逋租宿債勿收其犯鄉論淸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與之更始長徒之身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準　其年八月立皇太子赦見罪人　二年正月祀南郊大赦　三年詔刑罪無輕重悉原之
少帝卽位大赦　景平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五月傅亮等以太后令廢帝是日赦死罪以下
文帝卽位大赦改元　元嘉二年帝親政祀南郊大赦　三年正月討謝晦大赦　四年正月曲赦建業百里內　六年立皇太子大赦　八年六月大赦　十年正月大赦　七月曲赦梁益秦三州　十一年曲赦梁南秦二

州劍閣以北　十二年正月大赦　十三年三月大赦　十四年正月祀南郊大赦　十六年皇太子冠大赦
十七年十月大赦　十九年四月大赦　二十一年親耕籍田大赦　二十三年四月大赦　二十四年正月大
赦　二十六年三月大赦　二十七年十一月大赦
孝武以元嘉三十年四月卽位大赦　六月曲赦建業一百里內　孝建元年大赦改元　三年皇太子納妃大
赦　大明元年大赦改元　三年討誅竟陵正誕大赦　七年二月大赦　十一月曲赦南豫州殊死以下　十
二月大赦
前廢帝卽位大赦　景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月大赦
明帝卽位大赦　三年曲赦豫南豫青冀四州
後廢帝卽位大赦　元徽元年大赦改元
順帝卽位大赦
齊高帝受禪卽位大赦弛逋債及犯鄉論淸議贓汙淫盜者蕩滌如宋初　二年大赦
武帝卽位大赦　永明元年祀南郊大赦改元　三年祀南郊赦三百里內罪應入重者降一等餘依赦制
四年宥殊死以下　七年祀南郊大赦　八年大赦　十一年曲赦南兗兗豫司徐五州
廢帝卽位大赦　隆昌元年大赦改元
海陵王卽位大赦
明帝卽位大赦改元　建武四年大赦
東昏侯永元元年大赦改元　二年曲赦都下及徐兗二州　三年祀南郊大赦
和帝卽位大赦
梁武帝受禪卽位大赦一如宋齊　天監二年祀南郊曲赦益州死四以下　三年大赦　四年祀南郊大赦
五年大赦　七年以皇子繹生赦六辟以下未結正者　八年祀南郊大赦　十年祀南郊大赦　十一年曲赦

揚徐二州　十二年祀南郊赦大辟罪以下　十四年皇太子冠大赦　十六年耕籍田赦罪人　十七年大赦

十八年受佛戒赦罪人　普通元年正月大赦　二年祀南郊大赦　三年大赦　四年祀南郊大赦　六年

正月祀南郊大赦　七月大赦　七年赦死罪以下　大通元年曲赦東豫州　中大通元年正月祀南郊大赦

十月設無遮會大赦　三年祀南郊大赦　五年祀南郊大赦　大同元年大赦　三年正月祀南郊大赦

八月設無礙食大赦　四年大赦　六年曲赦司豫徐兗四州及都下　十年大赦　中大同元年大赦　太清

元年正月祀南郊大赦　四月捨身大赦　二年曲赦交愛德三州及南豫州

簡文帝即位大赦　大寶元年大赦改元

元帝即位大赦

敬帝即位大赦　太平元年大赦

陳武帝受禪即位大赦一如宋齊梁故事　永定二年祀南郊大赦

文帝即位大赦　天嘉元年大赦改元　三年大赦　四年九月曲赦都下　十二月大赦　五年曲赦都下及

建安晉陽二郡　六年曲赦都下　天康元年大赦

廢帝即位大赦　光大元年大赦改元

宣帝太建元年即位大赦　二年大赦　三年大赦　四年大赦　六年赦江右淮北諸州　十年大赦　十一

年大赦

後主太建十四年正月即位大赦　七月大赦　至德元年大赦改元　十一月大赦　三年大赦　四年大赦

正明元年大赦

後魏道武帝天興元年定國號爲魏大赦改元遷都平城　二年赦京師　天賜元年大赦

明元帝永興元年即位大赦改元　神瑞元年大赦　泰常元年大赦

太武帝即位大赦　神䴥元年大赦　延和元年大赦　二年大赦　太延元年大赦　四年大赦　太平眞君

元年皇孫生大赦　九年大赦　十一年曲赦定冀相三州死罪以下　正平元年大赦

文成帝即位大赦　興光元年二月曲赦京師　七月皇子生大赦　太安元年曲赦京師死四以下　二年立皇太子大赦　四年大赦　五年赦京師死罪已下　和平元年大赦改元　六年大赦

獻文帝即位大赦　天安元年大赦改元　皇興元年皇子生大赦改元　四年大赦

孝文帝元興二年曲赦京師及河西秦涇枹罕涼州及諸鎮　四年曲赦仇池　五年曲赦京師死罪　承明元年六月大赦　九月曲赦京師　太和元年大赦　二年曲赦京師　三年二月曲赦京師　十月大赦　四年曲赦京師　五年大赦　七年皇子生大赦　十年大赦　十二年大赦　十六年頒新律令大赦　十九年曲赦徐豫梁相四州　二十年曲赦京師　二十三年大赦

宣武景明元年大赦改元　二年二月大赦　七月大赦　正始元年大赦　三年正月皇子生大赦　八月曲赦涇秦岐涼河五州　永平元年大赦　三年皇子生大赦　延昌元年大赦

孝明帝即位正月大赦　八月大赦　熙平元年大赦改元　二年大赦　神龜二年大赦　正光三年大赦五年大赦　孝昌元年大赦　二年大赦　武泰元年大赦

敬宗即位大赦改元　二年七月大赦　三年誅爾朱榮大赦

節閔帝即位大赦改元

廢帝即位大赦改元

孝武帝即位大赦改元　永熙三年入長安大赦

文帝即位大赦改元　大統三年以獲神璽大赦　四年立皇后大赦　九年大赦　十三年大赦　十四年皇孫生大赦　十六年大赦

孝靜帝即位大赦改元　天平三年大赦　四年大赦　元象元年大赦　興和元年五月立皇后大赦　十一月新宮成大赦　二年大赦　武定元年大赦　三年大赦　五年大赦　六年以旱赦罪人有差　七年大赦

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五月卽位大赦改元　十月曲赦并州

北齊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閶闔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脫枷鎖遣之　九年四月大赦

十一月大赦

廢帝卽位大赦

孝昭帝卽位大赦

武成帝卽位大赦　河淸元年立皇后太子大赦　四年傳位太子大赦

後主天統三年二月加元服大赦　十一月以大明殿成大赦　四年太上皇崩大赦　武平元年皇子生大赦

三年立皇后大赦　五年大赦　七年正月大赦　十二月大赦

周孝閔帝卽位大赦

孝明帝卽位大赦　二年大赦　武成元年大赦

武帝卽位大赦　保定四年大赦　天和三年大赦　建德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月立皇太子大赦　三年大赦　五年以取齊并州大赦　六年平齊詔去年大赦頒宣未及之處悉從赦例

宣帝大成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月傳位皇太子大赦

時帝以高祖刑書要制爲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爲虞書所稱眚災肆赦謂過誤爲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姦宄之惡乎帝不納

靜帝二年天元崩大赦

隋文帝受禪卽位大赦改元　開皇三年正月將遷新都大赦　九月大赦　六年大赦　七月曲赦江陵及同州　八年以伐陳曲赦陳國　九年以平陳大赦　十五年二月大赦　四月大赦　十九年大赦

開皇末王伽爲齊州參軍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流人並枷鎖傳送次榮陽伽憫其辛

苦悉呼而謂之曰卿輩旣犯國刑虧損名教身嬰縲紲此其職也今復重勞援卒豈獨不愧於心哉參等辭謝伽曰汝等雖犯憲法枷鎖亦大苦辛吾欲與汝等脫去行至京師總集能不違期不皆拜謝曰必不敢違伽於是悉脫枷停援卒與期曰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郤吾當爲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見與語稱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攜負妻子俱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遷善往以海內亂離德教廢絕官人無慈愛之心兆庶懷姦詐之意所以獄訟不息澆薄難理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導聖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率土之人非爲難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曉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伽之儔人皆李參之輩刑措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伽爲雍令政有能名

仁壽元年大赦　二年曲赦益州

煬帝大業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月赦江淮以南　三年頒律令大赦　五年大赦　九年大赦　十年大赦　十一年曲赦太原鴈門死罪以下

恭帝卽位大赦改元

唐制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宮城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訖宣制放其赦書頒諸州用絹寫行下律曰會赦及降者盜者准枉法猶徵正贓餘贓非見在收贖之物限內未送者並從赦降原諸赦前當罪不斷者若處輕爲重宜改從輕處重爲輕卽依輕法其常赦所不免者依常律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上受隋禪卽皇帝位大赦改元　四年七月以王世充竇建德既平天下略定大赦時赦令既下而王竇餘黨尚有遠徙者治書侍御史孫伏伽請曰今玆大赦既云常赦不原者皆赦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更新因何旣赦而復徙之且世充尙蒙寬宥况於餘黨所宜縱釋上從之

續通志　高祖武德四年帝躬錄囚徒以人因亂冒法者衆盜非劫傷其主及征人逃亡官吏枉法皆原之

通考九年六月秦王世民誅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大赦天下　八月太宗卽皇帝位赦天下

通典貞觀二年七月上謂侍臣凡赦惟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數赦則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愼赦

通考貞觀四年以克突厥赦天下　六年上親錄囚徒放死罪三百九十人歸於家令明年秋來就刑其後應期畢至乃詔悉赦之　九年赦天下　十四年赦雍州長安繫囚大辟以下　十七年立晉王治爲皇太子赦天下　二十三年三月赦天下　六月上崩高宗卽位赦天下

上嘗謂侍臣曰凡赦唯及不軌之輩古言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靜禮義興行數赦卽愚人常冀僥倖唯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愼赦

高宗永徽三年立陳王忠爲皇太子赦天下　六年立武氏爲皇后赦天下　顯慶元年改元赦天下　四年太子加元服赦天下　五年平百濟赦天下　龍朔二年赦天下　乾封元年封泰山赦天下　咸亨元年赦天下

上元元年赦天下　二年立雍王賢爲皇太子赦天下、儀鳳元年赦天下　三年赦天下　調露元年赦天下　永隆元年立英王哲爲皇太子赦天下　永淳元年赦天下　弘道元年赦天下

武后光宅元年正月改元赦天下　二月睿宗立赦天下　九月赦天下　垂拱元年赦天下　三年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天授元年十一月赦天下　九月改唐爲周赦天下是年用周正以十一月爲歲首　長壽元年赦天下

續通志二年有敕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應免死罪者皆限赦後百日內自首如其不首依法科罪侍御史徐有功深以爲不便乃奏曰今陛下播非常之恩寬殊死之罪已發覺者咸赦除之是啟其改過之心通其自新之路何容於赦前未發覺之罪赦後必須令其自首令赦前之罪不自首者還依律法論科卽國家肆眚之恩徒自頒於天下臣愚

竊爲陛下不取

通考延載元年赦天下　天冊萬歲元年正月大赦　九月加尊號赦天下

獲嘉縣主簿劉知幾上表言皇業權輿天地開闢嗣君卽位黎元更始則時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淸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爲業當官則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期忖度咸樂釋免咸爲各垂結正罪當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求故致稽延畢霑寬宥用使俗多頑悖時罕廉隅爲善者不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徼幸若乃方正直言之士守善嫉惡之夫每欲攬轡埋輪效鷹鸇而報國褰帷露冕去蝥賊以安人而遇赦無以效其功悶恩無所施其巧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謂也望今後頗節於赦使黎民知禁姦宄肅淸又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勳遂使緋服衆於青衣象版多於木笏皆榮非德舉位罕才望稍息私恩使有善者愈効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疏奏太后頗嘉之

萬歲通天元年赦天下　神功元年赦天下　聖歷元年正月大赦天下　九月復立廬陵王爲皇太子赦天下　二年赦天下　久視元年五月赦天下　十月赦天下　長安元年赦天下　二年祀南郊赦天下

中宗神龍元年正月壬午朔赦天下　甲辰太子監國赦天下　丙午中宗復位赦天下　二年立皇后甲子赦天下　三年赦天下　景龍元年赦天下　二年二月赦天下　十一月赦天下　三年祀南郊赦天下

睿宗卽位赦天下　二年制太子監國赦天下　三年正月耕籍田赦天下　五月祭北郊赦天下

元宗卽位八月赦天下（卽神龍三年改先天元年）　十月謁太廟赦天下　開元元年誅太平公主赦天下　五月赦天下　九年赦天下　十一年祀南郊赦天下　十三年封泰山赦天下　十七年赦天下　二十年祀后土汾陰赦天下　二十七年赦天下　天寶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月合祀天地南郊赦　三載祀九宮貴神赦天下　六載合祭南郊赦天下　七載上尊號赦天下　十載合祭南郊赦天下

通典十三載二月赦文左降官承前遭憂皆不得離任孝行之道所未弘通情理之間深可哀恤如有此類宜並放

歸仍申省計至服滿日准法處分自今以後編入常式

通考肅宗卽位於靈武赦天下　二載克復兩京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在不免例

續通志九月郭子儀克華陰弘農二郡關東獻俘百餘人敕皆斬之監察御史李勉言今元惡未除爲賊所汚者半天下聞陛下龍興咸思洗心以承聖化今悉誅之是驅之使從賊也帝遽使赦之

十二月克復兩京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鉷楊國忠子孫不在免例

通考乾元元年二月赦天下改元　四月新太廟成享廟赦天下　上元元年赦天下改元　二年赦天下　寶應元年上皇崩赦天下

代宗卽位赦天下　廣德元年上尊號改元赦天下　二年赦天下　永泰元年改元赦天下　大歷元年赦天下改元　五年誅魚朝恩赦京師囚繫　七年赦天下　九年赦天下

續通志五年三月赦京畿繫囚命盡釋魚朝恩黨與且曰北軍將士皆朕爪牙並宜仍舊勿有憂懼帝性仁恕常以至德以來用刑爲戒及河洛平下詔河北河南吏民任僞官者一切不問得史朝義將士妻子四百餘人皆赦之僕固懷恩反免其家不緣坐諫者常諷帝政寬故朝廷不肅帝笑曰艱難時無以逮下顧刑法峻急有威無恩朕不忍也

續通典德宗卽位詔寶應元年以後犯累禁錮及反逆緣坐等槩予洗滌貞元之末十年無赦爲太宗已來所僅見羣臣以微過譴逐者無復敘用及順宗卽位始得量移焉

德宗卽位赦天下　建宗元年改元赦天下　興元元年正月上在奉天大赦　七月平朱泚復長安大赦　貞元元年赦天下改元　四月赦天下　九年祀圜丘赦天下

順宗卽位赦天下　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過譴逐者皆不復敘用至是始得量移

憲宗元和三年赦天下改元　二年祀圜丘赦天下　三年受尊號赦天下　十三年赦天下　十四年受尊號赦天下

續通志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報父仇殺秦杲投縣請罪敕復讐殺人固有彝典以其自詣公門發於天性本無求生之心特從減死之法宜決一百配流十二年七月敕今後左降官及責授正員官等宜從到任後經五考滿方許量移如未滿五考遇恩赦者從節

續通典八年刑部侍郎王播奏竊見諸處配流人逢赦悉得放還惟天德軍五城及諸邊城配流人等均經本道奏留防邊遂令沒身終無歸日臣又見比年邊城犯流者多是胥徒小吏或是鬬打情形據罪可原在邊無益乞准依格例處分具刑制篇詔許放還自是遂為定制自穆宗已後每有赦除其左降官並諸色得罪人縱元敕云終身不齒及縱有恩赦不在免限者均得收錄放還惟官典犯贓罪與十惡同科遇赦必申明不在免限之例

續通典長慶元年詔應亡官失爵及放還流人如原有莊田不經沒官被人侵射其本主或子孫已歸並委州府勘還務令安業

通考穆宗長慶元年正月赦天下改元　七月受尊號赦天下

續通典文處分如犯十惡大逆贓賄緣坐者奏取進止

通考敬宗即位赦天下　寶歷元年赦天下改元

文宗太和元年赦天下改元　三年祀圜丘赦天下　開成元年赦天下改元

武宗即位赦天下　會昌元年祀圜丘赦天下　二年受尊號赦天下　五年赦天下

宣宗即位赦天下　大中元年赦天下改元　二年受尊號赦天下　四年赦天下　七年祀圜丘赦天下　十二年赦天下

續通典大中元年以旱故命同平章事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畿繫囚大理卿馬植奏稱盧商等務求寬宥凡抵極法者一切免死彼官典犯贓及故殺平日大赦所不免今因疎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含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

通考懿宗即位赦天下　咸通元年祀圜丘赦天下　三年受尊號赦天下　四年祀圜丘赦天下　十一年受

尊號赦天下

僖宗即位赦天下　乾符三年祀圜丘赦天下　中和元年上在成都赦天下改元　光啟元年上還京赦天下

文德元年赦天下改元

昭宗龍紀元年赦天下改元　二年赦天下　景福元年大赦改元　乾寧二年大赦天下　光化元年五月赦天下　天復元年赦天下

通考梁太祖開平元年即位大赦改元

續通志十一月赦軍士逃亡爲盜者初帝在藩鎮用法嚴將校有戰沒者所部兵悉斬之謂之跋隊斬士卒多亡乃命軍士皆文其面以記軍號逃輒執之無不死者由是亡者皆聚山澤爲盜至是赦其罪聽還鄉里盜減什七八

三年正月祀圜丘大赦　十一月告謝圜丘大赦　乾化元年大赦郢王友珪即位大赦　均王乾化三年祀圜丘大赦

唐莊宗同光元年即位大赦　二年祀南郊大赦

續通志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祀南郊大赦按洪邁容齋隨筆云莊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殺人合造毒藥持杖行劫官典犯贓不在此限正得其中當分據之時乃能如此亦可取也時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百姓怨望

通考明宗天成元年即位大赦　長興元年祀圜丘大赦

閔帝即位大赦

潞王淸泰元年即位大赦

晉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即位大赦　十二月入洛陽大赦　二年至汴州大赦　三年大赦

左散騎常侍張允進駁赦論曰竊觀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開狴牢而放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訟一人有罪一人無罪遇赦則有罪者幸免無罪者銜冤銜冤者何疎見赦者何親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弭災也小民遇天災則喜皆勸爲惡曰國家好行赦必赦我以救災如此則赦者教民爲

惡也且天道福善禍淫若以赦爲惡之人而變災爲福是則天助惡民也或曰天降之災警誡人主豈以濫捨有罪而能救其災乎上嘉納之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爲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藏典書吏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主兵將校之外節度州聽奏朱記大將軍以上十人他州止聽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自餘但委本道遷職名而已

齊王即位大赦　開運元年大赦改元　二年大赦　四年契丹主入汴大赦

漢高祖即位大赦　乾佑元年大赦改元

隱帝即位大赦　二年大赦

周太祖廣順元年即位大赦

續通志　凡犯竊盜及和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條制施行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

通考　顯德元年祀圜丘大赦

世宗即位大赦　二年克鳳州曲赦秦鳳階成境內　三年赦淮南諸州繫囚

恭帝即位大赦

宋朝赦宥之制其非常覃慶則常赦不原者咸除之其次釋雜犯死罪以下皆謂之大赦或止謂之赦雜犯死減等而餘罪釋之流以下減等杖笞釋之皆謂之德音亦有釋雜犯罪至死者其恩霈之及有止於京城兩京兩路一路數州一州之地者則謂之曲赦

太祖皇帝建隆元年受周禪大赦改元　二年以皇太后疾赦　乾德元年四月平荆湖赦其地　十一月郊大赦　詔兩京諸道自後犯竊盜不得預郊祀之赦所在長吏當告諭下民毋令冒法是後將祀郊丘必申此詔　三年平蜀赦其地　開寶元年郊大赦　四年二月平廣南赦其地　十一月郊大赦　八年平江南赦其地九年郊大赦

續通志開寶元年十一月南郊大赦改元自是三年而郊必加恩肆赦以爲常制[illegible]殺人官吏受贓者皆不原

續通典八年有司言自三年至今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太宗嘗親錄京師[illegible]日旰近臣或諫過勞帝
憫惠及無告獄訟不致枉撓朕深以爲適何勞之有自是祁寒盛暑或雨雪稍[illegible]親錄繫囚多所原減歲以爲常

續通考太宗即位大赦改元　太平興國三年郊大赦
詔自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後登極赦京朝幕府州縣官犯入己贓除名配諸州[illegible]者從[illegible]恩赦不在放還之限
帝嘗因郊禮議赦有秦再恩者上書願勿赦引諸葛亮佐劉備數十年不赦事上頗疑之時趙普對曰凡郊肆眚
聖朝彝典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若劉備區區一方臣所不取上善其對赦宥之文遂定
四年平河東赦其地　二年五月以旱大赦　十一月郊大赦　雍熙元年郊大赦　端拱元年大赦
少府監言犯贓配役人郭晃等九人皆嘗任京朝官會赦當敘用上曰晃等贓吏不可復齒仕版止令釋遣之
淳化四年郊大赦　五年大赦　至道元年立皇太子大赦　二年郊大赦
眞宗即位大赦　咸平二年郊大赦
詔如聞小民知有恩赦故爲劫盜自今不在原免之限
五年郊大赦　景德元年大赦　二年正月大赦　十一月郊大赦
大理寺言郊禮在近諸州奏按多不精詳冀於覆駮延留以俟恩宥請自今有[illegible]事狀明白公然抗拒當
駮退者即具情實定斷以絕僥倖詔可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以天書降大赦　十月封禪禮成大赦　四年祀后土[illegible]大赦　五年聖祖降大赦　七
年恭謝東郊大赦　八年正月上玉皇聖號大赦　閏六月以日食大赦　天禧元年上玉皇聖祖寶冊大赦
江南提點刑獄范應辰上言伏覩辛亥制書常赦不原者咸除之謹按呂刑云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

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緣是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來詳矣臣今所部州軍過誤而被宥者雖多竊害而蒙釋者亦衆蓋以姦凶之輩密斷赦期百計是爲驀犯斯起發其夙憾狃於忿心單弱受辜強梁肆暴或舉家隕命罄室虜財或持刃殺人肝腦塗地或縱火焚舍蘊畜爲灰至有糾輕生之徒爲强剽之盜公行戕害以奪資儲巡警之官上逼下逐設謀緝捕冒險鬬敵科罰曹伍責令尉以茲敗獲合正典刑逢此霈恩亦蠲其罪悉又配爲卒伍咸給衣糧令力耕之人有受其寒餒者而此輩享賜以服月賦以粟又何異貴人爲盜者邪與夫疑則赦之言殊矣望自今應有知赦在近而固爲罪戾若赦後彰顯情理切害者死罪以下止遞減一等赦前殺人剽財赦後雖不復爲若因事捕獲決隸遠惡州軍其殺人放火虜劫財貨已依赦配本城者如吏配逃亡飲博之罪依禁軍例科斷其重罪該原而情理切害者所在長吏錄其犯由若再黷憲綱不以罪之大小禁錮奏裁其州縣官吏侮刑受賂望止原其罪而削其官以申警戒焉上覽之頗嘉其盡心然以赦數則不可無之實難也

二年七月彗見大赦　八月立皇太子大赦　三年八月以天書再降大赦　十一月郊赦　四年大赦　五年赦

乾興元年大赦

仁宗即位大赦　天聖二年郊大赦　五年郊大赦　八年郊大赦　明道元年八月大赦　十一月大赦改元

二年二月躬耕籍田大赦　三月以皇太后不豫大赦　景祐元年以星變大赦　二年郊大赦　寶元元年郊大赦　慶曆元年郊大赦　四年郊大赦　五至和二年八月赦京輔

先是正月已降德音知諫院范鎮言京輔歲一赦而去歲再赦今歲三赦又在京諸軍歲再賜緡錢姑息之政無甚於此夫歲一赦者細民謂之熟恩以其必在五六月間也姦猾爲過指以待免況再赦三赦乎今備塞之兵五六十萬使聞京師端坐受賜者能不動心哉請自今罷所請一赦以摧姦猾而使善良得以立也罷兵士之特賜以均內外而使民得以寬也

嘉祐元年正月大赦　二年大享明堂大赦　八年上不豫大赦

帝在位久明於人之情僞尤惡人訐陰事一時士大夫亦習為惇厚而小人乘間密上書疏過失又數按人赦前事翰林學士張方平言中外官多發人積年罪狀及奏劾事輒請不以赦原咸快一時之小忿失天下之大信自今有類此者請以故違制書坐之其後御史呂誨復以為言詔曰比者中外多上章言人過失暴揚難驗之罪告案無證之辭或外託公言內緣私忿詆欺曖昧苟陷善良又赦令者所以與天下更始而有司多舉按赦前事殆非信命令重刑罰使人洒心自新之意也自今有上章告人罪及言赦前事者訊之至於言事之官宜務大體非關朝政自餘小過細故勿須察舉

英宗即位大赦　治平二年郊大赦　三年大赦

仁宗世大赦二十二曲赦五德音十五錄繫四五十八英宗世大赦二德音三錄繫四七其赦常赦所不原罪唯仁宗英宗即位及明道中太后不豫行之然明道所行人以為濫既而詔殺人者雖會前赦皆刺隸千里外牢城世或謂三歲一赦於古未有景祐中言者以為三王歲親祀圜丘未嘗輒赦自唐兵興以後事天之禮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蕩亂獄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不能自新將復為惡不能無怨將悔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長惡政教之大患也願罷三歲一赦使良民懷惠凶人知禁或謂未可盡廢即請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有過誤者引而赦之州縣須詔到倣此疏奏朝廷重其事第詔自今罪人情重者毋得一以赦免然亦未嘗行

神宗即位大赦　詔曰夫赦令國之大恩所以蕩滌瑕穢納於自新之地是以聖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捃摭吏民興起訟獄苟有詿誤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誼使吾號令不信於天下其申詔內外言事按察官司毋得依前舉劾具按取旨否則科違制之罪

知諫院司馬光上言竊惟按察之官以赦前事興起獄訟枉繫平民及以輕淺之罪奏乞不原聖恩禁之誠為大善至於言事之官事體稍異恐難以一例指揮何則御史之職本以繩按百辟糾擿姦邪之狀固非一日所為國家素尙寬仁數下赦令或一歲之間至於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則其可言者無幾矣萬一有姦邪之臣朝

廷不知誤加進用御史欲言則違今日之詔若其不言則陛下何從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箝口偷安姦邪得以放心不懼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國家之長利也請追改前詔刊去言事兩字光論復數至再帝諭以言者好以赦前事誣人光曰若言之得實誠所欲聞若其不實當罪言者帝命光送詔於中書

熙寧元年郊大赦　四年大享明堂大赦

七年帝以旱欲降赦時已兩赦王安石曰湯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若一歲三赦是政不節非所以弭災也乃止

續通典八年編定廢免人敘格常赦則郡縣以格敘用凡三期一敘即期未滿而遇非次赦者亦如之

七年郊赦　八年彗出大赦　十年郊赦　元豐三年大享明堂赦　五年景靈宮成大赦　六年郊赦

大理少卿劉賡言赦書以赦降日昧爽以前為限非次恩霈人難預期請依德音例以赦到日為限從之

八年上不豫大赦　立皇太子大赦

通考哲宗即位大赦　元祐元年大享明堂赦

門下省言當官以職事曠癉雖去官不免猶可言至於赦降大恩與物更始雖劫盜殺人亦蒙寬宥豈可以一事差失負罪終身今刑部所修不以去官赦降原減條所留尚多所刪尚少請更刪改存留從之

四年大享明堂赦　七年郊大赦　八年赦

門下侍郎韓維言請自今每近郊赦令刑部大理寺開封府並依當時決遣獄訟不滅日限其情重難釋者別為一等奏斷從之

紹聖二年大享明堂赦　四年四月西邊進築赦陝西河東　九月彗出氐赦　元符元年郊赦　二年以西邊進築畢功赦陝西河東　三年上不豫大赦

中書省言元祐編敕惟傳習妖教託幻變之術及故盜決河堤堰不以赦降原減餘犯一再遇非次赦或兩經大禮者聽從原免元符新敕刪去遂使犯法者無由自新詔依元祐法

徽宗卽位大赦元符三年正月　四月皇太子生大赦　建中靖國元年郊赦　崇寧二年大赦　三年郊赦　五年彗出西方赦　大觀元年正月大赦　九月大享明堂赦　二年受八寶赦　四年五月星孛奎婁大赦　十一月郊赦

政和元年受元圭大赦　三年四月赦梓夔路　十一月郊赦　四年祭地赦　五年立皇太子赦

知興仁府夏鰭言諸路奏獄有因祖父母爲人所毆而子孫毆之以致死者並坐情理可憫奏裁多免流配若遇赦則不復奏裁卽作鬬殺情理減等流配是不遇赦者爲幸遇赦者爲不幸請自今雖遇赦亦令奏裁從之

六年上玉皇號大赦　修京西大內成赦京西路　十一月郊赦　七年大享明堂赦　重和元年受定命寶大赦三月赦四川及陝西河東　九月大享明堂赦　十一月改元大赦　宣和元年赦陝西河東　三年討方臘大赦　方臘平赦江浙淮南等路　四年郊赦　五年入燕赦兩河燕雲路　六年大赦　七年五月赦山東河北十一月郊赦

欽宗卽位大赦　靖康元年五月赦河北

神宗大赦凡十一卽位覃恩一南郊四明堂一[illegible]二景靈宮成奉安一帝不豫祈福一立皇太子一曲赦凡十一兩京鄭州河陽以山陵畢功河北諸州以水災地震西京[illegible]安二后神御河東陝西以師旅熙河秦鳳以恢復而熙河獨再廣東西湖南以交趾平潁昌府以帝藩邸受封梓州路以夷人平德音凡八以冬無雪以皇子生以日食正陽之月者再以奉安中太一以慈聖光獻皇后弗豫以山陵復土以四后升祔親錄在京繫囚凡十五及諸路者一及西京者二哲宗大赦凡八卽位覃恩一南郊二明堂三太皇太后不豫一星變一帝不豫一德音凡九兩京畿河陽以永裕陵復土西京以修奉應天禪院會聖宮影殿成兩京畿河陽鄭州以宣仁皇后山陵復土陝西河東兩路以西邊進築九城以建西安州而連雪久陰上淸儲祥宮成受傳國寶皇子生皆及天下徽宗大赦二十六卽位覃恩一南郊八明堂三皇子生親謁原廟九鼎成星變二受八寶受元圭立皇子上玉皇尊號受定命寶太一宮成罷方田收復燕雲曲赦十四荆湖北路以平荆湖猺賊熙河秦鳳永興軍路以收復湟州熙河蘭湟路以撫定鄯廓熙河陝西河東京西路以興復解鹽池寶廣西以郎康居之屬納土熙河蘭湟秦鳳永興

軍路以關陝西疆土四川以平西南夷淮南西路以平淮南賊陝西河東路以破西夏陝西河東路以夏人納款河北河東路以收復燕京燕山府雲中路德音二十七西京畿內以日食以皇太后罷同聽政兩京畿河陽鄭州以永泰陵復土以陞端州為肇慶府以皇太后服藥以日食正陽之月兩京畿河陽以欽聖憲肅皇后園陵復土西京畿內以景靈西宮成西京畿內河陽鄭州以欽成皇后園陵復土西京畿以哲宗神御殿成西京畿內以延福宮火以陞澶州為開德府眞光壽舒和宿泗楚揚亳蘇常湖潤杭秀越潁徐拱州高郵無為軍江寧潁昌府河南應天府及陳留縣管內以妖賊張懷素平兩京河陽鄭州以帝疾康寧以收復溱播州梓夔路兩京畿河陽鄭州管內以昭懷皇后園陵復土河北京西京東路以修三山河橋成兩浙江東福建淮南路以方臘伏誅京東河北路以盜賊而北郊凡三以禁中神御成以皇帝元命之月以神霄宮成皆及天下欽宗大赦二即位覃恩金國講和德音一河北路以金人出境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卽位於南京大赦改元　六月以皇長子生大赦

右僕射李綱言登極赦獨遺河東北而不及勤王之師夫兩路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勤王之師雖未嘗用然在道半年亦已勞矣況疾病死亡者不可勝數恩恤不及後復有急何以使人上嘉納故此赦於二者特詳

二年十一月郊赦　三年二月上如杭州大赦　三月苗傅劉正彥叛請太后聽政大赦　四月上復位大赦　四年三月以虜退大赦　紹興元年正月上在越州大赦改元　九月大享明堂大赦　二年九月以彗出大赦　四年大享明堂大赦　七年大享明堂大赦　九年正月以大金講和大赦　十年大享明堂大赦　十二年以皇太后至臨安大赦　十三年郊赦　十五年四月以彗出東方大赦　十六年郊赦　十九年郊赦　二十二年郊赦二十五年郊赦

右正言淩哲言陛下深念比年臣僚有緣誣告不測之罪投竄遐裔無路自明迺因郊祀赦曠然與之昭雪或除罪籍或復元官寃憤既伸萬物吐氣甚盛德也至於姦贓狠籍已經按治蹟狀顯著人所共知者亦復巧飾詞理公肆誕謾咸以違忤權臣為辭今陛下方開公正之路小人乃欲啟僥倖之門此正清議之所不容也又況此曹

嗜利之人與生俱生未易悛革倘復齒仕途再臨民社且益務掊尅以殘虐吾民其害將又甚於前日矣請特詔有司應自今陳雪過名之人並須檢會元犯事因如係贓罪已經勘劾者乞止依元斷條法施行詔刑部看詳本部言命官犯罪若元因論訴按發鞫勘贓證結錄別無番異者並欲具元斷因依告示其餘特放罪或因緣連坐之人後來有司看詳委有寃抑者卽行開具因依申取朝廷指揮從之

二十八年郊赦　二十九年以太后不豫大赦　三十一年大享明堂赦　十二月以虜渝盟上親征赦新復州軍

孝宗受內禪卽位大赦　隆興二年十一月赦沿邊諸州　乾道元年正月郊赦　八月立皇太子大赦　三年七月以皇太子疾大赦　十一月郊赦　六年十一月郊赦　七年二月立皇太子大赦　淳熙二年行上皇慶壽禮大赦　三年十一月郊赦　六年大享明堂赦　九年大享明堂赦

大理卿王佾之言近以民間詞訴官司按劾多有連及赦前事者復送有司根勘如此則與不曾經大赦無以異非所以示信也請降指揮應今後送所司推勘者只合將大赦後罪犯依法結斷若所犯在大赦前苟非惡逆以上並不許推究從之

十年行太上皇帝慶壽禮赦　十二年郊赦　十三年行上皇后慶壽禮赦　十四年上皇違豫大赦　十五年大享明堂大赦

光宗受內禪大赦　紹熙二年郊赦

殿中侍御史張釜言國家三歲一郊霈曠蕩之澤以幸天下德至渥也然赦文與令甲牴牾者有失參考乞預飭省部令將各按具到赦文內合行事件逐一比照見行條法法意寬而條或從窄則改定赦文令捨窄而就寬赦文本寬而法或從窄則明載赦書令捨法而從赦毋令引法以沮赦毋令因赦以傷恩如此則國家曠蕩之澤不爲虛文從之

續通典　五年九月（時寧宗已卽位）尚書省契勘一歲之間二行赦放恐有凶惡累犯之人指恩作孼內曾犯徒流罪已經登極赦恩免後再犯以情理深重者別聽朝廷指揮其指揮與赦文同降但以白紙連書于黃牒前蓋前所未有

也

五年壽皇不豫赦天下

寧宗七月即位赦天下

通考慶元三年十月以冬雷赦　十一月郊赦　六年八月以太上皇違豫赦　九月祭明堂赦　嘉泰三年十一月郊赦　開禧二年六月以北伐曲赦泗州　九月祭明堂赦　三年四月以誅吳曦曲赦四川　五月以皇太后違豫赦天下　十一月以立皇太子赦天下　嘉定二年祀明堂赦天下　五年郊赦　八年祀明堂赦　十一年祀明堂赦　十四年祀明堂赦　十五年受玉寶大赦　十七年上違豫赦

續通考宋寧宗嘉定十七年閏八月理宗即位大赦九月祀明堂大赦　寶慶三年十一月南郊大赦　紹定三年九月祀明堂大赦　四年正月帝詣慈明殿行慶壽禮大赦　五年十月以星變大赦十二月皇太后違豫大赦　六年九月祀明堂大赦　端平三年九月祀明堂大赦　嘉熙三年九月祀明堂大赦　四年二月大赦　淳祐二年九月祀明堂大赦

三年七月臣寮奏乞今後疏決先期降旨犯罪在指揮前許引用恩赦如指揮後有犯雖有停決不在原減之數其合引赦人不許於停決前輕行斷遣如或違戾並從故出入人罪條制施行令刑部詳度上於尚書省

五年九月祀明堂大赦　八年九月祀明堂大赦　十一年九月祀明堂大赦　寶祐二年九月祀明堂大赦　五年九月祀明堂大赦　景定元年皇太子行冊禮大赦九月祀明堂大赦　五年十月帝有疾大赦

理宗大赦凡二十別有德音二京湘沔州軍縣鎮以詔悔開邊責已四川等州縣府縣鎮以被兵及轉輸勞役

是月度宗即位大赦　咸淳五年祀明堂大赦

邱濬曰赦之初設爲眚災也後世相承不能復古然曠蕩之恩如雷雨之施不時而作使人莫可測知可也宋人爲之常制而有定時則人可揣摩以需其期非獨刑法不足以致人懼而赦令亦不足以致人感也

遼太祖神冊元年二月上尊號建元大赦　天顯元年二月以渤海平改元大赦

太祖大赦凡二又赦殊死以下二一渤海國內一天贊二年軍前

二年十一月太宗即位上尊號大赦　會同元年十一月上尊號改元大赦　大同元年正月建國號大遼改元大赦

太宗大赦凡三又曲赦繫囚一以在涼陘觀市

世宗天祿元年九月即位大赦　三年正月肆赦

穆宗應曆十一年六月赦

穆宗赦一又曲赦一釋囚二俱以生日又曲赦京畿囚一

景宗保寧元年二月即位改元大赦　乾亨元年十一月改元赦

四年九月聖宗即位十月始臨朝上尊號大赦　統和元年六月以上尊號大赦　二十四年以上尊號大赦　二十七年十二月以皇太后不豫肆赦　開泰元年十月以上尊號改元大赦　六年九月以皇太子生大赦　太平元年十一月以上尊號大赦

聖宗大赦凡七又曲赦二一以觀市赦中繫囚一以至上京赦畿內囚

十一年六月興宗即位改元大赦　重熙元年十一月以上尊號改元大赦　四年十月行柴册禮於白嶺大赦　八年十一月以皇太后行再生禮大赦（按禮志再生儀凡十有二歲一舉行於禁門北除地置室皇帝詣室三過岐木之下而臥於其旁羣臣進襁褓綵絡等物若初生時然皇帝起拜先帝諸御容遂宴羣臣蓋遼祖蘇爾威汗制此禮以發嗣君孝思而其後皇太后亦行之也）　九年三月以應聖節大赦　十年十月以皇子生肆赦　十一年十一月以上尊號大赦　十六年四月以皇太后疾愈肆赦　二十年十二月以皇太后行再生禮肆赦　二十三年十一月以上皇太后尊號大赦　二十四年八月帝不豫大赦

興宗大赦凡十一又曲赦凡六一以幸南京赦析津府境內囚一以聖宗在時生辰一以應聖節並赦徒以下一以開泰寺鑄銀佛像赦在京囚再以皇太弟重元生子赦死罪以下一赦行在及長春鎮北二州徒罪以下又德音凡四一以樞密使蕭孝忠薨一以應聖節一以皇太后疾愈一以燕趙國王洪基疾愈又釋役徒凡二一臨潢

文瀾書局石印

附一役徒限年者

道宗清寧元年八月即位改元大赦　二年十一月上尊號大赦　四年三月肆赦　十一月受大册禮大赦　咸雍元年正月以上尊號改元大赦　八年十二月以坤寧節大赦　十年十二月以明年改元大赦　太康二年三月以皇太后崩大赦　大安五年十一月燕國王延禧生子大赦　九年十月燕國王延禧生子肆赦

道宗大赦凡十又曲赦凡五一以應聖節赦百里內囚一以太皇太后不豫赦行在五百里內囚一以皇太后行再生禮赦西京囚一以爲燕國王延禧行再生禮赦上京囚一赦三百里內囚又赦凡六一以聖宗在時生辰赦上京囚一以南京地震赦其境內一以行再生禮一以明年改元並赦雜犯死罪以下又德音凡二一以皇太子行再生禮一以明年改元又曲赦從徒凡五一西京一春州一泰州一奉聖州一中京蔚州又曲赦南京徒罪以下囚

乾統元年正月天祚帝即位二月改元大赦　三年十一月上尊號大赦　六年十一月行柴册禮大赦　保大元年正月改元大赦

天祚帝大赦凡四

續通典金太祖天輔七年二月大赦詔安巴貝勒曰郡縣今皆撫定有逃散未降者已釋其罪更宜招諭之

十年二月大赦

續通考時先曲赦平州以遼平州節度使時立愛降故也

太宗天會元年九月即位改元大赦中外　十年十月以天清節大赦

十四年正月熙宗即位十二月詔明年改元大赦　皇統元年正月受尊號改元大赦　二年二月以皇子生赦中外　五年十二月赦　九年五月以天變肆赦　十月大赦

熙宗大赦凡六又曲赦一以太白經天赦畿內

十二年海陵篡立改元大赦　貞元四年二月改元大赦

世宗大定元年十月即位改元大赦

續通典大定二年詔前戶部尚書梁球等安撫山東百姓招諭盜賊凡避賦役在他所者並令歸業無問罪名輕重悉與原免

三年詔吏犯贓罪雖會赦不敘

五年日者孫邦榮告西京留守壽王京謀逆鞫實特免死杖之除名嵐州安置既而其兄德州防禦使文復謀反免其緣坐仍以資產賜其兄之子約爾珠

通考十一年十一月有事於圜丘大赦

次年尚書省言內邱令富察台布自科部內錢立德政碑復有餘錢二百餘貫罪當除名今遇赦當敘仍免徵贓上以貪僞勿敘且曰乞取之錢若以赦原予者何事自今可並退還其主惟應入官者免徵

續通典十七年詔海陵時大臣無辜被戮家屬籍沒者並釋爲良

通考十九年十一月以改葬昭德皇后大赦　二十七年以皇太孫受册赦　二十八年十二月上不豫赦天下

世宗大赦凡五又曲赦凡二一行次東京赦百里內徒以下一赦會寧府又德音一以安撫山東

二十九年五月章宗即位以世宗祔廟禮成大赦　明昌四年八月大赦　承安元年十一月有事於南郊改元大赦　泰和三年五月以定律令正士德鳳凰來皇嗣建大赦

章宗大赦凡四又曲赦一以如冰井赦西北路又赦凡二一以山東路災一唐鄧潁蔡宿泗六州一鳳成西和階山五州又德音凡四一以河北山東旱一以羣臣累上尊號不受一以皇子生一以邊事定

衛紹王大安元年正月改元大赦　三月道陵禮成大赦　崇慶元年正月改元赦

衛紹王大赦凡三又曲赦凡二一以大旱赦西京太原兩路一西京遼東北京

宣宗貞祐元年九月即位改元大赦　二年三月赦國內　四月赦國內　三年八月大赦　四年十月祔享禮成赦　興定元年九月改元赦國內　二年十一月大赦　六年六月大赦　八月以彗星見改元大赦

通考元光二年二月大赦

宣宗大赦凡十又曲赦凡十一 赦彰德府境內一 以南遷一 中都路再山東路山遼東路一 招撫北京作亂者一

中都河北等路一 河東南北路一 陝西路以地震一 山東西路一 東平府以伐宋一 河南路以旱災又德音一 以

京畿不雨

十二月哀宗即位詔赦中外 正大元年四月宣宗祔廟大赦中外 八年四月赦 九年正月改元肆赦 四月

又改元肆赦

哀宗大赦五又赦六再以旱一 以夏全降赦諸路從宋及淮楚官夫軍民一 赦陝西東西路一 赦河朔一 以入歸

德赦在府囚又曲赦一 蔡州管內雜犯以下

續通典 元太宗初中原甫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令耶律楚材議請赦宥衆以爲迂楚材獨從容爲帝言

詔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

續通考 十三年二月帝有疾詔赦天下囚徒

憲宗二年十二月大赦天下

世祖中統元年五月以額哷布格反詔赦天下 至元元年八月以改元大赦天下

十年五月詔天下獄囚除殺人者待報其餘一概疎放限以八月內自至大都如期而至者皆赦之八月前所赦

諸路罪囚自至大都者凡二十二人並赦之

十三年九月以平宋赦天下 二十一年正月以上尊號大赦 二十五年正月大赦 三十年十月赦天下

世祖大赦凡六別有釋罪輕者二一赦京繫囚一赦囚徒黥其面者一減天下罪囚一釋天下非殺人抵罪囚一

釋諸路死罪以下囚

趙天麟上策曰赦者欲以蕩滌瑕穢與民更始以貿罪者言之則爲莫大之深恩以致治者論之則非太平之常

事也近世以來郊天祀宗建儲立后未有不肆赦者僥倖之子逆知期會能不啟非濫之心哉養稂莠於良田縱

豺狼於當道獨不念害嘉穀而傷平民乎又況大赦之後奸邪未嘗衰止朝脫囹圄夕攖縲絏其不能承化自新

亦已明矣夫當罪而宥之當殺而生之亦猶來暄風於霜雪之辰行春令於秋冬之際如此而欲天道之成臣不知其可也伏望陛下信賞必罰無肆赦宥使上下有紀內外絕倖則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矣

三十一年四月成宗即位大赦天下　大德元年二月改元赦天下　六年三月詔赦天下

續通志　七年左丞相達爾罕言僧人修佛事畢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妾殺夫者皆指名赦之生者苟免死者負冤於福何有帝嘉納之

續通考　九年二月詔赦天下　六月以立皇太子詔赦天下

成宗大赦凡五又德音凡二一頒寬令一以災異又釋囚凡七又以有疾釋重囚一又用帝師奏釋大辟及杖以下者二　按元世西僧每歲為佛事必請釋輕重囚徒以為福利謂之都勒幹豪民犯法者皆賄賂之以求免雖大臣有罪莫不假是逭其誅迨仁宗延祐元年始以僧人作佛事擇釋獄囚命中書審察又功德使額珠沁以佛事奏釋重囚帝不允時御史臺亦言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釋重囚外任之官身犯刑憲輒營求內旨以免罪請革其弊制曰可六年皇姊大長公主以作佛事釋全寧府重囚二十七人勅按問全寧守臣何從不法仍追所釋囚還獄若仁宗者可謂善守憲典者矣然而終元之世故事相沿迄不能革壞法長奸弊政未有甚於此也

十一年五月武宗即位於上都大赦天下　十二月以明年改元赦天下　至大二年二月以受尊號大赦　十月以饑疫旱蝗相仍大赦中外　三年十月以皇太后受尊號赦天下　四年正月帝不豫赦天下

武宗大赦凡六又曲赦御史臺見繫犯贓官吏一又以皇太后有疾釋大辟百人

三月仁宗即位大赦天下是月命毋赦十惡大逆等罪　皇慶元年十月赦天下　延祐二年十一月以星變赦天下

仁宗大赦凡三又釋囚凡四一以改元一以天壽節再以作佛事又曲赦大都路大辟囚一入并流以下罪一又遣使分道減決笞以下四

七年三月英宗即位大赦天下　十二月以明年改元赦天下

英宗大赦凡二又曲赦金城縣囚徒一又釋囚凡三

至治元年九月泰定帝卽位大赦天下　二年閏正月大赦天下　三年十一月以地震赦天下　四年閏九月以災變赦天下

泰定帝大赦凡四又赦　都笞罪以下一釋笞罪并輕罪流人一為三宮祈福曲赦重囚三十八人一以修佛事釋重囚一以改元釋三歲不决疑獄一

致和元年文宗卽位改元大赦天下　十二月赦天下二年八月帝復卽位大赦天下

時勑使者頒詔赦率日行三百餘里既受命逗遛三日及所至飲宴稽期者治罪取賄者以枉法論

至順元年十二月以郊祀禮成大赦天下　三年六月以伊嚕特穆爾等罪詔告中外赦天下

文宗大赦凡五又以親祀太廟釋三年不决獄囚一又以作佛事釋囚四者再

十月寗宗卽位大赦天下

四年六月順帝卽位大赦天下　元統二年八月以星變赦天下　十月以皇太后上尊號赦天下　至元元年七月誅各里等詔赦天下　十一月以改元赦天下　四年正月以地震赦天下　至正三年十一月以郊祀禮成大赦天下　六年閏十月赦天下　十年四月赦天下　十三年六月以立皇太子大赦　十五年十二月以天下兵起下詔罪已大赦天下　十七年二月以征河南大捷詔赦天下　二十一年正月赦天下　二十三年三月大赦天下　二十五年七月大赦天下

順帝大赦凡十五又初卽位依皇太后行年之數釋罪囚二十七人一又以帝師請釋囚一以皇太子修佛事釋囚一

明制凡有大慶及災荒皆赦然有常赦有不赦有特赦十惡及故犯者不赦律文曰赦出臨時定罪名特免或降減從輕者不在此限十惡中不睦又在會赦原赦之例此則不赦者亦得原若傳旨肆赦不別定罪名者則仍依常赦不原之律

凡停刑之月自立春以後春分以前停刑之日初一初八十四十五十八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凡十

日

凡牢獄禁繫囚徒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廢疾散收輕重毋混雜枷杻常須洗滌席薦常須鋪置冬設暖匣夏備涼槳無家屬者日給倉米一升冬給絮衣一件夜給燈油病給醫藥有官者犯私罪除死罪外徒流鎖收杖以下散禁公罪自流以下皆散收司獄官常拘鈐獄卒不得苦楚囚人提牢官不時點視

續通典太祖置政平訟理二牌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牌宣德意遣之

續通考太祖吳元年七月以雷震宮門獸吻赦中外罪囚　後洪武十三年五月雷震謹身殿英宗正統八年五月雷震奉天殿鴟吻十四年六月南京謹身諸殿災天順元年七月承天門災孝宗弘治十一年十二月清寧宮災世宗嘉靖二十年四月九廟災俱詔赦天下

洪武元年八月以元都平大赦天下　詔赦殊死以下毋非時決囚

二年十二月詔臨洮將士之亡匿山谷者罪無大小並行赦

三年正月吏部請謫有罪於儋崖不許　帝曰前代謂儋崖爲化外以處罪人朕今天下一家若有風俗未淳宜吏擇良吏治之豈宜居罪人耶

五年八月命中書省凡指揮千戶鎮撫以罪謫在軍伍或降爲巡檢者悉令赴京仍錄用之其見犯者令從征立功贖罪

九月定赦款事例

先是帝諭中書省曰凡犯贓罪者罪雖已赦仍徵其贓赦文內有云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之類其詳定以聞至是刑部議凡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主使謀故殺人及强盜蠱毒厭魅不赦外其餘輕重咸赦有以赦前事相告訐者抵罪若係官錢糧事須推究罪雖遇原依律改正徵收民間戶婚田產錢債雖已經赦應合改正歸還者並聽追理凡今後官吏受贓遇赦免罪贓並追納其在赦前犯贓事發懼罪逃避及革後發落依律追究奏上制從之

七年十一月詔分別應赦諸人

詔曰古人謂赦乃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朕爲生民主恐悖理乖仁脫凶頑於僥倖長奸佞於姑息有乖聖人明刑愼罰之意中書其陳獄囚若果眞犯但笞罪以上俱名不原其餘詿誤過失因入致罪者悉皆宥之

八年正月釋請代父受杖者罪

時山陽縣民有父得罪當杖請以身代帝以出於至情特釋之後十一月杭州民有罪律當杖戍其子請代帝亦釋之十五年九月北平民以誣逮其子訴於刑部法司坐以越訴帝曰子訴父枉出於至情不可加罪二十五年天策衛卒吳英父繫獄英詣闕自陳願沒入爲官奴以贖父罪帝曰汝之情固可矜但平時何不勸父使不犯法姑念爾愛父之至屈法宥之

十四年九月敕刑部自今惟十惡眞犯者決之如律其餘雜犯死罪皆減死論

十五年正月諭刑官方春萬物發生而無知之民有犯法至死者雖有決不待時之律然於朕心有所不忍其犯大辟者皆減死論

五月命刑官凡獄囚貧不能自給者人日給米一升

續通典二十年左都御史詹徽言軍人有犯當杖其人當兩得罪而免宜并論前罪誅之帝曰前罪既宥復論之則不信矣命如律

續通考二十八年六月諭羣臣禁黥刺剕劓閹割之刑

大政紀曰刑部尚書開濟議法巧密詔戒之曰刑罰禁民爲奸使之遠罪非以陷民也汝張密法以罔民無乃用心太刻夫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山而田禍及麛鷇巧密之法百姓其能免乎非朕所以望汝也又刑法志曰帝數宣仁言不欲純任刑罰參政楊憲欲重法帝曰求生於重典猶索漁於釜得活難矣御史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帝曰不然古人制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而民不犯秦有鑿顚抽脅之刑而囹圄成市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又嘗謂尚書劉唯謙曰仁義者養民之膏粱刑罰者懲惡之藥石舍仁

義而專用刑罰是以藥石養人可謂善治乎帝之德念如此

三十一年閏五月惠帝即位大赦天下　七月詔行寛政赦有罪　十二月釋黥軍及囚徒還鄉

成祖永樂元年五月宥死罪以下遞減一等　及五年八月錄囚命雜犯死罪減等論戍流罪以下皆釋之

三年六月定文官三犯杖者如律正罪　大理卿呂震言近例官犯杖罪者記罪還職停俸三月蓋使之改過自新乃玩法者恃恩輕犯不正其罪無以示懲請自今有再犯者論如律帝曰再犯仍宥之三犯如律

四年八月宥强盜初犯不寘重法　時侍臣有言用刑太寛强盜初劫人者多謫戍邊不寘重法何以示懲帝曰好善惡惡人情皆同豈本心樂於爲惡或迫於饑寒不得已爲之且爲不善者能改過爲善聖人未嘗絶之朕憐其初出於不得已又冀其終能改過耳若再犯必不宥矣

五年六月詔自永樂二年六月後犯罪去官者悉宥之

五年八月錄囚雜犯死罪減等流以下釋之

續通考七年三月詔起兵時將士及北京效力人民雜犯死罪咸宥之充軍者官復職軍民還籍伍

續通典八年二月皇太子錄囚奏貰雜犯死罪已下報可

續通考十一年御北京新殿大赦天下　詔曰今宮殿告成朕欲正朝祗事天地宗社懋圖治理嘉與維新宏敷寛恤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

十三年正月釋工作囚徒　先是命出繫囚輸作贖罪既而多亡者有司請捕之帝曰此皆衣食空乏出於不得已遂命見役者俱還家其釋四千九百餘人

七月命法司自今武職官犯杖罪以下繫獄者有疾許出就醫藥著爲令

十九年還都北京大赦天下

二十二年十一月仁宗時已即位赦建文奸黨族屬還家仍以其田產給之　帝語侍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也宜從寛典明日御札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

家爲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爲民給還田土凡前爲言事失當謫充軍者並宥之

續通志頒赦令三十五條皆楊士奇代草盡除永樂年間弊政凡不便于民者皆援恩詔革除之凡以赦前事言人罪者即坐以所告者罪

宣宗宣德二年十一月以皇長子生大赦天下　後世宗嘉靖十二年八月皇子生十五年十一月皇子生神宗萬歷十年九月皇長子生三十三年十二月太子生第一子熹宗天啟三年閏十月皇子生莊烈帝崇禎二年二月皇長子生俱詔赦天下

續通考五年二月頒寛恤之令

七年三月令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　時吏部奏第二甲進士王懋應授從七品官其兄嘗爲御史以誤決死囚抵罪懋乃極刑家屬當罷不錄帝曰士勤苦學問始登一第棄之可惜朕記憶皇祖時一進士以極刑家屬當罷念其成材之難特命吏部錄用此故事也其以懋爲州判官　八年十二月諭法司宥京官過犯

英宗正統六年十一月乾清坤寧二宮奉天華蓋謹身三殿成大赦

十一年二月詔恤刑獄

續通典大理卿俞士悅以鬬毆殺人之類百餘人奏聞請宥俱減死戍邊

續通考十四年十二月（時景帝已即位）大赦　以尊母妃爲太后立妃爲皇后也

景帝景泰元年八月以上皇還京詔赦天下

三年十二月命婦人犯死罪蒙恩審錄當宥死者皆杖八十釋之　從都御史王文等請也

五年五月立皇太子大赦天下　後憲宗成化七年十一月孝宗弘治五年三月世宗嘉靖十八年二月穆宗隆慶二年二月神宗萬歷二十九年十月册立太子皆詔赦天下

七年五月以彗星見詔赦天下　後成化二十一年正月以星變詔赦天下

英宗天順元年四月命給監候囚犯米日一升　時都御史耿九疇以此奏請帝曰淹囚待勘日久家鄉離遠不能

無饑瘓者其如所請給之

十月釋建庶人文圭　文圭建文帝少子也成祖幽之中都號為建庶人帝憐其無罪久繫釋之

五年七月以平反賊曹吉祥等詔赦天下

憲宗成化元年正月詔釋戍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各回原籍王文子宗彝于謙子冕謙壻朱驥並放回籍

十月刑部以萬壽聖節在邇請先將輕囚續放從之

十一月申明赦例　時法司會奏遵旨帝命人命故殺者不宥餘皆宥之犯在十惡者罪雖輕亦不可宥官吏貪淫事無顯跡證佐者具奏區處邊遠為民者自天順元年為始於謫所成家業不願回者聽有犯贓追未完者悉免之

續通典　帝自初即位赦三法司中外文武羣臣除贓罪外所犯罪名紀錄在官者悉予湔滌其後歲以為常

續通考　六年八月以旱澇相仍詔除真犯死罪不宥軍徒以上降等發落杖以下悉寬宥　後武宗正德五年三月以禱雨釋囚四月詔赦天下　十一年二月禁酷刑　祭酒周洪謨言天下有司聽訟輒用夾棍等刑具百姓不勝苦楚請勅法司禁約除人命強盜竊盜奸犯死罪須用嚴刑其餘止用鞭扑違者風憲官錄其酷暴以備考劾詔可後嘉靖五年六月帝戒諭問刑官自今有嚴刑死傷人者降革如法上官容縱不即參究者罪如之

十二年令有司買藥餌送部又令廣設惠民藥局療治囚人

二十一年正月申明淹禁罪囚之條

時大理卿田景暘言內外刑獄展轉委復有至三五年不成獄者淹繫無辜多至瘐死宜令情輕者皆親鞫不得轉奏詔如議

孝宗弘治十八年八月（時武宗已即位）上兩宮尊號詔徒流以下悉宥其罪

後嘉靖三年四月以加聖母及本生父母尊號詔徒流以下悉宥其罪十五年閏十二月加兩宮徽號詔大赦天下

武宗正德十四年令囚犯煤油藥料皆設額銀定數
十六年三月頒遺詔於天下釋繫囚還四方
八月時世宗已即位刑部奏今歲當差官審錄若即行奏決恐有辜䘏典請姑停一年俟明秋舉行報可
世宗嘉靖四年二月詔內外理刑官毋淹禁輕罪
凡輕罪獄成各即放遣其應追贓無產者多則散羈嘗納少則奏請裁奪毋淹禁無辜以干天和
六年令每歲冬給囚綿衣褲各一事提牢主事驗給之六月命恤囚獄
給事中周瑯言律令所載凡逮繫囚犯老病必散收輕重以類分枷杻薦席必以時飭涼漿暖匣必以時備無家者給之衣服有疾者予之醫藥淹禁有科疏決有詔此祖宗良法美意宜勑臣下同爲奉行凡逮繫日月并已竟未竟疾病死亡者各載文冊申報長吏較其結竟之遲速病故之多寡以爲功罪而黜陟之帝深善其言
九年十一月祀南郊大赦天下 是時以大報禮成欽恤刑獄法司釋放罪囚一千八百五十五人又十七年祀南郊詔赦天下
十年七月令每年熱審并五年審錄之期凡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者皆減去一年永爲定例 從刑部請也又二十三年刑科羅崇奎言五六月間笞罪應釋放徒罪應減等者亦宜如成化時欽恤渙號例暫與蠲免至六月終止南法司亦如之報可
二十四年七月安列聖神主詔赦天下
十月命停刑 自九年舉秋謝醮免決囚後或因祥瑞或因郊祀大報停刑之典每歲舉行
四十三年以甲元建歲命停刑 刑法志曰帝雖屢停刑尤慎無赦廷臣屢援赦令欲宥議禮大獄暨建言諸臣益持不允及十六年同知姜輅酷殺平民都御史王廷相奏當發口外乃特命如詔書宥免而以違詔責廷相等末年主事海瑞上書觸忤刑部當以死帝持其章不下瑞得長繫穆宗立徐階緣帝意爲遺詔盡還諸逐臣優恤死亡縱釋幽繫讀詔書者無不嘆息云

穆宗隆慶元年八月申明赦款　從大理評事高文薦奏也

神宗萬歷元年五月詔慎刑獄

時刑科侯於趙疏請恤刑言匹婦含冤三年不雨苟一物之失所皆足上干天和今在監諸囚既無復生之理當恤其待死之日需索嚇詐獄卒不可不禁祁寒暑雨獄舍不可不修穢污叢積掃除不可不勤瘟氣傳染湯藥不可不時其未成獄者尤當詳審勿令兇殘之吏橫加箠楚羅織誣陷大小問刑衙門事無干涉勿得概繫老幼婦女非姦盜人命勿得輕用慘刑疏入遂有是命

九月以建元之始命停刑　後三年以京師地震命停刑六年以大婚慶典命停刑自後率以爲常

十二年二月釋建文諸臣外親之謫戍者

仁宗初即位已宥方孝孺等家屬爲民至是以御史屠叔明言始赦其外親後裔詔自齊泰黃子澄外其坐方孝孺等連及者皆免之於是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廣東得免者凡三千餘人

續通典莊烈帝崇禎十三年御史魏景琦論囚西市御史高欽舜工部郎中胡璉等十五人將斬忽中官本清銜命馳免因釋十一人

皇朝通志凡赦宥若犯十惡殺人盜係官財物及強盜竊盜放火發塚受枉法不枉法贓詐僞犯姦略人略賣和誘人口若姦黨及讒言左使殺人故出入人罪若知情故縱聽行藏匿引送說事過錢之類一應實犯雖會赦並不原宥其過誤犯罪及因人連累致罪若官吏有犯公罪並從　赦宥其　赦書臨時　欽定罪名特免及降減從輕者不在此限徒流人在道會　赦計行程過限者不得以　赦放有故者不用此律若曾在逃雖在程限內亦不放免其在途身死所隨家口願還者聽還徒安置人准此其徒流遷徙安置人已至配所及犯謀反叛逆緣坐應流若造畜蠱毒採生折割人殺一家三人會赦猶流者不在此限凡以赦前事告言人罪者以其罪罪之若干係錢糧婚姻田土等項罪雖遇　赦寬免事須究問明白凡　恩詔內開有軍流俱免之條其和同誘拐案內係民人改發煙瘴少輕地方者旣准寬免係旗下家人發遣爲奴人犯一體援免凡官員問擬徒罪

不論未已到配遇　赦減免令各督撫造具各部彙題存案其有關人命擬徒常犯遇　赦減等另冊報部
核辦不得與尋常徒犯按季冊報已直省偶值雨澤愆期應請清理庶獄除徒流等罪外其各案內牽連待質及
笞杖內情有可原者該督撫一面酌量分別減等一面奏　聞
天命六年釋遼陽繫獄官民　諭凡應死笞罰諸罪必追論其功有功則當死者贖當罰者免當笞者戒飭而
釋之功罪宜令相準其由武功授職者必行間獲罪乃革其官他罪皆贖若不由武功授職者視罪之輕重為斷著
為令
皇朝通考十年　詔赦國中死罪以下人犯
十一年赦漢官漢民罪奉　諭漢官漢民從前有潛逃及與姦細往來者事屬已往雖舉首不論
天聰元年　命寬盜犯時以歲饑盜賊劫殺所在多有諸臣請按律嚴懲　上惻然曰彼皆不得已而為
盜耳緝獲者鞭而釋之可也遂　命是歲讞獄姑從寬典
十年以受　尊號禮成大赦除十惡不赦外餘悉原之
崇德二年　皇子生大赦
五年以　萬壽聖節大赦
七年以　聖躬違和大赦凡重辟及械繫人犯俱令集　大清門外宣　諭曰爾等眾犯有罪應死者
有應責應罰者令俱釋爾罪其各改過自新毋再干國典
皇朝通志順治元年　諭凡命至重豈容一槩誅戮以後在京重大獄情詳審明　確奏請正法在外仍
明律斷罪如有恣意輕重等弊指　參重處
皇朝通考定鼎　京師　頒詔中外大赦天下
設恤刑官五年一差慎選廉明者居之　間每將擄殺不赦等罪紛紛互告是以　特諭凡偽官投誠及明降
賊官員并土寇為亂改過自新者咸赦前罪

二年飭內外刑官毋得淹滯獄犯御史趙開心奏言監犯淹滯可憫請
勅刑部遣司官五日一往速行審結並令直省撫按通飭有司除重罪宜加詳審外其餘十日卽與結案從之
四月又以陝西平定
詔赦該省罪犯
定盜賊分別免罪御史馬兆煃奏輦轂之下盜賊竊發及至捕獲少長盡置之法臣以為殲厥巨魁脅從罔治其老稚不能彎弓操刀者望加矜宥以廣罪人不孥之意從之
六月又以江寧平定
詔赦河南江北江南等處罪犯
定爭訟小事毋濫行監禁從山東巡撫丁文盛請也
十二月又赦偽官土寇前罪自流賊作叛以來民
三年以四川平定
詔赦該省罪犯
四年以浙閩平定
詔赦兩省罪犯
七月又以廣東平定
詔赦該省罪犯
申定赦例凡犯十惡殺人盜官財物及強盜竊盜放火發塚受贓詐偽犯姦略人略賣和誘人口姦黨讒言左使殺人故出入人罪知情故縱聽行藏匿說事過錢之數雖遇赦不原其過悞犯罪及因人連累官吏有犯公罪並從赦宥赦書臨時
欽定其特免及降減從輕者不在此限徒流人在道遇赦計程無故過限者不得以赦放若曾赦在逃雖在程限內亦不放免其逃者身死所隨家口願還者聽遷徙安置人準此其徒流遷徙安置人已至配所及謀反叛逆造畜蠱毒採生折割人殺一家三人緣坐應流者不在此限
五年恭奉
太祖高皇帝配
天並追尊
四祖考妣禮成
詔赦天下
定矜恤獄囚之例每日給倉米一升冬給綿衣一襲夜給燈油有患病者令醫生診視給藥並酌寬刑具
定熱審減等之例時以天氣漸熱飭刑部通察五城司坊順天府京縣各監犯分別減釋嗣於順治十年定每年小滿後十日內外直省一體舉行

皇朝通志八年　諭方今天時向熱宜行熱審之例令刑部通察刑獄五城司坊順天府京縣察監犯有無干牽連者即日釋放笞杖徒流次第減免死罪情可矜疑者奏請定奪

十二年　諭朕日覽三法司章奏議決重囚一日必五六人或十餘人念茲愚民兵戈災祲之後復罹法網深可憫惻稽古有虞之世民不犯於有司漢文帝唐太宗亦幾致刑措今犯法者眾豈果風俗日偷民盡愍不畏死與抑朝廷德教未敷故百姓從化無路歟或讞獄諸臣膠執爰書輕於失入歟又或所在有司不肯留心化導以致扞網紛紛歟干和召戾皆朕之責今後爾等問刑衙門遵奉此諭即將見在未結獄案悉心清理原情準法務求平允但不得故縱市恩仍傳諭各直省督撫申戒所屬慎重刑獄不得羅織刻覈郡邑長吏亟倡明教化使小民明於親遜之誼各愛身家毋輕抵罪自然獄案漸減囹圄可空以仰符　天心漸至太平未必不由於此若奉行不力負朕好生之意必不輕貸

皇朝通考十年　詔赦土賊等罪凡嘯聚山林劫掠道路曾爲土賊者無論人數多寡罪犯大小但能自首投誠盡赦前罪

十年又矜免死罪重犯時朝審重辟有張學者傷人應抵伊子玉兒泣請代死法司以　聞　上矜其請特免死遣戍遼陽行　諭後不爲例

十一年以　大婚禮成恭上　皇太后徽號　詔赦天下

增定熱審減等之例定例各省犯案在熱審之先到部者准行減等至是刑部奏准各省在熱審之時具題到部者雖過熱審之期亦准減等發落

十二年定卹刑事例凡卹刑官審錄罪囚有死罪可矜疑及事無證佐可結者具奏處置流徒以下減等發落充軍人犯除已經發解外其餘不分曾否詳允及雖經定衛尚未起解者逐一關送審錄內有應釋應減者會同巡撫酌量發落又軍罪有不用全律摘引例文及不分首從濫坐者如未發遣即附入矜疑疏內題請開釋雜犯死罪准徒五年者並已徒而又犯徒總徒四年者各減一半例應枷號就近釋放其餘流徒等罪各減等發落笞罪故免其贓

犯除侵盜官銀五十兩糧一百石以上者照舊監追如應還官銀不及五十兩並入官給主百兩以上各贓監追至五年或正犯身故逮及子孫勘無家產者奏請豁免其各處盤查坐贓追賠銀兩草束亦聽查勘正犯存亡家產有無具奏　裁奪

停止秋決以直省䘏刑官審錄未竣也嗣准左都御史龔鼎孳奏每遇䘏刑年內外一體停決

十三年以　乾清宮成　詔赦天下

又停在京秋決奉　諭朝審秋審係刑獄重典朕必詳閱招冊始末情法允協令死者無冤今決期伊邇朝審甫竣招冊繁多尚未詳細簡閱驟行正法朕心不忍今年著暫停秋決至明年九月　上以內外刑辟宜同一視命各省秋決亦暫停一次

定旗下官民死罪援免例滿洲蒙古漢軍官員有祖父伯叔兄弟陣亡及身出征負重傷者皆免死一次罪不至死者折贖強盜重犯不得援免

又以冊封　皇貴妃禮成　詔赦天下除十惡不赦等罪外其餘死罪皆減等軍罪以下咸赦除之在京朝審候決重犯及直省秋決重犯皆與減等發落

十四年恭奉　太宗文皇帝配　天禮成　詔赦天下

十五年以　皇太后聖體康豫　詔赦天下

十七年以地震歲祲　上省躬　詔赦天下

定正月停刑之例左都御史魏裔介奏正月係萬物發生之初應停止行刑以廣　皇仁從之

又　命監候各犯概從減等停止秋決以明年辛丑恭遇　皇太后萬壽節因有是　旨遂撤恤刑各官

定赦罪減等例刑部議覆給事中楊雍建疏言臣伏讀　上諭凡秋決各犯俱令減等第按律減死一等皆爲流罪而遞來則例不同法曹聚訟或主內流或主遠徙未有定論若概遵新例悉流邊遠非所以仰體　皇上矜

宥生全之意請　勅法司各照定例減等以廣　皇仁從之

十八年　上大漸　諭京城內除十惡外其餘死罪以下悉行放釋

又　聖祖仁皇帝御極　詔赦天下

又　命刑部審擬案內凡係現任官員應援赦者交吏兵二部議奏著爲例

又免被擄下海後投誠死罪刑部奏徐勝等下海旋經投誠仍按律治罪　上宥之並令凡有下海後投誠者照此例免罪

康熙二年免海賊案內罪犯刑部奏海賊入犯江南案內罪犯奉有　諭旨除康熙元年以前審結外餘從寬免今有先結案內干連緝獲人犯及未獲人犯應否一併寬免得　旨不論已結及告發者俱著寬免

四年　詔赦廣東地方官罪時廣東逆賊蘇利反叛地方官多罣罪戾　上以亂起倉卒與外來賊寇失於防禦者不同且該省旋卽將逆賊勦滅地方蕩平凡大小各官之罪俱著寬免

又以星變地震　上省躬　詔赦天下

七年以天旱寛釋輕罪御史黃敬璣疏言刑獄上關　天心今雨澤愆期請　勅內外刑官除重囚外其餘輕罪卽行保釋從之

八年申定各省熱審減等之例時以停遣䘏刑官　諭各省熱審時有非實犯死罪者量予減等如在京法司例

九年定軍流減等例凡軍罪遇熱審亦准減等軍流以下已經具題未奉　旨發落者皆准減等至十年又定直省罪犯在熱審之先具題到部之案遇熱審仍行減等其在熱審時具題之案雖過熱審之期到部者亦仍減等發落

定各衞軍犯赦後到配所者察明放釋在途遇赦者卽行題請從給事中王曰温請也

定徒罪援赦例刑部奏准旗人犯徒罪枷號日期未滿遇赦卽行釋放其民人徒犯已到配所遇赦者亦免走遷衣

定流徙人犯六月及十月正月俱停發遣例

十年以天旱　命刑部清理現禁現審人犯如有可矜疑者卽予減等發落尋免斬絞人犯死罪十一人

十一年定免死流犯有祖父母父母老疾家無次丁者照旗人例折枷存留養親之例

皇朝通志康熙十一年　諭刑獄重地人命攸關天氣炎熱亟宜清理雖熱審見有定例但已結大案見在監禁各犯久淹羈禁朕心惻然其令詳加審鞫有情可矜疑者卽與察明事由開列具奏

十二年　詔赦逆賊吳三桂屬下散處直隸各省不知逆情官員親族人等罪至十三年復　勅刑部將逆案干連人等情罪稍可矜疑者概行省釋

十三年　詔赦逆賊孫延齡所管人員親族人等罪

又　詔赦逆賊耿精忠屬下現任直隸各省文武官員罪

十四年復正月停刑之例先是順治十七年定正月停刑康熙元年此例停止至是給事中彭之鳳復請照例行從之

又　勅刑部速行審結罪囚　上以時值嚴冬不忍罪人久繫故有是　命

皇朝通考十四年五月　諭邇者天氣炎亢農事堪憂或因刑獄淹禁中有冤枉致干　天和亦未可知茲特遣閣臣會同三法司將已結重案逐一詳審有罪可矜疑者卽與察明事由開列具奏（十六年十九年二十五年二十六年二十八年並同）十六年停止秋決（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三十二年四十一年四十四年五十年五十四年五十五年五十六年五十七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六十一年並同）

皇朝通考十五年　詔赦逆賊尚之信親族及屬下人員罪

十六年以冊立　皇后大禮將行　命停秋決

十七年停秋審重提質對之例舊例直省秋審必重提犯人家屬及失事牽連之人質對由縣府遞解跋涉道路守候審結爲累不淺至是御史蔣鳴鳳奏請停止從之

十八年　詔赦吳逆案內滇黔各省從逆人員罪

文瀾書局石印

皇朝通志十八年因旱遣官卹刑　諭朕因久旱軫懷誠恐外省罪犯中或多冤抑特遣爾等體朕矜卹庶獄
之意凡事務推勘確實從公審斷勿徇私見顛倒是非仍宜兼程遄往作速清結倘遲延時日恐無賴之徒藉端生
事揑詞妄訐反累貧民至所審案件或當或否朕無不洞悉爾等愼之又　諭遣閣臣會同三法司將已結大
案在監者詳加審理無使冤滯直省監候重犯選賢能司官會同該撫將大小刑名事件不論已結未結逐一詳
審其重罪內情可矜疑者奏請定奪小罪卽行完結造册報部

皇朝通考二十年定交六月節停刑之例刑部奏立決人犯請交六月節停刑得　旨六月節若在五月內
卽以交節日起停刑若六月方交節卽以六月初一日起至立秋在六月內必俟七月初一日方令行刑

又以吳逆蕩平　詔赦天下

二十一年　詔山海關以外及寧古塔等處人犯死罪減等軍流以下赦免

又　特赦流犯回籍時　上謂　陵有尙陽堡流犯王廷試子王德麟叩閽稱伊父以竄逃充發今
年老懇發回籍願以身代督捕議不准行　上以情實可憫著一併發回籍仍　諭後不爲例

又省釋拘禁人員時以天旱科道等官遵　諭會議請暫釋江西出兵官拘禁者俟大兵還日議罪　上
曰省釋拘禁人員亦寬政之一端也俱令暫釋並　勅部將可矜人犯免死減等

二十二年　命刑部存恤獄囚刑部題在獄病故四十餘人　上諭大學士等曰人命重大無辜枉死上
干　天和朕念獄中罪犯恐死於非命曾經命御醫給與藥物療治有疾之人今歲獄囚患病者多何故不將
現給醫藥療治此皆該部怠忽之故爾等傳諭刑部嚴加申飭令伊等不時巡視仍令該管官員加意存卹無致濫
斃

二十三年定嚴寒停遣之例奉　諭軍流人犯甫離刑獄一綫僅存嚴寒發去恐致死亡之患朕心不忍嗣後
著過嚴寒之時發遣

二十五年赦受贓行賄人員奉　諭各案枉法得贓行賄與受人員免擬重辟照例追贓其未經發覺者悉予

皇朝通志二十五年　諭獄訟重情關繫民命今天氣炎熱恐有情可末減者淹繫囹圄朕心不忍特遣大臣
會同三法司詳審具奏直省督撫一體遵行

皇朝通考二十六年以天旱　詔赦天下

又　命內外現監重犯除十惡及貪官光棍外概予減等先是本年停止內外秋審至是　太皇太后
聖躬違和因有此　旨

二十八年　上南巡赦山東江南浙江經過地方死罪以下人犯除十惡外餘悉寬釋

皇朝通志二十九年九月　諭今年內外秋決著停止情實及緩決各案皆不必具題其情可矜疑者著照例
具奏三十四年三十九年四十九年五十三年並同

皇朝通考三十四年　詔赦天下時以直省旱潦晉省地震　特恩赦宥除貪官汙吏行間犯罪與十
惡外一切罪犯減等發落

三十六年寬宥言官妄陳赦欵之罪時給事中鄭昱條奏平定噶爾丹慶賀大禮頒詔欵項奉　諭凡頒赦詔
皆人主之事非人臣所宜言自古不以頒赦爲善政者以其便於惡人而無益於善人也鄭昱妄以詔欵陳奏念
係言官特從寬宥著大學士嚴行申飭

三十七年免死罪五百餘人刑部議山西寧鄉山賊安守榮等聚眾五百餘名刼掠村莊安守榮等十四名應立斬
梟示餘犯一百九十四名應照律立斬未獲各犯二百十二名嚴緝另結得　旨安守榮等於該撫兵到卽率
眾迎降俱從寬免死發往奉天安插賀之榮等一百九十四名俱從寬免死李霧等二百十二名俱免緝

又　命停止烏拉及　盛京應決人犯　上以親臨烏拉　諭大學士會同將軍查明罪犯應正法
者停其處決可緩決者應監候可矜者卽行完結並　諭至京盛京時亦照此例行

三十八年赦山東江南浙江三省死罪以下人犯時　上南巡經山東江南　恩赦兩省死罪以下及

駐蹕浙江赦通省罪犯如前例

定寬免監禁緩決人犯死罪奉　諭監禁緩決人犯甚多今又增一年人犯秋審朝審亦甚冗劇若久禁囹圄死者必多皆從寬免死各枷三月鞭一百分別發黑龍江當差

三十九年停止秋決都察院以秋審事奏請　上曰若停秋審此內矜疑人犯又致多監一年將可矜疑者照常審理即行減等完結其情實人犯今年停決　免盜案爲從者死罪刑部議覆廣東巡撫蕭永藻題强盜楊三等不分首從盡行處斬應准行　上曰此案同謀者六十餘人盡誅之則人命甚多可將爲首者即行正法爲從者俱從寬免死發往黑龍江

四十一年寬減內外緩決人犯奉　諭死罪一經緩決即皆冀望生全而長囚桁楊掩流歲月自新無路朕甚憫之今方春始和用沛矜釋之仁現在刑部及直隸各省監禁人犯凡經康熙四十年秋審奉　旨緩決者通行減等

又奉　諭今年內外秋審情可矜疑者照例發落其情實緩決各犯著於明年秋審具題

四十五年定大臣廕襲子孫犯死罪家無次丁者許妻妾入監相聚刑部議准凡經　恩賜祭葬之子孫難廕出身之人不可使宗祀斷絕如審擬大辟家無次丁者令其妻妾入監相聚生有子息再行正法

皇朝通志五十年停止熱審　諭爲政惟以眞誠爲尚徒博矜憫之虛名遇熱而審遇寒而審不時遣官卹刑將督撫審讞案牘頻飭駁改則貽累滋多互訐之端何所底止夫有司簡淸辭訟速結案件即爲良吏雖不熱審亦無所害著通行問刑衙門知之

皇朝通考五十年免喀喇沁盜賊逃人罪五百六十餘人時緝獲喀喇沁地方盜賊逃人甚多　王命將盜首二人正法餘令各歸原籍

又免海賊死罪五十餘人刑部題福建海賊鄭盡心等俱擬即行正法　上以正法人犯五十餘名多迫於饑寒搶奪財物並未與官兵抗拒且俱熟諳水性　特旨從寬免死發往黑龍江寧古塔等處充水手當差

五十二年又停止　朝審秋審以本年　恩詔頒行所餘案件甚少故也

五十三年又寬恤在京監犯時　上駐蹕避暑山莊軫念在京獄囚恐盛暑致疫　命加寬卹多置冰水以解鬱暑其九門鎖禁人犯亦寬其鎖條枷號人犯暫行釋放至明年六月以天氣炎熱　命照此例行又明年六月以時漸大暑　命將監禁人犯暫寬拘繫

又矜卹命盜案內牽連人犯奉　諭直省命盜案內牽連之人雖笞杖輕罪不免羈禁淹留深可憫惻嗣後杖罪以下審結日卽行發落不必羈候部覆務使無知罣誤之民早得脫身寧家以副朕哀矜體卹之意

又卹旗民詞訟解部候質之累御史周祚顯疏言近京畿輔之地旗民雜處一切鬬毆賭博田產細事例應解部候質以致牽連拖累者甚多請嗣後不必令其解部交理事同知審理詳報巡撫完結得　旨允行

五十四年停止秋決奉　諭今年京師情實人犯甚少此內猶有可矜者再宥數人其應勾者十四五人而已卽至來年亦不過二三十人今年停刑亦無不可將此情實緩決案內折角處記檔來年審奏時聲明

又五十八年停止

六十年　命暫釋枷鎖人犯每年暑熱時將枷鎖人犯暫行釋放

雍正元年酌免臺灣叛賊親屬死罪刑部議奏臺灣叛賊鄭文遠等家口應分別定罪得　旨凡謀反大逆按律淩遲處死正犯之親屬皆斬但此案事起倉卒遠隔海洋親屬有身在臺灣者亦有身在內地者若概從誅戮情堪憫惻除身在臺灣者依律正法外其在內地者從寬免死給與功臣之家爲奴

又酌減枷杖輕罪人犯笞罪寬免

皇朝通志是年奉　旨內外情實人犯今年停止處決（二年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十年十三年並同）

雍正元年仍復熱審　諭熱審減等舊有成例迨日久弊生罪人妄希巧脫胥吏因緣爲奸故延日期致逃法網是以停止我　聖祖仁皇帝如天好生每歲夏月必特沛恩綸監候者免其刑具枷責者緩至秋涼雖停熱審之例仍寓減等之心澤至渥也朕仰體　聖慈時深欽卹仍復熱審減等舊例其監禁重犯亦量加寬卹至

情罪可疑及牽連待質人等暫予保釋俟秋後再行拘禁凡內外一體詳愼遵行其有故意遲延希圖漏網者本犯不準減等官吏嚴加議罪

二年　諭刑名重務未能淸理下傷民命即足上干天和朕於讞獄再三詳愼法外從寬者不可勝數並未冤抑一人此亦可自信者爾等執法之官固宜外示嚴明亦須中存仁恕凡案件易結者毋執定限速行審理使輕罪早脫囹圄無辜亦免牽連倘任意躭延雖所告得伸亦多含怨即訊鞫罪人亦不可輕用重刑若云非夾訊不能定案此尤爾部之大謬矣錄囚之際但求平允不可過當爾等訊獄動刑習爲常事當思無負重任亦須自念子孫豈可疎忽致有後悔乎尙其同寅協恭速爲辦理毋恃才偏執毋推諉瞻徇以體朕心以邺民命

五年　諭刑名關係民命死者不可復生朕於刑名更加愼重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必輕重悉當天理乃爲欽承天道若應嚴而寬便是逆天寬且不可而況嚴乎朕爲人君尙不可稍失其平況人臣居法司之任乎蓋鴟鴞不除無以致鸞鳳稂莠不翦無以植嘉禾姑息養奸則小人無懲戒必不能改惡以從善故刑者使人遷善遠罪所以輔教化者也居法司之任者務操至公至平之心時懍天監在茲之懼使寬嚴悉當輕重允孚則不媿明允之司而成無刑之治矣

二年停止秋決時以各省豐稔　特諭刑部朕君臨天下常願無一夫不獲其所今年直隸河西務堤水雖略有泛溢江西一二縣水發江南海嘯與浙江起蛟之處亦皆不成災其餘直省各州縣以及口外用兵地方俱田禾茂暢五穀豐收億兆樂生遂性咸受和平之福而秋審朝審情實重犯羅于政典雖罪無可赦然朕心深爲軫惻爰順　上帝好生之心著將今年情實人犯停其處決以副朕欽恤至意

皇朝通考三年以時值盛暑　命王大臣會同三法司詳讞現審人犯應釋放者即行釋放其部議枷號逆門之人亦著保釋俟處暑後補枷

四年　命酌量保釋輕罪監犯

又寬釋命案罪犯奉　諭各省命案內或緣細事起爭或因護親情急或本意恐嚇而悞傷莫救按律抵罪

法所當然但念愚氓因一朝之忿頓罹重罪朕心不忍現在各省具題案內除情由可惡者不准寬免外其餘一百七十七名俱著釋放此朕格外生全之恩為舊例之所未有凡茲小民當體朕省刑宥過之意

又　命各省修繕監獄時以各省獄多倒敝遇嚴寒酷暑每有監斃者　特飭各省逐加修葺地勢低窪者改造高阜之處狹隘者展寬蓋造

五年免隱匿開墾地稅之罪定限一年內令各省官民自行出首其從前隱糧漏科之罪悉從寬免

定援赦審釋之限凡　恩詔赦款內應免罪囚逐一查明登時釋放如情罪可疑者限赦到一月核明釋放如耽延時日濫行拘禁者問官議處

又　諭八旗包衣發遣人犯三年無過酌予赦宥

九年寬減監犯時以亢旱　命法司將監禁枷號輕罪暫行保釋其擬絞監候賊犯已經三年者酌量釋放減等並　諭將外省輕罪人犯已經到部有問擬徒杖而准其折贖者悉行寬免

又定流犯年逾六十者准入養濟院給與口糧

十年免侵帑官吏罪奉　諭侵蝕錢糧之官吏應加重罪今施恩法外分年帶徵若有不拘年限先行完納者准其開復依限完納者寬免其罪胥吏中有先期及依限完納者亦加恩免罪是時以天旱　命法司省釋輕罪監犯

又寬減八旗緩決人犯

又寬免孀婦獨子鬬毆殺人死罪時安徽巡撫程元章題報毆死陳小厮之石兆林應絞監候聲明石兆林係孀婦獨子陳小厮並非獨子奏請留養經部議駁具奏　上以石兆林之母青年守寡苦節撫孤而屍親亦呈請免抵　特加恩准其存留養親仍追埋葬銀兩給付死者之家

定夫毆妻死審無故殺別情如家無次丁者准留承祀例

申定額設囚糧之例定例繫獄囚犯俱給口糧時　上因各省額設囚糧有無多寡不同且慮有剋扣等弊

特諭督撫藩臬悉心詳查若該府州縣額設之外歲有餘糧則當分給于不足之府州縣若本地原無額設之項或額數不敷則應動支存公銀兩核實散給令各處監禁之犯日食有資不至飢餒倘有刑書禁卒扣尅等弊將該管官一併議處

十三年　皇上御極　詔赦天下

乾隆元年飭應赦人犯速行審結　諭恩詔之頒期以息事甯人使遠邇咸知遷善改過共爲良民乃各省於一切案件仍行提審嚴刑酷夾恣意株連使無辜之人困於囹圄含冤負屈所在多有夫罪名既非實在不赦則斷獄亦易成招若使合於赦欵之人不必即邀赦免之澤而以酷刑斃命或因拖累破家後即審明援赦亦已無及是朝廷已生全之而有司故戕害之藐視功令殘害民生莫此爲甚著各督撫嚴飭各屬立即查明歸結省釋刑部所有案件亦應速爲剖斷勿致沉擱以副朕哀矜庶獄之意

又寬減年久緩決人犯奉　諭秋審冊內有自康熙五十三年至雍正三年以前皆係緩決者此等案犯遇赦不准援免論法本無可寬而長繫囹圄瘐斃獄底亦屬可憫此次秋審着將積年俱擬緩決之犯悉心簡閱應否減等酌議請旨嗣經九卿科道等酌擬應減等者一百九十九名得　旨准其減等

定發遣人犯分別援赦回籍刑部奏寧古塔黑龍江等處發遣當差人犯可否援赦分別情罪令其回京得　旨爾部詳查各犯情罪如所犯尚輕可以回京者行文

皇朝通志是年奉　旨本年秋審情實人犯著停止勾決（二年五年六年八年九年十一年十三年十五年十六年十九年二十六年三十六年四十五年並同）各將軍詢問該犯有情願回京者令其回京不願者另行報部

定軍流人犯之妻老病不能隨行者聽免其僉遣定軍流身故妻子願回籍者計程途遠近每名日給米一升

二年　諭小民之犯杖責者其罪本輕而盛暑之中量減其蔽朴之數乃國家寬卹之仁八折之例由來已久不當輕爲改易

皇朝通考天旱　命清理滯獄先是三月雨澤愆期　命免緝應赦各犯并省釋枷責輕罪至是復　諭刑

部詳覆雍正四年以後十三年以前所有不赦各案及屢經秋審緩決之犯如果有一綫可原應行減等即酌定請
旨
又赦釋配所年老人犯向例軍流已到配所者遇赦不准放回是歲四月　恩詔內令情罪稍輕已過三年者准其回籍至是復　諭從前發遣之人其中有年逾七十雖原籍較重而在外年久國法已伸著查明所犯情罪具
奏請旨　命發遣在外安置當差罪犯本身已故者妻子准回旗籍
又申定熱審減杖之例刑部議覆福建巡撫盧焯條奏熱審事宜稱律文無八折之條地方有司或將笞杖之罪概行八折嗣後每遇熱審不必復行八折得　旨犯杖責者其罪本輕而盛暑之中量減其敲扑之數亦國家寬恤之仁八折之例由來已久不當輕爲改易著另行妥議尋議凡一應杖責之犯時遇熱審於減等之中仍照舊八折發落從之
又停止行刑以是月恭遇　萬壽聖節自初一日至三十日止一月不行刑
三年以天旱　命寬減監犯
又定犯人患病分別留養之例凡秋審人犯於起解時患病者除係初次解審之犯仍照例提解外如已經秋審一次者該州縣即報明上司委員驗實取具印甘各結准其留養
又定旗人命案有親老丁單者照民人例准其存留養親承祀減等發落
又恤旗民詞訟應質人犯牽連之累向例　奉天所屬旗民交涉案件由地方旗民官略具案情送刑部審擬應質人犯多屬牽連及刑部題解駁查道路往返擔延時日不無滋累至是奉　諭令就近旗民官會同承審定擬止將罪犯解部覆訊定案其餘一切牽連對質之人於審明之日即行省釋（互見刑制門）
皇朝通考　定奉天獄囚及解審人犯一體矜恤刑部議准奉天府屬獄囚綿衣煤炭藥餌棺木等項從前未經額設應於贓罰各項銀兩給發其解審人犯均照遞解例一體發給口糧
又飭各省清釐監獄奉　諭各省監獄每有一案人犯證佐未齊以致經時累月囚繫不釋者或有事涉牽

連有司不分輕重概與正犯同繫囹圄者屋既湫隘人復眾多濁氣薰蒸疾病傳染因此致斃者不一而足著各督撫嚴飭所屬逐一清釐有牽涉多人者速爲開豁並將牢獄不時掃除以免疫癘傳染倘有奉行不力者卽行查參

七年命江蘇安徽秋審減等時以上下兩江被水　特諭兩省秋審人犯中或情有可矜及多年緩決者皆減等完結以示因災恤刑之意

又　命照乾隆四年例酌減緩決罪囚並　諭情實未勾人犯內有情罪稍輕者亦著分別具奏

八年減釋徒罪以下並加恤重囚奉　諭今歲天氣炎熱甚於往年省刑之典允宜舉行著刑部於在京徒杖以下輕罪查明減釋其重罪雖法無可貸際此炎天著添蓋蓆棚給與冰湯藥餌無致病暍

又以山東河南禱雨　命照例省刑

又定孀婦獨子聲請留養之例凡孀婦獨子有犯戲殺誤殺等案如伊母守節已逾二十年者該督撫查明被殺之人並非獨子取結聲明具題法司核請留養其鬬毆殺人者審無謀故別情該犯之母守節二十年而又年逾五十者亦准其照例聲明法司夾簽入本恭候　欽定至軍流徒罪果係合例聲明報部照例分別減等發落（互見刑制門）

又　上恭謁　永陵　福陵　昭陵禮成赦奉天等處人犯奉天府甯古塔黑龍江等處罪犯除十惡外其餘死罪減等軍流以下俱寬釋

九年以天旱炎熱省刑恤囚如八年例

又停止秋決時以甲子再週　國家承平百年本年　朝審秋審情實人犯停其勾決

十年以雨澤愆期　命減釋徒杖以下罪犯

十一年　詔赦天下奉　諭朕臨御以來愛育黎庶惟日孜孜於茲十年矣惟念各省獲罪之犯其中輕重亦有差別國家赦宥之典或因行慶施惠或因水旱爲憂間一舉行今朕哀矜庶獄不忍令其淹滯圜扉所有刑部及各省監禁人犯除情罪重大外餘著分別減等發落軍流徒杖以下人犯一併分晰減等完結俾同沾肆赦之恩勉圖自新以副朕協中欽恤至意

又　命軍流人犯到配已過十年者分別奏請省釋回籍

又　命各省羈禁人犯經督撫審題部駁未結及各省未經審題案犯事在恩旨以前者俱著分別減免請旨

十四年以平定金川　詔赦軍中獲罪枷號人員十五年寬恤聲請留養未邀減免之犯　諭國家定有獨子留養之例凡屬情輕俱已邀免惟是愚民無知輕身鬬狠不知留養爲格外之仁或轉恃此爲倖免之路以致罹於法網因於案情稍重或理曲尋釁及金重傷雖經督撫聲請仍以原罪定擬不准留養固屬該犯罪所應得但聲請之案不過尋常鬬毆等類斷不致入于情實徒使淹禁囹圄不得侍養而窮老孤孀無所倚賴深可矜憫朕思此等罪犯本非有謀故重情爲常赦所不原既經定擬拘繫逾時已足馴其桀驁之氣應量爲末減俾得自新上年秋審經九卿定議矜減者止有二起餘仍監候著該部查明各犯祖父母父母現存果無次丁侍養俱以可矜減等請旨發落嗣後獨子犯罪未邀寬減者該督撫於秋審朝審冊內聲明九卿核覆時照此辦理以昭軫恤無告之意至十九年三月并　諭十五年以前此等親老丁單之犯間有原題內未經聲敘者亦著各督撫查明准其一體入于另冊量予末減

皇朝通志　十七年　諭朕命刑部察奏命盜等案因贓跡未明監候待質者共五十四案內康熙年間一案雍正年間十一案而自乾隆元年至十七年統計已未入秋審者積至四十二案使於辦理之初即能詳愼研究務在得情則監候之案何至如此即使應辟重犯久羈顯戮而犴狴之中淹禁多人亦非所宜著刑部將此沈案速行清理嗣後內外問刑衙門於一切命盜重案各宜留心迅速辦理

皇朝通考　是年　命展熱審減等限期向例熱審減等以立秋日爲止立秋在六月內者以七月朔日爲止至是上以天氣炎蒸著展至處暑日爲止越旬日雨澤尚未霑足復　諭刑部仍行減等俟雨足後照舊辦理

十八年以天旱減釋徒罪以下人犯

又　命酌減緩決三次以上人犯并　諭各省有情罪本重歷年查辦未經寬減而定案在康熙雍正年間緩決十餘次至數十次內有一綫可原者亦著查明分別請旨　互見詳讞門

十九年矜恤尋常鬬毆未經聲請留養之犯奉　諭各省從前鬬毆情罪稍重之案經刑部定議不准留養後因此等人犯秋審時原不至入情實乾隆十五年特頒諭旨令各該督撫秋審時另冊辦理但十五年以前此等親老丁單之犯間有原題內未經聲敘者遂不得一例邀恩情亦可憫著各該督撫將從前未附聲明確有成招原案可憑者准其一體入冊量予末減以示欽恤

二十年以平定伊犂　詔赦天下除謀殺故殺外如原無仇隙偶因一時忿激相毆傷重致死者將凶犯免死決杖一百照例追銀給死者家屬軍流以下概予減等

二十一年　上東巡命寬減山東現在軍流以下罪犯

二十二年　上南巡命寬減江蘇安徽浙江等屬軍流以下罪犯

二十四年以平定回部　詔赦天下流徒人犯在配身故妻子准回原籍現在軍流以下人犯概行減等發落

二十五年酌定秋審解勘女犯凡斬絞監候婦女業經解勘一次情罪顯然無可改擬者下次即停其解審　其外省定擬可矜具題經九卿會核緩決者次年秋審核其無異亦即停其解審以昭矜恤

二十六年恭奉　皇太后萬壽聖節　詔赦天下先是正月以今歲恭逢　皇太后七旬萬壽舉行慶典　特諭刑部將朝審秋審各犯緩決至三次以上者核其情罪分別減等至是　恩准部議減免死罪以下五千一百八十餘人

二十七年上南巡寬減江蘇安徽浙江三省軍流以下人犯

八月分別寬減可矜人犯　命刑部會同九卿於可矜人犯內有情切天倫一時義忿所激與尋常鬬狠不同者量爲區別照免死減等例再減一等發落互見詳讞門

三十年　上南巡　命寬減江蘇安徽浙江三省軍流以下人犯

又　命刑部將朝審秋審各犯緩決至三次以上者分別情罪減等發落　恩准部議減免死罪以下六千一十五人并　寬免緩決十次以上者三百三十三人

三十五年　上巡幸天津　命寬減直隸省軍流以下人犯
又以京師雨澤愆期　命刑部寬減軍流以下人犯及因事牽涉拘繫者速予省釋
三十七年　勅查遞年未勾情實人犯改入緩決　諭朝審情實人犯內有屢次未經予勾者所積漸多著刑部將已閱五年之官犯常犯查明具奏下次即改入緩決冊內
三十八年　諭例載獨子養親一條必先查核死者並非獨子而兇犯實在家無次丁方準聲請亦得之其情節本輕又毫無別故者始可照例援請至其中案情稍重雖經聲請不準留養嗣後內外問刑衙門遇此項案情務須確覈罪由審酌至當妥協辦理毋得意存姑息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三十九年　命酌減緩決人犯時以雨澤愆期　諭刑部將自乾隆三十六年以來至本年秋讞時應入緩決三次以上罪犯並緩決一二次者查明奏聞分別減等以昭欽恤互見詳讞門
四十一年以兩金川全境蕩平　上巡幸山東　闕里　命寬減直隸山東軍流以下人犯
四十二年以雨澤愆期　命清釐滯獄
又　孝聖憲皇后升祔禮成　詔赦天下直省軍流以下人犯分別減等
四十三年　命省釋在配軍流以下人犯　上以直省軍流人犯自乾隆十一年省釋之後歷時已久到配漸多　諭各省督撫查明已過十年者咨部照前例核議省釋其有在配自能謀生不願回籍者聽
又以河南旱禱雨　命寬減開封彰德衛輝懷慶河南五府屬軍流以下人犯尋又奉　諭通省一體酌減並清理庶獄以召和甘
四十四年　命刑部寬減緩決人犯其官犯另列清單恭候諭旨著為令
四十五年　皇上七旬萬壽正月　詔赦天下
又　上南巡
皇朝通典四十八年九月奉　上諭盛京等處俗厚風淳獄訟衰息惟因五方雜處良莠不齊其無知而蹈法網

者亦復不免朕恭謁 祖陵禮成行慶業經疊沛恩膏並宜式措祥刑益敷愷澤所有奉天吉林黑龍江等處軍民人等除十惡死罪及秋審情實各犯外其餘已結未結一應死罪俱著減等發落軍流以下悉予寬免用昭肆眚施惠至意 命寬減江蘇安徽浙江三省 恩詔後軍流以下人犯

四十七年秋審朝審三次緩決人犯八千五百餘名 命刑部分別減等發落

皇朝通考四十九年 上巡幸江浙 命寬減軍流罪犯照歷次 南巡之例四月以山東直隸旱並諭二省軍流人犯一體加恩各予減等

又 命酌減秋讞緩決人犯六千三百七十二名

五十年 皇上以紀元五十覃慶元正 詔赦天下

又釋省監禁緩決人犯年在七十以上者 諭本年舉行千叟宴盛典官民耆老咸被恩施軍流人犯亦概予減等其監禁緩決人犯年在七十以上者著加恩分別減免釋放

又免柘城縣民王金等聚眾抗差案內為從人犯六十七名死罪發往伊犁黑龍江等處為奴

欽卹

皇朝通志凡恭遇 慶賀穿朝服及祭享齋戒封印之期上元端午中秋重陽等節四月初八日每月初一初二日並穿素服日期俱不理刑名又每年四月初一日起至七月三十日止時正農忙一切民詞除謀反叛逆盜賊人命及貪贓壞法等重情并姦牙鋪戶騙劫客貨確有證據者俱照常受理外其戶婚田土等細事一概不準受理違者督撫題參州縣詞訟凡遇隆冬歲暮俱隨時審理不得照農忙之例停訟展限其在農忙期內若查勘水利界址等事現涉爭訟清理稍遲必致有妨農務者即令各州縣親赴該處審斷速結不得票拘至城或至守候病農每年於小滿後十日起至立秋前一日止（如立秋在六月則以七月初一日為止） 枷責等輕罪皆減等發落笞罪寬免監禁重犯量加寬卹杖罪遞行八折枷號以五日為一等惟盜及傷人並旗人原犯軍流徒罪折枷者俱不準減免並於秋涼補枷凡軍流及外遣人犯十月至正月終停其發遣人犯已至中途者初冬十月照常接遞至十一月初一日方

準停遣俟次年春融時轉解六月閏六月同其軍犯在配脫逃被獲應發原配并調發及發遣新疆人犯雖遇隆冬盛暑不準停遣雲南省並無酷暑嚴寒不在停遣之例軍遣犯內發往東南家口有情願赴配所者取具確供起解其不願者聽凡滿洲蒙古漢軍綠旗官員軍民人等有犯死罪除十惡各項重罪外其餘察其祖父及子孫陣亡者隨本聲明於秋審時恭候　欽定但於優免一次之後俱不準再行聲請又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罪猶徵正贓其輕罪雖發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若因問被告之事而別言餘罪者亦如之其遣人代首若於法得相容隱者為之首及相告言各聽如罪人身自首法若自首不實及不盡者以不實不盡之罪罪之至死者聽減一等其知人欲告及逃叛而自首者減罪二等損傷於人於物不可賠償事發在逃私越度關及姦並不在自首之律強竊盜詐欺取人財物而於事主處首服及受人枉法不枉法贓悔過回付還主者與經官司自首同皆得免罪若知人欲告而自首亦得減罪二等其強竊盜能捕獲同伴解官者亦得免罪依常人一例給賞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例應枷號一體放免其犯死罪及謀反叛逆緣坐應流若造畜蠱毒採生折割人殺一家三人家口會赦猶流者不用此律如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盜及傷人罪不至死者收贖餘皆勿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犯謀故鬬殺及應死者篤疾犯鬬殺及應死者議擬奏　聞取自　上裁篤疾謀故殺人仍依律擬罪不準奏請其十歲以下鬬毆殺人必死者長四歲以上方準聲請如止三歲以下仍擬絞抵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有贓應償受贓者償之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者準其收贖一次若收贖之後復行犯罪除因人連累過誤入罪者仍準收贖如係有心再犯即各照應得罪名按律充配其犯罪時未老疾事發時老疾者依老疾論若在徒年限內老疾亦如之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依幼小論犯反逆者均不用此律凡犯死罪非常赦不原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家無以次成丁及孀婦守節已逾二十年而又年逾五十者如實係獨子所犯戲殺誤殺等案該督撫將應侍緣由題本聲請法司隨案核覆奏請　上裁即照免死流犯例枷號兩個月折責四十板勒追埋葬銀兩給與死者家屬養贍其鬬殺之案止將應侍緣由隨案聲敘俟秋審時查明取結報部核擬另冊進　呈恭候　欽定若犯軍徒流者決杖一百餘罪折枷準其留養兄弟

其犯死罪者存留一人養親仍照律具奏請　旨如審繫遊蕩他鄉忤逆犯案及素習匪類爲父母擯逐若犯姦拐强盜行兇有關倫理擾害地方並被殺之人亦繫獨子本有兄弟並姪出繼可以歸宗身爲人後所後之家可以另繼及誣告人謀故殺及爲强盜等罪以致被誣良民久淹獄底身受刑訊蕩產破家迨審明反坐者概不准留養又夫毆妻至死之案無故殺别情果繫父母已故家無承祀之人該督撫將應行承祀之處聲明照留養例取結辦理又凡搶竊及三犯竊盜等犯準其留養一次有復犯者不準留養旗人例合留養承祀者視民人之例

禁屠殺贖生附

〈通典〉大唐武太后聖歷三年斷屠殺鳳閣舍人崔融上疏曰春生秋殺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國之大事豺祭獸獺祭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義也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擇其鸞刀亨之鶴鼎所以充庖廚故能幽明感通人祇輯睦萬王千帝殊塗同歸今者禁屠宰斷弋獵三驅莫行一切不許將恐違聖人之達訓紊明王之善經一不可也且江南諸州乃以魚爲命河西諸國以肉爲齋一朝禁止倍生姦弊富者未革貧者難堪二不可也加有貧賤之流刲割爲事家業倘失性命不全雖復日戮一人終慮未能總絕但益恐嚇惟長姦欺外有斷屠之名內誠鼓刀者衆勢利倚依請託紛紜三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君子之小恩而考古會今非國家之大體但使奉月令順天經造次合禮儀從容中刑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爲盡善禁止屠殺以活飛走亦同赦宥用極生人故附於此下同

景龍元年遣使往江淮分道贖生以所在官物充直中書舍人李乂上疏曰江淮水鄉採捕爲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物支供易殫費之若小則所濟何成用之倘多則常支又闕與其拯物豈若愛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迴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洽國愛人其福勝彼二年九月敕鳥雀昆蟲之屬不得擒捕以求贖生犯者先決三十宜令金吾及州縣市司禁斷

〈續通典〉唐憲宗元和九年詔如聞比來京兆府每及臘日府縣捕養狐兔以充進獻深乖道理既違天性又勞人力自今已後宜並停

文宗寶曆二年卽位制書節文應緣田獵鷹鷂獸犬等並宜放除五坊加配諸道鷹鷂等長慶已來嘗進外宜索自今一切停進太和二年帝召對侍講學士許康佐語及取蚺蛇膽知生剖腹而後得之遂命停減桂賀等州額貢四年詔曰時屬陽和命禁麛卵所以保滋懷生仁遂物性如聞京畿及關輔近地豪家弋獵放縱鷹犬頗傷田苗長吏切加禁察違者捕繫以聞

開成二年三月詔曰韶陽御辰生氣方盛思全物類以順天時內外五坊凡有籠養鷹鷂及雜鴨鳥雀狐兔等悉宜放之起今月一日至五月十三日禁京城及畿內采捕鳥獸羅網水蟲以遂生成永爲定制委臺府及本司切加禁止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詔五坊見在鷹隼之類並可就山林解放今後不許進獻

三年五月敕春夏之交長育是務眷彼含靈之類方資亭育之功自此至冬初凡羅網及諸弋獵之具並宜止絕如有違犯仰隨處官吏便科違詔之罪起今後每年至於二月初便依此敕曉示中外四年回鶻進白鶻一聯命禮賓使解縧放之山林

周太祖廣順二年鳳翔言義州番部買牛入番多是宰殺乞止絕沿路州縣道遂百姓不得殺牛貨賣與番人從之

宋眞宗景德三年詔牛羊司畜有孳乳者放牧勿殺

大中祥符二年詔量留五坊鷹鶻備諸王從時展禮餘悉縱之

三年禁方春射獵每歲春夏所在長吏申明此旨

天禧四年判杭州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捕魚鳥仁宗嘗夜餓思膳燒羊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戒勿宣索

遼太宗會同五年五月五日禁屠宰

道宗咸雍七年罷獵禁屠殺以置佛骨於招仙浮圖故也

金海陵天德三年命大官常膳惟進魚肉舊鵝鴨等貢悉罷之並放皇統間苑中所養禽獸正隆五年禁中都河北

山東河南河東京兆軍民網捕禽獸及畜養鷹隼者
世宗大定五年詔曰馬者軍旅所用牛者農耕之資殺牛有禁馬亦何殊其令禁之十四年詔明安穆昆之民不許
殺生祈祭二十年帝謂宰相曰女直官多謂朕食用太儉朕謂不然夫一食多費豈爲美事況朕年高不欲屠宰物
命貴爲天子能自節約亦不惡也
二十五年帝幸上京平章政事襄奉御平山等射懷孕兔帝怒杖平山三十仍召襄誡飭之遂下詔禁射兔
十一月又詔曰豺未祭獸不許采捕冬月雪尺已上不許用網及蘇克蘇呼恐盡獸類章宗明昌二年正月以孝懿
皇后小祥禁屠宰
承安二年七月以壽王洪輝疾愈帝幸天長觀建普天大醮禁屠宰七日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敕輝和爾地春夏毋獵孕字野獸申嚴屠牛馬之禁二十七年禁屠宰牝羊
成宗元貞二年詔江南毋捕天鵝大德三年揚州淮安屬縣蝗在地者爲鶖啄食飛者以翅擊死詔禁捕鶖元刑制
禁令條開載每月朔望二弦凡有生之物殺者禁之諸郡縣歲正月五月各禁宰殺其饑饉去處自朔日爲始禁殺
三日自十二月至來歲正月殺牝羊者禁之諸宴會雖達官殺馬爲禮者禁之其有老病不任鞁勒者亦必與衆驗
而後殺諸私宰官馬牛爲首杖一百七爲從首八十七助者減正犯二等論罪
明世宗初卽位令縱內苑禽獸天下毋得進獻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刑類六

詳讞上

通典周易噬嗑卦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又賁卦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又豐卦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禮記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周西伯立有明德時諸侯有獄皆請決焉虞芮有爭田者久不能決乃來求平及入周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皆慚而返兩棄其田周官司寇以兩造禁人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人獄入鈞金三日致於朝然後聽之以三刺斷不日之訟之中（中謂罪正所定）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人聽人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又以五聲聽獄訟不用則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吏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穆王作呂刑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刑弗簡正於五罰五罰弗服正於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通考周官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謂有大勳勞立功者）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謂憔悴以事國）八曰議賓之辟

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疑獄汎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君陳王曰君陳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穆王呂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大戴禮刑法者御人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

文瀾書局石印

以刑為策以人為手而御天下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之塗不與之言屏諸四方唯其所如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又曰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污穢者則曰簠簋不飾婬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修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者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斥然以正呼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曰刑不上大夫

漢高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謂處斷也）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

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

孝景中五年詔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文帝時詔除收孥相坐法

景帝時詔高年鰥寡幼弱孕婦師以仁有罪當鞫繫者頌繫之（並詳見刑制門）

武帝時兒寬為廷尉史以古法義決疑獄張湯甚重之時上方向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於尚書春秋補廷尉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

宣帝時置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詳見刑制門）

成帝詔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詳見刑制門）

薛宣為丞相時弟循為臨菑令後母常隨循居官宣迎後母循不遣後母病死循去官持服宣謂循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循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後宣免丞相加特進久之哀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數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封列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

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遂令明欲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議御史中丞眾等議奏曰況朝臣父故宰相封列侯不相敕承教化而骨肉相疑咸受脩言以誇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眾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眾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眾讙譁流聞四方不與凡人忿怒爭鬬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居處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原不可長也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手傷人爲功使人傷人爲意）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廷尉直駁議曰律曰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痍者與痍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咸厚善脩而數稱宣過惡流聞不可謂直況以故謀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非以恐咸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人爭鬭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而人無所措手足今以況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欲定罪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他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爲城旦帝以問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死罪一等徙燉煌宣坐免爲庶人歸故鄉　定陵侯湻于長坐大逆誅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何武議曰令犯法者各以發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記也（志記）長犯大逆時乃始等見爲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廷尉孔光駁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自未知當罪大逆之法而乃始等棄去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

王尊爲美陽令美陽女子告假子以我爲妻妒笞我尊驗問辭伏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乃使騎吏五人射殺之

哀帝時廷尉梁祖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祖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傳謂移其事也）更下公卿覆治天子以爲祖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祖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丞相王嘉薦祖等明習治獄又封還益董賢戶事上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光祿大夫孔光等希旨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召嘉詣廷尉詔獄嘉竟死獄中

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爲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按嘉本以祖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入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兒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按事者思得實竊見祖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愼置驛馬傳囚勢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祖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卬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

後漢制治書侍御史二人選明法律者爲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

明帝永平十四年楚王英以謀逆廢徙自殺時窮治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數而繫獄者尚數千人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

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是時上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傷其冤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而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姦事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對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何不早奏對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帝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獨作之上曰何以不與三府議對曰臣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上曰何故族滅對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窮盡姦狀反爲罪人訟冤故知當族滅然臣所以言者誠冀陛下一覺悟而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無敢爲陛下言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卽大雨馬后亦以楚獄多濫乘閒爲帝言之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遷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獄事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

肅宗初陳寵爲尙書寵以帝新卽位宜改前世苛俗迺上疏言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奉天心帝納寵言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於令

寵曾祖父咸成哀閒以律令爲尙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愼無予人重比王莽時謝病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寵明習法家少爲郡吏辟司馬鮑昱府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寵子忠爲廷尉正司徒劉凱舉忠明習法律擢拜尙書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忠略依寵意爲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敝

元和三年廷尉郭躬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於令

明帝時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帝問郭躬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督謂大將）彭無斧鉞何得殺人躬曰一統於督謂在部曲也（前漢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五部部有曲）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即爲斧鉞（有衣之戟曰棨）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報論也重死刑）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問郭躬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令之謬於事爲誤誤者於文則輕當罰金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如砥貢賦平如矢賞罰均）君子不逆詐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　躬父弘習小杜律（前書杜周斷獄深刻子延年亦明法律對父故言小也）太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躬少傳父業講授徒衆常數百人後爲郡吏辟公府元和初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　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孔季彥返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若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殺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即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其言

和帝即位初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張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遵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弊議寢不省敏復上疏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願陛下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和帝從之

永元十六年詔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決以奉赦令

安帝即位鄧太后臨朝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駮異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魯恭議曰夫

王者之作因時爲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著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後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爲虧況於衆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書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施行

吳祐爲膠東太守安邱男子毋邱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捕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在手曰械)曰國家制法因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即移安邱逮長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因繯而死(謂以繩爲繯投之而縊)

獻帝建安時應劭刪定律令(見刑制門)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爲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後追駮之曰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今次玉以清時逞其私憾阻兵安忍殭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黿氏之父非錯刻峻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故春一草枯則爲災秋一木華亦爲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爲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人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爲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凡有駮議三十篇皆此類

魏文帝時有大女劉朱撾(陟瓜反)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輸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

通典魏廷尉高柔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訴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涕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

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舉竇禮錢何言不耶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殺禮便宜早伏子文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人班下天下以為體式

吳孫權太子登出遊時有彈丸飛過左右往捕得一人挾彈懷丸抗言實不放彈左右請付法登即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釋之孫亮出西苑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伏侍中刁元張邠啟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鞫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

晉陸雲為浚儀令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餘日遣去密令人隨後伺之謂曰不出行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邀於是一邑稱為神明

通考齊王時司馬師輔政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族兄顗通表乞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姙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臣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降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節也而父母有罪則追刑夫黨見誅又隨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女既產育則他族之母無辜受戮傷孝子之心且男既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為在室宜從父之誅既醮可隨夫之罰於是詔改定律令

晉惠帝之時政出羣小每有疑獄各出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頠劉頌上疏論之見刑制門

元帝承制江左時主簿熊遠上書以為軍興以來處事不用律令競作新意臨事立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開諮非為政之體也愚謂凡為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若

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也

成帝時廷尉奏殿中帳施吏邵廣盜官幔二帳合布三十四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撾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官朱映議以爲天下之人無子者少一人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時議者以廣爲鉗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艾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爲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尚書右丞范堅駮之曰自淊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死罪若復有宗比而不贖父者豈得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唯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嚬笑之閒尚愼所加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人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交興怨讟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從之

宋文帝元嘉七年剡縣人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後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法徙趙二千里司徒左長史傅隆議曰禮律之興蓋本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云三代合之一體未有分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固無讎祖之義故古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若云稱可當何以處載若父子孫祖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咎陶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純臣於國孝義於家矣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周功千里外耳令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既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行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趙雖內愧終身沈痛沒齒孫祖之義不得絕事理固然孝武於元嘉中出鎮歷陽沈亮行參征虜將軍事人有盜發冢者有罪所近村人與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議曰尋發冢之情事止竊盜徙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迹劫掠之黨必讙呼以威其事故起兇赫者易應潛深密者難知且山原爲無人之鄉邱壠非常塗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鄉督實劾名理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結罰之科雖有同符之限而無遠近之斷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內與千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

防人之禁不可不慎夫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愚謂相去百步内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咎

孔淵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吴共駡母黄黄忿恨自縊死遇赦律文子殺傷毆父母梟首駡詈棄市婦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遇赦免刑補兵江陵駡母母以之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同毆傷及駡制則疑輕準制唯有於父母遇赦猶梟首無駡母致死遇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逆心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咒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支屬黄之所恨情不在吴原死補兵有枉正法詔如淵之議

吴興餘杭人薄道舉爲劫劫制同籍周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爲大功親則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周親則子宜隨母補兵何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周親補兵大功不在此例婦人三從即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若其叔尚在制應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已歿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爲周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周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畏負以至此疑懼非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

吴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尚書何叔度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一人爲非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絶根源也睦既糺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合赦之

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朱起母彭家飲酒還得病吐蠱蟲十餘枚臨死語妻張死後刳腹出病死後張手自破視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剖賜子副又不禁止事起赦前法不能決按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妻痛遵往言兒識不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吏部尚書顧凱之議曰法移露月猶爲不道況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大理爲斷謂副不孝張同不道詔如凱之議也

梁武帝天監三年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當死其子景慈對鞫辭云母實行此是時法官虞僧虬啟稱按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爲非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目之據陷親極刑傷私損俗凡乞鞫不審降罪一等豈得避五歲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詔流於交州

後魏太武制論刑者部主言狀公車鞫而三都決之當死者定案奏聞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刑之諸州四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

眞君中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義論決

孝文帝時吏民犯他法者帝率寬之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歲以千計

宣武帝景明中冀州人費羌皮母亡家貧無以葬賣七歲女子與張迴爲婢迴轉與梁之定而不言狀按律掠人和賣爲奴婢者死迴故買羌皮女謀以轉賣依律處絞刑詔曰律稱和賣人者死謂兩人詐取他財羌皮賣女告迴稱良張迴利賤知良公買誠律俱乖而各非詐然迴轉賣之日應有遲疑而決從眞賣於情固可處絞刑三公郎中崔鴻議曰按律賣子一歲刑五服內親屬在尊長者死賣周親及妾與子婦者流蓋以天性難奪支屬易遺又尊卑不同故殊以死刑且買者於彼無天性支屬罪應一例明知是良決便眞賣因此流漂家人不知追贖無蹤永沈賤隸按其罪狀與掠無異太保高陽王雍議曰檢迴所買保證明然處以和掠實爲乖當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五歲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詳沈賤之與身死流漂之與腐骨一存一亡爲害孰甚然賊律殺人有首從之科盜人賣買無唱和差等謀殺之與和掠同是良人應爲準例所以不引殺人減之降從強盜之一科縱令謀殺之與強盜俱得爲例而以從輕其義安在又云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源遏姦盜之本非謂買之於親尊之手而同之於盜掠之愆竊謂五服相賣俱是良人所以容有等差之罪者明去掠盜理遠故從親疏爲差級尊卑爲輕重依律諸共犯罪者皆以發意爲首明賣買之先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羌皮不云賣則迴無買心則羌皮爲首迴爲從可也且旣一爲婢賣與不賣俱非良人何必以不賣而可原轉鬻爲難恕張迴之愆宜鞭一百賣子葬親孝誠可美而表賞之議

未加刑罰之科已及恐非敦風化之謂詔曰羌皮賣女葬母孝誠可嘉便可特原張迴雖買之於父母不應轉賣可刑五歲

河東郡人李憐坐行毒藥按以死坐其母訴稱一身老更無周親例合上請檢籍不謬及憐母身亡州斷三年服終後乃行決主簿李陽駮曰按法例律諸犯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無成人子孫旁無周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且憐既懷耽毒之心毋在猶宜闔門投畀况今已死給假殯葬足示仁寬不合更延可依律處斬流其妻子詔從之

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人張長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惠猛姦亂毆主傷胎遂逃門下處奏容妃惠猛各入死刑智壽慶和竝以知情不加防閑處以流坐詔曰容妃惠猛恕死髡鞭付宮餘如奏崔纂執曰伏見旨募若獲輝者職人賞二階白身人聽出身進一階厮役免役奴婢爲良按輝無叛逆之罪未可募同反者夫王者理天下不爲喜怒增減不由親疏改易按鬬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及愛憎而故殺者各減一等雖王姬下降貴殊常妻然人婦之孕不得非子又依初平四年先朝舊格諸刑流及罪死者皆首末判定然後處決且事必因本若以輝逃避應便懸募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末愆按容妃等罪止姦私律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振之罪齊奚官之役按智壽口訴妹適人已生二女是他家之母他人之妻昔魏晉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謂在室之女從母父之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戮律許周親相隱法姦私之醜使同氣證之按律姦罪無相緣之坐不可借失輝之忿加兄弟之刑夫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不私於天下也右僕射游肇等奏如纂言詔曰輝悖法亂理罪不可縱厚賞徵募必冀擒獲容妃惠猛與輝私亂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誅將何懲肅智壽慶和初不防禁招引劉輝共成淫醜敗風穢化豈得同於常人且古有造獄甯復一歸大理而尚書理本納言所屬弗究悖法之淺深不詳損化之多少有孤執憲殊乖任寄崔纂可免郎都坐尚書悉奪祿一秩

隋文帝以用律者多致踳駮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後上取奏裁　仁壽十五

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決

唐制天下疑獄讞大理寺不能決尙書省衆議之錄可爲法者送祕書省奏報諸疑獄法官執見不同者得爲異議不得過三

太宗卽位其年九月（武德九年未改元）盛開選舉或有詐爲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詐僞事洩大理少卿戴胄斷流上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斷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賣獄乎胄曰陛下當卽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國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而不可而寘之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若順忿違信臣竊爲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

貞觀元年同州人房任統軍於岷州以謀反伏誅任兄强從坐當死舊條兄弟分後蔭不相及連坐俱死祖坐罪死孫配流帝令百官詳議房元齡等定議曰按禮孫爲王父尸按令祖有蔭孫之義然則祖孫親重而兄弟屬輕應重反流合輕反死據禮論情深未爲愜請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俱配流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爲害者情狀稍輕兄弟免死配流爲允從之

帝欲止姦貪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饋絹一匹上怒將殺之民部尙書裴矩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卽行枉法所謂陷人於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上納其言

二年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覽焉問曰其間罪亦有情可矜容者皆以律斷對曰原情宥罪非臣下所敢上謂侍臣曰古人云鬻棺者欲歲之疫匪欲害人利於售棺故爾今法司覆理一獄心求深刻欲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珪奏曰但選良善平恕人斷獄允當者賞之卽姦僞自息上善之

五年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丞張蘊古以爲好德病狂瞀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相州人好德兄厚德方爲相州刺史故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既而大悔詔死刑雖令卽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閒何暇思慮自今二日五覆奏決日尙食勿進酒肉敎坊太

文瀾書局石印

常輒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徹樂減膳之意然自蘊古之死法官以失出爲戒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稍密帝以問大理卿劉德威對曰律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而失出爲大罪故吏皆深文帝矍然遂命失出入者皆如律自此吏亦持平

十八年九月茂州童子張仲文忽自稱天子口署其流輩數人爲官司大理以爲指斥乘輿雖會赦猶斬太常卿攝刑部尚書韋挺奏仲文所犯止當妖言今既會赦準法免死上怒挺曰去十五年懷州人吳至泯入先置鉤陳口稱天子大理刑部皆言指斥乘輿咸斷處斬今仲文稱妖乃同罪異罰卿作福於下而歸虐於上邪挺拜謝趨退自是憲司不敢以聞數日刑部尚書張亮復奏仲文請依前以妖言論上謂亮曰韋挺不識刑典以重爲輕朕當時怪其所執不爲處斷卿今日復爲執奏不過欲自取剛正之名耳曲法要名朕所不取亮默然就列上因謂之曰爾無恨色而我有猜心夫人君含容屈在於我可申君所請屈我所見其仲文宜處以妖言

帝嘗因錄囚謂侍臣曰反逆有二興師動衆一也惡言犯法二也輕重固異而鈞謂之反連坐皆死豈定法邪

通考 高宗上元三年左威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斫昭陵柏木大理奏以官減外並除名上特令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執奏稱罪不當死上不從仁傑執奏曰法懸象魏徒罪死罪具有差等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二將軍千載之後謂何臣不敢奉詔上乃止

武后謀革命大開告密之門以誅異議者法官競爲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儉獨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來侯必死遇徐杜必生酷吏所誣構者有功皆爲直之前後所活數十百家嘗廷爭獄事太后厲色詰之左右爲戰栗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太后雖好殺知有功正直甚敬憚之嘗謂有功曰卿比按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人臣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后默然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以爲不可往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推事使奏瀛州人李仁恒等三十七人被告稱謀反曹斷並處斬父母妻子流三千里有功執曰元淑里正元得戶人緣祖紛爭因相言告或以反逆相喚或將奔叛相牽反逆須有同謀奔叛盜無叶契無謀無契口語口陳郎

以實論頗亦苛酷搶榦元無影響星文本自參差縱使實有反言只根換其宗姓因根稱有正是口陳徒侶絕無明非實反賊盜律云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眞實之計流三千里疏云口陳欲叛者杖八十准依告狀並是口陳之言原究犯情皆非心實之計忝居商度用此當宜如不使推請從鄙見如將未允終須重推錄奏敕依得宗君哲狀稱無反可尋請依徐丞見流三千里奉勑依會赦免

魏元忠爲張易之等所譖坐貶官太子僕崔貞愼等八人餞元忠於郊外易之詐爲告密人柴明狀稱貞愼與元忠謀反太后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鞫之曰玆事皆實略問速以聞中使督促數四曰反狀皎然何稽留如此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之安用告者懷素據實以聞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以宰相謫官貞愼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爲反臣實不敢昔欒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不敢不以實聞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對曰臣智識愚淺實不見其罪太后意解貞愼等由是獲免

許州人楊元嗣告張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勸於定州造佛寺則天下歸心太后命韋承慶及司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鞫之神慶神基之弟也承慶神慶奏言昌宗款稱弘泰之語尋已奏聞準法首原弘泰妖言請收行法璟與大理丞封全愼奏昌宗寵榮如是復召術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稱筮得純乾天子之卦昌宗倘以弘泰爲妖妄何不即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處斬破家請收付獄窮理其罪太后久之不應璟又曰倘不即收繫恐其搖動衆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檢詳文狀璟退左拾遺江都李邕進曰向觀宋璟所奏志安社稷非爲身謀願陛下可其奏太后不聽尋勑璟揚州推按又勑璟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贓汙又勑璟副李嶠安撫隴蜀璟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縣官有罪品高則侍御史卑則監察御史按之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今隴蜀無變不識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以爲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誅則違天不祥且昌宗既云奏訖則不當更與弘泰往還使之求福禳災是則初無悔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爲逆此乃姦臣詭計若云可捨誰爲可刑況事

已再發陛下皆釋不問使昌宗益自負得計天下亦以爲天命不死此乃陛下養成其亂也苟逆臣不誅社稷亡矣請付鸞臺鳳閣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元暐亦屢以爲言太后令法司議其罪元暐弟司刑少卿昪處以大辟宋璟復奏收昌宗下獄太后曰昌宗已自奏聞對曰昌宗爲飛書所逼窮而自陳勢非得已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國法太后温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楊再思恐其忤旨遽宣勅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勅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璟廷立而按之事未畢太后遣中使召昌宗持勅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

元宗開元十八年冀州武强縣令裴景僊犯乞取贓積五千疋事發上大怒令集衆殺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曰景僊緣是乞贓罪不至死又景僊曾祖故司空寂往屬締構首參元勳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誅夷唯景僊獨存今見承嫡據贓未當死坐准犯猶入議條十世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願寬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則舊勳不棄平典斯允手詔不許朝隱又奏曰有斷自天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疋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爲贓數千疋止當流坐若令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僊命射兎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廷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常又景僊曾祖定爲元勳恩倍常數若寂勳都棄僊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垂天聽遂决杖一百配流

肅宗至德二年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用礮壬辰勅免死以白衣於陝郡效力中書舍人賈至不卽行下上表以爲去榮無狀殺本縣之君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若縱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然則他無去榮者何以亦能堅守乎陛下若以礮石一能卽免誅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其徒實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復何以止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議以爲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猶不敢擅殺而小人得擅殺是臣下之權過於人主也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

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邪有法則海內無憂不克況陝郡乎無法則陝郡亦不可治得之何益而去之末技陝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家國乃爲之輕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

德宗時詔中書門下選律學之士取至德以來制敕奏讞掇其可爲法者藏之而不名書

憲宗元和六年九月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執讎殺人自投縣請罪敕復讎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寃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減死宜決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職方員外郎韓愈獻復讎議曰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大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見於周官見於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讎也如百姓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禮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由下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

柳宗元爲柳州刺史民莫誠救兄莫蕩以竹刺莫果右臂經十二日身死其莫誠禁在龍城縣準律以他物毆傷十二日辜辜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宗元上桂管觀察府狀右奉牒準律文處分者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爲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似可哀矜斷手方追於深哀周身不遑於遠慮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伏乞俯賜興哀特從

屈法去全徵命以慰遠黎

穆宗長慶二年四月刑部員外郎孫革奏准京兆府申雲陽力人張涖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徵理之涖乘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救其父以涖角觝力人不敢揮解遂持木鍤擊之首見血後三日致死者准律父爲人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凡鬬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則買得合當死刑伏以律令者用防兇暴孝行者以開教化今買得救父難是性孝非暴擊張涖是心切非兇以髫丱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所以訓諸罰有權今買得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聖慈職當讞刑合申善惡謹先具事由陳奏伏冀下中書門下商量敕旨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長慶二年白居易上言據刑部及大理寺所斷准律非因鬬爭無事而殺者名爲故殺今姚文秀有事而殺者則非故殺據大理寺直崔元式所執准律相爭爲鬬相擊爲毆交鬬致死始名鬬殺今阿王被打狠籍以致於死姚文秀檢驗身上一無傷損則不得名爲相擊阿王當夜已死何名相爭既非鬬爭又蓄怨怒卽是故殺者又按律疏云不因鬬爭無事而殺名爲故殺此言事者謂鬬爭之事非該他事今大理刑部所執以姚文秀怒妻有過卽不是無事既是有事因而毆死則非故殺者此則唯用無事兩字不引爭鬬上文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殺人殺人了卽曰我有事而殺非故殺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豈有無事而殺人者足明事謂爭鬬之事非他事也又凡言鬬毆死者謂事素非憎嫌偶相爭鬬一毆一擊不意而死如此則非故殺以其本原無殺心今姚文秀怒妻頗深挾恨旣久毆打狠藉當夜便死察其情狀不是偶然此非故殺孰爲故殺若以先因爭罵不是故殺卽如有謀殺人者先引相罵便是交爭一爭之後以物毆殺卽曰我因事而殺非故殺也如此可乎況阿王既死無以辨明姚文秀自云相爭有何憑據伏以獄貴察情法須可久若崔元式所議不用大理寺所執得行實恐被毆死者自此長冤故殺人者從今得計奉敕姚文秀殺妻罪在十惡若從宥免是長兇愚其律縱有互文在理終須果斷宜依白居易狀委所在重杖一頓處死

敬宗寶歷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婦致死者奏請斷以償死刑部尚書柳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鬬也且其子在以妻
而戮其母非教也遂減死論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御史臺刑部大理等奏准各例律諸斷罪而無正條者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
罪者則舉輕以明重疏云斷罪無正條謂一部律內犯無罪名者准雜律不應得爲而爲者笞四十謂律令無條
理不可爲者杖八十疏云雖犯輕重觸類弘多金科玉條包羅難盡其有在律在令無有正條若不輕重相明無
文可以比附臨時處斷量情爲罪庶補遺闕故立此條其情輕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奉敕宜依其年七月
洺州平恩縣百姓高弘超其父暉爲鄉人王感所殺弘超挾刃殺感攜其首自陳大理寺以故殺論尚書刑部員
外郎李殷夢復曰伏以挾刃殺人按律處死投獄自首降罪垂文高弘超旣遂報讐固不逃法戴天罔愧視死如
歸歷代以來事多貸命長慶二年有康買得父憲爲力人張㳂乘醉拉憲氣息將絕買得年十四以木鍤擊㳂後
三日致死敕旨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沇命之科恐失死刑部尚書柳公綽
議曰尊毆卑非鬬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減死論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御史臺刑部大理等奏准各例律諸斷罪而無正條者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
罪者則舉輕以明重疏云斷罪無正條謂一部律內犯無罪名者准雜律不應得爲而爲者笞四十謂律令無條
理不可爲者杖八十疏云雖犯輕重觸類弘多金科玉條包羅難盡其有在律在令無有正條若不輕重相明無
文可以比附臨時處斷量情爲罪庶補遺闕故立此條其情輕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奉敕宜依其年七月
洺州平恩縣百姓高弘超其父暉爲鄉人王感所殺弘超挾刃殺感攜其首自陳大理寺以故殺論尚書刑部員
外郎李殷夢復曰伏以挾刃殺人按律處死投獄自首降罪垂文高弘超旣遂報讐固不逃法戴天罔愧視死如
歸歷代以來事多貸命長慶二年有康買得父憲爲力人張㳂乘醉拉憲氣息將絕買得年十四以木鍤擊㳂後
三日致死敕旨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沇命之科恐失度情之義宜減死處
分又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殺父之讐投縣請罪敕旨復讐殺人固有彝典以其伸冤請罪自詣公門發於天性

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宜減死方今明時有此孝子其高弘超若使須歸極法實慮未契鴻慈奉敕可減死一等

長興二年四月大理正劇可久奏准開成格應盜賊須得本贓然後科決如有推勘因而致死者以故殺論臣請起今已後若因而致死無故卽請減一等別增病患而死者從辜限正賊減本罪五等中書門下覆奏今後凡關賊徒若推勘因而致死者有故以故殺論無故減一等如拷次因增疾患候驗分明如無他故雖辜內致死亦以減等論從之

續通典 宋太祖建隆三年定大辟詳覆法令諸州錄事參軍司法掾同斷獄

通考 開寶三年詔諸道州府應大辟罪決論錄其案朱書格律斷辭禁儀月日官典姓名以聞委刑部覆視五代用兵以來藩侯跋扈率多枉法殺人朝廷務行姑息之政多置不問刑部按覆之制遂廢至是乃有是詔又金州防禦使仇超等坐故入人死罪除名流海島自是人知奉法矣

五年陝州言民范義超周顯德中以私怨殺同里人常古眞家十二口古眞小子留留脫走得免至是長大擒義超訴於官有司引赦當原上曰豈有殺一家十二口而可以赦論卽命斬之

太宗興國五年涇州言定縣婦人怒夫前妻之子婦斷其喉而殺之下詔曰刑憲之設蓋厚於人倫孝慈所生實由乎天性矧乃嫡繼之際固有愛憎之殊法貴原心理難其貫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之子及姑殺婦者並以凡人論九年鳳翔司理楊鄴許州司理張睿並坐掠治平人及亡命卒致死大理處鄴等公罪刑部覆以私罪詔曰法寺以鄴等本非用情宜從公過議法刑部以其擅行掠治合以私罪定刑雖所執不同亦未爲乖當國家方重惜人命欽恤刑章豈忍無辜之人死於酷吏之手宜如刑部之議自今諸道敢有擅掠因致死者悉以私罪論端拱元年廣安軍民安崇緒錄禁軍訴繼母馮嘗與父知逸離今來占奪父貲產欲與己子大理定崇緒訟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寺張佖固執前斷遂下臺省集議徐鉉議曰伏詳安崇緒詞理雖繁今但當定其母馮與父曾離與不離如已離異卽須令馮歸宗如不曾離卽崇緒准法訴母處死今詳案內不曾離異其證有四崇緒所執父書只言遂州公論後母馮自歸本家便爲離異固非事實又知逸在京阿馮卻來知逸之家數年後知逸方死豈可並無論訴遣斥其

記一也本軍初勘有族人安景泛證云已曾離異諸親具知及欲追尋諸親景泛便自引退其證二也知逸有三處莊田馮御後來自占兩處小妻高占一處高來取馮莊課曾經論訟高卽自引退不曾離其證三也本軍皆收崇緒所生母蒲勘問亦稱不知離絕其證四也又自知逸入京之後阿馮御歸以來凡經三度官司勘鞫並無離異狀況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崇緒請依刑部大理寺元斷處死右僕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議曰據法寺定斷以安崇緒論嫡母馮罪便合處死臣等深爲不當若以五母皆同卽阿蒲雖賤乃是安崇緒之親母崇緒本以田業爲馮強占親母衣食不充所以論訴若從法寺斷死則知逸負何辜而絕嗣阿蒲處何地而託身臣等參詳田業並合歸崇緒馮亦合與蒲同居終身供侍不得有闕馮不得擅自貨易莊田并本家親族亦不得來主崇緒家務如是則男雖庶子有父業可安女雖出嫁有本家可歸阿馮終身又不乏養所有罪犯並准赦原詔從昉等議鉉佖各奪一月俸

續通典雍熙元年令諸州十日一慮囚又諭輔臣曰御史臺閤門之前四方綱準之地頗聞臺中鞫獄御史多不躬親垂簾雍容以自尊大求無冤濫豈可得也乃詔御史鞫獄勿得任胥吏尋又詔獄無大小中丞以下皆臨鞫不得專責所司時有開封女子李嘗擊登聞鼓自言無兒息身且病一旦死家業無所付請詔本府隨所欲裁置之李無他親獨父在有司因繫之李又詣登聞訴父被繫狀帝駭曰此事豈當禁繫輦轂之下尚或如此天下至大安得無冤濫乎卽日遣殿中侍御史李範等十四人分往江南兩浙四川荊湖嶺南審決刑獄吏之弛怠者劾其罪以聞其明敏無滯者亦以名上三年置刑部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所上案牘置御史臺推勘二十八人凡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鞫羣臣受詔鞫獄獄既具騎置來上有司斷已復騎置下之州凡上疑獄詳覆之而無疑狀官吏並同違制之坐其應奏疑案亦騎置以聞

通考眞宗咸平三年天下斷死罪八百人上覽囚簿憮然動容語宰執曰雜犯死罪條目至多官吏倘不用心豈無枉濫邪故事死罪獄具三覆奏蓋其重愼何代罷之遂命檢討沿革終慮淹繫不克行也

仁宗天聖初燕肅判刑部上奏言唐大理卿胡演進月囚帳太宗曰其間有可矜者豈宜一以律斷因詔凡大

辟罪令尚書九卿讞之又詔凡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自是全活甚衆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財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京師大辟雖一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至上請而法寺多所舉駁官吏率得不應奏之罪故皆增飾事狀移情就法失朝廷欽恤之意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議者必曰待報淹延臣則以爲漢律皆以季秋論囚又唐自立春至秋分不決死刑未聞淹延以害漢唐之治也下其章中書王曾以謂天下皆一覆奏則必死之人徒充滿狴犴而久不得決請獄疑若情可矜者聽上請遂下詔曰朕念生齒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重輕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毋得舉駁時天聖四年也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院貼奏草率以恩釋著爲例名曰貼放於是吏無所牽制請讞者率多爲減死賴以生者蓋莫勝數焉

慶歷間寧州童子年九歲毆殺人當棄市帝以童孺爭鬭無殺心止命罰金入死者家開封民聚童子教之有因榎楚死者爲其父母所訟府上具獄當民死宰相以爲可矜帝曰情雖可矜法亦難屈命杖脊捨之

神宗熙寧元年詔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初登州言有婦云於母服嫁韋惡韋寢陋謀殺不死按問欲舉自首審刑大理論死用違律爲婚奏裁貸之知州許遵言當減謀殺罪二等請論如敕律乃送刑部刑部斷如審刑大理遵不服請下兩制議詔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又詔安石與法官集議安石與師元冠卿反覆論難師元等益堅其說明年二月庚子詔自今謀殺人已死自首及按問欲舉並奏取敕裁而判部劉述丁諷奏庚子詔書未盡封還中書於是安石奏以爲律意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若已殺從故殺法則爲首者必死不須奏裁爲從者自有編敕奏裁之文不須復立新制與唐介等數爭議於帝前卒從安石議是月甲寅詔自今謀殺人自首及按欲舉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其謀殺人已死爲從者雖當首滅依嘉祐敕兇惡之人情理巨蠹及誤殺人傷與不傷奏裁收還庚子詔書劉述等又奏以爲不當以敕頒御史臺大理寺審刑院及開封府而不頒之諸路又諫引刑一司敕請中書樞密院合議中丞呂誨御史劉琦錢顗皆

請如述等奏下之二府帝以爲律文甚明不須合議而曾公亮等皆以博盡同異厭塞言者爲無傷乃以衆議付樞密院文彥博以爲殺傷者欲殺而傷也即已殺者不可首呂公弼以爲殺傷於律不可首請自今已後殺傷依律其從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陳升之韓絳議與安石略同時富弼入相帝令弼與安石議弼謂安石以謀與殺分爲二事以破析律文盡從衆議安石不可弼乃辭以病八月遂詔謀殺人自首及按問欲舉並依今年二月甲寅敕施行詔開封府推官王堯臣劾劉述丁諷王師元以聞述等皆貶司馬光言阿云之獄中材之吏皆能立斷朝廷命兩制兩府定奪者各一敕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各一爭論從橫至今未定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邪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爲棄百代之常典存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兇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根本之所致邪不報初安石議行司勳員外郎崔台符舉首加額曰數百年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已明年六月擢判大理寺

蘇州民張朝之同堂兄以槍戳死朝父逃去朝執而殺之審刑大理當朝十惡不睦死罪案即上參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爲從兄所殺而朝報殺之罪止加役流會赦應原帝從安石議特釋朝不問

初曾公亮以中書論正刑名爲非安石曰有司用刑名不當則審刑大理當論正審刑大理用刑名不當則差官定議議既不當即中書自宜論奏取決人主此乃所謂國體豈有中書不可論正刑名之理

五年洪州民有犯徒而斷杖者其餘罪會恩免官吏失出當劾中書堂後官劉衮駁議以爲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準罪人原法洪州官吏當原又請自今官司出入人罪者皆用此令而審刑院大理寺以謂出入人罪乃官司誤致罪於人難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衮議從之

六年御史臺言大理寺斷邵武軍與元府奏案刑部郎中杜紘議以爲不當詔下御史臺審定自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皆無所可否獨紘獻議詔台符等各罰金初邵武軍奏獄婦與人姦謀殺其夫已定夫因醉歸姦者殺之

法寺當婦謀殺爲從而紘議婦加功罪應死又興元府奏讞梁懷吉往視出妻之病因寄粟其子輒取食之懷吉毆其子死法寺以盜粟論而當懷吉雜犯死罪引赦原而紘議出妻受寄粟而其子輒費用不入捕法議既上御史臺論紘議不當亦詔罰金仍展年磨勘

八年尚書省言諸獲盜有已經殺人及元犯強姦強盜貸命斷配之人再犯捕獲者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按問自首減免法且律文知人欲告及按問者欲舉自首之類減等斷遣者爲其情非巨蠹有改過自新之心故行寬貸至於姦盜與餘犯不同難以例減請諸強盜已殺人并強姦或元犯強盜貸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問欲舉而自首因人首告應減者並不在減等之例從之

續通典神宗元豐元年帝以國初廢大理獄爲非乃下詔曰大理有獄尚矣今中都官有所劾治皆寓繫開封諸獄囚既猥多難於隔訊盛夏疾疫轉至瘐死或主者異見輒淹歲時不決朕甚愍焉其復大理獄應三司諸寺監吏犯杖笞不俟追究者聽即決餘悉送大理獄其應奏者並令刑部審刑院詳斷應天下奏按亦上之哲宗元祐三年罷紹聖三年復設時韓晉卿爲大理正諸州請讞大辟執政惡其多將劾不應讞者晉卿曰聽斷求所以生之仁恩之至也苟讞而獲譴後不來矣帝然其言六年刑部言舊詳斷官分公案訖主判官論議改正發詳議官覆議有差失問難則書於簡尾送斷官改正主判官審定然後判成自詳斷官歸大理爲評事司直議官爲丞所斷案草不由長貳類多差忒乃定制分評事司直與正爲斷司丞與長貳爲議司凡斷公案正先詳其當否論定則簽印注日移議司覆議有辨難乃具議改正長貳更加審定然後判成錄奏

通考元豐八年詔自今應諸州鞫訊強盜情理無可愍刑名無疑慮而輒奏請並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無得用例破條從司馬光之請也

光言殺人不死傷人不刑堯舜不能以致治近刑部奏鈔兗懷耀三州之民有鬭殺者皆當論死今乃妄作情理可憫或刑名疑慮奏裁刑部即引舊例一切貸之凡律令敕式或不盡載則有司引例以決今鬭殺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承例不問可否盡免死決配作奏鈔施行是殺人者不死其鬭殺條律無所用也請自今諸州

所奏大辟情理無可憫刑名無疑慮令刑部還之使依法處斷實有可憫疑慮令刑部具其實於奏鈔後先擬處斷令門下省審覆如或不當及用例破條即令門下省駁奏取旨勘從之

元祐元年閏二月給事中范純仁言四方奏讞去年未改法以前歲奏大辟凡二百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自去年改法至今未及百日所奏案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十七人所活纔及六分已上臣固知未改法前全活數多其間必有曲貸然猶不失罪疑惟輕之仁自改法後所活數少其間必有濫刑則深虧寧失不經之義請自今四方奏大辟案並令刑部大理寺再行審覆畧具所犯及元奏因依令執政取旨裁斷或所奏不當亦原其罪如此則無寃濫之獄詔大辟刑名疑慮情理可憫令刑部看詳無得枉濫四月尚書省言遠方奏讞待報淹繫甚眾請川廣福建荆南路罪人情輕法重當奏斷者申安撫或鈐轄司酌情決斷訖奏從之

門下侍郎韓維言天下奏案必斷於大理詳議於刑部然後上之中書決於人主近歲有司昧於知法使文自督但因州郡所請依違其言即上中書貼例取旨故四方奏讞日多於前欲望刑清事省難矣自今大理寺受天下奏案其有刑名疑慮情理可憫須具情法輕重條律否則指所斷之法令刑部詳審次第上之詔刑部立法以聞

紹聖元年權刑部侍郎杜紘言諸州大辟本非疑慮其間有因奏裁遂獲免死而已決者不得蒙宥是因之生死惟奏與否而已詔刑部大理寺申明立法

徽宗崇寧三年大理寺言熙寧四年詔獄案不當奏而奏者大辟疑慮可憫免勘其餘並具官吏所坐刑法於案後取旨原之元祐初流罪以下不應奏而奏者勿坐故有司皆知免責不復詳法用刑率多奏上是致奏牘滋多有煩朝廷處斷請自今並依熙寧法從之

三年詔民以罪麗法情有重輕則法有增損故情重法輕情輕法重舊有取旨之令今有司惟以情重法輕則請加罪而法重情輕則不聞奏減是樂於罪人而難於用恕非所以爲欽恤也自今宜遵舊法取旨使情法輕重各適其中否則以違制論從之

宣和六年臣僚言元豐舊法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若大辟刑名疑慮並許奏裁比來諸路以大辟疑慮決於朝廷

者大理寺類以不當劾之夫情理巨蠹罪狀明白裁奏以幸寬貸固在所戒然有疑而難決者一切劾之則官吏
莫不便文自營臣恐天下無復以疑獄奏矣願詔大理寺並依元豐法從之

高宗紹興元年以道路不通諸死囚應奏讞者權令降等斷遣慮滯獄也

三年詔諸路大辟應奏者從提刑司具因依繳奏　四年詔宣州奏檀偕殺人疑慮獄案令刑部重行擬斷申尚書
省

初宣州民葉全二者盜檀偕窖錢偕令耕夫阮授阮捷殺全二等五人棄屍水中當斬屍不經驗奏裁詔授捷並
杖脊流三千里偕貸死杖脊配瓊州孫近爲中書舍人駁之命更擬始近之提點浙東刑獄也紹興民俞富捕盜
而併殺盜妻近奏富與盜別無私讐願貸死詔從之法寺援以爲比執前擬不變近又言富執本縣判狀捕劫盜
殺拒捕之人并及妻偕乃私用威力被殺者五人所犯不同乃詔御史臺看詳侍御史辛炳等言偕係故殺衆證
分明以近降申明條法不應奏輔臣進呈朱勝非曰疑獄不當奏而輒奏

二十六年詔申嚴州郡妄奏出人死罪之禁

二十七年十月盜發烏江縣王公袞母冢有司釋之公袞手殺盜事聞其兄佐爲吏部員外郎乞納官以贖公袞
之罪詔令給舍議時給舍楊椿等大略謂發冢開棺者律當絞公袞始獲盜不敢殺而歸之吏獄成而吏出之使
揚揚出入閭巷與齊民齒則地下之辱沉痛鬱結終莫之伸爲人子者尚得自比於人椿等謂公袞殺掘冢法應
死之人爲無罪納官贖弟之請當不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罪宜如律上是之詔公袞降一官佐依舊供職紹興府
當職官皆抵罪

續通典紹興二十九年令殺人無證屍不經驗之獄具案奏裁如有可疑及翻異從本委提刑審問司差官重勘案成
上本路移他監司審定具案聞奏否則監司再遣官勘之又不伏復奏取旨先是有司建議外路獄三經翻異在千
里內者移大理寺刑部以爲非祖宗法遂蠲正之孝宗究心庶獄每歲臨軒慮囚率先數日令有司進款案披閱然
後決遣法司更定律令必親爲訂正紹興法鞫獄官推勘不實故有不當者一案坐之乾道法又恐有移替事故者

即至淹延乃令先決罪人不當官吏案後押坐七年所司請更定死罪依紹興法餘依乾道施行從之其後有司以覆勘不同則前官有失入之罪往往雷同前勘帝知其弊十四年詔特免一案推結一次於是小大之獄咸得其情又詔凡本路累嘗差官鞫勘猶稱冤者惟檄隣路如尚翻異則奏裁先是諸州翻異之囚既經本州屢勘次檄隣路或再翻異乃移隣路至有越兩路者官吏旁午於道逮繫者困於追對故有是詔

通考孝宗乾道六年臣僚言國家立法議罪最爲詳備大抵其毆傷殺人必有首有從甲爲首則乙以下皆從甲於法合坐死罪自乙而下並當先次決遣在外州郡如甲情理可憫方許奏裁如駐蹕之地凡罪應死者必奏徒流以下申御史臺取旨施行此定制也今有司不務遵行成法纔事涉大辟不問首從俱奏又流徒以下多作情重看詳取旨則合先次決遣之人豈得不例遭禁繫請今後大辟只許以爲首坐應死罪者奏爲從而不應坐死者先次決遣流徒罪不許牽引情重取旨不然則坐以不應奏而奏之罪從之

淳熙十三年臣僚言恭覩國朝法令諸大辟情理昭然不應奏者具奏款申提刑司詳覆論決其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刑名疑慮應奏裁者徑從本州申奏錄副本申提刑司訪聞諸路憲臣間有固執偏見凡所部獄案不問應奏皆令申上俟其看詳之後方許聞奏推其本心固欲審克力不逮志竟成淹滯至有一郡之獄凡十八案申上累月不報遂致一路之獄積四百餘件終歲待報而不決請令刑部檢坐慶元赦令遍符諸路州軍合應奏者州郡徑自照條聞奏不必俟憲司回報庶使獄無淹滯從之

中書舍人葛邲言乾道六年指揮强盜並依舊法議者以爲持杖脅人以盜財者亦死是脅人與殺人等死恐非所以爲良民地後來遂立六項並依舊法處斷外餘聽依刑名疑慮奏裁自此指揮已行之後非特刑名疑慮者不死而在六項者亦爲不死法出姦生徒爲胥吏受賕之地若犯强盜者不別輕重而一於死則死者必多又非所以示好生之德也乞下有司詳議立爲定法從之其後言者又謂强盜苟不犯六項雖累行劫至十數次以上並贓至百千貫皆可以貸命謂宜除六項指揮外其間行劫至兩次以上雖是爲從亦合依舊法處斷乃詔自今應强盜除六項指揮外其間有累行劫至兩次以上雖是爲從亦依舊法處斷有情實可憫者方行奏裁所謂六

項者謂爲首及下手傷人下手放火因而行姦殺人加功已曾貸命再犯之人也

寧宗開禧元年八月知衡州張訢言國家斷獄備極詳審苟有疑慮奏裁別推又有殺人無證一條斷獄註云殺人屍不經驗與無證佐者若勘鞫證佐逃死及雖有證而於法不許爲證者同夫屍不經驗與證佐逃死事因顯然往往州郡引用失當遂致秪牾蓋謀殺劫殺則有佐而必無證鬬殺故殺則有證必無佐夫謂之證者旁證之謂也謂之佐者助已之謂也曰證曰佐自是二事苟有其一皆可以表殺人之然否至於不許爲證正謂殺害人親屬等人慮其私於黨與法故不許近日曲法者凡是重囚多作無證具奏且行兇之時相助協力到官之後自相供通謂之有佐可也何必更求有證至如行兇之人親屬旁援到官固無由證之理例拘親屬不許爲證承舛襲訛寖失本意請行下刑寺及敕令所明施行刑寺奏實如訢請行下諸路自今後不許將無證有佐無佐有證之獄入疑慮之色奏裁從之

三年三月吳曦以反逆誅族屬悉當連坐詔付從官給舍刑部法寺集議合得刑名吏部尚書兼給事中陸峻等議曰竊詳反逆罪父子年十六已上皆絞伯叔父兄弟之子合流三千里自有正條外所有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祖孫兄弟姊妹敕無罪名律止沒官比之伯叔父兄弟之子服屬尤近卽顯沒官重於流三千里蓋緣坐沒官雖貸而不死世爲奴婢律比畜產此法雖存而不見於用其母女妻妾子妻妾祖孫兄弟姊妹合於流罪上議刑竊緣上條所載止爲謀反疏文云臣下將圖逆節者今吳曦建號稱備極僭擬反逆已成上件條未足以盡其罪請特出睿斷施行詔吳曦叛逆族屬悉合誅戮朕念其先世不忍夷滅除曦妻男並決重杖處死外其男十五以下并女及生子之妻並分送二廣遠惡州軍編管內女已出嫁者免親兄弟有官人除名勒停應吳璘位下子孫並移徙出蜀分往湖廣諸州居住吳玠位下子孫與免連坐通主吳璘墳墓祭祀令四川宣撫置司取見服屬官職照應施行訖聞奏

續通典 理宗淳祐十年諭輔臣曰在法詞訴者須經次第官司其臺部受詞所當參酌兩造豈宜遽憑單詞剖決致使所屬觀望曲直倒置可令御史臺及刑部遵守

景定元年詔曰比詔諸提刑司取翻異駁勘之獄從輕斷決而長吏監司多不任責又引奏裁甚者十餘年不決仰提刑司守臣審勘或前勘未盡委有可疑除命官命婦宗婦宗女及合用蔭人奏裁外其餘斷訖以聞官吏特免收坐一次

續通考宋寧宗嘉定二年六月詔臺省及諸路監司速決滯獄

至七年六月亦有此令十五年五月又詔監司慮囚察州縣匿囚者劾之

四年詔申檢驗法頒示天下

先是孝宗淳熙初浙西提刑鄭興裔上檢驗格詔頒之凡尸傷檢覆必給三本一申所屬一申本司一給被害之家至是江西提刑徐似道言檢驗官指輕作重以有為無差訛交互以故奸吏得出入人罪乞以正背人形隨格目給下令於傷損處依樣朱紅書畫唱喝傷痕衆無異詞然後署押詔從之檢驗之必具形與格自此始也

六年六月詔刑部歲終上諸州未決之獄於尚書省擇其最久者罪之

理宗寶慶三年閏五月詔郡縣繫囚歷未結錄守臣輒行特判憲司其詳覆所部獄案歲月淹延者重寘於憲

紹定二年正月大理司直張衍上檢驗推鞫事宜詔令有司究行之

三月詔郡縣繫囚多瘐死獄中憲司其具獄官姓名以聞黜罷之

時趙至道又奏乞下有司刷諸路翻異駁勘之獄詳審斷結庶無淹濫有輔仁政從之

時往往詳讞不時報囚多瘐死監察御史程元鳳奏曰今罪無輕重悉皆送獄獄無大小悉皆稽留或以追索未齊而不問或以供款未圓而不呈或以書擬未當而不判獄官視以為常而不顧其遲獄吏留以為利而惟恐其速奏案申牘既下刑部遲延日月方送理寺理寺看詳亦復如之寺回申省動涉歲月省房又未遽為呈擬亦有呈擬而疏駁者疏駁歲月又復如前展轉遲回有一二年未報下者可疑可矜法當奏讞矜而全之乃反遲回有矜貸之報下而其人已斃於獄者有犯者獲貸而干連病死不一者豈不重可念哉請自今諸路奏獄即以所發月日申御史臺從臺臣究省部法寺之慢從之

景定元年詔刑獄除命官命婦宗婦宗女及合用蔭人奏裁外其餘斷訖以聞

詔曰比詔諸提刑司取翻異駁勘之獄從輕斷決而長吏監司多不任責又引奏裁甚者有十餘年不決之獄仰提刑司守臣審勘或前勘未盡委有可疑除命官宗婦等人奏裁外其餘斷訖以聞官吏特免收坐一次

遼制有八縱八議之法

太祖七年十月詔羣臣分決滯訟

詔曰朕自北征以來四方獄訟積滯頗多今休戰恤民羣臣其副朕意詳決之無或寃枉乃命北府宰相蕭逹魯分道疏決以韓知古總錄其事

遼史康默記傳曰時諸部新附文法未備康默記隸麾下推析律意論決輕重不差毫釐罹禁網者人人自以爲不寃

太宗天顯四年四月錄囚

聖宗時始置大理少卿及正主詳決獄訟之事

聖宗用刑詳愼往時大理寺獄訟凡關覆奏者以翰林學士給事中政事舍人詳決至是始置少卿及正主之猶慮其未盡而親爲錄囚數遣使詣諸道審決寃滯如邢抱朴之屬所至人自以爲無寃

統和十二年六月北府宰相耶律運隆奏三京諸鞫獄官吏多因請託曲加寛貸或妄行搒掠乞行禁止帝可其奏

興宗重熙八年詔有言北院處事失平擊鐘及邀駕告者悉以奏聞

時有司獲盜八人既戮之乃獲正賊家人訴寃中書令張儉三乞申理帝勃然曰卿欲我償命耶儉曰八家老稚無告小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沒矣從之

道宗淸寧元年命諸郡長史如諸部例與僚屬同決罪囚無致枉死獄中

後大安四年十月又詔諸部長官親鞫獄訟又因耶律頗特埒奏先時北南府有訟各州府得就按之比歲非

奉樞密職不得鞫問以故訟多稽留請如舊從之

四年二月令死刑內有冤者即具以聞

先是詔諸路死刑中凡强盜得實者聽即決之不必待決於朝以致獄訟留滯至是復詔左伊勒希巴曰比詔外路死刑聽所在官司即決然恐未能悉其情或有枉者自今雖已款伏仍令附近官司覆問無冤然後決之有冤者即具以聞

金太宗天會二年五月詔俟農隙聽決

新降之民訴訟者衆時方農事或失田業故有是詔

海陵正隆三年十月詔尚書省凡事理不當者許詣登聞鼓院投狀類奏覽訖付御史臺理問

世宗大定四年九月帝以權勢之家親識訴訟官吏每屈法徇情諭宰臣禁止之

十七年八月詔尚書省法寺斷罪輕重各有期限毋致滯留

二十六年定太子妃大功以上親及與皇家無服者及賢而犯私罪者皆不入議

先是后族有犯罪者尚書省引入議奏帝曰法者公天下持平之器若親者犯而從減是使之恃此而恣横也昔漢文誅薄昭有足取者前二十年時后族濟州節度使烏凌阿楚呼嘗犯大辟朕未嘗宥今乃宥之是開後世輕重出入之門也宰臣曰古所以議親尊天子別庶人也帝曰外家自異於宗室漢外戚權太重至移國祚朕所以不令諸王公主有權夫有功於國議勳可也至若議賢既曰賢矣肯犯法乎脫或緣坐則固當減請也至是遂奏定此令

章宗承安元年三月勅尚書刑獄雖已奏行恐有疑枉具再議以聞

四年四月尚書請再覆定令文帝勅宰相曰凡事理明白者轉奏可也文牘多者恐難徧覽其三推情疑以聞至

宣宗貞祐三年正月勅尚書省應入法寺定斷而再送猶未當者具聞

四月遣使審決冤獄

至四年五月及泰和四年四月宣宗貞祐四年六月興定二年四月六月七月並以旱故或命重臣或遣使分道
審理內外冤獄

五年十二月命立州縣官聽訟條約
時翰林修撰楊庭秀言州縣官往往以權勢自居喜怒自任聽訟之際鮮克加審但使譯人往來傳詞罪之輕重成於其口貨賂公行冤枉至有三二十年不能正者帝遂命定立條約違者按察司糾之又命編先後條制書之於冊以備將來考驗

宣宗興定元年三月勅尚書省事關刑名當面議之勿聽轉奏

八月帝謂宰臣曰律有八議今言者或謂應議之人卽當減等何如宰臣對曰凡議者先條所坐及應議之狀以請必議定然後奏裁帝然之曰若不論輕重而輒減之則貴戚皆將恃此以虐民民何以堪

哀宗正大二年四月以旱遣使慮囚鈞許州

元制各路推官專掌推鞫刑獄平反冤滯按治官歲錄其殿最而黜陟之
諸鞫問重事須加拷訊者長貳僚佐官會議立案然後行之違者重加其罪諸職官能平反重刑一起以上者於本官上優陞一等遷用能平反冤獄一起以上與減一資諸路府曹吏能平反冤獄者以各道宣慰司部令史補用

世祖中統三年四月詔詳讞冤獄
詔凡犯刑至死者如州縣府審問獄成卽行處決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萬一差誤悔將何及人命至重朕實哀矜今後凡民間犯死刑及部曲獲重罪鞫問得實先具情事始末奏聞待報又至元六年七月詔遣官審理諸路冤滯雜犯死罪以下量斷遣之至成宗大德七年十二月七道奉使宣撫所審冤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泰定帝泰定二年九月分天下爲十八道遣使審理冤滯順帝元統元年十二月遣臺官分理天下罪囚冤者辨之疑者讞之淹滯者罪其有司

三年十二月詔犯罪應死者五十三人重加詳讞
其後至元十年十月有司斷死罪五十人詔加審覆共十三人因鬬毆殺人免死充軍餘令再三審覆以聞十
七年十一月詔犯罪當死者詳加審讞
至元三年五月遣使諸路慮囚
二十年二月遣官揚州錄囚二十二年正月遣官諸路慮囚輕者釋之成宗元貞初詔太常少卿王約同宗正
御史讞獄京師因議鬬毆殺人者宜減死一等著爲令 大德五年八月詔遣官分道慮囚凡獄囚禁繫累年疑不能決者令廉訪
司具以疑狀申呈省臺詳讞仍爲定例武宗至大三年六月遣使諸道審決重囚英宗即位遣使分讞内外刑
獄至治二年三月遣御史錄囚泰定帝泰定三年三月以不雨命審決重囚四年六月以災異錄諸郡繫囚
順帝至元元年十月選省院臺府通練刑獄之官分道與廉訪使審決獄囚
八年三月勅有司毋得留獄滯訟以致越訴違者官民皆罪之
刑法志曰誣告者抵罪越訴者笞五十七惟本屬官司有過及有寃抑屢告不理或理斷偏屈并應合迴避者許
赴上司陳之
十六年五月詔有罪者從行省問訖然後臺臣體察 二十年正月勅諸事赴省臺訴之理不平者許詣登聞鼓院
擊鼓以聞
成宗大德四年正月詔蒙古都元帥伊蘇岱爾非奉旨勿擅決重刑
五年七月令監察御史審覆札爾古齊罪囚
初太宗正定刑獄俱任蒙古筆且齊掌蘖其中枉誤甚多至是令御史審覆罪囚於札爾古齊六年始令譯史立
漢文卷委蒙古漢御史各一員閱視審覆然後待報後延祐六年正月仁宗御嘉禧殿謂札爾古齊曰札爾古
齊人命所繫其詳閱獄辭事無大小必謀諸同僚疑不能決者與省臺臣集議以聞
六年正月詔官吏犯罪已經赦宥者仍從覈問

九年三月詔仲春以後或有小罪即與疏決勿禁繫以妨農時

武宗至大二年頒尚書省條畫

詔尚書省民間詞訟有司依理處斷毋得淹延歲月凡官僚各執所見不同者許申聞上司詳勘違者監察御史廉訪司糾治

仁宗延祐六年七月敕札魯爾古齊囊嘉特往與晉王內史審錄罪囚重者啟晉王誅之當流配者加等杖之

泰定帝泰定元年六月詔疏決繫囚

略曰天下囚繫寃滯不無方今盛夏宜命臺省選官審錄結正重刑疏決輕繫疑者申聞詳讞

三年十一月敕自今罪囚當釋者由宗正府審覈　中書省臣言西僧每假元辰疏釋重囚有乖政典請罷之故有是詔

文宗至順三年九月寧宗已即位詔重囚淹禁三年以上疑不能決者申達省部詳讞釋放

明太祖洪武三年令死罪三覆五奏毋輒行刑

十四年遣監察御史分按各道罪囚罪重者悉送京師

後十六年七月遣監察御史往浙江等處錄囚諭曰古人有言議獄緩刑又曰無敢折獄人命至重必在詳審夫刑當其罪猶在可矜若濫及無辜豈可復悔爾往慎之二十四年六月以久旱復命刑部官及監察御史清理天下獄訟

十月命法司論囚擬律奏聞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

審囚會同翰林院始此天順五年八月罷

十五年九月明史作十月此從太祖實錄命刑部都察院斷事等官詳審錄囚

帝曰錄囚務在情得其眞刑當其罪大抵人之隱曲難明獄之疑似難辨故往往有經審錄尋復翻異蓋由審刑者之失以至此今命爾等審錄囚徒務以公破私明辨惑稽閱前牘再三詳審有所訴即與理具實以聞

十六年六月定五六日旬時三審五覆之法

帝謂刑部尚書開濟曰天下事不可徇名失實當因名責實近聞審覆之法但應旬時之名不曰今是昨非僅有大同小異審覆者未必盡其心告訴者未必盡其情朕深知其弊爾宜戒之

十七年閏十月命天下諸司刑獄皆屬刑部都察院詳議平允送大理寺審覆然後決之

二十五年二月命刑部詳讞外獄

帝諭尚書楊靖等曰在京獄囚卿等三覆奏朕親審決猶恐不當在外獄囚繁多所擬者豈能一一當罪自今在外所上獄囚卿等當加詳讞務得眞情然後遣官審決有寃者即爲伸理毋致良善被誣奸邪僥倖唯雲南道遠若俟遣官必致淹滯其令本處會官詳審決之

二十六年定圓審之制

三十年六月更定會官審錄之例

初制有大獄必面訊十四年命會議覆奏論決至是置政平訟理二旛審論重囚諭刑部曰自今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審之餘俱以所犯奏然後引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旛傳旨諭之其無罪應釋者持政平旛宣德意遣之繼令五軍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間及駙馬雜聽之錄寃者以狀聞無寃者實犯死罪以下悉論如律諸雜犯准贖

惠帝建文元年十二月法司奏今歲論囚視往歲減十二

成祖永樂元年二月命三法司五日一引奏罪囚依洪武中例會官於承天門覆審施行

二年四月定熱審之例

諭曰天氣向熱獄囚淹久必病病無所仰給必死輕罪而死與枉殺何異今令五府六部六科協助爾等盡數日疏決凡死罪獄成者俟秋處決輕罪即決遣有連引待辨未能決者令出獄聽候

十一月御承天門錄囚

文瀾書局石印

是日多所矜宥四已皆出午門尚慮有枉抑者復召錦衣衛指揮程遂等謂曰囚皆久困於獄而初至朕前久困則雖枉而不求辨初至朕前則畏威而不敢言有此二端刑罪豈能皆當爾等更以朕言從容審之果其有辭即來白

六年法司奏囚當決者三百人帝曰三百餘人豈無一二冤抑爾等更從審之一日不盡則二日三日至十日無害既而得釋者二十餘人

七年閏四月諭法司發遣重囚必五覆奏

帝在行在刑部都察院奏請錄囚上諭侍郎吳盛等曰古人制刑斷罪必出至公謂之欽恤者欲其敬慎惻怛使有罪者不倖免無罪者不濫誅一歸至當而已今輕罪已有定例發遣重者必須五覆奏庶合古人欽恤之意後九年九月刑科給事中曹潤等覆奏處決重囚上曰大辟重法不可率意論決萬一失當死者含冤自今遇處決重囚既奏仍錄所犯之情封進俟有命然後決之十一年四月諭三法司云大辟先疏情實纔五覆奏必不可恕而後誅之職典刑獄毋爲深文苛察毋以愛憎爲操舍肆情徇私罰及無辜雖目前苟逃刑憲天地鬼神鑒臨在上不爾貸也

九年三月命自今凡情可矜疑者必先具奏

時民有盜勸善書刑部黥發戍邊奏聞帝以其心在好善免戍并去所黥字遂有是命

十七年十二月諭法司在外死罪重囚悉赴京師審錄

諭曰刑者聖人所慎匹夫匹婦不得其死足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自今在外諸司死罪咸送京師審錄三覆奏然後行刑

二十二年十月（時仁宗已即位）命大學士會錄囚著爲令

大理寺奏決重囚帝特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榻前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所稔知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加意若爲酷吏而無媿自今審決重囚卿三

人必往同讞有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遂命三法司今後審決重囚必會三學士

仁宗洪熙元年七月時宣宗已即位命大理寺詳審盜犯

時大理卿虞謙等奏貴州道御史所鞫強盜十八皆南衛軍固稱河上運磚具有證驗爲人所誣再經審勘不伏請如例會六部都察院通政司等衙門堂官同審帝曰強盜極惡須令死者心服乃可當與辯明庶不罪及無辜

九月勅公侯伯五府六部大學士給事中審覆重囚可疑者再問

時刑部尚書金純等奏眞犯重囚子毆父母詐僞制書等罪請及時決之帝因命會官審覆且令自今決重囚悉准此例

宣宗宣德元年正月大理寺駁正猗氏民妻殺夫之冤

時大理寺奏王古都殺夫冤事古都猗氏縣民郭小生妻嘗夜與姑同績小生先寢仇人於八潛入其室殺之而遁小生父疑古都私與鄰人袁加兒謀殺之執以告古都實不與袁私時有楊恭者知於八謀首其事然於八強辯郡縣鞫獄者不能得其情古都不勝考掠遂誣服獄上將加刑古都訴冤帝命文武大臣覆訊得誣狀時於八已死矣帝命釋古都遂諭刑部尚書金純等曰罪至死謂之極刑法司於此不用心何所用心朕數戒爾等欽恤何得仍有此事今以赦前姑宥若再枉人如此豈得更容純等皆頓首謝

四月命都察院辯釋誣盜擬斬死罪

時義勇右衛軍閻羣兒妻毛有淫行李宣嘗以告羣兒羣兒數箠擊毛欲殺之毛於是誣羣兒與宣等九人強刼校尉陳貴家御史悉論強刼罪當斬宣等家人擊登聞鼓訴冤給事中李庸以聞帝命都察院與之辯至是行勘實不爲盜帝命釋之毛抵罪因諭御史劉觀宜戒約諸道凡治獄必察實情此事若已論決必不汝貸

十二月以天寒錄囚

勅南北刑官曰今天氣寒冱獄囚淹繫深軫朕懷其情罪不分輕重期以三日悉具以聞朕將親閱焉

三年（刑法志作二年此從宣宗實錄）十二月法司奏決重囚令多官覆閱

諭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公九卿所以合至公重人命卿等往同審覆毋致枉死英國公張輔等還奏訴枉者五十六人帝命法司勘實又戒之曰殺不辜者縱免人責難逃鬼誅不可不愼

七年二月以春和諭法司錄囚

帝親閱所進繫囚罪狀決遣千餘人春審自此始

九年三月勅御史賈諒總兵王瑜等會審諸盜

時諒奏四川獲強盜百三十餘人瑜奏淮安獲強盜四十五人俱服罪帝勅曰盜雖服罪更會衆官審實果贓証明白無辭即如律處決若有辭即與審理不可誣飾以取己便

英宗正統元年九月諭法司囚不服辯敢抑徇原訊者罪無赦

時評事尹𤧚言刑部都察院於調問罪囚多不詳鞫第逼令引伏如原詞請革其弊俾負枉者得盡其情帝是之因有是諭

四年四月令都布按三司每歲委官會巡按御史審錄罪囚

從御史唐愼請也

六年五月命通示審囚官讞獄事宜

刑部郎中林厚奏一在京監禁重囚有累訴寃枉逮人照勘久不獲斷者請勅各衙門類錄各犯緊關寃情付諸審獄官即與辨理具奏一在外見監重囚有嘗經訴寃及申詳三法司以論議不明駁回再詰者請亦錄各犯所訴寃情及駁回詞語付諸審獄官令詳讞具奏一辯過重囚若俟奏允方與疎去枷杻歷日既久未免瘐死亡將合奏者暫去枷杻仍繫鎖鐐俟奏允區處帝從其奏仍命通示審囚官知之

七月令官吏獲盜未審錄者勿准例升賞

時大理寺評事馬豫言臣奉勅審刑竊見各處捉獲強盜多因仇人指攀拷掠成獄不待詳報死傷者甚多今

後宜勿聽妄指果有贓証御史按察司會審方許論決若未審錄有傷死者毋得准例升賞帝從之

九年四月命會審參用詳審例

時山東副使王裕奏獄囚當會審而御史及三法司官或踰年一會囚多瘐死往者常遣御史會按察司詳審釋遣甚衆今莫若罷會審之例而行詳審之法勅遣按察司官一員專審諸獄部議舊制不可廢帝因命選按察司官一員與巡按御史同審原問官吏失出入者姑勿問涉贓私者究如律後景泰四年四月令各處巡撫巡按官但會審三司并巡按御史所問罪囚其各府衛則如正統九年例專委布按二司會審

十二年四月遣刑部大理寺官往南北直隸及十三布政司會同巡按御史三司官審錄死罪可矜可疑及事無証佐可結正者具奏處置徒流以下減等發落原問官故入等罪俱不追究

因御史呂淵奏也

十四年五月命太監金英同法司錄囚

時大理卿俞士悅等以春夏旱災請會審刑獄帝命太監金英同法司堂上官審見監聽決罪囚情重者具實類奏處置

景帝景泰六年六月禁鞫囚二弊

大理寺正向敬言鞫囚有二弊其一論罪不當者輒調問痛加箠楚至三四次仍依原擬不免有冤請自今三次不允送別衙門推鞫原問不當者罪之其一毆鬬罵詈違限等類輕罪律有正條者法司以正條罪輕輒擬依不應從重其買免枉法强竊盜等項贓法金銀律追本色今乃准其費用追鈔此皆輕重不當乞禁令如律從之

英宗天順三年十月定朝審之制

命每歲霜降後凡應決重囚三法司會公侯伯審錄永爲定例

憲宗成化五年六月申明大理寺參問刑官之制

大理寺評事張鈺言大理之設所以審錄刑部都察院鞫問罪囚其間或擬罪不當者一再駁還並令改擬或仍

不當許參問此係舊制近見南京法司多用嚴刑迫囚誣服其被糾者亦止改正而無罪乞自今許本寺參問寺

鄉王槪覆奏如議

七年八月申明罪囚有詞改調別問之例

刑科給事中白昂等言大理寺審錄罪囚參擬罪名具載諸司職掌至為詳密比者大理寺審錄有詞稱寃人犯駁回再問者多行移調問者少及巡撫巡按官并在外衙門詳議所屬申詳囚犯內有情弊者亦皆駁回再問致被偏執已見不與辯明多用非法重刑鍛鍊成獄囚人慮其駁回必加酷刑雖有寃枉不敢再言今後乞命在內法司使遵諸司職掌事例行之在外參審所屬申詳囚犯中間如有問招不明擬罪不當及有詞稱寃者俱聽改調別衙門問理不許仍行原問官問理奏下法司議如所言從之

十四年九月定會審重獄事宜

大理評事周茂連奏准凡真犯死罪重囚推情取具招詞依律擬罪明白具本連証佐干連人卷俱發大理寺審錄如有招情未明擬罪不當稱寃不肯服辯者俱駁回再問若招情明白擬罪合律輸情服辯者大理寺將審允緣由奏奉欽依准擬依律處決方纔回報原問衙門監候照例具奏引犯人赴承天門外會同多官審錄其審錄之時原問原審并接管官員仍帶原卷聽審情真無詞者覆奏處決如遇囚翻異稱寃有詞各官仍親一一照卷陳其始末來歷并原先問審過緣由聽從多官從公參詳果有可矜可疑或應合再與勘問通行備由奏請定奪

十七年四月定兩京五年大審之例

時以久旱諭法司慎刑命司禮太監懷恩會同三法司堂上官於大理寺審錄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備行之自此定例每五年遣內臣審錄以為常所矜疑放遣嘗倍於熱審時

孝宗弘治二年勅法司詳審

勅曰凡人命無屍可檢若屍朽難辨者盜賊追無贓仗或有贓非真者或情法不相當或情罪可矜疑或累訴稱寃而不伏或久俟證佐而未獲具情節奏讞審問之際尤須詳察色詞旁詢知証毋避嫌疑毋任好惡毋視權要

爲輕重務得實情以全民命原問官故入宥勿治其悉心殫慮明斷而以恕行之

勑天下諸司詳錄重囚

令法司每年立秋時簿錄在外監候重囚不分有無訴訟及有無招擬通行具奏轉行各該巡按御史會同都布按三司以下南北直隸行移差去審刑主事會巡按御史督同都司以下從公研審情眞罪當者照例處決有寃抑者卽與辯理情可矜疑者徑自具奏定奪其未轉詳者責令轉詳未問結者督同問結

十三年二月以災異清理天下獄囚

戶科給事中邱俊以內外問刑衙門罪囚有監禁四五年甚至數十年者寃氣騰結皆足致災乞通行天下將見監三年以上罪囚情眞者秋後處決其情可矜疑及事情難明者不拘成案悉與辯明至四月刑部議覆謂兩京罪囚每歲夏月審錄秋後又會官重審及五年又命太監等官會審已有成法宜如舊行其各布政司審錄不必待至明年請如俊所奏暫行之此後仍五年一次差官從之

世宗嘉靖六年八月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 按欽明大獄錄乃張桂署三司時得請於帝而爲之名曰欽明實寃獄耳今存其書名於此以嘉靖初年故典俾覽古者因是以推所由來亦考鏡之一助也

二十年三月命各省所遣審獄官不得避嫌瞻徇

時以五年差官審錄刑科給事中龍遂乞勅所司移文所遣官凡一應重囚務虛心研審必得眞情有可辨理釋放發遣審豁者皆速與施行若果有寃枉而初爲審辨官所辨出者原勘原問官仍寘不論如審辨官明知寃抑故不與辨或忌原問而誣入後爲他官所辨出原問經審官皆宜追論若本無寃枉而徇私曲縱者亦宜重譴帝於是特命之

四十四年六月刑科條上審錄事宜

給事中沈寅言每歲霜降會官朝審造次而畢今後宜令一一唱名讀招參情覆案得其情眞有詞及可矜可疑之實宣示所批方行引去又部臣奉差慮囚有所平反而有司故爲阻撓皆曰事權太輕或不得其人故耳自今

宜慎揀而專任之非復命不得升遷地方官有不用命者聽其參奏疏入報可

穆宗隆慶三年十一月勅刑科參議刑獄

給事中舒化言法者天下公共臣等待罪該科宜爲陛下執法自今一切犯罪當論者宜下法司法司擬議不當下臣等參看則天下孰敢有自干明憲者如有不合聖意竟自勅行則愛憎喜怒難必盡無而法司與臣俱爲冗曠惟陛下俛容臣等執法勅下法司永爲令典帝是之

四年九月申飭審決囚事例

先是弘治十七年兵科給事中潘釋奏故事每歲會審重囚率以一日竣事人命至重該審之囚衆多如拘以一日則不得從容詳慎昔太宗文皇帝因刑部等衙門大辟四三百餘人復訊皆實請决復諭之曰更審之一日不盡則二日三日雖十日何害此祖宗好生之仁萬世所當遵也乞令從容研審使無冤枉從之又嘉靖十一年十月刑科給事中王瑄等言頃者重囚審錄原案未讀囚詞未終輒已引去而當筆者手不停批且百五十餘人造次而畢殊非慎獄之意乞自今廷審稍展其期令原問衙門各以獄詞朗然宣示使多官雜議務服其心如有疑似亟與分辨帝然之因令會審諸臣盡心詳慎至是給事中舒化言繫囚之數幾至五百一日讞審勢不能周宜分爲二日從之

六年正月申飭分別矜疑事例

刑科給事中胡檟言律文矜疑二字求情定罪難於並用所謂矜者如或發於情之不容已或出於勢之不得不然或迫於相激或陷於無知一旦抵罪其情猶可矜也所謂疑者或曖昧不明或始終互異貼律則不協比例則未合擬以罪名終難歸結此其罪又可疑也二字文雖聯絡義不相蒙今章奏概用無別殊失律義請令刑部申飭諸司參酌律令可矜可疑務剖析情罪帝從之

神宗萬歷元年九月刑科請慎朝審

給事中侯于趙言朝審舉事正古者獄成公卿參聽之意中間含冤茹痛不知凡幾除惡逆强盜外宜分散各

司參互預審備造小間分送與審官員使曉然知其始末原繇推鞫之際不厭詳悉所見異同更相商決再如緝衛所獲强盜必送法司研審毋得誣執扶同概施戕毒之手共成羅織之獄刑部覆奏從之

五年六月諭刑部詳審

帝以審錄矜疑罪犯不合律意諭曰印信係干王制與歷日符驗等項同科故律凡僞造者斬初不論其行使次數及得財多寡今該犯情無可原照舊監候發遣朝廷五年差官審錄欲申理無辜非欲輕釋有罪若有幸免則民輕犯法刑獄益多豈得爲仁政近來審錄官不講求律意但沽欽恤之名其中疑獄沈寃或反不能照察今後務仔細推詳毋得一概混覆

十年四月刑科請勅恤刑官毋得任意改招

給事中張養蒙言獄貴初情自古記之諸臣奉命審獄據原招以求之疑允駁聽之部議法司奉旨議覆據原奏以定允駁可否請自上裁倘有原招未應辨放而任意改定則是初情不足貴而重犯可故出也乞勅恤刑官止摘原招詳奏或事果寃抑亦不見先敘原招後加參語章下所司

十一年十月申審決之例

禮科給事中李以謙言每歲錄囚不曰處決而曰審決恐臨決之有寃抑而再加詳審也近年各省直遇審決之期但擇情重者決之是處決而非審決也宜行巡按御史虛心詳讞有情與律背事與招違者卽爲辨理事雖不寃執詞不服者亦緩決待再審勿一概行刑從之

二十三年六月改每歲清理刑獄之例

先是二十一年六月刑部言差官審錄必待五年難免寃抑請照兩京矜疑事例於巡撫每歲審錄外再立澄清囹圄之法每當春和聽兩直隸十三省各撫按官會行所屬問刑衙門各審部內輕重囚犯按察司居省會卽審省會之囚守巡道有分土卽審各道之囚皆親身巡行不得調審爲諸囚累亦不得委守令輕罪徑自發落重罪仍聽部覆務使力行清審歲一酌行庶天下郡縣無一不淸之囹圄從之至是御史李宗延言每歲罪

犯內有熱審外有歲清熱審會集多官眾議僉同歲清止一道臣似屬率易且春爲歲清冬爲處決中爲審錄上
解者三又屬勞擾乞勅刑部咨行各省直撫按官罷歲清而比照熱審事例每五六月流徒笞杖各減一等應枷
號暫免兩月其充軍死罪情可矜疑入官給主贓多監久者按臣會審明的未奉單者徑自發落已奉單者差終
題豁則熱審之恩徧於天下矣從之

刑類七

詳讞下

皇朝通典天命元年十一月置理政聽訟大臣五人扎爾固齊十人凡有聽斷之事先經扎爾固齊十人審問然後言於五臣五臣再加審問然後言於諸貝勒衆議既定奏明三覆審之恐尙有寃抑令訟者跪　上前更詳問之

二年七月禁止私行聽斷

九月　敕諸貝勒詳審罪犯天聰五年七月　敕審事先取見證口供

六年八月　諭八固山額眞悉心審斷罪犯

崇德五年閏正月分遣固山額眞往各處審理寃獄

順治二年二月飭內外刑官察審滯獄聞

六月　敕刑官研審監候罪犯

皇朝通考復大理寺職掌舊例時大理寺卿房可壯奏臣等職司刑名舊例凡內外問擬俱送寺覆擬邇來承前代稽延之弊一切務爲簡捷卽重如人命亦祇憑綠牌面奏先行處決後補招疏似非良法莫若以翻異照駁之職還歸臣等得　旨大理寺職掌照舊例行

四年定重犯臨決稱寃之例凡死罪在內法司定議在外督撫審錄定議法司覆勘奏　聞候　旨應決者委員處決若犯人反異原招或家屬代訴稱寃卽再與推鞫事果屈枉卽同原審官改正如囚犯明稱寃抑不爲伸理者分別失入故入論罪

八年舉行熱審之例時有病死獄中者　上覽奏諭曰天時向熱連日風霾不雨前代常有熱審之例刑部可通察刑獄五城司坊順天府京縣各察監犯之無干牽連者卽日釋放笞杖徒流次第減免其有情罪可矜疑

者請旨定奪

十年以天旱　命內外各衙門清理獄案奉　諭雨澤愆期多由刑獄冤滯刑部即日會同都察院大理寺及凡有刑名衙門督率司官將死罪未經審結有情　可矜疑者即日審明具奏定奪徒罪人犯察非重情準與減等笞杖豁免候審干連證犯先行釋放大小獄情未審結者限一月通行完結順天府五城直隸督撫所屬一體遵行

定朝審事例每年於霜降後十日三法司會同九卿科道官將刑部現監重囚逐一詳錄分矜疑緩決情實三項具題　命下之日矜疑者照例減等緩決者仍行監禁其情實者刑部三覆奏　聞臨決之時另本開列花名候　御筆勾除方行處決

皇朝通典　六月　諭朕於政事最重刑獄奏讞本章必再三覆閱每有改正但慮日有萬幾或一時不及致詳死者不可復生誤者不可復改此悔此怨咎將誰歸朕志存愛育於飢寒為盜之民尚許自首遐方未服之眾廣示招徠況於有職朝臣無知黎庶豈肯陷以刻深致滋冤濫以後問刑衙門議事大臣問擬人罪務期詳審眞情引用本律一切鈎索羅織悉宜痛革又不得借口故出以致漏網務平心守法使人不冤以幾刑措之治

又復秋決朝審例

八月定直隸秋審遣刑部司官會同督撫審決之例三法司定審擬死罪議同者合具勘語不同者各具勘語之例

十一年七月　敕各省詳勘見審重囚以可矜可疑者奏聞定奪

八月令各省刑官將已結未結大獄歲終造冊進　呈

十月　諭凡重囚經三法司定議後議政王貝勒大臣再行詳議

十二年六月　諭朕覽法司奏章議決重囚日五六人或十餘人念茲愚氓兵戈災祲之後復罹法網深可憫惻爾等刑名衙門將現監未結重案悉心清理原情準法務求平允但不得故縱市恩仍傳諭各省督撫申戒

所屬不得羅織刻
覈負朕好生至意
十一月　諭三法司核擬死罪必面同研審不得但用文移往復定凡遇卹刑之年未經差官審錄者督
撫不得竟自審決
十三年十月　諭上年暫停秋決今年朝審應決人犯甚衆但其中情罪輕重不同或仍有可矜可疑者當
行減等著多羅安郡王岳樂同索厄費揚古額巴黑蔣赫德科爾坤車克圖海胡兆龍再加詳審分別確議
十五年十月定各省秋審分別應決緩決並可矜可疑三項於霜降前奏請　定奪之例
十七年十二月定嚴冬盛暑清理刑獄之例
康熙元年三月定錄供不全引律不確之禁
四年十月刑部議霜降後冬至前續到案件該督撫即陸續審明具題照例辦理如已過冬至該督撫題
明仍行監候俟明年秋審
七年十月定　朝審獄冊法司人各一冊查閱
九年正月　命刑部詳勘盜案
三月以天旱　諭問刑衙門一切獄訟務期平允得情速審速結勿得株累無辜久淹羈禁
十一年六月　命大學士會同三法司詳審重囚 謹按十七年五月復以天時炎暑舉行是例二十五年六月亦如之
十二年八月　諭刑部嗣後朝審會議緩決可矜可疑諸案仍如常啟奏外其情實重犯別用黃冊彙列罪
狀及司名並犯人旗分佐領年貌姓名開列於前其情罪仍分晰開載於後
十一月定秋審冊籍限七月十五日以前到部之
例十四年五月以天旱　命內大臣會同三法司詳審重囚
十六年七月定各省秋審繕冊送京覆覈之例

十二月定盜案已滿三年歸秋審完結之例

十七年定秋審事件止照原題定擬勿得將　案內牽連及被害之人重提質審

十八年三月詳審自首同行爲盜而非手刃人者應從依律論罪之議

四月以天旱　命內大臣會同三法司詳審重囚遣司官分往直省會同撫臬審錄

二十年正月　諭三法司帝王以德化民以刑弼教必聽斷明允擬議持平乃能使民無冤抑可幾刑措之風近覽法司章奏議決重犯甚多或愚民無知身蹈法網或由教化未孚或爲飢寒所迫以致習俗日偷愍不畏法每念及此深爲憫惻在外督撫臬司及問刑各官審理重案有律例未諳定擬失當草率完結者有謬執已見改竄供招深文羅織者有偏私索詐受囑狥情顛倒是非者有一於此民枉何由得申以後著嚴加申飭內外問刑各衙門務期原情準法協於至當不得故縱市恩亦不得苛刻失入加意詳刑副朕欽卹民命之意

二十一年六月　命刑部清理獄囚凡應速結事情即爲歸結

二十二年三月　諭刑部問刑衙門期於審鞫精詳讞決平允而後民情悅服冤抑畢伸近見爾部審理大小事件每多草率因循瞻狥舛錯如聽訟之時兩造是非自應分別定案因意有偏私往往不問曲直勒令和息或逼撤原狀含糊完結以致奸頑倖免良善含冤至於審員謬執己見聽斷不公或更改口詞圖遂私意或恐嚇犯證不令直供或妄肆株連稽延月日或怠玩疏忽苟且告竣此等弊端難以枚舉嗣後堂司各官俱著洗心滌慮一切刑名事務令情法允協無枉無縱以副委任之意

二十三年四月　命大學士尚書等審理刑部重犯

二十四年十一月　敕法司詳審秋決人犯

二十五年六月　命內外法司詳審重囚果可矜疑照例減等七月　諭刑部刑獄民命攸關聽斷雖貴精詳而案牘務無留滯庶事得速竣民免株連向來凡朔一二日及齋戒日期不理刑名因而案件間有停積恐聽審人犯久候拖累覆核事件遲延滋弊嗣後遇前項日期除循例不行刑外其餘照常章疏事件仍行審理

啟奏務期獄無稽緩　案得早清以副朕明慎用刑之至意

二十七年十月定御史詳閱供招限三日說堂之例

三十六年十一月高陽縣民張三等坐盜論罪　上以情有可疑遣官覆審張三等實非眞盜釋之

三十七年十一月　上遣內地官員教導蒙古王等審理彼處盜案會同聽斷並　諭加意鞫訊不得妄殺無辜

三十九年九月　諭州縣取原供時雖不得情亦必飾詞以詳上司覆審然後到部即有寃抑部內何由周知凡爲州縣者遇刑獄之事初次不能審出實情及上司批駁後審出不妨改正若明知己誤又復隱諱則必致有寃抑矣又定部駁審案另委員覆審將原審不明之官議處例

四十七年二月　上遣戶部侍郎穆丹審浙江大嵐山賊案恐賊犯妄扳平人富戶貪官奸役借行嚇詐親書諭旨令察審時毋得恐嚇良民以致失所並　諭除賊犯正身外株連人等用刑尤宜謹慎南人愚弱一遇嚴刑即行招認不復得脫矣

五十年七月刑部察審山西民陳四等聚眾搶擄一案奉　旨此案部議甚謬陳四等供稱康熙四十四四十五兩年因本省歉收不能度日於康熙四十六年自山西帶婦女及親戚一百三十餘口逃荒至陝西康熙四十八年至河南由河南流移湖廣貴州此等言語顯係欺誑自朕巡陝西等省以來每年俱係大有陳四等何曾遭遇饑饉若果係流移饑民自應徒步荷擔沿途乞食爲何乘騾馬手執刀鎗器械繞行各省且如許人眾飄流數載每日口糧若干喂馬草料若干俱從何處得來謂之流民可乎部議將陳四等妻子各發回原籍安置伊等離家多年發回無產業度日更撥何處地畝與之耕種於此等處並不詳審濫援今年四月釋放監禁罪人之例朦混議奏可乎尋定陳四斬決爲從陳六等三十六人及婦女三十六口分別發往伯都訥寧古塔墨爾根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各該省督撫並經過之地方府州縣各官降革有差

五十三年十月　勑刑部秋審奏章毋得繁複定秋審緩決之案照舊聲明情由

五十五年七月定會審八旗命案之例
五十七年八月定部駁審案督撫狥庇不行改正處分
五十九年十月　諭朝審情實人犯內有遇赦免者有不應赦免者若不詳察分別則明年或遇赦詔將伊等於赦詔前混行正法殊屬可矜著九卿科道會議除照常不赦罪犯外其餘逐一詳覈分別具奏
雍正元年正月　諭直省大小獄訟民命所關國家各設按察使以專掌之一切州縣申詳至臬司而獄成凡督撫達部題奏事件皆由臬司定案任豈不重與國家定律所以弼教非以厲民是故嚴立刑書防其或罹於法及至斷獄又條分縷晰思以曲全其生今或情例相違牽合文法以納民於網或有兩例並見輒上下其手以自遂其私安得無冤獄哉夫折獄憑口供而平反憑案卷今法吏不求得情惟求完結州縣案卷之申詳於臬司者多鍛鍊口供附於律例冀免臬司之駁查臬司之詳督撫督撫之揭部院者又加文致冀免三法司之駁查口供案卷如是冤抑何從平反咎在聽斷之初心原非欲必得其情也今既釐剔宿弊歸于明允毋得因循故事自墮奸欺至納賄出入人罪於法尤重臬司其正己率下使法無枉撓庶幾刑措之風
皇朝通考改定蒙古立絞之案時辦理士默特事務郎中福柱等奏披甲阿納等盜牛二頭照例應絞立決得旨偷盜一二牲畜即將蒙古立絞人命重大嗣後應改為擬絞監候倘蒙古無知法輕易犯而盜案比往年較多則仍照原例擬罪
皇朝通典二年三月　敕部臣詳慎刑獄
四月定各省秋審具題法司照朝審之例三覆具奏
六月刑部等衙門奏准兩廣總督孔毓珣奏生員陳爲翰打死何壯深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奉　上諭此事尚未審得實情何壯深係陳爲翰種地交租之人斷無先動手打陳爲翰之理陳爲翰定係劣衿倚仗威勢將何壯深踢死此事著交與巡撫李紱務必審出實情具奏若不審出實情朕必另行遣官往審再將陳爲翰考取增生之學道與現管之教官一併查奏從前朕因僧人係皈依佛教行善之流豈可毆人致死曾特descriptor諭旨著定治

罪之例夫皈依佛教之人尚不可任其毆人致死況在聖門讀書之人乎既讀書而欺淩百姓毆人致死實大有玷於斯文不可照常人例論嗣後有生員欺淩百姓毆人致死者作何加等治罪之處該部會同九卿定議具奏旋經三法司奏此案該撫仍照鬭毆殺人例擬絞監候具題應改爲斬監候奉 旨朕駁審陳爲翰一案該撫審出實情仍照前擬具題而該部又欲駁重朕籌之再四若依部駁恐將來督撫等俱有意迎合而事情委曲有所未盡若仍照該撫所擬又恐將來督撫等堅執前見不肯改易朦朧結案二者皆於法不得其平朕愼重讞獄期於盡善無弊此案著九卿等會同詳議尋議照鬭毆殺人律擬絞監候

七月 諭嗣後具題案內有一人而兩案犯罪前案罪輕後案審明從重歸結者至後案題結之日仍將前案輕罪敘入然後就本案重罪按律定擬如前已擬重罪後案罪輕亦必將前案重罪聲明仍歸前案定擬如有數案犯罪者亦必將各案所擬俱簡明敘入最後題結本章內

三年正月 命刑部清理獄囚

十月 命法司詳閱緩決招冊

又 諭刑部今年情實人犯招冊朕細加閱看將其中情罪有一綫可原者已降旨分別發落緩決人犯招冊昨亦逐一閱看見九卿所定尚有未協著將原冊細心酌量於數日內候旨

十一月 諭嗣後遇有盜案務將案內之悍惡實在爲盜及被人誘脅或迫於飢寒要非素行爲盜之處一一分註明白於疏內聲明候定

皇朝通考 定州縣官承審重案議處議敘之案湖南黔陽縣革生黃振裘挾仇詐財誣控族戚傅廖氏與何綸有姦用藥毒死伊夫傅淑揖伊翁傅應泰伊子傅輔學三命并誘逼婢女誣証賄囑仵作揑傷妄報署縣陳煥拘訊廖氏與何綸俱誣服經接任知縣馮應正因屍傷未明詳委另驗審得實情黃振裘照開棺見屍律擬絞監候得旨允行仍 諭馮應正將此案實情審出著交部議敘以示嘉獎前任陳煥誤定重罪草菅人命著革職照貪官例永不敘用嗣後州縣承審命盜重案有似此應賞應罰者俱照此例

文瀾書局石印

皇朝通典五年六月河南巡撫田文鏡題胡大保强行雞姦致死人命擬斬立決法司改擬監候奉　旨不肖惡徒因雞姦不從勒死人命有何可矜疑而反從末減若以其未成姦而改爲監候則視雞姦爲重而轉視人命爲輕矣有是理乎田文鏡具題之案經朕御覽者尙敢意爲輕重若此則凡外省咨文由部自行定奪者其輕重任意又可知矣嗣後督撫咨文到部而各部駁詰非理者准該督撫密摺奏聞

八月　諭刑部李茂卿打死胡君彩一案若非爾部駁令覆審則兇犯李茂卿脫然無罪而屍親胡君星反坐以誣告擬流不爲是非失實亦且寃抑莫伸矣今駁回覆審該撫將一切實情審出李茂卿擬絞監候方成信讞似此定稿司官若不量加奬勵則將來辦事實心之員何由鼓勵嗣後此等事件司官能細心究核駁令覆審改正者應量加議敘若有妄行苛駁者亦當加以懲戒

六年正月　勅審擬罪案毋得律例兩引

九月　大學士三法司九卿會同詳查各省緩決人犯確議分別具奏其特旨治罪之案亦令詳查妥議

七年五月　諭朕愼重刑獄秋審朝審悉命三覆奏聞今思每日所進本內有擬以極典及斬絞立決之犯其情罪俱屬重大律無可寬然朕猶欲愼審而後置之於法此後如此等本章已閱過票發交與本房者著批本官照三覆奏之例進呈三次候朕再加詳閱然後批發

八年十月　諭各省命案其應輕應重朕確有所見者卽降旨定奪若其情罪在疑似之閒而擬罪在可輕可重之際朕心不能卽定者方交與九卿定議以期平允乃往往見九卿定議槪以減等發落覆奏如此則朕何不卽令減等而必多此曲折乎向後務期權衡允當寬嚴適中以副朕明罰敕法之至意

皇朝通考　敕議罪不得擅用加倍字樣奉　諭嗣後議處議罪之條俱照本律定擬其應從重者必須折衷平允不得擅用加倍字樣開朦混苛刻之端 詳見刑制門

皇朝通典十一年二月以天旱　諭刑部大小事件應完結者完結應改正者改正種種弊端徹底釐剔務期正本清源毋再因循玩忽

六月定法司親赴會審及　朝審秋審之例

九月　諭刑部曰諸臣所進招冊俱經細加斟酌擬定情實但此內有一綫可生之機爾等亦當陳奏在前日定擬情實自是執法在此刻勿到商酌倘有可寬又當原情斷不可因已定情實欲符前奏難於更改遂隱默不復再奏執法原情總歸於大公至正而已

十月　諭各省秋審有不應緩決之案經九卿改情實者甚多如各省督撫臬司執法科罪而九卿核情平反或九卿據法定議而朕酌事從寬如此方合政體豈有執法之官而任意於法外狥縱者乎今九卿雖行改正然不明白曉諭督撫臬司或謂九卿定擬務從苛刻稍存迎合之意遂以可矜可疑之案概以情實奏讞其流弊尤不可言著將改正各案遂一查明通行申飭俾後悉心定擬稱朕明刑欽恤之至意

十二年九月　諭嗣後秋審案件有應改而不改及不應改而妄改者從重議處若意見或有不同准兩議陳奏請旨定奪卽衆人皆同而一人獨異者亦准陳奏

十三年閏四月禁革

九月　皇上御極十月　敕法司詳察直省獄詞擬罪未妥者另議奏聞

皇朝通考乾隆元年定委驗屍傷之例刑部議準嗣後相驗　屍傷及鬬毆傷重之人如離城窵遠及繁宂州縣不能遂起詣驗者委佐貳往驗仍聽州縣官填注傷單詳報倘州縣官實能往驗輒委佐貳等官致滋擾累揑飾等弊照例議處

又定鄰邑印官代驗屍傷之例刑部議準凡相驗屍傷本邑與鄰邑相距不過五六十里本邑印官公出卽請鄰邑印官代驗其或鄰邑地遠不能朝發夕至者許別委佐貳代驗之員必係同知通判州同縣丞等官毋許濫委雜職至十八年又奏準凡遇命案印官公出同城並無佐貳又距鄰邑遙遠者卽令該吏目典史驗立傷單申報印官覆驗如印官不能卽回申請鄰邑代驗填圖通詳

三年定監候待質年久之犯分別酌擬刑部議覆御史王綱振疏言各省秋審冊內有監候待質一項如續獲盜首

未肯招認而從前供明之夥盜已經決遣餘盜尚未盡獲無憑質証罪關首犯例應監候待質或有續獲之犯審供與原供案情相符並非首盜又未傷人原係案內夥盜因年久贓物花費遂照疑似之條監候待質又如獲犯並無贓據屢審堅供不認此或係夥盜或係無辜因餘犯在逃亦令待質伏思此等旣屬疑似則虛實原屬未定乃歲歲待質有監至十餘年及二三十年者昔年之逃犯久已無踪而此等衰老待質之犯久掩囹圄雖有一綫可原之情概沉獄底請　敕下法司於秋審之日公同九卿將原案逐一詳查酌其情罪之輕重量其監候之遠近或取保或末減或仍行監候分別辦理

皇朝通典四月　命王大臣會同刑部詳審不赦罪囚及屢經緩決人犯

四年八月禁州縣訟詞不得混行批委鄉地查覆

十月　諭河南秋審各案九卿從該撫所擬情實內改入緩決者十六起可矜內改入緩決者十五起夫讞獄貴得其平必合乎人心之同方不愧明允之義雖其閒所犯情罪不一彼此輕重之閒亦有介於疑似者內外大臣意見不能一轍然一省改輕改重者至三十餘起則非人心之大同可見矣可傳諭尹會一向後辦理刑名必揆情度理務期允當以成信讞

五年三月定承審官失出失入經上司駁回按律改正免其糾參若固執原擬另委別員審出或已經咨題完結後復查出照例議處如委員逢迎遷就後經發覺亦照例議處

九月　諭盜賊中狡猾者多平日窩夥不肯實供每誣扳素封之家及向有嫌隙之人以圖陷害而捕役索詐弊端百出縱審出誣扳實情准予省釋而被拘候審已不勝擾累矣各省臬司爲刑名總匯當檄行所屬凡盜賊供扳窩夥必先訊有確據方可拘拏隨到隨審如係誣扳立卽省釋並將誣良之盜賊先行重懲以免再有誣扳

七年九月　諭節烈之婦祀於其鄉所以旌善端化樹之風聲也其致死本婦之犯法無可貸是以乾隆五年福建秋審蕭充一案該撫擬情實九卿改爲緩決朕曾降旨申飭蓋以烈婦之死由於該犯之調戲若輕入緩

決非所以重名教而端民俗也今値九卿秋審之時其在蕭充以前定爲緩決之案此番無庸改爲情實其在乾隆五年以後此等案件各省多入情實九卿執法自不得輕擬但强姦未成本婦因調戲而羞忿自盡其中情形不一朕辦理勾到之時自有權衡如果有一綫可寛仍當免勾既經一次勾到之後下年即可改爲緩決如係停止勾決之年入情實者下年不得即改緩決

十一月　諭今年朝審秋審情實案件因兩年停刑是以勾決者較往時爲多此皆九卿公同議定之成讞朕於刑部進招冊之後逐加詳閱及勾到時又與大學士刑部堂官等再三推究凡有一綫可生者姑且從緩必求其生而不得然後置之於法在朕心惟期至當至平並非有意從嚴但恐外省督撫見今年勾決之人稍多遂妄臆朕意在嚴承辦刑獄相率而趨於苛核則大違朕之本懷若見此諭或見以朕意在寛相率而流於姑息則更非明允之道特頒此旨諭各省督撫知之

八年七月定熱審入犯臨期稱寃即改正具題令法司再行確覈之例

皇朝通考九年申飭各省秋審定擬之未當者率　諭今歲各省秋審冊内經九卿改正者甚多或先後案情不符混行矜減或以毀隄毆官之罪而寛其情實或以屢行謀殺之犯或犯姦毆死人命或連掘數塚或與族嬸通姦致死本夫或毆斃尊長二命或誣告伊主死罪以及屢次行竊持刀强姦與故殺病妻情極殘忍之人皆予緩決矜減殊屬姑息至於情有可原之案或又草率擬斷應緩決而置情實應矜減而置緩決者不一而足夫法律爲國之綱紀過重則乖矜恤過輕則長奸惡今各省案件朕舉其一二情節顯然者尚如此辦理則平日所辦刑名之事未能允當者諒亦不免著申飭

皇朝通典十二年八月　諭貪婪侵盜之員上侵國帑下朘民脂實屬法所難宥是以國家定制擬以斬絞重罪使共知儆惕因律内載有分年減等逾限不完仍照原擬監追之語至秋審時概入緩決外而督撫内而法司習爲當然初不計二限已滿既入秋審自當擬以本罪在本犯亦恃其斷不擬入情實以致心無顧忌不知立限減等原屬法外之仁至限滿不完則是明知不死更欲保其身家此等藐法無恥之徒即應照原擬明正其罪嗣

後此等二限已滿照原擬監追之犯九卿於秋審時核其情罪應入情實者即入於情實案內以彰國法朕於勾
到日再為酌奪

十四年十月改定秋審三覆奏之例又定審職官罪案另冊進　呈之例

十六年十月九卿會核湖廣秋審本內斬犯滕有伯原擬情實以其救母情切改入緩決奏　諭滕有柏棍格
致斃大功服兄從前三法司按律擬斬立決經朕降旨改為監候是該犯救母情切之處已邀格外寬典矣若於
秋審時復擬緩決僅虛予以重辟罪名久且入於輕減之列是乃輕視倫紀豈明刑弼教之意嗣後由立決改擬
監候人犯俱應入於情實勾到時即或原情免勾下次亦應仍入情實或情節果輕免勾數次之後遇特旨寬減
則可耳

皇朝通考　定詳審緩決官犯時刑部將各省秋審官犯入緩決者通行查具清單奏　聞請　旨奉
諭向來辦理秋朝審案每遇官犯輒事寬縱但於一次混入緩決即為成案斷不復改謂之老緩決至辦理矜減
如赦詔及一線可原五次緩決之類又斷不能邀恩年復一年不過令老死囹圄而已果爾則國法所行帷在閭里
小民以及盜賊之輩而官犯僅止虛受罪名倖全首領是豈國家制刑之意哉但此等人犯經歷年久或曾經大赦
未便復改為情實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將所查各案再行詳悉斟酌應可矜者即入可矜應緩決者仍入緩決近年
以來所定之案有應改為情實者即改為情實其在乾隆八年以前者既經漏網亦不復加以顯戮著發黑龍江
交該將軍嚴加管束著當苦差

皇朝通典　十七年二月廣東巡撫蘇昌審題曲江縣民陳茂昌戳傷小功服叔陳丙林身死擬斬立決聲明該犯
救母情切致傷服叔刑部照例夾籤請　旨奉　諭陳茂昌著即處斬此案陳丙林與陳氏互毆已受多傷
該犯勢非危急託言救護輒將服叔戳斃前經降旨以父毆叔而子助父以斃叔不得謂救父此正母毆叔而子
助母以斃叔不得謂之救母也蘇昌率請聲敘著交部察議

又刑部查奏命盜等案因贓跡未明監候待質者共五十七案奏　諭嗣後內外問刑衙門各宜迅速辦理應

緝拏者上緊緝拏應定擬者卽行定擬勿致壓案日積若本非難結之案承審各官不能審出實情惟以監候待質爲遷延時日之計且冀得邀免處分希冀錄敘該堂官督撫察出卽嚴行叅處

九月　諭各省由立決改監候人犯均係服制攸關其改擬監候已屬原情酌減若秋審時入於緩決則減之又減殊非愼重倫常明刑弼敎之意是以上年降旨令槪入情實此其中情節多端但散在各省招冊中有勾決者有未勾決者或未悉朕輕重權衡反滋疑議著該部將此等案犯彙爲一冊先期進呈候勾其有應宥者亦可卽予減等發落

十八年五月　敕法司讞獄迹涉兩是者不妨各抒所見候朕酌奪

九月　命大學士會同刑部覆勘歷次秋審情實未勾案情

十月　諭向來外省辦理刑名每存姑息之見卽有關倫常亦多遷就率謂釁由死者或作兇徒以無心架格或兩相湊合用力過猛此婦寺之仁究之展轉達部仍歸按律定擬卽如山西省陸三傑因受分田宅蕩費無餘乘父病垂危仍索分田地伊叔陸應唐忿責用小刀扎傷陸三傑額顱陸三傑奪刀回扎致斃胞叔陸應唐悖倫滅理莫此爲甚乃該撫本內所敘案情則云陸三傑用刀恐嚇陸應唐搶刀勢猛以致扎殺等語是陸應唐反爲應死之人矣承辦之府縣臬司及該撫豈不知陸三傑罪在不宥而習慣自然以書吏取供故套爲當然不知改正則實有可矜情節者將致魚目不明矣著嚴飭行嗣後如仍有似此者從重議處

皇朝通考　定嚴飭承辦刑名遷就取供之習奉　諭向來外省辦理刑名每存姑息之見卽有關倫常亦多遷就率謂釁由死者或作凶徒以無心架格或兩相湊合用力過猛此婦寺之仁究之展轉達部仍歸按律定擬卽如山西省陸三傑因受分田宅蕩費無餘乘父病垂危仍索分田地伊叔陸應唐忿責用小刀扎傷陸三傑額顱陸三傑奪刀回扎致斃胞叔陸應唐悖倫滅理莫此爲甚乃該撫本內所敘案情則云陸三傑用刀恐嚇陸應唐搶刀勢猛以致扎殺等語是陸應唐反爲應死之人矣承辦之府縣臬司以至該撫豈不知陸三傑罪在不宥而習慣自然以書吏取供故套爲當然不知改正則實有可矜情節者將致魚目不明矣著嚴飭行嗣後如仍有似此者從重議處

皇朝通典十九年閏四月定重罪案犯未准部覆一體入秋審之例又兩廣總督班第奏擬私雕假印之犯照光棍爲首例斬決奉　諭私雕假印固屬藐法但所犯止於撞騙財物按律斬候已足蔽辜乃照光棍爲首例擬斬立決存心觀望大失輕重之宜著嚴行申飭

皇朝通考二十年平反誣陷罪名時總河富勒赫奏趙永德呈首原任郎中程鏊作詩誹謗悖逆現交布按二司嚴審　上閱程鏊抄刻詩冊膚淺本不成詩其中並無譏訕悖逆之語察知趙永德索詐不遂挾嫌誣陷　特諭從前胡中藻身爲翰林心懷怨望作種種悖逆之詞刊刻若不重懲無以正人心而端風俗是以不得不行辦理倘因有此案動於語言文字之閒指摘苛求則狡黠之徒藉以行其誣詐有司不察輒以上聞告訐紛繁何所不至迨至辨明昭雪而貽累已甚此風斷不可長趙永德著該撫莊有恭嚴審定擬具奏尋審得實照例發遣

皇朝通典二十二年六月　諭律載鬬毆殺人均應擬絞而案情輕重迥異如係彼此互毆致斃正與鬬毆律意相符若其人並未還毆而逞兇肆毆以致殞命其去故殺一閒耳即如刑部審擬李四毆傷張氏身故緣張氏索欠詈罵該犯拳毆跌地復連踢重傷致死張氏索欠不與而罵人之常情並未與鬬而李四直不欲償其宿逋毒毆斃命卽謂釁起一時情非故謀安得謂之鬬毆殺乎嗣後如遇有此等情節較重者秋審時俱當擬入情實或有類此而情輕者卽量從寬典亦祇可歸入緩決斷不應在可矜可疑之例庶兇徒知儆正辟以止辟之意九月　諭嗣後官犯無論情實緩決概行粘簽聲明十二月部議官犯李春明因買地葬親發掘義塚應擬絞監候補入本年秋審情實奉　旨情實官犯令補入本年秋審此專指貪酷敗檢侵虧狼藉及有心狡詐不盡臣職者而言若此等尋常私罪非法難姑待者可比李春明著監候以俟明年秋審嗣後有似此者該部照此辦理著爲例

皇朝通考二十四年定詳讞戲殺案情大理寺少卿顧汝修奏河南命犯樊銀周推跌陳四猲致死實係戲殺應准留養刑部以該犯理曲傷重例不准留囘奏得　旨樊銀周因餽互推使當場果有先戲後鬬情事卽應用鬬毆本律科斷乃該省既取陳四猲父叔供詞稱

條戲頑是實而刑部亦不能徑指其是鬬非戲適當省刑之會即照所請准其留養尋刑部復援例具奏顧汝修復
行奏辨奉　諭論戲殺誤殺例條所係雖與鬬殺案內之理直傷輕者同科然理曲傷重之語又統承戲誤而言
定例之初亦必有深意豈竟無跡涉戲誤而情罪之重乃甚於尋常鬬毆者乎朕敬慎折獄期在協中樊銀周之案
其罪尚屬可原初不因顧汝修之奏而爲之寬減刑部大理寺同爲司憲而始終各伸其說俱著飭行
皇朝通典二十五年五月部議題覆江蘇巡撫陳宏謀審擬故殺小功服母姨之蔣汝才斬候不足儆辜並未將
該撫原擬駁回另審遽行改擬斬決完結奉　諭朕憶前因法司改輕改重之條曾經分別降旨該部於此案
所辦殊未合例如前旨云督撫等擬罪過輕而部議應從重者自應駁令再審今該部以該犯既竊其衣復害其
命與竊賊臨時殺死事主者同科罪應斬決而該撫僅擬斬候不足蔽辜正與由輕適重應行駁審之旨脗合且
此等非謀逆大案不容姑待者比即俟另審題覆亦未爲遲此本著照例駁審
十月　諭秋審情實招冊內有案犯定讞時已逾該省熱審之期而九卿秋審即提入本年冊內請勾者此雖
該犯情罪重大法無可緩但朕詳閱招冊見其中情罪等差尚有應行區別者如一八連斃二命暨妖言惑衆傳
習符咒並官員侵漁帑項勒斂民財之類非殘忍已極即有關於民俗官方自不得不早正典刑以昭炯戒至尋
常謀故等案定案限期適在秋審後此亦時會偶值自可令其幸延一年之生何必亟亟爲也朕辦理庶政從不
預存成見惟斟酌情理期適當於協中之治而已
十一月酌定秋審緩決人犯解審二次後如情罪無可更定者止敘由詳報具題不必復行提審其曾擬情實未
經勾決之犯及前擬情實并緩決人犯內情可矜疑者仍照例三次飭提解省
二十六年九月法司會審廣西省命犯陳布統案內之從犯陳父悔部議改入情實副都御史竇光鼐以陳父悔
毆傷鄧亞弄實非有心致死簽商紛駁且欲將故殺之陳布統概入緩決刑部以立意兩擬經大學士遵　旨
詳核兼公定擬具奏得　旨陳布統雖防竊起衅而一聞黃父亦放火燒村之語有意連戳斃命實屬故殺其
應情實何疑至陳父悔之加毆鄧亞弄骨折其傷雖重要非有心致死即令改入情實朕亦不即予勾刑部所議

原未免過當乃竇光鼐因欲爭一緩決輒輾轉自生枝節以會讞大典不肯平心商確徒用筆舌相攻任意謾罵
不特有乖政體而分門樹幟之風尤不可不防其漸尋奉　旨交部嚴察議奏刑部堂官並著察議
皇朝通考　六年江西布政司湯聘奏請將同謀共毆之案如驗係傷皆致命者無論當時身死過後身死將先後
下手之犯一併收禁解審經刑部議准至是刑部奏各省州縣命盜毋庸先據初供報部仍照例於命案初到驗
訊時取具供招申報各該上司以憑覆審查核俟得確情審擬定案備敘初供題達以期虛公勘斷至同謀共毆
致死人命之案仍請止將正兇解審以免拖累得　旨允行并　諭刑名案件情僞微曖變幻百出若事事曲
爲逆億雖日定一例豈能遍給乎惟在司刑憲者臨事詳察案情參酌令典期於平允徒紛紛然各逞已見議改
議增適以變舊章而滋紛擾於讞獄之道有何裨益著傳諭中外問刑衙門知之
定詳審可矜人犯奉　諭可矜人犯有同在可矜之列而情各殊者如子婦不孝詈毆翁姑而其夫忿激致斃
或因該犯之母素有姦夫已經拒絕後復登門尋釁以致拒毆致斃者此等倘因情切天倫一時義忿所致與尋
常鬬很者原屬不同然僅一例減流而終身遠徙不得完聚其情亦堪憫惻著該部會同九卿嗣後遇有似此罪
犯量爲區別照免死減等例再減一等發落仍逐案隨本聲明請旨（互見赦宥門）
皇朝通典　二十七年閏五月　敕問刑衙門臨事詳察案情勿逞已見增改舊章
十月諭今日勾到河南省情實招冊內有智洪義因父智順被趙二毆死趙二已擬絞候智洪義藉言報讐輒殺
其子趙倉律擬斬候九卿及閣臣以趙二業已減流將智洪義可否改入緩決之處夾簽聲明意雖近似於事理
猶未剖晰至當儒生拘牽春秋復讐之說如唐陳子昂甚至欲以一時旌誅並行固爲乖誕即韓愈柳宗元號稱
善駁大率不越以其父死於法不死於法爲斷殊不知其父已死於法則固無可復之讐即不死於法亦必其相
鬬而殺者其情固可矜而其死無可寬亦無可復之讐也乃其子仍推刃讐人之胄亦豈春秋之法所當予此在
唐代刑政懈弛其說尚不能無弊況我朝百餘年來明罰敕法審慎周詳豈可使生殺不關讞司而一介不逞之
徒竟爾私行報復其可乎且智洪義謀殺趙倉時趙二尚以論抵在監其時智洪義不得有復讐之

說也以謀殺核擬情實自爲辟以止辟之意第統核前後緣起智順既爲趙二毆死而智洪義又復抵償趙倉則是智姓兩命而趙姓一命於事會所致稍覺情有未平朕是以悉心研究將該犯停勾然使徑行改入緩決則無以杜私復之源而與謀殺本律亦大相背戾該犯本年雖已停勾其下次秋審仍應入於情實俟將來年久或遇
恩例減等之事再酌量辦理

二十八年七月湖北歸州民李作棋家被盜知州趙泰交拏獲贓盜張洪順臬司沈作朋據犯狡供將該犯釋放承問官坐以誣良律完結未幾州民趙啟賢家被盜知州泰鏶拏獲贓盜張洪貴及前案釋放之張洪順沈作朋陞任藩司迴護前案並欲消弭後案督撫等扶同朋比隱匿不報　特遣大臣前往詳勘昭雪將前後兩案承辦各官並拏解來京治罪奉　諭沈作朋實屬罪魁立即正法愛必達護非欺罔周琬朋比爲奸本均應正法但以案中尚未冤及人命故從寬改爲監候

二十九年四月　諭前經降旨各省遇有子孫蔑倫重案令各該督撫於審擬定讞後一面奏聞即一面正法原因該犯情罪重大不使稍稽顯戮但事關重辟其中情僞多端亦不應輕率完結即如廣東遂溪縣監生梁舉朝毆死陳國英之母張氏初經該縣管惟本妄斷屍子陳國英錄供詳報及該督蘇昌委員覆審始究出梁舉朝自行毆死狡稱陳國英格斃實情幸而獄無枉濫若非悉心研鞫遽爾加之寸磔即使事後別經訪出而其人已罹極典豈不竟抱奇冤不白耶嗣後如遇此等重案不可不倍加詳慎該督撫等務須親提人犯再三確審以成信讞毋得僅憑州縣供詳致滋冤抑

十月申定民間詞訟州縣審斷後復赴上司具控不得仍令原問官辦理之例

皇朝通考定歸化城蒙古及旗民交涉命案驗傷之例山西按察使藍欽奎奏歸化城所屬蒙古及旗民交涉命案向例各協廳據報詳請都統派員會驗文移往返動經旬日倘屍身潰損檢驗不確生死攸關且蒙古微員不諳相驗嗣後無論蒙古及旗民交涉案件悉令歸化城通判星往驗明填格通詳其委蒙古官員會驗之處應行停止部議應如所請從之

文瀾書局石印

定參革發審案件俱由臬司主稿例刑部議准山東按察使閔鄂元條奏嗣後不論侵貪挪移以及濫刑枉法等案統由臬司主稿會同藩司審勘招解以專責成倘藩司以事非己責並不實心會鞫或臬司因事由自主偏執己見以致罪有出入督撫查參交部議處

定緦麻服屬人犯停勾二次後改入緩決例奉　諭向來期功服制情實人犯停勾二次者曾經降旨省錄改緩其服係緦麻案件因非由立決改監候者散入各識冊本非前旨所概雖勾到時有以情節稍輕酌予免勾而積至數年竟未得與服重人犯一體改緩不免向隅嗣後遇此等人犯亦照期功以上例於停勾二次後著大學士會同該部一體省核改入緩決互見赦宥門

皇朝通典三十年四月廣甯令奎福素患痰疾蒞任赴府知府富察善聞其逋欠甚多不令管理倉庫奎福回署疾作自戕奉天府府尹耀海恐富察善不無逼抑請與扶同驗報之錦縣令哲成額解任質審得　旨允行越半月而奎福傷痕平復復行自戕身死耀海續參知府是非有意窘迫請交部嚴訊　上以奎福業已在官看守傷痕平復復自尋短見其非因富察善抑迫致死已明因　命富察善哲成額仍照舊任事其失察及防守不嚴各交部議處

十月改定雲南景東蒙化二府同知及浙江玉環同知承審命盜等案照各省直隸州解道覆勘之例

皇朝通考三十年詳審誤拏案情先是福清令程廷栻誤拏雲和縣民劉年學為天臺縣逃匪丁欽顯蒲城令夏國相誤拏山西民人張機為江西逆犯胡中藻之子胡得玉業經審係誤拏分別結案督撫蘇昌明德等請將各該縣交部議處　上以州縣官能不分畛域緝捕隔省逃匪逆犯例得擢用議敘若以偶爾錯認即因此獲咎必皆自畏處分概置鄰封於不問　特降旨寬免復　諭曰歷來所辦盤獲案犯皆未嘗一就拘執即置重典是惟在各督撫遇此等案件詳悉跟究務得確情使實者不致倖逃法網虛者亦不及誤罹刑書而有司聽時實心體訪督勉有為毋或稍懷瞻顧庶吏治民生均有裨益設有不肖州縣以毫無影響之事羅織平民妄希進取一經審實自取罪戾又不得以閩陝二省之案藉口也

三十一年四月蘇州府同知段成功在山西陽曲縣任內虧空帑項巨萬巡撫和其衷受賄卓薦並於其陞任時囑令屬員代為彌補至是段成功以縱容家人書役藉查水利婪贓肆擾為巡撫莊有恭參劾時莊有恭方蒙　恩擢尚書協辦大學士將離任新撫明德為和其衷昆弟莊有恭瞻顧明德親族含糊具題　上覽疏中有該縣抱病被矇字樣察知其狀罷莊有恭任　遣侍郎會同總督高晉詳審得實段成功斬決和其衷秋後處決莊有恭擬斬監候其餘降革示懲

六月山西民雷正宇與雷士俊酒後忿爭拾磁盤碎片擲打誤中雷宗乾殞命雷正宇與伊父雷令仁商揑雷士俊用刀扎死仵作亦以刀傷混報經平遙令李玳馨以傷口參差究出實情刪去揑供申詳定案巡撫彰寶以該犯審解時屢次狡辯謂李玳馨刪供所致請予革職　諭曰地方官辦理讞牘於緊要情節自不容妄有增刪致滋疑竇若此等兇犯狡賴之供定案時刪去以省繁混自與妄改初供逈別豈可過事苛求不分涇渭耶令寬貸之

九月　諭前勾到秋審情實官犯內湖南省饒佺以其迴護已過業已予勾嗣因閱看浙省招冊內諸暨縣書吏侵糧一案知縣黃汝亮即行正法知府高象震承審迴護侍郎四達等審擬發往軍臺效力因思兩案情事相類而同罪異罰不足以昭平允特命速諭該撫將饒佺暫停處決一面命刑部詳查高象震供詞與饒佺案情逐細核較再行降旨今據奏高象震因生員陳駒控告書吏侵糧經巡撫批發親審乃並不詳細根究隨即轉詳復因錢名標等俱未到案心存成見一時迴護前詳遽將原告陳駒詳請斥革至饒佺則明知印串較冊浮多恐干失察處分欲圖迴護授意知縣改換印串以符徵冊幾至重犯漏網實屬亂法欺朦是高象震與饒佺雖俱係迴護而情罪迴不相同高象震承審時受人朦混不能審出實情繼復固執己見仍照前詳率結昏憒無能尚屬無心之過發往軍臺效力已足蔽辜若饒佺授意改串則因袒護舞弊屬員曲為狥縱有心欺罔於法實無可貸著該撫仍將饒佺即行處決秋讞為明刑大典朕披覽招冊必詳慎再三以協大中至正之法從不預設成見輕重悉視其人之自取也

皇朝通考三十二年飭督撫審結盜案遲延之弊　諭前據馮鈐奏拏獲賊犯王福尹等供出甘肅回民馬得鸞爲積年巨窩因傳諭吳達善令其嚴密上緊緝拏茲據奏到業將該犯及夥黨弋獲現在派委道府審擬等語所辦甚屬妥速但積窩巨匪非尋常盜犯可比既經緝獲解省該督卽當親率司道府縣等公同審訊迅速定案使匪徒立正刑章以除民害乃仍照常派委道府輾轉稽延時日實外省相沿惡習況積年盜匪心尤叵測若令久稽顯戮則黨夥串供乘間竄逸皆所不免亦不可不防其漸乃外省每有本案已經審明仍行監候待質動輒關移他省俟各案訊明方始結案者亦非所以警兇頑而杜流弊嗣後各督撫遇有情罪重大之犯卽督同屬員會審一得情實迅行定擬歸結不必俟他省關查到日始行定案

定詳審秋讞職官罪案　諭朕檢閱朝審官犯冊內李因培辦理馮其振虧空一案始爲減數具題繼復授意彌補甚至將據實揭報之知府錫爾達不惟不加賞識轉欲別爲搆衅摘參其爲昧天良而骫國憲實非尋常干犯功令者可比封疆大臣受朕深恩分應奉公守法乃因回護曾經保題庫貯無虧而甘心罔上行私推其流弊勢將何所不至卽明正顯戮亦其罪所應得第念前此和其衷徇庇段成功之案雖同一彌補虧空而先經收受賂遺其貪黷欺朦情尤可惡是以卽行予勾以李因培較之尙無得贓之款與和其衷究屬有閒若概令肆市權衡殊未允符然欲更爲曲貸則準之情法均不可以爲訓因加恩賜令自盡以存大臣之體特恐庸愚無識之徒或謂李因培與莊有恭皆係巡撫徇庇屬員獲譴而一則竟予復職一則僅令自裁未免妄生擬議殊不知莊有恭於段成功之巧爲開脫與臬司知府等有意從寬彼此相喻無言尙未有顯然授意指使情節猶屬外吏相沿積習是以定讞示懲旋仍施恩錄用揆之李因培之任意舞文乖張挾詐逈不相類並非輕於莊有恭而重於李因培也再如湯聘身爲撫臣目擊總督楊應琚欺謾僨事並無一言入告自不得不加以重罰然湯聘不過一庸懦無能隨人俯仰之人耳使以他人處此亦未必不蹈其故轍求其一涖滇境卽具摺盡發不過鄂寧等公忠體國者能之豈可以之深責湯聘哉是其罪尙可量從末減已命法司改入緩決以昭平允四人皆係大臣其治罪差等判然難以概例如此不得不明切曉示俾各省督撫知朕明罰敕法一秉大公卽朕亦不得自主惟其人之自取尙其共知儆惕副朕整飭官

方澄清吏治之至意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皇朝通典三十三年二月奉　上諭阿思哈奏各省秋審請照京師按冊覆讞之例停其提犯到省一摺所見甚是而其中尚有計議未盡周到之處蓋此等罪犯案情久經督撫臬司確核詳定及秋審屆期不過循用故事就招冊分別情實緩決可矜三項而在省過堂從不聞有聲屈平反之事徒令展轉提解自應酌議停止以省具文第各屬成案頗繁研究務宜詳慎若概免提解而執法之司惟知抱牘從事於覈稽辭聽之義猶屬未協朕意從古按部錄囚原有舊典在督撫統轄全省臬司亦刑名總匯勢難親臨州縣一一按問至本管道府職司既專而分轄地方又不甚遼遠若令於每年審錄之前巡歷所屬逐案審勘其情罪允符毫無疑議者自可彙冊具申上司間遇有獄成未孚臨時呼冤之犯亦祇什伯中之一二仍應據實另繕招冊將本案犯證一併解送司院覆訊是於減除陋習之中兼寓慎重詳刑之意立法庶爲盡善

皇朝通考定詳讞秋審官犯　諭今年朝審官犯勾到如高恆普福以鹽政大員於提引應歸官帑銀兩恣意侵漁數至累萬均屬法無可貸但普福則居心狡黠預爲彌縫高恆則一味騃憨毫無顧忌跡異而所犯則同若於伊等稍從姑息則凡前此官犯以貪黷正法者何以示無屈枉而將來侵虧敗檢之徒將執法示儆乎抑廢法長奸乎又如達色一案初以其罪不過在短發價值與高恆普福侵貪入己者稍異及閱招冊各款有商人門禮不遂抑令不準進見之事則是示威脅衆谿壑無厭設令易河東爲兩淮其狼藉豈在二人之下是以一併予勾至通武一犯雖冒銷銀兩至七千有餘即按例予勾彼亦何辯但其人本屬工匠出身又因造辦器具浮開侵用獲罪以物玩之微抵入於法朕亦豈忍出此又提引案內之顧蓼懷雖由慫慂高恆己亦牟利釀成大案本難曲宥第該犯乃一商賈末流近利貪財是其常情且彼即能誘人犯法設令高恆能不聽愚弄又安得售其伎倆是以將此二犯俱停其予勾試思朕之視高恆豈轉不如通武顧蓼懷等然情法所在差等自有較然不可移者其海明素棫阿拉克多爾濟阿爾錫等所犯情節尚有一線可原者著於次年朝審一併改入緩決以昭平允裁斷一準於

三十五年改正私鑄人犯即行正法之案　諭旨本日三法司核覆江西省私鑄錢文之袁槐毓吳顯四二犯定

擬斬決一摺殊未允協此等私鑄重犯藐法干禁固罪由自取但核其情罪究與叛逆不法及行劫盜犯不同有何不可待之有定案時按律擬斬監候秋審時入於情實已足示儆所擬即行正法之處未免過當且使無識之徒妄生揣摩以為有意從嚴甚無謂也袁槐鏚吳顯四俱著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

皇朝通典三月奉　上諭據巴彥弼等奏烏嚕木齊傭工人楊奉隆與鐵舖夥匠楊元戲耍誤將鐵鉎搪傷李剛越日身死將楊奉隆依因戲耍誤殺旁人照因鬬毆而誤殺旁人律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一摺雖係按例定擬但思戲殺與鬬殺所因雖有不同至於誤殺旁人則情罪本無區別今鬬殺誤殺之例既問擬絞候而因戲誤殺者何以獨得減等擬流從前定例原未允協夫戲殺雖屬無心而既已因戲戕其生即不得不比例擬抵正所以重民命而慎獄情且以尋常而論則與甲相戲固與乙無干而既致誤殺則甲與乙有何分別若多一誤殺旁人末減之例是於兇犯過存姑息而死者不可復生揆之情理豈為得平況此等案犯秋審時斷不至入於情實俟數次緩決後原可邀恩減等何妨照鬬毆律問抵暫繫囹圄而必遽為開脫耶著刑部另行改擬具奏以昭平允所有此案應擬罪犯即照新例辦理

五月奉　上諭阿爾泰題參茂州知州張齡度於張元瓏縊死驗報不實一本已降旨革職發審此案張元瓏自縊由楊焯等拴繫所致張齡度檢驗時既未得實且於長隨衙役等滋事處概未查出致被屍弟控告經知府劉建吉知州黃叔顯覆審始將拘鎖移屍各情節逐一訊出據實詳報殊屬可嘉各省委員查審事件其因挾嫌報復遇事苛求者尚少而於原審官素相交好曲為袒徇顛倒是非者頗不乏人即平日漠無關涉而狃於官官相護之見意持兩端希冀調停了事者更比比而是最為吏治民生之害劉建吉等獨能力破惡習俾案內實情盡行發露自當予以獎敘用示風勵向來刑部司員於外省題結審案自能駁正得當者即交部議敘至各省派委覆審之員如果秉公持正不徇情面廉得案情者尚未定有敘錄之條當亦酌倣其意使人知所勸其作何量予議敘之處著該部議斷定例具奏所有劉建吉黃叔顯即照新例行尋部議嗣後各省案件經督撫兩司派員覆審除細小事情及原審官所擬罪名不甚相懸者無庸置議外如原問官將案外無辜鍛鍊成獄或本案重犯

竟令漏網或罪應斬絞輕議遣發以下罪名或原犯罪止軍流遽擬重辟出入懸殊生死失當經委審官悉心研鞫究出實情按律更正應令該督撫將係何員廉實駁正之處隨案聲明申請議敘臣部照刑部司員之例准其紀錄一次至該管道府直隸州知州本有審轉之責者無庸概請議敘若該委員等因有議敘之條附會文飾致故意苛求仍令該督撫查明題參又或案件重大委審多員亦應仿照刑部祇將主駁之員聲請敘錄其餘毋庸濫擬列入致開倖邀議敘之端此案潼川府知府劉建吉綿州知州黃叔顯覆審茂州命案不狥情面將前審官未經審出拘鎖移屍各情節逐一訊出據實詳報應即照此例各准其紀錄一次奉 旨依議

閏五月奉 上諭據德福奏審擬安仁縣倉書劉本忠等盜用空白印文揑款誣揭一案將該犯劉本忠擬絞請旨即行正法所擬未免過當劉本忠因與同房書役俱被該縣長隨斥辱素有嫌隙輒用印紙揑款造詳誣陷本官情節原屬可惡但此等胥吏作姦自當依律科斷初非身犯逆惡及強盜光棍等案犯不容少稽顯戮者可比即隱匿文書告言人罪者定擬絞候以事理較重列入本年秋審情實已足以示懲儆若亦予以立決於情法既未得其平且恐內外問刑衙門因此妄生揣摩轉相比附甚非弼教協中之義此案著交刑部俟該撫題疏到日另行改擬具奏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

六月奉 旨刑部等衙門議覆西安巡撫文綬審擬焦喜財聽從老趙氏致死王磨折兒將焦喜財擬以凌遲處死老趙氏擬以杖徒不准收贖一本朕初閱時焦喜財致死王磨折兒係聽從老趙氏主使事由祖母逼勒勢不由已其罪或可量從末減及檢核案情則焦喜財因老趙氏將使女張女子許給為妻即哄誘王磨折兒撳入井內井用石塊塌斃是其幼主王磨折兒之死實緣該犯貪圖得妻所致律以雇工人謀殺家長凌遲處死實屬情真罪當法無可寬至老趙氏問擬杖徒法司議以不准收贖雖已較該撫原擬加重而原情定罪究不足蔽辜蓋定例祖父母故殺子孫原因子孫先有違犯尊長情事或子孫不肖或一時激怒是以照律科斷今王磨折兒年幼並無過犯而老趙氏偏愛伊女圖分財產將寡媳小趙氏縛毆空屋欲令絕糧餓斃經王磨折兒咬繩潛逃情甚可憐老趙氏轉慮其記讐起意致死不惜伊夫伊子承繼宗嗣其忍心傺毒豈得復以尋常尊長之律定擬但此關係

倫常風化之事若不示之懲創將明刑弼教之義謂何焦喜財著卽依議淩遲處死其老趙氏著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爲奴餘依議並將案內情節及改定罪名之處通諭中外知之

三十六年八月奉　上諭永德奏監生段興邦威逼佃戶周德先父子五人投塘服毒身死照例擬發邊衞充軍請將田畝斷給一半與周德先之孫一摺已批交該部議奏矣段興邦以田土細故輒揑詞控告佃戶復用言恐嚇致周德先父子五人先後自盡實屬豪強兇惡僅擬軍罪豈足蔽辜據稱現咨部核結刑部作何核議或准或駁曾否咨覆完結而向遇威逼一家三命之案部中作何定擬有無分別另辦若果悉以充軍問擬於
豈爲得平著傳諭大學士劉統勳等卽行查明覆奏至永德明知段興邦之情罪較重仍照常擬以充軍咨部完結轉以科斷田產末節專摺陳奏貌似嚴懲而意存輕縱未免近於取巧豈封疆大臣實心任事之道永德著傳旨申飭

十二月奉　上諭刑部等衙門議覆河南巡撫何煟審擬林朱氏與林朝富通姦商謀買藥毒死伊媳黃氏一本將林朝富照該撫所擬定以斬候係屬按律定擬其林朱氏擬發伊犁等處給厄魯特兵丁爲奴之處雖比該撫原擬發駐防兵丁爲奴稍爲加重而核其情節實不足以蔽辜凡故殺子孫定例原以子孫先有違犯或因其不肖一時忿激所致是以照例科斷若其中別有因事起意致死情節較重已不得復援尋常尊卑長幼之律定罪從前是以改擬發遣爲奴成案具在若林朱氏因與林朝富通姦爲媳婦黃氏撞見始則欲污以塞其口黃氏不從復慮其洩跟商謀藥死其廉恥盡喪處心憯毒姑媳之恩至于已絕不但無長幼名分可言又豈可僅照發遣完案俾得靦顏存活使倫常風化之大閑罔知懲創而堅貞之烈婦無人抵命含冤地下將明刑弼教之謂何嗣後凡遇尊長故殺卑幼案件內有似此等敗倫傷化恩義已絕之罪犯縱不至立行正法亦應照平人謀殺之律定擬監候秋審時入於情實以儆無良而昭法紀著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所有林朱氏一案卽著三法司照此改擬具題完結

皇朝通考定詳讞秋審罪案　諭刑部將秋審情實各犯情罪重大者照例摘敘事由請旨正法繕摺具奏朕詳加

閱看官犯內如王鉦俞子良俱係將鉛觔工力銀兩扣尅入己段宏深於銅京藉詞科斂得銀二千餘兩長福攬事說情從中受勍運費自行動用均屬侵蝕官項色赫訥因倖滿進賄甘廣向銀廠課書索取津貼添平至六千餘兩之多均屬骫法婪贓陳師愈身為大使乃於鑄印時授意匠役灌鉛抵換銀兩雖為數無多而情罪甚為可惡以上七犯於法俱難寬貸均著照刑部所擬即行正法至錢嵩芝雖亦虛出通關與王鉦等之侵用入己者有間戈濟預買米石歸倉事後折錢多收錢二百餘串固屬貪利見小然尚非枉法朘民者可比三格於工程銀兩扣留營運貪鄙不堪但管工人員此等弊竇多所不免三格特因事敗露自可暫追其死至羅源浩陳昌元程之章孫焯承管銅廠辦理不善以致積久無著賠項又不能依限清完罪所應得念其究未入己且本年又係停勾不妨緩至來年秋審再為核辦俱仍著牢固監候其常犯徐三黃氏覃見文趙珍吉洪玉楊成桂張廷桂張五漢喬士宏盧裕榮黃彥廷白揚興劉士英崔登節十四犯核其情罪均無可寬亦俱著照部議即行正法秋讞大典赦罰所關其中情罪重大者自不宜因停勾之年久稽顯戮若稍一線可延仍為寬其時日朕總理庶獄惟期明慎不但罪之輕重視其自取即辦理之緩急亦一準於平將此併諭中外知之

皇朝通典 三十七年九月奉 上諭刑部奏河南羅山縣民潘九思與王李氏通姦主使王李氏勒死伊子王孟隆一案該撫何煟將王李氏照平人謀殺加功律擬以絞候於情理未妥請改發伊犁為奴一摺部駁甚是上年河南省林朱氏因姦謀污伊媳黃氏不從用藥毒死一案其處心積慮慘毒非常姑媳之恩已絕是以降旨照平人謀殺之律定擬為淫兇傷化者示儆至此案王李氏聽從姦夫謀死伊子其淫賤殘忍固不足齒於人類但母子為天性之親與姑媳之義以人合者本屬有間若以子死之故令其母繯首抵償於情理究為不順何煟援照林朱氏因姦殺媳成案問擬未免拘泥失當部議照鮑楊氏謀殺伊子之案擬發伊犁給與兵丁為奴自屬允協著照部議完結併通諭中外知之

十月奉 上諭本日三法司核覆熊學鵬審擬管關織造寅保家人高尚德踢死徐二一案該撫原擬高尚德逞兇踢斃平民擬絞即行正法經法司核擬高尚德緣徐二漏稅爭鬧被踢身死與無故毆斃平民不同應仍以

鬭殺律絞候所駁甚是已依議行矣高尙德踢斃人命自有應得罪名但徐二原係漏稅之人因不服忿爭脚踢致斃與倚勢逞兇毆斃平民有間按鬭殺本律定擬已足蔽辜熊學鵬並不細核案情擬以立決實屬過當立決不待時之犯原因罪惡重大法難姑待如强盜罪無可原及謀叛大逆及邪教妖言之類自不容少稽顯戮至如近日錢度之案以大員貶檢婪贓數逾累萬迥出情理之外非盡法處治不足示懲若高尙德所犯與數者絕不相類何至遽擬立決看來該撫因前奏未將寅保是否知情故縱或係失於覺察之處分晰聲敘曾經降旨令其悉心研審因而體會錯誤殊不思封疆大吏於刑名案件竟不揆事理之輕重率用私意窺測致引斷失律可乎熊學鵬著交部議處朕於一切讞牘虛公審擬應寬應嚴原不預存成見其中原擬過輕經朕敕部另議或原擬過重復駁令改議者各就案犯眞情反覆推究務期一一公當皆隨其人之自取正如鑑空衡平物來順應初非先有意向則各督撫又何從爲之揣摩況一涉揣摩則事理已不得其平復何以稱弼教協中之意各該督撫等惟當就案原情盡破私心遷就之見使庶獄悉歸明愼以副委任將此通諭知之

三十八年十二月奉　上諭昨據刑部題覆巴延三審擬李治國扎傷石通致死一案以該犯救母情切照例兩請減等並聲明獨子家無次丁例得留養核其情節李治國因伊母高氏被同母異父之石通拉走擦傷手腕脊背李治國恐母年老傷重用刀嚇扎以致石通殞命實係救母情急已照議減等發落矣例載救親情切一條原因父母被人毆打勢在危急伊子聞聲救護實有迫不得已情狀因致傷人其情實有可原是以向例於疏內聲明兩請候旨若其父母與人尋衅鬭毆其子踵至從而加功致斃人命是父子逞兇共毆並非情急救護豈可不嚴究實情照律論抵若復巧爲援引開脫竟使濟惡兇犯倖逃法網何以昭敕法乎又獨子養親一條定例必先查核死者並非獨子而兇犯實在家無次丁方准聲請亦須核其情節本輕又毫無別故始可照例援請至其中案情稍重雖經聲請不准留養者前經朕以此等尙非謀故重情常赦不原曾降旨俟其拘繫經年馴其桀驁之氣量爲末減亦不必於定案時將命案正犯遽行開釋是於明愼用刑之中更寓法外施仁之意第恐愚民無知恃有留養之例凡係獨子動輒輕身鬭狠易罹法網是隨案辦理留養非惟無益而且害之與其急於縱釋而

民輕犯法何如稍加慎重之轉得矜全乎嗣後遇此兩項案情務須確核罪由審酌至當妥協辦理毋得意
存姑息以副明允協中之意將此通諭知之

三十八年定秋讞　予勾停勾人犯揭示罪由例　諭旨秋讞大典經九卿會核定擬繕冊進呈朕親爲再
三披閱覈其情罪輕重分別勾存其稍有一線可原者必爲求其可生之理予以停勾而實在情眞罪當者亦不
能曲法市恩稍存姑息以期無枉無縱並於勾到時將應勾應免之故詳晰諭示大學士刑部等官皆備聞之蓋
以民命至重從不肯掉以輕心也第國家明罰敕法原以協刑期無刑之義今秋審招冊內情實應勾人犯每歲總
不見少豈朝廷之教化尙有未孚抑愚民罔知犯法之由輕蹈重辟乎古云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原欲使家喻戶曉
其知儆畏今刑部及外省奏到秋審勾到之旨不過遵照辦理而其人之所犯何罪律應正法之故民間無能周知
無怪乎歲舉明刑之典而犯法者仍衆也自當於秋後處決時將該犯必應正法情節摘出簡明數語揭示通衢俾
愚民觸目警心庶不致輕罹法網但今年各省應勾人犯業經辦竣已屬不及著自朝審勾到爲始大學士會同刑
部將予勾不予勾各犯經朕酌核情罪分別辦理之處節錄情由呈覽隨時榜示市曹俾衆知朕明愼用刑至意嗣
後辦理各省秋審勾到時並著大學士刑部每次將各犯應勾應緩情節一體摘敘數語奏聞行知各該督撫於處
決時出示曉諭以昭儆戒庶幾窮鄉僻壤皆知辟以止辟之意著爲令

三十九年正月奉　上諭李侍堯查奏揭陽縣賊匪爬城起衅緣由一案陳阿高結盟至四十餘人之多又係
該犯起意聚衆且陳阿高年僅二十二歲案犯較其年長者尙多而衆皆推之爲首卽屬匪黨渠魁更非序齒結
拜兄弟者可比自當另定條例以示懲創嗣後遇有此等案件如何另行定擬之處著刑部詳悉妥議具奏尋部
議嗣後凡異姓人但有插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者照謀叛未行律爲首者擬絞監候爲從減一等若聚衆至二
十人以上爲首者擬絞立決爲從者發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其無插血盟誓焚表事情止序齒結拜弟兄聚
衆至四十人以上爲首者擬絞監候爲從減一等若年少居首並非依齒序列卽屬匪黨渠魁擬絞立決爲從發
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如序齒拜數在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爲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杖一

文瀾書局石印

百枷號兩個月爲從各減一等奉　旨依議

十一月奉旨失察逆匪王倫等邪教聚衆謀爲不軌之地方文武各員內藩臬兩司爲通省大吏不能先時查察以致逆匪不法滋擾其咎固無可辭但究係統轄之員與該管道府有間布政司國泰按察司孫廷槐著加恩從寬革職留任兗沂曹道松齡兗州府知府福森布濟東泰武道宋文錦東昌府知府季世法同知鍾翔鳳前任東昌府知府胡德琳均係專管大員王倫於三四月間卽有謀逆情形而皆漫無覺察實乖職守除胡德琳已於另案革職外松齡等著照部議革職仍著該部帶領引見至陽穀縣張克紳係守土之員非典史微員可比賊至不能保禦城池竟若置身局外當與把總孫雲龍等同罪僅擬發邊遠充軍此係前明部臣左袒文員之弊斷不可行張克紳著改照守邊將帥失陷城寨律擬斬監候以昭平允

四十年四月奉　旨三法司核覆僧人悟明扎傷行濟身死一本因在保辜限外照例減等杖流所擬未爲允協悟明先用刀扎傷行寬及行濟聞喊趕往悟明復持刀連扎行濟項心肩背項頸咽喉左右多傷行濟旋因咽喉潰爛殞命其死既由於致命重傷且逾辜限僅止四日未便照常末減況悟明既係僧人卽應守戒乃逞兇連扎二人一死一傷實爲狠惡悟明仍著問擬絞監候入本年秋審情實以示懲儆嗣後遇有僧人行兇斃命之案俱不得輕議寬減

六月山東巡撫楊景素審擬刨墳絞犯王學孔敖子明逃後三年被獲遵照上年　諭旨改擬立決一案奉

旨三法司核擬刨墳絞犯逃後二三年被獲之王學孔敖子明倣照上年諭旨擬改立決一本所辦未免誤會

朕意前旨所云凡有重罪應入情實人犯經二三年後始行就獲均改爲立決者原指謀故殺等犯情罪重大者而言以其事關人命應卽抵償若復潛竄稽誅其情尤爲可惡一經弋獲自應決不待時以戢兇惡而申憲典若此等刨墳爲首及三次人犯雖例應擬絞入情實然皆貧民無奈爲此有司民之責者當引以爲愧而其犯實無人命之可償也卽入本年秋審情實足矣有何不可待而改立決乎著刑部悉心核擬酌定條例具奏尋定斬絞監候情罪稍輕之犯脫逃二三年後就獲應仍監候者計五十五條餘情罪重大者六十七條俱應立決

十二月宿遷縣民劉俊等强搶良家之女姦占爲妻三法司核議將劉俊依律擬絞監候伊父劉殿臣照爲從例擬以杖流奏　旨三法司核擬劉俊强搶良家妻女姦占擬以絞候自概不得引用爲從字樣奏　旨依議

又兩江總督高晉奏稱外省秋審現在每歲審錄時令本管道府巡歷所屬悉心審勘遇有獄成未孚臨時呼寃之犯卽據實另繕招冊解送司院覆訊遵行在案惟是該道府多係本案承審之官難保其不心存迴護卽改委鄰封別屬亦不免狥官官相爲之私是以案經司院鞫問成招該道府率皆遷就完事是巡錄雖有專責而奉行徒屬具文今自定例以來獄囚從未有稱枉求伸道府並未見其弔冊解審雖讞牘已成俱屬情眞罪當而蠢頑之民或因不解省覆勘轉得藉口于寃抑無由上達以掩飾其自取之辜外省問刑衙門知識粗淺若但憑招冊旣未能盡得其情而道府審錄又未足信以爲實請將道府巡歷覆勘之例停止嗣後秋審仍令各州縣解犯到省巡撫率同在省藩臬司道逐案悉心親鞫以期核實至起解人犯務令所屬文武員弁選派妥幹兵役小心管押如該管官不實力簽差沿途或有疏脫之事卽照例屬按律辦理惟將劉俊之父劉殿臣照爲從擬以杖流未爲允協劉殿臣係劉俊之父當伊子告知欲搶孟池之女爲妻卽應嚴斥禁阻乃轉同往帮搶實屬悖理自有應得之罪若於其子犯案而照爲從問擬則名不正而言不順何可爲訓明刑所以弼教豈有坐父兄爲子弟從犯之理此乃風化所繫讞獄者不容掉以輕心海內之大億兆之衆良莠本自不齊如果父戒其子兄勉其弟使蹈網者稀豈不甚善總因德教未臻上理朕方引以爲歉詎可不爲天下申明大義乎夫父兄之教不先已難辭不能約束之咎今劉殿臣明知其子强暴橫行反親往增勢以成其惡此卽敗類之尤不可不示以懲儆而律以爲從則斷不可著交刑部將父兄不能管束子弟轉同加功者如何按本犯科條分別定罪之處卽行悉心妥議具奏此案俟擬定後遵照辦理並將此通諭知之尋議嗣後父兄子弟共犯姦盜殺傷等案若父兄犯該流罪者加一等擬以附近充軍犯該徒罪者加一等擬以流二千里餘俱視其本犯科條以次遞加嚴參分別從重治罪

上是之

四十一年六月奉　上諭據齊爾格特奏昌平州馬甲尼雅哈醉後來至協領阿爾綳阿門首肆行亂鬧將伊

綳綁看守尼雅哈猶不知懼亂行詈罵經協領阿爾綳阿與防禦伍什眼同板責回家身死一案阿爾綳阿伍什交部分別察議齊爾格特所辦錯謬協領等並無罪過倘如協領阿爾綳阿與尼雅哈若有嫌隙故意尋衅打死抑或無故將尼雅哈酷打身死理應議處尼雅哈身係披甲酗酒亂鬧該協領阿爾綳阿既經教導尚不知悛改復行醉飲前至阿爾綳阿門首嚷鬧因將伊懲責乃肆行詈罵藐法殊甚阿爾綳阿與防禦伍什眼同板責理所當然且阿爾綳阿等又係按律責處並非任意酷打是尼雅哈之死乃其自取於阿爾綳阿等又有何辜各處將軍大臣協領等係有管兵之責嚴束所屬乃伊等分內之事今尼雅哈如此酗酒亂鬧若阿爾綳阿等不加責管何以示戒於眾若因此將阿爾綳阿等議處以後上司尚能管束其下乎所辦甚屬不合阿爾綳阿伍什俱不必交部議處仍將此通諭各處駐防將軍大臣等嗣後若有似此之事俱著照此辦理

定詳察兵丁酗酒滋事本管上司依法責處致斃案情　諭據齊勒克特奏稱昌平州披甲尼雅哈因飲酒醉後在防守尉阿爾綳阿門前肆行吵鬧令人捆縛看守尼雅哈不知畏懼反混行詈罵經防守尉阿爾綳阿防禦五什公同板責尼雅哈回家後身死請將阿爾綳阿五什交部分別查議等語齊勒克特所辦非是尼雅哈係披甲醉後混行詈罵甚無法紀阿爾綳阿五什公同板責理所當然且係按法責處並非任意酷刑尼雅哈之死實所自取阿爾綳阿等何罪之有況各處將軍大臣防守尉等管轄所屬兵丁乃伊等分內之事今尼雅哈如此飲酒混行吵鬧若不懲責何足以示眾戒阿爾綳阿五什俱不必交部議處將此通諭各駐防將軍大臣等嗣後若有此等事件俱照此辦理

赦刑部查核秋審緩決人犯減等發落　諭向來秋審朝審人犯內有經緩決三次以上人數積多者每屆數年赦令刑部量為減等以示法外之仁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因祈雨清釐刑獄曾降旨將三十八年以前緩決一二次以上各犯概予減等幾於圜空今自查辦之後計至本年秋讞擬入緩決者又積有六千餘名其數已為不少著刑部堂官將本年秋審朝審緩決至三次各犯逐一查明各案所犯情節照例分別減等發落以昭矜恤　互見赦宥門

十月奉　上諭閔鶚元奏審擬已革英山縣知縣倪存謨於僧廣明因姦致死杜得正不能審出實情轉將屍子

杜如意誣擬極刑一案請照新例將倪存謨杖一百徒三年不准援減等語所擬尚不足蔽辜此等重案爲縣令者不能悉心訊究任聽兇僧敎唆姦婦串供揑飾轉將屍子刑求幾成寃獄其罪實難輕追原詳所云杜如意撞遇伊父與伊妻有姦持斧欲斫廣明見其手軟接斧連斫致斃等供試問杜得正如果拉姦伊媳必係無人之處僧人廣明何由在旁此乃情理之顯而易見不必悉心詳究而始知者倪存謨不能見及一味嚴刑誣服率擬淩遲重辟又復删改兩次控詞揑作訪聞其情節甚屬可惡非尋常故入可比杖 徒尚覺法輕情重倪存謨著改發伊犂永遠不准回籍以爲州縣濫刑誣枉者戒至此案若非該州倪廷 模訊出實情幾令奸僧漏網屍子啣寃倪廷模可謂能事著該撫卽行送部引見向來各省地方官有拏獲鄰省盜犯尚令引見錄用以示奬勵若爲知府直隸州者能將審轉之案虛公研鞫立予平反則所屬可無寃民較之實心緝盜尤爲益於吏治嗣後凡知府直隸州有將關係生死出入大案審出實情改擬得當經上司核定題達部議准行者該部查明奏請 送部引見著爲令

四十二年三月吳橋縣民沈萬良毆傷王廷修身死直督周元理審擬題奏奉 旨沈萬良之父沈三行竊拒捕原係有罪之人被事主王廷修知覺趕毆致斃將王廷修照黑夜偷竊被事 主毆打致死例擬徒本案已經完結法非應抵義不當仇乃伊子沈萬良忽於十餘年後復將已伏罪之王廷修乘機殺害該督 撫援照子孫報仇之例擬以杖流經部議駁甚是從前各省辦理復仇之案如廣東省曾士標毆死曾會昌律擬斬候而曾會昌之子曾朝宗復戳死曾士標之子曾亞二律擬斬決朕特明降諭旨改爲絞決又河南省智洪義因父智順被趙二毆死趙二問擬絞候智洪義藉言報復輒殺其子趙倉律擬斬候九卿閣臣於勾到招冊內夾簽聲明又經朕明降諭旨通諭問刑衙門以我朝明罰敕法審愼周詳生殺悉由讞典豈容一介不逞之徒私行報復況國法既彰則私恨已洩仇殺之端斷不可啟訓示最爲明晰卽子孫復仇之例若因伊父死於非命而兇手竟得漏網寃無可伸其復仇猶爲可說今沈三原係罪人王廷修又已伏罪結案則國法已伸王廷修卽屬無罪之人乃沈萬良復逞兇故殺卽應照故殺律問擬若如該督所擬杖流將來此風一開誰非人子皆得挾其私忿藉口復仇逞兇

撓法何所底止豈辟以止辟之義耶周元理引律不當著飭行此案著照部議交周元理另行照律改擬具題並將此通諭知之

八月奉　上諭刑部核擬張二即張丕林扎死伊妻徐氏照夫故殺妻律問擬絞候所擬尚未允協此案張二攜妻徐氏賣姦潘三時往姦宿索錢爭毆迨經官責逐張二計欲躲避因徐氏不允輒起殺機奪刀扎斃是張二甘心將徐氏賣姦夫婦之義早絕乃復逞兇戕命自當與凡人故殺同科猶之妻妾因姦謀殺本夫者律應淩遲若因本夫縱容抑勒其妻妾與人通姦罪止斬決則縱姦之本夫復殺其妻即不得以尋常夫殺妻律擬斷蓋其夫縱妻賣姦已屬不知羞愧又忍而置之於死情更兇惡若復拘夫婦名義稍從末減何以勵廉恥而維風化乎著刑部將此例另行斟酌改定所有張二一案即照新例定擬具奏尋議嗣後以妻賣姦其夫故殺妻者以凡論其非本夫起意賣姦者仍依律例辦理奉　旨依議

又奉　上諭刑部進呈雲南貴州秋審本朕詳加披閱其中情節有械鬬各傷一命及以金刃傷人者同一案而分擬情實緩決殊未允協鬬毆之案情形本自不同有並非互鬬亦援鬬毆律條問擬者因係積久相沿姑仍其舊而秋讞時之分別情實緩決則輕重當有權衡如彼此俱以手足相毆及各持金刃互格因而傷重致斃者兩造情事相等原可入於緩決若死者僅以詈罵起釁或用手足先毆而兇犯輒持金刃抵拒殺傷其為逞強斃命已可概見此等而不入於情實又何以懲暴除兇嗣後內外問刑衙門於秋審鬬毆案犯並當遵旨悉心定擬毋有枉

十一月奉　上諭僧人界安將十一歲幼徒韓二娃用繩拴吊疊毆立斃甚至其父韓貴隴跪地求饒亦置不理其兇狠慘毒情形甚為可惡該部僅照故殺律擬以斬候尚未為平允僧人出家持律原不應身犯殺戒是以每年秋審時遇有僧人毆斃人命者概予勾決以示懲儆今界安因其徒年幼貪頑輒恃醉逞兇頓起殺機立置之死是界安既犯王章又破佛法非常人鬬毆故殺者可比豈可令其久稽顯戮著交該部另行妥議定例具奏此案即照新例辦理尋議嗣後僧人逞兇謀殺慘殺十二歲以下幼孩者即擬斬立決其餘尋常謀故鬬殺之案

仍照本律辦理奉　旨依議

十二月山西民白明璋圖產故殺胞弟與姪三命巡撫覺羅巴延三將白明璋照謀產殺期服卑幼一家三命者斬決例具擬刑部照擬核覆奉　旨此案白明璋因圖得伊父養老地畝謀殺親弟白明顯并將其子大娃二娃俱立時扎死慘毒已極情罪甚為可惡若僅照例斬決尚不足以懲儆兇殘且白明顯父子三命俱被殺死伊一支竟爾絕嗣而白明璋拚以一死抵償將來其子轉得藉承伊父遺業以遂其吞併之心揆之情理亦未為平允著交該部即將白明璋之子一併議抵俾貪狠兇惡之徒知絕弟之後者自亦絕其後庶可稍戢其慘殺之謀並著行令各省將此旨通行榜示俾僻壤愚氓咸知炯戒

四十二年申定藉詞復讐逞兇擅法照故殺問擬

定詳審秋讞金刃傷人命案　諭刑部進呈雲南貴州秋審本朕詳加披閱有械鬬各傷一命及以金刃傷人者同一案而分擬情實緩決殊未允協已交該部另行改擬矣夫殺人者死漢初約法已然今擇其情輕者列於緩決已屬寬典若糾眾械鬬各傷一命之案並予勾決至鬬毆之案情形本自不同有並非互鬬亦援鬬毆律條問擬者因係積久相沿姑仍其舊而秋讞時之分別情實緩決則輕重當有權衡如彼此俱以手足相毆及各持金刃互格因而傷重致斃者兩造情事相等原可入於緩決若死者僅以詈罵啟釁或用手足先毆而兇犯輒持金刃抵拒殺傷其為逞強斃命已可概見且金刃本可殺人之物若死者並未持械豈能徒手相當即非頓起殺機其與故殺亦所差一間此等而不入於情實又何以懲暴治兇況為法司者惟當準情酌理務得其平若曲從開脫便乖明允之道且死者何辜寧不含冤地下乎嗣後內外問刑衙門於秋審鬬毆案犯並當遵旨悉心定擬毋有枉縱庶好勇鬬很之徒共知儆戒不敢輕蹈法網所全實多尋刑部奏請將本年已入緩決各案內查明死者並未持械兇犯以金刃格鬬致斃者俱補繕黃冊改擬情實進呈　上以所辦過當斷不可行　諭曰朕昨降諭旨通飭酌定情實之意原因近年金刃傷人之案較多而秋審時每列入緩決且數年後仍得減等發落於是好勇鬬很之徒妄謂殺人可以倖生罔知儆戒輕蹈法網不可不示以嚴懲俾知金刃殺傷徒手之人者斷難邀免庶可稍戢其逞強之心

以免罹必誅之罪是以前旨有嗣後之言欲使眾共知曉凜刑章而不敢復犯若教而不從則是自取其死於情理均無可恕矣今刑部請於本年卽行改正竟似朕急欲多勾百十人實屬誤會朕意且立法自有次第何不可待之有而爲是汲汲乎著刑部轉行各督撫將前後兩旨遍行出示曉諭雖窮鄉僻壤咸使聞知嗣後倘有仍用金刃殺傷徒手之人者卽當擬入情實朕酌定其情卽不予勾而以金刃鬬殺者概不予減庶幾辟以止辟之義將此通諭知之

定詳察大逆案內應行緣坐之人卽係被誣之人免其坐罪　諭旨楊景素奏查訊陸豐縣民鄭會通周維玉挾嫌捏造匿名揭帖希圖傾陷一摺已批交三法司核擬速奏矣該逆犯等因懷挾私嫌敢將謀逆重情匿名誣陷至一百餘人之多情罪甚爲可惡自應按律問擬至其中應行緣坐人犯內如鄭會寅鄭會禮鄭會衷鄭阿洪鄭阿果卽係該逆犯挾嫌誣控之人今其事幸得昭雪而轉以其爲逆犯弟兄之故一一罹於重辟是該逆犯雖身膺顯戮而其意中所本欲傾陷者亦不能免俾無賴之徒竟得拚一死以遂其所願未爲平允且該逆犯既忍以大逆誣其弟兄則其蔑視天顯恩義早絕更何必以其誼屬期親概從緣坐乎此案除鄭會通之妻子仍照大逆緣坐律定擬外其本被傾陷之鄭會寅等著與訊明之無干人眾一併省釋俾悖逆奸徒知害人適以自害庶刁風可以稍戢

命查秋審朝審未勾官犯改入緩決　諭嗣後秋審朝審未勾官犯有經十次未勾者著刑部查明改入緩決但官犯非常犯可比既改緩決後如遇應查辦緩決三次以上時不得與常犯一例減等

皇朝通典七月護軍文元因伊舊僕趙大典置房屋以其向在伊家積有餘資卽行搬出斥其昧良屢尋衅端復直入趙大家搬取衣箱毆打趙大情急刃傷文元殞命刑部將趙大照依雇工人毆死家長律擬以斬決奉
旨三法司議將趙大依雇工人毆家長至死律擬以斬決固屬照例問擬朕閱案情該犯之母徐氏雖經立契典與文元家得過身價而典限滿後契已給還嗣伊母子仍在文元家月得工錢服役又經辭出在外居住究與現在雇工者有間且起衅之由係文元因趙大積有餘資屢次尋鬧既搬取其箱又復拼住毆打趙大情急扎傷尙非該犯逞兇干犯趙大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至八旗家奴及雇工人等經本主放出及辭出

之後或積有餘資感受舊恩助其家長亦屬情理所有而爲家長者受之已覺有愧若因主僕舊時名分發其積資助多方需索尤屬無恥如此案趙大母子雖曾在文元家服役業已辭出另居即典置房屋亦係其能節省經營所致與舊雇主河涉乃文元屢次尋衅並因其母子外出踢門搬取箱籠行同無賴更不足齒矣恐旗人內似此者雖保其必無著將此曉諭八旗人等各自顧惜顏面毋蹈覆轍

四十四年十月奉　上諭前日勾到湖廣省秋審人犯內有王成砍殺江文珍等一家六命其子王喜娃應行緣坐年僅十歲今日勾到山東省秋審人犯內有馮吉殺死馮文煒一家六命其子馮大甫年僅六歲馮二甫年僅正歲刑部俱擬入情實應斬本屬例所宜然王成馮吉兇惡性成砍傷一家六命慘毒已極即將伊全家抵死僅足相償實屬情眞罪當而刑部定例將殺六命之已絕嗣者其子均擬斬決若尚未絕嗣者擬斬監候而於緣坐者之年歲未爲區別因念二犯緣坐之子犯事時年僅數歲尙在童稚無知若概予駢誅究覺不忍是以均未予勾此卽朕之姑息然仰體　上天好生之德毋寧失之厚耳惟是此等兇孽留其喘息已屬法外之仁若伊等長成復或遇赦減等釋放仍聽婚配得有遺孽將何以昭平允并何以慰死者之心嗣後遇有此等兇犯緣坐之子年在十一歲以上者仍照現行之例辦理如年在十歲以下者俱著問擬斬候永遠監禁雖遇赦不准減釋令其老死囹圄庶於準情之中仍不廢法所有此次未勾之王喜娃馮大甫馮二甫卽照此例著爲令

十二月奉　上諭刑部等衙門題覆雲南文山縣民申張保毆死高應美致伊父母先後服毒身死一案將申張保問擬絞決固係按律擬罪而揆其情節實未允協凡子犯死罪致令父母自盡擬以立決者原爲其子違犯致令及身犯不端之事致累其親忿恨自戕此等孽種斷不可復留於人世例意顯然今此案申張保因高應美與其母胡氏不避嫌疑屢爲其父申茂盛撞見遂相反目申張保曾經往勸數次嗣其父鬱結成疾申張保往視始將情由密行告知及胡氏被夫責逐卽奔至申張保家居住後高應美途遇申張保復聲言欲往伊家見其母申張保用言阻止高應美輒行嗔駡拾石向擲申張保情急始用所攜木棍毆戳致死後經事發申茂盛胡氏忿激羞愧先後服毒而死是此案釁由伊母胡氏與高應美有姦淫惡欺淩實爲子者所宜恨且申張保始而勸解其父繼復接母同

居並無不合迨後姦夫欲往其家明係圖姦其母此而再不心生忿恨任聽其母與人苟且則竟無復廉恥之心且將置其父於何地乎是申張保之毆死高應美實出於義忿殊堪矜憫而申茂盛胡氏之死由于姦情敗露忿愧輕生並非申張保貽累若亦予以立決未得情理之平但非於姦所殺死姦夫自不能免罪擬以絞候亦足矣此本著九卿會同該部另行妥議定例具奏嗣後遇有此等案情卽照新例辦理朕綜理庶獄無論案情鉅細悉爲反覆權衡折衷至當如其子自作罪惡致親忿激輕生則當立正典刑以申明刑弼教之義若此案之殺姦因雪恥而成親死非被累所致則不宜卽予繯首致乖明愼用刑之文內外問刑衙門並當深體朕意愼重聽讞並將此通諭知之

四十五年九月襄陽民熬大高因胞叔持鍤向戳伊父伊母奔救亦被戳傷倒地情切救護持棍格傷胞叔右膞兩處迨伊父與胞叔互毆將伊叔毆斃湖廣巡撫以伊父擬抵敖大高依姪毆胞叔致死律斬擬立決刑部核覆奉 旨交九卿議奏尋議此案敖大高因護母共毆期親服叔棍格肐肘並非致命重傷實係伊父敖善富毆戳致命項心顖門等處致斃此卽係尊長爲首卑幼爲從所毆傷輕例應擬流之案該省原題未經分晰誤照卑幼毆死期親尊長不分首從皆斬之律將敖大高擬以斬決臣部核覆時止因其護母情輕夾簽聲明未曾詳查更正減流係屬臣部辦理錯誤請 旨交部議處幷請通行直省嗣後遇有此等案件畫一辦理以免參差奉

旨依議又貴州按察使永慶奏題達案件改擬罪名應隨本聲明以專責成查向來州縣審解命盜案每有情節不符擬議失當上司隨招駁飭覆審項限不及駁審之案上司往往代爲改擬分別咨題其情罪未協者自難逃 聖明洞鑒至成招到部所擬罪名或有出入部臣就案核覆其中偶有錯誤或供勘不符駁令督撫另行妥議部臣止查取原審官及各該上司職名分別議處究無由深悉何衙門錯誤也卽如東省濟南府知府呂爾昌辦理裴志剛與宗氏通姦一案經部議駁並查取職名參處雖據撫臣奏明自行引咎而承審原官終屬錯誤難以分別寬免此其明驗也伏思草率成招固在上司之察核卽援引錯謬應有先後之區分應請嗣後府州縣解審案件如有限期本寬而情罪尚須斟酌者仍應切實駁審以期毫無枉縱遇案已頂限而情罪間有舛錯

不及駁審之案各該督撫於改定後即將辦理錯誤之臬司府州縣附疏聲明聽候部議察核如府州縣擬議已協上司別存意見更改失當即將該上司照例議處若實係原審之府州縣擬議錯誤上司更改允當者即將府州縣隨本附參如此責有攸歸庶承審官各顧處分於刑讞更加詳慎矣部議從之

四十六年七月奉　上諭據廣西按察司富躬奏審擬北流縣民陳正仁調戲唐惠志之妻陳氏賄和後因被村童恥笑返悔抱忿夫婦先後服毒身死經部駁改仍照府州縣原審問擬自請議處一摺此案原審州縣及委審各官俱定以絞監候該司以唐陳氏之死事隔一月追悔輕生本夫唐惠志亦以得錢私和畏罪自盡是唐陳氏彼時原無慚忿輕生之心與尋常羞忿自盡者有間改擬威逼例擬軍辦理亦屬有因並非故爲開脫此案之臬司富躬及原擬各官俱著從寬免其交部陳正仁著改發烏嚕木齊充當苦差嗣後遇有此等案件即照此問擬著爲令

九月奉　上諭本年秋審據刑部將各省人犯招冊進呈朕詳加批閱內四川省經部駁入情實者七案湖廣省經部改入情實者七案讞獄大典內外承辦官均宜悉心詳核以期無枉無縱若部駁未能妥協朕亦未肯准行今此次部中改擬各案核其情罪均屬平允自係外省問擬失當不可不明定處分俾知警省治獄之道惟在準情酌理務得其平固不可少存姑息有意寬縱若徒避寬縱之名而過爲刻深則民命所關甚鉅是失入之咎比失出爲重又不可不示區別嗣後各省秋審案件如經部駁至五案以上俱係問擬失出者著交部議處如五案之內有問擬失入一案即著交部嚴加議處以示愼獄明刑之意所有此次四川湖廣兩省秋審案件即照此例辦理

又奉　上諭本年廣東省秋審招冊內有竊犯任起祥等行竊拒傷事主張觀保身死一案查此案內任起祥爲首其黃德新慕容亞保爲從先後拒傷事主情罪相同乃該撫定擬及刑部核覆時黃德新問擬絞候而慕容亞保則問擬流罪一事兩岐因令軍機大臣就近詢之刑部侍郎姜晟據稱黃德新係照竊盜又傷事主之例擬絞慕容亞保隨後用棍戳傷事主照罪人拒捕爲從例擬流等語此案問擬罪名殊屬失當竊盜拒捕與罪人拒捕本屬兩條難容牽混罪人拒捕所包者廣如因姦等類皆是至竊賊拒傷事主情罪較重是以另立專條並非如鬬毆傷人之案以金刃及他物分別輕重者可比何以一案引用兩條致罪名出入懸殊蓋夥賊拒捕其去强

盜祇屬一間强盜傷人豈復問其執持行兇之物爲何物乎此案內慕容亞保一犯除交刑部另行核擬外仍著刑部堂官及廣東巡撫明白回奏

四十八年三月奉　旨刑部核擬徐剛毆死張文耀身死一案凡謀逆强盜罪干淩遲斬梟決不待時者頂兇之犯應照本犯一律全科卽謀故等案應擬監候者本犯復行賄頂改爲立決頂兇之犯仍照舊例入於情實至鬬毆等項案內如正犯應入情實者改爲立決受賄頂兇之人或本係在場幇毆以刃傷人幷助毆傷多傷重又或受賄贓至滿貫仍列入情實若正犯由緩決改爲情實者頂兇之犯或僅以事後貪賄並無別項情事贓數亦屬無多正兇又未漏網俱擬緩決奉　旨依議

四月奉　旨雲南巡撫劉秉恬具題民人王奉以藥迷人未經得財一案將王奉比照傳授藥方貽害例擬斬監候永遠監禁其爲從之楊富照律擬流改遣所擬尚未允協此等匪徒擬以斬候雖若從嚴永遠監禁俾得安坐囹圄較之爲從之發遣爲奴者轉屬從寬王奉著改發伊犁給厄魯特爲奴

四十九年正月奉　上諭前因廣西永安州知州葉道和與岑照科場舞弊藐法營私經該撫孫士毅奏請將葉道和家產查抄入官兹據江西巡撫郝碩奏訊據葉道和之兄葉道中供伊兄弟並未分家亦無銀錢什物寄到現將葉道中署內財物悉行查封等語從來緣事獲罪之人兄弟本不相及如因一人獲罪將其兄弟貲產盡行查抄辦理未免過當若以未經分析盡入官則應行查封者皆得托詞未免任意隱匿使貪吏子孫仍復坐擁厚貲亦復何以示儆嗣後如有緣事獲罪應抄而兄弟未經分產者將所有產業按其兄弟分股計算如家產值銀十萬兄弟五人每股應得二萬祇將本犯名下應得一股入官其餘兄弟名下應得者概行給予以昭平允所有葉道和一案卽照此辦理並著爲令

二月奉　上諭據福崧參奏石門縣知縣朱麟徵因地保張奕高承催錢糧多未完納令役責處張奕高推諉不服出言唐突該縣將張奕高杖責三十板致因傷重斃命請將朱麟徵革職等語未免過當知縣身膺民社如於所管人役有因私挾忿責處致斃情事自應參奏革職治罪今朱麟徵於地保徵催錢糧多未交納且又挺撞

本官責處本屬分內應辦之事而該地保既已承催不力又復出言頂觸已有應得之罪況該令將地保責處三十板亦係如法決責不得謂之濫刑若因此而概行革職則將來州縣所管吏役保約皆得有所倚恃挾制本官於實力辦公之道殊多未便嗣後如挾嫌逞忿致斃人命者仍照例辦理外如事屬因公按法責斃所屬人役該督撫止須奏請交部議處部議時亦不過議降級留任已足致懲不得遽行革職致起胥役刁悍之漸所有此案朱麟徵應得處分即照此辦理著為令

閏三月奉　近年來民間詞訟經州縣審斷復赴上司衙門控告者該督撫司道往往仍批交原審之府州縣審辦在該府州縣心存迴護斷不肯自翻前案又何怪小民之紛紛瀆訴耶嗣後各省案件有赴上司衙門控告者其距省較近地方該督撫即應親提人證卷案發交藩臬兩司親詣秉公審辦或道路遙遠人證過多恐致拖累通省豈無公正明幹熟諳刑名之道府大員即當遴委前往研訊實情庶民情各得其平自不致藉口卸寃復行瀆控將此宣諭各督撫飭所屬均宜勤慎如從前輒發交原審官以致案情出入小民屈抑求伸赴京控訴者一經欽派大臣審出實情惟該督撫是問

四月部議四川總督李世傑奏請於每年秋讞事畢後將各省改案刊刻成帙頒發外省奉為楷模等語伏查近年各省擬議失當九卿改擬之案或係各斃一命情同械鬬或圖財奪產故殺胞弟胞姪致令絕嗣或一死數傷肆行慘殺或　金刃傷多情同故殺或恃強有意淩欺傷斃老幼或竊盜中情節兇狠怙惡不悛各項均係歷來應擬情實共見共知者而誤入緩決是以改正並未於舊有章程之外另立從嚴辦法請將三十二年所奉　諭旨及條奏並比較條款再行彙總刷錄通行各省奉　旨部駁甚是

又奉　上諭刑部題覆安徽省程尚義砍傷小功服嬸程劉氏身死定擬斬決固屬罪無可加已照簽批發矣嗣後如有此等案犯應將因姦故殺專條援引定罪如律內未有此條即著刑部另行酌擬添入條例伏查卑幼殺死尊屬之例不將因姦起衅另立專條者緣尊屬服制有期功大小之不同一經故殺即有斬決淩遲之各異因姦起衅情節雖重而罪無可加第思因姦故殺淫兇特甚歷來因其罪無可加止聲明服制本律援引定擬與案情實未

允協請嗣後凡卑幼因姦親屬起釁故殺有服尊屬之案按其服屬應斬決淩遲無可復加者於援引服制本律之上添載卑幼因姦故殺字樣以昭明切再查卑幼故殺尊長律內所稱本宗大功小功則擬斬決餘俱監候是外姻之小功緦麻按照服制定罪仍止監候此等因姦故殺尊長之案情罪較重亦應定擬立決以懲淫兇但例冊未立明條請嗣後凡卑幼因姦親屬故殺本宗外姻有服尊長罪止斬候者均改爲擬斬立決奏　旨依擬

十一月奉　上諭刑部議駁奉天府尹定擬高九娶弟媳楊氏應行絞決一本已依議行矣因思高九亂倫之事由伊父高志禮主婚查照尋常嫁娶違律事由主婚主婚爲首男女爲從至死者減一等高九楊氏俱得照男女爲從減等是以駁令該府尹改擬但此亂倫重犯減等即當擬流核其情罪尚不足以昭平允此案雖由高志禮主婚但高九何以竟甘心聽從即使平日無姦其亂倫之罪亦不小況父母無不愛其子卑幼犯法尊長出而承認其犯法之男女遂得均從末減擬流非所以正亂倫而弼敎化也嗣後有似此事由父母主婚而男女應得減等自應仍擬絞候秋讞時再核其情節輕重辦理

五十年四月奉　上諭刑部核覆湖南乾州廳苗民張應琳商同張田氏謀死姪女張躲女并張學能謀死堂伯母張章氏互相圖賴一案朕細閱情節緣張學能與張章氏有祖遺來步兜山場一處張應璞等本屬無分詎張應璞與弟張應琳舊存契紙內載來步兜山場字樣欲行爭占經官查明實係張學能祖業將張應璞白契扯毀嗣張應琳之妻張由氏背負幼孩張躲女赴山檢收桐子被張學能喝阻並聲言報官張應琳遂起意將躲女致死圖賴張學能畏懼因亦將堂伯母張章氏致死搪抵該部議覆將張學能依謀殺緦麻以上尊長律擬斬立決張應琳依故殺姪圖賴人例發附近充軍固屬照例辦理但此案起釁由於張應琳謀占張學能山場將躲女致死圖賴是張應琳本屬理曲張學能謀死緦麻尊長律擬斬決而張應琳因故殺卑幼律止發遣不至於死是張應琳家僅傷躲女之一命而張學能之伯母張章氏已經被害張學能以關於倫理又應擬斬立決是理直之家轉兩命抵一命未爲平允且張應琳係張學能近宗張學能正法之後伊家無人所有產業自必仍歸張應琳執業該犯既得免死仍獲遂圖產之謀則狡詐兇殘者勢必不復知所懲儆且恃長而謀死卑幼者必多矣非辟以止辟之道嗣後除尋常謀死卑

幼希圖詐賴不致被詐之家又釀成人命者亦應照樣辦理外其有被詐之家因其謀死卑幼復釀成人命致一死一抵如此案者則圖詐之犯即使所殺傷係屬卑幼亦未便僅照向例擬遣使兇惡之徒無所畏懼其應如何改擬絞候之處著刑部另行定擬具奏載入則例遵行所有張應琳一案即照新例辦理伏查例載兄及伯叔爭奪弟姪財產故行殺害者擬絞監候係指爭奪弟姪財產即將有財產之弟姪殺害者而言與圖占同族財產故殺弟姪圖賴者不同但因圖占財產起釁致被詐之家復致殺其尊屬搪抵是自殺其弟姪而又釀成二命即予以繯首之條實有應得應請嗣後如兄及伯叔謀奪族人財產故殺弟姪圖賴致被詐之家復有致死尊長釀成立決重案除罪犯應死者悉照各本例定擬外其罪應軍流者即照兄及伯叔因爭奪弟姪財產故行殺害例絞監候以照平允其被詐之家所有財產即使無人承管亦不得以爭奪者之後承繼奉　旨依議

秋審　朝審

皇朝通志 凡秋審定例直省督撫將重犯審擬情實緩決可矜三項具題每歲限五月內到部刑部將原案及法司督撫各看語刊刷招冊送九卿詹事科道各一冊八月在　金水橋西（先是在天安門外至康熙二十三年覆准定於金水橋西會審）合同詳核分擬具題請　旨裁定其　盛京等處案件亦造入各省秋審案內具題俟　命下日先後咨行直省將情實人犯於霜降後冬至前正法其文到限期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福建限四十日江西浙江湖南甘肅限二十五日江南陝西湖北限十八日河南限十二日山東山西限九日直隸限四日　盛京限十五日寧古塔限一個月限內遲延不到者將遲延各地方官察明指參其刑部見監重犯每歲一次　朝審刑部於霜降後摘敘緊要情節刊刷招冊送九卿各官如秋審例霜降後十日在　金水橋西會同詳審分別情實緩決可矜具題請　旨其情實者俟　命下之日刑科三覆奏皆經　御定大學士承　旨用硃筆勾決其餘仍監固凡各省每年秋審臬司核辦招冊先期定稿以次移咨在省司道會同虛衷商榷聯銜具詳督撫覆核定擬至期會審司道各官俱集每年應入秋審案犯於應勘時仍令各督撫提解省城率同在省司道會勘其緩決人犯解審二次之後情罪無可更定者祇令有司敘由詳報停其解審其曾擬情實未經勾決之犯及前擬緩決後改情實并緩決人犯內情可矜者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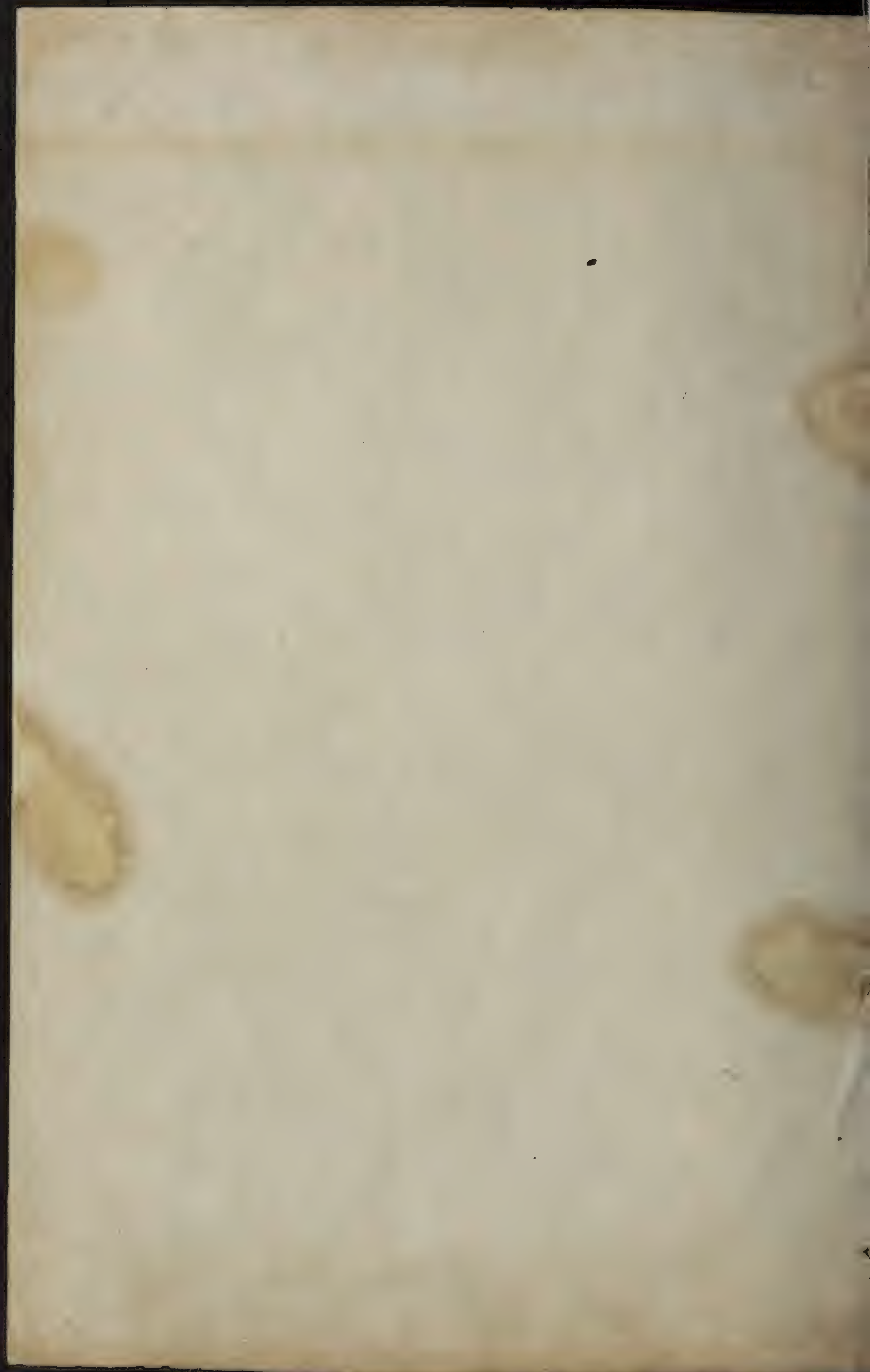
照例解審凡在京每年秋審遇審某省郎令某道御史與掌道一體上班　朝審令京畿道御史同掌道與審勾到時遇某省本章郎著某道御史承辦；朝審案件令京畿道專辦行刑時著刑科給事中及刑部侍郎一人監視乾隆十四年定例如此今係刑部滿漢侍郎各一人刑科給事中一人新資刑部員外郎一人十八司滿漢司員各一人監視各省官犯於定案時即在按察司衙門收禁秋審勾到本到省照刑部決囚之例將情實官犯全數綁赴市曹郎令按察司監視行刑奏到　諭旨當場開讀按照予勾之犯驗明處決秋審勾到後大學士會同刑部將已勾未勾情節摘敘簡明事由奏　聞行知各督撫於處決時榜示通衢曉諭　朝審由刑部發交該城榜示其各省官犯俱俟　朝審勾到後奏　聞頒發又

朝審勾到刑部將人犯綁出之日步軍統領衙門派步軍翼尉一員護送凡各省官犯如繫貪酷敗檢侵虧狠籍及有心巧詐不盡臣職罪應斬絞之員其審題結案在行刑之日以前皆補疏題請情實予勾者即行刑之日已過亦著行刑在行刑以後審結者入下年新事冊內刑部仍貼簽聲明其尋常私罪案犯無前項情節者牢固監候以俟次年秋審不得概請補入本年情實其常犯罪該斬絞如連斃二命妖言惑衆傳集符咒等項定讞時已在該省熱審之後刑部即補入本年秋審情實冊內具題或遇停決之年其情實案內有糾衆聚匪劫奪辱官以及前項官常犯情罪重大之案刑部仍開具事由清冊專行奏　聞請　旨正法凡各省駐防旗人犯該斬絞者無應解部即在理事同知衙門收禁有應入秋審人犯令將軍都統等悉心確核分別情實緩決可矜造冊題達刑部九卿會核具題至勾到時某省駐防即另冊同各省應勾人犯一體辦理新疆地方定擬死罪監候人犯凡經秋審緩決五次及情實十二次未勾者准於新疆地方互相調發為奴秋　朝審情實官常犯有經十次未勾者刑部奏　聞下次改入緩決不得擅改可矜官犯已改緩決後如遇查辦緩決三次以上時不得與常犯一例減等其中或有應行寬宥者出自　特恩凡竊盜滿貫及三犯竊贓至五十兩以上擬絞之犯除情罪重大應擬情實外其餘應入緩決者秋朝審一次之後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其可矜人犯內如子婦不孝詈毆翁姑其夫忿激致斃或因該犯之母素有姦夫已經拒絕後復登門尋釁以致拒毆致斃者此等情切天倫一時義激與尋常鬭狠者不同刑部會同九卿查核過有似此罪犯案情既確俱量為區別照免死減等例再減一等發落仍

逐案隨本聲明請　旨凡罪干服制由立決改爲監候者刑部於秋審時俱入情實彙爲一冊先期進　呈候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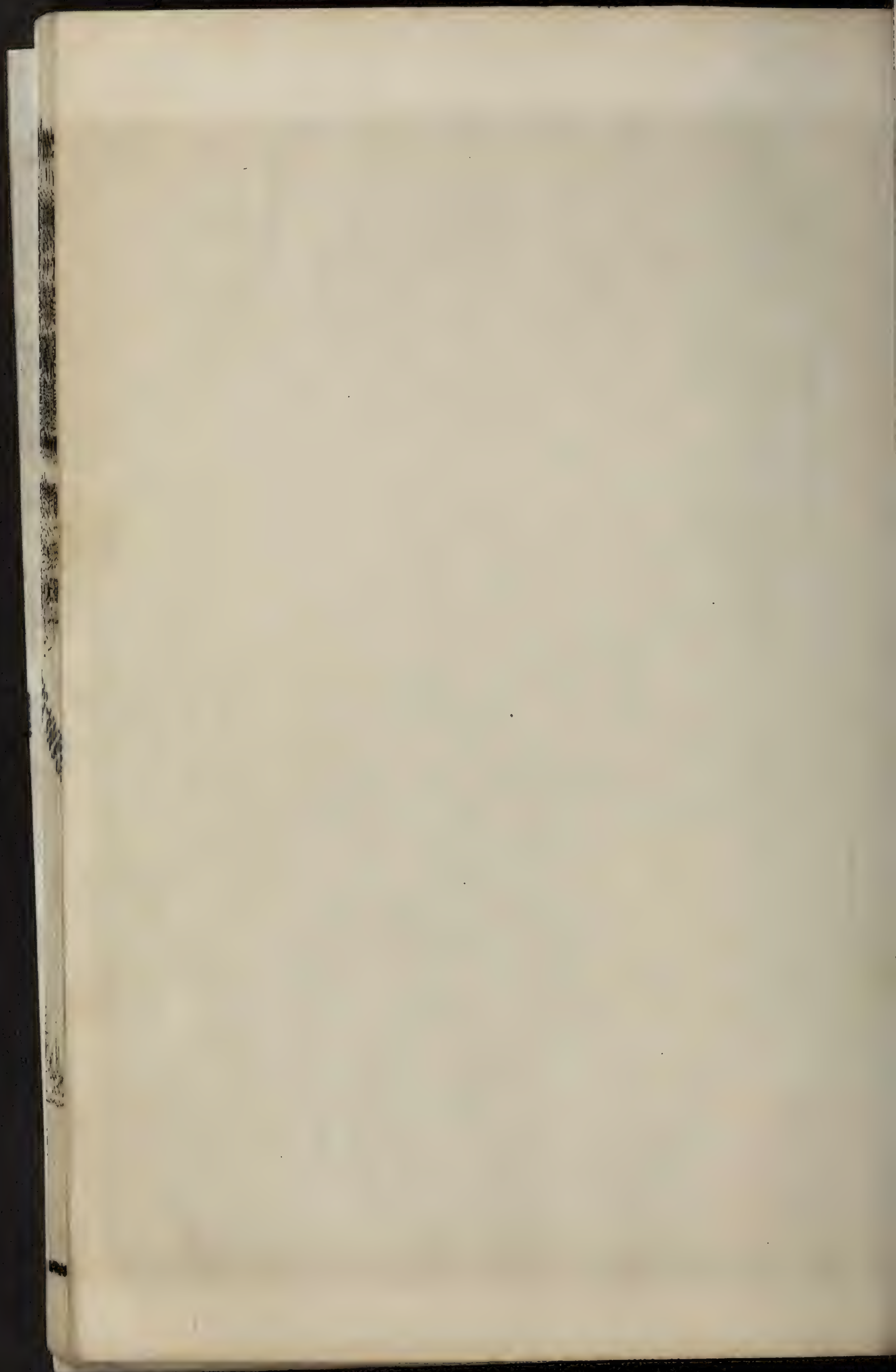
俟經兩次免勾之後大學士會同刑部堂官將此等人犯招册覆加詳勘其有情節可寬者摘敘案情確加看語請

旨改入緩決緦麻服屬人犯於停勾二次之後亦照期功以上例大學士會同刑部一體省核改入緩決



九通分類總纂

卷一百五十
之一百五十二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刑類八

雜議上

通典虞書云帝謂皐陶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恊于中時乃功懋哉周制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賓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禮記曰刑人不在君側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而無宮刑其刑罪則纖剸亦告於甸人刑肅而俗弊則人不歸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又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大戴禮曰刑罰者御人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筴以人爲手而御天下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之途不與言也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又曰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污穢者則曰簠簋不飾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修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者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斥然正以呼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譴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曰刑不上大夫東周之季王道寖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晉叔向非之曰（遺其書以非之）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誼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今吾子制三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滋益也）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

秦孝公納衛鞅言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成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

者必見微於人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强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人立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人安衞鞅曰龍之所言時俗之言也常人安於習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業法古無過循禮不邪衞鞅曰治代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竟變法令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論殺防年父防年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旁帝遂問之太子答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與大逆論從之宣帝自在閭閻知刑法不一於是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選于定國爲廷尉黄霸等爲廷平獄刑號爲平矣時鄭昌上疏曰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爲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尉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人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治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招權爲亂首矣薛宣爲丞相時弟脩爲臨菑令後母常隨脩居官宣迎後母脩不遣後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脩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後免丞相加特進久之哀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封列侯在朝省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創爲傷之）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遂令明欲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議御史中丞衆等議（史失衆姓）奏曰況朝臣父故宰相封列侯不相敕承教化而骨肉相疑咸受脩言以誘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欲追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桀黠無所畏忌不與凡人忿怒爭鬭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居處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手傷人爲功使人傷人爲意）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廷尉直駁議曰律曰以刃傷人完爲城旦舂其賊加罪一等

其謀者同罪詔書無詆欺成罪傳曰遇人不以禮而見疻者與疻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咸厚善循而數稱宜遏惡流聞不可謂直況以故謀傷咸謀計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非以恐咸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人爭鬭無異今以況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他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爲城旦帝以問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死罪一等徙燉煌宣坐免爲庶人歸故鄉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事未發覺時棄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何武議曰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記也長犯大逆時乃始等見爲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廷尉孔光駮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自未知當罪大逆之法而乃始等棄去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

按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後漢章帝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三年旱長水校尉賈宗上言以爲斷獄不盡三冬陰氣微弱陽氣發洩故招致災旱帝下公卿議陳寵議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至正月陽氣以至天地以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殷周歲首皆爲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刑獄無留罪明大刑必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行刑不可謂寧靜也議者或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他應不以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漢興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不計天地之正三王之春實頗有違帝納之遂不復改時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宄不勝宜增禁科以防其源詔下公卿光祿勳杜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

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得失故破矩爲員雕爲朴蠲除苛政更立疎網海內歡忻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楚茹之饋集以成贓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恥家無全行至於法不得禁止爲弊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自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常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和帝卽位尚書張敏上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容恕者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托義者得減謬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遵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瞻顧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惟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人爲非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惟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弊語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卽爲害秋一物榮卽爲異王者體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廣令評議天下幸甚從之

晉惠帝之代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頠表諫之曰夫天下之事多途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擾賴恆制而後定先王知其然也是以辯方分職爲之准局准局既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也舊宮掖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尚書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已刑法所加各有常刑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於時僉謂事輕責重有違於常會五年二月天有大風主者懲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本曹尚書有疾權令兼出按行蘭臺主者乃瞻視阿棟之閒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棟上瓦小斜十五處或是始瓦時斜蓋不足者風起倉卒臺官吏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復興刑獄昔漢時有盜高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張釋之但處以死刑曰若侵長陵一杯土何以復加帝從之大晉垂制深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乎山壤是以邱坂

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唯毀發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踐犯損失盡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去年八月奴聽教加誣周龍燒草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不然後得免者之情理准之前訓所處實重今年八月陵上判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按劾難測騷擾驅馳各競員於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墉之內火即已滅主者便責尚書不即按行輒禁止尚書免皆在法外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臣愚以爲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產異刑之制按行奏劾應有定准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因餘事得容淺深頗雖有此表曲議猶不止劉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曰自近代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姦僞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明其事理詳匪他求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明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無文則議而行之故其事理也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主戮丁公之爲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不得出法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人主執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爲政者因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則因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因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爲教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棄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人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朴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托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之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爲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旁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夫出法權制措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如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爲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

有所包故詰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恆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爲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乃得爲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爲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曰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且周懸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議不可二臣以爲宜如頌所啟爲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議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已立法誠不宜求法外小善也若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按啟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以下應復出法駁按隨以事聞也

東晉成帝時廷尉奏殿中帳施吏邵廣盜官幔二張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播撾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官朱暎議以爲天下之人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時議者以廣爲鉗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艾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爲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尚書右丞范堅駮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有時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死罪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命者豈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唯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嚬笑之間尚愼所加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孰不如宗今既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人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交興怨讟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從之安帝義熙中劉毅鎭姑熟常出行而隔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何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斷以犯蹕罪止贖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而加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誤過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

宋前廢帝景平中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坐息男道符年三歲先得癇病周因其病發掘地埋之爲道符姑雙女

所告正周棄市刑司空徐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明戮臣以爲法律之外故尙弘通物理母之即刑由子伏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罪而在宥者匪宜愚謂可特屏之遐裔詔從之文帝元嘉七年剡縣人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後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依法徙趙二千里司徒左長史傅隆議曰禮律之興蓋本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云三代合之一體非有分者可稱雖創巨痛深固無讎祖之義故古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若云稱可殺趙當何以處載若父子孫祖互相殘戮俱非先王明罰皋陶立法之本旨也向使名厚之子曰礪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純臣於國孝義於家矣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固當千里外耳令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聽之此又大通情理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既流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行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趙雖內愧終身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絕事理固然也孝武於元嘉中出鎭歷陽沈亮行參征虜將軍事人有盜發塚者有罪所近村人與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議曰尋發塚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跡強劫之黨必讙呼以威其事故兇赫者易應潛密者難知且山原爲無人之鄉邱壠非常途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鄉督實劾名理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結罰之科雖有同符之限而無遠近之斷夫家無村甲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內與千里之外便應同羅其責防人之禁不可不慎夫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愚謂相去百步內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咎孔淵之大明中爲尙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忿恨自縊死遇赦律文子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婦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遇赦免刑補兵江陵罵母母以之自裁重於毆傷若同殺科則疑重同毆傷及罵制則疑輕准制唯有傷於父母遇赦猶梟首無罵母致死遇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逆心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咒詛法所不原詈之致死則理無可宥罪疑惟輕經文之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支屬黃之所恨情不在誤原死補兵有枉正法詔如淵之議吳興餘杭人薄道舉爲劫制同籍周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爲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周親則子宜隨母補兵何承天議曰尋劫制

同籍周親補兵大功不在此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若其叔尚在制應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已殁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爲周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周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畏負以生此疑懼非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尚書何叔度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一人爲非閭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之際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兇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糺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合赦之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朱起彭家飲酒還得病吐蠱蟲十餘枚臨死語妻張死後刳腹出病死後張手自破視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禁止事起赦前法不能決按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妻痛遵往言兒識不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吏部尚書顧凱之議曰法移露尸猶爲不道況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大理爲斷謂副不孝張同不道詔如凱之議也

梁武帝天監三年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當死召其子景慈對鞫辭云母實行此是時法官虞僧虬啟按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爲非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目之據陷親極刑傷和損俗凡乞鞫不審降罪一等豈得避五歲之刑忍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辟詔流於交州

後魏宣武帝景明中冀州人費羌皮母亡家貧無以葬賣七歲女子與張迴爲婢迴轉賣與梁之定而不言狀按律掠人和賣爲奴婢者死迴故買羌皮女謀以轉賣依律處絞刑詔曰律稱和買人者死謂兩人詐取他財也羌皮賣女告迴稱良張迴利賤知良公買誠於律俱乖而各非詐然迴轉賣之日應有遲疑而決從眞賣於情固可處絞刑三公郎中崔鴻議曰按律賣子一歲刑五服內親屬在尊長者死賣周親及妾與子婦者流蓋天性難奪支屬易遺又尊卑不同故殊以死刑且買者於彼無天性支屬罪應一例明知是良決便眞賣因此流漂家人不知追贖無跡永沈賤隸按其罪狀與掠無異太保高陽王雍議曰檢迴所買保證明然處以和掠實爲乖當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五歲刑

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功者流詳沈竄之與身死流漂之與腐骨一存一亡爲害孰甚然賊律殺人有首從之分盜人買賣無唱和差等謀殺之與和掠同是良人應爲准例所以不引殺人減之降從强盜之一科縱令謀殺之與强盜俱得爲例而以從輕其義安在又云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源遏姦盜之本非謂買之於親尊之手而同之於盜掠之僭竊謂五服相賣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盜理遠故從親疎爲差級尊卑爲輕重依律諸共犯罪者皆以發意爲首明買賣之先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羌皮不云賣則迴無買心則羌皮爲首迴爲從可也且既一爲婢賣與不賣俱非良人何必以不賣爲可原轉鬻爲難恕張迴之僭宜鞭一百賣子葬親誠孝可美而表賞之議未加刑罰之科已及恐非敦風化之謂詔曰羌皮賣女葬母孝誠可嘉便可特原張迴雖買之於父母不應轉賣可刑五歲先是皇族有譴皆不特訊時有宗士元顯富犯罪須鞫宗正約以舊制尙書李平奏以帝宗磐石周布天下其屬籍疎遠蔭官卑末無良犯憲理須推究請立限斷以爲定式上詔曰雲來綿遠繁衍代滋植籍宗氏而爲不善者良亦多矣先朝既無不訊之格而空相矯恃以長爲暴諸在議請之外可依常法河東郡人李憐坐行毒藥按以死坐其母訴稱一身年老更無周親例合上請檢籍不謬及憐母身亡州斷三年服終後乃行決主簿李陽駮曰按法例律諸犯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無成人子孫旁無周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且李憐既懷酖毒之心母在猶闔門投畀況今已死給假殯葬足示仁寬不合更延可依處斬流其妻子詔從之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人張智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惠猛姦亂毆主傷胎逃門下處奏容妃惠猛各入死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限防處以流坐詔曰容妃惠猛恕死髠鞭付宮餘如奏崔纂執曰伏見旨募若獲輝者職人賞二階白人聽出身進一階厮役免役奴婢爲良按輝無叛逆之罪未可募同反者王者理天下不爲喜怒增減不由親疎改易按鬭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及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王姬下降貴殊常妻然人婦之孕不得非子又依初平四年先朝舊格諸刑流及死律者皆首末判定然後處決且事必因本若以輝逃避便應懸募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末愆容妃等罪止姦私律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役按智壽口訴妹已適人已生二女是

他家之母他人之妻昔魏晉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謂在室之女從父母之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戮律
許周親相隱況姦私之醜豈得使同氣證之按律緣罪無相緣之坐不可因失輝之愆加兄弟之刑夫刑人於市與
衆棄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不私於天下也右僕射游肇及奏如纂言詔曰輝悖法亂理罪不可縱厚賞懸募必
冀擒獲容妃惠猛與輝私亂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誅將何懲肅智壽慶和初不防禁招引劉輝共成淫醜敗
風穢化豈得同於常人且古有詔獄寍復一歸大理而尚書理本納言所屬弗究悖法之淺深不詳損化之多少有
辜執憲殊乖任寄崔纂可免郎都坐尚書悉奪祿一秩
大唐律曰八議具刑制下篇 諸疑獄法官執見不同者得爲異議議不得過三貞觀十四年尚書左丞韋悰句司農木橦七
十價百姓者四十價奏其乾沒上令大理卿孫伏伽亟書司農罪伏伽曰司農無罪上驚問之伏伽曰只爲官木橦
貴所以百姓者賤向使官木橦賤百姓者無由而賤矣但見司農識大體而不知其過上乃悟顧謂韋悰曰卿識用
不逮伏伽遠矣遂罷司農罪二十一年刑部奏言准律謀反大逆父子皆死兄弟處流此則輕而不懲望請改重法
制遣百官詳議司議郎敬播議曰昆弟孔懷人倫雖重比於父子情理有殊生有異室之文死有別宗之義今有高
官重爵本蔭唯逮子孫胙土析珪餘光不及昆季豈有不霑其蔭輒受其辜背理違情恐爲太甚必其反茲春令鍾
彼秋荼創次骨於道德之人逮深文於刑措之日臣將不可物論誰宜詔從之永徽二年七月華州刺史蕭齡之前
任廣州都督受左智遠及馮盆妻等金銀奴婢詔付羣臣議奏上怒令於朝堂處盡御史大夫唐臨奏曰臣聞國家
大典在於刑賞古先聖王惟刑是恤今天下太平合用堯舜之典比來有司多行重法敘勳必須刻削論罪務從重
科非是憎惡前人止欲自爲身計今議齡之事有輕有重重者至流死輕者除名以齡之受委大藩贓罰狠藉原情
取事死有餘辜然既遣詳議終須近法臣竊以律有八議並依周禮舊文務其異於衆臣所以特制議法禮王族刑
於僻處所以議親刑不上大夫所以議貴明知重其親貴議欲緩刑非嫉其賢能謀致深法今議官必於常法之外
議令入重正與堯舜相反不可爲萬代法臣既處法官敢不以聞詔遂配流嶺南神龍元年正月趙冬曦上書曰臣
聞夫今之律者乃有千餘條近有隋之姦臣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

條則舉輕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使生死罔由乎法律輕重必因乎愛憎賞罰者不知其然舉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賈誼見之必為痛哭焉夫立法者貴乎下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哉夫條科省則下人難知文義深則法吏得便下人難知則暗陷機穽矣安得無犯法之人哉法吏得便則比附而用之矣安得無弄法之臣哉臣請律例格式復更刊定其科條言罪直書其事無假飾文其以准加減比附原情復舉輕以明重不應為而為之類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聞之必悟則相率而遠之亦安肯知而故犯哉苟有犯者雖貴必坐則宇宙之內肅然咸服矣故曰法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書刑期于無刑誠哉是言開元十年十一月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尚書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流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勳貴在焉今伷先不可輕行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而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則為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為伷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

續通典唐憲宗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為父報讎殺人自投縣請罪敕復讎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特減死決一百配流循州職方員外郎韓愈獻議曰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於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

辟亦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穉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旨矣柳州民莫誠救兄莫蕩以竹刺莫果右臂經十二日身死準律以他物毆傷十二日辜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刺史柳宗元上桂管觀察府狀右奉牒準律文處分者竊以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爲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戚中臂非必死之創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當恭守撫事似可哀矜斷手方追於深衷周身不遑於遠慮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伏乞俯賜與哀特從屈法幸全微命以慰遠黎穆宗朝有司每斷大獄令中書舍人一人參酌而輕重之號參酌院大理少卿崔杞奏曰國家法度高祖太宗制二百餘年矣周禮正月布刑張之門閭及都鄙邦國所以屢丁寧使四方謹行之大理寺陛下守法之司也今別設參酌之官有司定罪乃議其出入是與奪繫於人情而法官不得守其職子路問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以爲參酌之名不正宜廢乃罷之長慶二年刑部員外郎孫革奏準京兆府申雲陽力人張莅欠康憲錢米憲徵理之莅乘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得年十四將救其父以莅角觝力人不敢揮解遂持木鍤擊之首見血後三日死者准律父爲人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凡鬬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則買得合當死刑伏以律令者用防凶暴孝行者以開教化今買得救父難是性孝非暴擊張莅是心切非凶以髫丱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所以訓諸罰有權今買得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聖慈敕旨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是年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據刑部及大理寺所斷准律非因鬬爭無事而殺者名爲故殺今姚文秀有事而殺者則非故殺據大理司直崔元式所執准律相爭爲鬬相擊爲毆交鬬致死始名鬬殺今阿王被打狼籍致死又文秀檢驗身上一無傷損不得名爲相擊阿王當夜已死何名相爭既非鬬爭又蓄怨怒即是故殺者謹按律疏云不因鬬爭無事而殺名爲故殺此言事者謂鬬爭之事非他事也今大理刑部所執以文秀怒妻有過即不是無事既是有事因而毆死則非故殺此則惟用無事兩字不引鬬爭上文如此是使天

下之人皆得因事殺人殺人了卽曰我有事而殺非故殺也如此可乎且天下豈有無事而殺人者是明事乃爭鬬之事非他事也又凡言鬬毆死者謂事素非憎嫌偶相爭鬬一毆一擊不意而死如此則非故殺以其本原無殺心也今文秀怒妻頗深挾恨既久毆打狼籍當夜便死察其情狀不是偶然此非故殺孰爲故殺若以先因爭罵不是故殺卽如有謀殺人者先引相罵便是交爭一爭之後以物毆殺卽謂我因事而殺非故殺也如此可乎 況阿王旣死無以辨明文秀自云相爭有何憑據若崔元式所議不用大理寺所執得行實恐被毆死者自此長冤故殺人者從今得計奉敕依居易狀處死敬宗寶歷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婦致死者奏請斷以償死刑部尚書柳公綽議曰尊毆卑非鬬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減死論

文宗太和六年興平縣民上官興以醉殺人而逃聞械其父乃自歸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就刑免父請減死詔兩省議以爲殺人者死百王所守若許以生是誘之殺人也諫官亦以爲言文宗以興免父囚近於義杖流靈州

後唐明宗時復置匭函諫議大夫蕭希甫建言自兵亂相乘王綱大壞侵欺凌奪有力者勝凡掠人之妻女占人之田宅姦贓之吏刑獄之冤者何可勝紀而匭函一設投訴必多至於功臣貴戚有不得繩之以法者乃自天成元年四月之令八日昧爽以前大辟已上皆赦除之然後出匭函以示衆 天成二年御史臺刑部大理等奏准各律例諸斷罪而無正條者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疏云斷罪無正條謂一部律內犯無罪名者准雜律不應得爲而爲者笞四十謂律令無條理不可爲者杖八十疏云雜犯輕重觸類宏多金科玉條包羅難盡其有在律在令無有正條若不輕重相明無文可以比附臨時處斷量情爲罪庶補遺闕故立此條其情輕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奉敕宜依其年洺州平恩縣民高宏超父暉爲鄉人王感所殺宏超殺感攜其首自陳大理寺以故殺論尚書刑部員外郎李殷夢復曰伏以挾刃殺人按律處死投獄自首降罪垂文高宏超既報父讎固不逃法戴下以愧視死如歸歷代以來事多貸命長慶二年有康買得父憲爲力人張涖乘醉拉憲氣息將絕買得年十四以木人擊涖後三日致死敕旨康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度情之義宜減

死處分又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殺父之讎投縣請罪敕旨復讎殺人固有彝典以其伸冤請罪自詣公門發於天性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宜減死方今明時有此孝子其高宏超若使須歸極法實慮未契鴻慈奉敕可減死一等

長興二年四月大理正劇可久奏准開成格應盜賊須得本賊贓然後科決如有推勘因而致死者以故殺論臣請起今已後若因而致死者無故即請減一等別增病患而死者從辜限正賊減本罪五等中書門下覆奏今後凡關賊徒若推勘因而致死者有故以故殺論無故減一等如拷次因增疾患候驗分明如無他故雖辜內致死亦以減等論從之

晉高祖天福六年五月十五日尚書刑部員外郎李象奏據刑法統類節文云盜賊未見本贓推勘因而致死者有故者以故殺論無故者減一等又云今後或有故者以故殺論無故者或景跡顯然支證不謬堅恃姦惡不招本情以此致死請減故殺罪三等其或妄被攀引終是平人以此致死請減故殺罪一等臣按上文云有故殺者以故殺論此即是矣其無者亦坐減罪即恐未當假如官司或有刑獄未見本情未可全不詰問據言有故者則是曾行拷捶及違令式或麤枷大棒強相抑壓以此致死者並屬有故無故者則是推勘之司不曾拷掠又不違法律亦不堅有抑壓此則並屬無故不可坐刑假若有犯事人舊患疾病推勘之際卒暴身亡不可亦坐推司減等之罪又據斷獄律云若依法使杖依數拷決而邂逅致死者勿論邂逅謂不期致死而死且彼言拷決尚許勿論此云無故卻令坐罪事實相背理有未通請今後推勘之時致死者若實無故請依邂逅勿論之義詳定院奏臣等參詳若違法拷掠及託法挾情以致其死但有情故者依故殺論若雖不依法拷掠卻非託法挾情以致其死而無情故者請減故殺一等若本無情故又依法拷掠或未拷掠或詰問未詰問及不抑壓因他故致死並屬邂逅勿論之義從之

宋太祖乾德四年大理正高繼申上言刑統名例律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親屬犯罪各有等第減贖恐年代已深不肖自恃先蔭不畏刑章今犯罪身無官須祖父曾任本朝官據品秩得減贖如仕於前代須有功惠及民為時所推歷官三品以上乃得請從之

太宗端拱元年廣定軍民安崇緒隸禁軍訴繼母馮嘗與父知逸離今來占奪父貲產欲與已子大理定崇緒訟母

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寺張佖固執前斷遂下臺省集議徐鉉議曰伏詳安崇緒詞理雖繁今但當定其母馮與父曾離與不離如已離異卽須令馮歸宗如不曾離卽崇緒准法訴母處死今詳案內不曾離異其證有四崇緒所執父書只言遂州公論後母馮自歸本家便爲離異固非事實又知逸在京阿馮卻來知逸之家數年後知逸方死豈可並無論訴遣斥其證一也本軍初勘有族人安景泛證云已曾離異諸親具知及欲追尋諸親景泛便自引退其證二也知逸有三處莊田馮卻後來自占兩處小妻高占一處高來取馮莊課曾經論訟高卽自引退不曾離其證三也本軍曾收崇緒所生母蒲勘問亦稱不知離絕其證四也又自知逸入京之後阿馮卻歸以來凡經三度官司勘鞫並無離異狀況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崇緒請依刑部大理正元斷處死右僕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議曰據法寺定斷以安崇緒論嫡母馮罪便合處死臣等深以爲不當若以五母皆同卽阿蒲雖賤乃是安崇緒之親母崇緒本以田業爲馮強占親母衣食不充所以論訴若從法寺斷死則知逸負何辜而絕嗣阿蒲處何地而託身臣等參詳田業並合歸崇緒馮亦合與蒲同居終身供侍不得有闕馮不得擅自貨易莊田本家親族亦不得來主崇緒家務如是則男雖庶子有父業可安女雖出嫁有本家可歸阿馮終身又不乏養所有罪犯並准赦原詔從昉等議鉉佖各奪俸一月

眞宗大中祥符二年衛尉卿權判刑部慎從吉言準淳化三年敕諸路所奏獄空須是司理院州司倚郭縣俱無繫囚又準後敕諸路自今獄空更不降詔獎諭奏至委刑部以逐處旬奏禁狀點勘不謬卽具以聞伏見提點刑獄司所奏獄空本司比對多不應舊敕外州妄覬獎諭沽市虛名近者邢滄二州勘鞫大辟囚千註數人裁一夕卽行斷決伏見前代京師決獄尚五覆奏蓋欲愼重大辟豈宜一日之內便決死刑朝廷比務審詳恐有冤濫非有求於急速其閒州府不體朝旨邀爲己功但務獄空必無所益欲望依準前詔不行獎諭其諸州府監以公事多少分爲三等第一等公事多處五日其次十日其次二十日並須州司司理院倚郭縣全無繫囚及責保寄店之類方爲獄空委提點刑獄司據等第數目勘驗詣實書於印歷從之咸平中殿中侍御史趙湘嘗建言聖王行法必順天道漢制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此古之善政當舉行之且十二月爲承天節萬方祝頌之時而大辟決斷如故況十一月一

陽始出其氣尚微議獄緩刑所以助陽抑陰也望以十一月十二月內天下大辟未結正者更令詳覆已結正者未令結斷所在厚加矜恤掃除獄房供給飲食薪炭之屬防護無致他故情可憫者奏聽敕裁合依法者盡冬月乃斷在京大辟人既當春孟之月亦行慶施惠之時伏望萬幾之暇臨軒躬覽情可憫者特從末減帝覽奏曰此誠嘉事然古今異制沿革不同行之慮有淹滯或因緣為姦矣　天禧四年乃詔天下犯十惡劫殺謀殺故殺鬬殺放火强劫正枉法贓僞造符印厭魅呪詛造妖書妖言傳授妖術合造毒藥禁軍諸軍逃亡為盜罪至死者每遇十一月權住區斷過天慶節即決之餘犯至死者十二月及春夏未得區遣禁錮奏裁

仁宗天聖四年刑部侍郎燕肅奏曰唐大辟罪令尚書九卿讞之凡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財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京師大辟雖一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至上請而法寺多所舉駁官吏率得不應奏之罪故皆增飾事狀移情就法失朝廷欽恤之意望準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議者必曰待報淹延臣則以為漢律皆以季秋論囚唐自立春至秋分不決死刑未聞淹延以害漢唐之治也下其章中書王曾以為天下皆一覆奏則必死之人徒充滿狴犴而久不得決請獄疑若情可矜者聽上請於是有詔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毋得舉駁具詳讞篇　五年知諫院司馬光奏言臣聞敕下京東西災傷州軍如貧戶以饑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臣竊以為非便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百姓乏食當輕傜薄賦開倉振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敕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事報聞具恕寬篇　嘉祐五年判刑部李綖上言一歲之中死刑無慮二千餘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今犯法者眾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導其為善與願詔刑部類天下所斷大辟歲上朝廷以助觀省從之

神宗熙寧元年八月詔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初登州奏有婦阿云母服中嫁韋惡韋寢陋謀殺不死按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理寺論死用違律爲婚奏裁敕貸其死知登州許遵奏引律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以謀爲所因當用按問欲舉條減二等刑部斷如審刑大理時遵方召判大理御史臺劾遵遵不伏請下兩制議詔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二人議不同遂各爲奏光議凡議法者當先原立法之意然後可以斷獄按律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釋謂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者蓋以與人傷損既不在自首之例而別因有犯如爲盜刼囚略賣人之類本無殺傷人之意而致殺傷人者慮有司執文并不許首故申明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殺傷之中自有二等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則謂之謀直情徑行略無顧慮公然殺害則謂之故謀者重故者輕今因犯他罪致殺傷人他罪得首殺傷不原若從謀殺則太重若從鬬殺則太輕故參酌其中從故殺傷法也其直犯殺傷更無他罪者惟未傷可首已傷不在首限今許遵欲以謀與殺分爲兩事按謀殺故殺皆是殺人若以謀與殺爲兩事則故與殺亦爲兩事也彼平居謀慮不爲殺人當有何罪而可首者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得別爲所因之罪若以刼鬬與謀皆爲所因之罪從故殺傷法則是鬬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云獲貸死已是寬恩遵爲之請欲天下引以爲例開姦兇之路長賊殺之源非教之善者也臣愚以爲宜如大理所定安石議刑統殺傷罪名不一有因謀有因鬬有因刼囚有因竊囚有因略賣人有因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有因強姦有因厭魅呪詛此殺傷而有所因者也惟有故殺傷則無所因故刑統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其意以爲於法得首所因之罪既已原免而法不許首殺傷刑名未有所從惟有故殺傷爲無所因而殺傷故令從故殺傷法至今因犯過失殺傷而自首則所因之罪已免惟有殺傷之罪未除過失殺傷非故殺傷不可亦從故殺傷法故刑統令過失者從本過失法至於鬬殺傷則所因之罪常輕殺傷之罪常重則自首合從本法可知此則刑統之意惟過失與鬬當從本法其餘殺傷得免所因之罪皆從故殺傷罪科之則於法所得首之罪皆原而於法所不得首之罪皆不免其殺傷之情本輕者自從本法本重者得以首原今刑部以因犯殺傷者謂別因有犯遂致殺傷竊以爲律但言因犯不言別因則謀殺何故不得爲殺傷所因之犯

又刑部以始謀專爲殺人即無所因之罪竊以爲律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謀殺與已傷已殺自爲三等刑名因有謀殺徒三年之犯然後有已傷已殺絞斬之刑名豈得稱別無所因之罪今法寺刑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謀殺與法不得首免之已傷合爲一罪其失律意明甚臣以爲凡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合從謀殺減二等論然竊原法寺刑部所以自來用例斷謀殺已傷不許首免者蓋律疏但言假有因盜殺傷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遂引爲所因之罪止謂因盜殺傷之類盜與殺傷爲二事與謀殺殺傷類例不同臣以爲律疏假設條例其於出罪則當舉重以包輕因盜傷人者斬尙得免所因之罪謀殺傷人者絞絞輕於斬則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然議者或謂謀殺已傷情理有甚重者若開自首則或啟姦臣以爲有司議罪惟當守法情理輕重則敕許奏裁若有司輒得捨法以論罪則法亂於下人無所措手足矣奏入詔從安石所議而御史中丞滕甫猶請再選官定議御史錢顗請罷遵大理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重定公著等言安石光所論敕律悉已明備所爭者惟謀爲傷因不爲傷因而已臣等以爲律著不得自首者凡六科而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釋謂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蓋自首者但免所因之罪而尙從故殺傷法則所因之謀罪雖原免而傷者還得傷之罪殺者還得殺之刑也且律於器物至不可備償則不許首今於人損傷尙有可當之刑而必使償之以死不已過乎古初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抵罪後世因劫殺而傷者增至於斬因謀殺而傷者則增入於絞倘有不因先謀則不過徒杖三等之科而已豈深入於絞斬乎若首其先謀則傷罪仍在是傷不可首而因可首則謀爲傷因亦已明矣律所以設首免之科者非獨開改惡之路恐犯者自知不可免死則欲遂其惡心至於必殺今若由此著爲定論塞其原首之路則後之首者不擇輕重有司一切按文殺之矣朝廷雖欲寬宥其可得乎苟以爲謀殺情重律意不通其首則六科之中當著謀殺已傷不在自首之例也編敕所載但意在致人於死並同已傷及傷與不傷情理兇惡不至死者許奏裁今令所因之謀得用舊律而原免已傷之情復以後敕而奏決則何爲而不可也臣等以爲宜如安石所議便制曰可於是法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皆論奏公著等所議爲不當又詔安石與法官集議安石與師元冠卿反覆論難師元等益堅執某說明年二月庚子詔自今謀殺人已死自首及按問欲舉並奏取敕裁

是時蘇州民張朝之同堂兄以槍戳死朝父逃去朝執而殺之審刑大理當朝十惡不睦死罪案上參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爲從兄所殺而朝報殺之罪止加役流會赦應原帝從安石議特釋朝不問　三年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其一歲斷死刑幾二千人比前代殊多如强劫盜並有死法其間情狀輕重有絕相遠者使皆抵死良亦可哀若爲從情輕之人別立法如前代斬右趾之比足以止惡而除害禁軍非在邊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寬首限以收其勇力之效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網加密良民偶有抵冒致傷肌體爲終身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而終無愧恥若使情理輕者復古居作之法遇赦第減月日使良善者知改過自新凶頑者有所拘繫其三刺配之法二百餘條其閒情理輕者亦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俟其再犯然後決刺充軍其配隸並減就本處或與近地凶頑之徒自從舊法編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時限無得髠鉗其四令州縣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爲衆所知者給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輕可恕者特議贖罰其不悛者科決其五奏裁條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刪定詔付編敕所詳議立法初韓絳嘗請用肉刑曾布復上議曰先王之制刑罰未嘗不本於仁然而斷肢體刻肌膚以至於殺戮非得已也蓋人之有罪贖罰不足以懲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剕宮大辟然審適輕重則又有流宥之法至漢文帝除肉刑而定笞箠之令後世因之爲律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代墨劓剕宮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輕重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之民輕去鄉井轉徙四方固不爲患而居作一年卽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況折杖之法於古爲鞭扑之刑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益衆其終必至於殺戮是欲輕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貸者處之以肉刑則人之獲生者必衆若軍士亡去應斬賊盜贓滿應絞則刖其足犯良人於法應死而情輕者處以宮刑至於劓墨則用刺配之法降此而後爲流徒杖笞之罪則制刑有差等矣樞密使文彥博上言臣聞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時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於死國家承平百年當用中典然猶因循有重於舊律者如僞造官文書律止流二千里今斷從絞近凡僞造印記再犯不至死者亦從絞坐夫持杖强盜本法重於造印今造印再犯者死而强盜再犯贓不滿五匹者不死則用刑甚異於律文矣請檢詳刑名重於舊律者以敕律參考裁定其當詔送編敕所又詔審刑院大理寺議

重贓併滿輕贓法審刑院言所犯各異之贓不待罪等而累併則於律義難通宜如萊事而大理寺言律稱以贓致罪頻犯者並累科若罪犯不等者卽以重贓併滿輕贓各倍論累併不加重者止從重蓋律意以頻犯贓者不可用二罪以上之法故令累科爲非一犯故令倍論此從寬之一也然六贓輕重不等若犯二贓以上者不可累輕以從重故令併重以滿輕此從寬之二也若以重併輕後加重則止從一重蓋爲進則改從於輕法退亦不至於容姦而疏議假設之法適皆罪等者蓋一時命文耳若罪等者盡數累併不等者止科一贓則恐知法者足以爲姦不知者但繫臨時幸與不幸非律之本意也詔從大理議行之八年洪州民有犯徒而斷杖者其餘罪會恩免官吏失出當劾中書堂後官劉袞駁議以爲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準罪人原法洪州官吏當原又請自今官司出入人罪皆用此令而審刑院大理寺以爲失入人罪乃官司誤致罪於人難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袞議　元豐三年周淸上言審刑院刑部奏斷妻謀殺夫案問自首變從故殺法舉輕明重斷入惡逆斬刑竊詳律意妻謀殺夫已殺合入惡逆以按問自首變從故殺法宜用妻毆夫死法定罪且十惡條謀與故鬭殺夫方入惡逆若謀而未殺止當不睦既用舉輕明重宜從謀而未殺法依敕當決重杖處死恐不可入惡逆斬刑下審刑院刑部參詳如淸議杜紘爲大理評斷官民間有女許嫁未行而養於壻氏壻氏殺以誣人吏當如昏法紘議以爲禮三月而廟見未廟見而死則歸葬於家示未成婦也律定昏而夫犯論同凡人養婦雖非禮律然未成婦則一也議乃定及紘爲刑部郎中邵武軍奏讞婦與人姦謀殺其夫已而夫醉歸姦者自殺之法寺當婦謀殺爲從紘議婦加功罪應死又興元府奏讞梁懷吉往視出妻之病因寄粟其子輒取食之懷吉毆其子死法寺以盜粟論而當懷吉雜犯死罪引赦原而紘議出妻受寄粟而其子輒費用不入捕法議既上御史臺論紘議不當詔罰金仍展年磨勘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無所可否亦罰金　八年尚書省言諸獲盜有已經殺人及原犯强姦强盜貸命斷配之人再犯捕獲者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按問自首減免法且律文知人欲告及按問者欲舉自首之類減等斷遣者爲其情非巨蠹有改過自新之心故行寬貸至於姦盜與餘犯不同難以例減請强盜已殺人并强姦或原犯强盜貸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問欲舉而自首及因人首告應減者並不在減等例詔從之　司馬光言殺人不死傷人不刑堯舜不能以

致治近刑部奏鈔兖懷耀三州之民有鬬殺者皆當論死今乃妄作情理可憫或刑名疑慮奏裁刑部卽引舊例一切貸之凡律令敕式或不盡載則有司引例以決今鬬殺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不問可否盡免死決配作奏鈔施行是殺人者不死其鬬殺條律無所用也請自今諸州所奏大辟情理無可憫刑名無疑慮令刑部還之使依法處斷寘有可憫疑慮令刑部具其實於奏鈔後先擬處斷令門下省審覆如或不當及用例破條卽令門下省駮奏取旨劾從之

哲宗元祐元年給事中范純仁奏言熙寧按問欲舉條並得原減以容姦太多元豐八年別立條制竊詳已殺人强姦於法自不當首不應更用按問減等至於貸命及持杖强盜亦不減等深爲太重按嘉祐編敕應犯罪之人因疑被執贓證未明或徒黨就擒未被指說但詰問便承皆從律按問欲舉首減之科若已經詰問隱匿本罪不在首減之例此敕當理當時用之天下號爲刑平請於法不當首者自不得原減其餘取嘉祐編敕定斷則用法當情上以廣好生之德下則無一夫不獲之冤詔從其請純仁又言前歲四方奏讞大辟凡二百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自去年改法至今未及百日所奏按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十七人所活纔及六分以上臣故知未改法前全活數多其間必有曲貸然猶不失罪疑惟輕之仁自改法後所活數少其間必有濫刑則深虧盛失不經之義請自今四方奏大辟案並令刑部大理寺再行審覆略具所犯及原奏因依令執政取旨裁斷或所奏不當亦原其罪如此則無冤濫之獄因詔大辟刑名疑慮情理可憫令刑部看詳無得枉濫而是年尚書省言遠方奏讞待報淹繫甚衆請川廣福建荊南路罪人情輕法重當奏斷者申按撫或鈐轄司酌情決斷訖乃奏詔從之是時中丞劉摯奏言元豐編修敕令舊載敕者多移之令蓋違敕法重違令罪輕此足以見神宗仁厚之德而有司不能推廣乃增多條目離析舊制用一言而立一法因一事而生一條意苛文晦不足以該事物之情行之幾時蓋已屢變今所續降者半歲一頒無慮數帙宜選經術儒臣明於治體練達民情者取慶曆嘉祐以來新舊敕參照去取刪正以成一代之典蘇轍言舊制文臣吏民斷罪公案歸中書武臣軍士歸樞密而斷例輕重悉不相知元豐更定官制斷獄公案並由大理刑部申尚書省然後上中書省取旨自是斷獄輕重比例始得歸一天下稱明焉今復分隸樞密必有罪同斷異失元豐本意請並歸三省其事干邊防軍政者令樞密院同進取旨則事體歸一而兵政大臣各得其職六年乃詔文武官有犯同案干邊防

軍政者刑部定斷仍三省樞密院同取旨紹聖元年權刑部侍郎杜紘言諸州大辟本非疑慮其間有因奏裁遂獲免死而已決者不得蒙宥是囚之生死惟奏與否而已詔刑部大理寺申明立法三年刑部侍郎邢恕等言藝祖初定天下主典自盜贓滿者往往抵死仁宗之初尚不廢也其後用法稍寬官吏犯自盜罪至極法率多貸死然甚者猶決刺配島錢仙芝帶館職李希甫歷轉運使不免也比朝廷用法益寬主典人吏軍司有犯例各貸死略無差別欲望講述祖宗故事凡自盜計贓多者間出睿斷以肅中外詔從之　元符三年刑部請復強盜計贓科罪之令先是曾布建言盜情有重輕贓有多少今以贓論罪則劫貧家情雖重而以贓少減免劫富室情雖輕而以贓重論死是盜之生死係於主之貧富也至於傷人情狀亦殊以手足毆人偶傷肌體與夫兵刃湯火固有間矣而均謂之傷朝廷雖許奏裁而州郡或奏或否死生之分特幸與不幸爾不若一變舊法凡以贓定罪及傷人情狀不至切害者皆從罪止之法其用兵刃湯火情狀酷毒及污辱良家或入州縣鎮砦行劫若驅虜官吏巡防人等不以傷與不傷凡情不可貸者皆處以死刑則輕重不失其當矣及布為相始從其議詔有司改法未幾侍御史陳次升言祖宗仁政加於天下者甚廣刑法之重改而從輕者至多惟是強盜之法特加重者蓋以禁姦宄而惠良民也近朝廷改法詔以強盜計贓應絞者並減一倍贓滿不傷人及雖傷人而情輕者奏裁法行之後民受其弊被害之家以盜無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鄰里亦不為之擒捕恐怨讎報復故賊益逞重法地分尤甚恐養成大寇以貽國家之患請復行舊法布罷相翰林學士徐勣復言其不便乃詔如舊法

徽宗宣和六年臣僚言元豐舊法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若大辟刑名疑慮並許奏裁比來諸路以大辟疑慮決於朝廷者大理寺類以不當劾之恐天下無復以疑獄奏矣請詔大理寺並依元豐法詔從之高宗紹興三年宣州民葉全二盜檀偕窖錢偕令佃人阮授阮捷殺全二等五人棄屍水中罪當斬有司以屍不經驗奏裁詔授捷並杖脊流三千里偕貸死杖脊配瓊州中書舍人孫近駁之命更擬而近嘗提點浙東刑獄紹興民俞富捕盜而併殺盜妻近奏富與盜別無私讎願貸死詔從之法寺因援以為比執前擬不變近乃言富執本縣判狀捕劫盜殺拒捕之人并及妻偕乃私用威力祓殺者五人所犯不同乃詣御史臺看詳侍御史辛炳等言偕係故殺衆證分明以近降申

明條法不應奏輒臣進呈朱勝非曰疑獄不當奏而奏者法不論罪近以宣州有覬望欲併罪之帝曰若罪宣州則實有疑慮者亦不復奏陳於是法寺刑部止罰金　二十七年十月盜發烏江縣王公袞母冢有司釋之公袞手殺盜事聞其兄佐爲吏部員外郎乞納官以贖公袞罪詔令給舍議時給舍楊椿等議大略謂發冢開棺者律當絞公袞始獲盜不敢殺而歸之吏獄成而吏出之使暘暘出入閭巷與齊民齒則地下之辱沈痛鬱結終莫之伸爲人子者何得自比於人椿等謂公袞殺掘冢法應死之人爲無罪納官贖弟之請當弗許故縱失刑有司之罪宜如律詔依椿等議公袞降一官佐依舊供職紹興府當職官皆抵罪

孝宗淳熙十三年中書舍人葛邲言乾道六年指揮強盜並依舊法議者以爲持杖劫人以盜財者亦死是劫人與殺人等死恐非所以爲良民地後來遂立六項並依舊法處斷外餘聽依刑名疑慮奏裁自此指揮已行之後非特刑名疑慮者不死而在六項者亦爲不死法出姦生徒爲胥吏受賕之地若犯強盜者不別輕重而一於死則死者必多又非所以示好生之德也乞下有司詳議其後言者又謂強盜苟不犯六項雖累行劫至十數次以上並贓至百千貫皆可以貸命謂宜除六項指揮外其間行劫至兩次以上雖是爲從亦合依舊法處斷詔從之甯宗開禧元年知衡州張訢言殺人無證一條斷獄註云殺人屍不經驗與無證佐者若勘鞫證佐逃死及雖有證而於法不許爲證者同夫屍不經驗與證佐逃死事因顯然往往州郡引用失當遂至牴牾蓋謀殺劫殺則有佐而必無證鬭殺故殺則有證而必無佐夫謂之證者旁證之謂也謂之佐者助己之謂也曰證曰佐自是二事苟有其一皆可以表殺人之然否至於不許爲證正謂殺害人親屬等人慮其私於黨與法故不許近日曲法者凡是重囚多作無證具奏且行兇之時相助協力到官之後自稱供通謂之有佐可也何必更求有證至如行兇之人親屬旁援到官固無由證之理例拘親屬不許爲證承舛襲訛寖失本意請行下刑寺及敕令所明析施行刑寺奏如訢請詔從之

理宗時監察御史程元鳳奏曰今罪無輕重悉皆送獄獄無大小悉皆稽留或以追索未齊而不問或以供款未圓而不呈或以書擬未當而不判獄官視以爲常而不顧其遲獄吏留以爲利而惟恐其速奏案申牘既下刑部遲延日月方送理寺理寺看詳亦復如之寺回申部部回申省動涉歲月省房又未遽爲呈擬亦有呈擬而疏駮者疏駮

歲月又復如前展轉遲回有一二年未報下者可疑可矜法當奏讞矜而全之乃反遲回有矜貸之報下而其人已斃於獄者有犯者獲貸而干連病死不一者豈不重可念哉請自今諸路奏讞郎以所發月日申御史臺從臺臣究省部法寺之慢詔從其請

遼興宗重熙二年有司奏言元年詔曰犯重罪徒終身者加以捶楚而又黥面是犯一罪而具三刑宜免黥其職事官及宰相節度使世選之家子孫犯姦罪至徒者未審黥否帝諭曰犯罪而悔過自新者亦有可用之人一黥其面終身爲辱朕甚憫焉遂定刺臂刺頸之制分別施之

金世宗大定間濟南尹梁肅上疏曰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鐐居役歲滿釋之家無兼丁者加杖准徒今取遼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爲甚臣實痛之自今徒罪之人止宜居作更不決杖時朝廷以爲今法已輕於古恐滋姦惡不從金初定法禁民不得收制書恐滋告訐之弊至是言事者乞許民藏之平章政事張汝霖言昔子產鑄刑書叔向譏之者蓋不欲使民預測其輕重也今著不刊之典使民曉然知之猶江河之易避而難犯足以輔治不禁爲便帝以衆議多不欲姑令仍舊禁之

章宗明昌元年命置詳定所審定律令時章宗問宰臣謂令何不專用律文張汝霖奏言前代律與令各有分其有犯令以律決之今國家制律混淆固當分也遂有是命已而詳定官言若依重修制文爲式則條目增減罪名輕重當異於律新律既定復與舊同頒則使人惑而易爲奸矣臣等謂用今制條參酌時宜準律文修定歷採前代刑書宜於今者以補遺闕取刑統疏文以釋之著爲常法名曰明昌律義別編榷貨邊部權宜等事集爲敕條宰臣謂先所定令文尚有未完俟皆通定然後頒行若律科舉人則止習舊律五年尚書省奏在制名例內徒年之律無決杖之文便不用杖緣先爲流刑非今所宜且代流役四年以上俱決杖而徒三年以下復不用婦人比之男子雖差輕亦當例減　承安五年翰林修撰楊庭秀言州縣官往往以權勢自居喜怒自任聽訟之際鮮克加審但使罪人往來傳詞罪之輕重成於其口貨賂公行冤枉有至三二十年不能正者帝遂命立州縣官聽訟條約違者按察司糾之又命編先後條制書之於冊以備將來考驗　泰和二年監察御史史肅言大定條理自二十年十一月四日以

前奴娶良人女爲妻者並準已娶爲定若夫亡拘放從其主離夫摘買者令本主收贖依舊與夫同聚放良從良者即聽贖換如未贖換間與夫所生男女並聽爲良而泰和新格復以夫亡服除準良人例離夫摘賣及放夫爲良者並聽爲良若未出離再配與奴或雜姦所生男女並許爲良如此不同皆編格官妄爲增減以致隨處訴訟紛擾是涉違枉敕付所司正之　三年亳州醫者孫士明擅用黃紙大書敕賜神鍼先生等十二字紙尾年月摹作寶樣朱篆青龍二字以誑市人有司捕治欵伏值赦大理寺議宜准僞造御寶雖會赦不應原參知政事賈鉉奏天子八寶其文各異若僞造不限用泥及黃蠟今用筆描成青龍二字既非八寶文論以僞造御寶非本法意遂以赦原

宣宗貞祐三年三月禁州縣置刃於杖以決罪人初左諫議大夫賈鉉上書言親民之官任情立威所用決杖分徑長短不如法式甚者以鐵刃置於杖端因而致死願下州郡申明舊章檢量封記按察官其檢察不如法者具以名聞制可至是復詔禁之　七月詔宰臣自今監察官犯罪其事關軍國利害者並笞決之左司諫穆延和囉羅上言曰禮義廉恥以治君子刑罰威獄以治小人此萬世不易論也近者朝廷急於求治有司奏請從權立法應贖者亦多的決夫爵祿所以馭貴也貴不免辱則卑賤者又何加焉車駕所駐非同征行而凡科徵小過皆以軍期罪之不已甚乎且百官皆朝廷遴選多由文行武功閥閱而進乃與凡庶等則享爵祿者亦不足爲榮矣抑又有大可慮者爲上者將曰官猶不免民復何辭則苛暴之政日行爲下者將曰彼既亦然吾復何恥則陵犯之心益肆其獘可勝言哉伏願依元年赦恩刑不上大夫之文削去此法幸甚　興定三年省臣奏言向以物重錢輕犯贓者計錢論罪則太重於是以銀爲則每兩爲錢二貫有犯通寶之贓者直以通寶論如因軍興調發通寶及三十貫者已得死刑準以金銀價纔爲錢四百有奇罪止當杖輕重懸絕如此遂命准犯時銀價論罪後參政李復亨言近制犯通寶贓者並以物價折銀定罪每兩爲錢二貫而法當贖銅者止納通寶見錢乞亦令輸銀既足懲惡又有補於官詔省臣議遂命犯公錯過誤者止徵通寶見錢贓汙故犯者罰銀

元世祖至元八年陝西省臣伊遜岱爾言比因饑饉盜賊滋橫宜加顯戮敕中書詳議右丞相按圖以爲強竊盜賊一皆處死恐非所宜罪至死者仍舊待命從之　二十三年詔百官集議至元鈔計贓論罪時衆欲以至元鈔二百

貫贓滿者死趙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需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雖四者爲直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況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

成宗初御史臺言先朝決獄隨罪輕重笞杖異施今止用杖乞如舊制不允王暉上書曰法者輔治之具一日闕則不可君操於上永作成憲吏承於下遵爲定式民曉其法易避而難犯若周之三典漢之九章是也今國家有天下六十餘年小大之法尚無定議內而憲臺天子之執法外而廉司州郡之法吏是皆司理之官而無所守之法猶有醫而無藥也至平刑議斷旋施爲理未免有酌量准擬之差彼此輕重之異臣愚謂宜將累朝聖訓與中統迄今條格通行議擬參而用之與民更始如是則法無二門輕重適當吏安所守民知所避而天下治矣元貞元年詔求弭盜之策山東東西道廉訪陳天祥上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委之天時姑且勿論他如軍旅不息工役洊興厚斂繁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前人言之備矣彼強梁之徒各執兵仗殺人取貨不顧其生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縲囚暮即行劫復勒有司結限追捕賊皆視爲故常既不感恩又不畏罪凶殘悖逆習與性成誠非善化能移惟有嚴刑可制　大德五年正月御史臺臣言官吏犯贓及盜官錢事覺避罪逃匿者宜同獄成雖經原免亦加降黜庶奸俗可革從之七月中書省臣言舊制京師州縣捕盜止從兵馬司有司不與遂致淹滯自今輕罪乞令有司決遣重者從宗正府聽斷庶不留獄且民不冤從之時鄭介夫上太平策曰國家立政必以刑書爲先今天下所奏以行者有例可援無法可守官吏因得並緣爲欺如甲乙互訟甲有力則援此之例乙有力則援彼之例甲乙之力俱到則無所可否遷調歲月名曰撒放使天下黔首無所持循始之所犯不知終之所斷是陷之以刑也內而省部外而郡守鈔藉格例至數十冊遇事而難決則檢尋舊例或中無所載則旋行擬議是百官莫知所守也民間自以耳目所得之敕旨條令雜採類編刊行成帙曰斷例條章曰仕民要覽各家收置一本以爲準繩試閱二十年間之例校之三十年前半不可用矣更以十年間之例校之二十年前

又半不可用是百姓莫知所避也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者號令不常有同兒戲或一年二年前後不侔或綸音初降隨即泯沒遂至民間有一緊二慢三休之謠京師爲四方取則之地法且不行況四方之外乎如往年禁酒而私醞者比屋有之禁牛而私宰者愈多又如姦盜殺人必不可赦而每歲放多爾瑪以此人心輕於犯法又如婚姻聘財明有官庶高下折鈔之例而今之嫁女者重要財錢與估買軀口無異又如買賣田宅舊有先親後鄰之例而今民業多歸勢要雖親與鄰不得占執推此數端天下槩可知矣今有司每視刑名爲重而婚田錢債略不省察殊不知百姓負冤上無所訴是開官吏受贓之路也審囚決獄官每臨郡邑惟具成案行故事出斷一二便爲盡職不知大辟以下刑名公事甚不少也路縣官吏未飽其欲每聞上司官至則將囚徒保候審錄既畢仍復收禁此皆無法之弊也又兼衙門紛雜事不歸一十羊九牧莫之適從普天率土皆爲王民豈可家自爲政人自爲國今正宮位下自立中政院匠人自隸金玉府校尉自歸拱衛司軍人自屬樞密院諸王位下自有宗正府內史府僧則宣政院道則道教所又有宣徽院徽政院都護府白雲所管戶計諸司頭目布滿天下各有管領不相統攝凡有公訟並須約會或事涉三四衙門動是半年虛調文移不得一會或指口對問則各司所管互相隱庇至一年二年事無杜絕遂至強凌弱衆暴寡貴抑賤無法之弊莫此爲甚昔先帝時嘗命修律未及成書近議大德律所任非人訛舛尤多今宜於臺閣省部內選擇通經術明治體練達時宜者酌以古今之律文參以先帝建元以來制敕命令採以南北風土之宜修爲一代令典使有司有所遵守生民知所畏避國有常科吏無敢侮永爲定制子孫萬世之利也諸色衙門投下頭目除管領錢糧造作外無問大小詞訟俱涉約會者並令有司歸問庶使政歸一體獄無久淹矣武宗初御史大夫塔思布哈言凡受贓爲御史所劾者不得託言事入覲以避其罪從之　至大元年正月中書省臣言近百姓艱食盜賊充斥苟不嚴治將至滋蔓宜遣使巡行遇有罪即行決遣與隨處官吏共議弭盜方略明示賞罰或匿盜不聞或期會不至或踰期不獲者官吏連坐仁宗延祐六年九月御史臺臣言諸犯贓罪已服伏及當鞫而倖免者悉付原問官以竟其罪英宗至治二年臣寮言五刑者刑異五等今縣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一人也法當改

泰定帝泰定元年六月以災異詔百官集議中書平章政事張珪等議略曰前宰相特們德爾姦狡險深誣殺蕭楊以快私怨一令發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己其禍立至由是羣邪並進搆成弒逆其子索諾木親與逆謀雖剖棺戮尸夷滅其家猶不足以塞責今復回給所籍家產諸子再入宿衛臣等議宜遵成憲仍籍原產遠竄其子孫以懲大姦君父之讎不共戴天特克實之黨結謀弒逆天下之人所不忍聞比奉旨以逆黨脅從者衆不可盡誅言者其勿復舉臣等議古法弒逆凡在官者殺無赦宜盡誅額特布哈之徒以謝天下生殺天子之大權臣下何敢盜用遼王托克托位冠宗室覬幸赦恩報復讎忿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資產聞者切齒今不之罪乃復厚賜遣還仍守爵土臣等議累朝憲典聞赦殺人罪不在原宜削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刑以懲惡國有常憲武備卿濟里前太尉布哈以累朝待遇之隆不思補報專務姦欺詐稱奉旨令鷹師强收鄭國寶妻果哈貪其家人畜產事聞之官刑曹逮鞫服實竟原其罪輦轂之下肆行無忌遠在外郡何事不爲臣等議宜以濟里布哈付刑曹治罪太廟神主祖宗之所妥靈比者盜利其金而竊之至今未獲斯乃非常之事而捕盜官兵不聞杖責臣等議庶民失盜應捕官兵猶有三限之法監守失官物有不行知覺之罪今失神主宜罪太常請揀其官屬免之人有冤抑必當昭雪平章政事蕭拜珠中丞楊多爾濟枉遭誣陷籍沒其家比奉明詔還給原業子孫修葺苟全復以其家財仍賜舊人止酬以直卽與再罹籍沒無異臣等議宜如前詔以原業還之量其直以酬後所賜者則人無冤憤矣刑罰不立姦宄滋長比者額森特穆爾之徒遇朱太醫妻女於故省門外强擄以入姦宿館所事聞有司以扈從上都爲解竟弗就鞫輦轂之下肆惡無忌京民憤駭臣等議宜遵世祖成憲以奸人命有司鞫之又天下囚繫不無冤滯方今盛夏宜命臺省選官審錄結正重刑疏決輕繫疑者申聞詳讞善良死於非罪國法當爲昭雪特克實弒逆之變學士布哈等皆以無罪死特們德爾專權之際御史徐元素等以言事死皆未申理臣等議宜追贈死者敘其子孫僧道出家宜以清淨絕俗爲心比年僧道往往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泰班講主之徒傷人逞欲壞教干刑俾奉祠典豈不褻天瀆神臣等議僧道之畜妻子者宜罪以舊制罷遣爲民

文宗天曆元年中書省臣言近籍奇徹家其子年十六請令與其母同居仍請繼今臣僚有理致籍沒者其妻其子

他人不得陳乞亦不復爲官口從之又陝西行臺御史孔思迪言人倫之中夫婦爲重比見內外大臣得罪就刑者其妻妾即斷付他人似與朝廷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況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與前賢所謂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人籍沒奴婢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典刑者則孥戮之不必斷付他人庶使婦人均得守節請著爲令從之至順二年河南北道廉訪副使僧嘉努言自古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官於朝十年不省覲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實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外於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無父母者五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覲匿而不省覲者坐以罪若詐冒假期規避以掩其罪與詐奔喪者同科御史臺臣以聞命中書省議行之

順帝至元二年中書省員外郎陳思謙上言強盜但傷事主者皆得死罪而故殺從而加功之人與鬭而殺人者例杖一百七下得不死與私宰牛馬之罪無異是視人與牛馬等也法應加重因姦殺夫所姦妻妾同罪律有明文今止坐所犯似失推明遂令法曹議著爲定制詳刑制篇六年蘇天爵上奏國家自太祖戡定中夏法尙寬簡世祖混一海宇肇立制度列聖相承日圖政治雖法令之未行皆因事以立法歲月既久條例滋多英宗始命中書定爲通制頒行多方官吏遵守然自延祐至今又幾二十年矣夫人情有萬狀豈一例之能拘加以一時官曹材識有高下之異以致諸人罪狀議擬有輕重之殊繁條碎目與日俱增每罰一辜或斷一事有司引用不能通舉若不類編頒示中外誠恐遠方之民或未識而誤犯姦貪獨習知而舞文事至於斯深爲未便宜從都省早爲奏聞精選文臣學通經術明於治體練達民政者圓坐聽讀定擬去取續爲通制刻板頒行中間或有與先行通制參差牴牾本末不應悉當會同講究畫一要在詳書情犯顯言法意民知所避吏知所守報可

明太祖洪武十五年禮部議自今犯十惡姦盜詐僞干犯名義有傷風俗及犯賊至徒者書於亭以示懲戒其餘雜犯公私過誤非干風化者一切除之以開良民自新之路其有私毀亭舍除所懸法令及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　二十二年翰林院待詔朱善上言有國者重世臣有家者重世婚臣見民間婚姻之

訟甚多問之非舅姑之子若女即兩姨之子若女蓋以於法不當爲婚故爲仇家所訟或已聘見絕或既婚復離使夫婦生離子母永隔悲號怨憤無所控訴議法不精其禍乃至於如此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爲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己之身是爲姑舅兩姨皆爲己之尊屬己不可以卑幼而匹之若己爲姑舅兩姨之子彼爲姑舅兩姨之女是無尊卑之嫌以門第則相匹以年之長幼則相若爲子擇婦爲女擇婿宜莫先於此古人亦嘗以爲非也成周之時王朝所與爲婚者不過齊宋陳杞數國而已故當時稱大國異姓曰伯舅小國曰叔舅其世爲婚姻可知也至於列國之君亦各自爲甥舅之國降及後世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潘楊之睦宋陳之好無不以世爲重其顯然可見者如溫嶠之玉鏡臺以舅之子而取姑之女也呂榮公夫人張氏乃待制張昷之女而待制夫人即榮公母申國夫人之姊又非以小姨之子取大姨之女乎朱子小學一書正所以明人倫也而榮公之事取焉如果以爲不可則必不在所取矣今江西兩浙此弊尤甚以致訟獄繁興風俗凋弊願以臣所言下羣臣議弛其禁庶幾刑清訟簡而風可厚也

成祖永樂二年十二月御史張嘉言山西行都司所屬地方切近沙漠軍衛充實則敵不敢爲患比軍人犯徒流罪者悉徙興州屯戍恐邊衛軍士圖易避難必多故犯以求遷徙則隊伍日減邊備不足乞令臨邊衛所軍人犯徒流罪者止從科斷仍流原衛戍守從之　三年六月大理寺卿呂震言近例官犯杖罪者記罪還職停俸三月蓋欲使之改過自新然有玩法者恃恩輕犯恬無畏憚不正其罪無以示懲請自今有再犯者論如律　八年十月交趾布政司言先須降刑名事例交趾土人有雜犯死罪徒流遷徙者發邱溫抵交趾充驛夫遞運夫雜犯死罪者服役終身徒流遷徙者各以所犯輕重爲限官吏犯笞杖罪吏斷決還役官降用應解現任別敘及雜職於邊遠敘用者皆斷決還職今新例徒流遷徙杖罪皆發北京爲民種田先後例不一　皇太子曰交趾遠在萬里外宜從先例令刑部移文知之

仁宗洪熙元年十月行在吏部郎中陳叔剛上言吏犯杖罪律斷決爲民近時吏胥謀欲求去則私約相訐多以杖罷去乞命法司自今吏犯杖罪以下依舊例的決復役徒罪以上准工滿日安置別郡死罪如律公罪附過則姦狡

之塗可以漸塞帝命法司議行（具刑制篇）

宣宗宣德三年八月監察御史鄭道寧言犯姦婦女律當去衣受刑以勵風俗今法司亦聽納米贖罪其間無米輸納者拘繫於獄益縱淫穢乞敕治之如律從之　四年四月四川按察司奏四川軍民健訟往往誣詞封奏自宣德元年以來鞫問二百餘事大半涉虛蓋誣人死罪得罪甚輕因此恣肆冒犯請嚴禁約果有機密重事許實封進呈若私事須論訴者必自下而上陳告擅動實封者令法司究治從之　是年五月山西按察司張政奏乞敕法司凡詞訟有原告逃者其被告皆即放遣俟獲原告取至對理庶姦頑知畏良善獲安帝曰此皇祖定制也恐在外諸司未之行其即申明著爲例　五年廣西按察司僉事王愷奏言近例在外諸司吏典犯笞杖罪俱贖鈔改撥姦猾之徒必有就易避難乘混作弊者請敕法司會議法司議奏請凡照刷諸司文卷事干遲錯若漏報卷籍官吏應公私笞罪及公杖罪皆依律決罰還職役如錢糧埋沒刑名違枉有所規避者仍依律照例發遣從之　六年二月都察院奏棗強縣典史周宗本挾私杖殺皁隸合依故勘平人致死律監察御史任祖壽聽其許馬一匹論以因公行罰徒罪祖壽合依聽許財物而事枉者律應徒以風憲加二等應流帝命如律罪之

英宗正統三年十一月民有收義女爲妾者法司論姦大理寺評事王亮奏請行勘原實與謀合人果係義女罪之如律若通房使女收爲妾而立約明白兩相願者不治罪不離異從之著爲令四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羅綺奏各處理刑官多不諳刑名止憑吏胥照提多人動經數年未得結絕甚至情輕作重情重作輕以致詞訟競起且如壽州衛軍毛神保告百戶呂鼎尅落月糧反被鞭笞續赴通政司伸理遞回本衛官嗔恨愈深問擬白晝搶奪傷人斬罪監候待決臣將文案詳觀及按行察訪始知絕無搶奪之情止是懷挾前仇陷之以死神保已從輕出之鼎等正當究問以警其餘幸蒙赦宥恐各衙門理刑官亦有不公其心不察其情不明其法未免有偏枉之弊今後理刑官務於在京法司歷事監生中精選其諳曉刑名者授之庶使人無冤抑帝命部議行之　八月御史陳祚言法司論獄多違定律專務刻深如戶部侍郎吳璽舉淫行主事吳軏宜坐貢舉非其人罪乃加以奏事有規避律斬及軏自經死獄官卒之罪明有遞減科乃概杖之夫原情以定律祖宗防範至周而法司乃抑輕從重至此非所以廣聖朝

之仁厚也今後有妄援重律者請加以罪從之　是年御史唐愼奏近奉詔令內外繫囚具狀以聞今在京悉承聖斷恐在外所司奉行未至或被挾仇妄指或因權勢誣告或爭占田土分異財產妄作反叛强盜或將死屍作謀殺誣人或官司挾仇故入重罪設有申訴或因前官鞫成罔究虛實或原問官偏執同僚互生嫌疑弗爲之辨其間豈無含冤而死者乞敕各處巡按御史會都布按三司及直隸府衛正官將見繫重囚俱如京例審錄以聞從之　五年二月刑部尙書魏源等集議凡罪囚無力贖罪者沿海邊衛旗軍舍餘照舊例的決還役隨住陝西民雜犯死罪文職官吏知印承差贓罪滿貫照例發莊浪等衛安遠等遞運所充軍擺站其餘各處軍職旗軍舍餘笞杖的決雜犯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罪照徒罪限福建浙江山東發本處沿邊廣東發廣西沿邊江西南直隸發浙江金山衛沿海北直隸河南發宣府俱送總兵官處定撥衛所立功備禦哨瞭滿日發回衛所還職著役民人陰陽人等俱發附近衛要去處擺站　十月刑部言舊例軍丁力士犯盜者皆戍邊比者照從律斷但令輸作復役以是人輕於犯盜請復舊例庶使知懼從之　十一月三法司言洪武定律時鈔貴物賤所以枉法贓至百二十貫免絞充軍今鈔賤物貴若以物估鈔至百二十貫枉法贓俱發充軍輕重失倫今後文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比律該絞者估鈔八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其受贓不及前數者視見行例發落從之　六年陝西布政使郭堅言律載府州縣官有犯所轄上司不得擅自句問止許開具所犯奏聞其倉場庫局陰陽醫學閘壩驛遞等衙門官犯罪俱不該載所以各處此等有犯問有徑行句問又有具奏提問所行不一請敕法司議刑部尙書魏源會議宜從布政司問給事中廖莊言律載在外五品以上官犯奏聞請旨六品以下聽分巡御史按察司並分司取問臣竊以爲倉場庫局律雖不載其日六品以下則此等官員亦載其中而布政司不得擅問明矣蓋倉庫等衙門實爲布政所屬或一時幹辦不及逢迎失意徑被取問則此等官員難以自立矣他日又豈無奏巡檢司與學官律不該載者亦乞照比例者乎帝從之　七年行人司行人尙褫言旗校緝事不可盡信間有用心邪枉者或爲他人報仇或以私怨誣陷平人緝事未能盡實請自今旗校緝事務見實證然後坐罪如或不實所緝者量重以其半坐之庶不致乘隙報怨濫及無辜　八年大理寺言律載竊盜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絞今竊盜遇赦再犯者咸坐以初犯或仍刺右

有或不刺請定爲例章下三法司議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遇赦又犯者不刺立案赦後三犯者絞帝命遇赦再犯者不論赦　九年湖廣長沙府攸縣知縣吳貴奏長沙衛軍肆暴鄉曲誣告衞所其管衛所者往往不論法律徑委軍職仍勢迫府縣百計索賄民不勝虐乞敕禁約事下刑部議謂軍職不得理人命有成令第久未申明請如貴奏榜諭帝從之十年巡撫史濡言雲南諸獄呈詳既於御史復於參贊軍務侍郎復於鎮守太監各持一說殊無定論乞廷臣會議於是三法司議咸謂審刑名於御史此定律餘官無著令帝從之　十三年刑部尚書金濂奏姦義男婦洪永以來有論依姦子孫之婦應斬者有論姦妻前夫之女應徒者乞聖斷遵守三法司奉詔議親男與義男情有親疎宜比姦前夫之女徒罪科斷敕分別通姦强姦之條著爲令

景帝景泰元年刑部郎中王槩言舊例告義子義女義婦義孫妾子前妻前夫之子不孝者必審其四鄰恐冤抑也其義子女又必驗其年歲如過房在十五歲前曾受鞠養則坐以不孝不然但以傭工人毆罵家長律坐之奉詔革例此不宜去從之　二年八月刑部員外陳金言律不可易例宜更改謹列未便者以聞一婦人犯徒流笞杖槩的決此於廉恥待人之道似有未及宜依男子例減半贖之一軍民私債不得追索以此貧民不得富室救濟宜聽其理取一官軍及子孫輩有犯敗倫傷化者俱革職不許承襲令姦宄誣告圖其官職請依繼母并義父母告子孫例集鄰佑勘之如妄則發所告者原籍爲民不得仍於衛所騷擾章下法司以其言皆可行從之　三年南京兵部尚書王驥奏已故都督呂毅子瑛先定指揮葛亶妹爲妻後瑛襲調山海衛別娶千戶俞勝女爲妻又娶陳氏爲妾已生男女其葛亶母子因女年長三十以上嫁與千戶劉昱爲妻已生男女三人今被瑛具奏爭娶結訟法司依律斷令離昱歸瑛不惟節義兩失抑且難爲命婦況母子分離夫妻別異其情可憐乞敕禮部會議准令年久不回並聽改嫁仍將葛氏歸昱從之　五年大理寺少卿薛瑄言發擬罪囚多加參語奏請變亂律意刑法失中請敕自今一依律令不許妄加參語從之　六年大理寺向敬言鞫囚有二弊其一論罪不當者輒調問痛加箠楚至三四次仍依原擬不免有冤請自今三次不允送別衙門推鞫原問不當者罪之其一毆鬭罵詈違限等類輕罪律有正條者法司以正條罪輕輒擬依不應從重其貴免枉法强竊盜等項贓法金銀律追本色今乃准其費用追鈔此皆輕重

不當乞禁令如律從之　是年湖廣按察副使呂淵奏原告在逃將及一年者將事內證佐人犯對問推理依律發落如告實原告免提如虛別行擒執問罪帝敕法司通行之是年刑部郎中夏時正言自今凡非反逆重罪涉勛戚大臣奉特旨者俱不必會問都察院議時正言可從宜通行天下諸獄原發在都布司者但會都布司官在府衛者會府衛官在按察司及巡按者不必會官即為問結如有淹滯者治之詔從所議

憲宗成化元年遼東巡撫滕昭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舍律用例武臣益縱蕩不檢請一切用律詔令刑制具篇　是年大理寺卿王槩言舊例天下軍民詞訟悉由州縣以達於朝廷違者罪之近法司於凡代抱本狀之人輒得寬貸遂至姦弊尤甚臣請除路之極遠與事之迫切人之老幼者依律問罪遣回聽理外此則遞送押解勿使逃匿從之　五年大理寺評事張鈺言大理之設所以審錄刑部都察院鞫問罪囚其間或擬罪不當者一再駁還並令改擬或仍不當許參問此係舊制近見南京法司多用嚴刑迫囚誣服其被糾者亦止改正而無罪乞自今許本寺參問寺卿王槩覆奏如議　六年兵科給事中宮榮言近年鼓下詞狀不與覆奏辨理致使冤抑控訴無所自後當與研審明白回奏不許一槩立案其直鼓官亦須詳看曾經他處具告不行者方與封進從之　是年刑科給事中白昂等奏言大理寺審錄罪囚參擬罪名具載諸司職掌至為詳密比者大理寺審錄有詞稱冤人犯駁回再問者多行移調問者少及巡撫巡按官并在外衙門詳議所屬申詳囚犯內有情弊者亦皆駁回再問致被偏執已見不與辨明多用非法重刑鍛鍊成獄囚人慮其駁回必加酷刑雖有冤枉不敢再言今後乞命在內法司使遵諸司職掌事例行之在外參審所屬申詳囚犯中閒如有問招不明擬罪不當及有詞稱冤者俱聽改調別衙門問理不許仍行原問官問理奏下法司議如所言從之　十年都御史李賓言錦衣鎮撫司累獲妖書圖本皆誕妄不經之言小民無知輒被幻惑乞備錄其書名目榜示天下使知畏避免陷刑辟報可　是年刑部尚書王槩上言處置條例一凡告官吏者提問或彼此逃匿宜令原告逃者被告免提被告逃者惟擒被告治罪一軍職有敗倫傷化革職事例欲謀官職往往誣奏毆罵等情自今令照義父母繼母嫁母告子以不孝事例以眾證為實依律問枉者坐之一子孫毆罵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毆罵夫之祖父母父母坐斬絞罪或告息詞奏蒙決杖發回養親自今宜令初犯

之准息詞不與奏請其中若有執私故害卽與辨理一軍官之用借貸約以俸銀捐償關領之際以負多[illegible]
債主自領反誣以盜關之罪坐常人盜倉庫罪殊乖律意宜止問杖罪一文職官吏爲事爲民者往往赴京奏辨
令家人抱訴近例但有問過招由在卷及不親賫奏疏者俱置不問宜依前例行原問衙門或調別衙門鞫理一軍
職姦宿樂婦例革職外衞其中有指姦者依律勿論擬坐贖杖緣由通姦招伏多革職爲民有乖律意自後指姦及
非姦所捕獲止坐不應杖罪仍擬還職爲是帝從之　十一年祭酒周洪謨言天下有司聽訟輒用夾棍等刑具百
姓不勝苦楚請敕法司禁約除人命強盜竊盜姦犯死罪須用嚴刑其餘止用鞭扑違者風憲官錄其酷暴以備考
劾詔可之十五年南直隸巡撫王恕奏律乃治天下大法我太祖高皇帝斟酌歷代律條定爲大明律凡四百六十
條頒示天下而名例律有曰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而無正律者引律比附應加應減定擬罪名今在京書
坊刊行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一百八條不知何時會定者法官老於刑名必不依此比附但恐流傳四方未免
有誤新進之士略舉其兵律多支廩給條及刑律罵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於天下乞以其板毀
之於是法司會議宜以恕言通行內外法官自後斷罪悉依大明律并奏准見行事例敢有再將會定條律比擬出
入人罪者以故出入論仍行書坊郎將所刻本燒燬違者並治以罪從之是年御史李紀言定立嗣一事刑部議奏
軍民人等告爭繼承者必擇立同宗昭穆相當之姪若衆子無嗣必先盡同父長房之次子長房無子然後以次及
於衆子又次及於大功小功緦麻至親之次子如俱無次子方立遠房其長子無嗣亦盡同父以次長房之次子然
後以次及於其餘若無子者生前或擇其人自幼撫養長大已立爲嗣但不係異姓尊卑失序者仍舊承繼不許宗
族告爭從之　十六年給事中王坦言竊盜犯罪律有明條在京法司具有成案今在外問刑衙門於竊盜初犯再
犯不論贓數多寡輒杖殺之請嚴加禁約從之
孝宗弘治元年大理寺評事曾永言刑官問囚擬議不當或舞弄條欵或紐合文法或律有正條而擬以不應或畏
避權勢而拘於成案或信憑參語定罪而不論招情皆可恣爲出入刑獄用是不平請悉依律例擬議科斷違者從
給事中御史舉劾御史有違從都察院查究從之　是年刑部尚書何喬新言舊制提人所在官司必驗精微批文

與符號相合然後發遣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也近者中外提人止憑駕帖既不用符眞僞莫辨姦人矯命何以拒之請給批文如故帝命復行之　二年刑部尚書何喬新等言國初制律之時每銀一兩值鈔一貫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盜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則每銀一兩值鈔八十貫常人盜銀一兩監守盜銀五錢者卽坐斬絞罪雖曰民俗澆漓恐人易犯故重以懲之然非制律之本意查正統成化時御史陳智李至剛等各有論奏或欲依國初估鈔常人盜銀八十兩方坐絞罪或欲照今時估鈔常人盜銀一兩卽坐絞罪合而論之贓輕罪重者過於刻贓重罪輕者失之縱今後估計鈔貫銀每兩銅錢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庶幾得中時議者以銀錢估鈔舊例行之已久仍依原估喬新議遂不行　六年太常少卿李東陽奏言五刑最輕者笞杖然杖有分寸數有多寡今在外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還職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多者數十甚者數百積骸滿獄流血塗地可爲傷心律故勘平人者抵命刑具非法者除名偶不出此便謂之公一以公名雖多無害此則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請凡考訊輕罪卽時致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議行降調或病死不實者幷治其醫命下所司議處　七年禮科給事中呂獻等言每歲初夏例縱釋繫囚笞杖輕犯多有免徒流以下減等發落重罪情可矜疑者具奏定奪所以長民命而壽國脈也但此例獨行兩京而未及天下乞敕三法司南北直隸則巡撫官督同諸府縣官各布政司則鎭巡官會同三司官各準兩京例每於四月慮囚庶刑獄無冤不從　十一年陝西宜川縣民馮子名兄亡妻其嫂巡撫定擬坐杖帝以事關風化特命法司會議于是尚書閔珪等覆奏謂逆天道壞人倫定擬絞罪其他犯類此者並依此例斷（具刑制篇）是年南京燕山前衞千戶韓鋭坐不分俸養贍繼祖母及毆罵小功以下兄刑部擬杖還職爲大理寺所駁刑部因奏請申明條例今後武職凡奉養有缺須祖父母父母親告乃坐若子孫告祖父母父母例不行勘若不奉養繼祖母繼母及毆本宗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幷毆傷外祖父母及妻之父母者俱行勘明白方許論罪其有縱容抑勒女及妻妾幷子孫之婦妾與人通姦及姦內外有服親屬及典雇妻女者俱係敗倫傷化請俱依律問罪照例發原籍爲民帝從之　十二年刑科給事中周旋言五刑莫重於死罪次莫重於充軍故律載充軍之條甚少自條例之行任情擬斷乞敕令今後具招詳刑部都察院審與律例

相符方行大理寺評允轉行兵部定衛發邊詔下所司知之　十三年刑部奏國初刑用重典取上裁榜文紛紛下洪武末定大明律刑官始得據依爲擬議輕重畫一後又申明大誥請有罪減等累朝遵用而法外遺奸列聖時推移損益之而有例例非律所該而實不大遠遠於律特用輔律非以破律也而中外巧法吏或借以文飾私怒多引例便已意而律寖格不用於是命刑部會九卿議增歷年問刑條例經久可行者二百七十九條上之內禁邀報邊功私騎官馬黃船販鬻私貨漕船附帶勢要貨物及鎮守等官頭目非奏帶者不得報功皇城守衛官旗故縱逃軍十名降級六條命再議以聞九卿執奏累朝所定不可輕更帝從之是年戶科給事中邱俊言內外問刑衙門罪囚有監禁四五年甚至數十年者冤氣騰結皆足致災乞通行天下將見監三年以上罪囚情眞者秋後處決其情可矜疑及事情難明者不拘成案悉與辯明刑部議謂兩京罪囚每歲夏月審錄秋後又會官重審及五年又命太監等官會審已有成法宜如舊行其各布政司審錄不必待至明年請如俊所奏一暫行之此後仍五年一次差官從之　十四年五府六部衙門言今後惟叛逆等事方差錦衣衛官校齎駕帖其餘俱下法司轉行巡撫巡按官勘問有應解京者就彼差官押解帝命准行　十六年御史劉洪奏浙江人張悅以罪發充軍託病回籍醫治全家援例納粟授衛指揮請革職仍發原伍其浙江布政司官許令納粟者亦宜逮問兵部覆奏當從仍行令各處有似此者通治以罪是年吏部主事楊子器言今有司不以生靈爲重有犯輕罪而禁死者有因干連負累妄攀誣陷而禁死者請申明舊例禁之又近例非掌印官不許受詞訟且詞訟多則贓罰多嗣後凡清軍捕盜等官其不經州縣越訴者不許受理有司歲終彙其詞訟及贓罰數目呈巡撫巡按官稽考以絕姦貪刑部覆奏從之是年撫州人江緣一擊殺其弟緣四遺一女其母吳氏以許嫁李氏緣一又欲取所受聘財母不從緣一怒罵劫奪之母忿而自縊有司擬罵母律絞巡撫王哲以律毆父母者斬緣一手殺親弟逼死親母使得全首領情重律輕具獄以聞法司議覆依毆母律斬決不待時仍請後有威逼祖父母父母死者悉依此斷是年禮科給事中葛嵩言近例質當田地限滿計所收已及本利者交還業主無力取贖者聽再管業承繼之子有不得於所後之親者聽別擇賢能或所親愛者承繼不許他人以次序告爭二者皆與律意不合請令無力取贖者仍聽典主管業以息訟端立後者務以尊卑爲序

昭穆相當不許別立疎遠致紊倫理法司覆議請申明律例照舊施行從之　是年戶科給事中孫禎言新頒問刑條例比律令過嚴如律縱放軍人歇役者一名杖八十每名加一等例則額設軍伴之外多占五名以下者降一級律私借官馬或轉借及借之者各笞五十驗日追雇賃錢入官計錢重者坐贓論加一等例則私借及轉借與人五匹以下降一級是占役一軍占乘一馬皆當從降級例科斷矣人將無所措其手足請重加校定俾協於中法司覆議謂條例皆奉有成命難以更改其借占人馬數不及五者請如所奏仍依律論斷從之　十七年兵科給事中潘釋奏故事每歲會審重囚率以一日竣事然人命至重今後該審之囚眾多如拘以一日則不得從容詳審昔太宗文皇帝因刑部等衙門大辟囚三百餘人復訊皆實請決復諭之曰更審之一日不盡則二日三日雖十日何害此祖宗好生之心萬世所當遵也乞令從容研審使無冤枉從之是年吏部尚書馬文升言會審重囚坐妖書惑眾者甚多與其誅于已犯不若禁於未然乞敕榜諭有收藏者許半月內首告官司是年刑部條上革弊弭災事宜四條一京城勢家或攬納逼債或侵奪強買或殺人焚屍或窩盜分贓事發則抗拒官司今後令錦衣衛執送職司重治一舊例在京問囚三審不服及在外問結赴京奏訴者俱改調別問近歲多拘成案有明訴枉問而置之不問者請令果有冤枉即與辯理一定例巡按會審由都布二司并府州縣衛送者申刑部由巡按及按察司送者申都察院各轉詳大理寺審擬今重囚止申巡按更不會審轉詳以致輕重任情淹禁無度請令照例申詳一奸民包攬錢糧勒取財物各倉內外管事并勢要之人交通受納事發止坐攬頭請令緝事衙門并窮究得財之人明正其罪俱從之是年巡撫張本奏江西諸盜例應處以極刑皆由巨室藏匿分贓遂至猖獗今獲匿主五人亦問擬斬罪比例梟首示眾法司會議以為宜從之是年刑部主事朱塗言部囚送大理第當駁正不當用刑今左右二寺分外用刑展轉淹滯乞令毋得擅加考掠大理寺卿楊守隨覆奏大理寺雖止於參駁然每有隱匿重情未免量加刑罰況永樂年間本寺亦設刑具豈為分外請申明禁戒令法司同寅協恭毋彼此執拗帝從之是年御史魏申奏在外有司問故殺鬬殺其助殺之人俱擬為從坐以流罪又竊盜臨時拒捕不得財者止作犯罪拒捕科斷其拒捕不以臨時者或反坐斬罪俱不合律意乃令法司覆議施行

武宗正德元年掌大理寺工部尚書楊守隨言每歲熱審事例行於北京而不行於南京五年一審錄事例詳於在京而略於在外今宜通行南京凡審囚三法司皆會審其在外請亦依此例庶事無偏弊刑合公論詔可　二年閣臣李東陽言決囚三覆五覆奏自唐太宗以後歷代遵行我太祖著爲定制每法司決囚必待刑科三覆奏後批出行刑昨刑科初覆奏本未發仍望批一是字少待三覆本内方批處決不過遲數日之期可以存百年之典　五年東陽等又因風霾上言頃以久旱風霾兩降綸音連坐者釋放枷號者饒免盜犯再審徒流減等中外傳播歡聲動地幸覩聖心開悟輒有一二干瀆如王府逃校窩主鄰佑連累者亦乞釋放傾使假銀僞造印信舉放私債乞照本律問罪餘皆放免充軍正犯已故無子婦人一應家屬乞免遣死罪重訴三次者乞免加罪婦人無夫者乞免配邊軍凡犯罪家產除重罪外乞免沒官法司錦衣衛見監罪囚乞照熱審事例奏奪南京見監輕重罪犯乞照在京恩例文武官罰米實係家貧者乞再限三月仍免加倍上納各處獲盜數多不無冤抑乞令研審務見贓仗失主勿使妄拿希圖升職免罪再正德年間問罪條例近給事中屈銓奏准頒行乞令法司議定上裁帝曰卿等所言有裨治道當悉行之　十三年九月刑部斷囚有子糾他人劫其父及弟劫其兄者循舊例以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爲盜及私擅用財擬罪止杖徒大理寺劉玉因奏律以弼教此係人倫之變即使律文未載亦當權輕重以正法援比附以上請如前擬是置倫理於不論盜賊日肆而莫禁矣於是改擬重刑仍著爲令是年十月帝如宣府大學士楊廷和等言祖制行刑之日許各犯家屬訴冤於登聞鼓下直鼓給事中封進或暫停刑者特遣校尉批予留之今冬至將近又當處決之時該科三覆奏本送下擬票臨刑之時有鳴鼓訴冤狀應與辨理者何以遽得明旨伏望振旅還京凡此重務悉遵舊制而行疏入不報　十四年御史李節義參奏指揮時鏵逼拷平人爲盜見監王天祐等審釋閻隆等五人痍死坐以徒罪復職刑科給事中張漢卿因奏言情重律輕於法似爲寬縱并乞榜示中外凡無按懲治務將呈詳候審之囚不分已未結正通行開報已死者亦須查勘有無冤抑及病死根因若情有偏枉故入至死如時鏵者照例重治疏入不報　世宗嘉靖元年給事中劉濟等以姦黨廖鵬父子及王欽陶杰等頗有内援懼帝意不決乃言往歲三覆奏畢待駕帖則已日午登聞鼓下仍受訴詞

得報且及未申時再請行刑時已過酉大非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之意請自今決囚在未前畢事從之　二年刑科給事中劉濟言國家置三法司專理刑獄或主鞫問或主評審權臣不得以恩怨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為重輕其後又有錦衣衛鎮撫司專理詔獄法久漸弊而三法司幾於虛設陛下升潛盡革舊弊而邇來漸為私移大乖初意如劉最之私討應付黃國用之私出紙牌顏如瓌之私用違禁包袱俱係小失而緝執于宦寺之門鍛鍊於武夫之手裁決於內降之旨若李洪陳宣罪至殺人降級而已以最等視之奚啻天淵而顧一律罪之其何以示天下得旨奪俸一月　三年七月廷杖羣臣爭大禮者四年秋林俊疏論曰古者撻人於朝與眾辱之而已非必欲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大夫也成化時臣及見廷撻三五臣容厚緜底衣以重氈疊裹猶牀褥數月淤血始消正德時逆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重非國體所宜釀有末年諫止南巡撻死之慘幸遇新詔收卹士氣始回不謂又偶有此臣又見成化弘治間詔獄諸旨惟叛逆妖言強盜好生打著問喇唬殺人打著問其餘常犯送錦衣衛鎮撫司問鎮撫奏送法司擬罪中間情重始有來說之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調之旨今一槩打問無復低昂恐舊典失查非祖宗仁厚之意是年九月御史吳廷舉言應天諸府稅糧逋負過多請申明律例通行遵守於是法司議徵收限期律有明條條例不過推廣律意因事立法耳如違限一年律稱遷徙今以故法不行則有比流減半准徒二年之例又恐准徒無以懲惡則有無故不納秋糧發附近邊衛充軍之例如官吏受財律以枉法論今以枉法准徒五年不足以禁贓污則有滿貫充軍之例律稱提調管糧官處絞今槩擬絞則太重准徒則非制故又分職守等第定為住俸降級之例大抵法在必行刑不輕用諸挾勢姦弊宜如所請行之然東南災傷民困宜及時徵催勿致臨期酷逼違法科斂者罪之如律例從之　六年給事中周瑯言律令所載凡逮繫囚犯老病必散收輕重以類分枷杻薦席必以時飭涼漿暖匣必以時備無家者給之衣服有疾者予之醫藥淹禁有科疏決有詔此祖宗良法美意宜敕臣下同為奉行凡逮繫日月并已竟未竟死亡者各載文冊申報長吏較其結竟之遲速病故之多寡以為功罪而黜陟之帝深然其言且命中外有用法深刻致戕民命者即斥為民雖才守可觀不得推薦是年侍郎張璁等議覆桂萼所奏謂祖宗設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謂之法司所以糾官邪平獄訟也設立

東廠及錦衣衛所以緝盜賊詰姦宄也夫職業之廢謂之曠官職掌之奪謂之侵官今後凡貪官冤獄仍責法司其有徇情曲法乃聽廠衛覺察盜賊姦宄仍責廠衛必送法司擬罪詔如議行　七年給事中蔡經言國家內設法司外設撫按按察等官皆爲陛下奉三尺法者故內外有犯責之推鞫在諸臣者亦足以辦之矣今陛下時差官校逮察此屬假勢作威淫刑黷貨譬則虎狼蛇虺咸被毒噬願自今罷勿遣刑部尙書胡世寧請從其議帝納之是年詹事霍韜上疏曰天下軍衛一體也錦衣衛獨稱親軍備禁近也錦衣復掌刑獄不亦甚乎天下刑獄付三法司足矣錦衣衛復橫攬之越介冑之職侵刀筆之權不亦甚乎光武崇高節名節之士滿東都以扶漢鼎宋祖敦廉恥刑罰不加衣冠忠義之徒爭死沒世今江西事變死者四人足驗今之喪廉恥蔑節義者衆也顧不係所養乎夫士大夫有罪下之刑曹辱矣顧使官校當衆褫之脫衣冠以就鎖梏屈體貌以聽武夫朝列清班暮幽犴狴剛氣由此澌滅盡矣使有重罪或廢或誅可也乃解下拘攣便披冕服而武夫悍卒指之曰某也吾得辱之矣小人無所忌憚君子遂致易行豪傑所以多山林之思變故所以鮮節槩之士也是年吏部尙書桂萼言捕盜之官有司多羅織平民軍職多妄報首級並宜究治自後凡以妄殺報功者依故殺抵罪且內外贓官所以累經罷黜而不畏者以所犯贓非枉法雖盈千百貫而罪止罰作也宜更爲令下所司議行是年巡撫王應鵬言正德間新增問刑條例四十四款深中情法宜會官編入不從惟詔僞造印信及竊盜三犯者不得用可矜例刑部尙書胡世寧又請編斷獄新例命止依律文及弘治條例行不必編集　八年刑部覆詹事霍韜疏言官以贓敗及故禁故勘平人致死者律當斬絞後人惡其厲己於贓罪得贖刑而致人死者置之不問以致贓暴之吏得肆帝是其言詔今後官吏犯枉法贓酷刑致死人命及故禁故勘者論如律是年尙書許讚言大明律內一款凡竊盜已行但得財者以一主爲重併贓論罪又凡恐嚇取人財物及詐欺誆賺局騙人財物但計贓準竊盜論又監臨主守常人盜倉庫錢糧俱併贓論罪又知強盜後分贓計所分贓準竊盜爲從論夫併贓者謂合衆賊通算論罪計贓者謂止計各人入己之贓論罪準者謂與眞犯有間律文之權衡非不明也乃司法者多不諳律意頓乖輕重或應計贓者論以併贓又不以一主爲重是準竊盜論反重於眞犯數倍安得謂之有間是幾於濫矣又如知監守常人盜倉庫後分贓者緣無主律止坐不應罪

名夫竊盜罪止杖徒分其贓猶以盜論盜倉庫錢糧重者抵死分其贓顧反從輕科此幾于縱矣今宜申明律旨計贓者止計入己之贓論併贓者須從一主爲論知監守常人盜倉庫分贓者當以知盜後分贓律坐之庶輕重適中不失制律本意帝令法司參詳律例議聞是年刑部議如親屬費用收寄財物不過因其所無而偶用之其情本輕至於相盜則利其所有而侵盜之其情本重今情之重者雖無服得減凡盜一等而情之輕者卽有服反槩擬於凡人之律人情律意胥失其平請以親屬費用受寄者止擬不應杖罪附入會典帝命再議是年御史朱廷聲言條例所稱喇唬名色除平素兇惡之人犯該前罪照例開發其餘鬬爭等項常事悉依本律斷擬不許妄引前例濫及無辜得旨允行　九年三法司議律書所載盜賊二十八條有得財不得財之辨殺人者二十條有成傷輕重保辜限期之分犯姦者十條犯盜法者十二條有捕獲見發之別事例盧分至爲明晰而刑曹不察往往苟且成獄當責其如例詳鞫舉得其實然後坐之　十一年刑部議覆兵部尚書汪鋐應詔言刑獄之當恤者有五問官明知冤抑而習於因循狃於成案阻於嫌疑溺於私意竟不爲白一也罪犯稱冤不服法當調問不已至於再三而竟執原詞牢不可破二也獄具移付廷評或招詞不得其情而駁或以罪不合律而駁駁之愈煩而執之愈固以致禁囚彌年三也原問旣當而廷評較論隻字之間往復無已四無出期四也法司偷惰不自理獄輒付兵馬勘報顚倒出入五也宜申飭省改從之是年刑科給事中王瑄等言頃者審錄重囚原案未讀囚詞未終輒已引去而當筆者手不停披且百五十餘人造次而畢殊非愼獄之意乞自今廷審稍展其期令原問衙門各以獄詞朗然宣示使多官雜議務服其心如有疑以亟與分辯帝從之特命會審諸臣盡心詳愼是年刑部尚書王時中疏言近來官司泥執成案偏護己私應減死者或陰斃於法應更訊者或禁繫以終歲宜令各按臣禁戢有枉法殺人必窮治其罪又在外司理之臣以刻核爲威明多縱刑煅煉深文故入宜自今申飭凡罪無正條而犯不應死者不得比附致死違者參治帝從其議　十五年有以手足毆人傷重延至辜限外死者刑部議鬬毆殺人論絞大理寺執嘉靖四年例謂當以毆傷論咎部臣言律定辜限而問刑條例又謂鬬毆殺人情實事實者雖延致限外仍擬死罪奏請定奪臣部擬上每奉宸斷多發充軍蓋雖不執前科亦僅末減之耳毆傷情實至限外死卽以答斷

是乃僥倖兇人也且如以兇器傷人雖平復例亦充軍豈有實毆人致死偶死限外遂不當一兇器傷人之罪乎對四年例已報罷請諭中外仍如條例便詔如部議　二十二年有僞造察院文書畫押刑部依盜用印信律杖而流之大理寺以律情不合駁之詔法司會議尚書聞淵等因事按律議列四款一文書以印爲重押字次之今後盜用印信即無押字俱坐以前律若止犯押字不必槩用前律一律詐爲各衙門文書條下在內不及通政司大理寺在外不及鹽運司今後有詐爲三衙門文書仍同其餘衙門科斷一六部各司軍衛各所律所不載今後有詐爲前項衙門文書套畫押字盜用印信及空紙用印者亦當以其餘衙門律罪之一凡衙門漸次添設及因事特遣者原無刻定印章故臨時請給關防今後如有詐爲關防俱比各衙門印信擬罪凡盜用棄毀僞造悉與同科詔從之　二十六年給事中查秉彝言律科罰一二十兩以上者送部降用非專爲守令言也今有罪贖至百兩以上者有無故勸民出粟者甚至有給散人家產者又有從輕發落重折工價者宜明律令慎罰贖以懲贓濫詔從之　二十八年帝以有司妄引條例故入人罪命會官備查各年問刑事例定議以請於是刑部尚書喻茂堅言自弘治間定例垂五十年乞敕臣等會同三法司申明問刑條例及嘉靖元年後欽定事例永爲遵守弘治十三年以後嘉靖元年以前事例雖奉詔革除顧有因事條陳擬議精當可采者亦宜詳檢會茂堅去官詔尚書顧應祥等定議進呈刊布增至二百四十九條詔有任情妄引者重治　二十九年給事中俞鸞言比者邊事孔棘軍伍空虛與其投生人於必死之地不若少寬其法因而用之夫今之充軍罪犯除附近之外不過曰邊衛曰邊遠曰極邊而已南北地理不過曰本省隔省再隔省而已以罪之輕重權地之遠近邊衛可以本省擬配邊遠可以隔省擬配極邊可以再隔省擬配如內省無邊方者可以隔省附近邊方擬配邊衛其邊遠極邊亦可依類遞配庶解者易至逃者易勾而有司亦便於遵守部覆從之　三十七年刑部尚書鄭曉等言故事在京官民詞訟俱赴通政司告送法司問斷各衙門有應問者參送法司不得自決比來事權不一諸司各自受詞不復參送甚有私抵贖以爲利者且其間拘禁箠楚或妄以意見出入顚倒法令臣竊憫之請申明會典條例令各衙門通行遵守庶政體歸一所罰亦不至乾沒疏入得旨自今詞訟一照舊例各衙門不得千預　是年禮科給事中李得春議罪因

係奉旨貰減者吏不得復坐以他事酷刑久繫獄情眞者不許浮辭奏辯開倖免之門死獄重囚非正官不得問理如有轉委佐貳或以賄成或以勢奪以故出入人罪論極刑自斃於獄與矜疑瘐死者均之失刑今後有經奏請無枉故延不決及情可矜疑不爲伸理者各宜罪之詔如議行　三十九年給事中侯廷柱奏言一南京刑部各司官有擅受民詞不由通政司及各衙門參送者有獄成徑自發遣不關白本堂者又有已經大理寺評允而改變情節者夫兩京一體三尺法當與共之請嚴禁一斷獄愼於初情屍傷憑之檢驗近者專委之各城兵馬以致吏書仵作相比爲姦宜令覆覈一聽斷宜速今一人繫獄動至破家在歇家有保領之例在守門有門禁之擾在皂卒有杖頭之錢在庫役有掌櫃之號此其弊端皆由於聽斷不速宜懲一戒百詔皆允行　四十四年刑科給事中沈寅奏言一詳愼審錄之典每歲霜降會官朝審造次而畢今後宜令一一唱名讀招參情覆案得其情眞有詞及可矜可疑之實宜示所批方行引去一申議恤刑之差部臣奉詔慮囚有所平反而有司故爲阻撓皆由事權太輕或不得其人故耳自今宜愼揀而專任之非復命不得升遷撫按有不用命者聽其參奏詔從之

穆宗隆慶元年八月南京刑工二部以徒犯錢金等援恩詔乞赦各持論不合移刑部議刑部侍郞樊深等議曰臣謹按令凡徒犯已至配所者例不許放還祇因市板訛謬流傳不一故工部執以爲可許刑部執以爲不可許以法言之則刑部當是無可疑者第徒流著役之人雖律令俱稱不宥然恩詔云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者罪無大小咸赦除之徒流著配之人獨非已結正者乎遵行明詔而又膠柱乎律令奉揚殊典而又掣肘於常法宜乎其執滯不通也況上稽洪武近及嘉靖年間赦書往往於此輩有開釋者亦未聞謂其與律令背馳且徒流之罪例許折贖此輩獨以無力故就胥靡今僞印發塚諸死罪不應折贖者既蒙寬宥而此輩獨以已至配所反不得一沾殊恩恐非所以昭平允疏上詔徒流人已至配所者特許放還　三年三月大理寺左少卿王諍言今問刑官每違背律例獨任意見或曰難以照常發落或曰合比某事擬罪自創一例略無顧忌臣請以近事一二證之一律文所謂凡奉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杖一百本指制詔而言今則操軍違限守衞官軍不入直開場賭博槩用此律臣嘗駮之則藉稱律例皆制書也然則律例皆不必用獨用制書有違一句足矣一律文犯姦條下所謂買休賣

休和娶人妻者本指用財買求其夫使之休賣其妻而自娶之者言也故律應離異歸宗財禮入官至若夫婦不合者律應離異婦人犯姦者律應嫁賣則後夫憑媒用財娶以爲妻者原非姦情律所不禁矣今則槩引買休賣休和娶之律悉令離異財禮入官臣嘗駁之則又執得買休賣休和娶人妻原不係姦情然則律何爲載於犯姦條下也一律文所謂不應得爲而爲者笞四十重者杖八十蓋爲律文該載不盡者方用此律也若所犯明有正條自當依本條科斷今人所犯有手足毆人成傷者應笞三十以他物成傷者應笞四十此其罪名之當得者也今之議罪則曰某除毆人成傷輕罪不坐外合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夫既除毆人輕罪不坐則無罪可坐矣而又生以不應得爲臣不知其所謂不應得爲者何事也人命至重憲典昭然恐不宜附會偏執如此奏上令刑部都察院公議以聞　十二月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言近者以部院政事屬廠衛嚴訪百官惴惴莫知所措夫祖宗設廠衛以捕盜賊防姦細非以察百官也駕馭百官乃天子之權而奏核諸司責在臺諫廠衛不得與是以各司其事政無牽掣今以暗訪之權歸諸廠衛萬一人非正直事出冤誣由此以開羅織之門神陷穽之術網及忠良殃貽善類是非顛倒陛下將安從乎且陛下既委之廠衛廠衛必託之番校此輩貪殘何所不至人心憂危衆目睚眦非盛世所宜有也幸追寢成命以一政體安人心御史劉思賢等亦以爲言帝俱付所司知之

四年七月刑部尚書葛守禮等言我國家稽古制律例爲五刑笞杖徒流各有等則即罪大惡極衆所共棄者猶問以刑部評以大理朝審以多官及至臨刑又三覆五奏若不得已而後加刑爲其重民命如此陛下登極之初大布恩赦與民更生以至停刑有旨熱審有貸其所以憫念黎元者甚厚而在外有司無以奉承休德凡有訊鞫不論輕重動用酷刑有問一事未竟而已斃一二命到任甫期年而拷死數十人者輕視人命有若草菅如汾州知州齊宗堯三年致死五十人榮河知縣吳朝一年致死十七人甚可駭也請行各處撫按官戒諭有司如有仍前慘刻用刑者照例降級爲民且律條具在義例昭然而各官素未講讀既不知以律自治又安能以律治人宜依講讀律令條敕下監司以實舉行未仕如辦事進士各衙門堂官督令熟讀講解仍不時考校務使通曉舉人監生待選於吏部

者每遇考選摘取律文數條令其覆誦解釋以定銓選次第帝是其言　五年二月工部以薊州遵化縣雜造局炒鐵囚徒在廠者百六十餘人既耗囚糧而瘐死相望議欲如正德間例歲以百人爲率滿則暫止配發刑部言在京贖例以工役爲至輕以炒鐵爲至重今以百名爲率則外此雖情重者無所懲矣按律有做工擺站瞭哨發充儀從煎鹽炒鐵各條例自今請斟酌併行情輕者仍擬工役情重者自炒鹽百名之外屬軍衛則發沿邊墩臺瞭哨屬有司則發衝要擺站庶令不至輕縱而姦惡知警詔從其議　十月總理河道右副都御史潘季馴言徐邳每歲河決之由河流衝射居十之四而居民盜決居十之六皆以法輕易犯故也請著令自徐邳上下爲河流所經行處凡有貪水利避水患盜決故決河防者一如山東河南例俱發充軍仍增入條例中刑部覆從其議　六年正月刑科都給事中胡槽等言律文矜疑二字雖並言至於求情定罪則二字難於並用葢所謂矜者如或發於情之所不容已或出於勢之不得不然或迫於相激或陷於無知一旦至抵罪此其情有可矜也所謂疑者或曖昧不明或始終互異貼律則不協比例則未合擬以罪名終難歸結此其罪之有可疑也二字文雖聯絡而其意義甚不相蒙今各省恤刑章奏類云情可矜疑槩用無別殊失律義請令刑部申飭諸臣參酌律令剖析情罪如有可矜者則曰情實可矜如有可疑者則曰罪實可疑如將矜疑並用必曰情罪實可矜疑庶於律義爲不失而獄情亦允當刑部覆奏從之刑科給事中朱南雍言傷和致災無如冤獄無罪濫及固冤也有罪幸免而俾被殺者銜冤亦冤也是在有司與恤刑者慎之耳今有司類以嚴酷爲風力遂使無辜遭戮恤刑官每以多出爲稱職反使大憝漏網是皆足以上干天和致生災沴自今宜申飭有司官慎重刑名毋輒輕入恤刑官詳審獄情毋得輕出庶生死無憾刑部覆奏報可神宗萬曆二年九月刑科給事中鄭岳言律有決不待時秋後處決二款如有挐獲響馬及大夥强盜百人以上干係城池衙門贓證明白即時奏請審決不必槩候決單從之　七年十月總督兩廣侍郎劉堯誨上言邇來盜賊繁興皆緣官箴不飭上下相倣賄賂公行查問刑條例凡衛所職官賣放正軍包攬月糧至二十石以上者罷職發邊衛守禦凡沿邊地方總副參遊守備都司衛守官員但有科斂及扣減入己贓私至二百兩以上者發邊衛永遠充軍四百兩以上者斬首示衆宜一體通行沿海地方以後總參等官有犯此贓數者俱照例究處兵部覆奏允其議

十五年十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吳時來等申明律例六條一律稱庶人之家不許存養奴婢蓋謂功臣之家方給賞奴婢庶民當自服勤勞故不得存養有犯者皆稱雇工人初未言及搢紳之家也且雇工人多有不同擬罪自當有間至若搢紳之家固不得上比功臣亦不可下同黎庶存養家人勢所不免合令法司酌議無論官民之家有立券用直工作有年限者皆以雇工人論有受直微少工作止計月日者仍以凡人論若財買十五以下恩養已久十六以上配有室家者照例同子孫論或恩養未久不曾配合者在庶人之家仍以雇工人論在搢紳之家比照奴婢律論一律稱僞造諸衙門印信者斬惟銅鐵私鑄者是已若削木磨石團泥鎔蠟等項描畫印文用刀雕刻其篆文雖印其形質非印也不可以謂之僞造故例又起描模充軍之條以後僞造印信人犯必須獲有銅鐵印信方坐以斬其木石泥蠟止引描模之例若再犯擬斬其行使止一次而贓不滿徒者准竊盜論如再犯引例三犯引律如此則姦僞懲而用刑適中矣一律稱竊盜三犯者絞以曾經刺字爲坐但贓有多寡即擬有輕重問刑條例內載英宗皇帝旨令後竊盜初犯再犯赦後又犯者準三犯論還將所犯赦前赦後開奏明白定奪請以後凡遇竊盜三犯俱在赦前俱在赦後者依律論絞或赦前一次赦後二次或赦前二次赦後一次者皆得酌情擬斷奏請定奪審錄官附入矜疑辨問疏內并與改遣一强盜明火執仗肆行劫殺創首者在前接踵者在後按贓擬辟決不待時但就擒論罪之時有人贓并獲者有獲後得贓者有贓費無存者其中豈無羅織仇攀妄收抵罪者以後務加意參詳贓跡未確續緝報攀名姓未眞者不得遽戮仍行問刑衙門或贓證未明遽難懸斷者俱問擬秋後斬罪一律稱同謀共毆人以致命傷重下手者論絞原謀餘人各得其罪其有兩三人共毆一人各成重傷難定下手及係造謀主令之人遇有在監禁斃者即以論抵今恤刑官遇有在家病故且在數年之後即云某人之死亦可抵某人之命將見監下手之人擬從矜宥是以病亾之軀而抵毆死之命殊屬縱濫以後毋得準抵將見監者倖免庶生與死兩無憾也一在京惡逆與强盜眞犯雖遇停刑之年亦不時處決乃凶惡至於殺父即時淩遲猶有餘憾而在外此類反得遷延歲月是謂失刑臣看福建有揭羅生兄弟謀殺其父發道送寺擬可單奏迨查之故事當待類奏無單奏例夫單奏急詞也類奏緩詞也如此獄在外數年方轉詳到院道寺羈遲輒復年餘使其在

獄尚可正刑典如或瘐死將何以快神人之憤哉請今後在外凡有此者御史單詳到院院寺單奏決單一到即時處決其已死者下府州縣戮其屍庶典刑以正可以懼天下之賊子矣旨下部寺酌議俱從之惟僞造印文者不問何物成造皆斬報可　十九年八月刑部尚書孫丕揚等言折獄欲速而待折之民常苦於遲由文移牽制故耳議斷案既成部寺各立長單本部送審挂號次日即送大理大理審允挂號次日即還本部參差各自究處庶事體一而夙弊消至於打斷相驗例會御史而罪人以速結爲願獄魂以早出爲安三六九日照例會同餘日止會寺官以速發落徒流而上部寺審鞫不厭其詳笞杖小過聽即處分不爲縱也命如議行　二十一年六月刑部題請於巡按每歲審錄外再立澄清囹圄之法師兩京會審之規爲按撫會疏之例方春時和每歲聽兩直隷十三省各撫按官會行所屬問刑衙門各審部內輕重囚犯按察司居省會即審省會之囚守巡道有分土即審各道之囚皆親身巡行不得調審州縣爲諸囚累亦不得委審守令除情眞罪當照舊監候外中有死罪矜疑軍徒杖笞情可原宥者許各詳撫按會疏以請疏期勿過夏月輕罪徑自發落重罪仍聽部覆務使歲歲力行處處清審庶天下郡縣無一不清之囹圄從之　二十三年十月浙江道試御史李宗延請改議歲清大略謂每歲罪犯內有熱審外有歲清熱審會集多官衆議僉同歲清只一道臣似屬率易且春爲歲清冬爲處決中爲審錄上解者三又屬勞擾乞敕刑部咨行各省直撫按官罷歲清而比照熱審事例每五月六月流徒笞杖各減一等應枷號者暫免二月其充軍死罪情可矜疑入官給主贓多監久者按臣會審明確未奉單者徑自發落已奉單者差終題豁則熱審之恩徧於天下矣刑部覆請從之　二十七年閏四月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等疏請申飭憲綱一恤刑獄國家設三法司又使御史巡視五城爲都城內外民雜訟繁欲輕重得其平也然有宜重而得其輕者如以人命付兵馬司是也此輩智闇識短卽利啗勢惕皆可使之輕重其情宜專遣刑部司屬覆檢或分委順天府推知鞫訊此重獄之當議者又有宜輕而重者如以笞杖與重辟同評是也夫郡縣笞杖得自裁決民甚便之大司寇秩至隆重一笞杖而不能自裁何其輕也廷尉天下之平平其重者耳一笞杖而必經評允又何其瑣也臣等以爲笞杖徒罪宜自司呈堂發落免送寺可也此輕刑之當議者宜與刑部大理寺再議請旨施行一

禁酷濫今後御史出巡先須以身率下毋得擅用慘刑凡有司等官有用酷刑殘虐無辜者查實重參縱庇者考

察日以不職論議上留中

刑類九

雜議下

皇朝通典順治四年七月申定赦例凡犯十惡殺人盜官財物及强盜竊盜放火發塚受贓詐僞犯奸略人略賣和誘人口奸黨讒言左使殺人故出入人罪知情故縱聽行藏匿說事過錢之類雖遇赦不原其過誤犯罪及因人連累官吏有犯公罪並從赦宥赦書臨時 欽定其特免及降減從輕者不在此限徒流人在道遇赦計程無故過限者不得以赦放若會赦在逃雖在程限內亦不放免其逃者身死所隨家口願還者聽遷徙安置人準此其徒流遷徙安置人已至配所及謀反叛逆造畜蠱毒採生折割人殺一家三人緣坐應流者不在此限

十年八月定 朝審事例每年於霜降後十日三法司會同九卿科道官將刑部現監重囚逐一詳錄分矜疑緩決情實三項具題 命下之日矜疑者照例減等緩決者仍行監禁其情實者刑部三覆奏 聞臨刑之時另本開列花名得 旨予勾之案方行處決

十五年五月大理寺卿杜立德疏言熱審事宜每歲於小滿前具題始通行各省但路有遠近不同俟部文到日方行審理必不能依限齊結以後外省熱審應免具題令各該撫按於小滿後十日舉行在京者仍題請審理

十七年十二月給事中楊雍疏言臣伏讀 上諭凡秋決各犯俱令減等第按律減死一等皆爲流罪而邇來則例不同法曹聚訟或主內流或主遠徙未有定論若概遵新例悉流邊遠非所以仰體 皇上矜宥生全之意請 敕法司各照定例減等部議從之

康熙二年十二月兵部督捕左侍郎瑪希納等奏請嗣後首告逃人之人帶有逃人之主同赴具告者准咨該督撫嚴查解部若並無逃人取地方官保結咨報免提案內牽連之人質審 上曰不將被告干証提來質審則逃人獲者稀少若提來質審不但牽連人多且往來提解甚苦以後有首告逃人在某處某家者將首告之人拏送地方官照發去口供止將窩隱之人令出質問若無逃人而挾讐控告或牽引妄扳將誑告之人加等治罪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二十年六月直隸巡撫于成龍題直隸地方旗民雜處失事甚多道廳正印等官爲盜案干連沉滯深爲可憫祈寬限緝獲　上曰朕親巡畿輔自山海關以西永平以東一面傍海一面臨邊盜賊無地潛藏故剽刼猶少至玉田豐潤遵化薊州霸州保定諸處居民稠密盜賊所以繁也今處分之例太嚴恐官民俱累著九卿詳議以聞

二十八年六月湖廣道監察御史李時謙條奏弭盜事宜　上諭大學士等曰李時謙以盜案令文官舉報而緝拏責之武官文官管民凡巡察鄉村嚴緝奸宄是其專責今若置之不論獨責之武官則州縣兵少不但不足以緝盜即使業已緝獲文官審訊時又謂其誣良爲盜此豈可行者耶朕即欲降旨申飭恐言官畏懼不言此事該部如常議覆

三十三年四月刑部等衙門議覆民人高宏擢毆死伊兄高宏先應正法　上諭大學士等曰此案原供內有高宏擢之父高昇因伊子高宏先暴惡先行砍害之語今悉刪去但苟且定議人命關係重大即使旨意未當亦宜據理執奏況議此案者止滿洲官一員漢軍官一員似此關係人命事情不多令司官詳察會議苟且結案可乎刑部嚴加申飭嗣後倘仍蹈前轍決不輕恕

三十九年九月刑部奏口外偷盜馬匹之范崧擬立斬　上曰用兵之際嚴盜馬之禁故行即斬今海宇昇平兵革不試仍照前例即斬殊屬可憫范崧着從寬免死照例減等發黑龍江給披甲伊徹滿洲爲奴

四十年十一月　上諭大學士等曰歲內秋審重案朕皆一一詳閱其字句錯誤處甚多此皆人命案件關係最重即一字一句不可錯誤乃九卿等自七月至今閱視數月其字句錯誤處並未看出刑部刊此檔案先不詳審殊屬不合著交都察院嚴察議奏嗣後爾等宜加敬慎毋忽

四十五年十一月大學士等以秋審情實罪犯七十八人請　旨　上將招冊逐一詳閱反覆審定勾決者二十五人　諭大學士等曰四輔臣時每年勾決動至百餘人朕親政後數十年來每遇勾決凡有一綫可原未嘗不從寬宥直至萬無可疑始予勾決至於光棍及有關主僕之分者其罪斷不可寬也

五十一年十二月 上諭人命審擬事件要期悉當乎理今陳汝咸條陳應照宋時洗寃錄較定致命傷痕處所畫一除鎗刀弓箭銅鐵等器械外木棍等俱不作兇器夫人命事件將拳毆脚踢木棍毆打致死者酌量兇器輕重以定罪之輕重則事必致舛錯如針乃最微之物將針刺人致死豈可謂針非兇器而免其罪乎孟子云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由此觀之木棍亦兇器也

雍正元年十一月九卿議覆尙書盧詢條奏捕盜官役設立賞格其窩主發黑龍江得 旨此議尙未詳盡窩主有窩强者有窩竊者有知情者有不知情者有分贓者有不分贓者律內分別立決監候斬絞以至杖笞開載甚明今槪行議遣黑龍江可乎又議獲盜過半免其治罪過半之外拏獲一名賞銀十兩等語夫獲盜過半免其治罪足矣過半之外拏獲一二名卽加賞賚不過地方官酌量行之以示鼓舞又何得預定數目援爲定例乎尋議承緝各官不獲盜首者雖獲盜過半仍按限分別議處捕役拏獲盜首令州縣官從優賞賚其不獲者將家口監禁勒比至窩盜之家知情存留分別定以杖流存留三人以上者充發三姓地方著爲例

二年七月議定官員人等有一人而兩案犯罪者前案罪輕先行題結俟後案審明仍將前案所擬輕罪敘入然後就本案所犯重罪按律定擬如前案已擬重罪後案罪輕於前亦將前案所犯重罪聲明仍歸前案定擬如有數案犯罪將各案所擬應得之罪俱簡敘入本內具題請 旨

八月議官員挪移錢糧有多至數萬兩者或以罪止擬流而任意挪用或以罪無遞減而有意不完嗣後挪移一萬兩以上至二萬兩發邊衞充軍二萬兩以上者照侵盜例擬斬俱限一年全完免罪二年完者減二等三年完者減一等三年限滿不能全完査未完之數照例治罪

三年二月議定官員虧空係挪移者仍照雍正二年定例計銀數分別定罪至二萬兩以上者照侵盜例擬斬俱限一年追完免罪二年完者減二等三年完者減一等

五年二月兵部議覆雲貴督臣鄂爾泰疏言一苗民逞兇皆由兵器嗣後苗民出入止許佩數寸小刀所有一切軍器悉令繳出如有私造者卽行正法一營汛兵丁不得踐踏禾苗生事擾害如該汛文武官弁不如鈐束照溺職例治

罪一究苗勦殺原非三五塘兵所能擒獲應令防汛各員一面申報督撫提鎮一面率兵擒拏所獲賊犯文武官會同審結四月部議律載犯罪事發逃走於本罪上加二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凡知他人事發而藏匿在家者減罪人所犯一等不知者勿論立法過輕以致任意潛逃朋比隱匿請嗣後負罪潛逃之犯除笞杖等罪仍照律行外其徒流斬絞等罪皆加等定擬

又奉　諭緝盜之例最難斟酌盡善如立法過嚴恐人巧圖脫卸必有誣陷寃濫之事立法稍寬又恐州縣官漫不經心捕役玩法養奸盜風愈熾此緝盜設法之難也至於失事之家往往張大其詞或以少為多或以竊為盜此又報盜之弊也但思若嚴報盜刁誣者固知斂跡恐謹良者必至不敢報盜矣必斟酌得宜使官吏皆盡緝盜之責而不敢任意輕重事主得申被盜之苦而不敢借端生事着大學士九卿科道酌議尋議如無知愚民以奸報盜情有可原者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如以人命圖賴等事揑報為盜視其本罪輕重定擬至有司押勒諱盜除革職外仍嚴加治罪該管督撫司道府廳分別降調

九月吏部議覆河南督臣田文鏡疏言嗣後紳衿苛虐佃戶者鄉紳照違制例議處衿監吏員革去職銜得旨立法貴得其平倘有奸頑佃戶拖欠租課欺慢田主何並未議及著再議尋議嗣後奸頑佃戶拖欠租課欺慢田主者照不應重律擬杖所欠之租勒追給主十月　諭律載止殺姦婦者照毆妻致死律擬絞蓋恐姦情不實將此杜借名殺妻之弊若姦情事實而姦夫此時脫逃拏獲到官承認亦照此例擬罪殊非允協著九卿議奏尋議本夫於姦所獲奸將妻殺死姦夫走脫後被拏獲到官審實不諱者將姦夫擬絞監候本夫杖八十著為例

六年十一月部議奴婢自行偷竊家長財物者請照竊盜律分別贓數定擬不准減等仍刺字其奴婢起意勾引外人同竊者照凡竊盜律分別贓數遞加一等治罪贓數滿貫至百二十兩以上者照例擬絞監候三百兩以上者照監守自盜三百兩例擬斬俱不准援赦

又議奏州縣官考取代書給以圖記原以杜訟師之弊乃劣衿蠹民藐法唆訟陽假代書之圖記實係訟師之揑詞嗣後應令地方官嚴飭代書務照本人情詞據實開寫其有教唆增減者照律治罪外如有將訟師底稿囑其繕寫

者許令代書出首按律治罪
又律載証佐不言實情故行誣証致斷罪出入者罪減本身二等若並非實係証佐受賄徇私挺身硬証者應與誣告人一體治罪不准減等受賊者計贓以枉法從重論
十年八月部議繼母將前母之子任意凌虐毆殺故殺者不必坐以收贖之虛罪卽將所生偏愛之子議令抵償擬絞監候如凌逼前母之子致自盡者將繼母之子杖一百流三千里未生有子者勒令歸母家不得承受其夫之產業
九年二月給事中唐繼祖條奏捕役爲盜較之常人尤爲可惡請嗣後捕役爲盜雖非造意爲首應照造意爲首律擬立決本官不行覺察照例革職又江湖巨盜往來地方捕役知情交結遇有緝捕走風漏信令其遠颺雖非得財賣放與伊承緝之案但審有交結漏信確情應照本犯治罪部議從之
又議廣西武生韋尚英誣告伊弟韋養被打身死經官蒸檢屬虛將韋尚英依誣告人謀死人命致屍遭蒸檢爲首例擬絞監候再查兄姊故殺弟妹律止杖流是蒸檢已死親弟之屍其罪反重於故殺親弟之條自宜照倫序之尊卑並服制之遠近分別量減始爲允協請嗣後期親以上尊長凡律內不應抵命者若誣告人謀死人命以致蒸檢卑幼身屍仍照誣告人死罪未決律擬流加徒治罪其餘親屬尊長律有應抵之條者如誣告致蒸檢卑幼之屍及卑幼誣告致蒸檢尊長之屍者定例擬絞
十二月部議凡流犯脫逃分別原犯流罪及免死減等爲流者按脫逃次數遞加治罪初次脫逃枷號兩個月責四十板加徒役三年二次枷號三個月責四十板加徒役四年三次發邊衛充軍若係免死減等流犯初次脫逃者枷號兩個月責四十板加徒役四年二次發邊衛充軍三次照軍犯三次脫逃律擬絞監候
十一年三月九卿議准大學士張廷玉奏凡引用律例務必情罪相符如律內數事共爲一條祗引所犯本罪若一條止斷一事不得任意刪減或律無正條比照某例科斷者令於疏內聲明倘承審官援引失實查出題參至三法司衙門理宜一體詳愼嗣後刑部引例不確院寺卽查明改正倘院寺駁改猶未允協三法司堂官會同妥議如有扶同蒙

混察出議處

四月部議嗣後凡守節孀婦卽年非老疾如實係獨子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開具所犯罪名請　旨定奪若犯軍流徒罪者照例決杖一百餘罪依律收贖免死減等之犯枷號兩個月杖一百俱准存留養親

七月尚書張照奏准一夫毆妻死審無故殺別情者如家無承祀之人准留承祀以枷責完結一竊盜至三犯通計贓在五十兩以下罪止滿杖者從重擬遣五十兩以上應擬徒者從重擬絞監候一承審官輒用重刑將笞杖人犯疊夾致死二命以上徒流人犯疊夾致死四命以上者以故勘平人論斬監候一斬絞人犯監禁在獄仍强橫不法及賭博等事照原擬卽行正法提牢官議處禁卒治罪

十二年二月部議嗣後凡有惡徒將良人子弟强行鷄姦者無論殺人與未殺人俱照光棍例爲首擬斬立決爲從擬絞監候雖未夥衆實因姦而致死良人子弟及將良人未至十歲之幼童誘去强行鷄姦者亦照光棍爲首例擬斬立決如强姦十二歲以下十歲以上幼童者擬斬監候和姦者照强姦幼女雖和同强論律擬絞監候

三月議准廣東按察使張渠疏言直隸竊盜之案分別夥黨之多少並有無執持器械以定情罪嗣後三人以下手執兵器行兇雖不得財杖六十徒三年得財一兩以下計贓遞加一等至滿貫論絞其中有不持兵器者仍照本律科斷四人以上雖不得財亦無器械爲首徒一年爲從各杖一百得財一兩以下亦計贓以次遞加如加至流三千里爲首發邊衞充軍爲從仍流三千里若夥衆至六人以上不論曾否得財首從皆徒三年計贓重於徒三年者爲首流三千里爲從各減一等贓至滿貫爲首者絞爲從者發邊衞充軍至十人以上不分首從並發邊衞充軍贓滿貫者仍絞再竊盜至十人以上地方官難辭咎戾其疏防諱盜等項處分俱照强盜例

十月直隸督臣李衞條奏一口外幅員甚廣凡遇盜案請令該汛武職會同文員協力緝拏一熱河監獄請專歸承德州管理並添設吏目一員以資督捕一八溝同知原爲專管三處喀喇沁民人事務而設應將該地方人命盜案令該同知自行驗審如有關涉蒙古之事令會同値年章京驗審一命盜等案民人事件關涉蒙古者該章京行令扎薩克等交與所轄地方查緝解送一熱河理事同知通判等所管案件向例先報內部定擬人犯由古北口提督轉解今既

立知州同知等官請嗣後除在外法司難以定擬者仍會審徑行解部外一切旗民命盜照例申解該上司審擬具題
十三年十月議奏嗣後有貪人吉壤將遠年之墳盜發者子孫告發審實將盜發之人以開棺見屍律擬絞監候但
棺久必壞塚久必平如非其子孫又無確據勾引匪類夥告夥証陷害無辜者將為首照誣人死罪未決律杖一百
流三千里為從者照誣告為從例科斷若本人遠祖之墳被人發掘盜葬因將盜葬之棺發掘拋棄者雖同是發塚
不必以發塚論應照祖父被人殺子孫不告官而擅殺兇人律杖六十若盜葬者尚無發塚等情止在近墳旁盜葬
而本家即行發掘者應依地界內有死人不報官而輒移他處律科斷如有毀棄屍骸等情應照地界內有死人而
移屍毀棄律科斷盜葬之人依本例杖八十責令遷移若非墳地止於田地場園內盜葬而地主發掘者除開棺見
屍照例擬絞外不開棺見屍者照本律減一等科斷其盜葬之人應照本例減二等杖六十亦責令遷移以上皆指
凡人而言如兩造本係親屬其墳塚屍骸與本人皆有服制則兩造各照發服內親塚律科斷
乾隆三年六月部議覆御史王綱振疏言各省秋審冊內監候待質一項如續獲盜首未肯招認而從前供明之夥
盜已經決遣餘盜尚未盡獲無憑質証罪關首犯例應監候待質或有續獲之犯審供與原供案情相符並未首盜
又未傷人原係夥盜因年久贓物花費遂照疑似之條監候待質又如獲犯並無贓據屢審堅供不認此或係夥盜
或係無辜因餘犯在逃亦令待質伏思此等既屬疑似則虛實原屬未定乃歲歲待質有監至十餘年及二三十年
者昔年之逃犯久已無跡而此等衰老待質之犯久淹囹圄雖有一綫可原之情概沈獄底請　敕法司於秋審
之日公同九卿將原案逐一詳查酌其情罪之輕重量其監候之遠近或取保或末減或仍行監候分別辦理
又議准凡相驗屍傷本邑與鄰邑相距不過五六十里本邑印官公出即請鄰邑印官代驗其或鄰邑地遠不能朝
發夕至者許別委佐貳代驗其代驗之員必係同知通判州同縣丞等官毋許濫委雜職
七月議拐竊案內有指引綑拐藏匿遞賣之罪未詳定例請嗣後如留歇販棍之人果有綑拐藏匿遞賣確據者即
照開窰為首例同拐販首犯皆斬立決在犯事地方正法若無幫同情事有分贓確據者無論贓數多少照窩藏强
盜坐家分贓例不分首從發邊衛充軍其止知情窩留無分贓情事無論人數多少仍照定例為首者杖流為從者

杖徒其窩販之隣佑明知不首者照知而不首例滿杖

五年閏六月九卿議奏弟毆兄死遇有留養承祀者夠例枷責完結嗣奉　諭旨以倫紀攸關枷責完結過輕改爲斬監候正以孝弟本屬一理旣不弟其兄雖留養亦必不能孝其親且祖宗亦必不歆其祀徒使兇頑倖免倫紀有乖故改斬監候使拘繫在獄漸化其兇殘之性然後留以養親承祀此仁至義盡之道也倘三年內遇有父母病故及有人承祀者仍擬情實再據刑部議救父情切毆死大功服兄照姪毆伯叔之例分別已成傷未成傷及折傷三等科罪查人子當父母被毆死生呼吸之際此時但知有父母不知有大功兄亦但知救父母於急難更不知已之因此而獲罪倉惶失手以致毆斃是以謂之情切若分別三等勢必救父之時先視其大功兄之毆伊父必致折傷然後救之天下固無此人子且先計大功兄之罪至於流絞然後已之毆死可以末減計較瞻顧又豈所謂情切者乎請嗣後救父情切毆死本宗期功親屬者仍擬斬監候援例兩請候　旨定奪

六年十二月雲貴總督張廣泗奏民人劉四貴等謀殺小功服姪劉先佑首犯劉四貴照例絞監候從犯劉三貴無例可援刑部及三法司核擬劉四貴擬絞監候劉三貴杖流並請嗣後長謀殺本宗及外姻卑幼除爲首者仍依故殺律定擬外其爲從加功之尊長各按服制分別已行已殺已傷三項各依爲首之罪減一等定擬若同行不加功及同謀而不同行者又遞減一等

七年三月部議侍郞張照等奏請申明致死婢女畫一科斷之例查例載旗人故殺白契所買之人並典當之人俱照故殺傭工人律擬絞監候若毆打死者照律治罪

九年四月刑部議覆蘇州巡撫陳大受疏稱歐德潤妻丁氏過失捺傷德潤身死查

欽頒新律妻妾毆夫條內注有妻過失殺夫當用比律之語但未明言應比何律查妻爲夫妾爲家長俱服斬衰三年妻過失殺其夫妾過失殺其家長俱比照子孫過失殺祖父母父母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妾爲正妻服期年妾過失殺正妻應比照過失殺期親尊長律杖一百徒三年俱行決杖餘罪收贖

十二年九月　諭侵盜貪婪之犯因例內載有分年減等逾限不完仍照原擬監追之語至秋審時概入緩決立限

減等原屬法外之仁至限滿不完則是明知不死更欲保其身家此等藐法無恥之徒即應照原擬明正其罪嗣後凡二限已滿照原擬監候之犯九卿於秋審時核其情罪應入情實者即入於情實案內以彰國法朕於勾到日再為酌奪著大學士九卿妥議具奏尋議侵貪案犯二限已滿察其獲罪之由如係動用雜項及挪移核減一應著賠作為侵欺並收受借貸等款問擬貪婪迨監追後急圖完公者應量擬為緩決若以身試法贓私累累至監追二限已滿侵蝕未完尚在一千兩以上及貪婪未完尚在八十兩以上者秋審時即列入情實請　旨勾到

十三年五月刑部議奏凡直省刁民因事哄堂塞署逞兇毆官聚眾至四五十人者為首者依律斬決仍照強盜殺人例梟示其同謀聚眾轉相糾約下手毆官者雖屬為從其同惡相濟實與首犯無異亦照光棍例擬斬立決其餘從犯照例擬絞監候被脅同行者照例各杖一百如遇此等案件該督撫先將實在情形奏　聞嚴拏正犯速訊明確如實係首惡該督撫一面具題一面將該犯於該地方即行梟斬並將犯事緣由及正法人犯姓名刻示遍貼城鄉俾愚民咸知儆畏

十二月刑部議奏凡統兵將帥玩視軍務苟圖安逸故意遷延不將實在情形具奏貽悞國事者又凡將帥因私忿媢嫉推諉牽制以致糜餉老師貽悞軍機者又身為主帥不能克敵布散流言煽惑人心借以傾陷他人致悞軍機者均屬有心貽悞應擬斬立決

十四年九月　諭繼母如母名分甚尊其於前妻之子究無屬毛離裏之愛律載故殺子孫者杖六十徒一年嫡繼慈養母者加一等致令絕嗣者絞律文之以加等治罪正以其與親生者有間朕意子果不孝經官驗明有據雖繼母不必治以加等及擬絞之罪如其無罪至死則但當治以國法而不復追論其名分其絕嗣擬絞亦但當論其現在之有無子息而不必計其後此之續娶另生者大學士九卿定議尋議繼母故殺前妻之子審係撫如己出而其子不孝經官訊驗有據即照父母故殺子孫律分別擬以杖徒如伊子本無違犯教令而繼母非理毆殺故殺者除其夫現有子嗣仍依律加等定擬外若現在并無子嗣即照律擬絞監候於秋審時入情實冊

十五年八月部議知府失察屬員虧空及本犯實係因公挪移者仍照原例辦理外及知府通同狥隱州縣侵欺倉

庫錢糧著落代賠之項若三限已滿未完按其已未完交分數治罪以十分爲率如未完之數在五分以內者杖一百至六分者杖六十徒一年每一分加一等十分無完者杖一百徒三年均不准納贖

十九年五月更定僧道匠役故殺弟子之例大學士等奏定凡僧尼道士因奸盜別情謀殺弟子者無論已傷未傷已殺未殺悉照凡人分別定擬其有挾嫌逞兇故殺弟子及毆殺內執持金刃兇器非理扎毆致死亦同凡人論匠役人等致死弟子者亦如之八月吏部刑部會議御史王應綵奏稱檢驗不實之處分宜歸畫一查吏部則例內官員驗屍有傷報稱無傷或打傷砍傷報稱跌傷磕傷者降二級調用傷痕不全報者降一級調用至致命傷痕報出不致命傷痕遺漏或拳傷報稱踢傷之類罪無出入者罰俸一年刑律開載官吏仵作因檢驗而罪有增減者以出入人罪論失出減五等失入減三等罪俱至擬徒同一檢驗不實罪有出入從處分則例則止於降調從律則至於擬徒未免參差互異請嗣後審有受財故縱情弊以至故出入人罪者仍依律問擬外其止於失出失入幷無別情仍送吏部照欽定則例分別降調以歸畫一

二十年十二月步軍統領衙門議奏例載凡子孫將祖父墳園樹木砍伐私賣者照違令律例治罪私買者同科奴僕盜賣者計贓加竊盜一等治罪盜他人墳園樹木者准竊盜論其盜賣墳塋之房屋碑石磚瓦木植等項均照此例治罪向來立法太輕以至不肖之徒無所顧忌請嗣後墳園樹木除實在乾枯者許具呈該管官查明准其砍伐外如子孫將祖父墳園樹木砍伐私賣一株至十株者杖一百枷號三個月如在十株以上即行充發奴僕盜賣者罪同盜他人墳塋樹木者杖一百枷號一個月其盜賣墳塋房屋碑石磚瓦木植者亦照此例治罪私買者照現議盜他人墳塋樹木例一體治罪所有私砍樹木等物分別入官給主

又部議外祖父母與本家期親尊長無異母舅兩姨新改小功服制其中有名稱同而實不同者如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皆外祖父母舅姨也查新例繼母非理毆故殺前妻之子若現無子嗣即照律擬絞於秋審時入情實冊內請

旨定奪是繼母不得比於親母其義甚明設有繼母之父母毆殺故殺其婿前妻之子反得減等徒流則於情法俱乖竊按禮記云親母死於室則爲其黨服而不爲繼母之黨服是母死而父再娶其繼母之父母兄弟姊妹

一切皆以凡論據經可以定例也請嗣後凡於毋黨有犯除親母嫡母本身母黨屬仍照服制定擬外其餘均同凡論著爲例二十二年七月定例凡金刃扎傷本管官者斬決仍定限保辜其限內死者該犯妻子發遣傷痕平復者妻子免遣至是大學士等議奏保辜之限專爲該犯妻子發遣免遣之分與該犯毫無干涉若俟保辜限滿始行題達轉令兇犯得以苟延時日請嗣後遇有此等犯案刑部卽將本犯具題正法於本內聲明俟保辜限滿再將該犯妻子照例分別辦理

十月部議湖北巡撫莊有恭奏律載吏卒謀殺六品以下長官並佐貳首領官各依凡論之條不得其平請照現行則例擬罪嗣後直省部民軍士吏卒有犯罪在官不服拘拏審斷或挾讐逞兇殺害本官者拏獲之日無論本官品級及有無謀故等情審明已殺者不分首從皆斬立決已傷者爲首照光棍例斬決爲從及下手者絞候其聚衆逞兇者仍照定例

二十四年九月江西按察使亢保議奏律載爲人後者爲本生親屬服皆降等服降則罪亦宜降應否與本身親以有犯照所後服制律分別定擬　敕下部議尋議律載爲人後者爲本生親屬降服而不復立有犯科條蓋服定則罪定無庸複贅也請嗣後爲人後者於本生祖父母父母有犯仍照所後服制定擬外其伯叔兄姊以下均依律圖降一等科罪尊長之於卑幼亦如之

二十五年三月河南按察使蔣嘉年奏鄰佑因聞事主聲喊失竊前往協捕將賊人毆打致死者例內未設專條向例多比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以鬬殺論擬絞監候似覺情輕法重請照減鬬殺二等例定擬部議嗣後除賊犯持杖拒捕者格殺之不問事主鄰佑俱照例勿論外如有攜贓逃遁鄰佑人等直前追捕倉猝毆斃或賊勢强横不能力擒送官以致毆打戕命者照事主毆打致死減鬬殺罪二等例杖一百徒三年

四月部議凡官司差人捕獲罪人有聚衆中途打奪毆差致死者爲首斬決爲從下手者絞決其傷差未至死者首犯照例絞候但經聚衆奪犯雖未傷人亦照因而傷人例從重擬絞餘仍照律分別坐罪若數年後此風稍息請

旨仍復舊例遵行

五月部議疏脫重囚與故縱有別請嗣後押解斬絞重犯除受賄徇情故縱依新例照禁卒賄縱罪囚辦理外其違例僱替托故潛囘無故先後散行止留一人押解者改照故縱律與囚同罪不准照舊例減囚罪二等問擬

二十六年六月江西布政司湯聘奏請將同謀共毆之案如驗係傷皆致命者無論當時身死將先後下手之犯一併收禁解審二十七年閏五月部議各省州縣命盜無庸先據初供報部仍照例於命案初到驗訊時取具供招申報各該上司以憑覆審查核俟得確情審擬定案備敘初供題達以期虛公勘斷至同謀共毆致死人命之案仍請止將正兇解審以免拖累得　旨允行

十一月部議覆左侍郎錢維城條奏二事一竊刦之犯如在湖河舟次格鬬致斃屍墮水中漂流不獲及山谷險隘猝然禦暴屍沈溪澗者應如所奏仍依格殺本律勿論毋庸牽引棄屍之條若室中黑夜格捕姦盜之犯或曠野道路格傷拒捕之竊盜本係不應擬抵而畏罪心切以致毀棄掩埋移投坑井者應照地界內有死人不報官司私自掩埋律杖八十因而遺失者照地界內有死人移置他所以致失屍律杖一百如格殺之後懷挾夙嫌逞忿殘毀或投之水火或割剔損傷仍照毀棄死屍律科罪一本夫及應許捉姦非登時而殺仍照黑夜無故入人家例擬以杖徒外其有捉姦非登時殺死不拒捕姦夫者或係倉猝毆死即照本例原文以罪人不拒捕而殺之例論絞或係有心致死及拘執而殺即依罪人不拒捕及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絞不得與平人同科若雖係捕獲姦夫又因他故致斃者自當仍以謀故論至已經犯姦有據又復逞姦拒捕雖非登時自應如所奏一依罪人拒捕律科斷

二十九年三月部議姦夫姦婦因事敗露商謀同死有姦婦逼令姦夫買藥同飲姦婦毒重殞命姦夫得灌救不死者有姦婦逼令姦夫持刀代割先死者姦夫隨後自抹未死者并將姦夫照犯罪時僱人傷殘因而致死減鬬殺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

三十二年四月部議各省改發伊犁烏嚕木齊等處安插人犯爲數過多種地兵丁約束非易酌請嗣後如情罪較重者仍隨時酌發外從前所定應發新疆二十二年條內一兇徒因事忿爭執持軍器毆人至篤疾者一偷盜圍場木植牲畜犯至二次三次者一旗人正身犯積匪者一拏獲逃人不將實在窩盜之人指出再行妄扳者一移住拉

林閑散滿洲有犯二次逃走尚未出境者一派往駐防滿洲兵臨行及中途脫逃者案其情節尚非積慣兇徒易於約束仍請照例分別僉配發往所有積匪猾賊同民行竊等項十六條改發[illegible]行停止

十月部議秋審時情實字樣應請將　諭旨內有關係秋審　朝審恭纂爲例者俱歸入歷年秋審照向例於每年秋審前刷印成冊分頒九卿科道一體欽遵至例冊內凡有議准條奏應入秋審情實者於秋審例入情實將例內秋審情實字樣俱行酌刪謹將應行修改及毋庸刪除各條繕清單恭呈　御覽一凡斬絞重犯在監脫逃審係禁卒賄縱者卽視其縱囚犯之罪全律科斷如本犯應入秋審情實者亦入情實應緩決者亦擬緩決應斬決以上者亦卽擬以斬決其非得賄故縱者仍照本律科斷一凡奸徒得受正兇賄賂挺身到官頂認致脫本犯罪名者不計贓數多寡俱照本犯徒流斬絞之罪一例全科其原犯應入情實者擬爲立決應入緩決者秋審時擬入情實如原犯軍流等罪照軍流脫逃改調例從重治罪徒杖以下按律各加一等以上二條雖有秋審情實字樣但係定罪條例仍應存一凡繼母毆故殺前妻之子係平日撫如己出而其子不孝經官訊驗有據卽照父母毆故殺子孫律分別擬以杖徒不必援照加等之例如伊子本無違犯教令而繼母非理毆故殺者除其夫現有子嗣仍依律加等定擬外若現在並無子嗣卽照律擬絞監候一蒙古人等除搶奪四項牲畜殺人及傷人者仍照舊例辦理外如偷竊四項牲畜滿十匹以上者首犯擬絞監候六匹至九匹者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至三匹五匹者發湖廣福建江西江南浙江等處一二匹者發山東河南等處俱交驛地充當苦差一匪賊偷竊衙門服物不論初犯再犯及贓數多少俱改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充軍一私鑄銅錢首犯匠人其錢數至十千以上者或雖不及十千而私鑄不止一次後經發覺者照例擬斬監候其錢數不及十千者俱照免死減等例改發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爲奴一凡有强姦將本婦立時殺死者擬斬立決若强姦既成或本婦羞忿自盡仍照因姦威逼致死律擬斬監候至於强姦未成但經調戲本婦羞忿自盡者俱擬絞監候以上五條係定罪專例內有秋審情實字樣應行節刪一凡滿洲殺死滿洲之案　朝審俱擬以情實候勾一聚衆械鬬互斃多命審係各下手致命之人一命一抵俱列入秋審情實冊內請　旨勾決一凡侵貪案犯二限已滿察其獲罪之由如係動用雜項及挪移核減一應著賠

作爲侵欺并收受借貸等款問擬貪婪監追後多方設措急圖完公者應酌量擬爲緩決若以身試法侵蝕錢糧入已及枉法貪婪者毋論贓項已完未完秋審時卽列入情實請　旨勾到一常人盜倉庫錢糧罪應擬絞者入於秋審情實以上四條係專爲秋審定擬而設定罪各有本條仍將應入情實之處詳記檔案秋審時列入情實得

旨依議

三十三年六月部議嗣後自京城發往及移駐兵丁內在原處曾經犯逃如有逃走者卽係二次雖經自行投首毋庸銷除旗檔改發烟瘴地方轉使安居內地應加用重枷枷號五個月滿日痛加鞭責仍交與該管官充當折磨差使若係緝拏就獲實屬怙終不悛卽請　旨正法

八月河南巡撫阿思哈咨稱固始縣拏獲逃流馬福係江南潁州府霍邱縣人原犯流三千里係發福建福寧府壽寧縣安置在配脫逃應照新例就現配地方改發查軍衛道里表福寧府屬附近充軍東南二至俱抵海不足二千里西至江西贛州府距該犯本籍霍邱已比現配地方稍近北至江南揚州府并通州則更與該犯本省相近推原例意本因犯人怙惡不悛欲使遠離鄉井以示懲儆必使改發之地更遠於現配之處方與例符安徽潁州府屬原犯流三千里人犯應編發福建福寧府安置今以脫逃改發轉得簽配較近蓋因福寧本在原籍之東南而配所東南二至俱已抵海不足里數不得不於西北二至改發其西北二至內所定之江西贛州府與江南揚州府等處又均與該犯本省相近其餘別省別府州屬凡道里表內未經編定者復不便懸揣率定卽如豫省之開封府屬犯應流三千里者簽發浙江台州府屬安置浙江台州府屬附近充軍所編地方東南二至皆抵海不足二千里西至湖北黃州府北至江南徐州府山東兖州府曹州府則皆與原籍相近更不若從原籍註算附近充軍編發浙江杭州府湖南岳州府甘肅鞏昌府等處較之湖北黃州府江南徐州府山東兖州府等處轉覺隔遠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殊難適從嗣後原犯流三千里及免死減流人犯脫逃改發可否量爲區別如現配地方計算可使離籍更遠者卽就現配地方計程定地改發若反與原籍相近者則仍就原籍計程定地改發庶不致欲遠反近有違懲創之意部議從之

十月部議地方官如拏獲竊盜除贓至滿貫及三犯計贓五十兩以上律應擬絞仍歸於犯事地方完結外其審出多案應照積匪猾賊例擬遣者其供出鄰省鄰邑之案承審官即行備文帶差關查若犯証俱屬相符毫無疑異即令拏獲地方迅速辦結無庸將人犯再行關解別境倘或贓供不符首從各別必應質訊或鄰境拏獲人衆勢須移少就多者承審官即將必應移解質審緣由詳明各該上司簽差妥役將犯人移解鄰邑從重歸結如有借端推諉及刪減案情希圖就事完結者即將原案州縣官分別議處

三十四年七月雲南道監察御史成德奏查律載祖父母父母為人殺而子孫私和者徒三年又收伯叔兄弟之妾者徒三年又豪勢以私債强奪人妻妾子女者徒一年半伏思父母天倫雖至愚極陋不待教而自知以不共戴天之仇而忍受賄私和喪心滅良莫此為甚伯叔兄弟服屬期親而竟敢收其妾為己妾其淫惡亂倫亦屬非常以私債取利不遂竟敢以强搶奪人之妻妾子女即未曾污而謀占之心已露其兇横何加以上三條俱關倫紀風化請嗣後祖父母父母被殺子孫私和之案其并未受賄者依律擬以滿徒若一經得財無論贓數多少即擬以杖一百流三千里以為貪賄忘親者戒至收伯叔及兄弟之妾者律內各減妻罪一等葢以伯叔兄弟之妻有關服制罪關內亂故律分斬絞至於其妾則係無服之人故於伯叔兄弟亡後而收之為妾者律止滿徒但律內姦伯叔兄弟妾者止減妻一等而收為妾者得減妻二等情罪輕重亦有未協請嗣後收伯叔兄弟妾者即照姦伯叔兄弟妾律減妻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以上二條俟　命下之日臣部載入例冊通行各直省遵行至該御史奏稱以私債取利不遂而竟敢用强搶奪人之妻妾子女即未曾污而謀占之心已露即欲治以姦淫之罪則事屬深文於情理亦未為平允應將該御史所奏因私債强奪人妻妾子女欲行加重之處無庸議奉　旨依議

八月部議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河南巡撫阿思哈條奏一切印甘各結如詳咨文內向例於文外復取結者准其停止印結經吏部議准通行嗣於三十三年直隸江蘇兩省將有關刑名事件何項應仍照舊取結何項應行停止開列咨部請示部因二省所開應行取結各條即不能相合誠恐各省情形不一或有必須復加印結之處仍令各省酌定分晰造冊報部以便畫一查辦今據各省陸續造冊咨報到部統查各省所報各條或此係照舊取結彼則

聲請停止參差互異更屬不齊查向例一切案件俱係照印文核辦其或事有舛錯遺誤仍以印文爲憑今各省所開附送印結者俱係於印文之外復加取結實屬重複相應通行各省嗣後凡有關係刑名達部案件向來於文外加具印結事件均於文內切實聲明一概停取印結其應取甘結各項仍令照舊辦理

三十五年二月江蘇按察使吳壇奏例載凡將良人誣指爲盜及寄買賊贓捉拿考打嚇詐財物或以起贓爲由沿房搜檢搶奪財物除犯死罪外其餘不分首從俱發邊遠充軍誣指送官以誣告論又載捕役人等奉差緝賊其人本係良民捏稱蹤跡可疑素行不軌妄行拿獲及雖犯竊有案已改惡爲善人所共知仍復妄拿所獲之人不論平人竊盜私行拷打嚇詐財物逼勒認盜俱照誣良爲盜例治罪各等語細繹前例之義稱誣指良民爲盜則舉重以該輕及寄買賊贓則舉輕以例重故向來辦理誣良案件不論所誣之或强或竊以及誣指寄贓均照此例一有捉拿拷打詐財搜檢等項情事者問發充軍其無前項情事止於誣指送官者卽照誣告例按其所誣之輕重加罪三等分別枷杖徒流而不及軍遣較例之義則以捕役捏稱蹤跡可疑素行不軌妄拿良民及將改惡爲善舊賊仍復妄拿拷詐逼勒苦累無辜是以亦照誣良爲盜例并擬充軍而於誣竊誣强有無區別之處亦未分晰指示茲臣因辦理案件詳加細核誣良之罪固當以有無拷詐等情分別輕重第查誣告輕罪加等止於滿流卽誣告至死罪未決亦止滿流而止搶竊滿貫罪止絞候誣指送官并未拷詐照誣告死罪未決例擬以滿流亦尙平允若誣指良民爲强盜審實卽應斬決雖無拷打嚇詐等項情事而較誣指爲竊之案則輕重懸殊以應將前例內誣指良民爲盜一句酌改爲誣指良民爲竊再於本條之末添入若誣指良民爲强盜雖無拷打嚇詐情事亦發邊遠充軍如有拷詐等情卽發往極邊烟瘴數語並將後例內俱照誣良爲盜例治罪一句改爲俱照誣良爲盜例分別强竊治罪俾誣强誣竊輕重犂然胥役人等咸知一經誣盜立卽擬軍拷詐逼勒卽發烟瘴畏懼遠戍不敢輕犯庶誣詐之風可息緝捕之功益力而江南多盜之區亦可漸冀減少矣部議從之

六月部議福建巡撫溫福條奏嗣後拏獲偷渡臺灣客民如尙在陸路客店道路未登舟以前者客頭船戶客民俱照本例減等發落如已登舟無分大船小船已未出口將客頭船戶客民卽照偷渡本例分別充軍滿徒不得分別

已未到臺子以寬減至不法客頭船戶內有積慣在沿海村鎮引誘包攬招集男婦老幼數至三十人以上者無論已未登舟一經拏獲卽將客頭船戶年力强壯堪任耕作者發遣新疆給種地兵丁爲奴拏獲偷渡客民務必嚴究沿海陸路在何村鎮客店會集將該處兵役澳甲地保客店究明或係知情賄放或止於失察悉照偷渡原例分別治罪

三十六年七月部定刪除三條一因事聚衆將本管官及公差勘事催收錢糧等項一應監臨官毆打綁縛者不分首從屬軍衛者發極邊充軍屬有司者發邊外爲民若止毆傷爲首者照前問發爲從與毀罵者武職并總隊文職并監生生員冠帶官吏典承差俱革去職役依律問擬爲民軍民人等各枷號一個月仍照例擬斷發落其本管并監臨官與軍民人等飲酒賭博宿娼自取凌辱者不在此例查此條與現行例內刁民因事鬨堂塞署聚衆逞兇毆官照光棍例分別治罪各條相同原例僅發充軍與現行之例不符至本管官并監臨官與軍民飲酒賭博宿娼另有治罪專條此例應刪一各邊將官并管軍頭目私役及軍民人等私出境外釣豹捕鹿砍木掘鼠等項并把守之人知情故縱該管里長兵目軍吏扶同隱蔽者除實犯死罪外其餘俱發烟瘴地面民發爲民軍發爲軍查此條專重各邊將官頭目私役及軍民私出境外之罪今私度緣邊關塞及潛出外境例內俱有治罪專條此條係相沿舊例應刪一凡勢豪舉放私債交通運糧官挾勢擅拏官軍綁打凌辱强將官糧（官糧與運糧不同官糧者漕運進京上納正糧也運糧行月二糧也）准還私債者問罪屬軍衛者發近邊充軍屬有司者發邊外爲民（交通綁打准糧三項有一未合仍照律發落）該管運糧官參究治罪查此條所關情罪有職者則係强梁勢官無職者則係土豪光棍均屬不法已極有犯自當查照律例從重定擬未便僅擬近邊充軍邊外爲民原例應刪修改十條一應試舉監生儒及官吏人等但有懷挾文字銀兩當場搜出者枷號一個月滿日杖一百革去職役其越舍與人換寫文字或臨時換卷并用財雇倩夾帶傳遞與夫匠軍役人等受財代替夾帶傳遞及知情不舉察捉拏者俱發近邊充軍若計贓重於本罪者從重科斷官縱容者交部議處受財者以枉法論其武塲有犯懷挾等弊俱照此例擬斷查舉監人等懷挾文字銀兩與越舍換寫文字情罪不同其受財代替夾帶傳遞與者亦應同科原例分晰未明斷獄恐致岐誤今擬將懷挾文字銀兩當場搜出者定以杖枷革去職役其越舍與人換寫文字或臨時

換卷并用財僱倩夾帶傳遞之人一體改發近邊充軍若計贓重於本罪者從重科斷原例發邊外為民字樣刪除一將妻妾作姊妹及將親女并姊妹嫁賣與人作妻妾使女名色騙財之後設詞托故公然領去者照誆騙例治罪若瞰起程中途聚眾行兇邀搶人財者除實犯死罪外其餘俱發近邊充軍媒人知情罪同查凡將妻妾作姊妹嫁與人律內僅止杖責此條係專重騙財之後公然領去與聚眾搶奪之罪原例內俱分屬軍民但查公然領去與聚眾行兇邀搶者所犯情罪輕重不同似應分別定罪以昭平允今酌擬如騙財之後公然領去者改照誆騙例治罪聚眾邀搶者發近邊充軍原例屬軍衛有司又邊外為民字樣刪除一凡總甲快手應捕人等指以巡捕勾攝為由毆打平人搶奪財物者除實犯死罪外犯該徒罪以上不分人多人少若初犯一次發邊衛充軍節次搶奪笞杖以上者俱發原搶奪地方枷號兩個月照前發遣里老鄰佑知而不舉所在官司縱容不問者各治以罪（里老鄰佑依同行知有謀害而不救阻律杖一百官司照故出入罪律科斷）查甲捕人等膽敢將平人毆打復行搶奪財物及節次搶奪者情罪較重僅擬近邊充軍及枷號一個月不足示懲今酌擬加等改為邊遠充軍節次搶奪者加枷號兩個月照前發遣原例屬軍衛者發遣近邊充軍屬有司者發邊外為民字樣刪除一在內法司問發程遞人犯在外問刑衙門程遞解來京及遞解別省人犯原有杻鐐照舊外其押解人役若擅加杻鐐非法亂打搜檢財物剝脫衣服逼至死傷及受財故縱并聽憑狡猾之徒買求殺害者除實犯死罪外徒罪以上俱枷號兩個月發烟瘴充軍查解役在途擅敢將管解之犯凌辱毆打搜檢財物逼至死傷及受財故縱得贓殺害殊屬兇惡自應加等懲治除實犯死罪外徒罪以上枷號兩個月發烟瘴充軍原例屬軍衛者發近邊充軍屬有司者發邊外為民字樣刪除一凡驀越赴京及赴督撫按察使官處各奏告機密重事不實并全誣十人以上者發邊遠充軍如有干係重大事情臨時酌量辦理查此條奏告機密重事不實并全誣十人以上僅擬近邊充軍無以示懲今酌擬發邊遠充軍如有干係重大事情臨時酌量辦理原例屬軍衛有司及發邊外為民字樣刪除一凡苗人有伏草捉人橫加枷肘勒銀取贖者初犯為首斬監候為從者俱枷號三個月臂膊刺字再犯者不分首從皆斬立決其土哨奸民勾通取利造意者不分初犯再犯并斬立決附和者各枷號兩個月發邊遠充軍查此條附和之犯原例擬以邊外為民今酌擬將發邊外為民字樣

改爲發邊遠充軍一凡左道惑衆之人或燒香集徒夜聚曉散爲從者發邊遠充軍若稱爲善友求討布施至十八以上并軍民人等不問來歷窩藏接引或寺觀住持容留披剃冠簪者俱發近邊充軍查此條所關左道惑衆爲從與稱爲善友求討布施至十人以上并窩藏接引之人情罪稍有區別今擬左道惑衆爲從者發邊遠充軍若稱爲善友求討布施至十八以上并窩藏接引寺觀容留簪剃等項俱發近邊充軍將原例屬軍衛有司及發邊外爲民字樣刪除至所稱探聽境內事情另有盤詰奸細本律其被誘軍民舍給應禁鐵器等項查應禁鐵器例內止載有人馬甲火礮火筒等物軍民之家不應有此如有藏匿私造亦有治罪本條均應刪去一凡將本狀用財雇寄與人上京奏訴者并受雇受寄之人俱發近邊充軍贓重者從重論查此條將本狀雇寄與人并受雇受寄之人情罪相同均應發近邊充軍將原例屬軍衛有司發邊外爲民字樣刪除至在京匠役并因事至京人員將原籍詞訟因便奏告情節輕重不同則問擬罪名亦異自有妄奏誣告本條此段應節刪一在外刁徒身背黃袱頭插黃旗口稱奏訴直入衙門挾制官吏者所在官司就拏送問若干已事情及有冤者照例審斷仍治以不應重罪其不係干已事情別無冤枉并追究主使之人一體治罪發近邊充軍查此條內照常發落四字不甚明晰碍難援引今擬改爲照例審斷仍治以不應重罪其不係干已事情別無冤枉并追究主使之人一體發近邊充軍將原例屬軍衛有司及發邊外爲民字樣刪除一各處官吏軍民僧道人等來京妄稱諳曉扶乩禱聖書符咒水一切左道異端邪術煽惑人民爲從者及稱燒煉丹藥出入內外官家或擅入　皇城夤緣作弊希求進用者發近邊充軍若事關重大臨時酌量辦理其容留潛住及薦舉引用鄰甲知情不舉并　皇城各門守衛官軍不行關防搜拏者各參究治罪查此條所關出入內外官家或擅入　皇城夤緣作弊等語若止希求進用擬軍已足蔽辜倘事關重大自應另行辦理今擬添入若關重大臨時酌量辦理將原例屬軍衛有司等字樣刪除一用強占種屯田五十畝以上不納籽粒者照數追納完日發近邊充軍其屯田人等將屯田典賣與人至五十畝以上與典主買主各不納籽粒者俱照前問發若不滿數及上納籽種不缺或因無人承種而侵占者照常發落管屯田等官不行用心清查者參奏治罪查此條止係一罪而分別軍民今擬一體改發近邊充軍原例軍字及民發邊外爲民字樣刪除三十八年三月

部議甘肅按察使圖桑阿奏稱回民情强搶奪均比照回民行竊例分別人數多少問擬杖徒充軍伏思行竊與搶奪情形迥別若僅比照行竊辦理予以杖徒軍罪情重法輕似不足以蔽辜嗣後凡有回匪搶奪之案除罪應斬絞者仍照例辦理其搶奪在三人以上俱發黑龍江給兵丁爲奴照例刺字倘有脫逃請　旨即行正法等語應如所請至搶奪數在三人以下其間或預謀持械肆行强搶或一時起意徒手攫奪所犯既有重輕則懲治亦宜分差等若概擬遣戍於情法尚有未協嗣後如回民搶奪數在三人以下審有糾謀持械逞强情形者卽照三人以上犯竊例發極邊烟瘴充軍照例刺字若係乘閒徒手奪取尚無逞兇情狀者仍照搶奪本例擬徒奉　旨依議

十二月江西省流犯羅亞二因戀姦不遂持刀砍傷傅氏五傷未死江西巡撫海成以律內已流而又犯罪者依律定科及犯不在從重科斷之限而該犯淫兇實屬怙惡不悛若僅照刃傷本律擬徒是初犯殺人既已援減而再犯傷人罪僅加徒且或他物毆人致廢疾篤疾在平人罪至滿流者亦不過徒役四年殊非禁暴戢兇之意請嗣後凡命案減流之犯若在配復犯姦殺及毆人至廢疾以上者俱發黑龍江分別當差爲奴使其驅遣折磨以挫其兇鋒部議以該撫所請固爲戢兇起見但查在配復犯之案情事百出不第姦淫兇鬬毆人至篤疾一二事宜加重懲且免死減等人犯尚有擬軍擬遣及改發新疆爲奴等項其原犯情罪俱比減流人犯尤重今獨於減流人犯請定發遣黑龍江之例所有原減罪重於流而復犯前項情罪者轉致無可議加亦不足以昭平允嗣後免死減等各項人犯在配復犯他罪者除尋常案件仍照律定擬外其有情節兇惡非定例所能賅括者卽照比擬加減之例隨時議擬以使情罪適平無庸另立專條所有羅亞二砍傷傅氏一案俟該撫審明妥擬咨部覆核辦理

又江蘇按察使胡季堂奏稱例載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罪其知人欲告而自首者減罪二等坐之誠以未經發覺先自出首悔過畏法出於本心卽知人欲告猶未告也雖有將發之端尚在未發之前故一經出首幷得分別減免若聞拏投首則事已告發原應嚴緝追拏之犯與未發欲告者情節不符第查未傷人之盜首能於未發時自首者發近邊充軍至聞拏投首與悔過自首者不同照情有可原例發遣竊家盜線如有自首及聞拏投首者亦照未傷人之盜首分別充軍發遣又夥盜行刧二次以上事未發而自首照未傷人之盜首事未發自首例發近邊充軍

若鬪拏投首亦照未傷人之盜首鬪拏投首者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爲奴是鬪拏投首例載各條俱專指盜犯而言餘因例無明文向照知人欲告而自首律減罪二等科斷查鬪拏投首雖無悔過之心尚存畏法之念固與未發及知人欲告而自首者不同究與猾匪遠颺者有間請嗣後凡有鬪拏投首之犯除律不准首及盜案按律分別查辦外餘俱照應得之罪准減一等是事未發自首者免罪知人欲告而自首者減罪二等鬪拏投首者減罪一等如此層遞而下或減或免之中各有專條適如其人之所自取部議從之

又山東巡撫徐績審題樂陵縣臨時行強竊犯案內在逃之丁直安將行刼壽光縣之夥盜張公培捕獲自行投首一案將張公培依律擬斬立決丁直安比例擬遣刑部會同大學士院寺會議得丁直安行竊事主喊叫即起意行強用言嚇禁更夫追捕復用木桿打傷脫逃因聞東省嚴拏之信希圖捕獲本夥等投首贖罪適遇張公培知係行刼強盜誆至滄州將張公培拏獲投首查例載強盜爲首傷人傷平復自行投首者擬斬監候又例載強盜除殺死人命罪犯深重不准自首外其餘雖曾傷人隨即平復者亦姑准自首照兇徒執持兇器傷人例問邊遠充軍又律載強竊盜若能捕獲同伴解官者免罪依常人一體給賞各等語伏思例載犯罪自首各條原係予人悔悟自新之路而能捕同伴解官并得免罪給賞猶欲激勵匪犯同歸善良其傷人盜犯自首而又捕獲另案盜犯解官作何治罪之處律內雖無明文但查捕獲同伴與捕獲另案強盜情事相同自應一體辦理臣等悉心酌核傷人平復之犯既已姑准自首減等擬軍則傷人自首又能捕獲他盜者自應再從酌減丁直安應改照傷人自首擬軍例酌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嗣後遇有此等案件俱照依此案酌核情罪辦理奏　旨依議

三十九年七月四川民人何騰相跳傷董聯珩身死川督文綬將何騰相依鬪毆律擬絞併聲明該犯雙目俱瞽已成篤疾照律聲請部議從之復申明篤疾奏請之條原屬　國家法外施仁但案情輕重所犯各有不同如篤疾之人并非有意逞兇或被人欺凌或釁起一時適犯鬪殺等案情節本輕原可憫其殘廢量從寬典若其蓄意謀害有心故殺此等兇惡頑民於法實無可宥嗣後篤疾殺人罪犯應死者實係鬪毆致死及戲殺誤殺方准其依律奏　聞取自　上裁奉　旨依議

九月浙江道監察御史王寬奏稱查教唆詞訟律有專條失察訟師例有明禁而唆訟之案惟赴京揑控者情節尤重查各省　欽差馳審之事近年較多其中誣告者反坐亦復屢見一經審虛止坐原告之罪而訟師則案內無名破案殊少請嗣後遇有奏審重案如果虛誣卽交原審大臣將有無唆使扛幫情節嚴行根究按律問擬以儆刁風若並無此種情弊亦卽隨案聲明至外省訟師惟地方繁劇猶易藏奸嗣後　欽部案件究出訟師訊明潛居何地卽將該地方官照尋常失察訟師分別從重議處仍令督撫大吏平時率屬訪拏以情積蠹庶誣告之風漸戢越訴之案稍清部議從之

又部議服制圖載有子女之父妾謂之庶母嫡子眾子爲服齊衰杖期律註云雖有期服不在期親尊長之列又律載妻之子毆傷父妾加凡人一等妾之子毆傷父妾又加二等又例載妻之子毆傷生有子女之庶母致死者擬斬監候謀故殺者亦擬斬監候秋審時酌量情罪分別定擬各等語誠以庶母之期服本不同於期親尊長是以服制祇及嫡子眾子律例亦祇言嫡子庶子均不及於孫今禮部增定庶祖母服制議以小功五月則刑例自不便與凡人同科惟查庶祖母與庶母名分雖屬相等但庶祖母旣定以小功卽與庶母之杖期有別緣情定法自當微分差等嗣後有嫡孫庶孫毆傷有子之庶祖母者俱照毆傷庶母減一等科斷至死者擬絞監候謀故殺者擬斬監候其中所犯情節或有不同統於秋審時酌量辦理若庶祖母毆死嫡孫庶孫者仍同凡論庶法制不致混淆情法胥歸平允奉　旨依議

十一月大學士舒赫德奏查民閒私鑄鳥鎗向干例禁而鄉落村民往往托爲禦侮獲禽之用至商賈保驟護貨尤不能不藉以自衛民閒所製遂爾日多遇有好勇鬭狠之徒不知例禁小則鬭毆細故動致火器傷人大則施擊逞兇猶得肆無忌憚卽如此次壽張逆犯王倫雖有滿漢官兵鼓勇無前得以早行剿滅亦因賊無鳥鎗搜捕較易爲力是知民閒藏匿鳥鎗所關甚鉅若不實力查禁恐日久滋生事釁臣請所有商民防禦盜賊猛獸應用鳥鎗呈明製造之例永行停止其竹銃鐵銃之類亦概不許私造民閒現在存藏者請立定限期交地方官查收如有逾限不繳及地方官不能查察者請　皇上敕部嚴定科條示以懲儆尋兵部議鳥鎗爲營中利器民閒私鑄例有明禁

緣例內載有商民防禦盜賊准其製造報官編號之條是以商民得以藉口製造而失察處分例止罰俸往往視爲具文并不實力稽查以致民間私藏鳥鎗并竹銃鐵銃之類不可不嚴定科條應如所奏如逾限不繳即係有心藏匿應從重杖一百徒三年嗣後如有私行製造者杖一百流二千里每一件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不實力稽查之地方專管文武各官應比舊例加重改爲降一級留任至兼轄統轄文武各官向無議處應定以罰俸一年奉　旨依議

四十年十一月靑田縣民人趙歲印誤碰小功服兄趙長松失跌氣閉身死浙撫三寶以趙歲印正與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初無害人之意而偶致殺傷人之律註相符查乾隆十五年部議親屬過失殺傷凡律內不載者皆以凡論又查卑幼過失殺小功尊長律無明文今已死趙長松係趙歲印之小功堂兄律內既不載有過失殺之條自應以凡論趙歲印合依過失殺人者准鬬殺罪依律收贖追銀十二兩四錢二分給與被殺之家營葬部查過失殺大功以下尊長律內雖無明文而過失殺期親尊長律應減本罪二等擬徒不在收贖之限今趙歲印過失殺小功堂兄若僅與凡人過失殺一例收贖究未允協應將趙歲印比照過失殺期親尊長律酌量減爲杖一百折責發落仍追銀十二兩四錢二分給與被殺之家營葬

四十一年六月奉　上諭據御史李廷欽奏已革英山縣知縣倪存謨于僧廣明因姦致死杜得正不能審出實情反將屍子杜如意疊加嚴訊以致畏刑誣服幾成寃獄僅予革職實爲罪浮於律地方官承審命案其故入人死罪而已決者即以其罪罪之所以儆酷吏而重民命定例不爲不嚴惟枉坐人罪經上司審明改正者向因囚尙未決止照草率定案例条革但遇事關逆倫重案如此案屍子畏刑誣服即應寸磔若非該撫等審出實情幾致沉寃莫雪自非尋常無心失入人罪可比僅予革職實不足以蔽辜但所寃之人究未決訖其應如何酌定條例之處該部詳議具奏部議嗣後凡州縣承審罪關凌遲重案雖未招解業已定供通詳經上司提審平反因未決訖之案故入者擬以滿徒失入者擬徒一年奉　旨依議

七月大理寺卿江蘭條奏嗣後州縣自理詞訟除責成道員按例稽查外仍令該管知府直隸州知州按月提取號

簿查核督催務令依限完結此內或須關提人犯踏看情形不能依限完結者該府州即據案摘由詳道轉報督撫查核准其扣展倘並非難結事件違限不結該州縣或有混塡號簿並匿不造入未結揭報已結諸弊經該府州詳道轉叅者府州免其議處若該府州漫不查催及至查出後仍匿不詳報該道一併揭報督撫題叅部議從之

九月雲南按察使汪圻奏滇省秋審人犯有距省三十餘站各處請仍專責道員詳慎按錄以免疎虞先是乾隆三十三年前任河南巡撫阿思哈奏請停解部議責成道府於冬季巡歷親臨所屬逐一覆勘本年二月兩江督臣高晉奏請仍行提犯至省會勘茲雲南復以滇省幅員遼闊如迤西之永昌順寧麗江迤南之普洱迤東之廣南昭通等府距省程途自九百里以至一千三四百里不等其閒並無城池監獄者各十餘處永昌至省途中麗江順寧蒙化景東等府廳人犯屆期滙歸並進尤加紛擾擁擠即有專委員弁而山深路曠管押難周塘鋪兵役需多或狡猾信囑弛懈難免請將永昌順寧麗江昭通廣南普洱等六府屬秋審人犯仍專責各該巡道於冬季巡歷時親加研鞫不必會同該府迤西之景東永北兩廳人犯令迤南道於巡錄所屬人犯之便親加研鞫迤南之鎭沅直隸州及州屬恩樂縣人犯令迤西道亦於巡錄之便親加研鞫統皆核明情罪允協造册加結移報院司彚核設有寃抑求伸立即悉心查審另繕招册將犯證委員解省覆審倘該道不親加勘審僅以册結了事或抑不爲伸或故爲翻異者一經發覺立即嚴叅究治其餘雲南曲靖等八府及距省不遠之直隸四廳州人犯俱仍行提犯至省會鞫

上是其請

又部議雲南按察使德文奏稱鬬毆成傷律分曲直致死則以人命爲重雖直亦擬繯首然秋審原情曲直自在惟餘人名目同謀共毆律內下手致命傷重絞監候原謀者不問共毆與否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不曾下手又非原謀謂之餘人各杖一百註各字兼人數多少及傷之輕重言是餘人不論多少已未傷人幷或尋常金刃傷人概杖一百在鬬起一時共相謀毆致斃一命者謂之餘人滿杖自屬平允若糾衆洩忿執持防家器械互毆均傷二命三命雖擬抵正兇曲直輕重秋審自分緩實而夥從助毆之人均係知情濟惡與鬬起一時偶然在場幫護者輕重懸殊概曰餘人同科滿杖似尚未有區別請將糾衆互毆在五人以上致斃二命三命者案內餘人其執械未傷及傷人

未執械理直者於滿杖上加等杖六十徒一年理曲者杖七十徒一年半如執人而又傷人者理直不分傷之輕重皆照鬪省械鬪傷人例杖八十徒二年理曲問擬滿徒尋常互毆止斃一命及互毆之際猝遇在場幫護之餘人審非糾約亦非商同謀毆或順用金刃他物并非預先執械悉依餘人本律辦理伏查律內糾眾在五人以上致斃二命三命之案向無另行治罪之文此等助勢兇徒自應明立科條從嚴懲治況律載被毆致死則以人命為重曲直在所勿論概行論抵夫正兇既不分理直理曲而獨為餘人區其曲直不但與律意稍有岐舛且恐啟案犯趨避狡猾之端而承審官亦致有高下其手之弊請嗣後糾眾五人以上致斃二命三命之案其案內助勢例止滿杖之餘人如有輾轉糾人及執持金刃器械傷人者即依原謀滿流律照為從減一等擬以杖一百徒三年不得概照餘人本律其餘互鬪僅擬滿杖止斃一命及猝遇在場幫護審非預糾械鬪並兇器金刃傷人等案仍悉照舊例辦理

四十二年八月奉 諭刑部核擬直隸省王錦毒死繼母王苗氏之母苗趙氏一案聲明該犯與苗趙氏並無服制改擬斬候並引例載母黨有犯除親母嫡母本生母黨仍照服制定擬外其餘俱從凡論等語所擬殊未允協為人後者為所後父母持三年之服而於本生父母降服期年則立服之制亦以所後為推而於本生皆降一等是所後之親屬服制俱較本生為重何於所後之外姻獨不得比於本生之有服乎若慮所後之外姻尊長於甥及外孫謂非其所自出故加凌虐或置於死自可權其曲直繩之以法何必側其服制而為防乎且如本宗尊長非理謀殺卑幼其恩義已絕即照凡人擬抵則外姻尊長亦可擬以為例並不必分所後及本生也若卑幼敢於謀殺外姻尊長即為干犯名義自當一例科斷又豈可強為分別而於所後之外姻視本生轉為末減乎況此案王錦因覬繼母苗氏改嫁得以花費家財而嗔其外祖母苗趙氏從中阻止遂爾懷忿謀殺理既甚曲性復兇頑其情節實為可惡刑部乃因其無服輒為改擬豈為情法之平頃詢之刑部堂官此例係乾隆二十一年所定閱其例本惟事拘牽文義而揆之天理人情均未允當又豈明刑弼教之義著刑部將此例悉心斟酌更定所有王錦一案即照新例另行定擬具奏尋部議查儀禮為人後者傳曰為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若子漢儒鄭康成曰若子者如親子 欽定義疏曰所後者妻之父母昆弟於為後者為外祖父母及時現在者為主而從服其黨出則不服有繼

母則服繼母而從服其黨又曰從服者從亡則已是爲人後者爲所後母之父母本有服制而例內入於從凡之例揆之情理誠未允協今經聖明指出訓示周詳實爲千古不易之至論臣等又查禮經小功五月服內列有爲外祖父母之文欽定義疏云外祖父母有當服者六子爲因母之父母一也因母卽親母也母出爲繼母之父母二也庶子君母在爲君母之父母三也君母卽嫡母也庶子爲繼母之父母四也庶子不爲父後者爲已母之父母五也爲人後者爲所後母之父母六也又云繼母多則服在堂繼母之黨至爲人後者爲本生母之父母禮有本生親屬降一等之文故不與六者同在小功五月之列二十一年定例所載於母黨有犯除親母嫡母本生母黨仍照服制定擬外其餘均同凡論等語是於應服之各項外祖父母內祇列親母嫡母二項而以本生外祖父母應行降服者反得躋於正服其說不本於經實多舛漏臣等準理核情凡爲人後者於本生親屬旣已降服則爲所後母之父母自應與親母之父母一例持服小功五月此外爲繼母之父母等項應請悉照欽定儀禮義疏當服六項一倂增入服圖如遇有干犯卽照卑幼犯本宗小功尊屬律毆殺謀故殺均擬斬立決謀殺已行已傷及毆傷者俱各照服制分別定擬其餘爲繼母之父母等項亦均照所後母之父母一例辦理至親母之父母屬毛離裏一脈相承恩義實爲尤重其干犯之罪應仍照本律毆死外祖父母者斬謀故殺者凌遲處死定擬再爲人後者爲本生母之父母服雖降小功一等而恩亦較重其干犯之罪亦應與犯小功尊屬同科推之各項甥舅等服制悉按前項增入照外姻尊卑長幼治罪如有子非所自出之外孫及甥故加凌虐或置於死臨時權其曲直按情治罪不必以服制爲限臣部現值纂輯律例之時卽將服圖例文增改通行並移明禮部遵照所有從前原定除親母嫡母本生母黨外均同凡論之例應行刪除其直隸王錦一案卽照新例另行定擬具奏再查因母卽親母君母卽嫡母之義恐民間未能遍悉應於服圖內改爲親母嫡母又近時出妻繼娶者少妻亡繼妻者多應將母出爲繼母之父母一項依義疏內在堂繼母之文於服圖內改爲爲在堂繼母之父母以便通俗引用奉旨依議

四十三年正月江督高晉奏查四十一年八月內經兵部侍郎高樸以送部揭帖中雖將供情錄敘而案犯當堂畫押之原供向例俱不咨送州縣往往逞私刪改而愚民犯案不思孽由自作反以改供藉口越訴上司甚至赴京控

告請將案犯畫押原供一併申送上司審轉隨案咨部經部議准通行俾查犯人到案原供

獄惟是外省辦理命盜等案必須檢詳冊內察核通案犯証供詞以得案情之虛實非僅以要犯一二人供情即可輕信而遽定爰書誠以州縣賢愚不一案情變幻無窮每因案涉疑難或關承緝參處混拏無辜刑逼妄承甚且串供栽贓以實其事更有狡獪之徒賄囑頂兇亦未嘗無畫押之原供故有甫經錄供通報察其情節支離即須委員確究者並有已經定擬招解一經上司提審通案全翻者更有審擬具題經部指駁究出別情者是案犯初供均難盡信全在問刑官悉心體察推勘入微則情罪自歸允當州縣果有濫行鍛鍊改供揑詳情弊原應據實嚴參並不因其無畫押原供遂致無憑稽核也若必慮及州縣之刪改諱揑罪犯之藉詞狡翻而以要犯畫供送部爲憑則命盜重犯大半皆屬愚民並有不識字者縱使官吏逞私刪改令其畫押彼亦不能細閱情節臣現在查察畫押供單悉與招詳符合似不過於審定成招之後書吏照依詳內所敘口供另錄一紙給與犯人或畫一花押或書一十字或塗一圓圈甚有代爲畫押者隨詳附送洵屬無益之具文不足爲定案之確據更恐上司見識拘泥因有畫押供單送驗輒即深信不疑或圖附和原供雖遇被累之人極口呼冤亦不虛衷推鞫則嚴刑逼認草率轉詳致不昭雪臣仰體 聖主明慎用刑至意未敢因部臣議准通行即不據實陳奏應請將要犯畫押供單申送上司審轉隨案送部之例停止奉 硃批所奏是依議行

三月祥符縣民潘培圖姦王氏未成本婦告知伊姑及夫勸令含忍後復往調戲因潘培狡賴亦即寢息迨後伊姑因他事斥責並詈其不知避忌被人調戲丟臉該氏忿恨自縊河南巡撫以調姦未成本婦初無必死之心後因他故自盡者其調姦之人律例并無作何治罪明文潘培與因姦致本婦羞忿自縊之例不符未便依例擬絞但該氏之死究由潘培起釁亦未便從輕擬結將潘培於絞候例量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部議從之

閏六月餘杭縣民沈名望撞遇伊母沈郁氏之姦夫張姜北睡臥母床勒死商同伊母棄屍浙撫以子捉母姦律無治罪明文但律載本夫有服親屬皆許捉姦則姦婦之子似亦在應許捉姦之例沈名望合依有服親屬皆許捉姦如有登時殺死姦夫者並依黃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律科罪杖一百徒三年沈郁氏商同棄屍未便獨

坐伊子合依棄屍不失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杖罪的決餘罪收贖部議從之

四十四年十月宿州民孫二係行刼傷人之夥盜聞拏投首照例免死發遣復行脫逃被獲安撫以孫二前案與聚眾搶奪比照免死發遣固屬不同但該犯究係聞拏投首之夥盜比照未傷人之盜首聞拏投首發遣與實在未傷人之盜首聞拏投首發遣之犯稍有不同嗣後傷人夥盜自首卽照未傷人盜首自首之例如事未發而自首者仍照本例擬軍遇有脫逃加等調發如係聞拏投首者俱發遣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爲奴

四十五年十月湖北民人許添佩與向萬友孀嫂通姦向萬友邀同張安拜等捉拏殺斃撫臣將正兇擬絞而其毆之餘人擬以杖徒廣東民王文哲與陳萬財之妻通姦陳萬財邀同黃殿才等捉拏殺死撫臣亦將陳萬財擬絞而以共毆之餘人照凡人謀殺加功律亦擬絞具題部以兩案互核輕重迥殊未昭畫一而律例並未有治罪明條以致適輕適重尋議查殺姦之案或糾約而往情近於謀或忿極致死事近於故而例許捉姦之人均略其謀故之情而以擅殺罪人論絞蓋死係罪人殺出義忿是以不加以謀故之名所以懲淫惡而申義忿也夫擅殺之正兇卽以鬬殺論罪則聽從下手之犯自應以共毆之餘人定擬未便以二人抵一罪人之命且正兇之問擬旣隱寓矜恤之意于以擅殺罪人之輕而爲從之餘人轉入於謀殺加功之重於情法未爲平允請嗣後凡姦情確鑿本夫及應許捉姦親屬起意殺死姦夫案內無論應許捉姦之親屬及不應捉姦之外人實係激於義忿聽從加功者悉照共毆餘人律杖一百如有挾姦妒姦謀故別情乘機殺死圖洩私忿者仍照謀故本律問擬奉　旨依議

十二月部議例載原毆傷輕不至於死者越數日後因傷風身死將毆打之人免其抵償杖一百流三千里又洗冤錄載致命之傷當必死之處不得過十日若當致命之處而傷輕或極重之傷而非致命之處雖死於限內當推別情不可一概坐死細繹例文與洗冤錄所載凡問刑衙門遇有因風身死之案自當先辨致命不致命傷痕之輕重次核其受傷以致身死越日之遠近庶辦理不致參差命案方無出入近查各省審擬傷風案件有原毆係致命傷其死亦未出十日而聲請免抵擬流者亦有傷雖致命本不爲重其死已越十日而聲稱卽不因風亦足斃命仍照例擬抵者蓋緣例內所謂傷輕之處未經分別明晰而數日二字亦渾舉無定遂致無所確守請嗣後因風身死之案

除原毆並非致命之處又非極重之傷仍照舊例辦理外如有當致命之處而傷輕或極重之傷而非致命總當以洗
冤錄所載為準其傷風身死亦即以十日為定期凡致命傷輕死在十日以外者方准聲請依例改流若傷係致命而
重或非致命而致骨斷骨損雖身死在十日之外者均不得援照因風身死之例應仍依律擬以絞抵奉　旨依議
四十六年七月都察院左都御史哈福納奏稱竊照命案擬罪全以驗傷為憑而以本地方官吏仵作即驗辦本地方
官衙役所犯之命案難以免袒庇情弊今刑部主稿審擬西城吏目衙門革役吳四毆傷韓大身死一案內究出吳四
及伊父現充吏目衙門捕役吳成美等囑託本城正指揮沈超帶往驗屍之書吏趙文煥仵作陳璉等隱匿傷痕避重
就輕分別從重治罪其原總由於本城指揮衙門官吏仵作驗辦本城吏目衙門革役所犯之命案以書吏仵作皆係
素所熟識易於囑託而同官相護之弊亦即由此而生也且正指揮衙門聽差之捕役仵作即係副指揮吏目衙門
之捕役仵作聲氣猶為相通況官員患病請假調理倘委令不同城不同鄉之官前往驗視則民命攸關立法更宜詳
密請嗣後除尋常軍民命案仍照例令本地方官驗辦外如遇有本城書吏衙役所犯之命案即概令本城官員迴避
該巡城御史作速咨調別城正指揮帶領本管書吏仵作等前往相驗辦理則該犯既無同事熟識之人必難於囑
託而委驗官員亦不肯有所袒護罪名不致有所出入矣奉　旨依議
十月饒平縣民人周阿會幫同周阿通等毆傷竊賊身死復幫同將屍擡棄廣東巡撫將周阿通擬抵周阿會擬徒
部議例載毆故殺人案內兇犯起意埋屍滅跡其聽從擡埋之人如審係在場幫毆有傷律應滿杖者照棄屍不失
律擬杖一百徒三年其在場並未傷人止於聽從擡埋者照里長地隣棄屍為首律杖六十徒一年又律載地界內
有死人里長地隣不報官司檢驗而輒移他處者杖八十是聽從擡埋分別擬徒之例原因兇犯慮事敗露輒將屍
身埋藏滅跡希圖漏網是以案內聽從擡埋之人按其在場曾否幫同行毆分別擬徒若聽從移屍並未埋藏雖在
場幫毆有傷自有餘人本律不得概引此例致滋牽混今周阿會因周阿通起意移屍邀同該犯等擡至石塘山丟
棄並未埋藏滅跡該撫將周阿會等分別擬徒核與定例不符周阿會等同周阿通用棍毆傷林水養左臀除移屍
杖八十輕罪不議外應依共毆餘人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從之

又黃岡縣民曾榮懷誣竊拷打徐起才身死湖北撫臣將曾榮懷比照捕役誣竊爲盜拷打致死例擬斬候部議例載誣良爲竊捉拿拷打除實犯死罪外其餘不分首從發邊遠充軍例內所稱實犯死罪一語凡重至應斬應絞者俱包括其中如誣良爲竊係嚇詐逼認因而致死即應照誣告致死律擬絞監候如係拷打致死即應照故殺律擬斬監候是誣良爲竊拷打致死之案自應照本例實犯死罪問擬不必牽混誣竊爲盜之例乃向來各督撫遇有此等案件俱援引捕役誣竊爲盜拷打致死照故殺律擬斬監候之例辦理查誣竊爲盜係以輕罪誣爲重罪若其人本係良民輒行誣竊拷打致死是以無罪誣爲有罪今該撫於曾榮懷不引誣良爲竊之條而比照誣竊爲盜之例是以良民等於有罪之人既於案情不符亦引用失當曾榮懷應改依誣良爲竊拷打致死實犯死罪照故殺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並請嗣後遇有誣良爲竊拷打致死之案俱照此引用奉

旨依議

十一月部議查向來辦理獨子留養之案如戲殺誤殺例應隨案取結聲請其鬬毆殺人之案查明與留養之例相符者原題聲明秋審時另行取結核辦例應俟秋審時辦理惟殺人情重之案各督撫因其情節較重雖敘明親老丁單應侍緣由而又聲明不准留養又如例載不准留養之案該督撫既經查明與例未符而原題仍行聲敘或於秋審時該督撫已將該犯列入情實而其父母老疾應行留養等字樣仍不刪除誠以此等案犯或係例載不准留養或應列入情實而原題聲說應侍緣由實爲繁冗應通行各省嗣後凡獨子留養之案查明實係與例相符應准留養之犯原題取具父母年歲鄰族供結隨案聲明俟秋審時再行取結送部核辦外其有例不准留養及殺人情重並應入情實之犯原題竟可毋庸聲敘應侍緣由以省案牘

四十七年二月新昌縣民吳全英等因守稻疑賊喝罵並稱放鎗致梁元奏等毆打奪去鳥鎗次日糾吳佛貴等至梁祖義家吵罵毀物臥床詐賴以致梁王氏情極自縊該撫依因事威逼致死律將吳全英杖一百因其情殊兇橫加枷號兩月吳佛貴等照不應重律枷杖部議查例載兇惡棍徒生事行兇無故擾害良人者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充軍此案吳全英因與梁元奏索鎗細故糾約多人登門吵罵打毀什物致元奏之父梁祖義畏兇躲避乃復藉稱受傷臥床詐賴以致梁祖義之妻梁王氏被逼難堪當即投繯殞命核其情節實屬不法若僅照威逼律問擬杖

貫枷號仍屬情重法輕吳全黃應從重改照兇惡棍徒無故擾害良人例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充軍仍照例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充當苦差面刺烟瘴改發四字吳佛貴聽從吳全黃打毀什物亦屬滋事僅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加枷號一個月尙不足示儆應加枷號三個月餘照該撫所擬完結

四月山西民婦趙張氏因出嫁之女趙氏聚賭潑悍不守婦道伊壻張翔鵠堅欲休回隨起意勒死山西巡撫臣雅德以張翔鵠幫同勒死伊妻雖係爲從但例無聽從他人謀故殺妻得以輕減明文自應仍按本律定擬將張翔鵠依律絞候趙張氏擬杖徒部議查乾隆三十七年四川督臣題敘永廳李如榜毆妻楊氏傷重垂危料不能生聽從義父傅天成主令假作自縊希圖卸罪卽取麻繩遞給傅天成將楊氏繫掛枋上懸吊殞命該督將爲首之傅天成依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李如榜照尊長謀殺卑幼於絞罪上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經部核覆題准今張翔鵠聽從妻母趙張氏將伊妻趙氏謀勒斃命與李如榜聽從義父傅天成將伊妻楊氏懸吊致死事同一轍似可懸照定擬應將張翔鵠卽照李如榜之例辦理奏 旨依議

九月廣西巡撫朱椿奏查例載搶奪傷人下手爲從又傷非金刃又傷輕平復之首犯均改發邊遠充軍又例載竊盜臨時拒捕傷非金刃又傷輕平復之首犯改發邊遠充軍嗣經部議將搶奪傷人爲從暨竊盜臨時拒捕傷非金刃傷輕平復二項俱改擬發往新疆交該都統酌撥種地當差奉 旨依議在案惟搶奪傷非金刃又傷輕平復之首犯非由新疆改發內地未經議及仍照向例發邊遠充軍較之搶奪下手爲從暨竊盜臨時拒捕傷非金刃又傷輕平復之首犯罪名反輕查搶奪本重於竊盜因竊盜旣經拒捕與搶奪無異是以不論搶竊傷非金刃又傷輕平復均發邊遠充軍今竊盜傷人已改新疆而搶奪傷人仍發邊遠似未平允應請將搶奪傷非金刃又傷輕平復之首犯比竊盜臨時拒捕傷非金刃又傷輕平復之首犯亦改爲發往新疆交該都統酌撥種地當差部議從之四十八年五月部議現奉新例旗人犯該刺字卽銷除旗檔以民人定擬除僅止搶竊並無逃罪自可遵照新例辦理外其逃竊並發核其竊罪僅止徒杖輕於逃罪者該犯係刺字銷籍之人既未便照二罪俱發以重論之律仍將該犯依旗人逃走例發往當差若略其逃罪以民人例計贓治罪而該犯所犯搶竊罪止徒杖者轉得免其發遣又覺

輕縱臣等伏思正身旗人理應守法當差顧惜廉恥乃敢於逃後搶竊及搶竊後復行逃走是其重疊犯罪自當一例從重辦理以昭懲創應請嗣後滿洲蒙古正身旗人逃後有犯搶竊及犯搶竊私逃同時並發核其搶竊贓數罪在流徒以下律應刺字者無論逃在一月內外俱照在京旗人逃走發遣當差在配怙惡不悛之例改發雲貴兩廣邊遠地方令地方官與民人一體嚴加約束至漢軍正身旗人但有犯應刺字者亦即照新例削除旗檔其逃竊治罪之處另有專條仍照漢軍本例定擬如此酌定條例庶旗人知立法綦嚴各知檢束不敢輕蹈法網而臣部辦理逃旗並犯搶竊之案亦可畫一遵循奉　旨依議

十月陝西按察使王昶奏查命案重犯脫逃所有承緝之州縣先於本境實力查拏並詢明踪跡無論隔府隔省差役攜帶通關密行偵緝及至初參限滿無獲之日造具事由清冊分咨各省通緝由近而及遠辦理實為周備但關緝隣省必先詢明該犯或有親戚可依或係舊時來往始可差役往關而兇徒既經竄逸凡有可以潛藏之地親隣保甲未必周知即屬無從關緝查命案初參以六個月為限屆時始造年貌事由清冊申詳督撫轉咨各省恐頑獷之徒早已乘閒遠颺而他省未接通咨該犯等往來道路何從一體盤查且限至半年為時既久該犯等遠適他方亦得從容藏匿及鄰省接有咨文緝捕而藏身既固更屬難於搜獲故雖有通緝之名並無通緝之實者職此之故臣詳加體察兇犯畏罪潛逃其形踪詭祕何所不至豈復論地之遠近況各省地方官雖閒有留心緝捕未奉通咨而獲破重案者然不過百之一二是以設為通緝以絕其逋逃之路但同一分咨與其咨緝於後而致輾轉潛逃何如咨緝於先而使剋期就獲請嗣後命案內遇有兇犯脫逃該州縣審明屬實即於初報時一面本地緝拏一面造具年貌事由清冊即詳請飛咨各省協同緝捕不必更俟至六個月初參之後始行通緝如此立時四面查拏不論何處道路關津俱有捕人稽察兇犯如敢往來既不難於弋獲且使兇惡之徒明知各處截留容身無地更不敢任意遠逃自可早為擒獲臣思地方遇有重案雖飛咨各省而承緝之限例綦嚴如果逾時不獲本地方官應得處分斷難稍貸自不敢因詳請通緝稍弛其查拏之責如盜案內有罪應重辟者照此辦理庶於緝捕之法益為周密部議從之

十一月部議查秋審竊盜滿貫一條約凡竊盜衙署倉庫餉鞘軍裝及將本章公文燒溺者乘人遭風失火肆竊者

蓄謀放火竊財者結夥入室肆行竊奪者考棚丟包撞騙者積匪滑賊犯竊多次者一夜連竊數家者奴僕忘恩負托勾引外賊及婢女同竊主財者竊盜軍流在配脫逃肆竊者僧道喇嘛回民番民結夥肆竊者店家船戶車夫脚夫鑽艙等賊積慣為匪貽害行旅者蓄意謀竊官員客商沿途潛行乘機竊取者犯案被獲扭鎖逃竄後肆竊者屢次搶竊贓俱滿貫者此等賊匪一經得財在一百二十兩以上俱屬情節較重歷年俱照例擬入情實其餘尋常鼠竊情節稍輕者擬入緩決今乾隆四十八年秋審　朝審內竊盜滿貫緩決之犯與竊盜三犯贓至五十兩以上緩決之犯應照例減等發遣查本年各省秋審內此二項賊犯共五十二名　朝審內二名俱經奉旨緩決在案相應恭摺具奏奉　旨依議

五十年二月部議向例八旗滿洲蒙古漢軍流徒罪俱分別折枷鞭責完結迨三十九年直隸總督周元理具奏審擬船戶劉治倫賣漕米一摺奉　上諭據周元理審擬劉治倫賣漕米發烟瘴充軍從犯分別擬徒一摺已批交該部核議矣其從犯方天禿聲明係旗人應折枷鞭責完結等語固屬照例辦理但同係旗人其間亦各有分別如果身居京師食餉當差在官執役之人身犯徒流等罪原可折枷完結若在屯居住及各處庄頭與民人混處日久卽與民人無異則犯法亦當與同科嗣後除京城之滿洲蒙古漢軍現食錢糧當差服役之人及外省駐防之食糧當差如犯徒流等罪仍照舊鞭責發落外其餘住居莊屯旗人及各處莊頭並駐防之無差使者其流徒罪名俱照民人一例發遣著為例當卽通行各省暨　盛京吉林等處查自四十年起至四十九年止　盛京各處軍流發遣者共二十二案實徒者一十六案查　盛京各處旗人與在京未屬不同京中旗人城居者多屯居者少當差者多閒居者少是以雖定有實發之例而實犯者無多若　盛京吉林等處旗人皆散處四鄉而城居者不及十分之一且差使限於定額不能人人挑補是屯居之無差使者實處於不得不然並非游隋偷安者可比偶爾犯法卽同民人一例實發將旗人之混入軍流民籍者日積益多且犯罪各有輕重若使尋常犯罪與寡廉鮮恥有玷旗籍者一例發遣亦覺漫無區別請嗣後旗人犯罪除在京八旗屯居及附近京城各處莊頭之無差使者其犯軍遣徒罪名俱照民人一例發遣外至東三省旗人有犯寡廉鮮恥身玷旗籍者始照例實發

其屯居之無差使者仍照舊例分別折枷鞭責完結奏　旨依議

三月部議據署川督保寧咨稱蒲江縣民曹履潔因大功服弟曹富潔圖姦伊媳杜氏未成該犯聞喊捕獲送官詎曹富潔以送官並無死罪將來定要殺害該犯怒其兇惡用繩纏頭項力拉斃命該督將曹富潔依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鬭殺論毆殺同堂大功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咨部又安撫書麟題太和縣民楊心悅因期親服弟楊永振圖姦大功孀嫂祝氏未成祝氏哭訴前情該犯理斥不服楊永振反持刀拚命該犯一時忿激拾斧毆砍殞命該撫將楊心悅依砍殺胞弟例擬絞監候二案皆係尊長因卑幼圖姦起衅有心致死情節相同辦理並未畫一查尊長圖產圖姦挾忿逞兇殺害卑幼者則按律擬絞秋審入於情實若尊長圖姦卑幼被殺死尊長者夾簽聲請蒙　敕下九卿覆議量予末減蓋律重倫常法寬義忿皆有成例可遵若尊長殺死卑幼者律無明條是以各省辦理未能畫一伏思尊長之於卑幼情親分尊有管教之責如卑幼罔顧倫理輒圖姦有服親屬瀆倫傷化已犯十惡內亂之條尊長訓責不服一時義忿因而致斃若亦照尋常謀故一律全科反置亂倫之罪於不問是殺由義忿之尊長與尋常故殺卑幼之尊長兩無區別請嗣後凡卑幼僅止爲匪不法及一切尋常干犯或尊長另有私嫌乘機殺害者仍照謀故本律各按服制辦理外如有卑幼圖姦有服親屬被尊長忿激致死審有確據者悉照罪人已就拘執及不拒捕而擅殺律無論謀故各按照服制俱以鬭殺定擬奏　旨依議

九月協辦大學士和珅等奏查向例流罪人犯如有中途在配脫逃被獲改發者均就其現配地方計程發配又免死減等流犯脫逃被獲者亦就其原配地方計程發配至附近改發近邊近邊改發邊遠邊遠改發極邊應由配所定地之處例無明文應將軍罪脫逃改發人犯均照流罪脫逃就配所改發之例由配所定地交刑部載入冊內若現配地方應配之所即係原籍相近之處而地處邊境再無別處可以改發者仍從其原籍改發倘原籍改發之所較原配相近則視其拏獲地方改發庶與五軍三流道里表所定遠近里數俱無違碍不致有應遠較近之弊奏　旨依議

九通分類總纂卷三十六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刑類十

守正

通典周代晉悼公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言終絳至授僕人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敢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秦商鞅著刑名書大略曰晉文將欲明刑於是合諸卿大夫於冀宮顛頡後至吏請其罪遂斷顛頡之脊人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脊以徇而況於我乎乃無犯禁者晉國大治昔周公誅管叔放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皆曰親屬昆弟有過不違而況疏遠乎故外不用甲兵於天下內不用刀鋸於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

漢文帝嘗行中渭橋有一人閒蹕匿橋下久以爲蹕過走出乘輿馬驚廷尉張釋之奏犯蹕當罰金帝怒曰賴吾馬和柔他馬已傷敗我廷尉乃罰金耶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爲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是法不信於民也帝良久曰廷尉當是後有盜高廟坐前玉環釋之奏當棄市帝大怒曰此人無道吾欲族之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恭承宗廟意也釋之曰議法者以逆順爲本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人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

後漢光武爲蕭王時在河北祭遵爲軍市令帝舍中兒犯法格殺之帝怒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之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也帝乃賞之以爲刺姦將軍乃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公等其餘重刑慎法執正御人類如是

文瀾書局石印

光武建武中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家奴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以奴驂乘宣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於帝帝怒召宣欲箠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爲治天下乎臣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不從帝强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强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時爲吏者趨於法矣

明帝時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帝問郭躬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無斧鉞何得殺人躬曰一統於督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爲斧鉞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問郭躬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當罰金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遷躬廷尉

章帝時侍御史寒朗與三府掾共按楚獄顔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等四人四人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時帝怒甚吏恐諸所連及一切陷之無敢以情恕者朗試以建等物色問忠平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罪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四侯無事何不早奏而久繫至今邪朗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奏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誠冀陛下一覺悟爾臣見拷囚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嫉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拷一連十拷十連百又陛下問公卿得失皆言舊制大罪禍九族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仰屋竊歎知其多冤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朗出後二日車駕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者千餘人

隋文帝開皇中大理掌囚來曠上封事言大理官司恩寬帝以曠爲忠直遣每朝於五品行中參見曠又告少卿趙綽濫免囚徒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又怒曠命斬之綽固爭以爲曠不合死帝乃拂衣入閤綽又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閤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爲大理少卿不能馭掌囚使曠觸挂天刑死罪一也囚不

合死而臣不能死爭死罪二也臣本無他事而謬言求入死罪三也帝解顏會獻皇后在坐命賜綽二金杯酒飲訖并以杯賜之綽因免死配徙廣州

大唐貞觀初太宗務止姦吏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饋絹一疋上怒將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此人受賄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是爲陷之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上納其言謂百僚曰矩廷折不肯面從天下何憂不治其年溫州司戶參軍柳雄於隋資妄加階級人有言之者上令其自首不首與爾死罪雄固言是眞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僞將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公法止合徒上曰我已與斷當與死罪胄曰陛下既付臣法司罪不至死不可酷濫上作色遣殺胄言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赦之仍謂之曰胄但能爲我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也

七年貝州縣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遵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畫一之理臣守職憲司不敢奉制

九月八日吏部尚書權檢校左武衛大將軍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右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合罪死無忌誤帶刀入徒二年罰銅二十斤大理卿戴胄駮之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爲誤耳臣子之於君父不得稱誤准律云供御湯藥食飲舟船誤 如法者皆死若錄功捨過非憲司所決若當罪據法罰銅未爲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法也何得以無忌一人國戚便欲阿之更令重議德彝執議如初胄又駮之曰校尉緣無忌致罪於法當輕若論其過誤則其情一也而死生頓殊敢以請乃免校尉死刑

其年九月盛開選舉或有僞爲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詐僞事洩大理少卿戴胄斷流上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擬賣獄乎胄曰陛下既付所司臣不虧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若順忿違信臣竊爲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

十一年五月內上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大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太宗然其言

由是失入者各依律文

十八年九月茂州童子張仲文忽自稱天子口署其流輩數人爲官司大理以爲指斥乘輿雖會赦猶斬太常卿攝刑部尚書韋挺奏仲文所犯止當妖言今既會赦准法免死上怒挺曰去十五年懷州人吳法至派入先置鉤陳口稱天子大理刑部皆言指斥乘輿羣斷處斬今仲文稱妖同罪異罰卿作福於下而歸虐於上耶挺拜謝趨退出自是憲司不敢以聞數日刑部尚書張亮復奏仲文請依前以妖言論上謂亮曰日者韋挺不識刑典以重爲輕朕時怪其所執不爲處斷卿今日復爲執奏不過欲自取剛正之名耳曲法要名朕所不尚亮默然就列上因之曰爾無恨色而我無猜心夫人君含容屈在於我可申君所請屈我所見其仲文宜處於妖言

上元三年九月左武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並爲斫昭陵柏大理奏遂欲破其產除名上特令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執奏稱不當死上引入謂曰善才斫陵上柏是我不孝必須殺之仁傑又執奏上作色令退仁傑進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爲難臣愚以爲不難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漢文帝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爭罪止棄市魏文帝將徙冀州士家十萬戶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今陛下不納臣言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也陛下作法懸之象魏徒流死罪具有差等豈有犯非極刑即令賜死法既無恆則萬姓何所措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爲始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一將軍千載之下謂陛下爲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詔殺善才陷陛下於不道上意乃解謂仁傑曰既能爲善才正我豈不能爲我正天下也

武太后時徐弘敏字有功延載初爲司刑寺丞時魏州人馮敬同告貴鄉縣尉顏餘慶與博州刺史虺沖同反餘慶博州人沖先放粟債於貴鄉百姓遣家人斂索託餘慶爲徵所得徵錢沖家人自買弓箭餘慶兼修啟狀於沖直敘寒溫幷言債負不可徵得敬同遂以此狀論告

武太后令殿中侍御史來俊臣就推俊臣所推徵債是實其弓箭非餘慶爲市遂奏餘慶與沖同謀反曹斷緣會永昌赦稱其與虺貞同惡魁首並已伏誅其支黨未發者將從原放遂准律改斷流三千里侍御史魏元忠奏餘慶爲

沔從頭叫契吼謀又通書敗即是支黨請處斬家口籍沒奉敕依有功執奏曰謀反大逆罪極誅夷於其施未可以謂
愆汙其宮室可以塞責今據餘慶罪狀頗與虺沖交涉爲沖理債違敕是情於沖致書往反爲驗既屬永昌恩赦在餘
慶罪即合原狀據永昌元年赦曰其與虺貞等同惡徒黨魁首既並伏誅其支黨事未發者特赦原謹詳魁首兩文在
制非無所屬尚書曰殲厥渠魁名例律曰造意爲首魁即其帥首乃原謀魁帥首謀已露者既並伏法支派黨與未發
者特從原宥伏請既標並字足明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發覺即爲支黨必餘慶是魁首當時尋已伏誅若從魁首
逃亡亦應登時追捕進則不入伏誅之例退則又異捕亡之流將同魁首結刑何人更爲支黨況非常之恩千載罕遇
莫大之罪萬死蒙生豈令支黨之人翻同魁首應生之伍更入死條嫉惡雖臣子之心好生乃聖人之德今赦而復罪
即不如無赦生而又殺則不如無生竊謂聖朝決不當爾餘慶請當依律斷爲支黨處流有功玉階具奏太后大怒抗
聲謂有功曰若爲喚作魁首有功對曰魁是大帥首是原謀太后曰餘慶可不是魁首有功又對曰若是魁首虺沖敗
日並合伏誅今赦後事彰只是支黨太后又謂曰違敕徵債與虺沖買弓箭何爲不是魁首有功又對曰違敕徵債誠
如聖旨所買弓箭狀不相關太后又謂曰二月與沖徵債八月又通書此豈不是同謀有功又對曰所通之書據狀是
寒溫其書搜檢不獲餘慶先經奏訖通書徵債只是支黨太后怒少解乃謂曰卿更子細勘問是支黨不是支黨奏來
當時百僚供奉及仗衞二三百人莫不股慄而有功神色不變奏對無差人皆服其膽力直而不撓
故左相蘇良嗣男踐言踐忠踐義推事使金吾將軍邱神勣奏稱請被法絞刑者奉敕依須又有敕蘇良嗣往者頻被
言告指驗非虛朕以其年逼桑榆情敦簪履掩其惡迹竟不發揚洎乎歸壤之辰爰備飾終之禮不謂因子重發逆蹤
所司執法論科請申毀柩之罰朕念勞志切惟舊情深是於罔殺之科特降非常之霈式延恩於朽骼俾流德於幽魂
特免斲棺之刑寬其籍沒之典者少卿郭奉一等所奏蘇良嗣作逆先死准敕免斲棺矜其籍沒其男踐言等緣坐既
在敕無文請准法處絞刑奉依者有功斷執奏曰踐言踐忠良嗣之子緣其父逆合坐絞刑但爲敕稱屈法申恩特降
非常之霈又言念勞志切惟舊情深特免斲棺之刑寬其籍沒之典兩節皆具特字信知恩是非常父免斲棺之刑子
無緣坐之死既寬籍沒之典理免收錄其家按名例律因罪人以致罪若罪人遇恩原減亦准罪人原減法又云即緣

坐家口雖配沒罪人先死者亦免斲棺爲其父逆因父致其絞刑父既得遇殊恩子便不拘常律䟽言等並即不合緣坐盡𨻳奏者奉敕踐言等條坐合死朕好生惡殺不忍加刑宜特免死配流逆人邱神勣弟神鼎并男晙被奴羊羔告反司刑司直劉志素推案奏稱神鼎身居文職黒褋子即是武夫之衣若不夙懷叛心擬投豫州無故不合輒造文燒卻反狀分明請付法者曹斷神鼎處斬家口籍沒者有功批云邱神鼎邱神勣之弟兄先反弟合沒官憑狀以推事跡可驗任原斷結理固難踰羊羔稱投豫州作兩箇皂襖假令是實終在赦前況乃作虛何以爲據往時縱犯今日方告准赦據敕不合推科使人爲鼎著皂衣將爲叛逆曹司以燒卻文狀處以叛謀切尋此途頗傷苛酷且衣之五采隨人好尚武夫一著豈限元黃燒書雖匪赦前推勘須窮窟穴或言周易或道卜書既云抛著厠中又云鼎自裂破書既爲標便非反書必是反書書論何事爲是簿帳爲是讖圖竟不甄明遂無承款即處以斬乃籍沒其家請更詳審務令允當者劉志素又批神鼎反逆夙蘊包藏非只一途豈惟今日虺貞豫州作逆之歲於時秩滿神泉准其家在西京言旋即合歸舍爲與虺貞相應迂水道下嘉州更至荆襄路過淹留遂經一歲當聞豫州起逆星夜即向唐州接制河界首於懸泉館遂共男晙俱作黑褐褋子擬充戰服即明事相應接及聞貞敗星夜走來神都即將褋子布施天宮寺明知原來所造緣反近以兄勣反彰之後復燒卻反逆文書此反不誅誰反合殺況又至澤哀矜重令來中丞推覆送奴問鼎勘接逾明論其本愆辜當萬死徐堅內縱姦蘭外詐平反奉敕令推反人得實寧敢隱默者又曹依前斷者舉申秋官詳議者符下員外郎思齊判凡斷刑名須得指實朦朧作狀斟酌結刑司刑此申過爲非理欲令集議須審議由狀未指歸遣議何事仰尋所推之捉取堪憑信之由處分訖申者曹斷又依前者有功又批赦前縱實合免恩後謀狀未分不反何爲燒書法家無文臆度使人的知是反鞫按何不具言當時按狀朦朧奏後方便鄒略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王法須平居輕無宜入重恐乖泣辜之惠方虧祝網之慈在愚所須請更商度者劉志素又批神鼎謀反與虺族同謀包藏日深又共逆黨連結有功侮文弄法黨逆不忠越退欲縱反人每事唯希僥倖不尋按狀孟浪即批批即不據科條法外豈得依允惟據志素所批之狀與有功意故縱逆人之平郎請申秋官及臺集眾官議奉敕依得春官員外郎楊思雅等一百十七人依志素議以緣坐爲允又得夏官尚書楊

執柔等百二十二人等議並無反狀准更差明使推准議狀奏請差五品使推事使杜無二奏無反狀准赦例處分釋放

汾州司馬李思順臨川公德懋之子也被韋秀告稱思順共秀竊語云汾州五萬戶管十一府多尚宿宵好設齋解大雲經上道理復思順好李三五年少思順恰第三兄弟五箇者監察御史李恆等奏稱據思順潛謀逆節苞藏禍心研覈始引唐興辯占復承齋讖請從極法奉敕依奏者司直裴談斷處斬刑家口籍沒者主簿程仁正批合從妖處絞只向韋秀一人道狀當不滿眾合斷三千里者裴談又判請依前斷錄奏者焦元亶判退司寺官卻議者有功議曰謀危社稷罪合反條自述休徵坐當妖例反依斬法妖從絞論律著成文犯標定狀狀在事難越狀文存理無棄文若違狀以結刑舍文而斷獄警乘馬不俟銜勒遏流不用隄防今判官處以反謀司直批從妖說不恥下問竊欲當仁李思順解大雲經韋秀稱共竊語私解明非眾說竊語不合人知虛實唯出秀辭是非更無他證縱解三五年少只是自述休徵既異結謀之蹤元非背叛之事即從叛逆籍沒其家使是狀外棄文豈曰文中據狀請依程仁正批妖不滿眾處流三千里焦元亶判其申秋官請議者右臺中丞李嗣等二十八人議稱請依王行感例流二千里庶存畫一者留守司府卿丁思言等六十三人議稱依徐有功議者錄奏敕思順志懷姦慝妄說圖讖唯其犯狀合寘嚴刑為其已死特免籍沒者緣有功議遂免沒家

推事使顧仲琰奏稱韓純孝受逆賊徐敬業偽官同反其身先死家口合緣坐奉敕依曹斷家口籍沒有功議按賊盜律謀反者處斬者正為身存身亡即無斬法緣坐元因處斬無斬豈合相緣緣者是緣罪人因者為因他犯非已所犯例是因緣所緣之人先亡所因之罪合滅合滅止於徒坐徒坐頻會鴻恩今日卻斷沒官未知據何條例若情狀難捨敕遣戮屍除非此途理絕言象伏惟逆人徐敬業同柳明肅之輩身先殞沒不許推尋未敢比附敕文但欲見其成例勘當倘猶不許家口寧容沒官申覆依有功所議斷放此後援例皆免沒官者三數百家

推事使奏瀛州人李仁恆等三十七人被告稱謀反曹斷並處斬父母妻子流三千里有功執曰元淑里正元得戶人緣祖分事因相告言或以反逆相喚或將奔叛相牽反逆須有同謀奔叛寧無叶契無謀無契口語口陳即以實

論頗亦苛酷槍𢶡元無影響星文本自參差縱使實有反言只恨換其宗姓因恨稱有正是口陳徒侶絕無明非實反賊盜律云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眞實之計流三千里疏云口陳欲反者杖八十准依告狀並是口陳之言原究犯情皆非心實之計忝居商度用此當宜如不使推請從鄙見將或未允終須重推錄奏敕依得宗君哲狀稱無反可尋請依徐丞見流三千里奉敕依會赦免

御史郭弘霸奏宕州刺史皇甫懷節爲芳州司倉薛瓌所告稱共芳州刺史李思徵謀反曹斷處斬籍沒者有功批執曰思徵芳部宣條懷節宕州分竹爰因羌叛奏使討擒暫見思徵屏人共語即疑懷節與徵同謀同謀須連謀由共語當論語狀語既無狀謀又無由思徵伏誅一無牽引薛瓌陷辟方始言瓌元共徵同情懷節復與徵連結節當共徵私語語狀在瓌合知徵在不知語由徵死誰明反狀有比州刺史奉敕討羌白日入州官人參謁暫與思徵相見遂即平章反謀察獄以情未聞此理羌走出界無賊可擊所領之兵更留何用爲此放散致將爲反節實擬反更須發兵成集之兵何須放卻非誣之狀於此更明懷節據狀無反請差使推鞫無反爲發兵遲斷爲官當會赦總免

推事左臺監察御史盧僎奏稱告事人問趙推之得欵唐子產與推之手狀遣告長孫仲宣實不知事由者依問唐子產得欵與推之手狀令告仲宣宅中私置爐擬打鎗稍謀反是實其長孫仲宣是子產親舅爲子產先與三舅庶幾妻成蹊私通仲宣既知即罵辱子產爲此誣告者曹斷准律誣告謀反大逆者斬從者絞又條云放令人告事虛應反坐得實應賞皆以告者爲首教令爲從推之爲首處斬子產爲從處絞推之在禁告密因得引見遂訴枉屈武太后曰趙推之得唐子產手狀即告今子產引虛自是子產之罪何得枉斷殺推之宜令停決正斷奏聞者有功畫執曰推之所告反由元於子產處得奉敕勘當具狀是誣付法科繩已斷處斬奏書臨決恩旨遣停聖上爲子產引虛則將推之枉死但教令告事律著正文告者爲首教者爲從若其事虛受責推之合當重科如其反實論功子產纔蒙薄賞律開此條本防避罪爭功在於憲司固當守文奉法奉敕依奏遷有功爲侍御史

長壽二年有敕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應免死罪者皆限赦後百日內自首如其不首依法科罪者有功以爲犯罪未發許首而原豈有未發之罪要令百日自首不首依法科罪深以爲不便乃奏曰周易云雷雨作解君子以赦

過宥罪論語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今陛下播非常之恩寬殊死之罪已發覺者咸赦除之是啟其改過之心通其自新之路何容赦前未發覺之罪赦後必須令其自首且鬬訟律云以赦前事告言者以其罪罪之若使無人告言所犯終無自發如告赦前之罪准律以罪罪之今赦前之事罪不自首者還依律法論科即國家肆眚之恩徒自頒於天下便是萬萬有罪一罪不霑雖密雲有需於四郊甘雨莫滋於南畝臣愚竊爲陛下不取經圖長久深爲未便臣忝當耳目之地謬處駁正之司知無不爲正在今日特乞天恩將臣所見付羣官集議商推利害之狀具行藏之理奏聞庶刑獄不煩人無怨黷太后曰前代帝王可即能達道理自我作古所奏不須有功奏曰陛下聖斷所稱自我作古臣即不敢然臣請付羣臣集議未知許議否太后曰令五品以上議奏時人皆歎其忠諫有功前後執正大獄凡有六七百家以此頻被推彈亦經數四對答並是理直咸得無罪

神龍元年正月韋月將上變告武三思謀逆中宗大怒命斬之大理卿尹思貞以發生之月執奏以爲不可行刑竟決杖流嶺南三思令所司因以非法害之思貞又固爭之三年節愍太子之誅武三思事變之後其詿誤者並配流未行有韋氏黨密奏請盡誅之上令鞫斷大理卿鄭惟忠奏曰今大獄始決人心未寧若更改推必遞相驚恐反側之子無由自安遂令依舊斷開元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敕朝堂杖之黄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御史司憲清望耳目之官有犯流當即流不可決杖可殺而不可辱也十年八月冀州武强縣令裴景僊犯乞取贓積五千匹事發上大怒令集衆殺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曰景僊緣是乞贓罪不至死又景僊曾祖故司空寂往昔締構首參元勳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誅夷唯景僊獨存今見承嫡據贓未當死坐准犯猶入議條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願寬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則舊勳不棄平典斯允手詔不許朝隱又奏曰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覓爲贓數千匹止當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當加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僊命射兔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逆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恆又景僊曾祖寂定爲元勳恩倍恆數若寂勳都棄僊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垂天德遂決一百流配

續通典唐肅宗至德二年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帝以其善用礮敕免死以白衣於陝郡效力中書舍人賈至持詔不卽行上表言去榮無狀殺本縣令而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然則他無去榮者何以亦能堅守乎若以能用礮石卽免誅死今諸軍技藝絕倫者其徒實繁必恃其能所在犯法又將何以止之太子太師韋見素等亦以爲於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寬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願陛下守貞觀之法

德宗時郭子儀壻太僕卿趙縱爲奴告下御史劾治奴留內侍省宰相張鎰言貞觀時有奴告主反者太宗曰謀反理不獨成當有他人覺發何藉奴告乃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淩上教本修而悖亂不作頃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坐譴遂使輿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詔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法今縱事非叛逆而奴留禁中縱獨下獄情所不厭帝命貶縱官奴杖死實參爲大理司直婺州刺史鄧珽坐贓八十餘貫珽與執政有舊以會赦欲免徵贓詔百僚雜議多希執政旨參獨堅執珽竟伏法徵贓杜亞爲東都留守盜劫輸絹于洛城北亞惡大將令狐運適運與其部下畋北郊亞意其爲盜執訊之連繫者四十餘人亞將逞其宿怒且以得賊爲功上表指明運盜之狀帝信而不疑宰臣以獄大宜審奏請覆治命侍御史李元素就鞫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而還亞大驚且怒親追送馬上責之元素不答亞遂上疏誣搆元素及復命言未畢帝怒曰出俟命曰臣未盡詞帝又曰且去曰臣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詞帝意稍緩乃備述運冤狀帝始悟後數月果得眞盜京兆尹李充有美政裴延齡惡之誣劾充比陸贄數遺金帛當抵罪又乾沒京兆錢六十八萬緡請付比部鉤校時郎中崔元翰怨贄揣延齡指逮繫榜掠甚急內以險文刑部侍郞奚陟持平無所上下且言京兆錢給縣館傳餘以度支符用度略盡充旣免元翰不得意以恚死

憲宗朝江西觀察使裴堪奏虔州刺史李將順贓狀朝廷不覆按遽貶將順道州司戶尚書左丞呂元膺封還詔書奏曰縱堪辭足信亦不可爲天下法請發御史按問宰臣不能奪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邽令裴寰不爲禮因搆寰出醜言送詔獄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婉辭諍帝怒未置御史中丞裴度見延

英帝恚曰寘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寘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寘爲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霽乃釋寘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京兆尹許孟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轂當爲陛下抑豪强錢未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浮屠鑒虛者自貞元中關通賂遺倚宦豎爲姦會坐于頔杜黃裳家事逮捕下獄御史中丞薛存誠窮劾之得贓數十萬當以大辟權近更保救于帝有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詣臺諭曰朕須此囚面詰非赦也存誠奏曰獄已具陛下必欲召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鑒虛卒抵死

穆宗長慶中裴潾爲刑部郎中有前率府倉曹曲元衡杖殺百姓柏公成母法官以公成母死在辜外元衡以父蔭當贖罪徵銅公成私受元衡資貨母死不聞公府理官亦以經恩免罪潾議曰典刑者公柄也在官得施於部屬之內元衡身非在官公成母非部屬而擅憑威力橫加殘虐豈合拘於常典公成取貨於讐利母之死悖逆天性尤所必誅奏上敕元衡杖六十配流公成論死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賂中人爲之援解御史中丞牛僧孺堅執不回帝面諭之曰直臣事雖僁失然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死何如僧孺曰凡人不才止於持祿取容耳帝王之法束縛姦雄正爲才多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況直臣小才何爲屈法哉上嘉納之文宗太和五年鄭注搆宋申錫獄捕逮倉卒事由內出無可證驗右散騎常侍崔元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覆數百言帝未喻元亮置笏在陛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寘於法今殺一凡庶當稽典律況欲誅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不爲申錫言也俯伏流涕會大理卿王正雅與京兆尹崔琯亦上疏言宜得告事者考驗其辭狀以聞注等憚之由是獄稍解六年濮州掾崔元武受吏而又率屬邑奉錢增私馬估售官疊三罪計絹百二十疋大理斷三犯以重者論抵入私馬爲重止削三官刑部覆訊當流未決天平節度使殷侑奏三犯不同坐所重準律枉法十五疋上絞頻犯者累科元武犯皆枉法當死詔如部議元武決杖流賀州帝嘉侑守法進刑部尚書

武宗會昌中澤潞平朝議以劉從諫妻裴氏爲裴問之妹欲原之初從諫死稹叛裴以酒食會潞州將校妻子泣告以固逆謀法司請從重典刑部侍郎劉三復奏曰從諫包藏禍心蹟狀顯著人臣叛逆合有三族之誅阿裴已不得免於極法又況從諫死後主張狂謀罪狀非一稹年幼小逆節未深裴爲母氏宜誘說忠孝之道開陳禍福之原而乃激厲凶黨膠固叛心廣招將校之妻儼開酒食之晏號哭以激衆意贈觧以結羣情遂使叛黨稍不捨之誅擧童延必死之命以至周歲方就刑誅此阿裴之罪也雖以裴問之功或希減罪而國家有法難議從輕夫管叔周公親弟也有罪則除以周公之賢尚不赦兄弟之罪況裴問之功效安能破朝廷之法耶據阿裴廢臣妾之道懷逆亂之謀裴問如周公之功尚合行周公之戮況于朝典固在不疑阿裴乞準法從之

宣宗大中中韋澳爲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他日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寘之法帝曰可貸否對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于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爲輸租乃免

後唐明宗時汴州倉吏七十二人定贓應死分戮於三市史彥瓊爲汴州牙校舊將之子石敬瑭之戚屬王建立奏希免死帝曰王法無親豈可私徇乃皆就戮呂琦爲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河陽主藏吏盜所監物下軍巡獄獄吏尹訓納賂反其獄其家訴于朝下御史臺按驗得訓贓狀奏攝訓赴臺訓爲安重誨所庇不與琦請不已訓懼自殺獄乃辨蒙活者甚衆

晉開運初張仁愿再爲大理卿開州刺史王澈犯贓朝廷以澈功臣子欲宥之仁愿累執奏不移竟伏法

宋太祖朝馬仁瑀爲瀛州防禦使兄之子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自言非有憾也過誤爾願以過失傷論仁瑀曰我爲長吏而兄子殺人此乃恃吾勢橫恣耳非過失也豈可以己之親而亂國法哉卒論如律淳化中張詠知銀臺封駮司張永德爲并州帥有小校犯法笞之至死詔按其罪詠封還詔書且言陛下方委永德邊任若以一部校故摧辱主帥臣恐下陵上自此始太宗不從未幾果有營卒脅訴軍校者詠復引前事爲言太宗乃改容勞之澶淵之役諸將臨敵退衄眞宗已詔貸罪議者以爲敗軍之將當誅帝惑以問殿前都指揮使高瓊對曰罪誠當誅然

陛下去歲已釋其罪今復行之非信也又方屯諸路非時代易臣恐衆心疑懼乃止違制之法向無故失率坐徒二年王曾知審刑院請分故失非親被制書者止以失論帝不悅曰如是不復有違制者曾曰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矣自是違制遂分景德中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宰相王旦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于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跡寧知非天譴耶帝從之當坐者皆免王質知廬州日有盜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置於法大理駮曰法當原質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既獲而又原則公行為盜而第殺一人既得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為盜苟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也疏三上貶監靈仙宮仁宗時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實不付有司議法諫官王贄言情有輕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於聖斷前後差異有傷政體刑法之官安所用哉請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詔可沈德妃之弟惟恭樂安郡主之壻張承衍同管句會靈觀䙰黜惟恭蔡州承衍汝州妃主交為言乞留京師帝曰已行之命為貴戚所回則法徒設矣命趣行周敦頤為南安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而轉運使欲深治之敦頤爭不勝投其告身以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轉運使感悟囚卒不死神宗以韓晉卿為大理正晉卿自仁宗朝已典訟臬時朝廷有疑議輒下晉卿雜議開封民爭鵪殺人王安石以為盜拒捕鬭而死殺之無罪晉卿曰是鬭殺也登州婦人謀殺夫郡守許遵執為按問安石復主之晉卿曰當死事久不決爭論盈廷終持之不肯變故事大理開封斷獄得請實蔽罪其後任情棄法法益不用哲宗時開封少尹虞奕言廷尉持天下平京師諸夏本法且不行何以示萬國請自今非情法實不相當毋得輒請從之高宗紹興初張九成為鎮東軍僉判民冒鹾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詔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宗臣怒九成即投檄歸孝宗時李浩知台州事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權門囊橐為姦事覺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孥權貴人教其家訟冤且誣浩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擠之疏方上權參政劉珙越次奏曰李浩為郡獲罪豪民為其所誣臣考其本末甚白帝顧曰守臣不畏彊禦豈易得耶且問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猶欲還憲所沒貲帝批其後曰台州所斷至甚允當鄭憲家貲永不給還流徙如故明年大理奏

結他獄帝顧輔臣曰棘寺官須得剛正如李浩者爲之已而卿缺曰無以易浩遂除之程迥知隆興府進賢縣省符下知平江府王佐決陳長年輒私賣田其從子愬有司十有八年母魚氏年七十坐獄廷辨按法追正令候母死服闋日理爲已分令天下郡縣視此爲法迥爲議曰天下之人孰無母慈子若孫宜定省温凊不宜有私財也在律別籍者有禁異財者有禁當報牒之初縣令杖而遣之使聽命於其母可矣何稽滯偏愬有司而達於登聞院乎春秋穀梁傳注曰臣無訟君之道爲衞侯鄭與元咺發論也夫諸侯之于命大夫猶若此子孫之於母乃使坐獄以對吏愛其親者聞之不覺泣涕之橫集也按令文分財產謂祖父母父母服闋已前所有然則母在子孫不得有私財借使其母一朝盡費其子若孫亦不得違教令也既使歸於其母其日前所費乃卑幼輒用尊長物法須五年尊長告乃爲理何至豫期母死又開他日爭訟之端也抑亦安知不令之子孫不死於母之前乎守令者民之師帥政教之所由出誠宜正守令不職之愆與子孫不孝之罪以敎天下之爲人母者寧宗時董槐爲廣德軍錄事參軍民有誣富人李桷私鑄兵器結豪傑以應李全郡捕繫之獄槐察其枉以白守守曰爲反者解說族矣槐曰吏明知獄有枉而擠諸死地以傅於法顧法豈謂諸被告者無論枉不枉皆可殺乎不聽頃之守以憂去槐攝通判州事歎曰桷誠枉今不爲出之生無繇矣乃爲翻其辭明其不反書上卒脫桷獄

遼天祚初窮治耶律伊遜黨有司不以爲意御史中丞耶律啥哩上書曰恩賞明則賢者勸刑罰當則姦人消二者既舉天下不勞而治伊遜竊權肆惡不勝名狀蔽先帝之明誣陷順聖搆害忠讜敗國罔上自古所無賴廟社之休陛下獲纂成業積年之冤一旦洗雪正陛下英斷克成孝道之秋如蕭德勒台實伊遜之黨耶律赫嚕亦不爲早辨賴陛下之明遂正其事臣見陛下多疑故有司顧望不切推問伊遜在先帝朝權寵無比先帝若以順考爲實則伊遜爲功臣陛下安得立耶先帝黜逐孽后詔陛下在左右是亦悔前非也陛下詎可忘父讐不報寬逆黨不誅今靈骨未獲而求之不切傳曰聖人之德無加於孝昔唐德宗因亂失母思慕悲傷孝道益著周公誅飛廉惡來天下大悅願陛下下明詔求順考之瘞所盡收逆黨以正邦憲快四方忠義之心昭國家賞罰之用然後致治之道可得而舉矣

金世宗大定初嘗命左衞將軍達巴勒求良弓達巴多自取及護衞入直者多以己意更代護衞羅索以告命點檢司按鞫達巴妹入宮爲巴哩達巴因內侍僧爾謂巴哩曰我無罪問事者迫我誣服耳巴哩以聞命杖僧爾百出達巴爲隴州防禦使四年上謂宰相曰權勢之家親識訴訟請屬官吏往往屈法伸情宜一切禁止九年高德基爲刑部尚書有犯罪當死者宰相欲從末減德基曰法無二門失出猶失入也不從及奏帝是刑部議因召諸尚書諭之曰朕即位已來以政事與宰相爭執是非者德基一人而已自今部上省三議不合即具以聞十五年唐古部族節度使伊喇摩多之子殺其妻而逃帝命追及既獲皇姑梁國公主請赦之帝乃曰公主婦人不識典法罪尚可容摩多請託至此豈可貸宥并罪之二十五年后族有犯罪者尚書省引八議奏帝曰法者公天下持平之器若親者犯而從減是使之恃此而橫恣也昔漢文誅薄昭有足取者前二十年時后族濟州節度使烏凌阿綽嘗犯大辟朕未嘗宥今乃宥之是開後世輕重出入之門也宰臣曰古所以議親尊天子別庶人也帝曰外家自異於宗室漢外戚權重致移國祚朕所以不令諸王公主有權也夫有功於國議勳可也至若議賢既曰賢矣肯犯法乎脫或緣坐則固當減請也二十六年遂奏定太子妃大功以上親及與皇家無服者及賢而犯私罪者皆不入議帝曰法有倫而不倫者其改定之帝又謂宰臣曰親軍雖不識字亦令依例出職若涉贓必痛繩之太尉左丞相克寧曰依法則可帝曰朕於女直人未嘗不知優恤然涉於贓罪雖朕子弟亦不能恕太尉之意欲姑息女直人耳知大興府事赫唅哩執中坐贓命吏部侍郎李仲略鞫之罪當削解權要競言太重帝意頗惑仲略奏曰教化之行自近者始京師四方之則也郡縣守令無慮數百此而不懲何以勵後況執中凶殘很愎慢上虐下豈可宥之帝曰卿言是也將陵主簿高德溫大收稅戶米逮御史獄具二法上帝怒責御史大夫張汝霖曰朕以卿爲公正故登用之德溫有人在宮掖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宮掖之私撓法耶不謂卿等顧徇如是

宣宗興定時伊爾必斯爲右副元帥備潼關次澠池兵潰伊爾必斯變易姓名與其妻之妹赫舍哩氏及僕婢三人亡匿柘城縣民舍既而赫舍哩氏爲其姑所捕執伊爾必斯妻子亦在京師有司請窮治蹤跡詔令自出特赦死伊爾必斯乃使其子上書請圖後效御史中丞完顏伯嘉奏曰古之爲將者進不忘死退不避罪伊爾必斯膺國重寄

握兵數萬未陳而潰委棄虎符既不克援枹鼓以死敵又不能負斧鑕而請罪逃命竄伏猥居里巷挾匿婦人為此醜行聖恩寬大曲貸其死自當奔走闕庭惶恐待命乃安坐要君略無忌憚跡其情罪實不容誅此而不懲則朝綱隳矣乞尸諸市以戒為臣之不忠者按法莫重於失律罪莫大於無君伊爾必斯喪師亡命蒯瑞悖慢雖梟磔不足蔽辜乃宣宗是伯嘉之奏終以先有赦令僅予除名亦失政刑之甚矣

哀宗正大二年內族旺嘉努故殺鮮于主簿權貴多救之帝曰英王朕兄也敢妄撻一人乎朕為人主敢以無罪戮一人乎國家衰弱之際生靈幾何而族子恃勢殺一主簿吾民無主矣即命斬之劉肅為尚書省令史時盜內藏官羅及珠盜不時得逮繫貨珠牙儈及藏吏誣服者十一人刑部議皆寘極刑肅執之曰盜無正贓殺之冤帝怒有近侍夜見肅具道其旨肅曰辨析冤獄我職也惜一已而戕十一人之命可乎明日詣省辨愈力右司郎中張天綱曰吾為汝具奏辨析之帝悟囚得不死

元世祖在潛邸時分地在關陝奏以廉希憲商挺宣撫陝西以趙良弼參議司事阿勒達爾當國憚世祖英武譖於憲宗即命為陝西行省左丞相劉太平參知政事鉤校京兆錢穀鍛鍊羣獄死者二十餘人眾皆股栗良弼力陳大義詞氣懇款二人卒不能誣故宣撫司一無所坐中統三年趙炳為刑部尚書兼中書省斷事官時有攜妓登龍舟者即按之以法未幾其人死其子犯蹕訴冤詔讓之炳曰臣執法尊君職當為也帝怒命之出既而謂侍臣曰炳用法太峻然非徇情者王磐為眞定順德等路宣慰使邢水縣達嚕噶齊蒙古岱貪暴不法縣民苦之有趙清者發其罪既具伏矣適初置監司其妻懼無以滅口召家人飲酒至醉以利啗之使夜殺清清逃獲免乃盡殺其父母妻子清訴諸官官蔽蒙古岱不為理又欲反其獄磐竟奏寘諸法籍其家以半給清郡有西域大賈稱貸取息有不時償者輒寘於家拘繫搒掠且恃勢干官府直來坐廳事皆指麾自若磐大怒叱左右捽下箠之數十時府治寓城上即搒諸城下幾死郡人稱快至元初奸臣阿哈瑪特領左右部專總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覆眾畏其權莫敢問平章政事廉希憲窮治其事以狀聞杖阿哈瑪特罷所領歸有司帝諭希憲曰吏廢法而貪久矣自卿等為政朕無此憂言者訟宰相史天澤親黨布列中外威權日甚詔罷天澤政事待鞫希憲謂天澤無肆橫不臣狀力爭帝前帝良久曰卿且退朕思之明日召希憲諭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又有訟四川帥奇徹者帝敕中書急

遣使誅之明日希憲覆奏帝怒曰尙爾遲迴耶對曰[illegible]

對然後明其罪於天下爲宜詔遣使者按問事竟無實徵得免參議樞密院事費正寅平素憸狡有告其罪者詔丞相錫律與侍御史張雄飛雜治之請託交至雄飛獨無所顧盡發其罪狀并其黨與皆伏誅嗣左遷同知京兆總管府事宗室公主有家奴逃渭南民閒爲贅壻主適過臨潼識之械其奴并奴妻及妻父母盡沒其家貲雄飛與主爭辯其詞色俱厲主不得已悉還而遣之但挾其奴以去入爲兵部尙書平章阿哈瑪特在制國用司時與伊瑪都鼎有隙至是羅織其罪同僚爭相附會雄飛不可曰所犯在制國用司時平章獨不預耶衆無以答秦長卿劉仲澤亦以忤阿哈瑪特皆下吏欲殺之雄飛持之甚力阿哈瑪特使人啗之曰誠能殺此三人當以參政相處雄飛曰殺無罪以求大官吾不爲也阿哈瑪特怒出爲澧州安撫澧有巨商二人犯匿稅及毆人事僚佐受賂欲寬其罪雄飛繩之急或曰此細事何執之堅雄飛曰吾非治匿稅毆人者欲改宋弊政懲不畏法者爾是時四方多盜詔犯者皆殺無赦所在繫囚滿獄因符寶郎董文忠言乃革其令（具刑制篇）或告漢人毆傷國人及太府監屬盧甲盜剪官布帝怒命殺以懲衆文忠言今刑曹於囚罪當死者已有服辭猶必詳讞是豈可因人一言遽加重典宜付有司閱實以俟後命乃遣文忠及近臣圖們分覈之皆得其誣狀帝因責侍臣曰方朕怒時卿曹皆不敢言非文忠開悟朕心則殺二無辜之人必取議中外矣詔悉原免并賜文忠金尊以旌其直二十年江淮行省宣慰使都顯李兼愬平章蒙古台不法事有詔弗問以顯等付蒙古台鞫之繫於獄必抵以死行臺監察御史申屠致遠慮因浙西知其冤將繼之蒙古台脅之以勢致遠不爲動親脫顯等械俾從軍自贖僧格當國治書侍御史陳天祥使湖廣劾平章約蘇穆爾僧格摘其疏中語誣以不道奏遣使往鞫臺中咸憚往致遠慨然請行比至累章極論其誣僧格方促定天祥罪聞致遠章乃氣沮有小吏誣告漕臣劉獻盜倉粟僧格方事聚斂衆阿其意鍛鍊誣服刑部尙書理智理咸曰刑部天下之平今輦轂之下漕臣以冤死何以正四方乎即以實聞以是忤僧格出爲江東道宣慰使二十四年分中書爲尙書省僧格引用黨與鉤考天下錢糧凡阿哈瑪特時積年負逋舉以中書失徵奏誅二參政行省乘風督責尤峻主無所償則責及親戚或逮繫隣黨械禁搒掠民不勝苦自裁及死獄中者以百數中外騷動廷臣顧忌皆莫敢言利

文瀾書局石印

用監徹爾具陳僧格姦貪誤國害民狀辭語激烈帝怒謂其毀詆大臣失禮體命左右批其頰徹爾辨愈力於是帝大悟誅僧格枉繫者始得釋其黨人納蘇拉鼎等既誅帝以實都長於理財欲釋不殺平章政事布呼密力爭之不從日中凡七奏卒誅之圖圖爾哈求欽察之爲人奴者增益其軍而多取編民中書僉省王遇驗其籍改正之圖圖爾哈遂奏遇有不臣語帝怒欲斬之布呼密諫曰始令以欽察之人奴爲兵未聞以編民也萬一他衛皆倣此戸口耗矣若誅遇後人安肯爲陛下盡職乎帝意解遇得不死成宗即位聽斷明果多采布呼密之言西僧爲佛事請釋罪人祈福謂之圖魯木豪民犯法者皆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者西僧請被以帝后御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布呼密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無使布呼密知今聞其言朕甚媿之有奴告主者主被誅詔即以其主所居官與之布呼密曰若此必大壞天下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爲追廢前命大德七年左丞相達爾罕言僧人修佛事畢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妾殺夫者悉皆指名釋之生者苟免死者負冤於福何有帝嘉納之十一年詔行世祖時條格中書省臣言法者譬之權衡不可偏重世祖已有定制自元貞已來以作佛事之故放釋有罪失于太寛故有司無所遵守今請凡内外犯法之人悉歸有司依法裁決制可仁宗延祐時雲南行省右丞賽音濟勒威有罪國師綽斯嘉旺札勒奏請釋之帝斥之曰僧人宜誦佛書官事豈當預耶不聽又參議中書省事奇實堅坐鬻官刑部以法當杖太后命笞之英宗爲皇太子奏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示天下以公也卒正其罪皇姊大長公主僧格喇實作佛事釋全甯府重囚二十七人敕案問全甯守臣阿從不法仍追所釋囚還獄巴爾斯濟蘇下獄帝謂左右曰法者祖宗所制非朕所得私巴爾斯濟蘇雖事朕日久今既有罪當論如法文宗至順二年約爾珠爲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事有誣告富民負永甯王官帑錢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使至江西約爾珠曰事涉誣罔不可奉命僚佐重違宰臣意約爾珠曰民惟邦本傷本以斂怨亦非宰相福也令使者以此意復命時雅克特穆爾爲丞相聞其言感悟命刑部詰治得誣罔狀罪誣告者若干人宰相以奏帝嘉之順帝至元四年有婦宋娥者與鄰人通鄰人謂娥將殺而夫娥曰張子文行且殺之明日夫果死跡盜數日娥始以張子文告其姑五府官以爲非其殺且既經赦宥宜釋之御史札

實曰張子文以爲娥固許之矣且娥夫死及旬乃始言之是娥與張同謀度不能終隱故發之也豈赦可釋哉樞密判官曰平反活人陰德也御史勿執常法扎實曰是謂故出人罪非平反也且公欲種陰德于生者奈死者何乃獨上議刑部卒正娥罪五年歸暘僉河南廉訪司事行部西京以法繩趙王府官屬之貪暴者王三遣使請暘不爲動九年臺臣議贓吏遭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都事成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方以孝治天下寍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議遂寢

明太祖洪武初御史中丞劉基謂宋元寬縱今宜肅紀綱令御史糾劾無所避時帝幸汴梁宿衛侍官有過者皆啟皇太子置之法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抵罪左丞相李善長素暱之請緩其獄基不聽馳奏報可方祈雨即斬之八年鳳陽宮殿成帝坐殿中若有人持兵鬭殿脊者善長奏諸工匠用厭鎮法帝將盡殺之工部尚書薛祥爲分別交替不在工者並鐵石匠皆不預活者千數營謹身殿有司列中匠爲上匠帝怒其罔命棄市祥在側爭曰奏對不實竟殺人恐非法得旨用腐刑祥復徐奏曰腐厥人矣莫若杖而使工帝然之九年詔官吏有罪者笞已上悉屯謫鳳陽至萬數陝西按察司僉事韓宜可疏爭之曰刑以禁淫慝一民軌宜論其情之輕重事之公私罪之大小今悉令謫屯此小人之幸君子殆矣乞分別以協衆心帝嘉納之英宗正統中法司因旱恤刑有王綱者惡逆當辟或憫其少欲緩之吏部左侍郎魏驥持不可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此故也獄決而雨降孝宗弘治末年刑部尚書閔珪讞獄忤旨久不下帝與兵部尚書劉大夏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效忠珪所爲無足異帝曰且道自古君臣曾有此事否對曰臣幼讀孟子見瞽瞍殺人臯陶執之之說珪所執未可深責也帝頷之明日疏下遂如擬世宗即位七月因日精門災疏理寃抑命再問緩死者三十八人而廖鵬王瓛齊佐等與焉給事中李復禮等言鵬等皆江彬錢寍之黨法所必誅乃令禁之如故嘉靖初年革錦衣傳奉官十六汰旗校十五復諭緝事官校惟察不軌妖言人命强盜重事他詞訟及外州縣事毋得預聞未幾中官葛景等奸利事覺爲言官所糾詔下司禮監察訊刑部尚書林俊言内臣犯法法司不得訊是宫府異體也乞下法司公訊以昭平明之治中官崔文家人李陽鳳索匠師宋鈺賄不獲嗾文杖之幾死下刑部治未決而中旨移鎮撫司俊留不遺力爭不納明日又奏帝怒責陳狀俊言祖宗以

刑獄付法司以緝獲姦盜付鎭撫訊鞫既得猶必付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定之囚反付推問者文先朝漏姦罪不容誅玆復于內降臣不忍朝廷百五十年紀綱爲此輩壞亂帝憚其言直乃不問中官黃錦誣劾高唐判官金坡詔逮之連五百餘人御史馬錄言祖宗內設法司外設撫按百餘年刑清政平先帝時劉瑾錢寧輩蠱惑聖聰動輒遣錦衣官校尉致天下洶洶陛下方勤新政不虞復有高唐之命給事中許復禮等亦以爲言獄得少解王世貞爲刑部郎中奸人閻姓者犯法匿錦衣都督陸炳家世貞搜得之炳介嚴嵩請不許穆宗隆慶初年上任用宦官旨多從中下刑科給事中舒化言法者天下之公大小罪犯宜悉付法司不當則臣等論劾若竟自勑行則喜怒未必當而法司與臣等俱虛設帝是其言路楷楊順以搆殺沈鍊論死大學士高拱欲庇楷謂順首禍順死楷可勿坐化取獄牘示拱曰獄故無鍊名有之自楷始楷誠罪首拱又議宥方士王金等罪化言此遺詔即欲勿罪宜何辭由是忤拱神宗即位冬月詔停刑者三矣五年九月司禮太監孫得勝復傳旨大昏期近命閣臣於三覆奏本擬旨免行刑大學士張居正言祖宗舊制凡犯死罪鞫問既明依律棄市嘉靖末年世宗皇帝因災醮始有暫免不決之令或間從御筆所句量行取決此特近年姑息之弊非舊制也臣等詳閱諸囚罪狀皆滅絕天理傷敗彝倫今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憤於幽冥之中使不一雪其痛怨恨之氣上干天和所傷必多若不行刑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既費關防又乖國典其於政體又大謬也給事中嚴用和等亦以爲言詔從之崇禎間姜埰熊開元下獄莊烈帝諭掌衞駱養性潛殺之養性洩上語且言二臣當死宜付所司書其罪使天下明知若陰使臣殺之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會大臣多爲埰等言乃得長繫

舞文

通典　漢武帝以張湯爲廷尉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遷御史大夫時大興兵伐匈奴縣官空虛湯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勝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駮（不曉其指用意不同）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傅生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杜周爲廷尉其治大抵倣張湯而善候伺

嘗於邢恕處見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書具述姦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彥博子也必知姦狀詔翰林承旨蔡京吏部侍郎安惇同究問初及甫在喪與恕書自謂畢禫當求外入朝之計未可必聞已逆爲機穽以榛塞其塗又謂司馬昭之心路人共知又云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碩謂司馬昭指劉摯粉昆指韓忠彥俗稱駙馬都尉爲粉侯忠彥弟嘉彥尙主也眇躬則及甫自謂及甫除都司曾爲摯論列又摯嘗論彥博不可除三省長官故止爲平章軍國重事及彥博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修撰守郡母喪除恐不得京職遂爲躁忿詆毀之辭及置對爲京惇所脅乃以昭比摯加舊而眇躬謂指上躬粉昆謂指王巖叟面如傅粉故曰粉梁燾字況之以況爲兄故曰昆斥摯將謀廢立不利於上京惇言事涉不順及甫止聞其父言無他證佐乃別差中書舍人蹇序辰與內侍一員同往將大有所羅織以快誅戮會星變帝怒稍息然京惇極力鍛鍊不少置既而摯燾同時死於嶺南貶所人皆疑之元祐初嘗置訴理所申理寃濫元符元年中丞安惇言神宗勵精圖治明審庶獄而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熙豐之間者咸爲奏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原斷施行時章惇猶豫未應蔡卞卽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惇懼卽日置局命蹇序辰同安惇看詳由是以仰雪復改正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士大夫或千里會逮

徽宗崇寧四年蔡京復第元祐諸臣罪狀分兩等以司馬光爲首指爲元祐姦黨請於徽宗而刊諸石寘文德殿門又自書爲豐碑頒之天下皆禁錮其子孫永不敘錄五年彗星見乃仆石除禁焉自京用事患言者議已凡施行條件京密擬進而丐帝親書以降謂之御筆手詔事無巨細皆託而行至有不類上札者羣下亦莫敢言又詔御筆斷罪不許詣尚書省陳訴違者以違御筆論又定令凡應承受御筆官府稽滯一時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三日以大不恭論由是吏因緣爲姦舞文出沒不可究詰時有司斷獄往往引例破法大理迎合觀望屈法用情犯多倖免至號法寺爲休和所故事法寺斷絕必宣付史館獄空降詔奬諭或加秩賜章服官吏希求恩賞治獄者務令獄空輒不受詞又寄囚他所致多遁逸斷理者務作斷絕鹵莽用刑有以婦人配隸千里者都曹翁彥深言淮東十一州軍政和六年七年殺人之獄一百三十一人而坐死者纔十有二人夫此百二十人皆大辟

也州縣奏而免之可謂仁矣而被殺者受無辜之虐銜不報之寃獨不足恤乎朝廷見歲斷大辟之少謂幾刑措是乃慕虛名而忘實惠官吏冒賞市恩姦弊萬態讞狀徑上不由憲司一作奏案無敢異議其就戮者大抵皆齎民耳疏上僅詔御史臺察奏而已

高宗播遷圖籍散失凡所施行多出百官省記御史劉一正言法令具在姦吏猶得而舞之今一切用其所省記欺蔽何所不至建炎三年始命取嘉祐條法與政和敕令對修而用之紹興元年書成號紹興敕令格式初神宗謂律令不足以周盡事情凡邦國沿革之政與人之為惡入於罪戾而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存乎敕之外故時輕時重無一是之歸自元祐變熙寧之法紹聖復熙寧之制以後御前以新改舊各自為書而刑制愈紊及是乃有是詔未幾秦檜專政率用都堂批狀指揮行事雜入吏部續降條冊中修書官詔附畏忌不敢刪削至與成法並立十一年樞密使張俊使人誣告張憲及岳飛父子謀為變檜以飛夙梗和議必欲殺之以獄事付諫議大夫万俟卨卨誣飛嘗自言己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為指斥乘輿又受詔不救淮西罪賜死獄中誅其子雲及憲於市有訟飛寃者皆決杖流竄廣西帥胡舜陟與轉運使呂源有隙源奏舜陟贓汚僭擬又以書抵檜言舜陟訕笑朝政檜素惡舜陟遣大理官往治之舜陟不服斃於獄自飛舜陟死檜權勢愈熾動興大獄脅制天下賢士大夫死徙相繼又置察事卒數百游市間聞言其姦者即送大理獄殺之大開告訐之門以除異己者令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張扶論趙汾張祁交結事先捕汾下大理獄拷掠無完膚令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謀大逆株連五十三人凡檜所惡者皆預獄上而檜已病不能書事乃寢當是時法官濫用奏裁之例諸路州軍勘到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以為可憫多獲貸配耿延年提點江東刑獄有南康婦人謀殺其夫佐狀明白延年曲貸其命累勘官翻以失入被罪贛州將兵逃至外邑殺村民於深林民兄知之畏申官之累遂焚其屍不報後事發以殺時無證屍不經驗奏裁刑寺輒定為斷配給事中陳由義右正言凌哲先後建議帝慮情理可矜之人一例不奏第令刑部坐條行下駁至乾道法令雖具吏一切以例從事法當然而無例則事皆泥而不行甚至隱例以壞法賄賂既行方為具例

乾道二年詔曰獄重事也用法一傾則民無所措手足比年以來治獄之吏巧持多端隨意輕重之朕甚患焉其自

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冤狀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

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

梁武帝敦睦親族優惜朝士有犯罪者皆諷臣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即按以法其緣坐老幼不免一人逃亡則舉家質作人既窮迫姦宄益深後帝親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爲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久長之計誠能反是天下幸甚帝銳意儒雅雖闇刑法自公卿大夫咸不以鞫獄爲意姦吏招權巧文弄法貨賄成市多致枉濫大率二歲刑以上歲至五千人是時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十械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大同中皇太子在春宮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曰臣奉敕權視京師雜事竊見南北郊壇宮車府太官下省左裝等處並啟請四五歲以下輕囚助充使役自有刑均罪等愆目不異而甲付錢署乙配郊壇錢署三所於事爲劇郊壇六處在役則優今聽獄官詳其可否舞文之路自此而生公平難遇其人流舞易啟其齒將恐玉科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立條制以爲永准

北齊武成帝河清中有司奏上齊律其不可爲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後平秦王高歸彥謀反須有約罪律無正條於是遂有別條權令與律並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則附依輕議欲入則附從重法姦吏因之舞文出沒至於後主權幸用事有不附之者陰中以法綱紀紊亂卒至於亡

唐宣宗大中四年詔法司使法或持巧詐分律兩端遂成其罪姦吏得計黎庶何安今後應書罪定刑宜令直指其事不得舞文妄有援引長吏嚴加覺察

漢蘇逢吉與李崧爭田宅崧子弟數出怨言逢吉誘人告崧謀反崧自誣服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爲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遂族崧家

宋神宗熙寧時復設大理獄欲以懲革囚繫淹滯俾獄事有所統以諫議大夫崔台符爲卿楊汲爲少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偵邏爲獄士大夫小有連逮輒捕繫雖命婦亦不免追攝台符等迎伺其意傅會鍛鍊無不誣服人皆得息數年闒茸文法者且萬人及台符等得罪獄亦尋廢蘇軾知湖州表謝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並媒

學所爲詩以爲訕謗朝政逮付臺獄欲置之死鍛鍊久之不決帝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王安石創行新法百姓愁苦會大旱河東河州陝西流民大入京師鄭俠監安上門繪圖以獻且奏曰旱由安石去安石天必雨帝稍爲裁抑安石遂力求去薦呂惠卿以代己俠又數上書力詆惠卿惠卿大怒言於帝以爲謗訕送汀州編管既行帝問惠卿俠小臣何由知禁中事及大臣奏對之言惠卿奏曰此皆馮京手錄使王安國持示導之使言耳惠卿與京同列議多不合又以詔事安石爲安國所嫉屢諷其兄不悟惠卿銜之故并中之遣舒亶追還俠并京安國逮赴詔獄京與俠實未相識亦無使安國傳道省中語凡所論乃鄰居內殿崇班楊永芳所告也獄成俠改配英州京罷政安國放歸田里八年沂州民朱唐告前餘姚主簿李逢謀反提點刑獄王庭筠言其無跡但謗讟朝政語涉指斥及妄說休咎請編配帝疑之遣御史臺推直官蹇周輔劾治中書以庭筠所奏不當并劾之庭筠懼自縊死逢辭連宗室秀州團練使世居醫官劉育河中府觀察推官徐革等詔捕繫臺獄命中丞鄧綰同知諫院范百祿與御史徐禧雜治獄具賜世居死逢育革並凌遲處死將作監主簿張靖武進士郝士宣皆腰斬司天監學生秦彪百姓李士寧杖脊並湖南編管士寧者挾術出入貴人門常見世居母康以仁宗御製詩獻百祿謂世居不軌皆士寧熒惑所致推問不服禧奏士寧贈詩實仁宗御製今獄官以爲反因臣不敢同初士寧嘗與王安石善時呂惠卿參知政事欲自得政忌安石復相故諷百祿等引士寧意欲周內有所誣衊會安石再召僅論士寧徒罪而奏禧故出之以媚大臣詔詳劾理曲者以聞百祿坐報上不實落職開封鞫相州民殺人獄事連判官陳安民安民屬宰相吳充之壻文及甫求援於充之子安持知諫院蔡確言事關大臣非開封可了遂移御史臺時獄起皇城卒事多不讐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之與府獄同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鍛鍊爲獄潤甫均不能制密奏確慘掠諸囚確伺知之即劾二人庇有罪且詐使吏爲使者慮問囚稱冤輒苦辱之帝頗疑其濫遣諫官及內侍審直皆怖畏言不冤由是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

哲宗紹聖間章惇蔡卞用事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光及謫呂大防等嶺外意猶未快仍用黃履疏高士京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寖及宣仁帝頗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時大府寺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碩

寧宗朝太於曠特之恩或出於權宜之計或迫於勢要而創或徇學博士許應龍上言法之弊易見例之弊難知例
或出於親故而開今有司舍法用例非不知三尺之皆違也執而不用必至於拂人情甚且召衆怨遂使胥吏得以
執其柄而容其私請詔庶司搜求已用之例公同參酌擇其輕重不戾於法者勒爲成書凡有陳乞據此施行

遼道宗太康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等用事既誣害宣懿皇后太子濬有憂色伊遜常不自安乃與其徒陰謀搆
陷令護衛太保耶律扎拉告知樞密院事蕭蘇色等八人謀廢立詔案無跡不治伊遜復教牌印郎君蕭額都溫自
首臣嘗預蘇色等謀恐事發連坐因籍姓名以告帝信之幽太子於別室以耶律雅克鞫案太子具陳枉狀曰吾爲
儲副尙復何求公當爲我辨之雅克乃伊遜黨易其辭爲款伏帝大怒廢太子爲庶人徙上京伊遜尋遣人弑於囚
所幷其妃殺之以滅口

大安三年續增條制成節目繁瑣法官不能徧習吏得因緣爲姦民莫知避五年詔曰法者所以示民信而致國治
簡易如天地不忒如四時使民可避而不可犯比命有司纂修刑法不能明體朕意多作條目以罔民於罪朕甚不
取自今仍用舊法

金熙宗朝參酌隋唐遼宋律令以爲皇統制頒行中外海陵虐法率意變易有續降制書與皇統制並行或同罪異
罰或輕重不倫或其條重出或虛文贅意是非淆亂莫知適從姦吏因得夤緣舞法

世宗大定十九年始命大理正伊喇慥等更定焉

宣宗貞祐四年參知政事李革奏有司各以情見引用斷例牽合傅會實啟倖門凡斷例敕條特旨奏斷不爲永格
者不許引用悉準律文以杜紊亂報聞

哀宗卽位詔曰國家已有定制有司往往以情破法使人枉遭刑憲今後有本條而不遵者以故入人罪罪之

元時南北異制蒙古毆打漢人勿許還報其因爭及乘醉毆死漢人者止斷罰出征蒙古人犯罪有司不得拷掠禁
繫偏徇袒庇頗乖公允又事類繁瑣挾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附往往用譎行私累朝姦臣秉政更迭起大獄焉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復置尚書省以僧格與特穆爾爲平章政事時行新鈔僧格嘗檢覈中書省事凡校出虧欠鈔四千七百七十錠昏鈔一千三百四十五錠平章敏珠爾丹自服參政楊居寬微自辨析僧格即令左右拳其面於是參議拜降已下凡鉤考違悞耗失等事及參議王巨濟嘗言新鈔不便者各欵伏事聞帝令丞相安圖與僧格共議且諭毋令敏珠爾丹等他日得以爲問誣服爲辭而僧格等傳致周內又劾參政郭佑尸位不言佑與居寬竟論棄市其後臺吏王良弼前江寧縣達嚕噶齊吳德有後言僧格聞之俱以非議朝政捕問殺之籍没其家二十五年劉宣爲江浙行臺御史中丞時行省丞相蒙古台悍戾縱恣嘗慮臺臣糾言其罪而尤忌宣陰以事羅織宣之子繫揚州獄又令建康酒務淘金等官及錄事司官以罪免者誣告行臺沮壞錢糧以聞於朝必欲寘宣死地朝廷遣官二員置獄於行省鞫問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及登舟行省以軍船列兵衛追之至則分異各處不使往來宣不堪其辱自刎舟中行省白於朝以爲宣知罪重自殺前後搆成斯獄者郎中張斯立也

仁宗皇慶元年特們德爾既再入相怙勢貪虐兇穢滋甚平章蕭拜珠中丞楊多爾濟思糾正其罪富民張弼殺人繫獄特們德爾使家奴脅留守賀巴延令出之巴延持不可而多爾濟巴廉得丞相所受弼賄有顯徵乃與拜珠巴延共奏之內外監察御史凡四十餘人亦交劾其蠹政害民之罪仁宗震怒有詔逮問特們德爾匿興聖近侍家有司不得捕帝恐傷太后意乃僅罷其政及仁宗崩乘間復據相位英宗尚在諒闇遂矯太后詔召拜珠多爾濟至徽政院與院使實勒們等雜問之責以前違太后旨之罪又引同時爲御史者二人證成其獄即起入奏稱旨執二人戮於市並誣殺巴延時中丞趙世延亦預彈劾至治初巴延出爲四川行省平章政事特們德爾銳意報復誘世延從弟索約爾哈呼誣告世延罪逮之置對俾其黨巧詆成獄會有旨赦原勿復問特們德爾更以他事白帝繫之刑曹逼令自裁世延不爲動居囚再歲左丞相拜珠屢於帝前言其亡辜乃得出

順帝時緯斯哲復爲丞相搆皇太子旨搆成大獄誣奏連實曼濟阿南達實哩沙克嘉實哩領森呼圖克及托歡等不軌執托歡鍛鍊其獄連逮不已帝知其無辜欲釋其辜特命大赦而緯斯欲增入條畫內獨不赦前獄惟曼濟實亡去曼濟哩南達實哩等遂皆愍死

無意殺銑言也咸寧侯仇鸞鎮甘肅時以阻撓爲銑所劾逮問嵩故雖親鸞知銑所善同邑蘇綱者言繼妻父也綱與銑言嘗交關傳語乃代鸞獄中草疏誣銑掩敗不奏尅軍餉鉅萬遣子濬屬所親蘇綱賂當途其言絕無左驗而帝深入其說立下濬綱詔獄遣官校逮言抵通州聞銑所坐大驚墮車曰吾死矣再疏訟寃不省及銑至當以交結近侍律斬妻子流二千里即日行刑銑既死言亦坐斬而鸞出獄其後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劾嵩十大罪五姦中有召問裕景二王語嵩喜謂可指此爲罪密構於帝帝怒下繼盛詔獄杖之百繫三載而張經李天寵獄起嵩揣帝意必殺二人比秋審附繼盛名疏尾並奏得報遂棄西市又錦衣衞經歷沈鍊疏劾嵩十大罪帝怒搒之數十謫佃保安宣大總督楊順巡按御史路楷皆嵩黨也嵩子世蕃屬圖之許厚報兩人日夜謀所以中鍊者會捕得蔚州妖人閻浩等以白蓮教惑眾出入漠北漏洩邊情詞所連甚廣遂竄鍊名其中誣浩等師事鍊具獄上嵩父子大喜獲如其奏斬鍊宣府市戍子襄極邊廕順一子錦衣千戶順以爲賞薄恐嵩意未愜復取鍊子袞褒杖殺之

熹宗天啟元年再起熊廷弼爲經略與撫臣王化貞樞臣張鶴鳴齟齬旋成大隙廣寧之失罪由化貞而以門戶曲殺廷弼方廷弼之繫獄也令汪文言賄內廷四萬金祈緩既而背之忠賢大恨適邏者獲市人蔣應暘謂與廷弼子出入禁獄陰謀叵測忠賢愈欲殺廷弼其黨門克新郭興治等希指趣之遂以五年八月棄市傳首九邊忠賢既盡逐吏部尚書趙南星等左副都御史楊漣劾其二十四大罪僉都御史左光斗預其謀忠賢銜次骨必欲殺二人既削籍乃再興汪文言獄是年　其黨徐大化劾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文言下獄許顯純嚴鞫之使引漣等納廷弼賄文言至死不承顯純乃自爲獄詞坐漣光斗贓各二萬下詔獄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給事中魏大中太僕少卿周朝瑞御史袁化中陝西副使顧大章刑部侍郎王之寀皆以忤忠賢竄名文言獄中枕籍死於獄其後如蘇松巡撫周起元以劾其黨織造中官李實諭德繆昌期以送去國諸臣吏部員外郎周順昌以與魏大中婚御史周宗建黃尊素李應昇工部郎中萬燝俱以彈擊忠賢及其黨郭鞏魏廣微崔呈秀輩忠賢矯旨削籍逮問緹騎四出頭瑫旁午瘐死囹圄者接踵自古搢紳之禍莫酷於此

寬恕

通典湯出野見張網四面者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乃叛桀而歸湯

漢文帝二年制曰今法有誹謗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人或咒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人之愚無知抵死自今有犯此者勿聽治時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秦惡政務在寬厚恥言人過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人樂其業風流篤厚禁網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從輕斷之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感齊女子淳于緹縈言除肉刑景帝之初制曰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罪人不孥德侔天地然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自今吏及諸有秩皆受其官屬所監所行所將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罷磔曰棄市宣帝制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論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元帝爲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語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用德教尚周政乎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及即位下詔曰法令者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罪元元之不逮豈中刑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其大辟之罪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其與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及可蠲除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但鉤摭細微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是以大議不立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理道者也班固曰自建武永平人亦新免兵革之禍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吏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矣十少其八然而未能稱意比崇於古者以其疾未除而刑本不正也

後漢章帝初尚書陳寵上疏曰今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繁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帝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是後人俗和平屢

明初詔內外風憲官以講讀律令一條考校有司其不能曉晰者罰有差庶幾人知律意因循日久視爲具文由此姦吏骫法多任意輕重以濟其私至廠衛用事文致寃濫殺人尤慘而不麗於法刑章大壞矣

英宗北狩兵部尚書于謙始終不主和議帝雖以是得還意常銜之而徐有貞石亨張軏及內侍曹吉祥等皆素憾謙景泰八年正月壬午英宗復辟宣諭朝臣畢卽執謙與大學士王文下獄誣以與黃竑構邪議更立東宮又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謀迎立襄王世子亨等主其議嗾言官上之都御史蕭惟禎定讞坐以謀逆處極刑文不勝誣辨之疾謙笑曰此亨等意耳辨何益奏上帝猶豫曰于謙實有功亨進曰不殺謙此舉爲無名帝意遂決詔棄謙市籍其家家屬戍邊未幾帝寵任錦衣指揮僉事逯杲勢張甚遣校尉偵事四方所至急賄無賄者輒執送鎮撫理刑門達鍛鍊成獄逮一人數大家立破指揮使李斌嘗搆殺衛千戶陳安爲安家所訴下巡按御史邢宥覆讞石亨屬宥薄斌罪至是校尉言斌素藏妖書謂其弟健當有大位欲陰結外番爲石亨報讐杲以聞下錦衣獄達坐斌謀反帝兩命廷臣會訊畏杲不敢平反斌兄弟置極刑坐死者二十八人及杲死達踵其所爲益布旗校四方告訐者日盛中外重足立帝益以爲能達心害大學士李賢寵又數規己嘗譖於帝及治都指揮袁彬之獄誣彬受石亨曹欽賄用官木爲私第索內官督工者甎瓦奪人子女爲妾諸罪名軍匠楊塤不平擊登聞鼓爲彬訟寃語侵達詔并下達治乃拷掠塤敎以引賢塤卽謬曰此李學士導我也達大喜立奏聞請法司會鞫塤午門外帝遣中官裴當監視達欲執賢並訊經當沮乃止及訊塤曰吾小人何由見李學士此門錦衣敎我達色沮不能言彬亦歷數達納賄狀法司畏達不敢聞坐彬絞輸贖塤斬帝命彬贖畢調南京錦衣而禁錮塤

孝宗宏治十七年以張天祥事逮巡邊御史王獻臣等天祥者遼東人都指揮僉事斌孫也斌以罪廢天祥入粟得祖官有泰寧衛部十餘騎射傷海西貢使天祥出摩囉關掩殺他衛三十八人以歸指爲射貢使者巡撫張鼐等奏捷獻臣疑之方移牒校勘會斌婦弟指揮張茂及子欽與天祥有隙詐爲前屯衛文書呈獻臣具言劫營事獻臣郞以聞未報而獻臣被徵帝命大理丞吳一貫錦衣指揮楊玉會新按臣余濂勘之盡得其實斌等皆論死天祥斃於獄天祥叔父洪屢訟寃帝密令東廠廉其事還奏所勘皆誣帝信之欲盡反前獄召閣臣劉健等出東廠揭帖示之

命盡逮一貫等健等言東廠揭帖不可行於外旣退復爭之帝再召見責健等健對曰獄經法司讞皆公卿士大夫言足信帝曰法司斷獄不當身且不保言足信乎謝遷曰事當從衆若一二人言安可信健等又言衆證遠不可悉逮帝曰此大獄逮千人何恤健等再四爭執見帝聲色厲終不敢深言東廠非一貫等旣至帝親御午門鞫之欲抵一貫死廷臣力救乃與濂獻臣等貶謫有差茂父子論死而斌免洪反得論功

武宗正德初劉瑾勢愈熾毛舉官僚細故散布校尉遠近偵伺遣使察覈邊倉都御史周南張鼐馬中錫湯全劉憲布政己下官孫祿冒政方矩華福金獻民劉遜郭緒張翼郎中劉繹王藎等並以赦前事下獄追補邊粟憲至瘐死又察鹽課杖巡鹽御史王潤逮前運使寗舉楊奇等察內甲字庫謫尚書王佐以下百七十二人復創罰米法嘗忤瑾者皆摘發輸邊故尚書雍泰都御史楊一淸侍郎張縉給事中趙士賢等數十人悉破家死者繫其妻子二年三月瑾召羣臣跪金水橋南宣示姦黨自大學士劉健以下數十人皆海內號忠直者是年夏御道有匿名書詆瑾所行事瑾矯旨召百官跪奉天門下瑾立門左詰責日暮收五品己下官盡下獄明日大學士李東陽申救乃釋之而主事何釴順天推官周臣進士陸伸已暍死瑾故急賂繼以其黨張綵言舉發御史歐陽雲等十餘人所致賄乃遣科道十四人分路盤察所遣人率阿瑾意專務搏擊劾尚書顧佐已下數十人而給事中安奎潘希曾御史趙時中阮吉張彧劉子厲以無重劾下獄奎彧枷且死東陽疏救始釋爲民希曾等亦皆杖斥又矯旨籍故都御史錢鉞禮部侍郎黃景尚書秦紘家五年會審重囚減死者二人時寃濫滿獄東陽等因風霾以爲言特許寬恤而刑官懼觸瑾怒所上止此

世宗初兵部侍郎張璁以議禮積怨廷臣日謀報復嘉靖五年山西巡撫馬錄治反賊李福達獄詞連武定侯郭勛法司讞如錄議璁譖於帝謂廷臣以議禮故陷勛帝果疑諸臣朋比乃命璁及桂萼方獻夫署三法司覆讞盡反其獄傾諸異己者大臣顏頤壽己下咸被搒掠戍錄而坐罪者四十餘人璁等謂平反有功請帝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二十四年夏言再相每以氣陵嚴嵩嵩銜之次骨會河套議起言欲倚曾銑以成大功主之甚力帝初令擬旨褒銑未幾入嵩譖謂套必不可復遂怒不可解二十七年正月削言官復遣官逮銑責科道官不言悉杖於廷然猶

有嘉瑞訪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王莽簒位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乃收藏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愼無與人重比故世謂陳氏持法寬平也元和三年廷尉郭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從輕者四十餘事奏之事皆施行著於律令陳寵又代躬廷尉數議疑獄每附經典事從輕恕活者甚衆寵復鉤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合爲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會寵得罪遂寢

宋文帝元嘉中王弘爲衛將軍輔政上疏曰同伍犯法士人不科罪然每詰謫轉有請訴若常垂恩宥卽法廢不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謂宜更其制使得憂苦之衷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宜進主守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既小寬人命亦足以爲懲戒從之

大唐高祖初至京師革隋峻法約爲十二條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詔宰相劉文靜因開皇律令而損益之盡刪大業苛慘之制五十三條務存寬簡以便於時及太宗初令公卿更議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唯斷其右趾應死者多蒙全活太宗尋又矜其受刑之苦謂蕭瑀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斷人右趾念其受痛意甚不忍瑀曰古之肉刑乃死刑之外陛下於死刑之內降從斷趾便是以生易死足爲寬法上曰朕意以爲如此故欲行之又有上書言此非便公可更思之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上疏駁律令遂令參軍刪改之於是與房玄齡等建議以爲古肉刑既廢制爲死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備五刑今復設刖足則是爲六刑減死意在於寬加刑又殊煩峻與八座定議奏聞於是又除斷趾法改役流三千里居作殿中監盧寬持私藥入尙食廚所司議當重刑上曰止是錯誤不解遂赦之二年三月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覽焉問曰其閒罪亦有情可矜疑容可皆以律斷對曰原情宥罪

非臣下所敢上謂侍臣曰古人云鬻棺之家欲歲之疫非欲害於人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覆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珪曰今但選良善平恕人斷獄允當者賞之卽姦僞自息上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卽其職也自今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尙書議之後大理引囚過次列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演曰如鄭善果官位不卑縱令犯罪不可與諸囚同例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須將身過朝堂聽進止又舊條兄弟分後蔭不相及連坐俱死祖坐罪死孫配流會有同州人房強弟任統軍於岷州以謀反伏誅強當從坐太宗嘗錄囚徒憫其將死爲之動容顧謂侍臣曰刑典仍用蓋風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用刑之道當審事理之輕重然後加之以刑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槩加誅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反逆有二一爲興師動眾一爲惡言犯法輕重有差而連坐皆死豈朕情之所安哉更令百僚詳議於是元齡等復定議曰按禮孫爲王父尸按令祖有蔭孫之義然則祖孫親重兄弟屬輕應重反流合輕翻死據理論情深爲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俱配役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爲害者情狀稍輕兄弟免死配流爲允從之自是比古死罪殆除其半據隋代舊律減入徒者七十一條其當徒之法唯奪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苛去慘變重爲輕者不可勝紀又制在京見禁囚刑部每月一奏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其大祭祀及致齋日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日月蝕及假日並不得奏決死刑因大理丞張蘊古交州都督盧祖尙並以忤旨被誅斬帝尋追悔遂下制凡決死刑雖令卽殺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三覆奏上又曰古之行刑君爲徹樂減膳朕廷無恆設之樂莫知何徹然對食卽不啖酒肉自今以後令供御官知刑人日勿進酒肉敎坊及太常並宜停敎曹司斷獄多據律令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寃自今門下覆理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宥者宜錄狀奏自是全活者甚眾其五覆奏決以前一日一覆奏決日又三覆奏唯犯惡逆者一覆而已著之於令四年十一月制決罪人不得鞭背五年十二月上親錄囚徒放死罪三百九十八歸於家令明年秋來就刑其後應期畢至下詔悉原之高宗卽位遵貞觀故事務在恤刑嘗問大理卿唐臨在獄繫囚之數臨對曰見囚五十八唯二人合死上以囚數全少甚喜也總章二年五月上以常法外先決杖一百者多致殞斃乃下詔曰別令於律外決杖一百者前後總五十九條內有竊盜及蠹害尤甚者今量留十二條自餘四十七條並宜

停廢武太后長壽三年五月敕貶降官並令於朝堂謝之仍容三五日裝束至任日不得別攝餘州縣官亦不得通計前後勞考開元十年六月敕自今以後准格敕應合決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貶之色杖訖許一月內將息然後發遣其緣惡逆指斥乘輿者則臨時發遣十五年刑部斷獄天下死罪唯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嶠上言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栖至是有雀巢其樹於是百僚上表賀以爲幾至刑措天寶元年二月敕官吏准律應犯枉法贓十五匹合絞者自今以後特加至二十匹仍即編諸格律著目不刊六載正月敕自今以後所斷斬絞刑者宜削除此條仍令法官約近例詳定處分

論曰聖唐刑名極於輕簡太宗文皇帝降隋氏大辟刑百六十三條入流入徒免死其下遞減唯輕開闢以來未有斯比如罪惡既著制命已行愛惜人命務在哀矜臨於剿絕仍令數覆獲罪自然引分萬姓由是歸仁感茲煦嫗藏於骨體雖太后革命二紀安祿山傾陷兩京西戎侵軼賊泚竊發皇輿巡狩宇內憂危兆億同心妖氛旋廓刑輕故也國家深仁厚德固可侔於堯舜夏殷以降無足徵矣

續通典唐肅宗至德二年廣平王俶克復東京百官受僞署者陳希烈等三百餘人號跣待罪以上旨釋之尋勒赴西京收繫大理京兆獄帝命禮部尚書李峴兵部侍郎呂諲爲詳理使與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鞫峴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爲詳理判官諲器刻深栖筠多務平恕諲器上言諸陷賊官背國從僞准律皆應處死峴以爲賊陷兩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屬皆陛下親戚或勳舊子孫今一槩以叛法處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羣臣陷賊者尚多若寬之足開自新之路若盡誅之是堅其附賊之心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諲器守文不達大體惟陛下圖之爭之累日帝從峴議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于市次賜自盡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初史思明高秀巖等思自拔歸命聞達奚珣等被誅懼復叛而三司用刑連年流竄相繼帝亦悔之曰幾爲崔器誤我乾元元年及上元二年肆赦乃次第寬釋焉具赦宥篇寶應元年詔曰凡制敕與一頓杖者其數止四十至到與一頓及重杖一頓痛杖一頓者皆止六十代宗性仁恕常以至德已來用刑爲戒諫者每諷帝政寬故朝廷不肅帝曰艱難時無以逮下顧刑法峻急有威無恩朕不忍也即位五年府縣寺獄無重囚德宗建中三年刑部侍郎班宏奏其十惡中謀反大逆及叛惡逆

四等請准律用刑其餘犯罪合斬絞者並請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從之貞元八年敕比來斷罪俱守科條或至死刑猶先決杖處之極法更此傷殘惻隱之懷實所不忍今後罪至死者先決杖宜停憲宗英果明斷自即位數誅方鎮欲治僭叛一以法度然於用刑喜寬仁時李吉甫李絳爲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降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未甚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之世治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帝以爲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元和八年下詔減死罪配天德五城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殿直張紹謙奏父靈武節度使希崇先進官馬十五匹遣軍將裴昭隱等二人進納私與進奏官范順之共隱留一匹合抵極法帝曰不可以一馬而戮三人笞而釋之

周太祖家屬盡爲開封尹劉銖所屠太祖入京師銖妻裸露以席自蔽與銖俱見執太祖使人讓之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銖曰我爲漢誅叛臣爾不知其他時太祖方欲收人心乃與羣臣議曰劉侍中墜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家屬何如羣臣稱善乃止殺銖赦其妻子及即位賜陝州莊宅各一區

宋太祖建隆三年寬竊盜贓錢法詔曰禁民爲非乃設法令臨民以簡必務哀矜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非愛人之旨也自今竊盜贓滿五貫者死開寶八年廣州言前詔竊盜贓至死者奏裁嶺南遐遠覆奏稽滯請不俟報帝覽奏惻然曰海隅習俗貪獷穿窬固其常也因詔嶺南民犯竊盜贓滿五貫至十貫者決杖黥面十貫已上乃死太宗端拱二年始令雜犯至死貸命者勿流沙門島止隸諸州牢城婦人有罪至流者免執鍼配役淳化二年京江浙大饑强民相率持杖劫人倉廩坐强盜棄市者甚衆蔡州民張緒等二百一十八人皆當死知州張榮推官江嗣宗議取爲首者杖脊餘悉論杖罪帝下詔褒之遣使巡撫諸道因諭之曰平民艱食强取餱糧以圖活命爾不可槩從盜法科之其凶暴難制爲患閭里者固便宜從事務于除惡由是全活者甚衆眞宗咸平間曹州民蘇莊蓄兵器匿亡命豪奪民產積贓至四十萬御史臺請籍其家帝曰暴橫之民國有常典籍之斯過矣論如律御史

臺嘗鞫殺人賊獄具知雜事王隨請臠剮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必為此況此賊本情已見一死足矣入內供奉官楊守珍使陝西督捕盜賊因請獲盜至死者望付臣處以陵遲用戒凶惡詔捕賊送所屬依法論決毋為慘毒之刑大中祥符六年詔審刑院大理寺三司詳定配隸之刑取犯茶鹽礬麴私鑄軍器市外蕃香藥挾銅錢誘漢口出界主吏盜貨官物夜聚為妖比舊法咸從輕減仁宗天聖初詔免軍士妻有罪配隸南北作坊者聽自便婦人應配則以妻窰務或軍營致遠務卒之無家者著為法知益州薛田言蜀人配徒他路者請雖老疾勿得釋帝曰遠民無知犯法終身不得還鄉里豈朕意哉察其情可矜者許放還後復詔罪狀獷惡者勿許有司嘗奏盜劫米傷主帝曰饑劫米可哀盜傷主可疾然無知迫於食不足耳命貸之五年陝西旱因詔民劫倉廩非傷主者減死刺隸他州非首謀又減一等自是諸路災傷即降敕饑民為盜多蒙矜宥帝嘗御邇英閣經筵講周禮大荒大札薄征緩刑楊安國曰緩刑者乃過誤之民耳當歲歉則赦之憫其窮也今眾持兵杖劫糧廩一切寬之恐不足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饑饉州縣不能振恤饑殍所迫遂至為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祖宗朝重盜剝桑柘之禁枯者以尺計積四十二尺為一功三功以上抵死殿中丞于大成請得以減死論下法官議謂當如舊帝意欲寬之詔死者上請知虢州周日宣謟奏水災有司論請如上書不實法帝曰州郡多言符瑞至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墊溺官私廬舍意實在民何可加罪慶歷五年詔罪誅死者若祖父母父母年巳八十及篤疾無期親者列所犯以聞時窰州有童子年九歲毆殺人當棄市帝以童孺爭鬬無殺人心止命罰金入死者家閱封民聚童子教之有因夏楚死者父母訟之府獄上當減死宰相以為可矜帝命杖脊捨之六年詔曰如聞百姓抵輕罪而長吏擅刺隸他州朕甚憫焉自今毋得於法外從事神宗元豐二年詔川陝絹疋估贓增其參之一（具刑制篇）時元絳知通州海門縣淮民多盜販鹽制置使建言滿二十觔者坐徒絳曰海濱之人恃鹽以為命非羣販比也笞而縱之徽宗崇寧五年詔曰民以罪麗法情有輕重則法有增損故情重法輕情輕法重舊有取旨之令今有司惟法輕情重則請加罪而法重情輕則不奏減是樂於罪人而難於用恕非所以為欽恤也自今宜遵舊法取旨使情法輕重各適其中否則以違制論大觀元年詔近時絹價增貴視舊制每疋增錢二百估算定罪（具刑制篇）高宗性柔懦用法每過從寬厚

即位之初治王時雍等賣國之罪洪芻余大均陳沖張卿才李彝王及之周懿文胡思文並下御史臺獄獄具刑寺論芻納景王寵姬大均納喬貴妃侍兒及之苦辱寧德皇后女弟當流沖括金銀自盜與宮人飲當絞懿文卿才彝與宮人飲卿才彝當徒懿文當杖思文以推擇張邦昌狀內添詔附之詞罰銅十斤並該赦帝閱狀大怒李綱等共解之帝以新政重於殺士大夫乃詔芻大均沖各特貸命流沙門島永不放還卿才彝及之懿文思文並以別駕安置邊郡詔雜犯死罪有疑及情理可憫者撫諭官同提刑司酌情減降先斷後聞知常州周杞擅殺人帝曰朕日請聽斷豈不能任情顧非理耳即命削杞籍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嘗奏强盜之數帝曰皆吾赤子也豈可一一抵法誅其渠魁三兩人足矣後復申嚴眞決贓吏法令三省取具祖宗故事有以舊法棄市事上者帝曰何至爾耶但斷遣之足矣貪吏害民雜用刑威有不得已然豈忍置搢紳於死地耶紹興二十四年詔諸路州軍有編管之人願充廂軍者聽帝復論大臣曰朕昨在元帥府見河朔州軍將編管人穿鎖傳送旅店三五相聯乞丐於市蓋緣不給之食以至於此深可憫惻可申嚴約束行下時著作郎張九成上言我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陛下以省刑爲急而理官不以恤刑爲念欲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磨勘從之

遼聖宗沖年嗣位睿智皇后稱制留心聽斷嘗勸帝宜寬法律帝壯益習國事凡更定法令十數條多合人心其用刑尤能詳慎定契丹漢人相毆致死一律科斷法（具刑制篇）著令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無連坐五院部民有自壞鎧甲者其長博諾杖殺之上怒其用法太峻詔奪官吏以故不敢酷興宗時有孳牧人竊易官印以馬與人者法當死帝曰一馬殺二人不亦甚乎減死論又有兄弟犯强盜當死以弟從兄且俱無子特原其弟道宗咸雍二年有司奏新城縣民楊從謀反僞署官吏帝曰小人無知此兒戲爾止流其首惡餘並釋之

金熙宗天眷三年復取河南地乃詔其民約所用刑法皆從律文罷獄卒酷毒刑具以從寬恕世宗大定四年尚書省奏大興府民男子李十婦人李仙哥並以亂言當斬帝曰愚民不識典法有司亦未嘗丁寧告誡豈可遽加極刑以減死論十年議禁網捕走獸法罪或至徒帝曰以禽獸之故而抵民以徒是重禽獸而輕民命也詔自今有犯者亥十三年尚書省奏南客車俊等因榷場貿易誤犯邊界帝曰本非故意可免罪發還毋令彼國知之恐復治其罪

十五年寬竊盜贓滿貫論死之法具刑制篇十六年諭左丞相艮弼曰海陵非理殺戮臣下甚可哀憫其博勒珠等遺骸仰逐處訪求官爲收葬初帝嘗論天德間事諭艮弼曰武靈時領省秉德左丞相言皆有能名然爲政不務遠圖止以苛刻爲事言及可喜等在會寧時一月之間杖而殺之者二十人罪皆不至死於理可乎海陵爲人如虎此輩尙欲以術數要之以至賣直取死安得爲能十七年諭宰臣曰故廣寧尹高禎爲政尙猛小過有杖而殺之者即罪至於死而情或可恕猶當念之況小過乎人之性命安可輕哉二十三年又諭宰臣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如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至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即是寬政餘復何爲帝嘗幸金蓮川始出中都親軍二蒼頭縱馬食民田詔大興尹曹王永功蒼頭各杖一百彈壓百戶失覺察勒停帝次望京淀永功奏曰親軍人止一蒼頭兩彈壓服勤爲日久矣臣昧死違詔量決蒼頭令彈壓待罪可使償其田直惟陛下憐察許之大懐貞爲彰國軍節度使縣尉獲盜得一旗上圖亢宿詰之有謀叛狀株連幾萬人懐貞當以亂民之刑請誅其首亂者十八人餘皆釋之王庭筠判恩州軍事臨政有聲郡民鄒四者謀爲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鄒四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軻治其獄庭筠以計獲鄒四分別詿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宣宗元光元年尙書右丞圖克坦思忠以病馬輸官冒取高價御史劾之有司以監主自盜論死帝顧惜大體降授陳州防禦使哀宗正大元年尙書左丞張行信言先帝詔國初制刑不上大夫治以廉恥丞相果勒齊所定職官犯罪的決百餘條乞改依舊制詔可

元太宗七年命哈瑪爾巡撫諸路應州郭者全反脅從詿誤者五百餘人有司議盡戮之哈瑪爾止誅其爲首者數人餘悉從輕典蘇克爲山西大達嚕噶齊受命方出有回回六人訟事不實將抵罪遇諸塗急止監者曰姑緩其刑即返見帝曰此六人者名著西域徙以小罪盡誅之恐非所以懐遠人也願以賜臣臣得意辱之使自悔悟遷善爲他日用殺之無益帝意解召六人者謂之曰生汝者蘇克也其竭力事之後有至大官者時方事征討隸軍籍者憚遠涉往往募人代行又軍中多逃歸者定制募代者杖百逃歸者死命斷事官博囉哈雅等按順天等路及至州縣得募代者萬一千戶逃者十一人然募者聞命將下已潛遣家人易代博囉哈雅聞之歎曰募者已懼罪往易逃者因單弱思歸情皆可矜吾可不爲伸理耶遂奏其狀皆得輕減有丁多産富而家人不往及未至役所而即逃者則

曰此而不誅何以戒後世祖中統初順天路民王任兒因鬬誤殺人其母年七十言於朝曰妾寡且老恃此兒以爲生兒死妾亦死矣中書司右掾袁裕言於執政曰因誤殺人情非故犯當矜其母乃奏免死至元五年陳思濟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承檄讞獄桐廬有囚羸瘠將死縱遣還家囚固請曰聞公名久矣若不早決恐終不可保爲閱其案而釋之六年袁裕爲開封府判官涓川縣達嚕噶齊貪暴盛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斃之有司當以大逆寘極刑者七人連坐者五十餘人裕曰達嚕噶齊自犯衆怒而死安可悉歸罪于民議誅首惡一人餘悉論杖部使者錄囚至疑其太寬裕辨之益力事上中書竟從裕議澧州細民以乏食羣聚發富家廪所司欲論以强盜安撫使張雄飛曰此盜食欲救死非强也寬其獄全活者百餘人十九年帝獵巴雅爾之地司農寺達嚕噶齊特爾格從獵人額布勒津射兔誤中名駝駝死帝怒命誅之特爾格曰殺人償畜於法太重帝驚曰誤耶史官必書亟釋之庾人有盜秔米者罪當死特爾格諫曰臣鞫庾人其母病盜秔食母耳請貸之牧人有盜割駝峯者將誅特爾格曰生割駝峯誠忍人也然殺之恐乖陛下仁恕心詔皆免死二十四年大駕幸上都札爾古齊哈勒哈等言去歲審囚官所錄囚數南京濟南兩路應死者已一百九十人若總校諸路爲數必多宜留札爾古齊數人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羣羊豈可遽殺也宜悉配隷淘金二十七年江淮省平章政事沙布爾丹以倉庫官欺盜錢糧請依宋法黥面斷其腕帝曰此回回法也不允刑制條載諸犯死罪有親年七十已上無兼丁侍養者許陳情奏裁成宗時張養浩爲堂邑令罷舊盜之朔望參者曰彼皆良民饑寒所迫不得已而爲盜耳旣加以刑猶以盜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衆皆感泣互相戒曰毋負張公武宗至大初旱蝗爲災民多因饑爲盜有司捕治論以眞犯獄旣上朝議互有從違右司郎中敬儼曰民迫于饑而盜非故爲也且死者不可復生宜在所矜用是得減死者甚衆張不知汝寧府民有告寄束書於其家者踰三年取閱有禁書一編且記里中大家姓名於上昇亟呼吏焚其書曰妄言誣民且再更赦矣勿問同列懼皆引起旣而事聞廷議謂昇擅燬姦宄遣使窮問卒無跡可指乃詰以焚書狀昇對曰事固類姦宄然昇備位郡守爲民父母今斥誣訴免冤濫雖重得罪不避乃坐奪俸二月仁宗延祐二年晉寧民侯喜昆弟五人並坐法當死帝歎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杖遣之俾養

一毋無絶其祀英宗至治元年濟陽縣有牧童持鐵連結擊野雀誤殺同牧兒繫獄數歲總管達爾瑪曰小兒誤殺實無殺人意難以定罪罰銅遣之三年著令原告逃亡百日不出則釋待對者文宗天歷二年御史臺劾前丞相拜布哈昔以贓敗天歷初因人成功遂居相位旣矯制以瑪魯家貲賜平章蘇蘇又與蘇蘇等潛呼日者推測聖算今奉詔已釋其罪宜竄諸海島以杜姦萌帝曰流竄海島朕所不忍其并妻子寘諸集慶至順元年臺臣言陝西右丞克埒受人僮奴及鸚鵡請論如律帝曰克埒官至宰執位重祿厚猶受人生口理宜罪之但鸚鵡微物以是論贓失于太苛其從重者議罪因赦自首償禽鳥者勿論行樞密院言雲南征戍軍士二人逃歸捕獲法當死詔曰如臨陣而逃死宜也非接戰而亦論死何視人命之易耶其杖而流之

明太祖洪武元年諭省臣鞫獄當平恕古者非大逆不道罪止及身民有犯者毋得連坐尚書夏恕嘗引漢法請著律反者夷三族帝以漢仍秦舊法太重卻其奏不行二年帝諭刑部尚書周禎曰刑以輔治唐虞所不免觀舜命臯陶之辭始曰明刑終期於無刑臯陶告舜亦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時君臣莫不以恤刑為重而民亦自不犯所以能致雍熙之治朕嘗觀此深有所契卿當體之又嘗與侍臣論待大臣禮太史令劉基曰古者公卿有罪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輕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體侍讀學士詹同因取大戴禮及賈誼疏以進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以勵廉恥也必如是君臣恩禮始兩盡帝深然之　六年乃命工部尚書王肅以俸贖笞罪具贖刑篇　十九年大理卿虞謙言誆騙之律當杖而流今梟首非詔書意命如律擬斷　二十二年更定大明律書成視唐簡覈而寬厚不如宋其惻隱之懷亦散見於各條如罪應加加極於流三千里以次增重終不得至死而減至流者自死而之生無絞斬之別稱日者以百刻稱年者以三百六十日柰老疾犯罪而事發於老疾以老疾論幼小犯罪而事發於長大以幼小論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而祖父母父母老無養者得奏聞取上裁犯徒流者餘罪得收贖存留養親同居親屬有罪得互相容隱奴婢不得首主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孫為證弟不證兄妻不證夫奴婢不證主文職責在奉法犯杖則不敘軍官至徒流以世功猶得擢用凡若此類或間采唐律或更立新制所謂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者也帝覽書諭太孫曰此書首列二刑圖次列

八禮圖者重禮也顧愚民無知若於本條下即注寬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意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其意可也太孫請更定五條以上太祖覽而善之太孫又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乃命改定七十三條復諭之曰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是年以楊靖為刑部尚書諭曰愚民犯法如昭飲食設法防之犯者益衆推恕行仁或能感化自今惟犯十惡及殺人者死餘皆令輸粟北邊二十六年有陝西民坐事當戍邊妻病留中途其弟夫婦請代往監送者聽之御史責弟不當代兄并劾監送者其人訴於朝帝曰弟之代兄義也監送者聽其代亦有仁心矣命賜其弟道里費而賞監送者二十八年令法司擬罪引大誥減等是年冬焚錦衣衛具先是天下臣民有犯俱令屬法司其有重罪送至京者或令收繫錦衣衛下本衛鎮撫司推鞫用事者因而非法凌虐帝聞之怒曰訊鞫者法司事也負重罪來者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耶而乃非法如是命取其刑具悉焚之帝嘗行郊壇皇太子從指道旁荊楚曰古用此為扑刑取能去風雖寒不傷也尚書開濟議法密諭之曰竭澤而漁害及鯤鮞焚林而田禍及麛鷇法太巧密民何以自全濟慙謝參政楊憲欲重法帝曰求生於重典猶索魚於釜得活難矣御史中丞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帝曰不然古人制刑以防惡衛善故唐虞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秦有鑿顛抽脅之刑參夷之誅而囹圄成市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堯舜之治也寧慙而退又嘗謂尚書劉惟謙曰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舍仁義而專用刑罰是以藥石養人豈得為善治乎建文帝繼體守文專務寬恕諭刑官曰大明律皇祖所親定命朕細閱較前代往往加重蓋刑亂國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朕前所改定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矜疑者當不止此夫律設大法禮近人情齊民以刑不若以禮其諭天下有司務崇禮教赦疑獄稱朕嘉與萬方之意元年刑部報囚減太祖時十三矣成祖用法嚴峻亦間示寬大永樂二年御史周新巡按北京時令吏民罪徒流者耕北京閑田監候詳擬往復待報囚多瘐死新請從北京刑部或監察御史詳允就遣以免淹滯帝嘉納之且命畿內罪人應決者許收贖刑部尚書鄭賜等言比來軍士初犯罪者皆蒙宥免小人作過豈當全無懲戒帝曰天不以惡木廢生君子不以小人忘矜恤朕特矜其初犯耳若怙終固不宥也賜又劾廣東儋州知州

陳敏同南海衛千戶陳善等運糧遭風壞舟擅以官糧濟軍士請逮問之帝曰運糧所以蓄軍有急安得不與賜曰法非有命不得擅給帝曰事有權宜待報而後給無及矣汲黯所以達大體也其置勿問九年通政司言黃巖縣民告豪民持建文時士人包彝古所進楚王書藁與衆觀中有干犯語請法司治之帝曰此必與豪民有怨而欲報之朕初即位命百司凡建文中上書有干犯語言皆朕未即位已前事悉毀之有告者勿行今復行之是號令不信矣況天下之主豈當念舊惡所告勿聽都御史陳瑛性鷙刻帝頗寵任而奏讞亦不盡從中書舍人芮善弟夫婦爲盜所殺心疑其所親訟于官刑部驗非盜縱之善白帝刑部故出盜帝命御史鞫治果非盜瑛因劾善妄奏當下獄帝曰兄弟同氣得賊惟恐逸之善何罪其勿論車里宣慰使刀暹荅侵威遠州地執其知州刀算黨以歸帝遣使諭之刀暹荅懼歸地及所執知州遣弟刀臘等貢方物謝罪瑛請先下刀臘法司且逮治刀暹荅帝曰蠻獠之性稍不相得則相讐改則已今服罪而復治之何以處不服者知嘉興縣李鑑廷見謝罪帝問故瑛言鑑籍姦黨姚瑄瑄弟亨當連坐而鑑釋亨不籍宜罪鑑曰都察院文止籍瑄未有亨名帝曰院文無名而不籍不失爲慎重鑑得免戶部八材高文雅言時政因及建文事詞意率直帝命議行之瑛劾文雅狂妄請置之法帝曰草野之人何知忌諱其言有可采柰何以直而廢之瑛刻薄非助朕爲善者以文雅付吏部量材授官千戶某灌桐油皮鞭中以決人刑部當以杖命并罷其職法司奏冒支官糧者命戮之刑部爲覆奏帝曰此朕一時之怒過矣其依律自今犯罪皆五覆奏仁宗性仁恕甫即位謂刑部尚書金純都御史劉觀曰卿等皆國大臣如朕處法失中須更執奏朕不難從善也洪熙改元二月諭觀及大理卿虞謙曰往者法司以誣陷爲功人或片言及國事輒論誹謗身家破滅莫復辨理今數月間此風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爲諱柰何禁誹謗哉因顧學士楊士奇等曰此事必以詔書行之於是士奇承旨載於己丑詔書云若朕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者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五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爲定制文武諸司亦毋得暴酷用鞭背等刑及擅用宮刑絕人嗣續有自宮者以不孝論除謀反及大逆者餘犯止坐本身毋一切用連坐法告誹謗者勿治在位未一年仁恩該洽矣宣宗承之益多惠政每遇奏囚色慘然御膳爲廢或以手撤其牘曰說與刑官少緩之宣德二年著帝訓五十五篇其一

恤刑也武進伯朱冕言比遣舍人林寬等送囚百十七人戍邊到者僅五十八餘皆道死帝怒命法司窮治之英宗
已後仁宣之政衰正統初三楊當國猶恪守祖法禁內外諸司鍛鍊刑獄霜降後錄重囚自天順開始至成化初刑
部尚書陸瑜等以請命舉行之獄上擇其情可矜疑者免死發戍自是歷代奉行孝宗仁厚廠衛無敢橫司廠者羅
祥楊鵬奉職而已宏治元年知州劉槪坐妖言罪斬以吏部尚書王恕言竟得長繫世宗嘉靖二十六年令凡經審
錄官奏審過重囚奉有欽依饒死者撫按官卽遵照發遣不許仍報決單故行奏擾三司官如有故違欽恤敢為翻
異致人於死者巡按御史指實具奏三十七年帝出手諭言司牧者未盡得人任情立威湖廣幼民楊一魁二命枉
刑毋又就捕情迫無控萬里叩闕以此推之寃抑者不知其幾爾等宜亟體朕心加意矜恤仍通行天下咸使諭之
末年主事海瑞上書觸忤刑部當以死帝持其章不下瑞得長繫神宗中年已後礦稅使數出為害而東廠張誠孫
暹陳矩皆恬靜帝亦無意刻覈刑罰用稀廠衛獄中至生青草
皇朝通典天聰元年六月時以歲饑盜賊刼殺所在多有諸臣請按律嚴懲　上惻然曰彼皆不得已而為盜
耳緝獲者鞭而釋之可也遂　命是歲讞獄姑從寬典
順治八年三月　諭曰天時向熱連日風霾不雨前代常有熱審之例刑部可通察刑獄五城司坊順天府
京縣各察監犯之無干牽連者卽日釋放笞杖徒流次第減免其有情罪可矜疑者請旨定奪
十年十月　朝審罪犯張學傷人應抵伊子玉兒泣請代死法司以　聞　上矜其情特免死遣戍遼
陽仍　諭後不為例
十二年七月定審錄罪囚有死罪可矜疑及事無証佐可結者具奏處置流徒以下減等發落充軍人犯除已經
發解外其餘不分曾否詳允及雖經定衞尚未起解者逐一關送審錄內有應釋應減者會同巡撫酌量發落
十七年七月定正月係萬物發生之初停止行刑
康熙七年五月以天旱　敕內外刑官除重囚外其餘輕罪卽行保釋八年六月　諭各省熱審時有
非實犯死罪者量予減等如在京法司例

九年二月定軍流以下已經具題未奉　旨發落者[illegible]減等
十年又定直省罪犯在熱審之先具題到部之案遇熱審仍行減等其熱審時具題之案雖過熱審之期到部者亦
仍減等發落
十一年定免死流犯有祖父母父母老疾家無次丁者照旗人例折枷存留養親之例
十四年九月復正月停刑之例先是順治十七年定正月停刑
康熙元年此例停止至是給事中彭之鳳復有是請從之
十一月　敕刑部速行審結罪囚　上以時值嚴冬不忍罪人久繫故有是　命
十七年七月停秋審重提質對之例舊例直省秋審必重提犯人家屬及先事牽連之人對質至是停止二十年
五月定交六月停刑之例部議立決人犯請交六月節停刑得　旨六月節若在五月內即以交節日起停
刑若六月方交節即以六月初一日起至立秋在六月內必俟七月初一日方令行刑
二十一年四月　上謁　陵有尚陽堡流犯王廷試子王德麟叩　閽稱伊父以竄逃充發今年老懇
發回原籍願以身代督捕議不准行　上以情實可憫著一併發回原籍仍　諭後不為例
二十五年五月　諭枉法得贓行賄與受人員免擬重辟照例追贓其未經發覺者悉予寬免
三十六年五月給事中鄭昱條奏平定噶爾丹慶賀大禮頒詔款項奉　諭凡頒赦詔皆人主之事非人臣
所宜言自古不以頒赦為善政者以其便于惡人而無益于善人也鄭昱妄以詔款陳奏念係言官特從寬宥著
大學士嚴行申飭
三十七年七月部議山西寧鄉山賊安守榮等聚衆五百餘名刼掠村莊安守榮等十四名應立斬梟示餘犯一百
九十四名應照例立斬未獲各犯二百十二名嚴緝另結得　旨安守榮等於該撫兵到即率衆迎降俱從
寬免死發往奉天安插賀之榮等一百九十四名俱從寬免死李霧等二百十二名俱免緝
三十九年九月部議廣東巡撫蕭永藻題强盜楊三等不分首從盡行處斬應准行　上曰此案同謀者六

十餘人盡誅之則人命甚多可將爲首者卽行正法爲從者俱從寬免死發往黑龍江

四十一年正月　諭罪犯一經緩決卽皆冀望生全而長囚桁楊淹留歲月自新無路朕甚憫之今方春始和用沛矜釋之仁現在刑部及直隸各省監禁人犯凡經康熙四十年秋審奉旨緩決者通行減等四十五年十二月部議凡經　恩賜祭葬之子孫難廕出身之人不可使宗祀斷絕如審擬大辟家無次丁者令其妻妾入監相聚生有子息再行正法

五十年五月部議福建海賊鄭盡心等俱擬卽行正法　上以正法人犯五十餘名多迫於饑寒搶奪財物並未與官兵相抗且俱熟諳水性　特旨從寬免死發往黑龍江寧古塔等處充水手當差

五十三年六月　上駐蹕避暑山莊　軫念在京獄囚恐盛暑致疫　命加寬卹多置冰水以解鬱暑其九門鎖禁人犯亦寬其鎖條枷號人犯暫行釋放（謹按五十四年五十五年六月並有是命）

十二月御史周祚顯疏言近京畿輔之地旗民襍處一切鬭毆賭博田產細事不必令其解部交理事同知審理詳報巡撫完結以免拖累得　旨允行

雍正四年五月　諭一家兄弟二人弟毆兄死而父母尙在則有家無次丁存留養親之請倘父母已故而弟殺其兄已無留養之例一死一抵必致絕其祖宗禋祀此處甚宜留意若因爭奪財產及另有情由又當別論嗣後如何定例著九卿確議尋議除爭奪財產謀殺故殺按律正法外倘係一時角爭互毆致死胞兄而父母已故別無兄弟又無承祀之人聽令地方官據實查明取結疏內聲明如　恩准其承祀將該犯免死減等從之

六年七月　諭凡各省盜賊未經緝獲者其中爲首造意及傷人之犯若自行投首朕酌其情稍可原者量從寬減若被人誘脅跟隨爲盜之犯自行出首則將伊應得之罪予以寬宥已經自首免罪而復爲盜賊者加重治罪倘官員因盜案不結購買無賴冒認爲盜自首者將購買之官及代認之人俱卽正法

九年六月時以久旱　命法司將監禁枷號輕犯暫行保釋其擬絞監候賊犯已經三年者酌量釋放減等並諭將外省輕罪人犯已經到部有問擬徒杖而准其折贖者悉行寬免

十二月定流犯年逾六十者准入養濟院給與口糧

十年二月　諭侵蝕錢糧之官吏應加重治罪今施恩法外分年帶徵若有不拘年限先行完納者准其開復依限完納者寛免其罪胥吏中有先期及依限完納者亦加恩免罪又以天旱　命法司省釋輕罪監犯

六月安徽巡撫程元章奏毆死陳小斷之石兆林應絞監候聲明石兆林係孀婦獨子陳小斷並非獨子應請留養經部議駁　上以石兆林之母青年守寡苦節撫孤而屍親亦呈請免抵　特加恩准其存留養親仍追埋葬銀兩給付死者之家

十一年五月法司核擬聽從母命致死胞兄之黃二照例聲請情有可原奏　諭黃魯山酗酒費產頑梗不孝又欲盜賣伊母余氏膳田曾經余氏具稟有案是黃魯山忤逆之罪無可逃矣黃二迫于母命將黃魯山致死情有可原從寛免其治罪不必發遣其協助下手之何友爵涂介文亦著從寛免其流杖此案乃朕原情辦理將來不肖之徒或知有從寛之例假造揑飾以圖卸罪亦未可定此次寛免之處後不爲例

乾隆元年七月定軍流人犯之妻老病不能隨行者聽免其同遣又定軍流身故妻子願回籍者計程遠近每名日給米一升二年七月部議一應杖責之犯時遇熱審於減等之中仍照舊八折發落

三年九月以奉天所屬旗民交涉案件送部審擬道路往返不無牽連滋累　諭令就近旗民官會同承審定擬止將罪犯解部覆訊定案其餘一切牽連對質之人於審明之日即行省釋

四年十一月定奉天獄囚綿衣煤炭藥餌棺木等項應於贓罰各項銀內給發其解審人犯亦一體給發口糧

五年六月　諭向來九卿辦理秋審朝審人犯分別情實緩決可矜三等而惟緩決之內情罪輕重不一其果係所犯重大實無可原因係久緩不復處決者雖終斃囹圄本無足恤其有一綫可原尚在矜疑之例者九卿承審時附入緩決之內年復一年陳案日積以致此等人犯久淹獄底亦屬可憫今秋審在即九卿於秋審朝審招冊內詳加分別凡緩決之案果係情有可原者俱入於可矜條內

七年四月　諭讞獄必依乎律而其中情節不一又當參酌核擬期歸平允朕於刑部所奏重犯其中稍有一綫

可原者或降旨從寬末減或交九卿定議皆於法外原情以示矜恤但日理萬幾恐披閱一時未周照籤批發雖論法不枉而原情較疏矣嗣後刑部進呈本章及秋審各案著大學士詳閱其中有應加覆核者卽擬寫雙籤並將情節聲明進呈待朕酌量則周密慎重益可副朕哀矜庶獄之意

八年七月定孀婦孤子有犯戲殺誤殺等案如伊母守節已逾二十年該督撫查明被殺之人並非孤子取結聲明具題法司核請留養其鬬毆殺人者審無謀故別情該犯之母守節二十年而又年逾五十者亦准其照例聲明法司夾簽入本恭候 欽定至軍流徒罪卽照例分別減等發落

十五年正月 諭國家定有獨子留養之例凡屬情輕俱已邀免惟是愚民無知輕身鬬狠不知留養為格外之仁或轉恃此為倖免之路以致罹於法紀因於案情稍重或理曲尋釁金刃重傷雖經督撫聲請仍以原罪定擬不准留養固屬該犯罪所應得但聲請之案不過尋常鬬毆等類斷不致入於情實徒使淹禁囹圄不得侍養而窮老孤孀無所倚賴深可軫惻朕思此等罪犯並非有謀故重情為常赦所不原既經定擬拘縶逾時已足馴其桀驁之氣應量為末減俾得自新上年秋審經九卿定議矜減者止有二起餘仍監候著該部查明各犯祖父母父母現存果無次丁俱以可矜減等請旨發落嗣後獨子犯罪未邀寬減者該督撫於秋審朝審冊內聲明九卿覆核時照此辦理以昭軫恤無告之意

十七年七月 上以天氣炎蒸熱審減等著展至處暑為止越旬日雨澤尚未霑足復 諭刑部仍行減等俟雨足後照舊辦理

十九年正月 諭從前各省鬬毆情罪稍重之案經部定議不准留養嗣因此等人犯秋審時原不至入情實乾隆十五年特頒諭旨令各省督撫秋審時另冊辦理但十五年以前此等親老丁單之犯間有原題內未經聲敘者遂不得一例邀恩情亦可憫著各該督撫將從前未附聲明確有成招原案可憑者准其一體入冊量予末減以示欽恤

二十五年八月酌定斬絞監候婦女業經解勘一次情罪顯然無可改擬者下次卽停其解審其外省定擬可矜具

題經九卿會核絞決者次年秋審核其無異亦即停其解審以昭矜恤

三十四年十月奉　上諭本日勾到河南省情實招冊內有徐庚一犯因伊子徐國泰興立邪教照大逆緣坐律問擬斬決改爲監候核之原案該犯本不知情特緣伊子坐罪是以停其子勾但思向來辦理逆案內凡緣坐各犯秋審時經九卿三法司均照例列入情實而朕悉準罪人不孥之義並予從寬免勾固屬法外施仁然其中酌理準情亦當有所區別如逆犯家屬內所有弟兄妻子自當按律緣坐至本犯之父則更較別項親屬不同設使於伊子肆行悖逆之事原係知情是該犯之父教子不軌即屬逆案正犯不得謂之緣坐倘伊子所犯平時實不知情後並未同居無從覺察者事發之日遽行因子及親一概坐以大辟於情既覺可憫於義尤屬未協嗣後遇有此等逆案家屬應照大逆緣坐律治罪而該犯之父實不知情者應如何酌量定擬明著爲令俾可永遠遵循著大學士九卿會同該部悉心詳議具奏尋議查律載謀反及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已行未行皆凌遲處死祖父父子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男十六以上皆斬又母女妻妾姊妹等俱給付功臣之家爲奴又律載謀叛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斬父母祖孫兄弟皆流二千里安置各處等語是反逆正犯造謀非一時號召非一人該犯親屬無論籍之同異不得謂無從覺察故律內亦無知情與不知情之分坐以駢首盡法究治以快人心而昭常憲此緣坐之條準情酌理法無可貸至于比照反逆之案其正犯亦實係狂悖不法爲風俗人心之害不得不嚴加懲治以警兇頑而問刑衙門既用比照反逆定律遂於該犯親屬亦照例緣坐查反逆正案罪大惡極故於本犯寸磔之外定有緣坐之條如前經辦過謀反之黃教大逆之李懷林其親屬仍應照律緣坐毋庸另議外其有人本愚妄或希圖誆騙財物興立邪教名目或因挾仇恨編造邪說煽惑人心種種不法情罪可惡律以凌遲實爲不枉但究係比照反逆定罪與實犯者有間若該犯之父實不知情並不同居無從覺察審有實據者應請照謀叛之犯父母流二千里之律酌改爲流三千里安置至本犯之父母既得蒙恩減等則比照叛逆緣坐之祖父及伯叔父似應確審分晰亦一體減流以示　矜全如蒙　俞允所有徐庚一案即照此例辦理

三十七年二月奉　諭據徐績奏軍犯李作頁自配逃回利津原籍經該犯之父李海赴縣首禀例應如罪人自

首免罪但該犯屢犯竊案在配又不能安分殊屬玩法仍擬斬決等語此等軍犯逃回原籍自屬怙過不悛之徒本無足惜但現經伊父首稟於律旣有如罪人自首之條自可量從末減李作良著從寬免死仍發原配地方嗣後有如此者俱照例行但因首告而貸死已屬法外之仁祇可一次若到配後仍不知懲艾復敢脫逃雖有父兄首告亦不准其寬減於情法更爲允協著爲令

四十一年七月奉　諭前據刑部議覆文綬奏審擬投首逃兵彭士仁汪國才照例卽行斬決一案朕以此等逃兵如在軍務未竣以前聞拏投首其人尚知畏法若係大功告竣以後明知不復用兵始行投首不可不申明軍律俾營伍共知儆戒因諭令文綬查明該二犯投到日期據實奏聞今據覆稱查明彭士仁係于上年十月十二日在桐梓縣投到汪國才于上年十一月初十日在巴縣投到等語此等兵丁在軍營潛行脫逃原屬法無可逭但旣查明該二犯軍務未竣以前自行投首尙屬心存畏法較之撤兵以後妄冀倖免始行投到者究屬有間尙可格外施恩於萬無可貸之中宥其一死著交刑部照從前例減等發落其大功告成以後投首者不得復援此例

四十四年六月奉　諭據刑部奏殺死一家四命之兇犯余膺擬凌遲處死其子余世聰余世華余世閏余世榮俱照新例擬斬決前降諭旨將殺死一家多人之犯加重定律者原以此等兇惡之徒將人全家殺害實戾氣所鍾不應復留餘孽且恐兇徒明知法止其身自拚一死逞其殘忍殺害過多以絕人之嗣其妻子仍得倖免於情理實未允協自應改用重典以期辟以止辟今此案余膺殺害熊士順一家四命而余膺及其子余世聰等分別凌遲斬決者共有五犯擬抵之人浮於所殺之數亦覺稍過所有余膺之子余世聰余世華余世閏仍着照原擬斬決其幼子余世榮著從寬免死同兇犯之妻丁氏發伊犁給厄魯特爲奴並著刑部嗣後如有殺一家四命以上之案悉按其所殺人數將兇犯父子照數定罪俾多寡相當其有浮於所殺之數或一人或二人均以其幼者照此辦理並令內外各問刑衙門知之著爲令

四十六年二月奉　諭從前進剿金川所調各省綠營官兵曾在軍前潛逃者卽經降旨飭令各省督撫嚴拏奏請正法所以重軍法警將來也現經文綬奏到川省未獲逃兵尙有七百二十一名之多如有自行投首者著加恩

免其死罪發遣伊犁等處此實朕法外之仁如尚有潛行竄匿不肯投首者若經地方官盤獲仍當即行正法

峻酷

通典三苗作五虐之刑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始爲截人耳鼻椓竅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殷紂爲炮烙之刑（膏銅柱加之以炭令有罪者行焉名曰炮烙之刑）又醢九侯脯鄂侯周西伯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後淫亂不止比干死爭紂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而觀之諸侯皆叛

秦孝公納衛鞅說變法令舍人無驗者罪棄灰於路者刑步過六尺者罰初令之作也一日臨渭決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具刑制上）始皇專任獄吏燕人盧生竊歎曰帝親幸獄吏樂以行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始皇聞之怒曰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誣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三十六年有星墜下東郡至地爲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帝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其石胡亥以趙高爲郎中令更法律令有罪者相坐收族胡亥從之羣臣諸公子有罪令高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十二人戮死尸於市六公子戮死於杜財物沒入縣官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時山東羣盜大起不能禁胡亥責李斯斯懼乃阿意以書對曰夫賢主必能行督責之術則人不犯故韓子曰慈父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胡亥悅行督責益嚴刑者相半死尸成積於市以殺人多者爲忠臣丞相去疾及李斯與將軍馮劫諫胡亥以寇盜並起皆苦於轉戍且止阿房作者胡亥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爲何以在位遂下之吏去疾劫曰將相不辱皆自殺高因譖李斯子由爲三川守與盜通令高按問斯高詐爲御史十輩往訊斯斯以實對輒令榜掠斯急上書高令棄之不奏後胡亥使人驗斯斯懼如前使者乃誣伏遂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夷三族

漢義縱河東人也以鷹擊毛鷙爲治（言如鷹隼之奮擊毛羽執取飛鳥也）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三百餘人縱一切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慄竟坐事誅嚴延年爲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推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強而侵小民者以文內之（飾文而入之於罪也）眾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當生者詭殺之（詭違正理而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慄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致至密也言其

（文案整密也反音憎）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太甚中傷者多尤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總集於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竟以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到雒陽適見報囚（奏報行決也）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殺人（顧反也乘因也）欲以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言多殺人者己亦當死）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言素意不自謂如此）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言待其喪至也）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王溫舒為河內太守先為廣平都尉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驛自河內至長安設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日得可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溫舒竟坐誅尹賞為長安令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為彈（為彈丸作赤白黑三色而共探取之）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其黨與有為吏及他人所殺者則主其喪事　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枹擊鼓椎也音孚）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守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脩治長安獄穿地深方各數丈致令辟為郭（致謂積累也令辟甎也郭謂四周之內也致讀如本音又音緻令音零辟音避歷反）以大石覆其口名為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五人（五家為五人五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惡子不承父母教命者）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扞臂衣也籍記為名籍以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為通行飲食（上音蔭下音嗣）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置放也）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瘞埋也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猶今謂之和表即華表）楬著其姓名（楬杙也椓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楬音竭杙音弋並從木）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發取其尸王莽居攝翟義劉信起兵莽討敗之夷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其後陳良終帶叛入匈奴莽求得行焚如之刑燒殺之及天下兵起董忠反莽令剉忠收其家族以醇醯毒藥尺白刃叢棘埋之

梁元帝即位於江陵帝素苛刻及周師至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並令棒殺之事未行而

城陷

後魏太武帝太平眞君十一年六月誅司徒崔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初崔浩修國史標立石銘刊國記浩本書事備而不典既刊在衢路往來行者咸以為言事遂聞發浩及祕書郎吏以下數百人盡死浩之將誅也幽縶置之檻內送於平城南使衞士數十人溲蘇有反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害未有如浩之甚文成帝太安四年始設酒禁是時年穀屢登士人多因酒致酗訟或議王政故一切禁之釀酤飲皆斬吉凶賓親則開禁有日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外部州鎭至有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疵失所窮理有司苦加訊測而多相誣逮輒劾以不敬諸司官贓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二刑六十二秦州刺史于洛侯為政貪酷殘忍部人王當熾奪人牒脛纏一具洛侯輒鞭當熾一百截其右腕又王隴客刺殺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死罪而已洛侯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胷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痛苦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其體分懸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歎愕合州驚震人懷憤怨文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孝文帝詔使者於州常刑人處宣告兵人斬洛侯以謝百姓

北齊文宣帝自六年之後遂以功業自矜酷暴昏狂任情喜怒為大鑊長鋸剉碓之屬並陳於庭意有不快則手自屠裂或命左右臠噉以逞其意時楊遵彥秉政乃命憲司先定死罪囚置於仗衞之中帝欲殺人則執以應命謂之供御囚經三月不殺者皆免其死帝嘗幸金鳳臺受佛戒多召死囚編蘧篨為翅令之飛下謂之放生墜皆致死帝以為歡時有司折獄又皆酷法訊囚則用車輻㽲杖夾指壓踝又立之燒犂耳上或使以臂貫燒車釭既不勝其苦皆致誣伏

後周宣帝性殘忍暴虐自在儲貳惡其叔父齊王憲及王軌宇文孝伯等及卽位並先誅戮由是內外不安俱懷危懼其後荒淫日甚惡聞其過誅戮無度疏斥大臣又數行肆赦為姦者皆輕犯刑法政令否塞下無適從於是又廣刑書要制而更峻其法謂之刑經聖制宿衞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沒上書字誤者科其罪又作礔礰車以威婦人其決人云與杖者卽百二十云多打者卽二百四十名曰天杖帝既酣飲過度有下士楊文祐因歌曰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恆常醉政事日無次鄭譯奏之帝怒命賜杖二百四十而致死後更命中士皇甫猛歌

猛又諷諫鄭譯又奏之又賜猛杖百二十是時下自公卿內及妃后咸加箠楚上下愁怨

隋文帝性猜忌素不悅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內外小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污因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即令斬之十年尚書右僕射高熲理書侍御史柳彧等諫以為朝堂非殺人之處殿廷非決罰之地帝不納熲等乃盡詣朝堂請罪曰陛下子育羣生務在去弊而百姓無知犯法者不息致陛下決罰過嚴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請自退屏以避賢路帝於是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十者皆比常數百故多致死帝不懌乃命殿內去杖欲有決罰各委所由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上言帝寵高熲過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笞之自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廷殺人兵部右侍郎馮基固諫帝不從竟於殿廷行決帝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也開皇十六年有司奏合川倉粟少七千石命斛律孝卿鞫問其事以為主典所竊復令孝卿馳驛斬之沒其家為奴婢鬻粟以填之是後盜邊糧者一斗以上皆死家口沒官十七年詔又以所在官人不相敬憚多自寬縱事難克舉諸有殿失雖備科條或據律乃輕論情則重不即決罪無以懲肅其諸司屬官若有愆犯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為幹能以守法為懦弱是時帝意每尚慘急而姦回不止又定盜一錢棄市法聞見不告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榱桷三人同竊一瓜事發即時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為枉人來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盜取一錢棄市之法帝嘗發怒六月棒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天道既於炎陽之時震其威怒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帝猜忌愈甚臣僚用法尤峻御史以元正日不劾武臣衣劍之不齊者或以白帝帝謂之曰爾為御史何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左領軍府長史考校不平將作寺丞以課麥麪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獨孤師以私受蕃客鸚鵡帝察知並親臨斬決仁壽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常不復依准科條時楊素正被委任素又稟性高下公卿股慄不敢措言素與鴻臚少卿陳延不平蕃客館庭中有

馬屎又庶僕氈上樗蒲旋以白帝皆於西市棒殺而搒捶陳延殆至於斃大理寺卿楊遠劉子通等性愛深文每隨衙奏獄能希旨帝大悅並遣於殿庭三品行中供奉每月有詔獄專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則按以重抵無殊罪而死者不可勝言遠又能附楊素每於塗中接候而以囚名目白之皆隨素所爲輕重其臨終赴市者莫不塗中呼枉仰天而哭煬帝大業中外征四夷內窮嗜欲兵革歲動賦斂滋繁窮人無告聚爲盜賊帝乃更立嚴刑敕天下竊盜以上罪無輕重不待聞奏皆斬百姓轉相羣聚攻掠城邑誅罰不能禁帝以盜不息乃益肆淫刑九年又詔爲盜者籍沒其家自是羣盜大起縣官人又各擅威福生殺任情矣及楊元感反帝誅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轘裂梟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以下臠噉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潰貝州刺史庫狄士文至州發姦擿隱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餘人而奏之士文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徧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捶撻盈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韋焜爲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爲清河令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爲之語曰刺史羅刹暴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和生喫人士文竟坐免田式爲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於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壻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誡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樓瞻眺以暢鬱思式知之笞寧五十其所使奴嘗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爲慢己立即棒殺之或僚吏姦贓部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或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暴刻如此由是除名爲百姓王文同爲恒山郡守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令左右刻木爲大橛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於木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懾氣及煬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有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爲妖妄皆收繫獄至河閒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覆面於地箠殺之有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爲結黨惑衆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數千人復將殺之百姓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其善意馳鏁之斬於河閒以謝百姓讎人剖其棺臠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

大唐武太后臨朝屬徐敬業反越王貞等起兵遂立威刑以服天下將移神器漸引酷吏務令深文長壽年有上書人言嶺表流人有陰謀逆者乃遣司刑評事萬國俊就按之若得反狀便行斬決國俊至廣州徧召流人擁之水中以次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鍊曲成反狀仍更誣奏云諸道流人咸有怨恨若不推究爲變非遙太后又命攝監察御史劉光業王德壽鮑思恭王處貞屈貞筠等分往劍南黔中安南嶺南等六道按鞫流人光業誅九百餘人德壽誅七百人其餘少者不減數百人亦有雜犯及遠年流人枉及禍焉時周興來俊臣等相次推究大獄乃於都城麗景門內新置推事使院時人謂之新開獄俊臣又與御史侯思止王弘義郭霸李敬仁評事康暐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共爲羅織以陷良善前後枉遭殺害不可勝數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其意旨皆羅網善人織成反狀俊臣每鞫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於甕火四圍繞炙之或絕其糧餉至有抽衣絮以啖之者又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有制書寬囚徒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囚然後宣示自是海內兇懼道路側目天授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眞以來俊臣等用法嚴酷上疏曰臣聞陳平事漢祖謀疎楚君臣乃用黃金五萬斤行反閒之術項王果疑臣下陳平反閒遂行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當有兇惡焉知必無陳平先疎陛下君臣後謀良善陛下昨語臣云我比已作此意便是愚臣管測先天而天不違至如羅織之徒卽疎閒之漸陳平反閒其遠乎哉王制曰凡制刑決獄以成告於正正聽之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王三宥之然後制刑臣竊見比日獄官一單車使推訖萬事卽定法家隨斷輕重不推有無卽時便決不待聞奏此權由臣下非審愼之法倘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乎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按覆旣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事非可久物情駭懼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若假此威權便是竊國家利器也不可不愼麟臺正字陳子昂上書曰臣聞之聖人出必有驅除蓋天人之符應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敢謀亂常陛下順天行誅罪惡咸服豈非上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而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爲人意惡其首亂倡禍法合誅屠將息姦原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冀以懲剏勸於天下大者流血小禦魑魅今朝廷惶惶莫能

自固海內傾聽以驚恐愚臣昧焉竊恐非五帝三王伐罪弔人之意也頃年以來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大䧟所告以揚州爲名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遂使姦臣之黨快意相讎睚眦之嫌則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咸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唱之莫知寧所伏願念之郎天下幸甚京兆府萬年縣主簿徐堅上疏曰臣聞書有五聽之道慮失實情也令著三覆之奏恐致虛枉也比見有勅勘當反逆命使者得實便决殺人命至重不可再生倘萬分之中有一不實欲訴無路懷枉誰明飮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願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則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生人歡悅見祥刑之意聖歷元年武太后謂侍臣曰往者來俊臣等推按刑獄朝臣遞相牽引咸承反逆中間疑有枉濫更遣近臣就獄親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近日俊臣死後更無聞有反者然則以前就戮者不有冤濫者耶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比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誣而死告者特以爲功天下號爲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今日以俊臣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更無反者乞陛下得告狀但收掌不須推問太后大悅曰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爲淫刑之主太后頗悟於是監察御史魏靖上疏曰來俊臣所處極法以其羅織良善臣聞郭霸自刺而唱快萬國俊披遮而遽亡崔獻可臨終膝拳於頂李敬仁將死舌至於臍皆衆鬼滿庭羣妖橫道唯徵集應若響隨聲備在人傳不爲虛說伯有晝見殆無以過此亦羅織之一據也倘使平反者數人衆共詳覆來俊臣等所推大獄庶鄧艾獲申於今日孝婦不濫於昔時恩渙一流天下幸甚於是制錄來俊臣邱神勣等所推鞫人身死籍没者令三司重檢勘有冤濫者並皆雪免矣中宗神龍元年制以邱神勣來子珣周興萬國俊來俊臣魚承曄王景昭索元禮傅游藝王弘義張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陳嘉言劉光業王德壽王處貞屈貞筠鮑思恭等自垂拱以來多枉濫殺人者所有官爵並令追奪於是天下稱慶

○開元格附

周朝酷吏來子珣京兆府萬年縣 萬國俊荊州江陵縣 王弘義冀州 侯思止京兆府 郭霸舒州同安縣 焦仁亶蒲州河東縣 張知默河南府緱氏縣 李敬仁河南府河南縣 唐奉一齊州金節縣 來俊臣周興邱神勣索元禮曹仁悊王景昭裴籍李秦授劉光業王德壽屈貞筠鮑思恭

劉景陽王處貞以上檢州貫未獲及　右二十三人殘害宗支毒陷良善情狀尤重身在者宜長流嶺南遠處縱身沒子孫亦
不得仕宦陳嘉言河南府河南縣魚承曄京兆府櫟陽縣皇甫文備河南府緱氏縣傅游藝　右四人殘害宗支毒陷良善情狀稍輕身在
者宜配嶺南縱身沒子孫亦不許近任　敕依前件

續通典唐肅宗初監察御史敬羽兇暴不能忍嘗作巨枷號鼩尾榆因人多死又作匣於地以門牡轢其腹謂之肉
餺飥掘地實棘蒙以席瀕坎鞫囚不服則擠之坎人多濫死有康謙者以貲富嘗納金於楊國忠授安南都護領
山南東路驛事吏誣其過史朝義羽鞫之謙鬚長三尺明日脫盡膝踝皆碎人視之驚以爲鬼乃殺之寶應初斥
爲道州刺史詔追殺之羽聞使者至將逃吏械之臨死袖中出牒數番乃吏相告訐語吒曰不及推死矣治州者
宜無寢德宗時韓滉爲兩浙觀察使嘗禁部內宰殺耕牛婺州傍縣有犯其令誅及鄰伍死者數百人又遣推覆官
分察境內情涉疑似必寘極法誅戮殘忍一判即戮數十人月無虛日雖令行禁止而冤濫相尋李實爲京兆尹恃
寵強愎不顧文法貞元二十年關中大饑實匿災不報百姓至撤屋賣苗麥以供賦斂優人成輔端因戲作語爲秦民
艱苦之狀實怒坐以誹謗朝政立

漢高祖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特重其法分遣使者捕逐中書侍郎蘇逢吉草詔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
或謂逢吉曰爲盜族誅已非王法況鄰保乎逢吉怒以爲是不得已但省去族誅字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
殺平陰縣十七村民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率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於山中盜皆誅殺之明年詔
鐫職內道租賦違詔徵斂窮民大擾官吏多遭咎罰遣呼掊克聚錢二十萬貫胥吏有絲毫之犯者固死無犯者且
曰死亦不屈每杖殺之京師無貴賤莫不切齒順宗在諒闇逾月實斃人於府者十數事聞貶爲通州長史制出市
人皆袖瓦石將碎其首乃間道而遁

憲宗元和十一年柳公綽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即時搒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試臣乃
輕陛下法帝曰既死不以聞可乎公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散走仁魯後至見
民捕盜者以爲賊悉擒之斷其腳筋暴之山麓宛轉呼號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冤而逢吉以仁魯爲能由是天下

因盜殺人巡邏逢吉爲人貪詐無行喜爲殺戮高祖初鎮河東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因無輕重曲直盡殺以報曰獄靜矣有庶兄自外來未白逢吉而見其諸子逢吉怒託以他事告於高祖杖殺之其慘忍如此時侍衛都指揮使史宏肇性尤殘刻河中鳳翔永興三鎮連叛人情洶懼流言以相驚恐宏肇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時太白晝見民仰觀者輒腰斬於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訛言遂棄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宏肇但伸三指示之卽腰斬又爲斷舌決口斮筋折足之刑備極慘毒

周世宗用法過嚴往往傷於慘刻翰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其子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爲勘斷帝大怒遣竇儀乘驛往按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家宋州巡檢供奉官竹奉璘捕盜不獲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監納取耗刑部員外郎陳渥檢田失實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儼治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希督修永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啗飯者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不奉使者命檢視夏苗左藏庫使符令光造軍士襪褲不辦楚州防禦使張順隱落稅錢皆抵極刑時論冤之

南漢劉龔性苛酷爲刀鋸支解刳剔之刑每視殺人則不勝其喜不覺朶頤垂涎呀呷人以爲眞蛟蜃也

宋太宗時開封民王元吉爲後母所誣繫左軍巡獄獄卒縶縛搒治極其慘毒謂之鼠彈箏及事白帝命卽以其罪罪之

眞宗朝京東兩浙轉運使孫何性卞急頗事苛察日有捶楚官屬罹譴罰者甚衆從者依憑其威妄爲寒暑所至騷然州縣吏患之乃求古碑字磨滅紙本揭之館中何至則細讀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而嗅之遂往往至日暮不省錄文案而去韓縝知秦州指使傅勍夜被酒悞隨入州宅縝令軍校以鐵裹杖捶死勍妻持血衣撾登聞院鼓以訴落職分司南京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玉汝縝字也蔡確於元豐間爲御史中丞太學虞蕃訟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已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爲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胾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若犬豕久繫不問及問則無事不承矣確遂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神宗出絳知亳州而以確代其位

哲宗紹聖中董必提舉湖南常平時相章惇方置衆君子於罪孔平仲在衡州以倉粟腐惡糶餓歲稍損價發之必郎劾其戾常平法置鞫長沙以承惇意無辜繫訊多死者平仲坐徙韶州惇與蔡卞將大誅流人遣必往廣西察訪帝既止不治必所至猶以慘刻按脅立威爲五書歸奏寧宗時有吳淵者歷官江浙閒政尙嚴酷好興羅織之獄所至籍入豪橫世有蜈蚣之謠理宗用刑寬恤而法吏舞姦不勝其弊每歲冬夏詔提刑行郡決囚提刑憚行悉委倅貳倅貳復委幕屬所委之人類皆肆行威福以要餽遺監司郡守下及州縣莫不恣行橫暴意所欲殺輒殺之一呼喝吏卒嚴限日期監勒招承催促結款而又擅置獄具非法殘民或斷薪爲杖掊擊手足名曰掉柴或木索并施夾兩脛名曰夾幫或纏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或反縛跪地短豎堅木交辮兩股令獄卒跳躍於上謂之超棍法無拘鎖之條時州縣一時彈壓盜賊姦暴罪不至配者故拘鎖之或一月兩月或一季半年俾之省愆竟無限赦亦不支口食淹滯囚繫死而後已又以已私摧折手足拘鎖尉砦亦有豪強賂吏羅織平民而囚殺之甚至户婚詞訟亦皆收禁有飲食不充飢餓而死者有無力請求吏卒凌虐而死者有爲兩詞賂遺苦楚而死者懼其發覺先以病申名曰監醫實則已死至度宗時雖累詔切責禁止終莫能勝焉

遼穆宗嗜酒及獵不恤政事五坊掌獸近侍奉膳掌酒人等以獐鹿野豕鶻雉之屬亡失傷斃及私歸逃亡在告踰期召不時至或以奏對少不如意或以飲食細故或因犯者遷怒無辜輒加炮烙鐵梳之刑時或手刃刺人斷手足爛肩股折腰脛劃口碎齒鋸灼梟礫棄屍於野往往築封以爲京觀應歷十年以後時爲長夜輒月之飲醉中誅戮愈橫監雉詳衮壽格寧古等斃雉而亡獲之將誅殿前都檢點耶律伊勒哈諫曰法不當死不聽殺而支解之以屍付伊勒哈曰收汝故人命有司取鹿人之在繫者六十五人斬所犯重者四十四人餘悉痛杖之

道宗太康中耶律伊遜窮治蕭蘇色等獄恐上疑引數人庭詰各令荷重校以繩繫其頸皆皆憤不能出氣惟求速死伊遜反奏曰別無異辭遂戮耶律薩喇等三十五人又殺蘇色等諸子其幼稚及婦女奴婢貲產悉籍沒以分賜舊臣時方暑屍不得瘞以至腐臭乾統以來賞罰無章叛亡相繼天祚大恐益務繩以嚴酷初太祖剛治諸弟逆黨權宜立法設爲投崖礮擲釘割臠解之刑至是復興焉

金初法制簡易天會已來漸用吏議以杖折徒累及二百州縣立威甚者置刃於杖虐於肉刑

熙宗皇統已後酗酒妄殺后妃宗室大臣率無故被戮九年五月以天變肆赦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摘其語以爲誹謗帝大怒命衛士拽鈞下殿捶之數百不死手劒剺其口而醢之時有鄭建充者爲平涼尹性剛暴常畜獮犬十數奴婢有罪既笞已復嗾犬齧之骨肉都盡

海陵猜忌殘忍以篡弒得國即位之初殺太傅領三省事宗本等百二十餘人又以詐書殺行臺左丞相蘇嚕等皆夷其族以魏王威泰之孫呼爾察好修飾族之自是已後翦滅宗室鉤棘鍜鍊無歲不有誅戮

宣宗喜刑罰大臣已下往往被笞楚至用刀杖決殺言者及果勒齊用事威刑自恣定制有司犯贓罪的決微過亦然風紀臣失糾亦決考滿校其受決多寡以爲殿最南遷之後習以成風雖士大夫亦爲所移如右丞圖克坦思忠好用麻椎擊人號麻椎相公運使李特立號半截劒言其短小鋒利也刑部郎中馮璧號馮劊雷淵爲御史至蔡州得姦豪杖殺五百人號曰雷半千又有完顏瑪克沁楚皆以酷聞

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獄襲用金律頗傷嚴刻世祖刊定至元新格頒行英宗又損益之爲大元通制漸近乎恕初憲宗時斷事官伊囉斡齊與布扎爾總天下財賦於燕視事一日殺二十八人其一人盜馬者既杖而釋之矣適有獻刀環者遂追還所杖之人手試刀斬之

世祖至元中湖廣行省平章政事約蘇穆爾貪縱淫虐誅求無厭或妄言初歸附時州縣長吏及吏胥富人比屋斂銀將輸之官銀已具而事終止約蘇穆爾即下令責民自實使者旁午隨地置獄株連蔓引備極慘酷民以搒掠瘐死者載道

明太祖開國之初懲元季貪冒重繩贓吏其法至剝皮囊草諭刑部凡官吏有犯宥罪復職書過榜其門使自省不悛論如律

洪武時永嘉侯朱亮祖父子工部尚書夏祥皆斃杖下

洪武十八年大誥三篇成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已下萬數貴溪儒士夏伯啟叔姪斷指不仕蘇州

人才姚潤王謨被徵不至皆誅而籍其家寰中士夫不爲君用之科所由設也其三編稱寬容然所記進士監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猶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還職率戴斬罪治事其推原中外貪墨所起以六曹爲罪魁郭桓爲誅首郭桓者戶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趙全德等與桓爲姦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繫死者數萬人覈贓所寄借徧天下民間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時咸歸謗御史余敏丁廷舉或以爲言帝乃手詔列桓等罪而論右審刑吳庸等極刑以厭天下心先是空印事發誅殺已過當其後胡惟庸藍玉兩獄株連死者且四萬他如僉都御史嚴德珉以辭官黥戍蘇州知府魏觀以上梁文腰斬馮勝傅友德俱開國功臣並以無罪賜死議者病其險刻時吏部尚書詹徽性殘忍用刑慘厲常侍懿文太子錄囚太子屢欲有所出徽輒文附重法太子爲白帝帝先入徽言曰徽執者法也太子因言立國以仁厚爲本帝曰汝欲自爲帝耶太子懼因感疾卒

東廠之設始於成祖立廠於東安門北令嬖倖者提督之緝訪謀逆妖言大姦惡等至憲宗時尚銘領東廠又別設西廠以汪直督之所領緹騎倍東廠自京師及天下旁午偵事雖王府不免直復任錦衣百戶韋瑛爲心腹屢興大獄建寧衛指揮楊曄故少師榮曾孫也與父泰爲仇家所告逃入京匿姊夫董璵所璵爲請瑛瑛陽諾而馳報直直卽捕曄璵考訊三琵之琵者錦衣酷刑也骨節皆寸解絕而復甦曄不勝苦妄言寄金於其叔父兵部主事士偉家直不復奏請捕士偉下獄並掠其妻孥獄具曄死獄中泰論斬直中廢復用先後凡六年寃死者相屬會直數出邊監軍大學士萬安奏罷西廠於是尚銘專用事未幾亦黜

宣德三年怒御史嚴皚方鼎何傑等入不朝參命枷以徇自此言官有荷校者正統中王振擅權尚書劉中敷侍郎吳璽陳瑺祭酒李時勉率受廷杖成化十五年汪直誣陷侍郎馬文昇都御史牟俸等詔以科道李俊王濬等五六十人容隱廷杖人二十

成祖靖難後悉指忠臣爲姦黨甚者加族誅妻女發浣衣局教坊司親黨謫戍者至隆萬間猶句伍不絕御史大夫景淸以早朝懷刃事覺磔死族之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抗拒者旣盡被殺戮又懼人稱議之疾

誹謗特甚任用陳瑛呂震紀綱輩專以羅織爲事於是蕭議周新解縉等多無罪死

武宗時磔流賊趙璲等於市剝爲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訓有禁不聽募以皮製鞍鐙帝每騎乘之

正德元年復設西廠以命谷大用邱聚領東廠皆劉瑾黨也兩廠爭用事瑾又改惜薪司外薪廠爲辦事廠榮府舊倉地爲內辦事廠自領之京師謂之內行廠雖東西廠皆在伺察中加酷烈焉凡瑾所逮捕一家犯隣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且創例罪無輕重皆決杖永遠戍邊或枷項發遣枷重至百五十斤不數日輒死尚寶卿顧璿副使姚祥工部郎張瑋御史王時中輩並不免瀕死而後謫戍御史柴文顯汪澄以微罪至凌遲官吏軍民非法死者數千瑾誅西廠內行廠俱革獨東廠如故張銳領之與衞使錢寧並以緝事恣羅織至嘉靖二年芮景賢領廠事任千戶陶淯多所誣陷

正德十四年以諫止南巡廷杖修撰舒芬等百四十六人死者十一人金吾衞都指揮僉事張英自刃以諫衞士奪刃得不死亦杖殺之

世宗性猜忌寃濫相尋雖間命寬恤而意主苛刻中年益惡言者中外相戒無敢觸忌諱兵科給事中楊允繩以訪毀元修死西市御史楊爵疏詆符瑞詞過切直下詔獄搒掠血肉狼籍關以五木死一夕復甦所司請送法司擬罪不許命嚴錮之主事周天佐御史浦鋐以救爵先後箠死獄中工部員外郎劉魁給事中周怡皆以言事同繫歷五年不釋既而有神降於乩感其言出之未踰月尚書熊浹疏言乩仙之妄帝怒復令東廠追執之比三人至同繫鎮撫獄桎梏加嚴飲食屢絕且令伺其言動五日一奏聞謂之監帖

嘉靖三年羣臣爭大禮廷杖翰林學士豐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至十六人中年刑法益峻受廷杖者愈多宣大總督翟鵬薊州巡撫朱方以撤防早宣大總督郭宗皋大同巡撫陳燿以敵入大同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卿沈良才以議丁汝夔獄緩戎政侍郎蔣應奎左通政唐國相以子弟冒功皆逮杖之方燿斃於杖下而黯僑良才杖畢趨治事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又因正旦朝賀怒給事中張思靜等皆朝服予杖天下莫不駭然四十餘年間杖殺朝士倍蓰前代

萬厯初馮保以司禮兼廠事建廠東上北門之北曰內廠而以初建者爲外廠

萬厯六年以爭閣臣張居正奪情杖編修吳中行等五人其後主事盧洪春給事中孟養浩王德完輩咸以建言被杖多者至一百自十二年至三十四年內外官杖戍爲民者共百四十八

天啟時太監王體乾奉敕大審重笞戚畹李承恩以悅魏忠賢於是萬燝吳裕中斃於杖下臺省力爭不得閣臣葉向高言數十年不行之敝政三見於旬日萬萬不可再行忠賢乃罷廷杖而以所欲殺者悉下鎭撫司士大夫益無噍類矣

南京行杖始於成化十八年南御史李珊等以歲祲請振帝摘其疏中訛字令錦衣衞詣南京午門前人杖二十守備太監監之至正德間南御史李熙劾貪吏觸怒劉瑾矯旨杖三十時南京禁衞久不行刑選卒習數日乃杖之幾斃

天啟時魏忠賢以秉筆領廠事用衞使田爾耕鎭撫許顯純之徒專以酷虐鉗中外而廠衞之毒極矣凡中官掌司禮監印者其屬稱之曰宗主而督東廠者曰督主東廠之屬無專官掌刑千戶一理刑百戶一亦謂之貼刑皆衞其隸役悉取給於衞最輕黠儇巧者乃撥充之役長曰檔頭帽上銳衣靑素襪褶繫小縧白皮韡專主伺察其下番子數人爲幹事京師亡命誆財挾讐視幹事者爲窟穴得一陰事由之以密白於檔頭檔頭視其事大小先予之金事曰起數金曰買起數既得事帥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樁番子即突入執訊之無有左證符諜賄如數徑去少不如意搒治之名曰乾醡酒亦曰搬罾兒痛楚十倍官刑且授意使牽有力者有力者予之多金即無事或靳不予予不足即上聞下鎭撫司獄立死每月旦廠役數百人掣簽庭中分瞰官府其視中府諸處會審大獄北鎭撫司考訊重犯者曰聽記他官府及各城門訪緝者曰坐記某官行某事某城門得某姦胥吏疏白坐記者上之廠曰打事件至東華門雖夤夜投隙中以入即屏人達至尊以故事無大小天子皆得聞之有四人夜飲密室一人酒酣謾罵魏忠賢其三人噤不敢出聲罵未訖番子攝四人至忠賢所即磔罵者而勞三人金

莊烈帝即位忠賢伏誅而王體乾王承祚鄭之惠李承芳曹化淳王德化王之心王化民齊本正等相繼領廠事告

莊烈帝承神宗廢弛熹宗昏亂之後鋭意綜理用刑頗急十一年南通政徐石麒疏救鄭三俊因言皇上御極以來諸臣麗丹書者幾千圜扉爲滿使淸法盡協猶屬可憐況怵惕於威嚴之下者有將順而無挽回有揣摩而無補救株連蔓引九死一生豈聖人惟刑之恤之意哉十四年大學士范復粹疏請淸獄言獄中文武纍臣至百四十有奇大可痛皆不報

刑法有創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鎭撫司獄是已

密之風未嘗息也德化及東廠理刑吳道正等偵閣臣薛國觀陰事國觀由此死崇禎十五年御史楊仁愿疏請寬東廠事件復切言緹騎不當遣帝雖戒諭廠衞而倚毗益甚至國亡乃已

錦衣衛即古詔獄太祖時天下重罪逮至京者收繫獄中數更大獄多使斷治所誅殺甚多然其後悉焚刑具申明禁令成祖寵幸紀綱令治錦衣親兵復典詔獄綱遂用其黨莊敬袁江王兼李春等緣借作姦數百千端久之族綱而錦衣典詔獄如故終明之世遂廢洪武詔不用矣英宗初王振用指揮馬順毒流天下天順復辟指揮門達鎭撫逯杲怙寵羅織達遣旗校四出杲又立程督並以獲多爲主千戶黃麟之廣西執御史吳禎至索獄具二百餘副天下朝覲官陷罪者甚衆杲死達兼治鎭撫司搆指揮使袁彬繫訊之五毒更下僅免朝官楊瑄李觀輩皆銀鐺就逮益自紀綱誅其徒稍戢至正統時復張天順之末禍益熾朝野相顧惴惴不自保正德中旗校王邦奇貪饕搏噬有若虎狼其捕姦盜也或以一人而牽十餘人或以一家而連數十家鍛鍊獄詞付之司寇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或用番役四出搜愚民詭異之書或購姦僧潛行誘愚民彌勒之教然後從而掩之無有解脫謂之種妖言數十年內死者塡獄生者冤號不可勝記鎭撫司分南北北司專理詔獄

初衞獄附衞治至門達掌問刑又於城西設獄舍拘繫狼籍正德時衞使石文義與張綵表裏作威時稱爲劉瑾左右翼祖制凡朝會廠衞率屬及校尉五百名列侍奉天門下糾儀失儀者即褫衣冠執下鎭撫司獄杖之乃免迨萬曆中始罷其制時告訐之風稍衰故大臣被錄者寡然進言及忤礦稅璫者輒下詔獄刑科給事中楊應文言監司守令及齊民被逮者百五十餘人雖已打問未送法司獄禁森嚴水火不入疫癘之氣充斥囹圄衞使駱思恭亦言

熱審歲舉俱在小滿前今三年不行鎭撫司監犯且一千百多拋瓦聲冤鎭撫司陸逵亦言獄囚怨恨有持刀斷指者俱不報魏忠賢起楊左之獄許顯純輩定爰書坐贓比較立限嚴督之五　一追比　輸金不中程者受全刑曰械曰鐐曰棍曰桚曰夾棍五毒備具呼暑聲沸天血肉潰爛宛轉求死不得顯純叱咤自若一夕令諸囚分舍宿於是獄卒曰今夕當有壁挺者壁挺獄中言死也明日漣死光斗等次第皆鎖項拉死自劉瑾創立枷錦衣獄常用之神宗時御史朱應轂具言其慘請除之不聽至忠賢益爲大枷又設斷脊墮指剝皮刵舌之刑葢厰禍至忠賢而極矣莊烈帝疑羣下王德化掌東厰以慘刻輔之孟明掌衛印時有縱舍然觀望厰意不敢違而鎭撫梁清宏喬可用朋比爲惡凡搢紳之門必有數人往來蹤跡故常晏起早闔毋敢偶語旗校過門如被大盜官爲囊槖均分其利京城中姦細潛入傭夫販子陰爲流賊所遣無一舉發而高門富家跼蹐無寧居其徒黠者恣行請託稍拂其意飛誣立搆摘竿牘片字株連至數十人秕政淪胥刑章顛覆於斯爲極云

決斷

通典 漢沛縣有富家翁貲三千餘萬小婦子年纔數歲頃失其母父無親近其女不賢翁病困思念恐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爲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劒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女不肯與兒詣郡自言求劒時太守何武得其條辭因錄其女及壻省其手書顧謂掾吏女性強梁壻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實寄之耳不當以劒與之夫劒者所以斷決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壻必不復還其劒當聞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見申展此凡庸何能思慮弘遠如是哉悉奪取財以與子曰蔽女惡壻溫飽十歲亦以幸矣論者大服武又漢時臨淮有一人持匹縑到市賣之道遇雨披戴後人來共庇蔭雨霽當別因共爭鬬各云我縑詣府自言太守薛宣核實良久人莫肯首服宣曰縑値數百錢何足紛紜自致縣官呼騎吏中斷人各與半使人聽之後人曰受恩前操之而本主

後漢鍾離意爲會稽北部督郵有烏程男子孫常與弟並分居各得田十頃並死歲饑常稍稍以米粟給並妻子輒追計直作券沒取其田並兒長大訟常掾綝主稱怨宣曰然固知其當爾也因詰責之具服悉畀史議皆曰孫並兒

二十三年尚書省奏益都民范德年七十六爲劉祐毆殺法當死以親老無侍請帝曰范德與祐父母年相若卽當如父母視之竟至毆殺難從末減可論如法

元太宗三年燕南諸路廉訪使博囉哈雅充斷事官有民誤毆人死吏論以重法其子號泣請代博囉哈雅戒吏使擒於市懼則殺之擒之果不懼乃曰誤毆人死情有可宥子而能孝義無可誅遂并釋之使出銀以資埋葬且呼死者家諭之其人悅從

世祖至元十四年張雄飛爲荆湖北道宣慰使有告常德富民十餘家與德山寺僧將爲亂衆議以兵討之雄飛告者必其讐也且新附之民當以静鎭之兵不可遽用苟有他吾任其責遂止徐察之果如所言

二十二年籍河東按察使阿哈瑪特家其奴張巙札爾等罪當死謬言阿哈瑪特家資多隱寄遂鉤考捕繫連及無辜京師騷動帝頗疑之命丞相安圖集六部長貳官詢問其事吏部尚書布呼密曰是奴爲阿哈瑪特心腹爪牙死有餘罪爲此言者葢欲苟延歲月儌幸不死爾豈可復受其誑嫁禍善良耶急誅此徒則怨謗自息丞相以其言入奏帝悟命布呼密鞫之具得其實巙札爾等伏誅其捕繫者盡釋

成宗大德中宗王兄弟二人守邊兄陰有異志弟諫不聽卽上馬馳去兄遣奴挾弓矢追之弟發矢斃其奴兄訴囚其弟獄當死刑部尚書王約慮囚曰兄之奴卽弟之奴況殺之有故立釋之京民王氏仕江南而歿有遺腹子其女育之年十六乃訴其姊匿貲若干有司責之急約視牘曰無父之子育之成人且不絶王氏祀姊之恩居多誠利其貲寧育之至今日耶改前議而斥之又民柴氏初無子養張氏子爲後既而得子張出爲僧柴之子又歿僧乃訟家產詔約鞫之約詰曰汝出家既分承汝師衣鉢又何得爲柴氏業乎僧不能荅遂歸柴氏應後者

仁宗時虞槃爲湘鄉州判官有巫妄稱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卽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槃晝夜赴救寢食盡廢縣長吏已下皆迎巫至其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且盡室逃槃得刼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爲坐捕盜司召巫至鞫之無敢施鞭箠者槃謂卒曰此將爲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爲變乃斷巫并其黨悉如法丹徒縣民有二弟共殺其姊者獄久不決浙西廉訪使俾爲程介子文傳鞫

之旣得其情其母乞貸二子命以終養文傳謂二人所承有輕重以首從論則爲首者當死司從其議

明太祖洪武元年民父以誣逮其子訴於刑部法司坐以越訴帝曰子訴父枉出於至情不可罪

五年楊卓爲廣東行省員外郞田家婦獨行山中遇伐木卒欲亂之婦不從被殺官拷同役卒二十人皆引服卓曰卒人衆必善惡異也可盡抵罪乎列二十人庭下熟視久之指兩人曰殺人者汝也兩卒大驚伏罪

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奏民毆孕婦至死者律當絞其子乞代大理卿鄒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可矜然死婦係二人之命犯人當二死之條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子詔從俊議時有告謀反者勘問不實刑部言當抵罪帝以問秦裕伯對曰元時若此者罪止杖一百蓋以開來告之路也帝曰姦徒不抵善人被誣者多矣自今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成祖時葉宗人爲錢塘令嘗視事有蛇升階若有所訴宗人曰爾有冤乎吾爲爾理蛇卽出遣吏尾之入餅肆爐下發之得僵屍蓋肆主殺而瘞之也遂伏法

宣宗朝顧佐爲右都御史臺綱肅然或告其不理冤訴帝曰此必重囚教之命法司會鞫果千戶臧淸殺無罪三人當死使人誣佐帝曰不誅淸則佐法不行磔淸於市

憲宗成化時華亭縣有民母再醮生一子母死二子爭葬質之官知縣某判其狀曰生前再醮終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令後子收葬

穆宗隆慶中張淯爲永康令有巨盜盧十八剽庫金十餘年不獲御史以屬淯淯刻期三月必得盜而請御史月下數十檄及檄累下淯陽笑曰盜遁久矣安從捕寢不行吏某婦與十八通吏頗爲耳目聞淯言以告十八十八意自安淯乃令他役詐告吏負金繫吏獄密召吏責以通盜死罪復教之請以婦代繫而已出營資以償十八聞亟往視婦因醉而擒之及報御史僅兩月耳久之以治行第一赴召去永甫就車顧其下曰某盜已來去此數里可爲我縛來如言跡之盜正濯足於河縶至盜服辜永人駭其事謂有神告淯曰此盜捕之急則遁今聞吾去乃歸耳以理卜何神之有

神宗時右副都御史王世貞撫治鄖陽有姦僧僞稱樂平王次子奉高皇帝御容金牒行游天下世貞曰宗藩不得

遭饑賴常升合以長成人而更爭訟非順遜也意獨曰常身爲父遺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而稍以升合券取其田懷挾姦詐貪利忘義並妻子雖以田與常固追之至非私家也請奪常田界並妻子衆議爲允謝夷吾爲荆州刺史行部到南陽縣遇章帝巡狩幸南陽有詔敕夷吾入傳錄見囚徒勿廢舊儀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於其中夷吾首錄囚徒有亭長姦部人者縣言和姦上意以爲長吏以劫人而得言和曰觀刺史決當云何須臾夷吾呵之曰亭長職在禁姦今爲惡之端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悌免長吏之官理亭長罪帝善之

續通典 唐德宗時維揚有富室子父亡事繼母不謹一日上壽母賜之觴子覆於地地墳因號於衆曰母將酖我訴之州刺史杜亞曰酒何從來曰長婦執爵而致亞曰爾婦誣其母遂伏法

憲宗元和中呂元膺鎮岳陽出行見有喪轝駐道左男子五人衰服從元膺曰遠葬則傪近葬則省此姦也令捜其棺中皆兵刃曰欲謀過江掠貨假喪使渡者不疑耳劾之更同黨數十已集彼岸並擒付法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滑州掌書記孟昇匿母憂大理寺斷流敕曰孟昇身被儒冠職居賓幕比資翰墨以贊絲綸而乃都昧操修但貪榮祿匿母喪而不舉爲人子以何堪瀆污時風敗傷名教五刑是重十惡難寬其賜自盡觀察使觀察判官錄事參軍失其糾察各有殿罰四年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爲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止贖銅以官當罪敕旨李商招愆俱在案款大理定罪備引格條然亦事有所未圖理有所未盡古者立法意在惜人喪亂已來人鮮廉恥朕一臨寰海思革前非每當用刑惟期不濫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潤己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彼肰頭又爲奪有主之莊田撻其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止爲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歷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當官今王饒所告李商並招實罪宜奪歷任官重杖一頓處死元論人王饒四人並宜釋放仍令所在長吏徧示官屬

長興二年國子勒停官張崇遠受賂禱人法寺定罪爲無祿者減死一等又引四月二十六日恩赦俾從釋放帝問崇遠本官久無錢料今有春冬逐月糧乃下詔曰設祿任能立法懲惡苟有違犯須舉憲刑崇遠流外授官監中守職雖官不請於俸祿而職見請於依糧贓罪既彰死刑難貸宜決重杖一頓處死澤州沁水縣令李照主簿樂鈞兩

相鬬毆及追至本州不肯交割牌印大理刑部斷罪准律當徒及罰銅並該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恩宥赦旨同官相毆據法當徒大理備陳格律合議矜寛但照鈞等處令佐之資縱屬沽之行旣罵且鬬自晝經宵加以抗拒使符執留縣印全乖事體大紊紀綱若謂偶在赦前合從赦限豈可遣茲兇輩親我疲民免刑已是優容復職實非允當其照鈞等並勒停見任執罰毒由婦起何故誣母乃分別鞫之實子婦計

四年獲嘉縣令盧嵩以戶名闕延谿不伏責問喧悖令從人曳撲致死大理寺斷准格配流天德赦旨盧嵩容易宰邑造次怒人不恕法以行刑遂尋時而致死原情則本非故殺據律則當處極刑但究彼根繇以緣公事罪雖甚重理猶可疑峻行則慮致民驕輕恕則恐滋吏酷示從遠竄特貸餘生聊以慰往者之魂兼可戒爲官之厲嵩宜配蔚州長流百姓逢赦不在放歸之限

宋太祖開寶五年峽州言民范義超周顯德中以私怨殺同里人常古眞家十二口古眞小子留留脫走得免至是長大擒義超訴於官有司引赦當原帝曰豈有殺一家十二口而可以赦論即命斬之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鳳翔司理楊鄴許州司理張睿並坐掠治平人及亡命卒致死大理處鄴等公罪刑部覆以私罪詔曰法寺以鄴等本非用情宜從公過議法刑部以其擅行掠治合以私罪定刑雖所執不同亦未爲乖當國家方重惜人命欽恤刑章豈忍無辜之人死於酷吏之手宜如部議著爲令

張詠知崇陽縣一日吏自庫中出見其鬢旁巾下有一錢詰之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劒下階斬其首申府自劾後知益州有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以白詠詠判牒曰劾殺人賊旣而按問果一民也與僧行於野殺僧取其祠部戒牒及衣遂自披剃爲僧寮屬問何以知之詠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男女郡縣譊譊至暮路無行人詠謂其屬曰汝歸縣去但訪市肆中爲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即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乃倡爲訛言者戮之於市民遂帖然李順黨與有殺耕牛避罪亡匿詠許其首身拘其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夕而來詠斷云禁母十日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卻猶觀望就市斬

之於是首身者踵至眞宗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有與其姊壻訟家財者壻言婦翁疾篤子纔三歲令壻主其資遺書言異日分財卽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願如約詠曰汝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命以七給其子餘三與壻皆泣謝而去

韓億知洋州有富民李甲喪兄而迫嫁其嫂又誣姪爲他姓子而幷其資產嫂訟之十餘歲吏受賂不得直億按舊牘獨未嘗證以乳醫遂密致乳醫以驗決衆皆詘服

張齊賢復相日戚里有以分財不均互相爭訴既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服齊賢請自治帝許之召訟者曰若非以彼得分多若獨少乎皆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趨歸其家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皆按堵如故先分書交易之訟者乃止

仁宗至和中王疇爲開封判官宦者李允良疑人毒死其叔父訴請發棺驗視疇獨曰驗而無實是無故暴人屍安知非允良有姦既而窮治果引伏與叔家有怨故詭訴也

梁適爲審刑院詳議官梓州妖人依鬼神以詛殺人獄具以不傷議適曰殺人以刃或可拒而詛可拒乎卒論死

張逸知益州華陽驛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財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冤守者氣不直豈守者殺人乎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

趙抃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有僞造印者吏以爲當死抃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竟免

神宗元豐中靑州民王贇父爲人毆死贇幼未能復讐幾冠刺讐斷支首祭父墓自首論當斬帝以殺讐祭父又自歸罪其情可矜詔貸死刺配隣州（宋律復讐無明文先是仁宗時單州民劉玉父爲王德毆死德經赦玉私殺德以復父讐帝義之決杖編管）

宣州民葉元有同居兄亂其妻縊殺之又殺兄子强其父與嫂爲約契不訟隣里發其事州爲上請帝曰罪人已死姦亂之事特出元口不足以定罪下民無知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旣罔其父又殺其兄戕其姪逆理敗倫宜以毆兄至死論

程顥為鄠縣主簿有民借其兄之宅居者發地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難其證顥曰此易辨耳問兄子曰而父所藏錢幾年矣曰四十年矣而叔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屋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徧天下此錢皆爾未借居時所鑄何也其人不敢爭

光宗紹熙初陸九淵知荊門軍民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主名九淵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辠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為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

寧宗朝黃榦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榦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曰汝殺人投之於井我悉知之矣胡為欺我囚遂驚服果於廢井得屍

遼景宗保寧三年吳王稍為奴所告有司請鞫帝曰朕知其誣若按問恐餘人效之命斬以徇

聖宗統和時有達巴噶者竊薊州王令謙家財復手刃傷主幸不死有司止擬杖罪又訥默庫犯竊盜者十有三次皆以情不可恕命棄市近侍瑠格諤斯庫嘗從齊王妻而逃以赦後會千秋節自首詔諸近侍護衛集視而腰斬之由是國無倖民吏多奉職人重犯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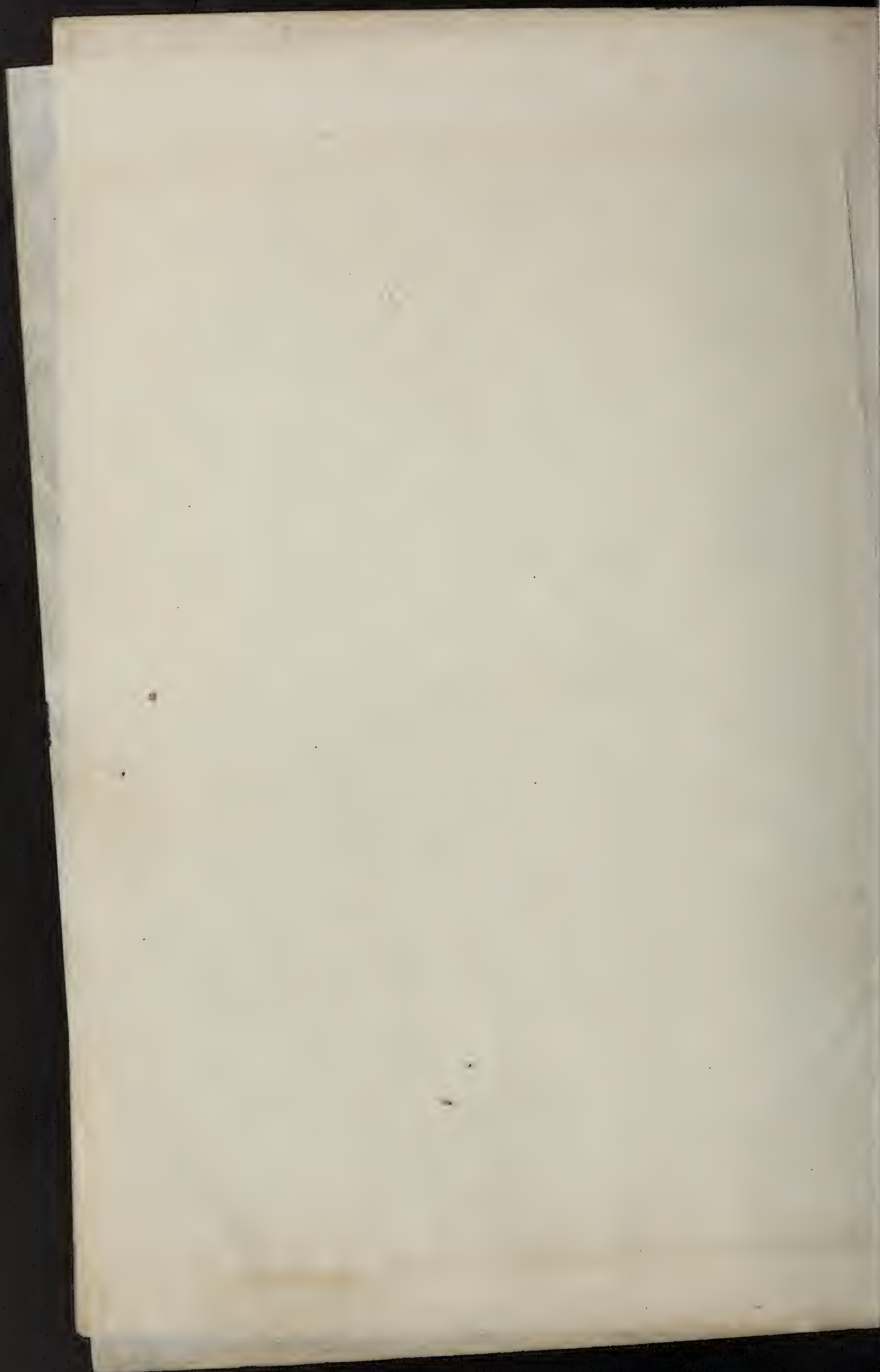
金太宗時趙元同知薊州事有賊殺人橫道官吏環視莫知所為路人耕夫聚觀甚眾元忽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賊也叱左右縛之一訊而伏僚吏問其故元曰偶得於眉睫間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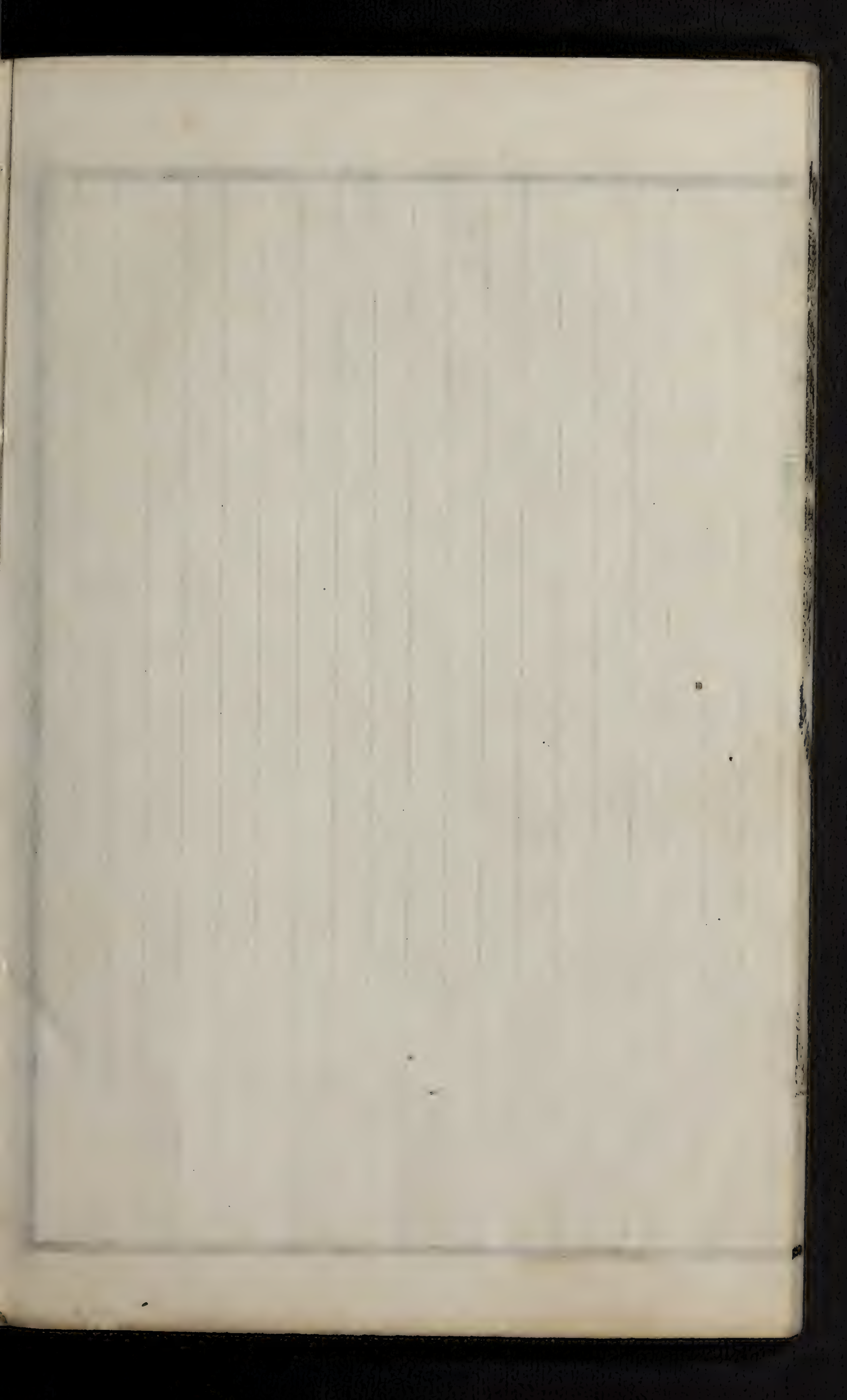
熙宗天眷間洪洞令劉徽柔明敏善聽斷縣人楊遠者投牒於縣以夜雨屋壞壓其姪死號訴哀切徽柔熟視而笑曰汝利姪財而殺之乃誣雨耶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不敢延死遂寘於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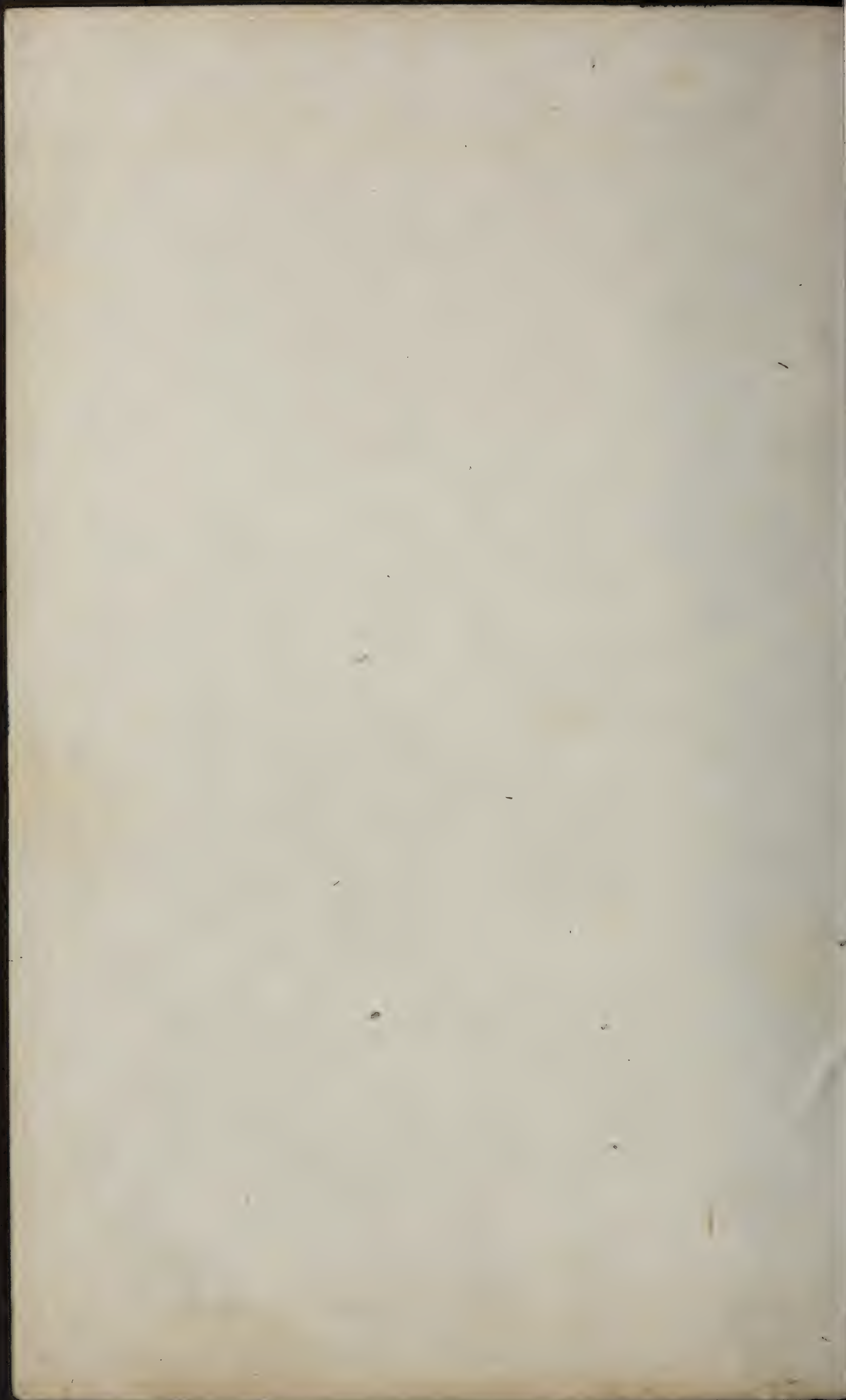
世宗大定初彰國軍節度使大懷貞嘗以私忌飯僧中　僧舉止異常懷貞問曰汝何許人也曰山西人也復問嘗為盜殺人否曰無之後三日詰盜果引僧皆復其明斷

二年宰賓軍士珠勒呼等誣完顏默音子色克寄書其父謀反并以書上之帝覽曰此誣也止訊告者果引伏遂誅之

出城而譸張如此必僞也捕訊之服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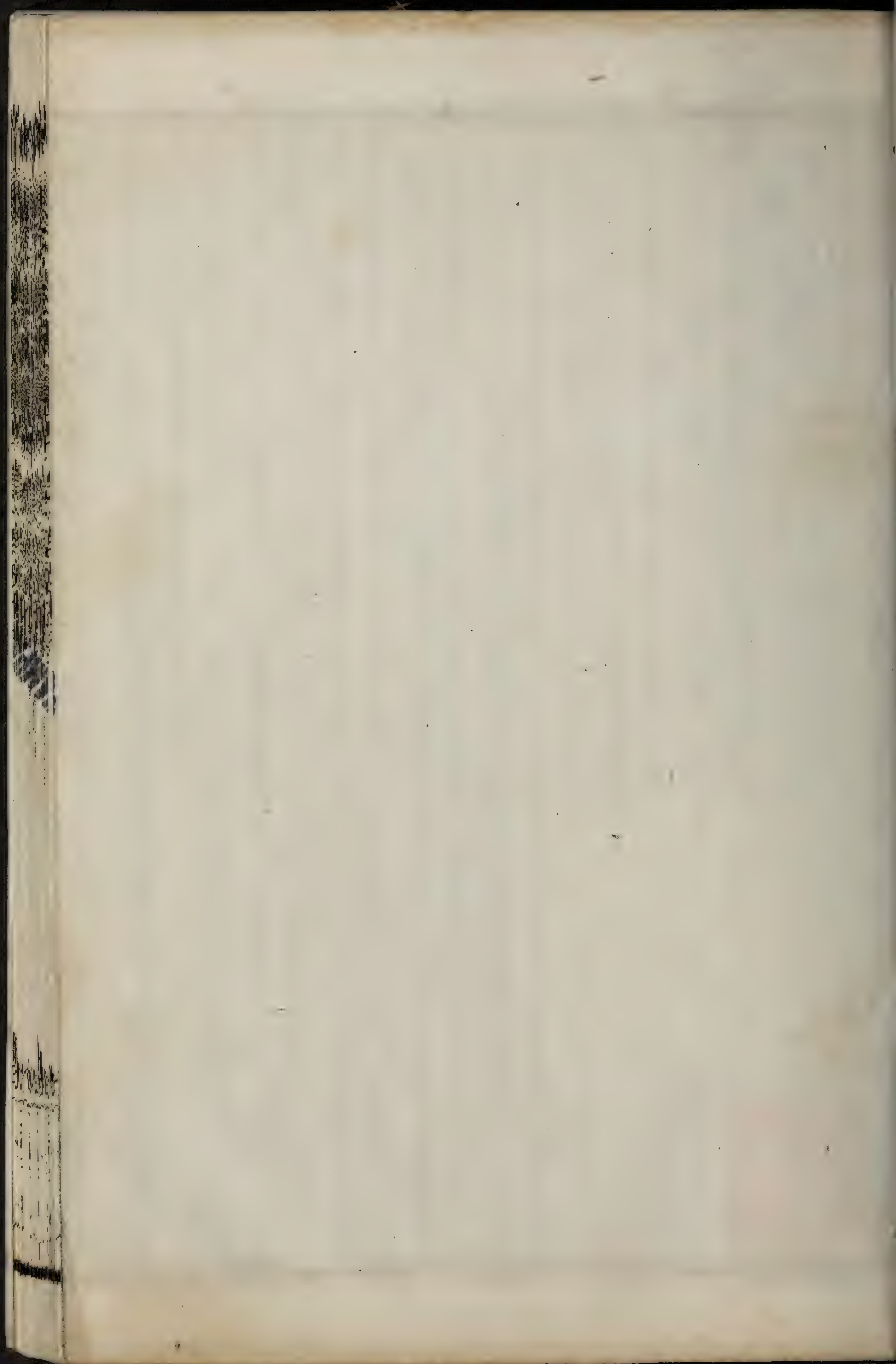






九通分類總纂

卷一百五十三
之一百五十七



藝文

總敘

通考一　伏犧氏始畫八卦造書契（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契約其事也鄭玄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之木謂之書契也）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大也）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索求也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按古書之流傳於今者惟六經六經之前則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是已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則國家之所職掌者此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則學士大夫之所誦習者此也今其書亡而其義則略見於孔氏尚書之序故錄之以爲經籍之始索隱史記三皇紀言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歲分爲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循蜚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疏仡紀則上古之書蓋不可勝計然其說荒誕故無取焉

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灋以逆官府之治八則以逆都鄙之治（太史日官也）凡辨灋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各有一通此太史亦副寫一通故云以貳六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志猶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於魯觀書太史氏系世謂帝系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國法六典八法八則）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敘六敘也納訪納謀於王也六敘六曰以敘聽其情）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如春秋王命內史興父策命晉侯之類）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若今尚書入省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贊爲之爲之辭也以方版書而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副寫藏之）

外史掌書外令（王令下畿外）掌四方之志（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謂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書王令以授使者）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凡治者受灋令焉（爲書寫其治之法）

小行人掌五物者（謂國札喪凶荒師役福事栽禍共五者）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按成周之時自太史以至小行人皆掌官府之典籍者也其名數亦多今除寶訓及太平六典之外亦無可考者矣

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

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爭辨之事）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失謂不能節其教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也疏曰天六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致不同故名曰經解也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爲本故紀者錄入於禮）長樂劉氏曰此經言周衰之時諸侯之國雖不能逮文武之時猶能各通一經以化其民故孔子歷聘之時入其國而其教可知　莊子天下篇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

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

按莊生之時六籍未經秦火其書具在也而諸子百家各以其說舛馳而淆亂之是以有闇而不明鬱而不發之憂周以荒唐謬悠之言著書蓋亦百家之一也而此段議論誠醇正無異聖賢之格言東坡謂莊子蓋助孔子者於此見之所謂後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似逆知將有坑焚之禍而深悲之矣

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灋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灋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羣臣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者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而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學法令則以吏爲師制曰可　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爲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夾漈鄭氏曰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況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既亡之後而魯爲守節禮義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坑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　又曰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間事耳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覩全書未免乎疑以傳疑然則易固爲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臣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蓋爲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辭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以來書籍至於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〻西漢書儒林傳序曰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文學從此闕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

子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爲涉博士卒與與俱死師古曰孔光傳云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今此云孔甲將名鮒而字甲也陳涉起匹夫敺適戍以立號不滿歲而滅亡師古曰敺與驅同適讀曰謫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師古曰言陳豨盧綰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伐也亦未遑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師古曰言少用文學之士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具員官謂備員而已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培固者其人名生者其號也他皆類此培音陪燕則韓太傅師古曰名嬰也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毋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爲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西漢書藝文志序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達者七十二人舉其成數故言七十故春秋分爲五韋昭曰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詩分爲四韋昭曰謂毛氏齊魯韓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眞僞分爭從音子容反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師古曰編絕散落故簡脫脫音吐活反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如淳曰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藏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師古曰占卜之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師古曰醫藥之書也每一書已師古曰已畢也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師古曰撮總取也音於括反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師古曰卒終也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有六藝略六藝六經也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師古曰刪去浮冗取其指要也其每所條奏及篇數有與總凡不同者轉寫脫誤年代久遠無以詳知

劉歆爲侍中遷光祿大夫領五經卒父前業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師古曰云並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學也置對置辭以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聖

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師古曰以古事爲是者即罪之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師古曰前學之師也皆起於建元之閒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師古曰言廢絕已久不可得其遺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師古曰脫簡遺失也閒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閒音古莧反傳問民閒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師古曰罷讀曰疲究竟也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師古曰幽冥猶暗昧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蘇林曰備之而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師古曰依違言不專決也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師古曰比合也經藝有廢遺者冀得興立之也比音頻寐反今則不然深閉固拒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師古曰猥苟也苟不誦習之而欲絕去此學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

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 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絶哉若必專已守殘（師古曰專執己所偏見苟守殘缺之文也）黨同門妒道眞（師古曰黨同師之學妒道藝之眞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 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劉歆總羣書著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亂焚燒無遺　程氏演繁露曰漢世藏書 舊知有禁中外臺之別今讀劉向敘載所定列子之書而知中書之外又有太常太史與中祕而三也

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帙自遠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明帝幸三雍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前書甘露二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制臨決焉又曰施讐甘露中論五經於石渠閣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未央殿北藏祕書之所）顧命史臣著爲通議（即白虎通議是）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靈帝熹平時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謝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楊龍驤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縢囊（縢亦幐也音徒恒反說文曰幐囊也）及王允所收而西者 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爲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

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

晉惠懷之亂京華蕩覆石渠閣文籍靡有孑遺

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爲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沒眾篇之名但以甲乙爲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武帝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文帝元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祕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爲典則

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

梁初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眾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與焉梁有祕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爲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沈靜寡慾篤好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爲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割析辭義淺薄不經梁武敦說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

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尙多

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初收經史未能全具道武嘗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帝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乃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祕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爾朱之亂散落人間

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

後周始基關右外通强隣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武帝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

隋文帝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旣定本卽歸主於是民閒異書往往閒出

隋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大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爲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頵等於祕書內補續殘缺爲正副二本藏於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內外之閣凡三萬卷煬帝卽位增祕書省官百二十員並以學士補之帝好讀書著述自爲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脩撰以至爲帝前後近二十載脩撰未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捕搏鷹狗皆爲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卷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祕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其複重猥雜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脩文殿又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其正御書皆裝翦華淨寶軸錦標於觀文殿前爲書室十四閒窻戶牀褥厨幔咸極珍麗每三閒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僊戶外地中施機發帝幸書室有宮人執香爐前行踐機則飛僊下收幔而上戶扉及厨扉皆自啓帝出則復閉如故

唐分書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愈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閒此所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今著於篇其有名而忘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複相糅王

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浮舟泝河西致京師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爲書者手繕寫藏於內庫以宮人掌之元宗命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爲修圖書使與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褚無量整比會幸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檢校無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蘇頲同署如貞觀故事又借民間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丞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兎千五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祕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於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尟昭宗播遷京城制置使孫惟晟斂書本軍寓教坊於祕閣有詔還其書命監察御史韋昌範等諸道求購及徙洛陽蕩然無遺矣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圖書於蜀得九朝實錄及雜書千餘卷而已明宗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石林葉氏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讐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又曰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爲之爾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

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詡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秩時戎虜猾夏之後官族轉徙書籍罕存詔下鮮有應者

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尙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三十八

校讐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自諸國分據皆聚典籍惟吳蜀爲多而江左頗爲精眞亦多修述
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平蜀得書萬三千卷平江南得二萬餘卷太平興國初別建三館三年二月
書院成詔錫嘉名爲崇文院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正副本凡八萬卷端拱元年詔分三館之書萬餘別爲書庫
目曰祕閣淳化二年五月以史館所藏天文歷算陰陽術數兵法之書凡五千十二卷天文圖畫一百十四卷悉
付祕閣李至等上言曰王者藏書之府自漢置未央宮則有麒麟天祿閣命劉向揚雄典校其書皆在禁中謂之
中書卽內庫書也後漢之東觀亦禁中也至桓帝始置祕書監掌禁中圖書祕記謂之祕書及魏文帝分祕書立中
書而祕書監專掌藝文圖籍之事後以祕書屬少府王肅爲祕書監表論曰魏之祕書卽漢之東觀也由是不屬少
府而蘭臺亦藏書故薛夏云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然則祕閣之書藏之於內明矣晉宋以還皆有祕閣之號故
晉孝武好覽文藝敕祕書郞徐廣料祕閣四部書三萬餘卷宋謝靈運爲祕書監補祕閣之遺逸齊末兵火延燒祕
閣經籍遺散梁江子一亦請歸祕閣觀書隋煬帝寫祕閣之書分爲三品於觀文殿東西廊貯之及唐開元中繕寫
四部書以充內庫列於乾元殿之東廊自唐室陵夷中原多故經史文籍蕩然流離僅及百年斯道幾廢國家承
衰敝之季三館之書購求漸廣經籍之道於是復興而官司所處未有定制望降明詔令與三館并列敘其先後
著爲永式其祕書省旣無籍元隸百司請如舊制詔可其奏列祕閣次於三館三年八月館閣成上製贊親書并
篆額勒石立於閣前祖宗藏書之所曰三館祕閣在左昇龍門北是爲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錄總三萬六
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館閣火移寓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借太清樓本補寫旣多損蠹更命繕還天聖三年成萬
七千六百卷歸於太清九年冬新作崇文院館閣復而外院廢時已增募寫書吏專事完緝景祐初命翰林學士張
觀知制誥李淑宋郊編四庫書判館閣官覆視錄校二年上經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明年上子集萬二千三百六
十六卷詔購求逸書復以書有謬濫不完始命定其存廢因倣開元四部錄爲崇文總目慶歷初成書凡三萬六百
六十九卷高宗渡江書籍散佚十不得其四五令監司郡守各諭所部悉上送官多者優賞又復置補寫所令祕書
省提舉掌求遺書詔定獻書賞格自是多來獻者淳熙四年祕書少監陳騤等言中興館閣藏書前後搜訪部帙漸

廣乞倣崇文總目類次五年書目成計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文所載實多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七卷嘉定十三年以四庫之外書復充斥詔祕書丞張攀等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諸郡諸路刻板而未及獻者不預焉 葉氏過庭錄曰前世大亂之後書籍散亡時君多用意搜求自漢成帝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而命劉向等校之至隋煬帝設二臺募以金帛開元後元載當國亦命拾遺苗發等爲江淮括圖書使每以千錢易書一卷故人以嗜利僞作爭獻時無劉向輩論考卽並藏之但以卷帙多爲貴往承平時三館歲曝書吾每預其間凡世所不傳者類冗陋鄙淺無足觀及唐末五代書尤甚然好奇者或得其一爭以誇人不復更考是非此亦藏書一弊也 又曰古書自唐以後以甲乙丙丁略分爲經史子集四類承平時三館所藏不滿十萬卷崇文總目所載是也公卿名藏書家如宋宣獻李邯鄲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饒州吳氏荊州田氏等吾皆見其目多止四萬許卷其間頗有不必觀者惟宋宣獻家擇之甚精止二萬許卷而校讐詳密皆勝諸家吾舊所藏僅與宋氏等而宋氏好書人所未見者吾不能盡得也自六經諸史與諸子之善者通有三千餘卷讀之固不可限以數以二十年計之日讀一卷亦可以再周其餘一讀足矣惟六經不可一日去手吾自登科後每以五月以後天氣漸暑不能泛及他書卽日專誦六經一卷至中秋時畢謂之夏課守之甚堅宣和後始稍廢歲亦必一周也每讀不唯頗得新意前所未達者其先日差誤所獲亦不少故吾於六經似不甚滅裂南史記徐盛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徧吾殆不愧此前輩說劉原父初爲窮經之學寢食坐卧雖謁客未嘗不以六經自隨蠅頭細書爲一編置夾袋中人或效之後傭書者遂爲雕板世傳夾袋六經是也 王氏揮麈錄曰承平時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鄱陽吳氏俱有藏書之名今皆散逸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傳錄仕宦稍顯者家必有書數千卷然多失於讐校也又曰唐著作郎杜寶大業幸江都記云煬帝聚書至三十七萬卷皆焚於廣陵其目中蓋無一帙傳於後代靖康俶擾中祕所藏與士大夫家者悉爲烏有南渡後惟葉少蘊少年貴盛平生好收書逾十萬卷寘之霅川弁山山居建書樓以處之極爲華煥丁卯年其宅與書俱蕩一燎李泰發家舊有萬餘卷亦以是歲火豈厄會自有時耶 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曰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

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轉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此又何也

續通考宋十一年六月詔求遺書并山林之士有著述者並許上進　宋史藝文志序曰宋舊史自太祖至寧宗爲書凡四志藝文前後部帙有無增損互有異同今刪其重複合爲一志大凡爲書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

按馬考止取嘉定以前書銓而誌之其時宋之全史未出摟宋不能無遺今核宋史藝文志所載併有嘉定以前之書而馬考未著錄者其總數雖具於正史而書已散佚各目徒存不皆可考云

遼太宗大同元年三月取晉圖籍歷象石經悉送上京遼史文學傳序曰遼起松漠太宗以兵經略方內禮文之事多所未備及入汴取晉圖書禮器而北然後制度漸以修舉

聖宗開泰元年八月那沙國乞賜儒書詔賜易詩書春秋禮記各一部

興宗重熙十三年命罕嘉努與耶律庶成錄納尼汗至重熙以來事蹟集爲二十卷進之十五年復命罕嘉努曰古之爲治者明禮義正法度我朝之興世有明德雖中外嚮化然禮書未作無以示後世汝可與庶成酌古準今制爲禮典罕嘉努即被詔博考經籍自天子達於庶人情文制度可行於世者撰成三卷進之

道宗清寧元年十二月詔設學頒五經傳疏　十年十一月詔求乾文閣所闕經籍命諸儒臣校讎

咸雍十年十月詔有司頒行史記漢書

金太祖天輔五年十一月詔克遼中京以禮樂儀仗圖書文籍先次津發赴闕

世宗大定二十三年八月以女直字孝經千部付點檢司分賜護衛親軍　九月譯經所進所譯易書論語孟子揚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命頒行之帝諭宰臣曰朕所以令譯五經者正欲使女直人知仁義道德所在耳

二十六年三月制明安穆昆皆先讀女直字經史然後承襲從親軍完顏奇納言也因曰但令稍通古今則不敢

爲非爾

章宗明昌二年四月學士院進唐杜甫韓愈劉禹錫杜牧賈島王建宋王禹偁歐陽修王安石蘇軾張耒秦觀等集二十六部五年正月詔求遺書凡崇文總目內外闕書籍悉購之尋又置宏文院譯寫經書

泰和元年十月敕有司購遺書敕曰宜償其價以廣搜訪藏書之家有珍惜不願送官者官爲膽寫畢復還之仍量給其直之半

元太宗八年六月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從中書令耶律楚材請也

四年十月詔親軍三十五以下習孝經論語

世祖至元四年二月改經籍所爲宏文院

五年十月敕從臣托果斯等錄毛詩孟子論語

大年九月徙平陽經籍所于京師

十年正月立祕書監掌圖書經籍

十二年九月以伊實特穆爾爲御史大夫括江南諸郡書板及臨安祕書省書籍

十三年二月詔收宋臨安圖籍典故文字　是時宋初奉表降詔諭臨安凡祕書省圖籍典故文字悉仰收拾又命宣慰使焦友直收拾宋祕書省圖籍尋以江南運到經史子集文字書畫等物俱付祕書監收掌遇有檢閱於祕書監關取用畢還監十五年四月以集賢大學士許衡言遣使取杭州等處凡在官書籍板刻至京師

二十七年正月復立興文署掌經籍板

案王士點等祕書監志稱至元十一年以興文署隸祕書監掌雕印文書又稱三十年以興文署併入翰林院元史本紀及百官志俱未載

成宗大德七年三月布呼齊岳鉉等進一統志先是至元二十二年命大集萬方圖志而一之以示

案元所修大一統志最爲繁博明焦竑國史經籍志惟載其目今已散佚無存

十一年八月時武宗已即位中書右丞博囉特穆爾以國字譯孝經進命刻板摹印諸王以下咸賜之

武宗至大四年六月時仁宗已即位刊行貞觀政要　帝覽貞觀政要諭翰林侍讀阿琳特穆爾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誦習之

仁宗延祐四年四月以大學衍義譯國語　先是帝爲太子時有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王約等節而譯之帝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因命與圖象孝經列女傳並刊以賜臣下至是翰林學士承旨和搭拉都里默色劉賡寺譯大學衍義以進帝復令翰林學士阿琳特穆爾譯以國語五年八月復以江浙省所印大學衍義五十部賜朝臣

五年十一月鋟行唐陸湻所著春秋纂例等書

文宗天歷二年二月立奎章閣學士院命儒臣進經史　是年立藝文監隸奎章閣學士院專以國語敷譯儒書及儒書之合校讎者俾兼治之又立藝林庫專一收貯書籍廣成局專一印行祖宗聖訓凡國制等書皆隸藝文監

九月敕翰林國史院官同奎章閣學士采輯本朝典故準唐宋會要著爲經世大典　繼又命趙世延趙世安領纂修經世大典事至至順二年四月纂修成凡八百八十卷目錄十二卷　陶宗儀輟耕錄曰元至正六年朝廷開局修宋遼金三史詔求遺書有以書獻者予一官江南藏書多者止三家莊蓼唐其一也繼命危學士樸特來選取其家慮恐兵遁圖讖干犯禁條悉付祝融氏及收拾燼餘存者又無幾矣蓼唐嘗爲宋祕書小史其家蓄書數萬卷且多手鈔者經史子集山經地志醫卜方技稗官小說靡所不具書目以甲乙分十門　陸深金臺紀聞曰元時州縣皆有學田所入謂之學租以供師生廩餼餘則刻書工大者合數處爲之故讎校刻畫頗有精者

明太祖洪武元年八月大將軍徐達入元都收圖籍

十三年七月以翰林院典籍司藏書　初洪武三年設祕書監丞典司經籍至是從吏部之請罷之而以其職歸之翰林院典籍至十五年又設

成祖永樂四年四月遣使購遺書　帝御便殿閱書史問文淵閣文書解縉對以尚多闕略帝曰士庶家倘有餘貲

尙欲積書況朝廷乎遂命禮部尙書鄭賜遣使訪購唯其所欲與之勿較

五年十一月詔編永樂大典成　先是命解縉纂集類書爲文獻大成已而嫌其未備乃命姚廣孝等重修至是告成凡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賜名永樂大典

案明修是書最爲浩博永樂六年詔令繕寫一部未完而輟至嘉靖中乃續繕成之今原册尙存所缺僅什之一其中誠多世不經見之書第依韻綴字踳襍不倫無當於柱下之藏也乾隆四十八年我　皇上特命儒臣詳加校勘完繕者存之散見者裒之芟蕪除謬區別至精凡書佳者悉已繕錄彙入四庫次則標存名目列於書末

十七年三月遣使取南京文淵閣書運至北京　帝在北京遣侍講陳敬宗至南京起取文淵閣所貯自今書籍自一部至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皇太子乃遣修撰陳循如數齎送得一百櫃督舟十艘載以赴京

英宗正統六年六月詔編文淵閣書目　楊士奇等上言文淵閣見貯書籍有祖宗御製文集及古今經史子集之書自永樂中南京取來向於左順門外北廊收貯未有完整書目近奉旨移貯於文淵閣東閣臣等逐一點勘編置字號輯成文淵閣書目請用廣運之寶鈐識仍藏於文淵閣永遠備照庶無遺失制曰可　朱彝尊曰宋靖康二年金人索祕書監文籍節次解發見丁特起孤臣泣血錄而洪容齋隨筆亦云宣和殿太淸樓龍圖閣所儲書籍靖康蕩析之餘盡歸於燕元之平金也楊中書惟中於軍前收集伊洛諸書載送燕都及平宋王承旨構首請輦宋三館圖籍宋之實錄正史皆完當時敕平章政事太原張易兼領祕書有詔許京朝官隨時假觀由是言之文淵閣藏書乃合宋金元所儲而匯於一加以明永樂開南都所運百櫃攷正統六年編定目錄凡四萬三千二百餘册若永樂大典一書多至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七卷皆藏諸皇史宬不與焉縹緗之富古所未有其後典守不嚴歲久被竊萬歷三十三年內閣制敕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等奉閣諭校理纂修書目則幷累朝續添書籍入焉然大半殘闕較之正統目錄則十僅存二三爾崇禎甲申之變散佚轉多矣

案文淵閣書目蓋本當時內閣中存記册籍故所載多不著撰人名字又有册數而無卷數惟略記若干部爲一廚若干廚爲一號以千字文排次自天字至往字凡得二十號五十廚

武宗正德十年十一月命修補藏書　大學士梁儲等請檢內閣并東閣藏書殘闕者令中書胡熙典籍劉偉及原管主事李繼先等次第修補從之　謝肇淛五雜俎曰內府祕閣所藏書皆倒摺四周外向雖遭蟲鼠嚙而中未損但文淵閣制既卑狹而牖復暗黑抽閱者必秉炬以登內閣老臣無暇留心及此徒付管鑰於中翰涓人之手漸以汨沒良可嘆也

世宗嘉靖十一年七月南京國子監刊修二十一史成　初南京國子監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刻史書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本部議恐滋煩擾帝命將監中十七史舊板考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案宋史爲成化十六年兩廣總督朱英所刻）遼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至是以成祭酒林文俊等表進　顧炎武曰宋時止有十七史明則并宋遼金元四史爲二十一史遼金二史向無刻本南北齊梁陳周書人間傳者亦罕故前人引書多用南北史及通鑑而不及諸書亦不復采遼金者以行世之本少也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藝文　經類一

易書目

通志 連山十卷夏后氏易至唐始出今亡 歸藏十卷商易晉薛貞注 三皇太古書三卷柴霖傳　右古易三部十六卷

石經周易十卷 今字石經易篆三卷 一字石經周易一卷　按石經之學始於蔡邕　右石經三部十四卷

周易十卷漢魏郡太守京房章句 周易十卷漢曲臺長孟喜章句隋八卷唐十卷 周易四卷漢費直章句費氏之學出於民間不列學官至唐其書始出 周易十卷漢南郡太守馬融章句 周易五卷漢荊州牧劉表章句 周易十卷漢司空荀爽章句　右章句十六部四十九卷

周易傳二卷卜子夏 易傳三卷漢京房傳吳陸績注 周易傳一卷後魏關朗撰唐趙蕤注 周易傳二卷唐陸希聲去彖象而自爲辭亦自注 周易外傳二十二卷高定撰 周易言象外傳十卷宋朝王洙撰　右傳注附六部四十一卷

周易十卷後漢大司農鄭元注隋九卷唐十卷 周易十卷漢宋忠 周易十卷魏將軍王肅 周易十卷魏大司農董遇 周易七卷魏尚書郎王弼 周易十卷吳太常姚信 周易九卷吳侍御史虞翻 周易十三卷吳陸績 周易十卷魏散騎常侍荀煇 周易十卷晉散騎常侍干寶 周易十卷蜀才 周易十卷晉儒林從事黃穎注梁十卷隋四卷唐復十卷 周易十卷後魏司徒崔浩 周易七卷姚規 周易十三卷崔覲 周易十卷梁處士何胤 周易十卷盧氏 周易十四卷傅氏 周易十卷王文元 周易十卷王凱冲 周易十卷任希古 符祥注十卷宋朝龍昌期 周易六卷劉牧 周易十卷張葆光 補注三卷皇甫泌 繫辭二卷晉桓元注 繫辭二卷晉西中郎將謝万 繫辭二卷晉太常韓康伯 繫辭二卷梁太中大夫宋褰 繫辭二卷荀柔之 繫辭二卷荀諺　右注三十一部二百五十四卷

集解周易十卷馬鄭二王四家 集注周易十卷荀爽九家 集二王注十卷楊氏 集解周易十卷張璠 集注周易十七卷唐李鼎祚 集注周易一百卷唐元載 集注繫辭二卷隋志 周易會釋記二十卷僞吳僧陸希覺　右集注八部一百七十九卷

周易義疏二十卷宋明帝集羣臣講 周易講疏二十卷張譏等羣臣講 周易講疏三十五卷梁武帝 周易講疏十六卷梁五經博士褚仲都 周易義疏十四卷梁都官尚書蕭子政 周易講疏三十卷陳諮議參軍張譏 周易義疏十六卷陳尚書左僕射周弘正 周易文句義疏二十卷梁蕃 周易講疏十三卷國子祭酒何妥 周易文句義疏二十四卷陸德明 周易新傳疏十卷陰弘道 周易王道小疏十卷 周易廣疏三十

六卷勾徽　乾坤義疏一卷劉瓛　周易大義二十一卷梁武帝　周易證義疏二十卷宋朝范諤昌　周易正義十四卷唐孔穎達　會通正義三十二卷乂　縱康周易新注本義十四卷唐薛仁貴　正義補闕七卷四庫書目　周易甘棠正義三十卷五代任貞一　繫辭義疏二卷劉瓛

周易口義二十卷宋朝胡瑗　繫辭義疏一卷梁武帝　繫辭義疏二卷梁蕭子政　右義疏二十五部四百二十八卷

周易論十卷齊中書郎周顒　周易論四卷范氏　略論一卷張璠　周易論三卷唐僧一行　周易論一卷應吉甫　周易論三十三卷宋朝王昭素　周易論十卷陳皐　周易窮微論一卷王弼　周易盡神論一卷晉司空鍾會　通易象論三卷晉尚書郎欒肇　大衍論三卷唐明皇　通易象論一卷宣聘　通易論一卷晉荊州刺史宋岱　周易卦序論一卷晉司徒右長史楊乂　統略論三卷晉少府卿鄒湛　二阮難答論二卷阮長成阮仲容　卦德統論一卷劉牧　制器尚象論一卷陳希亮　易卦正名論一卷劉不疑　廣論一卷　又大義疑問二十卷　周易大義一卷　又周易發義一卷　周易開題義十卷梁蕃　周易大義二卷陸德明　周易幾義一卷梁南平王蕭偉　周易異議論十卷劉遵　周易外義三卷　周易義六卷魏徵撰唐志無　易義五卷盧行超　易說精義三卷四庫書目　周易括囊大義十卷四庫書目　易義八卷皇甫泌　易義十卷孼隱先生黃晞　易義一卷黃通　易義二卷李貴　易義一卷周孟陽　周易義略九卷張簡　周易問二十卷　周易問難二卷王氏撰　周易難王輔嗣義一卷晉顧夷等　義決一卷唐藝文志　爻義一卷于寶　大衍義一卷李覺　繫辭義二卷蕭子政　周易新義上下二卷沈季長　易義二卷葉子長　周易釋序義三卷梁蕃　周易元品二卷　周易發揮五卷唐王勃　周易物象釋疑一卷唐東鄉助　易忘象三卷崔良佐

周易元統一卷白雲子述　周易聖斷七卷鮮于侁　周易流演五卷　周易發題一卷張元　周易明疑錄一卷　周易啟元一卷張元　周易啟源十卷蔡廣成　辨劉牧易一卷陳希亮　王劉易辯二卷宋咸　易旨歸議一卷　周易元談六卷　周易要削三卷

周易釋疑一卷　周易元悟三卷　周易文言一卷　周易髓十卷郭璞　周易意學十卷陸秉　周易意蘊一卷徐庸　周易卦斷一卷邵鑄　周易口訣六卷唐魏鄭公　周易口訣六卷王錡　周易口訣六卷史之證　周易口訣七卷陸太易　周易微旨三卷陸希聲

周易隱訣一卷　周易精微三卷皇甫泌　周易析微通說三十卷楚泰　易筌一卷阮逸　周易質疑卜傳三十卷楚泰　易訓三卷宋咸　周易明文十卷郭思永　周易析蘊一卷孫坦　易箱精義二卷　周易通神二卷　周易精微三卷周滇　窮理盡性經一卷

周易義證總要二卷　周易絕筆書四卷龍昌期　周易發隱二十卷陳良獻　易書一百五十卷　右論說九十二部五百八十八卷

周易統例十卷崔覲　周易略例一卷王弼　周易略例義一卷黃黎獻　略例疏一卷莊道名　略例一卷桂詞　周易編例十卷　周易

義類三卷（廣棠） 經類一卷 卦類一卷 類纂一卷 右類例（十部三一卷）

周易譜一卷（隋志） 周易畧譜一卷（袁宏） 周易譜一卷（沈熊） 右譜（三部三卷）

周易舉正三卷（唐郭京） 周易證墜簡二卷（范諤昌） 先儒遺事一卷（劉牧一作陳純臣） 右考正（三部六卷）

周易卦象數旨一卷（文晉李類） 揲蓍法一卷（不爲子） 易數一卷（陳高） 右數（三部三卷）

大衍元圖一卷（唐僧一行） 鈎隱圖三卷（劉牧） 續鈎隱圖一卷 周易稽頤圖三卷（荆州田家書目） 龍圖一卷 河圖洛書解一卷（沈濟）

伏羲俯仰畫卦圖一卷（彭汝礪） 周易乾生歸一圖十卷（彭汝礪） 荆定易圖一卷 八卦小成圖一卷 右圖（十部二十二卷）

周易音一卷（東晉尚書郎李軌） 周易音一卷（范氏） 周易并注音七卷（唐陸德明） 雜音三卷（唐志） 周易釋音一卷（陸德明） 右音（五部十三卷）

太元經九卷（楊雄撰宋衷注） 太元經十卷（陸績宋衷注） 太元經十卷（蔡文邵注） 太元經十二卷（陸績注） 太元經十四卷（虞翻注） 太元經十二卷（范望注） 太元經講疏四十六卷（章察） 太元經發隱三卷（章察） 說元一卷（王涯） 元頤一卷 太元經六卷（王涯注） 太元經十卷（宋維翰注） 太元經十卷（林瑀注） 太元經傳三卷（杜元顗撰） 太元經疏十八卷（郭元亨） 演元十卷（陳漸） 補正太元經十卷（范諤昌） 太元經釋文一卷（林瑀） 太元經手音一卷（程賁） 太元音訓一卷（馮元） 太元圖一卷（林共） 元圖發微三卷 太元正義一卷（孫冑） 太元叩鍵一卷

通元十卷（晉王長文） 洞極眞經一卷 元包十卷（唐衞元嵩撰蘇源明傳李江注） 太易十五卷（唐張志和撰） 潛虛一卷（司馬溫公作擬太元） 右擬易（二十九部二百三十一卷）

續通志

溫公易說六卷（宋司馬光撰） 橫渠易說三卷（宋張子撰） 東坡易傳九卷（宋蘇軾撰） 易傳四卷（宋伊川程子撰） 易學辨惑一卷（宋邵伯溫撰） 了翁易說一卷（宋陳瓘撰） 吳園易解九卷（宋張根撰） 周易新講義十卷（宋耿南仲撰） 紫巖易傳十卷（宋張浚撰） 讀易詳說十卷（宋李光撰） 易小傳六卷（宋沈該撰） 漢上易集傳十一卷卦圖三卷叢說一卷（宋朱震撰） 周易窺餘十五卷（宋鄭剛中撰） 易璇璣三卷（宋吳沆撰） 易變體義十二卷（宋都絜撰） 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宋林栗撰） 易原八卷（宋程大昌撰） 周易本義十二卷（宋朱子撰） 周易古占法一卷古周易章句外編一卷（宋程迥撰） 郭氏傳家易說十一卷（宋郭雍撰） 易義海撮要十二卷（宋李衡撰） 南軒易說三卷（宋張栻撰） 復齋易說六卷（宋趙彥肅撰） 楊氏易傳二十卷（宋楊簡撰） 周易玩辭十六卷（宋項安世撰） 易說四卷（宋趙善譽撰） 誠齋易傳二十卷（宋楊萬里撰） 大易粹言十卷（宋方聞一編） 易圖說三卷（宋吳仁傑撰） 古周易一卷（宋呂祖謙編） 易傳燈四卷（舊本題宋徐總幹撰不著名字） 易裨傳二卷（宋林至撰） 厚齋易學五十二卷（宋馮椅撰） 童溪易傳

三十卷宋王宗傳撰 周易總義二十卷宋易祓撰 西谿易說十二卷宋李過撰 丙子學易編一卷宋李心傳撰 易通六卷宋趙以夫撰 周易經傳訓解二卷宋蔡淵撰 易象意言一卷宋蔡淵撰 周易要義十卷宋魏了翁撰 東谷易翼傳二卷宋鄭汝諧撰 朱文公易說二十三卷宋朱鑑編 易學啟蒙小傳一卷宋稅與權撰 周易輯聞六卷附易雅一卷筮宗一卷宋趙汝楳撰 周易詳解十六卷宋李杞撰 淙山讀周易記二十一卷宋方實孫撰 周易傳義附錄十四卷宋董楷撰 易學啟蒙通釋二卷宋胡方平撰 三易備遺十卷宋朱元昇撰 周易集說四十卷宋俞琰撰 讀易舉要四卷宋俞琰撰 周易象義十六卷宋丁易東撰 易圖通變五卷易筮通變三卷宋雷思齊撰 讀易私言一卷元許衡撰 易本義附錄纂疏十五卷元胡一桂撰 易學啟蒙翼傳四卷元胡一桂撰 易纂言十卷元吳澄撰 易纂言外翼八卷元吳澄撰 易原奧義一卷周易原旨六卷元寶巴撰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三十三卷元趙采撰 周易衍義無卷數元胡震撰 易學濫觴一卷元黃澤撰 大易輯說十卷元王申子撰 周易本義通釋十二卷元胡炳文撰 周易本義集成十二卷元熊良輔撰 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元張理撰 學易記九卷元李簡撰 周易集傳八卷元龍仁夫撰 讀易考原一卷元蕭漢中撰 易精蘊大義十二卷元解蒙撰 易學變通六卷元曾貫撰 周易會通十四卷元董眞卿撰 周易圖說二卷元錢義方撰 周易爻變義蘊四卷元陳應潤撰 周易參義十二卷元梁寅撰 周易爻詮四卷元趙汸撰 周易大全二十四卷明胡廣等奉敕纂 易經蒙引十二卷明蔡清撰 讀易餘言五卷明崔銑撰 易學啟蒙意見五卷明韓邦奇撰 易經存疑十二卷明林希元撰 周易辨錄四卷明楊爵撰 易象鈔四卷明胡居仁撰 周易象旨決錄七卷明熊過撰 易象鉤解四卷明陳士元撰 周易集注十六卷明來知德撰 讀易紀聞六卷明張獻翼撰 八白易傳十六卷明葉山撰 洗心齋讀易述十七卷明潘士藻撰 像象管見九卷明錢一本撰 周易劄記三卷明逯中立撰 周易易簡說三卷明高攀龍撰 易義古象通八卷明魏濬撰 周易像象述五卷明吳桂森撰 易用五卷明陳祖念撰 易象正十六卷明黃道周撰 兒易內儀以六卷兒易外儀十五卷明倪元璐撰 卦變考略一卷明董守諭撰 古周易訂詁十六卷明何楷撰 周易玩辭困學記無卷數明張次仲撰

以上見 文淵閣著錄

方舟易學二卷宋李石撰 周易繫辭精義二卷舊本題宋呂祖謙撰 東萊易說二卷舊本題宋呂祖謙撰 周易輯說明解四卷舊本題宋[illegible]琦撰 水村易鏡一卷宋林光世撰 易序叢書十卷宋趙汝楳撰 周易上下經解殘本四卷宋丁易東撰 大易衍說無卷數舊本題元李簡撰 大易法變通贊七卷元鄭滁孫撰 周易訂疑十五卷序例一卷易學啟蒙訂疑四卷周易本義原本十二卷舊本題董養性撰不著時代 學易舉隅三卷元鮑恂撰 周易旁註圖說二卷明朱升撰 八卦餘生十八卷明鄭夢亥撰 石潭易傳撮要一卷明劉髦撰 易經圖釋十二卷明劉定之撰

玩易意見二卷明王恕撰
學易象數舉隅二卷明汪敬撰
周易傳義約說十二卷明方獻夫撰
圖書紀愚一卷明阮琳撰
易圖識漏無卷數明黃芹撰
周易說翼三卷明呂柟撰
易經大旨四卷明唐龍撰
周易議卦一卷明王崇慶撰
讀易索隱六卷明洪鼐撰
古易攷原三卷明梅鷟撰
周易贊義七卷明馬理撰
易問箋一卷明舒芬撰
易學四同八卷別錄四卷明季本撰
圖書質疑無卷數明薛侃撰
易經淺說八卷明陳琛撰
易象解四卷明劉濂撰
補齋口授易說無卷數不著撰人名氏
周易古經無卷數明雷樂編
周易不我解二卷明徐體乾撰
周易義叢十六卷明葉良珮撰
古易世學十七卷明豐坊撰
易辨一卷明豐坊撰
易修墨守一卷明唐樞撰
易象大旨八卷明薛甲撰
胡子易演十八卷明胡經撰
周易卦變圖傳二卷明呂懷撰
易經中說四十四卷明盧翰撰
看易凡例圖說一卷明龍子昂撰
周易私錄無卷數明王樵撰
九正易因無卷數明李贄撰
今文周易演義十二卷明徐師曾撰
周易傳義補疑十二卷明姜寶撰
顧氏易解無卷數明顧曾唯撰
淮海易譚四卷明孫應鰲撰
易經淵旨一卷舊本題明歸有光撰
周易古今文全書二十一卷明楊時喬撰
六爻原意一卷明金瑤撰
易疑三卷明陳言撰
易學十二卷明沈一貫撰
圖卦億言四卷明賀沚撰
大象觀二卷明劉元卿撰
周易象義四卷明唐鶴徵撰
易象會旨一卷舊本題延伯生述不著名氏
易象管窺十五卷明黃正憲撰
蠙衣生易解十四卷明郭子章撰
學易舉隅六卷明戴廷槐撰
易傳闡庸一百卷明姜震陽撰
今易詮二十四卷明鄧伯羔撰
羲經十一翼二卷明傅文兆撰
周易象通八卷明朱謀㙔撰
易學識遺一卷明朱睦㮮撰
易經疑問十二卷明姚舜牧撰
易測十卷明曾朝節撰
周易冥冥篇四卷明蘇濬撰
易經兒說四卷明蘇濬撰
續韋齋易義虛裁八卷明涂宗濬撰
易會八卷明鄒德溥撰
像鈔六卷明錢一本撰
四聖一心錄六卷明錢一本撰
易筌六卷附論一卷明焦竑撰
周易正解二十卷明郝敬撰
易領四卷明郝敬撰
易學飲河八卷明張納陛撰
周易旁注會通十四卷明姚文蔚撰
古易彙編十七卷明李本固撰
玩易微言摘抄六卷明楊廷筠撰
易引九卷明方時化撰
周易頌二卷明方時化撰
學易述談四卷明方時化撰
易指要繹三卷明方時化撰
易疑四卷明方時化撰
易通一卷明方時化撰
周易鐵笛子一卷明耿橘撰
易經通論十二卷明曹學佺撰
周易可說七卷明曹學佺撰
易經澹窩因指八卷明張汝霖撰
周易古文鈔二卷明劉宗周撰
周易宗義十二卷明程汝繼撰
周易象義十卷明章潢撰
易經會通十二卷明王邦柱江柟同撰
易芥八卷明陸振奇撰
易林疑說不分卷明楊瞿崍撰
易經勺解三卷明林欲楫撰
松蔭堂學易六卷明賈必選撰
易略三卷明陸夢龍撰
易臆三卷明鄭圭撰
重訂易學說海八卷明郭宗磐撰
周易易簡編無卷數明陸起龍撰
易學殘本十二卷明卓爾康撰
易鏡無卷數明程玉潤撰
易學管見無卷數明洪啟初撰
易學五卷明吳極撰
周易揆十二卷明錢士升撰
周易時論合編二十三卷明方孔炤撰
易就六卷明徐世溶撰
伏羲圖贊二卷明陳第撰
風姬易遡五卷明王宣撰

周易古本一卷明華兆登編　易經增註十卷明張鏡心撰　繫辭十篇書十卷明陳仁錫撰　易經頌十二卷明陳仁錫撰　易思圖解無卷數明劉日曦撰　易備十四卷明文安之撰　易史象解二卷明林允昌撰　周易纂六卷明朱之俊撰　易學統此集二十卷明孫維明撰　易經小傳二十卷明鄭友元撰　周易爻物當名二卷明黎遂球撰　廣易筌四卷明沈瑞鍾撰　周易獨坐談五卷明洪化昭撰　雪園易義四卷圖說一卷明李奇玉撰　易疏五卷明黃端伯撰　苑洛易學疏四卷明周一敬撰　易鼎三然無卷數明朱天麟撰　周易廣義四卷明鄭敷教撰　尺木堂學易誌三卷明馬權奇撰　十願齋易說一卷　霞舟易箋一卷明吳鍾巒撰　易經說意七卷明陳際泰撰　周易翼簡捷解十六卷附羣經輔易說一卷明陳際泰撰　易辰九卷明賀登選撰　易序圖說二卷明秦鏞撰　讀易略記無卷數明朱朝瑛撰　讀易隅通二卷明來集之撰　卦義一得無卷數明來集之撰　易圖親見一卷明來集之撰　讀易緒言二卷明錢棻撰　易憲四卷明沈泓撰　說易十二卷明喬中和撰　桂林點易丹十六卷明顧懋樊撰　周易說統十二卷明張振淵撰　周易去疑十一卷明舒宏諤撰　四易通義六卷明程觀生撰　易發八卷明董說撰　周易時義注無卷數明章佐聖撰　易參五卷明錢彭曾撰　易旨一覽四卷明蔣時雍撰　周易辨正一卷明喻國人撰　河洛定議貫一卷明喻國人撰　全易十有八變成卦定議一卷明喻國人撰　周易對卦數變合參一卷明喻國人撰　河洛眞傳一卷明喻國人撰　周易生生眞傳一卷明喻國人撰　三易大傳七十二卷明李陳玉撰　易經補義四卷明方芬撰　讀易鏡六卷明沈爾嘉撰　易學古經正義十二卷明鄒元芝撰　射易淡詠二卷不著撰人名氏　大易衍說無卷數不著撰人名氏　原易二卷不著撰人名氏　易傳義十二卷不著編輯名氏　易象與知編一卷圖書合解一卷舊本題天山道人撰不著名氏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皇朝通志　〇〇〇御定易經通註四卷順治十三年奉敕撰　日講易經解義十八卷康熙二十二年奉敕撰　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康熙五十四年奉敕撰　御纂周易述義十卷乾隆二十年奉敕撰

讀易大旨五卷孫奇逢撰　周易稗疏四卷附考異一卷王夫之撰　易酌十四卷刁包撰　田間易學十二卷錢澄之撰　易學象數論六卷黃宗羲撰　周易象辭二十一卷附尋門餘論二卷圖學辨惑一卷黃宗炎撰　周易範述八卷王宏撰　仲氏易三十卷毛奇齡撰　占筮書三卷毛奇齡撰謹案是書摭春秋傳所載占筮以明古人之易學實爲易作非爲春秋作也　易小帖五卷毛奇齡撰　喬氏易俟十八卷喬萊撰　讀易日鈔六卷張烈撰　周易通論四卷李光地撰　周易觀象十二卷李光地撰　周易淺述八卷陳夢雷撰　易原就正十二卷包儀撰　大易通解十七卷魏荔彤撰　易經衷論二卷張英撰　易圖明辨十卷胡渭撰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八十卷納喇性德編　周易傳註七卷附周易

筮考一卷李琳撰 周易劄記二卷楊名時撰 周易傳義合訂十二卷朱軾撰 周易玩辭集解十卷查慎行撰 易說六卷惠士奇撰 周易函書約存二十四卷約註十八卷別集十六卷胡煦撰 易箋八卷陳法撰 楚蒙山房易經解十六卷晏斯盛撰 周易孔義集說二十卷沈起元撰 易翼述信十二卷王又樸撰 周易淺釋四卷潘思榘撰 周易洗心九卷任啟運撰 豐川易說十卷王心敬撰 增補周易鄭註一卷惠棟編 周易述二十三卷惠棟撰 易漢學八卷惠棟撰 易例二卷惠棟撰 易象大意存解一卷任陳晉撰 大易擇言三十六卷程廷祚撰 周易辨畫四十卷連斗山撰 周易章句證異十一卷翟均廉撰 以上見 文淵閣著錄

案四庫全書於每類之中各分著錄存目謹從其例

讀易蒐十二卷鄭廣唐撰 周易感義無卷數岳虞巒撰 易學筮貞四卷趙世對撰 周易明善錄二卷徐繼發撰 麗奇軒易經講義無卷數紀克揚撰 羲畫憤參二十五卷陸位時撰 周易辨疑無卷數李闇先撰 易存無卷數蕭雲從撰 周易說畧四卷張爾岐撰 周易纂解正宗六卷謝復芜撰 周易塵談無卷數不著撰人名氏謹案朱彝尊經義考有孫應龍周易塵談十二卷疑即是此本也 周易纂註無卷數朱奇領撰 易史參錄二卷葉矯然撰 大易疏義五卷王芝藻撰 周易滴露集無卷數張完臣撰 周易疏畧四卷張沐撰 加年堂講易十二卷周漁撰 讀易近解二卷湯秀琦撰 周易郁溪記十四卷郁文初撰 周易起元十八卷陳圖撰 易贊二卷王艮撰 易大象說錄二卷吳舒鳧撰 周易惜陰錄四十六卷徐世沐撰 周易存義錄十二卷徐世沐撰 周易惜陰詩集三卷徐世沐撰 易經述無卷數陳詵撰 周易廣義六卷潘元懋撰 大易蓄疑七卷劉蔭樞撰 易論無卷數徐義撰 周易應氏集解十三卷應撝謙撰 易原無卷數趙振芳撰 易或十卷徐在漢撰 易經辨疑七卷張問達撰 周易通十卷浦龍淵撰 周易辨二十四卷浦龍淵撰 周易義參六卷于琳撰 身易實義五卷沈廷勱撰 易宗集註十二卷孫宗彝撰 周易清解無卷數江見龍撰 周易本義述蘊四卷姜兆錫撰 硯北易鈔十二卷黃叔琳撰 宋元周易解提要附易解別錄無卷數不著撰人名氏今考爲黃叔琳所錄有宋無元未成之本 周易淺解四卷張步瀛撰 易經詳說無卷數冉覲祖撰 易學參說二卷馮昌臨撰 易象二卷王明弼撰 易宮三十八卷吳隆元撰 讀易管窺五卷吳隆元撰 讀易約編四卷朱江撰 孔門易緒十六卷張德純撰 易莩二卷朱襄撰 周易闡理四卷戴虞皐撰 易說要旨二卷李寅撰 周易象義合參十二卷吳德信撰 周易通義十四卷方葇如撰 周易本義晰無卷數胡良顯撰 易說十卷田嘉穀撰 先天易貫五卷劉元龍撰 易經纂言無卷數王士陵撰 周易本義拾遺六卷李文炤撰 易經釋義四卷沈昌基撰 易鏡無卷數戴天章撰 心易一卷戴天章撰 易經粹言三卷應麟撰 易互六卷楊陸榮撰 成均課講周易無卷數崔紀撰 索易臆說二卷吳啟昆撰 陸堂易學十卷陸奎勳撰 周

易錄疑無卷數陳緯撰　易義隨記八卷夏宗瀾撰　易卦劄記四卷夏宗瀾撰　程氏易通十四卷程廷祚撰　易說辨正四卷程廷祚撰　學易闡微四卷羅登標撰　讀易質疑二十卷汪璲撰　周易會輯無卷數吳映撰　大易闡微錄十二卷劉琯撰　周易詳說十九卷劉紹攽撰　周易原始六卷范咸撰　易經理解一卷鄒埕撰　周易撥易堂解二十卷劉斯組撰　周易摘鈔五卷顧昺撰　學易大象要參四卷林贊龍撰　經義管見一卷饒一辛撰　周易解翼十卷七官章撰　東易問八卷魏樞撰　易貫十四卷張敘撰　周易緯史無卷數錢偲撰　空山易解四卷牛運震撰　周易剩義二卷童能靈撰　周易輯說存正十二卷附易說通旨畧一卷楊方達撰　周易蛾述七十四卷倪濤撰　易說一卷吳汝惺撰　易經一說無卷數王佩撰　周易遠解衷翼十五卷許體元撰　易象援古無卷數申爾宣撰　大易合參講義十卷朱用行撰　周易粹義五卷薛雪撰　易譜圖說十卷潘咸撰　讀易自識無卷數金綖撰　易觀十六卷淩夫盈撰　周易小疏十四卷虞楷撰　易經貫一二十二卷金誠撰　易象約言無卷數吳鼐撰　易經提要錄六卷徐鐸撰　易讀無卷數宋邦綏撰　大易理數觀察二卷朱如日撰　來易增删八卷張照武撰　周易輯要五卷朱贊撰　周易讀翼揆方十卷孫夢逵撰　易深八卷許伯政撰　易經講義八卷袁仕周撰　周易析疑十五卷張爾皐撰　易說存海二卷汪憲撰　易義便覽三卷向德星撰　周易集解增釋八十卷張仁浹撰　周易曉義九卷唐一麟撰　易例舉要二卷吳鼎撰　十家易象集說九十卷吳鼎撰　周易井觀十二卷周大樞撰　大易近取錄無卷數邵晉之撰　周易觀瀾無卷數喬大凱撰　易經觀玩篇無卷數朱宗洛撰　易解拾遺七卷附周易句讀讀本二卷周世金撰　周易集註十一卷圖說一卷王炎撰　易圖疏義四卷劉鳴珂撰　易見九卷賈渭濱撰　易經輯疏四卷黃家杰撰　易經會意解無卷數王芝蘭撰　河洛先天圖說二卷劉天眞撰　周易象訓十二卷姚球撰　易經辨疑四卷鄭國翰撰　周易剩義四卷黃麟撰　易經告蒙四卷圖註三卷趙世迥撰　周易懸象八卷黃元御撰　易經本義翼十二卷舊題吳敬菴撰不著其名　讀易隨鈔無卷數不著撰人名氏　卦爻遺稿演一卷不著撰人名氏　周易觀象疑問二卷大傳章旨二卷不著撰人名氏　以上見存目

易提要

通考昔伏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及乎三代是爲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之周易周公作爻辭孔子爲彖辭象辭繫辭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謂之十翼班固曰孔子晩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即十翼也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

河內女子得之漢初傳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寬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讐東海孟喜琅邪梁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又有東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嘗立後罷後漢施孟梁邱京氏凡四家並立而傳者甚衆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號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蘭陵毋將永故有費氏之學行於人閒而未得立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為其傳以授鄭元元作易註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並為之註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邱施氏亡於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元王弼二註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註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歸藏漢初已亡按晉中經有之唯載卜筮不似聖人之旨唐開元中備有三易至宋惟歸藏略存而不傳習漢摹羣書多散逸而易獨完學者傳之遂分為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傳之孔子卦彖爻象與文言說卦等離為十二篇而說者自為章句易之本經也二曰焦贛之易無所師授自本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之言不類聖人之經三曰費直之易亦無師授專以彖象文言等參卦爻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田何之學施孟梁邱之徒最盛費氏初微但傳民閒至後漢時陳元鄭衆之徒皆學費氏費氏興而田何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及王弼為註亦用卦象相雜之經自晉之後弼學獨行遂傳至今

丁寬易　本傳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為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

孟喜易　本傳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也（耀榮也）同門梁邱賀疏通證明之（疏通猶分別證明明其偽也）曰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

京房易傳四卷　本傳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字贛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陳氏書錄解題曰今世術士所用世應飛伏游魂歸魂納甲之說皆出京氏鼂景

迂嘗爲京氏學也用其傳爲易式

焦氏易林十六卷　說

費直易　本傳直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琅邪王璜平中音仲能傳之

鄭康成易註　崇文總目今唯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合四篇餘皆逸指趣淵確去聖未遠

王弼易註略例繫辭註十卷　鼂氏曰上下經魏尚書郎王弼輔嗣註繫辭說卦雜卦序卦弼之門人韓康伯註又載弼所作略例通十卷　陳氏曰自漢以來言易者多溺於象占之學至弼始一切掃去暢以義理於是天下宗之餘家盡廢然王弼好老氏魏晉談元自弼輩倡之

連山十卷　北史劉炫傳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

歸藏三卷　崇文總目晉太尉參軍薛正註隋世有十三篇今但存初經齊母本著三篇文多闕亂不可詳解

按連山歸藏乃夏商之易本在周易之前然歸藏漢志無之連山隋志無之蓋二書至晉隋間始出而連山出於劉炫之僞作北史明言之度歸藏之爲書亦此類耳夾漈好奇獨尊信此二書與古三墳書且詆世人以其晚出而疑之然殊不知毛氏詩左氏春秋小戴氏禮與古文尚書周官六典比之當時皆晚出者也然其義理其文辭一一無可疑非二易三墳之比不謂之六經可乎故今敘二易不敢遽指爲夏商之書姑隨其所出之時置之漢之後唐之前云

孔頴達正義十四卷　鼂氏曰序稱江南義疏有十餘家辭尚虛誕皆所不取唯王弼之學獨冠古今以弼爲本採諸說附益之

李鼎祚周易集解十卷　鼂氏曰所集有子夏孟喜京房馬融荀爽鄭康成劉表何晏宋衷虞翻陸績干寶王肅王輔嗣姚信王廙張璠向秀王凱同侯果蜀才翟元韓伯劉𤩽何妥崔憬沈驎士盧氏崔覲孔頴達三十餘家又引九家易乾鑿度義所謂蜀才者人多不知按顏之推云范長生也其序云自卜商之後傳註百家唯王鄭

相沿頗行於代鄭則多參天象王乃全釋人事易之道豈偏滯於天人哉而天象難尋人事易習折楊黃華學徒多從之今集諸家刊輔嗣之野文輔康成之逸象以貽同好蓋宗鄭學者也　陳氏曰隋唐以前易家諸書逸不傳者賴此書猶見其一二而所取於荀虞者尤多

易舉正三卷　崇文總目唐蘇州司戶參軍郭京撰京世授五經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易經比世所行或頗差駮故舉正其訛而著於篇　巽岩李氏曰京此書使經傳不相混亂殘闕復爲真全頗有益於學者然能研諸侯之慮衍侯之字成言乎艮當作誠若此等京蓋未知豈王韓舊本固不免訛舛邪京開元後人故所爲書不得著錄本末亦未詳要可惜云

陸希聲易傳　崇文總目唐右拾遺陸希聲撰希聲作易傳十篇易圖指說釋變微旨四篇初隴西李阮學其說以爲上下經傳二篇思屬近妙故希聲自爲之解餘篇差顯不復爲註

衛元嵩元包十卷　陳氏曰其書以八卦爲八篇首而一世至歸魂各附其下先坤次乾兌艮離坎巽震坤曰太陰乾曰太陽餘六子有孟仲少之目每卦之下各爲數語意僻怪文險澀不可深曉也

子夏易十卷　鼂氏曰唐張弧僞作容齋洪氏隨筆曰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要爲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儒多爲之訓說於春秋所云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斯矣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爲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云

周易新論傳疏　崇文總目唐陰洪道撰洪道世其父顥之學雜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之說參訂其長合七十二篇於易有助云

周易物象釋疑一卷　崇文總目唐東鄉助撰取卦互體開釋言象　陳氏曰序言隨事義而取象若以龍敘乾以馬明坤凡註疏未釋者標出爲此書

周易口訣義六卷　崇文總目河南史證撰不詳何代人其書直鈔孔氏說以便講習故曰口訣

周易正義補闕略例疏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說自謂裨穎達之闕　陳氏曰唐四門助教邢璹撰

關子明易傳一卷　鼂氏曰魏關朗撰元魏太和末王虬言於孝文孝文召見之著成筮論數十篇唐趙蕤云恨書亡半隨文詮解才十一篇而已李邯鄲始著之目朱子語錄關子明易僞書也　陳氏曰或云阮逸僞作

周易啟源十卷　鼂氏曰蔡廣成撰李邯鄲云唐人田偉置於王昭素之下今從李說卷首德恒德言德膚德翰四篇皆設爲問對凡三十六篇

周易開元闕一卷　鼂氏曰唐蘇鶚撰自序云五代祖晉嘗製八卦論爲世所傳遭亂遺墜鶚乃略演其旨

周易流演五卷　鼂氏曰唐成元英撰錯綜六十四卦演九宮以直年月日推國家之吉凶元英道士也故道藏錄之或云釋仁英撰

周易窮微一卷　陳氏曰稱王輔嗣凡爲論五篇館閣書目有王弼易辯一卷其論彖論象亦類略例意即此書也又言弼註此書已亡至晉得之王義之承詔錄藏於祕府世莫得見多援漢魏以前諸家說

周易釋文一卷　陳氏曰唐國子博士陸德明撰卦首註某宮某世用京房說

石經周易周易指略例共十一卷　鼂氏曰偽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廣政孟昶年號也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註略例有邢璹註此與國子監本不同者也以蜀中印本校邢璹註略例不同者又百餘字詳其意義似石經誤而無他本訂正姑兩存焉　邕校書東觀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爲書而刻石於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所取正漢末兵火後所得者希今之所謂石經者但刻諸石耳多非蔡氏之經

易軌一卷　鼂氏曰僞蜀蒲乾貫撰專言流演其序云可以知否泰之原察延促之數蓋數學也

王昭素易論三十三卷　鼂氏曰昭素居酸棗太祖時嘗召令講易其書以註疏異同互相詰難蔽以己意昭素隱居求志行義甚高史臣以王烈管寧比之

易證墜簡一卷　鼂氏曰皇朝天禧中毗陵從事范諤昌撰其書酷類郭京舉正如震卦彖辭內云脫不喪匕鬯

四字程正叔取之漸卦上六疑陸字誤胡翼之取之自謂其學出於湓浦李處約廬山許堅意者豈果有師元故程胡取之

胡安定易傳十卷　鼂氏曰門人倪天隱所纂非其自著故序首稱先生曰

周易言象外集古易　崇文總目皇朝王洙原叔撰洙以通經侍講天章閣乃集前世諸儒易說折衷其理依卦變爲類其論以王弼傳爲內故自名曰外傳

皇甫泌易解十四卷　陳氏曰其學得之常山抱犢山人而莆陽游中傳之劉彝錢藻皆爲之序泌嘗守海陵治平以前人

石徂徠易解五卷　陳氏曰所解止六十四解亦無大發明

劉長民易解十五卷　鼂氏曰皇朝劉牧長民撰仁宗時言數者皆宗之慶歷初果訟獻其書於朝優詔獎之田況爲序又有鉤隱圖三卷皆易之數也凡五十五圖并遺事九有歐陽永叔序而其文殊不類　陳氏曰黃黎獻爲之序又爲略例圖亦黎獻所序

宋咸易訓　易補註　王劉易辨　鼂氏曰咸自序云予既以補註易奏御而男億請餘義凡百餘篇端因以易訓名之蓋言不敢以傳世特敎其子而已凡三卷頗論陸希聲劉牧鮮于侁得失云

周易聖斷七卷　鼂氏曰皇朝鮮于侁子駿撰本之王弼劉牧而時辨其非且云眾言淆亂折諸聖故名其篇曰聖斷陳氏曰其書乾坤二卦不解爻象欲學者觀彖象文言而自得云

易意蘊凡例總論一卷　鼂氏曰皇朝徐庸以春秋凡例易亦有之故著書九篇號意蘊凡例總論其學祖劉牧陸秉云

伊川易傳十卷　程子遺書張閎中以書問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答曰謂義起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在其中矣朱子曰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缺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王介甫易解二十卷　龔原耿南仲註易各二十卷　晁氏曰介甫三經義皆頒學官獨易解自謂少作未善不專以取士故紹聖後與龔原耿南仲註易三書偕行於場屋

東坡易傳十一卷　晁氏曰東坡自言其學出於父洵且謂卦不可爻別而觀之其論卦必先求其所齊之端則六爻之義未有不貫者未嘗鑿而通之也　朱子語錄曰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他把這六爻似那累世相讐相殺底人相似看這一爻攻那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地太麤疏卻添得些佛老在裏

乾生歸一圖二卷　晁氏曰皇朝石汝礪撰先辨卦象爻象之別後列數圖頗雜以釋老之說　陳氏曰嘉祐初人序取乾爲生生之本萬物歸於一也有論有圖亦頗與劉牧辨

周易義海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房審權撰集鄭元至王安石凡百家摘取其專明人事者爲一編或諸家說有異同輒加評議附之篇末

鄭揚庭周易傳十三卷　邵伯溫辨惑云江南人鄭夬字揚庭夬竊天悅書入京師補國子監解試

周易析蘊二卷　陳氏曰孫坦撰凡二卷其首言子夏辭不甚粹或取左氏傳語證之晚又得十八占稱天子曰縣官嘗疑漢杜子夏之學及讀杜傳見引明夷對策疑始釋然

阮逸易筌六卷　陳氏曰逸字天隱每一爻各以一古事繫之頗多合

易童子問三卷　陳氏曰歐陽永叔撰設爲問答其上下卷專言繫辭文言說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

沈存中易解二卷　陳氏曰所解甚略不過數卦而於大小畜大小過獨詳

陳了翁易說一卷　陳氏曰了翁晚年所著止解六十四卦辭旨深晦

龔原易講義十卷　陳氏曰原字深之嘉祐八年進士初以經學爲王安石引用元符後入黨籍

呂微仲周易古經二卷　晁氏曰其序云彖象所以解經始各爲一書王弼專治彖象以爲註乃分於卦爻之下學者於是始不見完經而文辭次第貫穿之意亦缺然不屬因按古文而正之凡十二篇別無解釋

鼂以道古易十二卷　巽岩李氏曰鼂氏專主北學凡故訓多取許叔重說文解字陸德明章義僧一行李鼎祚陸希聲及本朝王昭素胡翼之黃聱隅輩所論亦時采掇呂公書則文字句讀初無增損景迂則輯諸家異同或斷以己意有增有損篇第則放費長公未解輔嗣未註以前舊本并十二篇為八篇呂鼂各有師承初不祖述而其指歸則往往暗合

鼂以道太極傳外傳因說共八卷　陳氏曰其學本康節自言學京氏易紹聖閒遇洛陽楊賢寶得康節二易圖又從其子伯溫得其遺編始作易傳名曰商瞿傳兵火後失之晚年復為此書又有易元星紀譜易規二書見本集中又有傳易堂記述漢以來至本朝傳授甚詳

漢上易集傳易圖叢說共十五卷　鼂氏曰朱震子發撰自謂其學以程頤為宗和會邵雍張載之論合鄭元王弼之學為一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朱子發互體一卦中自二至五又自有兩卦這兩卦又伏兩卦林黃中便倒轉推成四卦四卦裏又伏四卦此謂互體

梁谿易傳內外篇共十九卷　陳氏曰丞相昭武李綱伯紀撰蓋罷相遷謫時所作其書於辭變象占無不該貫

兼山易解二卷　傳家易說十一卷　鼂氏曰郭忠孝撰忠孝字立之河南人頗明象數自謂得李挺之卦變論於陳子惠靖康中持憲關右死於難故其書散落大半

王湜易學一卷　鼂氏曰皇朝王湜同州人潛心於康節之學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　李潛序曰此書頃得之廬山一異人或云許堅一滴真金源流天造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翩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實物外真仙之書希夷述其說曰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無於周孔腳足下盤旋予則以為學易者須於周孔腳足尋求然後羲皇心地上可得而識推此可槩見矣　陳氏曰舊傳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崇寧閒廬山隱者李潛得之凡四十二章蓋依託也朱侍講云南康戴主簿師愈撰於易中所言及於制度名物者皆詳註之於易之本旨無所發明故曰外義

鄭東卿易卦疑難圖二十五卷　先君曰此書本五行卦氣之說而象數義理出焉無朱子發之瑣碎戴師愈之矯僞讀之時有會心者必宿儒所著

陵公弼易解義十卷　陳氏曰其書十卷善解析文義頗簡潔有所發明

沈該周易小傳六卷　陳氏曰釋六爻兼論變卦多本春秋左氏傳占法卦爲一論

昭德易故訓傳十八卷　陳氏曰鼂氏武子正撰博采古今諸家附以己聞又考載籍行事以明諸爻之變其文義音讀之異者別之逐條曰同異考乾道中上之其議論精博不主一家然亦略於象數

易傳拾遺十卷　陳氏曰敷文閣直學士胡銓邦衡撰銓謫新州作此書大槩宗主程氏而時出新意

晦庵易傳易本義易學啓蒙傳十一卷　本義十二卷啓蒙一卷　朱子語錄曰易只是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更入麤不得如某之說雖麤然卻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近得趙子欽書云語孟說極詳易說大略此譬如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了一路明若能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乃更好蓋著不得詳說也　陳氏曰晦庵初爲易傳用王弼本復以呂氏古易經爲本義其大指略同而加詳焉首列九圖末著揲法大略兼義理占象而言啓蒙之目曰本圖書原卦畫明蓍筮考變占凡四篇

周易變體十六卷　陳氏曰吏部郎中都潔聖與撰用蔡墨言乾六爻之例專論之卦爲主

繫辭精義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伯恭集程氏諸家之說程傳不及繫辭故也

大易粹言十卷　陳氏曰知舒州曾穜獻之集二程張游酢楊時外及二郭之學爲一書穜嘗受學於郭白雲

呂伯恭古易音訓共十四卷　陳氏曰伯恭所定篇次與呂微仲同音訓則其門人王莘叟筆受晦庵刻之臨漳會稽以程氏是正文字及鼂氏說所著本義據此本也

吳仁傑古周易十二卷　陳氏曰仁傑所錄以爻爲繫辭今之繫辭爲說卦其言十翼謂彖傳繫辭傳上下說卦上中下文言序卦雜卦并上下經爲十二篇

程大昌易原十卷　陳氏曰首論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參之河圖洛書大衍之異同以此爲易之原也以及卦變揲法皆有圖論往往斷以己見出先儒之外

李舜臣隆山易本傳三十三卷　陳氏曰其自序以爲易起於畫捨畫無以見易因畫論心以中爲用如捨本卦而

論他卦及某卦從某卦來者皆所不取沙隨易章十卷　外篇一卷　占法一卷　古易考一卷　陳氏曰程迥可久撰其論占法雜記占事九詳

楊誠齋易傳二十卷　陳氏曰其序以爲易者聖人通變之書惟中爲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又言古未有字八卦之畫卽字也

林黃中周易經傳集解三十六卷　朱子語錄曰林黃中以互體爲四象八卦

何萬易辯三卷　淵源錄三卷　陳氏曰萬爲辯三十三篇大抵多與先儒異淵源錄者蓋其易解未成書僅有乾坤二卦而已

項安世周易玩辭十六卷　陳氏曰安世當慶元中得罪時謫居江陵杜門潛心不出諸書皆有論說而易爲全書本末條貫本於程氏徧考諸家斷以己意精而博矣　陳氏曰葉正則爲習學記言易居其首門人建安袁聘儒述而釋焉聘儒紹熙進士

趙南塘易說三卷　陳氏曰專辨十翼非夫子所作其說多自得之見也

眞西山復卦說一卷　吳如愚準齋易說一卷　馮椅厚齋易學　中興藝文志椅爲輯註輯傳外傳蓋以程沙隨朱文公雖本古易爲註猶未及盡正孔傳名義乃改彖曰象曰爲贊曰以繫卦之辭卽爲彖繫爻之辭卽爲象王弼本彖曰象曰乃孔子釋彖象與商飛卿說同

續通考宋司馬光溫公易說六卷　案是書馬端臨通考所載僅一卷

邵伯溫易學辨惑一卷　案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註曰未見此本自永樂大典錄出

吳沆易璇璣三卷　納喇性德曰先生幼孤事母孝政和間嘗獻書於朝不報歸隱環溪其言易自象而求之卦次求之象次求之爻爲論二十七篇其文簡奧間以韻語行之類古繇辭卓然成一家之言者也

案沆于高宗紹興十六年與其弟瀣詣行在獻書瀣所獻曰宇內辨曰歷代疆域志沆所獻曰易璇璣曰三墳訓義瀣書皆不傳沆三墳訓義爲太學博士王之望所駁亦不傳惟此書僅存

張栻南軒易說無卷數　案曹學佺蜀中廣記載是書十一卷以爲張浚所作考浚紫巖易傳其本猶存與此別爲一
書學佺殊誤

趙彥肅復齋易說六卷　喻仲可跋曰是書觀象玩爻無一字外求研精覃思無一辭苟發出自胸臆無一句蹈襲
前人

楊簡楊氏易傳二十卷　案是書爲明劉日升陳道亨所刊馬考載楊簡己易一卷朱彝尊經義考載慈湖易解十
卷　書名卷數皆與此本不合

易傳燈四卷　案是書諸家書目俱不著錄惟永樂大典散見於各卦之中題其官曰徐總幹而不著名字又載其子
字東序謂其父嘗師事呂祖謙唐仲友考宋代徐僑嘗受業於祖謙著讀易記尚書括旨等書祖謙門人又有徐
侃徐倬序無明文不能定其爲誰也

王宗傳易傳三十二卷　案王圻續通考訛作黃宗傳當由姓音相近之誤今據經義考及是書標題訂正

李過西谿易說十二卷　馮椅曰其說多所發明然以毛漸三墳爲信誤矣

趙汝楳周易輯聞六卷　易雅一卷　筮宗一卷　納喇性德曰周易輯聞易雅筮宗合名之曰易敘叢書汝楳自
序謂受易於父蓋六易稿而傳之者惜乎叢書在而善湘之經義無存汝楳以宗室子爲宰相史彌遠壻顧能謙
抑自修研精易象晚歲以理財進雖能膴仕百失士譽

李心傳丙子學易編一卷　納喇性德曰是編大抵以象占爲主盡掃虛無非鑿之謬蓋有功於易道者惜未得其
全也其書成于嘉定九年丙子故曰丙子學易編元俞琰石澗借全編於書肆而錄其可取者今所存蓋節本也

趙以夫易通六卷　胡一桂曰其書大概論九六七八變與不變或靜吉動凶則勿用動吉靜凶則不處動靜皆吉
隨寓皆可動靜皆凶無所逃於天地間所以樂天知命不憂也

蔡淵周易經傳訓解二卷　易象意言一卷　案朱彝尊經義考蔡淵周易經傳訓解四卷註曰存三卷此本惟存
上下經二卷題曰周易卦爻經傳訓解與彝　所記不符據董真卿周易會通稱此書以大象置卦詞下以彖傳置

大象後以小象冠各爻詞後皆低一字以別卦爻與此本體例相合知非贋託蓋彝尊所見已佚其一卷此本又佚其一卷傳寫者諱其殘缺臣子書名增入卦爻二字作僞之技不足憑也今仍以本名著錄存其眞焉又振眞卿稱淵周易經傳訓解外又有卦爻十翼象數餘論雜論易象意言雜論卦爻十翼象數餘論雜論易大義並成于開禧乙丑攷諸書卒已散佚故朱彝尊經義考僅列其書名而不能舉其卷數惟易象意言載永樂大典中尙首尾完具猶當時祕府舊本今並錄入四庫全書

魏了翁周易要義十卷　王褘雜說云孔穎達作九經正義往往援引緯書之說歐陽公嘗欲刪而去之其言不果行迨鶴山魏氏作要義始加黜削而其言絕焉

朱鑑輯文公易說二十三卷　鑑字子明納喇性德曰文公易說公適孫子明守富川時所輯淳祐中鋟板蓋取門人記錄問答之語薈萃而成多與本義啟蒙相發明大有功於學者

稅與權易學啟蒙小傳一卷　與權自序曰曩從先師鶴山魏文靖公講究邵氏諸書乃於觀物篇得後天易上下經序卦圖反覆觀之皆成十有八卦然後知乾坤坎離頤中孚大過小過不易之八卦爲上下兩篇之榦其互易之五十六卦爲上下兩篇之用

李杞周易詳解十六卷　杞自序曰經必以史證後世歧而爲二尊經太過反入於虛無之域無以見經爲萬世有用之學故取文中子之言以周易名篇　案宋有三李杞其一爲北宋人官大理寺丞與蘇軾相倡和見烏臺詩案一爲朱子門人字

董楷周易本義附錄（王圻續通考作周易程朱易解）十四卷　楷字正叔其學出於陳器之器之出於朱子　納喇性德曰正叔從潛室陳器之游得朱子再傳之學者也依程朱之文而錄本義於後凡程之遺書朱之文集語類有裨於傳義者咸取而附之繫辭以後程子無傳則取程子平日論說補之而附錄如上下經之例其後董眞卿之輯錄纂注與明永樂之大全實權輿於此

林光世水村易鏡一卷　納喇性德曰林氏世多忠節光世曾祖霆博學深象數與鄭樵爲金石交光世淵源家學

徧覽藏書因易十三卦取法乾象者著爲圖說以明聖人仰觀之義名曰易鏡理宗覽而驚異以爲先儒所未發手書水村二字賜之因作亭以彰其寵

朱元昇三易備遺十卷　元昇字日華其書成於咸湻庚午納喇性德曰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但有端龜命蓍吉凶悔吝之兆原無象繇所繫之辭宋東嘉朱日華氏精心象數之學以爲天下有亡書無亡言因夏時坤乾之言卽河洛先後天之圖推五行生成以明五十五圖之爲洛書述連山象數圖以備夏易之遺推五行納音以明四十五數之爲河圖述歸藏象數圖以備商易之遺因先天後天之體用卽象數之合以證義文之合以卦爻彖象之辭證互體演反對互體圖例以備周易之遺而首之以河圖洛書之辨

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二卷　方平字師魯號玉齋婺源人其學出於董夢程夢程受朱子之易于黃榦故方平及其子一桂皆篤守朱子之說　錢曾曰易有象數明乎象數而後易可讀啟蒙專明象數蓋爲讀本義者作耳胡方平通釋之象本圖書而形于卦畫數衍蓍策而達于變占易之變用全矣

俞琰周易集說四十卷　讀易舉要四卷　琰字玉吾號石澗又號林屋山人吳縣人生宋寶祐初入元隱居著書納喇性德曰世之言圖書者類以馬毛之旋龜文之坼獨琰之持論謂顧命河圖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耳崑崙產玉河源出崑崙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白石而有文者其立說頗異

丁易東周易象義十六卷　按易東以爲伏羲八卦重爲六十四卦是八各生八文王六十四卦是取陰陽老少而一卦又可變六十三倂其不變之一而爲六十四卽焦氏所謂四千九十六卦亦於此而具啟蒙所謂累至二十四畫成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十六變者亦可推也于以見易道之無窮矣其後序一篇以爲易變易也六十四卦一乾之變三百八十四爻一初九之變也反覆推明之義云

元許衡讀易私言一卷　衡字平仲號魯齋河內人至元中累官集賢殿大學士兼國子監祭酒追封魏國公諡文正從祀孔子廟庭事蹟具元史本傳　本傳略曰衡避難徂徠山中得王輔嗣說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後從姚樞學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律兵刑食物水利之類無所不講慨然以道爲己任

胡一桂周易本義附錄纂疏十五卷　易啟蒙翼傳四卷　一桂字廷芳方平子方平嘗作易學啟蒙通釋一桂更推闡而辨明之故曰翼傳宋景定閒年十八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　案一桂自序及黃虞稷藝文志謂取朱子文集語錄之及於易者附本義之下謂之附錄取諸儒易說之發明本義者纂之謂之纂疏其翼傳一書則附錄纂疏之後重加增訂而成四篇以翼本義者也

吳澄易纂十卷　易纂言外翼八卷　澄字幼清號草廬崇仁人至元中程鉅夫請置澄所著書于國子監後以薦士選薦累官翰林學士學者稱草廬先生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從祀孔子廟廷　案澄所著易纂言義例散見各卦中不相統貫卷首所陳卦畫亦粗具梗概未及詳言因復作纂言外翼以詳明之纂言有通志堂刻本久行於世外翼則傳本漸罕近已散佚無存朱彝尊經義考云見崑山葉氏書目載有四册而亦未覩其書今惟永樂大典尚分載各韻之下

王申子大易輯說十卷　納喇性德曰輯說大旨分緯河圖以溯伏羲畫卦之由錯綜河洛以定文王佐卦之次而義之最精者則每卦必論成卦之主以為聖人觀象設卦咸自乾坤而出乾坤二體之變即成卦之主文王主之以成卦體周公主之以取爻義夫子主之以為彖傳故聖人所繫之辭無不因六畫而來則昔賢所謂假象以設辭者非矣吳草廬稱其書平正穩當蓋謂是乎

胡震周易衍義無卷數　震自署曰廬山深溪又題將仕佐郎南康路儒學致仕教授前有自序又有其子光大識語　震自序略曰易者崇陽抑陰之書尊乾而卑坤三百八十四爻之義無非所以存天理正人心扶綱常而垂教於萬世也

張理大易象數鉤深圖三卷　案理自序最重象數又貢師泰序稱其於朱子九圖之外推演一十二圖甚為精密黃鎮成序亦以為條理精密云

龍仁夫周易集傳八卷　仁夫字觀復廬陵人學者稱麟洲先生　案江西志稱仁夫立說主本義每卦爻下各分變象辭占謂雜卦為古筮書春秋傳所引屯固比入坤安震殺皆以一字斷義此類是也孔子存之以為經

羽翼初非創作蕭漢中讀易考原一卷　朱升序略曰周易卦序之義自韓康伯孔穎達以來往往欲求之孔聖序卦傳之外程朱諸儒有意尤篤至於臨川吳先生卦統之序迹亦可謂求之至矣而其中間精密比次之故則猶有未當於人心者愚求之半生晚乃得豫章蕭氏讀易攷原之書以爲二篇之卦必先分而後序閎奥精粹貫通神聖誠古今之絶學也

董真卿周易會通十四卷　易傳因革一卷　真卿字季真鄱陽人嘗受學於胡一桂　納喇性德曰真卿學於雙湖胡一桂深有淵源者會通一書題曰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注冠以凡例十條經傳歷代因革一卷而以啟蒙五贊筮儀附錄纂注終焉金華吳正傳駁之謂朱子之義自與程傳不同不當强求其通而真卿則曰程子主義理朱子主象占求朱子象占之易得其旨因朱子以求程子義理之易又於諸家之易理之所聚而不可遺理之所行而無所礙者相與發明之其亦善於言易者矣

梁寅周易參義十二卷　寅字孟敬新喻人元末隱居教授洪武初徵修禮樂書歸結廬石門山學者稱曰梁五經又稱石門先生　寅自序略曰程子論天人以明易之理朱子推象占以究易之用寅參酌二家采諸說附己意

鮑恂學易舉隅三卷　恂字仲孚崇德人嘗受易于吳澄至元進士至正中薦授溫州路學正明初以五經召至京師授文華殿大學士固辭歸學者稱西溪先生　寧王權序略曰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用在六爻之後是羲皇已畫卦矣書契取諸夬是羲皇之時已有夬卦其重明矣羲皇乾上坤下立天地之位也歸藏先坤後乾尊萬物之母也連山乾始於子坤始於午以明先天之道周易尊乾卑坤其體乃定讀易者可得而明矣然易之精者獨鮑氏得其所傳之妙黃州程蕃重加訂正予乃命壽諸梓以示後學更其名曰大易鉤元

明周易大全二十四卷　胡廣等奉敕撰　朱彝尊曰廣等就前儒成編雜爲鈔錄而去其姓名易則取諸天台鄱陽二董氏雙湖雲峰二胡氏於諸書外未寓目者至多　案彝尊所稱天台董氏者董楷之周易傳義附錄鄱陽董氏者董真卿之周易會通雙湖胡氏者胡一桂之周易本義附錄纂疏雲峰胡氏者胡炳文之周易本義通釋也董楷胡一桂胡炳文篤守朱子其說頗謹嚴董真卿則以程朱爲主而博采諸家以翼之其說頗爲賅

備取材於四家之書而刊除重複勒爲一編雖不免守匱抱殘要其宗旨則尙可謂不失其正者也

朱升周易旁注圖說二卷　張雲章曰升從陳櫟黃澤游學成江南北多從之問業號楓林先生所居梅花初月樓太祖以御書賜之諸經皆有旁注而易有前圖升嘗曰旁注之作知其麤者以爲小學訓詁之入門悟其妙者知爲研精造道之要法至萬歷中錢塘姚文蔚以其書易古文爲今文易旁行爲直下目之曰會通

蔡清周易蒙引十二卷　清字介夫號書齋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累官南京國子監祭酒神宗朝贈禮部侍郎謚文莊從祀孔子廟庭　黃宗羲曰清一生之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繭絲牛毛不足喻其細也蓋從訓詁而窺見大體其言曰反覆體驗止是虛而已易說不與本義同者如卜筮不專在龜蓍取卜象筮占決疑爲徵又辨七占古法皆佳論也

崔銑讀易餘言五卷　銑自述曰問性卽理乎曰然問氣卽理乎曰然愛親敬長發於外卽其具於中者也問氣有原乎曰有之易曰易有太極詩曰有物有則夫極者易之翁則者物之理故曰純粹精也舍是而談理氣支矣又曰陽有知而陰無知是故質受神以爲運魄資魂以爲識陽有去而陰常居是故炎火熄而灰存花色落而朽肧人生爲陽志則宰而氣則從氣爲陽中之陰人死爲陰氣則升而魄則止氣爲陰中之陽

韓邦奇易學啟蒙意見五卷　黃宗羲曰邦奇天稟高明學問精到明於數學胸次灑落大類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橫渠少負氣節既乃不欲爲奇一味涵養淵深持守堅定則又一薛敬軒也

舒芬易問箋一卷　芬字國裳以爭大禮廷杖萬歷閒追謚文節　梅鷟曰芬博極羣書尤專於易祖程宗朱有問箋之作　崔桐曰舒子八圖有與朱子異者朱子云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五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舒子曰中五者太極也次十者分兩儀也次一二三四者生數分四象也次六七八九者成數分八卦也九數三奇老陽爲乾焉六數三偶老陰爲坤焉七數一奇兩偶少陽爲震坎艮生焉八數一偶兩奇少陰爲巽離兌生焉參之生著倚數揲蓍求爻皆合

梅鷟古易攷原三卷　案是書謂伏羲之易已有文字畫卦在前河圖後出伏羲但則之以揲蓍大衍之數當爲九十有九以五十爲體以四十九爲用無有中五乘十置一不用之理其持論多創闢

徐體乾周易不我解二卷　體乾自序略曰漢魏以來以易名者數千百人皆無當孔子之義至京口陳氏授以青山易半卷希夷易一卷攬其辭言約而旨深合易天垂象見吉凶之義輒爲書六卷纖毫不敢以我與故定斯名黃百家曰行健易學用天星配四時具有神解

楊爵周易辨錄四卷　爵字伯修富平人嘉靖進士官御史直諫廷杖先後繫獄七年釋歸追諡忠介爵自述略曰易謂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久處困難以此自慰或有所得筆之以備遺忘歲月已久六十四卦之說略具矣因名曰周易辨錄　黃宗羲曰初韓恭簡講學爵乘軒往拜其門恭簡異其氣祥欲勿受已叩其學詑曰宿學老儒莫能及不如我先人矣剛大之氣百折不回與椒山並稱人謂韓門二楊

陳士元易象鉤解四卷　士元易象鉤解自序略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觀泰否剝復損益夬姤之相次也陰陽消長治亂存亡之幾微矣先儒傳注發明象爻非不顯而取象之由則略而不論夫觀象以闡吉凶稽象以定趨避朱晦庵張南軒善談易者皆以爲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數俱不可廢蓋文周象爻雖非後世緯數瑣碎而道則無不冒焉傳注者惟以虛無之旨例之有遺論矣往予爲彙解三卷括其大凡而舊所謬承向闕質問者茲則述之簡編題曰鉤解云

來知德周易集注十六卷　張雲章曰其說專取繫辭中錯綜其數論易象而以雜卦治之如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無反對之卦所謂錯也餘五十二卦皆綜列圖及說於前自序以爲文王周公立象皆藏於序卦之錯綜中不知文王序卦孔子雜卦則易不得其門而入自孔子沒而四聖之易如長夜者二千餘年何其信之過而蔑視諸先儒耶雜卦反對上下經皆十八卦先儒言之者多矣易固聖人設卦觀象之書要之有理而後有象謂易非有實事可也謂非有實理可乎且其說以卦變爲非以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以至於六十四卦爲十直死數未免有意與先儒違異矣

唐鶴徵周易象義四卷　鶴徵號凝庵武進人隆慶進士累官太常寺少卿　張雲章曰鶴徵荆川子能世其學其自述曰易之爲書以象證理之書也必象理合始有確據自象與爻各自爲訓不惟爻象常相悖而六爻之中或本爻以爲君子他爻目之爲小人所以先儒謂六爻似累世仇殺豈易義固然耶鶴徵細求之則孔子之象傳備矣正所以合象理象爻而一之者也

錢一本像象管見九卷　象鈔六卷　四聖一心錄六卷　張雲章曰一本以建言落職歸而談道著書與光祿顧端文分東林講席初宰廬陵即潛心易學積二十餘年成像象管見一書晚年復著象鈔皆自爲序鄒忠介元標亦序之　黃宗羲曰一本之學得之王塘南者居多懲一時學者喜談本體故以工夫爲主人無有不才才無有不善但盡其才始能見得本體不可以石火電光便作家當也深中學者之病

焦竑易筌六卷　附論一卷　竑字弱侯山東日照人萬歷己丑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遷東宮講讀官謫福寧州州同學者稱澹園先生　竑自序略曰善乎李覯之言無思無爲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誡泯而因果生是編出學者知二氏所長乃易之所有而離類絕倫不可爲家國者則易之所無也

高攀龍周易易簡說三卷　攀龍字存之無錫人萬歷進士累官都御史劾閹黨崔呈秀爲所陷削籍歸後聞逮問赴水死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憲　攀龍論曰伊川說游魂爲變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此殆不然只得形質且游魂如何滅得也其變化不可測識也聖人即天地也不可以存亡言自古忠臣義士何曾亡滅避佛氏之說而謂賢愚善惡同歸於盡非所以教也況幽明之事昭昭於耳目者終不可掩乎張子曰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錢士升周易揆十二卷　許譽卿曰士升立朝當否泰之交則爲包荒出世丁興亡之會則爲碩果所著易揆前設互卦後設卦氣與理象莫不兼融而並攝之

吳桂森周易像象述五卷　桂森字仲美無錫人萬歷中歲貢生　嚴繩孫曰桂森從顧端文高忠憲諸公講學又學易於毘陵錢啟新先生日夜探索幾忘寢食天啟中逆璫毀東林書院及璫敗桂森亟謀興復建麗澤堂又構

小齋曰來復講易於其中學者稱爲素衣先生

黃道周象正十六卷　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天啟進士累官少詹事明亡後爲唐王聿鍵禮部尚書兵潰被執不屈死

乾隆四十年　賜諡忠端　黃宗羲曰漳浦之學如武庫無所不備而尤邃於易曆三乘易卦爲二十六萬二千

百四十四以授時配之交會閏積贏縮無不脗合詩與春秋遞爲爻象屯蒙而下旣濟未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

五年之治亂燎若觀火　鄭開極曰道周出都門以易傳授豫章楊儀部廷麟廷麟以絕學當傳大賢難遇慨然

欲挾冊相隨讀書鶴鳴山下十年不出事雖不行爲士林所誦其至臨安也築大滌山房俟象正告成當簪筆披

衣呈章北斗及之江楚扁舟葦岸昕夕研窮覃精三十餘年而後成云

倪元璐兒易內儀以六卷　兒易外儀十五卷　元璐字玉汝上虞人天啟進士累官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甲

申殉節　世祖章皇帝賜諡文貞　案內儀以專以大象釋經每卦列卦爻辭至大象而止以六十四卦大

象俱有以字以之爲言用也故以名書外儀則有原始正言能事盡利曲成申命六目而又別爲小目以紀之皆

取繫辭中字名篇篇各有圖

李奇玉雪園易義四卷圖說一卷　曾勛曰奇玉觀象玩辭則一本于說卦觀變玩占則兼取乎中爻至于陰陽倚

伏直欲以包荒小人爲量蓋有慨于氣人之禍肇自君子云

黃端伯易疏五卷　端伯字元公新城人崇禎進士累官禮部郎中南京破死難　乾隆四十年　賜諡忠節

文德翼序曰先生之言曰八卦三變五變有不變之世爻則易之元命也推而究之卦卦然一卦亦無不然如屯

歸震初蒙主坎二咸取下女之爻恆用下男之畫故曰一君二民寓不變於眾變之中隱眾變於不變之內至矣

乎觀其苞絡豈僅古司怪主卜而已乎卽五行傳六甲書皆尋數之主啟兆之質古人譬銜燭龍入闇室不可謂

火爲目也四易之變不盡於六龜九筮而飛伏之化寓焉先生夢叶靈龜符文宣學易之年以此成書合之諸家

俶詭靈元之策無不匯爲一元易雖大共之書稱爲先生大則之書無不可矣

錢棻讀易緒言二卷

皇朝通考○○○御定易經通註四卷　順治十三年大學士傅以漸等奉　勅撰

按卷首恭載　世祖章皇帝諭旨以明永樂間所輯易經大全繁而可刪華而寡要　特命儒臣折衷諸論簡切洞達彙輯成編

○○○日講易經解義十八卷　康熙二十二年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牛鈕孫在豐等奉　敕編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　康熙五十四年大學士李光地等奉　敕撰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按漢唐以來言易者紛如自董楷析朱子本義附於程傳十二篇舊第復淆是編恭稟

睿裁改從古本先列朱子本義爲主而程傳次之卷首載綱領義例綱領者歷代諸儒傳易源流及易道之精作易之義讀易之方說易之槩至義例則括全經之大凡者也上下經迄雜卦通十八卷又朱子啟蒙與本義互相表裏具載全文及附論等別爲四卷自漢及明諸家之說其有合者則附錄之即間有未合而足佐傳義所不及者爲案語以斷之其書詩春秋三經綱領體例悉倣是書爲編載云

○○御纂周易述義十卷　乾隆二十年大學士傅恒等奉　敕撰　皇上御製序　按是書大旨多推闡

御纂周易折中之蘊謂全易綱領皆本人事以立象

讀易大旨五卷　孫奇逢撰奇逢字啟泰號鍾元又號夏峯容城人前明萬曆庚子舉人入　國朝後流寓河南乃作是書門人耿極爲之校訂　奇逢自序略曰至蘇門始學易偶據見之所及最其體要以示門人初非逐句逐字作解故曰大旨

周易稗疏四卷附考異一卷　王夫之撰夫之號薑齋漢陽人前明舉人　按是編乃夫之讀易時隨筆劄記故每條不全載經文但取數字標目會有疑義始爲剖析故不逐卦逐爻盡爲之解言必徵實義必據理其於焦京陳邵諸說均無所倚附近代說易諸家以夫之爲最有根據

易酌十四卷　刁包撰包字蒙吉祈州人前明天啟丁卯舉人　按包在　國初與諸儒往復講學能得要領故所著述悉本義理是書根据注疏以程子本義爲主實足以羽翼宋儒於易學淵微深有所得

田閒易學十二卷　錢澄之撰澄之初名秉鐙字飲光桐城人自號田閒老人　徐秉義曰澄之習京邵之學通陰
陽五行家言至於象緯律曆奇門太乙之書無不究也晚年乃盡棄之惟日玩本義故其爲書明白簡易閒有所
得則一以繫傳爲據其論卦爻則在辨卦位審卦主原卦變以承乘比應之義合全體而斷之

羲畫憤參二十五卷　陸位時撰位時字與偕錢塘人官鄞縣訓導　位時自敘略曰小憤小悟大憤大悟不憤不
悟憤之云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故云憤參

周易辨疑無卷數　李開先撰開先字傳一長壽人　按開先受易於其鄉人來知德故卷首列知德太極圖及羲文
卦次卦位方圓諸圖卦變圖六十四卦錯綜圖每卦論辨卦象爻畫悉本師說居多惟卦變之說與知德不合又
往往駁本義而不顧所安故委曲遷合語多不倫則亦好爲立異之流也

易學象數論六卷　黃宗羲撰宗羲字太沖號梨洲餘姚人前明御史尊素之子康熙初嘗薦修明史未赴　汪瑞
齡曰姚江梨洲夫子慨象數之失其正而爲異說所淹汩也作論辨之其倚附於易似是而非者析其離合爲內
編三卷其顯背於易而自擬爲易者決其底蘊爲外編三卷

周易象辭二十一卷附尋門餘論二卷圖學辨惑一卷　黃宗炎撰宗炎字晦木餘姚人宗羲之弟　陸嘉淑曰晦
木尋門餘論直欲與洛閩大儒質辨於千載之上名書之意以乾坤爲易之門恐不得其門而入故探索以尋
之

周易淺述八卷　陳夢雷撰夢雷字省齋閩縣人順治己丑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坐謫戍蒙　恩召還校正銅
板緣事再謫尋卒　按凡例云解易者數千家未能廣覽蓋此書爲其初赴尚陽堡時所作行篋乏書故以朱子
爲主而僅參引王注孔疏蘇軾傳胡廣大全來知德注諸家閒以已意參考異同頗能掃除轇轕至卷末附其
友楊文言所作三十問文言字道昇武進人所說多支離穿鑿遜於夢雷本書多矣

周易疏略四卷　張沐撰沐字仲誠上蔡人順治戊戌進士官資縣知縣　譚瑄曰仲誠受學於容城孫奇逢易疏
略四卷自爲之序　按沐於五經四書皆有疏略是編自謂悉本孔子十翼之義然所注仍多取舊說雖力排陳

邵之學而卷首仍列諸圖用朱睦㮮之例改卦畫為先上後下殊昧始初終上之旨

易圖明辨十卷　胡渭撰渭原名渭生字朏明號東樵德清人　按是書專為辨定圖書而作卷一辨河圖洛書卷二辨五行九宮卷三辨周易參同先天太極卷四辨龍圖易數鉤隱圖卷五辨啟蒙圖書卷六卷七辨先天古易卷八辨後天之學卷九辨卦變卷十辨象數流弊皆根柢羣言悉心參證其視元明以來陳應潤吳澄歸有光毛奇齡黃宗羲宗炎諸人所論述尤為窮源溯委洵足為易學指迷之一助也

周易通論四卷　周易觀彖十二卷　李光地撰光地字厚菴安溪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貞　光地觀彖自述略曰彖者材也文王以六爻為取用之材彖詞既繫六爻之義具焉爻詞之作所以推廣彖辭故云智者觀其彖詞則思過半惟彖可以該爻而論爻者不能外彖觀彖之名蓋取諸此也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八十卷　納喇性德編性德字容若正黃旗滿洲人康熙丙辰進士官至　乾清侍衛性德自序曰宋陳友文大易集義六十四卷方聞一大易粹言七十卷摭拾宋儒論說凡十八家而粹言所採二程橫渠龜山定夫兼山白雲父子七家其康節濂溪上蔡和靖南軒藍田五峰屏山漢上紫陽東萊十一家之說皆集義上下經所引粹言則未之及也粹言有繫辭說卦序卦雜卦集義止上下經向竊病其未備因於十一家書中將講論繫詞以下相發明者合而訂之間以臆見考定焉

仲氏易三十卷　推易始末四卷　春秋占筮書三卷　易小帖五卷　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　毛奇齡撰奇齡一名甡字大可號秋晴一曰初晴又以郡望稱西河蕭山人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官翰林院檢討　奇齡自述曰余仲兄與三名錫齡在崇禎之季得錮疾授生徒以說經自娛而尤長於說易謂余曰古賢處憂患者必明易汝知之乎余拜而受言暨乞假歸而仲氏已不可見顧其說易實有西漢以來遺法為宋元諸儒所未及者余就兄子口授大旨暨各卦詁義而擴大之為仲氏易　李澄中曰推易始末者西河毛氏發明仲氏易推移之義蓋即前儒卦變卦綜之說而暢之　朱彝尊經義考曰易小帖係西河氏雜記說易之可議者　按占筮書內傳十四條外傳二條附十二條奇齡自以向所著推易始末一編書成而易義明即占易之法亦明故稍存其說於卷

中其曰春秋者摭春秋傳所載占筮以明古人之易學實不為春秋而作故仍附易類小帖百四十三條叢說無次第蓋奇齡說易之語而編次則出門人之手原舛編一卷奇齡以易大傳言河出圖洛出書尙書及論語單言河圖大抵圖為規畫書為簡冊無非典籍之類自竹書記年謂龍圖出河帝王世紀謂河出龍圖洛出龜書而記載家彼此紛錯故名其書曰原舛

周易淸解無卷數　江見龍撰見龍字壽水杭州人康熙中諸生　按是編列繫辭說卦雜卦序卦於上下經之前分為二卷名曰孔子讀易傳見龍之意殆欲以是尊孔子而不知後經先傳漢晉以來未之前聞者爾

周易傳義合訂十二卷　朱軾撰軾字可亭高安人康熙甲戌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端乾隆二年兩廣總督鄂爾達校付剞劂恭呈　御覽　皇上御製序例畧曰溝象言理自王輔嗣始然易者象也有象斯有理理從象生也孔子彖象二傳何嘗非言象雷風山澤以及乾馬坤牛皆象也卽卦之剛柔上下應比承乘亦何莫非象乎舍是而言理不知所謂理者安在又曰卦有對易反易反易之義先儒言之已備來知德謂之卦綜謬矣又曰講易以程傳朱義為宗二書互有同異而止錄一說宋元來易圖概不甄錄止以所見縷晰朱子篇首各圖之義而圖仍不載並以經傳文合於一處使經旨易於瞭然

周易玩辭集解十卷　查愼行撰愼行字悔餘號初白海寧人康熙癸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　愼行自序曰愼行童而讀易白首而未得其解也則仍於聖人之辭求之始而玩卦辭爻辭繼而玩彖傳大小象辭務於聖人之辭字字求著落詮釋其求諸經文而不得必先攷之注疏復參以諸儒之說不敢偏徇一解亦非敢妄立異同也按愼行為黃宗羲弟子故能不牽引圖書之說其闡發經義簡潔明淨而無駁雜之弊於宋學頗有所得焉

易說六卷　惠士奇撰士奇字仲儒吳縣人康熙己丑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　按士奇長於三禮之學其說易皆有依据推闡實義與諸經相貫通

周易洗心九卷　任啟運撰啟運字翼聖荆溪人雍正癸丑進士官至宗人府府丞　啟運自序略曰讀易者當先觀圖其要不外論語五十以學易之言文周卦畫自羲圖出羲圖自河洛出五十者圖書之中也學易不以五十

夫其本矣

易準四卷　曹庭棟撰庭棟字六吉號楷人嘉善人乾隆丙辰薦試博學鴻詞　例略曰第一卷明河圖圖出希夷與世所謂圖者中位則異第二卷明洛書書有本象與世所謂書者實數則虛竭其一得闢執務該閒有前人所已言者摭而並錄第三卷明大衍圖大衍有十圖皆爲洛書傳者旣罕言者絕少則抒獨見以發明之第四卷明蓍法蓍法所由來見之易傳而疏解舛謬乃求得掛一歸奇之旨凡以求合於圖書之數而已

周易述二十三卷　易漢學八卷　易例二卷　增補周易鄭註一卷　惠棟撰棟字定宇號松崖元和人士奇子　按棟謂西漢明易者少京房易傳只有積算法而佚其章句東漢可考者有數家惟虞翻獨冠羣儒荀爽又虞翻之先河也而不及虞之精密是編專用虞說兼及荀氏而參以九家諸說蓋以漢猶近古故述荀虞二家之注凡散見於六經周秦諸書中及略見於資州李鼎祚集傳者皆爲疏定漢學八卷又取孟喜虞翻京房鄭玄荀爽五家之說散見諸書者釐爲七卷各系己見其第八卷則棟所自爲辨說易例二卷凡九十類皆考据漢儒之傳以發明易之本例內有十三類有錄無書故原跋稱爲未成之本增補鄭註則廣王應麟所未備也

藝文　經類二

書書目

通志古文尚書十三卷漢臨淮太守孔安國傳　古文尚書九卷鄭元注

古文尚書舜典一卷晉豫章太守范甯注

古文大義二十卷任孝恭　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　右古文經五部四十六卷　今字石經鄭元尚書八卷　今字石經

尚書本五卷　一字石經尚書六卷見隋志　三字石經尚書九卷　右石經四部二十八卷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　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右章句三部八十九卷

伏生大傳三卷鄭元注　今字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按隋志十四卷　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漢光祿大夫劉向　五行傳記一篇漢許商　洪範外傳十卷唐穆元休　洪範傳一卷曾致　右傳六部三十九卷

尚書十一卷馬融　尚書十一卷王肅　尚書十五卷晉祠部郎謝沈　尚書十卷范甯　尚書十卷王元度　右注五部五十七卷

集解尚書十一卷李顒　集釋尚書十一卷宋給事中姜道盛　尚書會解十三卷四庫書目　右集注三部三十五卷

尚書大義二十卷梁武帝　尚書述義二十卷隋國子助教劉炫　尚書正義二十卷唐國子祭酒孔穎達等　尚書義疏十卷梁國子助教費甝　尚書義疏三十卷梁司徒蔡太寶　尚書義疏七卷隋志　尚書疏二十卷顧彪　尚書義疏三十卷隋劉焯　義疏十卷梁國子助教巢猗　右義疏九部一百六十七卷

尚書駁議五卷王肅　尚書釋問四卷魏侍中王粲　尚書百問一卷齊太學博士顧歡　尚書百釋三卷梁國子助教巢猗　尚書釋問一卷虞氏　尚書釋問四卷鄭元注　尚書糾繆十卷王元感　右問難七部二十八卷

尚書義三卷梁國子助教巢猗　尚書義三卷隋劉先生　尚書釋義四卷伊說　尚書新釋二卷李顒　尚書義注三卷呂文優　尚書文外義一卷顧彪　尚書閏義一卷　尚書大義二卷吳孜　暢訓一卷漢伏勝　百篇義一卷劉炫　畧義三卷劉炫　尚書孔目一卷劉炫　尚書義宗三卷　尚書闕言三卷黃君俞　畧義一卷樂敦　書義十述一卷孫覺　洪範口義一卷胡瑗　尚書斷章十三卷成伯璵　右義訓

十八部四十七卷

古文尚書一卷　尚書要記名數一卷　右小學二部二卷

尚書亾篇序一卷梁五經博士劉叔嗣注　尚書逸篇二卷　尚書逸篇三卷徐邈注　右逸篇三部六卷

河圖傳一卷李平西　尚書治要圖一卷　右圖二部二卷

古文尚書音一卷徐邈　今文尚書音一卷顧彪　音義四卷王儉　古文尚書釋文十三卷　右音四部十九卷

續尚書唐陳正卿纂漢至唐十二代詔策章疏歌頌符檄議論成書開元末上之卷亾　續尚書三卷本朝韓氏　尚書演範唐崔良佐撰卷亾　右續書三部三卷餘卷亾

周書七十一篇顏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誓誥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存四十五篇　汲冢周書十卷　汲冢周書八卷孔晁注　古文瑣語四卷汲冢書

右逸書四部二十二卷七十一篇

續通志書傳十三卷宋蘇軾撰　尚書全解四十卷宋林之奇撰　鄭敷文書說一卷宋鄭伯熊撰　禹貢指南四卷宋毛晁撰　禹貢論五卷後論一卷山川地理圖二卷宋程大昌撰　尚書講義二十卷宋史浩撰　尚書詳解二十六卷宋夏僎撰　禹貢說斷四卷宋傅寅撰　書說三十五卷宋呂祖謙撰　尚書說七卷宋黃度撰　五誥解四卷宋楊簡撰　絜齋家塾書鈔十二卷宋袁燮撰　書集傳六卷宋蔡沈撰　尚書精義五十卷宋黃倫撰　尚書詳解五十卷宋陳經撰　融堂書解二十卷宋錢時撰　洪範統一一卷宋趙善湘撰　尚書要義十七卷序說一卷宋魏了翁撰　尚書集傳或問二卷宋陳大猷撰　尚書詳解十三卷宋胡士行撰　尚書表注二卷宋金履祥撰　書纂言四卷元吳澄撰　尚書傳纂疏六卷元陳櫟撰　讀書叢說六卷元許謙撰　尚書輯錄纂註六卷元董鼎撰　尚書通考十卷元黃鎮成撰　書蔡傳旁通六卷元陳師凱撰　讀書管見二卷元王充耘撰　書義斷法六卷元陳悅道撰　尚書纂傳四十六卷元王天與撰　尚書句解十三卷元朱祖義撰　書傳會選六卷明劉三吾等奉敕撰　書傳大全十卷明胡廣等奉敕撰　尚書考異五卷明梅鷟撰　尚書疑義四卷明馬明衡撰　尚書日記十六卷明王樵撰　尚書砭蔡編一卷明袁仁撰　尚書疏衍四卷明陳第撰　尚書注考一卷明陳泰交撰　洪範明義四卷明黃道周撰　以上見　文淵閣著錄

書古文訓十六卷宋薛季宣撰　書疑九卷宋王柏撰　古洪範一卷宋賀成大撰　定正洪範二卷元胡一中撰　尚書旁註六卷明朱升撰　書義卓躍六卷舊本題明盧陵陳雅言撰　書傳通釋六卷明彭勗撰　尚書直指六卷明徐善述撰　書經提要無卷數明章陬撰　書傳洪範考疑一卷明吳世忠撰　禹貢詳略無卷數明韓邦奇撰　尚書說要五卷明呂柟撰　書經旨略一卷明王大用撰　尚書譜五卷明梅鷟撰　書疇彝訓一卷明蔡悉撰　禹

貢圖說一卷明鄭曉撰　禹貢說一卷明鄭曉撰　古書世學六卷明豐坊撰　書經解十三篇明張居正撰　書經說意十卷明沈岸撰　書經講義會編十二卷明申時行撰　禹貢山川郡邑攷四卷明王鑑撰　禹貢元珠一卷明俞鯤撰　書經疑問十二卷明姚舜牧撰　書帷別記四卷明王樵撰　尚書要旨三十卷明王肯堂撰　尚書辨解十卷明郝敬撰　禹貢備遺增註二卷明胡瓚撰　書傳會衷十卷明曹學佺撰　虞書箋二卷明茅瑞徵撰　禹貢滙疏十五卷明茅瑞徵撰　尚書傳翼十卷明陸鍵撰　尚書晚訂十二卷明史維堡撰　尚書揆一六卷明鄒期楨撰　尚書葦籥二十一卷明潘士遴撰　書經集意六卷明萬嗣達撰　禹貢圖註無卷數明艾南英撰　禹貢合註五卷明夏允彝撰　讀尚書略記無卷數明朱朝瑛撰　書繹六卷明楊文彩撰　禹貢廣覽三卷明許胥臣撰　尚書講義無卷數明蔡璋撰　尚書解意六卷明李楨扆撰　禹貢通解一卷舊本題明邵璜撰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皇朝通志〇〇〇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康熙十九年奉敕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康熙六十年奉敕撰　書經稗疏四卷王夫之撰　古文尚書疏證八卷閻若璩撰　古文尚書冤詞八卷毛奇齡撰　尚書廣聽錄五卷毛奇齡撰　尚書稗傳十七卷朱鶴齡撰　禹貢長箋十二卷朱鶴齡撰　禹貢錐指二十卷胡渭撰　洪範正論五卷胡渭撰　尚書解義一卷李光地撰　書經衷論四卷張英撰　尚書地理今釋一卷蔣廷錫撰　禹貢會箋十二卷徐文靖撰　以上見　文淵閣著錄

尚書集解二十卷孫承澤撰　九州山水考三卷孫承澤撰　尚書近指六卷孫奇逢撰　尚書引義六卷王夫之撰　尚書體要六卷錢肅潤撰　書經疏畧六卷張沐撰　古文尚書考一卷陸隴其撰　尚書惜陰錄六卷徐世沐撰　尚書口義六卷劉懷志撰　禹貢正義三卷曹爾成撰　舜典補亡一卷毛奇齡撰　尚書義疏無卷數蔣家駒撰　書經詳說無卷數冉覲祖撰　禹貢臆參無卷數楊陸榮撰　禹貢解八卷晏斯盛撰　今文尚書說三卷陸奎勳撰　尚書通義十四卷方葇如撰　尚書舉隅六卷徐志遴撰　書經劄記無卷數顧昺撰　禹貢方域考一卷湯奕瑞撰　尚書約旨六卷楊方達撰　尚書通典畧二卷楊方達撰　禹貢約義無卷數華玉淳撰　尚書質疑八卷王心敬撰　書經參義六卷姜兆錫撰　尚書質疑二卷顧棟高撰　書經提要十卷徐鐸撰　尚書小疏一卷沈彤撰　心園書經知新八卷郭兆奎撰　尚書讀記一卷閻循觀撰　尚書私學四卷江昱撰　尚書註解纂要六卷吳蓮撰　尚書剩義四卷萬燝撰

附錄

別本尚書大傳三卷補遺一卷孫之騄撰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書提要

通考孔安國尚書序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隋經籍志曰漢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為之注然其所其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有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

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閒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孔頴達曰孔君作傳値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爲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爲三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元之徒皆不見眞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九峯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見石林葉氏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三篇出於魯恭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生書後傳歐陽歙魯恭王壁中書孔安國爲之傳漢興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帝時年已老口授鼂錯頗雜齊魯言或不能盡辨也經專門每輒數家惟書傳一氏安國無所授獨以隸古易科斗自以其意爲訓解不及列於學官故自漢訖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六篇者雖當時大儒揚雄杜預之徒皆不及見劉向以魯恭王書校伏生本酒誥亡簡一召誥亡簡二字之不同者九多書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體其授受異同復若此然大抵簡質淵懿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傳說之辭則仲虺祖乙

箕子召公後世以爲聖賢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與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陳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爲也視前爲有間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爾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没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爲博考經傳採摭羣言其所發明信爲有功然余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閒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衎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盡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妄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爲田觀寧王以庶言同則亡繹字其乖悞有如此者微孔氏則何所取正余於是知求六經殘缺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豈不甚難而不可忽哉　先公曰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居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澀短刀何足云詳此詩似謂徐福以諸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乃始流傳於彼也然則秦人一爐之烈使中國家傳人誦之書皆放逸而徐福區區抱編簡以往能使先王大典獨存夷貊可歎也亦可疑也然今世經書往往有外國本云

尙書大傳三卷　漢濟南伏勝撰後漢大司農鄭元註　鼂氏曰勝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　陳氏曰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然亦未必當時本書也印板刓闕合更求完善本牟長章句

孔安國尙書註十三卷　鼂氏曰安國古文尙書至晉齊間始顯（詳見總論）唐孝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舊無頗今改無陂之類是也　陳氏曰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第第相承以及塗惲桑欽至王

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元作傳註解而逵父徽實受書於塗惲逵傳父業雖曰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註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蓋伏生書亡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烏之祥實僞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眞古文哉故孔穎達謂賈馬輩惟傳孔學三十三篇即伏生書也亦未得爲孔學矣穎達又云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於亂其紀綱以爲太康時皇甫謐得古文尚書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之蓋自太保鄭冲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賾爲豫章內史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有姚方興者得於大航頭而獻之隋開皇中搜索遺典始得其篇夫以孔註歷漢末無傳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而散在民間故邪然終有可疑者　容齋洪氏隨筆曰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輒註爲逸書

孔穎達尚書正義二十卷　鼂氏曰穎達因梁費甝疏廣之唐儒學傳稱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訓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馬嘉運駁正其失永徽中于志甯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始布天下　陳氏曰其序云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安國所注寢而不用及魏晉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覩其學江左學咸悉祖焉隋初始流河朔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甝顧彪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爲詳雅然焯穿鑿煩雜炫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未爲得也

陸德明尚書釋文一卷　陳氏曰德明言伏生二十餘篇即馬鄭所注是也可證馬鄭非見古文又言梅賾所上亡舜典一篇以王肅註頗類孔氏故取王註從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言若稽古至重華協於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至乃命以位總二十八字

石經尚書十三卷　鼂氏曰僞蜀周德貞書經文有祥字皆闕其畫亦闕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刊也以監本校之禹貢雲土夢作乂倒土夢字盤庚若綱在綱皆作網字按沈括筆談云雲土夢作乂太宗時得古本

因改正以綱爲網未知孰是

古文尚書十三卷　鼂氏曰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蓋以隸寫籀故謂之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一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

新經尚書十三卷　鼂氏曰王雱元澤撰熙寧時頒是書於學官用以取士或少違異輒不中程由是獨行於世六十年而天下學者喜攻其短自開黨禁世人罕稱焉　陳氏曰其父安石序之曰熙寧三年臣安石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進八年下其說太學頒焉雱蓋述其父之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熙寧六年命知制誥呂惠卿充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修定又以安石子雱惠卿弟升卿爲修撰官八年安石復入相新傳乃成雱蓋主是經者也王氏學獨行於世者六十年科舉之士熟於此乃合程度前輩謂如脫墼然按其形模而出之爾士習膠固更喪亂乃已

東坡書傳十三卷　鼂氏曰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駮異其說爲多　陳氏曰其於允和貳於羿而忠於夏於康王之誥以釋衰服冕爲非禮曰予於書見聖人之所不取而猶存者有二可謂卓然獨見於千載之後者又言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初無憤恥哀痛之語平王當傾覆禍敗之極其書與平康之世無異有以知周德之衰而東周之不復興也嗚呼其論偉矣

古三墳書一卷　鼂氏曰張天覺言得之於比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所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略隋志皆無之世以爲天覺僞撰舍其辭詭誕不經蓋僞書也　鼂公武云張商英僞撰以比李筌陰符經

通考夾漈鄭氏曰三皇太古書亦謂之三墳一曰山墳二曰氣墳三曰形墳天皇伏羲氏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人皇神農氏本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黃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雖不畫卦而其名皆曰卦爻大象連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而統以山歸藏之大象有八曰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而統以氣坤乾之大象有八曰

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而統以形皆八而八之爲六十四其書漢魏不傳至元豐中始出於唐州比陽之民家世疑僞書然其文古其辭質而野其錯綜有經緯恐非後人之能爲也　按夫子所定之書其亡於秦火而漢世所不復見者蓋杳不知其爲何語矣況三墳已見削於夫子而謂其書忽出於元豐間其爲謬妄可知夾漈好奇而尊信之過矣

程大昌禹貢論圖共四卷　陳氏曰凡論五十三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其於江河淮漢濟黑弱水七大川以爲舊傳失實皆辯證之淳熙四年上進宇宙廣矣上下數千載幅員數萬里身不親歷耳目不親聞見而欲決於一心定於一說烏保其皆無牴牾然要爲卓然不詭隨傳注者也

蔡九峯書集傳　自序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傳明年先生沒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沈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眾說融會貫通乃敢折衷微辭奧旨乃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云

宋鄭伯熊書說一卷　伯熊字景望永嘉人紹興進士累官宗正少卿以直龍圖閣知寧國府卒謚文肅　陳亮序略曰尚書最難讀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孔安國以下隨文釋義凡帝王之所以綱理世變者未知也

史浩尚書講義二十卷　浩字直翁鄞縣人紹興進士官右丞相致仕卒謚曰文惠　朱子曰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眾說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矣一言便見得是周公且在後之意

呂祖謙書說三十五卷　案馬考稱祖謙書說十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云六卷蓋彼乃祖謙原書此本其門人時瀾增修也

薛季宣書古文訓十六卷　季宣自序略曰隸古定書最古孔氏文義多本伏生之說唐明皇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訛文多踳駮古文是訓不勞乎是正之也書序出於孔子旨自有在詮次百篇之後將以歸於古學好古之僻又何辭焉　朱子曰士龍書解其學問多於地名上著功夫　案王應麟玉海宋咸平二年直講孫奭請摹印

古文尚書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郎周顯德六年田敏等校勘郭忠恕覆定之本季宜因之爲訓

傅寅禹貢說斷四卷　寅字同叔義烏人學者稱杏溪先生　喬行簡序略曰同叔家故貧以教舉子爲業乃能取古書天官地志律歷權度井田兵制分寸零整乘除杪忽之說究觀篤考窮日夜不竭無是書則多方從人借之月累歲積遂取其書爲之圖條列諸說而斷以已意

王柏書疑九卷　柏字會之號魯齋金華人從祀孔子廟庭　朱彝尊曰漢儒於經文遇有錯簡斤斤守其師傳不敢更易次第至宋二程子始更定大學篇而朱子遂分爲經傳又取孝經考定繼是有更定雜卦傳者有更定武成洪範者餘亦不數見也魯齋王氏於詩書皆疑之多有更易書則於舜典舜讓於德弗嗣下補入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十四字又於敬敷五教在寬下補入孟子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二十二字餘若臯陶謨益稷武成洪範多方多士立政皆更易經文先後而次第之觀者未嘗不服其精當然亦知者之過也

賀成大古洪範一卷　成大自序略曰洪範自三八政以下紊亂無次因援朱子大學分經傳之例每疇以禹之言爲經以箕子之言爲傳

金履祥尚書表注二卷　履祥字吉父號仁山蘭谿人師事王柏同登何基之門德祐初徵爲史館編修不至入元隱居教授以終至正中追謚文安從祀孔子廟庭　柳貫曰仁山早歲所著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一日超然自悟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脈絡貫通中閒枝葉與夫謬訛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概考正文字之誤表諸四闌之外曰尚書表注而自序之

元吳澄書纂言四卷經籍志作尚書纂注六卷　納喇性德曰吳氏獨有今文置古文而不釋其見可謂卓矣至其考據詳博釐正錯簡咸皆確當學者將以明經祛惑于纂言一書必有取爾矣

許謙讀書叢說六卷　謙字益之金華人從金履祥學儒者稱爲白雲先生後謚文懿從祀孔子廟庭　謙自序略曰自堯至襄王凡六十五君堯襄二十八年歷年一千七百三十四而惟十八君之世有書以亡書考之

亦惟沃丁太戊仲丁河亶甲祖乙五君之世有書十篇耳自此二十三君之外其餘豈無出號令紀政事之言蓋皆孔子所芟夷者緯書謂孔子求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凡三千二百四十篇雖其言未必實然有書者不止二十三君則明矣愚嘗謂聖人欲納天下于善惟示之勸戒而已于春秋嚴其褒貶之辭使人知所懼于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羿浞之篡夏幽厲之滅周略不及之此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董鼎尚書輯錄纂注六卷　吳澄曰輯錄纂注同異俱有所裨西北戡黎其國蓋在黎陽之地而非上黨壺關之黎武王伐商兵度孟津必過黎陽先戡黎而後至紂都如齊桓伐楚先潰蔡而後入楚境也輯錄引董銖叔重之問謂吳才老以戡黎為伐紂時事召誥三月甲子周公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多士篇即其命庶殷之書也而舊注云多士作于祀洛次年之三月纂注引陳櫟壽翁之說以此三月誥殷士為周王至洛之年周公居東二說兼存不以蔡之從鄭為然也

陳師凱書蔡傳旁通六卷　師凱自序略曰朱蔡授受有傳鄱陽董氏因有輯錄纂注一書然輯錄特問答之多端纂注又專門之獨見殆未可由此以通本傳也傳中不無囁嚅齟齬況天文地理律歷禮樂兵刑龜策河圖洛書道德性命官職封建之屬未可以一言盡是以不厭瑣碎專務釋傳至于通而後止　黃虞稷曰師凱至治辛酉為此書凡傳中所引名物度數必詳究所出有功蔡傳甚大

黃鎮成尚書通考十卷　納喇性德曰通考紀尚書名物度數舉夫七政九疇六宗五里方州之貢賦水土律呂之長短忽微皆著其說說有未盡復系以圖彙集諸家而衷以已意詳且備矣

胡一中定正洪範二卷　一中自序略曰魯齋王氏本心文氏草廬吳氏皆有考定本所見不同互有得失竊因括蒼鮑氏有定正武成之論以竹簡每行十三字而定其差推之洪範則史氏之敘七行初一以下為疇之經大禹本文也以河圖九數為綱以洛書十數為目一五行以下亦禹所授之章水曰潤下以下則箕子所釋之傳也二五事至福極皆然九章皆當析大禹之經箕子之傳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而八政五紀同傳五福六極亦然其文則因三先生而定各摭所長以正之

明書傳會選六卷　翰林學士劉三吾奉敕撰　顧炎武曰此書若堯典謂天左旋日月星辰違天而右旋主陳氏祥道高宗肜日謂祖庚繹祭高宗之廟主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亦主金氏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主陳氏櫟皆不易之論又如禹貢厥賦貞主蘇氏軾謂賦與田正相當涇屬渭汭主孔傳水北曰汭太甲自周有終主金氏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開於民之麗主葉氏惟金縢周公居東西孔氏以爲東征非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牴牾耳每傳之末繫以經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辨之甚悉其傳中用古人姓氏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考正典故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爲此書者皆自幼爲務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尙有功於後學云

書傳大全十卷　胡廣等奉敕撰　案書以蔡沈集傳爲主自延祐貢舉條格已然然元制猶兼用古註疏明太祖親驗天象知蔡傳不盡可據因命作書傳會選以糾其失是洪武中尙不以蔡傳爲主其尚主蔡傳定爲功令者則始廣等

梅鷟尙書考異五卷　尙書譜五卷　鷟自序略曰朱子云古文東晉時始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無而爲有將以誰欺安國不言史記不載使聖人正經反附僞書以行世隋唐以來千餘年自吳草廬纂言之外曾無一人爲聖經之忠臣義士者豈不痛哉予作此譜使古文廢興之由先後義僭之辨如指諸掌庶幾裨纂言之未備云　案鷟是書辨正古文尙書其謂二十五篇爲皇甫謐僞作雜取諸傳記中語補綴爲之則宇宙殊時而一理聖賢異世而同心不得以其詞之相近而遽疑其相襲誠有如陳第尙書疏衍所云者至其辨孔傳非安國所作則指摘多有依據如謂瀍水出谷城縣兩漢志並同晉始省谷城入河南而孔傳乃云出河南北山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漢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傳乃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安國卒於漢武時載在史記則猶在司馬遷以前安得知此地名乎凡此之類證皆確固非好爲掊擊者比也

豐坊古書世學六卷　顧炎武曰豐熙之古書世之有怪焉曰箕子朝鮮本者箕子封於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後附洪範一篇曰徐市倭國本者孫古爲秦博士因李斯坑儒生託言入海求仙盡載古書至島上立

倭國即今日本是也二國所譯書其曾大父河南布政慶餘得之以藏於家按宋歐陽修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蓋昔時已有是說而葉少蘊固已疑之夫詩人寄興之詞豈必眞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能得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伏生孔安國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十有三祀者周史之記不得謂商人之書也禹貢以導山導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也五子之歌爲人上者奈乎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都石經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攷而妄言之也　案是編以今文古文石經列於前而後以楷書釋之且宋朝鮮倭國二本以合於古本故曰古書又以豐氏自宋迄明世學古書稷爲正音慶爲續音熙爲集說道生爲考補故曰世學攷坊序所稱正統六年朝鮮使臣嫣文卿日本使臣徐睿入貢檢明英宗實錄無此兩使臣之名又朝鮮今爲外藩其書不異中國絕無箕子本之說日本所刻之尚書一一與中國註疏本同不過字句偶異耳此不待辨而可知其妄者也

王樵尚書日記十六卷　書帷別記四卷　李維楨序曰自書經大全布在學官獨重蔡氏註經生習之其主蔡氏而爲之說者坊肆所盛而亦數十家皆便科舉之文是爲時義惟金壇王中丞公日記裒錄百家訓詁於經旨多所發明而亦可用於科舉之文其中若精一協一建中建極禹箕衍疇之法湯尹談理之宗召誥周官之義微箕抱器受封周公居東致辟之辨本原學術窮究性命昭揭倫常破除誣罔有功於經不少也

郝敬尚書辨解十卷　張雲章曰京山郝氏專信今文而力辨孔傳爲非且以周公未嘗有東征殺管叔之事亦未嘗有踐阼朝諸侯之事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乃誤解金縢中我之弗辟一句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誤解洛誥中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其意以孔書僞作禮記出於漢儒俱不足信其指似吳草廬纂言前八卷解今文後二卷辨正古文

夏允彝禹貢合注五卷　允彝字彝仲華亭人崇禎進士官長樂縣知縣福王時召爲吏部主事南都失守投水死　允彝自序略曰余偕陳臥子出入見其留意博詢凡水泉之曲折塗徑之分歧必明晰而後已因念即此是學欲作地理圖於用兵險要水利屯田城池賦稅尤加詳焉其說閎達非數年不能竣先舉其大略爲禹貢古今合注惟閩粵滇黔未入禹貢九州不能附贅餘已包舉以爲用世之助　陳子龍曰其書引伸觸類旁覽史傳山水之經郡國之志無不採險要之區泉澤之利無不載探奇攬勝之蹟物產方俗之異無不紀皆附見於經文之下可謂宏博而賅矣

皇朝通考○○○日講書經解義十三卷　康熙十九年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庫勒納等奉　敕編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二十四卷　康熙六十年大學士王頊齡等奉　敕撰　世宗憲　皇帝御製序　案是書有卷首上下卷上卷列引用姓氏書傳圖下卷綱領卷末附書序一卷合正文二十一卷爲二十四卷其間採輯蔡沈集傳可從者從之不可從者必附錄舊說以明之

書經疏畧六卷　張沐撰　案是書詮解多襲蔡傳其獨出己見者如解無逸篇則知小人之依句曰於是知小民者君子之所依賴以安也幾於不成文義又所載孔安國序於春秋左氏傳句解之曰傳附經左曰左傳是以左氏爲左右之左則更駭人聽聞矣

古文尚書疏證八卷　閻若璩撰若璩字百詩太原人徙居山陽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　黃宗羲序曰吳草廬作纂言以伏氏二十八篇爲之命釋以古文二十五篇目爲卷袠其小序分冠各篇者合置於後歸震川以爲不刋之典郝楚望著尚書辨解亦依此例然從來議古文者以史傳考之則多矛盾惟取秦火以前諸書如左氏內外傳孟子荀子墨子之類證之嘉靖初梅鷟著尚書譜取諸傳記之語與二十五篇相近者類列之以證其剽竊稱引極博然終未合於史傳之異同是書謂兩漢時安國之尚書雖不立學官未嘗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亂而亡梅賾作僞書冒以安國之名則是梅賾始僞後人可并以疑漢之安國乎中間辨析三代以上之時日禮儀地

理刑法官制名諱祀事句讀字義因尚書以證他經史足祛後儒之蔽

古文尚書冤詞八卷　尚書廣聽錄五卷　舜典補亡一卷　毛奇齡撰　朱彝尊曰蕭山毛氏見說經者多攻古文尚書之僞作冤詞八卷爲孔安國梅賾訟冤　案奇齡才辨而博懼拾前人緒餘故反其詞以求勝冤詞之目一曰總論二曰今文尚書三曰古文尚書四曰古文之冤始於朱氏五曰古文之冤成於吳氏六曰書篇題之冤七曰書序之冤八曰書小序之冤九曰書詞之冤十曰書字之冤托名以衞經爲詞實則虛辭臆斷罅漏彌甚又嘗語其門人曰尚書事實乖錯如武王誥康叔周公居洛邑成王盥周公周公留召公皆並無此事乃据漢志作廣聽錄五卷堅護孔傳不顧其安惟名物典故引据精核於經義實有所裨至摭史記以補舜典之缺則是以竄亂古經詆朱子而不知自蹈於竄亂之尤者矣

尚書埤傳十七卷　禹貢長箋十二卷　朱鶴齡撰鶴齡字長孺號愚庵吳江人　鶴齡埤傳自序曰尚書者古帝王之心法治法所總而萃也義解一訛貽害非眇古文孔傳晚出書義稍顯孔穎達爲之疏雖正二劉之失未愜學者之心求其條貫羣言闡明奧旨信無逾於仲默集傳者但其意主於擯棄註疏故名物制度之屬不能無訛讀禹貢者河渠遷改眩若進風陳洪範者九數相乘迷如辨霧安望其酌古準今卓然稱有用之儒哉余竊用慤歎此埤傳之所由作也　例畧曰經文不全解故不全載昔趙子常說春秋有杜氏補註一書專取杜註之舛闕者補之此書實仿其體漢唐二孔氏名物度數之學多得其眞蔡氏訓釋義理而稽古却疎故取註疏爲主參以諸儒之說至禹貢一篇於賦稅漕渠田制水利釆摭特詳　又禹貢長箋自序曰自禹迄今陵谷代變山川往蹟難以深求幸漢唐以來諸儒辨論各出以及乘志圖經約畧可據雖其間甲乙齟齬往往有之而考證析合亦存其人爰取注疏大全百氏之說條貫而衷斷之體宗訓詁而旁及史家求爲通經適用之學惟望博雅君子論定而是正焉

禹貢錐旨二十卷　洪範正論五卷　胡渭撰　李振裕序禹貢錐指曰是書卷首有四十七圖皆渭手摹書中先爲分列經句其集解亞經一字集解後附錄又亞一字首列孔傳孔疏次宋元明諸家之說有雖係經解而不成

章者並以己意融綴用渭案二字別之如山海經越絕書吳越春秋呂氏春秋淮南子尚書中候河圖括地象等書所言禹治水事一切擯落　渭自序洪範正論曰洪範一書如日月之麗天有目者所共覩而間有晦盲否塞者則先儒之曲說為害也五事本於五行庶徵本於五事不過以雨暘燠寒風之時不時驗貌言視聽思之敬不敬而漢儒五行傳專主災異固已乖矣而又推廣言之復援春秋及漢事以實之以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害一也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劉向之言非妄而宋儒乃創為白黑之點方圓之體九十之位則書也而變為圖矣且謂範之理可通於易劉牧易數鉤隱以九位為河圖十位為洛書而蔡元定兩易其名害二也洪範元無錯簡而宋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者惟歲以下為五紀之傳移皇極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並為五福六極之傳害三也愚惟是解自甲申迄己丑乃成纂為五卷

禹貢正義三卷　曹爾成撰爾成字得忍無錫人　陸眉序曰是書依經立義於蔡傳多所釐正如曰九州之道非專為貢賦設乃全經之樞紐蓋敷土主於分通道所以合九州九道各為一小成弼成五服至外薄四海為九州一大成君民一體呼吸感通而雍之北道使西人遶河而來即漢武斷右臂之意也又曰導山導川二章首尾腹背相應北條表裏河山自相應也南條係南派之彭蠡於北派已綴表裏為一又與北江中江三方犄角互相應也濟淮以南北相應渭洛以東西相應規畫布置經緯可見又曰河流重濁分殺則勢緩而易塡淤合併則勢疾而沖刷有力故不特上導豫之四水盡歸於河又下障濟溢之滎澤與河併行然後河之趨東一往無滯又謂下自濟口以北至二渠九河之分所以牽之使去上自渭汭以東與泗水滎澤之合所以推之使前近世言治河者殆無以易也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藝文　經類三

詩書目

（通志）一字石經魯詩六卷隋志　今字石經毛詩三卷　右石經二部九卷

魯故訓二十五卷漢魯申公　齊后故訓二十卷漢齊后蒼　齊孫氏故訓二十七卷　韓故訓三十六卷漢常山太傅韓嬰　毛詩故訓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漢鄭元箋　右故訓五部一百二十八卷

韓嬰傳二十二卷薛氏章句　毛萇傳十卷　韓詩內傳四卷　韓詩外傳十卷　齊后氏傳三十九卷　齊孫氏傳二十八卷　右傳六部一百一十三卷

毛詩二十卷王肅注　毛詩二十卷葉遵注　毛詩二十卷王元度注　右經毛詩二十卷蜀本　毛詩集注二十四卷梁桂州刺史崔靈恩　周詩集解二十卷宋朝邱鑄注只取序中第一句以爲子夏作後句則削之　右注集注附六部一百二十四卷

毛詩大義十一卷梁武帝　毛詩大義三卷蘇子才　毛詩正義四十卷唐孔穎達等　毛詩義疏二十卷舒援　毛詩義疏二十八卷梁常侍沈重　毛詩述義四十卷隋劉炫　毛詩章句義疏四十卷魯世達　毛詩小疏二十卷崇文館目　毛詩釋義十卷晉祠部郎謝沈　毛詩纂義十卷許叔牙　張氏義疏五卷　毛詩義方二十卷林洪範　毛詩折衷義二十卷劉宇　右義疏十三部一百六十七卷

毛詩義問十卷魏太子文學劉公幹　毛詩義駮八卷王肅　毛詩駮五卷魏司空王基隋志一卷　毛詩異同評十卷晉孫毓　難孫氏毛詩評四卷晉陳統　毛詩辨異三卷晉楊乂　毛詩異義二卷楊乂　問難二卷唐藝文志　毛詩雜答問五卷韋昭朱育等　雜義難十卷唐藝文志　箋傳辨誤八卷周式　毛詩餘辨四卷　毛詩釋疑一卷　毛詩正論十卷劉孝孫　右問辨十四部八十二卷

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苞　毛詩奏事一卷王肅　毛詩拾遺一卷郭璞　毛詩解序義一卷顧歡等　毛詩序義二卷宋通直郎雷次宗　毛詩集小序一卷劉炫　毛詩發題序義一卷梁武帝　毛詩序義疏一卷劉瓛等　毛詩誼府三卷後魏元延明　表隱二卷晉陳統　毛詩指說一卷唐成伯璵　毛詩斷章二卷　毛詩章疏二卷　毛詩題綱一卷　毛詩元談一卷　毛詩別錄一卷張部　毛鄭詩學十卷

毛詩外義二卷宋咸　毛詩重文說七卷　判篇二卷劉泉　別集正義一卷　毛詩正記一卷　詩統解序一卷　闕言

文瀾書局石印

二十三卷黃君俞 毛詩十五國解一卷吳申 右統說二十五部七十九卷

毛詩譜三卷鄭元撰 毛詩譜三卷吳太常卿徐整撰 毛詩譜二卷太叔求及劉炫注 謝氏毛詩譜鈔一卷 詩譜補闕三卷歐陽修 右譜五部十二卷

草木鳥獸魚蟲疏二卷吳陸璣 毛詩名物解十卷 毛詩物性八卷 右名物三部二十卷

毛詩圖三卷 毛詩孔子圖經十二卷 毛詩古賢聖圖二卷三書並蕭梁人作已亾 毛詩草木魚蟲圖二十卷唐藝文志 小戎圖二卷 右圖五部三十九卷

毛詩箋音證十卷後魏太常劉芳 毛詩音十六卷梁徐邈等撰 毛詩音二卷徐邈撰 毛詩并注音八卷隋祕書學士魯世達撰按唐志有魯世達音義二卷 鄭元等諸家音十五卷 右音五部五十一卷

續通志 毛詩本義十六卷宋歐陽修撰 詩集傳二十卷宋蘇轍撰 毛詩名物解二十卷宋蔡卞撰 毛詩集解四十二卷不著編錄人名氏 詩補傳三十卷宋范處義撰 詩總聞二十卷宋王質撰 詩集傳八卷宋朱子撰 慈湖詩傳二十卷宋楊簡撰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宋呂祖謙撰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卷宋戴溪撰 絜齋毛詩經筵講義四卷宋袁燮撰 毛詩講義十二卷宋林岊撰 詩童子問十卷宋輔廣撰 毛詩集解二十五卷宋段昌武撰 詩緝三十六卷宋嚴粲撰 詩傳遺說六卷宋朱鑑撰 宋詩考一卷宋王應麟撰 詩地理考六卷宋王應麟撰 詩傳名物鈔八卷元許謙撰 詩傳通釋二十卷元劉瑾撰 詩傳旁通十五卷元梁益撰 詩經疏義二十卷元朱公遷撰 詩疑問七卷元朱倬撰其末附宋趙悳詩辨說一卷 詩纘緒十八卷元劉玉汝撰 詩演義十五卷元梁寅撰 詩集傳大全二十卷明胡廣等奉敕撰 詩解頤四卷明朱善撰 詩說解頤四十卷明季本撰 讀詩私記二卷明李先芳撰 詩故十卷明朱謀㙔撰 六家詩名物疏五十四卷明馮應京撰 詩經疑問十二卷明姚舜牧撰 詩經世本古義二十八卷明何楷撰 待軒詩記八卷明張次仲撰 讀詩略記六卷明朱朝瑛撰 毛詩陸疏廣要二卷明毛晉撰 以上見

文淵閣書錄

詩說一卷宋張耒撰 詩論一卷宋程大昌撰 詩疑二卷宋王柏撰 毛詩正變指南圖六卷明陳重光輯 詩義斷法五卷不著撰人名氏 國風尊經一卷舊本題明陶宗儀撰 毛詩說序六卷明呂柟撰 毛詩或問一卷明袁仁撰 魯詩世學三十二卷明豐坊撰 詩傳一卷明豐坊偽撰 詩說一卷明豐坊偽撰 詩傳纂義無卷數明何復撰 張氏詩說一卷明張廷臣撰 讀風臆評無卷數明戴君恩撰 詩經正義二十七卷明許天贈撰 詩經存

圖八卷明葉朝榮撰 詩序解頤一卷明邵弁撰 毛詩多識編七卷明林兆珂撰 毛詩原解三十六卷明郝敬撰 詩經類考三十卷明沈萬鈳撰
毛詩微言二十卷明張以誠撰 詩經說通十三卷明沈守正撰 詩經六帖重訂十四卷明徐光啟撰 毛詩說四卷明陳以蘊撰 詩經圖史
合考二十卷明鍾惺撰 毛詩解無卷數明鍾惺撰 詩通四卷明陸化熙撰 詩傳闡二十三卷闡餘二卷明鄒忠允撰 詩經脈八卷明魏浣初撰
毛詩發微三十卷明宋景雲撰 聖門傳詩嫡冢十六卷附錄一卷明凌濛初撰 言詩翼六卷明凌濛初撰 詩逆六卷明凌濛初撰 毛詩鳥
獸草木考二十卷明吳雨撰 詩經備考二十四卷明章調鼎撰 詩臑十五卷明錢天錫撰 詩經考十八卷明黃文煥撰 詩經微言合參八
卷明唐汝諤撰 忩泉手學二卷不著撰人名氏 桂林詩正八卷明顧懋樊撰 詩經注疏大全合纂三十四卷明張溥撰 詩經偶箋十三卷明萬
時華撰 詩經副墨八卷綬撰 詩志二十六卷明范王孫撰 詩問略一卷明陳子龍撰 詩觸四卷明賀貽孫撰 鑑湖詩說四卷明陳元亮撰
詩經精意無卷數明詹雲程撰 詩意無卷數明劉敬純撰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皇朝通志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一卷序二卷康熙六十年奉敕撰 欽定詩義折中二十卷乾隆二十年奉敕撰
田間詩學十二卷錢澄之撰 詩經稗疏四卷王夫之撰 詩經通義十二卷朱鶴齡撰 毛詩稽古編三十卷陳啟源撰 詩所八卷李光地撰 毛詩
寫官記四卷毛奇齡撰 詩札二卷毛奇齡撰 詩傳詩說駁義五卷毛奇齡撰 續詩傳鳥名三卷毛奇齡撰 詩識名解十五卷姚炳撰 詩傳名
物集覽十二卷陳大章撰 詩說三卷惠周惕撰 詩經劄記一卷楊名時撰 讀詩質疑三十一卷附錄十五卷嚴虞惇撰 毛詩類釋二十一
卷續編三卷顧棟高撰 詩疑辨證六卷黃中松撰 三家詩拾遺十卷范家相撰 詩瀋二十卷范家相撰 詩序補義二十四卷姜炳璋撰 虞東學
詩十二卷顧鎮撰 以上見文淵閣著錄
詩經朱傳翼三十卷孫承澤撰 詩說簡正錄十卷提橋撰 詩問一卷吳肅公撰 詩經傳說取裁十二卷張能鱗撰 毛詩日箋六卷秦松齡撰
詩經疏畧八卷張沐撰 詩經比興全義一卷王鍾毅撰 詩經惜陰錄二十卷徐世沐撰 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毛奇齡撰 國風省篇一
卷毛奇齡撰 詩蘊四卷姜兆錫撰 詩經集成三十卷趙燦英撰 詩經詳說無卷數冉覲祖撰 詩統說三十二卷黃叔琳撰 毛詩通義十四卷
方葇如撰 詩經測義四卷李鍾僑撰 詩經旁參二卷應麟撰 陸堂詩學十二卷陸奎勳撰 詩經廣大全二十卷王夢白陳曾同撰 復菴詩說六
卷王承烈撰 毛朱詩說一卷閻若璩撰 詩經序傳合參無卷數顧昺撰 毛詩說二卷諸錦撰 學詩闕疑二卷劉青芝撰 詩貫十八卷張敘撰
毛詩訂韻五卷謝起龍撰 豐川詩說二十卷王心敬撰 詩經拾遺十三卷葉酉撰 風雅遺音四卷史榮撰 詩深二十六卷許伯政撰 毛詩

文瀾書局石印

廣義無卷數紀昭撰 詩經彙詁二十四卷范芳撰 詩經正解三十卷姜文燦撰 詩義記講四卷夏宗瀾撰 詩經提要錄三十一卷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詩提要

通考漢藝文志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鈌其亡者以見在為數

歐陽氏曰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漢書師古注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為毛詩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色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又有業詩宋奉朝請業遵所註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為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為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為眾所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偽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既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為證而學者遂得即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

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肆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眞僞未可知也

東萊呂氏曰魯齊韓毛詩讀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得其眞也

詩序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後漢儒林傳衞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　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衞敬仲更加潤色石林葉氏曰世以詩序爲孔子作初無據乃耳之傳也惟隋經籍志以爲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衞宏潤益之今定爲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於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孔安國以爲孔子作始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淸廟者深味於穆淸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略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祗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

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之篇辨析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顚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掇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鴇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敘饑渴之情狀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爲正雅矣卽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爲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辭也出於敘情閔勞者之口則爲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則爲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玩索詩辭別自爲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爲奔者所自作而使正經爲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爲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爲刺淫而文公以爲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爲

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爲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爲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文武而棄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爲削之而已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或又曰文公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自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邪愚又以爲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況淫泆之行所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慚且諱者未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姦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爲惡也禁之使不得爲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爲此鋪張揄揚之中所以爲閔惜懲創之至也孔子之說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之閒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際不能無怨懟激發之辭十五國風爲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爲婦人而作者男女相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關雎桃夭諸篇爲正風之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關雎爲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況邶鄘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泆志而況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泆流蕩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非以爲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果出於作詩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衞者邶鄘衞三十九篇是也桑閒衞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衞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鄭衞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

以為戒今乃欲為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為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為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為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至於被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興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享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楚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此六詩皆文公所斥以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韓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況其鄙淺附會者乎蓋作序之人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然鄭氏謂毛公始以寘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宜因其一語之贅疵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為之訓釋也有引文公之於詩序於其見於經傳信而有證者則從之如碩人載馳清人鴟鴞之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嘗盡斷以臆說而固有引他書以證其謬者矣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則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盡出於公平而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韓詩以為衰周之刺詩賓之初筵韓詩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韓詩說關雎則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

詩也初筵之序可信而關雎之序獨不可信乎邶栢舟毛序以為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為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為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慍於羣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劉向也列女傳之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惡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為未當此類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說詩之旨參之以詩中諸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今詩人所以諷詠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為異論哉　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鑒戒耳之二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說則詩元未嘗刪矣今何以有諸逸詩乎蓋文公每捨序以言詩則變風諸篇祗見其理短而詞哇愚於前篇已論之矣但以經傳所引逸詩考之則其辭明而理正蓋未見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刪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譏其君以碩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矣而何以錄之

蓋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考者也其軼而不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考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為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鴟鴞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為何語矣蓋嘗妄為之說曰作詩之人可考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

文瀾書局石印

扃扃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馳鄙淺而不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緜衣之兩義並存則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序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澂也

韓嬰詩外傳共十卷　本傳嬰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　鼂氏曰遺說往往見於他書如逶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

毛詩故訓傳二十卷　陳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歟鄭氏曰箋者按正義云鄭於諸經皆謂之注獨此言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遵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事故稱為箋　又按後漢傳注引張華博物志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曾為北海相鄭是郡人故以為敬雖未必由此然漢魏閒達上之辭皆謂之箋則其為敬明矣其閒與毛異義者甚多王肅蓋嘗述毛非鄭云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　崇文總目吳烏程令陸璣撰世或以璣為機非也　陳氏曰館閣書目稱璣字元恪吳郡人據陸氏釋文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孔疏呂記多引之

毛詩正義四十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太尉長孫無忌諸儒刊定　鼂氏曰穎達據劉炫劉焯疏為本刪其所煩而增其所簡云自晉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至穎達始著義疏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數亦已詳矣

詩譜一卷　兩朝國史志歐陽修於絳州得注本卷首殘闕因補成進之而不知注者為太叔求也　歐陽公自序曰世傳鄭氏詩譜最詳求不可得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闕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第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幷於衛檜

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第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畧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於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一本注云譜序自周公致太平以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爲之注自周公以下即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一作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

歐陽詩本義十六卷　鼂氏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因之不改至於質諸先聖則悖理考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諸儒最多　陳氏曰其書先爲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己見末二卷爲一義解取舍義時世本末二論豳魯序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於卷末

新經詩義三十卷　鼂氏曰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說毛詩先命王雱訓其辭復命安石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云

蘇子由詩解二十卷　鼂氏曰其說以毛詩序爲衛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關雎作揚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與今毛詩序之意絕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舊明矣雖然若去序不觀則詩之辭有溟涬而不可知者不得不存其首之一言也

毛詩補音十卷　陳氏曰吳棫撰其說以爲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爲釐慶之爲羌馬之爲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爲釋文燕燕以南韻心沈重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揚之水以沃韻樂徐邈讀沃鬱縛切德明亦所不載顏氏匡謬正俗以傳毅郊祀賦穰有而成切張衡東京賦激有吉躍切今之所作大略倣此其援據精博信而有證朱晦翁注楚辭亦用棫例皆叶其韻棫又有韻補一書不專爲詩作也要之古人韻緩之說是爲確論不必一一改字詳見韻補

夾漈詩傳辯妄共二十六卷　自序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詩專行三家遂廢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隋唐之世猶有韓詩可據迨五代之後韓詩亦亡致今學者只憑毛氏且以序爲子夏所作更不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今作詩辯妄六卷可以見其得失　陳氏曰辯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去之而以己意爲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家而其師心自是殆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按夾漈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

晦庵詩集傳詩序辨說共二十一卷　陳氏曰以大小序自爲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呂氏讀詩記自謂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於南康胡泳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幾什一云

呂氏讀詩記三十二卷　陳氏曰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翦截貫穿如出一手己意有所發明

王景文詩總聞三卷　陳氏曰自序云研精覃思於此幾三十年其書有聞音謂音韻聞訓謂字義聞章謂分段

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也然自公劉以後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

聞句謂句讀聞字謂字畫聞物謂鳥獸草木聞用謂凡器物聞跡謂凡在處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事謂凡事實聞人謂凡人姓號共十聞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其說多出新意不循舊傳

詩考五卷　浚儀王應麟撰自序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僅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爲宗未有參考三家者獨朱公集傳閎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匡衡柏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岨矣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涵濡而自得之躍如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罔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萃爲一編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爾讀

集傳者或有考於斯

續通考宋程大昌詩論一卷　大昌自序略曰儒者孰不謂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所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援證之數則其端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且循習之舊無能以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背古聖人而不敢於考正漢儒也此詩義之所爲作也　陸元輔曰程氏詩義十七篇一論古有二南無國風名二論南雅頌爲樂詩　諸國爲徒詩三論南雅頌之爲樂四論四始品目五論國風之名出于左荀六證創標風名之誤七論逸詩有豳雅頌無豳風八論豳詩非七月九辨詩序不出子夏十辨小序綴語出衛宏十一辨詩序不可廢十二據季札序詩篇次知無風名十三論毛詩有古序勝于三家十四論采詩序詩因乎其地十五論南爲樂名十六論關雎爲文王詩十七論詩樂及商魯二頌

范處義詩補傳三十卷　處義自序略曰或曰詩序可盡信乎曰聖人刪定詩書詩序猶書序也獨可廢乎況詩序如都人士之序記禮者以爲夫子之言賚之序與論語合孔叢子所記夫子讀二南及柏舟諸篇其說皆與今序義相應以是知詩序嘗經聖人筆削之手不然則取諸聖人之遺言也故不敢廢詩序者信六經也尊聖人也若夫聞見單淺古書之存於世者力不能盡得未敢以今日之言爲然博雅君子嗣而修之使詩之一經無所闕疑不亦善乎　案詩補傳三十卷以詩序爲主而兼採諸家之說國風雅頌二十八卷附說一卷廣詁一卷卷首但題逸齋而不著姓名宋藝文志有范處義補傳三十卷卷數與逸齋本相符朱睦㮮聚樂堂書目則直書處義名當有證據考通志堂經解刊此書於南宋之末注云宋人失名蓋未考聚樂堂書目之故又焦竑經籍志有范處義詩地理考宋志不載

王應麟詩地理考六卷　應麟字伯厚慶元人淳祐進士寶祐中博學鴻辭累官禮部尚書兼給事中事蹟具宋史儒林傳　應麟自序略曰人之心與天地山川相通發於聲見於辭莫不因水土之風而屬三光五嶽之氣因詩以求其地之所在稽風俗之厚薄見政化之盛衰感發善心而得性情之正匪徒辨疆域云爾因據傳箋義

疏參之禹貢職方春秋爾雅說文地理水經罔羅遺文古事傳以諸儒之說列鄭氏譜十首爲詩地理考

嚴粲詩緝三十六卷　林希逸序略曰其鉤貫根葉疏析條緒辭錯而理意曲而通至於音訓疑似名物異同時代之後前制度之纖悉訂證精密開卷瞭然詩於是乎盡之矣

王柏詩疑二卷　納喇性德曰柏師何基基師黃幹幹師朱子古之說詩者本大小序自朱子始去序言詩柏自信之堅過於朱子以爲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容或刪去之詩存於閭巷之口漢儒各出所記以補其缺又以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襛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一篇此則漢唐羣儒莫之敢爲者也

豐坊魯詩世學三十二卷　詩傳一卷　詩說一卷　朱彝尊曰豐坊魯詩世學列僞子貢詩傳于前而更小雅爲小正大雅爲大正盡反子夏之序謂之世學者以正音歸之遠祖稷以續音歸之慶以補音歸之耘以正說歸之其父熙而已爲之考補其實皆坊一手所製也坊恃其能書以篆隸體僞爲正始石經一時鉅公皆信之不知魯詩亡於西晉自晉以後孰得見之其僅存可證者洪氏适隸釋所載蔡邕殘碑數版如河水淸且漣猗作兮不稼不穡作嗇坎坎伐輪作欲飲三歲貫女作宦女山有樞作蓲此外素衣朱襮作綃見儀禮注傷如之何作陽見爾雅注豔妻煽方處作閻妻中冓之言作中篝見漢書注而豐氏本則仍同毛傳之文是未覩魯詩之文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後故新序說苑列女傳說詩皆依魯其義與毛傳不同而豐氏本無與諸書合是未詳魯詩之義也至於定之方中爲楚宮移入魯頌又移逸詩唐棣之華四句於東門之墠二章之前而更篇名爲唐棣又增益漸漸之石之辭曰馬鳴蕭蕭陟彼崖矣月麗於箕風揚沙矣武人東征不遑家矣肆逞其意見狎侮聖人之言且慮己之作僞未能取信於人則又假黃文裕佐作序中間欲申魯說而改易毛鄭者皆託諸文裕之言排斥先儒不遺餘力其如文裕自有詩傳通解行於世其言詩不主於魯觀文裕自序可見又四明楊文懿著詩私鈔改編詩之定次文裕罪其妄豈肯助豐氏邪說者乎至於黨豐氏者不知石經爲坊僞撰乃誣文裕得之中祕今文淵閣目錄具在使果有魏時石經目中豈不載此洵爲無稽之言矣

朱謀㙔詩故十卷　黃安亭序略曰考亭訓注大約於雅頌多合國風多離如執放鄭聲一語而鄭衛之詩概從

淫邪不知夫聲之非詩也鬱儀說詩原本小序按文武周公以來春秋左國之事而次第其世考其習俗論其人而以意通之集諸家之成無失作者之意孟軻氏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誦其詩論其世此眞善說詩者吾今見鬱儀氏矣

姚舜牧詩經疑問十二卷　舜牧自序畧曰三經風雅頌三緯賦比興盡通融取義謂所賦之有比有興耳非截然謂此爲賦此爲比此爲興也惟截然分而爲三于是求之不得其說則將爲賦而興又比也賦而比又興也而寖失其義矣此三緯之說之可疑者又斷章取義凡詩皆可通用矣詩人之志一字各函一義奈之何汨沒陳說而不能探其旨哉亟爲辨正云

吳雨毛詩鳥獸草木考二十卷　案草木蟲魚疏鄭樵以爲晉陸機撰馬端臨以爲吳中庶子烏程陸璣撰陳振孫兩疑之書止二卷吳氏廣爲二十卷其名毛詩者本文之下仍用毛萇大小序也其先鳥獸而及草木者蓋夫子標多識之目而國風首關雎也

徐光啟毛詩六帖十四卷　光啟字子先上海人萬歷進士累官東閣大學士謚文定　按光啟書本十六卷見明史藝文志所謂六帖者一翼傳二存古三廣義四擥藻五博物六正叶也此本爲　國朝范方重訂刪去博物一門而仍名六帖失原書命名之意矣

何楷毛詩世本古義二十八卷　吳應箕曰何氏世本其中疏論有卓然不朽發前人未發者但更易四始爲有識者所非　朱彝尊曰何氏世本其序次首夏少康之世詩八篇公劉也七月也甫田也大田也豐年也良耜也載芟也行葦也次殷盤庚之世詩一篇長發也高宗之世詩三篇那也烈祖也玄鳥也祖庚之世詩一篇殷武也武乙之世詩五篇關雎也鵲巢也桃夭也螽斯也葛覃也太丁之世詩五篇采薇也卷耳也鹿鳴也南山有臺也伐木也帝乙之世詩五篇草蟲也出車也四牡也林杜也皇皇者華也帝辛之世詩二十篇采蘩也兎罝也樛木也南有嘉魚也羔羊也小星也江有汜也摽有梅也漢廣也芣苢也野有死麕也麟之趾也殷其雷也騶虞也行露也菁菁者莪也汝墳也魚麗也采蘋也鳧鷖也周武王之世詩十三篇魚藻也緜也旱麓也皇矣

也天作也既醉也雝也思齊也棫樸也靈臺也臣工也白駒也小宛也成王之世詩五十篇閔予小子也匏有苦
葉也鴟鴞也狼跋也伐柯也九罭也假樂也載見也烈文也訪落也小毖也敬之也東山也破斧也泮水也常棣
也大明也文王有聲也思文也生民也我將也絲衣也楚茨也信南山也潛也桑扈也蓼蕭也湛露也彤弓也緜蠻
也吉日也振鷺也有瞽也武也酌也賚也般也時邁也桓也有客也文王也蟋蟀也天保也清廟也維天之命也
維清也斯干也泂酌也卷阿也凱風也康王之世詩五篇采菽也昊天有成命也下武也噫嘻也甘棠也昭王之
世詩二篇執競也鼓鍾也共王之世詩一篇綢繆也懿王之世詩一篇還也夷王之世詩三篇柏舟也北門也北
風也厲王之世詩十篇漸漸之石也桑柔也四月也采綠也民勞也板也蕩也宛邱也東門之枌也衡門也宣王
之世詩二十篇都人士也鴻雁也韓奕也六月也采芑也常武也江漢也無衣也崧高也黍苗也烝民也無羊也
車攻也汎彼柏舟也庭燎也雲漢也祈父也沔水也黃鳥也嚶鳴也幽王之世詩三十二篇無將大車也隰桑也
大東也巷伯也鴛鴦也白華也車舝也角弓也頍弁也瓠葉也小戎也正月也瞻卬也召旻也小旻也青蠅也我
行其野也小弁也蓼莪也十月之交也雨無正也北山也何草不黃也小明也匪風也素冠也逍遙也邱中有麻
也隰有萇楚也菀柳也巧言也苕之華也平王之世詩三十四篇瞻彼洛矣也緇衣也車鄰也裳裳者華也溱洧
也東門之墠也女曰鷄鳴也出其東門也駟驖也賓之初筵也抑也淇澳也終南也蒹葭也黍離也中谷有蓷也
碩人也綠衣也終風也日月也簡兮也考槃也采葛也遵大路也白石也山有樞也椒聊也戍申也君子于役也
葛藟也叔于田也大叔于田也將仲子也野有蔓草也桓王之世詩三十二篇燕燕也擊鼓也節南山也雄雉也
新臺也蝃蝀也君子偕老也靜女也相鼠也谷風也氓也何人斯也著也敝笱也葛屨也墓門也習習谷風也伯
兮也兔爰也有女同車也鴇羽也山有扶蘇也狡童也蘀兮也褰裳也二子乘舟也芄蘭也牆有茨也鶉之奔奔
也桑中也東方未明也盧令也莊王之世詩九篇揚之水也風雨也南山也東方之日也猗嗟也甫田也載驅也
何彼襛矣也雞鳴也僖王之世詩二篇大車也無衣七兮也惠王之世詩十六篇君子陽陽也防有鵲巢也伐檀
也園有桃也河廣也干旄也竹竿也載馳也泉水也有狐也清人也木瓜也定之方中也采苓也陟岵也葛生也

襄王之世詩十五篇有杕也權輿也十畝之間也蜉蝣也候人也渭陽也羔裘豹袪也有杕之杜也鳲鳩也羔裘如濡也閟宮也有駜也駉也晨風也黃鳥也頃王之世詩一篇碩鼠也定王之世詩八篇彼汾沮洳也株林也東門之楊也東門之池也月出也澤陂也旄邱也式微也景王之世詩二篇子衿也丰也敬王之世詩一篇下泉也雖風雅頌混而不分其義專主孟子所云誦其詩論其世故其書亦有足取非豐氏魯詩徒變亂經文者比也至若以草蟲爲南陔菁菁者莪爲由儀緜蠻爲崇邱皆出於臆見不足信矣

毛晉毛詩陸疏廣要二卷　晉原名鳳苞字子晉常熟人明末諸生　案陸璣原書已載馬考此書晉所自編原書二卷此則於每卷又分上下卷徵引繁富考訂亦頗不苟

皇朝通考〇〇〇日講詩經解義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〇〇〇欽定詩經傳說彙纂二十一卷序二卷　康熙六十年戶部尚書王鴻緒等奉　敕撰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　案是書分二十一卷首列凡例引用姓氏詩傳圖諸國世次圖作詩時世圖綱領大序詩集傳序卷末附詩序辯說

欽定詩義折中二十卷　乾隆二十年大學士公傅恆等奉　敕撰　皇上御製序　案傳說彙纂以集傳爲綱而附錄舊說以補其缺

詩經朱傳翼三十卷　孫承澤撰朱彝尊曰退谷孫氏謂毛氏之罪豈在輔嗣下毛氏較齊魯韓三家詩最醇故獨傳其亦何罪之有此由尊朱子之過未免失言

田間詩學無卷數　錢澄之撰錢金甫曰田間詩學一以小序爲斷其言曰小序去古未遠雖未可全據要不甚謬若舍序說詩隨意作解泛濫無歸非附會卽穿鑿矣序如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只此一語是古序此下卽其說而引伸之乃東漢衛宏所作不可槩從必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五雅以核其名物博之以竹書紀年皇王大紀以辨其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周之典禮殷之宗祀魯之郊禘其源流度數具載於詩宜爲之考詳定正蓋飲光於詩學擇眾說而和調之近代說詩者莫有過

焉者也

詩經通義十二卷　朱鶴齡撰例畧曰通義者通古詩序之義也序乃一詩綱領必先申序意然後可論毛鄭諸家得失後序多漢儒附益者今取歐蘇呂諸說爲之辨正又曰古本標序於經文之前今從郝仲輿本移序從經毛鄭歐蘇呂嚴諸本所分章句各有異同今一以集傳爲正集傳所叶之音與陳季立顧寧人考證者無甚相遠而四聲不用則四聲通爲一音初學多不曉入聲轉韻故仍用集傳所叶

毛詩稽古編三十卷　陳啓源撰啓源字長發吳江人　朱鶴齡序曰余向爲通義多與陳子長發商榷而成深服其援據精博近乃自成稽古編若干卷悉本小序注疏爲之交推旁通余書猶參停今古之間長發則專宗古義宣幽決滯劈肌中理卽考亭見之亦當爽然心開欣然頤解世有溯源三百者必能尊奉此書爲孔傳未墜長發其俟之而已　案是編一卷至二十四卷敘關雎至殷武而冠以敘例二十五卷至二十九卷曰總詁分六門曰舉要論小序四始六義詩樂詩人詩傳詩證逸詩也曰正字論字義字形字音也曰辨物辨草木禽蟲也先爲總辨曰數典論祀典樂舞禮制土田梁名門室器用旗幟佩玉衣裳也曰稽疑論他注引傳疑誤正義引爾雅疑誤監本經注疑誤釋文疑誤集傳疑誤也三十卷曰附錄亦依風雅頌編次古義彬彬言皆徵實一洗明代說經家騁虛鑿說之習惟附錄牽引佛教橫滋異學是則瑜不掩瑕識者惜之

詩所八卷　李光地撰光地經書筆記曰詩序世次既不可信則但當味其辭求其意以論其世懽忻交通者必文武成康之詩否則必宣平幽厲之詩故是編論世爲多　陳萬策跋曰先生嘗論顧炎武音學妙契古先故畧吳氏叶韻而載炎武詩本音

毛詩寫官記四卷　詩札二卷　詩傳詩說駁義五卷　續詩傳鳥名三卷　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　國風省篇一卷　毛奇齡撰奇齡自述曰昔漢武置寫書之官記其所聞某居壁中有官寫者說詩於主人之堂未能記也久之而纖詞瑣文串見於心於是稍憶其所說襍以成記曰寫官記又曰嘉靖中盧陵郭相奎家忽出子貢詩傳申培詩說二書以爲得之黃文裕祕閣石本然究不知所爲石本者何如第見相奎家傳本則摹古篆書而附以

仁體今文用作音注嗣此則張元平李本寧先後刻之於是一人之百家名書再入之漢魏叢書遂相沿不可去膚陋固陋無少忌憚乃至如此此不可不辨也又曰少時所作毛詩續傳既盡失之祇存省篇寫官記詩札三種康熙乙酉相距六十年隣人某會錄奇齡傳末鳥名卷而殘脫無所用會錢塘姚彥暉攜所著詩識名解請序乃取殘卷重理之并列朱注於行間且辨且正名之曰續詩傳鳥名卷又曰省篇者自省也聞詩而有省也齊魯韓三家已極漫漶而爲之說者自漢迄今抑何侈也吾畢去其說而僅取所偶聞者著爲篇　李塨曰嘗以詩義質之先生先生曰予所傳諸詩有未能改者數端如以十畝之間爲淫奔以鴟鴞爲避居於東以封康叔爲武王以有部家室爲太姜鄘邶之駘凡此皆惑也　奇齡門人記曰詩札西河少時所作故其立說有暮年論辨所不合者其間校韻數則尤所矛盾行世既久不便更易　陸楙曰宣城施侍讀閏章參政湖西時葺白鷺洲書院講學楚人陽耽菴偕其徒爲部講大可與之辨淫奔詩并笙詩

詩說三卷　惠周惕撰周惕字元龍長洲人康熙辛未進士由庶吉士改密雲縣知縣　田雯序曰唐韓昌黎始疑詩序非子夏作而歐陽子因之著詩傳其說與漢儒異矣然猶不廢小序也至朱紫陽刪去小序另爲一編又與韓歐異矣然猶不廢注疏也同時鄭夾漈王雪山各自立說并傳注去之然猶間有去取也自是以後學者屏去訓詁而鑿空臆造惠子元龍病之因著詩說三卷其旨本於小序其論采於六經旁搜博取疏通證據雖一字一句必求所自而考其義類晰其是非蓋有宋儒之博有宋儒之醇庶幾得詩人之意而爲孔子所深論者歟　汪琬序曰惠子元龍好爲淹博之學所著詩說多所發明雖未知於孔子刪詩之意果合與否然博而不蕪質而不俚善辨而不詭於正亦可謂毛鄭之功臣夾漈紫陽之諍子矣

讀詩質疑三十一卷附錄十五卷　嚴虞惇撰虞惇字寶成常熟人康熙丁丑進士第二官至太僕寺少卿　按是編大旨宗小序而參以集傳亦間附己說於毛朱而家擇長棄短確有所見頗能破除門戶之習

三家詩拾遺十卷　詩瀋二十卷　范家相撰家相字蘅洲會稽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柳州府知府　按三家詩拾遺補王應麟詩考所未備所採頗爲該博詩瀋則其伸明古義者也

詩序補義二十四卷　姜炳璋撰炳璋字石貞號白巖象山人乾隆甲戌進士官石泉縣知縣　綱領曰詩有詩人之意有編詩之意如雄雉爲婦人思君子凱風爲七子自責是詩人之意也雄雉爲刺宣公凱風爲美孝子是詩編之意也朱子順文立義大抵以詩人之意爲是詩之旨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則以編詩之意爲一篇之要

虞東學詩十二卷　顧鎮撰鎮字備九號古湫亦號虞東常熟人乾隆甲戌進士官宗人府主事　按是書大旨在調停小序集傳兩家之說繁稱博引不下數十家而於歐陽修蘇轍呂祖謙嚴粲四家爲最多潛心疏解斟酌持平破除門戶之見與姜炳璋詩序補義體例雖殊其有裨於讀詩者則一也

九通分類總纂卷二百五十七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藝文　經類四

春秋書目

五家傳注　三傳義疏　傳論　序　條例　圖　文辭　地理　世譜　卦繇　音

通志春秋經十一卷吳衞將軍士燮注　春秋經十二卷　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漢侍中賈逵章句　三傳經解十一卷胡訥集撰　春秋加減一卷　三傳經字異同一卷丁副　一字石經春秋一卷　三字石經　右經八部六十卷

三字石經左傳古篆書十二卷　今字石經左傳經十卷　春秋左氏解詁三十卷賈逵　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服虔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王肅　春秋空氏經傳章句三十卷董遇　春秋左氏傳義注十八卷孫毓　春秋左氏傳十二卷魏司徒王朗　春秋左氏經傳集三十卷杜預　春秋左氏注十卷杜服二氏　王元度注左傳卷亾　一字石經公羊傳九卷　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　春秋公羊解詁十一卷何休　春秋公羊經傳十三卷王愆期　春秋公羊傳十二卷高龔　春秋公羊集解十四卷孔衍　春秋公羊傳五卷　春秋穀梁傳十五卷漢諫議大夫尹更始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吳唐固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魏平樂太守糜信　穀梁傳十卷晉堂邑太守張靖　春秋穀梁傳十六卷程闡　春秋穀梁傳十四卷孔衍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徐邈　春秋穀梁傳十四卷段肅注疑漢人　春秋穀梁傳五卷孔君指訓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范甯集解　春秋穀梁傳四卷殘缺張程孫劉四家集解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晉給事郎徐乾　春秋鄒氏傳十一卷　春秋夾氏傳十一卷　右五家傳注三十二部四百五十一卷

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五卷陳國子博士沈文阿唐志二十七卷　王元規續沈文阿春秋左氏傳義略十卷　春秋義略三十卷陳右軍將軍張冲　春秋左氏義略八卷　春秋左氏傳立義十卷崔靈恩　春秋左氏傳述義四十卷東京太學博士劉炫　左氏鈔十卷　春秋義函傳十六卷干寶隋志作春秋左氏函傳十五卷　春秋正義三十六卷孔穎達　左氏義疏六十卷徐文遠　春秋精義三十卷　春秋公羊疏十二卷見隋志　春秋公羊疏三十卷　春秋穀梁傳義十卷徐邈　春秋穀梁疏十三卷唐楊士勛　右三傳義疏十五部三百三十九卷

春秋釋訓一卷賈逵　春秋決事十卷董仲舒　春秋繁露十七卷董仲舒　春秋左氏經傳朱墨列一卷賈逵　春秋決疑論一卷　左氏膏肓十卷何休　穀梁廢疾三卷何休　公羊墨守十四卷何休　春秋漢議十三卷何休　駮何氏漢議二卷鄭玄　駮何氏漢議叙

一卷　春秋左氏膏肓釋痾一卷服虔　駮何氏漢議十一卷何休　理何氏漢議二卷魏麋信　春秋讓十卷何休　春秋成長說九卷服虔　春秋左氏達義一卷漢司徒掾王玢　春秋塞難三卷服虔　春秋說要十卷麋信　春秋左傳評二卷杜預　左氏傳賈服異同略五卷孫毓　春秋叢林十二卷李謐　春秋左氏區別三十卷宋尚書郎何始真　春秋義林一卷　春秋五辨一卷梁博士沈宏　春秋辨證六卷　春秋旨通十卷王述之　春秋中先儒傳論十卷崔靈恩　春秋左氏經傳解四卷王述之　徐邈答春秋穀梁義三卷　春秋經傳解六卷崔靈恩　薄叔元問穀梁義二卷　春秋公羊穀梁集傳十二卷晉博士劉兆　春秋公羊穀梁二傳評三卷　春秋三家經本訓詁十二卷賈逵　春秋三傳論十卷魏大長秋韓益　春秋經合三傳通論十卷潘叔虔　春秋成奪十卷潘叔虔　春秋三傳評十卷胡訥以上見隋志　左氏釋滯十卷殷興　經傳解六卷沈宏　傳經解六卷崔靈恩　攻昧十二卷劉炫　規過三卷劉炫　難答論一卷王愆期　荀爽徐欽答問五卷　公羊達義三卷劉寔　蕭邕問傳義三卷　三家集解十一卷劉兆　公穀二傳評三卷江熙　春秋二傳異同十二卷李鉉　雜義難五卷　左氏杜預評二卷　春秋纂要四十卷高重　三傳旨要十五卷劉軻　春秋振滯二十卷王元感　春秋通一卷韓滉　春秋指掌十五卷李瑾　春秋指元十卷張傑　左氏釋疑七卷裴安時　春秋折衷論三十卷陳岳　春秋義鑑三十卷郭翔撰以上見唐志　集傳春秋微旨三卷唐陸淳　集傳春秋辨疑七卷陸淳　左傳引帖斷義七卷僞蜀蹇遵品　春秋龜鑑一卷　春秋纂要十卷僞唐姜虔嗣　春秋集傳十五卷宋朝王沿　春秋纂類義統十卷　春秋原要二卷王曉　春秋三傳雜評十卷　春秋闡微纂類義統十二卷陸淳　春秋先儒異同三卷李鉉　春秋義囊七卷　春秋要論五卷馬擇言　春秋會元十二卷鄭昭慶　三傳集義三十卷李堯俞　左氏鼓吹一卷吳元緒　春秋異義解十二卷王哲　春秋通義十二卷王哲　皇綱論五卷王哲　春秋左氏傳鑑三卷　春秋摘微一卷盧仝　春秋經社十二卷　春秋闕言十二卷黃君俞　春秋義二十卷王棐　春秋本旨四卷何涉　春秋碎玉一卷唐李瑾　春秋索隱五卷陳洙　春秋經社要義六卷孫覺　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孫復　春秋總論三卷孫復　左氏指元十卷楊蘊　春秋會義三十卷杜諤　春秋新義十卷宋堂　春秋義略十四卷董敦逸　春秋要義三十卷胡瑗　春秋口義二十卷胡瑗　春秋正論三卷龍昌期　春秋復道論十五卷龍昌期　春秋意十五卷皮元　春秋褒貶志五卷劉夔　春秋折衷義十一卷吳孜　三傳元談一卷　右傳論一百四部九百三十六卷

劉寔等集解春秋序一卷　春秋序論二卷干寶撰　春秋序一卷賀道養注　春秋序一卷崔靈恩撰　春秋序一卷田元休注　春秋左傳

杜預序集解一卷劉炫注　春秋序義疏二卷　春秋公羊解序一卷顏于公撰　右序八部十八卷

春秋釋例十卷漢公車徵士穎容　左傳條例九卷漢大司農鄭眾　春秋釋例十五卷杜預　春秋條例十一卷晉太尉劉寔　春秋經例十一卷晉方範　左氏傳條例二十五卷　春秋義例十卷　春秋左傳例苑十九卷梁簡文帝　春秋五十凡義疏二卷　春秋公羊諡例一卷何休　公羊傳條例一卷何休　穀梁傳例一卷范甯　隱例章句九卷鄭眾　春秋經傳說例疑隱一卷梁吳略　中先儒傳例一卷　三傳總例二十卷韋表微　李氏三傳異同例十三卷　集傳春秋纂例十卷陸質　春秋通例三卷陸希聲　公穀總例十卷成玄　春秋總例二十卷周希聖　春秋統例二十卷宋臨　春秋演聖統例二十卷丁副　春秋雜體例一卷　右條例三十四部二百三十五卷

春秋左氏圖十卷梁簡文帝　春秋圖七卷漢嚴彭祖　春秋圖五卷唐張傑　春秋手鑑圖一卷　春秋圖鑑五卷　春秋明例隱括圖一卷王哲　右圖六部二十九卷

春秋大夫辭三卷　春秋嘉語六卷以上見隋志　春秋文苑六卷梁沈宏　春秋辭苑五卷　右文辭四部二十卷

春秋盟會地圖一卷漢嚴彭祖　春秋土地名三卷晉裴秀京相璠等撰　春秋諸國錄　春秋釋例地名譜一卷杜預　春秋列國圖一卷　右地理五部六卷

春秋左氏諸大夫世族譜十三卷顧啓期　春秋世譜七卷　帝王曆紀譜二卷　演左傳諡族圖五卷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馮繼先　小公子譜六卷杜預　春秋公子譜一卷吳楊蘊　春秋世次圖四卷鄭壽　春秋名字異同錄五卷馮繼先　春秋諸臣傳三十卷鄭昂　春秋列國諸臣贊傳五十一卷王當　春秋括甲子　春秋十二國年曆一卷　春秋機要一卷　春秋宗族名諡譜五卷　春秋國君名例一卷　春秋諡族譜一卷　右世譜十七部一百三十五卷

師春二卷　魯史春秋卦名一卷　右卦繇二部三卷

春秋左傳音三卷魏中散大夫嵇康　左傳音三卷李軌　左傳音三卷杜預　左傳音三卷徐邈　左傳音隱一卷　左傳音三卷王元規　左傳音十二卷見唐志　左傳音三卷徐文遠　春秋音義六卷陸德明　公羊音二卷王儉　又一卷陸德明　穀梁音一卷孫邈　又一卷陸德明

右音十三部四十二卷

續通志春秋通義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春秋權衡十七卷宋劉敞撰春秋傳十五卷宋劉敞撰春秋意林二卷宋劉敞撰春秋傳說例一卷
宋劉敞撰春秋經解十三卷宋孫覺撰春秋集解十二卷宋蘇轍撰春秋辨疑四卷宋蕭楚撰春秋經解十二卷宋崔子方撰春秋本例二十
卷宋崔子方撰春秋例要一卷宋崔子方撰春秋五禮例宗七卷宋張大亨撰春秋通訓六卷宋張大亨撰春秋傳二十卷宋葉夢得撰春秋
考十六卷宋葉夢得撰春秋讞二十二卷宋葉夢得撰春秋集解三十卷宋呂本中撰春秋傳三十卷宋胡安國撰春秋集註四十卷宋高
閌撰春秋後傳十二卷宋陳傅良撰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宋呂祖謙撰春秋左氏傳續說十二卷宋呂祖謙撰詳註東萊左氏博議
二十五卷宋呂祖謙撰春秋比事二十卷舊本題宋沈棐撰春秋左傳要義三十一卷宋魏了翁撰春秋分紀九十卷宋程公說撰春秋講
義四卷宋戴溪撰春秋集義五十卷綱領三卷宋李明復撰春秋集註十一卷綱領一卷宋張洽撰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三卷宋李
琪撰春秋通說十三卷宋黃仲炎撰春秋說三十卷宋洪咨夔撰春秋經筌十六卷宋趙鵬飛撰春秋或問二十卷附春秋五論一卷
宋呂大圭撰春秋詳說三十卷宋家鉉翁撰讀春秋編十二卷宋陳深撰春秋提綱十卷舊本題陳則通撰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十二卷元俞
皋撰春秋纂言十二卷總例二卷元吳澄撰春秋諸國統紀六卷目錄一卷元齊履謙撰春秋本義三十卷元程端學撰春秋或問十
卷元程端學撰春秋三傳辨疑二十卷元程端學撰春秋讞義九卷元王元杰撰春秋諸傳會通二十四卷元李廉撰春秋經傳闕疑四
十五卷元鄭玉撰春秋集傳十五卷元趙汸撰春秋師說三卷元趙汸撰春秋屬辭十五卷元趙汸撰春秋左氏傳補註十卷元趙汸撰春秋
金鎖匙一卷元趙汸撰春秋胡傳附錄纂疏三十卷元汪克寬撰春秋大全七十卷明胡廣等奉敕纂春王正月考二卷明張以寧撰春秋
鉤玄四卷明石光霽撰春秋經傳辨疑一卷明童品撰春秋正傳三十七卷明湛若水撰左傳附註五卷明陸粲撰春秋胡氏傳辨疑二
卷明陸粲撰春秋明志錄十二卷明熊過撰春秋正旨一卷明高拱撰春秋輯傳十三卷凡例二卷明王樵撰春秋億六卷明徐學謨撰春秋
事義全考十六卷明姜寶撰春秋胡傳考誤一卷明袁仁撰左傳屬事二十卷明傅遜撰左氏釋二卷明馮時可撰春秋質疑十二卷明楊
于庭撰春秋孔義十二卷明高攀龍撰春秋辨義三十九卷明卓爾康撰讀春秋略記十卷明朱朝瑛撰春秋四傳質二卷明王介之撰左
傳杜林合註五十卷明王道焜趙如源同編　以上見文淵閣著錄
左傳節文十五卷舊本題宋歐陽修撰春秋道統二卷不著撰人名氏左氏君子例一卷詩如例一卷詩補遺一卷宋李石撰春秋通論二
卷不著撰人名氏春秋攄奇圖一卷[illegible]春秋左傳句解三十五卷元朱申撰春秋經疑問對二卷元黃復祖撰春秋合題著說三

卷元楊維楨撰 春秋透天關四卷舊本題元晏兼善撰 春秋四傳三十八卷不著輯名氏 麟經指南一卷不著撰人名氏 春秋圖說無卷數不著撰人

名氏 春秋提要四卷明饒秉鑑撰 左觿一卷明邵寶撰 春秋經世一卷明魏校撰 春秋說志五卷明呂柟撰 春秋集要十二卷明鍾芳撰 春秋私

攷三十六卷明季本撰 春秋世學三十二卷明豐坊撰 左氏春秋鐫二卷明陸粲撰 春秋讀意一卷明唐樞撰 春秋錄疑十六卷明趙恒撰 春

秋國華十八卷明嚴訥撰 春秋四傳私考十三卷明徐浦撰 左傳注解辨誤二卷明傅遜撰 左氏討一卷 左氏論一卷明馮時可撰 春秋

翼附二十卷明黃正憲撰 春秋諸傳辨疑四卷明朱睦㮮撰 春秋以俟錄一卷明瞿九思撰 春秋疑問十二卷明姚舜牧撰 春秋匡解六

卷明鄒德溥撰 春秋直解十五卷明郝敬撰 讀左漫筆一卷明陳懿典撰 春秋闡義十二卷明曹學佺撰 麟經統一篇十二卷明張杞撰 春秋

麟寶六十三卷明余敷中撰 春秋續義發微十二卷明鄭良弼撰 春秋心印十四卷明鄭銶撰 春秋左翼四十三卷明王震撰 春秋衡庫

三十卷明馮夢龍撰 別本春秋大全三十卷明馮夢龍撰 春秋四傳通辭十二卷明陳士芳撰 春秋左傳典略十二卷明陳許廷撰 春秋

揆一卷明黃道周撰 春秋實錄十二卷明鄧來鸞撰 春秋纂無卷數明朱之俊撰 麟旨定無卷數明陳于鼎撰 春秋三書三十二卷明張溥撰

春秋說三十卷附錄三卷明王震大撰 春秋義三十卷明顧懋樊撰 鍾評左傳三十卷明鍾惺評 春秋左傳評注測義七十卷明凌稚隆

撰 麟傳統宗十三卷明夏元彬撰 春秋因是三十卷明梅之熉撰 春秋三傳衷考十二卷明施天遇撰 春秋五傳平文四十一卷明張

岐然撰 春秋左傳地名錄二卷明劉城撰 春秋年考一卷不著撰人名氏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皇朝通志 〇〇日講春秋解義六十四卷謹案是編爲聖祖仁皇帝講筵舊本世宗憲皇帝重加考定排纂成書 欽定春秋傳說彙

纂四十卷康熙三十八年奉敕撰 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乾隆二十三年奉敕撰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顧炎武撰 春秋稗疏二卷王夫之撰 春秋平義十二卷俞汝言撰 春秋四傳糾正一卷俞汝言撰 讀左日鈔十二卷

補二卷朱鶴齡撰 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馬驌撰 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毛奇齡撰 春秋簡書刊誤二卷毛奇齡撰 春秋屬辭比

事記四卷毛奇齡撰 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高士奇撰 春秋管窺十二卷徐廷垣撰 三傳折諸四十四卷張尚瑗撰 春秋闕如編八卷焦袁

熹撰 春秋宗朱辨義十二卷張自超撰 春秋通論四卷方苞撰 春秋長歷十卷陳厚耀撰 半農春秋說十五卷惠士奇撰 春秋識小錄九

卷程廷祚撰 左傳補註六卷惠棟撰 春秋左氏傳小疏一卷沈彤撰 春秋地理考實四卷江永撰 三正考二卷吳鼐撰 春秋究遺十

六卷葉酉撰 春秋隨筆二卷顧奎光撰 以上見文淵閣著錄

春秋程傳補二十卷孫承澤撰 左傳統箋三十五卷姜希轍撰 春秋家說三卷王夫之撰 春秋傳註三十六卷嚴啟隆撰 春秋論二卷嚴穀撰 春秋正業經傳刪本十二卷金甌撰 春秋傳議四卷張爾岐撰 學春秋隨筆十卷萬斯大撰 春秋志十五卷湯秀琦撰 春秋備要三十卷翁漢麐撰 春秋類義折衷十六卷王芝藻撰 春秋疏畧五十卷張沐撰 春秋類考十二卷春秋疑義一卷華學泉撰 春秋輯傳辨疑無卷數李集鳳撰 春秋惜陰錄八卷徐世沐撰 春秋蓄疑十一卷劉蔭樞撰 春秋集解十二卷緒餘一卷春秋提要補遺一卷應撝謙撰 春秋遵經集說二十六卷邱鍾仁撰 春秋條貫篇十一卷毛奇齡撰 春秋大義無卷數張希良撰 春秋參義十二卷姜兆錫撰 春秋事義慎考十四卷姜兆錫撰 公穀彙義十二卷姜兆錫撰 春秋義疏無卷數蔣家駒撰 春秋指掌三十卷前事一卷後事一卷儲欣蔣景祁同撰 春秋詳說無卷數冉覲祖撰 宋元春秋解提要無卷數黃叔琳撰 或菴評春秋三傳無卷數王源撰 春秋鈔十卷朱軾撰 春秋比事目錄四卷方苞撰 左傳拾遺二卷朱元英撰 春秋說十二卷田嘉穀撰 春秋義十五卷孫嘉淦撰 春秋集傳十卷李文炤撰 春秋杜註補義一卷蘇本潔撰 左傳姓名考四卷高士奇撰 春秋測微十三卷朱奇齡撰 春秋三傳同異考一卷吳陳琰撰 左繡三十卷馮李驊陸浩同編 春秋剩義二卷應麟撰 春秋義存錄十二卷陸奎勳撰 春秋筆削微旨二十六卷劉紹攽撰 春秋通論五卷劉紹攽撰 空山堂春秋傳十二卷牛運震撰 春秋管見無卷數魏樞撰 春秋義補註十二卷楊方達撰 春秋原經四卷王心敬撰 春秋深十九卷許伯政撰 春秋集古傳註二十六卷或問一卷郜坦撰 春秋義解十二卷劉夢鵬撰 讀左補義五十卷姜炳璋撰 春秋經傳類求十二卷孫從添過臨汾同編 春秋一得一卷閻循觀撰 左傳評三卷李文淵撰 春秋日食質疑一卷吳守一撰 春秋不傳十二卷楊啟祚撰 春秋集解讀本十二卷吳應申撰 春秋三傳事實廣證無卷數不著撰人名氏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春秋提要

通考漢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

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隋經籍志曰遭秦滅學口說尙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三家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爲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經籍攷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尙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爲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永平中能爲左氏者擢高第爲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爲經傳集解穀梁范甯註公羊何休註左氏服虔杜預註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虔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　先公曰論春秋者言夫子感麟而作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起踰再歲而夫子夢奠矣故歐陽公謂此夫子旣老而成之書春秋緯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書以九月而成

春秋正經十二卷　鼂氏曰以左氏經爲本其與公穀不同者注於下

春秋經一卷　陳氏曰每事爲一行廣德軍所刊古監本晦庵又刻於臨漳四經之一其於春秋獨無所論著惟以左氏經文刻之李燾仁甫又定春秋古經一卷　眉山李氏古經後序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隋唐志同吳士燮注蓋公羊得立學官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燮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賈逵旣立左氏始通三家隋末唐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貞元末陸淳纂例列三傳經文差謬凡二百四十一條自言考校從其有義理者余嘗欲卽三家所傳純取遺經心以爲是者則大書之仍細書其不然者於其下志弗獲就會潼川謝疇元錫來從余遊其治春秋極有功因付以斯事居三月而書成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秋才萬八千字遷誤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易見者尙爾錯誤何況聖人筆削之旨乎茲第刻春

秋純經仍用漢志舊名題曰春秋古經十二公各為一篇不復分為十一卷

按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名之曰正經耳然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左氏以為蔑公穀以為昧則不知夫子所書者曰蔑乎曰昧乎築郿左氏以為郿公穀以為微則不知夫子所書曰郿乎曰微乎會於厥憖公穀以為屈銀則不知夫子所書曰厥憖乎曰屈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至於君氏卒則以為聲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為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為何人乎不寧惟是公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餘雖世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嘗書之於冊夫子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於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又復引經以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為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劉子駿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　杜元凱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

石經左氏傳三十卷　鼂氏曰不題所書人姓氏亦無年月按文不闕唐諱及國朝諱而闕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

春秋公羊傳十二卷　鼂氏曰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於朝又四傳至何休爲經傳集詁其書遂大傳鄭玄曰公羊善於讖休之注引讖爲多

石經公羊傳十二卷　鼂氏曰皇朝田況皇祐初知成都日刊石國史藝文志云僞蜀刻五經備注傳爲世所稱以此言觀之不應無公穀豈初有之後散毀邪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鼂氏曰應劭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則以爲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則以爲名俶字元始皆未詳也自孫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

石經穀梁傳十二卷　鼂氏曰其後不載年月及所書人姓氏按文不闕唐及僞蜀諱而闕恒字以故知刋石當在眞宗以後意者亦是田況也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　鼂氏曰晉杜預元凱集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穎子嚴之注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故題曰經傳集解其發明甚多古今稱之然其敝則棄經信傳如成公十三年麻隧之戰傳載秦敗績而經不書以爲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於左傳之例皆不合不曰傳之謬而猥稱經文闕漏如此

通志杜預解左氏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左氏未經杜氏之前凡幾家一經杜氏之後後人不能措一辭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之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如此之人方可以解經苟爲文言多而經旨不見文言簡而經旨有遺自我說之後後人復有說者皆非箋釋之手也傳注之學起惟此二人其殆庶幾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難明者非爲書之理意難明也實爲書之事物難明也非爲古人之文言難明也實爲古人之文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難明也能明乎爾雅之所作則可

以知箋注之所當然不明乎爾雅之所作則不識箋注之旨歸也善乎二子之通爾雅也顏氏所通者訓詁杜氏所通者星曆地理當其顏氏之理訓詁也如與古人對談當其杜氏之理星曆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然亦有所短杜氏則不識蟲魚鳥獸草木之名顏氏則不識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杜氏爲星曆地理之言無不極其致至於蟲魚鳥獸草木之名則引爾雅以釋之顏氏於訓詁之言甚暢至於天文地理則闕略焉此爲不知爲不知也其他紛紛是何爲者釋是何經明是何學

通考公羊傳詁解十二卷　陳氏曰漢司空掾任城何休邵公撰休爲太傅陳蕃屬蕃敗坐禁錮作解詁覃思不窺門十七年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拜議郎終諫議大夫其書多引讖緯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爲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三科九旨詳具疏中

穀梁傳集解十二卷　鼂氏曰自漢魏以來穀梁注解有尹更始唐固糜信孔演江熙等十數家而范甯之論最善

　陳氏曰晉豫章太守順陽范甯武子撰何之罪深於桀紂著論以排之以爲春秋惟穀梁氏無善釋故爲之注解其序云升平之末先君税駕於吳帥門生故吏兄弟子姪研講六籍三傳蓋甯父汪爲徐兖二州北伐失利屏居吳郡時也汪沒之後始成此書所集諸家之說皆記姓名其稱何休曰及鄭君釋之者即所謂發墨守起廢疾也稱邵曰者甯從弟也稱泰曰雍曰凱曰者其諸子也汪范晷之孫晷在良吏傳自晷至泰五世皆顯於時甯父子祖孫同訓釋經傳行於後世可謂盛矣泰之子曄亦著後漢書

春秋繁露十七卷　鼂氏曰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爲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陳氏曰按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館閣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今本乃樓攻媿得潘景憲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　程氏演繁露曰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

及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之寰宇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荅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之冕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名有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敘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金干土則五穀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鶩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鶩非鳧鳧非鶩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春秋決事比　崇文總目漢董仲舒撰丁氏平黃氏正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至吳太史令吳汝南丁季江夏黃復平正得失今頗殘逸止有七十八事

按此卽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以爲幾焚棄於董卓蕩覆王室之時者也仲舒通經醇儒三策中所謂任德不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以爲言至引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折江都王尤爲深得聖經賢傳之旨趣獨災異之對引兩觀桓僖亳社火災妄釋經意而導武帝以果於誅殺與素論大相反西山眞公論之詳矣決事比之書與張湯相授受度亦災異對之類耳帝之馭下以深刻爲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爲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王何以老莊宗旨釋經昔人猶謂其罪深於桀紂況以聖經爲緣飾淫刑之具道人主以多殺乎其罪又深於王何矣　又按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興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

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常秩謂孫復所學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有此意

春秋釋例十五卷　鼂氏曰晉杜預注凡四十部集左傳諸例及地名譜第曆數皆顯其同異從而釋之發明尤多昔人稱預爲左氏忠臣而預自以爲有傳癖觀此尤信　陳氏曰唐劉蕡爲之序　崇文總目凡五十三例

左氏膏肓九卷　崇文總目漢司空掾何休撰荅賈逵事因記左氏所短遂頗流布學者稱之後更刪補爲定今每事左方輒附鄭康成之學因引鄭設箴寄何書云書今殘逸第七卷亡　陳氏曰何休著公羊墨守等三書鄭康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守以排之休見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今其書多不存惟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廢疾者今此書並存二家之言意亦後人所錄

春秋述議傳　崇文總目隋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本四十篇唐孔穎達正義蓋據以爲說而增損之今三十九篇亡

春秋正義三十六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按漢張蒼賈誼尹咸鄭衆賈逵皆爲詁訓然參用公穀二家至晉杜預專治左氏其後有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據杜說貞觀中穎達據劉學而損益之長孫無忌等又復損益其書乃定皇朝孔維等奉詔是正

春秋公羊疏三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援證淺局出於近世或云徐彥撰　鼂氏曰其書以何氏三科九旨爲宗本其說曰何氏之意三科九旨正是一事爾總而言之謂之三科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　陳氏曰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不知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

春秋摘微四卷　鼂氏曰唐盧仝撰其解經不用傳然旨意甚疎韓愈謂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蓋實錄也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所不載　巽巖李氏曰仝治春秋不以傳害經最爲韓愈所稱今觀其書亦未能度越諸子不知愈所稱果何等義也舊聞仝解惠公仲子曰聖辭也而此乃無之疑亦多所亡逸云

春秋集傳纂例辨疑共十七卷　崇文總目唐給事中陸淳纂初淳以三家之傳不同故采獲善者參以啖助趙匡之說爲集傳春秋又本襃貶之意更爲微旨條別三家以朱墨記其勝否又摭三家得失與經戾者以啖趙之說訂正之爲辯疑　鼂氏曰啖助字叔佐關人趙匡字伯循天水人大抵啖趙以前學者皆專門名家苟有不通寧言經誤其失也固陋啖趙以後學者喜援經擊傳其或未明則憑私臆決其失也穿鑿均之失聖人之旨而穿鑿之害爲甚啖氏纂統例分別疏通其義趙氏損益多所發揮今纂而合之凡四十篇

按漢儒以來言春秋者惟宗三傳三傳之外能卓然有見於千載之後者自啖氏始

春秋加減一卷　崇文總目唐元和時國子監承詔修定以此經字文多少不同故誌其增損以防差駮

春秋折衷論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陳岳撰以三家異同三百餘條參求其長以通春秋之義　鼂氏曰其書以左傳爲上公羊爲中穀梁爲下比其異同而折衷之

春秋指掌　崇文總目唐試左武衛兵曹李瑾撰瑾集諸家之說爲序義凡例各一篇稱孔穎達正義爲五篇采摭餘條爲碎玉一篇集先儒異同辯正得失爲三篇取劉炫規過申證其義爲三篇大抵專依杜氏之學以爲說云

春秋通例　崇文總目唐陸希聲撰因三家之例裁正其宂以通春秋之旨

春秋圖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以春秋所載車服器用都城井邑之制續而表之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崇文總目僞蜀馮繼元撰以春秋官謚名字裒附初名之左　鼂氏曰左氏所書人不但稱其名或字或號或爵謚多互見學者苦之繼元皆取以繫之名下云　巽巖李氏曰昔丘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稱多者或至四五始學者蓋病其紛錯難記繼元集其同者爲一百六十篇音同者附焉於左氏抑亦微有所助云宋大夫莊堇秦右大夫詹據傳未始有父字而繼元輙增之所見異本若子韓晳者蓋齊頃公孫世族譜與傳同而繼元獨以爲韓子晳與楚鄭二公孫黑共篇蓋誤也　陳氏曰左傳所載君臣名氏字謚互見錯出故爲此圖以一之周一魯二齊三晉四楚五鄭六衞七秦八宋九陳十蔡十一曹十二吳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許十九雜小國二十

帝王歷紀譜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序言周所封諸侯子孫散於他國孔子修春秋而譜其世系上採帝王歷紀而條次之蓋學春秋所錄今本題云荀卿撰者非也　鼂氏曰題曰秦相荀卿撰載周末列國世家故一名春秋公子血脈圖頗多疎略決非荀卿所著且卿未嘗相秦豈世別有一荀卿耶　巽巖李氏曰其載帝王歷紀殊少序諸侯卿大夫之世頗詳而崇文總目止名帝王歷紀譜今從之舊題云秦相荀卿撰荀卿未嘗相秦其繆妄立見蓋田野陋儒依託以欺末學耳故筆削最無義例前後抵牾不可偏舉而所著族繫又與世本不同質之司馬遷杜預亦復差異不知撰者果證據何書也其血脈間有強附橫入灼然非類者要當釐正之顧不敢輕改姑仍其舊使學者自擇焉篇首尾雜引左氏傳中語事既殘缺不屬字畫訛舛尤甚往往不可句讀參考左氏傳略加是正十僅得四五云其他政如棼絲結髮未易一二爬梳也

春秋經社六卷　鼂氏曰皇朝孫覺撰其學亦出於啖趙凡四十餘門論議頗嚴　陳氏曰覺從胡安定游門弟子以千數別其老成者爲經社覺年最少儼然居其間衆皆相服此殆其時所作也

春秋經解十五卷　陳氏曰孫覺撰其自序言三家之說穀梁最爲精深且以爲本雜取二傳及諸儒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安則以所聞於安定先生者斷之楊龜山爲之後序海陵周茂振跋云先君傳春秋於孫先生嘗言王荆公初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書已出一見而忌之自知不能復出其右遂詆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云

春秋尊王發微十五卷　鼂氏曰皇朝孫明復撰史臣言明復治春秋不取傳注其言簡而義詳著諸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治亂之跡故得經之意爲多常秩則譏之曰明復爲春秋猶商鞅之法棄灰於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謂其失於刻也胡安國亦以秩言爲然　朱子語錄曰近時言春秋皆是計較利害大義卻不曾見如唐之陸淳本朝孫明復之徒他雖未曾深於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然可畏終是得聖人意思春秋之作蓋以當時人欲橫流遂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寓其褒貶恰如今之事送在法司相似極是嚴謹一字不輕易若如今之說只是箇權謀智略兵書譎詐之書爾

春秋權衡意林劉氏春秋傳共三十四卷　劉敞原父撰　鼂氏曰權衡論三傳之失意林敘其解經之旨劉氏傳其所解經也如桓無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類皆古人所未言　陳氏曰原甫始爲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衆說斷以已意而爲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其傳用公穀文體說例凡四十九

潁濵春秋集傳十二卷　鼂氏曰蘇轍子由撰　朱子語錄曰蘇子由解春秋謂其從赴告此說亦是既書鄭伯突又書鄭世子忽據史文而書耳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時世既遠史冊亦有簡略處夫子據史冊寫出耳　陳氏曰其書專取左氏不得已乃取二傳啖趙蓋以一時說經者不復信史或失事實故也

伊川春秋傳二卷　程子自序曰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大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　朱子語類曰或問伊川春秋傳曰中間有說好處如難理會處他亦不爲決然之論如說滕子來朝以爲滕本侯爵後微弱服屬於魯自貶降而以子禮見魯則貢賦少力易供此說最好程沙隨之說亦然

春秋會義二十六卷　鼂氏曰皇祐間進士杜諤集釋例繁露規過膏肓先儒同異篇指掌碎玉折衷指掌議纂例辯疑微指摘微通例胡氏論箋義總論尊王發微本旨辯要旨要集議索隱新義經社三十餘家成一書其後仍斷以已意雖其說不皆得聖人之旨然使後人博觀古今異同之說則於聖人之旨或有得焉　陳氏曰自三傳及啖趙諸儒訖於孫氏經社凡三十餘家集而繫之時述以已意有任貫者爲之序

胡文定春秋傳通例通旨共三十二卷　鼂氏曰皇朝胡安國被旨撰安國師程頤其傳春秋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採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程明道張橫渠程正叔之說以潤色之其序略曰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以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銷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　陳氏曰紹興中經筵所進大綱本孟子而微旨多以程氏之說爲據近世學

春秋者皆宗之通旨者所與其徒問答及其他議論條例凡二百餘章其子寔輯爲一書

石林春秋傳春秋考春秋讞共七十二卷　陳氏曰葉夢得撰各有序其序讞曰以春秋爲用法之君而已聽之有不盡其辭則欺民有不盡其法則欺君凡啖趙論三家之失爲辯疑劉氏廣啖趙之遺爲權衡合二書正其差誤而補其疏略目之曰讞其序考曰君子不難於攻人之失而難於正己之是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自是讞推之知吾之所正爲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考自其考推之知吾之所擇爲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其序傳曰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不得於事則考於義不得於義則考於事更相發明以作傳其爲書辯訂考究無不精詳然其取何休之說以十二公爲法天之大數則亦未可曉也

春秋本旨二十卷　陳氏曰知饒州丹陽洪興祖慶善撰其序言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跡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曆者即周天之數以爲度又言屬辭比事春秋敎也學者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若此類多先儒所未發其解經義精而通矣興祖嘗爲程瑀作論語解序忤秦檜貶昭州以死

夾漈春秋傳春秋考地名共十四卷　其通志中自述曰按春秋之經則魯史記也初無同異之文亦無彼此之說良由三家所傳之書有異同故是非從此起臣作春秋考所以是正經文以凡有異同者皆是訛誤古者簡編艱繁學者希見親書惟以口相授左氏世爲楚史親見官書其訛差少然有所訛從文起公穀漢之經生惟是口傳其訛差多然有所訛從音起以此辯之了無滯疑又有春秋傳十二卷以明經之旨備見周之憲章　陳氏曰其學大抵工於考究而義理多迂僻

左氏博議二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方授徒時所作自序曰春秋經旨不敢僭議而枝辭贅喻則舉子所以資課試也

左氏國紀　徐得之撰止齋陳氏序曰自荀悅袁宏以兩漢事編年爲書謂之左氏體蓋不知左氏於是始矣昔夫子作春秋博極天下之史矣諸不在撥亂世反之正之科則不錄也左氏獨有見於經故采史記次第之某國

事若干某事書某事不書以發明聖人筆削之旨云爾非直編年爲一書也古者事言各有史凡朝廷號令與其君臣相告語爲一書今書是已彼之弦歌謂之樂章爲一書今詩是也有司藏焉而官府都鄙邦國習行之爲一書今儀禮若周官之六典是已自天子至大夫士民族傳序爲一書若所謂帝繫世本是已而他星卜醫祝皆各爲書至編年則必敘事如春秋三代而上僅可見者周譜他往往見野史竹書穆天子傳之類自夫子始以編年作經其筆削嚴矣左氏亦始合事言二史與諸書之體依經以作傳附著年月下苟不可以發明筆削之指則亦不錄也蓋其辭足以傳遠而無與於經誼則別爲國語

春秋比事二十卷　陳同甫序之曰春秋繼四代而作者也聖人經世之志寓於屬辭比事之間而讀書者每患其難通其善讀則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考傳之眞僞如此則經果不可以無傳矣游夏之徒胡爲而不能措一辭也余嘗欲即經以類次其事之始末考其事以論其時庶幾抱遺經以見聖人之志客有遺余以春秋總論者曰是習春秋者之祕書也余讀之灑然有當於余心雖其論未能一一中的而即經類事以見其始末使聖人之志可以舍傳而獨考此其爲志亦大矣惜其爲此書之勤而卒不見其名也或曰是沈文伯之所爲也文伯名棐湖州人嘗爲婺之校官因爲易其名曰春秋比事

春秋經辯十卷　陳氏曰廬陵蕭楚子荆撰紹聖中貢禮部不第蔡京用事與其徒馮澥書言蔡將爲寃王莽誓不復仕死建炎中自號三顧隱客門人諡爲清節先生胡邦衡師事之以春秋登甲科歸拜牀下楚告之曰學者非但拾一第身可殺學不可辱毋禍吾春秋乃佳邦衡誌其墓

春秋集善十一卷　陳氏曰端明殿學士廬陵胡銓邦衡撰銓既事蕭楚爲春秋學復學於胡文定公安國南遷後作此書張魏公爲之序

春秋外傳國語二十一卷　崇文總目左丘明撰吳侍中領左國史亭陵侯韋昭解昭參引鄭衆賈逵虞翻唐固（二人皆吳臣）合凡五家爲注自所發正者三百十事　鼂氏曰班固藝文志有國語二十一篇隋志云二十二卷唐志云二十一卷今書篇次與漢志同蓋歷代儒者析簡併篇互有損益不足疑也要之藝文志審矣陸淳謂與左傳文體不

倫定非一本所爲蓋未必然范甯云左氏富而豔韓愈云左氏浮夸今觀此書信乎其富豔且浮夸矣非左氏而誰柳宗元稱越語尤奇峻豈特越哉自楚以下類如此　巽巖李氏曰昔左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爲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語草藁具存時人共傳習之號曰國語殆非丘明本志也故其辭多枝葉不若內傳之簡直峻健甚者駁雜不類如出他手蓋由當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丘明特爲此重複之書何邪先儒或謂春秋傳先成國語繼作誤矣惟本朝司馬溫公父子能識之

陳氏曰自班固志言左丘明所著至今與春秋傳並行號爲外傳今考二書雖相出入而事辭或多異同文體亦不類意必非出一人之手也司馬子長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又似不知所謂唐啖助亦嘗辯之

非國語二卷　鼂氏曰唐柳宗元子厚撰序云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而其說多誣淫懼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本諸理作非國語上卷三十一篇下卷三十六篇

左傳國語類編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與左傳類編略同但不載綱領止有十六門又分傳與國語爲二

汲冢師春一卷　陳氏曰晉汲郡魏安釐王冢所得古簡杜預得其紀年知其魏國史記以考證春秋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抄集者人名也今此書首敘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呂爲圖又雜錄謚法卦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者不同似非當時本書也

續通考　宋左傳節文十五卷　舊題歐陽修編

案是編刻于明季取左傳之文略爲刪削每篇之首分標敘事議論詞令諸目又標神品能品眞品具品妙品諸名及章法句法字法諸字前有修自序序中稱胡安國春秋傳及眞德秀文章正宗其爲作僞無疑也

趙鵬飛春秋經筌十六卷　鵬飛字企明號木訥綿州人　鵬飛自序略曰春秋每多異說麟筆一絕三家鼎峙及何休杜預之注興則又各護所師交相矛盾於聖經何有哉又曰三傳固無足據然公吾心以評之亦時有得聖意者若何休癖護其學吾未嘗觀焉惟范甯爲近公論三家均舉其失所師之失亦從而箴之故穀梁子之傳實賴甯爲多而王通亦曰范甯有志乎春秋焉　留夢炎序略曰麟經之傳於蜀自濂溪先生仕於合伊川先生

謫於涪金堂謝持正先生親受教於伊川以發明筆削之旨老師宿儒持所討論傳述其徒雖前有斷爛朝報之毀後有僞學之禁而守之不變故薰陶浸漬所被者廣如馮公輔朱萬里張習之劉光遠先生皆一時所宗乎謂趙先生獨抱遺經窮探冥索實爲之倡

李石左氏君子例一卷　詩如例一卷　詩補遺一卷

案左氏傳多有君子曰字林栗指爲劉歆所加其說無據石以爲左氏傳有所謂君子曰者皆示後學以褒貶大法因錄爲例又以引詩與今說詩者不同因取所載一篇一句悉裒集而闡論之名曰詩如例復採所載箴詞歌謠名曰詩補遺石門人劉伯熊合爲一編題曰左氏諸例實非石之舊名今仍各標本目云

張洽春秋集注十一卷綱領一卷　洽字元德淸江人朱子弟子　納喇性德曰洽於春秋有集傳集注地理沿革表三書端平中進於朝宣付祕閣明洪武初頒五經四書於學官傳註多宗朱子惟易則兼用程朱傳義春秋則胡氏傳張氏註並存久之習易者舍程傳而專宗朱子習春秋者胡傳單行而集註流傳日鮮今誦其書集諸家之長而折衷歸於至當無胡氏牽合之弊允宜頒之學官者也

呂大圭春秋或問二十卷附春秋五論一卷　大圭字圭叔號樸鄉南安人淳祐進士官至朝散大夫知興化軍元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壽庚舉城降令署降箋不從遇害　大圭論曰春秋所書其義有春秋之通例有聖人之特筆有曰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則書伐弒則書弒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無所加損焉此通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用通例而無所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

元吳澄春秋纂言十二卷　總例七卷（總例藝文略作二卷）　澄纂言自序略曰三傳得失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案據之書而公穀多是傳聞之說況人名地名之殊或由語音字畫之舛此類一從左氏可也然有考之於義確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則又豈容以偏徇哉　總例自序略曰昔唐啖助趙匡集春秋傳門人陸淳又類聚事辭成纂例十卷今澄既采摭諸家之言各麗於經乃分所異合所同倣纂例爲總例七

篇初一天道次二人紀次三嘉禮次四賓禮次五軍禮次六凶禮次七吉禮例之綱七例之目八十有八凡春秋之例禮失者書出於禮則入於法故曰刑書也

黃復祖春秋經問對二卷　復祖字仲篪廬陵人

案元史仁宗皇慶三年復科舉法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四書內出題經義一道各治一經元統以後少變程式易第一場四書爲本經復祖序稱至正辛巳大科即元史志所謂變程式之時也其書以經傳之事同辭異者求其常變察其詳略以經覈傳以傳考經蓋亦比事屬辭之遺意專爲場屋進取而作

趙汸春秋集傳十五卷　春秋屬辭十五卷　春秋左氏傳補註十卷　春秋師說三卷　春秋金鎖匙一卷

案汸所輯左傳補註稟其師黃澤之說謂春秋本源脈絡盡在左傳而後世說春秋者惟杜預註陳傅良章旨最有據依因反覆辨討出入百家究其得失取陳氏章旨附於杜註之下去短集長而補其所不及其微詞奧義註有未備者頗採孔穎達之疏暢述之其所輯師說皆取其師黃澤所著發明疑義諸條汸爲編次之凡十一篇分三卷又附錄上下二卷錄澤所爲詩及文與己所爲澤行狀足與師說相發明也其所輯屬辭欲學者由春秋之教以求制作之原制作之原既得而後聖人經世之義可言因爲離經析義分別條目創爲八類辨而釋之成八篇篇各有序共十五卷殫精畢慮凡二十年而成至其集傳一書蓋兩易其稾也始元至正戊子初作集傳追後屬辭成義精例密以集傳所列經義史法猶有未備更須討論且謂屬詞特推筆削之權而集傳大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春秋之旨方完壬寅後乃重更定其書至昭公二十七年嬰疾遂輟筆洪武己酉冬卒其門人倪尚誼援汸之義續成之而其書藏弆人不及見嘉靖中提學御史東阿劉隅按徽下令索之以原本藏於學宮更屬教諭夏鏜訂刊傳世

明黃正憲春秋翼附二十卷

按正憲論僖公二十八年晉伐曹衛云是時諸侯俱已事楚獨宋尚存而今已受圍晉所恃以協力排楚者齊秦二大國而已而二國之師又未能遽至於是潛掠曹境以搖四國之心聲言伐衛以致楚救及楚救衛晉又

不與戰而入曹政使楚人兩地奔馳寬緩時日以待晉秦之至也又論僖公三十二年秦人入滑云秦雖係顓
頊之後然棄禮義尚戰功未免西戎習氣自晉文藉其力以勝楚始通盟會抑楚以興秦有拒虎進狼之意當
其與晉圍鄭棄盟而去已有藐晉爭雄之心使秦得志於鄭乘勝長驅諸侯必有再受其毒者是役也謀洩於
滑師敗於殽秦師於是不敢東下然秦晉暴殺者四五世於是晉力稍疲而楚復橫矣又論宣公十二年晉楚
戰邲云楚莊强橫蔑視諸侯入陳圍鄭莫敢誰何其威力踐蹂十倍楚成且齊召陵之師尚約六國爲援晉文
城濮之戰必待齊秦之至今晉景公初立霸業已衰視文公時威力人心消索幾盡乃欲以林父偏師當虎狼
之楚乎卽令諸將同心三軍用命勝負之勢猶不可必況林父節制不嚴計謀不一始惑於韓厥分惡專罪之
言繼壞於趙旃致師召盟之請故楚師一乘倉猝無措然則致此敗者豈可專歸咎於先穀乎邲一敗而楚滅
蕭圍宋勢益橫行矣此皆洞見情勢之談也

湛若水春秋正傳三十七卷

按若水正諸傳之謬而歸之於正故曰正傳如隱公八年秋七月宋公齊侯衞侯盟瓦屋左傳以爲禮穀梁以
爲謹而日若水正之曰古者天下爲公會同之禮制於天子無上命而私盟無道之甚者也故書而紀之日與
不日史記有詳略聖人遂因之而不削耳又如莊公五年秋郳黎來來朝三傳皆以爲未受王命若水正之曰
已朝王也史未之傳焉耳觀王命以爲小邾可見其朝矣凡此諸儒皆趨其說

皇朝通考

日講春秋解義六十四卷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按是編亦果親王允禮大學士張廷玉等重加考訂排次成書因崇政邇英進御舊體先徵左氏之事實次明
公穀之義例凡三傳之得失辨之至詳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四十卷　康熙三十八年大學士王掞奉
勅撰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按是書卷首二卷曰綱領曰王朝世表列國年表王朝地名列國地名自
隱公迄哀公分三十八卷通四十卷獲麟後附錄經傳　御纂春秋直解十六卷　乾隆二十三年大學士傅
恒等奉　勅撰　皇上御製序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　顧炎武撰炎武一名絳字寧人崑山人　炎武自序曰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今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氏寶有左觿百五十餘條又陸氏粲有左傳附注傅氏遜本之爲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鄙見名曰補正凡三卷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於書而此不具也

春秋平義十二卷　春秋四傳糾正一卷　俞汝言撰汝言字石吉秀水人前明諸生　汝言自序曰公穀胡氏以名稱褒貶言春秋而六經有名家法家矣左氏親見聖人公穀傳諸高弟而偏駁者半康侯品高學博而疵累不少朱子心知之而時時見於弟子講論之餘後人又不能推明其義徒使附會穿鑿刑名法術之言出於一代大儒而不覺是可異也汝言不揣纂集諸家自爲一書先之以四傳糾正爲六類以該之一曰尊聖而忘其僭二曰執理而近於迂三曰尚異而鄰於鑿四曰臆測而涉於誣五曰稱美而失情實六曰摘瑕而傷鍥刻六者之弊去而後可以讀春秋矣　繆泳曰汝言研精經史之學尤熟於明代典故擬成一書僅先就宰輔列卿年表而已晚專治春秋其詩古文曰漸川集

讀左日鈔十二卷補二卷　朱鶴齡撰自序曰春秋三傳並立左氏獨詳於史事必世爲魯史能尊信聖經而爲之作傳其踳駁而不純者固有之而臚陳二百四十年史事則十得八九特其筆法簡古往往費人推索元凱注既多未備而孔仲達疏又卷帙繁重山東趙子常特申不書之旨輯爲補注多與經義相證發予復廣演而博通之自孔疏而下弋獲於劉原父呂東萊陳止齋王伯厚陸貞山邵國賢傅士凱者居多又取春秋人物引繩墨而論斷之使學者知古今人材之盛兵法之精莫過於春秋應變出奇益人神智讀史者當有取焉

左傳事緯十二卷附錄八卷　馬驌撰驌字驄御又字宛斯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官淮安府推官終靈璧縣知縣　朱彝尊曰馬氏左傳事緯凡十二卷前有序傳一卷辨例三卷圖說一卷覽左隨筆一卷春秋名氏譜一卷左傳字音一卷又嘗會萃三代之書爲繹史八目之曰馬三代

按序傳等八卷即附錄也本名前書其十二卷曰正書凡百有八篇篇爲終始篇末各爲之論益易編年爲敘

事者

春秋志十五卷　湯秀琦撰　宋犖序曰臨川湯子弓菴作春秋志分事與理爲二體事則統以年表而爲表者八理則統以書法而爲法者四八表各主一事爲綱二百四十二年之首尾數簡足以瞭之其書法四種以精義爲經比事爲緯而條例遺旨且足爲交參考互之資其爲道也備矣

春秋屬辭比事記四卷　春秋條貫篇十一卷　毛奇齡撰

按朱彝尊經義考云毛氏說春秋分二十二門曰改元卽位生子立君朝聘盟會侵伐遷滅昏覿享唁喪葬祭祀蒐狩興作甲兵田賦豐凶災祥出國入國盜弑刑戮而總括以四例曰禮例謂前二十二門皆典禮也曰事例則以二十二門一千八百餘條無非事也曰文例則史文之法也曰義例則貫乎禮與事與文之閒其簡書刊誤一編取三傳異文詳爲辨證大率多取左氏而仍執其傳據策書經據簡書之說故以簡書爲名屬辭比事記四卷仿沈棐趙汸之例以經文分隸二十二門然僅得七門蓋其未完之書條貫篇則奇齡分校禮闈時監試官謂春秋雙題必以胡傳條貫奇齡謂惟經始可以條貫歸田後旣爲傳三十六卷復於聖經中檢其事之有緒屬者或一條一屬或數條一屬而爲是編也

學春秋隨筆十卷　萬斯大撰　浙江通志曰斯大之言春秋也一曰專傳經無事實待傳而明左氏詳覈宜奉爲主一曰論世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世皆無道孔子但據事直書是非自見一曰屬辭比事春秋一事必有本末異事亦有同形如衞人殺州吁衞人立晉此屬辭而見其爲一人也立晉書衞人立王子朝書尹氏此比事而見其公私也一曰原情定罪如魯桓見殺於齊時莊公尚幼法無可施故書薨書喪至書葬迨旣長而忘讐共狩則書如齊如莒以罪之

春秋地名考略十四卷　左傳姓名考四卷　高士奇撰士奇字澹人錢塘人居於平湖以諸生薦直　內廷授中書舍人改翰林院侍講官至詹事府詹事　士奇自序略曰成周千八百國春秋以還強兼弱削見於經傳者總一百二十四國稅安禮指掌圖可按也元凱所注十得八九若鄭樵春秋地名譜十卷楊湜春秋地譜十三卷及酈善

長水經注陸淳春秋纂例張洽春秋集傳多所考按然世代侵尋沿革互異地名之異同往往毫釐千里王地洛邑相近而殊名故絳新田屢遷而非昔楚郢之紛紛聚訟郊郢之謂爲郢中所繫非細士奇奉　命總修春秋講義於纂記之暇博摭詩書而參考之取春秋二十會盟之國爲綱各以其當時封境所屬隨地標名諸小國則編年附綴之削入他國者則從其初不從其後使覽者一展卷而知當日之某地某邑即今日之某名某處云

按地名考或又以爲士奇鄉人徐善著善字敬可嘉興人朱彝尊曝書亭集中載有此序謂地名考吾鄉徐善所輯餘文並同謹附志於此以備參核姓名考則考周魯鄭晉楚齊宋衞陳曹蔡秦越許邾吳滕薛杞莒及諸小國君臣見經傳者或以族從或以官從后夫人婦人附焉亦間采國語

春秋管窺十二卷　徐庭垣撰庭垣秀水人官新昌縣丞　庭垣自序曰世但知推尊聖人而不知孔子當日一魯大夫也於周天子則其大君於魯公則其本國之君於列國諸侯則俱周天子所封建與魯君並尊者也身爲人臣作私書以賞罰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亂之爲而謂聖人肯爲之乎如謂所誅絕者非在位之王公豈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誅之乎且言無忌禍之招也縱曰深藏其書不輕示人然聖人者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干禁而故作之又深匿之以圖幸免亦必無之事矣又自述釋例曰以左傳之事實質經以經之異同辨例於公羊穀梁二傳及諸儒論釋其合於義例先後無悖者不復置議如其曲說偏斷理有窒礙則據經文先後以駁正之

春秋通論四卷　春秋比事目錄四卷　方苞撰　苞自序曰屈摺經義以附傳事者諸儒之蔽也執舊史之文爲春秋之法者傳者之蔽也脫去傳者諸儒之說必義具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後以義理爲權衡辨其孰爲舊史之文孰爲孔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

春秋長歷十卷　春秋世族譜一卷　陳厚耀撰厚耀字泗源泰州人康熙丙戌進士官蘇州府教授以通算入直　內廷改授檢討終右諭德

按厚耀明於算學是書補杜預長歷而作而所推較預爲密能正杜氏之譌舛實有裨於推步之學世族譜一卷亦補杜氏之闕

春秋大事表五十卷偶筆一卷附錄一卷　顧棟高撰　自序曰胡氏之春秋卽開章春王正月一條而其違背者有二其一謂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是夫子以布衣而改時王之正朔也其一謂不書卽位爲首紬隱公以明大法是夫子以魯臣子而黜君父也其餘多以復讎立論是文定之春秋而非夫子之春秋用是覃精研思廢寢與食家貧遊歷燕齊宋晉陳衞吳楚越之區所至訪求春秋地理始創意爲表爲目五十爲卷六十有四首列時令表明商周皆改時改月以正胡氏及蔡氏書傳之非於吉禮表詳列十二公卽位或不書卽位明當日皆據事實書以正聖人以天自處貶削君公之謬列朔閏及長歷拾遺二表以補杜氏之長歷而二百四十二年之時日屈指可數列疆域及犬牙相錯五表以補杜氏之土地名而一百四十國之地理聚米可圖郊禘社雩崩薨卒葬蒐田大閱會盟聘享逆女納幣列吉凶賓軍嘉五禮以紀上陵下僭之情形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乃魯稅畝而田制壞作邱甲而兵制亦壞列田賦軍旅表以志强臣損上剥下之實霸統興而王道絕周室夷爲列國霸統絕而諸侯散列國淆爲戰爭列爭盟凡五交兵凡七以紀盛衰强弱之世變列晉中軍楚令尹以志二國盛衰强弱之由列宋鄭二執政表以志二國向背關於天下之故列王迹拾遺魯政下逮二表以志周魯陵遲尾大不掉之漸禘卽祫祫卽禘而朱子取趙伯循說謂祭始祖所自出殊不知帝嚳原非稷契之父生民長發皆商周禘祀之樂斷無稱毋不稱父之理著禘祫說以明戴記祭法大傳之誣去姜存氏去氏存姜杜孔已斷爲闕文宋儒謂各有意義不知文姜哀姜之惡豈待去其姓氏而明況上下截去一字人復知爲誰某聖人無此弄巧文法列闕文表以掃後儒穿鑿支離之弊三傳各執一說學者靡所適從列王傳異同表酌衷一是以袪後日雷同偏枯之弊列四裔表以正史遷允姓姬宗目爲兄弟之妄列兵謀以志孫吳韜略之始文王演易周公作詩書一時士大夫占筮決疑歌詩贈答引物知類千里同風列三經表以志漢宋儒經說之祖大河遷徙從古不常而周定王五年河徙係魯宣公之七年春秋以河爲境者六國獨係於衞列河未徙與已徙二圖以志春秋與禹貢河流遷變之自謹述其緣起命之曰春秋大事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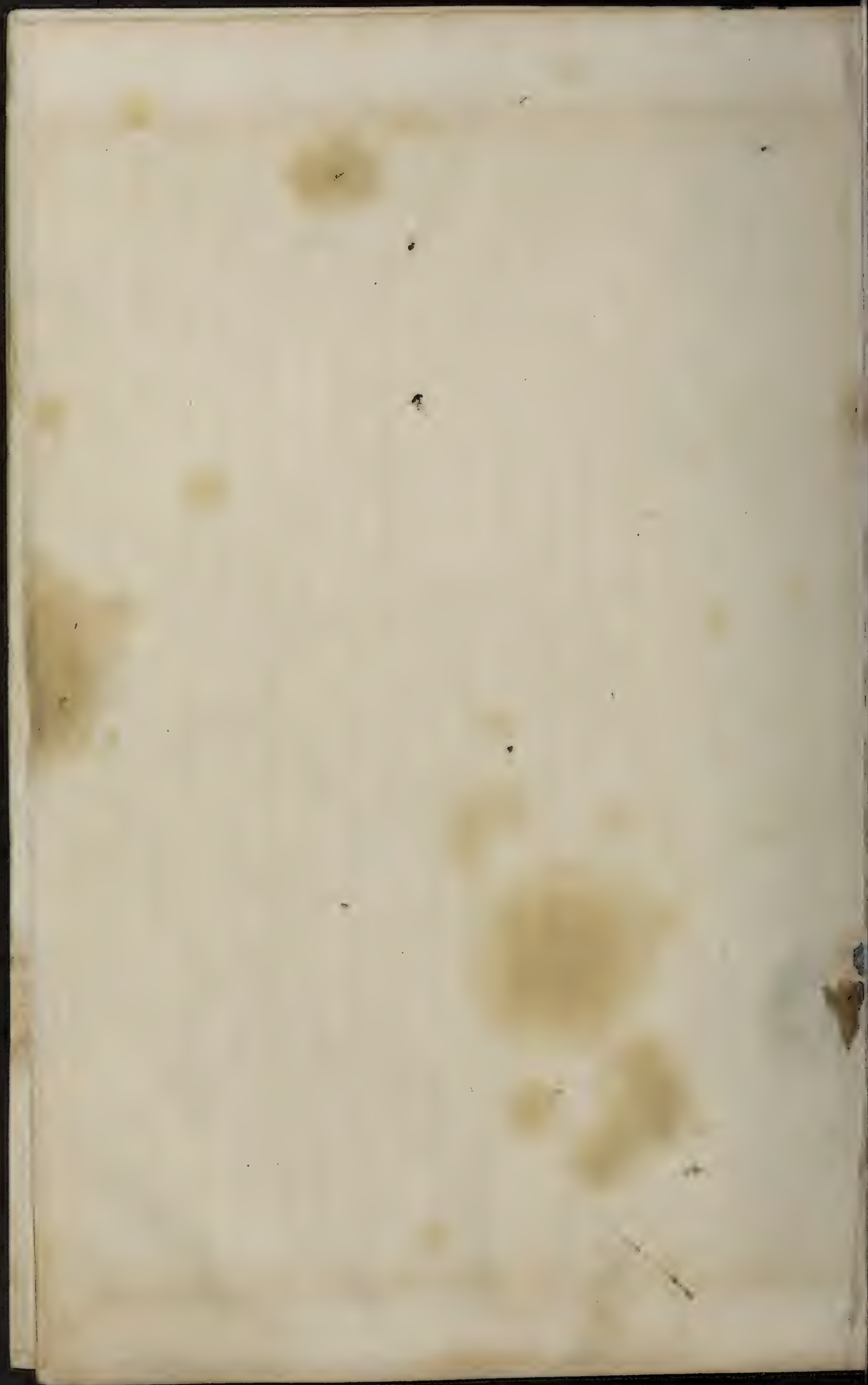
春秋義補注十二卷　楊方達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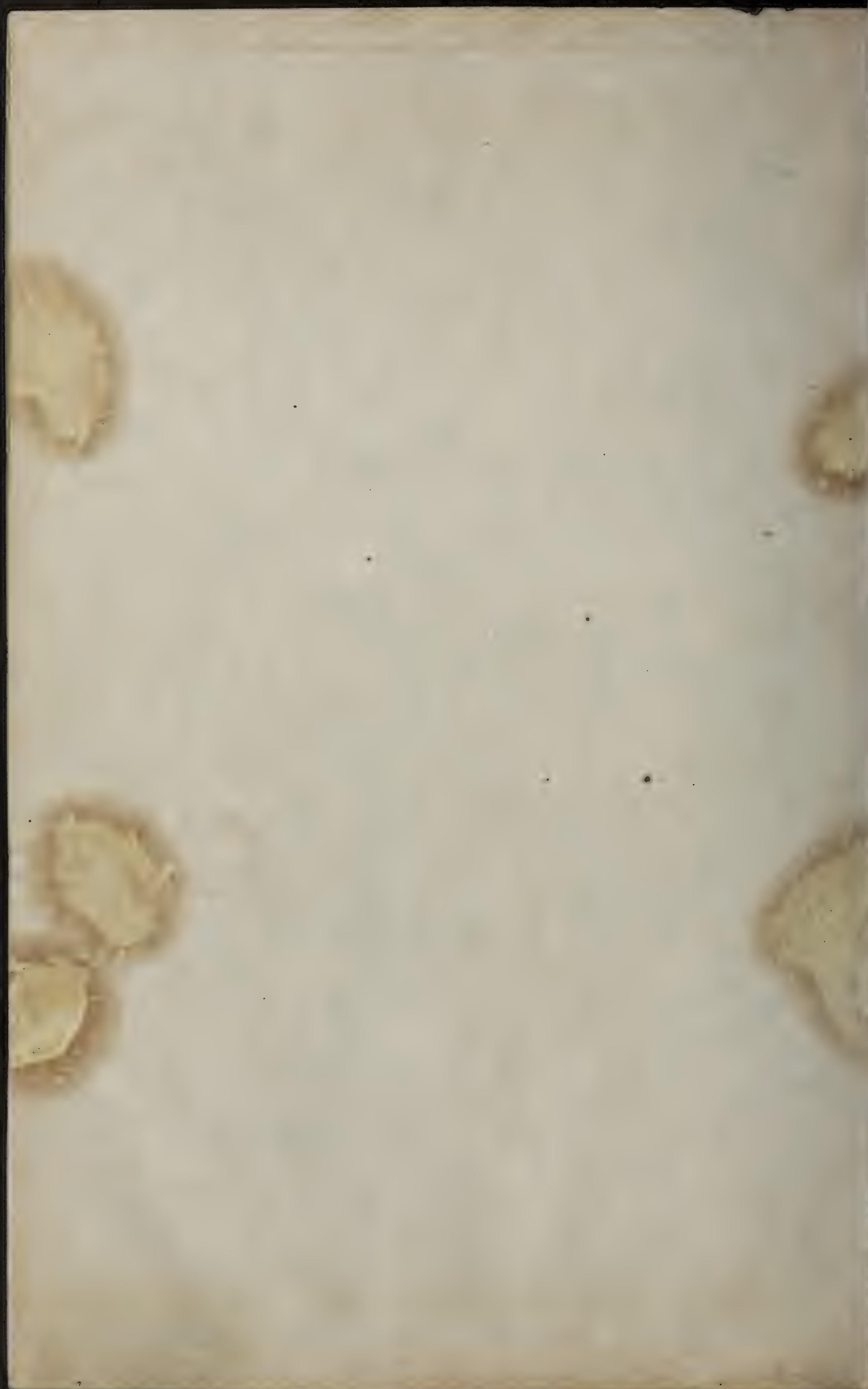
按方達凡例載孫嘉淦作春秋義復自燬其板蓋嘉淦以胡傳常事不書之說爲宗主於春秋本旨頗多未愜方達爲孫嘉淦所知因爲增其闕略刪其譌舛以成是編故名之曰補注

春秋地理考實四卷　江永撰

按永以現在之輿圖訂春秋山川國邑地名確指其今爲何地當時方向道里會盟侵伐之迹讀者得以展卷瞭如訂訛補闕鑿鑿可稽名曰考實信不誣也

春秋義解十二卷　劉夢鵬撰夢鵬字雲翼蘄水人乾隆辛未進士官饒陽縣知縣士夢鵬自序曰公穀比事屬辭義不詭於儒者而斤斤於日月名氏爵號以求例曾謂春秋之旨盡如是乎若左氏紀事多而誤說經疏而謬如莒密州之事經不云世子展輿也而左以爲展輿莒庶其之事經不云世子僕也而左以爲僕蔡侯申之事經賤者書盜也而左以爲公孫翩晉州蒲之事經不云欒書中行偃也而左以爲書與偃晉夷皋之事經以爲趙盾也而左以爲穿鄭伯夷之事經以爲歸生也而左以爲宋吳僚之事經不云公子光也而左以爲光鄭髡頑經以爲卒也而左以爲公子騑之謀楚子麇經以爲卒也而左以爲公子圍之逆齊陽生經以爲卒也而左以爲陳乞以說於吳其他大夫弃殺經或止一二人而左增入數人會盟侵伐經各有其事而左或牽移他事滕薛杞宋蔡邾各二國經載分明而左誤合爲一緣陵城杞實係兩地而左以爲俱繫淯子入祊假田各有情事而左以爲魯鄭相易子帛君氏訛誤字也而左以爲名稱甲戌已丑兩存日也而左以爲再赴葬桓王諱也而左以爲改葬子般卒也而左以爲殺子牙卒也而左以爲酖諸如此次增添事迹引誤難以殫述





九通分類總纂

卷一百五十八
之一百六十一

藝文　經類五

禮書目　周禮　儀禮　禮記　會禮附

通志　周官周官禮十二卷馬融傳　周官禮十二卷鄭元注　周官禮十二卷王肅注　周官禮十二卷伊說注唐有十卷　周官禮一卷千寶注　周官禮集注二十卷崔靈恩　右傳注六部八十卷

周官禮義疏四十卷沈重　周禮疏五十卷唐賈公彥　周禮關言十三卷黃君俞　右義疏三部百三卷

周官禮異同評十二卷晉司空長史陳劭　周官論評十二卷傳元　周官禮駁難四卷孫畧　周官駁難五卷孫琦問干寶駁虞喜撰　周禮義決三卷唐王元度　右論難五部三十六卷

緱氏要鈔六卷　周官寍朔新書八卷司馬伷　周官分職四卷　周官致太平論十卷李泰伯撰　右義類四部二十八卷

禮音三卷劉昌宗　周官音訓三鄭異同辨二卷五曉　右音二部五卷

周官禮圖十四卷隋經籍志　右圖一部十四卷

續通志　周禮新義十六卷附考工記解二卷宋王安石撰　周禮詳解四十卷宋王昭禹撰　周禮復古編一卷宋俞廷椿撰　禮經會元四卷宋葉時撰　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宋鄭伯謙撰　周官總義三十卷宋易祓撰　周禮訂義八十卷宋王與之撰　鬳齋考工記解二卷宋林希逸撰　周禮句解十二卷宋朱申撰　周禮集說十卷不著撰人名氏　周官集傳十六卷元毛應龍撰　周禮傳十卷圖說二卷翼傳二卷明王應電撰　周禮全經釋原十四卷明柯尚遷撰　周禮註疏刪翼三十卷明王志長撰　以上見文淵閣書錄

周禮井田譜二十卷宋夏休撰　周禮補亡六卷元邱葵撰　周禮集註七卷明何喬新撰　周禮沿革傳四卷明魏校撰　周禮定本四卷明舒芬撰　讀禮疑圖六卷明季本撰　考工記述註二卷明林兆珂撰　周禮訓雋二十卷明陳深撰　周禮因論一卷明唐樞撰　周禮發明一卷明沈瑤撰　周禮述註六卷明金瑤撰　周禮說十四卷明徐卽登撰　批點考工記一卷明郭正域批點　周禮完解十二卷明郝敬撰　周禮古本訂注六卷明郭良翰撰　古周禮六卷明郎兆玉撰　考工記通二卷明徐昭慶撰　重校古周禮六卷明陳仁錫撰　周禮註疏合解十八卷明張采撰　讀周禮略記六卷明朱朝瑛撰　古周禮釋評六卷明孫攀撰　考工記纂註二卷明程明哲撰　周禮說略六卷不著撰人名氏　周禮文物大全無卷數不著

撰人名氏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皇朝通志欽定周官義疏四十八卷乾隆十三年奉敕撰周禮述註二十四卷李光坡撰周禮訓纂二十一卷李鍾倫撰周官集註十二卷方苞撰禮說十四卷惠士奇撰周官祿田考三卷沈彤撰周禮疑義舉要七卷江永撰　以上見　文淵閣著錄

周禮訂釋古本無卷數王芝藻撰高註周禮二十二卷高愈撰周禮惜陰錄六卷徐世沐撰周官辨非一卷萬斯大撰周禮問二卷毛奇齡撰周禮節訓六卷黃叔琳撰周官析疑三十六卷考工記析疑四卷方苞撰周官辨一卷方苞撰周禮集傳六卷李文炤撰周官翼疏三十卷沈淑撰周禮會要六卷王文清撰周禮質疑五卷劉青芝撰周禮輯義十二卷姜兆錫撰周禮拾遺無卷數李大濬撰周禮三注粹鈔二卷高宸撰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通志儀禮一字石經儀禮九卷隋志今字石經儀禮四卷　右石經二部十三卷

儀禮十七卷鄭元注儀禮十七卷王肅注儀禮一卷袁準注儀禮一卷孔倫注儀禮一卷陳銓注儀禮二卷蔡超宗注儀禮二卷田僧紹注　右注七部四十一卷

儀禮義疏二卷　儀禮義疏六卷　儀禮疏五十卷唐賈公彥　右疏三部五十八卷

儀禮音二卷鄭元儀禮音二卷王肅儀禮音二卷李軌劉昌宗　右音二部六卷

續通志儀禮識誤三卷宋張淳撰儀禮集釋三十卷宋李如圭撰儀禮釋宮一卷宋李如圭撰儀禮經傳通解三十七卷續二十九卷前三十七卷宋朱子撰喪禮十五卷黃幹編祭禮十四卷楊復增定儀禮要義五十卷宋魏了翁撰內外服制通釋七卷宋車垓撰儀禮逸經二卷元吳澄撰儀禮集說十七卷元敖繼公撰禮經補逸九卷元汪克寬撰　以上見　文淵閣著錄

五服集證六卷明徐駿撰鄉射禮儀節無卷數明林烈撰儀禮節解十七卷明郝敬撰禮經集註十七卷明張鳳翔撰讀儀禮略記十七卷明朱朝瑛撰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皇朝通志○○欽定儀禮義疏四十八卷乾隆十三年奉敕撰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附監本正誤石經正誤二篇張爾岐撰儀禮述註十七卷李光坡撰儀禮析疑十七卷方苞撰儀禮章句十七卷吳廷華撰補饗禮一卷諸錦撰禮經本義十七卷蔡德晉撰宮室考十三卷任啟運撰肆獻祼饋食禮三卷任啟運撰儀禮釋宮增註一卷江永撰儀禮小疏一卷沈彤撰儀禮集編四

十卷（盛世佐撰）　以上見　文淵閣著錄

儀禮惜陰錄八卷（徐世沐撰）　儀禮經傳內編二十三卷　外編五卷（姜兆錫撰）　儀禮節要二十卷（朱軾撰）　重刊朱子　儀禮經傳通解六十九卷（梁萬方撰）　儀禮訓義十七卷（不著撰人名氏）　儀禮釋例一卷（江永撰）　儀禮易讀十七卷（馬駉撰）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通志）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傅戴德撰）　右大戴（一部十三卷）

禮記二十卷（漢戴聖撰鄭玄注）　禮記二十卷（漢北中郎將盧植注）　禮記三十卷（王肅注）　禮記三十卷（魏孫炎注）　禮記十二卷（葉遵注隋志作業遵）　禮紀署解十卷（庾氏）　右小戴（注附六部一百二十二卷）

禮記新義疏二十卷（賀瑒）　禮記義疏九十九卷（皇侃）　禮記講疏四十八卷（皇侃）　禮記義疏四十卷（沈重）　禮記義疏三十八卷

禮記義疏四十卷（熊安生）　禮記義十卷（何佟之）　禮記大義十卷（梁武帝）　禮記文外大義三卷（秘書學士褚暉撰）　禮記義記四卷（鄭小同）

禮記正義七十卷（孔穎達等）　禮記正義八十卷（唐賈公彥）　禮記正義十卷（王方慶）　禮記小疏二十卷　禮記精義十六卷（李文叔）　禮記外傳四卷（成伯璵撰張幼倫注）　禮畧二卷　右義疏（十七部五百一十四卷）

禮記寧朔新書二十卷（司馬伷撰王懋約注）　禮記要鈔十卷（緱氏）　魏徵次禮記二十卷　右書鈔（三部五十卷）

禮記評十卷（劉雋）　禮記繩愆三十卷（王元感）　禮記義證十卷（劉芳）　禮記平要十五卷　右評論（四部四十五卷）

禮記名數要記三卷　禮記名義十卷　禮記外傳名數二卷　禮記含文三卷　右名數（四部十八卷）

禮記音義隱二卷（謝慈）　禮記音義隱七卷　禮記音二卷（徐爰）　禮記音三卷（徐邈）　禮記音二卷（曹耽）　禮記音二卷（李軌）　禮記音二卷（尹毅）　禮記字例異同一卷　右音義（八部十二卷）

禮記中庸傳二卷（戴顒）　中庸講疏一卷（梁武帝）　禮記制旨中庸義五卷　中庸傳一卷（胡瑗）　右中庸（四部九卷）

（續通志）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宋衛湜撰）　禮記纂言三十六卷（元吳澄撰）　雲莊禮記集說十卷（元陳澔撰）　禮記大全三十卷（明胡廣等奉敕纂）　表記集傳二卷（明黃道周撰）　坊記集傳二卷（明黃道周撰）　緇衣集傳四卷（明黃道周撰）　儒行集傳二卷（明黃道周撰）　以上見　文淵閣著錄

批點檀弓二卷舊本題宋謝枋得批點　檀弓叢訓二卷明楊慎撰　就正錄禮記會要六卷明宗周撰　禮記明音二卷明王覺撰　禮記集說辨疑一卷明戴冠撰　禮記集註三十卷明徐師曾撰　禮記日錄三十卷明黃乾行撰　禮記輯覽八卷明徐養相撰　禮記要旨補十卷舊本題戈九疇撰閏人德行增補　禮記中說三十六卷明馬時敏撰　禮記新義三十卷明湯三才撰　禮記疑問十二卷明姚舜牧撰　檀弓輯註二卷明陳與郊撰　檀弓述註二卷明林兆珂撰　禮記通解二十二卷明郝敬撰　禮記新裁三十六卷明童維巖撰　檀弓原二卷明姚應仁撰　禮記說義集訂二十四卷明楊梧撰　禮記纂註三十卷明湯道衡撰　禮記手書十卷明陳鴻恩撰　檀弓通二卷明徐昭慶撰　禮記意評四卷明朱泰貞撰　說禮約十七卷明許兆金撰　禮記敬業八卷明楊鼎熙撰　讀禮記略記四十九卷明朱朝瑛撰　檀弓評二卷明牛斗星撰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皇朝通志　日講禮記解義二十六卷謹按是編爲聖祖仁皇帝講筵舊本乾隆元年詔儒臣校刊頒行　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卷乾隆十三年奉敕撰　深衣考一卷黃宗羲撰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三十八卷納喇性德撰　禮記述註二十八卷李光坡撰　禮記析疑四十六卷方苞撰　檀弓疑問一卷邵泰衢撰　禮記訓義擇言八卷江永撰　深衣考誤一卷江永撰　以上見　文淵閣著錄

禮記提綱集解四卷邱元復撰　禮記疏畧四十七卷張沐撰　禮記偶箋三卷萬斯大撰　曾子問講錄四卷毛奇齡撰　禮記詳說無卷數冉覲祖撰　禮記章義十卷姜兆錫撰　校補禮記纂言三十六卷朱軾重訂元吳澄原本　戴記緒言四卷陸奎勳撰　禮記類編三十卷沈元滄編　學禮闕疑八卷劉青蓮撰　檀弓論文二卷孫濩孫撰　禮記章句十卷任啟運撰　禮記彙編八卷王心敬撰　右禮記

夏小正解一卷徐世溥撰　夏小正註一卷黃叔琳撰　大戴禮刪翼四卷姜兆錫撰　夏小正詁一卷諸錦撰　右大戴記附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會禮通志　石渠禮論四卷戴聖　禮論三百卷宋御史中丞何承天　禮論條牒十卷任預　禮論帖三卷任預　禮論鈔二十卷庾蔚之　禮論要帖十卷王儉　禮論要鈔一百卷賀瑒　禮論鈔六十九卷按唐志有六十六卷　禮論要鈔十卷　禮論六十卷李敬元　禮論鈔二十卷　禮雜鈔略二卷荀萬秋　禮統十二卷賀述　禮論要鈔十三卷　禮區分十卷　禮論鈔略十三卷　禮略十卷杜肅　禮粹二十卷張頻　禮志十卷丁公著　禮類聚十卷　類禮二十卷陸質　類禮義疏五十卷元行沖　右論鈔二十二部七百七十六卷

禮論答問八卷宋徐廣　禮論答問十三卷徐廣　禮答問二卷徐廣　禮問答六卷庾蔚之　禮答問三卷王儉　禮雜問十卷范甯　禮論

答問九卷[illegible]禮答問十卷何佟之禮雜問答鈔一卷何佟之問禮俗十卷董勛問禮俗十卷董子弘答問雜儀二卷杜預禮義答

問八卷王儉禮疑義五十二卷梁護軍周捨禮義一卷何隆雜禮義問答四卷戚壽　右問難十六部百四十八卷

三禮目錄一卷鄭元撰　三禮義宗三十卷崔靈恩撰　三禮宗略二十卷元延明　三禮大義十三卷　三禮大義四卷　三禮雜

大義三卷　右三禮六部七十一卷

三禮圖九卷鄭玄及後漢阮諶等撰　三禮圖九卷張鎰　三禮圖十二卷夏侯伏朗　三禮圖二十卷聶崇義集　周室王城明堂宗廟圖一卷

祁諶撰　王制井田圖一卷阮逸　王制井田圖一卷徐希文　禮書一百五十卷陳祥道　唐禮圖等雜畫五十六卷　宣和博古

圖六十卷　右禮圖十部三百一十九卷

續通志　禮經奧旨一卷舊本題宋鄭樵撰　三禮考一卷舊本題宋眞德秀撰　三禮考註六十四卷舊本題元吳澄撰　三禮經傳測六十八卷明湛

若水撰　廟制考議無卷數明季本撰　三禮纂註四十九卷明貢汝成撰　三禮編繹二十六卷明鄧元錫撰　三禮集解十二卷明李黼撰　禮經

類編三十卷明李經綸撰　禮樂合編三十卷明黃廣撰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皇朝通志　學禮質疑二卷萬斯大撰　讀禮志疑六卷陸隴其撰　郊社禘祫問一卷毛奇齡撰　參讀禮志疑二卷汪紱撰　右三禮

禮書綱目八十五卷江永撰　五禮通考二百六十二卷秦蕙田撰　右通禮　以上見　文淵閣著錄

三禮合纂二十八卷張怡撰　讀禮竊註一卷孫自務撰　稽禮辨論一卷劉凝撰　昏禮辨正一卷毛奇齡撰　廟制折衷三卷毛奇齡撰　大小

宗通釋一卷毛奇齡撰　學校問一卷毛奇齡撰　明堂問一卷毛奇齡撰　郊社考辨一卷李塨撰　三禮約編十九卷汪基撰　三禮會通二

卷張必剛撰　右三禮

禮學彙編七十卷應撝謙撰　禮樂通考三十卷胡掄撰　右通禮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禮提要

通考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爲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

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元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爲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爲注解今又別行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葢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

周禮十二卷　鼂氏曰鄭玄注漢武帝時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至孝成時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序列著於錄略爲羣儒排棄歆獨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跡永平時杜子春初能通其讀鄭衆鄭興亦嘗傳受康成皆引之以參釋異同云　陳氏曰按藝文志曰周官經六篇本注云王莽時歆置博士顏師古曰即今之周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足之愚嘗疑周禮六典與書周官不同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二官各有攸司葢自唐虞九官禹契所職則已然矣今地官於教事殊略而田野井牧鄉遂稼穡之事殆皆司空職耳周官初無邦事之名今所謂事典者未知定爲何事書闕亡而以考工記足之天下之事止於百工而已邪先儒固有疑於是書者若林孝存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甚者或謂劉歆附益以佐王莽者也惟鄭康成博覽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故其學遂行於世　朱子語錄曰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許按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

愚嘗論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之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為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如上地家七人之類是也）貨財則盈而救之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卿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閱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下蓋弊弊焉察察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為法之弊者蓋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關脈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為一體既為一體則姦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變而為郡縣為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誘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為守令者率三歲而終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朞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朞而已及瓜矣其有疲懦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授成於吏手既授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之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嬈已極矣是以蓋壤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夥則不勝其瀆亂矣

周禮疏十二卷　鼂氏曰唐賈公彥撰公彥洺州人永徽中仕至太學博士史稱著此書四十卷今併為十二卷世稱其發揮鄭學最為詳明　陳氏曰其序周禮廢興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又言鄭衆以為書周官卽此周官也失之矣書止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非書類是則然矣但周禮六官實本於周官周官舉其凡周禮詳其目則鄭衆之說未得為失而其大可疑者則邦土邦事之不同也館閣書目按藝文志謂之周官經此禮器所謂經禮者是也志有周官經六篇傳四篇但曰經傳云爾迺便以為經禮尤為可笑廣川藏書志云

公彥此疏据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爲之二書並見唐藝文志今不復存

石經周禮十二卷　鼂氏曰僞蜀孫朋古書以監本是正其注或羨或脫或不同至千數

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　鼂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熙寧中設經義局介甫自爲周官義十餘萬言不解考工記介甫以其書理財者居半愛之如行青苗之類皆稽焉所以自釋其義者葢以其所創新法盡傅著之務塞異議者之口後其黨蔡卞蔡京紹述介甫期盡行之圜土方田皆是也

周禮辨疑一卷　鼂氏曰皇朝楊時中立撰凡一卷攻安石

周禮中義八卷　陳氏曰祠部員外郎長樂劉彝執中撰彝諸經皆有中義

周禮詳解四十卷　陳氏曰王昭禹撰未詳何人近世爲舉子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王氏新說

周禮講義四十九卷　陳氏曰林之奇撰四十九卷

陳君舉周禮說三卷　陳氏曰其書曰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各四篇　中興藝文志稱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正朝綱均國勢也鄭註之誤三王制漢儒之言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今以證田制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比周官徐筠學於傅良記所口授而爲書曰微言傅良爲說十二篇專論綱領　朱子語錄曰於丘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菁華下半冊徐元德作上半冊即陳君舉所奏周說君舉書曰賓客屬秋官者葢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主刑所以屬之有威懷諸侯之意夏官掌諸侯土地封疆如職方氏皆屬夏官葢諸侯有變則六師移之所以屬司馬也又問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葢司馬職方氏存其疆域之定制至於申畫井田創置纖悉必屬於司空

周禮井田譜二十卷　陳氏曰進士會稽夏休撰紹興時表上之淳熙中楼鑰刻之永嘉其說畿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不能成鄙即成縣者與之爲縣成甸者與之爲甸至一丘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閒田以其不可爲軍爲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閒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員歲登下民數於是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

黃度周禮說五卷　陳氏曰度字文叔不解考工記　水心葉氏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遂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爲之說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同時永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蓋嘗獻之紹熙天子爲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論議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其敘鄉遂溝洫辯二鄭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損益也

續通考宋俞庭椿周禮復古編一卷　庭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進士官古田　朱彝尊曰俞氏復古編以天官之屬歔人獻人鼈人獸醫司裘染人追師屨人掌皮典絲典枲改入冬官以地官之屬鼓人舞師改入春官封人載師閭氏縣師均人遂人遂師遂大夫土均草人稻人土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囿人場人改入冬官以春官之屬天府世婦內宗外宗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改入天官典瑞典同巾車司常冢人墓大夫改入冬官以夏官之屬弁師司弓矢槀人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邍師改入冬官以秋官之屬大行人小行人司儀行夫掌客掌訝掌交環人改入春官　案庭椿是書邱葵謂朱子一見以爲冬官不亡考索甚當鄭賈以來皆當退舍而明陳深徐常吉痛駁之

王與之周禮書義八十卷　與之字大點樂清人從松溪陳氏學淳祐初郡守趙汝騰進其書授賓州文學終通判泗州年九十有七納喇性德序曰王與之周禮訂義載宋史藝文志中宋之羣儒經義甚富獨詮解周禮者寡見於志者僅二十有二家而已蓋自王安石當國變常平爲青苗藉口周官泉府之遺作新經義以所創新法盡傳著之又廢春秋不立學官於是與王氏異者多說春秋而罷言周禮若潁濱蘇氏五峯胡氏殆攻王氏而并及周禮者歟昔之言周禮者鄭康成信爲周公成太平之迹陸陲謂爲羣經原本王仲淹美其經制大備朱子亦稱其廣大精密非聖人不能作則爲周秦古書無可疑者東巖之說謂周公將整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沒而成王不果遷規模不獲究其說本鄭氏注而暢發之至云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則與臨川俞壽翁合其編集諸家之說宋儒自劉原父以下凡四十五家可謂詳且博矣

林希逸鬳齋考工記解二卷　希逸字肅翁福清人端平進士景定間官司農少卿終中書舍人　希逸自序曰周禮六官其五官體制皆同而冬官以考工記補之又自一體生民之初增巢營窟聖人處之以宮室衣毛之俗又易而衣裘百工之事自此愈多矣先王獨設一官以主之至周尤詳秦以來法度廢壞漢宣帝總覈名實至於百工技巧咸精其能此亦爲國急務也此記原無冬官二字乃漢人所增但文字簡古必戰國以來先秦古書

元邱葵周禮補亡六卷　朱彝尊曰邱氏更定周禮天官之屬六十地官之屬五十七春官之屬六十夏官之屬五十九秋官之屬五十九冬官補亡五十四葢合俞壽翁王次點兩家之說而損益之

明何喬新周禮集注七卷　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景泰進士官至刑部尚書謚文肅　喬新自序略曰周禮多錯簡冬官未嘗亡也臨川俞氏壽翁始悟冬官散見五官中作復古編以正漢儒妄補之非永嘉王氏次點亦作周禮訂義以羽翼俞氏之說其後臨川吳氏清源邱氏各有考注四家之說備矣惜其得於此者或失於彼乃重加考訂每篇首依鄭本列其目存舊以參考也次則取四家所論定其屬正譌以從古也黜考工記別爲卷不敢淆聖經也參考諸說附以臆見作集注以俟後之君子擇焉

季本讀禮疑圖六卷　本自序曰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三者之外別無征焉周禮之征則不止此葢書成於戰國之士中間多雜迂儒之談而非由大本以行達道者也當漢武時其書始出眾儒共排其非至林孝存則曰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何休則曰六國陰謀之書惟劉歆鄭康成以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朱子深信之亦以爲周公遺典又謂周禮一書亦是起草未曾得行又謂周公晚年作此小處或未及改則以周禮爲未定之書也予卽平日之所疑者爲圖旁引以辨證之而一以孟子爲主書凡六卷其前三卷疑圖具在見禮意焉其後三卷則上敘孟子之言以明本原下評歷代之事以備參考

王應電周禮傳十卷圖說二卷翼傳二卷　應電字昭明號明齋崑山人魏校弟子楊豫孫曰明齋王先生受業於魏恭簡公校尤嗜周禮乃以其暇作傳其最要者六官之相貲四民之相轄冬官之不補考工之不錄及不會國服諸篇宛然覩聖人與其臣民之心相爲融洽而非有所徇至於六飲九穀屋粟夫征之類爲時所急者皆能以

百姓之欲破先儒之爭蓋先生之學得禮之本劉鄭之所不能者惟缺此耳

皇朝通考　欽定周官義疏四十八卷乾隆十三年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奉　勅撰　皇上御製序

按義疏例畧有七其直詁經義確然無疵者曰正義其後儒駮正舊說至當不易者曰辨正或以本節本句參正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與此經互相發明者曰通論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推闡者曰餘論各持一見義亦可通又或已經駮論而持此者多未遂偏廢者曰存疑名物象數久遠無傳難得其眞或創立一說雖未愜人心而姑存以資考辨者曰存異本節之義已經訓解又合數節而論之曰總論七條之後或辭連義貫難以析斷則附於最後一條之末三書凡例雖各不同而編纂之義大抵如一

周官辨非一卷　萬斯大撰斯大字充宗鄞縣人　陸元輔曰四明諸生萬斯大從學於黃棃洲究心經學以周官爲非周公之書舉其可疑者辨駁之凡五十五則或舉吳氏之說或獨抒己見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棃洲極稱許之　黃宗羲曰充宗不爲科舉之學湛思諸經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註之失則不能通經非以經釋經則無由悟傳註之失所爲書曰學禮質疑曰周官辨非曰儀禮商曰禮記偶箋

周禮述註二十四卷　李光坡撰光坡字耜卿號茂夫安溪人大學士光地之弟　杭世駿曰光坡家居不仕潛心經學著有三禮述註此即其一　按光坡受三禮於其兄以周官闕誤獨多乃根柢註疏兼採諸儒經解閱丙寅至甲申始得成書

周禮節訓六卷　黃叔琳撰　叔琳自序曰經之有三禮也周禮其大綱學士大夫經生小子誠講明而切究焉則考古即所以知今也叔琳屏居無事薈萃先儒成說旁採時賢新義掇其菁英薙其繁複參互考訂間附愚管名爲周禮節訓

周禮訓纂二十一卷　李鍾倫撰鍾倫字世德安溪人康熙癸酉舉人　案是書前有李紱林令旭二序末有其子廣平知府清馥跋稱鍾倫初受三禮於叔光坡鄉薦後日侍其父光地於京邸及光地視學順天巡撫直隷隨行十餘年深得指授又與宣城梅文鼎長洲何焯宿遷徐用錫河間王之銳同里陳萬策等往復討論故是書詮

釋具有本源曰訓纂者纂其父光地之訓也

周官集註十一卷　周官析疑三十六卷　考工記析疑四卷　周官辨一卷　方苞撰苞字鳳九號靈皋亦號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後落職修書　特賜侍講銜致仕　苞自序周官集註曰朱子既稱周官徧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又謂頗有不見其端緒者學者疑焉是殆非一時之言也蓋公兼三王以施四事於人事之終始百物之聚散思之至精而不疑於所行然後以禮樂兵刑食貨之政散布六官而聯爲一體其筆之於書也或一事而諸職各載其一節或舉下以賅上或因彼以見此其設官分職之精意爲文字所不載迫而求之誠有茫然不見其端緒者久而相說以解然後知其首尾皆備而脈絡自相灌輸竊嘗析其疑以示生徒並纂錄一編指在發明端緒故凡名物之纖悉推說之衍蔓者概無取焉

禮記十四卷　惠士奇撰士奇見易類　案士奇貫串三禮能補鄭康成所未備而不悖其旨講漢學者多宗之

周官祿田考三卷　沈彤撰彤自識曰彤嘗研求本經勤覽傳記得其端於載師之都邑以爲凡內外官之祿皆可得辨析整齊之又曰自宋以來之稽官有未及鄉遂屬吏者今乃并郊野之吏而補之其稽田有不去山林川澤城郭等三之一者今更通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之率而二夫當一夫則官益多而田益少宜祿之不給尤甚也然以縣都已下數等之田食公卿大夫士數等之爵非獨相當且供他用而有餘是田祿與官爵之數在本經未嘗牴牾也

周禮疑義舉要七卷　江永撰永字慎修婺源　案是書多申明古義其釋考工記較賈公彥疏更爲明晰

右周禮

通考　儀禮注十七卷　韓文公讀儀禮余嘗苦儀禮難讀且又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鼂氏曰儀禮十七篇鄭氏注西漢諸儒得古文禮凡五十六篇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爲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爲其說曰周禮爲本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聖人履

之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賓軍嘉爲次爲末則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昏後喪祭　朱子語錄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禮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甫補成一篇今儀禮多是士禮如河閒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却有天子諸侯禮班固作漢書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見之今注疏中有引援處不知是甚時失了

儀禮疏五十卷　鼂氏曰唐賈公彥撰齊黃慶隋李孟悊各有疏義公彥刪二疏爲此書

古禮十七卷　釋文一卷　釋誤三卷　陳氏曰永嘉張湻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刻之首有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杭細本嚴本校定識其誤而爲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禮爾今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所傳其篇數偶同自陸德明賈公彥皆云然不知何所據也朱子曰張湻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爲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考於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邪

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　集傳集注十四卷　陳氏曰朱熹撰以古十七篇爲主而取大小戴及　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已成書闕書數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刪改曰集傳集注云者蓋此書初名也中興藝文志熹書爲家禮三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儀禮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熹晚歲所親定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其曰儀禮集傳集注者即此書舊名凡十四卷爲王朝禮而卜筮篇亦闕熹所草定未及刪改云　朱子語錄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書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其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采取以益之

古禮經傳續通解二十九卷　陳氏曰外府丞長樂黃榦直卿撰榦晦庵之壻號勉齋始晦庵著禮書喪祭二禮未及倫次以屬榦續成之

集釋古禮十七卷　釋宮一卷　綱目一卷　陳氏曰廬陵李如圭寶之撰紹興癸丑進士嘗爲福建撫幹釋宮者經所載堂室門庭今人所不曉者一一釋之　中興藝文志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間有張淳始訂其訛爲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爲集釋出入經傳又爲綱目以別章句之指爲釋宮以論宮室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　案馬端臨所載禮經次第儀禮在前周禮禮記在後今仍其舊

續通考宋楊復儀禮圖十七卷附儀禮旁通圖一卷復自序畧曰學者多苦儀禮難讀雖韓昌黎亦云曩從先師朱文公讀儀禮求其解而不可得則擬爲圖以象之嚴陵趙彥肅嘗作特牲少牢二禮圖質之先師先師喜曰更得冠昏圖及堂室制度并考之乃爲佳耳復今所圖者　高堂生十七卷之書釐爲家鄉邦國王朝喪祭禮則因先師經傳通解之義例附儀禮旁通圖於其後則制度名物之總要也

元敖繼公儀禮集說十七卷　字君善福建長樂人寓繼公居湖州遂通經術趙孟頫師事之繼公自序曰周公此書乃爲侯國而作而王朝之禮不與焉何以知其然也書中十七篇冠昏相見鄉飲鄉射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凡九篇皆言侯國之士禮少牢饋食上下二篇皆言侯國之大夫禮聘食燕大射四篇皆言諸侯之禮惟覲禮一篇則言諸侯朝天子之禮然主於諸侯而言也喪服篇中言諸侯及公子大夫士之服詳矣其間雖有諸侯與諸侯之大夫爲天子之服然亦主於諸侯與其大夫而言也故當是時天下五等之國莫不寶守是書而藏之有司以爲典籍無事則其君臣相與講明之有事則皆據此以行禮又且班之於其國以教其人此有周之時所以國無異禮家無殊俗兵寢刑措以躋太平者乎其　張萱曰敖注多仍舊文與朱子通解稍異

吳澄儀禮逸經二卷　澄自序曰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今所纂八篇其一取之小戴記其二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注奔喪也中霤也禘於太廟也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

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故特纂爲逸經以續十七篇之末

續通考明林烈鄉射禮義節 無卷數 烈自序曰嘗於其鄉之嵩陽祉創設射圃擇子弟一百七十三人每月朔望行古鄉射之禮因作是書

皇朝通考 ○ 欽定儀禮義疏四十八卷 乾隆十三年 勅撰三禮義疏此其第二部也首綱領一卷次釋宮卷俱不入四十八卷之數經文分四十卷末附禮器圖四卷禮節圖四卷

儀禮鄭註句讀十七卷附監本正誤石經正誤二篇 張爾岐撰 爾岐自序畧曰庚戌歲年五十九勉讀儀禮六閱月取經與註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則節錄其要取足明註而止或偶有一得亦附於末以便省覽顧炎武曰濟陽張君稷若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時之名而其書實似可傳使朱子見之必不僅謝監嶽之稱許也

儀禮述註十七卷 李光坡撰 光坡自序曰言禮如聚訟此諸儒不分經傳之失也三代之禮存者惟周官儀禮爲經耳三傳禮記及子史言禮者皆傳也如郊社左氏公羊曲禮皆言不卜穀梁言卜而冢宰有卜日則言卜得矣晏子春秋言四時祭祀皆用孟月而大司馬明著四仲則仲月得矣若誣周官爲莽歆竄入指其險雜病儀禮推士以及天子小其不完則非所知也

儀禮章句十七卷 吳廷華撰 廷華初名蘭芳字仲林仁和人康熙甲午舉人官至福建海防同知 廷華子壽祺識畧曰儀禮一經句讀不明則句可移綴上下往往賓主易位東西乖方其失者一章次不明則禮之始終度數散無條貫其失者二是書定爲章句如士冠禮筮日戒賓雖仍賈疏及儀禮經傳通解所分之次而更按其節奏分爲六章令讀者知某事在某禮之前某事在某禮之後十七篇節目瞭如指掌其訓釋多本鄭賈間採他說 附按以發明之

補饗禮一卷 案儀禮十七篇獨無饗禮元吳澄有補經補傳十八篇於饗禮僅附見於聘覲篇中亦未有特著夫饗有祭帝祫祭之大饗又有天子享元侯兩君相見以及凡享賓客之各異原非聘覲之所得而該錦因取周官

春秋傳禮記諸書中猶可考見者輯而補之雖篇帙無多而典章可據正不得而少之也

宮室考十三卷　肆獻祼饋食禮三卷　任啟運撰　案宮室考一書於李如圭釋宮之外別爲類次分目十三條理秩然可與鄭注相爲參考肆獻祼饋食禮則取三禮中之有關王禮者推之不得於經則求之註疏其名本乎周禮每節先已說而自註其說之所從出博稽遠証較之黃幹所續祭禮更加密焉

右儀禮

通考　大戴禮十三卷　鼂氏曰漢戴德纂亦河間王所獻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今書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蓋因舊闕錄之每卷稱今卷第幾題曰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聖也德爲信都王太傅蓋後人誤題

陳氏曰漢信都王太傅戴德延君九江太守聖次君皆受禮於后蒼謂大小戴禮者也漢初以來迄於劉向校定中書諸家所記殆數百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聖又刪爲四十九篇相傳如此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戴之書所存止此自隋唐志所載卷數皆與今同而篇第乃自三十九而下止於八十一其前闕三十八篇末闕四篇所存當四十三而於中又闕第七十二復出一篇實存四十篇意其闕者卽聖所刪邪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亦不異他亦間有同者保傅傳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今考禮察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盡出誼疏中反若取誼語勦入其中者公符篇至錄漢昭帝冠辭則此書殆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爲之故駁雜不經決非戴德本書也題九江太守迺戴聖所歷官尤非是

續通考　傅崧卿夏小正戴氏傳四卷　崧卿字子駿山陰人舉進士累官給事中　崧卿自序略曰政和中閱外兄關澮藏書合傳爲一卷而不著作傳人名氏按漢唐藝文志不載惟隋志有其目曰夏小正一卷戴德撰疑澮所藏卽此書後讀孔穎達禮記正義其疏月令注曰夏小正大戴禮之篇名也因求集賢所藏大戴禮版本參較信然漢唐志既錄戴氏禮矣此書宜不別見抑不知取戴禮爲此書自何代始意者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遂多以徼賞帛故離析篇目而爲此乎有司受此又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復考且小正夏書德所撰傳

鬻而隋志云然可謂疏矣德西漢梁人與聖俱受禮后蒼號大戴嘗爲信都太傅而集賢大戴禮其前乃云漢九江太守戴德撰以儒林傳考之爲九江太守者聖也書藏集賢蓋久無有正其譌謬者闕本戴禮皆以夏小正文錯諸傳中渾渾之書雜以漢儒文詞醞駁弗類乃倣左氏春秋例正文在前而附以傳自爲一篇凡十有二篇釐爲四卷名曰夏小正戴氏傳闕本簡編失倫悉以大戴禮是正兩書互有得失

皇朝通考夏小正註一卷 黃叔琳撰 案夏小正一書原載大戴禮中隋志始別爲一卷宋傅崧卿作注朱子嘗仿其例復加訂定附於儀禮經傳通解元金履祥未見傅氏書以爲朱子舊本采附通鑑前編夏禹元年下句爲之注與傳多有異同 國朝張爾岐合傳注輯爲一編以己說附之叔琳删其重複而作是編其自爲之說者則稱案以別之

大戴禮删翼四卷 姜兆錫撰兆錫孫爽跋曰删翼者因舊本而删其繁冗翼其義理者也删其繁冗如保傅篇删去魏公子無忌等文翼其義理如禮三本篇據荀子利爵以正利省之誤是也有注在家語而從畧者如王言五義五帝德盛德等篇是也有注在禮記而從畧者如哀公問禮察曾子大孝朝事投壺等篇是也有注在儀禮外編而畧互見其義者如夏小正武王踐阼等篇是也有舊本無注而箋解者如曾子立事本孝制言天圓與少閒本命等篇是也 右大戴禮

通考禮記二十卷鄭玄注 晁氏曰漢戴聖纂鄭康成注即所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錄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删八十五篇小戴又删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又附月令明堂義合四十九篇

禮記正義七十卷 晁氏曰唐孔穎達等貞觀中奉詔撰其序稱大小二戴其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爲義疏者甚多唯皇甫侃熊安生見於世然皇甫爲勝今据以爲本其有不備則以熊氏補焉

禮記外傳四卷 晁氏曰唐成伯璵撰義例兩卷五十篇名數兩卷六十九篇雖以禮記爲目通以三禮言之劉

明蓑序張幼倫注

石經禮記二十卷　鼂氏曰僞蜀張紹文所書不載年月經文不闕唐諱當是孟知祥僭位之後也首之以月令題云御刪定蓋明皇也林甫等注蓋李林甫也其餘篇第仍舊議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毋不敬一言足以蔽之故先儒以冠首孝明肆情變亂甚無謂也

明道中庸解一卷　鼂氏曰程顥撰陳瓘得之江濤濤得之曾天隱天隱得之傳才孺云李丙所藏

楊中立中庸解一卷　鼂氏曰楊時撰時載程正叔之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蓋亦猶王氏之說也

鼂以道中庸解一卷　鼂氏曰叔父詹事公撰近世學者以中庸爲二事雖程正叔亦然故說是書者皆穿鑿而二之於是本諸胡先生司馬溫公程明道張橫渠王肅鄭玄作是傳焉

芸閣禮記解十六卷　鼂氏曰呂大臨與叔撰與叔師事程正叔禮學甚精博中庸大學尤所致意也　陳氏曰按館閣書目作一卷止有表記冠昏鄉射燕聘義喪服四制凡八篇今又有曲禮上下中庸緇衣大學儒行深衣投壺八篇此晦庵朱氏所傳本刻之臨漳射垛書坊稱芸閣呂氏解即其書也讀書目始別載之

方愨禮記解二十卷　陳氏曰政和三年表進自爲之序以王氏父子獨無解義乃取其所撰三經義及字說申而明之著爲此解　朱子語錄曰方馬二解合當參考儘有說得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

禮記新義　宋中興藝文志陸佃撰亦牽於字說宣和末其子宰上之

破禮記　中興藝文志夏休以禮記多漢儒雜記於義有未安者乃援禮經以破之然中庸大學實孔氏遺書也

張無垢中庸說六卷　大學說二卷少儀附　朱子雜學辯曰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

呂氏大學解　朱子曰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遊故其家學最爲近正然未能不惑於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能無出入之弊

中庸集解二卷　陳氏曰會稽石𡼖子重集錄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凡十家之說晦庵爲之序

大學章句或問中庸章句或問各三卷　陳氏曰朱熹撰其說大略宗程氏會衆說而折其中又記所辯論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皆自爲之序至大學則頗補正其脫簡闕文

中庸輯略二卷　陳氏曰晦庵既爲章句復取石子重所集解刪其繁亂名以輯略其取舍之意則或問詳之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　陳氏曰直祕閣崑山衛湜正叔集諸家說自注疏而下爲一書各著其姓氏寶慶二年表上之由是寓直中祕魏鶴山爲作序

續通考本黎立武中庸指歸一卷　中庸分章一卷　大學發微一卷　大學本旨一卷　立武字以常號元中子新喩人咸淳進士官國子司業宋亡不仕閒居三十年終　朱彝尊曰黎氏中庸分爲十五章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爲第一章仲尼曰至唯聖者能之爲第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至察乎天地爲第三章　子曰道不遠人至胡不慥慥爾爲第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至反求諸其身爲第五章君子之道至父母其順矣乎爲第六章子曰鬼神之爲德至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爲第七章哀公問政至不誠乎身矣爲第八章誠者天之道也至明則誠矣爲第九章唯天下至誠至故至誠如神爲第十章誠者自成也至純亦不已爲第十一章大哉聖人之道至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爲第十二章仲尼祖述堯舜至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爲第十三章唯天下至聖至其孰能知之爲第十四章詩曰衣錦尙絅至無聲無臭至矣爲第十五章各繪一圖大指謂中庸之道出於易益主郭氏父子兼山白雲之說者

張虙月令解十二卷　虙字子宓慈谿人慶元進士官至國子監祭酒諡文靖史傳略曰端平元年虙爲國子司業兼侍講謂月令之書雖出於呂不韋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爲無助乃爲月令解十二卷以進

吳澄禮記纂言三十六卷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一卷　澄自序略曰小戴記三十六篇澄所序次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合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爲之注總四十九篇諸篇出於先儒著作之全書者無幾多是記者旁搜博采勦取殘篇斷簡薈萃成書無復銓次讀者每病其雜亂而無章朱子嘗與東萊先生呂氏商訂三禮篇次欲取戴記中有關於儀禮者附

之云莫不係於儀禮者仍別爲記呂氏既不及荅而朱子又不及爲幸其大綱存於文集猶可考也晚年編校儀禮經傳則其條例與前所商訂又不同矣其間所附戴記數篇或削本篇之文而附以他篇之文今則不敢改止就本文科分櫛剔以類相從俾其上下章文意聯屬章之大旨標識於左庶讀者開卷瞭然若其篇第則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與論語孟子並而爲四書固不容復附之禮篇而投壺曰喪禮之正經亦不可以雜之於記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正釋儀禮別輯爲傳以附經後此其外猶三十六篇曰通禮者九曲禮內則少儀玉藻通記大小儀文而深衣附焉月令王制專記國家制度而文王世子明堂位附焉曰喪禮者十有一喪大記雜記喪服小記服問檀弓曾子問六篇記喪而大傳問傳問喪三年問喪服四制五篇則喪之義也曰祭禮者四祭法一篇記祭而郊特牲祭義祭統三篇則祭之義也曰通論者十有二禮運禮器經解一類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一類坊記表記緇衣一類儒行自爲一類學記樂記其文雅馴非諸篇比則以爲是書之終

陳澔禮記集說十卷　澔字可大江西都昌縣人父大猷號東齋饒雙峯弟子著書傳會通十一卷尤精於禮澔承家學作集說學者號雲莊先生從祀孔子廟庭　澔自序略曰戴記四十九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同異淺深誠未易言也鄭氏祖讖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爲可恨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大小記諸篇皆缺而不釋愼終追遠其關於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略哉先君子師事雙峯先生十有四年以是經三領鄉書爲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論甚多中惟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僭不自量薈萃衍繹而附以臆見名曰禮記集說蓋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卽了其意庶幾章句通則蘊奧自見正不必高爲講論而卑視訓詁之辭也

黃道周月令明義四卷　表記集傳二卷　坊記集傳二卷　緇衣集傳四卷　儒行集傳二卷　道周儒行集傳自序略曰古未有稱儒者魯之稱儒有道藝之臣伏而未仕者也其首行曰待聘待問待舉行取者需也故儒之爲言需也易曰雲上於天需天下所待其膏雨也而說者以爲柔儒故天下無知儒者也天子無儒臣則

道義不充禮樂不作亂賊恆有天下無儒學則驕慢上陳貪鄙下行寇掠宵宵竊於高位而賢人之德業皆熄矣仲尼故舉十七種以明之先於學問哀於忠信而歸之於仁故仁者儒者之質也夫子既知儒之實不難於名因而求之得其數種皆足以爲治其無害於是雖習章句被文繡皆小人之儒也使後之天子循名考實知人善任爲天下得人不以爵祿爲宵小僥倖不以黼黻驕於士大夫故其懸鑑甚定取舍甚辨則備取諸此也

皇朝通考○○○日講禮記解義六十四卷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案是編爲　聖祖仁皇帝講筵御論未及成帙乾隆元年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等重加參校告成刊布

○○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卷　案乾隆十三年　勑撰三禮義疏此其第三部也區經文四十九篇爲七十七卷附載圖五卷

曾子問講錄四卷　大學證文四卷　大學知本圖說一卷　大學問一卷　中庸說五卷　毛奇齡撰　按蕭山連山門外講堂即宋儒楊時講學之所有以曾子問首章請業於奇齡者借講堂側講此凡一百三十九條又嘗論列石經本石經改本及程子朱子改本元明諸人改本以成證文知本圖說則奇齡自謂於高陽廟市得大學古本闡悟徹然自畫一圖後二十年述而爲之說大學問者因門人邵廷采之問而答之中庸說則其門人子弟輩所編次而各附己說者也

校補禮記纂言三十六卷　元吳澄原本朱軾重訂　案是書篇目注釋一仍吳氏之舊其於澄注後間以軾案二字別之者則其以己見辨定者也

大學本文一卷　大學古本一卷　大學困學錄一卷　中庸本文一卷　中庸困學錄一卷　王澍撰　案澍取大學中庸本文及朱子章句原序各爲評論大意欲以章法句法闡求書理其古本一卷則與朱子改本並相尊奉困學錄兩卷發明學問之功不徒以尋繹語脈順文詮解蓋勝乎坊塾詁本多矣

禮記訓義擇言八卷　深衣考誤一卷江永撰　案擇言者永取檀弓至雜記諸註中異同者擇其一是而折衷之也持論精審足資參核深衣考亦援据精詳　右禮記

通考三禮義宗三十卷　崇文總目梁明威將軍崔靈恩撰其書合周禮儀禮二戴之學敷述貫穿該悉其義合

一百五十六篇推衍閎深有名前世云　鼂氏曰靈恩武城人少篤學尤精禮傳仕魏歸梁爲博士甚拙朴及解析經理甚極精致正始之後不尚經術咸事虛談公卿士大夫蓋取文具而已而靈恩經明行修製義宗詩易春秋百餘卷終桂州刺史此書在唐一百五十篇今存者一百二十七篇凡兩戴王鄭異同皆援引古誼商略其可否

禮略十卷　崇文總目唐京兆府櫟陽尉杜蕭撰採古經義下逮當世概舉沿革附禮見文以其言約旨詳故自題略云

禮粹二十卷　崇文總目唐靈州參軍張頻纂凡一百三十五條直鈔崔氏義宗之說無他異聞

喪禮極義一卷　崇文總目唐商价集雜序先儒五服輕重之論然首末不倫

三禮圖二十卷　鼂氏曰聶崇義周世宗時被旨纂集以鄭康成阮諶等六家圖刊定皇朝建隆二年奏之賜紫綬犀帶奬其志學竇儀爲之序有云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命崇義著此書不以世代遷改有所抑揚近古云　陳氏曰蓋用舊圖本六參定故題集注詔國學圖於先聖殿後北軒之屋壁至道中改作於論堂之上以䟽代壁判監李至爲之記吾鄉郡庠安定胡先生所創論堂續三禮圖當是依倣京監今堂壞不存矣

編禮　鼂氏曰皇朝呂大臨編三卷以士喪禮爲本取三禮附之　死至祥練各以類分其施於後學者甚悉惜恨所編者五禮中凶禮而已

禮象十五卷　陳氏曰陸佃撰以改舊圖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祕府所藏古遺器與聶圖大異戴岨隱分教吾鄉作閣齋館池上畫此圖於壁而以禮象名閣與論堂禮圖相媲云

太常禮書一百五十卷　鼂氏曰皇朝陳祥道用之撰祥道元祐初以左宣義郎仕太常博士解禮之名物且繪圖象甚精博朝廷聞之給札繕寫奏御今世傳止五十卷予愛之而恨其闕少得是本於敘州通判盧彭年家其象且以五采飾之於是始見其全書云陳氏曰論辯詳博間以繪畫於唐代諸儒之論近世聶崇義之圖

或正其失或補其闕元祐中表上之

丁丑三禮辯　中興藝文志李心傳撰以儀禮之說與鄭氏辯者八十四周禮之說與鄭氏辯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據大戴之書疑者三十小戴之書疑者一百九十八鄭氏之注疑者三百七十五亦各辯其所以而詳識之

夾漈鄉飲禮七卷　陳氏曰鄭樵撰計七卷

續通考元吳澄三禮考注六十四卷　楊士奇跋略曰吳文正公澄用朱子之意考定爲儀禮十七篇儀禮逸經八篇儀禮傳十篇周官六篇考工記別爲一篇見公文集中三禮敘錄及虞文靖公行狀聞故老言吾邑康震宗武受學於公元季兵亂其書藏康氏亂後郡中晏璧彥文從康之孫求得之遂掩爲已有余近於鄉侍講仲熙家見璧所錄初本注內有稱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稱澄按者改作愚謂用粉塗其舊而書之其迹隱隱可見至後曲禮八篇皆無所塗改與向所聞頗同遂與鄉各錄一本凡其塗改者皆從舊書之而參之敘錄其篇數增損不同敘錄補逸經八篇投壺奔喪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之外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三篇其經亡矣篇題僅見於鄭注片言隻字之未泯者必收拾而不敢遺今此書逸禮止六篇而中霤禘於太廟其篇題皆不著敘錄儀禮傳十篇此書增八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五篇敘錄正經及傳之外其餘悉歸之戴記此書傳後復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三篇其中固有載入禮記纂言者不當復出也文正分禮爲經義爲傳今此書禮義率混淆無別又其卷首亦載敘錄而與卷中自有不合者決非其孫當所爲豈璧所增耶

湛若水二禮經傳測六十八卷　若水字元明增城人弘治進士歷官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事蹟具明史儒林傳　若水自序略曰夫禮二而已矣曰曲禮曰儀禮小大舉矣先其小後其大禮之序也始乎敬禮之本也余讀禮之後隱居西樵因究觀二禮而竊有感焉進少儀參曲禮爲上經而儀禮爲下經定冠義等十六篇爲儀禮正傳其王制等二十三篇雜論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裏發明者爲二禮雜傳通傳益不傳之傳也又別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大戴公符等四篇爲儀禮逸經傳庶見存羊之意耳凡九年編次既成章爲之測藏之家塾名曰二禮經傳測

皇朝通考學禮質疑二卷　萬斯大撰斯大自序曰大自丁未學禮以來取其大者條而說之首取戴記諸篇相對次取儀禮與戴記對次取易詩書春秋及左穀與二禮對用因所得竊著於篇

讀禮志疑六卷　陸隴其撰　案隴其以漢儒採輯三禮所述古制互相考校多有未合因取孔鄭以來諸家注疏折衷於朱子之書並旁采春秋律呂與夫天時人事可以闡發禮經者成爲是編其疑而未決者則仍闕之故名曰志疑

郊社禘祫問一卷　廟制折衷三卷　大小宗通釋一卷　學校問一卷　明堂問一卷　毛奇齡撰　案郊社禘祫問十八條答門人李塨問南北分祀及有禘無祫之說廟制折衷凡七廟五廟三廟二廟一廟夏五廟商六廟昭穆廟位列儒先諸說於前而以己說定之大旨宗王而駁鄭大小宗通釋以天子宗法無考祇諸侯公子畧見於喪服小記及大傳二篇而說又不詳鄭孔亦無所折衷宋以後立說倍多愈不可信因取小記大傳言宗法者爲條解焉學校問前答門人張希良問學校之名繼答門人吳鼎問廟學中先師設主因及鄉飲養老之禮又因門人姜堯問九室五室之辨故復著明堂問一篇

右禮類總禮

藝文　經類六　儀注 喪服附 謚法 圖璽附 樂 舞附

儀注書目 喪服附

通志 漢舊儀四卷 衛宏 蔡邕獨斷二卷 晉尚書儀曹新定儀注四十一卷 徐廣 晉儀注三十九卷 晉新定儀注四十卷 晉安成太守傅瑗 晉尚書儀曹事九卷 甲辰儀五卷 江左撰 晉雜儀注二十一卷 宋尚書儀注三十六卷 宋儀注二卷 宋尚書雜注十八卷 南齊儀注二十八卷 嚴植之 梁儀注十卷 沈約 梁尚書儀曹儀注十八卷 又二十卷 雜儀注百八十卷 陳雜儀注六卷 陳尚書雜儀注五百五十卷 後魏儀注五十卷 常景 後齊儀注二百九十卷 雜儀注一百卷 新儀三十卷 鮑泉 理禮儀注九卷 何點 齊典四卷 王逸 要典三十九卷 王景之 要典雜事五十卷 皇典五卷 頭仲孚 五禮要記三十卷 章叔夏 隋儀注目錄四卷 中禮儀注八卷 王毅 隋江都集禮一百二十卷 牛弘潘徽 大唐儀禮一百卷 永徽五禮一百三十卷 開元禮一百五十卷 蕭嵩等 開元禮儀鑑一百卷 蕭嵩 開元禮京兆義羅十卷 開元禮類釋二十卷 開元禮目錄一卷 開元禮百問二卷 貞元新集開元後禮二十卷 韋渠牟 唐禮纂要六卷 柳郎 禮閣新儀二十卷 韋公肅 元和曲臺禮三十卷 王彥威 續曲臺禮三十卷 寶氏吉凶禮要二十卷 直禮一卷 李宏擇 古今儀集五十卷 王方慶 開寶通禮二百卷 通禮目錄三卷 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 義纂目錄一卷 禮閣新編六十卷 王皡 禮院雜錄七卷 大常新禮四十卷 賈昌朝等 類儀一卷 鄭魏公 五禮新儀二百四十卷 歷代創制儀五卷 決疑要注一卷 摯虞 禮樂集十卷 顏眞卿 右禮儀五十九部三千一百一十九卷

晉尚書儀曹吉禮儀注三卷 梁吉禮十八卷 明山賓等 梁吉禮儀注四卷 梁吉禮儀注十卷 陳吉禮百七十一卷 陳雜吉儀注三十卷 隋吉禮五十四卷 高熲 吉書儀二卷 王儉 祭典三卷 雜制注六卷 盧諶 祀典五卷 盧辯 太清宮祠三卷 劉智 駕幸昭應宮儀注一卷 右吉禮十三部三百十卷

梁賓禮一卷 賀瑒 梁賓禮儀注十二卷 賀瑒 陳賓禮六十三卷 陳賓禮儀注六卷 張彥 右賓禮四部八十五卷

梁軍禮四卷 陸璉 陳軍禮六卷 右軍禮二部十卷

文瀾書局石印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梁嘉禮三十五卷司馬褧　嘉禮儀注四十五卷　陳嘉禮一百二卷　冠昏儀四卷　右嘉禮四部一百八十六卷

古封禪羣祀二十二篇　封禪議對十九篇　漢封禪羣祀三十六篇　封禪儀六卷　東封記一卷韋述　封禪錄十卷孟利貞　皇帝封禪儀六卷令狐德棻　神岳封禪儀注十卷裴守真　祥符封禪記五十二卷丁謂等修　右封禪九部八十五卷七十七篇

祥符祀汾陰記五十二卷丁謂等修　汾陰后土故事三卷　右汾陰二部五十五卷

晉明堂郊社議三卷孔晁等　明堂儀一卷張大頤　明堂儀注三卷姚璠等　大享明堂儀注二卷郭山惲　明堂序一卷李囂　明堂新禮十卷李隨真　明堂記紀要二卷　皇祐大享明堂記二十卷文彥博　皇祐大享明堂記紀要二卷文彥博　駕幸玉清昭應宮儀注一卷　魏氏郊丘三卷　南郊記圖一卷　大唐郊祀錄十卷王涇　梁南郊儀注一卷　梁祭地祇陰陽儀注二卷　南郊國一卷　天禧大禮記五十卷王欽若　元豐釋奠祭社稷風雨師儀注三卷

州縣祭社稷儀一卷　祀風雨雷師儀注一卷　釋奠儀注一卷　祈雨雪法一卷　郊廟奉祀禮文三十卷楊全等　右明堂郊祀社稷釋奠風雨師儀注二十三部百五十卷

晉七廟議三卷蔡謨　親享太廟儀注三卷　崇豐二陵集禮裴瑾卷亾　永昭陵儀式一卷　四季祠祭文一卷　列國祖廟式一卷梁隱　三品官祔廟禮二卷王方慶　景靈宮須知一卷　仁宗山陵須知一卷　右陵廟制九部十三卷

家祭儀一卷唐徐潤　家祭禮一卷孟詵　寢堂時享儀一卷唐范傳式　祠享儀一卷唐鄭正則　祭錄一卷唐周元陽　家薦儀一卷唐賈頊　盧宏宣家祭儀七卷　孫氏仲享儀一卷唐孫日用　家儀一卷徐處　婚儀祭儀二卷崔浩　右家禮祭儀十部十卷

晉東宮舊事一卷張敞撰　東宮新記二十卷蕭子雲　宋東宮儀記二十三卷張鏡　東宮雜事二十卷蕭子雲　東宮典記七十卷宇文愷等　隋皇儲故事二卷　國親皇太子序親讀一卷　皇太子方岳亞獻儀二卷　青宮懿典十五卷宋朝王綸臣撰

右東宮儀注九部百五十四卷

王后儀範三卷　婢儀令一卷[illegible]　右后儀二部四卷

諸王國雜儀注十卷　雜府州郡儀十卷范汪　縣令禮上儀一卷[illegible]等　右王國州縣儀注三部二十一卷

武后紫宸禮要十卷　閤門儀制十卷陳彭年修　景祐閤門儀制十二卷李淑等　閤門儀制六卷梁顥　寶元二年閤門儀制

十二卷　丙東門儀制五卷宋綬修　熙寧閤門儀制十卷　正旦朝會儀注十卷　至道合班儀并追封條一卷

朝堂須知一卷　奉朝要課一卷　朝制要覽十五卷宋咸撰　右會朝儀一十二部九十三卷

雍熙籍田故事二卷　耕籍田儀制五卷　恭謝籍田儀注三卷　州縣打春牛儀一卷　右耕籍儀四部十一卷

大漢輿服志一卷魏博士董巴　車服雜注一卷徐廣　禮儀制度十三卷王逡之　古今輿服雜事二十卷梁周遷撰　古今輿服雜事

二十卷蕭子雲　陳鹵簿儀二卷　陳鹵簿圖一卷　晉鹵簿圖一卷　齊鹵簿儀一卷　大駕鹵簿一卷　鹵簿圖三

卷王若　欽鹵簿圖記十卷宋綬　內衣庫須知一卷　隋諸衛左右廂旗圖樣十五卷　染院須知一卷　二儀實錄一卷

劉孝孫　二儀實錄衣服名義圖一卷袁郊　服飾變古元錄三卷袁郊　內外親族五服儀二卷裴茝　北蕃冠帽巾髻幞信制度一

卷　右車服二十部九十九卷

內外書儀四卷謝元　書儀二卷謝超　書筆儀二十一卷謝朏　宋長沙檀太妃薨弔答書十二卷　弔答書儀十卷王儉　書儀疏

一卷周捨　皇室書儀十三卷鮑行卿　吉書儀二卷王儉　文儀二卷梁修端　書儀十卷唐瑾　言論儀十卷　婦人書儀八卷唐瑾　僧家

書儀五卷釋曇瑗　書儀二卷謝元　童悟十三卷　大唐書儀十卷裴矩虞世南　書儀三卷裴茝　書儀二卷鄭餘慶　裴度書儀二卷

杜有晉書儀二卷　新定書儀二卷劉岳　胡先生書儀二卷　右書儀二十二部一百三十八卷

續通志　政和五禮新儀二百二十卷宋鄭居中等奉敕撰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一卷宋朱子撰　大金集禮四十卷金張暐等所進　廟學典禮

六卷不著撰人名氏　大明集禮五十三卷明徐一夔等奉敕撰　頖宮禮樂疏十卷明李之藻撰

皇朝通志〇〇〇　幸魯盛典四十卷康熙二十三年襲封衍聖公孔毓圻等恭輯　萬壽盛典一百二十卷康熙五十二年內廷諸臣恭輯　欽

定大清通禮五十卷乾隆元年奉敕撰　南巡盛典一百二十卷乾隆三十五年大學士總督高晉等恭輯　欽定滿洲祭神祭天典

禮六卷乾隆四十二年奉敕撰　千叟宴詩四卷康熙五十二年奉敕編　千叟宴詩三十六卷乾隆五十年奉敕編　北郊配位議

一卷毛奇齡撰　右朝廟禮儀見　文淵閣著錄

續通志　通祀輯略三卷元人所撰不著名氏　明堂或問一卷明世宗御撰　正孔子祀典說一卷明世宗御撰　存心錄十卷不著撰人名氏　臨雍錄

一卷(明黃闇撰) 大禮集議五卷(明席書撰) 太廟敕議一卷(明嘉靖中禮部頒行本) 太常總覽無卷數(明金贄仁撰) 王國典禮八卷(明朱勤美撰) 孔廟禮樂考六卷(明瞿九思撰) 明典禮志二十卷(明郭正域撰) 萬古法程一卷(明袁應兆撰) 辟雍紀事無卷數(明盧上銘撰)

皇朝通志 學典三十卷(孫承澤撰) 文廟從祀先賢先儒考一卷(郎廷極撰) 頖宮禮樂全書十六卷(張安茂撰) 琉球入太學始末一卷(王士禎撰) 辨定嘉靖大禮議二卷(毛奇齡撰) 國學禮樂錄二十四卷(李周望謝履忠同撰) 聖門禮樂統二十四卷(張行言撰) 學宮備考十卷(彭其位撰) 大學典祀彙考十四卷(張璿撰) 學宮輯畧六卷(余丙撰)　右朝廟禮儀見四庫全書存目

續通志 書儀十卷(宋司馬光撰) 家禮八卷(舊題宋朱子撰) 泰泉鄉禮七卷(明黃佐撰)

皇朝通志 朱子禮纂五卷(李光地撰)　右雜禮書 見 文淵閣著錄

續通志 鄭氏家儀無卷數(元鄭泳撰) 家禮儀節八卷(明邱濬撰) 禮問二卷(明呂柟撰) 別本家禮儀節八卷(舊題明楊慎編) 四禮初稿四卷(明宋纁撰) 四禮疑五卷(明呂坤撰) 四禮翼四卷(明呂坤撰) 四禮輯一卷(明馬從聘撰) 明四禮集說八卷(明韓承祚撰) 四禮約言四卷(明呂維祺撰)

皇朝通志 讀禮偶見二卷(許三禮撰) 學記五卷(李塨撰) 家禮辨定十卷(王復禮撰) 四禮寧儉編無卷數(王心敬撰) 婚禮通考二十四卷(曹庭棟撰) 齊家寶要二卷(張文嘉撰)　右雜禮書　見四庫全書存目

喪服書目附

通志 喪服經傳一卷(馬融) 喪服經傳一卷(鄭元) 喪服經傳一卷(王肅) 喪服經傳一卷(晉給事中袁準) 畧注喪服經傳一卷(雷次宗) 喪服經傳一卷(陳銓) 喪服傳一卷(梁裴子野)　右傳注七部七卷

集注喪服經傳一卷(晉孔倫) 集注喪服經傳一卷(宋裴松之) 集注喪服經傳二卷(宋蔡超宗) 集注喪服經傳二卷(齊田僧紹)　右集注四部六卷

喪服義疏二卷(五經博賀瑒) 喪服經傳義疏一卷(梁何佟之) 喪服經傳義疏四卷(沈文阿) 喪服文句義疏十卷(陳皇侃) 喪服義十卷(陳謝嶠) 喪服義鈔三卷　右義疏六部三十卷

喪服要記一卷(王肅) 喪服要記一卷(蜀蔣琬) 喪服要記十卷(賀循) 喪服世行要記十卷(齊光祿大夫王逸) 喪服記十卷(王氏) 喪服古今集記三卷(齊太尉王儉) 喪服要記五卷(庾蔚之) 喪服正要二卷(孟詵) 喪服要集二卷(杜預) 喪服五要一卷(嚴氏撰) 喪服要畧一卷(晉博

士環齊喪服要畧二卷　喪服制要一卷徐氏　喪服義鈔三卷　喪服鈔三卷王隆伯　喪服變除一卷戴德　喪服變除一卷葛洪

長服加減一卷　右記要十八部五十八卷

喪服答要難一卷袁祈　駁喪服經傳一卷卜氏傳　喪服疑問一卷樊氏　喪服要問一卷　喪服問答目十三卷皇侃　喪服發題二卷沈文阿　論喪服決一卷　喪服極議一卷殷价　右問難八部二十一卷

喪服儀一卷晉衛瓘　新定喪禮一卷漢劉表　凶禮一卷晉廣殷相孔傳　陳雜儀注凶儀禮十三卷　凶儀一卷鄭珣瑜　雜凶禮四十二卷　梁皇帝崩凶儀十一卷　梁皇太子喪禮五卷　梁王侯以下凶禮九卷　士喪禮儀注十四卷　梁天子喪禮七卷　又五卷　梁大行皇帝皇后崩儀注一卷　梁太子妃薨凶儀注九卷　喪服假寧制三卷　梁諸侯世子卒凶儀注九卷　梁陳大行皇帝崩儀注八卷　陳皇太子妃薨儀注四卷　陳諸帝后崩儀注五卷　陳皇太后崩儀注四卷　唐葬王播儀一卷　北齊皇太后喪禮十卷　喪儀纂要九卷張戩　喪服治禮儀注九卷何胤　晉修復山陵故事五卷車灌撰　右儀注二十五部一百八十七卷

喪服譜一卷鄭元注　喪服譜一卷晉蔡謨撰　喪服譜一卷賀循　喪服譜一卷龐景昭　右譜四部四卷

喪服圖一卷王儉　喪服圖一卷賀遊　喪服圖一卷崔逸　喪服禮圖一卷　喪服君臣圖一卷　喪服圖一卷崔游　喪服天子諸侯圖一卷　右圖七部七卷

五服畧例一卷　喪禮五服七卷袁憲　五服制度一卷　五服圖張薦撰卷七　五服圖十卷仲子陵　五服志三卷　南齊五服制一卷　五服法纂三卷　五服年月勅一卷　右五服圖儀九部二十七卷

皇朝通志

讀禮通考一百二十卷徐乾學撰　以上見　文淵閣著錄

讀禮問一卷吳肅公撰　讀禮紀畧六卷附婚禮廣義一卷朱蓮祥撰　喪禮吾說篇十卷毛奇齡撰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儀注提要

通考

隋經籍志儀注之興由來久矣自君臣父子六親九族各有上下親疏之別養生送死弔恤賀慶則有進止威儀之數唐虞以上分之爲三在周因而爲五周官宗伯所掌吉凶賓軍嘉以佐王安邦國親萬民而太史執書以

協事之類是也是時典章皆具可履而行周衰諸侯削除其籍至秦又焚而去之漢興叔孫通定朝儀武帝時始祀汾陰后土成帝時初定南北之郊節文漸具後漢又使曹褒定漢儀是後相承世有制作然猶以舊章殘闕各遵所見彼此紛爭盈篇滿牘而後世多故事在通變或一時之制非長久之道載筆之士刪其大綱編於史志而或傷於淺近或失於未達不能盡其指要遺文餘事亦多散亡

叔孫通朝儀　本傳漢王已并天下諸侯共尊爲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爲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劒擊柱上患之通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請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緜蕞野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翦樹地爲纂位尊卑之次也）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七年長樂宮成行之　先公曰按史言通制禮大抵皆襲秦故少所改變其書後與律令同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臣民莫有見者夫天高地下而禮制行矣豈專爲尊君抑臣哉叔孫之制禮也不過度帝所能爲高帝之觀之也不過曰吾今知皇帝之貴而已夫豈知其出於人心天理之本然哉故書之錄也與律令同其藏也在理官然則非禮也刑禁之書而已

曹褒漢禮　本傳肅宗章和二年欲制定禮樂褒乃上疏請著成漢禮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羣僚拘牽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定乃下詔曰漢遭秦餘禮壞樂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觀省有知說者各盡所能褒乃復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拜褒侍中召元武司馬班固問改定禮制之宜固曰京師諸儒多能說禮宜廣招集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旁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召褒詣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昏吉凶終始制度以爲百五十篇寫以二尺四寸簡其年十二月奏上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會帝崩和帝卽位褒乃爲作章句帝遂以新禮二篇冠後太尉張酺

等奏褒擅制漢禮破亂聖術宜加刑誅帝雖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　致堂胡氏曰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而不述禮樂之制何也禮因人情爲之節文樂以象功故難立一成不變之制也殷因於夏周因於殷其或繼周者皆不免於有損有益夏質殷忠而周文其不可一也明矣雖然聖人必因事以明其義益其數可陳祝史有司之所能預也其義難知非仁且智則不能本人情而約之於中道也故或先王有之而不宜於今之世或古未之有而可以義起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曹褒之志蓋亦深見叔孫通之儀有未當者故憤然欲正之而章帝亦以是命之若請博徵名儒遲以年歲猶庶幾乎不大違戾有可行者而身當重任決以獨見纔數月間遽成百五十篇且又雜以讖記之文蓋不待見其書而可逆知其駁不純乎古之正禮矣一世大典旣鮮克留意者幸而有之其成就乃爾豈不惜哉　按三代之禮亡於秦繼秦者漢漢之禮書則前有叔孫通後有曹褒然通之禮雜秦儀褒之禮雜讖緯先儒所以議其不純也然自古禮旣亡今傳於世者惟周官儀禮戴記而其說未備鄭康成於三書皆有註後世之所欲明禮者每稽之鄭註以求經之意而鄭註則亦多雜讖緯及秦漢之禮以爲說則亦必本於通褒之書矣此三書者漢隋唐三史藝文志俱無其卷帙則其書久亡故後世無述焉然魏晉而後所用之禮必祖述此者也故摭二傳中所言二家著述之旨以爲儀注之首

漢舊儀四卷　衛敬仲撰隋志四卷今本止三卷

獨斷二卷　鼂氏曰漢左中郎將蔡邕纂雜記自古國家制度及漢朝故事王莽無髮蓋見於此公武得孫蜀州道夫本乃閣下所藏　陳氏曰言漢世制度禮文車服及諸帝世次而兼及前代禮樂舒台二郡皆有刋本向在莆田嘗錄李氏本大略與二本同而上下卷前後錯互因並見之

江都集禮一百四卷　崇文總目隋諸儒撰初煬帝以晉王爲揚州總管鎭江都令諸儒集周漢以來禮制因襲下逮江左先儒論議命潘徽爲之序凡一百二十卷今亡闕僅存一百四卷

開元禮一百五十卷　陳氏曰唐集賢院學士蕭嵩王仲邱等撰唐初有貞觀顯慶禮儀注不同而顯慶又出於許敬宗希旨傅會不足施用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嵒請刪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張說以爲禮記不可改易宜

折衷貞觀顯慶以爲唐禮乃詔徐堅李銳施敬本撰述蕭嵩王仲丘繼之書成唐五禮之文始備於是遂以設科取士新史禮樂志大略采摭著於篇然唐初已降凶禮於五禮之末至顯慶遂削去國恤一篇則敬宗諂諛諱惡鄙陋亡稽卒不正也

開元禮百問二篇　陳氏曰不著名氏以古今異制設爲問答凡百條

開元禮義鑑一百卷　崇文總目唐蕭嵩撰既定開元禮又以禮家名物繁夥更取歷代沿革隨文釋義與禮竝行

開元禮京兆義羅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據開元已有義鑑申衍其說今此又綱羅其遺墜云

開元禮類釋二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唐禮繁重故彙其名物粗爲申釋

大唐郊祀錄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禮院修撰王涇撰考次歷代郊廟沿革之制及其工歌祝號而圖其壇屋陟降之序貞元中上之

禮閣新儀三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修撰韋公肅撰錄開元以後禮文損益至元和十年其一卷爲目錄按館閣書目云卷數雖存而書不全又復差互重出今本不爾但目錄稍誤　南豐曾氏序曰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祕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史館及祕閣及臣書多復重其篇少者入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繆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著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續曲臺禮三十卷　陳氏曰唐太常博士太原王彥威撰元和十三年嘗獻曲臺新禮三十卷至長慶中又自元和之末次第編錄下及公卿士庶婚姻喪祭之禮并目錄爲三十卷通前爲六十一卷按此惟續書而亦無目錄前書則未之見也館閣書目亦無之

五禮精義十卷　崇文總目唐太常博士韋彤撰首載唐禮參引古義申釋其文

服飾圖三卷　鼂氏曰唐李德裕編其五十五事

咸鎬故事一卷　鼂氏曰唐韋愼微撰纂長安自元日至除夜朝廷慶賀事

崇豐二陵集禮　太常丞裴瑾封叔撰柳子厚序略曰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由是累聖山陵皆摭拾殘闕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自崇陵至於豐陵（德宗葬崇陵順宗葬豐陵）不能周歲司空杜公（杜黄裳）由太常相天下遴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瑾以太常丞隴西辛祕以博士用焉內之則攢塗祕器象物之宜（攢與菆同徂丸切殯也祕器作棺象物塗車芻靈之屬）外之則復土斥土因山之制（漢文紀張武為復土將軍謂穿壙下棺又惠帝紀斥土註斥開也謂開土地為冢壙又文帝贊因其山不起冢）上之則顧命典冊與文物以受方國下之則制服節文須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包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翦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闕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墜裴氏乃悉取所刊定及奏復於上辨列於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藏之於太常書閣君子以為愛禮而近古焉

五服志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據江都開元二禮參引先儒所論輕重之制蓋唐人所編次云

喪服加減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記服制增損文無倫次

開寶通禮二百卷　鼂氏曰皇朝劉温叟等撰開寶中詔温叟同李昉盧多遜扈蒙楊昭儉賈黄中和峴陳諤損益開元禮為之附益以國朝新制　朱子語錄曰開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略改動五禮新儀其間有難定者皆稱

御製以決之

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　崇文總目皇朝翰林學士盧多遜等撰多遜既定新禮復因開元禮義鑑增益為開寶通禮義纂一百卷上之詔與通禮並行

太常新禮四十卷　陳氏曰提舉編修賈昌朝子明等上景祐四年同知太常禮院浦城吳育春卿言本院所藏禮文故事未經刊修請擇官參定至慶歷四年始成凡通禮所存悉仍其舊襃其異者列之為一百二十篇編修官孫祖德李育張方平呂公綽曾公亮王洙孫瑜余靖刁約

太常因革禮　陳氏曰皇朝姚闢蘇洵撰嘉祐中歐陽修言禮書文書放軼請禮官編修六年用張洞奏以命闢洵至治平二年乃成　鴈湖李氏跋古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自後世以其書以開寶通禮爲本而以儀注例冊附見之且參以寶錄封禪記鹵簿記大樂記及他書經禮曲禮於是兩備張文定謂其事業不得舉而措之於天下獨新禮百篇今爲太常施用者此也

封禪記五十卷　鼂氏曰皇朝丁謂等撰大中祥符元年詔謂與李宗諤陳彭年以景德五年正月三日天書降於左承天門鴟吻之上迄十月泰山修封事迹儀注詔誥編次成書上之御製序冠之於首

祀汾陰記五十卷　鼂氏曰皇朝丁謂撰大中祥符三年八月降祀汾陰御札至明年春禮成四年詔謂與陳彭年事迹儀注踰二年成書上之

吉凶書儀二卷　鼂氏曰皇朝胡瑗翼之撰略依古禮而以今禮書疏儀式附之

天聖鹵簿記十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常山宋綬公垂撰始太祖朝鹵簿以繡易畫號繡衣鹵簿眞宗時王欽若爲記二卷闕於繪事弗可詳識綬與馮元孫奭受詔質正古義傳以新制車騎人物器服之品皆繪其首者名同飾異亦別出焉天聖六年十一月上之其考訂援證詳洽可稽

大饗明堂記二十卷　紀要二卷　陳氏曰宰相河汾文彥博寬夫等撰國朝開剏以來三歲親郊未嘗躬行大享之禮皇祐二年詔以季秋擇日有事於明堂而罷冬至郊祀直龍圖王洙言國家每歲大享止於南郊寓祭不合典禮古者明堂宗廟路寢同制今大慶殿卽路寢也九月親祀當於大慶殿行禮詔用其言禮成命彥博及次相宋庠參預高若訥編修爲記上親製序文已而彥博以簡牘繁多別爲記要首載聖訓欲以大慶爲明堂禮官之議適與聖意合云

元豐郊廟禮文三十卷　鼂氏曰皇朝楊完撰元豐初以郊廟禮文譌舛詔陳襄李淸臣王存黃履何洵直孫諤楊完就太常寺檢討歷代沿革以詔考其得失又命陸佃張璪詳定後以前後嘗進禮文獨令完編類五年成書奏御其書雖援據廣博而雜出衆手前後屢見繁猥爲甚云

閤門儀制十二卷　陳氏曰學士李淑等修定皆朝廷禮式也

政和五禮新儀二百四十卷　目錄五卷　陳氏曰議禮局官知樞密院鄭居中尚書白時中慕容彥逢學士强淵明等撰首卷祐陵御製序文次九卷御筆指揮次十卷御製冠禮餘二百二十卷局官所修也　石林葉氏曰國朝典禮初循用唐開元禮舊書一百五十卷太祖開寶初始命劉温叟盧多遜扈蒙三人補緝遺逸通以今事爲開寶通禮二百卷又義纂一百卷以發明其旨且依開元禮設科取士嘉祐初歐陽文忠公知太常禮院復請續編以姚闢蘇洵掌其事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議者病其太簡元豐中蘇子容復議以開寶通禮及近歲詳定禮文分有司儀注沿革爲三門爲元豐新禮不及行至大觀中始修之鄭達夫主其事然時無知禮舊人書成頗多牴牾後亦廢

政和五禮撮要十五卷　陳氏曰紹興中有范其姓者爲湖北漕取品官士庶冠昏喪祭爲一編刻板學宮不著名以武昌志考之爲漕者有范正國范寅秩不知其爲誰也

政和冠昏喪祭禮十五卷　陳氏曰紹興中南康黃灝商伯爲禮官請於政和五禮內掇取品官庶人禮摹印頒之郡縣從之其實即前十五卷書也

劉岳書儀　歐陽氏歸田錄曰岳書儀婚禮有女坐壻之馬鞍父母爲之合髻之禮不知用何經義據岳自序云以時之所尚者益之則是當時流俗之所爲爾岳當五代干戈之際禮樂廢壞之時不肯講求三王之制度苟取一時世俗所用吉凶儀式略整齊之固不足爲後世法矣然而後世猶不能行之今岳書儀十巳廢其七八其一二僅行於世者皆苟簡粗略不如本書就中轉失乖謬可爲大笑者坐鞍一事耳

温公書儀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前一卷爲表章書啟式餘則冠婚喪祭之禮詳焉　朱子語錄胡叔器問四先生禮晦庵先生曰二程與横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大概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温公本諸儀禮最爲適古今之宜

呂氏鄉約一卷　鄉儀一卷　陳氏曰呂大鈞和叔撰

高氏送終禮一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高閌抑撰

四家禮範五卷　陳氏曰張栻朱熹所集司馬程張呂氏諸書而建安劉珙刻於金陵

古今家祭禮二十卷　陳氏曰朱熹集通典會要所載以及唐本朝諸家祭禮皆在焉

朱文公家禮　朱子自序曰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務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　李氏曰先生居母祝令人憂居喪盡禮蓋自始死以至祥禫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共成一編命曰家禮既成爲一童行竊之以逃先生易簀其書始出今行於世然其間有與先生晚歲之論不合者故未嘗爲學者道之　楊氏曰愚按家禮一書今之士大夫家冠婚喪祭多所遵用然此書始成輒復失之先生未嘗再加審訂則世或未之知也初先生所定家鄉邦國王朝禮專以儀禮爲經及自述家禮則又通之以古今之宜故冠禮則多取司馬氏婚禮則參諸司馬氏程氏喪禮本之司馬氏後又以高氏之書爲最善及論祔遷則取横渠遺命治喪則以書儀踈略而用儀禮祭禮兼用司馬氏程氏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韓魏公所行者爲法若夫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寓愛禮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繫蓋諸書所未暇及而先生於此尤拳拳也惜其書既亡至先生既沒而後出先生不及再修爲一定之成儀以幸萬世而反爲未成之闕典愚嘗與朋友讀而病之於是竊取先生平日去取折衷之言有以發明家禮之意者若婚禮親迎用温公入門以後則從伊川之類是也有後來議論始定不必守家禮之舊儀者若祭禮祭始祖初祖而後不祭之類是也有超然獨得於心不用疏家穿鑿之說而默與鄭註本義契合若深衣之續衽鉤邊是也有用先儒舊義與經傳不同未見於後來之考訂議論者若喪服辟領婦人不杖之類是也凡若此者悉附於逐條之下以待朋友共相考訂庶幾粗有以見先生之意云

十書類編三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集十書者管氏弟子職曹昭女誡韓氏家祭式司馬温公居家雜儀呂氏鄉范氏義莊規高氏送終禮高登修學門庭朱氏重定鄉約社倉約束也雖不專爲禮而禮居多故附之於此

廟議一卷　陳氏曰吏部侍郎趙粹中撰進專爲太祖未正東鄉之位乃與董弅王普趙漢首議與一時討論本末上之時淳熙中也

服飾變古元錄三卷　陳氏曰唐翰林學士汝南袁郊之儀撰郊宰相滋之子唐志作一卷

考古圖十卷　鼂氏曰皇朝呂大臨與叔裒諸家所藏三代秦漢尊彝鼎敦之屬繪之於幅而辨論形制文字陳氏曰其書作於元祐七年所紀自御府之外凡三十六家所藏古器物皆圖而錄之

博古圖說十一卷　陳氏曰祕書郎昭武黃伯思長睿撰有序凡諸器五十九品其數五百二十七印章十七品其數二百四十五李丞相伯紀爲長睿志墓言所著古器說四百二十六篇悉載博古圖說考之固多出於伯思亦有不盡然者又其名物亦頗不同錢鑑二品至多此所載二錢二鑑而已博古不載印章而此印章最夥蓋長睿沒於政和八年其後修博古圖頗采用之

宣和博古圖三十卷　鼂氏曰皇朝王楚集三代秦漢彝器繪其形範辨其款識增多於呂氏考古十倍矣　陳氏曰宣和殿所藏古器物圖其形製而記名物錄其款識品有總說以與其凡而物物考訂則其目詳焉然亦不無牽合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政和宣和間朝廷置書局以數十計其荒陋而可笑者莫若博古圖予比得漢匜因取一冊讀之發書捧腹之餘聊識數事於此父癸匜之銘曰爵方父癸則爲說曰周之君臣其有癸號者惟齊之四世有癸公癸公之子曰哀公然則作是器也其在哀公之時歟故銘曰父癸者此也夫以十干爲號及稱父甲父丁父癸之類夏商皆然編圖者固知之矣獨於此器表爲周物且以爲癸公之子稱其父其可笑一也周義母匜之銘曰仲姞義母作則爲之說曰晉文公杜祁讓偪姞而已次之趙孟云母義子貴正謂杜祁則所謂仲姞者自名也義母者襄公謂杜祁也夫周世姞姓女多矣安知此爲偪姞杜祁但讓之在上豈可便爲母哉既言仲姞自名又以爲襄公爲杜祁所作然則爲誰之物哉其可笑二也漢注水匜之銘曰始建國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則爲之說曰漢初始元年十二月改爲建國此言元年正月者當是明年也按漢書王莽以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日竊即眞位遂以其日爲始建國元年安有明年卻稱元年之理其可笑三也楚姬盤之銘曰齊侯作

楚姬寶盤則爲之說曰楚與齊從親在齊湣王之時所謂齊侯則湣王也周末諸侯自王而稱侯以銘器尚知止乎禮義也夫齊楚之爲國各數百年豈必當湣王時從親乎且湣王在齊諸王中最爲驕暴嘗稱東帝豈有肯自稱侯之理其可笑四也漢梁山鋗之銘曰梁山銅造則爲之說曰梁山銅者紀其所貢之地梁孝王依山鼓鑄爲國之富則銅有自來矣夫卽山鑄錢乃吳王濞耳梁山自是山名屬馮翊夏陽縣於梁國何預焉其可笑五也觀此數說他可知矣又曰博古圖近復盡觀之其謬妄不可殫舉政宣間蔡京爲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春秋三傳眞束高閣故其所引用絕爲乖盾然至以周吁爲衞大夫高克爲衞文公將是此書局學士亦不曾讀毛詩矣可笑也

鍾鼎款識二十卷　鼂氏曰皇朝薛尚功編考古博古圖之類然尤爲詳備

中興禮書　中興藝文志中興禮書者淳熙中禮部太常寺編次中興以來所行之禮也其間如內禪慶壽之類亘古所無可謂盛矣　右儀注

明邱濬家禮儀節八卷　濬字仲深瓊山人景泰進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諡文莊　按濬是書本之世所傳文公家禮而稍參以當時之制然家禮出於後人附會實非朱子所作濬殆未之深考也

呂坤四禮翼四卷　四禮疑五卷　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歷進士累官刑部侍郎　坤四禮翼序略曰四禮者何人道之終始也翼四禮者何濟四禮之所未備也冠翼二前蒙養後成人昏翼二前女子後婦人喪翼二前侍疾後修墓祭翼二前事生後睦族凡六經之微言奧義講解難明不敢采輯惟以民閒之日用常行可以家喻而戶曉者析爲條目俾皆童而習之　朱軾曰寧陵呂叔簡先生論定四禮編輯蒙養至睦族凡八篇深情至理雖愚夫婦亦當悚然動曰此人心世道賴以維持豈特翼四禮已哉是書雖與六經並存可也

皇朝通志讀禮問一卷　吳肅公撰　按是書辨論禮家喪服之制意所未喻及俗禮之不合於古者雖斷以己見亦頗有可採焉

婚禮辨正一卷　喪禮吾說篇十卷　辨定祭禮通俗譜五卷　毛奇齡撰　按婚禮辨正一書論頗辨博多有

根據惟穿鑿處在所不免吾説篇則恃才譎辯妄肆攻擊奇齡説經固多立異此則其叛經之尤者通俗譜則取朱子家禮并各族祠堂禮酌以今制先為譜以備卷考斟酌變通辨析古俗存之以備一家之説可耳

儀禮節要二十卷 朱軾撰 按軾家居時嘗輯吉凶諸禮載之譜牒其後又博蒐三禮及唐宋議禮諸書著為家儀及後巡撫浙江乃增訂全書益以士相見鄉飲酒禮為十七卷而屬其門人王棻滋為圖三卷附刊行世其目冠禮一學義一婚禮二士相見一鄉飲酒一喪禮九祭禮二有黃利通為之序

謚法書目 國璽附

通志 周公謚法一卷 春秋謚法一卷 謚法三卷 劉熙 謚例十卷 特進中軍將軍沈約 魏晉謚議十三卷 何晏 謚法五卷 梁太府卿賀瑒

續今古謚法十四卷 唐王彥威 君臣謚議一卷 虞世南 謚議五卷 蘇洵 汝南君謚議二卷 見隋志 諱行錄一卷 見唐志

玉璽譜一卷 紀僧真 傳國璽十卷 姚察 玉璽正錄一卷 徐令言 國寶傳一卷 無名氏著秦玉璽相傳至肅宗時 秦傳玉璽譜一卷 謝朏 玉璽雜記一卷 嚴士元 續國璽記一卷 國璽傳一卷

續通志 明臣謚彙考二卷 明鮑應鼇撰 明謚紀彙編二十五卷 明郭良翰撰 以上見 文淵閣著錄

謚法通考十八卷 明王圻撰 明臣謚類鈔一卷 明鄭汝璧撰 按謚苑二卷 明宋睿樗撰 謚法纂十卷 明孫能傳撰 秦璽始末一卷 明沈德符撰 明

謚考三十八卷 明葉秉敬撰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謚法提要

通考 周公謚法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謚法始於周學者錄之因託以名篇 鼂氏曰其序曰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發建功於牧野及終將葬乃制謚計一百九十餘條七論隋志附論語類中今遷於此

春秋謚法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法差多於周公謚法 鼂氏曰與周公謚法相類而小有異同

謚例十卷 崇文總目宋沈約撰上采周秦下至晉宋君臣謚號而以周公謚法為本云

謚法四卷 崇文總目梁賀琛撰初約本周公之謚法至琛又分君臣美惡婦人之謚各以其類標其目曰舊謚者周公之謚法曰廣謚者約所撰也曰新謚者琛所增也鼂氏曰約撰凡七百九十四條琛又加婦人謚二百三十

八條

續古今謚法十四卷　崇文總目唐戶部郎中王彥威撰因舊謚品援集故事依沈約謚例記梁已來至唐得謚官稱姓名又以單複謚爲別

嘉祐謚法三卷　鼂氏曰皇朝蘇洵明允撰洵嘉祐中被詔編定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六家謚法於是講求六家外採今文尚書汲冢師春蔡邕獨斷凡古人論謚之書收其所長加以新意得一百六十八謚芟去者百九十有八又爲論四篇以敘去取之意

六家謚法　陳氏曰翰林學士判太常寺周沆等編六家者周公春秋廣謚沈約賀琛扈蒙也今按周公卽汲冢書之謚法解春秋卽杜預釋例所載也廣謚不著名氏沈約書一卷賀琛書四卷扈蒙書一卷皆祖述古法而增廣之琛字國寶山陰人梁尚書左丞蒙字日用幽州人國初翰林學士此書嘉祐末編集英宗初始上　鴈湖李氏跋六家謚法二十卷嘉祐中范忠文與老蘇公及姚闢等所修六年十月始奉詔刊定八年上之蘇公之意有所未盡又別爲謚法三卷謚錄三十五卷於是古今謚法始粲然大備

集謚總錄一卷　鼂氏曰皇朝孫緯撰凡一卷春明退朝錄嘗集類國朝謚幾二百人緯任宗正寺丞日因宋氏之舊纂元豐以後遂得三百餘人自宗室宰相以下分爲九等其序略云有爵位已高當得謚而未聞者若范質呂餘慶韓崇訓王博文姜遵王沔是也

政和修定謚法　陳氏曰禮制局詳議官蔡攸等承旨脩定全書八十卷大率祖六家之舊爲沿革統論一卷參照一十六卷看詳二十五卷增立十卷合而爲詳定六卷今惟脩定六卷存而以沿革繫之篇首按館閣書目亦闕參照二十六卷

鄭氏謚法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二卷序五篇中卷謚三等下卷後論四篇

樂書目　舞附

通志樂元起二卷漢桓譚　樂社大義十卷梁武帝　樂論三卷梁武帝　樂論一卷蕭吉　删注樂書九卷後魏信都芳　古今樂錄十二卷

(陳沙門智匠)樂雜書三卷　樂元一卷(魏信撰)　樂要一卷(何妥)　樂部一卷　樂略四卷(元殷)　樂律義四卷(沈重)　鍾律五卷(沈重)　鍾律義

一卷　樂論事二卷　樂府志十卷(蘇夔)　樂經三十卷(李元楚)　古今樂記八卷(李守眞)　樂書要錄十卷(唐武后)　新樂書十二卷

(張文收)　太樂令壁記三卷(劉貺)　歷代樂儀三十卷(徐景安)　教坊記一卷(崔令欽撰開元中雜伎始隸太常以不應典禮乃置教坊以處俳優)　聲律要訣十卷(唐田

琦)　樂府雜記一卷　大周正樂一百二十卷　樂苑五卷(陳游)　補亾樂書三卷(房庶)　樂儀十卷(李上交)　樂說五卷(和峴)　新纂樂

書三十卷(聶冠卿)　景祐大樂圖三十卷(聶冠卿)　大樂圖儀二卷(宋祁)　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　皇祐樂圖記三卷(阮逸胡瑗)　樂論

一卷(沈括)　樂府記一卷(李上交)　太常樂纂一卷　樂本書二十卷(宋朝王箴)　元祐新定樂法一卷(范鎮)　律管說一卷(阮逸)　顯德正樂

目一卷　樂書二十卷(劉昞)　隆韶導和集一卷(姚分立)　詩樂說三卷(吳良輔)　樂記三十六卷　大晟樂書十三卷　樂書五

卷(吳良輔)　樂演卦一卷　樂傳二卷　景祐大樂制度一卷　樂髓新經一卷　審樂要記一卷　樂府雜錄一卷(段安

節)　右樂書(五十四部五百七十五卷)

大樂雜歌辭三卷(晉荀勗)　大樂歌辭二卷(荀勗)　樂府歌詩十卷　新錄樂府集十一卷(謝靈運)　樂府歌辭八卷(隋岐州刺史鄭譯)

翟子樂府歌詩十卷　翟子三調相和歌辭五卷　周優人曲辭二卷　歷代歌六卷　和樂府古辭一卷(裴煜)　齊三

調雅辭五卷　三調相和歌辭五卷　奏鞞鐸舞曲二卷　陳郊廟歌辭三卷　樂府新歌十卷(秦王記室崔子發撰)　樂府新

歌二卷(秦王司馬殷首僧)　皇府三校歌詩十卷　魏燕樂歌辭七卷　晉燕樂歌辭十卷(荀勗)　宋太始祭高禖歌辭十一卷

右歌辭(二十部一百二十三卷)

樂府古題要解一卷(吳兢)　樂府古題解一卷(劉餗)　樂府詩目錄一卷(沈建)　樂府古今題解三卷(郗昂)　樂府解題一卷　樂府題

解十卷(劉次莊)　右題解(六部一十七卷)

樂簿十卷　齊朝曲簿一卷　隋總曲簿一卷　正聲伎雜等曲簿一卷　太常寺曲名一卷　太常寺曲簿十

一卷　歌曲名五卷　歷代樂名一卷　唐郊祀樂章譜二卷(張說王涇)　歷代曲名一卷　外國伎曲三卷　又一卷

樂府廣題一卷　太常大樂曲部并譜一卷　樂章記五卷　右曲簿(十五部四十五卷)

樂府聲調六卷(鄭譯)　樂府聲調三卷(鄭譯)　推七音二卷(并尺法)　聲律指歸一卷(元殷)　律呂五法圖一卷(蕭吉)　黃鍾律一卷　明堂

教習音律一卷　右聲調七部一十五卷

鐘磬志二卷公孫崇　鐘書六卷四庫書目　寶鐘釋文一卷任之奇　樂懸一卷隋藝文志　又樂懸圖一卷　右鐘磬五部十一卷

管絃記十卷凌秀　管絃記十二卷留進　琵琶譜一卷賀懷智　琵琶錄一卷段安節　當管七聲二卷魏僧撰　觱栗格三卷　胡笳錄一卷蔡文姬　集胡笳辭一卷劉商　胡笳調一卷蔡文姬　胡笳十八拍一卷　小胡笳十九拍一卷蔡翼纂　右管絃十一部三十四卷

歌舞式一卷　柘枝譜一卷　舞鑑圖三卷　採蓮舞譜一卷　右舞四部六卷

漢魏吳晉鼓吹曲四卷　鼓吹樂章一卷　羯鼓錄一卷南卓　衙鼓吹格一卷　右鼓吹四部七卷

琴操三卷晉廣陵相孔衍　琴操鈔二卷　琴操鈔一卷　琴譜四卷戴氏　琴經一卷　琴說一卷　琴歷頭簿一卷以上並隋志　琴譜二十一卷陳懷　琴敘譜九卷趙邪利　金風樂一卷唐明皇　無射商九調譜一卷蕭祐　琴書三卷趙惟陳　大唐正聲新徵琴譜十卷陳拙　廣陵止息譜一卷呂渭　廣陵止息譜一卷李良輔　東杓引譜一卷李約　琴雅略一卷齊嵩　琴調四卷陳康士　琴譜十三卷陳士　康離騷譜一卷　琴手勢譜一卷趙邪利　琴說一卷李勉　琴說一卷鄭文祐　三樂圖一卷世言榮啟期撰　雅樂均聲格一卷　正聲五弄譜一卷　琴箋一卷崔遵度　琴經一卷崔亮　琴訣一卷薛易簡　琴操引三卷　琴心三卷　琴義一卷劉籍　阮譜一卷　琴指圖一卷　進琴式一卷　璧阮指法一卷　琴傳七卷　隱韶集一卷　琴阮二弄譜一卷　阮咸譜一卷蘇逸撰　琴調十七卷　琴聲韻圖一卷　琴德譜一卷　沈氏琴書一卷　張淡正琴譜一卷　琴式圖一卷　三樂譜一卷　琴書正聲九卷　阮咸調弄二卷　阮咸金羽調一卷　降聖引譜一卷　阮咸譜二十卷　雅琴名錄一卷謝希逸　碧落子斷琴法一卷石汝礪　右琴五十四部一百六十八卷

續通志樂書二百卷宋陳暘撰　律呂新書二卷宋蔡元定撰　韶舞九成樂補一卷元余載撰　律呂成書二卷元劉瑾撰　苑洛志樂二十卷明韓邦奇撰　鐘律通考六卷明倪復撰　樂律全書四十二卷明朱載堉撰

皇朝通志〇〇〇御纂律呂正義五卷康熙五十二年聖祖仁皇帝御撰　御纂律呂正義後編一百二十卷乾隆十一年皇上御撰　古樂經傳五卷李光地撰　古樂書二卷應撝謙撰　聖諭樂本解說二卷毛奇齡撰　皇言定聲錄八卷毛奇齡撰此二書並因聖祖仁皇帝論樂聖諭推闡考證而作　樂律表微八卷胡彥昇撰　律呂新論二卷江永撰　律呂闡微十卷江永撰　以上見文淵閣著錄

續通志雅樂發微八卷明張敔撰　大樂律呂元聲六卷附律呂考注四卷明李文利撰　六樂說無卷數明劉濂撰　古樂經傳三卷明湛若水撰　樂律纂要一卷明季本撰　蔡氏律同二卷明蔡宗兗撰　樂律舉要一卷明韓邦奇撰　樂經元義八卷明劉濂撰　樂典三十六卷明黃佐撰

八音摘要二卷明汪浩然撰　律呂新書分註圖纂十三卷明許珍撰　簫韶考逸二卷明呂懷撰　律呂古義三卷明呂懷撰　律呂分解二卷

律呂發明二卷明孫應鼇撰　李氏樂書十九卷明李文察撰　雅樂考二十卷明韋煥撰　律呂正聲六十卷明王邦直撰　律呂正論四卷明朱載堉撰　律呂質疑辨惑無卷數明朱載堉撰　樂經以俟錄無卷數明瞿九思撰　律呂解註二卷明鄧文憲撰　樂經集註二卷明張鳳翔撰　大樂嘉成一卷明袁應兆撰　古樂義十二卷明邵儲撰

皇朝通志大成樂律一卷孔貞瑄撰　律呂新書衍義一卷呂夏音撰　鐘律陳數一卷顧陳序撰　樂經內編二十卷張宣猷撰　律呂新書註三卷周模撰　賡和錄二卷何夢瑤撰　易律通解八卷沈光邦撰　樂律古義二卷童能靈撰　大樂元音七卷潘士權撰　律呂新書箋義二卷附八音考畧一卷羅登選撰　音律節畧考一卷潘繼善撰　黃鐘通韻二卷都四德撰　樂原無卷數舊本題嚚嚚子撰　律呂纂要二卷不著撰人名氏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通志舞志十二卷明張敉撰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續通志琴史六卷宋朱長文撰　琴譜十六卷元熊朋來撰　松絃館琴譜二卷明嚴澂撰

皇朝通志琴旨二卷王坦撰　以上見　文淵閣著錄

續通志琴瑟譜三卷明汪浩然撰　琴譜正傳六卷舊題明宋仕校正楊嘉森編　琴譜大全十卷明楊表正撰　文會堂琴譜六卷明胡文煥撰　理性元十六卷明張廷玉撰　青蓮舫琴雅四卷明林有麟編　伯牙心法一卷明楊掄撰　太古遺音無卷數明楊掄撰

皇朝通志操縵錄十卷胡世安撰　溪山琴況一卷徐谼撰　琴學心聲二卷莊臻鳳撰　琴談二卷程允基撰　琴學內編一卷外編一卷曹庭保漢南曲入聲客問一卷毛先舒撰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樂提要

通考西漢藝文志自黃帝下至三代樂各有名周衰禮樂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

入竇公（師古曰桓譚新論云竇公年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奇之問曰何因至此對曰臣年十三失明父母哀其不及衆技教鼓琴臣導引無所服餌）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遠其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寖以益微　晁氏曰古之爲國者先治身故以禮樂之用爲本後世爲國者先治人故以禮樂之用爲末先王欲明德於天下深推其本必先脩身而脩身之要在乎正心誠意故禮以制其外樂以養其內內之不貞之心無自而萌外之不義之事無由而蹈一身既脩而天下治矣是以禮樂之用不可須臾離矣後世則不然設法造令務以整治天下自適其暴戾恣睢之心謂躬行率人爲迂闊不可用若海內平定好名之主然後取禮之威儀樂之節奏以文飾其治而已則其所謂禮樂者實何益於治亂成敗之數故曰後世爲國者先治人以禮樂之用爲末雖然禮文在外爲易見歷代猶不能廢至於樂之用在內微密要眇非常情所能知故自漢以來指樂爲虛器雜以鄭衛夷狄之音雖或用於一時旋即放失無復存者況其書哉　陳氏曰劉歆班固雖以禮樂蓍之六藝略要皆非孔氏之舊也然三禮至今行於世猶是先漢舊傳而所謂樂六家者影響不復存矣竇公之大司樂章既已見於周禮河間獻王之樂記亦已錄於小戴則古樂已不復有書而前志相承迺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之類以充樂類與聖經並列不亦悖乎晚得鄭子敬氏書目獨不然其爲說曰儀註編年各自爲類不得附於禮春秋則後之樂書固不得列於六藝今從之而著於子錄雜藝之前　按古者詩書禮樂皆所以垂世立教故班史著之六藝以爲經籍之首流傳至於後世雖有是四者而俱不可言經矣故自唐有四庫之目而後世之所謂書者入史門所謂詩者入集門獨禮樂則俱以爲經於是以歷代典章儀註等書廁之大典儀禮之後歷代樂府教坊諸書廁之樂記司樂之後猥雜殊甚陳氏之言善矣然樂者國家之大典古人以與禮並稱而陳氏書錄則置之諸子之後而儕之於技藝之間又太不倫矣雖後世之樂不可以擬古然既以樂名書則非止於技藝之末而已況先儒釋經之書其反理詭道爲前賢所擯斥者亦沿經之名得以入於經類豈後世之樂書盡不足與言樂乎故今所敘錄雖不敢如前志相承以之擬經而以與儀註讖緯並列於經

續通考宋史藝文志樂類一百十一部一千七卷

遼金元三史不立藝文志散見各紀傳中

明史藝文志樂類五十四部四百八十七卷　吳澄曰經出於漢而樂獨亡其書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誦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　焦竑曰漢志以禮樂著之六藝皆非孔氏之舊也然今所傳三禮爲漢遺書而樂六家不可復覩矣竇公大司樂章既見於周禮河間獻王之樂記亦錄於小戴則古樂不復有書而諸史相沿至取樂府教坊琵琶羯鼓之類以充樂部而欲與聖經埒可乎雖然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儒者覩禮樂崩壞痛爲惋惜不知賈人之鐸諧黃鍾之律庖丁之刀中桑林之舞牧童之吹葉閨婦之鳴砧悉暗與音會樂固未嘗亡也宋李照胡瑗改鑄鐘磬冀還之古蜀人房庶蓋深非之謂上古氣與聲樸後世稍稍更易而其意自存金石鐘磬也易爲方響絲竹琴瑟也易爲箏笛匏笙也易之以木塤土也變而爲甌擊鼓而爲革貫板而爲木於用亦甚適已第令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其淫濫靡曼而一歸雅正非識禮樂之情者不能也　朱彝尊曰周官成均之法所以敎國子樂德樂語樂舞三者而已樂德則舜典命夔敎胄子數言已括其要樂語則三百篇可被弦歌者是樂舞則鏗鏘鼓舞之節不可以爲經大約存其綱領然則大司樂一章卽樂經可知樂記如冠禮有義喪服有傳卽謂于今具存可也

通考樂府雜錄一卷　崇文總目唐段安節撰其事蕪駁不倫　晁氏曰記唐開國以來雅鄭之樂並其事始末

歷代樂儀　崇文總目唐協律郞徐景安撰總序律呂起周漢訖於唐著唐樂章差爲詳悉

大樂令壁記　崇文總目唐協律郞劉貺撰分樂元正樂四夷樂合三篇

古樂府樂府古題要解共十二卷　崇文總目唐吳兢撰釋古樂曲所以名篇之意　晁氏曰兢纂采漢魏以來古樂府詞凡十卷又於傳記及諸家文集中采樂府所起本義以釋解古題云

樂府解題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與吳兢所撰樂府古題　同以江南曲爲首其後所解差異

玉臺新錄十卷　晁氏曰陳徐陵纂唐李康成云昔陵在梁世父子俱事東朝特見優遇時承華好文雅尚宮體故

采西漢以來詞人所著樂府艷詩以備諷覽且爲之序

玉臺後集十卷　鼂氏曰唐李康成采梁蕭子範迄唐張赴二百九人所著樂府歌詩六百七十首以續陵編序謂名登前集者今並不錄唯庾信徐陵仕周陳旣爲異代理不可遺云後村劉氏曰鄭左司子敬家有玉臺後集天寶間李康成所撰自陳後主隋煬帝江總庾信沈宋王楊盧駱而下二百九人詩六百七十首彙爲十卷與前集皆徐陵所遺落者往往其時諸人之集尚存其中多有佳句

樂府古今解題　崇文總目唐郗昂撰或云王昌齡撰未詳孰是舊云古今樂府解題又云古題所載曲名與吳兢所撰樂府解題頗異復有唐李百藥詞今定爲樂府古今解題

聲律要訣十卷　崇文總目唐田琦撰推本律呂及制管定音之法文雖近俗而於樂理尤詣焉　鼂氏曰唐上黨郡司馬田琦撰序謂一切樂器依律呂之聲皆須本月眞響若但執累黍之文則律呂陰陽不復諧矣故撮經史參校短長爲此書云

羯鼓錄一卷　崇文總目唐南卓撰羯鼓夷樂與都曇答鼓皆列於九部至唐開元中始盛行於世卓所記多開元天寶時曲云

琴操三卷　崇文總目晉廣陵相孔衍撰述詩曲之所從總五十九章　陳氏曰止一卷不著名氏中興書目云晉廣陵守孔衍以琴調周詩五篇古操引共五十篇述所以命題之意今周詩篇同而操引財二十一篇似非全書也

琴譜三均手訣　崇文總目宋謝莊撰敘唐虞至宋世善琴者姓名及古曲名言琴通三均謂黃鍾中呂無射

琴譜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陳康士撰按康士作琴曲一百章譜十三卷宮調二十章商調十章角調五章徵調七章琴調五章黃鍾十章離憂七章沉湘七章側蜀七章緩角七章玉女五章其譜散亡今書舊目有琴調六卷琴譜一卷殘缺無首尾所裁乃楚角宮黃鍾側蜀琴調數篇餘皆亡

爲序以述其能康士譜今別行
琴調四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撰楚調五章黃鍾調二十章側蜀瑟調皆一章
離騷譜一卷　崇文總目陳康士撰依離騷以次聲
廣陵止息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呂渭撰晉中散大夫嵇康作琴調廣陵散說者以魏氏散亡自廣陵始晉雖縈
興終止息於此康避魏晉之禍託之於鬼神河東司戶參軍李良輔云袁孝巳竊聽而寫其聲後絕其傳良輔
傳之於洛陽僧思古傳於長安張老遂著此譜總二十三拍至渭又增爲三十六拍
東杓引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協律郎李約撰約患琴家無角聲乃造東杓引七拍有麟聲繹聲以備五音
琴聲律圖一卷　崇文總目唐恭陵署令王大力承詔撰國琴制度以六十律旋宮之法次其上前序歷引諸家
律呂相生之術
琴德譜一卷　崇文總目唐因寺僧道英撰述吳蜀異音及辨析指法道英與趙邢利同時蓋從邢利所授
沈氏琴書一卷　崇文總目沈氏撰不著名首載嵇中散四弄題趙師法撰次有悲風三峽流泉淥水昭君下舞
閒弦并胡笳四弄題盛通師撰蓋諸家曲譜沈氏集之
小胡笳子十九拍一卷　崇文總目僞唐蔡翼撰琴曲有大小胡笳人胡笳十八拍沈遼集世名沈家聲小胡笳又
有契聲一拍共十九拍謂之祝家聲祝氏不詳何人所載乃小胡笳子
琴書正聲九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集游春淥水幽居坐愁思秋思楚明光易水鳳歸林接輿白雪凡十
數譜
琴譜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雜錄琴譜大小數曲其前一大曲亡其名舊本或云李翺用指法與諸琴
法無異而云翺者豈其所傳歟
阮咸金羽調一卷　降聖引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載降聖引一編譜一首不詳何代之曲
阮咸譜二十卷　阮咸曲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有宮商角徵無射宮無射商金羽碧玉淒涼黃鍾

調凡十篇總十二卷

周優人曲辭二卷　崇文總目周吏部侍郎趙上交翰林學士李昉諫議大夫劉濤司勳郎中馮古纂錄燕樂優人曲辭

景祐大樂圖二十卷　崇文總目皇朝司封員外郎集賢校理聶冠卿撰景祐二年大樂署以律準考定雅樂獻之上召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李照問鍾律大要照請用黍尺求聲遂命照制新樂冠卿討論故事據經義多所損益以御制樂曲及鍾律議說制器之法與古今樂器圖象之異為書一百二十六篇上之

大樂圖義二卷　崇文總目皇朝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撰受詔考試太常樂工因集古樂鍾律器用之說上列為圖從釋其義并今樂署闕典所當釐補者更為雜論七篇奏之

皇祐樂記三卷　鼂氏曰皇朝胡瑗等撰皇祐二年下詔曰國初循用王朴樂太祖患其聲高令和峴減下一律然猶未全命瑗同阮逸等二十餘人再定四年樂成奏之上御紫宸殿觀焉此其說也　陳氏曰阮逸胡瑗撰凡十二篇首載詔旨次及律度量衡鐘磬鼓鼎鸞刀圖其形製刊校頒之天下虎邱寺有本當時所頒藏之名山者也其末志頒降歲月實皇祐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用蘇川觀察使印長貳押字余平生每見承平故物未嘗不起敬因錄藏之一切依元本摹寫不少異

景祐廣樂記　陳氏曰翰林侍講學士馮元等撰闕八卷景祐元年判太常寺燕肅建言鍾律不調欲以王朴律準更加考詳詔宋祁與集賢校理李照共領其事詔言朴律太高比古樂約高五律遂欲改大樂制管鑄鐘并引校理聶冠卿為檢討官又詔元等修撰樂書為一代之典三年七月書成然未幾照樂廢不用

補亡樂書三卷　大樂演義三卷　鼂氏曰皇朝房庶撰古律既亡後世議樂者縱黍為之則尺長律管容黍為有餘王朴是也橫黍為之則尺短律管容黍為不足胡瑗是也故庶欲造以一千二百黍納之律管中黍盡乃得九十分為黃鍾之長其說大要以律生尺耳范蜀公本之以製雅樂　石林葉氏曰元祐中昭陵命胡瑗阮逸更造新樂將成宋景文得蜀人房庶所作樂書補亡三卷上之以為知樂庶自言嘗得古文漢書律歷志言其度起於

黃鍾之長用子穀秬黍中者一黍字下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乃與下文之實字相接而人不悟故歷世皆以累黍爲尺當如漢志以秬黍中者千二百實管中爲九十分以定黃鍾之長而加一分以爲尺則漢志所謂一爲一分者黃鍾九十分之一而非一黍之一也又言樂有五音今無正徵音國家以火德王而亡本音尤非是范景仁力主其說時方用累黍尺故庶但報聞罷崇甯中更定大晟樂始申景仁之說而增徵音然漢書卒未嘗補其脫字蓋不知庶之所自本也　陳氏曰庶說惟范鎮是之時胡瑗阮逸制樂已有定議遂格不行元豐四年庶子審權作演義以述父之意其後元祐初范蜀公自爲新樂奏之於朝蓋用其說云

范蜀公樂書一卷　鼂氏曰景仁論樂宗房庶潛心四十餘年出私財鑄樂器元祐中上之

五音會元圖　鼂氏曰未知何人撰謂樂各有譜但取鞸栗譜爲圖以七音十二律使俗易見

樂書二百卷　陳氏曰祕書省正字三山陳暘撰建中靖國初進之爲禮書陳祥道其兄也其書雅俗胡部音器歌舞下及優伶雜戲無不備載博則博矣未免於穢蕪也暘紹聖初制科終禮部侍郎楊誠齋序曰其書遠自唐虞三代近逮漢唐本朝下逮子史百氏內自王制外逮戎索網羅放失貫綜煩悉放鄭而一之雅引今而復之古使人味其論玩其圖忽乎先王金鐘天球之音粲乎前代鷺羽玉戚之容後有作者不必求之於野證之於杞宋而損益可知焉

大晟樂書二十卷　雅樂圖譜　陳氏曰大中大夫開封劉炳子蒙撰大晟者本方士魏漢津妄出新意以裕陵指節定尺律傅會身爲度之說炳爲大司樂精爲緣飾又有圖譜一卷

隆韶道百和集一卷　陳氏曰保義郎大晟府按協律姚公立撰以律呂節氣陰陽爲說凡四十九條

樂府詩集一百卷　鼂氏曰皇朝郭茂倩編次取古今樂府分十二門郊廟歌辭十二燕射歌辭三鼓吹曲辭五橫吹曲辭五相和歌辭十八清商曲辭八舞曲歌辭五琴曲歌辭四雜曲歌辭十八近代曲辭四雜謠歌辭七雜樂府詞十一通爲百卷包括傳記辭曲略無遺軼

大胡笳十九拍一卷　陳氏曰題隴西董庭蘭撰連劉商辭又云祝家聲沈家譜不可曉也

律呂新書二卷　中興藝文志曰蔡元定季通撰其法以律生尺如房庶范鎮之論亦祖兩漢志蔡邕說及我朝程子張子又主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以九分爲寸　朱子序曰南狩今六十年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爲意者吾友蔡君季通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巨細不損積之累年乃若冥契著書兩卷凡若干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爲牽合附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考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數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志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考其間雖或有得於此者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紛拏無復定論抑季通之爲此書詞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思睡固無由了其歸趣獨以予之頑頓不敏乃能熟復數過而僅得其旨意之彷彿季通亦許予能知己故屬以序而不得辭焉

樂舞新書　中興藝文志吳仁傑撰論關雎者二論風雅頌者九論笙鏞雅頌者二論大雅小雅者一論二南者二論雜者九凡二十五篇

續通考明張敉舞志十二卷　朱載堉曰舞有文武文用羽籥武用干戚是也周禮舞大夏郎文舞秉翟尾以爲容故謂之夏禹貢徐州厥貢羽畎夏翟翟雉屬爾雅釋鳥蓋有九雉名一曰鷸二曰鷂三曰鷮四曰鳪五曰鷩六曰海雉七曰山雉八曰鶾雉九曰鵫雉雉絕有力曰奮五彩成章曰翬南方曰𪇆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此四方雉名也夫雉身有文章性又耿介故先王貴之其用不一用於五玉三帛之屬貴其性也用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之屬貴其文也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書曰舞干羽于兩階此之謂歟夫雲門咸池五英六莖若大章韶濩象尚武則皆文舞蓋進退揖讓以爲儀周折規矩以爲節手舞足蹈以爲態使人興感於至德也而先儒之或者因詩有植其鷺羽之說遂云用鷺因易有鴻羽爲儀之說遂云用鴻不知易象所喻變風所指並非文舞之正例也

用之或用彩繒之幟或用彩羽之旌或用白羽之翿或用紅纓之旄隨時引舞所持以別文武二舞[illegible]已武用干戚何也干戚禮器也干與兵器之盾不同兵器之盾以革飾之者致其用也禮器之干以漆飾之者昭其象也戚與兵器之鉞不同兵器之鉞以鐵爲之者取其利也禮器之戚以木爲之者取其義也夫干者君子所以爲衛也戚者君子所以爲斷也周禮大司樂之屬有司干者所掌舞器即所謂干戚也朱干玉戚以象武功故有執干而舞仗戚而舞韎之隸師旄人先王制器尚象有精意有儀文張敉是書首制度次舞名次舞容次舞節所以昭文德象武功者於斯略見

黃佐樂典三十六卷　佐字才伯號泰泉香山人正德進士官至少詹事事蹟具明史文苑傳　按佐樂典凡五種樂均十二卷樂義九卷大司樂義三卷樂記解十一卷末一卷爲詩樂

韓邦奇苑洛志樂二十卷　黃虞稷曰邦奇殫精四十年而成是書門人滻關張大猷爲之編次刊行　黃宗羲曰邦奇著述之大者爲志樂一書始鋟之日有九鶴舞于庭傳其術者爲楊椒山手製十二律管吹之而其聲合今不可得其詳然聲氣之元在黃鍾之長短空圍而又不能無疑邦奇依律呂新書註中算法黃鍾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十一分用圓田術三分益一得一十二以開方法除之得三分四釐六毫强爲寔徑之數不盡二毫八絲四忽以徑求積自相乘得一十分九釐九毫一絲六忽加入開方不盡之數得一十二分以管長九十分乘之得一千八十分爲方積之數四分取三爲圓積八百一十分蓋蔡季通以管長九寸爲九十分故以面積九分乘之得八百一十分其實用九無用十之理凡度長短之言十者皆分九爲十以便算也今三吳程路尙以九計可知矣則黃鍾長九寸者八十一分以面積九分乘之黃鍾之積七百二十九分也

劉濂樂經元義八卷　濂字濬伯南宮人正德進士由杞縣知縣擢監察御史　樂律志曰濂謂三百之詩以詞意寓於聲音以聲音附之詞意讀之則爲言歌之則爲曲被之金石管絃則爲樂樂經不闕三百篇皆樂經也因擬三百篇爲宮商二調定樂器之品爲宮商角徵羽具六律旋宮之法爲陽爲陰成尺量之法爲累黍容黍以夷則無射爲二變調與古今諸儒之說頗異

李文利大樂律呂元聲六卷附律呂考注四卷　文利字乾遂號兩山莆田人成化舉人官思南府儒學教授　按文利本之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並呂氏春秋謂黃帝命伶倫取竹制律闕三寸九分而吹之爲黃鍾之宮曰含少因而詳加考證正司馬遷九寸之誤而作其凡前知廬江縣李元校補之嘉靖三年其門人四川巡撫范承鑾進其書於朝王廷相韓邦奇皆精心樂律者不以其說爲然詳見樂考

李文察李氏樂書十九卷　文察字廷謙平和人嘉靖時官同知遼州事上書進郊廟大禮召爲太常典簿　黃虞稷曰嘉靖十七年五月文察同知遼州進其書於朝時議謂其于樂理樂聲多前人所未發且于人聲中考定五音以爲制律候氣之本法似徑捷深合虞書依永和聲之旨請令文察與太常知音律者選能歌舞生百餘人協同肄習詔授文察太常寺典簿並同肄業　按福建通志文察好古明經會得樂書遂審聲候氣洞悉音律以著諸篇今攷其書凡古樂筌蹄九卷律呂新書補注一卷青宮樂調三卷典樂要論三卷樂記補說一卷四聖圖解二卷大旨本史記律書與周官大司樂職文而自爲之說

朱載堉樂律全書四十卷　律呂正論四卷　律呂質疑　載堉鄭恭王厚烷之世子　按載堉爲何塘外孫承文定之緒論所作樂律全書凡十一種律呂精義內外篇各十卷律學新說四卷鄉飲樂譜六卷其樂學新說算學新說操縵古樂譜旋宮合樂譜六代小舞譜二佾綴兆圖零星小舞譜七種則皆不分卷至律呂正論乃其草創之本而律呂質疑辨惑則與律呂精義互相闡發者也

張鳳翔樂經集註二卷　陸元輔曰鳳翔就周官大司樂以下諸官而爲之注末以小戴禮樂記諸篇附焉

皇朝通考〇〇〇御定律呂正義五卷　按康熙五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御撰律歷淵源此其第二部也凡分三編上編二卷曰正律審音以定尺考度推求律本下編二卷曰和聲定樂以明因律制器并圖說之同異續編一卷曰協均度曲則取西洋聲律節奏而以古法證之　御纂律呂正義後編一百二十卷　乾隆十一年和碩莊親王允祿和碩履親王允祹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勅纂　皇上御製序　按是編凡分十類曰祭祀樂曰朝會樂曰宴饗樂曰導迎樂曰行幸樂曰樂器考曰樂制考曰樂章考曰度量權衡考曰

古樂經傳五卷　李光地撰　按是書首樂經即周官大司樂章而注之是爲古樂經次樂記即小戴禮之樂記注之次附樂經即易書詩周禮儀禮之言樂者注之次附樂記一聲律篇取禮記左傳國語管子呂氏春秋淮南子史記漢書後漢書通典文獻通考及宋儒之言樂者注之次樂教篇取孟子禮記之言注之次樂用篇取孟子禮記左傳之言注之而附以樂論三篇皆考核精詳議論確當

聖諭樂本解說二卷　皇言定聲錄八卷　竟山樂錄四卷　毛奇齡撰　按前二種奇齡嘗於康熙三十八年繕錄恭進其後一種則奇齡所自作而記其父鏡所傳鏡字竟山故題曰竟山樂錄

李氏學樂錄二卷　李塨撰　按塨嘗問樂五音七聲十二律以器色相配之說於毛奇齡因手錄之附宮調圖七調全圖十二律旋相爲宮隔八相生七聲旋宮相生諸圖而皆爲之論說主於四上尺工六五字圓轉爲用於黃鐘律本之義一無發明存之以備參考

賡和錄二卷　何夢瑤撰夢瑤字報之南海人雍正庚戌進士　按是書恭錄　聖祖仁皇帝律呂正義爲述要上下卷末附所纂蔡氏律呂新書訓釋曹庭棟琴學纂要二篇諸家論琴律皆云一絃爲宮蔡曹二書亦仍舊說

律呂新論二卷　律呂闡微十卷　江永撰　按新論上卷分九篇下卷分七篇大旨本京房造均以弦求聲之意故以琴音立說不知管音弦音生聲取律稍有不同故不免於牽合闡微十卷首錄　聖祖仁皇帝論樂五條爲　皇言定聲一卷然於五線六名八形號三遲速之類多不能解其書中大旨多原本於鄭世子樂書惟方圓周徑用密率起算則不能盡合云

琴旨二卷　王坦撰坦字吉途江南通州人　按是書奉　御定律呂正義爲宗而反覆推求精思闡發論琴音之律呂而獨得其宗旨故附之於樂不以之入藝術類焉

上海文瀾書局石印

吳縣汪鍾霖甘卿甫纂校

藝文 經類七 孝經 論語 孟子 四書 經解 讖緯

孝經書目

通志古文孝經一卷孔安國傳梁末亾逸今疑非古本 古文孝經旨解一卷司馬溫公 右古文二部二卷

孝經一卷鄭氏注 孝經一卷王肅 孝經一卷劉邵 孝經一卷韋昭 孝經一卷孫熙 孝經一卷蘇林 孝經一卷謝万 孝經一卷虞盤佐 孝經一卷孔光 孝經一卷殷仲文 孝經一卷殷叔道 孝經一卷釋慧琳 孝經一卷唐明皇 孝經一卷袁克己 孝經一卷尹知章 孝經一卷王元感 孝經嘿注一卷徐整 集議孝經一卷荀昶 集議孝經一卷晉東陽太守袁敬仲 孝經集解一卷 右注解二十部二十卷

孝經義疏十八卷梁武帝 孝經義疏一卷趙景韶 孝經義疏三卷皇侃 孝經講疏六卷徐孝克 孝經義一卷 古文孝經述義五卷劉炫 孝經義一卷梁揚州文學從事太史叔明 孝經敬愛義一卷蕭子顯 孝經私記四卷 孝經私記二卷周弘正 宋大明中皇太子講義疏二卷何約之 孝經發題四卷太史叔明 孝經新義十卷任希古 御注孝經二卷元行冲 孝經疏五卷賈公彥 孝經指要一卷李嗣真 孝經義疏孔穎達卷亾 孝經正義三卷宋朝邢昺 孝經簡疏一卷張崇文 孝經疏一卷蘇彬 孝經講疏一卷任希古 右義疏二十一部七十二卷

孝經釋文一卷陸德明 右音一部一卷

演孝經十二卷張士儒 廣孝經十卷徐浩 國語孝經一卷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國人

續通志孝經刊誤一卷宋朱子撰 孝經大義一卷元董鼎撰 孝經定本一卷元吳澄撰 孝經述註一卷明項霦撰 孝經集傳四卷明黃道周撰

以上見 文淵閣著錄

孝經本旨一卷宋黃幹撰 孝經句解一卷元朱申撰 孝經外傳二十二卷元江直方撰 孝經正誤一卷附錄一卷明潘府撰 孝經宗旨一卷明羅汝芳撰 孝經疑問一卷明姚舜牧撰 孝經集講一卷原本題明熊兆集講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皇朝通志御注孝經一卷順治十三年世祖章皇帝御撰 御纂孝經集註一卷雍正五年世宗憲皇帝御撰 孝經問一卷毛奇齡撰

以上見 文淵閣著錄

文瀾書局石印

孝經註義一卷魏裔介撰　孝經集解一卷蔣永修撰　讀孝經四卷應是撰　孝經類解十八卷吳之騄撰　孝經正文一卷內傳一卷外傳三卷李之素撰　孝經詳說二卷冉覲祖撰　孝經一卷宋軾注　孝經三本管窺一卷吳遂元撰　孝經集解一卷張星徽撰　孝經章句一卷任啟運撰　孝經通義一卷華玉淳撰　孝經本義一卷姜兆錫撰　孝經通釋十卷曹廷棟撰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孝經提要

通考漢藝文志曰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父文字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讀皆異　隋經籍志曰孔子既敘六經題目不同指意差別恐斯道離散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明其枝流雖分本萌於孝者也遭秦焚書爲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而長孫氏博士江翁少府后倉諫議大夫翼奉安昌侯張禹皆名其學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而長孫有閨門一章其餘經文大較相似篇簡闕解又有衍出三章并前合爲二十二章孔安國爲之傳至劉向典校經籍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鄭眾馬融並爲之註又有鄭氏註相傳或云鄭元其立義與元所註餘書不同故疑之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安國之本亡於梁亂陳及周齊唯傳鄭氏至隋秘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孔傳送至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議疏講於人間漸聞朝廷後遂著令與鄭氏並立又云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夷言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　宋三朝藝文志曰古文孝經世不傳歷晉至唐所行唯鄭氏者世以爲鄭元唐開元中史官劉子元證其非鄭元者十有二諸儒非子元之說天寶中元宗自註元行沖造疏授學官凡今儒者傳習焉五代以來孔鄭二註皆亡周顯德末新羅獻別序孝經即鄭註者皇朝咸平中令祭酒邢昺取行沖疏刪定正義行焉

古文孝經一卷　崇文總目漢侍中孔安國註班固藝文志有孝經古文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本出屋壁中前世與鄭康成註並行今孔註不存而隸古文與章數存焉

鄭康成註孝經一卷　崇文總目先儒多疑其書惟晉荀昶集解以此註爲優請與孔註並行詔可今太學所立

德明釋文與此相應五代兵興中原久逸其書咸平中日本僧以此書來獻議藏祕府　陳氏曰世傳秦火之後
河間人顏芝得孝經藏之以獻河間王今十八章是也相承云康成作註而鄭志目錄不載故先儒並疑之古文
有孔安國傳不行於世劉炫爲作稽疑一篇序所謂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者也及唐開元中詔議
孔鄭二家劉知幾以爲宜行孔廢鄭諸儒非之卒行鄭學按三朝志五代以來孔鄭註皆亡周顯德中新羅獻別
序孝經卽鄭註者而崇文總目以爲咸平中日本僧奝然所獻未詳孰是世少有其本乾道中熊克子復然袁樞
機仲得之刻於京口學宮而孔傳不可復見

唐明皇孝經註一卷　崇文總目取王肅劉劭虞翻韋昭劉炫陸澄六家之說參倣孔鄭舊義今行於大學　晁氏
曰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信斯言也則孝經乃孔子自著者也今其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則非孔
子所著明矣詳其文書當是曾子弟子所爲書柳宗元謂論語載弟子必以字然曾參不然蓋曾氏之徒樂正子
春子思相與爲之耳余於孝經亦云　陳氏曰今世所行本也始刻石太學御八分書末有祭酒李齊古所上表
及答詔且具宰相等名銜蹇天寶四載號爲石臺孝經乾道中蔡洸知鎭江以其本授敎授沈必豫熊克使刻石
學宮云歐陽公集古錄無之豈偶未之見耶家有此刻爲四大軸以爲書閣之鎭按唐志作孝經制旨

元行沖孝經疏　崇文總目明皇旣作註故行沖奉詔作疏

孝經正義三卷　崇文總目皇朝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撰初世傳行沖疏外餘家尙多皆猥俗褊陋不足行遠咸
平中詔昺及杜鎬等集諸儒之說而增損焉

司馬君實古文孝經指解一卷　自序先儒皆以爲孔氏避秦禁而藏書愚竊疑其不然何則秦世科斗之書廢絕
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乃出蓋始藏
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眞與夫他國之人轉相傳授歷世疏遠者誠不侔矣且孝經與尙書俱出壁中今人皆知
尙書之眞而疑孝經之僞是何異信膾之可啗而疑炙之不可食也　晁氏曰古文蓋孔惠所藏者與顏芝十八
章大較相似而析出三章又有閨門一章不同者四百餘字劉向校書以十八章爲定故世不大傳獨有孔安國

註今亡然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讀皆異推此言之未必非眞也司馬公爲之指解并音　中興藝文志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遂廢國朝司馬光始取古文爲指解　陳氏曰按唐志孝經二十七家今温公序言祕閣所藏止有鄭氏明皇及古文三家而已古文有經無傳以隸體寫之而爲之指解仁宗朝表上之

晦庵孝經刊誤一卷　中興藝文志刊誤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以前爲經後爲傳經之首統論孝之終始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曰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其首尾相應文勢聯貫實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爲六七又增子曰及詩書之文以雜乎其間今乃合爲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又指傳文之失刪去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七字以順則逆已下凡九十字餘從古文

張無垢孝經解一卷　中興藝文志九成依今文爲解其謂人各有入道處曾子則由孝而入亦名言也

黃勉齋孝經本旨　中興藝文志榦繼熹之志輯六經論孟子言孝者爲一書釐爲二十四篇名爲孝經本旨

馮椅古孝經輯註　中興藝文志椅祖朱氏刊經文所引詩書之妄而傳則盡刪其所託曾孔答問與其增益之辭爲古孝經輯註并引蔡氏註

元吳澄考經定本一卷　澄自序曰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閒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淸順以許愼說文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壁中古文也宋大儒司馬公酷尊信之朱子刊誤亦據古文未能識其何意今觀邢氏疏說則古文之爲僞審矣又觀朱子所論則雖今文亦不無可疑者焉疑其所可疑信其所可信去其所可去存其所可存朱子意也故今特因朱子刊誤以今文古文校其同異定爲此本宋鴻曰吳子章句經一章傳十二章其內合五刑一章去閨門一章刪去古文二百四十六字

黃道周孝經集傳四卷　道周自序略曰臣繹孝經疑義有五著義十二疑義五者因性明教一也追文返質二也

者老效廟明堂飛乘顏肖耆老耕籍冠冒朝聘喪祭饗飲酒是也　朱埴曰先生右白雲庫中手寫孝經百二十

本本本各別今觀集傳乃以孝經爲經以禮記孟子錯綜爲緯與前日寫本絕不相同　沈珩曰漳浦黃石齋先生紹明紫陽之意成孝經集傳　書以孝經爲六經之本而儀禮二戴記皆爲義疏他若游夏諸儒及子思孟子所傳備采之謂之大傳經傳各條之下先生以窮理所得暢厥發明謂之小傳

皇朝通考〇〇〇御注孝經一卷　順治十三年　世祖章皇帝御撰　世祖章皇帝御製序

按孝經向分今古文諸儒議論紛如迄無定本　御註孝經因石臺舊本　親加删定闡發微言考明聖籍孔曾遺訓可以家喻戶曉巳

〇〇〇御纂孝經集註一卷　雍正五年　世宗憲皇帝御定　世宗憲皇帝御製序曰孝經者聖人所以彰明彝訓覺悟生民溯天地之性則知人爲萬物之靈敘家國之倫則知孝爲百行之始人能孝於其親處稱惇實之士出成忠順之臣下以此爲立身之要上以此爲立教之原故謂之至德要道自昔聖帝哲王宰世經物未有不以孝治爲先務者也恭惟　聖祖仁皇帝纘述　世祖章皇帝遺緒　詔命儒臣編輯孝經衍義一百卷刊行海內垂示永久顧以篇帙繁多慮讀者未能周徧朕乃命專釋經文以便誦習夫孝經一書詞簡義暢可不煩注解而自明誠使內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師以教其徒口誦其文心知其理身踐其事爲士大夫者能資孝作忠揚名顯親爲庶人者能謹身節用竭力致養家庭務惇於本行閭里胥嚮於淳風如此則親遜成化和氣薰蒸躋比戶可封之俗是朕之所厚望也夫

孝經注義一卷　魏裔介撰裔介字石生號貞菴栢鄉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至保和殿大學士乾隆元年追諡文毅

孝經集解一卷　蔣永修撰永修字愼齋宜興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平越府知府

按永修督學湖廣時編是篇與小學合刊名之曰孝經小學集解大全然兩書合爲一編是取聖經與宋儒雜纂之本相比倫矣於義殊有未協

孝經問一卷　毛奇齡傳

按奇齡駁詰朱子孝經刊誤吳澄孝經定本輯成是書設爲與門人張燧問答之四凡十條一曰孝經非僞書二曰今文古文無二本三曰劉炫無僞造孝經事四曰分章所始五曰朱子分經傳無據六曰經不宜刪七曰孝經言孝不是敎八曰朱氏吳氏刪經無優劣九曰閒居侍坐十曰朱子極論改文之弊反覆辨論頗失詁經之體然其特論甚正恪守舊文則與變亂古經之習甚異矣

孝經本義一卷　姜兆錫撰　兆錫自序畧曰閒嘗取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義因作本義一卷附在春秋

孝經章句一卷　任啟運撰啟運見易類　啟運自述曰傳之十章君子無不敬也以下一百一十二字得之山西佛寺中疑爲熊安生所傳之本又曰王肅於家語言本文有見戴記者後人輒於家語除其文此章之闕亦必因本文見戴記而後人於此除其文也

按熊安生北齊人其本恐未能傳至於今啟運之說未必有據至所增一百十二字與禮記文亦小異今本孝經皆無之

論語書目

通志　古文論語十卷鄭元注　古論語義二譜一卷特氏　右古論語二部十一卷

蔡邕今文石經論語二卷　右正經一部二卷

論語十卷鄭元　論語十卷王肅　論語七卷盧氏　論語十卷晉著作郎李充　論語十卷梁顗　論語九卷孟釐　論語十卷袁喬　論語十卷尹毅　論語十卷張氏　論語十卷韓愈　集解論語十卷何晏　集注論語六卷衛瓘　論語集義八卷晉尚書左中兵郎崔豹　集解論語十卷晉兗州別駕郵熙　氏集義十卷　集解論語十卷晉孫綽　續注論語十卷史辟原　贊鄭元注十卷虞喜　補衛瓘注十卷宋明帝　右注解十九部百八十卷

論語章句二十卷劉炫　論語講疏文句義五卷徐孝克　右章句二部二十五卷

論語別義十卷范廙　論語義疏十卷褚仲都　論語義疏十卷梁皇侃　論語大義解十卷崔豹　論語述義十卷劉炫　論語義疏八卷

義疏十二部一百二十三卷

論語難鄭一卷 論語標指一卷司馬氏 論語雜問一卷 論語體略二卷晉郭象 論語旨序三卷晉繆播 論語釋疑三卷王弼

論語釋一卷張憑 論語釋疑十卷晉欒肇 論語駁二卷欒肇 論語義注隱三卷 論語陳說一卷僧贊甯 論語筆解二卷韓愈論

語樞要十卷 論語元義二卷 右論難十四部四十三卷

論語刊誤二卷李涪 論語辨十卷周式 右辨正二部十二卷

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鄭元 論語撰人名一卷 論語世譜一卷 右名氏譜三部三卷

論語音二卷徐邈 論語釋文十一卷 右音釋二部十三卷

孔叢子七卷陳勝博士孔鮒撰 孔志十卷梁劉被撰 孔叢子釋文一卷宋宋咸 孔子家語二十一卷王肅注 當家語二卷魏博士張融撰 孔子正

言二十卷梁武帝 次論語十卷王勃撰 右續語七部七十一卷

論語提要

通考 西漢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齊論語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唯王陽名家師古曰王吉字子陽故謂之王陽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於世隋經籍志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爲之章句馬融又爲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與唯分子張爲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爲之傳漢末鄭元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註魏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晉爲義說吏部尚書何晏又爲集解是後諸儒多爲之註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元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其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幷五經總義附於此篇

何晏論語注十卷 鼂氏曰魏何晏集解其序自云據魯論自咸周氏孔安國馬融鄭康成陳羣王肅周生烈八家

之說與孫邕鄭冲曹羲荀顗集諸家訓解爲之按漢時論語凡有三而齊論有問王知道兩篇詳其名當是必論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禹身不知王鳳之邪正其不知此固宜

按齊論多於魯論二篇曰問王知道史稱爲張禹所删以此遂無傳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删之然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自孔壁出者章句與魯論不異唯分堯曰子張問以下爲一篇共二十一篇則問王知道二篇亦孔壁中所無度必後儒依倣而作非聖經之本眞此所以不傳非禹所能删也

皇侃論語疏十卷　鼂氏曰梁皇侃撰古今論語之註多矣何晏集七家復采古論語註爲集解行於世侃今又引衞瓘繆播欒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惇蔡奚李充孫綽周懷范甯王珉凡十三家之說成此書其序稱江熙所集世謂其引事雖時詭異而援證精博爲後學所宗云

韓李論語筆解十卷　鼂氏曰唐韓愈退之李翺習之撰前有祕書丞許勃序云韓李相與講論共成此書按唐人通經者寡獨兩公名冠一代蓋以此然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獨田氏書目有韓愈論語十卷筆解兩卷此書題曰筆解而兩卷亦不同　陳氏曰館閣書目云祕書丞許勃爲之序今本乃王存序云得於錢塘汪充而無許序

石經論語十卷　鼂氏曰僞蜀張德鈞書闕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前其文脫兩字誤一字又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衞靈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祿與李鶚本不同

論語井田義圖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述周井田之法其曰論語者蓋爲論語學者引用云

論語正義十卷　鼂氏曰皇朝邢昺等撰亦因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刋定而成書　陳氏曰唐人止爲五經疏而不及孝經論語至昺始奉詔爲之

按唐藝文志亦有賈公彥論語疏十五卷當攷

王令論語十卷　鼂氏曰皇朝王令逢原撰解堯曰篇云四海不窮困則天祿不永終矣王安石書新義取之

王介甫論語解十卷　王元澤口義十卷　陳用之論語十卷　鼂氏曰王介甫與其子雱口義其徒陳用之解

紹聖後皆行於場屋或曰用之書乃鄒浩所著託之用之云

東坡論語解十卷　潁濱論語拾遺潁濱自序予少爲論語解子瞻謫居黃州爲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書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閒居潁川爲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爲籀等言凡二十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　鼂氏曰蘇軾子瞻爲論語解沒後子由以其說之未安者辨正之

伊川論語說十卷　鼂氏曰伊川門人記其師所解論語也不爲文辭直以俚語記之

謝顯道論語解十卷　鼂氏曰顯道少師程正叔　朱子語錄上蔡論語解言語極多看得還時他只有一兩字是緊要　問謝氏之說多華掞先生曰胡侍郎嘗教人看謝氏論語以其文字上多有發越處

尹彥明論語解十卷　鼂氏曰彥明程氏門人紹興中自布衣召爲崇政殿說書被旨訓解多採醇夫之說、朱子語錄曰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上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子細看

王定國論語十卷　王鞏定國撰秦少游序略曰定國坐罪斥海上能還詣東上閤門奏書曰臣無狀幸緣先臣之故獲薦仕版不能慎事陷於罪戾念無以自贖聞因職事之暇妄以所見註成論語十卷未敢以進唯陛下裁鑒之明日詔御藥院取其書去未報而神宗棄天下

洪興祖論語說　中興藝文志其說多可采謂此書始於不愠終於知命蓋君子儒

論語續解考異說例共十二卷　中興藝文志吳棫撰自謂考研甚衆獨於何晏集解邢昺疏所得爲多又謂孔門弟子之言多未盡善而註信經疏信註太過嘗作指掌十卷亡於兵火僅追記大略以解何晏集解之未盡未安者故曰續解又考他書之文之說異於論語者爲考異又爲說例有集語明原徵言略例答問正統權道弟子雜說凡十篇多發明　陳氏曰其所援引百家諸史傳出入詳洽所稱欒肇駁王鄭之說間取一二肇晉人隋唐志載論語釋二卷駁二卷按董逌藏書志釋已亡駁幸存而崇文總目及諸藏書家皆無有棫蓋嘗見其書也館閣書目亦不載

論語集義三十四卷　陳氏曰朱熹撰集二程張氏及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周孚先凡

十一家初名精義後刻於豫章郡學始名集義其所言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蓋指
張無垢也無垢與宗杲遊故云爾

論語集注十卷　陳氏曰朱熹撰大略本程氏學遍取注疏古今諸儒之說間復斷以己意晦庵先生平生講解此
爲第一所謂毫髮無遺憾者矣

論語或問十卷　陳氏曰朱熹撰集註既成復論次其取舍之所以然別爲一書而篇首述二書綱領與讀者之要
法其與集註實相表裏學者所當並觀也　朱子文集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相應又無工夫修得或
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只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考集註更自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

石鼓論語答問三卷　陳氏曰戴溪岷隱撰溪初仕領石鼓書院山長所與諸生講說者也其說切近明白晦庵亦
稱其近道

晦庵語類二十七卷　陳氏曰蜀人以晦庵語錄類成編處州教授東陽潘墀取其論語一類增益其所未備刊於
學宮

孔子家語十卷　王肅註後序曰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
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爲論語其餘則都集錄之名之曰
孔子家語凡所論辯疏判較歸實自夫子本旨也屬文下辭往往頗有浮說煩而不要者亦由七十二子各共敘
述首尾加之潤色其材或有優劣故使之然也孔子既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
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爲枝葉唯孟軻荀卿守其所習當秦昭王時荀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荀卿以孔子
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此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
故不見滅高祖克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
乃散在人間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遺書於時京師士
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子辭妄相錯雜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

簡合而藏之祕府元封之時吾仕京師竊懼先人之典辭將遂泯沒於是因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類相次撰集爲四十四篇又有曾子問禮一篇自別屬曾子問故不復錄其諸弟子書所稱引孔子之言者本不存乎家語亦以其已自有所傳也是以皆不取也　博士孔衍言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共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國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訖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於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相傳者不可同日而論也光祿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行故尚書則不記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且百家章句無不畢記況孔子家古文正實而疑之哉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爲滅其原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之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記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　鼂氏曰序註凡四十四篇劉向校錄止二十七篇後王肅得此於孔子二十四世孫猛家　朱子語錄曰家語雜記得不純卻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自撰出　陳氏曰孔子二十四世孫猛所傳魏王肅爲之註肅闢鄭學猛嘗受學於肅肅從猛得此書與肅所論多合從而證之遂行於世云博士安國所得壁中書也亦未必然其間所載多巳見左氏傳大戴禮諸書

宋鄭汝諧論語意原二卷　汝諧字舜舉號東谷處州人仕至吏部侍郎　眞德秀曰意原以其已意而逆聖人之志蓋多得之八佾篇謂其傷權臣之僭竊痛名分之紊亂大指與春秋相表裏於子賤章謂其爲人沈厚簡重非魯多君子不能取以爲君子於聞韶章謂以揖遜之樂作於僭竊之國聖人蓋傷之於三仁章謂微子之去爲去王朝而之國非歸周也若是者不可殫書其言若異於先儒而未嘗不合乎義理之正　按馬端臨考載論語意原一卷引陳振孫書錄解題云不知作者茲以其卷數不同復不著撰人疑或別是一書仍著錄焉

蔡節論語集說十三卷　節字覺庵永嘉人淯祐間官太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　姜文龍曰永嘉蔡先生集說之

作自集義中來本之明道伊川二先生參以晦庵或問而於晦庵南軒尤得其骨髓蓋南軒學於五峰先生又與晦庵相講磨故語說多親切納喇性德曰是書宋藝文志不載諸家藏書目俱不收予購得之幸矣永嘉自伊洛諸儒未作王景山出發明經蘊述儒志一編其後則有劉安節元承鮑若雨商霖謝天申用休潘旻子文周行已恭叔陳經正貴一暨弟經邦貴叙其姓名皆入伊洛淵源錄中而著羣經說者若陳鵬飛少南薛季宣士龍張淳忠甫葉適正則戴溪肖望陳傅良君舉葉味道知道錢文子文季黃仲炎若晦湯逵達可陳埴潛室王與之次點皆有成書著錄諺曰温居瀛壖理學之淵不信然與　黃虞稷曰是書淳祐五年表進

王肯堂論語義府二十卷　王綱振曰損庵先生裒集先儒語錄下及近儒諸說經者凡數百家名曰義府論語最先脫稿計四十餘萬言

皇朝通考論語說二卷　桑調元撰調元字弢甫錢塘人雍正癸丑進士官工部主事

按是書大旨在闡集註未盡之義卷分上下凡五百條

鄉黨圖考十卷　江永撰　例畧曰是編分類凡九曰圖譜曰聖蹟曰朝聘曰宮室曰衣服曰飲食曰器用曰容貌曰雜典凡經傳中制度名物有關鄉黨者畢錄焉

孟子提要　書目見通志儒家

通考趙氏題辭曰孟子以儒道游於諸侯思濟斯民然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倣而作者也秦焚經籍其書號爲諸子得不泯絕孝文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

按前史藝文志俱以論語入經類孟子入儒家類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其說曰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苟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爲一類今從之

趙岐註孟子十四卷　鼂氏曰岐字臺卿後漢人爲章指析爲十四篇其序云軻戰國時以儒術干諸侯不用退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其書號諸子故得不泯絕又爲外書四篇其書不能弘深似非孟子本眞也按韓愈以此書爲弟子所會集與岐之言不同今考其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無恙時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爲之明矣則岐之言非也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揚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散軼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於外書邪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弘深也

四註孟子　中興藝文志題揚雄韓愈李翺熙時子四家註旨意淺近蓋依託者

陸善經註孟子七卷　崇文總目善經唐人以軻書初爲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註之繁重者復爲七篇云

孟子音義正義共十六卷　鼂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鎰丁公著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註孟子者趙氏之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以趙註爲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爲子等無執中之類大中祥符中書成上於朝

石經孟子十四卷　鼂氏曰皇朝席旦宣和中知成都刊石寘於成都學宮云僞蜀時刻六經於石而獨無孟子經爲未備夫經大成於孔氏豈有闕耶其論旣繆又多誤字如以頻顣爲類不可勝紀

五臣解孟子十四卷　鼂氏曰皇朝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講義貫穿史籍雖文辭微涉豐縟然觀者誠知勸講自有體也

百家孟子解十二卷　鼂氏曰集古今諸儒自皮日休至强至賈同百餘家解孟子成一編

王安石王雱許允成孟子解共四十二卷　鼂氏曰介甫素喜孟子自爲之解其子雱與其門人許允成皆有註釋崇觀間場屋舉子宗之

潁濱孟子解一卷　陳氏曰其少年時所作凡二十四章

續孟子二卷　崇文總目林愼思撰愼思以爲孟子七篇非軻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

删孟二篇　鼂氏曰皇朝馮休撰休觀孟軻書時有叛違經者疑軻沒後門人妄有附益删去之著書十七篇以明其意前乎休而非軻者荀卿刺軻者王充後乎休而疑軻者溫公與軻辯者蘇東坡然不若休之詳也

疑孟一卷　鼂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撰光疑孟子書有非軻之言者著論是正之凡十一篇光論性不以軻道性善爲然

翼孟　朝奉大夫臨川陸筠嘉材撰周平園序曰嘉材平生篤志孟子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擇春秋左氏傳莊列楚辭西漢書說文之存古文者深思互考遂成此書如以折枝爲磬折腰肢讀樂酒若樂山樂水角招爲韶韺子爲弟殺三苗本作竄二女果作婐之類皆粲若白黑至論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視漢儒所記檀弓蒼梧之語孰近孰遠孰信孰疑此古今學議論所未及也且舜居河東歷山雷澤各有其地而越人別指歷山舜井象田仍以餘姚上虞名縣風土記曲爲之辭人不謂然蓋異端之作其來也久於舜平居附會巳類此況身後乎所謂九疑之葬二妃之溺宜退之黃陵碑云皆不可信彼孔安國解書以陟方訓升遐其說尤拘書固曰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陟豈專訓升乎然退之近捨孟子而遠引竹書紀年何也予每歎恨不得質疑於韓門而喜嘉材嗜古著書有益後覺藏其本迨三十年今嗣子新融水尉孝溥追叔先志請題卷首始爲推而廣之昔唐彭城劉軻慕孟子而命名著翼孟三卷白樂天記其事賴以不朽嘉材視劉何愧特予非樂天比其能使嘉材不朽乎

尊孟辯七篇　陳氏曰建安虞允文隱之撰以司馬公有疑孟及李遘泰伯常語鄭厚叔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辯之爲五卷後二卷則王充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語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辯焉

續通考宋蔡模孟子集疏十四卷　模字仲覺號覺軒建安人蔡沈之子蔡杭之兄也　納喇性德曰牧堂蔡仲與朱子稱其教子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非世人所及其子元定季通[illegible]

節皆隱居著書既而仲覺仕建安書院府長以謝方叔[illegible]薦補迪功郎[illegible]差本州教授而仲節旅中進士爲諸
王教授累遷端明殿學士參知政事蔡氏選述季通律呂新書仲默書傳最著而伯靜易訓解鄱陽董氏載入諸
儒沿革中仲覺則有易傳集解大學衍論語孟子集疏河洛探賾續近思錄諸書予所見者僅孟子集疏十四卷
而已仲節爲之後序稱其參或問以見同異釆集義以補闕遺洵有功於集注者矣仲覺被薦首疏言敬義爲萬
世帝王心學之本而大雅价人維藩六語爲國家守邦要道又請以白鹿洞學規頒諸天下葢無愧牧堂老人之
教而其家學誠非世人所能幾及也

皇朝通考孟子師說二卷 黃宗羲撰 宗羲自序曰天下之最難知者一人索之而弗獲千萬人索之而無弗獲
矣天下之最難致者一時窮之而未盡千百年窮之而無不盡矣四子之義平易近人非難知難盡也學其學者
非止千萬人千百年而明月之珠尙沉於大澤既不能當身理會求其著落又不能屏去傳註獨取遺經精思其
故成說在前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宜其學者之愈多而愈晦也先師子劉子於大學有統義於中庸有慎獨
義於論語有學案皆其微言所寄獨孟子無成書羲讀劉子遺書潛心有年麤識先師宗旨所在竊取其意因成
孟子師說一卷以補其所未備或不能無所出入以俟知先生之學者糾其謬云

讀孟子劄記無卷數 崔紀撰 紀自序曰按史記或曰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或曰親受業於子思今反覆七篇之
旨無一不出於曾子所傳之大學如仁義禮智之言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言情性者心之體情者心之用即
大學之明德也知言者格致之驗養氣者誠正修之功新民之道以恕與絜矩爲本而孟子明義利辨王霸大旨
歸於同民惟後二篇闡發精微極似中庸然其爲根柢大學無疑也

四書書目

續通志論語拾遺一卷 宋蘇轍撰 孟子解一卷 宋蘇轍撰 論語全解十卷 宋陳祥道撰 孟子傳二十九卷 宋張九成撰 尊孟辨三卷續辨二
卷別錄一卷 宋余允文撰 中庸集解二卷 宋石𡼖編 大學章句一卷中庸章句一卷論語集註十卷孟子集註七卷 宋朱子撰 四書或
問三十九卷 宋朱子撰 論孟精義三十四卷 宋朱子撰 中庸輯略二卷 宋石𡼖原本朱子刪定 論語意原二卷 宋鄭汝諧撰 癸巳論語解十卷 宋張

栻撰 癸巳孟子說七卷宋張栻撰 石鼓論語問答三卷宋戴溪撰 蒙齋中庸講義四卷宋袁甫撰 四書集編二十六卷宋眞德秀撰 孟子集疏十四卷宋蔡模撰 論語集說十卷宋蔡節撰 大學發微一卷大學本旨一卷中庸指歸一卷中庸分章一卷宋黎立武撰 四書纂疏二十六卷宋趙順孫撰 大學疏義一卷宋金履祥撰 論語集註考證十卷孟子集註考證七卷宋金履祥撰 四書集義精要二十八卷元劉因撰 四書辨疑十五卷元陳天祥撰 讀四書叢說四卷元許謙撰 四書通二十六卷元胡炳文撰 四書通證六卷元張存中撰 四書疑節十二卷元袁俊翁撰 四書經疑貫通八卷元王充耘撰 四書纂箋二十八卷元詹道傳撰 四書通旨六卷元朱公遷撰 四書管窺八卷元史伯璿撰 大學中庸集說啟蒙二卷元景星撰 四書大全三十六卷明胡廣等奉敕纂 四書蒙引十五卷別附一卷明蔡清撰 四書因問六卷明呂柟撰 問辨錄十卷明高拱撰 論語類考二十卷明陳士元撰 孟子雜記四卷明陳士元撰 學庸正說三卷明趙南星撰 論語商二卷明周宗建撰 論語學案十卷明劉宗周撰 四書留書六卷明章世純撰 以上見 文淵閣著錄

蘇評孟子二卷舊本題宋蘇洵評宋志不著錄 孟子解二卷舊本題宋尹焞撰 孟子發題一卷宋施德操撰 或問小注三十六卷舊本題宋朱子撰 四書問目無卷數舊本題宋朱子撰 論語孟子攷異二卷宋王應麟撰 中庸合注一卷不著撰人名氏 重訂四書輯釋二十卷元倪士毅撰 四書通義二十卷明劉剡撰 大學指歸二卷附考異一卷明魏校撰 大學管窺一卷明廖紀撰 中庸管窺一卷明廖紀撰 大學千慮一卷明穆孔暉撰 大學稽中傳三卷明李經綸撰 四書講意無卷數明鄭曉撰 大學註一卷明蔡悉撰 四書人物考四十卷補考八卷前考爲明薛應旂撰補考爲應旂元孫寀編 日進直講五卷明高拱撰 大學新編五卷明劉元卿撰 孟義訂測七卷明管志道編 四書疑問十一卷明姚舜牧撰 經籍異同三卷明陳禹謨撰 經言枝指一百卷明陳禹謨撰 別本四書名物考二十四卷明陳禹謨撰 孟子說解十四卷明郝敬撰 論語義府二十卷明王肯堂撰 中庸點綴一卷明方時化撰 元晏齋困思鈔三卷明孫愼行撰 大學中庸讀二卷明姚應仁撰 四書湖南講九卷明葛寅亮撰 四書會解十卷明毛尚忠撰 四書正學淵源十卷明章一陽編 大學古今通考十二卷明劉斯源編 四書測六卷明萬尚烈撰 四書說叢十七卷明沈守正撰 四書說約無卷數明鹿善繼撰 四書酌言三十卷明寇愼撰 四書考二十八卷四書考異一卷明陳仁錫撰 四書通義三十八卷明魯論撰 三經見聖編一百卷明譚貞默撰 四書學考十卷補遺一卷續考六卷前考爲明徐邦佐撰續考爲明陳鵬霄撰 四書讀十卷明陳際泰撰 四書則無卷數明桑拱陽撰 四書集說二十八卷明徐養元趙漁同撰 四書衍五卷明喬中和撰 四書大全辨三十八卷附錄六卷明張自烈撰 學庸切己錄二卷明謝文洊撰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皇朝通志〇〇〇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康熙十六年奉敕編 欽定繙譯四書二十九卷乾隆二十年奉命繙譯 四書近指二十卷孫奇逢撰 孟子師說二卷黃宗羲撰 大學翼眞七卷胡渭撰 四書講義困勉錄三十七卷陸隴其撰 松陽講義十二卷陸隴其撰 大學古本說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餘論一卷讀論語劄記二卷讀孟子劄記二卷李光地撰 論語稽求篇四卷毛奇齡撰 四書賸言四卷補二卷毛奇齡撰 大學證文四卷毛奇齡撰 四書釋地一卷續一卷又續二卷三續二卷閻若璩撰 四書劄記四卷楊名時撰 此木軒四書說九卷焦袁熹撰 四書逸箋六卷程大中撰 以上見 文淵閣著錄

四書翼註四十二卷刁包撰 麗奇軒四書講義無卷數紀克揚撰 聖學心傳無卷數薛鳳祚編 四書大全纂要無卷數魏裔介撰 四書惜陰錄二十一卷徐世沐撰 三魚堂四書大全四十卷陸隴其撰 續困勉錄六卷陸隴其撰 四書初學易知解十卷邵嗣堯撰 四書述十九卷陳詵撰 四書鈔十八卷秘丕笈撰 四書貫一解十二卷閔嗣同撰 四書索解四卷毛奇齡撰 大學問一卷毛奇齡撰 逸講箋三卷毛奇齡撰 中庸說五卷毛奇齡撰 聖門釋非錄五卷陸邦烈撰 論語傳註二卷大學傳註一卷中庸傳註一卷傳註問一卷李塨撰 四書反身錄六卷續補一卷李顒撰 辟雍講義一卷大學講義一卷中庸講義一卷楊名時撰 雜說無卷數焦袁熹撰 考定石經大學經傳解一卷邱嘉穗撰 中庸本旨二卷朱謹撰 大學本文一卷大學古本一卷中庸本文一卷王澍撰 大學困學錄一卷中庸困學錄一卷王澍撰 成均講藝無卷數孫嘉淦撰 五華纂訂四書大全十四卷孫見龍撰 四書纂言無卷數王士陵撰 大學偶言一卷張文蕙撰 成均課講無卷數崔紀撰 讀孟子劄記無卷數崔紀撰 論語溫知錄二卷崔紀撰 四書參註無卷數王植撰 菜根堂劄記十二卷夏力恕撰 中庸解一卷任大任撰 四書錄疑三十九卷陳綽撰 四書本義滙參四十五卷王步青撰 鼇峯講義四卷潘思榘撰 論語說二卷桑調元撰 四書約旨十九卷任啟運撰 翼藝典畧十卷顧正發撰 讀大學中庸日錄二卷康呂賜撰 江漢書院講義十卷王功撰 四書說註卮詞十卷胡在用撰 四書順義解十九卷劉琴撰 四書就正錄十九卷陳鋐撰 四書晰疑無卷數陳鋐撰 虹舟講義二十卷李祖惠撰 四書句讀釋義十九卷范凝鼎撰 四書講義尊聞錄二十卷戴鋐撰 四書窮鈔十六卷王國瑚撰 古本大學解十二卷劉醇驥撰 雜說八卷不著撰人名氏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四書提要

續通考宋眞德秀四書集編二十六卷 德秀字希元浦城人慶元進士累官戶部尙書進資政殿學士謚文忠從祀

孔子廟庭　劉才之序略曰西山所編中庸大學本之朱子集註附以諸儒問辨間入斷以己意已鋟之梓惟論孟二書已經點校但未編集劉樸谿承謂讀書記中所載論孟與今所刊中庸大學凡例同其他如文集衍義等書亦有可采摭者因勉其彚集成書至是西山所編之四書爲大全

或問小註三十六卷　舊題朱子撰

按是書宋以來皆不著錄諸儒傳朱子之學者亦無一人言及之康熙壬午始有陳彝則家刻本稱明徐方廣所增註鄭任鑰又爲重刊而附以己說併作後序反覆力辨信爲朱子書

四書問目無卷數　舊題考亭朱元晦先生講授門人雲莊劉爚睦堂劉炳述記前有永樂壬寅其九世孫劉文序

錢時四書管見十三卷　朱彝尊曰錢氏四書管見有孝經而無孟子與朱子所定四書不同

趙順孫四書纂疏二十六卷　順孫字和仲號格庵縉雲人度宗時官資政殿大學士福建安撫使　順孫自序略曰朱子四書註釋其意精密其語簡嚴渾然猶經也因編取朱子諸書及諸門人講解有可發明注意者悉彚注下以便觀省名曰纂疏洪天錫序曰朱子於論孟既成集義又作詳說既約其精者爲集注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其後集注日以精密而或問遂不復修文公自謂集註乃集義之精一字稱輕等重不可增減格庵趙公又取文公口授及門人私淑與集注相發明者纂而疏之間以所聞附於後如援先儒與諸家之說有隨文直解不以先後爲高下者有二說俱通終以前說爲正者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不可分先後者此纂疏所以有功於後學也

四書辨疑十五卷

按是書據蘇天爵安熙行狀蓋爲寧晉陳天祥所作朱彝尊經義考曰四書辨疑元人凡有四家雲峰胡氏偃師陳氏黃巖陳成甫氏孟長文氏成甫長文並浙人雲峰一宗朱子其爲偃師陳氏之書無疑所說當矣其稱偃師者元史稱陳天祥因兄祐仕河南自寧晉家洛陽嘗居偃師南山故也

喬中和圖書衍五卷

皇朝通考○○○日講四書解義二十六卷　康熙十六年大學士庫勒納等奉　敕編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朕紹　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問學命儒臣撰爲講義務使闡發義理裨益政治同諸經史進講經歷寒暑罔敢閒輟兹已告竣思與海内臣民共臻至治特命校刊用垂永久爰製序言弁之簡首每念厚風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學術誠因此編之六義究先聖之微言則以此爲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風之治

四書惜陰錄二十一卷　徐世沐撰　世沐自記曰仇滄柱示以關中李中孚反身錄中孚曾講學毘陵彼深惜南浙兩省學者害於舉業彼時心不甘南士必遜北士如此迄今幾三十年彼學已成名已立南士竟無與頡頏狂不自量續入而出入於程朱四子余從程朱入而準則於周宋爲惜陰二集不覺積成二十一卷又曰李從陸王入賢雖剛峻不逮而古人所云醕正則當仁不欲多讓云

四書釋地一卷續一卷又續二卷三續二卷　閻若璩撰　若璩自序曰宋王尚書應麟作詩地理考益補紫陽夫子之不備然序而不斷甚至兩說並存其與僅云邑名地名不詳其所在者何以遠過余故矯之作四書地理考得若干條爾雅有釋地杜氏有春秋釋地爰易其名曰釋地云

按是書初釋五十七條續八十條閒及人名以地非人不傳也又續一百六十二條遂因人以及物且廣而釋訓詁釋典制三續一百二十二條則又推之及其餘蓋若璩學既淹通又精於考證故旁參互訂精核詳明自顧炎武而外鮮有與之相匹者

四書反身錄六卷續補一卷　李禺撰禺字中孚別號二曲盩厔人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以老病未赴

按是書乃禺口授門人王心敬所錄實仍禺所自定康熙四十二年　聖祖仁皇帝西巡　召禺入見時禺已衰老遣其子慎言以是書及二曲集進呈　特賜御書操志高潔匾額

經解書目

通志五經通義九卷劉向　白虎通六卷班固等　五經異義十卷許慎　五經然否論五卷晉散騎常侍譙周　五經鉤沉十卷晉楊方　五經

大義三卷戴逵　五經咨疑八卷周楊思　五經異同評一卷賀瑒　五經大義十卷後周樊文深　經典大義十二卷沈文阿　五經大義五卷何妥　五經通義八卷劉炫　五經要義五卷雷氏　五經正名十二卷劉炫　五經析義二十八卷邯鄲綽　五經宗略二十三卷元延明　五經雜義六卷孫暢之　長春義記一百卷梁簡文帝　遊元桂林二十卷張譏　六經通數十卷梁舍人鮑泉　七經義綱略三十卷樊文深　七經論三卷樊文深　質疑五卷樊文深　經典元儒大義序錄十卷沈文阿　六藝論一卷鄭元　聖證論十二卷王肅　鄭志十一卷魏侍中鄭小同　鄭記六卷鄭元弟子　五經對訣四卷趙英　五經要略顏眞卿　六說五卷劉迅　六經外傳三十七卷劉貺　五經微旨十四卷張鎰　九經師授譜一卷章表微　微言集注四卷袁僑卿　經傳要略十卷高重　經史釋題二卷唐李肇　授經圖三卷　九經餘義一百卷宋朝處士黃敏　演聖通論三十六卷胡旦　辨經正義七卷張沂　兼明書五卷邱光庭　五經要旨五十卷齊唐　九經類義二卷　九經抄二卷　九經要抄一卷　敘元要抄一卷　九經釋難五卷　九經演義十卷　九經旨九卷　經典質疑六卷胡之　詩樂說三卷　羣經索隱三十卷　七經小傳五卷劉敞　經傳發隱七卷李景陽　刊謬正俗八卷顏師古　經典釋文序錄一卷陸德明　右經解五十八部七百四十四卷

續通志　程氏經說七卷不著編輯名氏　六經正誤六卷宋毛居正撰　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一卷宋岳珂撰　融堂四書管見十三卷宋錢時撰　四書講稿六卷宋黃仲元撰　六經奧論六卷舊本題宋鄭樵撰　明本排字九經直音二卷不著撰人名氏　五經說七卷元熊朋來撰　十一經問對五卷舊本題元何異孫撰　五經蠡測六卷明蔣悌生撰　簡端錄十二卷明邵寶撰　五經稽疑六卷明朱睦㮮撰　經典稽疑二卷明陳耀文撰

以上見　文淵閣著錄

羣經疑辨錄三卷明周洪謨撰　石渠意見四卷拾遺二卷補闕二卷明王恕撰　五經心義無卷數明王崇慶撰　十三經解詁五十六卷明陳深撰　說經劄記八卷明蔡汝楠撰　五經異文十一卷明陳士元撰　五經繹十五卷明鄧元錫撰　經書音釋二卷明馮保撰　孫月峯評經十六卷明孫鑛撰　九經考異十二卷附九經逸語一卷明周應賓撰　談經九卷明郝敬撰　六經三注粹鈔無卷數明許順義撰　五經纂註五卷舊本題明鍾惺撰　峚陽草堂說書七卷明鄭鄤撰　拙存堂經質二卷明冒起宗撰　五經讀五卷明陳際泰撰　五經圭約無卷數明蔣鳴玉撰　經髓七卷明陳世濬撰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皇朝通志　欽定繙譯五經五十八卷乾隆二十年首[illegible]命繙譯四書續繙譯易書詩[illegible]　九經誤字一卷顧炎武

問十八卷經問補三卷毛奇齡撰 十三經義疑十二卷吳浩撰 九經古義十六卷惠棟撰 經稗六卷鄭方坤撰 十三經詁疏正字八十一卷沈廷芳撰 朱子五經語類八十卷程川編 羣經補義五卷江永撰 經咫一卷陳祖范撰 九經辨字瀆蒙十二卷沈炳震撰 古經解鉤沈三十卷余蕭客撰 以上見 文淵閣書錄

壘菴經學無卷數沈起撰 五經翼二十卷孫承澤撰 稽古訂訛無卷數龔庭愿撰 五經辨訛五卷呂治平撰 勉菴說經十卷齊祖望撰 七經同異考三十四卷周象明撰 經說一卷冉覲祖撰 此本軒經說彙編六卷焦袁熹撰 三傳三禮字疑六卷附春秋大全字疑一卷 禮記大全字疑一卷吳浩撰 經史辨疑一卷朱薰祥撰 經玩二十卷沈淑撰 三經附義六卷李重華撰 冬餘經說十二卷邵向榮撰 松源經說四卷孫之騄撰 心園說二卷郭兆奎撰 十三經字辨無卷數陳鶴齡撰 古學偶編一卷張紳撰 說書偶筆四卷丁愷曾撰 經解五卷經義雜著一卷黃文澍撰 經學淵源錄三十卷黃燐撰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經解提要

通考 白虎通德論十卷 崇文總目後漢班固撰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詔彙其事凡十四篇 陳氏曰章帝詔諸儒講議五經同異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蓋用宣帝石渠故事石渠議奏今不傳矣班固傳稱撰集凡四十四門 容齋洪氏隨筆曰晉唐至今諸儒訓釋六經否則自立佳名蓋各以百數其書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迨漢則其名簡雅一曰故故者通其指義也書有夏侯解故詩有魯故后氏故韓故也毛詩故訓傳顏師古謂流俗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真耳小學有杜林倉頡故二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三曰通如洼丹易通論名爲洼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唐劉知幾史通韓滉春秋通凡此諸書唯白虎通風俗通僅存耳又如鄭康成作毛詩箋申明其義他書無用此字者論語之學但曰齊論魯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五經鉤沈 崇文總目晉王芳撰答難申暢自謂鉤取五經之沈義篇第亡缺今缺五篇

匡謬正俗八卷 崇文總目唐祕書監顏師古撰采先儒及當世之言參質譌謬而矯正之未終篇而師古歿其子始上之詔錄藏祕閣

經典釋文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陸德明撰德明爲國子博士以先儒作經典音訓不列註傳全錄文頗示詳略又南北異區音讀罕同乃集諸家之讀九經論語老莊爾雅者皆著其翻語以增損之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自五經三傳古禮之外及孝經論語爾雅莊老兼解文義廣采諸家不但音切也或言陸吳人多吳音綜其實未必然

按前世藝文志列於經解類中興書目始入之小學非也

五經文字三卷　陳氏曰唐國子司業張參撰大歷中刻石長安太學　崇文總目初參拜詔與儒官校正經典乃取漢蔡邕石經許愼說文呂忱字林陸德明釋文命孝廉生顏傳鈔撮疑互取定儒師部爲一百六十非緣經見者皆略而不集

演聖通論六十卷　崇文總目皇朝祕書監致仕胡旦撰以易詩書論語先儒傳註得失參稽故作論而辯正之易百篇書五十六篇詩七十八篇論語十八篇凡二百五十二天聖中獻之　晁氏曰其所論易十六卷書七卷詩十卷禮記十六卷而春秋論別行天聖中嘗獻於朝博辯精詳學者宗焉

七經小傳三卷　晁氏曰皇朝劉敞原甫撰其所謂七經者毛詩尚書公羊周禮儀禮禮記論語也元祐史官謂慶歷前學者尙文詞多守章句註疏之學至敞始異諸儒之說後王安石修經義蓋本於敞公武觀原甫

三經義辯　辯學　中興藝文志三經義辯楊時撰辯學王居正撰居正爲舉子時不習王氏新經字說流落十餘年時出義辯示之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爲三經辯學凡安石父子言不合道者悉正之紹興間於上前論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處上正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居正退序上語係辯學書首上之與時義辯並列祕府自是天下不復言王氏學矣

西山讀書記三十九卷　陳氏曰眞德秀景元撰其書有甲乙丙丁甲言性理中述治道末言出處大抵本經子格言而述以已意今但有甲三十七卷丁二卷乙丙未見

續通考六經奧論六卷　舊題鄭樵撰樵字漁仲莆田人居夾漈山中因以爲號紹興中以薦召對累官樞密院編修事蹟具宋史儒林傳

按是書內天文辨一條引及樵說稱夾漈先生論書一條引朱子語錄且稱朱子之謚必非樵所著也

熊朋來五經說七卷　朋來字與可南昌人宋咸淳進士仕元爲福清縣判官事蹟具元史儒林傳　陸元輔曰易說一卷詩書說一卷春秋說一卷三禮說二卷大小戴記說一卷雜說一卷豫章自六經以至篆韻樂法無不精究

皇朝通考（○○）欽定繙譯五經五十八卷四書二十九卷　乾隆二十年　欽命繙譯四書及易詩書春秋禮記至乾隆四十七年以次告成

按北魏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譯國語孝經教於國人載於隋經籍志中我　國家肇興東土所作十二字母於一切語音無不貫攝是編復以　國語詳譯諸經演明大旨紬繹成章

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二百六卷　原本題西條掌書記山井鼎撰東都講官物觀校勘山井鼎物觀俱日本人

按是書爲日本國所刊專取汲古閣本爲主而以其國足利學所有諸本參考異同凡有五目曰考異補闕補脫

謹按存舊其別孟子於七經之外者蓋猶仿唐制也

九經誤字一卷　顧炎武撰　炎武自序曰今天下九經之本以國子監所刻者爲據而其中譌脫實多又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二傳既不列於學官其學殆廢而儀禮則更無他本可讐其譌脫尤甚炎武至關中見唐石壁九經復得舊時摹本讀之雖不無踳駁而有足以正今監本之誤者列之爲離經之一助云

九經古義十六卷　惠棟撰

按是篇所解易書詩三禮三傳論語凡十經而左傳六卷刊板別行更名補註故僅存其九曰古義者漢儒專門訓詁之學得以考見於今者也棟掇拾殘剩頗見精核與王應麟詩考鄭氏易註諸書均爲有功於經學焉

十三經注疏正字八十一卷　沈廷芳撰廷芳字椒園仁和人乾隆丙辰　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山東按察使

按是書以監本重修監本陸氏閩本毛氏汲古閣本校正十三經注疏畧倣韓文考異之例以本句標題而所訂

異同得失條繫於下於形聲六體考据尤詳洵有裨於注疏之學不少

經咫一卷　陳祖范撰祖范字亦韓亦字見復常熟人雍正癸卯舉人本年中式會試乾隆辛未薦舉經學　特賜國子監司業銜

按祖范膺薦後嘗恭錄是書進呈　御覽門人歸宣光等爲之校刊凡涉經義者各以類附爲條七十爲篇七其曰經咫者取晉語咫聞之義也

古經解鉤沈三十卷　余蕭客撰蕭客字仲林長洲人　蕭客自序曰是書創始於己卯成稿於壬午晝夜手錄幾於左目青盲而後成帙先儒所著義訓其書尚存者不載或名存而其說不傳者亦不載餘則自諸家經解所引旁及史傳類書凡唐以前之舊說有片語單詞可考者悉著其目雖有人名而無書名有書名而無人名者亦登載又以傳從經鉤稽排比一一各著其所出之書並仿資暇集龍龕手鏡之例兼著其書之卷第以示有徵云

讖緯書目

通志乾坤鑿度二卷伏羲文黃帝演倉頡修注　乾鑿度二卷鄭元注　易緯稽覽圖七卷鄭元注　京房易鈔一卷

尚書緯三卷鄭元注　尚書中候五卷鄭元注

詩緯十八卷魏博士宋均注

禮緯三卷鄭元注　禮記默房二卷宋均注　樂緯三卷宋均注

春秋災異十五卷郗萌撰　春秋災異應錄五卷　春秋緯三十卷宋均注　春秋內事四卷　春秋包命二卷　春秋祕事十一卷

論語讖八卷

孝經句命決六卷宋均注　孝經援神契七卷宋均注　孝經內事一卷　孝經緯五卷宋均注　孝經雜緯十卷宋均注　孝經元命包一卷　孝經古秘援神二卷　孝經左右握一卷　孝經左右契圖二卷　孝經雌雄圖三卷　孝經分野圖一卷　孝經內事星宿講堂七十二弟子圖一卷　口授圖一卷　應瑞圖一卷

通考隋藝文志易曰河出圖洛出書然則聖人之受命也必因積德累業豐功厚利誠著天地澤被生人萬物之所歸往神明之所福饗則有天命之應蓋龜龍銜負出於河洛以紀易代之證其理幽昧究極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祕而不傳說者又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並爲孔子所作幷前合爲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候洛書緯五行傳詩推度災紀歷樞含神霧孝經勾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郗氏袁氏說漢末郞中郗萌集圖緯讖雜占爲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宋均鄭元並爲讖律之註然其文辭淺俗顚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相傳疑世人造爲之後或者又加點竄非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漢時又詔東平王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爲說唯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祅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間獻王所得古人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圖讖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踰切煬帝卽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祕府之內亦多散亡今錄其見存立於六經之下以備異說　陳氏曰按後漢書緯候之學註言緯七緯也候尚書中候也所謂河洛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紀歷樞含神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讖緯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心與莽述同智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元專以讖言經何休又不足言矣二百年間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

革命受終莫不傳會符命其源實出於此隋唐以來其學寖微矣考唐志猶存九部八十四卷今其書皆亡惟易緯僅存　唐志數內有論語緯十卷七緯無之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讖者意其是也御覽又有書帝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歷序孝經左方契威嬉拒等皆七緯所無要皆不足深考

唐惟餘書易禮樂春秋論語孝經七緯詩二緯共九緯書

通考致堂胡氏曰讖書原於易之推往以知來周家卜世得三十卜年得八百此知來之的也易道既隱卜筮者溺於考測必欲奇中故分流別派其說寖廣要之各有以也易道所明時有所用知道者以義處命理行則行理止則止術數之學蓋不取也

易乾鑿度二卷　鼂氏曰右舊題蒼頡修古籀文鄭氏註按唐四庫書目有鄭元註詩書緯及有宋均註易緯而無此書其中多有不可曉者獨九宮之法頗明昔通儒謂緯書偽起哀平光武既以讖立故篤信之陋儒阿世學者甚眾鄭元何休以之通經曹褒以之定禮歷代革命之際莫不引讖爲符瑞故桓譚張衡之徒皆深嫉之自苻堅之後其學殆絕使其尚存猶不足信況此又非其眞也

坤鑿度二卷　鼂氏曰題曰包犧氏先文軒轅氏演古籀文蒼頡修按隋唐志及崇文總目皆無之至元祐田氏書目始載焉當是國朝人依託爲之

周易緯稽覽圖二卷　是類謀一卷　辨終備一卷　乾元序制記一卷　坤靈圖一卷　通卦驗二卷　鼂氏曰漢鄭元註按隋志有鄭氏註易緯八卷唐志有宋均註易緯九卷李氏本註與隋志同卷數與唐志同家本蓋出李氏獨不載乾鑿度二卷而有乾元序制一卷按後漢註七緯名亦無乾元序制　陳氏曰其間推陰陽卦直至唐元和中蓋後世術士所附益也按七緯之名無乾元序制

易稽覽圖三卷　陳氏曰與上易緯前三卷相出入而詳備不同

乾坤鑿二卷　陳氏曰一作坤鑿度題包犧氏先文軒轅氏演籀蒼頡修鼂氏讀書志云崇文總目無之至元祐田氏書目始載當是國朝人依託爲之

禮含文嘉　宋兩朝藝文志舊有讖緯七經雜解今緯書存者獨易而含文嘉乃後人著爲占候兵家之說與諸書所引禮緯乖異不合故以易緯附經移含文嘉於五行

續通考　明孫瑴古微書三十六卷　瑴字子雙華容人　瑴自序略曰緯有七傴經而行顧其文皆刪餘也相傳孔子既述六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別立緯及讖八十一首以遺來世故東漢謂之古學魏晉以降傳爲符圖圖令人諱緯令人憚至隋而燬遂禁不傳自昔爲之說者有郄有袁爲之注者有鄭有宋一以爲起於中興之前終張之徒皆借仲尼雜以已說一以爲盛於建武之代俗儒趨時篇卷第目轉加增廣惟劉彦和以爲事幽辭富有助文章故羲皞之原鍾律之要瑞孽之符鬼神之狀讀者皆有取焉嘗讀歷代史經籍藝文志空標其目間有存者亦復如裂錦碎璧聱啄不聯余于是考其班部推其宗旨覈其譌闕叢句累而章章累而篇篇累而帙旣成名之曰古微書雖非本文之後先要亦可以大義微以文律準也

藝文　經類八

小學書目

通志爾雅三卷漢中散大夫樊光 爾雅七卷孫炎 爾雅三卷劉歆 爾雅三卷漢犍爲文學中黃門李巡 爾雅五卷郭璞 集注爾雅五卷梁黃門沈旋

右注解六部二十一卷

爾雅圖十卷郭璞 爾雅圖贊二卷江灌 右圖二部十二卷

爾雅正義十卷邢昺 爾雅兼義十卷 爾雅發題一卷 右義三部二十一卷

爾雅音八卷江灌 爾雅音一卷孫炎 爾雅音義一卷 爾雅音略三卷郭璞 音訓二卷 右音五部十五卷

廣雅四卷魏博士張揖 廣雅音四卷隋秘書學士曹憲 博雅十卷曹憲撰避煬帝諱改曰博 右廣雅三部十八卷

小爾雅一卷楚孔鮒撰李軌注 續爾雅一卷劉伯莊 蜀爾雅三卷李商隱 羌爾雅一卷 右雜爾雅四部六卷

釋俗語八卷劉霽 稱謂五卷後周盧辯 俗說三卷沈約 古今訓十一卷張顯 右釋言四部二十七卷

釋名八卷劉熙 辨釋名一卷韋昭 右釋名二部九卷

方言十三卷楊雄撰郭璞注 方言十四卷王浩撰 方言釋音一卷吳良輔撰 河洛語音一卷王長孫 列郡雅言一卷 國語十五卷

國語眞歌十卷 國語十八傳一卷 國語御歌十一卷 國語雜文十五卷 國語物名四卷後魏侯伏侯可悉陵 國語雜物名三卷侯伏侯可悉陵 國語號令四卷 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 鮮卑語五卷 鮮卑語十卷 鮮卑號令一卷周武帝 林邑國語一卷 雜號令一卷 辨鵠錄一卷 西蕃譯語一卷 釋梵語一卷 譯夷語錄一卷僧惟古 蕃爾雅一卷 右方言二十三部一百一十六卷

續通志埤雅二十卷宋陸佃撰 爾雅翼三十二卷宋羅願撰 爾雅注三卷宋鄭樵撰 駢雅七卷明朱謀㙔撰 以上見文淵閣著錄

崔氏小爾雅一卷舊本題明崔銑撰 彙雅二十卷續編二十八卷明張萱撰 方言據二卷明魏濬撰 方言類聚四卷明陳與郊撰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皇朝通志別雅五卷（吳玉搢撰）　續方言二卷（杭世駿撰）　以上見文淵閣著錄
爾雅補註六卷（姜兆錫撰）　越語肯綮錄一卷（毛奇齡撰）　連文釋義一卷（王言撰）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通志三蒼三卷（郭璞撰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漢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　蒼頡訓詁二卷（杜林注）　埤蒼三卷（張揖隋志二卷）　三蒼訓詁三卷
廣蒼一卷（樊恭）　急就章一卷（史游）　急就章二卷（崔浩注）　急就章一卷（顏之推注）　急就章三卷（豆盧氏撰）　急就章一卷（顏師古注）　吳章二卷（陸機）
在昔篇一卷（班固）　太甲篇一卷（班固）　凡將篇一卷（司馬相如）　黃初篇一卷　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內史王義）　小學篇九卷（楊方）　始學一卷
勸學一卷（蔡邕）　幼學篇一卷（朱嗣卿）　始學篇十二篇（項峻）　小學篇一卷（王羲之）　發蒙記一卷（晉著作郎束晳）　啟蒙記三卷（晉顧愷之）　啟疑
記三卷（顧愷之）　詁幼文三卷（顧延之）　千字文一卷（蕭子雲）　次韻千字文一卷（梁周興嗣）　演千字文五卷　古今字詁三卷（張揖）　雜字
指一卷（後漢郭顯卿）　字指二卷（晉李彤）　小學總錄二卷　右小學三十三部七十七卷
說文二十卷（漢許慎纂輯唐李陽冰刊定）　說文十五卷（宋朝徐鉉刊定）　說文解字繫傳三十八卷（徐鍇）　補說文字解三十卷（僧曇域）　說文音隱
四卷　說文韻譜十卷（徐鍇）　說文字源一卷（唐李騰集）　宋林七卷（晉弦令呂忱）　字林音義五卷（宋揚州督護吳恭）　古今字書十卷　字書
十卷　字統二十一卷（楊承慶）　玉篇三十一卷（陳左將軍顧野王）　像文玉篇三十卷（唐釋慧力）　玉篇解疑三十卷（道士趙利正）　類篇四十
五卷（司馬光等）　字類敘評三卷（侯洪伯）　要字苑一卷（宋豫章太守謝康樂）　括字苑十三卷（馮幹）　要用字苑一卷（葛洪）　常用字訓一卷（殷仲堪）　字
屬篇一卷（賈魴）　要用雜字三卷（鄒里）　文字要記三卷（王義）　解文字七卷（周成）　文字集略六卷（梁阮孝緒）　字宗三卷（薛立）　文字譜一卷
釋文十卷（江遂）　文字志三卷（王愔）　文字要說一卷（王氏）　難字要三卷　覽字知源三卷　字源偏旁小說三卷（東林生解）　字旨
篇一卷（郭訓）　桂苑珠叢一百卷（諸葛穎）　桂林珠叢略要二十卷　俗語難字一卷（隋王劭）　雜字要三卷（隋李少通）　雜字書八卷
（僧正度）　文字整疑一卷　正名一卷　纂文三卷（何承天）　纂要六卷（顏延之）　文字釋疑一卷　今字辨疑三卷（李少通）　啟疑三
卷（顧愷之）　文字指歸四卷　字海一百卷（唐武后）　千祿字書一卷（顏元孫）　佩觿三卷（郭忠恕）　稽正辨訛一卷　龍龕手鑑四
卷（燕僧智光）　文字釋訓三十卷（梁僧寶誌）　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唐明皇）　五經文字三卷（唐張參）　九經字樣一卷（唐元度）　經典分毫
正字一卷（唐歐陽融）　右文字五十八部七百二卷
音書考源一卷　聲韻四十一卷（周研）　聲類十卷（魏左校令李登）　韻集十卷　韻集六卷（晉安復令呂靜）　四聲韻林二十八卷（張諒）　韻集

八卷(段弘) 羣玉典韻五卷 文章音韻二卷(王該) 韻略一卷(陽休之) 修續音韻決疑十四卷(李槩) 纂韻鈔十卷 四聲指歸一卷(劉善經) 四聲一卷(沈約) 四聲韻略十三卷(夏侯詠) 韻篇十三卷(趙氏) 音譜四卷(李槩) 韻英三卷(釋靜洪) 切韻五卷(陸慈) 音韻二十卷(蕭鈞) 唐韻五卷(孫愐) 韻銓十五卷(唐武元之) 韻英五卷(明皇) 韻海鑑源三百六十卷(顏眞卿) 切韻十卷(唐李舟) 辨體補修加字切韻五卷(唐僧猷智) 唐廣韻五卷(張參) 廣切韻五卷 唐韻要略一卷(李邕) 雍熙廣韻一百卷(宋朝句中正等詳定) 集韻十卷(丁度等修) 禮部疑韻二十卷 宋朝重修廣韻五卷(陳彭年) 五音廣韻五卷(吳鉉) 景祐韻五卷 禮部韻略五卷(王洙等修) 雜文字音七卷(王延) 辨嫌音一卷(陽休之) 異字同音一卷 證俗音三卷(張推) 證俗音略一卷(顏愍楚) 敘同音三卷 聲韻圖一卷・五音切韻樞三卷(柳曜) 切韻指元論三卷 切韻指元疏五卷(僧鑑言) 歸字圖一卷(劉鍚) 三十六字母圖一卷(僧守溫) 定清濁韻鈐一卷(僧行慶) 切韻內外轉鈐一卷 內外轉歸字一卷 右音韻五十一部七百九十卷

經典釋文三十卷(陸德明) 經典集音三十卷(劉鎔) 音訣八卷(郭逸) 羣經音辨七卷(宋朝賈昌朝) 右音釋四部七十五卷

古今官書一卷(後漢議郎衞宏集) 古文奇字二卷(郭顯卿集) 古文雜字一卷 汗簡八卷(郭忠恕) 纂古一卷(崔希裕集) 尚書古字一卷 古文略(李商隱) 集綴古文(裴光遠) 集古文(張揖) 義雲章 古文字訓二卷 集古四聲韻五卷(夏竦) 鍾鼎篆韻二卷(王楚) 古篆禮部韻五卷(釋守隆) 右古文十四部二十九卷

六文書一卷 四體書勢一卷(晉衞恆) 雜體書九卷(釋正度) 古今八體六文書法一卷 古今篆隸雜字體一卷(蕭子政) 古今篆隸訓詁名錄一卷 古今文等書一卷 篆隸雜體書二卷 古今字圖雜錄一卷(隋曹憲) 文字圖二卷 秦皇東巡會稽刻石文一卷 聖章草一卷(蔡邕) 飛龍篇篆草勢合三卷(崔瑗) 法書目錄六卷(虞龢) 五十二體書一卷(蕭子雲) 書品一卷(庾肩吾) 筆墨法一卷(顏之推) 麓紙筆墨疏一卷 書後品一卷(李嗣眞) 書譜一卷(徐浩) 古跡記一卷(徐浩撰) 書斷三卷(張懷瓘) 評書藥石論一卷(張懷瓘) 書則一卷(張景元撰) 書指論一卷(褚長文)・法書要錄十卷(張彥遠) 草書雜體(裴行儉撰) 荊浩筆法記一卷 王氏八體書範四卷(王方慶) 書祖一卷(張懷瓘) 書法藥石論一卷(張懷瓘) 六體論一卷(張懷瓘) 御製評書一卷(唐太宗) 有唐名書評贊一卷 臨書關要一卷(僧應之) 字學要錄一卷 授筆法一卷 古文篆隸體書記二卷 辨字圖一卷 敘書四卷 懷素傳一卷(陸羽) 書禁經一卷 傳授記一卷 篆髓六卷(鄭惇方) 飛白書錄一卷 文房四譜四卷

金壺記二卷僧適之 隸書決疑賦一卷 書品十卷 明皇八分孝經一卷 十般篆書十卷 王逸少筆勢圖一卷 續書評一卷呂總 法書一卷蔡希綜 古今書人優劣評一卷梁武帝 述書賦三卷竇泉撰竇蒙注 古來能書人名一卷王僧虔 隸書正字賦一卷石懷德 張長史筆法十二意一卷 圖書會粹六卷 蔡氏口訣一卷 書隱法一卷 墨藪五卷 古今書法苑十卷宋朝周越 書評一卷袁昂 筆體論一卷虞世南 筆法要訣一卷 李陽冰篆筆法一卷羊欣 筆經一卷 法帖釋文十卷石蒼舒 法帖釋文劉次莊 右法書七十一部一百五十一卷

婆羅門書四卷隋志一卷 外國書四卷 右蕃書二部八卷

蜀川鐵鑑子一卷 吳國山天篆一卷 崆峒山石文一卷 合山鬼篆一卷 湘潭鑑銘一卷 羅漢寺仙篆一卷 羅漢寺仙隸一卷 右神書七部七卷

續通志宋鄭志小學類列蕃書神書二門蕃書收婆羅門書神書收仙篆鬼篆今並從刪

文字字通一卷宋李從周撰 班馬字類五卷宋婁機撰 六書故三十三卷宋戴侗撰 六書統二十卷元楊桓撰 字鑑五卷元李文仲撰 說文字原一卷 六書正譌五卷元周伯琦撰 六藝綱目二卷元舒天民撰 六書本義十二卷明趙撝謙撰 俗書刊誤十二卷明焦竑撰 字孿四卷明葉秉敬撰 以上見 文淵閣著錄

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十卷宋李燾撰 續千文一卷宋侍其良器撰 四聲篇海十五卷金韓孝彥撰 六書統溯原十二卷元楊桓撰 蒙古譯語一卷不著撰人名氏 華夷譯語一卷明火源潔撰 篇海類編二十卷舊本題明宋濂撰 童蒙習句一卷明趙撝謙撰 同文備考八卷附聲韻會通韻要粗釋二卷明王應電撰 古俗字略七卷明陳士元撰 字考啟蒙十六卷明周宇撰 六書賦音義三卷明張士佩撰 字義總略四卷明顧充撰 明同文集五十卷明田藝蘅撰 六書指南二卷明李登撰 諸書字考二卷明林茂槐撰 五侯鯖字海二十卷不著撰人名氏 字學指南十卷明朱光家撰 字學訂譌二卷明李當泰撰 合并字學集篇集韻二十三卷明徐孝編 字考二卷明夏宏撰 類纂古文字考五卷明都俞撰 六書正義十二卷明吳元滿撰 六書總要五卷明吳元滿撰 六書泝原直音二卷明吳元滿撰 諧聲指南一卷明吳元滿撰 說文長箋一百四卷明趙宧光撰 六書長箋七卷明趙宧光撰 正字通十二卷舊本題明張自烈撰 字韻合璧二十卷不著撰人名氏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音韻切韻指掌圖二卷附檢例一卷宋司馬光撰韻補五卷宋吳棫撰附釋文互註禮部韻略五卷附貢舉條式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增修互註禮部韻略五卷宋毛晃增註其子居正重增增修校正押韻釋疑五卷宋歐陽德隆撰郭守正增修九經補韻一卷宋楊伯嵒撰

五音集韻十五卷金韓道昭撰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元熊忠撰四聲等子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洪武正韻十六卷明宋濂等奉敕編古音叢目五卷古音獵要五卷古音餘五卷古音附錄一卷明楊慎撰古音略例一卷明楊慎撰轉注古音略五卷明楊慎撰以上見

文淵閣著錄

書學正韻三十六卷元楊桓撰蒙古字韻二卷元朱宗文撰聲音文字通三十二卷明趙撝謙撰韻學集成十三卷明章黼撰韻略易通二卷明蘭廷秀撰韻學大成四卷明濮陽淶撰古今韻分注撮要五卷明甘雨撰併音連聲字學集要四卷不著撰人名氏交泰韻一卷明呂坤撰音聲紀元六卷明吳繼仕撰正韻彙編四卷明周嘉棟撰字學元元十卷明袁子讓撰韻表無卷數明葉秉敬撰音韻日月燈七十卷明呂維祺撰律古詞曲賦叶韻十二卷明程元初撰韻譜本義十卷明茅溱撰韻總持三卷明朱簡撰韻會小補三十卷明方日升撰篇韻貫珠集一卷明釋眞空撰西儒耳目資無卷數明金尼閣撰正韻箋四卷明楊時偉撰元韻譜五十四卷明喬中和撰皇極圖韻一卷明陳藎謨撰元音統韻二十八卷明陳藎謨撰青郊雜著一卷文韻考衷六聲會編十二卷明桑紹良撰古叶讀五卷明龔黃撰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音釋

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一卷元劉鑑撰毛詩古音考四卷明陳第撰屈宋古音義三卷明陳第撰以上見文淵閣著錄

讀易韻考七卷明張獻翼撰書文音義便考私編五卷附難字直音一卷明李登撰詩音辨略二卷明楊貞一撰石鼓文音釋三卷附錄一卷明楊慎撰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古文

鐘鼎欵識二十卷宋薛尚功撰復古編二卷宋張有撰漢隸字源六卷宋婁機撰漢隸分韻七卷不著撰人名氏奇字韻五卷明楊慎撰古音駢字一卷明楊慎撰以上見文淵閣著錄

增修復古編四卷舊本題吳均撰從古正文五卷明黃諫撰六書精蘊六卷音釋一卷明魏校撰集古隸韻五卷明方仕撰六書索隱五卷明楊慎撰經子難字二卷明楊慎撰石鼓文正誤二卷明陶滋撰金石遺文五卷明豐道生撰古器銘釋十卷明卞蒍編問奇集一卷明張位撰古遺文二卷補遺一卷明李登撰集鐘鼎古文韻選五卷明釋道泰撰篆韻五十卷不著撰人名氏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文瀾書局石印

法書　翰墨志一卷宋高宗御撰　宣和書譜二十卷不著撰人名氏　墨池編六卷宋朱長文撰　書史一卷宋米芾撰　寶章待訪錄一卷宋米芾撰
海岳名言一卷宋米芾撰　廣川書跋十卷宋董逌撰　續書譜一卷宋姜夔撰　寶真齋法書贊二十八卷宋岳珂撰　書小史十卷宋陳思撰　書苑
菁華二十卷宋陳思撰　書錄三卷宋董更撰　衍極二卷元鄭杓撰　法書考八卷元盛熙明撰　書史會要九卷補遺一卷續編一卷明陶宗儀撰朱
謀垔續　墨池瑣錄四卷明楊慎撰　書訣一卷明豐坊撰　書法雅言一卷明項穆撰　寒山帚談二卷拾遺一卷附錄一卷明趙宧光撰　書法離
鉤十卷明潘之淙撰　以上見　文淵閣著錄
草書集韻五卷不著撰人名氏　書法鉤玄四卷元蘇霖撰　字學新書摘鈔一卷元劉惟志撰　法書通釋二卷明張紳撰　書學會編四卷明黃瑜撰　書
纂五卷明周瑛撰　書輯三卷明陸深撰　書苑十卷書苑補益八卷書苑爲明王世貞編補益爲詹景鳳續編　弇州山人題跋七卷明王世貞撰　筆元要旨一
卷明徐渭撰　筆道通會一卷明朱衡撰　象游鶴堂墨藪二卷明周之士撰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案鄭志于書畫類以書學入小學以畫學入藝術今從其例其有兼論書畫者則仍歸藝術門
皇朝通志按鄭志小學類八門今分文字音韻古文法書爲四門其小學音釋蕃書神書等目並從刪併云
文字〇〇〇御定康熙字典四十二卷康熙五十五年奉敕撰　欽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乾隆二十八年奉敕撰
〇〇〇欽定增訂清文鑑三十二卷補編四卷總綱八卷補總綱一卷乾隆三十六年奉敕撰因聖祖仁皇帝御定清文鑑舊本重加補輯
〇〇〇欽定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三十三卷乾隆四十四年奉敕撰　字詁一卷黃生撰　說文繫傳考異四卷附錄一
卷汪憲撰　以上見　文淵閣著錄
他山字學二卷錢邦芑撰　六書準四卷馮鼎調撰　六書通十卷閔齊伋撰　黃公說字無卷數顧景星撰　讀書正音四卷吳震方撰　字辨七卷
熊文登撰　六書分類十二卷傅世垚撰　說文廣義十二卷程德洽撰　天然窮源字韻九卷姜日章撰　六書辨通五卷楊錫觀撰　六書例解一
卷附六書雜說一卷　八分書辨一卷楊錫觀撰　五經字學考五卷成端人撰　六經字便無卷數劉臣敬撰　字學正本五卷李京撰　字
學同文四卷衛執穀撰　文字審一卷不著撰人名氏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音韻　御定音韻闡微十八卷康熙五十四年奉敕撰　欽定同文韻統六卷乾隆十四年奉敕撰　欽定叶韻彙輯
五十八卷乾隆十五年奉敕撰　欽定音韻述微三十卷乾隆三十八年奉敕撰

音論三卷顧炎武撰 詩本音十卷顧炎武撰 易音三卷顧炎武撰 唐韻正二十卷顧炎武撰 古音表二卷顧炎武撰 韻補正一卷顧炎武撰 古今通韻十二卷毛奇齡撰 易韻四卷毛奇齡撰 唐韻考五卷紀容舒撰 古韻標準四卷江永撰 以上見文淵閣著錄

重訂馬氏等音外集一卷內集一卷梅建刊不著撰人名 古韻通八卷柴紹炳撰 古韻叶音十六卷楊慶撰 佐同錄五卷楊廖撰 聲韻叢說一卷 韻問一卷毛先舒撰 韻學通指一卷毛先舒撰 韻白一卷毛先舒撰 韻叢一卷徐世溥撰 詩韻更定五卷吳淵潘綸 聲韻源流考無卷數萬斯同撰 諧聲品字箋無卷數虞德升撰 類音八卷潘耒撰 韻學要指十一卷毛奇齡撰 韻雅五卷施何牧撰 古音正義一卷熊士伯撰 等切元聲十卷熊士伯撰 古今韻表新編五卷仇廷模撰 類字本意無卷數吳安勳撰 韻學臆說一卷王植撰 韻學五卷王植撰 五方元音二卷樊騰鳳撰 詩經叶音辨訛八卷劉惟謙撰 詩傳叶音考三卷吳起元撰 本韻一得二十卷龍爲霖撰 音韻源流五十卷潘咸撰 韻岐四卷江昱撰 音韻清濁鑑三卷王祚禎撰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古文 篆隸考異二卷周靖撰 隸辨八卷顧藹吉撰 分隸偶存二卷萬經撰 以上見文淵閣著錄

廣金石韻府五卷林尚葵李根同撰 石鼓文定本二卷劉凝撰 篆文纂要四卷陳策撰 篆字彙十二卷佟世男撰 鐘鼎字源五卷汪立名編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法書 書法正傳十卷馮武撰 六藝之一錄四百六卷倪濤撰 以上見文淵閣著錄

研山齋墨蹟集覽一卷 法書集覽三卷孫承澤撰 書學彙編十卷萬斯同撰 草韻彙編二十六卷陶南望撰 漢溪書法通解八卷戈守智撰 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小學提要

通考 漢藝文志易曰上古聖人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於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庭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師古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篆書謂小篆蓋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主於徒隸從簡易也繆篆謂其文屈曲纏繞所以摹印章也蟲書謂爲蟲鳥之形所以書幡信也 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

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寖不正史籀篇者周之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職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韋昭曰臣班固自謂也）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隋經籍志書起自黃帝蒼頡比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著於竹帛謂之書故有象形諧聲指事會意轉注假借六義之別古者童子示而不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書計二十而冠始習先王之道故能成其德而任事然自蒼頡訖於漢初書經五變一曰古文即蒼頡所作二曰大篆周宣王時史籀所作三曰小篆秦時李斯所作四曰隸書程邈所作五曰草書漢初作秦世既廢古文始用八體有大篆小篆刻符摹印蟲書署書殳書隸書漢時以六體教學童有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鳥并槀書楷書懸針垂露飛白等二十餘種之勢皆出於上六書因事生變也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蒼頡篇三蒼埤蒼廣蒼等諸篇草訓詁說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自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數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別今取以附體勢之下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韻之末又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洛陽值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祕書監臣魏徵始收聚

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并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宋三朝藝文志曰漢志六藝以爾雅附孝經六書爲小學隋沿其制唐錄有詁訓小學二類爾雅爲詁訓偏傍音韻雜字爲小學今合爲一自齊梁之後音韻之學始盛顧野王玉篇陸法言切韻尤行於世

續通考明史藝文志小學類八種二百四十部一千八百五十九卷　焦竑曰古者八歲入小學習六甲四方與書數之藝成童而授之迨其大成也知類通達靡所不晰而小學始基之矣爾雅津涉九流標正名物講藝者莫不先之於是有訓詁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譌舛日繁三蒼之說始製字法而說文興焉於是有偏旁之學五聲異律清濁相生孫炎沈約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蓋古昔六藝乘其虛明肄之以適用而精神心術之微寓焉矣古學久廢世儒采拾經籍格言作爲小學以補亡夫昔人所歎爲數可知而義難知今之所患在義可知而數難陳孰知不得其數則影響空疎而所謂義者何

通考宋史藝文志小學類二百六部二千五百七十二卷

爾雅三卷　鼂氏曰世傳釋詁周公書也餘篇仲尼子夏叔孫通梁文增補之晉郭璞注文字之學凡有三其一體製謂點畫有縱横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雅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論體製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名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而藝文志獨以爾雅附孝經類經籍志又以附論語類皆非是今依四庫目置於小學之首　陳氏曰晉弘農太守河東郭璞景純注按漢志爾雅二十篇今書惟十九篇志初不著撰人名氏璞序亦但稱興於中古隆於漢氏而已至陸氏釋文始謂釋詁爲周公所作其說蓋本於魏張揖所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道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說先師口傳疑莫能明也舊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學今惟郭氏行於世

爾雅釋文一卷　陳氏曰唐陸德明撰

爾雅音訓二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孫炎郭璞二家音訓爲倚狹頗增益之

爾雅疏十卷　鼂氏曰舊有孫炎高璉疏皇朝以其淺略命邢昺杜鎬等別著此書陳氏曰邢昺撰其敘云爲注者劉歆樊光李巡孫炎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郭景純最爲稱首其爲義疏者惟俗間有孫炎高璉皆淺近今奉敕校定以景純爲主共其事者杜鎬而下八人

爾雅音略三卷　鼂氏曰僞蜀毋昭裔撰爾雅舊有釋智騫及陸朗釋文昭裔以一字有兩音或三音後生疑於呼讀乃釋其文義最明者爲定

小爾雅一卷　鼂氏曰孔子古文也見於孔鮒書　陳氏曰漢志有此書亦不著名氏唐氏有李軌解一卷今館閣書目云孔鮒撰蓋即孔叢子第十一篇也曰廣詁廣言廣訓廣義廣名廣服廣器廣物廣鳥廣獸凡十章又度量衡爲十三章當是好事者抄出別行

爾雅新義二十卷　陳氏曰陸佃撰其於是書用力勤矣自序以爲雖使郭璞擁篲清道跂望塵躅可也以愚觀大率不出王氏之學與劉貢父所謂不徹薑食三牛二鹿戲笑之語殆無以大相過也　凡十八卷其曾孫子遹刻於嚴州爲二十卷

注爾雅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其言爾雅出自漢代箋註未行之先蓋爲詩書以作爾雅爾雅明則百家箋注皆可廢爾雅應釋者也箋注不應釋者也言語稱謂宮室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所命不同人所不能識者故爲之訓釋義理人之所本有無待注釋有注釋則人必生疑反舍經之言而疑注解之言或者復舍注解之意而泥已之意以爲經意此其爲說雖偏而論注釋之書則名言也

博雅十卷　鼂氏曰隋曹憲撰魏張揖嘗採蒼雅遺文爲書名曰廣雅憲因揖之說附以音解避煬帝諱更之爲博云後有張揖表憲後事唐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遣使問憲憲具爲音注援驗詳覆帝歎賞之陳氏曰魏博士張揖撰凡不在爾雅者著於篇仍用爾雅舊目館閣書目云今逸但存音三卷今書十卷而音附逐篇句下不別行揖又有埤蒼三蒼訓詁雜字古文字訓凡四書見唐志今皆不傳

蜀爾雅三卷　陳氏曰不著撰人名氏館閣書目按李邯鄲云唐李商隱採蜀語爲之當必有據

埤雅　鼂氏曰皇朝陸佃農師撰書載蟲魚鳥獸草木名物喜採俗說然佃王安石客也而學不專主王氏亦似特立者　陳氏曰釋魚釋獸以及於鳥蟲馬木草而終之以釋天所以爲爾雅之輔也此書本號物性門類其初嘗以說魚說木二篇上之朝漏纂將就而永裕上賓不及再上旣注爾雅遂成此書其於物性精詳所援引甚博而亦多用字說

急就章一卷　鼂氏曰漢史游撰唐顏師古注游元帝時爲黃門令凡書三十一章雜記姓名諸物五官等字以教童蒙急就者謂字之難知者緩急可就而求焉自昔善小學者多書此故有皇象鍾繇衛夫人王羲之所書傳於世　陳氏曰其文多古語古字古韻有足觀者

方言十三卷　崇文總目漢揚雄子雲撰晉郭璞注今世所傳文或譌缺與先儒所引時有差云　陳氏曰首題輶軒使者絕代語末載答劉歆書具詳著書本末其略云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常抱三　弱翰齎素油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共　洪西京雜記言子雲好事常懷鉛題集從諸記訪殊方絕域之語反覆牴牾又書稱汝潁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

釋名八卷　陳氏曰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撰序云名之於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即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篇

說文解字三十卷　鼂氏曰漢許慎纂李陽冰刊定僞唐徐鍇再是正之又增加其闕字　陳氏曰凡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各分上下卷凡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雍熙中右散騎常侍徐鉉奉詔校定以唐李陽冰排斥許氏爲臆說未有新定字義三條其音切則以唐孫愐韻爲定　容齋洪氏隨筆曰許叔重在東漢與馬融鄭康輩不甚相先後而所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

說文字源一卷　崇文總目唐李騰集初李陽冰爲滑州節度使李勉篆新驛記賈耽鎮滑州見陽冰書歎其精絕因命陽冰姪騰集許慎說文目錄五百餘字刊於石以爲世法云

說文解字韻譜十卷　鼂氏曰南唐徐鍇撰鍇以許愼學絕取其字分譜四聲殊便檢閱然不具載其解爲可恨頗有意再編之

說文解字繫傳四十卷　陳氏曰南唐校書郎廣陵徐鍇楚金撰爲通釋三十篇部敘二篇通論三篇祛妄類聚錯綜疑義系述各一篇鍇至集賢學士右內史舍人不及歸朝而卒鍇與兄鉉齊名或且過之而鉉歸朝通顯故名出鍇上此書援引精博小學家未有能及之者又曰舊編五音譜凡許氏所無類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而略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載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爲定今編既改部敘從徐氏則其五音先後亦不復用類篇但取許氏本音次第之庶學者易曉二書要須各行乃曲當云

字林五卷　陳氏曰晉弦令呂忱撰太一山僧雲勝註按隋唐志皆七卷三朝國史志惟一卷董氏藏書志三卷其集說文之漏略者凡五篇然雜揉錯亂未必完書也

玉篇三十卷　鼂氏曰梁顧野王撰唐孫彊又嘗增字僧神珙反紐圖附於後　陳氏曰大約本說文以後漢反切音未備但云讀如某其反切皆後人所加多疎樸脫誤至梁時四聲之學盛行故此書不復用直音矣其文字雖增多然雅俗雜居非如說文之精覈也

證俗音字四卷　崇文總目齊黃門侍郎顏之推正時俗文字之謬援諸書爲據凡三十五目

廣韻五卷　鼂氏曰隋陸法言撰其後唐孫愐加字凡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前有法言長孫愐二序陳氏曰開皇初有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共爲撰集長孫納言爲之箋注唐朝轉有加增至開元中陳州司法孫愐著成唐韻本朝陳彭年等重修

景祐集韻十卷　陳氏曰直史館宋祁鄭戩修定學士丁度李淑典領字訓皆本說文餘凡例詳見於序說文所無則引他書爲解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比舊增二

名苑　司馬光撰以集韻本爲正先以平上去入聚韻正其聲次以說文解字正其形次以訓詁同異辯其理次以經傳諸書之言證其實

類篇四十九卷　晁氏曰皇朝景祐中丁度受詔修類篇至熙甯中司馬光始奏書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以說文爲本

禮部韻略五卷　晁氏曰皇朝丁度等撰元祐中孫諤蘇軾載加詳定

林氏小說三卷　晁氏曰唐林罕撰凡五百四十一字以說文部居隨字出文以定偏傍其說頗與許愼不同而互有得失

復古編二卷　晁氏曰吳興道士張有謙中撰有自幼喜小篆年六十成此書三千言據古說文以爲正其點畫之微轉側從橫高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異自陽水前後名人格以古文往往而失其精且博如此　陳氏曰有工篆書專本許氏說文一點畫不妄錯林中書攄母魏國夫人墓道俾有書之魏字從山攄以爲非有曰世俗以從山者爲巍不從山者爲魏非也其實一字皆當從山蓋一字而二音爾說文所無手可斷字不可易也攄不能強晚著此書專辨俗體之訛手自書之陳了齋爲之序

古文四書五卷　晁氏曰皇朝夏竦撰博採古文奇字分四聲編次以便檢尋

龍龕手鏡三卷　晁氏曰契丹僧行均撰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字注十六萬三千一百餘字

英公字源一卷　晁氏曰皇朝釋夢英撰夢英通篆籀之學書偏傍五百三十九字郭忠恕云拔說文字源唯有五百四十部子字合收在子部今目錄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檢點偏傍少晶惢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後進其小說可焚夢英因此書正之柴禹錫爲立石

字說二十卷　王安石撰晚年閑居金陵以天地萬物之理著於此書與易相表裏而元祐中言者指其揉雜釋老穿鑿破碎聾瞽學者特禁絕之

唐氏字說解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唐耜撰紹聖以來用字說程試諸生解者甚衆耜集成此書頗注其用事所出一時稱之耜知邛州日奏御

切韻指元論三卷　四聲等第圖一卷　晁氏曰皇朝王宗道撰切韻之學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其學本出

西域今其法類本韻字各歸於母幫滂並明非敷奉微脣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娘齒音也曉匣影喻牙音也來日半齒半舌也凡三十六分爲五音天下之聲總於是矣切歸本母韻歸本等者謂之音和常本等聲盡汎入別等者謂之類隔變也中國自齊梁以前此學未傳至沈約以後始以之爲文章至於近時始有專門者矣

韻補五卷　陳氏曰吳棫撰取古書自易書詩而下以及本朝歐蘇凡五十種其聲韻與今不同者皆入焉

廣干祿寺書五卷　中興藝文志婁機撰機取許愼說文及諸家字書援以蔡伯喈五經備體張參五經文字田放九經字樣與夫經典釋文子史古字參以本朝丁度所書集韻爲光干祿字書蓋廣唐人顏元孫之書也陳氏曰唐顏元孫爲干祿字書其姪眞卿書之刻石吳興爲世所寶辨正通俗三體目以干祿謂舉子所資也機熟於小學嘉泰中教授資善堂景獻時爲惠國公數問字畫之異因爲此書續唐之舊故仍干祿之名既而悟其非所以施於朱邸也則以干祿百福之義傅會焉

修校韻略五卷　陳氏曰祕書省正字莆田劉孟容以說文字林干祿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佩觿復古編等書修校

韻略分毫補注字譜一卷　陳氏曰進士耒陽秦昌朝撰附前韻略之後皆永嘉教授臨安錢厚所刻也竊謂小學當論偏旁尙矣許叔重以來諸書是也韻以略稱止施於禮部貢舉本非小學全書於此而校其偏傍既不足以盡天下之字而欲使科舉士子盡用篆籒點畫於試卷不幾於迂而可笑矣哉進退皆無據謂之贅可也

附釋文互注韻略五卷　陳氏曰以監本增注而釋之

押韻釋疑五卷　陳氏曰進士廬陵歐陽德隆易有開撰凡字同義異字異義同者皆辨之尤便於場屋

正字韻類　謝季澤撰止齋陳氏序略曰季澤家學長於詩禮頗欲有所論次而未就僅及就此篇其於字學偏傍訓故學者易入焉韓昌黎嘗言注爾雅蟲魚非磊落人歐陽公序韻總亦曰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往往不能乎其他余方悲季澤官不足行其志位不足稱其才且懼後之人見此書如二公之云也於是道其平昔大槩序之篇端焉

字通志卷二 陳氏曰彭山李從周肩吾撰

切韻義一卷 纂要圖例一卷 陳氏曰汴陽謝暉撰紹興十年序

三十六字母圖一卷 夾漈鄭氏曰僧守溫撰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韻只彈四聲然有聲有音聲爲經音爲緯平上去入者四聲也其體縱故爲經宮商角徵羽半徵半商者七音也其體橫故爲緯經緯錯綜然後仁又愚所作韻書備矣釋氏謂此學爲小悟學者誠不可忽也

經典釋文三十卷 鼂氏曰唐陸德明撰德明名元朗以字行釋易書詩並三禮三傳孝經論語爾雅老莊頗載古文及諸家同異德明蓋博極羣書也

墨藪十卷 鼂氏曰高陽許歸與編未詳何代人李氏書目止五卷而梁武評書王逸少筆勢皆別出 陳氏曰不知何代人所集凡十八篇又一本二十一篇

象類書十一卷 中興藝文志鄭樵撰中興後安石之字說既廢樵復理其緒餘初有象類之書復約而歸於六書象形類六百八指事類百七會意類七百四十轉注類三百七十二諧聲類二萬一千八百十假借類五百九十八

石鼓文考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其說以爲石鼓出於秦其文有與秦斤秦權合者 嘯臺集古錄二卷 陳氏曰王球子弁撰李邴漢老序之稱故人長孺之子未詳何王氏也皆錄古彝器款識自商迄秦凡數百章以今文釋之疑者闕焉

法帖釋文十卷 鼂氏曰淯化法帖既已焚板元祐中有劉次莊者模刻之石復取帖中草書世所病讀者爲釋文行於世

小學書四卷 陳氏曰朱熹所集古聖格言至論以教學者皆成童幼志進學之序也內篇曰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外篇曰嘉言善行

弟子職等五書一卷　陳氏曰漳州教授張時舉以管子弟子職篇班氏女誡呂氏鄉約鄉禮司馬氏居家雜儀合為一篇

續通考　按馬考小學類自訓詁音韻字學各書之後如蘭亭考十七史蒙求弟子職等書皆列焉今續輯此門惟訓詁字書韻書以類相從餘如帖考則歸考錄蒙求則附類書其有關於養正閑家者皆入儒家類

明朱謀㙔駢雅七卷　謀㙔自序畧曰暇日檢諸解詁排纂散出之文經子史流稗官賸說罔不搜括條貫依廣雅埤雅之義作駢雅七卷

皇朝通考　越語肯綮錄一卷　按宋趙叔向有肯綮錄詳述朝制奇齡沿

續方言二卷　杭世駿撰世駿字大宗號菫浦仁和人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

按是編雜錄十三經注疏及說文釋名之屬以補楊雄方言之所未及其前後類次悉仍爾雅之舊特不明標其目雖採錄諸書多有闕漏六朝以前方言散見於玉篇列子古今韻會等篇可取以續楊雄之書者皆未之及然蒐羅典核引據詳明於訓詁之學不為無功矣　以上訓詁

續通考　宋郭忠恕汗簡三卷目錄敘畧一卷　忠恕字恕先洛陽人工篆籀尤善畫仕周為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宋太宗時召為國子監主簿事蹟具宋史文苑傳　忠恕自述曰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自隸以下吾不欲觀　周越序畧曰自蒼頡逮我朝善書者得三百九十八人以古文大小篆隸飛白八分行書草書通為八體附以雜書以眞書眞行行草草書分為四等朱彝尊曰周宗正博士洛陽郭忠恕著汗簡編集七十一家篆法鳥跡蝌斗畢具依說文例始乙終亥後附宋虞部員外郎李直方高士鄭思肖跋　按馬考止載佩觿三卷未及汗簡今特補

元戴侗六書故三十三卷　侗字仲達永嘉人淳祐中登進士第以國子監簿守台州德祐初由祕書郎遷軍器少監辭疾不赴　吾邱衍曰戴侗六書故以鐘鼎文編此書不知者多好之以其字字皆有不若說文與今不同者多也形古字今雜亂無法鐘鼎偏旁不能全有只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㬐本音 加八不過為寶字

乃音作官杜字從部不從寸本今乃書此爲杜引杜說[illegible]許氏解字引經漢時猶篆隸乃得其宜今倘亦引經而不能精究經與古字皆近世[illegible]字作書[illegible]支離矣

周伯琦說文字原一卷　六書正譌五卷　伯琦字伯溫饒州人官至兵部侍郎伯琦自叙略曰字原以序制作之全正譌以刊傳寫之誤王褘曰伯溫於字學最用功其隸字[illegible]出泰山李斯舊碑其著書發明斯義有說文字原六書正譌云

明華夷譯語一卷　洪武二十二年翰林侍讀火源潔等奉敕撰火源潔蒙古人書前有劉三吾序

篇海類編二十卷　舊題宋濂撰屠隆訂正濂字景濂浦江人元至正末召爲編修不就洪武中官至翰林學士承旨隆字長卿鄞縣人萬歷進士官禮部主事明史文苑傳附見徐渭傳中　按是書致爲舛陋且書中所引如田汝耔湯顯祖輩皆正德以後人其爲謬妄不辨可知所稱屠隆訂正者亦託名也

魏校六書精蘊六卷音釋一卷　錢曾曰此於六書之學詳考極佳向是徐元懋手寫藁本後附莊渠先生親筆書四紙亦筆墨中一古物也

趙撝謙童蒙習句一卷　撝謙原名古則餘姚人宋秦悼惠王之後洪武中徵修洪武正韻持議不協出爲中都國子監典簿罷歸尋以薦爲瓊山縣教諭事蹟具明史文苑傳　本傳略曰撝謙博究六經百氏之學尤精六書時目爲考古先生　撝謙自述略曰自許叔重以來以同意相受考老字爲轉注依聲託事令長字爲假借其說既興康成以之而解經漁仲以之而成略遂失假借轉注之本指篇韻謂一字轉其聲而讀之是謂轉注宋張有曰轉注者展轉其聲注釋他字之謂也假借者不轉韻而假借爲他用之謂也近世程端禮謂轉注爲轉聲假借爲借聲皆足正考老之謬

趙宧光說文長箋一百四卷　六書長箋七卷　宧光字凡夫吳縣人　顧炎武曰說文原本次第不可見揚慎六書索隱曰說文有孔子說楚莊王說左氏說韓非說淮南子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京房說衛宏說揚雄說劉歆說桑欽說杜林說賈逵說傅毅說宮溥說譚長說王育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逯安說歐陽僑說

甯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張徹說叔重本諸人之說作說文然則叔重已不能盡得古人之意矣萬歷時吳人趙凡夫作說文長箋適當喜新尚異之時其書盛行而剌謬者甚多如顧野王陳人也而以爲晉之虎頭陸龜蒙唐人也而以爲宋之象山王鈞梁人也而以爲晉王禹偁宋人也而以爲南朝徇字箋漢宣帝諱而不知宣帝諱詢衍字箋漢平帝諱而不知平帝諱衎後漢書劉虞傳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注尾姓敦名）箋引云後漢尾敦路劫劉虞首歸之葬若以敦路爲人名而又以葬爲莽是劉幽州之首歸於王莽也叩京兆藍田鄉箋云地近京口故从口夫藍田乃今之西安屬而京口則今之鎭江府寸十分也漢書律歷志一黍爲一分十分爲一寸本無可疑而增其文曰斥寸爲分當爲十分尺之一此類不可勝數姑舉其尤謬者正之　朱彝尊曰凡夫以篆書名略以草書體書之名曰草篆所撰說文長箋一時紙貴然自解人觀之未有不齒冷也古之小學書數方名大小二篆八分三眞六草諸體雜出賴有叔重說文一編自乙至亥本之倉頡迨譜以四聲說文亡矣顧野王玉篇其文多於叔重孫強又增益之迨題以大廣益而玉篇又亡矣蓋書之最古者莫如篆學野王雜以隸書已失其舊李陽冰刊定說文頗出私意詆訶許氏凡夫草篆其又何所本乎

張自烈正字通十二卷　按是書本自烈撰其前列國書十二字母則　國朝廖文英所續加也文英字百子連州國人康熙中官南康府知府

皇朝通考

○○○御定康熙字典四十二卷　康熙五十五年大學士張玉書等奉　敕撰　聖祖仁皇帝御製序

○○○欽定篆文六經四書（不分卷）　按是編悉依小篆文體凡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周禮儀禮學庸論語孟子綜爲十四冊漢人傳經多用隸寫至唐開元改寫今文於是諸經悉從楷書古經舊本久已沿訛是編仰蒙聖祖仁皇帝鑒定俾學者奉爲圭臬得以循流溯源有裨經學洵非淺鮮也　按是書二十四卷

○○欽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　乾隆二十八年大學士傅恒等奉　敕撰　皇上御製序

又凡例總目一卷分門四曰地曰山曰水曰人分部四曰天山北路準噶爾部曰天山南路回部曰青海曰西

番其體例則每條首列國書以爲樞紐次以漢字詳註名義次三合切音次蒙古字次西番字次托忒字次回字如本條係準語則以托忒字爲主而西番蒙古回字惟取對音本條係回語則以回字爲主而西番蒙古托忒字惟取對音循環毗附音義咸審

○欽定增訂清文鑑三十二卷補編四卷總綱八卷補總綱一卷　乾隆三十六年大學士傅恒等奉　敕撰　皇上御製序　按是編因　太宗文皇帝命巴克什庫爾纏刱造　國書以十二字頭貫一切音厥後日趨精密音義益詳　聖祖仁皇帝應口傳筆授或有異同乃輯清文鑑一書而音譯則未之及　皇上復親加訂定凡三十有五部子目二百九十有二每條以　國書爲綱左列漢字切韻右列漢語又右則音以國書而　欽定新語悉皆載入尤徵詳備

○欽定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三十三卷　乾隆四十四年大學士阿桂等奉　敕撰　皇上御製序　按乾隆三十六年　皇上既命增訂　聖祖仁皇帝御撰清文鑑補注漢字各具翻切釋文而蒙古字猶未備　列乃復命廷臣續定是編以　國語與蒙古書漢書貫通爲一互相音釋每　國語一句必備載蒙古漢語以明其義復以蒙古漢字與　國語對音以定其聲或漢字聲所無者則三合以取之蒙古字聲所無者則分各種讀法寫法收法以取之貫穿益爲精密而稽覽更極詳明

廣金石韻府五卷　林尚葵李根同撰尚葵字朱臣莆田人根字雲根晉江人　周亮工序曰篆體惟許氏說文最詳核用修楊氏宗之兼取衆家爲六書索隱而其傳不廣錫山朱時望所輯金石韻府一編至今幾二百年亦漸湮沒予獲諸舊簏因與林尚葵李根其爲考訂譌者正疑者析郎所未備者亦閒補其什一也分書是序者鄭簠也　按是編不列亮工之名而序稱與林李二人共考訂未審其故卷首列所采各家次玉篇偏旁形似釋疑次乃依平上去入韻以眞體書爲紐而朱書類從焉

六書通十卷　閔齊伋撰齊伋字寓五烏程人　畢弘述序曰閔寓五先生集三代秦漢篆法其體以說文字爲標首下列古文籀文以及鼎彝符印有變體必載使觀者知其全得其變與通也而又繼之以附通附通者如東字

之後附之以涑先字之後附之以姚東先具各變體加水加女則無變也然即東先之變參之以水女亦不可謂無本也附之以不變通之以無不可變義精而體詳有功後學不淺

隸辨八卷　顧藹吉撰藹吉號南原長洲人　藹吉自序曰隸辨之作爲解經也字不辨則經不解而古文遠矣漢人傳經多用隸寫變隸爲楷益失本眞及唐開元易以俗字名儒病其蕪累余因收集漢碑間得刊正經文虞書大鹿舊本無林泰卦包荒後人加草鄭風摻執即爲操執穀梁壬臣當作王臣若斯之類取益頗多後於北海孫氏見中郎石經殘碑經典釋文所云本又作者皆碑中字也於是銳志精思采摭漢碑有不備者求之漢隸字原準以說文辨其正變或省或加靡不兼載譌者非之疑者闕之從古文奇字及假借通用者隨字附之下注碑名並錄碑語羣書引據類以四聲復依說文次第纂偏旁五百四十字括其樞要又列敘諸碑之目折中分隸之說各爲之考以彰信析疑焉

鐘鼎字源五卷　汪立名編立名號西亭婺源人官工部主事　立名自序曰漢書藝文志書有六體曰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是古文與奇字且各爲一體也世遠年湮其僅可據者彝器之欵識庶幾傳信即篆書家所謂鐘鼎文是也然而歷代博雅之士雖蒐集成編或直載本文或分隸韻部往往雜收碑篆各字而亦統之曰鐘鼎夫銘器與篆碑之文當必有異用不容以其說無可徵而臆爲同也余少嗜六書數十年來未經卒業近復尋閱金石韻府見所收鐘鼎文徵引譌謬掛漏甚多爰考諸刻自商盤周鼎以迄秦漢諸書專採鐘鼎文仍依今韻編次有石刻鐘鼎二字之義之類於銘欵者如石鼓文爲西京法物得附錄焉其他碑篆皆不收采以其不合乎也

右小學類字書

續通考宋司馬光切韻指掌圖二卷附檢例一卷　按是書舊有檢例一卷元邵光祖以爲斷非光作因自撰爲檢圖之例附於其後

楊愼古音叢目五卷　古音獵要五卷　古音餘五卷古音附錄一卷　奇字韻五卷　古音略例一卷　轉注古音

略五卷　古音駢字一卷　愼轉注古音略自序曰六書分六體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假借轉注是也六書以十分計之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聲居其四假借借此四者也轉注注此四者也四象以爲經假借轉注以爲緯四象之書有限假借轉注無窮也瀕仲六書考論假借極有法則至說轉注之義則謬以千里矣

張位問奇集一卷　位字明成新建人隆慶進士官至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　位自序略曰凡音必先辨五音其淺深輕重全在齒脣間別之如宮喉音商齒頭正音角牙音徵舌頭舌上音羽脣輕音切音之紐不可不別

陳第毛詩古音考四卷　屈宋古音義三卷　第屈宋古音義自序略曰毛詩易象之音若日月中天耿然不可易矣考之屈宋其音往往與詩易合其詩易所無者又往往與周秦漢魏之歌謠詩賦合其爲古音何疑自唐顏師古太子賢注兩漢書於長卿子雲孟堅平子諸賦音有與時乖者後儒不察自毛詩楚辭漢賦凡古昔有韻之篇動以叶韻當之余少好屈宋一一以古音讀之聲韻顯諧因復彙屈宋古音義公之同好

皇朝通考○○○欽定音韻闡微十八卷　康熙五十四年大學士李光地等奉敕撰雍正四年告成世宗憲皇帝御製序　按是書首列韻譜定四等之輕重其部分一如官韻而附載廣韻之子部以存其舊然亦如冬鍾虞模許附近通用不碍施行其翻切則準乎國書之合聲仍前列舊音以考古讀云

○○○御定佩文詩韻五卷　按是書部分一百有六每字下系以切音并詁釋一一語刊本有二其一廣註較詳

○○欽定同文韻統六卷　乾隆十四年和碩莊親王允祿等奉　敕撰　皇上御製序　按是編卷一天竺字母譜卷二天竺音韻翻切配合字譜卷三西番字母配合字譜卷四天竺西番陰陽字譜卷五大藏經典字母同異考卷六華梵字母合璧譜蓋列天竺字母五十字以標經咒諸字淵源列音韻翻切配合所成一千一百十二字各譜以備經咒諸字聲至唐古特字母另編一譜者所以備番字音聲其天竺西番字俱分陰陽及可陰可陽三種

○○欽定叶韻彙輯五十八卷　乾隆十五年協辦大學士吏部尙書梁詩正等奉　敕撰　皇上御製序

按書中毎部前列今韻皆以佩文詩韻爲宗而參訂註釋益致精詳次以今韻雖部分各殊而古韻相通者以類

相比其古韻相通之字而今韻所無者併附于後所援据書名悉爲標註或古今韻皆獨用者則一韻自爲一部亦附以相通之字

○○欽定音韻述微三十卷　乾隆三十八年奉　敕撰　皇上御製序　按　御定音韻闡微以字母之先後爲字之次序是書則以部首一字之母爲首其下諸母所領字以次從之其合聲切字則一以　御定音韻闡微爲主部分亦仍從　御定佩文詩韻惟以殷文分兩部而以殷附眞不附文此其稍變者也至所收之字亦多所增益凡古今音訓迥異者亦從宜添入而互註之

音論三卷　詩本音十卷　易音三卷　唐韻正二十卷　古音表二卷　韻補正一卷　顧炎武撰前五種本名音學五書

八矢注字圖說一卷　顧陳垿撰　按八矢者譬字爲的以八矢注之所謂八門者一分四聲二經聲三定清濁之界四審五音五分陰陽六分正變七分輕重八分留送是也其謂三十六母爲亂道已不可訓而於四聲之外又揩一下聲則更駭人聽聞之甚矣

五方元音二卷　樊騰鳳撰騰鳳字凌虛堯山人　按是書部分十二曰一天二人三龍四羊五牛六獒七虎八駝九蛇十馬十一豺十二地其字母則併爲二十曰梆匏木風斗土鳥雷竹蟲石日剪鵲系雲金橋火蛙皆純用方音於古義全未深究至其變亂韻部較之洪武正韻有過之無不及也

聲音發源圖解一卷　潘遂先撰遂先句容人　按是書分四聲爲六聲曰初平次平終平初仄次仄終仄支離穿鑿盡廢齒腭唇舌而專以牙之一音定宮商角徵羽又盡廢齒牙腭唇而以十二舌定平仄之六聲其說全無根据遂先自爲草

